

魏書目錄

齊

帝紀一十二卷

列傳九十二卷

志二十卷

帝紀

魏書卷一

帝紀第一

成帝

節帝

莊帝

明帝

安帝

宣帝

景帝

元帝

和帝

定帝

僖帝

威帝

獻帝

聖武帝

始祖神元帝

文帝

章帝

平帝

魏

收

撰

共一百三十卷

思帝

昭帝

桓帝

穆帝

太祖平文帝

惠帝

楊帝

烈帝

昭成帝

魏書卷二

帝紀第二

太祖道武帝

魏書卷三

帝紀第三

太宗明元帝

魏書卷四上

帝紀第四上

世祖太武帝

魏書卷四下

帝紀第四下

世祖太武帝

魏書卷五

帝紀第五

高宗文成帝

魏書卷六

帝紀第六

顯祖獻文帝弘

魏書卷七上

帝紀第七上

高祖孝文帝宏

魏書卷七下

帝紀第七下

高祖孝文帝

魏書卷八

帝紀第八

世宗宣武帝恪

魏書卷九

帝紀第九

肅宗孝明帝珽

魏書卷十

帝紀第十

敬宗孝莊帝子欽

魏書卷十一

帝紀第十一

前廢帝廣陵王繼

後廢帝安定王明

出帝平陽王修

魏書卷十二

帝紀第十二

孝靜帝善見

列傳

魏書卷十三

后妃第一

神元皇后賈氏

桓帝皇后祁氏

昭成皇后慕容氏

道武皇后慕容氏

明元昭哀皇后姚氏

明元密皇后杜氏太武惠太后賈氏

太武皇后赫連氏

景穆恭皇后郁久闐氏文成昭太后常氏

文成文明皇后馮氏

獻文思皇后李氏

孝文廢皇后馮氏

孝文昭皇后高氏

宣武皇后高氏

孝明皇后胡氏

魏書卷十四

列傳第二神元平文諸帝子孫

上谷公紇羅子顯城

真定侯陸會孫

長樂王壽樂

曲陽侯素延

宜都王目辰

吉陽男比干

高涼王孤六世孫華山王鸞子華鸞子思孤六世孫上黨王天穆

西河公教

文帝皇后封氏次紀顯氏

平文皇后王氏

獻明皇后賈氏

道武宣穆皇后劉氏

太武敬哀皇后賈氏

文成元皇后李氏

孝文貞皇后林氏

孝文幽皇后馮氏

宣武順皇后于氏

宣武豐皇后胡氏

孝靜皇后高氏

建德公學文

武陵侯因

莒都公頽

順陽公郁

穆帝長子六修

江夏公呂

司徒石

武衛將軍謂子為真 為真子真都

淮陵侯大頭

真都子東陽王

河間公齊 孫志

扶風公處真

文安公泥 子屈 屈子康 屈子康

魏書卷十五

列傳第三昭成子孫

寔君

秦王翰 子衛王 衛子中山王 衛

常山王遵 子烈 烈子王 烈子王

陳留王虔 子朱提 朱提子 朱提子

毗陵王順

遠西公意烈 子披干 披干子 披干子

窟咄

魏書卷十六

列傳第四道武七王

清河王紹

陽平王熙 子暹 暹子 暹子

河南王曜

長樂王處文

廣平王遠

京兆王黎

魏書卷十七

列傳第五明元六王

樂平王丕

安定王彌

樂安王範

承昌王健

魏書卷十八

列傳第六太武五王

晉王伏羅

東平王翰

臨淮王暉

廣陽王建

南安王余

魏書卷十九上

列傳第七上景穆十二王上

陽平王新成

京兆王子推

濟陰王小新成

汝陰王天賜

樂夏王萬壽

魏書卷十九中

列傳第七中景穆十二王中

任城王雲

魏書卷十九下

列傳第七下景穆十二王下

南安王楨

城陽王長壽

樂陵王胡兒

魏書卷二十

列傳第八文成五王

安樂王長樂

廣川王略

魏書卷二十一上

尉殺

陸真子延

呂洛拔子文祖

魏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十九

于栗磾子洛拔子烈烈子祚志

魏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

高湖子維維子樹生樹兄真拔弟肅兒肅兒子晉

崔暹子暹暹兄玄孫陸宗封歸回子顯之顯之弟子唐奴歸從

兄子暹暹從孫暹伯

魏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一

宋隱弟輔叔父洽子宜宜孫瓌

王憲子繼繼子雲

張濟子秀秀子備備從會孫薛提

公孫表子制制子實實子憲憲子同慶

李先孫子預

魏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二

車路頭

陳建

盧魯元子純純內

魏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三

崔浩

魏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四

李順子敷式子惠惠子神宗從弟煥式弟奕固從弟暉

從弟仲暉族子暉元暉族弟孝怡

魏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五

司馬休之子文思

司馬景之兄準

司馬天助

魏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二十六

刁雍子肅肅子登

王慧龍子寶寶與子環子遠

魏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七

李寶子承承子韶韶子道韶弟產輔弟佐承弟茂茂弟神備

從弟仲暉

魏書卷四十

列傳第二十八

陸俟子敷敷子秀秀之從兄子彰恭之弟敷子希道希實

子希道

魏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二十九

深賀子懷懷子子疇疇子延伯

魏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

薛辯子繼繼子拔拔子胤

寇讚子謙治 鄭範子道慎 道約

魏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一

韓秀子務 亮喧 毛修之朱修之

嚴陵 唐和兄子玄處 劉休賓子文暉

房法壽房堅 法壽從弟伯玉 從祖弟崇吉 景先 景遠

魏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二

羅結子斤 斤孫伊利 伊蔽孫益生

乙瓊子乾歸 和其奴 薛野勝子虎子 子垂向

荀頰 宇文禧子延 費子孫

孟威

魏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三

章聞孫儼 從叔道福 道福從孫元依 國從子崇 族弟珍 珍子

杜銓族孫 裴駸子修 修子詢 修弟宜

辛紹先孫祥 少雍 紹先子

柳樂

魏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四

曹璠子 許彥子 來之 來之兄會

李忻

魏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五

盧玄子度世 度世子淵 淵子道將 道將元則 道約從兄

魏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三十六

高允孫 允弟推

魏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三十七

李靈子 快孫悅 悅弟道

魏書卷五十

列傳第三十八

尉元子羽 慕容白曜子真安

魏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九

韓茂子均 皮豹子 子喜

封勅文 呂羅漢祖 父福

孔伯恭

魏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

趙逸兄 從玄孫 趙來

胡方回 胡夏 張湛兄 魏

宋欽 段承模父

關翹 劉炳

趙柔 宗敞世

陸仲達弟 和子 道方

魏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一

李孝伯父會兄祥 子安世

李冲

魏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二

游雅

魏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三

游明根子華

劉芳子廣 子陽 芳從

魏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四十四

鄭義子德

崔辨子遠 子巨倫

魏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五

高祐孫

崔挺子孝芬 孝芬子敏 孝芬弟孝

魏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四十六

楊播子侃

魏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四十七

劉昶子輝

魏書卷六十

列傳第四十八

韓巖孫子熙 子顯宗

魏書卷六十一

列傳第四十九

薛安都孫樹 子懷吉 懷吉弟真度

畢衆敬子元實 元實子祖括 祖暉

沈文秀房天樂 子慶 常珍奇

田益宗董 伯之

魏書卷六十二

列傳第五十

李彪子志

魏書卷六十三

列傳第五十一

王肅兄子 衍

魏書卷六十四

列傳第五十二

郭祚

魏書卷六十五

列傳第五十三

邢縡子遠 弟晏

魏書卷六十六

列傳第五十四

李崇子世哲

魏書卷六十七

列傳第五十五

崔亮從弟 光伯

程駿從弟 子顯

高道悅

宋弁子維 紀

張彝子始均

李平子 斐

崔亮從弟 光伯

楊子子元

魏書目錄

魏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五十六

甄琛子侃 楷從弟 密

高聰

魏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五十七

崔休

規弟 子景融 景融 延

魏書卷七十

列傳第五十八

劉藻子紹珍

傅豐祖父融 伯父豐慶 父豐越

李神

魏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五十九

裴叔業孫輝 子芬 之 高之 兄子 彦先 叔業 兄子 惟

夏侯道遷子夫 承祖 尹 裴 盧 南 瑒 瑒 玄 達 子 遠 鳳 弟 子 僧 習 楊 令 寶

席法友

王世弼子由

江悅子文遠 文遠 子 果 盧 樹 李 忻 榮 張 元 亮 士 孫 天 與 王 安 世 辛 慈 姜 承 承 弟 漢 庚 導 盧 南 徽

淳于誕

魏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

陽尼從孫 孫 子 顯

李叔虎長子 長子 長子 長子

房亮

賈思伯弟 思 明

路特慶弟 思 今 從 叔 雄

曹世表

潘承基

魏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一

奚康生子 繼

崔延伯

魏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六十二

尒朱榮

魏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三

尒朱光

尒朱度律

魏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四

盧同

魏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六十五

宋纘弟 道 爽

宋纘弟 道 爽

羊深

魏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六十六

孫紹

魏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六十七

成淹子 寶

朱元旭

楊大眼

尒朱彥伯弟 仲 遠 世 承 世 隆

尒朱天光

張烈弟 僧 略

辛雄從 兄 基 族 祖 乘 子 慈

高崇子 謙 之 謙 之 子 謙 之 子 謙 之 子

張普惠

范紹

魏書目錄

李顯達

張昇

倉跋

王崇

郭文恭

魏書卷八十七

列傳第七十五節義

于什門

段進

石文德

趙今安
孟昭理

汲固

王玄威

婁提 姪故實

劉湯侯

朱長生

于提

馬八龍

門文愛

晁清

劉侯仁

石祖興

邵洪哲

王榮世

胡小虎

孫道登

李几

張安祖

王閻

劉樂興
董倫

魏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七十六良吏

張恂

鹿生

張應

宋世景 子季德

路邕

閻慶胤

明亮

杜纂

裴佗

賈瑗

羊教

蘇淑

魏書卷八十九

列傳第七十七職吏

于洛侯

胡泥

李洪之

高遵

張救提

趙霸

羊社

崔暹

鄺道元

谷楷

魏書卷十

列傳第七十八逸士

陸奪

馮亮

李證

鄭修

魏書卷九十一

不全

列傳第七十九術藝

九卷

王早

殷紹

張淵

耿玄

劉靈助

江式

周澹

李修

徐審

王顯

崔瑛

蔣少游

侯文和
范寧兒

魏書卷九十二

不全

列傳第八十列女

崔覽妻封氏

封卓妻劉氏

魏溥妻房氏

胡長命妻張氏

平原女子孫氏

房愛親妻崔氏

涇州貞女兕先氏

姚氏婦楊氏

張洪初妻劉氏

董景起妻張氏

陽尼妻高氏

史映周妻耿氏

任城國太妃孟氏

荀金龍妻劉氏

盧元禮妻李氏

河東孝女姚氏

刁思遠妻魯氏

魏書卷九十三

列傳第八十一恩倖

王敷子敷弟子翔 格妻魏氏

王仲興

寇猛

趙修

茹皓劉育弟 常季賢 徐毅恭

趙邕

侯剛

鄭儼

徐紇

魏書卷九十四

列傳第八十二閹官

宗愛

仇洛齊子儻

段霸

王琚

趙黑子熾

孫小

張宗之妻兄子蕭產

劇鵬兄買奴 李豐

張祐子慶

抱疑從弟老壽 石榮

王遇

符承祖

王質

李堅

秦松

白整

劉騰

賈榮

楊範

成軌

王溫

孟鸞

平季

封津兄憑

劉思逸張景嵩 毛悽

魏書卷九十五

列傳第八十三

匈奴劉聰父淵 子榮

翔胡石勒子大雅 從子 虎 虎子世

鐵弗劉虎子務桓 闕陁

徒河慕容廆子元真 務桓子悉 元真子備

勿所衛辰子 衛辰子

實子成

臨渭氏符健父洪 子生 健弟 子登 登子崇

略陽氏呂光子紹 纂 纂從弟隆

羌姚萇父弋仲 與 子胤

魏書卷九十六

列傳第八十四

僧晉司馬敷子紹 紹子衍 岳 岳子瞻 文 敷子昱

寶李雄父特 子壽 叔父流 壽子鈞 兄班 雄子期

魏書卷九十七

列傳第八十五

島夷桓玄

海夷馮跋弟文通

島夷劉裕子統 統隆子 隆子劭 劭子昱 準

魏書卷九十八

列傳第八十六

島夷蕭道成子暕 暕孫昭業 實 暕 道成兄子鸞

魏書卷九十九

列傳第八十七

私署涼州牧張寔父軌 寔弟茂 寔子駿 駿子重華 重華子曜 曜子天錫

私署乞伏國仁子熾 熾子其末

私署涼王李嵩子欽

盧水胡沮渠蒙遜子牧 牧子萬年 乘 牧子

子安周 無繇

魏書卷一百

列傳第八十八

高句麗

百濟

勿吉

失韋

豆莫婁

地豆干

厚莫奚

契丹

烏洛侯

魏書卷一百一

列傳第八十九

氏楊難敵

吐谷渾 乙弗勿敵國女王

宕昌羌

高昌

鄯至

蠻

魏書卷一百二

列傳第九十

西域

且末 于闐 蒲山 溫宿 尉頭 烏孫 樂 疏勒 車師 悅 般

至拔 焉耆 龜茲 姑默 溫宿 尉頭 烏孫 樂 疏勒 車師 悅 般

知顯 色尼 焉耆 龜茲 姑默 溫宿 尉頭 烏孫 樂 疏勒 車師 悅 般

如至 不單 者舌 阿倍 折 波 小 呼 弗 賈 沙 色

大月氏 安息 大秦 伽 阿 折 波 小 呼 弗 賈 沙 色

魏書卷一百三

列傳第九十一

蠕蠕

匈奴宇文莫槐

徒河段就六眷

高車 吐突隣部 綏突隣 侯呂隣部

魏書卷一百四

列傳第九十二

序傳

志

魏書卷一百五

志第一

天象一之一

魏書卷一百五

志第二

天象一之二

魏書卷一百五

志第三

天象一之三

魏書卷一百五

志第四

天象一之四

魏書卷一百六

志第五

地形二上

魏書卷一百六

志第六

地形二中

魏書卷一百六

志第七

地形二下

魏書卷一百七

志第八

律曆三上

魏書卷一百七

志第九

律曆三下

魏書卷一百八

志第十

禮四之一

魏書卷一百八

志第十一

禮四之二

魏書卷一百八

志第十二

禮四之三

魏書卷一百八

志第十三

禮四之四

魏書卷一百九

志第十四

樂

魏書卷一百十

志第十五

食貨

魏書卷一百一十一

志第十六

刑罰

魏書卷一百一十二

志第十七

靈徵上

魏書卷一百一十二

志第十八

靈徵下

魏書卷一百一十三

志第十九

官氏

魏書卷一百一十四

志第二十

釋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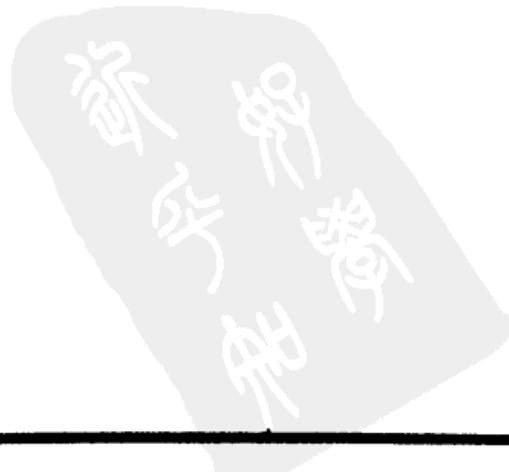
魏書目錄

魏書目錄考證

魏書卷三卷十二卷十三卷十四卷十五卷十六卷十七卷十八卷十九上卷
 二十卷二十二卷二十五卷三十四卷八十一卷八十二卷八十三上下卷
 八十四卷八十五卷八十六卷八十七卷八十九卷九十一卷九十二卷一
 百一卷一百二卷一百三卷一百四卷一百五之三、四共二十九卷或闕或
 不全○獨夢續云元魏書顧末范祖禹序之詳矣時魏收原書已闕三十餘
 卷乃雜探李延壽北史修文御覽高氏小史等書補綴成之非完璧也
 列傳第二武衛將軍謂注與都子東陽王丕○臣人龍按東陽王名丕樂平王
 亦名丕他若諸王子孫名相同者如臨淮王譚趙郡王幹子亦名譚東平王
 略廣川王亦名略中山王纂東平王略弟亦名纂陽平王新成孫融章武王
 太洛孫亦名融昌樂王誕濟陽王小新城子鸞鸞弟亦名誕其他錯見於
 列傳者更不可勝數豈傳聞異辭沿襲舛舛故致然歟
 列傳第七濟陰王小新城注鸞弟子誕○本書濟陰王傳鸞小新成子據此應
 首書子鸞今突書鸞弟子誕不知鸞為何人此句上脫子鸞二字
 列傳第二十五司馬景之注兄準○準諸本皆作準之本書景之傳準字巨之
 今改正
 列傳第四十三劉芳注芳從子思祖芳從子懋○下芳從子三字衍

魏書目錄考證

魏書目錄考證



不遺晉帝難於失信不許復請以金錦賂國之大人令致問陳使相危害晉帝從之遂留帝於是國之執事及外部大人皆受璫貨

五十八年方遣帝始相聞帝歸大悅使諸部大人詣陰館迎之酒酣帝仰視飛鳥諸大人曰我為汝曹取之援彈飛丸應弦而落時國俗無彈衆咸大驚乃相謂曰太子風采被服同於南夏兼奇術絕世若繼國統變易舊俗吾等必不得志不若在國諸子晉本淳樸咸以為然且離間素行乃謀危害並先馳還始

祖問曰我子既歷他國進德何如皆對曰太子才藝非常引空弓而落飛鳥是似得晉人異法怪術亂國害民之兆惟願察之自帝在晉之後諸子愛寵日進始租年踰期頗有所感聞諸大人之語意乃有疑因曰不可容者便當除之於是諸大人乃馳詣塞南矯害帝既而始租甚悔之帝身長八尺英姿瓌偉在晉之日朝士英俊多與親善雅為人物歸仰後乃追謚焉其年始租不豫烏丸王庫賢親近任勢先受衛璫之貨故欲沮動諸部因在庭中礪鉞斧諸大人問欲何為答曰上恨汝曹讒殺太子今欲盡收諸大人長子殺之大人皆信各各

散走始租尋崩凡壽國五十八年一百四歲太祖即位尊為始祖章皇帝諱悉鹿立始租之子也諸部離叛國內紛擾壽國九年而崩

平皇帝諱緯立章帝之少弟也雄武有智略威德復舉七年匈奴宇文部大人莫槐為其下所殺更立莫槐弟普撥為大人帝以女妻撥子丘不敷帝壽國七年而崩

思皇帝諱弗立文帝之少子也聰哲有大度為諸父兄所重政策寬簡百姓懷服壽國一年而崩

昭皇帝諱祿官立始租之子也分國為三部帝自以一部居東在上谷北瀋源之西東接宇文部以文帝之長子桓皇帝諱猗奴統一部居代郡之參合陁北

以桓帝之弟穆皇帝諱猗盧統一部居定襄之威樂故城自始租以來與晉和好百姓又安財富實控弦騎士四十餘萬是歲穆帝始出兵州遷離胡北徙雲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擊匈奴為桓諸部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長城原夾道立碣與晉分界

二年穆文帝及皇后封氏初思帝欲改葬未果而崩至是述成前意焉晉成都王司馬穎遣從事中郎田思河間王司馬顯遣司馬斯利并州刺史司馬騰遣主簿梁天並來會葬遠近赴者二十萬人

三年桓帝度漢北巡因西略諸國四年東部未耐婁大人倍斤入居遼東

五年宇文莫慮之子遜延延朝貢帝嘉其誠款以長女妻焉七年桓帝至自西略諸降附者二十餘國凡積五歲今始東還

十年晉惠帝為成都王穎逼留在鄴匈奴別種劉淵反於離石自號漢王并州刺史司馬騰來乞師桓帝率十餘萬騎帝亦同時大舉以助之大破淵衆於西河上黨會惠帝還洛陽乃辭師桓帝與騰盟於汾東而還乃使輔相衛雄段崇於參合陁西累石為事樹碑以記行焉

十一年劉淵攻司馬騰騰復乞師桓帝以輕騎數千救之新淵將妻母族淵南走蒲子晉假桓帝大單于金印紫綬是歲桓帝崩帝英傑魁岸馬不能勝常乘安車駕大牛牛角容一石帝會中壘嘔吐之地仍生榆木參合陁土無榆樹故世人異之至今傳記帝統部凡十一年後定襄侯衛操樹碑於大邗城以頌功德子普根代立

十二年賢人李雄僭帝號於蜀自稱大成十三年昭帝崩徙何大單于慕容廆遣使朝貢是歲羯胡石勒與晉馬牧帥汲桑反

穆皇帝天姿英特勇略過人昭帝崩後遂總攝三部以為一統元年劉淵僭帝號自稱大漢

三年晉并州刺史劉琨遣使以子遵為質帝嘉其意厚報饋之白部大人叛入西河鐵弗劉虎舉衆於屬門以應之攻現新與屬門二郡琨來乞師帝使弟于平文皇帝將騎二萬助琨擊之大破白部次攻劉虎屠其營落虎收其餘燼西走度河窟居朔方晉懷帝遣帝大單于封代公帝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乃從琨求句注陘北之地琨自以託附聞之大喜乃徙馬邑陰館樓煩繁峙等

乃從琨求句注陘北之地琨自以託附聞之大喜乃徙馬邑陰館樓煩繁峙等

乃從琨求句注陘北之地琨自以託附聞之大喜乃徙馬邑陰館樓煩繁峙等

五縣之民於陞南更立城邑，盡獻其地。東接代郡，西連西河朔方，方數百里，帝乃徙十萬家以充之。劉琨又遣使乞師救洛陽，帝遣步騎二萬助之。晉太傅東海王司馬越辭以洛中饑饉，師乃還。是年劉淵死，子聰繼立。

四年，劉琨牙門將邢延，據新興叛，招引劉聰，帝遣軍討之，聰退走。

五年，劉琨遣使乞師以討劉聰，石勒帝以琨忠義，矜而許之。會聰遣其子繁襲晉陽，害琨父母而據其城，琨來告難，帝大怒，遣長子六脩、桓帝子普根及衛雄、范班、姬澹等為前鋒，帝躬統大眾二十萬為後繼，樂懼焚輜重，突圍遁走，縱騎追之，斬其將劉儵，劉豐、劉令、張平、邢延伏尸數百里，琨來拜謝，帝以禮待之。琨固請進軍，帝曰：「吾不早來，致卿父母見害，誠以相愧，今卿已復州境，然吾遠來，士馬疲弊，且待終舉賊矣，可盡乎？」劉琨馬牛羊各千餘，車令百乘，又面動銳戍之而還。是年，晉雍州刺史賈疋、京兆太守閻鼎，以晉懷帝為劉聰所執，共立懷帝，兄子秦王業為太子於長安，稱行臺，帝復戒嚴，與琨更剋大舉，命琨自列，晉行臺部分諸軍，帝將遣十萬騎從西河擊谷南出，晉軍從蒲坂東度，會於平陽，就食聽果，迎復晉帝，事不果行。

六年，城威樂以為北都，脩故平城以為南都，帝登平城西山，觀望地勢，乃更南百里，於灤水之陽，黃瓜堆築新平城，晉人謂之小平城，使長子六脩鎮之，統領南部。

七年，帝復與劉琨約期，會於平陽，會石勒擒王浚，國有匈奴雜胡萬餘家，多勸種，開勸破幽州，乃謀為亂，欲以應勸，發覺伏誅，討琨之計，於是中止。

八年，晉愍帝進帝為代王，置官屬，食代常山二郡，帝忿聰勸之亂，志欲平之，先是國俗寬簡，民未知禁，至是明刑峻法，諸部民多以違命得罪，凡後期者，皆舉部戮之，或有室家相攜而赴死所，人問何之，答曰：「當往就誅，其威嚴伏物，皆此類也。」

九年，帝召六脩，六脩不至，帝怒，討之失利，乃徵服民間，遂崩，普根先守外境，聞難來赴，攻六脩滅之，衛雄、姬澹、率晉人及烏丸三百餘家，隨劉遵南奔并州，普根立月餘而薨，普根子始生，桓帝后立之，其冬，普根子又薨，是年，李雄遣使朝

賈。

平文皇帝諱鬱律立，思帝之子也，姿質雄壯，甚有威略。

元年，歲在丁丑。

二年，劉虎據朔方，來侵西部，帝逆擊，大破之，虎單騎逃走，其從弟路孤率部落內附，帝以女妻之，西兼烏孫故地，東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馬，將有百萬，劉聰死，子繁繼立，為其將斬準所殺，淵族子曜繼立，帝聞晉愍帝為曜所害，顧謂大臣曰：「今中原無主，天其資我乎？」劉曜遣使請和，帝不納，是年，司馬懿稱大位於江南。

三年，石勒自稱趙王，遣使乞和，請為兄弟，帝斬其使以絕之。

四年，私署涼州刺史張茂，遣使朝貢。

五年，晉司馬懿遣使韓暢，加崇爵服，帝絕之，治兵講武，有平南夏之意，桓帝后以帝得衆心，恐不利於己子，害帝，遂崩，大人死者數十人，天與初，尊曰太祖，惠皇帝諱賀律立，桓帝之中子也，以五年為元年，未親政事，太后臨朝，遣使與石勒通和，時人謂之女國使。

二年，司馬懿死，子紹繼立。

四年，帝始臨朝，以諸部人情未悉款順，乃築城於東木根山，徙都之，是年，張茂死，兄寔子駿立，遣使朝貢。

五年，帝崩，是年，司馬紹死，子衍繼立。

煬皇帝諱乾那立，惠帝之弟也，以五年為元年。

三年，石勒遣石虎率騎五千，來寇邊部，帝禦之於句注，陞北不利，遷於大車，時烈帝居於舅質蘭部，帝遣使求之，質蘭部帥藹頭擁護不遣，帝怒，召宇文部并勢擊藹頭，宇文衆敗，帝遣大軍。

四年，石勒擒劉曜。

五年，帝出居於宇文部，質蘭及諸部大人共立烈帝。

烈皇帝諱麟槐立，平文之長子也，以五年為元年，石勒遣使求和，帝遣弟昭成，皇帝如襄國，從者五千餘家。

二年石勒僭立自稱大趙王

五年勒死子大雅僭立慕容廆死子元真代立

六年石虎廢大雅僭立李雄死兄子班立雄子期殺班自立

七年魏頭不脩臣職召而戮之國人復貳煬帝自宇文部遷入諸部大人復奉之

煬皇帝復立以七年為後元年烈帝出居於鄴石虎泰第宅伎妾奴婢什物

三年石虎遣將李穆率騎五千納烈帝於大寧國人六千餘落叛煬帝煬帝出居於慕容部

烈皇帝復立以三年為後元年城新威樂城在故城東南十里一年而崩

昭成皇帝諱什翼健立平文之次子也生而奇偉寬仁大度喜怒不形于色身長八尺鷹準龍顏立髮委地臥則乳垂至席烈帝臨崩顧命曰必迎立什翼健

社稷可安烈帝崩帝弟孤乃自詣鄴奉迎與帝俱還事在孤傳十一月帝即位於繁時之北時年十九稱建國元年是歲李雄從弟壽殺期僭自立號曰漢

二年春始置百官分掌眾職東自瀘貊西及破洛那莫不款附夏五月朝諸大人於參合陂議欲定都溇源川連日不決乃從太后計而止語在皇后傳傳慕容元真妹為皇后

三年春移都於雲中之威樂宮

四年秋九月築威樂城於故城南八里皇后慕容氏崩冬十月劉虎寇西境帝遣軍討大破之虎僅以身免虎死子務桓立始來歸順帝以女妻之十二月

慕容元真遣使朝貢并薦其宗女

五年夏五月幸參合陂秋七月七日諸部畢集設壇埒講武馳射因為常八月還雲中是年秋司馬衍死第岳僭立

六年秋八月慕容元真遣使請薦女是年李壽死子勢僭立遣使朝貢

七年春二月遣大人長孫秩迎后慕容氏元真之女於境夏六月皇后至自和龍秋七月慕容元真遣使奉聘求文婚帝許之九月以烈帝女妻之其年司馬岳死子聘僭立

八年慕容元真遣使朝貢是年張駿私署假涼王

九年石虎遣使朝貢是年張駿死子重華代立

十年遣使詣鄴觀釐是年司馬聘擒李勢張重華遣使朝貢

十一年慕容元真死子儁代立

十二年西巡至河而還是年石虎死子世立世兄遵殺世自立遵兄鑿殺遵自立

十三年魏郡人冉閔殺石鑿僭立

十四年帝曰石胡衰滅冉閔肆禍中州紛梗莫有匡救吾將親率六軍廓定四海乃勅諸部各率所統以俟大期諸大人諫曰今中州大亂誠宜進取如聞豪

彊並起不可一舉而定若或留連經歷歲稔恐無承逸之利或有虧損之憂帝乃止是歲氏苻健僭稱大位自號大秦

十五年慕容儁滅冉閔儁自立

十六年慕容儁遣使朝貢是年張重華死子曜立重華庶兄祚殺曜而自立稱涼公

十七年遣使於慕容儁張祚復稱涼王置百官遣使朝貢

十八年太后王氏崩是年苻健死子生僭立羌姚襄自稱大將軍大單于張瑄宋混殺張祚立重華少子玄靖稱涼王

十九年春正月劉務桓死其弟闕頊立潛謀反叛二月帝西巡因而臨河使人招諭闕頊從命冬慕容儁來請婚許之

二十年夏五月慕容儁奉納禮幣是年苻堅殺苻生而僭立姚襄為苻眉所殺

二十一年闕頊部民多叛懼而東走渡河半濟而冰陷後衆盡歸闕頊兄子悉勿祈初闕頊之叛悉勿祈兄弟十二人在帝左右盡遣歸欲其自相猜讎至是悉勿祈奪其衆闕頊窮而歸命帝待之如初

二十二年春帝東巡至於桑乾川三月慕容儁遣使朝貢夏四月帝還雲中悉勿祈死弟衛辰立秋八月衛辰遣子朝貢

二十三年夏六月皇后慕容氏崩秋七月衛辰來會葬因而求婚許之是歲慕容

容儻死，子肆立，遣使致聘。

二十四年春，衛辰遣使朝聘，是年司馬暉死，衍子千齡僭立。

二十五年帝南巡至君子津，冬十月行幸代，十一月慕容廆薦女備後宮。

二十六年冬十月帝討高車，大破之，獲萬口，馬牛羊百餘萬頭，是年張重華弟天錫殺玄靖而自立。

二十七年春，車駕還雲中，冬十一月討沒歌部破之，獲牛馬羊數百萬頭。

二十八年春正月，衛辰謀反，東渡河，帝討之，衛辰懼而遁走，冬十二月，符堅遣使朝貢，是歲司馬千齡死，弟奕僭立。

二十九年夏五月，遣燕鳳使符堅。

三十年冬十月，帝征衛辰，時河冰未成，帝乃以韋鉅約澌，俄然冰合，猶未能堅，乃散葦於上，冰葦相結如浮橋焉，衆軍利涉，出其不意，衛辰與宗族西走，收其部落而還，俘獲生口及馬牛羊數十萬頭。

三十一年春，帝至自西伐，班賞各有差。

三十二年正月，帝南幸君子津，冬十月，幸代。

三十三年冬十一月，征高車，大破之，是年符堅擒慕容暉。

三十四年春，長孫斤謀反，伏誅，斤之反也，拔刃向御座，太子獻明皇帝謹寒，格之傷腦，夏五月薨，後追諡焉，秋七月，皇孫珪生，大赦，是年司馬奕臣桓溫廢奕，爲海西公立，數子昱。

三十五年，司馬昱死，子昌明僭立。

三十六年夏五月，遣燕鳳使符堅。

三十七年，帝征衛辰，衛辰南走。

三十八年，衛辰求援於符堅。

三十九年，符堅遣其大司馬苻洛，率衆二十萬，及朱彤、張蚝、鄧羌等，諸道來寇，侵逼南境，冬十一月，白部獨孤部衆之，敗績，南部大人劉庫仁走雲中，帝復遣庫仁率騎十萬，逆戰於石子嶺，王師不利，帝時不豫，羣臣莫可任者，乃率國人避於陰山之北，高車離種盡叛，四面寇鈔，不得芻牧，復度漠南，堅軍稍退，乃還。

十二月至雲中，旬有二日，帝崩，時年五十七，太祖卽位，尊曰高祖，帝雅性寬厚，智勇仁慈，時國中少緇帛，代人許謙盜絹二匹，守者以告，帝墮之，謂燕鳳曰：吾不忍視謙之面，卿勿泄言，謙或慙而自殺，爲財辱士，非也，帝嘗擊西部叛賊，流矢中目，賊破之，後諸大臣執射者，各持錐刀，欲屠割之，帝曰：彼各爲其主，何罪也，乃釋之，是歲符堅滅張天錫。

史臣曰：帝王之興也，必有積德，累功，博利，道協幽顯，方契神祇之心，有魏奄迹，幽方，世居君長，淳化育民，與時無競，神元生自天女，桓穆勤於晉室，靈心人事，夫曾徒然，昭成以雄傑之姿，包君子之量，征伐四克，威被荒遐，乃立號改都，恢隆大業，終於百六十載，光宅幽中，其原固有由矣。

魏書卷一

魏書卷一

魏書卷一

魏書卷一

魏書卷一

魏書卷一

魏書卷一

魏書卷一

魏書卷一

魏書卷一

魏書卷一

魏書卷一

魏書卷一

魏書卷一

魏書卷一

魏書卷一

魏書卷一

魏書卷一

魏書卷一

魏書卷一

魏書卷一

魏書卷一

魏書卷一

魏書卷一考證

序記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焉積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諱毛立○
臣照按北史作六七十代蓋李延壽意謂始均自堯時以迄兩漢豈能確數
滿六十七世故約略其文耳顧外城傳習晉聞虜固事豈魏收必非無據而
定為六十七者不可以彼議此也

昭帝紀帝其傑魁岸○北史帝字上有桓字蓋上文稱桓帝率十餘萬騎帝亦
同時大舉以助之帝謂昭帝也則此帝字及下帝統部凡十一年句皆指桓
帝北史文較明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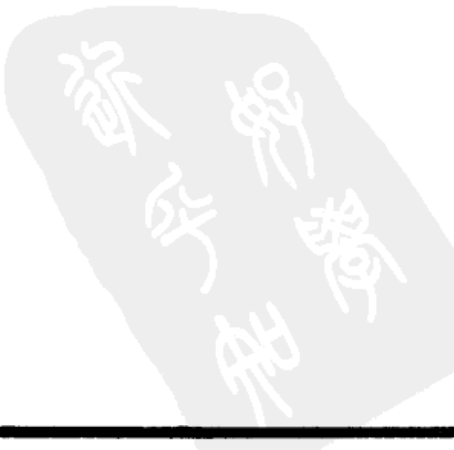
徒何大單于慕容廆○綱目集覽何作河徒河漢縣名屬平州故城在遼東廣
寧中屯衛境北史慕容氏與段氏俱稱徒河本書或作河或作何前後互異
穆帝紀乃從瓊求句注陞北之地○注監本說作主句注山名在今代州地本
卷帝紀之于句注陞北亦作注今改正

然晉遠來士馬疲弊且待終舉賊矣可盡乎○臣照按文義疑應作且待終舉
矣賊可盡乎於舉猶言後舉也賊可盡乎即左傳盡敵而返敵可盡乎之義
盡音盡

晉雍州刺史賈疋○疋監本說疋疋即疋字古文也从一从止與疋字或作疋
者不同今改正

昭成帝紀轉慕容元真妹為皇后○元真北史作真又一本轉作轉晉書載記
真字元真今不辨真蓋避景穆諱也說文轉同轉與轉轉字作平聲者別

魏書卷一考證



齊

魏

收

撰

帝紀第二

太祖紀

太祖道武帝諱珽，昭成皇帝之嫡孫，獻明皇帝之子也。母曰獻明皇后。初因遷徙，遊于雲澤，既而寤，夢日出室內，寤而見光，自牖屬天，歎然有感。以建國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太祖於參合陂北。其夜復有光明，昭成大悅。羣臣稱慶，大赦告於祖宗，保者以帝體重倍於常兒，竊獨奇。明年有榆生於埋胞之坎，後遂成林，弱而能言，自有光曜，廣頰大耳，衆咸異之。年六歲，昭成崩，符堅遣將內侍，將還帝於長安，既而獲免，語在燕鳳傳。堅軍既還，國衆離散，堅使劉庫仁、劉衛辰分攝國事。南部大人長孫嵩及元他等，盡將故民，南依庫仁，帝於是轉幸獨孤部。

元年，群昭成皇帝於金陵，營梓宮，木栝盡生，成林，帝雖冲幼，而毅然不羣。庫仁常謂其子曰：帝有高天下之志，與復洪業，光接在宗者，必此主也。

二年冬十月，符堅敗于淮南，是月，慕容文等殺庫仁，庫仁弟普攝攝國部。

八年，慕容暉弟冲僭立，號莫自稱大單于，萬年秦王，慕容垂僭稱燕王。

九年，庫仁子顯殺暉而代之，乃將謀逆，商人王霸知之，履帝足於衆中，帝乃馳還。是時，故大人梁蓋益子六眷，爲顯謀主，盡知其計，密使部人穆崇馳告帝，乃

陸結舊臣長孫健、元他等，秋八月，乃幸賀蘭部。其日，顯果使人求帝不及，語在獻明太后傳。是歲，鮮卑乞伏國仁，私署大單于，符堅爲姚萇所殺，子丕僭立。

登國元年春正月戊申，帝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會於牛川，復以長孫嵩爲南部大人，以叔孫普洛爲北部大人，班爵敘勳，各有差。二月，幸定襄之威樂，息衆

課農。三月，劉顯自善無南走馬邑，其族奴真率所部來降。夏四月，改稱魏王。五月，車駕東幸，陵石護佛侯部帥侯辰、乙弗部帥代題叛走，諸將追之，帝曰：侯辰

等世脩職役，雖有小愆，宜且忍之。當今草創，人情未一，愚近者固應趨，不足迫也。秋七月己酉，車駕還威樂，代題復以部落來降，旬有數日，亡奔劉顯，帝使

其孫倍斤代領部落。是月，劉顯第九泥，率騎掠奴真部落，既而率以來降，初帝

叔父窟咄，爲符堅徙于長安，因隨慕容永，永以爲新興太守。八月，劉顯遣第九

泥迎窟咄，以兵隨之，來逼南境，於是諸部騷動，人心顛望。帝左右于檀等，與諸

部人謀爲逆以應之，事泄，誅逆謀者五人，餘悉不問。帝慮內難，乃北踰陰山，幸

賀蘭部，阻山爲固，遣行人安同、長孫寶，使于慕容垂，以徵師。垂遣使朝貢，并令

其子寶驍帥步騎以隨同。冬十月，寶驍軍未至而寇已前逼，於是北部大人

叔孫普洛等十三人及諸烏丸，亡奔衛辰，帝自營山還幸牛川，屯于延水，南出

代谷，會寶驍於高柳，大破窟咄，窟咄奔衛辰，衛辰殺之，帝悉收其衆。十二月，慕

容垂遣使朝貢，奉帝西單于印綬，封上谷王。帝不納，是歲，慕容垂僭稱皇帝於

中山，自號大燕，符丕死，符登自立於隴東，姚萇稱皇帝於長安，自號大秦。慕容

冲爲部下所殺，慕容永僭立。

二年春正月，班賜勅臣長孫嵩等七十三人各有差。二月，帝幸牛川。夏五月，遣

行人安同，徵兵於慕容垂，垂使子寶驍率衆來會。六月，帝親征劉顯於馬邑，南

追至彌澤，大破之，顯南奔。慕容永盡收其部落。秋八月，帝至自伐顯，冬十月，癸

卯，幸濡源，遣外朝大人王建，使於慕容垂。十一月，遂幸赤城。十有二月，巡松漠，

還幸牛川。

三年春二月，帝東巡。夏四月，幸東赤城。五月癸亥，北征庫莫奚。六月，大破之，獲

其四部雜畜十餘萬，渡弱落水，班賞將士各有差。秋七月庚申，庫莫奚部帥鳩集

遺散，夜犯行宮，縱騎撲討，盡殺之。其月，帝還赤城。八月，使九原公元儀，使於慕

容垂。冬十月，慕容垂遣使朝貢，十有二月辛卯，車駕西征至女水，討解如部。大

破之，獲男女雜畜十數萬，是歲，乞伏國仁死，弟乾歸立，私署河南王。

四年春正月甲寅，襲高車諸部落，大破之。二月癸巳，至女水，討叱突鄰部，大破

之。戊戌，賀染干兄弟率諸部來救，與大軍相遇，逆擊走之。夏四月，行還赤城。五

月，陳留公元虔，使於慕容垂。冬十月，垂遣使朝貢，是歲，氐呂光自稱三河王，遣

使朝貢。

五年春三月甲申，帝西征，次鹿澤海，襲高車，袁統部，大破之，虜獲生口馬牛羊

二十餘萬慕容垂遣子賀麟率眾來會夏四月丙寅行幸意羊山與賀麟討賀
蘭紇突鄰紇奚諸部落大破之六月遷幸牛川衛辰遣子直力鞬寇賀蘭部圍
之賀納等請降告困秋七月丙子帝引兵救之至羊山直力鞬退走八月遷幸
牛川遣秦王顛使於慕容垂九月壬申討吐奴部於囊曲河大破之冬十月遷
雲中討高車豆陳部於狼山破之十有二月紇突鄰大人庫寒舉部內屬十有
二月紇突鄰大人屈地鞬舉部內屬帝遣次白漢

六年春二月幸紐埒川三月遣九原公元儀陳留公元虔等西討黠弗部大破
之夏四月祠天六月慕容賀麟破賀納於赤城帝引兵救之驩退走秋七月壬
申驩武於牛川行遷紐埒川慕容垂止元顛而求名馬帝絕之乃遣使於慕容
承承使其大驢驢慕容鈞奉表勸進驩其月衛辰遣子直力鞬出柵陽塞侵
及黑城九月帝襲五原屠之收其積穀遷紐埒川於柵陽塞北樹碑記功冬十
月戊戌北征蠕蠕追之及於大磧南林山下大破之班賜從臣各有差其東西
二部主匹候跋及緄紇提斬別帥屋擊于事具蠕蠕傳十有一月戊辰遷幸紐
埒川戊寅衛辰遣子直力鞬寇南部己卯車駕出討壬午大破直力鞬軍於鐵
岐山南獲其器械輜重牛羊二十餘萬戊子自五原金津南渡河辛卯次其所
居悅跋城衛辰父子奔遁壬辰詔諸將追之擒直力鞬十有二月獲衛辰尸斬
以徇遂滅之語在衛辰傳衛辰少子屈丐亡奔薛于部車駕次于鹽池自河以
南諸部悉平諱其珍寶畜產名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萬頭班賜大臣各
有差收衛辰子弟宗黨無少長五千餘人盡殺之山胡酋大幡類華易干等率
三千餘家降附出居于馬邑是歲起河南宮

七年春正月幸木根山遂次黑鹽池饗宴羣臣顯諸國貢使北之寒水三月甲
子宴羣臣於水濱遷幸河南宮西部泣黎大夫茂鮮叛走遣南部大人長孫嵩
追討大破之夏五月班賜諸官馬牛羊各有差秋八月行幸漢南仍築巡臺冬
十有二月慕容垂遣使朝貢是歲皇子嗣生

八年春正月帝南巡二月幸殺羊原赴白樓三月車駕西征侯呂鄰部夏四月
至善水大破之五月遷幸白樓慕容垂討慕容承於長子六月車駕北巡承來

告急遣陳留公元虔將軍庚岳率騎五萬東度河救之破類拔部帥劉曜等從
其部落元虔等因屯秀容慕容垂遂圍長子秋七月車駕臨幸新壇庚寅宴羣
臣仍驩武先是衛辰子屈丐奔薛于部徵之不送八月帝南征薛于部帥太悉
佛於三城會其先出擊曹覆帝乘虛屠其城獲太悉佛子珍寶徙其民而還太
悉佛聞之來赴不及遂奔姚興九月遷幸河南宮是歲姚興死

九年春三月帝北巡使東平公元儀屯田於河北五原至於柵陽塞外夏五月
田於河東秋七月遷幸河南宮冬十月蠕蠕社嵩等率部落西走事具蠕蠕傳
是歲姚興子與僭立殺符登慕容垂滅承
十年春正月太悉佛自長安還轍北上郡以西皆應之夏五月幸鹽池六月遷
幸河南宮秋七月慕容垂遣其子寶來寇五原進舟收穀帝遣右司馬許謙徵
兵於姚興東平公元儀徙據朔方八月帝親治兵於河南九月進師臨河築臺
告津連旌沿河東西千里有餘是時陳留公元虔五萬騎在東以絕其左元儀
五萬騎在河北以承其後略陽公元遵七萬騎塞其中山之路冬十月辛未寶
燒船夜遁十一月己卯帝進軍濟河乙酉夕至參合陂丙戌大破之語在寶傳
生擒其陳留王紹魯陽王倭奴桂林王遵成濟陰公尹國北地王世子鍾葵安
定王世子羊兒以下文武將吏數千人器甲輜重軍資雜財十餘萬計於俘虜
之中擢其才識者賈彝閔晃崇等與參謀議憲章故實班賞大臣將校各有
差十有二月遷幸雲中之感樂

皇始元年春正月大蒐于定襄之虎山因東幸善無北陂二月慕容垂來寇桑
乾川陳留公元虔先鎮平城時徵兵未集虔率麾下遯擊失利死之垂遂至平
城西北踰山結營聞帝將至乃築城自守疾甚遂遁走死於上谷子寶匪畏而
還至中山乃僭立夏六月癸酉遣將軍王建等三軍討寶寶太守劉元泥斬
之徙其部落寶上谷太守慕容普鄰擄郡奔走丁亥皇太后賈氏崩是月葬獻
明太后秋七月左司馬許謙上書勸進尊號帝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於是
改元八月庚寅治兵于東郊己亥大舉討慕容寶帝親勒六軍四十餘萬南出
馬邑顯于句注旌旗略驛二千餘里鼓行而前民屋皆震別詔將軍封真等三

馬邑顯于句注旌旗略驛二千餘里鼓行而前民屋皆震別詔將軍封真等三

軍從東道出穀幽州圍刺九月戊午次陽曲乘西山臨觀晉陽命諸將引騎圍
勝已而罷還寶并州牧遠西王農大懼將妻子棄城夜出東通并州平初建臺
省置百官封公侯將軍刺史太守尚書郎已下悉用文人帝初拓中原留心慰
納諸士大夫諸軍門者無少長皆引入賜見存問周悉人得自盡苟有微能咸
蒙敘用己未詔輔國將軍柔牧略地晉川樓慕容寶丹陽王買得等於平陶城
冬十月乙酉車駕出井陘使冠軍將軍王建左軍將軍李粟五萬騎先驅啓行
十有一月庚子朔帝至真定自常山以東守宰或損城奔竄或積糧軍門唯中
山鄴信都三城不下別詔征東大將軍東平公儀五萬騎南攻鄴冠軍將軍王
建左軍將軍李粟等攻信都軍之所行不得傷民桑葉戊午進軍中山己未引
騎圍之帝謂諸將曰朕量寶不能出戰必當憑城自守偷延日月急攻則傷士
久守則費糧不如先平鄴信都然後還取中山於計為便若移軍遠去寶必散
衆求食民間如此則人心離阻攻之易克諸將稱善丁卯車駕幸魯口城是歲
司馬昌明死子德宗僭立遣使朝貢呂光僭稱天王號大涼遣使朝貢

二年春正月己亥朔大饗羣臣於魯口慕容寶遣其左衛將軍慕容騰寇博陵
殺中山太守及高陽諸縣令長抄掠租運是時信都未下庚申乃進軍壬戌引
騎圍之其夜寶冀州刺史宜都王慕容鳳踰城奔走歸于中山癸亥寶輔國將
軍張驥護軍將軍徐超率將吏已下舉城降寶聞帝幸信都乃輝博陵之深澤
屯漳沔水遣軍襲驍寇楊城殺常山守兵三百餘人寶悉出珍寶及宮人招募
郡縣羣盜無賴者多應之二月己巳帝進幸楊城丁丑軍于鉅鹿之柏肆場臨
漳沔水其夜寶悉衆犯營燎及行宮兵人駭散帝驚起不及衣冠跳出擊鼓俄
而左右及中軍將士稍稍來集帝設奇陳列烽營外縱騎衝之寶衆大敗斬首
萬餘級擒其將軍高長等四千餘人戊寅寶走中山復其器仗輜重數十萬計
寶尚書閔亮秘書監崔暹太常孫沂殿中侍御史孟輔等並降降者相屬賜拜
職爵各有差平原徐超聚衆反於畔城詔將軍柔辱捕斬之并州守將封真率
其種族與徒何爲逆將攻刺史元延討平之是時柏肆之役遠近流言寶蘭
部帥附力眷乾突鄰部帥匿物尼乾突部帥叱奴根聚衆反於陰館南安公元

順軍討之不克死者數千詔安遠將軍庚岳總萬騎還討叱奴根等滅之三
月己酉車駕次于盧奴寶遣使求和請送元龜割常山以西秦國乞守中山以
東帝許之已而寶背約辛亥車駕次中山命諸將圍之是夜寶弟寶麟將妻子
出走西山寶見寶麟走恐先據和龍壬子夜遂將其妻子及兄弟宗族數千騎
北遁寶將李沈次多張超買歸等來降遣將軍長孫肥追之至范陽不及受
還城內共立慕容普鄰爲主夏四月帝以軍糧未繼乃詔征東大將軍東平公
元儀罷鄴圍徙屯鉅鹿積租楊城普鄰出步卒六千餘人伺間犯諸屯兵詔將
軍長孫肥等輕騎挑之帝以虎隊五千橫截其後斬首五千生虜七百人寶而
遣之夏五月庚子大賞功臣帝以中山城內爲普鄰所虜而大軍迫之欲降無
路乃密招喻之甲辰驍兵揚威以示城內命諸軍罷圍南徙以待其變甲寅以
東平公元儀爲驍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充豫雍荆徐揚六州牧左丞相
封衛王襄城公元顯進封爲王秋七月普鄰遣烏丸張驥率五千餘人出城求
食寇常山之靈壽殺害吏民寶驕自丁零中入于驍軍因其衆復入中山殺普
鄰而自立帝遣幸魯口遣將軍長孫肥一千騎襲中山入其郭而還八月丙寅
朔帝自魯口進軍常山之九門時大疫人馬牛多死帝問疫於諸將對曰在者
纔十四五是時中山猶拒守而饑疫並臻臺下咸思還北帝知其意因謂之曰
斯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人皆可與爲國在吾所以撫之耳何恤乎無民羣
臣乃不敢復言遣撫軍大將軍略陽公元瓊襲中山及其禾菜入郭而還九月
賀驍饑窮率三萬餘人出寇新市甲子晦帝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奏曰不吉
帝曰其義云何對曰昔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之帝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
子勝乎崇無以對冬十月丙寅帝進軍新市賀驍退阻泓水依漸加澤以自固
甲戌帝臨其營戰於魏臺場大破之斬首九千餘級賀驍單馬走西山遂奔鄴
慕容德殺之甲申其所署公卿尚書將吏士卒降者二萬餘人其將張驥李沈
慕容文等先來降尋皆亡還是日復獲之皆赦而不問獲其所傳皇帝置授圖
書府庫珍寶陳列數萬班賜功臣及將士各有差中山平乙酉廢城王題薨丁
亥遣三萬騎赴衛王儀將以攻鄴是歲鮮卑秃髮孤私署大單于西平王

天興元年春正月慕容德走保滑臺俄克郡收其倉庫詔賞將士各有差儀追德至於河不及而還庚子車駕自中山行幸常山之真定次趙郡之高邑遂幸于鄴民有老不能自存者詔郡縣賑恤之帝至鄴巡登臺榭遍覽宮城將有定都之意乃置行臺以龍驤將軍日南公和跋為尚書與左丞賈彝率郎吏及兵五千人鎮鄴車駕自鄴還中山所過存問百姓詔大軍所經州郡復貸租一年除山東民租賦之半車駕將北還發卒萬人治直道自望都鐵關鑿恆橫至代五百餘里帝慮還後山東有變乃置行臺於中山詔左丞相守尚書令衛王儀鎮中山撫軍大將軍略陽公元遵鎮渤海之合口右軍將軍尹國先督租于冀州開帝將還謀反欲襲信都安南將軍孫嵩執送斬之辛酉車駕發自中山至于望都堯山徙山東六州民吏及徒何高麗雜夷三十六萬百工伎巧十萬餘口以充京師車駕次于恆山之陽博陵渤海章武羣盜並起略陽公元遵等討平之廣川太守賈盧殺冀州刺史王輔驅勅守兵抄掠陽平頓丘諸郡遂南渡河奔慕容德二月車駕自中山幸繁時宮更選屯衛詔給內徙新民耕牛計口受田三月離石胡帥呼延鐵西河胡帥張榮等聚黨數千人叛詔安遠將軍庚岳討平之漁陽羣盜庫傳官給聚眾反詔中堅將軍伊謂討之徵左丞相衛王儀還京師詔略陽公連代鎮中山夏四月壬戌進遣封常山王南安公元順進封毗陵王征虜將軍歷陽公穆崇為太尉安南將軍鉅鹿公長孫嵩為司徒帝稱天於西郊旗幟有加焉廣平太守遠西公元意烈謀反於郡賜死原其妻子鄴城屠各董亮杏城盧水鄉奴河東蜀薛榆氏帥符與各率其種內附六月丙子詔有司議定國號羣臣曰昔周秦以前世居所生之土有國有家及王天下即承舊號自漢以來罷侯置守時無世繼其應運而起者皆不由尺土之實今國家萬世相承睿基靈代臣等以為若取長遠應以代為號詔曰昔朕遠祖總御幽都控制遐國雖踐王位未定九州遠于朕躬處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諸華之主民俗雖殊撫之在德故躬率六軍掃平中土凶逆蕩除遐邇率服宜仍先號以為魏焉布告天下咸知朕意秋七月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燕陽羣盜庫傳官給復聚眾為寇詔冠軍將軍王建討平之八月詔有司正

封畿制郊甸端徑術擇道里平五權較五量定五度遣使循行郡國舉奏守宰不法者親覽察黜陟之九月烏丸張驥子超收合亡命聚黨二千餘家據勃海之南皮自號征東大將軍烏丸王抄掠諸郡詔將軍庚岳討之冬十月起天文殿十有一月辛亥詔尚書吏部郎中鄧淵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呂協音樂儀曹郎中書楷撰郊廟社稷朝覲饗宴之儀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渾儀考天象吏部尚書崔玄伯總而載之閏月左丞相驃騎大將軍衛王儀及諸王公卿士詣闕上書曰臣等聞宸極居中則列宿齊其尊帝王順天則羣后仰其度伏惟陛下德協二儀道隆三五仁風被於四海威化塞于大區澤及昆蟲恩霑行葦謳歌所屬八表歸心軍威所及如風靡草萬姓頽頽咸思保命而躬履謙虛退身後已宸儀未彰哀服未御非所以上尤皇天之意下副樂推之心宜光崇聖烈示軌憲於萬世臣等謹昧死以聞帝三讓乃許之十有二月己丑帝臨天文殿太尉司徒進重殿百官咸稱萬歲大赦改年追尊成帝已下及后號懿樂用皇始之舞詔百司議定行次尚書崔玄伯等奏從土德服色尚黃數用五未租辰臘犧牲用白五郊立氣宣贊時令敬授民時行夏之正徒六州二十二郡守宰兼傑吏民二千家于代都是歲關汗殺慕容寶而自立寶子威殺汗僭立慕容德自稱燕王

二年春正月甲子初祠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降壇視燎成禮而反乙丑曲赦京師始制三駕之法庚午車駕北巡分命諸將大襲高車大將軍常山王遵等三軍從東道出長川鎮北將軍高涼王樂真等七軍從西道出牛川車駕親勅六軍從中道自駁水西北二月丁亥朔諸軍同會破高車雜種三十餘部獲七萬餘口馬三十餘萬匹牛羊百四十餘萬驃騎大將軍衛王儀督三萬騎別從西北絕漢千餘里破其遺迸七部獲二萬餘口馬五萬餘匹牛羊二十餘萬頭高車二十餘萬乘并服玩諸物還次牛山及薄山並刻石記功班賜從臣各有差庚戌征虜將軍庚岳破張超於勃海超走平原為其黨所殺以所獲高車乘起鹿苑於兩臺陰北距長城東包白登屬之西山廣輪數十里擊渠引武川水注之苑中疏為三溝分流宮城內外又穿鴈屬池三月己未車駕

至自北伐甲子初令五經羣書各置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人是月氏人李辨叛慕容德求援於鄴行臺尙書和跋跋輕騎往應之克屠臺收德宮人府藏又破德桂林王鎮及郎吏將士千餘人丙子遣建義將軍庚真越騎校尉奚斤討庫狄部帥葉亦干宥連部帥寶羽泥於太澤川破之庫狄歎支子亦干率其部奔內附真等進破侯莫陳部獲馬牛羊十餘萬頭追珍遺進入大嶽谷中山太守仇儒亡匿趙郡推羣盜趙准爲主號使持節征西大將軍冀青二州牧鉅鹿公仇儒爲准長史聚黨扇惑詔中領軍長孫肥討平之夏四月前清河太守傅世聚黨千餘家自號撫軍將軍五月癸亥征虜將軍庚岳討破之秋七月起天華殿辛酉大閱千鹿苑賜各有差陳郡河南流民萬餘口內徙遣使者存勞之姚興遣索固洛陽司馬德宗將辛恭靖請赦八月遣太尉穆崇率騎六千往赴之增啓京師十二門作西武庫除州郡民租賦之半辛亥詔禮官備撰衆儀着于新令范陽人盧溥聚海濱稱使持節征北大將軍幽州刺史攻掠郡縣殺幽州刺史封咨于慕容威遠西太守李朝舉郡內屬西河胡帥護諾于丁零帥翟同蜀帥韓勳並相率內附冬十月太廟成遷神元平文昭成獻明皇帝神主于太廟十有二月甲午慕容威征虜將軍燕郡太守高湖率戶三千內屬辛亥詔材官將軍和突討盧溥天華殿成是歲呂光立其子紹爲天王自稱太上皇光死庶子纂殺紹僭立禿髮爲孤死第鹿孤代立遣使朝貢三年春正月戊午和突破盧溥於遠西生獲溥及其子煥傳送京師曠之癸亥有事於北郊分命諸官循行州郡觀民俗察舉不法賜羣臣布帛各有差二月丁亥詔有司祀日于東郊始耕藉田壬寅皇子聰薨三月戊午立皇后慕容氏是月穿城南渠通於城內作東西魚池夏四月姚興遣使朝貢五月戊辰詔謁者僕射張濟使於姚興己巳車駕東巡遂幸涿鹿遣使者以太牢祠帝尙帝葬廟西幸馬邑觀邊源秋七月壬子車駕還宮起中天殿及雲母堂金華堂十有一月高車別帥勅力健率九百餘落內屬十有二月乙未詔曰世俗謂漢高起於布衣而有天下此未達其故也夫劉承統統曠世繼德有蛇龍之徵致雲彩之應五緯上聚天人俱協明革命之主大運所鍾不可以非盛求也然狂狡

之徒所以順厥而巳者誠或於運處之說而迷於天命也故有覆車之軌踏覆逆之蹤毒甚者傾州郡害微者敗邑里至乃身死名頹殃及九族從亂隨流死而不悔豈不痛哉春秋之義大一統之美吳楚僭號久加誅絕君子踐其僞名比之塵垢自非繼聖載德天人合會帝王之業夫豈虛應歷觀古今不義而求非望者徒喪其保家之道而伏刀鋸之誅有國有家者誠能推廢與之有期審天命之不易察微應之潛授杜競逐之邪言絕姦雄之僭肆思多福於止足則幾於神智矣如此則可以保榮祿於天年流餘慶於後世夫然故禍悖無緣而生兵甲何因而起凡屢來世勗哉戒之可不慎歟時太史屢奏天文錯亂帝親覽經占多云改王易政故數華官號一欲防塞凶狡二欲消災應變已而慮羣下疑惑心謗腹非丙申復詔曰上古之治尙德下各有任而無爵易治而事序故邪謀息而不起姦惡絕而不作周姬之末下凌上替以號自定以位制祿卿世其官大夫遊事陽德不暢議發家倍故釁由此起兵由此作秦漢之弊捨德崇侈能否混雜賢愚相亂庶官失序任非其人於是忠義之道廢廉恥之節廢退讓之風純毀譽之議與莫不由乎貴尙名位而禍敗及之矣古置三公職大憂重故曰待罪宰相將委任責成非虛寵祿也而今世俗貪以台輔爲榮貴企慕而求之夫此職司在人主之所任耳用之則重捨之則輕然則官無常名而任有定分是則所貴者至矣何取於鼎司之虛稱也夫桀紂之南面雖高而可薄姬旦之爲下雖卑而可尊一官可以效智幕門可以垂範苟以道德爲實賢於覆餗部家矣故置己者令終而義全昧利者身陷而名滅利之與名毀譽之疵競道之與德神識之家實是故道義治之本名爵治之末名不本於道不可以爲官爵無補於時不可以爲用用而不禁爲病深矣能通其變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來者誠思成敗之理察治亂之由鑿殷周之失草秦漢之弊則幾於治矣是歲乞伏乾歸爲姚興所破李暹私署涼州牧涼公四年春正月高車別帥率其部三十餘落內附二月丁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葉于先聖先師丁酉分命使者循行州郡聽察辭訟糾劾不法三月帝親漁鴈于獲廟夏四月辛卯罷鄴行臺詔有司明揚隱逸五月起紫極殿玄武樓涼風

觀石池鹿苑臺秋七月詔鎮遠將軍兗州刺史長孫肥步騎二萬南徇許昌彭城詔賜天下鎮戍將士布帛各有差冬十二月辛亥詔征西大將軍常山王遵等率衆五萬討破多蘭部帥木易子材官將軍和突率騎六千襲黠弗素古延等諸部樂博士儒生比衆經文字義類相從凡四萬餘字號曰衆文經是歲慕容威死寶弟熙僭立呂光弟子隆殺慕容自立盧水胡沮渠蒙遜私署涼州牧張掖公蒙遜及李暹並遣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丁丑慕容熙遣將軍寇遠西虎威將軍宿沓干等拒戰不利棄令支而還帝聞姚興將寇邊庚寅大簡與徒詔并州諸軍積穀于平陽之乾壁戊子材官將軍和突破黠弗素古延等諸部獲馬三千餘匹牛羊七萬餘頭辛卯蠕蠕社嵩遣騎最素古延等和突逆擊破之于山南河曲獲鐵馬二千餘匹班師賞賜將士各有差二月癸丑征西大將軍常山王遵等至安定之高平木易子率數千騎與衛辰屈丐棄國遁走追至隴西瓦亭不及而還獲其輜重庫藏馬四萬餘匹駱駝牛三千餘頭牛羊九萬餘口班賜將士各有差徙其民於京師沙門張翹自號無上王與丁零鮮于次保聚常山之行唐夏四月太守樓伏連討斬之五月姚興遣其弟安北將軍義陽公平率衆四萬來侵平陽乾壁爲平所陷六月治兵于東郊部分衆軍詔鎮西大將軍毗陵王順長孫肥等三將六萬騎爲前鋒秋七月戊辰朔車駕西討八月乙巳至於柴壁平固守進軍圍之姚興悉舉其衆來救甲子帝渡蒙抗逆擊與軍大破之冬十月平赴水而死俘其餘衆三萬餘人詔在與傳獲與征虜將軍尙書右僕射狄伯支越騎校尉唐小方積弩將軍姚梁國建中將軍雷慶官北中郎將康猥平從弟伯禽已下四品將軍已上四十餘人獲先亡臣王文多斬虜並斬以徇與頻使請和帝不許羣臣勸遣平蒲坂帝慮蠕蠕爲難戊申班師十有一月車駕次晉陽徵

相州刺史庚岳爲司空遣左將軍莫題討上黨羣盜蔡頰丁零翟都於壺關丁丑上黨太守捕頰斬之都走林慮十有二月辛亥至自西征蠕蠕社嵩犯塞詔常山王遵遣之不及而還越勳莫弗率其部萬餘家內屬居五原之北是歲羌婁廆羸病死第傳禮統任遣使朝貢

六年春正月辛未朔方尉遲部別帥率萬餘家內屬入居雲中夏五月大簡與徒將略江淮平荆揚之亂秋七月鎮西大將軍司隸校尉毗陵王順有罪以王還第戊子車駕北巡築離宮于付山縱士校獵東北踰嶺嶺出參合代谷九月行幸南平城規度邊南面夏屋山背黃瓜堆將建新邑辛未車駕還宮冬十月起西昭陽殿乙卯立皇子嗣爲齊王加車騎大將軍位相國紹爲清河王加征南大將軍熙爲陽平王曜爲河南王封故秦愍王子嬰爲豫章王陳留王子右將軍悅爲朱提王丁巳詔將軍伊謂率騎二萬北襲高車司馬德宗遣使朝貢十有一月庚午伊謂大破高車是年烏夷桓玄廢其主司馬德宗而自立僭稱大楚

天賜元年春正月遣難石護軍劉託率騎三千襲蒲子三月丙寅擒姚興軍北將軍秦平太守衛輝獲三千餘口初限縣戶不滿百罷之夏四月詔尙書郎中公孫表使於江南以觀桓玄之釁也值玄敗而還蠕蠕社嵩從弟悅伐大那等謀殺社嵩而立大那發覺來奔五月置山東諸治發州郡徒隸造兵甲秋九月帝臨昭陽殿分置衆職引朝臣文武親自簡擇量能敘用制爵四等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之號追錄舊臣加以封爵各有差是秋江南大亂流民襁負而奔淮北行遣相尋冬十月辛巳大赦改元築西宮十有一月上幸西宮大選朝臣令各辨宗黨保舉才行諸部子孫失業賜爵者二千餘人十有二月戊辰車駕幸材山宮是歲烏夷劉裕起兵誅桓玄

二年春二月癸亥車駕還宮夏四月車駕有事于西郊車旗盡黑是歲司馬德宗復僭立慕容德死兄子超僭立三年春正月甲申車駕北巡幸材山宮校獵至屋孤山二月乙亥幸代園山建五石亭三月庚子車駕還宮夏四月庚申復幸材山宮占授著作郎王宜弟造兵法羣建立成圖三百六十時遂登定襄角史山又幸馬城甲戌車駕還宮是月蠕蠕寇邊夜召兵將且賊走乃罷六月發八部五百里內男丁築灑南宮門闕高十餘丈引溝穿池廣苑園規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經塗洞達三十日罷秋七月太尉穆崇薨八月甲辰行幸材山宮遂至青牛山丙辰西登武夏

二年春二月癸亥車駕還宮夏四月車駕有事于西郊車旗盡黑是歲司馬德宗復僭立慕容德死兄子超僭立三年春正月甲申車駕北巡幸材山宮校獵至屋孤山二月乙亥幸代園山建五石亭三月庚子車駕還宮夏四月庚申復幸材山宮占授著作郎王宜弟造兵法羣建立成圖三百六十時遂登定襄角史山又幸馬城甲戌車駕還宮是月蠕蠕寇邊夜召兵將且賊走乃罷六月發八部五百里內男丁築灑南宮門闕高十餘丈引溝穿池廣苑園規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經塗洞達三十日罷秋七月太尉穆崇薨八月甲辰行幸材山宮遂至青牛山丙辰西登武夏

北原觀九十九泉。遣石亭。遂之石漢。九月甲戌朔。幸漢南鹽池。壬午。至漢中。觀天鹽池。度漢北之吐鹽池。癸巳。南還長川。丙申。臨觀長陂。冬十月庚申。車駕還宮。

四年春二月。封皇子脩為河間王。處文為長樂王。連為廣平王。黎為京兆王。夏五月。北巡。自參合陂東過羊山。大雨暴水。流輜重數百乘。殺百餘人。遂東北。踰石漢。至長川。幸潘源。常山王遵有罪。賜死。秋七月。車駕自潘源西。幸參合陂。築北宮垣。三旬而罷。乃還宮。八月。幸材山宮。是月。昧司空庚岳。冬十有一月。車駕還宮。是歲。慕容寶妻于高靈。殺熙自立。赫連屈丐。自稱大單于。大夏天王。五年春正月。行幸材山宮。遂如參合陂。觀漁於延水。至車川。三月。姚興遣使朝。賀是歲。皇孫養生。

六年夏。帝不豫。初。帝服寒食散。自太醫令陰羌死後。藥數動發。至此逾甚。而災變屢見。憂慮不安。或數日不食。或不寢。連旦歸咎羣下。喜怒乖常。謂百寮左右人不可信。慮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追思既往。成敗得失。終日竟夜。獨語不止。若傍有鬼物對揚者。朝臣至前。迫其苦惡。皆見殺害。其餘或以顏色變動。或以喘息不調。或以行步乖節。或以言辭失措。帝皆以為懷惡在心。變見於外。乃手自毆擊。死者皆陳天安殿前。於是朝野人情。各懷危懼。有司懈怠。莫相督攝。百工偷劫。盜賊公行。巷里之間。人為希少。帝亦聞之。曰。朕縱之使然。待過災年。當更清治之。爾。秋七月。慕容文屬百餘家謀欲外奔。發覺伏誅。死者三百餘人。八月。衛王儀謀叛。賜死。冬十月戊辰。帝崩於天安殿。時年三十九。永興二年九月甲寅。上踐宣武皇帝。葬於感樂金陵。廟號太祖。泰常五年。改諡曰道武。史臣曰。晉氏崩離。戎羯乘釁。僞偽紛紜。豺狼競馳。太祖顯晦安危之中。屈申潛躍之際。驅率遺黎。奮其靈武。克剪方難。遂啓中原。朝拱人神。顯登皇極。雖冠履不暇。栢遠外土。而制作經謀。咸存長世。所謂大人利見。百姓與能。抑不世之神武也。而屯厄有期。禍生非慮。將人事不足。豈天實為之。嗚呼。

魏書卷二

魏書卷二考證

太祖紀帝左右于植等與諸部人謀。帝遂以應之事。植○植。北史作植。本書列傳。明。應。亦作于植。

遠。泰王。儀。使于。慕容。壽。綱。目。書于。晉。太元十六年。是。為。魏。登。國。六。年。此。書。作。五。年。

魏書卷二考證

Blank lines for additional text or commentary.

帝紀第三

太案紀

太案明元皇帝諱嗣。太祖長子也。母曰劉貴人。登國七年。生於雲中宮。太祖晚有子。聞而大悅。乃大赦天下。帝明敏。夏。殺非禮不動。太祖甚奇之。天興六年。封齊王。拜相國。加車騎大將軍。初。帝母劉貴人賜死。太祖告帝曰。昔漢武帝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後與國政。使外家為亂。汝當繼統。故吾違同漢武。為長久之計。帝素純孝。哀泣不能自勝。太祖怒之。帝還宮。哀不自止。日夜號泣。太祖知而又召之。帝欲入左右曰。孝子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避。今陛下怒威。入或不測。隨帝於不義。不如且出。待怒解而進。不晚也。帝懼從之。乃避行逃於外。天賜六年冬十月。清河王紹作逆。太祖崩。帝入。誅紹。壬申。即皇帝位。大赦。改年為承和元年。追尊皇妣為宣穆皇后。公卿大臣先罷歸。第不與朝政者。悉復登用之。詔南平公長孫嵩。北新侯安同。對理民訟。簡實任能。彝倫攸敘。閏十月丁亥。宋提王悅謀反。賜死。詔都兵將軍山陽侯奚斤。巡行諸州。問民疾苦。撫恤窮乏。十有二月戊戌。封衛王儀子夏為南陽王。陰平公烈進爵為王。高涼王樂真。改封平陽王。己亥。帝始居西宮。御天文殿。蠲蠹犯瘞。是歲。乞伏乾歸據金城。自稱秦王。高雲為海夷。馮跋所滅。賊僧號。自稱大燕天王。

二年春正月甲寅朔。詔南平公長孫嵩等北伐。蠲蠹平陽民黃苗等。依汾自固。受姚興官號。并州刺史元大頭討平之。二月癸未朔。詔將軍于栗磾。領步騎一萬餘人。討夏。五月。長孫嵩等自大漠還。蠲蠹追圍之於牛川。壬申。帝北伐。蠲蠹聞而遁走。車駕遣參合跋。秋七月丁巳。立馬射臺於城西。仍講武。教戰。乙丑。車駕至自北伐。八月。車武民劉牙乘乘反。山陽侯奚斤討平之。九月甲寅。葬太穆宣武皇帝於威靈陵。冬十有二月辛巳。詔將軍周觀。率乘詣西河。離石。鎮撫山胡。是歲。司馬德宗將劉裕。滅慕容超於廣固。

三年春二月戊戌。詔曰。衣食足則樂。學夫人。饑寒切己。唯恐朝夕不濟。所患者

溫飽而已。何暇及於仁義之事乎。王教之多違。蓋由於此也。非夫耕織織內外相成。何以家給人足矣。其簡官人非所當御。及執作伎巧。自餘悉出。以配隸民。己亥。詔北新侯安同等。持節循行并定二州。及諸山居雜胡丁零。問其疾苦。察舉守宰不法。其寬弱失職。彈劾相陵。孤寡不能自存者。各以事聞。昌黎遼東民二千餘家內屬。三月己未。詔侍臣常帶劍。夏四月戊寅。河東蜀民黃思郭。郭等率營部七百餘家內屬。五月丁卯。車駕謁金陵於威靈。己巳。昌黎王慕容伯兒謀反伏誅。六月。姚興遣使來聘。西河胡張寶等。率營部內附。秋七月戊申。賜衛士蘭三日。布帛各有差。辛酉。賜附國大人鋪顯衣服各有差。八月戊寅。詔將軍東州侯尉古真。統兵五千。鎮西境太洛城。冬十二月甲戌。蠲蠹解律宗黨吐。于等百餘人內屬。甲午。詔南平公長孫嵩。任城公嵇拔。白馬侯崔玄伯等。坐朝堂。錄決囚徒。務在平當。

四年春二月癸未。登虎圈射虎。賜南平公長孫嵩等布帛各有差。夏四月乙未。宴羣臣於西宮。使各獻直言。秋七月己巳朔。東巡。置四廂大將。又放十二時。置十二小將。以山陽侯奚斤。元城侯元屈。行左右丞相。己卯。大獵于石會山。戊子。臨去。鐵腕觀漁。庚寅。至千瀾源。西巡。幸北部諸落。賜以繒帛。八月庚戌。車駕還宮。壬子。幸西宮。臨板殿。大宴羣臣。將吏以田獵所獲。賜之。命民大饗三日。乙卯。賜王公以下。至宿衛將士。布帛各有差。冬十有一月乙丑。賜宗室近屬南陽王夏以下。至於親戚之親。布帛各有差。十有二月丁巳。車駕北巡。至長城而還。是年。乞伏乾歸為兄子公府所殺。子熾。立沮渠蒙遜。自稱河西王。

五年春正月己巳。大閱。畿內男子十二以上。悉集。己卯。幸西宮。類拔大渠。帥四十餘人。詣關奉貢。賜以繒帛。錦罽各有差。乙酉。詔諸州六十戶。出戎馬一匹。庚寅。大閱於東郊。都督將帥。以山陽侯奚斤為前軍。乘三萬。陽平王熙等十二將。各一萬騎。帝臨白登。將自杖覽。二月戊申。賜陽平王熙及諸王公侯將士布帛各有差。庚戌。幸高柳川。甲寅。車駕還宮。癸丑。穿魚池於北苑。庚午。姚興遣使來聘。詔分遣使者。巡求備德。其家門種族。為州閭所推者。及有文武才幹。疑能決。或有先賢世胄。德行清美。學優義博。可為人師者。各令詣京師。當隨才敘

用，以營庶政。夏四月，河東民薛相率部內屬。乙巳，止黨民勞，賜土，羣聚為盜，殺太守令長，相率外奔。乙卯，車駕西巡，詔前軍奚斤等先行，討越勳部於跋那山。夏五月乙亥，行幸雲中舊宮之大室。丙子，大赦天下。西河張外，建興王紹自以所犯罪重，不敢解散。庚戌，遣元城侯元屈等率眾三千鎮并州。乙卯，詔會稽公劉潔、永安侯魏勳等率眾二千鎮西河。六月，西幸五原，校獵于骨羅山，獲獸十萬，澤澤劉逸，自號征東將軍。三巴王，王紹為署置官屬，攻逼建興郡。元屈等討平之。秋七月己巳，還幸薄山，帝登觀太祖遊幸刻石頌德之處，乃於其旁起石壇而薦饗焉。賜從者大酺於山下。奚斤等破越勳泥部，落於跋那山西，獲馬五萬匹，牛二十萬頭，徙二萬餘家於大軍。計口受田。河西胡曹龍、張大頭等各領部擁眾二萬人來入蒲子，逼驅張外於研子壘，外懼，給以牛酒，殺馬盟誓。推龍為大單于，奉美女良馬於龍。丙戌，車駕自大室西南巡，諸部落賜其渠帥。諸部各有差，遂南次定襄，大落城，東鑄七嶺山，田於善無川。八月癸卯，車駕還宮。癸丑，奚斤等班師。甲寅，帝臨白登，觀降民數萬，實曹龍降，執送張外，斬之。辛未，賜征還將士牛馬，奴婢各有差。置新民於大軍川，給農器，計口受田。丁丑，幸材山宮。癸未，車駕還宮。冬十月丁巳，將軍元屈會稽公劉潔、永安侯魏勳等擊吐京叛胡，失利，潔被傷，勳死之。十一月癸酉，大饗于西宮。姚興遣使朝貢，來請進女，帝許之。

神瑞元年春正月辛酉，以積瑞類集，大赦。改元。辛巳，幸繁時，賜王公已下。至於士卒百工，布帛各有差。二月戊戌，車駕還宮。是月，赫連屈子入寇河東，蒲子殺掠吏民。三城護軍張昌等要擊走之。庚戌，幸材山宮。西河胡曹成、吐京民劉初原，攻殺屈子所置吐京護軍及其守三百餘人。乙卯，起豐宮於平城東北。夏五月辛酉，車駕還宮。六月，司馬德宗冠軍將軍太山太守劉研第、輔國將軍領東平太守陽平趙鸞、廣威將軍平昌太守羅斗、城屠各帥張文興等率流民七千餘家內屬。河西胡會劉暹、劉退孤率部落等萬餘家渡河內屬。戊申，幸材山宮。丁亥，車駕還宮。秋八月戊子，詔馬邑侯元陋孫使於姚興。辛丑，遣謁者悅力延、撫慰使于什門，招諭馮跋。詔平南將軍相州刺史尉古真與司馬德宗太

尉劉裕相聞，使博士王諒假平南將軍將命焉。姚興遣使來聘。冬十一月壬午，詔使者巡行諸州，校閱守宰資財，非自家所蓄，悉簿為賦。詔守宰不如法，聽民詣關告言之。十二月丙戌朔，蠲蠶犯寒。丙申，帝北伐，蠲蠶河內人司馬順宰，自號晉王。太守討捕不獲，是歲，禿髮僭稱為乞伏熾磐所滅。

二年春正月丙辰，車駕至自北伐，賜從征將士布帛各有差。二月丁亥，大饗于西宮，賜附國大渠帥朝歲首者，繒帛金銀各有差。司馬德宗現邪太守劉朗，率二千餘家內屬。庚子，河西胡劉雲等率數萬戶內附。甲辰，立太祖廟於白登之西。三月，詔曰：刺史守宰，率多遺慢，前後怠惰，數加督罰，猶不悛改。今年賞罰懸違者，請出家財充之，不聽徵發於民。河西饑胡，屯聚上黨，推白亞粟斯為盟主。將軍公孫表等五將討之。河南流民二千餘家內屬。乘農隙而立劉虎，號率善王。司馬德宗遣使朝貢。己卯，車駕北巡。五月丁亥，次於參合。東幸大軍。丁未，田于四岬山。六月戊午，幸去畿，觀漁。辛酉，次于濡源，築立碑臺，射白熊於額牛山，獲之。丁卯，幸赤城，親見長老，問民疾苦，復租一年。南次石亭，幸上谷。閏百牛山，訪賢俊，復田租之半。壬申，幸涿鹿，登橋山，觀溫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黃帝廟。至廣甯，登歷山，祭辟廟。秋七月，還宮。復所過田租之半。九月，則有差。河南流民前後三千餘家內屬。京師民饑，聽出山東，就食。冬十月壬子，姚興使散騎常侍東武侯姚儼、尚書姚泰，送其西平公主來。帝以后禮納之。辛酉，行幸沮洳城。癸亥，車駕還宮。丙寅，詔曰：古人有言，百姓足則君有餘，未有民富而國貧者也。頃者以來，頻遇霜旱，年穀不登，百姓饑寒，不能自存者甚衆。其出布帛倉穀，以賑貧窮。十有一月丁亥，幸材山宮。庚子，車駕還宮。

泰常元年春正月甲申，行幸材山宮。戊子，車駕還宮。三月己丑，長樂王處文薨。常山民靈季，自言名載國圖，持一黑石，以為天賜玉印，誣惑眾黨，入山為盜。州郡捕斬之。夏四月壬子，大赦。改元。庚申，河間王儁薨。六月丁巳，車駕北巡。秋七月甲申，帝自白鹿陂西行。大獵于牛川。登釜山，臨殷繁水而南。觀于九十九泉。戊戌，車駕還宮。九月戊午，前并州刺史叔孫建等，大破山胡。劉虎渡河東走。至

陳留爲從人所殺。司馬順宰等皆死。司馬德宗相劉裕。沂河伐姚泓。遣其部將王仲德爲前鋒。從陸道至梁城。兗州刺史尉建長懼。棄州北渡。王仲德遂入滑臺。詔將軍叔孫建等渡河。曜威滑臺。斬尉建於城下。冬十月壬戌。幸材山宮。徒何部落庫傳官斌先降。後復叛歸。馮跋驍騎將軍延普渡瀋水討擊。大破之。新城及馮跋幽州刺史漁陽公庫傳官昌征北將軍關內侯庫傳官提等首。生擒庫傳官女。生縛送京師。幽州平。十一月甲戌。車駕還宮。築臺於北苑。十二月。南陽王夏薨。是歲姚興卒。子泓立。

二年春二月丙午。詔曰。九州之民。隔遠京邑。時有壅滯。守宰至不以聞。今東作方興。或有貧窮失農務者。其遣使者巡行天下。省諸州。觀民風俗。問民疾苦。察守宰治行。諸有不能自申。皆因以聞。辛酉。司馬德宗兼陽守將傅洪。遣使詣叔孫建。請以虎牢降。求軍赴接。德宗讓王司馬文思。遣使王夏。詣關上書。請軍討劉裕。詔司徒長孫嵩率諸軍。邀擊劉裕。戰於畔城。更有負捷。帝詔止諸軍。不克。夏四月丁未。榆山丁零翟蜀率營部。遣使通劉裕。馮跋使人王特兒等。通於司馬德宗。章武太守捕特兒等。囚送京師。丁巳。幸高柳。壬戌。車駕還宮。五月。汝南民胡諱等萬餘家。相率內屬。乙未。司馬德宗齊郡太守王懿來降。車駕西巡。至于雲中。遂濟河。田于大漠。秋七月。作白臺於城南。高二丈。司馬順之入常山。流言惑衆。稱受天帝命。年二十五。應爲人君。遂聚黨於封龍山。趙郡大盜趙德執送京師。斬之。八月。劉裕滅姚泓。九月癸酉。司馬德宗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司馬休之。惠臨王文思。章武王子司馬國璠。司馬道賜。輔國將軍溫楷。竟陵內史魯軌。荊州治中韓延之。殷約。平西參軍桓範。桓璉。及桓溫孫道子。渤海刁雍。陳郡袁式等。數百人來降。姚泓匈奴鎮將姚成。與弟和都。率鎮來降。冬十月己酉。詔司徒長孫嵩等。還京師。遣叔孫建鎮鄴。癸丑。豫章王襲薨。十一月。司徒長孫嵩等。諸軍至樂平。詔嵩遣城清周幾等。與叔孫建討西山丁零翟蜀。洛支等。悉滅餘黨而還。復諸州租稅。十有二月己酉。詔河東河內。有姚泓子弟播越民間。能宥送致京師者。賞之。庚申。田于西山。癸亥。車駕還宮。氏豪徐駿奴齊元子等。擁部落三萬於雍。遣使內附。詔將軍王洛生。及河內太守楊粲等。西行以

應之。壬申。幸大寧長川。姚泓尙書東武侯姚劼。敵弟鎮遠將軍僧光。右將軍姚定世。自洛來奔。是年李壽卒。子歆立。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丁酉朔。帝自長川。詔護高車中郎將薛繁。率高車丁零十二部大人。衆北略至弱水。降者二千餘人。獲牛馬二萬餘頭。河東胡蜀五千餘家。相率內屬。三月。司馬德宗遣使來貢。庚戌。幸西宮。以范陽去年水。復其租稅。夏四月己巳。徙冀定幽三州。徙何於京師。五月丙午。詔叔孫建鎮廣阿。壬子。車駕東巡。至于瀋源。及甘松。遣征東將軍長孫道生。給事黃門侍郎奚觀。率精騎二萬。馮跋。又命驍騎將軍延普。自幽州北趨遼西。爲聲勢。帝自突門。領侍之道生。至龍城。從其民萬餘家而還。六月乙酉。車駕西返。秋七月戊午。至於京師。八月。屬門河內大雨水。復其租稅。九月甲寅。詔諸州調民租戶。五十石。積於定相。冀三州。冬十月戊辰。築宮於西苑。是歲。司馬德宗卒。弟德文僭立。赫連屈丐僭稱皇帝。

四年正月壬辰朔。車駕臨河。大蒐于犢渚。癸卯。車駕還宮。三月癸丑。築宮於蓬臺北。司馬德文寧朔將軍平陽太守匈奴護軍薛辯。及司馬楚之。司馬順明。司馬道恭。並遣使請降。夏四月庚辰。車駕有事於東廟。遣藩助祭者數百。國辛巳。南巡幸。屬門。賜所過無出今年租賦。五月庚寅朔。觀漁于灑水。己亥。車駕還宮。復所過一年租賦。六月。司馬德文建威將軍河西太守馮翊羌會覺道子。遣使內屬。秋八月辛未。東巡。遣使祭恆岳。甲申。車駕還宮。所過復一年田租。九月。築宮於白登山。冬十有二月癸亥。西巡。至雲中。踰白道。北獵野馬於孛孤山。至于黃河。從君子津西渡。大狩於薛林山。

五年春正月丙戌朔。自薛林東還。至于屋賣城。饗勞將士。大酺二日。班禽獸以賜之。己亥。車駕還宮。三月丙戌。南陽王意文薨。夏四月。河西屠各帥黃大虎。羌曾不蒙娥等。遣使內附。丙寅。起遷南宮。五月乙酉。詔曰。宣武皇帝。體道得一天縱自然。大行大名未盡美。非所以光揚洪烈。垂之無窮也。今因啓建圖。始親尊號。天人之意。煥然著明。其改宣曰道。更上尊諡曰道武皇帝。以彰靈命之先啓。聖德之玄同。告祀郊廟。宣于八表。庚戌。淮南侯司馬國璠。池陽侯司馬道賜等。

謀反伏誅六月丙寅行幸驛山秋七月丁酉西至于五原丁未幸雲中大室賜從者大餽八月癸亥車駕還宮閏月甲午陰平王烈薨冬十有一月詔驍騎將軍延普城乾城十有二月丁亥杏城羌會狄于率三千餘家內附是歲劉裕廢殺其主司馬德文僧自稱皇帝號宋李歆為沮渠蒙遜所滅歆弟恂自立於敦煌

六年春正月辛未行幸公陽二月調民二十戶輸戎馬一匹大牛一頭三月甲子陽平王熙薨乙亥制六部民羊滿百口輸戎馬一匹發京師六千人築苑起自舊苑東包白登周回四十餘里夏六月乙酉北巡至蟠羊山秋七月西巡獵于祚山親射虎獲之遂至于河八月庚子大獵于積渚九月庚戌車駕還宮壬申劉裕遣使朝貢冬十月己亥行幸代十有二月丙申西巡狩至于雲中是歲沮渠蒙遜滅李恂

七年春正月甲辰朔自雲中西行幸屋寶城賜從者大餽三日蕃渠帥諸帛各有差二月丙戌車駕還宮賜從者布帛各有差大獵于西宮三月乙丑河南王曜薨夏四月甲戌封皇子兼為秦平王兼字佛燈拜相國加大將軍丕為樂平王加車騎大將軍彌為安定王加衛大將軍範為樂安王加中軍大將軍健為承昌王加撫軍大將軍崇為建寧王加輔國大將軍俊為新興王加鎮軍大將軍獻懷長公主子嵇敬封長樂王拜大司馬大將軍初帝素服寒食散頻年動發不堪萬機五月詔皇太子臨朝聽政是月秦平王攝政劉裕卒子義符僭立秋九月詔假司空奚斤節都督前鋒諸軍事為晉兵大將軍行揚州刺史交趾侯周幾為宋兵將軍交州刺史安固子公孫表為吳兵將軍廣州刺史前鋒伐劉義符乙巳幸澤南宮遂如廣寧己酉詔秦平王率百國以法駕田于東苑車乘服物皆以乘輿之副辛亥築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辛酉幸橋山遣使者祠黃帝唐堯廟因東幸幽州見耆年問其所苦賜爵號分遣使者循行州郡觀察風俗冬十月甲戌車駕還宮復所過田租之半奚斤伐滑臺不克帝怒讓親南討為其聲援壬辰車駕南巡出自天門關踰恆嶺四方蕃附大人各率所部從者五萬餘人十有一月秦平王親統六軍出鎮塞上安定王彌與北新公安

同居守丙午曲救司州殊死已下劉義符東郡太守王景度棄滑臺走詔成畢侯元荀兒為兗州刺史鎮滑臺十有二月遣壽光侯叔孫建等率眾自平原東渡洵下青兗諸郡劉義符兗州刺史徐琰聞渡河棄守走叔孫建遂東入青州司馬愛之秀之先聚黨濟東皆率眾來降

八年正月丙辰行幸鄴存恤民俗司空奚斤既平兗豫還圍虎牢劉義符守將毛德祖距守不下河東蜀薛定薛輔率五千餘家內屬蠕蠕犯塞二月戊辰築長城於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備置戍衛三月乙巳帝田於鄴南韓陵山幸汲郡至于枋頭乙卯濟自豐昌津幸陳留東郡乙丑濟河而北西之河內造浮橋於冷坂津夏四月丁卯幸成皋城觀虎牢而城內乏水懸絕汲河帝令連艦上施轆轤絕其汲路又穿地道以審其井遂至洛陽觀石經營王梅安率領帥數千人來買方物閏月己未還幸河內北發太行幸高都虎牢獲劉義符冠軍將軍司州刺史觀陽伯毛德祖冠軍司馬兼陽太守程廣建威將軍寶霸振武將軍姚勇錯振威將軍吳寶之司州別駕姜元興治中寶溫士眾大疫死者十二三辛酉帝還至晉陽班賜從官王公已下逮於庶賤無不霽給五月丙寅還次鴈門皇太子率留臺王公迎于句注之北庚寅車駕至自北巡六月己亥太尉宜都公穆觀薨丙辰北巡至於參合阪遊于蟠羊山秋七月幸三會屋侯東詔皇太子率百官以從八月幸馬邑觀于灤源九月乙亥車駕還宮詔司空奚斤還京師昌平侯娥清交趾侯周幾等鎮枋頭劉義符穎川太守李元德竊入許昌詔周幾擊之元德遁闕三字許昌還軍枋頭冬十月癸卯廣西宮起外垣繕周回二十里十有一月己巳帝崩於西宮時年三十二遺詔以司空奚斤所獲軍實賜大臣自司徒長孫嵩已下至士卒各有差十有二月庚子上禮曰明元皇帝葬于雲中金陵廟稱太宗帝禮愛儒生好覽史傳以劉向所撰新序說苑於經典正義多有所闕乃撰新集三十篇採諸經史該洽古義兼資文武焉

史臣曰太祖英雄北驅朔漠末年內多憂虞明元抱純孝之心逢彙鏡之禍權以濟事危而獲安隆基固本內和外輯以德見宗良無愧也

魏書卷三考證

帝紀第三○魏收書此紀闕後人補以北史又取高氏小史修文殿御覽附益之

太宗紀司馬休之惠雖王文思章武王子司馬國璠司馬道瑒輔國將軍暹楷
竟陵內史魯軌荊州治中韓延之殷約平西參軍桓麟桓靈及桓暹孫道子
勳海刁雍陳郡袁式等數百人來降○臣人龍按晉書宋道傳安帝反正道
隨尚之衛將軍以休之長子文思為嗣襲封隨郡王後文思惡道辦兵為帝
所敗而死不言降魏與此異

魏書卷三考證

世祖紀第四

世祖紀上

世祖太武皇帝諱濬。太宗明元皇帝之長子也。母曰杜貴嬪。天賜五年。生於東宮。體貌瓌異。太祖奇而悅之。曰。成吾業者。必此子也。泰常七年四月。封秦平王。五月。為監國。太宗有疾。命帝總攝百揆。聰明大度。憲裕如也。八年十月壬申。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十有二月。追尊皇妣為密皇太后。進司徒長孫嵩爵為北平王。司空奚斤為宣城王。藍田公長孫輪為平陽王。其餘皆增爵位。各有差。於是除禁錮。釋嫌怨。開倉庫。賑窮乏。河南流民相率內屬者甚衆。

始光元年春正月丙寅。安定王彌壽。夏四月甲辰。東巡幸大軍。秋七月。車駕還宮。八月。蠕蠕率六萬騎入雲中。殺掠吏民。攻陷威樂宮。精陽子尉普文。率輕騎討之。虜乃退走。詔平陽王長孫輪等擊蠕蠕別帥破之。殺數千人。獲馬萬餘匹。歸在蠕蠕傳。九月。大崩。與徒治兵於東郊。部分諸軍五萬騎。將北討。冬。十有二月。遣平陽王長孫輪等討蠕蠕。車駕次祚山。蠕蠕北遁。諸軍追之。大獲而還。是年。劉義符為其臣徐羨之等所廢殺。立義符弟義隆。

二年春正月己卯。車駕至自北伐。以其雜畜班賜將士。各有差。二月。慕容渴悉謀反於北平。攻破郡治。太守與守將擊敗之。三月丙辰。尊保母賈氏曰保太后。丁巳。以北平王長孫嵩為太尉。平陽王長孫輪為司徒。宣城王奚斤為司空。庚申。管故東宮為萬壽宮。起永安安樂二殿。臨望觀。九華堂。初造新字千餘。詔曰。昔在帝軒。辨制遺物。乃命倉頡。因為獸之跡。以立文字。自茲以降。隨時改作。故篆隸草楷。並行於世。然經歷久遠。傳習多失。其真故。今文體錯謬。會義不愜。非所以示軌則於來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則事不成。此之謂矣。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頒下遠近。永為楷式。夏四月。詔龍驤將軍步堆。謁者僕射胡觀。使於劉義隆。五月。詔天下十家發大牛一頭。運粟塞上。秋九月。永安安樂二殿成。丁卯。大饗以薦之。冬十月。治兵於西郊。癸卯。車駕北伐。平陽王長孫輪等絕漢之。蠕

蠕北走。事具蠕蠕傳。是年。赫連屈丐死。子昌偁立。

三年春正月壬申。車駕至自北伐。班軍實以賜將士。行留各有差。乞伏熾遣使朝貢。請討赫連昌。二月。起大學於城東。祀孔子。以顏淵配。夏五月辛卯。中山公元纂進爵為王。南安公元素復先爵常山王。六月。幸雲中舊宮。謁陵廟。西至五原。田於陰山。東至和兜山。秋七月。築馬射臺于長川。帝親登臺觀走馬。王公諸國君長。馳射中者。賜金錦繡。各有差。八月。車駕還宮。劉義隆遣使朝貢。帝以屈丐既死。請于相攻。九月。遣司空奚斤率兵將軍封禮。雍州刺史延普。擊蒲坂宋兵將軍周幾。率洛州刺史于栗磾。襲陝城。冬十月丁巳。車駕西伐。幸雲中。臨君子津。會天暴寒。數日冰結。十有一月戊寅。帝率輕騎二萬襲赫連昌。壬午。至其城下。徙萬餘家而還。詔在昌傳。至祚山。班所虜復以賜將士。各有差。奚斤未至蒲坂。昌守將赫連乙升棄城西走。昌弟助與守長安。乙升復與助與自長安西走。安定。奚斤遂入蒲坂。十有二月。詔斤西據長安。秦雍瑤氏羌皆叛。昌請斤降。武都氏王楊玄。及沮渠蒙遜等。皆遣使內附。

四年春正月乙酉。車駕至自西伐。賜留臺文武生口繒帛馬牛。各有差。從人在道多死。其能到都者。纔十六七。己亥。行幸幽州。赫連昌遣其弟平原公定。率衆二萬向長安。帝聞之。乃遣就陰山伐木。大造攻具。二月。車駕還宮。三月丙子。遣高涼王禮。鎮長安。詔執金吾桓貸造橋於君子津。丁丑。廣平王連壽。夏四月丁未。詔員外散騎常侍步堆。謁者僕射胡觀等。使於劉義隆。是月。治兵。講武。分諸軍。司徒長孫輪。廷尉長孫道生。宗正娥清。三萬騎為前驅。常山王素。太僕丘堆。將軍元太。毗。步兵三萬為後繼。南陽王伏真。執金吾桓貸。將軍姚黃眉。步兵三萬。都攻城器械。將軍賀多羅。精騎三千為前候。五月。車駕西討赫連昌。辛巳。濟君子津。三城胡會。君子。相率內附。帝次拔隣山。築城會。輜重。以輕騎三萬先行。戊戌。至于黑水。帝親祈天。告祖宗之靈。而普衆焉。六月甲辰。昌引衆出城。大破之。事在昌傳。昌將麾下數百騎西南走。奔上邽。諸軍乘勝追至城北。死者萬餘人。臨陣殺昌弟河南公滿。及其兄子蒙邊。會日暮。昌向會僕射問至。拔城。夜將昌母出走。乙巳。車駕入城。虜昌羣弟。及其諸母姊妹妻妾。官人萬數。府庫珍寶。

車旗器物不可勝計。擄昌尚書王買、薛超等及司馬德宗將毛脩之、秦雍人士數千人、獲馬三十餘萬匹、羊數千萬、以昌宮人及生口金銀珍玩布帛、班麥將士各有差。昌第平原公定、拒司空奚斤於長安城、賊濟率騎五千討之。西走上邽、辛酉、班師。留常山王素、執金吾桓寶、鎮統萬。秋七月己卯、築壇於祚橫、戲馬射、賜射中者金錦繡絮各有差。蠕蠕寇雲中、聞破赫連昌、懼而遁走。八月壬子、車駕至自西伐、敕至策勳、告於宗廟。班軍實以賜留臺百寮各有差。九月丁酉、安定民舉城歸降。冬十有一月、以兵王楊玄為都督荆梁益寧四州諸軍事、假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南秦王。十有二月、行幸中山、守宰貪汚免者十數人。癸卯、車駕還宮、復所過田租之半。

神龜元年春正月、以天下守令多行非法、精選忠良悉代之。辛未、京兆王黎亮二月、改元。赫連昌退屯平涼、司空奚斤進軍安定、將軍丘堆為昌所敗、監軍侍御史安頤出戰擒昌。昌餘衆立昌弟定為王、走還平涼。三月、癸酉、詔侍中古弼迎赫連昌。辛巳、弼等以昌至于京師、司空奚斤追定於平涼、馬髦擄為定所擒。丘堆先守輜重在安定、聞斤敗、棄甲東走蒲坂。帝聞大怒、詔安頤斬堆。夏四月、赫連定遣使朝貢。帝詔諭之。壬子、西巡。戊午、田于河西。太赦天下。南秦王楊玄遣使朝貢。六月丁酉、并州胡會卜田、謀反伏誅。餘衆不安、詔淮南公王倍斤鎮虜虜撫慰之。甲寅、行幸長川。秋七月、車駕還宮。八月、幸廣寧、臨觀溫泉。以太牢祭黃帝堯舜廟。蠕蠕大檀遣子將萬餘騎入塞、事具蠕蠕傳。上郡休屠胡會金崖、率部內屬。九月、車駕還宮。上洛巴渠泉午觸等、萬餘家內附。冬十月甲辰、北巡。壬子、田于牛川。劉義隆准北鎮將王仲德、遣步騎二千餘人寇濟陽。陳留是月、車駕還宮。閏月辛巳、義隆又遣將王玄謨、兗州刺史竺靈秀、步騎二千人寇豫州。將襲虎牢豫州、遣軍逆擊走之。上郡屠各諸部、率萬餘家內屬。定州丁零鮮于臺陽、糧番等二千餘家、叛入西山、劫掠郡縣。州軍討之、失利。詔鎮南將軍壽光侯叔建擊之。十有一月、行幸河西、大校獵。十有二月甲申、車駕還宮。是歲、皇子晃生。乞伏熾擊死。子暮末僭立沮渠蒙遜遣使朝貢。

二年春正月、赫連定第酒泉公備、自平涼來奔。丁零鮮于臺陽等歸罪、詔赦之。

二月、上黨李馬聚眾殺太守、自稱無上王。署置將帥、河內守將擊破之。馬亡走入山、為人執送。斬之。夏四月、治兵于南郊。劉義隆遣使朝貢。庚寅、車駕北伐。以太尉北平王長孫嵩、衛尉廣陵公樓伏連、留守京師。從東道與長孫翰等期會於賊庭。五月丁未、次于沙漠。會輜重、輕騎兼馬。至粟水、蠕蠕震怖、焚燒廬舍、絕跡西走。事具蠕蠕傳。是月、赫連定來侵統萬。東至侯尼城而還。秋七月、車駕東轅至黑山、校數軍實。班賜王公將士各有差。八月、帝以東部高車屯已尼阪。詔左僕射安原率騎萬餘討之。事具蠕蠕傳。冬十月、振旅凱旋于京師。告於宗廟。列置新民於漢南、東至濡源、西暨五原、陰山、竟三千里。詔司徒平陽王長孫翰、尙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侍中古弼、鎮撫之。十有一月、西巡狩。田于河西、至祚山而還。

三年春正月、庚子、車駕還宮。壬寅、大赦天下。癸卯、行幸廣寧、臨溫泉、作溫泉之歌。二月丁卯、司徒平陽王長孫翰薨。戊辰、車駕還宮。三月壬寅、進會稽公赫連昌為秦王。癸卯、雲中西勒勒千餘家叛。尙書令劉潔追滅之。帝聞劉義隆將寇邊、乃詔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備幽州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以備之。夏四月甲子、行幸雲中、勅勒萬餘落叛走。詔尙書封鐵追討。滅之。五月戊戌、詔曰：夫士之為行、在家必孝、處朝必忠、然後身榮於時、名揚後世矣。近道尙書封鐵、窮除亡命、其所部將士有盡忠竭節、以殞軀命者、今皆追贈爵號、或有陪錄履難、以自效者、以功次進位、或有故違軍法、私離幢校者、以軍法行戮。夫有功蒙賞、有罪受誅、國之常典、不可暫廢。自今後以不善者可以自改、其宣勅內外、咸使聞知。六月、詔平南大將軍假丹陽王太毗、屯于河上、以司馬楚之為安南大將軍。現邪王屯頰川。秋七月己亥、詔曰：昔太祖撥亂、制度草創、太宗因循、未遑改作。軍國官屬、至乃闕然。今諸征鎮將軍王公、仗節邊遠者、聽開府辟召。其次增置吏員。庚子、詔大鴻臚卿杜超、假節、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行征南大將軍。太宰、進爵為王。鎮鄴。為諸軍節度。八月、清河羣盜殺太守。劉義隆將到彥之、自清水入河、沂流西行。帝以河南兵少、詔攝四鎮。乃治兵。將西討。丙寅、到彥之遣將渡河、攻冷坂。冠軍將軍安頤、督諸軍擊破之。斬首五千餘級。投水死者甚衆。

甲戌行幸南宮。獵于南山。戊寅詔征西大將軍孫遵生屯于河上。九月己丑。赫連定遣弟謂以代寇鄜城。平西將軍始平公隗歸等率諸軍討之。擒賊將王卑。殺萬餘人。謂以代遁走。癸卯立密皇太后廟于鄜。甲辰行幸統萬。遂征平涼。冬十月庚申。到彥之王仲德沿河置守。運保東平。乙亥。冠軍將軍安頡濟河攻洛陽。丙子。拔之。擒義隆將二十人。斬首五千級。時河北諸軍會于七女津。彥之恐軍南度。遣將王蟠龍沂流欲盜官船。征南大將軍杜超等擊破斬之。辛巳。安頡平虎牢。義隆司州刺史尹仲堅城死。十一月乙酉。車駕至平涼。先是赫連定將數萬人。東聚於鄜城。留其弟上谷公社于廣陽。公度洛孤城守。帝至平涼。登北原。使赫連昌招諭之。社于不降。詔安西將軍古弼等擊安定。攻平涼。定聞之。棄鄜城入于安定。自率步騎三萬從。騎原將救平涼。與弼相遇。弼擊之。殺數千人。乃還走。詔諸軍四面圍之。甲午。壽光侯叔孫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到彥之王仲德從清入濟。東走青州。義隆兗州刺史史豐秀棄須昌。奔南湖。陸丁酉。定乏水。引衆下原。詔武衛將軍丘眷擊之。定衆大潰。死者萬餘人。定中重創。單騎遁走。復定弟丹陽公烏視拔。武陵公禿骨。及公侯百餘人。是日。諸將乘勝進軍。遂取安定。定從兄東平公乙升。棄城奔長安。剽掠數千家。西奔上邽。戊戌。叔孫建大破史豐秀於湖。殺獲五千餘人。己亥。帝幸安定。復乞伏熾營質子。及定車旗。獲其生口財畜。班賜將士各有差。庚子。帝自安定還。臨平涼。遂掘鄜圍守之。行幸緱城。安慰初附。赦秦雍之民。賜復七年。定隴西守及將士數千人來降。辛丑。冠軍將軍安頡率諸軍攻滑臺。現邪王司馬楚之。破劉義隆將於長社。沮渠蒙遜遣使朝賀。壬寅。封壽光侯叔孫建爲丹陽王。十有二月丁卯。定弟社于度洛孤。面縛出降。平涼。收其珍寶。定長安。臨晉武功守將皆奔走。關中平。壬申。車駕東還。留巴東公延普等鎮安定。是歲。馮跋死。第文通僭立。

四年春正月壬午。車駕次于木根山。大饗羣臣。賜布帛各有差。丙申。劉義隆將檀道濟王仲德從清水救滑臺。丹陽王叔孫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拒之。道濟等不敢進。是月。乞伏慕末爲赫連定所滅。二月辛酉。安頡司馬楚之。平滑臺。擒義隆將朱簡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讓。癸酉。車駕還宮。飲至策勳。告於宗廟。賜

留臺百官各有差。戰士賜復十年。丁丑。行幸南宮。定州民饑。詔發倉以賑之。義隆將檀道濟王仲德東走。諸將追之。至歷城而還。三月庚戌。冠軍將軍安頡獻義隆俘萬餘人。甲兵三萬。夏五月庚寅。行幸雲中。六月。赫連定北襲沮渠蒙遜。爲吐谷渾慕璜所執。閏月乙未。蠕蠕國遣使朝獻。詔散騎侍郎周紹使于劉義隆。秋七月己酉。行幸河西。起承華宮。八月乙酉。沮渠蒙遜遣子安周入侍。吐谷渾慕璜遣使奉表請送赫連定。己丑。以慕璜爲大將軍。西秦王。九月癸丑。車駕還宮。庚申。加太尉長孫嵩柱國大將軍。特進。左光祿大夫。崔浩爲司徒。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爲司空。癸亥。詔兼太常李順持節拜河西王沮渠蒙遜爲假節。加侍中。都督涼州及西域羌戎諸軍事。行征西大將軍。太傅。涼州牧。涼王。壬申。詔曰。頃逆命繼逸。方夏未寧。戎車屢駕。不遑休息。今二寇摧殄。士馬無爲。方將偃武脩文。運太平之化。理廢職。舉逸民。拔起幽窮。延登僞乂。味且思求。想過師輔。離殷宗之夢。板築。罔以加也。訪諸有司。咸稱范陽盧玄。博陵崔暉。趙郡李暉。河間邢穎。勃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儔之貴。冠冕州邦。有羽儀之用。詩不云乎。鶴鳴九皋。聲聞于天。庶得其人。任之政事。共臻嘉熙之美。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如玄之比。隱跡衡門。不耀名譽者。盡勅州郡。以禮發遣。遂徵玄等。及州郡所遺。至者數百人。皆差次敘用。冬十月戊寅。詔司徒崔浩改定律令。行幸漠南。十一月丙辰。北部勅勒莫弗庫若千。率其部數萬騎。驅鹿數百萬。隨行在所。帝因而大狩。以賜從者。勅石漠南。以記功德。宣城王奚斤。坐事降爵爲公。十二月丁丑。車駕還宮。

延和元年春正月丙午。尊保太后爲皇太后。立皇后赫連氏。立皇子晃爲皇太子。謁于太廟。大赦。改年己巳。詔曰。朕以眇身。獲奉宗廟。恩深洪基。廓清九服。道值季運。天下分崩。是用屢征。罔或寧息。自始光至今。九年之間。戎車十舉。羣帥文武。荷戈被甲。樹風沐雨。蹈履鋒刃。與朕均勞。賴神祇之助。將士宣力。用能摧折強賢。克蕩大難。兵不極武。而二寇俱滅。師不違律。而退方以寧。加以時氣和洽。嘉瑞並降。適於郡國。不可勝紀。豈朕一人獨應此祐。斯亦羣后協同之所致也。公卿因茲。稽諸天人之會。請建副貳。夫慶賞之行。所以褒榮勳舊。旌顯賢能。

以承無疆之休其王公將軍以下普增爵秩啓國承家脩廢官舉備逸獨除煩苛更定科制務從輕約除故革新以正一統羣司當深思效績直道正身立功立事無或懈怠稱朕意焉二月丙子行幸南宮三月丁未追贈夫人賀氏爲皇后壬申西秦王吐谷渾慕璦送赫連定於京師夏五月大簡與徒于南郊將討馮文通劉義隆遣使朝貢六月庚寅車駕伐和龍詔尙書左僕射安原等屯于漠南以備蠕蠕辛卯兼散騎常侍鄧穎使於劉義隆秋七月己未車駕至濡水庚申遣安東將軍宣城公奚斤發幽州民及密雲丁零萬餘人運攻具出南道俱會和龍帝至遼西文通遣其侍御史崔暉奉獻牛酒己巳車駕至和龍臨其城文通石城太守李崇建德太守王融十餘郡來降發其民三萬人穿圍墮以守之是月築東宮八月甲戌文通使數萬人出城挑戰昌黎公元丘與河間公元齊擊破之死者萬餘人文通尙書高紹率萬餘家保羌胡固己卯車駕討紹辛巳斬之詔平東將軍賀多羅攻文通帶方太守慕容玄於靛固撫軍大將軍承昌王健攻建德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攻襄陽皆拔之虜獲生口班賜將士各有差九月乙卯車駕西還徙營丘成周遠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民三萬家于幽州開倉以賑之冬十月癸酉車駕至濡水吐谷渾慕璦遣使朝貢十有一月乙巳車駕至自伐和龍十有二月己丑馮文通長樂公崇及其母弟朗朗弟懿以遼西內屬文通遣將封羽圍遠西先是辟召賈夏而州郡多逼遣之詔曰朕除僞平暴征討累年思得英賢緝熙治道故詔州郡搜揚隱逸進舉賢俊古之君子養志衡門德成業就才爲世使或雍容雅步三命而後至或棲棲連連負鼎而自遠雖徇尚不同濟時一也諸召人皆當以禮申論任其進退何逼遣之有也此則史守宰宣揚失旨豈復光益乃所以彰朕不德自今以後各令鄉閭推舉守宰但宣朕虛心求賢之意既至當待以不次之舉隨才文武任之政事其明官勅成使聞知是年禿髮傳檀子保周棄沮渠蒙遜來奔以保周爲張被公

二年春正月乙卯撫軍大將軍承昌王健督諸軍救遼西丙寅以樂安王範爲假節加侍中都督秦雍梁益五州諸軍事衛大將軍儀同三司鎮長安二月

庚午詔兼鴻臚卿李繼持節假馮崇車騎大將軍遼西王承制聽置尙書已下賜崇功臣爵秩各有差征西將軍金崖與安定鎮將延普及涇州刺史狄子玉爭權構隙舉兵攻普不克退保胡空谷驅掠平民據險自固詔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安定鎮將陸侯討獲之壬午行幸河西詔兼散騎常侍宋宣使於劉義隆丙申馮崇弟朗來朝三月司馬德宗驃騎將軍司馬元顯子天助來降壬子車駕還宮夏五月己亥行幸山北六月遣撫軍大將軍承昌王健尙書左僕射安原督諸軍討和龍將軍樓勃別將五千騎圍瓜城文通守將封羽以城降收其民三千餘家辛巳詔樂安王範發秦雍兵萬人築小城於長安城內秋八月遼西王馮崇上表求說降其父帝不聽九月劉義隆遣使朝貢奉馴象一戊午詔兼大鴻臚卿崔暉持節拜征虜將軍楊難當爲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封南秦王冬十月南秦王楊難當率衆圍漢中十有一月甲寅車駕自山北還宮十有二月己巳大赦天下辛未幸陰山之北麗西休屠王弘祖率衆內屬金崖既死部人立難從弟當川領其衆詔兼散騎常侍盧玄使於劉義隆是歲沮渠蒙遜死以其子牧健爲車騎將軍改封河西王

三年春正月乙未車駕次于女水大饗羣臣班賜各有差戊戌馮文通遣其給事黃門侍郎伊臣乞和帝不許丙辰金當川反楊難當克漢中送雍州流民七千家于長安二月丁卯蠕蠕吳提率其妹并遣其異母兄禿鹿傀及左右數百人朝貢獻馬二千匹戊寅詔曰朕承統之始羣凶縱逸四方未賓所在逆僞蠕蠕陸梁於漠北鐵弗肆虐於三秦是以旰食志憂抵掌扼腕期在掃清遺孽寧濟萬萬故頻年屢征有事西北運輸之役百姓勤勞屢失農業遭離水旱致使生民貧富不均未得家給人足或有寒窮不能自贖者朕甚愍焉今四方順軌兵革漸寧宜寬徭賦與民休息其令州郡縣隨括貧富以爲三級其富者租賦如常中者復二年下窮者復三年刺史守宰當務盡平當不得阿容以罔政治明相宣約成使聞知辛卯車駕還宮三月甲寅行幸河西閏月甲戌秦王範還昌叛走丙子河西侯將格殺之驗其謀反羣弟皆伏誅己卯車駕還宮彭城公元果進爵爲王辛巳馮文通遣尙書高顯上表稱藩詔徵其侍子戊子金當川

率其衆圍西川侯彭文輝於陰密夏四月乙未詔征西大將軍常山王素討當
川丁未行幸河西壬戌獲當川斬之于長安以徇六月甲辰車駕還宮辛亥撫
軍大將軍承昌王健司空汝陰公長孫道生侍中古弼督諸軍討和龍艾其禾
稼徙民而還秋七月辛巳東宮成備置屯衛三分西宮之一壬午行幸美稷遂
至隰城命諸軍討山胡白龍于西河九月戊子克之斬白龍及其將帥屠其城
冬十月癸巳蠕蠕國遣使朝貢甲午破白龍餘黨于五原詔山胡爲白龍所逼
及歸降者聽爲平民諸與白龍同惡斬數千人虜其妻子班賜將士各有差十
有一月車駕還宮十有二月甲辰行幸雲中

太延元年春正月壬午降死刑已下各一等癸未出太祖太宗宮人令得嫁甲
申大赦改年二月庚子蠕蠕焉耆車師諸國各遣使朝獻詔長安及平涼民徙
在京師其孤老不能自存者轉還鄉里丁未車駕還宮三月癸亥馮文通遣大
將馮煥通朝獻辭以子疾夏五月庚申進宜都公穆壽爲宜郡王汝陰公長孫
道生爲上黨王宜城公奚斤爲恆農王廣陵公樓伏連爲廣陵王本官各如故
遣使者二十輩使西域甲戌行幸雲中六月甲午詔曰頃者寇逆消除方表漸
晏思樂政化敷洪治道是以屢詔有司班宣恩惠經理百揆羣公卿士師尹牧
守或未盡導揚之美致令陰陽失序和氣不平去春小旱東作不茂憂勤克己
祈請靈祇上下咸秩豈朕精誠有感何報應之速雲雨震灑流澤霑渥有鄰婦
人持方寸玉印詣灤縣侯孫家既而亡去莫知所在玉色鮮白光照內映印有
三字爲龍鳥之形要妙奇巧不類人迹文曰旱疫平推尋其理靈神之報應
也朕用嘉焉比者已來積瑞仍臻所在甘露流液降於殿內嘉瓜合蒂生于中
山野木連理殖於魏郡在先后載誕之鄉白雲集于咸樂舊都玄鳥隨之蓋有
千數嘉禾頻歲合秀於恆農白雉自兔並見於渤海白雉三隻又集於平陽太
祖之廟天降嘉貺將何德以酬之所以內省靈震欣懼交懷其令天下大醮五
日禮報百神守宰祭界內名山大川上蒼天意以求福祿丙午高麗都善國並
遣使朝獻戊申詔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等五將率騎四萬東伐文通秋七月
田於柤陽己卯丕等至於和龍徙男女六千口而還八月丙戌遂幸河西累特

國遣使朝獻九月甲戌車駕還宮冬十月癸卯尚書左僕射安原謀反伏誅甲
辰行幸定州次于新城宮十有一月乙丑行幸冀州己巳校獵于廣川丙子行
幸鄴祀密太后廟諸所過對問高年褒禮賢俊十有二月甲申詔曰操持六柄
王者所以統攝平政理訟公卿之所司存勸農平賦宰民之所專急盡力三時
黔首之所克濟各修其分謂之有序今更不然何以爲治越職侵局有紊綱紀
上無定令民知何從自今以後亡匿避難羈放他鄉皆當歸還舊居不問前罪
民相殺害牧守依法平決不聽私輒報者誅及宗族隣伍相助與同罪州郡縣
不得妄遣吏卒煩擾民庶若有發調縣宰集鄉邑三老計貨定課哀多益寡九
品混通不得縱富督貧避強侵弱太守覆檢能否嚴其殿最刻言屬州刺史明
考優劣抑退姦吏升進貞良歲盡舉課上臺牧守荷治民之任當宣揚恩化奉
順憲典與國同憂直道正身肅居官次不亦善乎癸卯遣使者以太宰祀北岳
二年春正月甲寅車駕還宮二月戊子馮文通遣使朝貢求送侍子帝不許壬
辰遣使者十餘輩詣高麗東夷諸國詔諭之三月丙辰劉義隆遣使朝貢辛未
平東將軍娥清安西將軍古弼率精騎一萬討馮文通平州刺史元學又率遠
西將軍會之文通迫急求救於高麗高麗使其大將葛蔓盧以步騎二萬人迎
文通甲戌以關鎮虎牢夏四月甲申皇子小兒苗兒並薨五月乙卯馮文通奔
高麗戊午詔散騎常侍封撥使高麗徵送文通丁卯行幸河西赫連定之西也
楊難當竊據上邽秋七月庚戌詔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等督河西高平諸軍
討之詔散騎侍郎廣平子游雅等使於劉義隆八月丁亥遣使六輩使西域帝
校獵于河西詔廣平公張黎發定州七郡一萬二千人通沙泉道甲辰高車國
遣使朝獻九月庚戌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等至略陽難當奉詔攝上邽守高
麗不送文通遣使奉表稱當與文通俱奉王化帝以高麗違詔議將擊之納樂
平王丕計而止冬十有一月己酉行幸柤陽驃野馬於雲中置野馬苑閏月壬
子車駕還宮乙丑賴川王提改封武昌王河西王沮渠牧健遣使朝貢是歲吐
谷渾慕瓌死

三年春正月癸未征東大將軍中山王纂薨戊子太尉北平王長孫嵩薨乙巳

鎮南大將軍丹陽王叔孫建薨二月乙卯行幸幽州存恤孤老問民疾苦還幸上谷遂至代所過復田租之半高麗契丹國並遣使朝獻三月丁丑以南平王渾為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鎮和龍己卯車駕還宮癸巳龜茲悅般焉耆車師粟特疏勒焉耆渴槃陁等諸國各遣使朝獻丁酉劉義隆遣使朝賀夏五月己丑詔曰方今寇逆消殄天下漸晏比年以來屢詔有司班宣惠政與民寧惠而內外羣官及牧守令長不能憂勤所司糾察非法廢公帶私更相傾置濁貨為官政存苟且夫法之不用自上犯之其令天下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丙申行幸雲中秋七月戊子使撫軍大將軍承昌王健司空上黨王長孫道生討山胡白龍餘黨於西河滅之八月甲辰行幸河西九月甲申車駕還宮丁酉遣使者拜西秦王慕瓚弟慕利延為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西平王冬十月癸卯行幸雲中十一月壬申車駕還宮甲申破洛那者舌國各遣使朝獻李汗血馬是歲河西王沮渠牧健世子封壇來朝

四年春三月庚辰都善王弟素延者來朝癸未罷沙門年五十已下江陽王根薨是月高麗殺馮文通夏五月戊寅大赦天下丙申行幸五原秋七月壬午車駕北伐事具蠕蠕傳冬十月乙丑大饗六軍十二月丁巳車駕至自北伐上洛巴東軍等相率內附詔兼散騎常侍高雅使劉義隆

五年春正月庚寅行幸定州三月丁卯詔衛大將軍樂安王範遣雍州刺史萬那取上洛劉義隆上洛太守鐸長生棄郡走辛未車駕還宮庚寅以故南秦王世子楊保宗為征南大將軍秦州牧武郡王鎮上邽夏四月丁酉都善龜茲疏勒焉耆諸國遣使朝獻五月丁丑治兵於西郊癸未遮逸國獻汗血馬六月甲辰車駕西討沮渠牧健侍中宜都王穆壽輔皇太子決留臺事大將軍長樂王綏敬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二萬人屯漢南以備蠕蠕秋七月己巳車駕至上都屬國城大饗羣臣驍武馬射壬午留輜重分部諸軍撫軍大將軍承昌王健尙書令鉅鹿公劉深諸軍與常山王素二道並進為前鋒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太宰陽平王杜超督平涼鄜城諸軍為後繼八月甲午承昌王健獲牧健牛馬畜產二十餘萬牧健遣弟董來率萬餘人拒戰於城南董慶退走丙申車駕

至姑臧牧健兄子祖贖城來降乃分軍圍之九月丙戌牧健兄子萬年率麾下來降是日牧健與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縛軍門帝解其縛待以藩臣之禮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倉庫珍寶不可稱計進張掖公秃髮保周爵為王與龍驤將軍穆羆安遠將軍源賀分略諸郡雜人降者亦數十萬牧健弟張掖太守宜得燒倉庫西奔酒泉樂都太守安周南奔吐谷渾遣鎮南將軍奚眷討張掖遂至酒泉牧健弟酒泉太守無諱及宜得復奔晉昌使弋陽公元深守酒泉鎮北將軍封香討樂都掠數千家而還班賜將士各有差戊子蠕蠕犯塞遂至七介山京師大駭皇太子命上黨王長孫道生等拒之事具蠕蠕傳冬十月辛酉車駕東還徙涼州民三萬餘家于京師留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征西將軍賀多羅鎮涼州癸亥遣張掖王秃髮保周論諸部鮮卑保周因率諸部叛於張掖十一月乙巳劉義隆遣使朝獻并獻馴象一是一月高麗及粟特渴槃陁破洛那悉居半等國並遣使朝賀

魏書卷四上

至姑臧牧健兄子祖贖城來降乃分軍圍之九月丙戌牧健兄子萬年率麾下來降是日牧健與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縛軍門帝解其縛待以藩臣之禮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倉庫珍寶不可稱計進張掖公秃髮保周爵為王與龍驤將軍穆羆安遠將軍源賀分略諸郡雜人降者亦數十萬牧健弟張掖太守宜得燒倉庫西奔酒泉樂都太守安周南奔吐谷渾遣鎮南將軍奚眷討張掖遂至酒泉牧健弟酒泉太守無諱及宜得復奔晉昌使弋陽公元深守酒泉鎮北將軍封香討樂都掠數千家而還班賜將士各有差戊子蠕蠕犯塞遂至七介山京師大駭皇太子命上黨王長孫道生等拒之事具蠕蠕傳冬十月辛酉車駕東還徙涼州民三萬餘家于京師留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征西將軍賀多羅鎮涼州癸亥遣張掖王秃髮保周論諸部鮮卑保周因率諸部叛於張掖十一月乙巳劉義隆遣使朝獻并獻馴象一是一月高麗及粟特渴槃陁破洛那悉居半等國並遣使朝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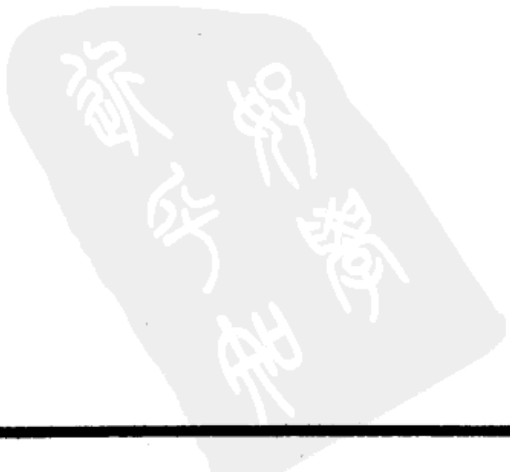
魏書卷四上考證

世祖紀初造新字千餘○臣人龍按本書太祖紀天興四年比衆經文字凡四萬餘字此則初造新字頌之遠近蓋天興所集者經傳所有也始光所造者時俗所行而衆經文所不及收者也金石文字記謂說文所無而後人續添之字大都出此然三國志云有山陰朱育依體像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則知別撰之字自漢有之矣

馮文通長樂公崇及其母弟朗弟遵○北史作馮文通子長樂公崇考列傳

魏書卷四上考證

Blank space for text or notes.





帝紀第四下

世祖紀下

恭宗紀

太平真君元年春正月己酉沮渠無諱圍酒泉辛亥分遣侍臣巡行州郡觀察風俗問民疾苦壬子無諱誘執弋陽公元深二月己巳詔假通直常侍邢穎使於劉義隆發長安五千人凌昆明池三月酒泉陷夏四月庚辰無諱寇張掖充髮保周屯于剛丹丙戌詔撫軍大將軍承昌王健等督諸軍討保周五月辛卯行幸北都乙巳無諱復圍張掖不克退還丙辰車駕還宮六月丁丑皇孫潘生大赦改年秋七月行幸陰山己丑承昌王健至番禾破保周保周遁走丙申皇太后賈氏崩于行宮癸丑保周自殺傳首京師八月甲申無諱降送弋陽公元深及諸將士九月壬寅車駕還宮冬十有一月丁亥行幸山北十二月車駕還宮是歲州鎮十五民饑開倉賑恤以河南王曜子羯兒爲河間王後改封略陽王

二年春正月癸卯拜沮渠無諱爲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甲辰行幸溫泉二月壬戌車駕還宮三月辛卯葬惠太后於崑山庚戌斬與王俊略陽王羯兒有罪並黜爲公辛亥封蠕蠕都久闊乞列歸爲朔方王沮渠萬年爲張掖王夏四月丁巳劉義隆遣使朝貢庚辰詔鎮南將軍南陽公柔征酒泉五月辛卯行幸山北秋八月辛亥詔散騎侍郎張偉等使劉義隆行幸河西九月戊戌撫軍大將軍承昌王健薨冬十有一月庚子鎮南將軍奚養平酒泉復沮渠天周滅嗟屈德男女四千口十有二月甲戌車駕還宮丙子劉義隆遣使朝貢三年春正月甲申帝至道壇親受符籙備法駕旗幟盡青語在釋老志三月壬寅北平王長孫頹有罪削爵爲侯夏四月無諱走渡流沙據鄯善李暹孫寶據敦煌遣使內附三月行幸陰山之北閏月劉義隆龍驤將軍裴方明梁州刺史劉康祖寇南秦南秦王楊難當敗奔於上邽六月丙戌難當朝於行宮先是起殿於陰山之北殿始成而難當至因名曰廣德焉秋七月丙寅詔安西將軍建

與公古弼督龍右諸軍及殿中虎賁與武都王楊保宗等從祁山南入征西將軍淮陽公皮豹子與現邪王司馬楚之等督關中諸軍從散關西入俱會仇池鬱林公司馬文思爲征南大將軍進爵譙王督洛豫諸軍事南趨襄陽征南將軍東安公刁雍東趨廣陵遣方明歸路冬十月己卯封皇子伏羅爲晉王輪爲秦王譚爲燕王建爲楚王余爲吳王十有二月辛巳侍中太保襄城公盧魯元薨丁酉車駕還宮李寶遣使朝貢以寶爲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沙州牧封敦煌公

四年春正月己巳征西將軍皮豹子等大破劉義隆將於樂鄉擒其將王象之王長卿等強玄明辛伯奮棄下辨遁走追斬之盡虜其衆庚午行幸中山二月丙子車駕至于恆山之陽詔有司刊石勒銘是月克仇池三月庚申車駕還宮壬戌烏洛侯國遣使朝貢夏四月武都王楊保宗謀反諸將擒送京師諸氏羌復推保宗弟文德爲主圍仇池丁酉大赦天下己亥行幸陰山五月將軍古弼大破諸氏解仇池圍六月庚寅詔曰朕承天子民憂理萬國欲令百姓家給人足興於禮義而牧守令宰不能助朕宣揚恩德動恤民隱至乃侵奪其產加以殘虐非所以爲治也今復民賞賦三年其田租歲輸如常牧守之徒各屬精爲治勸課農桑不得妄有徵發有司彈糾勿有所縱癸巳大閱于西郊秋九月辛丑行幸漢南甲辰捨輜重以輕騎襲蠕蠕分軍爲四道事具蠕蠕傳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冬十一月將軍皮豹子等追破劉義隆將於濁水甲子車駕至於朔方詔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洪基恢隆萬世自經營天下平暴除亂掃清不順二十年矣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謝授子任賢所以休息優隆功臣式圖長久蓋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其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諸朕功臣勤勞日久皆當以爵歸第隨時朝請饗宴朕前論道陳謀而已不宜復煩以劇職更舉賢俊以備百官主者明爲科制以稱朕心十二月辛卯車駕至自北伐

五年春正月壬寅皇太子始總百揆侍中中書監宜都王穆壽司徒東郡公崔浩侍中廣平公張黎侍中建興公古弼輔太子以決庶政諸上書者皆稱臣上

疏儀與表同。戊申詔曰：愚民無識，信惑妖邪，養師巫挾藏讖記，陰陽圖緯，方伎之書，又沙門之徒，假西戎虛誕，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下至於庶人，有私養沙門師巫，及金銀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師巫沙門身死，主人門誅，明相宣告，咸使聞知。庚戌詔曰：自頃以來，軍國多事，未宜文教，非所以整齊風俗，示軌則於天下也。今制自王公已下，至於卿士，其子息皆詣太學，其百工伎巧，騎卒子息，當習其父兄所業，不聽私立學校。違者師身死，主人門誅。二月辛未，中山王辰等八將，以北伐後期，斬于都南。癸酉，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薨。庚辰，行幸廬關。二月戊戌，大會于那南池，遣使者四輩使西域。甲辰，車駕還宮。癸丑，詔征西大將軍司空上黨王長孫道生鎮統萬。夏四月乙亥，侍中太宰陽平王杜超為帳下所殺。五月丁酉，行幸陰山之北。六月，北部民殺立義將軍衡陽公莫孤，率五千餘落北走，追擊于漠南，殺其渠帥，餘徙居冀相定三州為營戶。西平王吐谷渾慕利延殺其兄子緯代，是月，緯代弟叱力延等來奔乞師，以叱力延為歸義王。秋七月癸卯，東雍州刺史沮渠秉謀叛，伏誅。八月乙丑，田于河西。壬午，詔員外散騎常侍高濟使於劉義隆。晉王伏羅督高平涼州諸軍討吐谷渾慕利延。九月，帝自河西至馬邑，觀于崞川。己亥，車駕還宮。丁未，行幸漠南。冬十月癸未，晉王伏羅大破慕利延，慕利延走奔白蘭。慕利延從弟伏念，長史輔鳩黎部大崇娥等，率其部一萬三千落內附。十一月，劉義隆遣使朝貢。十二月，粟特國遣使朝貢。丙戌，車駕還宮。

六年春正月辛亥，車駕行幸定州，引見長老存問之，詔兼員外散騎常侍宋愔使劉義隆。二月，遂西幸上黨，觀連理樹於汝氏。西至吐京，討徙叛胡，出配郡縣。三月庚申，車駕還宮，詔諸有疑獄，皆付中書，以經義量決。是月，酒泉公郝溫反於杏城，殺守將王幡，縣吏蓋鮮，率宗族討溫。溫棄城走，自殺。家屬伏誅。夏四月庚戌，征西大將軍高涼王那等討吐谷渾慕利延於陰平白蘭，詔秦州刺史天水公封勅文擊慕利延兄子什歸於枹罕，散騎常侍成周公萬度歸，乘傳發涼州以西兵襲都善。六月壬辰，車駕北巡，什歸聞軍將至，棄城夜遁。秋八月丁亥，

封勅文入枹罕，分徙千家，還上邦。壬辰，度歸以輕騎至都善，執其王真達，以詣京師。帝大悅，厚待之。車駕幸陰山之北，次于廣德宮，詔發天下兵，三分取一，各當戒嚴，以須後命。徙諸種雜人五千餘家於北邊，令民北徙畜牧，至廣漢，以餉蠕蠕。壬寅，高涼王那軍到曼頭城，慕利延驅其部落西渡流沙，那急追，故西秦王慕瓚世子被擄，逆軍拒戰，那擊破之，被擄輕騎遁走。中山公杜豐精騎追之，度三危，至雪山，生擒被擄什歸及熾磐子成龍，送于京師。慕利延遠西入于闐國。九月，盧水胡蓋吳聚眾反於杏城。冬十月戊子，長安鎮副將元紇率眾討之，為吳所殺。吳黨遂威，民皆渡渭奔南山。於是詔發高平勅騎赴長安，詔將軍叔孫拔乘傳領攝并秦雍兵屯渭北。十一月，高涼王那振旅還京師，己未，遣那及殿中尚書安定公韓茂率騎屯相州之陽平郡，發冀州民造浮橋於礪礪津。蓋吳遣其部落帥白廣平西掠新平安定，諸夷皆聚眾應之，殺汧城守將吳遂進軍李閭堡，分兵掠臨晉巴東，將軍章直與戰，大敗之，兵溺死於河者三萬餘人。吳又遣兵西掠至長安，將軍叔孫拔與戰於渭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庚申，遼東王寶淵頭薨。河東蜀薛永宗聚眾盜官馬數千匹，驅三千餘人入汾曲，西通蓋吳，受其位號。秦州刺史金城公周鹿觀率眾討之，不克而還。庚午，詔殿中尚書扶風公元處真尚書平陽公慕容嵩二萬騎討薛永宗，詔殿中尚書乙拔率五將三萬騎討蓋吳，西平公寇提三將一萬騎討吳黨白廣平。蓋吳自號天台王，署置百官。辛未，車駕還宮。選六州兵勇猛者二萬人，使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分領為二道，各一萬騎，南略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實河北。癸未，車駕西征。

七年春正月戊辰，車駕次東雍州。庚午，圍薛永宗營壘，永宗出戰，大敗。六軍乘之，永宗眾潰，永宗男女無少長，赴汾水死。辛未，車駕南幸汾陰。庚辰，帝臨戲水，蓋吳退走北地。二月丙戌，幸長安，存問父老。丁亥，幸昆明池。丙申，幸盤屋，誅叛民耿青。孫溫二疊與蓋吳通謀者，軍次陳倉，誅散關氏守將者，還幸雍城。田於岐山之陽。北道諸軍乙拔等大破蓋吳於杏城，吳棄馬遁走。永昌王仁至高平，擒劉義隆將王章，略金鄉方與，還其民五千家於河北。高涼王那至濟南東。

平陵遷其民六千餘家於河北三月詔諸州坑沙門毀諸佛像徙長安城工巧
二千家於京師車駕旋幸洛水分軍誅李閭叛羌是月金城邊關天水梁會
反據上邽東城秦州刺史封勒文舉之新問乘復推會為帥夏四月甲申車駕
至自長安戊子鄴城毀五層佛圖於泥像中得玉璽二其文皆曰受命於天既
壽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漢傳國璽五月癸亥安豐公閻根率騎詣上邽
與勒文討梁會會走漢中蓋吳復乘杏城自號秦地王假署山民乘復據於
是遣永昌王仁高涼王那督北道諸軍討之六月甲申發定襄相三州兵二
萬人屯長安南山諸谷以防越逸丙戌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築畿上塞圍
起上谷西至于河廣袤皆千里秋八月蓋吳為其下人所殺傳首京師永昌王
仁平其遺燼高涼王那破蓋吳黨白廣平生擒屠各路那羅於安定斬于京師
復略陽公鴉兒王壽

八年春正月吐京胡阻險為盜詔征東將軍武昌王提征南將軍淮南王他討
之不下山胡會僕渾等渡河西保山以自固招引朔方諸胡提等引軍討僕渾
二月己卯高涼王那等自安定討平朔方胡因與提等合軍共攻僕渾斬之其
衆赴險死者以萬數癸未行幸中山頒賜從官文武各有差高陽易縣民不從
官命討平之徙其餘燼於北地三月河西王沮渠牧健謀反伏誅徙安州丁零
三千家於京師夏五月車駕還宮六月西征諸將扶風公元庭真等八將坐監
沒軍資所在虜掠賊各千萬計並斬之八月衛大將軍樂安王範薨冬十月侍
中中書監宣都王穆壽薨十二月鄭善述逃國並遣于朝獻晉王伏羅薨
九年春正月劉義隆遣使朝貢氏楊文德受義隆官號守虜盧城招誘武都陰
平五部氏民詔仇池鎮將皮豹子討之文德棄城南走擒其妻子妻屬義隆白
水太守郎駱玄率衆教文德豹子逆擊大破之駱玄文德走還漢中宕昌羌會
梁瓊慈遣使內附并貢方物二月癸卯行幸定州山東民饑啓倉賑之罷塞關
作遼西奉上黨誅叛民二千餘家徙西河離石民五千餘家于京師詔於豎
關東北大王山累石為三封又斬其北鳳皇山南足以斷之三月車駕還宮夏
五月甲戌以交趾公韓拔為假節征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都善王鎮都善賦

役其民比之郡縣六月辛酉行幸廣德宮丁卯悅般國遣使求與王師俱討
蠡帝許之秋八月詔中外諸軍戒嚴九月乙酉治兵于西郊丙戌上幸陰山是
月成周公萬度歸千里驛上大破焉耆國其王鳩尸卑那奔龜茲冬十月辛丑
恆農王奚斤薨癸卯以婚姻奢靡喪葬過度詔有司更爲科限癸亥大赦天下
十有二月詔成周公萬度歸自焉耆西討龜茲皇太子朝于行宮遂從北討至
于受降城不見蠡蠡因積糧城內留守而還北平王長孫敷坐事降爵為公
十年春正月戊辰朔帝在漢南大饗百寮班賜有差甲戌北伐二月蠡蠡渠帥
爾綿他拔等率其部落千餘家來降蠡蠡吐質真恐懼遣通事具蠡蠡傳三月
遂薨于河西庚寅車駕還宮夏五月庚寅行幸陰山秋七月浮圖沙國遣使貢
獻九月閼武曠上遠北伐事具蠡蠡傳冬十月庚子皇太子及羣官奉迎於行
宮壬午大饗班賜所獲及布帛各有差十有一月龜茲疏勒破落那員闐諸國
各遣使朝獻十有二月戊申車駕至自北伐己酉以平昌公元託真為中山王
十一年春正月乙酉行幸洛陽所過郡國皆親對高年存恤孤寡以高涼王那
為儀同三司二月甲午大蒐於梁川皇子真薨是月大治宮室皇太子居于北
宮車駕遂征懸瓠益遣使者安慰境外之民其不服者誅之永昌王仁大破劉
義隆將劉坦之程天祚於汝東斬坦之擒天祚夏四月癸卯劉義隆遣使
及留臺郎吏已上生口各有差六月己亥誅司徒崔浩辛丑北巡陰山秋七月
義隆遣其輔國將軍蕭斌之率衆六萬寇濟州刺史王買得棄州走斌之遂入
城仍使寧朔將軍王玄謨西攻滑臺詔枋頭鎮將平南將軍康公杜道備助
守兗州八月癸亥田於河西癸未治兵於西郊九月辛卯與高涼南伐癸巳皇太
子北伐屯於漢南吳王余留守京都庚子曲敕定襄相三州死罪已下發州郡
兵五萬分給諸軍冬十月癸亥車駕止枋頭詔殿中尚書長孫真率騎五千自
石濟渡備玄謨遁走乙丑車駕濟河玄謨大懼棄軍而走衆各潰散追躡斬首
萬餘級歸城山積帝遂至東平蕭斌之棄濟州退保歷城乃命諸將分道並進
使征西大將軍永昌王仁自洛陽出壽春尚書長孫真趨馬頭楚王建趨鍾離
高涼王那自青州趨下邳車駕自邗道十有一月辛卯至于鄒山劉義隆魯郡

太守崔邪利率屬城降使使者以太牢祀孔子壬子次于彭城遂趨盱眙賴盾
國獻師子一十有二月丁卯車駕至淮詔刈菹葦作筏數萬而濟義隆盱眙守
將滅質閉門拒守將軍胡崇之等率衆二萬援盱眙王暉大破之衆崇之等
斬首萬餘級淮南皆降是月永昌王仁攻懸瓠拔之獲義隆守將趙淮送京師
斬之過定項城及淮西大破義隆將劉康祖斬之并虜將軍胡威之王羅漢等
傳致行宮癸未車駕臨江起行宮於瓜步山永昌王仁自歷陽至於江西高涼
王那自山陽至於廣陵諸軍皆同日臨江所過城邑莫不望塵奔潰其降者不
可勝數甲申義隆使獻百牢賈其方物又請進女於皇孫以求和好帝以師婚
非禮許和不許婚使散騎侍郎夏侯野報之詔皇孫爲書致馬通問焉

正平元年春正月丙戌朔大會羣臣於江上班賞各有差文武受爵者二百餘
人丁亥輿駕北旋是月破洛那爾賓迷密諸國各遣使朝獻二月戊寅車駕濟
河癸未次于魯口皇太子朝於行宮三月己亥車駕至自南伐欽至策勳告於
宗廟以降民五萬餘家分置近畿賜留臺文武所獲軍資生口各有差夏五月
壬寅大赦六月壬戌改年車師國王遣子入侍詔曰夫刑網太密犯者更衆朕
甚感之有司其案律令務求厥中自餘有不便於民者依比增損詔太子少傅
游雅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略陽王獨兒儼同三司高涼王那有罪賜
死戊辰皇太子薨壬申葬景穆太子於金陵秋七月丁亥行幸陰山省諸曹吏
員三分之一九月癸巳車駕還宮冬十月庚申行幸陰山劉義隆遣使朝貢詔
殿中將軍耶法祐使於義隆己巳司空上黨王長孫道生薨十有二月丁丑車
駕還宮封皇孫濬爲高陽王尋以皇孫世嫡不宜在藩乃止封秦王翰爲東平
王燕王暉爲臨淮王楚王暉爲廣陽王吳王余爲南安王

二年春正月庚辰朔南來降民五千餘家於中山謀叛州軍討平之冀州刺史
張掖王沮渠萬年與降民通謀賜死三月甲寅帝崩於永安宮時年四十五秘
不發喪中常侍宗愛矯皇后令殺東平王翰迎南安王余入而立之大赦改元
爲永平皇太后赫連氏爲皇太后三月辛卯上尊曰太武皇帝葬於雲中金
陵廟號世祖夏六月劉義隆將檀和之寇濟州梁坦及魯安生軍于京索虜騎

薛安都寇弘農秋七月征南將軍安定公韓元興討之和之退梁坦安生亦走
八月冠軍將軍封禮率騎二千從涇津南渡赴弘農九月司空高平公兒烏干
屯潼關平南將軍昌黎公元暹屯河內冬十月丙午朔余爲宗愛所賊殿中尚
書長孫湯侯與尚書陸麗迎立皇孫是爲高宗焉帝生不遠密太后及有所識
官則悲慟哀感傍人太宗聞而嘉歎覺太宗不豫衣不釋帶性清儉率素服御
飲膳取給而已不好珍麗食不二味所幸昭儀貴人衣無兼絳羣臣白帝更峻
京邑城隍以從屬易設險之義又陳蕭何壯麗之說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
險屈丐慕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士功之事朕所
未爲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每以財者軍國之本無所輕費至賞賜皆是死事勳
績之家親戚愛寵未曾稍有所及臨敵常與士卒同在矢石之間左右死傷者
相繼而帝神色自若是以人思効命所向無前命將出師指授節度從命者無
不制勝連夷者率多敗失性又知人拔士於卒伍之中惟其才效所長不論本
末兼甚嚴斷明於刑賞功者賞不遺賤罪者刑不避親雖寵愛之終不虧法常
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故大臣犯法無所寬假雅長聽察瞬息之間
下人無以措其姦隱然果於誅戮後多悔之司徒崔浩既死之後帝北伐時宣
城公李孝伯疾篤傳者以爲卒也帝聞而悼之謂左右曰李宣城可惜又曰朕
向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喪既雅意皆此類也

恭宗景穆皇帝諱晃太武皇帝之長子也母賀夫人延和元年春正月丙午立
爲皇太子時年五歲明慧強識聞則不忘及長好讀經史皆通大義世祖甚奇
之世祖東征和龍詔恭宗錄尚書事西征涼州詔恭宗監國初世祖之伐河西
也李順等咸言姑藏無水草不可行師恭宗有疑色及車駕至姑藏乃詔恭宗
曰姑藏城東西門外流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澤中其間乃無
燥地澤草茂盛可供大軍數年人之多言亦可惡也故有此勅以釋汝疑恭宗
謂官臣曰爲人臣不實若此豈是忠乎吾初聞有疑但帝決行耳幾誤人大事
言者復何面見帝也真君四年恭宗從世祖討蠕蠕至廣澤谷與賊相遇虜惶
怖部落擾亂恭宗言於世祖曰今大軍卒至宜速進擊掩其不備破之必矣尙

薛安都寇弘農秋七月征南將軍安定公韓元興討之和之退梁坦安生亦走
八月冠軍將軍封禮率騎二千從涇津南渡赴弘農九月司空高平公兒烏干
屯潼關平南將軍昌黎公元暹屯河內冬十月丙午朔余爲宗愛所賊殿中尚
書長孫湯侯與尚書陸麗迎立皇孫是爲高宗焉帝生不遠密太后及有所識
官則悲慟哀感傍人太宗聞而嘉歎覺太宗不豫衣不釋帶性清儉率素服御
飲膳取給而已不好珍麗食不二味所幸昭儀貴人衣無兼絳羣臣白帝更峻
京邑城隍以從屬易設險之義又陳蕭何壯麗之說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
險屈丐慕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士功之事朕所
未爲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每以財者軍國之本無所輕費至賞賜皆是死事勳
績之家親戚愛寵未曾稍有所及臨敵常與士卒同在矢石之間左右死傷者
相繼而帝神色自若是以人思効命所向無前命將出師指授節度從命者無
不制勝連夷者率多敗失性又知人拔士於卒伍之中惟其才效所長不論本
末兼甚嚴斷明於刑賞功者賞不遺賤罪者刑不避親雖寵愛之終不虧法常
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故大臣犯法無所寬假雅長聽察瞬息之間
下人無以措其姦隱然果於誅戮後多悔之司徒崔浩既死之後帝北伐時宣
城公李孝伯疾篤傳者以爲卒也帝聞而悼之謂左右曰李宣城可惜又曰朕
向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喪既雅意皆此類也

書令劉深固諫以爲慶威賊多。出至平地恐爲所圍。須軍大集然後擊之可也。恭宗謂深曰。此慶威之威。由賊恒擾軍人亂故。何有營上而有此慶。世祖疑之。遂不急擊。蟻蟻遠遁。既而復虜候騎。世祖問之。對曰。蟻蟻不覺官軍。卒至上下惶懼。引衆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世祖深恨之。自是恭宗所言軍國大事。多見納用。遂知萬機。初。恭宗監國。曾令曰。周書言任農以耕。事買九穀。任園以樹。事買草木。任工以餘材買器物。任商以市。事買貨賄。任牧以畜。事買鳥獸。任績以女。事買布帛。任衛以山。事買其材。任虞以澤。事買其物。其制有司。課畿內之民。使無牛家。以人牛力相買。墾殖鋤耨。其有牛家。與無牛家。一人種田二十二畝。償以私鋤功七畝。如是爲差。至與小老無牛家。種田七畝。小老者償以鋤功二畝。皆以五口下貧家爲率。各列家別口數。所勸種頃畝。明立簿目。所種者於地首標題姓名。以辨種殖之功。又禁飲酒雜戲。棄本沽販者。墾田大爲增闢。正平元年六月戊辰。遷於東宮。時年二十四。庚午。冊曰。嗚呼。惟爾誕實。明敷岐嶷。夙成正位。少陽克荷。基構賓于四門。百揆時敘。允釐庶績。風雨不迷。宜享無疆。隆我皇祚。如何不幸。奄焉殂殞。朕用悲愴于厥心。今使使持節兼太尉張黎。兼司徒璽璠。奉策。卽柩賜諡曰景穆。以顯昭令德。魂而有靈。其尙嘉之。高宗卽位。追尊爲景穆皇帝。廟號恭宗。

史臣曰。世祖聰明雄斷。威靈傑立。藉二世之資。奮征伐之氣。遂戎軒四出。周旋險夷。掃統萬平。秦隴窮遠。海澨河源。南夷荷擔。北蟻削跡。廓定四表。混一戎華。其爲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業。光邁百王。豈非神數經綸。事當命世。至於初則東儲不終。末乃釁成所忽。固本貽防。殆弗思乎。恭宗明德令聞。夙世殂天。其戾圖之悼歎。

魏書卷四下

魏書卷四下考證

世祖紀明於刑賞功者賞不遺賤罪者刑不避親○賦監本誤賦今改正

魏書卷四下考證



帝紀第五

高宗紀

高宗文成皇帝諱濬恭宗景穆皇帝之長子也母曰閻氏真君元年六月生於東宮帝少聰達世祖愛之常置左右號世嫡皇孫年五歲世祖北巡帝從在後達虜帥桓一奴欲加其罰帝謂之曰奴今遣我汝宜釋之帥奉命解縛世祖聞之曰此兒雖小欲以天子自處意者之既長風格異常每有大政常參決可否正平二年十月戊申即皇帝位於永安前殿大赦改年

興安元年冬十月以驃騎大將軍元壽樂為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尚書長孫湯侯為尚書令加儀同三司十一月丙子二人爭權並賜死癸未廣陽王建業臨淮王輝薨甲申皇妣薨太尉張黎司徒古弼以議不合首勳為外都大官平南將軍宋子侯周怛進爵樂陵王南部尚書章安子陸麗為平原王文武各加位一等壬寅追尊景穆太子為景穆皇帝皇妣為恭皇后尊保母常氏為保太后麗西屠各王景文叛詔統萬鎮將南陽王惠壽討平之十有二月戊申祔葬恭皇后於金陵乙卯初復佛法丁巳以樂陵王周怛為太尉平原王陸麗為司徒鎮西將軍杜元寶為司空保達沙獵國各遣使朝獻戊寅建業公陸侯進爵東平王廣平公杜進進爵為王癸亥詔以營州總閉倉賑恤甲子太尉樂陵王周怛有罪賜死濮陽公閻若文進爵為王

二年春正月辛巳司空杜元寶進爵京兆王廣平王杜遠薨尚書僕射東安公劉尼進爵為王封建寧王崇子麗為濟南王癸未詔與民雜糶十五丙戌尚書西平公源賀進爵為王二月己未司空京兆王杜元寶謀反伏誅建寧王崇崇子濟南王麗為元寶所引各賜死乙丑發京師五千人穿天淵池是月劉義隆子勳殺其父而自立三月壬午尊保太后為皇太后安豐公閻虎皮進爵為河間王乙未疏勒國遣使朝獻夏五月乙酉行幸崑山辛卯還宮是月劉劭弟駿殺劭而自立閏月乙亥太皇太后薨建寧氏崩秋七月辛亥行幸陰山濮陽王閻

若文征西大將軍承昌王仁謀反乙丑賜仁死於長安若文伏誅己巳車駕還宮是月築馬射臺於南郊八月辛未湯樂隨國遣使朝貢戊戌詔曰朕以眇身纂承大業懼不能宣慈惠和軍濟方高夙夜兢兢若臨淵谷然即位以來百姓晏安風雨順序邊方無事乘瑞兼呈不可稱數又於苑內獲方寸玉印其文曰子孫長壽羣公卿士咸曰休哉豈朕一人克臻斯應實由天地祖宗降祐之所致也思與兆庶共茲嘉慶其令民大酺三日諸殊死已下各降罪一等九月壬子闕武於南郊冬十有一月辛酉行幸信都中山觀察風俗十有二月涿河間鄭民為賊盜者男年十五以下為生口班賜從臣各有差甲午車駕還宮庫莫奚契丹肅賓等十餘國各遣使朝貢復北平公長孫敷王爵

與光元年春正月乙丑以侍中河南公伊戾為司空二月甲午帝至道壇登受圖籙禮畢曲赦京師班賞各有差夏六月丙寅行幸陰山秋七月庚子皇子弘生辛丑大赦改年八月甲戌趙王深薨乙亥車駕還宮己丑皇叔虎頭龍頭薨九月庚申庫莫奚國獻名馬有一角狀如龍是月閉都城門大索三日獲姦人亡命數百人冬十有一月北鎮將房杖擊蠅虻虜其將豆渾與句等獲馬千餘匹戊戌行幸中山遂幸信都十有二月丙子還幸鹽丘至溫泉宮庚辰車駕還宮出於叱萬單國各遣使朝獻

太安元年春正月辛酉奉世祖恭宗神主于太廟車騎大將軍樂平王拔有罪賜死二月癸未武昌王提薨三月己亥詔曰今始奉世祖恭宗神主于太廟又於西苑通秩羣神朕以大慶饗賜百寮而犯罪之人獨即刑戮非所以子育羣生矜及衆庶夫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是以周文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家邦化術從近恩亦宜然其曲赦京師死囚已下夏六月壬戌詔名皇子曰弘曲赦京城改年癸酉詔曰夫為治者因宜以設官舉賢以任職故上下和平民無怨諍若官非其人森邪在位則政教陵遲至於凋薄思明黜陟以隆治道今遣尚書穆伏真等三十人巡行州郡觀察風俗入其境農不墾殖田畝多荒則徭役不時廢於力也耆老飯蔬食少壯無衣襦則聚斂煩數置於財也閭里空虛民多流散則緩導無方疎於恩也盜賊公行劫奪不惠則威禁不設失於刑也衆

誇並與大小嗾德善人隱伏佞邪當塗則為法混淆昏於政也請如此比黜而戮之善於政者褒而賞之其有阿枉不能自申聽詣使告狀使者檢治若情清能衆所稱美誣告以求直反其罪使者受財斷察不平聽詣公車上訴其不孝父母不順尊長為吏恣暴及為盜賊各具以名上其容隱者以所隱之罪罪之是月遣使朝貢戊寅帝改於懷倪山甲申遷宮秋七月丙辰行幸河西八月丁亥車駕還宮冬十月波斯疏勒國並遣使朝貢庚午以遠西公常英為太宰遣爵為王

二年春正月乙卯立皇后馮氏二月丁巳立皇子弘為皇太子大赦天下丁零數千家亡匿井陘山聚為寇盜詔定州刺史許宗之并州刺史乞佛成龍討平之夏六月羽林郎于判元提等謀逆伏誅秋八月甲申改於河西是月平西將軍漁陽公尉眷北擊伊吾克其城大獲而還九月辛巳河東公閻毗零陵公閻純並進爵為王冬十月甲申車駕還宮甲午曲救京師十一月尚書西平王源賀改封龍西王曠建普風國並遣使朝獻劉駿驩陽太守姜龍駒新平太守楊伯倫各棄郡率吏民來降

三年春正月壬戌改於崑山戊辰遷宮果特于國國各遣使朝貢徵漁陽公尉眷拜太尉進爵為王錄尚書事夏五月庚申改於松山己巳遷宮封皇弟新成為陽平王六月癸卯行幸陰山秋八月改於陰山之北己亥遷宮冬十月將軍東巡詔太宰常英起行宮於遠西黃山十一月王文虎龍率千餘家內附十月有二月以州鎮五城民饑使使者開倉以賑之是月于闐扶餘等五十餘國各遣使朝獻

四年春正月丙午朔初設酒禁乙卯行幸廣寧溫東宮遠東巡平州庚午至於遠西黃山宮遊宴數日親對高年勞問疾苦二月丙子登碣石山觀滄海大舉羣臣於山下班賞進爵各有差改碣石山為樂遊山築壇祀行於海濱戊寅南幸信都改遊於廣川三月丁未駕馬射於中山所過郡國賜復一年丙辰車駕還宮起太華殿乙丑東平王陸倕夏五月壬戌詔曰朕即昨至今屢下寬大之旨獨除煩苛去諸不急欲令物獲其所人安其業而牧守百里不能宣揚恩

意求欲無厭斷截官物以入於己使課調懸少而深文極墨委罪於民苟求免咎曾不改懼國家之制賦役乃輕比年已來雜調減省而所在州郡咸有遺懸非在職之官經導失所貪穢過度誰使之然自今常調不充民不安業宰民之徒加以死罪申告天下稱朕意焉六月丙申改於松山秋七月庚午行幸河西九月乙巳遷宮辛亥太華殿成丙寅鑿羣臣大赦天下冬十月甲戌北巡至陰山有故塚毀廢詔曰昔姬文葬枯骨天下歸仁自今有穿毀墳壙者斬之劉駿將股孝祖脩兩城於清水東詔鎮西將軍天水公封勅文等擊之辛卯車駕次千車輪山累石記行征西將軍皮豹子等三將三萬騎助擊孝祖車駕度漢蠟蠟絕跡遠遁其刑部烏朱賀額庫世額率衆來降十月二月征東將軍中山王託真薨

五年春正月己巳朔征西將軍皮豹子略地至高平大破孝祖斬獲五千餘級二月己酉侍中司空河南公伊勣薨三月庚寅曲救京師死罪已下夏四月乙巳封皇弟于推為京兆王五月居常國遣使朝獻六月戊申行幸陰山秋八月庚戌遠幸雲中壬戌遷宮九月戊辰詔曰夫褒賞必於有功刑罰審於有罪此古今之所同由來之常式牧守莅民便食百姓以營家業王賦不充雖歲滿去職應計前遺正其刑罪而主者失於督察不加彈正使有罪者優游獲免無罪者妄受其辜是啓姦邪之路長貪暴之心豈所謂原情處罪以正天下自今諸運代者仰列在職嚴最案制治罪克舉者加之爵寵有愆者肆之刑戮使能否殊實刑賞不差主者明為條制以為常楷儼同三司敦煌公李寶薨冬十有二月戊申詔曰朕承洪業統御羣有思恢政化以濟兆民故薄賦斂以實其財輕徭役以紓其力欲令百姓僥業人不匱乏而六鎮雲中高平二雍秦州偏遇災旱年穀不收其違開倉廩以賑之有流徙者輸還桑梓欲市糶他界為關傍郡通其交易之路若典司之官分職不均使上恩不逮於下下民不贖於時加以重罪無有攸縱

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朔大赦改元庚午詔散騎常侍馮闕使於劉駿二月衛將軍樂安王賈督東雍吐京六壁諸軍西趣河西征西將軍皮豹子等督河西

諸軍南趨石樓以討河西叛胡夏四月戊戌皇太后常氏崩於壽安宮五月癸酉葬昭太后於廣寧鳴鷄山六月甲午詔征西大將軍陽平王新成等督統萬高平諸軍出南道南郡公李惠等督涼州諸軍出北道討吐谷渾什寅崔浩之誅也史官遂廢至是復置河西叛胡詣長安首罪遣使者安慰之秋七月乙丑劉駿遣使朝貢壬午行幸河西八月西征諸軍至西平什寅走保南山九月諸軍濟河追之遇瘴氣多有疫疾乃引軍還獲畜二十餘萬庚午輿駕還宮冬十月居常王獻嗣蒙三十有一月詔散騎侍郎盧度世員外郎朱安與使於劉駿二年春正月乙酉詔曰刺史牧民為萬里之表自頃每因發調逼民假貸大商富賈要射時利旬日之間增贏十倍上下通同分以潤屋故編戶之家困於凍餒豪富之門日有兼積為政之弊莫過於此其一切禁絕犯者十疋以上皆死布告天下咸令知禁二月辛卯行幸中山丙午至於鄴遂幸信都三月劉駿遣使朝貢輿駕所過皆親對高年問民疾苦詔民年八十以上一子不從役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乃詔羣官仰射山峯無能踰者帝彎弧發矢出山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銘是月發并肆州五千人治河西獵道辛巳輿駕還宮夏四月乙未侍中征東大將軍河東王閻毗薨五月癸未詔南部尚書黃盧頭李敦等考課諸州秋七月戊寅封皇弟小新成為濟陰王加征東大將軍鎮平原天賜為汝陰王加征南大將軍鎮虎牢葛壽為樂浪王加征北大將軍鎮和龍洛侯為廣平王壬午行巡山北八月戊辰波斯國遣使朝獻丁丑輿駕還宮冬十月詔假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員外郎昌邑侯和天德使于劉駿博陵之深澤章武之東州盜殺縣令州軍討平之廣平王洛侯薨

次令班白處後曉進居先豈所謂彝倫攸敘者也諸曹選補宜各先盡勞舊才能是月詔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員外郎昌邑侯和天德使于劉駿十有一月壬寅輿駕還宮十有二月乙卯制戰陳之法十有餘條因大難耀兵有飛龍騰地魚麗之變以示威武戊午零陵王閻拔薨四年春三月乙未賜京師民年七十以上太官廚食以終其年皇子胡仁薨追封樂陵王乙巳詔曰朕意章舊典分職設官欲令敷揚治化緝熙庶績然在職之人皆蒙顯擢委以事任當屬已竭誠務省徭役使兵民優逸家給人贖今內外諸司州鎮守宰使使兵民勞役非一自今擅有召役逼雇不程皆論同枉法夏四月癸亥上幸西苑親射虎三頭五月壬辰侍中漁陽王尉眷薨壬寅行幸陰山秋七月壬午詔曰朕每歲以秋日閉月命羣官講武平壤所幸之處必立宮壇慶費之功勞損非一宜仍舊貫何必改作也八月丙寅遂敗于河西詔曰朕願時收獵而從官殺獲過度既殫禽獸乖不合圍之義其勅從官及典圍將校自今已後不聽濫殺其收獲皮肉別自頒賚壬申詔曰前以民遺饑寒不自存濟有賣鬻男女者盡仰還其家或因緣勢力或私行請託共相通容不時檢校令良家子息仍為奴婢今仰精究不聽取贖有犯加罪若仍不檢還聽其父兄上訴以掠人論九月辛巳車駕還宮冬十月以定相二州置霜殺稼免民田租是月詔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驍騎將軍昌邑子婁內近寧朔將軍襄平子李五麟使于劉駿十有二月辛丑詔曰各位不同禮亦異數所以殊等級示軌儀今喪葬嫁娶大禮未備貴勢豪富越度奢靡非所謂式昭典憲者也司可為之條格使貴賤有章上下咸序著之于令壬寅詔曰夫婚姻者人道之始是以夫婦之義三綱之首禮之重者莫過於斯尊卑高下宜令區別然中代以來貴族之門多不率法或貪利財賄或因緣私好在於苟合無所選擇令貴賤不分巨細同實慶穢清化虧損人倫將何以宣示典讓垂之來裔今制皇族師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與百工伎巧卑姓為婚犯者加罪五年春正月丁亥封皇弟雲為任城王二月詔以州鎮十四去歲蟲水開倉賑恤夏四月癸卯頓丘公李峻進爵為王閻月戊子帝以旱故減膳實躬是夜謝

兩大降五月庚申劉駿死子子業暫立六月丁亥行幸陰山秋七月辛丑北鎮
游軍大破蠕蠕壬寅行幸河西九月辛丑車駕還宮冬十月琅邪王司馬楚之
薨十有二月南秦王楊難當薨吐呼羅國遣使朝獻

六年春正月丙申大赦天下三月丁丑行幸棹煩宮高麗使王對曼諸國各遣
使朝獻三月戊戌相州刺史西平郡王吐谷渾權薨乙巳車駕還宮夏四月破
洛那國獻汗血馬普風國獻寶劍五月癸卯帝崩于太華殿時年二十六六月
丙寅上尊諡曰文成皇帝廟號高宗八月葬雲中之金陵

史臣曰世祖經略四方內頗虛耗既而國豐時艱朝野楚楚高宗與時消息靜
以鎮之養威布德懷緝中外自非機悟深裕矜濟為心亦何能若此可謂有君
人之度矣

魏書卷五

魏書卷五考證

高宗紀李敷等考課諸州○等北史作業

魏書卷五考證

帝紀第六

顯祖紀

顯祖獻文皇帝諱弘高宗文成皇帝之長子也母曰李貴人興光元年秋七月生於陰山之北太安二年二月立為皇太子聰敏機悟幼而有濟民神武之規仁孝純至禮敬師友和平六年夏五月甲辰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尊皇后曰皇太后車騎大將軍乙潭矯詔殺尚書楊保年平陽公賈愛仁南陽公張天度于禁中戊申侍中司徒平原王陸麗自湯東入朝潭又殺之己酉以待中車騎大將軍乙潭為太尉錄尚書事東安王劉尼為司徒尚書左僕射和其奴為司空壬子以淮南王他為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鎮涼州六月封繁陽侯李凝為丹陽王征東大將軍馮熙為昌黎王乙丑詔曰夫賦斂煩則民財匱課調輕則用不足是以十一而稅頌譽作矣先朝權其輕重以惠百姓朕承洪業上惟祖宗之休命風輿待旦惟民之恤欲令天下同於逸豫而徭賦不惠將何以塞煩去苛拯濟黎元者哉今兵革不起畜積有餘諸有雜調一以與民秋七月癸巳大尉乙潭為丞相位居諸王上事無大小皆決於潭九月庚子曲赦京師丙午詔曰先朝以州牧親民宜置良佐故勅有司班九條之制使前政選吏以待後文必謂銓衡尤衷朝綱應然牧司寬情不祗憲旨舉非其人愆于典度今制刺史守宰到官之日仰自舉民望忠信以為選官不聽前政共相干冒若簡任失所以罔上論是月劉子業征北大將軍義陽王劉昶自彭城來降冬十月徵陽平王新成京兆王子推濟陰王小新成汝陰王天賜任城王雲入朝是歲劉子業叔父或殺子業僭立

天安元年春正月己丑朔大赦改年二月庚申丞相太原王乙潭謀反伏誅乙亥以待中元孔雀為懷陽王侍中陸定國為東郡王三月庚子以雁西王深寶為太尉辛丑高宗文成皇帝神主祔于太廟辛亥帝幸道壇親受符籙曲赦京師高麗波斯于闐阿彌諸國遣使朝獻秋七月詔諸有詐取爵位罪特原

之削其爵職其有祖父假爵號貨賂以正名者不聽繼襲諸非勞進超遷者亦各還初不以實聞者以大小敬論九月劉或司州刺史常珍奇以懸瓠內屬己酉初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劉或徐州刺史薛安都彭城內屬或將張永沈攸之擊安都詔北都尚書尉元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諸軍事鎮東將軍城陽公孔伯恭為副出東道救彭城殿中尚書鎮西大將軍西河公元石都督荆豫南雍州諸軍事給事中京兆侯張勳奇為副出西道救懸瓠冬十月曹利彤島國各遣使朝獻十有一月壬子劉或兗州刺史畢棄敬遣使內屬十有二月己未尉元軍次于柁或將周凱張永沈攸之相繼退走皇弟安平薨是歲州鎮十一旱民饑開倉賑恤

皇興元年春正月癸巳尉元大破張永沈攸之於呂梁東斬首數萬級凍死者甚衆獲劉或秦州刺史垣恭祖羽林監沈承伯承攸之單騎走免獲軍資器械不可勝數劉或遣使朝貢庚子東平王遵符謀反於長安殺劉將尉馬都尉萬古真鉅鹿公李恢雍州刺史魚玄明丙午詔司空平昌公和其奴東陽公元丕等討遵符丁未遵符司馬段太陽攻遵符斬之傳首京師遵符兄弟皆伏誅閏月以頓丘王李峻為太宰劉或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遣使請舉州內屬詔平東將軍長孫陵平南將軍廣陵公侯聘奇赴援之二月詔使持節都督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督騎五萬次於碭礪為東道後援濟陰王小新成薨高麗庫莫奚具伏弗郁羽陵日連匹黎爾于闐諸國各遣使朝貢劉或東平太守申纂戍無鹽過絕王使詔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督諸軍以討之三月甲寅魁之沈文秀崔道固復叛歸劉或白曜回師討之拔或肥城垣岳慶溝三戍夏四月白曜攻升城戊申房榮吉遁走秋八月白曜攻歷城丁酉行幸武州山石窟寺戊申皇子宏生大赦改年九月壬子高麗于闐普嵐果特國各遣使朝獻丁巳進渴埒公李白壽梁郡王是月詔賜六鎮貧人布人三匹冬十月癸卯田於那男池懷陽王孔雀坐怠慢降爵為公

二年春二月癸未田于西山親射虎豹崔道固及劉或梁郡太守平原太守劉休賓擊城降是月徐州軍盜司馬休符自稱晉王將軍尉元討平之三月白曜

進圍東陽戊午劉道使朝貢夏四月辛丑以南郡公李惠為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關右諸軍事雍州刺史進爵為王高麗庫莫奚契丹具伏弗郁羽陵日連匹黎爾叱六手悉萬丹阿大何羽真侯于闐波斯國各遣使朝獻五月乙卯田于崑山遂幸繁時辛酉還宮六月庚辰以河南關地曲赦京師殊死以下以昌黎王馮熙為太傅秋九月辛亥封皇叔積為南安王長壽為城陽王太洛為章武王休為安定王冬十月辛丑上田於冷泉十有一月以州鎮二十七水旱開倉賑恤十有二月甲午詔曰頃張永迷擾敢拒王威暴骨原隰殘廢不少死生冤痛朕甚感焉天下民一也可勅郡縣永軍殘廢之士聽還江南露骸草莽者收瘞之是月悉萬丹等十餘國各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乙丑東陽續廣沈文秀戊辰司空平昌公和其奴壽二月蠕蠕高麗庫莫奚契丹國各遣使朝獻己卯以上黨公慕容白曜為都督齊東徐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進爵濟南王夏四月壬辰劉瑛遣使朝貢丙申名皇子曰宏大赦天下丁酉田于崑山五月徙青州民於京師六月辛未立皇子宏為皇太子秋七月蠕蠕國遣使朝貢冬十月侍中太宰頓丘王李陵薨十有一月吐谷渾別帥白楊提度汗率戶內附襄城公韓頌進爵為王

四年春正月詔州鎮十一民饑開倉賑恤二月以東郡王陸定國為司空高麗庫莫奚契丹各遣使朝獻吐谷渾拾實不供職貢詔使持節征西大將軍上黨王長孫觀討之廣陽王石侯薨三月丙戌詔曰朕思百姓病苦民多非命明發不寐疚心疾首是以廣集良醫遠採名藥欲以救護兆民可宣告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醫就家診視所須藥物任醫量給之夏四月辛丑大赦天下戊申長孫觀軍至覆頭山大破拾實拾實與麾下數百騎皆遁拾實從弟豆勿來及其孿帥匹婁拔累等率所領降附五月封皇弟長樂為建昌王六月劉瑛遣使朝貢秋八月羣盜入彭城殺鎮將元解懸長史勒兵滅之蠕蠕犯塞九月丙寅與羣北伐諸將俱會于女水大破虜衆專具蠕蠕傳司徒東安王劉尼坐事免壬申車駕至自北伐敕至策勳告於宗廟冬十月誅濟南王慕容白曜高平

公李敷十有一月詔弛山澤之禁十有二月甲辰幸鹿野苑石廊寺陽平王新成薨

五年春三月乙亥詔曰天安以來軍國多務南定徐方北掃遺虜征戍之人士寡非一雖罪合刑書每加哀宥然寬政積水遺逃遠多宜申明典刑以肅姦偽自今諸有逃亡之兵及下代守宰浮游不赴者限六月三十日悉聽歸首不肯者論如律詔假員外散騎常侍邢祐使於劉或夏四月西部勅勒叛詔汝陰王天賜給事中羅雲討之雲為勅勒所殺殺死者十五六北平王長孫敷薨六月丁未行幸河西秋七月丙寅遂至陰山八月丁亥車駕還宮帝雅薄時務常有遺世之心欲禪位於叔父京兆王子推靜在任城王雲傳羣臣固諫帝乃止丙午冊命太子曰昔堯舜之禪天下也皆由其子不肖若丹朱商均能負荷者豈搜揚仄陋而授之哉爾雖沖弱有君人之表必能恢隆王道以濟兆民今使太保建安王陸叡太尉源質持節奉皇帝重綬致位於爾躬其踐昇帝位克廣洪業以光祖宗之烈使朕優游履道頤神養性可不善歟丁未詔曰朕承洪業運屬太平淮岱率從四海清晏是以希心玄古志存澹泊躬覽萬務則損頤神之和一日或曠政有滯滯之失但子有天下歸算於父父有天下傳之於子今稽協靈運考會羣心爰命儲官踐昇大位朕方優遊恭己栖心浩然社稷又安克廣其業不亦善乎百官有司其祗奉胤子以答天休宣布萬內咸使聞悉於是羣公奏曰昔三皇之世澹泊無為故稱皇是以漢高祖既稱皇帝尊其父為太上皇明不統天下今皇帝幼沖萬機大政猶宜陛下總之謹上尊號太上皇帝乃從之己酉太上皇帝徙御樂光宮採椽不斷土階而已國之大事咸以聞承明元年年二十三崩於永安殿上尊號曰獻文皇帝廟號顯祖葬雲中金陵史臣曰聰敏夙成兼資能斷其顯祖之謂乎故能更清漢野大啓南服而早懷厭世之心終致宮闈之變將天意哉

帝紀第七

高祖紀上

高祖孝文皇帝，諱宏，顯祖獻文皇帝之長子。母曰李夫人。皇興元年八月戊申，生於平城紫宮。神光照於室內，天地氛氳，和氣充塞。帝生而潔白有異姿，襁褓岐嶷，長而淵裕。仁孝，雖然有君人之表。顯祖尤愛異之。三年夏六月辛未，立為皇太子。五年秋八月丙午，即皇帝位於太華前殿。大赦改元，延興元年。丁未，劉彧遣使朝貢。九月壬戌，詔在位及民庶，直言極諫，有利民益治，損政傷化，悉心以聞。壬午，青州高陽民封辨，自號齊王，聚黨千餘人，州軍討滅之。高麗民奴久等，相率來降，各賜田宅。冬十月丁亥，沃野統萬二鎮，勅勒叛，詔太尉龍西王源賀追擊至袍罕，滅之。斬首三萬餘級，徙其遺迸於莫定相三州為營戶。庚寅，以征東大將軍南安王植為假節都督涼州及西戎諸軍事，領護西域校尉，儀同三司。鎮涼州。朔方民曹平原招集不逞，破石樓堡，殺軍將劉或，將垣崇祖率衆二萬自郁洲寇東兗州，屯于南城固。十有一月，刺史于洛侯討破之。崇祖還郁洲，妖賊司馬小君聚衆反於平陵。齊州刺史武昌王平原討擒之。十有二月乙酉，以駙馬都尉穆亮為趙郡王。壬辰，詔訪尋後，獲東萊郡民婦苟之，復其家。畢世以彰威德之不朽。復前濮陽王孔雀本封。辛丑，趙郡王穆亮徙封長樂王。二年春正月乙卯，統萬鎮胡民相率北叛，詔軍南將軍交趾公韓拔等追滅之。大陽蠻酋桓駝率戶內屬拜征南將軍，封襄陽王。曲赦京師及河西、南至秦、涇、西至枹罕，北至涼州諸鎮，詔假員外散騎常侍邢祐使於劉彧。二月乙巳，詔曰：「尼父稟達聖之姿，體生知之量，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者淮徐未賓，廟隔非所，致令祠典廢頓，禮章珍滅。遂使女巫妖覘，淫進非禮，殺生鼓舞，僞優蝶狎。豈所以尊神明，敬聖道者也。自今已後，有祭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合雜。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其公家有事，自如常禮，犧牲黍稷，務盡豐潔。臨事致敬，令肅如也。牧司之官，明糾不法，使禁令必行。蠅蠅犯塞，太上皇帝次於北郊，詔諸將討之。虜遁走，其別帥阿大千率十餘落來降。東部勅勒叛，奔蠕蠕。太上皇帝遣之至石碛，不及而還。壬子，高麗國遣使朝貢。三月，太上皇帝至自北討。戊辰，以散騎常侍駙馬都尉萬安國為大司馬，大將軍，封安城王。庚午，車駕耕於藉田。石城郡獲曹平原，送京師斬之。遼川勅勒謀叛，徙配齊徐齊兗四州為營戶。夏四月庚子，詔工商雜伎，盡聽赴農。諸州郡課民益種菓果。辛亥，劉彧遣使朝貢。癸酉，詔沙門不得去寺，浮遊民間。行者仰以公文。是月，劉彧死。子昱繼立。五月丁巳，詔軍警給璽印傳符，次給馬印。六月，安州民遇水電，丐租賑恤。丙申，詔曰：「頃者州郡選貢，多不以實。碩人所以窮處幽仄，鄙夫所以超分妄進。豈所謂旌賢樹德者也。今年貢舉，尤為擾擾。自今所遺，皆門盡州郡之高才，極擢閭之選。閏月壬子，蠕蠕寇數燹，鎮將尉多侯擊走之。又寇晉昌，守將薛奴擊走之。戊午，行幸陰山。秋七月，光州民孫晏等聚黨千餘人，叛通劉昱。刺史叔孫瓚討平之。辛丑，高麗國遣使朝貢。壬寅，詔州郡縣各遣二人才堪專對者，赴九月。隸武當親風俗。八月丙辰，百濟國遣使奉表，請師伐高麗。辛酉，地豆于庫其奚國遣使朝貢。昌寧國遣使獻馬。河西費也頭反，薄骨律鎮將擊走之。九月辛巳，車駕還宮。戊申，統萬鎮將河間王閻虎皮坐食殘賜死。己酉，詔以州鎮十一水，丐民田租，開倉賑恤。又詔流迸之民，皆令還本。違者配徙邊鎮。冬十月，蠕蠕犯塞。及於五原。十有一月，太上皇帝親討之。將度漠襲擊蠕蠕，閉軍至大懼。北走數千里，以窮寇遠，不可追。乃止。丁亥，封皇叔略為廣川王。壬辰，分遣使者巡省風俗。閭民疾苦，帝每月一朝。崇光宮。十有二月庚戌，詔曰：「書云：『三載一考。』三考黜陟幽明。頃者已來，官以勞升，未久而代。牧守無恤民之心，競為聚斂。送故迎新，相屬於路。非所以固民志，隆治道也。自今牧守，溫仁清儉，克己奉公者，可久於其任。歲積有成，遷位一級。其有貪殘非道，侵削黎庶者，雖在官前，爾必加黜罰。著之於令。永為彝準。詔以代郡事同曹沛，代民先配邊戍者，皆免之。」

三年春正月庚辰，詔員外散騎常侍崔演使於劉昱。丁亥，改崇光宮為軍光宮。戊戌，太上皇帝還至雲中。是月，相州執送妖人榮永安於京師，斬之。詔赦其支

黨二月戊申高麗契丹國並遣使朝貢癸丑詔使守令長勳率百姓無令失時
 同部之內貧富相通家有兼牛通借無者若不從詔一門之內終身不仕守宰
 不膏察免所居官戊午太上皇帝至自北討飲至策勳告於宗廟死王事者復
 其家詔畿內民從役死者郡縣為迎喪給以葬費甲戌詔縣令能靜一縣劫
 盜者兼治二縣即食其祿能靜二縣者兼治三縣三年遷為郡守二千石能靜
 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為刺史三月壬午詔諸倉國穀麥充積者出賜
 貧民夏四月戊申詔假司空上黨王長孫觀等討吐谷渾拾寅壬子契丹國遣
 使朝貢詔以孔子二十八世孫魯郡孔乘為崇聖大夫給十戶以供洒掃六月
 甲子詔曰往年縣召民秀二人問以守宰治狀善惡具聞將加賞罰而實者未
 幾罪者乘多肆法傷生情所未忍今特垂寬恕之恩申以解網之惠諸為民所
 列者特原其罪盡可代之秋七月詔河南六州之民戶收絹一匹綿一斤租三
 十石乙亥行幸陰山蠶蠶寇敦煌鎮將樂洛生擊破之專具蠶蠶傳劉昱遣將
 寇隸淮諸鎮徐州刺史淮陽公尉元擊走之八月己酉高麗庫莫奚國並遣使
 朝獻庚申帝從太上皇帝幸河西拾寅謝罪請降許之九月辛巳車駕並還宮
 乙亥劉昱遣使朝貢己亥詔曰自今京師及天下之囚罪未分判在獄致死無
 近親者公給衣食棺槨葬埋之不得曝曬辛丑詔遣使者十人循行州郡檢括
 戶口其有仍隱不出者州郡縣戶主並論如律庫莫奚國遣使朝獻冬十月太
 上皇帝親將南討詔州郡之民十丁取一以充行戶收租五十石以備軍糧悉
 萬斤國遣使朝獻武都王反攻仇池詔長孫觀仍回師討之十有一月戊寅詔
 以河南七州牧守多不奉法致新邦之民莫能上達遣使者觀風察獄聽訟曲
 明其有錄寔孤獨貧不自存者復其雜徭年八十已上一子不從役力田孝悌
 才異有益於時信義著於鄉閭者具以名聞癸巳太上皇帝南巡至於懷州所
 過問民疾苦賜高年孝悌力田布帛十有二月庚戌詔關外苑囿聽民樵採壬
 子蠶蠶犯邊柔玄鎮二郡勸勒叛應之癸丑沙門慧隱謀反伏誅是歲州鎮十
 一水旱巧民田租開倉賑恤相州民餓死者二千八百四十五人吐谷渾部內
 羌民饑暵渴于等二千三百戶內附是年妖人劉舉自稱天子齊州刺史武昌

王平原捕斬之

四年春正月丁丑侍中太尉龍西王源賀以病辭位辛巳異特國遣使朝獻二
 月甲辰太上皇帝至自南巡辛亥吐谷渾拾寅遣子費斗斤入侍并獻方物辛
 未禁斷寒食三月丁亥詔員外散騎常侍許赤虎使於劉昱高麗吐谷渾曹利
 諸國各遣使朝貢夏五月甲戌蠶蠶國遣使朝貢六月乙卯詔曰朕應曆數開
 一之期屬千載光熙之運雖仰嚴誨猶懼德化不寬至有門房之誅然下民兇
 戾不顧親戚一人為惡殃及合門朕為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以後非謀反大
 逆干紀外奔罪止其身而已今德被殊方文軌將一宥刑寬禁不亦善乎關悉
 國遣使朝貢秋七月庚午高麗國遣使朝獻己卯曲赦仇池癸巳蠶蠶寇敦煌
 鎮將尉多侯大破之八月庚子吐谷渾國遣使朝獻戊申大閱於北郊九月以
 劉昱內相攻戰詔將軍元蘭等五將三萬騎及假東陽王丕為後繼伐蜀漢丙
 子契丹庫莫奚地豆于諸國各遣使朝獻冬十月庚子劉昱遣使朝貢十有一
 月分遣侍臣循河南七州觀察風俗撫慰初附戊寅吐谷渾國遣使朝獻是歲
 州鎮十三大饑巧民田租開倉賑之十有二月詔西征吐谷渾兵在句律城初
 叛軍者斬次分配柔玄武川二鎮斬者千餘人
 五年春二月庚子高麗國遣使朝獻癸丑詔定考課明黜陟閏月戊午吐谷渾
 國遣使朝獻夏四月丁丑龜茲國遣使朝獻癸未詔天下賦調縣事督集牧守
 對檢送京師違者免所居官詔禁畜鷹鷂開相告之制五月丁酉契丹庫莫奚
 國各遣使獻名馬丙午詔員外散騎常侍許赤虎使於劉昱丁未幸武州山辛
 酉幸車輪山六月庚午禁殺牛馬壬申曲赦京師死罪遣備蠶蠶秋八月丁卯
 高麗吐谷渾地豆于諸國遣使朝獻九月癸卯洛州人賈伯奴豫州人田智度
 乘黨千餘人伯奴稱恆農王智度稱上洛王夜攻洛州州郡擊之斬伯奴於縣
 氏執智度送京師冬十月蠶蠶國遣使朝獻太上皇帝大閱於北郊十有二月
 丙寅建昌王長樂改封安樂王己丑城陽王長壽薨庚寅劉昱遣使朝貢
 承明元年春二月蠶蠶高麗庫莫奚波斯諸國並遣使朝貢是月司空東郡王
 陸定國坐事免官封為兵夏五月冀州武邑民宋伏龍聚眾自稱南平王郡縣

捕斬之。蠕蠕國遣使朝貢。六月甲子。詔中外戒嚴。分京師見兵爲三等。第一軍出遣第一兵。二等兵亦如之。辛未。太上皇帝崩。壬申。大赦。改年。大司馬大將軍安城王萬安國坐矯詔殺神部。長奚買奴於苑中。賜死。戊寅。征西大將軍安樂王長樂爲大尉。尚書左僕射南平公辰爲司徒。進封宜都王。南部尚書李訢爲司空。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臨朝稱制。秋七月甲辰。追尊皇妣李貴人爲思皇后。以汝陰王天賜爲征西大將軍。儀同三司。高麗庫莫奚國遣使朝貢。濮陽王孔雀有罪賜死。八月甲子。詔曰。朕猥承前緒。纂戎洪烈。思隆先志。緝熙政道。羣公卿士。其各勉厥心。匡朕不逮。諸有便民利國者。具狀以聞。壬午。蠕蠕國遣使朝貢。甲申。以長安二黨多死。丐民歲賦之半。九月丁亥。曲赦京師。高麗庫莫奚契丹諸國。並遣使朝獻。癸丑。宕昌悉萬斤國。並遣使朝貢。冬十月丁巳。起七寶永安行殿。乙丑。進征西大將軍假東陽王元丕爵爲正王。己未。詔曰。朕纂承皇極。照臨萬方。思闡遐風。光被兆庶。使朝有不諱之旨。野無自蔽之響。嚙咨帝載。詢及芻蕘。自今已後。羣官卿士。下及吏民。各聽上書。直言極諫。勿有所隱。諸有便宜。益治利民。可以正風俗者。有司以聞。朕將親覽。與三事大夫論其可否。裁而用之。辛未。輿駕幸建明佛寺。大宥罪人。濟南公羅拔。進爵爲王。十有一月。蠕蠕國遣使朝貢。戊子。以太尉安樂王長樂爲定州刺史。京兆王子推爲青州刺史。司空李訢爲徐州刺史。並開府。儀同三司。

太和元年春正月乙酉朔。詔曰。朕夙承寶業。懼不堪荷。而天貺具臻。地瑞並應。風和氣暢。天人交協。豈朕冲昧所能。致實賴神祇。七廟降福之助。今三正告初。祗感交切。宜因陽始。協典章元。其改今號爲太和元年。辛亥。詔曰。今牧民者與朕共治天下也。官備以徭役。先之勸獎。相其水陸。務盡地利。使農夫外布桑婦內勤。若輕有徵發。致毒民時。以侵擾論。民有不從。長教情於農桑者。加以罪刑。起太和安昌二殿。己酉。秦州略陽民王元壽。聚衆五千餘家。自號爲衝天王。雲中饑。開倉賑恤。二月丙寅。漢川民衆會譚西等。相率內屬。處之并州。辛未。秦益二州刺史武都公尉洛侯。討破元壽。獲其妻子。送京師。癸未。高麗契丹庫莫奚國。各遣使朝獻。三月庚子。徵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東陽王丕爲司徒。丙午。詔曰。朕政治多闕。災會屢興。去年牛疫。死傷大半。耕墾之利。當有虧損。今東作既興。人須肄業。其勅在所督課田農。有牛者加勸於常歲。無牛者借庸於餘年。一夫制治田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庫莫奚契丹國。各遣使朝獻。夏四月丙寅。蠕蠕國遣使朝貢。丁卯。幸白登山。壬申。幸崢山。樂安王長壽。詔復前東郡王陸定國官爵。五月乙酉。車駕祈雨於武州山。俄而澍雨大洽。蠕蠕國遣使朝貢。秋七月壬辰。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京兆王子推薨。庚子。定三等死刑。己酉。太和安昌二殿成。起朱明恩賢門。是月。劉昱死。第準僭立。八月壬子。大赦天下。丙子。詔曰。工商皂隸。各有厥分。而有司縱橫。或染清流。自今戶內有工役者。唯止本部。承已下。準次而授。若階藉元勳。以勞定國者。不從此制。戊寅。劉準遣使朝貢。九月癸未。蠕蠕國遣使朝貢。乙酉。詔羣臣定律令於太華殿。辛卯。高麗國遣使朝貢。庚子。起永樂遊觀殿於北苑。穿神淵池。草多羅西天竺舍衛疊伏羅諸國。各遣使朝貢。冬十月癸酉。宴京邑耆老年七十已上於太華殿。賜以衣服。是月。庫莫奚契丹國。各遣使朝獻。又詔七十已上一子不從役。龜茲國遣使朝獻。劉準薨。虜虜主楊文度。遣弟鼠鬣陷仇池。丙子。誅徐州刺史李訢。庫莫奚契丹國。各遣使朝貢。十月二月癸未。詔征西將軍廣川公皮儻。鎮西將軍梁醜。奴平西將軍楊豐珍等。率衆四萬。討楊鼠。乙酉。吐谷渾國。遣使朝獻。丁亥。懷州民伊祈苟初。自稱堯後。應王。聚衆於重山。洛州刺史馮熙。討滅之。閏月。儻等軍到建安。楊鼠棄城南走。癸亥。果提婆國。遣使朝獻。庚子。詔員外散騎常侍李長仁。使於劉準。十有二月壬寅。儻等攻陷虜虜。斬文度。傳首京師。甲辰。員闕吐谷渾國。並遣使朝貢。丁未。詔以州郡八。水旱蝗。民飢。開倉賑恤。以安定王休爲儀同三司。

二年春正月丁巳。封昌黎王馮熙第二子始興爲北平王。戊午。吐谷渾遣使朝獻。二月丁亥。行幸代之湯泉。所過問民疾苦。以宮人賜貧民。無妻者。戊戌。蠕蠕國遣使朝獻。癸卯。車駕還宮。三月丙子。以河南公梁彌機爲宕昌王。夏四月甲申。幸崢山。丁亥。還宮。己丑。劉準遣使朝貢。京師蝗。甲辰。祈天災於北苑。親自禮焉。滅膳。避正殿。丙午。澍雨大洽。曲赦京師。五月。詔曰。婚媾過禮。則嫁娶有失。時

之弊，厚葬送終，則生者有糜費之苦，聖王知其如此，故申之以禮數，約之以法。禁遺者，民漸奢尚，婚葬越軌，致貧富相高，貴賤無別。又皇族貴戚及士民之家，不惟氏族高下，與非類婚，先帝親發明詔，為之科禁，而百姓習常，仍不肅改。朕今憲章舊典，祗案先制，著之律令，永為定準。犯者以違制論。六月己丑，幸鹿野苑。庚子，皇叔若薨。秋七月戊辰，龜茲國遣使獻名馳七十頭，劉準遣將寇仇池。陰平太守楊廣香擊走之。八月，分遣使者考察守宰，問民疾苦。丙戌，詔罷諸州禽獸之貢。丁亥，勿吉國遣使朝獻。九月丙辰，曲赦京師。龜茲國遣使獻大馬名馳珍寶甚衆。冬十月壬辰，詔員外散騎常侍鄭義使於劉準。十一月庚戌，詔曰：魏爵於朝，而有功者必廉其賞，懸刑於市，而有罪者必權其辜。斯乃古今之成典，治道之寶要。諸州刺史牧民之官，自頃以來，遂各怠慢，縱姦納賂，背公錄私，致令賊盜並興，便劫滋甚，姦宄之聲，屢聞朕聽。朕承太平之運，屬千載之期，恩光洪緒，惟新庶績，亦望著輪羣司，敷德宣惠，以助沖人，共成斯美。幸克已復禮，思愆改過，使寡昧無愧於祖宗，百姓見德於當世，有司明為條禁，稱朕意焉。十一月癸巳，誅南郡王李惠，是歲州鎮二十餘水旱，民飢，閉倉賑恤。

三年春正月癸丑，坤德六合殿成。庚申，詔罷行察官。二月辛巳，帝太皇太后幸代郡，溫泉間民疾苦，饑貧者以宮女妻之。己亥，還宮。壬寅，乾象六合殿成。三月甲辰，曲赦京師。戊午，吐谷渾高麗國各遣使朝獻。夏四月壬申，劉準遣使朝獻。癸未，樂浪王樂平薨。辛卯，蠕蠕國遣使朝獻。丙申，幸崑山。己亥，還宮。庚子，淮陽公尉元進爵為王。吐谷渾國遣使獻麋牛五十頭，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有罪賜死。五月丁巳，帝祈雨於北苑，閉陽門。是日澍雨大洽。辛酉，詔曰：昔四代養老，問道乞言，朕雖沖昧，每向其美。今賜國老各衣一襲，綿五斤，絹布各五疋。六月辛未，以雍州民飢，閉倉賑恤。起文石室，置東殿於方山。秋七月壬寅，詔宮人年老及疾病者免之。八月壬申，詔羣臣直言盡規，靡有所隱。乙亥，幸方山，起思遠佛寺。丁丑，還宮。九月壬子，以侍中司徒東陽王丕為太尉，侍中尚書右僕射趙郡公陳建為司徒，進爵魏郡王。侍中尚書河南公荀勗為司空，進爵河東王。侍中尚書太原公王徽，進爵中山王。侍中尚書龍東公張祐，進爵新平王。己未，定

州刺史安樂王長樂有罪，徵詣京師，賜死。庚申，隴西王源賀薨，高麗吐谷渾地。巨于契丹庫莫奚龜茲諸國各遣使朝獻。冬十月己巳朔，大赦天下。十一月癸卯，賜京師貧窮高年疾患不能自存者衣服布帛，各有差。癸丑，進假梁郡公元嘉爵為假王。督二將出淮陰，隴西公元琛三將出廣陵，河東公薛虎子三將出壽春，蠕蠕率騎十餘萬南寇，至塞而還。十月二月，粟特州逸河襲擊伏羅員，關悉萬斤諸國各遣使朝賀。是年，烏夷蕭道成廢其主劉準而僭立，自號曰齊。四年春正月癸卯，乾象六合殿成。洗陽羌叛，枹罕鎮將討平之。隴西公元琛等攻刺蕭道成馬頭。戊乙卯，廣川王略薨。雍州氏齊男王反，殺美陽令，州郡捕斬之。丁巳，罷畜鷹鷄之所以其地為報德佛寺。戊午，襄城王韓顯有罪，削爵徙邊。蕭道成徐州刺史崔文仲寇淮北，陷荏眉。二月，遣尚書游明根率騎二千南討。癸巳，詔曰：朕承乾緒，君臨海內，夙興昧旦，如履薄冰。今東作方興，庶類萌動，品物資生，膏雨不降，歲一不登，百姓飢乏，朕甚懼焉。其赦天下祀山川羣神，及能與雲雨者，修飾祠堂，薦以牲璧。民有疾苦所在存問。三月丙午，詔車騎大將軍馮熙督眾迎還假梁郡王嘉等諸軍。乙卯，蠕蠕國遣使朝賀。四月乙卯，幸廷尉籍坊二獄，引見諸囚。詔曰：廷尉者，天下之平，民命之所懸也。朕得惟刑之恤者，仗獄官之稱其任也。一夫不耕，將或受其穀，一婦不織，將或受其寒。今農時要月，百姓墾力之秋，而愚民陷罪者甚衆，宜隨輕重決遣，以赴耕耘之業。辛巳，幸白登山。甲申，賜天下貧人一戶之內無雜財數者，廩一年。五月丙申朔，幸火山。壬寅，還宮。六月丁卯，以澍雨大洽，曲赦京師。以紬綾絹布百萬匹及南伐所俘賜王公已下。秋七月辛亥，行幸火山。壬子，改作東明觀。詔會京師耆老，賜錦綵衣服，杖稻米，蠶麩，復家人不徭役，悉萬斤國遣使朝賀。閏月丁亥，幸虎圍，觀錄囚徒，輕者皆免之。壬辰，頓丘王李鍾葵有罪，賜死。蕭道成角城戍主，請舉城內屬。八月丁酉，詔徐州刺史假梁郡王嘉赴接之。又遣平南將軍即大檀三將出胸城，將軍白吐頭二將出海西，將軍元泰二將出邊口，將軍封匹三將出角城，鎮南將軍賀羅出下寨。甲辰，幸方山。戊申，幸武州山石窟寺。庚戌，還宮。乙卯，詔諸州置冰室。蕭道成梁州刺史崔慧景遣長史裴叔保率眾寇武興，關

城氏帥楊鳳舉破之。叔保還南鄭。九月，蕭道成汝南太守常元真龍驤將軍胡
青荀率戶內屬乙亥，思義殿成。壬午，東明觀成。戊子，詔曰：「隆寒雪降，儲在微攝
及轉輸在都，或有凍餒，朕用懸慮。可遣侍臣詣廷尉獄，及有囚之所，周巡省察。
飢寒者給以衣食，極情者代以輕縲。假梁郡王嘉，破蕭道成將盧紹之玄元度
於駒山，其下棄虜主，棄城遁走。冬十月丁未，詔昌黎王馮熙為西道都督，與征
南將軍桓範出義陽，鎮南將軍賀道，自下蔡東出鍾離，關隴民桓富，救其縣令
與昌慮桓和，北連太山，羣盜張和頌等，聚黨保五固，推司馬朗之為主，詔淮陽
王尉元等討之。是歲，詔以州鎮十八水旱，民飢，開倉賑恤。

五年春正月己卯，車駕南巡。丁亥，至中山，親見高年，問民疾苦。二月辛卯朔，大
赦天下。賜孝悌力田，孤貧不能自存者，穀帛有差，免官人年老，還其所親。丁
酉，車駕幸信都，存問如中山。癸卯，還中山。己酉，購武于唐水之陽。庚戌，車駕還
都。沙門法秀謀反，伏誅。南征諸將，擊破蕭道成游擊將軍桓康於淮陽，道成豫
州刺史垣崇祖寇下蔡，昌黎王馮熙擊破之。假梁郡王嘉大破道成將，俘獲三
萬餘口。送京師。三月辛酉朔，車駕幸肆州。癸亥，購武于雲水之陽。所經考察守
宰，加以黜陟。己巳，車駕還宮。詔曰：「法秀妖詐亂常，妄稅符璽，圖畫御史張求等
一百餘人，招結奴隸，謀為大逆，有司科以族誅，誠合刑憲。且矜愚童命，猶所弗
忍。其五族者，降止同租。三族止一門，門誅止身。夏四月己亥，行幸方山，建承固
石室於山上，立碑於石室之庭。又銘太皇太后終制于金冊，又起靈玄殿。壬子，
以兩伴萬餘口，班賜羣臣。甲寅，詔曰：「時雨不霑，春苗萎悴，儲有骸骨之處，皆救
埋藏，勿令露見。有神祇之所，悉可禱祈。任城王雲薨，五月庚申朔，詔曰：「迺者邊
兵屢勦，勞役未息，百姓因之，輕陷刑網，獄訟煩興，四民失業，朕每念之，用傷懷
抱。歲時要月，民須力，其赦天下。勿使有留獄久囚。壬戌，鄧至國遣使朝貢。庚
午，貴州主簿崔文舉乘賊叛，州軍擊之。文舉走都洲。六月甲辰，中山王歡薨。
戊午，封皇叔簡陽齊郡王猛為安豐王。秋七月甲子，蕭道成遣使朝貢。辛酉，蠲
蠲別帥他種，率來內附。甲戌，班乞養，離戶及戶籍之制五條。九月庚午，關武於
南郊，大饗羣臣。蕭道成使車僧朗，以班在劉準使殷靈誕之後，辭不就席。劉準

降人解奉君，刃僧朗於會中。詔誅奉君等。乙亥，封昌黎王馮熙世子誕為南平
王。兗州新司馬朗之，傳首京師。冬十月癸卯，蠲蠲國遣使朝貢。十有二月癸巳，
詔以州鎮十二民飢，開倉賑恤。

六年春正月甲戌，大赦天下。二月辛卯，詔曰：「靈丘郡土既福塔，又諸州路衝官
私所經，供費非一。往年巡行，見其勞瘁，可復民租。綱十五年癸巳，白蘭王吐谷
渾翼世，以輕罔伏誅。乙未，詔曰：「蕭道成逆亂江淮，戎旗頻舉，七州之民，既有征
運之勞，深乖輕徭之義。朕甚愍之。其復常綱三年。戊申，地豆于國遣使朝貢。癸
丑，賜王公已下清勳者，稱者，穀帛有差。三月庚辰，行幸虎園。詔曰：「虎獲猛暴，食
肉殘生，取捕之日，每多傷害。既無所益，損費良多。從今勿復捕。辛巳，幸武州
山石窟寺，賜貧老者衣服。壬午，幸方山。是月，蕭道成死。子曠僭立。夏四月甲辰，
賜畿內饑寒孤獨不能自存者，粟帛有差。六月，蠲蠲國遣使朝貢。秋七月，發州
郡五萬人，治靈丘道。八月癸未朔，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遺水之處。丐民租賦，貧
儉不自存者，賜以粟帛。庚子，罷山澤之禁。九月辛酉，以氏楊後起為武郡王。冬
十有一月乙卯，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有二月丁亥，詔曰：「朕以寡薄，政缺平和，
不能仰緝緯象，獨茲六珍。去秋淫雨，洪水為災，百姓嗷然，朕用嗟慙。故遣使者
循方賑恤，而牧守不思利民之遺，期於取辦，愛毛反裘，甚無謂也。今課督未入，
及將來租算，一以丐之。有司勉加勸課，以要來獲，稱朕意焉。」

七年春正月庚申，詔曰：「朕每思知百姓之所疾苦，以增修寬政，而明不燭遠實，
有缺焉。故具問守宰，前虛之狀。於州郡使者，秀孝計據，而對多不實。甚乖朕虛
求之意。宜案以大辟。明罔上必誅。然情猶未忍，可恕罪聽歸。申下天下。使知後
犯無恕。丁卯，詔青齊光東徐四州之民戶，運倉粟二十萬石，送琅丘。琅邪復租
算一年。三月甲戌，以冀定二州民飢，詔郡縣為粥於路以食之。又弛關津之禁。
任其去來。夏四月庚子，幸崑山。賜所過饑寒不能自存者衣服粟帛。壬寅，車駕
還宮。閏月癸丑，墨子生。大赦天下。五月戊寅朔，幸武州山石窟佛寺。六月，定州
上言為粥給飢人，所活九十四萬七千餘口。秋七月丁丑，帝太皇太后幸神淵。
地甲申，幸方山。詔便員外散騎常侍李彪，員外郎關英，使於蕭曠。濟南王暹拔

改封趙郡王。九月壬寅，詔曰：朕承祖宗，夙夜惟懼，然聽政之際，猶慮未周。至於案文審獄，思聞已過，自今羣官奏事，當獻可替否，無或面從，俾朕之過彰於遠近。冀州上言：為粥給飢民，所活七十五萬一千七百餘口。冬十月戊午，皇信堂成。十有一月辛丑，蕭曠遣使朝貢。十有二月癸丑，詔曰：淳風行於上古，禮化用乎近葉，是以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絕同姓之娶，斯皆教隨時設，治因事改者也。皇運初基，中原未混，撥亂經綸，日不暇給，古風遺模，未遑釐改，後遂因循，迄茲莫變。朕屬百年之期，當後仁之政，思易質舊，式昭惟新，自今悉禁絕之。有犯以不道論。庚午，開林慮山禁與民共之。詔以州鎮十三民飢，閉倉賑恤。八年春正月，詔龍西公元琛，尚書陸敷，為東西二道大使，襄善罰惡。二月，蠟蠅國遣使朝獻。夏四月甲寅，幸方山。戊午，車駕還宮。庚申，行幸旋鵠池，遂幸崑山。丁卯，還宮。五月己卯，詔賑賜河南七州戍兵。甲申，詔員外散騎常侍李彪，員外郎蘭英，使於蕭曠。六月丁卯，詔曰：置官班祿，行之尚矣，周禮有食祿之典，二漢著受俸之秩，逮于魏晉，莫不率稽往意，以經綸治道，自中原喪亂，茲制中絕，先朝因循，未遑釐改。朕永鑒四方，求民之瘼，夙興昧旦，至於憂勤，故憲章舊典，始班俸祿，罷諸商人，以簡民事。戶增調三匹，穀二斛九斗，以為官司之祿，均預調為二匹之賦，即兼商用。雖有一時之煩，終克永逸之益。祿行之後，賦滿一匹者，死變法改度，宜為更始。其大赦天下。與之惟新。戊辰，武州水泛溢，壞民居舍，秋七月乙未，行幸方山石窟寺。八月甲辰，詔曰：帝業至重，非廣詢無以致治。王務至繁，非博採無以興功。先王知其如此，故虛己以求過，明恕以思咎，是以諫鼓置於堯世，謗木立於舜庭，用能耳目四達，庶類咸熙。朕承累聖之洪基，屬千載之昌運，每布遐風，景行前式，承明之初，班下內外，聽人各盡規以補其闕，中旨雖寬，允稱者少，故變時法，遺遵古典，班制俸祿，改更刑書，寬猛未允，人或異議，思言者莫由申情，求諫者無因自達，故令上明不周，下情壅塞。今制百辟卿士，工商吏民，各上便宜，利民益治，損化傷政，直言極諫，勿有所隱，務令辭無煩華，理從簡實。朕將親覽，以知世事之要，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為戒。九月甲午，蕭曠遣使朝貢。戊戌，詔曰：律制已立，宣時班行，其以十月為首，每季一讀，於

是內外百官，受祿有差。冬十月，高麗國遣使朝貢，蕭曠變城戍，主王繼宗內屬。十有一月乙未，詔員外散騎常侍李彪，員外郎蘭英，使於蕭曠。十有二月，詔以州鎮十五水旱，民飢，遣使者循行，問所疾苦，開倉賑恤。九年春正月戊寅，詔曰：圖讖之興，起於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為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秘緯，及名為孔子閉房記者，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又諸巫覡，假稱神鬼，妄說吉凶，及委巷諸卜，非墳典所載者，嚴加禁斷。癸未，大饗羣臣于太華殿，班賜皇膳。二月己亥，制皇子封王者，皇孫及曾孫，詔封者，皇女封者，歲祿各有差，以廣陽王建第二子嘉紹建後，為廣陽王。乙巳，詔曰：昔之哲王，莫不博採下情，勤求箴諫，建設旌鼓，詢納芻蕘，朕班祿刑，慮不周九，虛懷謙直，思顯洪猷。百司卿士及工商吏民，其各上書極諫，靡有所隱。三月丙申，宕昌國遣使朝貢，封皇弟禧為威陽王，幹為河南王，羽為廣陵王，雍為潁川王，懿為始平王，詳為北海王。夏四月癸丑，幸方山。甲寅，還宮。五月，高麗國及蕭曠，並遣使朝貢。六月辛亥，幸方山，遂幸豐泉池。丁巳，還宮。秋七月丙寅，新作諸門。癸未，遣使拜宕昌王梁彌機，兄子彌承，為其國王。戊子，幸魚池，登青原岡。甲午，還宮。八月己亥，行幸彌澤。甲寅，登牛頭山。庚申，詔曰：數州災水，饑饉荐臻，致有賣鬻男女者，天之所譴，在于一人，而百姓無辜，橫罹艱難，朕用殷憂夕惕，忘食與寢，今自太和六年已來，買定冀幽相四州飢民，良口者，盡還所親，雖得為妻妾，過之非理，情不樂者，亦離之。甲子，還宮。冬十月丁未，詔曰：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每覽先王之典，經綸百氏，儲畜既積，黎元永安，爰暨季葉，斯道陵替，富強者并兼山澤，貧弱者塗絕一區，致令地有遺利，民無餘財，或爭畝畔以亡身，或因饑饉以棄業，而欲天下太平，百姓豐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遺愛以生死，勸課農桑，與富民之本。戊申，高麗吐谷渾國，並遣使朝貢。辛酉，侍中司徒魏郡王陳建，詔員外散騎常侍李彪，尚書郎公孫阿六頭，使蕭曠。十有二月乙卯，侍中淮南王他，為司徒。蠟蠅犯塞，詔任城王澄率眾討之。是年，京師及州鎮十三水旱，傷稼。宕昌高麗吐谷渾等國，並遣使朝貢。

魏書卷七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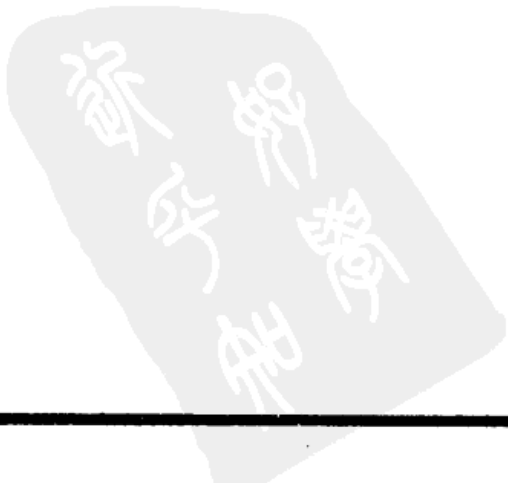
魏書卷七上考證

高祖紀武郡王反攻仇池○綱目癸丑冬十月武郡王楊僧嗣卒第文度立降魏即延興三年事也本卷後云劉準諷釐戍主楊文度遣鄒鳳襲陷仇池不稱武郡王此云武郡王反攻仇池又不稱姓名莫可詳也

唯止本部丞已下準次而授○唯止二字監本作推上今依北史改

乾象六合殿成○臣人龍按本卷前云太和三年二月壬寅乾象六合殿成此處又云四年正月癸卯乾象六合殿成何句為正何句為重不可考矣

魏書卷七上考證



帝紀第七

高祖紀下

十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始服袞冕朝饗萬國壬午蠶蠶犯塞二月甲戌初立黨里薛三長定民戶籍三月丙申蠶蠶國遣使朝貢庚申蕭贖遣使朝貢夏四月辛酉朔始制五等公服甲子帝初以法服御筆祀於西郊癸酉幸靈泉池戊寅車駕還宮是月高麗吐谷渾國並遣使朝貢六月辛酉幸方山己卯名皇子曰恂大赦天下秋七月戊戌幸方山八月乙亥給尚書五等品爵已上朱衣玉珮大小組綬九月辛卯詔起明堂辟雍冬十月癸酉有司議依故事配始祖於南郊十有一月議定州郡縣官依戶給俸十有二月壬申蠶蠶犯塞癸未勿吉國遣使朝貢乙酉詔以汝南潁川大饑丐民田租開倉賑恤

十有一年春正月丁亥朔詔定樂章非雅者除之二月甲子詔以肆州之屬門及代郡民饑開倉賑恤夏四月己未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壬辰幸靈泉池遂幸方山癸巳南平王暉薨甲午車駕還宮詔復七廟子孫及外戚絕服已上賦役無所與詔南郡尚書公孫文慶上谷張伏干率衆南討舞陰山關高麗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六月辛巳秦州民飢開倉賑恤癸未詔曰春旱至今野無青草上天致饑饉由匪德百姓無辜將優饑饉瘠瘵思求罔知所益公卿內外股肱之臣謀猷所寄其極言無隱以救民瘼秋七月己丑詔曰今年穀不登聽民出關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在開倉賑恤八月壬申蠶蠶犯塞遣平原王陸歡討之事具蠶蠶傳庚辰大饑北伐進策者百有餘人辛巳罷山北苑以其地賜貧民悉萬斤國遣使朝獻九月庚戌詔曰去夏以歲旱民飢須遣就食舊籍雜亂難可分簡故依局割民關戶造籍欲令去留得實賑貸平均然邇者以來猶有餓死衢路無人收斂夏由本部不明籍實未實賑恤不周以至於此朕復居民上聞用慨然可重遣精檢勿令遺漏冬十月辛未詔罷起部無益之作出宮人不執機杆者甲戌詔曰鄉飲禮廢則長幼之敘亂孟冬十月民關歲

陳宜於此時導以德義可下諸州黨里之內推賢而長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弟弟順夫和妻柔不率長教者具以名聞十有一月丁未詔罷尙方錦繡綾羅之工四民欲造任之無禁其御府衣服金銀珠玉綾羅錦繡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出其大半瑯瑯百官及京師士庶下至工商皂隸逮於六鎮戌士各有差戾申詔曰朕惟上政不明令民陷身罪戾今寒氣勁切杖撻難任自今月至來年孟夏不聽拷問罪人又歲既不登民多飢寒輕繫之囚宜速決了無令薄罪久留獄犴十有二月詔秘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改折國記依紀傳之體是歲大饑詔所在開倉賑恤

十有二年春正月辛巳朔初建五牛旌旗乙未詔曰鎮戍流徙之人年滿七十孤單窮獨雖有妻妾而無子孫諸如此等聽解名還本諸犯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人子孫勞無養親者具狀以聞二月壬戌高麗國遣使朝貢三月丁亥宕昌國遣使朝獻中散梁柔保等謀反伏誅夏四月高麗吐谷渾國並遣使朝貢蕭贖將陳顯達等寇邊甲寅詔豫州刺史元斤率衆禦之甲子大赦天下乙丑幸靈泉池丁卯遂幸方山己巳還宮陳顯達攻陷陽左僕射長樂王穆亮率騎一萬討之五月丁酉詔大饑雲中河西及關內六郡各修水田通渠溉灌壬寅增置縣於太廟六月甲寅宕昌國遣使朝貢秋七月己丑幸靈泉池遂幸方山己亥還宮八月甲子勿吉國貢楛矢石磐九月吐谷渾宕昌國遣使朝貢甲午詔曰日月躋蝕陰陽之恆度耳聖人懼人君之放怠因之以設誠故稱日蝕修德月蝕修刑迺癸巳夜月蝕盡公卿已下宜慎刑罰以答天意丁酉起宣文堂經武殿癸卯侍中司徒淮南王他薨吐谷渾宕昌武興諸國各遣使朝貢閏月甲子帝親築園丘於南郊乙丑高麗國遣使朝貢辛未幸靈泉池癸酉還宮十有一月詔以二雍豫三州民飢開倉賑恤藥州刺史臨淮王提坐食縱從配北鎮十有二月蠶蠶伊吾戍主高燕子率衆三千以城內附以侍中安豐王猛爲開府儀同三司

十有三年春正月辛亥車駕有事於園丘於是初備大駕乙丑兗州民王伯恭聚衆勞山自稱齊王東萊鎮將孔伯孫討斬之戊辰蕭贖遣衆寇邊淮陽太守

王僧勳走之二月壬午高麗國遣使朝獻庚子引羣臣訪政道得失損益之宜三月甲子吐谷渾國遣使朝獻夏州刺史章武王彬以食祿削封夏四月丁丑詔曰昇樓散物以養百姓至使人馬騰踐多有毀傷今可斷之以本所費之物賜窮老貧獨者丁亥幸豐泉池遂幸方山己丑還宮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州鎮十五大饑詔所在開倉賑恤五月庚戌車駕有事於方澤六月汝陰王天賜南安王植並坐贓賄免為庶人高麗國遣使朝貢秋七月甲辰陰平國遣使朝貢丙寅幸豐泉池與羣臣御龍舟賦詩而罷立孔子廟於京師八月乙亥詔兼員外散騎常侍邢產兼員外散騎侍郎侯豐詔使於蕭曠戊子詔諸州鎮有水田之處各通澆灌遺匠者所在指授中尺國遣使朝貢九月丁未吐谷渾武與宕昌諸國各遣使朝獻出宮人以賜北鎮人貧饑無妻者冬十月甲申高麗國遣使朝貢十一月己未安豐王猛薨十有二月丙子侍中司空河東王苟類薨甲午蕭曠遣使朝貢己亥以尙書令尉元為司徒左僕射穆亮為司空是歲蠕蠕別帥叱呂勤率衆內附

十有四年春正月乙丑行幸方山二月辛未行幸豐泉池壬申還宮戊寅初詔定起居注制己卯詔遣侍臣循行州郡問民疾苦三月壬申吐谷渾宕昌武興陰平諸國並遣使朝貢夏四月地豆于類犯塞甲戌征西大將軍陽平王熙擊走之甲午詔兼員外散騎常侍邢產兼員外散騎侍郎蘇季連使於蕭曠五月己酉庫莫奚犯塞安州都將樓龍兒擊走之沙門司馬惠御自言聖王謀破平原郡擒獲伏誅秋七月甲辰詔罷都牧雜制丙午行幸方山丙辰遂幸豐泉池高麗國遣使朝貢八月丙寅朔車駕還宮辛卯宕昌國遣使朝貢詔議國之行次九月癸丑太皇太后馮氏崩壬戌高麗國遣使朝貢詔聽著鎮會經內侍者前後奔赴冬十月戊辰詔曰自丁荼苦奄踰晦朔仰遺遺者租莫有期朕將親侍龍輿幸缺陵隨諸常從之具悉可停之其武衛之官防侍如法癸酉葬文明太皇太后於承固陵甲戌車駕謁承固陵羣臣固請公除帝不許己卯車駕謁承固陵庚辰帝居廬引見羣寮於太和殿太尉東陽王丕等據權制固請帝引古禮往復羣臣乃止詔在禮志京兆王太與有罪免官削爵詔曰公卿屢依金

冊遺旨中代權式請過葬即吉朕思違遠古終三年之制依禮既虞率與此月二十一日授服以葛易麻既衰服在上公卿不得獨釋於下故於朕之授服變從練禮已下復為節制酌今古以制厥衷且取遺旨速除之一端粗申臣子罔極之巨痛癸未詔曰朕遠遵古式欲終三年之禮百辟羣官據金冊顧命將奪朕心從先朝之制朕仰惟金冊俯自推省取諸二衷不許衆議以表服過著終四節之墓又幸聖訓奉修諸旨不敢闕嘿自居以職機政庶不愆遺令之意差展哀慕之情昔下州鎮長至三元絕告慶之禮甲申車駕謁承固陵辛卯詔曰羣官以萬機事重請求聽政朕仰祗遺命亦思無怠但哀慕纏綿心神迷塞未堪自力以親政事近侍先掌機衡者皆謀猷所寄且可任之如有疑事當時與論決十有一月甲寅詔曰垂及至節感慕崩摧凡在臣列誰不哽切內外職人先朝班次及諸方雜客冬至之日盡聽入臨三品以上衰服者至夕復臨其餘唯旦臨而已其拜哭之節一依別儀丁巳蕭曠遣使朝貢十有二月壬午詔依準丘井之式遣使與州郡宣行條制隄口漏丁即聽附實若朋附乘勢陵抑孤弱罪有常刑

十五年春正月丁卯帝始聽政於皇信東室初分置左右史官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二月乙亥抱罕鎮將長孫百年請討吐谷渾所置洗陽泥和二戌許之己丑蕭曠遣使朝貢三月甲辰車駕謁承固陵己酉悉萬斤等五國遣使朝貢夏四月癸亥帝始進蔬食乙丑謁承固陵自正月不雨至于癸酉有司奏祈百神詔曰昔成湯遇旱齊景逢災並不由祈山川而致雨皆至誠發中澍潤千里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普天喪恃幽顯同哀神若有靈猶應未忍安樂何宜四氣未風便欲祀事唯當考躬責己以待天譴甲戌詔員外散騎常侍李彪尙書郎公孫阿六頭使於蕭曠己卯經始明堂改太廟五月己亥議改律令於東明觀折疑獄乙卯百年攻洗陽泥和二戌克之俘獲三千餘人詔悉免歸高麗國遣使朝獻丙辰詔遣五略六月丁未濟陰王徽以食殘賜死秋七月乙丑謁承固陵建壽陵戊寅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己卯詔議祖宗以道武為太祖乙酉車駕巡省京邑聽然而還八月壬辰議養老又議婦類上帝禮于六宗之禮帝親

臨決詔郡國有特物可以薦宗廟者貢之戊戌移道壇於桑乾之陰改曰崇虛寺己亥詔諸州舉秀才先盡才學乙巳親定禘祫之禮丁巳議律令事仍省雜祀九月辛巳蕭曠遣使朝貢壬午吐谷渾高麗宕昌鄯至諸國並遣使朝獻冬十月庚寅車駕謁承天殿是月明堂太廟成十有一月丁卯遷七廟神主於新廟乙亥大定官品戊寅考諸牧守詔假通直散騎常侍李彪假散騎侍郎蔣少遊使蕭曠丙戌初罷小歲賀丁亥詔二千石考在上者假四品將軍賜乘黃馬一匹上中者五品將軍上下者賜衣一襲十有二月壬辰遷社於內城之西癸巳班賜刺史已下衣冠以安定王休為太傅齊郡王饒為太保帝為高麗王璉舉哀於城東行宮己酉車駕迎春於東郊辛亥詔簡選樂官

十有六年春正月戊午朔饗羣臣於太華殿帝始為王公與懸而不樂己未宗祀顯祖獻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遂升靈臺以觀雲物降居青陽左个布政事每朔依以為常辛酉始以太祖配南郊壬戌詔定行次以水承金甲子詔罷祖祫癸丑制諸遠屬非太祖子孫及異姓為王皆降為公公為侯侯為伯子男仍舊皆除將軍之號戊辰帝臨思義殿策問秀孝丙子始以孟月祭廟二月戊子帝移御承樂宮庚寅壞太華殿經始太極殿辛卯罷寒食饗壬辰幸北都曹歷觀諸省巡省京邑聽理冤訟甲午初朝日于東郊遂以為常丁酉詔祀唐堯於平陽虞舜於廣寧夏禹於安邑周文於洛陽丁未改禮宜尼曰文聖尼父告諸孔廟三月丁卯巡省京邑癸酉省西郊郊天雜事乙亥車駕初迎氣南郊自此為常辛巳以高麗王璉孫雲為其國王蕭曠遣使朝貢是月高麗鄧至國並遣使朝貢四月丁亥朔班新律令大赦天下癸巳契丹遣使朝貢甲寅幸皇宗學親問博士經義五月癸未詔羣臣於皇信堂更定律條流徒限制帝親臨決之六月己丑高麗國遣使朝貢甲辰詔曰務農重穀王政所先勸率田疇君人常事今四氣休序時澤滂澍宜用天分地悉力東成然京師之民遊食者衆不加督勸或若耨失時可遣明使檢察勤惰以聞秋七月庚申吐谷渾世子賀虜頭來朝壬戌詔曰王者設官分職垂拱責成據綱舉網衆目斯理朕德謝知人豈能一見聖職徒乖為君委授之義自今選舉每以季月本曹與吏部銓

簡甲戌詔兼員外散騎常侍宋弁兼員外散騎侍郎房亮使於蕭曠八月庚寅車駕初夕月於西郊遂以為常辛卯高麗國遣使朝貢乙未詔陽平王頤左僕射陸徵書十二將七萬騎北討蠕蠕丙午宕昌王梁彌承來朝司徒尉元以老違位己酉以尉元為三老游明根為五更又養國老庶老將行大射之禮兩不克成癸丑詔曰文武之道自古並行威福之施必也相藉故三五至仁尚有征伐之事夏殷明敷未捨兵甲之行然則天下雖平忘戰者殆不教民戰可謂棄之是以周立司馬之官漢置將軍之職皆所以輔文強武威肅四方者矣國家雖崇文以懷九服修武以寧八荒然於習武之方猶為未盡今則訓文有典教武闕然將於馬射之前先行講武之式可勅有司豫修場埒其列陣之儀五戎之數別俟後勅九月甲寅朔大序昭穆於明堂祀文明太皇太后於玄室辛未帝以文明太皇太后再周忌日哭於陵左絕膳三日哭不輟聲辛巳武興王楊集始來朝冬十月乙酉鄧至國遣使朝獻己亥以太傅安定王休為大司馬特進馮誕為司徒甲辰詔以功臣配饗太廟丙午高麗國遣使朝獻庚戌太極殿成太極殿十有一月乙卯依古六樓權制三室以安昌殿為內樓皇信堂為中樓四下屋為外樓十有二月賜京邑老人鳩杖是月蕭曠遣使朝貢

十有七年春正月壬子朔帝饗百寮於太極殿乙丑詔曰夫駿奔入覲臣下之常式錫馬賜車君人之恆惠今諸邊君蕃胤皆虔象魏趨紫庭實饗既畢言旋無遺各可依秩賜車旗衣馬務令優厚其武興宕昌各賜錦綉練一千吐谷渾世子八百鄧至世子雖因緣至都亦宜賚及可賜三百命數之差皆依別牒詔兼員外散騎侍郎劉承叔使於蕭曠乙亥勿吉國遣使朝獻丙子以吐谷渾伏連壽為其國王庚辰調大司馬安定王休太保齊郡王簡期望之朝二月乙酉詔賜雜律令之官各有差己酉車駕始藉田於都南三月戊辰改作後宮帝幸承興園從御宣文堂吐谷渾國遣使朝獻夏四月戊戌立皇后馮氏是月蕭曠征虜將軍直閣將軍曹田益宗率部落四千餘戶內屬五月乙卯宕昌陰平契丹庫莫奚諸國並遣使朝獻壬戌宴四廟子孫於宣文堂帝親與之齒行家人之禮甲子帝臨朝堂引見公卿已下決疑政錄囚徒丁丑以旱撤膳夏

陽會曹曼恩等率一千三百餘戶內徙居於太和川六月丙戌帝將兩伐詔
 遣河橋己丑詔免徐南豫陝岐東徐洛豫七州軍糧乙未韓武乙巳詔曰六職
 備于周經九列炳於漢晉務必有恆人斯其職比百秩雖陳事典未敘自八元
 橫位躬加省覽遠依往籍近探時宜作職員令二十一卷事迫戎期未嘗周悉
 雖不足網範萬度采垂不朽且可釋滯目前釐整時務須待軍回更論所關權
 可付外施行其有當局所疑而令文不載者隨事以聞當更附之立皇子恂為
 皇太子戊申高麗國遣使朝獻秋七月癸丑以皇太子立詔賜民為人後者爵
 一級為公士曾為吏屬者爵二級為上進饒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粟五斛戊
 午中外戒嚴是月蕭曠死孫昭業備立八月乙酉三老山陽郡公尉元薨丙戌
 車駕還於上帝遂臨尉元喪丁亥帝辭采固陵己丑車駕發京師南伐步騎百
 餘萬太尉丕奏請以宮人從詔曰臨戎不語內事宜俾來請壬寅車駕至肆州
 民年七十已上賜爵一級路見眇跛者停駕親問賜衣食終身戊申幸并州親
 見高年問所疾苦九月壬子詔兼員外散騎常侍高聰兼員外散騎侍郎賈積
 使於蕭昭業丁巳詔以車駕所經傷民秋稼者畝給穀五斛戊辰濟河詔洛懷
 并肆所過四州之民百年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
 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饒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第二匹率佛廉義文
 武應求者皆以名聞又詔所養之戶不得與士民婚有文武之才積勞應進者
 同庶族例聽之庚午幸洛陽周巡故宮基址帝顧謂侍臣曰晉德不修早傾宗
 祀荒毀至此用傷朕懷遂詠黍離之詩為之流涕壬申觀洛橋幸太學觀石經
 乙亥鄧至王偉舒彭遣子舊詣闕朝賀并奉表求以位授舊詔許之丙子詔大
 軍發轍丁丑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請停南伐帝乃止仍定還
 都之計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詔徵司空程亮與尚書李冲將作大匠董蔚
 經始洛京己卯幸河南城乙酉幸豫州癸巳次於石濟乙未解嚴設壇於滑臺
 城東告行廟以還都之意大赦天下起滑臺宮又詔京師及諸州從戎者賜爵
 一級應募者加二級主將加三級癸卯幸鄴城乙巳詔安定王休車從官迎東
 於代京車駕送於漳水上初帝之南伐也起宮殿於鄴西十有一月癸亥宮成

徙御壽十有二月戊寅巡省六軍庚寅陰平國遣使朝賀乙未詔陳恆軍士死
 亡疾病務令優給

十有八年春正月丁未朔朝羣臣於縣宮澄豐殿丁巳高麗國遣使朝獻癸亥
 車駕南巡詔相克豫三州百年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
 爵一級孤老饒寡不能自存者賜粟五石第二匹率佛廉義文武應求者皆以
 名聞戊辰經殿比干之墓祭以太牢乙亥幸洛陽西宮二月己丑行幸河陰規
 建方澤之所丙申河南王幹徙封趙郡潁川王雍徙封高陽壬寅車駕北巡癸
 卯濟河蕭昭業遣使朝賀甲辰詔天下喻以還都之意閏月癸亥次句注陘南
 皇太子朝于蒲池壬申至平城宮癸酉臨朝堂部分還留甲戌謁采固陵三月
 庚辰罷西郊祭天壬辰帝臨太極殿論在代羣臣以遷移之略夏五月乙亥詔
 罷五月五日七月七日癸卯六月己巳詔兼員外散騎常侍盧昶兼員外散騎侍
 郎王清石使於蕭昭業秋七月乙亥以宋王劉昶為大將軍壬午侍中大司馬
 安定王休薨辛卯高麗國遣使朝賀壬辰車駕北巡戊戌謁金陵辛丑幸朔州
 是月高麗蕭蕭殺其主蕭昭業立昭業弟昭文八月癸卯皇太子朝於行宮甲
 辰行幸陰山觀雲川丁未幸閩武臺臨觀講武癸丑幸懷朔鎮己未幸武川鎮
 辛酉幸撫冥鎮甲子幸柔玄鎮乙丑南還所過皆親見高年問民疾苦貧瘠孤
 老賜以粟帛丙寅詔六鎮及契夷城人年八十以上而無子孫兄弟終身給其
 廩粟七十以上家貧者各賜粟十斛又詔諸北城人年滿七十以上及廢疾之
 徒杖其元犯以準新律事當從坐者聽一身還鄉又令一子扶養終命之後乃
 遣歸邊自餘之處如此之犯年八十以上皆聽還戊辰車駕次樓煩地庚午謁
 采固陵辛未還平城宮九月壬申朔詔曰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以彰
 能否今若特二者然後黜陟可黜者不足為選可進者大成除緩是以朕今三
 載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墮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
 劣為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選
 之天下者聽之申中者守其本任壬午帝臨朝堂親加黜陟壬辰陰平王楊昇
 來朝冬十月甲辰以太尉東陽王丕為太傅戊申親告太廟奉還神主辛亥車

嚴戎備應須赴集十有二月行幸栗桑山議定國丘甲申有事於國丘丙戌大赦天下十有二月乙未朔引見羣臣於光極堂宣示品令為大選之始辛酉驃騎大將軍司州牧咸陽王禧為長兼太尉前南安王植復本封冀得進廣陵王羽為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甲子引見羣臣於光極堂班賜冠服

二十年春正月丁卯詔改姓為元氏壬辰改封始平王徽為彭城王以定襄縣王徽復封咸陽王二月辛丑帝幸華林聽訟於都亭壬寅詔自非金車聽訟三年癸卯詔畿內七十以上暮春赴京師將行養老之禮庚戌幸華林聽訟於都亭癸丑詔介山之邑聽為寒食自禁樂斷三月丙寅羣臣及國老庶老於華林園詔國老耆壽以上假中散大夫郡守耆年以上假給事中縣令庶老直假郡縣各賜鳩杖衣裳丁丑詔諸州中正各舉其鄉之民年五十以上守素衙門者授以令長夏四月甲辰廣州刺史薛法護南叛五月丙子詔曰農惟政首稷實民先澍雨豐洽所宜獎勵其令畿內嚴加課督墮業者申以楚撻力田者具以名聞丙戌初營方澤於河陰遣使者以太牢祭漢光武及明章三帝陵又詔漢魏晉諸帝陵各禁方百步不得樵蘇踐躅丁亥車駕有事於方澤七月庚皇后馮氏戊寅帝以久旱成秩羣神自癸未不食至于乙酉是夜澍雨大洽丁亥詔曰炎陽爽節秋零卷澍在于之實實深懷慄故穀膳三展以命上祈豐饗誠款曲流雲液雖休勿休車最愆怠將有賢人湛德高士凝樓雖加銓採未能招致其精訪幽谷舉茲賢彥直言極諫匡子不及又邪佞毀朝固唯治盡食夫羈位大政以虧主者彈劾不肖明黜盜祿又法為治要民命尤重在京之囚悉命條奏朕將親案以時議決又疾苦大極人神所矜宣時訪恤以拯窮廢鯨塞困乏不能自存者明加矜恤令得存濟又輕徭薄賦若人常理歲中恆役具以狀聞又夫婦之道生民所先仲春奔會禮有違式男女失時者以禮會之又京民始業農桑為本田稼多少課督不具以狀言八月壬辰朔幸華林園親錄囚徒咸降本罪二等決遣之戊戌車駕幸嵩高甲寅還宮丁巳南安王植薨幸華林園聽訟九月戊辰車駕閱武於小平津癸酉還宮丁亥將通洛水入穀帝

親臨觀冬十月戊戌以代遷之士皆為羽林虎賁司州之民十二夫調一吏為四年更卒歲開番假以供公私力役己酉曲赦京師十有一月乙酉復封前汝陰王天賜豫景和為汝陰王前京兆王太與為西河王閏月丙辰右將軍元隆大破汾州叛胡十有二月甲子以西北州郡早儉遣侍臣循察開倉賑恤乙丑開鹽池之禁與民共之丙寅廢皇太子恂為庶人丁卯告太廟戊辰置常平倉恆州刺史穆泰等在州謀反遣行吏部尚書任城王澄案治之樂陵王思譽坐知樂陰謀不告削爵為庶人

二十有一年春正月丙申立皇太子恪為皇太子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己亥遣兼侍中張彝崔光兼散騎常侍劉藻巡方省察問民疾苦黜防守宰宣揚風化乙巳車駕北巡二月壬戌次於太原親見高年問所不便乙丑詔并州士人年六十已上假以郡守先是定州民王金鈞訛言惑眾自稱應王丙寅州郡捕斬之癸酉車駕至平城甲戌謁永安園癸未行幸雲中三月庚寅車駕至自雲中辛卯謁金陵乙未車駕南還己酉次離石叛胡歸罪宥之甲寅詔汾州民百人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丙辰車駕次平陽遣使者以太牢祭唐堯夏四月庚申幸龍門遣使者以太牢祭夏禹癸亥行幸蒲坂遣使者以太牢祭虞舜戊辰詔脩堯舜禹廟辛未行幸長安壬申武興王楊集始來朝乙亥親見高年問所疾苦丙子遣侍臣分省縣邑賜賜帛帛戊寅幸未央殿阿房宮遂幸昆明池癸未大將軍宋王劉昶薨丙戌遣使者以太牢祀漢帝諸陵五月丁亥朔衛大國遣使朝貢己丑車駕東旋汎渭入河庚寅詔雍州士人百人以上假華郡太守九十以上假荒郡八十以上假華縣令七十以上假荒縣庶老以年各減一等七十以上賜爵三級其管船之夫賜爵一級孤寡饑貧窮病廢疾各賜帛二匹穀五斛其孝友德義文學才幹悉仰買舉壬辰遣使者以太牢祭周文王於鄠祭武王於鎬癸卯遣使祭華嶽六月庚申車駕至自長安壬戌詔定議相濟五州發卒二十萬將以南討癸亥司空穆亮遜位丁卯部分六師以定行留秋七月甲午立昭儀馮氏為皇后戊辰以前司空穆亮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甲寅帝

親爲羣臣請喪服於清徽堂八月丙辰詔中外戒嚴壬戌立皇子愉爲京兆王
憚爲清河王懷爲廣平王壬申行幸河南城甲戌講武於華林園庚辰車駕南
討九月丙申詔曰哀貧恤老者所先饑寒六疾尤宜矜愍可勅司州洛陽之
民年七十已上無子孫六十以上無耆親貧不自存者給以衣食及不滿六十
而有廢癩之疾無大功之親窮困無以自療者皆於別坊遣醫救護給醫師四
人豫請藥物以療之丁酉詔河南尹李崇討梁州叛羌受征西源懷節度辛丑
帝留諸將攻諸陽引師而南癸卯至宛城夜襲其郭克之丁未車駕發南陽留
太尉成陽王禧前將軍元英攻之己酉車駕至新野冬十月丁巳四面進攻不
克詔左右軍築長圍以守之乙亥追廢貞皇后林氏爲庶人十一月甲午蕭
鸞前將軍韓秀方弋陽太守王嗣之使將軍趙祖悅等十五將來降丁酉
大破賊軍於沔北獲其將軍王伏保等於是民皆復業九十以上假以郡守六
十五以上假以縣令新野民張曙欄萬餘家拒守不下十月庚申破之俘
斬萬餘丁卯詔流徒之囚皆勿決遣有登城之際令其先鋒自效庚午車駕臨
沔遂還沔東還戊寅車駕還新野己卯親行營盡隄恤六軍蕭鸞將王曇首等
萬餘人寇南青州黃郭戊戌主崔僧淵擊破之悉虜其衆以齊郡王子琛詔河
關王若後高昌國遣使朝貢

二十有二年春正月癸未朔朝饗羣臣於新野行宮丁亥破新野獲蕭鸞輔國
將軍新野太守劉忌斬之於宛戊子鸞湖陽戊主秦道福棄城遁走辛卯鸞精
陽戊主成公期軍主胡松棄城遁走壬辰鸞輔國將軍舞陰戊主黃瑤起及直
閣將軍臺軍主鮑舉南鄉太守席謙相尋遁走瑤起鮑舉爲軍人所獲送庚戌
行幸南陽二月乙卯進攻宛北城甲子拔之鸞冠軍將軍南陽太守房伯玉面
縛出降庚午車駕幸新野辛未詔以讓民首歸大順終始若一者給復三十年
標其所居曰歸義鄉次降者給復十五年三月壬午朔大破鸞平北將軍崔惠
景費門郎蕭衍軍於鄧城斬獲首虜二萬有餘庚寅行幸樊城觀兵襄沔耀武
而還曲赦二荆魯陽郡鎮南將軍王肅攻鸞襄陽鸞遣將裴叔業寇瀘陽乙未
詔將軍鄭思明嚴虛敬宇文福等三軍繼援辛丑行幸湖陽乙未次比陽戊申

詔荊州諸郡之民初降次附復同獲縣辛亥行幸懸瓠夏四月甲寅從征武直
之官進位三階文官二級外官一階庚午發州郡兵二十萬人限八月中旬集
懸瓠趙郡王幹薨五月丙午詔在征身喪者四品已下及卑兼之職給帛有差
六月庚申詔諸王將士戰沒皆加優贈秋七月壬午詔曰朕以寡德屬茲靖亂
實賴羣英凱清南夏宜約躬實效以勳茂績后之私府便可損半六宮嬪御五
服男女常恤恆供亦令減半在戎之親三分省一是月蕭鸞死子寶卷僭立八
月辛亥皇太子自京師來朝壬子蕭寶卷奉朝請鄧學擁其齊與郡內屬勅勒
樹者相率反叛詔平北將軍江陽王繼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王成高麗國
遣使朝獻九月己亥帝以蕭鸞死禮不伐喪乃詔反旆庚子仍將北伐叛虜丙
午車駕發懸瓠冬十月己酉朔曲赦二豫殊死已下復民田租一歲十一月
辛巳幸鄴十有二月甲寅以江陽王繼定勅勅乃詔班師

二十有三年春正月戊寅朔朝饗羣臣以帝疾瘳上壽大饗於澄鸞殿壬午幸西
門豹祠遂歷漳水而還蕭寶卷遣太尉陳顯達寇荊州癸未詔前將軍元英討
之乙酉車駕發鄴戊戌至自鄴庚子告於廟社癸卯行飲至策勳之禮甲辰大
赦天下太保齊郡王簡薨二月辛亥以長兼太尉成陽王禧爲正太尉癸亥以
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勰爲司徒復樂陵王思譽本封癸酉顯達攻陷馬園戊三
月庚辰車駕南伐癸未次梁城甲申以順陽被圍危急詔拔武將軍慕容平城
率騎五千赴之丙戌帝不豫司徒彭城王勰侍疾禁中且攝百揆丁酉車駕至
馬園詔鎮南大將軍廣陽王嘉斷均口邀顯達歸路戊戌頻戰破之其夜顯達
及崔惠景曹虎等宵遁己亥收其戎資備計班賜六軍諸將追奔及於漢水斬
獲及赴水而死者十八九斬寶卷左軍將軍張子遠等賊將蔡道福成公期率
數萬人棄順陽遁走庚子帝疾甚車駕北次穀塘原甲辰詔賜皇后馮氏死詔
司徒勰徵太子於魯陽踐阼詔以侍中護軍將軍北海王詳爲司空公鎮南將
軍王肅爲尚書令鎮南大將軍廣陽王嘉爲尚書左僕射尚書宋弁爲吏部尚
書與侍中太尉公禧尚書右僕射任城王澄等六人輔政顧命宰輔曰粵爾太
尉司空尚書令左右僕射吏部尚書惟我太祖丕丕之業與四象齊茂累聖重

明屬鴻曆於寒昧，就兢業思集，乃聖之遺蹟，遷都常極，定鼎河瀕，庶南蕩甌吳，復禮萬國，以仰光七廟，俯濟蒼生，因窮早滅，不承乃志，公卿其善毗繼子，隆我魏室，不亦善歟！可不勉之！夏四月丙午朔，帝崩於數塘原之行宮，時年三十三。秘諱至魯陽發喪，還京師，上諡曰孝文皇帝，廟曰高祖。五月丙申，葬長陵。帝幼有至性，年四歲，顯祖曾患瘧，帝親自吮腹，五歲受禪，悲泣不能自勝，顯祖問帝，帝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顯祖甚數異之。」文明太后以帝聰聖，後或不利于馮氏，將謀廢帝，乃於寒月單衣閉室絕食三朝，召咸陽王禧將立之，元丕穆泰、李冲固諫，乃止。帝初不有憾，唯深德丕等，撫念諸弟，始終曾無纖介，憚睦九族，禮敬俱深，雖於大臣，持法不縱，然性寬慈，每垂矜捨，進食者曾以熱羹傷帝手，又曾於食中得蟲穢之物，並笑而恕之。宦者先有譖帝於太后，太后大怒，杖帝數十，帝默然而受，不自申明。太后崩後，亦不以介意，聽覽政事，莫不從善如流，哀矜百姓，恆思所以濟益，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禮，常必躬親，不以寒暑為倦，尚書奏案，多自尋省，百官大小，無不留心，務於周洽，每言凡為人君，患於不均，不能推誠御物，苟能均誠，胡越之人，亦可親如兄弟，常從容謂史官曰：「直書時事，無諱國惡，人君威福自己，史復不書，將何所懼！」南北征巡，有司奏請治道，帝曰：「租橋橋梁，通輿馬便止，不須去草剗令平也。」凡所脩造，不得已而為之，不為不急之事，損民力也。巡幸淮南，如在內地，軍事須伐民樹者，必留絹以酬其直，民稻粟無所傷踐，諸有禁忌，禮服之方，非典籍所載者，一皆除罷，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曉，學不師受，探其精奧，史傳百家，無不諳涉，善談莊老，尤精釋義，才藻富瞻，好為文章，詩賦銘頌，任興而作，有大文章，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後，詔冊皆帝之文也，自餘文章，百有餘篇，愛奇好士，情如飢渴，待納朝賢，隨才輕重，常寄以布素之意，悠然玄適，不以世務嬰心，又少而善射，有臂力，年十餘歲，能以指彈碎羊臂骨，及射禽獸，莫不隨所志斃之，至年十五，便不復殺生，射獵之事悉止，性儉素，常服澣濯之衣，鞍勒鐵木而已，帝之雅志，皆此類也。

也。高祖幼承洪緒，早著敷聖之風，時以文明攝事，優游恭己，玄覽獨得，著自不言，神契所標，固以符於冥化，及躬總大政，一日萬幾，十許年間，曾不暇給，殊途同歸，百慮一致，至夫生民所難行，人倫之高迹，雖尊居黃屋，盡蹈之矣，若乃欽明稽古，協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軌度，斟酌用捨，煥乎其有文章，海內生民，咸受耳目之賜，加以雄才大略，愛奇好士，視下如傷，役己利物，亦無得而稱之，其經緯天地，豈虛語也。

魏書卷七下

齊

魏

收

撰

帝紀第八

世宗紀

世宗宣武皇帝諱恪高祖孝文皇帝第二子母曰高夫人初夢為日所逐避於牀下日化為龍繞己數匝寤而驚悸既而有娠太和七年閏四月生帝於平城宮二十一年正月丙申立為皇太子二十三年夏四月丁巳即皇帝位於魯陽大赦天下帝居諒闇委政宰輔五月丙子朔高麗國遣使朝貢六月乙卯分遣侍臣巡行郡國問民疾苦考察守令黜陟幽明文武應求遺著丘園者皆加褒禮戊辰追尊皇妣曰文昭皇后秋八月戊申遣遺詔高祖三夫人已下悉歸家癸丑宮臣增位一級癸亥南徐州刺史沈陵南叛冬十月辛未鄧至國王儂舒彭來朝丙戌車駕謁長陵丁酉有事於太廟十有一月幽州民王惠定聚眾反自稱明法皇帝刺史李肅捕斬之是歲州鎮十八水民飢分遣使者開倉賑恤高麗國遣使朝獻

景明元年春正月壬寅車駕謁長陵乙巳大赦改年丁未肅寶卷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內屬驃騎大將軍彭城王勰帥車騎十萬赴之二月戊戌復以彭城王勰為司徒寶卷將胡松李居士率眾萬餘屯宛陳伯之水軍沂淮而上以逼壽春夏四月丙申彭城王勰車騎將軍王肅大破之斬首萬數己亥皇弟桃蕙五月甲寅以北鎮大饑遣兼侍中楊播巡撫賑恤六月丙子司徒彭城王勰進位大司馬車騎將軍王肅加開府儀同三司癸未大陽蠻酋田育丘等率戶內附秋七月寶卷又遣陳伯之寇淮南庚子吐谷渾國遣使朝獻八月乙酉彭城王勰破伯之於肥口乙未高麗國遣使朝貢九月乙丑東豫州刺史田益宗破寶卷將吳子陽鄧元起於長風齊州民柳世明聚眾反冬十月丁卯朔車駕謁長陵庚寅齊克二州討世明平之丁亥改授彭城王勰為司徒錄尚書事甲午詔壽春置兵四萬人十有一月己亥荊州刺史桓道進攻寶卷下笨戌拔之降者二千餘戶丁巳陽平王頊薨是歲十七州大饑分遣使者開倉賑恤是冬

為夷蕭衍起兵東下伐其主蕭寶卷

二年春正月丙申朔車駕謁長陵庚戌帝始親政遣遺詔聽司徒彭城王勰以王歸第太尉咸陽王禧進位太保司空北海王詳為大將軍錄尚書事丁巳引見羣臣於太極前殿告以寬政之意辛酉高麗國遣使朝獻壬戌以太保咸陽王禧領太尉大將軍廣陵王羽為司徒詔曰朕幼承寶曆艱憂在疚庶事不親風化未洽今始覽政務獲協惟新思使四方風從率善可分遣大使黜陟幽明二月庚午宿衛之官進位一級甲戌大赦天下三月乙未朔詔曰比年以來連有軍旅役務既多百姓彫敝宜時矜量以拯民瘼正綱之外諸妨害損民一時蠲罷辛亥詔曰諸州刺史不親民事緩於督察郡縣補遺旬月之間畿一覽決淹獄久訟動延時序百姓怨嗟方成困敝尙書可明條制申下四方令日親庶事嚴勒守宰不得因循寬息虧政壬戌詔曰治尙簡靜任責應事州府佐史除板稍多方成損敝無益政道又京師百司寮局殷雜官有閑長者亦同此例苟非稱要悉從蠲省齊齊徐兗四州大饑民死者萬餘口是月蕭衍立寶卷弟南康王寶融為主年號中興東赴建業夏五月壬子廣陵王羽薨壬戌太保咸陽王禧謀反賜死六月丁亥考諸州刺史加以黜陟秋七月乙巳蠲罷犯塞乙未東豫州刺史田益宗破蕭寶卷將黃天賜於赤亭辛酉大赦天下壬戌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王肅薨九月丁酉發畿內夫五萬五千人築京師三百二十二坊四旬而罷己亥立皇后于氏乙卯免壽春營戶為揚州民冬十月丁卯吐谷渾國遣使朝獻辛未肅寶卷擊陵戌主華侯率戶內屬十有一月丙申以驃騎大將軍穆亮為司空丁酉大將軍北海王詳為太傅領司徒王肅改築園丘於伊水之陽乙卯仍有事焉十二月高麗國遣使朝貢是月寶卷直復張齊殺其主寶卷降蕭衍衍克建業

三年春二月戊寅詔曰自比陽軍覆時農民廢殖瘠言增愧在于夏多申下州郡有骸骨暴露者悉可埋瘞三月魯陽蠻反肅寶卷弟建安王寶融來降夏四月詔撫軍將軍李崇討魯陽反蠻是月蕭衍又廢其主寶融而僭立自稱曰梁閏月丁巳司空穆亮薨五月揚州小岵戌主党法宗襲蕭衍大岵戌破之擒其

龍驤將軍郭善陸送之京師秋七月癸酉于闐國遣使朝獻詔加文官從征顯
達宿衛者二階閉散者一階八月癸卯蕭寶融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陳伯之
遣使請降乙卯以前太傅平陽公丕為三老九月丁巳車駕行幸鄴丁卯詔使
者弔殷比于墓戊寅閱武於鄴南庚辰武興國世子楊紹先遣使朝獻冬十月
庚子帝親射遠及一里五十步羣臣勸銘於射所甲辰車駕還宮十有一月己
卯詔京洛兵無歲踏十紀先皇定鼎舊都惟新魏曆藉掃榛荒勅茲雲構鴻功
茂績規模長遠今廟社乃建宮極斯崇便當以來月中旬獨官徙御仰尋遺意
感慶交衷既禮感周宣新干之制事高漢祖壯麗之儀可依典故備茲考告以
稱遐邇人臣之望十有二月戊子詔曰民本農桑國重蠶籍桑成所憑蠶織攸
寄比京邑初基耕桑曹缺遺規往旨宜必祗修今廢殿顯成移御維始春郊無
遺拂羽有辰便可表營千畝開設宮壇乘乘援靈躬勸德光壬寅饗羣臣于太
極殿賜布帛有差以初成也甲辰揚州破蕭衍將張暮之斬級二千是歲疏
勒窟賓羅接為其阿喻陀羅婆不崙陀拔羅弗波女提斯羅噠合伏耆矣那
太羅樂烏稽悉萬斤朱居樂阿盤陀斤厭味朱珍洛南天竺持沙那斯頭諸
國並遣使朝貢河州大饑死者二千餘口

四年春正月乙亥車駕藉田於千畝梁州兵楊會反詔行梁州事楊椿左將軍
羊祉討之三月己巳皇后先薨於北郊庚辰揚州破蕭衍將於陸山斬其龍驤
將軍吳道爽等數千級夏四月癸未朔以蕭寶融為鎮東將軍東揚州刺史封
丹陽郡開國公齊王庚寅南天竺國獻辟支佛牙戊戌詔曰酷吏為禍綿古同
患孝婦淫刑東海慷慨今不雨十旬意者其有冤獄乎尚書鞠京師見囚務盡
聽察之理己亥帝以旱減膳徹懸辛丑澍雨大洽五月甲戌楊椿羊祉大破反
氏斬首數千級六月壬午朔封皇弟悅為汝南王丙戌發冀定瀛相并濟六州
二萬人馬千疋增配壽春秋七月乙卯三老平陽公丕薨庚午詔還收鹽池
利以入公辛未以彭城王勰為太師八月庚子以吏部尚書元英假鎮南將軍
攻蕭衍襄陽勿吉國賈楷矢辛丑行幸河南城離宮冬十有一月壬子揚州大
破蕭衍軍斬其徐州刺史潘佃擒司馬明素己未以武興國世子楊紹先為

其國王癸亥詔尚書左僕射源懷撫勞代都北鎮隨方拯恤乙亥鎮南將軍元
英大破蕭衍將吳子陽於白沙擒斬千數十有二月庚寅詔鎮南將軍李崇討
東荆反獲丙申詔曰先朝制立軌式庶事惟九但歲積人移物情乖情比或擅
有增損屢墜不行或守舊遺宜時有舛舛或職分錯亂互相推委其下百司列
其疑闕速以奏聞癸卯蕭衍梁州刺史平陽縣開國侯翟遠徐州刺史永昌縣
開國侯陳虎牙降

正始元年春正月庚戌江州刺史曲江公陳伯之破蕭衍將趙祖悅於東關丙
辰東荆州刺史楊大眼大破羣蠻樊季安等丙寅大赦改年二月戊子蕭衍將
姜慶真襲陷壽春外郭州軍擊走之丁酉揚州統軍劉思祖大破衍眾於邵陽
擒其冠軍將軍邵陽縣開國侯張惠紹驃騎將軍祁陽縣開國男趙景悅等十
將斬獲數千級三月壬申元英破衍將王僧炳於樊城夏四月辛卯高麗國遣
使朝獻五月丁未朔太傅北海王詳以罪廢為庶人六月以旱徹樂減膳癸巳
詔曰朕以匪德政刑多舛陽旱歷旬京甸枯瘁在于之責夙宵疚懷有司可循
案舊典祇行大事因圖寬濬平處決之庶尹履職重加修舉謀寡困窮在所存
恤役賦殷煩咸加蠲省夏臘直以禮進之食殘佞諛時加屏黜男女怨曠務
令填會稱朕意焉甲午帝以旱親薦草於太廟戊戌詔立周旦夷齊廟於首陽
山庚子以旱見公卿已下引咎責躬又錄京師見囚殊死已下皆減一等鞭杖
之坐悉皆原之秋七月癸丑蕭衍角城戍主柴慶宗以城來降李崇大破諸蠻
帥樊素安八月丙子元英破蕭衍將馬仙琕於襄陽詔洛陽令有大事聽面數
奏乙酉元英攻義陽拔之擒送蕭衍冠軍將軍蔡靈恩等十餘將辛卯英又大
破衍將仍濟三關丁酉封元英為中山王戊戌西羌宋萬率戶四千內附九月
丙午詔緣淮南北所在鎮戍皆令及秋播麥春種粟稻隨其土宜水陸兼用必
使地無遺利兵無餘力比及來發令公私俱濟也又詔諸州蠲停徭役不得擅
有徵發甲子詔中山王英所執蕭衍冠軍將軍監司州事蔡靈恩等隨才擢敘
乙丑蕭衍豫州刺史田道龍魏州刺史張宗之遣使內附蠲蠲犯塞詔左僕射
源懷討之冬十月乙未詔斷羣官白衣墓吏十有一月戊午詔曰古之哲王稱

深懷討之冬十月乙未詔斷羣官白衣墓吏十有一月戊午詔曰古之哲王稱

業垂統安民立化莫不崇建膠序開訓國寶昭宣三種蒙明四術使道暢羣邦風流萬宇自皇基從構光宅中區軍國務殷未遑經建增言思之有慚古烈可勅有司依漢魏舊章營繕國學十有二月丙子以苑牧公田分賜代運之戶己卯詔羣臣議定律令己亥行幸伊闕閏月癸卯蕭衍行梁州事夏侯道遷據漢中來降假尚書邢辯鎮西將軍率眾以赴之乙丑驃騎大將軍高陽王雍為司空尚書令廣陽王嘉加儀同三司

二年春正月丙子以宕昌國世子梁彌博為其國王鄧至國遣使朝貢二月梁州氏反絕漢中運路刺史邢辯頻大破之夏四月己未城陽王鸞薨乙丑詔曰任賢明治自昔通規宜風贊務實惟多士而中正所銓但存門第吏部彝倫仍不才舉遂使英德罕昇司務多滯不精厥選將何考陟八座可審議往代貢士之方擢賢之體必令才學並申資望兼致丙寅以仇池氏叛詔光祿大夫楊椿假平西將軍率眾以討之邢辯遣統軍王足西伐叛破蕭衍諸軍遂入劍閣執衍輔國將軍范始男送京師五月辛巳氏賊一虎率眾降六月己丑詔曰先朝勳臣或身罹譴黜子孫沉滯或宦途失次有舊舊流因而弗採何以獎勵言念前績情有親疎宗及庶族祖曾功績可紀而無朝官有官而才堪優引者隨才銓授甲寅蕭衍冠軍將軍李暉等置營始平郡東涪水之北王足逆擊敗之斬衍冠軍將軍張湯輔國將軍馬市軍期將軍李當姜見祖輔國將軍馮文豪龍驤將軍何營之等甲子詔尚書李崇太府卿于忠散騎常侍游肇諫議大夫鄒羨崇中使持節並兼侍中羨兼黃門俱為大使糾斷外州畿內其守令之徒咎失彰露者即便施決州鎮重職聽為表聞乙丑蕭衍冠軍將軍王景胤輔國將軍魯方達等攻竹亭王足大破之斬其輔國將軍王明達龍驤將軍張方娥丁卯揚州刺史薛真度大破蕭衍將王超宗俘斬三千級戊辰蕭衍將魯方達屯成新城足又遣統軍盧祖暹等擊敗之斬衍冠軍將軍楊伯仁軍期將軍任安定秋七月甲戌詔曰朕纂取寶曆於今七載德澤未敷暨不燭遠人之克瘼所在猶滋而糾察之獄未暢于下實愚靡分皂白均實非所以革民耳目使善惡勵心今分遣大使省方巡檢隨其愆負與風響相符者即加糾黜以明賞

之威以申旄軒之舉因以觀風辨俗探訪功過褒賞賢者糾罰淫惡理窮恤弊以稱朕心戊子王足擊破蕭衍軍斬其龍驤將軍喻增暉軍期將軍庫保壽輔國將軍魯天惠建武將軍王文探王足逼涪城壬辰蕭衍巴西太守庚城冠軍將軍統軍主李暉等逆戰足擊破之俘斬千數八月壬寅詔中山王英南討夏沔庚戌王足遣統軍紀洪雅盧祖暹等攻破衍軍斬其秦梁二州刺史魯方達等十五人壬子王足又遣統軍盧祖暹等擊破衍軍斬其都督冠軍將軍梓潼縣關國子王景胤劉達等二十四將軍甲寅揚州擊衍將姜慶真於羊石破之是月衍沔東太守田曹喜率郡七縣三十一戶萬九千內附九月己巳揚州刺史元嵩擊破衍湘州刺史楊公則等斬獲數千冬十有一月戊辰朔武興國王楊紹先叔父集起謀反詔光祿大夫楊椿討之王足圍涪城益州諸郡戍降者十二三民送編籍者五萬餘戶既而足引軍而退十有二月庚申又詔驃騎大將軍源懷慎令討武興反氏

三年春正月丁卯朔皇子生大赦天下壬申秦州刺史邢辯連破氏賊克武興蕭衍冀州刺史桓和入寇南青州州軍擊走之秦州民王智等聚眾二千自號王公尋推秦州主簿呂苟兒為主年號建明己卯楊集起兄弟相率降二月丙辰詔曰昔虞戒面從昌言屢進周任諫輔王闕必箴朕仰瞻鴻基伏膺寶曆思康庶績一日萬幾是以側望忠言虛求讜直而良策弗進規畫無聞豈所謂謬謬元首匡救不遺者乎可詔王公已下其有嘉謀深圖直言忠諫利國便民矯時屬俗者咸令指事陳奏無或依違戊午詔右衛將軍元慶等討呂苟兒乙丑平南將軍陳伯之破蕭衍徐州刺史昌義之於梁城是月衍將蕭炳率眾五萬寇淮陽三月己巳以戎放太興詔罷諸作己卯詔荊州刺史趙怡平南將軍委廉生赴淮陽樂浪王長命坐殺人賜死國除戊子名皇子曰昌庚寅平南將軍曲江縣開國公陳伯之自梁城南奔夏四月乙未詔罷鹽池禁甲辰詔遣使者巡慰北邊會庶庚戌以中山王英為征南將軍都督揚徐二道諸軍事指授邊將蕭衍江州刺史王茂先寇荊州屯於河南城詔平南將軍楊大眼討之辛酉大破之斬其輔國將軍王花首虜二千餘進攻河南城茂先逃潰追奔至

於漢水拔其五城將軍宇文福略行司州俘獲千餘口而還五月乙丑朔詔尙書孫騰陽初附之戶丙寅詔曰掩骼埋瘠古之令典順辰修令朝之恆式今時澤未降春霖已畢或有孤老殘疾無人贖救因以致死暴露溝壑者洛陽都尉依法棺埋壬申蕭衍將張惠紹入寇陷宿豫乙亥衍將蕭容陷梁城辛巳衍將韋敷陷合肥城壬午詔尙書元邁率南討突未以秦隴未平詔征西將軍于勁節度諸軍己丑衍將又陷羊石霍丘二城六月辛丑又陷小峴戊乙巳安西將軍元麗大破秦賊斬賊帥王智五人梟首六千丁未假平南將軍奚康生破蕭衍將張惠紹斬其徐州刺史宋黑丁巳詔尙書邢巒出討徐兗秋七月丙寅衍將桓和寇孤山陷固城庚辰元麗大破秦賊降呂苟兒及其王公三十餘人秦涇二州平戊子中山王英大破衍徐州刺史王伯敷於陰陵斬其將二十五人首虜五千有餘己丑詔發定冀瀛相奔肆六州十萬人以濟南軍八月壬寅安東將軍邢巒破蕭衍將桓和於孤山斬首萬餘級將軍元恆別克固城斬衍冠軍將軍桓方慶統軍畢祖朽別克蒙山斬衍龍驤將軍矯道儀等斬賊及赴沂死者四千餘人兗州平己酉詔平南將軍安樂王詮督後發諸軍以赴淮南壬戌曲赦涇秦岐涼河五州九月癸酉邢巒大破衍軍於宿豫斬其大將藍懷恭等四十餘人張惠紹棄宿豫蕭衍棄淮陽南走追斬數萬級徐州平己丑中山王英大破衍軍於淮南衍中軍大將軍臨川王蕭宏尙書右僕射柳俊徐州刺史昌義之等棄梁城沿淮東走追奔次於馬頭衍冠軍將軍成主朱思遠棄城宵遁擒送衍將四十餘人斬獲士卒五萬有餘英遂攻鍾離高麗國遣使朝貢蕭衍遣將士卒三萬寇義陽丁酉夜遁走鄧州刺史婁悅追擊破之戊申蠡蠡國遣使朝貢己未征虜將軍趙遷大破衍衆於瀋城桑坪十有一月甲子帝爲京兆王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汝南王悅諱孝經於式乾殿庚寅詔曰往歲隴右扇逆合境不民其中猶有卒能自守無豫覺亂疾風知勁良在可嘉尙書可甄量報賞以表誠義是月梁州再破反獠

四年春二月丙午吐谷渾宕昌國並遣使朝獻己未勿吉國貢楛矢三月丙子暹伏羅國遣使朝貢夏四月戊戌鍾離大水中山王英敗績而還壬寅吐谷渾

鳩摩羅阿拔摩拔切磨勒悉萬斤諸國並遣使朝獻夏六月己丑朔詔曰高祖德格兩儀明並日月播文教以懷遠人綱禮學以維備造從縣中區光宅天邑總霜露之所均一姬卜於洛埃戎緒兼興未逮儒教朕纂承緒緒君臨寶曆思模聖規述遵先志今天平地軍方隅無事可勅有司準訪前式置國子立太學樹小學於四門丙午蕭衍龍驤將軍馮翊太守宇文子生等七郡相率內附丁未社蘭連那羅舍彌比羅直諸國並遣使朝獻秋八月辛卯契丹國遣使朝獻己亥中山王英齊王蕭寶貴坐鍾離敗退並除名爲民庚子庫莫奚宕昌吐谷渾諸國遣使朝獻辛丑救煌民飢閉倉賑恤九月己未詔曰朕秉曆承天履年將紀徙正宮極歲浹緒餘台懿茂親祗勳已久列司英彥庸績未酬非所謂有功見知賞以時及其以司空高陽王雍爲太尉尙書令廣陽王嘉爲司空百官悉進位一級庚申夏州長史曹明謀反伏誅甲子開斜谷舊道疏勒車勒阿駒南天竺婆羅等諸國遣使朝獻丙戌司州民飢閉倉賑恤閏月甲午禁大司馬門不得車馬出入冬十月丁巳高麗半社悉萬斤可流伽比沙疏勒于闐等諸國並遣使朝獻丁卯皇后于氏崩戊辰疏勒國遣使朝貢庚午淮陽太守安樂以城南叛辛未噉噉波斯渴渴文提不那杖提提等諸國並遣使朝獻乙酉葬順皇后於承泰陵十有一月丁未禁河南畜牝馬自礪石至於劍閣東西七千里置二十二都尉己酉阿與阿羅乘脫跋吐羅諸國並遣使朝獻十有二月戊午詔兵士鍾離沒落者復一房田租三年辛酉特那杖提莎鉢離阿失勒摩致鉢諸國遣使朝貢甲子蠡蠡高車民他莫孤率部來降丁丑鉢鉢波利伏佛曹善乾達諸國遣使朝貢

采平元年春正月戊戌額川太守王神念奔於蕭衍二月辛未勿吉南天竺國並遣使朝獻三月戊子皇子昌義己亥斯羅阿陀比羅阿夷义多婆那伽伽師達于闐諸國並遣使朝獻丙午以去年旱儉遣使省所在賑恤夏四月阿伏至羅國遣使朝貢五月癸未高麗國遣使朝獻辛卯帝以旱故減膳徹懸六月壬申詔曰慎微重刑著於往時朕御茲寶曆明鑒未遠斷決煩疑實有攸愧可依洛陽舊圖修繕松觀屢陳起功及冬令就當與王公卿士親臨錄問癸酉高車

國遣使朝貢。秋七月辛卯，高車契丹汗畔屬賓諸國，並遣使朝獻。甲午，以夫人高氏爲皇后。乙未，詔曰：察獄以情，審之五聽。枷杖小大，各宜定準。然比廷尉司州河南洛陽河陰及諸獄官，鞠訊之理，未盡矜恕，掠拷之苦，每多切酷。非所以祗憲重夏，慎刑重命者也。推溫亮枉，夏軫於懷，可付尙書精檢枷杖違制之由，斷罪聞奏。八月癸亥，冀州刺史京北王愉，據州反。乙丑，假尙書李平鎮北將軍，行冀州事以討之。丁卯，大赦。改年。庚午，吐谷渾庫莫奚國，並遣使朝貢。九月辛巳朔，李平大破元愉於草橋。丙戌，復前中山王英本封王。辰，蠕蠕國遣使朝貢。定州刺史安樂王陸，大破元愉於信都北。戌，殺侍中太師彭城王勰。辛丑，詔赦冀州民，雜工役爲元愉所誣者，其能斬獲逆黨，別加優賞。癸卯，李平克信都。元愉北走，斬其所署冀州牧韋超。右衛將軍陸雅尙書僕射劉子直，吏部尙書崔融等，統軍救孫頭，執愉送信都。羣臣請誅愉，帝弗許。詔送京師。冀州平。庚子，鄆州司馬彭珍，治中曹榮祖等，謀叛，潛引蕭衍衆入義陽。鄆州刺史襄悅擊走之。詔將軍胡季智屈祖等，南赴義陽三關。戌，主侯登陽鳳省等，以城南叛。襄悅學城固守。遣中山王英嘗步騎三萬以討之。冬十月丁巳，詔復故北海王詳本封葬。以王禮，豫州彭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蕭衍遣將齊荀仁等四將以助之。詔尙書邢辯行豫州事，督將軍崔暹率騎討之。丙子，邢辯大破早生及荀仁軍於鮑口。丁丑，前宿豫戍主成安樂子景儻，殺宿豫戍主嚴仲實。以城南叛。十一月庚寅，詔安東將軍楊椿，率衆四萬攻宿豫。十有二月己未，邢辯克懸瓠。斬白早生，擒齊荀仁等，俘蕭衍卒三千餘人。分賜王公已下。癸亥，中山王英，破衍將於楚城，擒衍軍期將軍張疑等。鄆州刺史婁悅，破衍將馬仙琕於金山。壬申，漢東蠻民一萬七千戶，相率內附。丙子，高麗國遣使朝獻。是歲，高昌國王麴嘉，遣其兄子私署左衛將軍李亮，奉表來朝。因求內徙，乞師迎接。

朝貢。丙申，中山王英，進逼蕭衍長葦戍。戊戌，齊潰，殺傷千數。丁酉，拔武陽關，擒衍雲騎將軍松滋，開國侯馬廣，冠軍將軍遷陵，開國子彭愛生，驍騎將軍當陽，開國伯徐元季等二十六將，俘獲七千餘人。進攻黃峴，西關，衍將馬仙琕棄西關。李元履棄黃峴遁走。是月，涇州沙門劉惠汪聚衆反。詔華州刺史奚康生討之。二月乙卯，詔曰：比軍役頻興，仗多毀敗。在庫戎器，見有無幾，安不忘危。古人所戒，五兵之器，事須充積。經遠既殷，非衆莫舉。今可量造四萬人雜仗。三月癸未，唐豆羅阿囉社蘇突闌地伏羅諸國，並遣使朝獻。夏四月己酉，詔以武川鎮饒開倉賑恤甲子。詔曰：聖人濟世，隨物汗隆。或正或權，理無恆在。先朝以雲駕南遷，嵩基始構，河洛民庶，從舊未安。代來新宅，尙不能就。伊關西南，羣蠻填聚，沔陽城，連邑作戍，靈爾愚巴，心未純款。故暫抑違育之仁，權緩肅森之法。今京師天國，與昔不同。揚鄆荆益，皆悉我有。保險諸蠻，罔不歸附。商洛民情，誠倍往日。唯樊襄已南，仁季道政，被拘隔化，非民之咎。而無賴之徒，輕相劫掠。屠害良善，離人父兄，行之爲酷。實亦深矣。便可放彼掠民，示其大惠。捨此殘賊，未令之愆。并勸緣邊州鎮，自今已後，不聽境外寇盜。犯者罪同境內。若州鎮主將，知容不糾，坐之如律。五月，高麗國遣使朝獻。辛丑，帝以旱故，減膳徹懸，菜斷屠殺。甲辰，幸華林都亭，親錄囚徒，犯死罪已下降一等。六月，高昌國遣使朝獻。辛亥，詔曰：江海方同，車書宜一。諸州軌轍，南北不等。今可申勅四方，使遠近無二。秋七月癸未，契丹國遣使朝獻。八月丁未，鄆至國遣使朝獻。戊申，以鄆至國世子儂覽歸爲其國王。高昌勿吉庫莫奚諸國，並遣使朝獻。九月辛巳，封故北海王子顯爲北海王。壬午，詔定諸門闕名。冬十月癸丑，以司空廣陽王嘉爲司徒。庚午，鄆州獻七寶牀。詔不納。十一月甲申，詔禁屠殺含孕，以爲采制。己丑，帝於式乾殿爲諸僧朝。臣講維摩詰經。十有二月，詔曰：五等諸侯，比無選式。其同姓者出身，公正六下，侯從六上，伯從六下，子正七上，男正七下，異族出身，公從七上，侯從七下，伯正八上，子正八下，男從八上，清修出身，公從八下，侯正九上，伯正九下，子從九上，男從九下。可依此敘之。疊伏羅弗菩提朝陀叱波羅諸國，並遣使朝獻。

三年春二月丙午高昌鄯至國並遣使朝獻壬子秦州沙門劉光秀謀反州郡捕斬之癸亥秦州隴西羌殺鎮將趙備阻兵反叛州軍討平之三月丙戌皇子生大赦天下高麗吐谷渾宕昌諸國並遣使朝獻夏四月平陽郡之禽昌襄陵二縣大疫自正月至此月死者二千七百三十人五月丁亥詔以冀定二州卑儉開倉賑恤六月壬寅詔重求遺書於天下丁卯名皇子曰誦閏月己亥吐谷渾高麗契丹諸國各遣使朝獻秋七月己未吐谷渾國遣使朝獻八月己卯勿吉國遣使朝獻九月壬寅高麗加秀沙尼諸國並遣使朝獻丙辰高車別帥可略汗等率眾一千七百內屬冬十月辛卯中山王英薨丙申詔曰朕乘乾御曆年周一紀而道謝擊壤教慚刑厝至於下民之覺饑疾苦心常憇之此而不恤豈為民父母之意也可勅太常於閑敞之處別立一館使京畿內外疾病之徒咸令居處嚴勅醫署分師療治考其能否而行賞罰雖齡數有期修短分定然三疾不同或賴針石庶泰扁之旨理驗今日又經方浩博流傳處廣應病投藥卒難窮究更令有司集諸醫工尋篇推簡務存精要取三十餘卷以班九服郡縣備寫布下鄉邑使知救患之術耳戊戌高車龜茲難地那竭庫莫奚等諸國並遣使朝獻十有二月己卯高麗比沙杖國遣使朝獻辛巳江陽王繼坐事除名甲申詔於青州立高祖廟殿中侍御史王敏謀反伏誅

四年春正月丁巳汾州劉龍駒聚眾反詔諫議大夫薛和率眾討之甲子阿悅施不數羅國並遣使朝獻二月壬午齊齊徐兗四州民飢甚遣使賑恤三月癸卯婆比幡彌烏婁比地乾達諸國並遣使朝獻壬戌司徒廣陽王嘉薨夏四月現邪民王萬壽斬蕭衍輔國將軍現邪東莞二郡太守劉斷首以胸山來降徐州刺史盧昶遣現邪成主傳文驥率眾據之甲戌薛和大破山胡蕭衍遣其鎮北將軍張纓及馬仙琕寇胸山詔盧昶率眾赴之五月己亥遷代京銅龍置天淵池丙辰詔禁天文之學六月乙亥乾達阿婆羅達會越伽使密不流沙諸國並遣使朝獻秋七月辛酉吐谷渾契丹國並遣使朝獻八月辛未阿婆羅達會越伽使密不流沙等諸國並遣使朝獻癸巳勿吉國獻楛矢九月甲寅蕭衍九山戌主荀仁以戌來降噶囉朱居樂波羅莫伽隨移婆羅俱薩羅舍彌羅樂

噶等諸國並遣使朝獻冬十月丁丑婆比幡彌烏婁比地乾達等諸國並遣使朝獻十有一月甲午宕昌國遣使朝獻己亥詔李崇奚康生等治兵壽春以分胸山之寇戊申難地伏羅國並遣使朝獻胸城陷盧昶大敗而還十有二月壬申詔曰進善退惡治之通規三載考察政之明典正始二年以來于今未考功過難齊寧無昇降從景明二年至承平四年通考以聞戊子大羅汗婆來伽國遣使朝獻

延昌元年春正月乙巳以頻水旱百姓飢餓分遣使者開倉賑恤戊申疏勒國遣使朝獻丙辰以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高肇為司徒公光祿大夫清河王慄為司空司州牧廣平王懷進號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二月辛卯朔湯榮陁國遣使朝獻甲午州郡十一大水詔開倉賑恤以京師數貴出倉粟八十萬石以賑貧者己未安樂王綏薨夏四月詔以旱故食粟之畜皆斷之丁卯詔曰遷京嵩縣年將二紀虎闕關唱瀆之音四門絕禱誦之業博士端然虛禱歲祀貴遊之賈歎同子矜墳言念之有兼愧慨可嚴勅有司國子學孟冬使成太學四門明年暮春令就戊辰以早詔尚書與羣司鞠理獄訟詔河北民就穀燕恆二州辛未詔飢民就穀六鎮丁丑帝以旱故減膳徹懸癸未詔曰肆州地震陷裂死傷甚多言念毀沒酸懷抱亡者不可復追生病之徒宜加療救可遣大醫折傷醫并給所須之藥就治之乙酉大赦改年詔立理訴殿申訟車以盡窮窮之理五月辛卯疏勒及高麗國並遣使朝獻丙午詔天下有粟之家供年之外悉貸飢民自二月不雨至於是晦六月壬申澍雨大洽戊寅通河南牝馬之禁己卯詔曰去歲水災今春炎旱百姓飢餓救命靡寄雖經露月不能養續今秋輸將及郡縣期於責辦尚書可嚴勸諸州量民資產明加檢校以救艱敵庚辰詔出太倉粟五十萬石以賑京師及州郡飢民秋七月吐谷渾契丹國並遣使朝獻八月壬戌吐谷渾國遣使朝獻丁亥勿吉國貢楛矢冬十月乙亥立皇子誦為皇太子是月噶囉于闐高昌及庫莫奚諸國並遣使朝獻十有一月丙申詔曰朕運承天休統御寰宇太子體藉靈明肇建宮華明兩既孚三善方洽宜澤均車壤榮汎庶胤其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孝子順孫廉夫節婦旌表門閭量

給果帛十有二月己巳詔守宰爲御史所彈過赦免者及考在中第皆代之
二年春正月戊戌帝御申訟車親理冤訟高麗國遣使朝獻二月丙辰期賑恤
京師貧民甲戌以六鎮大饑開倉賑贖己卯太尉高陽王雍進位太保庚辰蕭
衍郟州民徐玄明等斬送行鎮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張獲首以州內附詔前
南兗州刺史樊魯率衆赴之閏二月辛丑以苑牧之地賜代遷民無田者癸卯
定奴夏之制以景明爲斷三月丙寅高昌國遣使朝獻是春民飢餓死者數萬
口夏四月庚子以絹十五萬匹賑恤河南郟民五月壽春大水遣平東將軍
奚康生等步騎數千赴之高麗國遣使朝獻六月乙酉青州民飢詔使者開倉
賑恤甲午曲赦揚州辛亥帝御申訟車親理冤訟是夏州郡十三大水秋八月
辛卯詔曰頃水旱平侵頻年饑饉百姓窘弊多陷罪辜煩刑之愧朕用懼矣其
殺人掠賈人羣強盜首及雖非首而殺傷財主曾經再犯公斷道路劫奪行人
者依法行決自餘怨死徒流已下各準減降庚戌噉噉于闐禁苑及契丹庫莫
奚諸國並遣使朝獻九月丙辰以貴族豪門崇習奢侈詔尙書嚴立限級節其
流宕是月勿吉吐谷渾鄧至國並遣使朝貢冬十月詔以恆肆地震民多死傷
獨兩河一年租賦十有二月丙戌巧洛陽河陰二縣租賦乙巳詔以恆肆地震
民多難災其有課丁沒盡老幼單辛家無受復者各賜廩以接來稔高麗國遣
使朝獻

三年春二月乙未詔曰肆州秀容郡敷城縣屬門郡原平縣並自去年四月以
來山鳴地震于今不已告譴彰咎朕甚懼焉祇畏兢兢若臨淵谷可恤瘼寬刑
以答災譴三月三關別將李世哲大破羣蠻斬蕭衍龍驤將軍文思之文天生
夏四月青州民飢辛巳開倉賑恤乙巳上御申訟車親理冤訟六月南荊州刺
史桓叔與大破蕭衍軍於九山斬其虎旅將軍蕭新豐縣開國子蔡令孫冠軍將
軍席世與貞義將軍藍次孫秋七月丙子勿吉國遣使朝貢八月甲申帝臨朝
堂考百司而加黜陟九月吐谷渾契丹勿吉諸國並遣使朝貢冬十月庚辰詔
驍騎將軍馬義舒慰諭蠕蠕庫莫奚國遣使朝貢十一月庚戌南天竺佐越
費寶諸國並遣使朝獻辛亥詔司徒高肇爲大將軍平蜀大都督步騎十五萬

西伐益州刺史傅堅眼出巴北平南將軍羊祉出涪城安西將軍奚康生出綿
竹撫軍將軍甄琛出劍閣乙卯以中護軍元遙爲征南將軍東道都督鎮邊梁
楚丁巳幽州沙門劉僧紹聚衆反自號淨居國明法王州郡捕斬之甲戌高麗
國遣使朝獻十有二月庚寅詔立明堂

四年春正月甲寅帝不豫丁巳崩于式乾殿時年三十三二月甲戌朔上尊諡
曰宣武皇帝廟號世宗甲午葬景陵帝幼有大度喜怒不形於色雅性儉素初
高祖欲觀諸子志尙乃大陳寶物任其所取京兆王愉等皆競取珍玩帝唯取
骨如意而已高祖大奇之庶人恂失德高祖謂彭城王勰曰吾固疑此兒有非
常志相今果然矣乃立爲儲貳雅愛經史尤長釋氏之義每至講論連夜忘疲
善風儀美容貌臨朝淵嘿端嚴若神有人君之量矣
史臣曰世宗承聖考德業天下想望風化垂拱無爲邊徼稽服而寬以攝下從
容不斷太和之風替矣比夫漢世元成安順之儔數

魏書卷八

帝紀第九

蕭宗紀

蕭宗孝明皇帝諱朗世宗宣武皇帝之二子母曰胡充華永平三年二月丙戌帝生于宣光殿之東北有光照于庭中延昌元年十月乙亥立為皇太子四年春正月丁巳夜即皇帝位戊午大赦天下己未徵下西討東防諸軍庚申詔太保高陽王雍入居西柏堂決庶政又詔任城王澄為尚書令百官總己以聽於二王己巳勿吉連樂地豆和尼步伽拔但佐越費實等諸國遣使朝獻二月庚辰尊皇后高氏為皇太后辛巳司徒高肇至京師以罪賜死蕭衍軍州刺史任太洪率眾寇關城益州長史成與孫擊破之癸未太保高陽王雍進位太傅領太尉司空清河王暉為司徒驃騎大將軍廣平王懷為司空己亥尊胡充華為皇太妃宕昌國遣使朝獻三月甲辰朔皇太后出俗為尼徙御金墀丙辰詔進宮臣位一級先是蕭衍於浮山堰淮規為揚徐之塞詔平南將軍楊大眼討之乙丑進文武羣官位一級夏四月樂州刺史薛懷古破反氏於沮水五月甲寅南秦州刺史崔暹擊破反氏賊解武興國六月沙門法慶聚眾反於冀州殺車城令自稱大衆秋七月癸卯蠕蠕國遣使朝獻丁未詔假右光祿大夫元遠征北大將軍攻討法慶宕昌國遣使朝獻八月乙亥領軍于忠矯詔殺左僕射郭祚尚書裴植免太傅領太尉高陽王雍官以王暹第丙子尊皇太妃為皇太后己卯吐谷渾國遣使朝獻庚辰蕭衍定州刺史田超秀率眾三千請降戊子帝朝皇太后於宣光殿大赦天下己丑司徒清河王暉進位太傅領太尉司空廣平王懷為太保領司徒驃騎大將軍任城王澄為司空庚寅車騎大將軍于忠為尚書令特進崔光為車騎大將軍並儀同三司壬辰復前江陽王暉本國以濟南王或復先封為臨淮王羣臣奏請皇太后臨朝稱制九月乙巳皇太后親覽萬機詔曰高祖草創成治遺澤在民世宗繼承丕業聖德昭遠朕以冲穉屬當寶圖洪基至重若履冰薄王公百辟羣牧庶官皆受過先朝寵榮自昔宜各

勉業共康世道戮力竭誠以匡輔不逮其有懷道丘園味跡板築山栖谷飲舒卷從時者宜廣彙帛緝和鼎鼐有能謙言直諫濟世益時者在所以聞當待以不次之位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以彰厥美高年孤獨不能自存者贈以粟帛若因饑失業天屬流離或賣鬻男女以為僕隸者各聽歸還比其方未肅徐城寇擾將統久勞士卒疲敝並遣撫慰賜以衣馬緣邊州鎮固捍之勞朔方會庶北面所委亦令勞費以副其心其有先朝舊事廢而不舉頃來便習不依軌式者並可疏聞當加覽裁若益時利治不拘常制者自依別例其明相申約稱朕意焉甲寅征北元遠破斬法慶及渠帥百餘人傳首京師安定王燮薨庚申高昌庫莫奚契丹諸國並遣使朝獻蕭衍將趙祖悅擊破硤石癸亥詔定州刺史崔暹假鎮南將軍率諸將討之冀州刺史蕭寶貴為鎮東將軍次淮堰戊辰鄧至國遣使朝獻冬十月庚午朔勿吉國貢楛矢壬午高麗吐谷渾國並遣使朝獻乙酉以安定公胡國珍為中書監儀同三司甲午蕭衍弘化太守杜桂舉郡內屬十有二月辛丑以高陽王雍為太師己酉鎮南崔亮破祖悅遂圍硤石丁卯帝皇太后謁景陵高車國遣使朝獻

熙平元年春正月戊辰朔大赦改年荆河都督元志大破蕭衍軍斬其恆慶太守王世定等以吏部尚書李平為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度討破石諸軍二月乙巳鎮東蕭寶貴大破衍將於淮北癸亥初魏秀才對策第居中上己上敕之乙丑鎮南崔亮鎮軍李平等克硤石斬衍豫州刺史趙祖悅傳首京師盡俘其衆是月吐谷渾宕昌鄧至諸國並遣使朝獻三月辛未以揚州刺史李崇為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壬辰以硤石俘虜分賜百寮夏四月戊戌以瀛州民飢開倉賑恤高昌陰平國並遣使朝獻五月丁卯朔詔曰炎旱積辰苗稼萎悴比雖微澍猶未霑洽晚種不納企望憂勞在于之責思自就厲尚書可釐恤獄行察其淹枉簡量輕重隨事以聞無使一人怨嗟增傷和氣土木作役權皆休罷勸農省務肆力田疇庶嘉澤近降豐年可以蕭衍衛州刺史張齊寇益州復以傅堅眼為刺史以討之頻破賊軍斬其將任太洪首庚午詔放華林野獸於山澤丙戌吐谷渾遣使朝獻秋七月庚午重申殺牛之禁丙子詔兵士

征狹石者復租賦一年傳堅眼大破張齊齊通走乙酉高昌國遣使朝獻八月
 乙巳以侍中中書監儀同三司安定郡開國公胡國珍為都督雍州岐華東秦
 南六州諸軍事驍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丙午詔曰先賢列聖遭
 冠生民仁風感德煥乎圖史暨曆數系終述隨物變陵墟香藹鞠為茂草古帝
 諸陵多見踐藉可明勅所在諸有帝王墳陵四面各五十步勿聽耕稼若昌國
 遣使朝貢九月丁丑淮堰破蕭衍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于海十有
 二月癸巳詔洛陽河陰及諸曹雜人年七十已上饑寒貧困不能自存及年雖
 少而癯疾長廢窮苦不濟者研實具列以聞

二年春正月大業餘賊復相聚結攻瀛州刺史宇文福討平之甲戌大赦天下
 戊子勿吉國遣使朝貢庚寅詔遣大使巡行四方問疾苦恤孤寡黜陟幽明又
 詔選曹用人務在得才廣求樞道共康治道州鎮城隍各令嚴固齋會聚集糾
 執妖誼圍圍皆令造屋桎梏務存輕小正巧浮進不得隱蔽絹布綵線長短合
 式偷竊軍階亦悉沙汰籍貫不實普使糾案聽自歸首通違加罪詔中尉元匡
 考定權衡癸丑地伏羅國賓國並遣使朝獻二月庚子契丹鄧至宕昌諸國並
 遣使朝獻丁未封御史中尉元匡為東平王三月甲戌吐谷渾國遣使朝獻丁
 亥太保領司徒廣平王懷善夏四月甲午高麗波斯疏勒嚙噠諸國並遣使朝
 獻丁酉詔京尹所統百年以上賜大郡板九十以上賜小郡板戊申以中書監
 開府儀同三司胡國珍為司徒公特進汝南王悅為中書監儀同三司乙卯皇
 太后幸伊闕石窟寺即日還宮安定王超改封北平王五月辛酉詔曰揚州狹
 石荆山新淮鄴城兵士戰沒者追給餼財復一房五年若無妻子復其家一人
 二年身被三瘡賞一階雖一瘡而四體廢落者亦同此賞庚辰重申天文之禁
 犯者以大辟論乙酉鄧至國遣使朝貢秋七月乙丑地伏羅國賓國並遣使朝
 獻乙亥中書監儀同三司汝南王悅坐殺人免官以王還第己巳車駕有事於
 太廟八月戊戌宴太祖以來宗室年十五以上於顯陽殿申家人之禮己亥詔
 庶族子弟年未十五不聽入仕詔曰皇魏開基道邁周漢蟬連二都德威百祀
 雖帝胤蕃衍親實並茂而猶沉屈素履中褐衙門非所謂廣命戚族翼屏王室

者也今可依世近遠敘之列位庚子詔咸陽京兆二王子女還附屬籍壬寅吐
 谷渾國遣使朝獻丁未詔侍中太師高陽王雍入居門下參決尚書奏事己酉
 契丹國遣使朝貢九月辛酉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丙寅詔曰察訟理冤實維政
 首躬親聽覽民情所由比日諒闇之中治綱未振獄行繁廢嗟斯職聞雖曰司
 存每多輕覆曾是塞德實深矜愍自今月望當覈出城關親納滯枉主者可宜
 諸近遠咸使聞知是月城青齊兗涇平營肆七州所治東陽歷城瑕丘平涼肥
 如和龍九原七城冬十月庚寅以幽冀滄瀛四州大饑遣尚書長孫稚兼尚書
 鄧美元纂等巡撫百姓開倉賑恤丁酉年呂國貢棧矢戊戌以光州饑餒遣使
 賑恤乙卯詔曰北京根舊帝業所基兩運二紀猶有留住懷本樂故未能自遣
 若未運者悉可聽其仍停安堵采業門才術藝應於時求者自別徵引不在斯
 例周之子孫漢之劉族逼於海內咸致蕃衍豈拘南北千里而已哉十有一月
 甲子蕭衍平西將軍巴州刺史半漢龍遣使請降十有二月丁未蠕蠕國遣使
 朝貢

神龜元年春正月甲子詔以氏會楊定為陰平王丙寅以特進江陽王繼為驃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壬申詔曰朕冲昧撫運政道未康民之疾苦弗違紀恤夙
 宵矜愍深懷眷彼百齡悼茲六極京畿百年以上給大郡板九十以上給
 小郡板八十以上給大縣板七十以上給小縣板諸州百姓百歲以上給小郡
 板九十以上給上縣板八十以上給中縣板餘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粟五斛
 帛二匹庚辰詔以雜役之戶或冒入清流所在職人皆五人相保無人任保者
 奪官還役乙酉加特進汝南王悅儀同三司秦州羌反幽州大饑民死者三千
 七百九十九人詔刺史趙德開倉賑恤二月戊申曠曠高麗勿吉吐谷渾宕昌
 疏勒久未施末久半諸國並遣使朝獻己酉詔以神龜表瑞大赦改年東益州
 氏反蠕蠕國遣使朝貢三月辛酉以尚書右僕射于忠肅儀同三司辛巳儀同
 三司尚書右僕射于忠肅南秦州氏反遣龍驤將軍崔襲持節喻之吐谷渾國
 遣使朝貢夏四月丁酉司徒胡國珍薨甲辰江陽王繼改封京兆王辛亥會摩
 國遣使朝獻五月高麗高車高昌諸國並遣使朝貢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辛

卯澗雨乃降。秋七月，河州民却鐵忽來反，自稱水池王，詔行臺源子恭討之。閏月戊戌，吐谷渾國遣使朝貢。甲辰，開恆州銀山之禁，與民共之。丁未，波斯疏勒烏菟龜茲諸國，並遣使朝獻。八月癸丑朔，詔曰：朕沖昧寡曆，未開政道，皇太后殷憂在疚，始覽萬幾，故獄行淹枉，百姓冤愆，言念繁刑，思存降省。京師見囚殊死以下，可悉減一算。丁巳，詔曰：頃年以來，戎車頻動，服制未終，奪良從役，罔極之痛，弗申鞠育之恩，靡報非所謂教業至道者也。自今雖金革之事，皆不得請起居喪。甲子，勿吉國遣使朝貢。鐵忽相率降於行臺源子恭。九月癸未朔，以右光祿大夫劉騰為衛將軍。俄同三司。戊申，皇太后高氏崩于瑤光寺。冬十月丁卯，以尼禮葬於北邙。十有二月辛未，詔曰：民生有終，下歸北城，京邑隳賑，口盈億萬，貴賤攸憑，未有定所，為民父母，尤宜存恤。今制乾脯山以西，擬為九原。二年春正月丁亥，詔曰：朕以冲眇，纂承寶位，夙夜惟寅，若涉淵海。賴皇太后慈仁，被以夙訓，自臨朝踐極，歲將半紀，天平地成，四海寧乂，天道高遠，龜鏡難名。猶以攝挹自居，稱號弗備，非所以榮奉坤元，允協億兆者也。宜遵舊典，稱詔字內，以副黎蒸元元之望。是月，改葬文昭皇太后高氏。二月乙丑，齊郡王祐薨。庚午，羽林千餘人焚征西將軍張彝第，毆傷彝，燒殺其子始均。吐谷渾宕昌國，並遣使朝貢。乙亥，大赦天下。丁丑，詔求直言，諸有上書者，聽密封通奏。壬寅，詔曰：農要之月，時澤弗應，嘉穀未納，二麥枯悴，德之無感，數懼兼懷，可勅內外，依舊禱祈，率從祀典，察獄理冤，持情理，察瀛之境，往經寇暴，死者既多，白骨橫道，可遣專令收葬，賑窮恤寡，救疾存老，準訪前式，務令周備。三月甲辰，澗雨大洽。夏四月乙丑，嚙噉國遣使朝貢。五月戊戌，以司空任城王澄為司徒，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京兆王繼為司空。秋八月己未，御史中尉東平王匡坐事削除官爵。辛未，以左光祿大夫皇甫集為征西將軍。儀同三司九月庚寅，皇太后幸崧高山。癸巳，還宮。瀛州民劉宣明謀反，事覺伏誅。冬十有一月乙酉，蠕蠕莫緣梁賀侯豆車男女七百人來降。十有二月癸丑，司徒任城王澄薨。庚申，大赦天下。詔除淫祀，焚諸雜神，是歲高麗王雲死，以世子安為其國王。

正光元年春正月乙酉，詔曰：建國維民，立教為本，尊師崇道，茲典自昔，來歲仲陽，節和氣調，釋奠孔顏，乃其時也。有司可豫備國學，圖飾聖賢，置官簡性，擇吉備禮。夏四月丙辰，詔尚書長孫稚，巡撫北藩，觀察風俗。五月辛巳，詔曰：朕以寡薄，運膺寶圖，雖未明求衣，惕懼終日，而闕味多闕，災旱為災，在予之愧，無忘獲食。今刑獄繁多，困圍尚積，宜敦仁惠，以濟斯民。八座可推鞠見囚，務申枉愆。癸未，詔曰：據災招應，修政為本，民乃神主，實宜率先。刺史守令，與朕共治天下，宜哀矜勿喜，視民如傷。況今炎旱歷時，萬姓彫敝，而不撫恤窮冤，理決庶獄，可嚴勅州郡，善加綏隱，務盡聰明，加之祗肅，必使事允人神，時致豐應。其賦役不便於民者，具以狀聞，便當蠲罷。秋七月丙子，侍中元文侍中劉騰奉帝幸前殿，矯皇太后詔曰：魏有天下，奕葉重光，高祖孝文皇帝，以英聖馭天，從京定鼎，世宗宣武皇帝，以睿明承業，廓寧區夏，而滿動未半，早已登遐，乃令車書弗同，鯨寇尙熾，幼主稚弱，夙纂寶曆，曾是宗祏，莫克祗奉，朕所以敬順羣議，臨朝總政，帝年以長，久思退身，所以往歲殷勤，具陳情旨，百官內外，已照此懷，而食爾衆意，苦見勳奪，僥倖從事，以迄于茲，自此春來，先疾屢發，藥石攝療，莫能善瘳，夏首及今，數加勳劇，便不堪日，釐萬務，巨細兼省，帝齒周星，紀識學逾躋，日就月將，人君道茂，足以撫輯萬邦，諧決百揆，朕當率前志，敬選別宮，遠惟復子明辟之義，以自綏養，實望羣公，遠于黎庶，深望斯理，如此則上下休嘉，天地清寧，魏道熙隆，人神慶悅，不其善歟。乃幽皇太后於北宮，殺太傅領太尉清河王暉，總勅禁旅，決事殿中。辛卯，帝加元服，大赦。改年。內外百官，進位一等。八月甲寅，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舉兵，欲誅文騰，不果，見殺。九月壬寅，蠕蠕主阿那瓌來奔。戊戌，以太師高陽王雍為丞相，加後部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冬十月乙卯，以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汝南王悅為太尉。公十有一月己亥，詔曰：蠕蠕世雄朔方，擅制漢裔，降通上國，百有餘載，自神鼎南底，累紀于茲，皮實難違，邊疆靜息，憑心象魏，潛敷彌純，今其主阿那瓌，屬難時難，邦分親析，萬里遠馳，庇命有遺，慈同申伍，忠孝足稱，方存與滅之師，以隆繼絕之舉，宜且優以賓禮，期之立功，疏爵昨土，大駭河岳，可封朔方郡開國公，蠕蠕王食邑一千戶，錫以衣冠，加以輅車，祿恤儀衛，同乎威著。十有二月壬子，詔曰：蠕蠕王阿那瓌，遺難寇禍，遠來投庇，

邦分衆析，猶無定主，而承懷北風，思遠經集，啓訴情切，良用愍然。夫存亡恤敗，自古通典，可憂國使，及彼前後三介，與阿那瓌相隨，并勅懷朔都督，備銳騎二千，躬自率護，送達境首，令觀機招納。若彼候迎，宜錫筐篋車馬之屬，務使優隆，禮錢而返，如不容受，任聽還關，其行裝資遣，付尙書量給。辛酉，以司空京兆王繼爲司徒公。

二年春正月，南秦州氐反，二月庚戌，假光祿大夫那虬撫軍將軍以討之。癸亥，車駕幸國子學，講孝經。三月庚午，帝幸國子學，祠孔子，以顏淵配。甲午，右衛將軍柔康生於禁內，將殺元義，不果，爲文矯害，以儀同三司劉騰爲司空。公夏四月庚子，司徒京兆王繼進位太保。壬寅，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崔光爲司徒公。蕭衍義州刺史文僧明率衆內屬。五月辛巳，南荊州刺史桓叔與自安昌南叛。乙酉，烏菴國遣使朝貢。閏月丁巳，居密波斯國並遣使朝貢。六月己巳，高昌國遣使朝貢。癸巳，勿吉國遣使朝貢。秋七月癸丑，詔曰：時澤弗降，禾稼形損，在于之責，夙實震懼，雖克躬撤降，仍無招感，有司可修案舊典，祗行六事，圍行淹枉，隨速鞠決，庶尹廢職，量加修厲，鮮獨困窮，在所存恤，役賦煩民，咸加蠲省，賢良謹直，以時升進，食殘邪伎，即就屏黜，男女怨曠，務令會偶，庶草止懲，違有罪災診。八月己巳，伏羅國遣使朝貢。蠕蠕後主郁久閭侯匿代來奔，懷朔鎮十有一月乙未朔，高昌國遣使朝貢。戊申，衛大將軍儀同三司皇南集薨。癸丑，侍中車騎大將軍侯剛加儀同三司。十有二月甲戌，詔司徒崔光、安豐王延明等議定服章。庚辰，以東益南秦氐反，詔中軍將軍河間王琛討之，失利。

三年春正月辛亥，帝耕藉田。夏四月庚辰，以高車國主覆羅伊訶爲鎮西將軍。西海郡開國公高車王六月己巳，詔曰：朕以冲味，夙冀寶曆，不能祗奉上靈，感延和氣，致令炎旱頻歲，嘉雨弗洽，百稼燠萎，晚種未下，將成災年，秋稔莫覩，在于之責，爰懼震懼，今可依舊分遣有司，馳祈兼濟，及諸山川百神，能與雲雨者，盡其虔肅，必令感降。玉帛牲牢，隨應薦享，上下羣官，側躬自厲，理冤獄，止土功，減膳撤懸，禁止屠殺。秋七月壬子，波斯不漢龜茲諸國遣使朝貢。冬十月己巳，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有一月乙巳，車駕有事於園丘。丙午，詔曰：治曆明時，前

王茂軌考辰正律，奕代通規，是以北平草定於漢年，楊偉草算於魏世，自皇運肇基，典章猶缺，推步曷曜，未盡厥理，先朝仍世，每所慨然。至神龜中，始命儒官改撰陳隋，回度易憲，始會璇衡。今天正斯始，賜將開，品物初萌，宜變耳目，所謂魏雖善邦，其曆維新者也，便可班宣內外，號曰正光曆。又首節嘉辰，復展丘神，神人文和，理契曲顯，思與億光，共此維新，可大赦天下。十有二月癸酉，以左光祿大夫皇甫度爲儀同三司。乙酉，以車騎大將軍尙書右僕射元欽爲儀同三司。太保京兆王繼爲太傅。司徒崔光爲太保。丁亥，以牧守妄立碑頌，輒與寺塔，第宅豐侈，店肆商販，詔中尉端衡，肅厲威風，以見事糾劾。七品六品，祿足代耕，亦不聽錮貼店肆，爭利城市。

四年春二月壬申，追封故威陽王禧爲敷城王。京兆王愉爲臨洮王。清河王暉爲范陽王。以禮加葬。丁丑，河間王琛、章武王融並以貪汙，削爵除名。己卯，以蠕蠕主阿那瓌率衆犯塞，遣尙書左丞元孚兼尙書爲北道行臺，持節喻之。蠕蠕後主侯匿代來朝京師。宕昌國遣使朝貢。司空劉騰薨。夏四月，阿那瓌執元孚，驅掠畜牧北道。甲申，詔驃騎大將軍尙書令李崇、中軍將軍兼尙書右僕射元纂率騎十萬討蠕蠕，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而還。秋七月辛亥，詔曰：逮尊斯在，齒預一焉，崇教黃耆，先代通訓，故方叔以元老處位，充國緣自彊見留，雖七十致仕，明乎典政，然以德尙壯，許其繁維，今庶寮之中，或年迫懸車，循禮宜退，但少收其力，老棄其身，言念勳舊，瞻然未忍，或戴白在朝，未嘗外任，或俸私歷紀，甫受考級，如此之徒，雖滿七十，聽其莅民，以終常限，或新解郡縣，或外佐始俸，已滿七十，方求更敘者，吏部可依令不奏，其有高官俊德，老成髦士，灼然顯達，爲時所知者，不拘斯例，若才非秀異，見在朝官，依令合解者，可給本官半祿，以終其身，使辭朝之叟，不恨歸於闕巷矣。八月己巳，詔曰：狂靈肆暴，陵竊北垂，雖軍威時接，賊徒僞遁，然疆廛所逼，多難其禍，言念斯敵，有軫深懷，可勅北道行臺遣使巡檢，遺寇之虞，饒不粒者，厚加賑恤，務令存濟。戊寅，詔曰：朕以眇闇，忝承鴻緒，因祖宗之基，託王公之上，每聖寐屬慮，思康億兆，比兩旱愆時，星運舛錯，政理闕和，豐祿表異，承尋夕惕，載思于懷，宜詔百司，各勤厥職，請有饒某，賜

疾寬博不申者，並加釐恤。若孝子順孫，廉貞義節，才學超異，獨行高時者，具以言上，朕將親覽，加以旌命。癸未，追復故范陽王懌為清河王。九月丁酉，庫莫奚國遣使朝獻。詔侍中太尉汝南王悅入居門下，與丞相高陽王雍參決尚書奏事。冬十有一月丙申，趙郡王暉薨。丁酉，太保崔光薨。十有二月，蕭衍遣將寇邊，詔假征南將軍崔延伯討之。以太尉汝南王悅為太保，徐州刺史北海王顥坐貪汙，削除官爵。

五年春正月辛丑，車駕有事於南郊。閏二月癸巳，曠國遣使朝貢。三月，沃野鎮人破落汗拔陵聚眾反，殺鎮將，號真王。元年，詔臨淮王彧為鎮軍將軍，假征北將軍，都督北征諸軍事，以討之。夏四月，高平會長胡琛反，自稱高平王，攻鎮以應拔陵。別將盧祖暹擊破之。琛北遁。五月，臨淮王彧敗於五原，削除官爵。壬申，詔尚書令李崇為大都督，率廣陽王淵等北討。六月，秦州城人孫掩襲長命城反，自稱秦王，殺刺史李彥。詔雍州刺史元志討之。南秦州城人孫掩襲長命，韓祖香據城反，殺刺史崔遊，以應太提。太提遣城人卜朝襲克高平，殺鎮將赫連略，行臺高元榮、太提壽死。子念生代立，僭稱天子。號年天建，置立百官。丁酉，大赦。秋七月甲寅，詔吏部尚書元修襲兼尚書僕射，為西道行臺，率諸將西討。戊午，復河間王琛、臨淮王彧本封，都督崔暹失利于白道。大都督李崇率眾還平城，坐長史祖登殺沒軍資，免除官爵。丁丑，念生遣其都督楊伯年、樊元、張朗等，攻仇鳩河池。二戌，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尹祥、黎叔和擊破之。斬樊元首，殺賊千餘人。是月，涼州幢帥于菩提呼延雄執刺史宋賴，據州反。念生遣其兄高陽王天生下隴東寇。八月甲午，元志大敗於隴東，退守岐州。丙申，詔曰：貴貴宿勞，明主恆德，恩沾舊績，哲后常範。太祖道武皇帝，應期撥亂，大造區夏。世祖太武皇帝，纂戎不緒，光闡王業，躬率六師，掃清遺穢。諸州鎮城人，本充牙爪，服勤征旅，契關行間，備嘗勞劇。逮顯祖獻文皇帝，自北被南，淮海思又，便差割疆，族分衛方。鎮高祖孝文皇帝，遠遵盤庚，將遷嵩洛，規遏北疆，蕩關南境，遷夏家會，增戍朔垂，戎捍所寄，實惟斯等。先帝以其誠効既亮，方加酬錫，會宛郵馳烽，胸泗告警，軍旗頻動，兵連積歲，慈恩仍廢，用迄于今。愆叛之與，頗由於此。朕

叨承乾曆，撫馭宇宙，調風布政，思廣惠液，宜追述前恩，數茲後施。諸州鎮軍資，元非犯配者，悉免為民，鎮改為州，依舊立稱。此等世習干戈，率多勁勇，今既甄拔，應恩報効，可三五簡發，討彼沙龍，當使人齊其力，奮擊先驅，妖黨狂醜，必可蕩滅。衝鋒斬級，自依恆賞。丁酉，南秀容牧子于乞真反，殺太僕卿陸廷，別將介朱榮討平之。戊戌，莫折念生遣都督寶雙、攻盤頭郡。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寶念祖討之。斬雙，擒斬千餘人。九月壬申，詔尚書左僕射齊王蕭寶實為西道行臺大都督，率征西將軍都督崔延伯，又詔復撫軍將軍北海王顥官爵。為都督，並率諸將西討。乙亥，帝幸明堂，饗寶實等。是月，蕭衍遣將裴遠、虞曠、魏壽春、外城刺史長孫稚擊走之。遠退屯黎穀，詔河間王琛總眾援之。衍又遣將寇淮陽，詔秘書監安樂王鑿率眾討之。吐谷渾主伏連籌兵討涼州，于菩提棄城走。道新之，城民趙天安復推宋頴為刺史。冬十月，營州城人劉安定就德興據城反，執刺史李仲達，城人王惡兒斬安定以降。德興東走，自號燕王。胡琛遣其將宿勤明達、寇幽夏北華三州。壬午，詔都督北海王顥率諸將討之。十有一月戊申，莫折天生攻陷岐州，執都督元志及刺史裴芬之。高平人攻殺卜朝，共迎胡琛。十有二月壬辰，詔太傅京兆王繼為太師，大將軍率諸將討之。嚙噠契丹地，巨于庫莫奚諸國，並遣使朝貢。汾州正平平陽山胡叛逆，詔復征東將軍韋武王融封爵，為大都督，率眾討之。山南行臺東益州刺史魏子建招降南秦氏民，復六郡十二戌。又斬賊王韓祖香、南秦賊王張長命、長逼，乃告降於蕭寶實。是月，莫折念生遣兵攻涼州，城人趙天安復執刺史以應之。孝昌元年春正月庚申，徐州刺史元扶僧據城反，害行臺高諒。自稱宋王，號年天啓。遣其子景仲歸於蕭衍，衍遣其將胡龍牙成景、傅元略等率眾赴彭城。詔秘書監安樂王鑿回師以討之。鑿於彭城南擊元略，大破之，獲其眾既而不備。為法僧所敗，衍遣其豫章王綜入守彭城。法僧擁其眾屬守令兵戍，及郭邑士女萬餘口南入。詔鎮軍將軍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為都督，衛將軍國子祭酒安豐王延明為東道行臺，復儀同三司李崇官爵。為東道大都督，俱討徐州。崇以疾不行。癸亥，蕭寶實崔延伯大破秦賊於黑水，斬獲數萬。天生退走入隴西。

涇岐及隴東悉平。以太師大將軍京兆王繼為太尉。餘官如故。二月，以領軍將軍元義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詔追復樂浪王長命本爵，以其子忠紹之侍中特進衛大將軍穆紹為儀同三司。戊戌，大赦。壬辰，莫折念生遣都督楊紆、下辨姜齊等攻仇池郡城。行臺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威遠擊破之，斬下辨齊等首。壬寅，詔曰：勸善黜惡，經國茂典。其令每歲一終，郡守列令長，刺史列守相，以定考課。辨其能否，若有愆謬，以考功失衷論。是月，齊州魏郡民房伯和聚眾反，會赦乃散。三月己巳，詔太尉西道都督京兆王繼班師。壬申，詔曰：丞相高陽王道德淵廣，明允篤誠，儀型太階，垂風下國。實所以子遠汝弼，致治責成。宜班新制，宣之遐邇。其州郡先上司徒公文，悉可改上相府施行。符告皆亦如之。甲戌，詔曰：選衆而舉，其來自昔。朕續承大業，綜理萬幾，求賢致治，心焉若渴。知人則哲，振古所難。宜博訪公卿，探茲聲實，可令第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人各薦其所知，不限素身居職，必使精辨器藝，具注所能。然後依牒簡擢，隨才收敘。庶濟濟之美，無替往時。眷眷之直，有申茲歲。蕭衍遣其北梁州長史錫休、司馬魚和、上庸太守姜平洛等入寇宜城。梁州刺史傅豎眼遣惠徽、紹率衆拒擊，大破之，擒斬三千餘人。休儒等走還魏興。是月，齊州清河民崔奮殺太守董道，廣川民傅堆執太守劉莽反。青州刺史安樂王襲討平之。是月，破落汗拔陵別帥王也不慮等攻陷懷朔鎮。夏四月，蕭衍益州刺史蕭淵猷遣將樊文煥、蕭世澄等率衆圍小劍戍。益州刺史邢虬遣子子遠行臺魏子建遣別將淳于誕拒擊之。辛卯，皇太后復臨朝攝政。引羣臣面陳得失。詔曰：朕以寡昧，夙承天曆。存若涉海，罔知所濟。實憑宗社降祐之靈，庶勉幼志，以康世道。而神龜之末，權臣擅命。元义劉騰，陰相影響。遂使皇太后幽隔後宮。太傅清河王無辜致害。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擅被夷滅。右衛將軍姜康生，仍見誅。自此已後，無所畏忌。恣諸優求，任所與奪。無君之心，積習稍久。不臣之迹，諱事彌彰。蔽耳目之明，專生殺之柄。天下為之不康。四郊由茲多虞。此而可忍，孰不可懷。雖屢經赦宥，未容致之干法。猶宜辨正，以謝朝野。騰身既往，可追削爵位。义之罪狀，誠合殲絕。但以宗枝屬戚，特加全貸。可除名為民。壬辰，征西將軍都督崔延伯大敗於涇川。職

殺。五月戊辰，淳于誕等大破蕭衍軍，俘斬萬計。擒蕭世澄等十一將。文煥僅以身免。走成都。戊子，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李崇薨。六月癸未，大赦。改年。詔文武之官，從軍二百日，文官優一級，武官優二級。蠕蠕主阿那瓌率衆大破拔陵，斬其將孔雀等。諸將退彭城。蕭綜夜潛出降。蕭衍諸將奔退，衆軍追躡，免者十一。二秋八月癸酉，詔斷遠近貢獻珍麗。違者免官。柔玄鎮人杜洛周率衆反於上谷。號年真王。攻沒郡縣。南圍燕州。戊子，莫折念生遣都督杜黑兒、杜光等攻仇池郡。行臺魏子建遣將威遠擊破之，斬杜光首。九月乙卯，詔減天下諸調之半。丙辰，詔左將軍幽州刺史常景為行臺征虜將軍。元譚為都督，以討洛周。辛酉，詔曰：追功表德，為善者勳。祖宗功臣，勒銘王府。而子孫廢替，淪於凡民。爵位無聞，運流有失。頽川名守，重泉令宰，惠風美政，結於民心。而猶同常品，未蒙褒陟。非所謂愛及甘棠，彝倫攸敘者也。其功臣名將，為先朝所知，子孫屈塞，不見齒敘。牧守令長，聲稱卓然者，皆仰有司具以名聞。朕將振彼幽滯，用闡治風。壬戌，詔百官五品已上，各舉所知。辛未，曲赦南北兩秦州。冬十月，蠕蠕國主阿那瓌遣使朝貢。是月，吐谷渾國復討趙天安降之。河州長史元承平治中孟寶等，推喇噠使主高徽行州事。而前刺史梁釗子景進攻殺之。景進又自行州事。冬十一月辛亥，詔曰：大孝榮親，著之昔典。故安平董暹，諸子滿朝。自今，諸有父母年八十以上者，皆聽居官祿養。溫清朝夕，時四方多事，諸蠻復反。十有二月壬午，詔曰：高祖以大明定功，世宗以下武軍亂，聲溢朔南。化清中宇，業感隆周。祚延七百，朕幼齡纂曆。夙馭鴻基，戰戰兢兢。若臨淵谷。聞於治道，政刑未平。權臣擅命，亂我朝式。致使西秦跋扈，朔漢構妖。靈爾荆蠻，氛埃不惠。孔熾甚於涇陽。出軍切於細柳。而師旅盤桓，留滯不進。北清懸危，南陽告急。將虧荆沔之地，以致威國之憂。今茅叢扼腕，爪牙數憤。並欲摧挫封豕，勦截長蛇。使人神兩秦，幽明厭吉。朕將躬親六師，掃蕩遺穢。其配衣六軍，分隸熊虎。前驅後隊，左翼右師。必令將帥雄果，軍吏朋濟。糧仗車馬，速度時須。其有失律亡軍，兵戍逃叛，盜賊劫掠，伏竄山澤者，免其往咎。錄其後勅，別立幕格。聽其自新。廣下州郡，令赴軍所。今先討荆蠻，羅理南服。戈旗東指，掃平淮外。然後奮七萃於西戎，騰五牛於

北狄躬撫亂離之苦。面恤饑寒之患。爾乃還歸舊宇。飲至廟庭。沉璧河洛。告成
奉岱。豈不感歎。百官內外。牧守軍宰。宜各肅勳。用明爾職。山胡劉蠡升反。自稱
天子。置官寮。是月。以臨淮王或為征南大將軍。率眾討魯陽蠻。

二年春正月庚戌。封廣平王懷庶長子。太常少卿韓。為范陽王。壬子。以太保汝
南王悅。領太尉。是月。都督元暉。次於軍都。為洛周所敗。五原降戶。鮮于修禮。反
於定州。魏魯與元年。詔左光祿大夫長孫稚。為使持節。假驃騎將軍。大都督北
討諸軍事。與都督河間王琛。率將討之。二月甲申。帝皇太后臨大夏門。親覽寬
訟。是月。疊伏羅國遣使朝貢。三月庚子。以驃騎大將軍徐州刺史安豐王延明
為儀同三司。追復中山王熙本爵。子叔仁。紹之。甲寅。西部勒勒斛律洛陽。反於
桑乾。西與河西牧子通連。別將介朱榮。擊破之。夏四月。大赦天下。癸巳。以侍中
車騎大將軍城陽王徽。為儀同三司。朔州城人鮮于阿胡。庫狄豐樂。據城反。丁
未。都督李瑋。次於薊城之北。又為洛周所敗。瑗戰歿。戊申。以驃騎大將軍開府
齊王寶貴。為儀同三司。北討都督河間王琛。長孫稚。失利奔還。詔免琛。稚官爵
庫莫奚國。遣使朝貢。五月丁未。車駕將北討。內外戒嚴。前給事黃門侍郎元略
自蕭衍還朝。封義陽王。以丞相高陽王雍。為大司馬。吏部尚書廣陽王暕。為驃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為大都督。率都督章武王融。北討修禮。戊申。燕州刺史
崔暉。率眾乘城。南走中山。乙丑。以安西將軍光祿大夫宗正珍孫。為都督。討汾
州反胡。六月己巳。曲赦齊州。絳陽陳雙。熾乘眾反。自號始建王。曲赦平陽。建興
正平三郡。詔假鎮西將軍。都督長孫稚。討雙熾。平之。丙子。義陽王略。改封東平
王。衛大將軍。西道都督元恆。芝。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戊寅。詔復京北王繼
本封江陽王。戊子。詔曰。自運屬艱。歷載於茲。烽驛交馳。旌旆不息。租宗戚業。
危若綴旒。社稷堪基。殆將淪墜。朕威德不能遐被。經略無以及遠。俾令蒼生。罹
此塗炭。何以苟安。黃屋無愧。黔黎今便。避居正殿。蔬餐素服。當親自招募。收集
忠勇。其有直言正諫之士。敢決徇義之夫。二十五日。悉集華林東門。人別引見。
共論得失。班告內外。咸使聞知。乙未。以衛將軍東平王略。為左光祿大夫。儀同
三司。秋七月丙午。杜洛周遣其別帥曹乾。真。寇掠幽州。行臺常景。遣都督于榮。

遷于果園。大破之。斬虜真。獲三千餘級。牛驢二萬餘頭。戊申。恆州陷。行臺元集
奔冀州。甲子。蕭衍將元樹。湛。僧珍等。寇壽春。八月丙子。進封廣川縣開國公。元
邵。為常山王。以驃騎大將軍東道行臺臨淮王或。為儀同三司。戊寅。帝幸南石
窟寺。即日還宮。戊子。進散騎常侍御史中尉武城縣開國公子。攸。為長樂王。都
督伊登。生討巴。失利。戰歿。癸巳。賊帥元洪業。斬鮮于修禮。請降。為賊黨。葛榮所
殺。都督朱榮。於肆州。執刺史尉慶賓。令其從叔。羽。生。統州事。九月辛亥。葛榮
敗。都督廣陽王淵。章。武王融。於博野。白牛。邊。融。殺於陣。榮。自稱天子。號曰齊國。
年稱廣安。甲申。常景。又破洛周。斬其武川王賀拔文興。別帥侯莫陳升。生。擒男
女四百口。牛驢五千餘頭。就德興。攻昭平州。殺刺史王買奴。是月。莫折天生。請
降。蕭寶貴。使行臺左丞。崔士和。入據秦州。天生。復叛。送士和。於胡琛。殺之。冬十
有一月。戊戌。杜洛周。攻陷幽州。執刺史王延年。及行臺常景。丙午。稅京師。田租
畝五升。借貸公田者。畝一升。閏月。稅市人出入者。各一錢。店舍。為五等。齊州平
原民。劉樹。劉蒼。生。乘眾反。州軍破走之。劉樹。奔蕭衍。衍。將原樹。逼壽春。揚州刺
史李憲。力屈。以城降之。初。留州郡縣。及長史。司馬。戍。主。副。質。子。於京師。衍。又遣
將攻逼新野。詔都督魏承祖。討之。詔曰。頃。舊京。淪覆。中原。喪亂。宗室。子女。屬籍
在七廟之內。為難。戶。濫。門。所。拘。辱。者。悉。聽。離。絕。

三年春正月甲戌。以司空公皇南度。為司徒。儀同三司。蕭寶貴。為司空。車騎將
軍。北海王。顥。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州民。任道。樓。乘。眾。反。襲。據。蕭。城。以。叛
州軍。討。平。之。辛巳。葛榮。陷。殷。州。刺史。崔。楷。固。節。死。之。遂。東。圍。冀。州。甲申。詔。峻。鑄
錢。之。制。蕭。寶。貴。元。恆。芝。大。敗。于。涇。州。大。隴。都。督。南。平。王。仲。問。小。隴。都。督。高。華。並
相。尋。還。散。東。秦。州。刺史。潘。義。淵。以。汧。城。降。賊。高。平。虜。賊。逼。岐。州。城。人。執。刺。史。魏
蘭。根。以。城。應。之。幽。州。刺史。畢。祖。暉。行。臺。羊。深。並。奔。還。祖。暉。於。陣。歿。北海王。顥。尋
亦。敗。走。賊。帥。胡。引。祖。據。北。華。州。以。應。之。賊。帥。比。干。驥。麟。入。據。幽。州。曲。赦。關。西。及
正。平。平。陽。建。興。戊。子。以。司徒。皇。南。度。為。太。尉。己。丑。以。四方。未。平。詔。內。外。戒。嚴。將
親。出。討。辛。卯。蕭。衍。將。湛。僧。珍。圍。東。豫。州。詔。散。騎。常。侍。元。暉。為。都。督。以。討。之。是。月
衍。又。遣。將。彭。羣。王。辯。等。率。眾。數。萬。逼。瑯。邪。詔。青。州。南。青。二。州。討。之。二。月。丁。酉。詔

魏書卷九 帝紀

魏書卷九 帝紀

魏書卷九 帝紀

曰關隴道罹寇難。燕趙賊逆憑陵。蒼生波流。耕農靡業。加諸轉運勞役已甚。州倉儲實。無宜懸置。自非開輸賞之格。何以息漕運之煩。凡有能輸粟入瀛定岐雍四州者。官斗二百斛。賞一階。入二華州者。五百石。賞一階。不限多少。累擢授官。虜賊據潼關。丁未。遣復故東平王匡爵。改封濟南王。庚申。東郡民趙顯德反。殺太守裴烟。自號都督。立其兄子為太守。詔都督李叔仁討之。是月。蕭衍將成景儁寇彭城。詔員外常侍崔孝芬為行臺。率將擊走之。三月甲子。詔將西討。中外戒嚴。虜賊走。復潼關。戊辰。詔將回駕北討。詔金紫光祿大夫源子邕為大都督。討葛榮。辛未。齊州廣川民劉鈞。執清河太守邵懷。聚眾反。自署大行臺。清河民房須。自署大都督。屯據昌國城。夏四月。別將元斌之討東郡。斬顯德。己酉。蠕蠕國遣使朝貢。六月。蠕蠕國遣使朝貢。是月。詔都督李叔仁討劉鈞。平之。秋七月。陳郡民劉獲。鄭辯。反於西華。號年天授。州軍討平之。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州反。己丑。大赦天下。是月。齊州刺史彭城王劭。南齊州刺史胡平。遣將斬蕭衍將彭羣首。俘獲二千餘人。八月。都督源子邕。率軌襲行攻鄆。丁未。斬擊。相州平。仍令子邕等討葛榮。九月辛卯。東豫州刺史元慶和。以城南叛。戊子。蠕蠕國遣使朝貢。秦州城民杜榮。殺莫折念生。自行州事。南秦州城民辛琛。自行州事。遣使歸罪。冬十月戊申。曲赦恆農巴西河北正平平陽邵郡及關西諸州。辛亥。以衛將軍討虜大都督。朱榮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甲寅。雍州刺史蕭寶夔。據州反。自號曰齊。年稱隆緒。詔尚書右僕射長孫稚討之。十一月己丑。葛榮攻陷冀州。執刺史元孚。逐出居民。凍死者十六七。十有二月戊申。都督源子邕。襲行。與葛榮戰於陽平。東北漳水曲。並戰歿。是月。杜榮為駱超所殺。遣使歸罪。武泰元年春正月癸亥。以北海王顥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相州刺史乙丑。定州為杜洛周所陷。執刺史楊津。瀛州刺史元寧。以城降於洛周。皇女生秘書皇子丙寅。大赦。改元。丙子。長孫稚平瀛關。丁丑。雍州城人侯終德。相率攻寶夔。寶夔攜南陽公主及子。與百餘騎渡渭而走。雍州平。二月。以長孫稚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兼尚書僕射。西道行臺。羣盜燒劫。羣縣以西。關口以東。公路瀾以南。詔武衛將軍李神軌為都督。討平之。癸丑。帝崩於顯

陽殿。時年十九。甲寅。皇子即位。大赦天下。皇太后詔曰。皇家握曆受圖。年將二百。祖宗累聖。社稷載安。高祖以文思先天。世宗以下武經世。股肱惟良。元首穆穆。及大行在御。重以寬仁。奉養率由。溫明共頌。朕以寡昧。親臨萬國。識謝塗山。德慚文母。屬妖逆遞興。四郊多故。實望穹靈降祐。麟趾聚繁。自潘充華有孕。掖宮。冀誕儲兩。而能嚴無兆。維德遂彰。于時直以國步未康。假稱統胤。欲以底定。物情係仰。震極。何圖一旦。弓劍莫追。國道中微。大行絕祀。皇曾孫故臨洮王寶暉。世子釗。體自高祖。天表卓異。大行平日。養愛特深。義齊若子。事符當璧。及珥日弗愈。大漸彌留。乃延入青蒲。受命玉几。暨陳衣在庭。登策屨及。允膺大寶。即日踐阼。朕是用惶懼。忸怩。心焉靡泊。今喪君有君。宗祏惟固。宜崇賞卿。士爰及百辟。凡厥在位。並加陟敘。內外百官文武。督將征人。遭艱解府。普加軍功。二階。其禁衛武官直閣以下。直從以上。及主帥。可軍功三階。其亡官失爵。聽復封位。謀反大逆。削除者。不在斯限。清議禁錮。亦悉蠲除。若二品以上。不能自受者。任授兒弟。可班宣遠。灑威使知之。乙卯。幼主即位。儀同三司。大都督。朱榮。抗表請入奔赴。勅兵而南。是月。杜洛周為葛榮所并。三月癸未。葛榮攻陷滄州。執刺史薛慶之。居民死者十八九。甲申。上尊諡曰孝明皇帝。乙酉。葬於定陵。廟號肅宗。夏四月戊戌。朱榮濟河。庚子。皇太后幼主崩。史臣曰。魏自宣武已後。政綱不張。肅宗沖齡統業。皇后婦人專制。委用非人。實罰乖舛。於是釐起四方。禍延畿甸。卒於專國不長。抑亦滄胥之始也。嗚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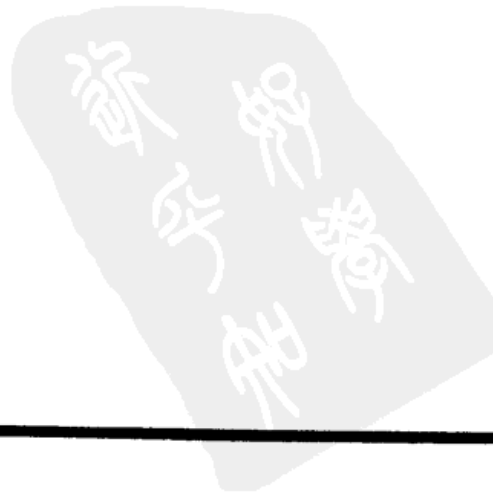
魏書卷九

魏書卷九考證

唐宗紀無人任保者○任監本說在今依北史改正

元邵為常山王○邵一本誤劬

魏書卷九考證



帝紀第十

孝莊紀

孝莊皇帝諱子攸彭城王勰之第三子母曰李妃肅宗初以親有魯陽異衛之勳封武城縣開國公幼侍肅宗書於禁內及長風神秀慧姿貌甚美拜中書侍郎城門校尉兼給事黃門侍郎雅為肅宗所親待長直禁中選散騎常侍御史中尉孝昌二年八月進封長樂王轉侍中中軍將軍三年十月以兄彭城王勰事轉為衛將軍左光祿大夫中書監實見出也及武泰元年春二月肅宗崩大都督朱榮將向京師謀欲廢立以帝家有忠勳且兼民望陰與帝通榮乃率衆來赴夏四月丙申帝與兄弟夜北渡河丁酉會榮於河陽戊戌南濟河即帝位以兄彭城王勰為無上王弟霸城公子正為始平王以榮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封太原王己亥百寮相率有司奉重故備法駕奉迎於河梁庚子車駕巡河西至蘭渚榮以兵權在己遂有異志乃害置太后及幼主次害無上王勰始平王子正又害丞相高陽王雍司空公元欽儼同三司元恆芝儼同三司東平王略廣平王暉常山王邵北平王超任城王彞趙郡王敏中山王叔仁齊郡王溫公卿已下二千餘人列騎衛帝遷於便幕既而榮悔懼謝罪請在榮傳辛丑車駕入宮御太極殿詔曰太祖誕命應期龍飛燕代累世重光載隆帝緒冀欲闡茲洪業永在無窮豈圖多難遽茲百六衆使妖怪四起內外競侵朝無恤政之臣野多怨酷之士賈由女主專朝致茲顛覆孝明皇帝大情沖順深存隱忍棄棄萬國兼用疑焉苟求胡出入守神器凡厥有心莫不解體太原王榮世抱忠孝功格古今赴義晉陽大會河洛乃推異朕躬應茲大命德謝少康遺愧前緒復以眇身君臨萬國如涉淵海罔知所濟可大赦天下改武泰為建義元年從太原王晉將軍士晉加五階在東文官兩階武官三級復天下租稅三年壬寅太原王朱榮上表請追諡無上王為皇帝餘死於河陰者請王刺史贈三司三品者令優五品者刺史七

品以下及民郡鎮諸死者子孫聽立後授封爵詔從之癸卯以前太尉公江陽王繼為太師司州牧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相州刺史北海王顥為太傅開府仍刺史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清淵縣開國侯李延寔為太保進封陽平王尋轉太傅安南將軍并州刺史元天穆為太尉公封上黨王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楊椿為司徒公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頓丘郡開國公穆紹為司空領尚書令進爵為王使持節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上黨公長孫稚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王尋改封馮翊王中軍將軍殿中尚書元暉為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封魏郡王中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元瑛為東海王金紫光祿大夫廣陵王恭為儀同三司甲辰追復故廣陽王淵故樂安王鑿通直散騎常侍數城王坦為成陽王諫議大夫元貴平為東萊王直閣將軍元肅為魯郡王祕書郎中元暉為長廣王馮翊郡開國公源紹景復先爵龍西王扶風郡開國公馮罔東郡公陸子彭北平公長孫悅並復其先王爵以北平王超還復為安定王丁未詔內外解嚴庚戌封大將軍朱榮次子元羅為梁郡王詔端端主阿那瓌贊拜不名上書不稱臣是月汝南王悅北齊王顥臨淮王彧前後奔蕭衍鄆州刺史元暉遠據城南叛五月丁巳朔加大將軍朱榮北道大行臺以尚書右僕射元羅為東道大使征東將軍光祿勳元欣副之巡方黜陟先行後聞辛酉大將軍朱榮還晉陽帝錢於邛陰丙寅詔曰自孝昌之季法令昏泯懷忠守素擁隔其申深怨宿憾控告靡所其有事在通途橫被疑異名例無爽在見排抑或選舉不平或賦役煩苛諸如此者不可具說其有訴人經公車注不合者悉集華林東門朕當親理冤獄以申積滯己巳齊州郡民賈結聚乘反夜襲州城會明退走乙亥晉州刺史樊子鑄克唐州斬刺史崔元珍行臺驃騎傳首京師壬午詔求德行文藝政事強直者縣令太守刺史皆敘其志業具以表聞得三人以上縣令太守刺史賞一階舉非其人亦黜一階又以舊敕軍勳不通征虜自今以後宜依前式以上餘階積而為品其從與駕北來之徒不在此例悉不聽破品受階破階請帛先是蕭衍遣其將曹義宗寇荊州癸未以中軍將軍吏部尚書費穆為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節度荊州刺史

王熙以討之六月丁亥朔追封兄真定縣開國公子直為陳留王庚寅以鎮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李虔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特進辛卯南荊州刺史李志據城南叛通直散騎常侍高乾及其弟等率合流民起兵於齊州之平原頻破州軍詔東道大使元欣喻旨乃降是月萬榮飢使其僕射任爽率車三萬餘乘南寇至沁水癸卯以高昌王世子光為平西將軍瓜州刺史魏壽泰臨臨開國伯高昌王太尉公上黨王天穆為大都督東北道諸軍事車都督宗正珍孫柔毅實拔勝余朱陽都等討任爽帝以寇難未夷避正殿責躬微膳又班募格收集忠勇其有直言正諫之士敢決拘義之夫陳國家利害之謀赴君親危難之節者集華林園面論事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間邢果率河北流民十餘萬戶反於青州之北海自署漢王號年天統戊申以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李叔仁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率眾討之詔直獲紀業持節募新免牧戶有投名効力者授九品官己酉詔諸有私馬仗從戎者職人優兩大階亦授實官白民出身外優兩階亦授實官若武藝超倫者雖無私馬亦依前條雖不超倫但射槊翻關一藝而膽略有施者依第出身外特優一大階授實官若無姓第者從八品出身階依前加特授實官辛亥詔曰朕嘗親御六戎掃靜燕代大將軍太原王余朱榮率精甲十萬為左軍上黨王天穆總眾八萬為前軍司徒公楊椿勅兵十萬為右軍司空公穆紹統率八萬為後軍是夜萬榮棄退屯相州之北秋七月丁巳詔從四品以上從征者不得優階正四品者優一階軍級從三品以上從征四品者優一大階正五品以下還依前格若有征階十餘計入四品三品限授五階己未詔前試守東郡太守唐景宣為持節都督於東郡召募僑居流民二千人渡河隨便為糧準望置軍是月齊獻武王於鄴西北慰喻萬榮別帥稱王者七人乘萬餘降之乙丑加大將軍余朱榮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辛巳尚書奏斷百官給衣冠劍佩殺馬壬子光州人劉聚眾數千反於懷陽自稱皇武大將軍是月高平鎮人方俊魏奴僭稱大位署置百官是月臨淮王彧自江南還朝八月太山太守羊保據郡引蕭衍將軍王僧辯攻克州甲辰詔大都督宗正珍孫率南廣州刺史都督鄭先護討劉聚於懷陽破平之以侍

中驛騎大將軍臨淮王彧為儀同三司是月萬榮率眾圍相州九月己丑詔太尉公上黨王天穆討萬榮次於朝歌之南己巳以征東將軍齊州刺史元欣為沛郡王壬申柱國大將軍余朱榮率騎七千討萬榮於滏口破擒之餘眾悉降莫定滏瀛殷五州平乙亥以平萬榮大赦天下改為永安元年辛巳以柱國大將軍太原王余朱榮為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以榮子平昌郡開國公文殊昌樂郡公文暢並進爵為王以司徒公楊椿為太保城陽王徽為司徒冬十月丁亥余朱榮遣送萬榮於京師帝臨闕門榮稽顙謝罪斬於都市丙申以撫軍將軍太常卿太原王世子善提為使持節驛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丁酉以冀州之長樂相州之南趙定州之博陵滄州之浮陽平州之遼西燕州之上谷幽州之漁陽七郡各萬戶增封太原王余朱榮為太原國戊戌又加榮太師庚戌以侍中鎮南將軍太原郡開國公于暉兼尚書左僕射為行臺與齊獻武王討羊侃壬子太師江陽王繼薨癸丑以膠東縣開國侯李暉為復其祖爵南郡王是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李叔仁討邢果於羅水失利而還大都督費穆大破蕭衍軍擒其將曹義宗遣送京師蕭衍以北海王顥為魏王號年李基入據南兗之鉅城十一月戊午以無上王世子紹為彭城王陳留王子寬為陳留王寬弟剛為浮陽王剛弟質為林慮王癸亥齊獻武王行臺于暉與徐充行臺崔孝芬大都督刁宣大破羊侃於瑕丘侃奔蕭衍兗州平戊寅以上黨王天穆為大將軍開府世襲并州刺史封前將軍太中大夫元暉為東安王十有二月庚子詔行臺于暉回師討邢果次於歷下是歲萬榮餘黨轉樓復據幽州反

二年春正月甲寅于暉所部都督彭樂率二千餘騎北走於韓樓乃班師二月癸未朔詔諸禁衛之官從戎有功及傷夷者赴選先敘甲午尊皇考為文穆皇帝廟號肅祖皇妣為文穆皇后燕州民王慶祖聚眾於上黨自稱為王柱國大將軍余朱榮討擒之王實詔散騎常侍濟陰王暉兼行臺尚書都督李德龍丘大千鎮梁國三月壬戌詔大將軍上黨王天穆與齊獻武王討邢果夏四月癸未遷肅祖文穆皇帝及文穆皇后神主于太廟內外百寮普加一級幽

步孔艱。女主亂政。監國無主。余朱榮爰自晉陽。同憂王室。義旗之建。大會盟津。與世樂推。共成鴻業。論其始圖。非無勞效。但致遠恐泥。終之實難。曾未榮朝。粉
 聲已露。河陰之役。安忍無親。王公卿士。一朝塗地。宗戚靡遺。內外俱盡。假弄天
 威。殆危神器。時事倉卒。未遑問罪。尋以萬賊橫行。馬首南向。捨過責成。用平醜
 虜。及元顥問鼎。大駕北巡。復致勤王。展力行所。以此論功。且可補過。既位極宰
 衡。地踰齊魯。容養之至。豈復是過。但心如猛火。山林無以供其暴。意等瀕危。江
 河無以充其溢。既見金革稍軍。方隔漸秦。不推天功。專為己力。與奪任情。誠否
 肆意。無君之跡。日月以甚。披髮數罪。蓋不足稱。斬竹書愆。豈云能盡。方復托名
 朝宗。陰圖變逆。睥睨天居。窺覷聖曆。乃有裂冠毀冕之心。將為拔本塞源之事。
 天既厭亂。人亦悔禍。同惡之臣。密來投告。將而必誅。罪無容捨。又元天穆。宗室
 末屬。名望素微。遭逢際會。頗參義舉。不能竭其忠誠。以奉家國。乃復棄本逐末。
 背同即異。為之謀主。成彼禍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並以伏辜。自貽伊戚。元惡
 既除。人神慶泰。便可大赦天下。遣武衛將軍奚毅。前燕州刺史崔淵。率兵鎮北
 中。是夜。僕射余朱世隆。榮妻鄉郡長公主。率榮部曲。焚西陽門。出屯河陰。己亥。
 攻河橋。擒毅等於途。害之。據北中城。南逼京邑。詔以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廣
 宗郡開國公余朱天光為侍中。儀同三司。以侍中司空公楊津為使持節。督并
 肆燕恆雲朔瀛汾蔚九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并州刺史。兼尚書令。北道大行
 臺。經略并肆。庚子。詔諸舊代人。赴華林園。帝將親餞。敕以撫軍將軍金紫光祿
 大夫高乾。為侍中。河北大使。招集驍勇。冬十月癸卯朔。封安南將軍大鴻臚
 卿元寶炬為南陽王。大宗正卿汝陽縣開國公元修為平陽王。通直散騎常侍
 龍驤將軍新陽縣開國伯元暉為昌樂王。復通直散騎常侍琅邪縣開國公李
 叔仁官爵。仍為使持節。大都督。以討世隆。甲辰。以魏郡王暉。徙封趙郡王。暉弟
 子趙郡王寬。改封平昌王。儀同三司。李度。丁未。班募攻河橋格。賞帛。授官。各
 有差。戊申。皇子生。大赦天下。文武百寮。凡二級。以平南將軍中書令魏蘭根。兼
 尚書左僕射。為河北行臺。定相。殷三州。襄蘭根節度。乙卯。通直散騎常侍假平
 西將軍都督李苗。以火船焚河橋。余朱世隆遁走。丙辰。詔大都督兼尚書僕射

行臺源子恭。率步騎一萬。出自西道。行臺楊昱。領都督李保希等。都募勇士八
 千。往從東路防討之子恭。仍鎮太行丹谷。世隆至建州。刺史陸希贊拒守。城陷。
 盡屠之。唯希贊獲免。以中軍將軍前東荊州刺史元顯恭為使持節。都督晉建
 南汾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晉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為征西道行臺節度都
 督。薛善。樂修。修。裴元。備。薛崇。禮。薛懷。族等。丁卯。詔以世隆北叛。河內固守。其
 在城督將。文武。普加三級。兵士。給復三年。壬申。余朱世隆。傳建興之高都。余朱
 兆。自晉陽來會之。共推太原太守行并州刺史長廣王暉為主。大赦所部。號年
 建明。普凡四級。徐州刺史余朱仲遠。反。率眾向京師。十有一月癸酉朔。詔車騎
 將軍左衛將軍鄭先護。為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與都督李保希。赴行臺楊昱
 以討之。乙亥。以使持節。兼尚書令。西道大行臺。司徒公。長孫稚。為太尉公。侍中
 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臨淮王。或。為司徒公。丙子。以驃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廣宗郡開國公。余朱天光。開府。進爵為王。丁丑。余朱仲遠
 陷西兗州。執刺史王衍。癸未。以右衛將軍。賀拔勝。為東征都督。壬辰。又以左衛
 將軍。大都督。鄭先護。兼尚書左僕射。為行臺。與勝。並討仲遠。戊戌。詔罷魏蘭根
 行臺。以使將軍。定州刺史。薛曇。尚。為使持節。兼尚書。為北道行臺。隨機召發。行
 豫州刺史。元榮。禮。殺後行州事。陸導。和。擅據豫州。庚子。賀拔勝。與仲遠。戰於滑
 臺東。失利。仍奔之。十有二月壬寅朔。余朱兆。寇丹谷。都督。崔伯鳳。戰歿。都督。羊
 文義。史五龍。降兆。大都督。源子恭。奔還。甲辰。余朱兆。余朱度。律。自富平。津上。率
 騎。涉渡。以襲京師。事出倉卒。禁衛不守。帝出雲龍門。兆通帝幸承寧佛寺。殺皇
 子。并殺司徒公。臨淮王。或。左僕射。范陽王。暉。戊申。元暉。大赦天下。余朱度。律。自
 鎮京師。甲寅。余朱兆。運帝於晉陽。甲子。崩於城內。三級佛寺。時年二十四。并嘗
 陳留王。寬。是月。河西人。乾豆。陵步。破落。韓。常。大敗。余朱兆。於秀容。齊州。城人
 趙洛。周。據西城。反。應。余朱兆。刺史。丹陽王。蕭。贊。棄城走。南陽太守。趙。倫。延。執。荆
 州刺史。李。瑒。之。自行州事。中興二年。諡為武懷皇帝。太昌元年。又諡孝莊皇帝。
 廟號。敬宗。十一月。葬於靜陵。

史臣曰。魏自孝昌之末。天下清然。外侮內亂。神器固將無主。莊帝潛思變化。招

納勳王。雖時事孔棘。而卒有四悔。猶逆既窮。權強擅命。抑是北謀運智之秋。勢
謀夕陽之日也。未聞長轡之策。遽深負刺之恐。謀讓罕術。授任乖方。猶嫌行戮。
禍不旋踵。嗚呼。胡醜之爲量也。豈庸衰晉末而已哉。至於高祖不祀。武宣享廟。
三后降鑒。福祿固不永矣。

魏書卷十

魏書卷十考證

孝莊帝紀以高昌王世子光緒平西將軍瓜州刺史諡帝奉獻。開國伯○奉。
監本脫作奉。今從本傳改正。

魏書卷十考證

齊

魏

收

撰

帝紀第十一

前廢帝廣陵王紀

後廢帝安定王紀

出帝平陽王紀

前廢帝諱恭字休業廣陵惠王羽之子也母曰王氏少端謹有志度長而好學事祖母嫡母以孝聞正始中襲爵廷昌中拜通直散騎常侍神龜中進兼散騎常侍正光二年正常侍領給事黃門侍郎帝以元義擅權遂稱疾不起久之因託瘖病五年執除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建義元年除儀同三司王既絕官垂將一紀居於龍花寺無所交通永安末有白莊帝者言王不語將有異圖民間遊聲又云有天子之氣王懼禍逃匿上洛尋見追驛執送京師拘禁多日以無狀獲免及莊帝崩余朱世隆等以元暉疎遠又非人望所推以王潛暉晦身有過人之量將謀廢立恐實不諧乃令王所親申其意且兼迫脅王遂答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悅春三月己巳暉進至邙南世隆等奉王東郭之外行禪讓之禮暉臣上表曰否泰沿時殷憂啓聖故六飛在御三石與符伏惟陛下運屬千齡智周萬物獨昭靈象妙極天人實曆有歸光宅攸屬而將安稱善不壽兼濟靈命併徇幽明載佇伏願時順歸誠念茲宗祏用捨勞疾尤答人神王答曰自量眇身是以讓執然王公勳至不可拒違今敬承所陳惟愧弗堪負荷耳太尉公余朱度律奉進重嚴衰冕之服乃就輅車百官侍衛入自建春雲龍門昇太極前殿羣臣拜賀禮畢登闕門詔曰朕以寡薄撫臨萬邦恩與億兆同茲慶業可大赦天下以魏為大魏改建明二年為普泰元年其稅市及稅鹽之官可悉廢之百雜之戶貸賜民名官任仍舊天下調絹四百一疋內外文武普汎四階合敘未定籍者亦沾級除名免官者特復本資品封侯者賴川王余朱光彭城王余朱仲遠隴西王余朱天光樂平王余朱世隆常山王余朱度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齊獻武王都督斛斯椿下軍士普汎六級庚午詔曰朕以

眇身臨王公之上夕惕履懷若履冰谷額七廟之靈百辟忠誠之舉庶免墜歿夫三皇稱皇五帝云帝三代稱王迭沖挹也自秦之末競為皇帝志負乘之深殃垂食鄣於萬葉子今稱帝已為褒矣可普告令知是月鎮遠將軍清河崔祖塢聚青州七郡之衆十餘萬人圍東陽州刺史劉靈助起兵於瀋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兼侍中河北大使高乾並及弟平北將軍通直散騎常侍教曹率夜襲冀州執刺史元疑殺監軍孫白鶴共推前河內太守封隆之行州事三月癸酉封長廣王暉為東海王詔太師驃騎大將軍青州刺史魯郡王肅還為太師特進車騎大將軍沛郡王欣為太傅司州牧改封淮陽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彭城王余朱仲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隴西王余朱天光並為大將軍柱國大將軍并州刺史穎州王余朱兆為天柱大將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左衛將軍大都督晉州刺史平陽郡開國公齊獻武王封渤海王增邑五百戶特進車騎大將軍清河王重為儀同三司侍中太傅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樂平王余朱世隆為太保開府前司徒公長孫稚為太尉公錢尚書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趙郡王謀為司空稚固辭尋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丙子帝引見尚書右僕射元暉及皇宗於顯陽殿勞勉之丁丑加驃騎大將軍北華州刺史公孫略儀同三司己卯詔右衛將軍賀拔勝并尚書一人妻伎作及雜戶從征者正入出身皆授實官私馬者優一大階庚辰以侍中衛將軍成陽王坦衛將軍尚書左僕射南陽王寶炬侍中征東將軍平陽王脩並儀同三司乙酉詔簡北來及在京二官員外剩置者己丑以侍中驃騎將軍涇州刺史賀拔岳為儀同三司岐州刺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涇州刺史侯莫陳悅為儀同三司秦州刺史庚寅詔天下有德孝仁賢忠義志信者可以禮召赴闕不應召者以不敬論丙申劉靈助率衆次於安國城定州刺史侯淵被斬之傳首京師戊戌以使持節侍中車騎大將軍斛斯椿侍中衛將軍元受並特進儀同三司詔曰頃官方失序仍令沙汰定員簡剩已有判決退下之徒儼亦可懲請在簡下可特優一級皆授將軍預參選限隨能補用是春冠軍將軍南青州刺史茹懷期使其部將何寶率

步騎三千，擊蕭衍守將於瑗邪，擒其尙書左僕射儼同三司雲慶將軍徐克二州刺史劉相如夏四月癸卯幸華林都亭燕射班錫有差太樂奏伎有倡優為惡者帝以非雅戲詔罷之壬子有事於太廟癸丑詔以齊獻武王為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東道大行臺冀州刺史驃騎大將軍安定王朱劼為開府儀同三司肆州刺史乙卯以右衛將軍賀拔勝武衛將軍大野拔並為儀同三司己未帝於顯陽殿簡試通直散騎常侍散騎侍郎通直郎劉真非才他轉之癸亥龍西王朱天光大破宿勤明達擒送京師斬之丙寅以待中驃騎大將軍朱彥伯為司徒公詔有司不得復稱爵乘罷細作之條無禁鄰國往還詔員外諫議大夫步兵校尉摩羅都尉羽林監給事中積射將軍李朝請殿中將軍宮門僕射殿中司馬督治禮郎十一官得俸而不給力老合外選者依常格其未老欲外選者聽解其七品以上朔望入朝若正員有闕隨才進補前員外選遺優階者追之稱事簡下者仍優一級先是南陽太守趙倫延執刺史李琰之五月丙子荊州城民斬倫送首還推琰之為刺史朱仲遠使其都督魏僧助等討崔祖孺於東陽擒斬之六月庚申齊獻武王以朱逆亂始與義兵於信都西定殷州斬其刺史朱羽生命南趙郡太守李元忠為刺史鎮廣阿癸亥帝臨顯陽殿親理冤訟戊辰以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朱劼為儀同三司秋七月壬申朱世隆等害前太保楊椿前司空公楊津及其家丙戌司徒公朱彥伯以早遜位戊子除彥伯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庚寅以待中太保開府尙書令樂平王朱世隆為儀同三司位次上公八月庚子詔龍西王朱天光下文武封宿勤明達者汎三級穎川王朱兆率步騎二萬出井陘趨殷州李元忠棄城還信都丙午常山王朱劼度律彭城王朱劼等率眾出抗魏旗九月丁丑以待中驃騎將軍盧同驃騎大將軍杜德車騎大將軍楊椿並為儀同三司己卯以使持節都督東道諸軍事尙書令東道大行臺彭城王朱劼為太宰庚辰加使持節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尙書令西道大行臺龍西王朱天光為大司馬驃騎大將軍青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穆紹薨癸巳追尊皇考為先帝皇妣

王氏為先太妃封皇弟永業為高密王皇子子恂為渤海王冬十月壬寅齊獻武王推渤海太守元朔即皇帝位於信都
 二年春三月齊獻武王敗朱天光等於韓陵夏四月辛巳齊獻武王與廢帝至邙山使魏蘭根獻蘭洛邑且觀帝之為人蘭根忌帝雅德遠致毀謗竟從崔悛廢帝於樂訓佛寺而立平陽王脩為帝帝既失位乃賦詩曰朱門久可患紫極非情既願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換時運正如此唯有脩真觀太昌初帝租於門下外省時年三十五出帝詔百司赴會大鳩膳監饗喪事拜用王禮加以九旒轡輅黃屋左纛班劍百二十人二衛羽林備儀衛
 後廢帝諱昭字仲哲章武王融第三子也母曰程氏少稱明悟永安二年為肆州魯郡王後軍府錄事參軍儀同開府司馬元暉之建明二年正月戊子為冀州渤海太守及齊獻武王起義兵將誅暉逆乃推戴之冬十月壬寅即皇帝位於信都城西昇壇受燎大赦稱中興元年文武百官普汎四級以齊獻武王為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尙書事大行臺增邑三萬戶以兼侍中撫軍將軍河北大使高乾為侍中司空公前平北將軍通直散騎常侍高敖曹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以終其身以前刺史元凝為儀同三司己酉朱劼度律朱仲遠解斯椿賀拔勝買顯智次於陽平將抗義師齊獻武王縱反聞椿之逆與朱兆相疑敗散而還辛亥齊獻武王大破朱兆於廣阿虜其卒五千餘人詔將士汎五級留守者二級詔征東將軍吏部尙書封隆之為使持節北道大使隨方處分十一月己巳詔曰王度初開彝倫方始所班官秩不改舊章而無識之徒因茲僥倖謬增軍級虛名顯位皆言前朝所授理難推抑自非嚴為條制無以防其僥倖諸有虛增官號為人發亂罪從軍法若入格檢覆無名者退為平民終身禁錮庚辰齊獻武王率師攻鄆城是年南兗城民王乞德逼前刺史劉世明以州降蕭衍衍使其將元樹入據鄆城
 二年春正月壬午拔鄆擒刺史劉誕詔諸將士汎四級封侯增邑九十七人各有差等癸未詔曰自中興草昧典制權輿郡縣之官率多行實假有正者風化未均營彼周餘專為漁獵朕所以夙興夜寐有惕於懷有司明加糾罰稱朕意

焉二月辛亥上幸莊皇帝諱曰武懷皇帝甲子以齊獻武王爲大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增封三萬戶并前爲六萬戶三月丙寅以齊文襄王起家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丙子以侍中車騎大將軍尙書左僕射孫騰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丁丑車駕幸鄆乙酉詔文武家屬自信都赴鄆城閏月乙未以安北將軍光祿大夫博野縣開國伯尉景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丙申以衛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庫狄干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壬寅余朱天光北度律仲遠等屯於澶水之南癸丑齊獻武王出頓紫陌庚申余朱兆率輕騎三千夜襲鄆城叩西門不剋退走壬戌齊獻武王大破余朱天光等四胡於韓陵前廢帝鎮軍將軍賀拔勝徐州刺史杜德於韓陵余朱兆走趨并州仲遠奔東郡天光度律將赴洛陽大都督斛斯椿賈顯智倍道先還夏四月甲子朔椿等據河橋懼罪自劫奪擒天光度律於河橋西北大行臺長孫稚都督賈顯智等率騎入京師執余朱世隆彥伯斬於都街囚送天光度律於齊獻武王辛未前廢帝驃騎大將軍行濟州事侯景據城降仍除儀同三司兼尙書僕射南道大行臺濟州刺史甲戌以車騎將軍尙書右僕射魏蘭根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乙亥以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中軍大都督高威兼尙書僕射北道行臺隨處分余朱仲遠奔蕭衍青州刺史余朱弼爲其部下馮紹隆所殺傳首京師丙子前廢帝安東將軍辛采右將軍建州大都督張悅舉城降辛巳車駕至河陽遷位於別都太昌元年五月封安定郡王邑一萬戶後以罪殂於門下外省時年二十采熙二年葬於鄆西南野馬岡

大魏統乾德漸區高牢籠九服旁禱三光而上天降禍運踵多難禮樂崩淪章澤沒赫赫宗周蕞爲戎菽蕭蕭清廟將成茂草胡羯乘機肆其昏虐殺君害王剽剽海內競其吞噬之意不識醉飽之心自書契以來未有若斯者已大丞相渤海王忠存本朝精貫白日爰舉義旗志雪國恥故廣阿之軍魏虎奮氣鄰下之師金湯失險近者四胡相率實繁有徒驅天下之兵盡華戎之銳梓鼓暫交一朝遺滅元兇授首大慙斯擒揚旆濟河掃清伊洛士民安堵不失舊章社稷危而復安洪基毀而還構朕以託體履極復當樂推祗握寶圖承茲大業得以眇身託於王公之上若涉淵水罔識攸津思與兆民同茲嘉慶可大赦天下改中興二年爲太昌元年詔前御史中尉樊子鶴起復本官兼尙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都督儀同三司徐州刺史杜德討元樹齊獻武王上言建義之家枉爲余朱氏籍殺者悉皆蠲免帝以世易復除齊獻武王爲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增封九萬并前十五萬戶庚寅加齊文襄王侍中開府儀同餘如故壬辰齊獻武王還鄆車駕餞別於乾脯山五月丙申前廢帝廣陵王弼以太傅淮陽王欣爲太師封沛郡王司徒趙郡王湛爲太保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清河王暹儀同三司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州牧南陽王寶炬爲太尉公侍中太保錄尙書事長孫稚爲太傅侍中驃騎大將軍尙書左僕射元羅儀同三司尙書令驃騎大將軍吏部尙書元世儔儀同三司戊戌以齊獻武王固讓聽解天柱大將軍減封五萬戶餘悉如故辛丑以前司空高乾舊復爲司空公乙巳帝幸華林都亭宴羣臣班賚有差羽林隊主唐猛突入稱慶帝以猛犯禁衛杖之猛辭色有忤斬之階下丁未詔曰無侮悻悻事炳前經意此錄繁聲留往冊朕以薄德作民父母乃眷元元痛言增敷今理運惟新哀矜伊始如有孤老疾病無所依歸者有司明加隱括依格賑贖又詔曰理有一準則民無觀觀法啓二門則吏多威福前主爲律後主爲令歷世承久實用滋重非所以準的庶品隄防萬物可令執事之官四品以上集於都省取諸條格議定一途其不可施用者當局傳記新定之格勿與舊制相連務在約通無致冗滯己酉以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清河王暹爲

司徒公庚戌詔曰頃西土年饑百姓流徙或身倚溝渠或命懸道路皆見棄草土取厭為言念於此有警夜寐掩骼之禮誠所庶幾行墟之義冀亦可勉其諸有露屍令所在埋覆可宣告天下乙卯詔外內解嚴六月癸亥朔帝於華林園納訟丙寅蠅蠅嘑嘑高麗契丹庫莫奚國並遣使朝貢丁卯太尉公司州牧南陽王寶炬坐事降為驃騎大將軍開府王如故歸第令羽林衛守改謚武懷皇帝曰孝莊癸酉蠅蠅嘑嘑遣使朝貢戊寅詔內外百司普汎六級在京百寮加中與四級義師將士並加軍汎六級在郡百官三級河北同義之州兩級河橋建義者加五級關西二級諸受建明普泰封爵汎級優特之階悉追己卯帝臨顯陽殿納訟乙酉高麗契丹庫莫奚國遣使朝貢丙戌以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斛斯椿還為前官詔曰聞者凶權誕恣法令變常遂立夷貊輕賦冀收天下之意隨以笑斂之重終納十倍之征掩目捕雀何能過此朕屬念蒸黎無忘寢食加田桑始事生業未滋若頓依常格或不周展今歲租調且兩收一巧來年復舊辛卯以使持節衛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賈顯度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秋七月乙未詔曰頃永安馭運載育皇儲遂錫汎階以申國慶近經普泰便爾中追今罪人既殄舊章斯復宜述往昔用卒前恩皇子汎二級悉可遷授文穆廟況故宜停廢若已受者依例追之庚子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南陽王寶炬為太尉壬寅齊獻武王率衆入自陘口大都督庫狄干入自井陘討余朱兆乙巳齊獻武王以公朱兆光朱度律送之京師斬於都市己酉以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樊子鶴為儀同三司庚戌詔侍中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高隆之為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兼尚書左僕射北道行臺率步騎十萬趨大行會齊獻武王隆之解行臺仍為大丞相軍司齊獻武王次於武鄉余朱兆大掠晉陽北走秀容并州平乙卯帝臨顯陽殿親理冤獄丙辰以宗師東萊王貴平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是月夏州從民郭遷據宥州反刺史元凝棄城走詔行臺使景率齊州刺史尉景濟州刺史蔡僧等攻討之城陷遷奔蒲衍東南道大行臺樊子鶴大破蒲衍軍於隰城擒其鄰王元樹及隰州刺史朱文開八月壬戌朔齊文襄王來朝燕射班齊部下各

有差丁卯以西中郎將元軍為高平王甲戌以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李琰之為儀同三司庚寅以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崔暹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辛卯以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高岳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九月癸未以侍中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封津為儀同三司庚子帝幸華林都亭引見元樹及公卿百寮善使督將等宴射班齊各有差癸卯燕郡開國公賀拔允進爵為王乙巳帝幸都水南過洛汭遂至瀍澗己酉復田干北原癸丑以太師沛王欣為廣陵王前廢帝子渤海王子恕改封沛郡王甲寅以侍中驃騎大將軍封陰之任祥並為儀同三司以車騎大將軍河南尹元仲景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乙卯車駕謁山陵丙辰蠅蠅高昌國遣使朝貢庚申以衛將軍前吏部尚書李神儁撫軍將軍右衛將軍婁昭並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冬十月甲子以使持節衛將軍光州刺史高仲密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丁卯以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潘徽為儀同三司己卯以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高琛為特進驃騎開府儀同三司庚寅以使持節驃騎將軍肆州刺史劉貴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十一月甲午以車騎將軍揚州刺史斛斯敦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丁酉日南至車駕有事於圜丘戊戌朝會百官於太極前殿甲辰安定王期及東海王暉坐事死乙巳蠅蠅國遣使朝貢己酉以前太尉公汝南王悅為侍中大司馬開府葬靈太后胡氏十有二月丙寅以驃騎大將軍領御史中尉兼衛為儀同三司乙亥以侍中廣平王贊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丁亥殺大司馬汝南王悅大赦天下改太昌為永興以太宗號尋改為永熙元年二年春正月庚寅朔朝饗羣臣于太極前殿甲午齊獻武王自晉陽出討余朱兆丁酉大破之於赤洪嶺兆遁走自殺己亥車駕幸高石窟靈巖寺庚子又幸散施各有差庚戌儀同三司李琰之薨丁巳追尊皇考為武穆帝皇太后馮氏為武穆后皇妣李氏為皇太妃以驃騎將軍前滄州刺史高車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蒲衍勞州刺史曹鳳東荊州刺史雷能勝等舉城內屬二月庚申以使持節鎮東將軍行汾州事張瓊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辛酉以司空公高乾為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咸陽王坦為司空三月己丑

期加驃騎大將軍滄州刺史賈顯智開府儀同三司辛卯詔以前普解諸行臺今阿至羅相率降款復以齊獻武王爲大行臺體機載處甲午以車騎將軍蔚州刺史賈泰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相州刺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高乾坐事賜死太師魯郡王蕭瑋戊申以使持節都督河渭部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世襲河州刺史梁景數爲儀同三司丁巳以待中太保司州牧趙郡王暉爲太尉公加羽葆鼓吹侍中太尉公南陽王寶炬爲太尉開府尚書令夏四月戊辰詔諸參佐自三府以下爰及外州皆不得復加常侍及兼兩員雖已授者亦悉追之是月青州人耿翔襲據膠州殺刺史裴榮通於蕭衍五月庚寅詔諸幽枉未申事經一周已上悉集華林將觀覽察脫事已經年有司不列者聽其人各自陳訴若事連州郡由緣淹歲者亦仰尚書總集以聞壬寅以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齊州刺史侯淵復爲開府儀同三司乙巳詔曰大夫之職位秩貴顯員外之官亦爲匪賤而下及胥吏帶領非一高卑渾雜有損彝章自今已後京官樂爲稱事小職者直加散號將軍顯罷卑官者聽爲大夫及員外之職不宜仍前散實參領其中肯特加者不在此例東徐州城民王早簡實等殺刺史崔庠據州入蕭衍六月壬申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樊子鶴爲青膠大使督濟州刺史大都督裴儔討耿翔丁丑以驃騎大將軍前行南兗州事參贊爲儀同三司秋七月辛卯以使持節鎮北將軍大都督秦州刺史方俊普撥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壬辰以太師司州牧廣陵王欣爲大司馬侍中以太尉公趙郡王暉爲太師並開府庚戌以前司徒公燕郡王寶拔尤爲太尉公八月乙丑齊文襄王來朝帝燕於華林都亭班齊部下各有差以驃騎大將軍前南岐州刺史司馬子如爲儀同三司戊辰軍駕饒文襄王於河梁仍濟河而返癸酉齊獻武王上表固讓王爵不許請分邑十萬戶節降爲品回授勳義從之九月壬子以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崔孝芬爲儀同三司冬十月癸未以衛將軍瓜州刺史秦臨縣開國伯高昌王龜子堅爲儀同三司進爵郡王十一月癸巳持節征北將軍殷州刺史邱珍爲徐州大都督東道行臺僕射率將討東徐州十

有二月丁巳車駕將於嵩陽己巳遂幸溫湯丁丑車駕還宮

三年春正月壬辰齊獻武王討費也頭於河西苦洩河大破之獲其帥紇豆陵伊利遷其部落於內地二月東梁州爲夷民侵逼詔使持節車騎大將軍行東雍州事泉企爲東梁州行臺都督以討之己未蕭衍假節豫州刺史南昌王毛香舉城內附授以持節安南將軍信州刺史義昌王壬戌大赦天下丙子帝親釋奠禮先師辛巳幸洪池陂遊田壬午以衛將軍前徐州刺史元祐爲衛大將軍儀同三司以驃騎將軍左衛將軍元斌之爲穎昌王三月壬寅以前侍中車騎大將軍李或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夏四月戊午契丹國遣使朝貢辛未高平王車坐事降爵爲公丙子高麗國遣使朝貢五月丙戌增置勳府庶子廂別六百人又增騎官廂別二百人依第出身騎官秩比直齋辛卯詔曰六魏得一居處乘六取萬考風雲之所會宅日月之所中自北而南東征西怨後來其蘇無思不偃而向吳負險久遠度外世祖太武皇帝握金鏡以照耀擊玉鼓以鏗鐸神武之所牢籠威風之所輻輳莫不雲徹霧卷瓦解冰消長江已北盡爲魏土頃天步中圯國綱時屯凶豎因機干窺上國疆場侵噬州郡淪胥乃眷東顧無忘履食自非五牛蕃施七萃按部何以復文武之舊業拯塗炭於遺黎朕將親總六軍徑臨彭沛一勞永逸庶保無疆內外百寮便可嚴備出頓之期更聽後勅時帝爲斛斯椿元毗王思政魏光等詔佞間阻貳於齊獻武王託討蕭衍威攝徵發河南諸州之兵天下怪惡之語在斛斯椿傳丙申以使持節侍中大司馬開府司州牧廣陵王欣爲左軍大都督太傅錄尚書事長孫稚爲中軍四面大都督丁酉帝幸華林都亭集京畿都督及軍士三千餘人慰勉之庚子又幸華林都亭納訟壬寅又以長孫稚爲後軍大都督六月丁卯大都督源子恭鎮胡陽汝陽王暹守石濟儀同三司賈顯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壽東趨濟州庚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丙子詔曰頃年以來天步時阻干戈不戢荆棘斯生或物節感恩奮不顧命或臨戎對敵赴難如歸身首橫分骸骨不斂動賊靡餘榮贈莫加鼎烹矜之夏有嗟悼可普告內外所在言列若無親近聽故友陳之尚書檢實隨狀科贈庶粗慰冤魂少申惻隱庚辰以使持節車騎大將軍中

軍大都督斛律沙門為開府儀同三司。秋七月辛巳朔，以鎮東將軍前大鴻臚卿太原王昶特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己丑，帝親總六軍十餘萬衆，次於河橋，以斛斯椿為前軍大都督，尋詔椿鎮虎牢。又詔荊州刺史賀拔勝赴於行所，勝率所部次於汝水。庚子，以持節征西將軍岐州刺史越肱特為儀同三司。丁未，帝為椿等迫脅，遂出於長安。己酉，齊獻武王入洛，賀拔勝走還荊州。八月甲寅，推司徒公清河王重為大司馬，承制，總攝幾居尚書省。辛酉，齊獻武王西迎車駕。戊辰，制曰：嗚呼！明始亂，實治基，爰著天道，又符人事。故姬祚中微，曠土有勤王之役；劉氏將傾，北軍致左袒之舉。用能隆此遠年，克茲卜世。永熙之季，權佞擅朝，羣小是崇。勳賢見害，官緣價以貴賤，獄因貨而死亡。宗祏飄若綴旒，民命棄如草莽。大丞相位居晉鄭，任屬桓文，與甲汾川，問罪伊洛。羣姦畏威，擁迫人主，以自蔽衛，遠出秦方。雖車駕流移，未即返御，然權佞將除，天下延頸。魏邦雖舊，其化惟新。思與兆民同茲更始，可大赦天下。行臺侯景討荊州，賀拔勝戰敗，走奔蕭衍。九月癸巳，以衛大將軍河南尹元子思為使持節，行臺僕射，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婁昭為西道大都督，并率左右侍官西迎車駕。己酉，椿黨毛鴻賓守潼關，齊獻武王破擒之。是日，齊獻武王東還於洛。是月，東清河人傅彥殺太守韓子捷，據郡反，會赦乃降。冬十月戊辰，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行青州事侯淵克東揚州，斬刺史東萊王賁平。傳首京師。閏十二月癸巳，帝為宇文黑獺所害。時年二十五。

魏書卷十一

史臣曰：廣陵廢於前，中興廢於後，平陽猜惑，自絕宗廟。普泰雅道居多，承熙悖德為甚，是俱亡滅，天下所棄歟。

魏書卷十一考證

前廢帝紀：詔隨西王余朱天光下文武討宿勤明達。○勦一本作勦。北史亦作勦。本書余朱天光傳：初，賊帥夏州人宿勤明達降天光于平涼，亦作勦。臣照按：人名之字互異，無憑可定。但既係夏州人，宿勤明達與番語近，恐當是勦字。

崇極非情。○情一本作情。北史亦作情。

後廢帝紀：勞碑三光。○勞一本作勞。

出帝紀：齊獻武王次於武鄉。○鄉，監本誤，今改正。

魏書卷十一考證

Blank lines for additional text or commentary.

帝紀第十二

孝靜紀

孝靜皇帝諱善見清河文宣王重之世子也母曰胡妃永熙三年拜通直散騎侍郎八月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帝既入關齊獻武王奉迎不克乃與百寮會議推帝以奉肅宗之後時年十一冬十月丙寅即位于城東北大赦天下改永熙三年為天平元年庚午以太師趙郡王暹為大司馬以司空威陽王坦為太尉以開府儀同三司高威為司徒以開府儀同三司高昂為司空王申有事于太廟詔曰安安能運自古之明典所居靡定往昔之成規是以殷運八城周卜三地吉凶有數隆替無恆事由於變通理出於不得已故也高祖孝文皇帝式觀乾象俯協人謀發自武州來幸嵩嶽魏雖舊國其命惟新及正光之季國步孔棘喪亂不已寇賊交侵俾我生民無所措手今遠遵古式深驗時事考龜書吉遷宅漳滏庶克隆洪基再昌寶曆主者明為條格及時發遣丙子車駕北遷于鄴詔齊獻武王留後部分改司州為洛州以衛大將軍尚書令元弼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洛州刺史鎮洛陽詔從遷之戶百官給復三年安居人五年十有一月兗州刺史樊子鶴南青州刺史大野拔據瑕丘反庚寅車駕至鄴居北城相州之廡改相州刺史為司州牧魏郡太守為魏尹徙鄴舊人西徑百里以居新遷之人分鄴置臨漳縣以魏郡林慮廣平陽丘汲郡黎陽東濮陽清河廣宗等郡為皇畿十有二月丁卯燕郡王寶拔允薨庚午詔內外解嚴百司悉依舊章從容雅服不得以矛鈔從事丙子遣侍中封隆之等五人為大使巡諭天下丁丑赦畿內閏月蕭衍以元慶和為鎮北將軍魏王入據平瀨鄉宇文黑獺既嘗出帝乃以南陽王寶炬督軍號初置四中郎將於礪石橋置東中瀆泉置西中瀆北置南中瀆水置北中

不受乙亥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行臺元晏討元慶和破走之二月壬午以太尉威陽王坦為太傅以司州牧西河王儉為太尉己丑南青州刺史大野拔新樂子鶴以降兗州平戊戌蕭衍司州刺史陳慶之寇豫州刺史亮雄擊走之三月辛酉以司徒高威為太尉以司空高昂為司徒濟陰王暉業為司空齊獻武王討平山胡劉彥升斬之其子南海王復偃帝號獻武王進擊破擒之及其弟西海王皇后夫人已下四百人并連逃之人二萬餘戶辛未以旱故詔京邑及諸州郡縣收糴穀骨是春高麗契丹並遣使朝貢夏四月前青州刺史侯景反攻掠齊齊未濟州刺史蔡儁討平之王辰降京師見囚五月大旱勅城門殿門及省府寺署坊門澆人不閉王公無限日得雨乃止六月元慶和寇南頓豫州刺史亮雄大破之秋七月甲戌封汝南王悅孫肆為瑗郡王八月辛卯司空濟陰王暉業坐事免甲午發衆七萬六千人營新宮九月齊獻武王以治民之官多不奉法請選朝士清正者州別遣一人問疾苦丁巳以開府儀同三司襄城王旭為司空冬十有一月丁未蕭衍將柳仲禮寇荊州刺史王元舉破之癸丑祀國丘甲寅闔閭災龍見并州人家井中丙寅詔齊文襄王起家為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十有二月壬午車駕狩于鄴東甲午文武百官量事各給祿

三年春正月癸卯朔齊羣臣於前殿戊申詔百官舉士舉不稱才者兩免之齊獻武王襲寶炬西夏州克之詔加齊獻武王九錫之禮侍中元子思敦論固讓乃止二月丁未蕭衍光州刺史郝樹以州內附丁酉詔加齊文襄王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大都督以鮮卑高車會庶皆隸之三月甲寅以開府儀同三司華山王鸞為大司馬丁卯陽夏太守盧公纂據郡叛大都督元整破之夏四月丁酉昌樂王鸞薨五月癸卯賜饗孤獨貧窮者衣物各有差丙辰以錄尚書事南河王儉為司州牧戊辰太尉高威薨六月辛巳趙郡王暉薨秋七月庚子大赦天下蕭衍夏州刺史田獨韓相川防城都督劉靈慶並以州內附八月并肆派建四州隕霜大饑九月壬寅以定州刺史侯景兼尚書右僕射南道行臺節度諸軍南討丙辰陽平人路季禮聚衆反辛酉御史中尉賈叅討平之冬十

有一月戊申詔尙書可遣使巡檢河北流移飢人邢陘滄口所經之處若有死屍即爲藏掩勿使靈臺枯骨有感於通夢廣漢露骸時聞於夜哭侯景次克蕭衍楚州獲刺史桓和十有二月以并州刺史尉景爲太保辛未遣使者板假老人官百歲已下各有差壬申大司馬清河王重蕘丁丑齊獻武王自晉陽西討次於蒲津司徒公大都督高敖曹趨上洛車騎大將軍賈奉入自潼關癸未以太傅咸陽王坦爲太師乙酉勿吉國遣使朝貢是歲高麗國遣使朝貢

四年春正月禁十五日相偷戲賈奉失利自殺丁巳高敖曹攻上洛克之擒賈炬驃騎大將軍洛州刺史梁企以汝陽王暹爲錄尙書事夏四月辛未遷七帝神主入新廟大赦天下內外百官普進一階先是榮陽人張儉等聚衆反於大醜山通寶炬壬辰武衛將軍高元威討破之六月己巳幸華林園理訟辛未詔尙書樞密埋藏推錄囚徒壬午閩門災先是蕭衍因益州刺史傅和請通好秋七月甲辰遣兼散騎常侍李楷兼吏部郎中盧元明兼通直散騎常侍李鄴使于蕭衍八月寶炬宇文黑獺寇陝州城陷刺史李徽伯爲黑獺所殺九月侍

中元子思與其弟子華謀西入並賜死閏月乙丑衛將軍右光祿大夫蔣天樂謀反伏誅禁京酤酒冬十月以咸陽王坦爲錄尙書事壬辰齊獻武王西討至沙苑不克而還己酉寶炬行臺宮景壽都督楊白駒寇洛州大都督韓延大破之寶炬又遣其子大行臺元季海大都督獨孤如願逼洛州刺史廣陽王湛棄城退還季海如願遂據金墉州刺史賀若微執刺史田迅西叛引寶炬都督梁回據城寶炬又遣其都督趙繼宗右丞章孝寬等攻陷豫州十有一月丙子以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方侯普爲太尉十有二月甲寅蕭衍遣使朝貢河間人邢摩納范陽人盧仲禮等各聚衆反是歲高麗蠕蠕國並遣使朝貢

元象元年春正月有巨象自至碭郡陂中南兗州獲送于鄴丁卯大赦改元大都督賀拔仁攻寶炬南汾州己卯拔之擒其刺史韋子榮行臺任祥率豫州刺史亮雄等與大行臺侯景司徒高敖曹大都督方侯受洛子等於北豫相會俱討潁州梁回等棄城遁走潁州平二月豫州刺史亮雄攻揚州拔之擒寶炬義州刺史韓顯揚州長史丘岳送京師丙辰遣兼散騎常侍鄭伯猷使于蕭衍三

月齊獻武王固請解大丞相詔從之夏四月庚寅曲救饒內壬辰齊獻武王還晉陽請開酒禁六月壬辰帝幸華林都堂聽訟是夏山東大水蝦蟆鳴于樹上秋七月己亥高麗國遣使朝貢行臺侯景司徒公高敖曹圍寶炬將獨孤如願於金墉寶炬宇文黑獺並來赴救大都督庫狄子率諸將前驅齊獻武王總衆繼進八月辛卯戰于河陰大破之斬其大都督儀同三司寇洛生等二十餘人俘獲數萬司徒公高敖曹大都督李猛宋顯並戰沒寶炬留其將長孫子彥守金墉壬辰齊獻武王濟河子彥棄城走九月大都督賀拔仁擊邢摩納盧仲禮等破平之冬十月蕭衍遣使朝貢十有一月庚寅遣陸操使于蕭衍齊獻武王來朝十有二月甲辰還晉陽

興和元年春正月辛酉以尙書令孫騰爲司徒三月甲寅朔封常山郡王劼第二子曜爲陳郡王夏五月齊文襄王來朝甲戌立皇后高氏乙亥大赦天下是月高麗國遣使朝貢六月乙酉以尙書左僕射司馬子如爲山東黜陟大使尋爲東北道大行臺差選勇士庚寅前潁州刺史奚思業爲河南大使簡發勇士丁酉蕭衍遣使朝貢戊申開府儀同三司汝陽王暹薨秋七月丁丑詔以齊獻武王爲相國錄尙書事大行臺固辭相國八月壬辰兼散騎常侍王元景兼通直散騎常侍魏收使于蕭衍九月甲子發饒內民夫十萬人城鄴城四十日罷辛未曲救饒內死罪以下各有差冬十有一月癸亥以新宮成大赦天下改元

八十以上賜綾帽及杖七十以上賜帛及有疾廢者賜粟帛築城之夫給復一年二年春正月壬申以太保尉景爲太傅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庫狄干爲太保丁丑徙御新宮大赦內外百官普進一階營構主將別優一階三月己卯蕭衍遣使朝貢夏五月己酉西魏行臺宮延和陝州刺史宮元慶率戶內屬置之河北新附賊虜各有差壬子遣兼散騎常侍李象使于蕭衍閏月己丑封皇子景植爲宜陽王皇弟威爲清河王謙爲潁川王六月壬子太司馬華山王

驚薨冬十月丁未蕭衍遣使朝貢十有二月乙卯遣兼散騎常侍崔長謙使於蕭衍是歲蠕蠕高麗勿吉國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二月甲辰阿至羅出吐拔那澤大率部來降三月己酉渠州人公孫貴賓乘乘反自號天王陽夏鎮將討擒之夏四月戊申阿至羅國主副伏羅越居子去賓來降封為高車王六月乙丑蕭衍遣使朝貢秋七月齊文襄王如晉陽己卯宜陽王景植薨八月甲子遣兼散騎常侍李壽使于蕭衍冬十月癸卯齊文襄王自晉陽來朝先是詔文襄王與羣臣於麟趾閣議定新制甲寅班於天下己巳發夫五萬人築漳濱堰三十五日罷癸亥車駕狩于西山十有一月戊寅還宮丙戌以開府儀同三司彭城王韶為太尉以度支尚書胡僧敬為司空是歲蠶蠹高麗勿吉國並遣使朝貢

四年春正月丙辰蕭衍遣使朝貢夏四月丙寅遣兼散騎常侍李繪使于蕭衍乙酉以侍中廣陽王湛為太尉以尚書右僕射高隆之為司徒以太尉彭城王韶為錄尚書事丁亥太傅尉景坐事降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辛卯以太保庫狄干為太傅以領軍將軍婁昭為大司馬封租裔為尚書右僕射五月辛巳齊獻武王來朝請令百官月一面敷政事明揚及陋納諫屏邪親理獄訟襄融勳息牧守有愆節級相坐掖掖之內進御以序後園鷹犬悉皆放棄六月還晉陽丙申復前侍中樂浪王中爵丁酉復陳留王景皓常山王紹宗高密王承業爵秋八月庚戌以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侯景為兼尚書僕射河南行臺隨機討防冬十月甲寅蕭衍遣使朝貢齊獻武王圍寶炬玉壁十有一月壬午班師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西河王景亮十有二月辛亥遣兼散騎常侍楊斐使于蕭衍是歲蠶蠹高麗吐谷渾國並遣使朝貢

武定元年春正月壬戌朔大赦天下改元己巳車駕蒐于邯鄲之西山癸酉還宮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據虎牢西叛三月寶炬遣其子突與宇文黑獺率眾來援仲密庚子圍河橋南城丙午帝親納訟戊申齊獻武王封黑獺戰於邙山大破之擒寶炬子臨洮王彥勤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蘭讓郡王亮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太子詹事趙善督將參眾等四百餘人俘斬六萬餘甲仗牛馬不可勝數豫洛二州平齊獻武王追奔至恆農而還夏四月封彭城王韶弟襲為武安王五月壬辰以克復虎牢降天下死罪以下囚乙未以吏

部尚書侯景為司空六月乙亥蕭衍遣使朝貢戊寅封前員外散騎侍郎元長春為南郡王秋八月乙丑以汾州刺史斛律金為大司馬壬午遣兼散騎常侍李渾使于蕭衍是月齊獻武王召夫五萬於肆州北山築城西自馬陵戍東至土陞四十日罷冬十有一月甲午車駕狩于西山乙巳還宮是歲吐谷渾高麗蠶蠹國並遣使朝貢

二年春正月地豆于國遣使朝貢二月丁卯徐州人劉烏黑聚眾反遣行臺慕容紹宗討平之三月蕭衍遣使朝貢以旱故宥死罪以下囚丙午以開府儀同三司孫騰為太保壬子以齊文襄王為大將軍領侍中其文武職事實罰眾典詢稟之中書監元弼為錄尚書左僕射司馬子如為尚書令以今上為左僕射夏四月室韋國遣使朝貢五月甲午遣散騎常侍魏季景使于蕭衍丁酉太尉廣陽王湛薨秋八月癸酉尚書令司馬子如坐事免九月甲申以開府儀同三司濟陰王暉業為太尉太師咸陽王坦坐事免以王還第冬十月丁巳太保孫騰大司馬高隆之各為括戶大使凡獲逃戶六十餘萬十有一月西河地陷有火出甲申以司徒高隆之為尚書令以前大司馬婁昭為司徒齊文襄王如晉陽庚子車駕有事於園丘辛丑蕭衍遣使朝貢壬寅齊文襄王從獻武王討山胡破之俘獲一萬餘戶分配諸州是歲吐谷渾高麗蠶蠹勿吉國並遣使朝貢三年春正月丙申遣兼散騎常侍李襲使于蕭衍丁未齊獻武王請於并州置晉陽宮以處配沒之口二月庚申吐谷渾國奉其從妹以備後庭納為容華嬪夏五月甲辰大赦天下秋七月庚子蕭衍遣使朝貢冬十月遣中書舍人尉瑾使于蕭衍乙未齊獻武王請邙山之俘釋其桎梏配以人間寡婦十有二月以司空侯景為司徒以中書令韓軌為司空戊子以太保孫騰為錄尚書事是歲高麗吐谷渾蠶蠹國並遣使朝貢

四年夏五月壬寅蕭衍遣使朝貢六月庚子以司徒侯景為河南大行臺應機討防秋七月壬寅遣兼散騎常侍元廓使于蕭衍八月移洛陽漢魏石經于鄴齊獻武王自鄴帥眾西伐文襄王會于晉州九月圍玉壁以挑之寶炬黑獺不敢應冬十有一月齊獻武王有疾班師文襄王如晉陽是歲室韋勿吉地豆于

高麗蠕蠕國並遣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丙午齊獻武王薨於晉陽秘不發喪辛亥司徒侯景反潁州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入據潁城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等遣司空韓軌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賀拔勝可朱渾道元左衛將軍劉豐等帥衆討之景乃遣使降於寶炬請師救援寶炬遣其將李景和王思政帥騎赴之思政等入據潁川景乃出走豫州乙丑蕭衍遣使朝貢二月侯景復背寶炬歸於蕭衍衍署景河南大將軍承制夏四月壬申大將軍齊文襄王來朝甲午遣兼散騎常侍李緯使于蕭衍五月丁酉朔大赦天下戊戌以尙書右僕射襄城王旭爲太尉甲辰以太原公今上爲尙書令領中書監餘如故詢以政事以青州刺史尉景爲大司馬以開府儀同三司庫狄干爲太師以錄尙書事孫騰爲太傅以汾州刺史賀仁爲太保以司空韓軌爲司徒以領軍將軍可朱渾道元爲司空以司徒高隆之錄尙書事以徐州刺史慕容紹宗爲尙書左僕射高陽王斌爲右僕射戊午大司馬尉景薨六月司徒韓軌司空可朱渾道元等自潁州班師乙酉帝爲齊獻武王舉哀於東堂服縗縗詔尙書右僕射高陽王斌兼大鴻臚卿赴晉陽監護喪事太尉襄城王旭兼尙書令奉詔宣慰秋七月戊戌詔贈王假黃鉞使持節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殺輕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輕車介士兼備九錫之禮諡曰獻武王以齊文襄王爲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尙書事大行臺渤海王王賓詔王攝理軍國遣中使敦諭八月齊文襄王入朝固辭丞相復授大將軍餘如故甲申拜齊獻武王於鄴城西北車駕祖於漳濱九月齊文襄王遣晉陽辛酉蕭衍遣其兄子真陽侯淵明帥衆寇徐州堰泗水於寒山灌彭城以應侯景冬十月乙酉以尙書左僕射慕容紹宗爲東南道行臺與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高岳潘相樂討淵明十有一月大破之擒淵明及其子瑀道將帥二百餘人俘斬五萬級凍乏赴水死者不可勝數十有二月乙亥蕭淵明至關帝御關門門讓而宥之岳等回師討侯景是歲高麗勿吉國並遣使朝貢

六年春正月己亥大都督高岳等於潁陽大破侯景俘斬五萬餘人其餘溺死於渦水水爲之不流景走淮南己未齊文襄王來朝請以寒山獲士賜百官及督將等各有差二月己卯蕭衍遣使敦諭乞和并修書弔齊文襄王文襄王還晉陽三月癸巳以太尉襄城王旭爲大司馬以開府儀同三司高岳爲太尉辛亥以冬春亢旱赦罪人各有差夏四月甲子吏部令史張永和青州人崔闢等僞假入官事覺亂檢首者六萬餘人秋八月甲戌以尙書左僕射慕容紹宗爲大行臺與太尉高岳司徒韓軌大都督劉豐等討王思政於潁川引清水灌其城九月乙酉蕭衍遣使朝貢冬十月戊申侯景濟江推蕭衍弟子臨賀王正德爲主以攻建業是歲高麗室韋蠕蠕吐谷渾國並遣使朝貢

七年春正月戊辰蕭衍弟子北徐州刺史中山侯蕭正表以鍾離內屬封蘭陵郡開國公吳郡王三月丁卯侯景剋建業遣以蕭衍爲主衍弟子北兗州刺史定襄侯蕭樞相輝侯蕭選來降衍江北郡國皆內屬夏四月大行臺慕容紹宗大都督劉豐遇暴風溺水死甲辰詔以齊文襄王爲相國齊王錄綬殺讚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食冀州之渤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十五萬戶餘如故王固讓是月侯景殺蕭衍立子綱爲主五月齊文襄王帥衆自鄴赴潁川六月丙申兗州刺史高隆之及戰士一萬餘人男女數萬口齊文襄王遣如洛州秋七月齊文襄王至自南討請宥思政之罪八月辛卯詔立皇子長仁爲皇太子齊文襄王薨於第秘不發喪癸巳大赦天下內外百官並加二級甲午齊王如晉陽冬十月癸未以開府儀同三司咸陽王坦爲太傅甲午以開府儀同三司潘相樂爲司空十有二月甲辰吳郡王蕭正表薨己酉以并州刺史彭樂爲司徒是歲蠕蠕地豆于室韋高麗吐谷渾國並遣使朝貢

八年春正月辛酉帝爲齊文襄王舉哀於東堂丁卯詔贈齊文襄王假黃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殺輕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輕車介士備九錫之禮諡曰文襄王戊辰詔齊王爲使持節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尙書事大行臺齊郡王食邑一萬戶甲戌地豆于契丹國並遣使朝貢二月甲申齊文襄王車駕祖於漳濱庚寅以尙書令高隆之爲太保三月庚申

進齊郡王壽爲齊王。夏四月乙巳，蠕蠕遣使朝貢。五月甲寅，詔齊王爲相國，總百揆，封冀州之渤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高陽、章武、定州之中山、常山、博陵、十郡二十萬戶，備九錫之禮。以齊國太妃爲王太后，王妃爲王后。丙辰，詔歸帝位於齊國。即日遜於別宮。齊天保元年五月己未，封帝爲中山王。邑一萬戶。上書不稱臣，答不稱詔。載天子旌旗，行魏正朔。乘五時副車。封王諸子爲縣公。邑各一千戶。奉絹三萬匹，錢一十萬，粟二萬石，奴婢三百人，水碾一具，田百頃。園一所於中山國立魏宗廟。二年十二月己酉，中山王殂。時年二十八。三年二月，奉詔曰：孝靜皇帝葬于漳西山崗，其後發之，陵崩死者六十人。帝好文學，美容儀，力能挾石，師子以踰牆射無不中。嘉辰宴會，多命羣臣賦詩，從容沉雅。有孝文風。齊文襄王嗣事甚忌焉。以大將軍中兵參軍崔季舒爲中書黃門侍郎，令監察動靜。小大皆令季舒知。文襄與季舒書曰：癡人復何似癡勢小差未。帝嘗與獵於鄴東，馳逐如飛，監衛都督烏那羅受工伐，從後呼帝曰：天子莫走馬。大將軍怒，文襄嘗侍飲，大舉觴曰：臣澄勸陛下酒，帝不悅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活。文襄怒曰：朕朕狗脚朕，文襄使季舒毆帝三拳，奮衣而出。明日，文襄使季舒勞帝，帝亦謝焉。賜綰，季舒未敢受，以啓文襄。文襄使取一段，帝東百匹以與之曰：亦一段耳。帝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轉亡子房奮，秦帝魯連駁。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常侍侍講荀濟，知帝意，乃與華山王大器、元瑾密謀於宮內爲山，而作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門，門者覺地下響動，以告文襄。文襄勒兵入宮曰：陛下何意反邪？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邪？將殺諸妃嬪。帝正色曰：王自欲反，何關於我，我尚不惜身，何況妃嬪。文襄下牀叩頭大啼謝罪。於是酣飲，夜久乃出。居三日，幽帝於含章堂。大器、元瑾等皆見，烹於市。及將禪位於文宣，襄城王旭及司徒潘相樂侍中張亮、黃門郎趙彥琛等求入奏事。帝在昭陽殿見之，旭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姓歸仰，臣等昧死聞奏。願陛下則堯禪舜，帝便敕答曰：此事推搡已久，謹當遜避。又云：若爾須作詔書，侍郎崔劼、裴讓之奏云：詔已作訖，即付楊愔進於帝。凡十條。書訖，帝曰：將安朕何所，復若爲而去。楊愔對曰：在北城別有館宇，還備法駕，依常仗衛而去。

帝乃下御座，步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所司奏請發帝曰：古人念遺簪敝履，欲與大官別可乎。高隆之曰：今天下猶陛下之天下，況在後宮，乃與夫人妃嬪已下訣，莫不歎歎掩淚。趙魏國李氏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皇后已下皆哭。直長趙德以故轎車一乘，候於東上閣。帝上車，德超上車持帝肘之曰：朕畏天順人，授位相國，何物奴敢逼人。趙德尚不下，及出雲龍門，主公有寒衣冠拜辭。帝曰：今日不減常道。鄉公漢獻帝，衆皆悲愴。高隆之泣灑，遂入北城下司馬子如南宅。及文宣行幸，常以帝自隨。帝后封太原公主，常爲帝嘗食以護視焉。竟遇醜而崩。

魏書卷十二

魏書卷十二考證

帝紀第十二○魏收書孝靜紀亡後人所補

孝靜帝紀事屬北遷於鄴○北史曰高歡推清河王亶子善見為主使鄴鄴是為東魏魏於此始分為二矣

賈炬涇州刺史○本書以齊得統於東魏故直稱西魏文帝為賈炬

春正月壬戌朔大赦天下改元○臣人龍按朔日為壬戌則下文己巳車駕某

於鄴鄴之西山乃初八日發西還宮乃十二日直須至三月初十日乃有壬

申不知二月內何以又有壬申也北史亦同

以今上篇左僕射○北史以太原公高洋為左僕射齊天保二年詔魏收修魏

史故稱今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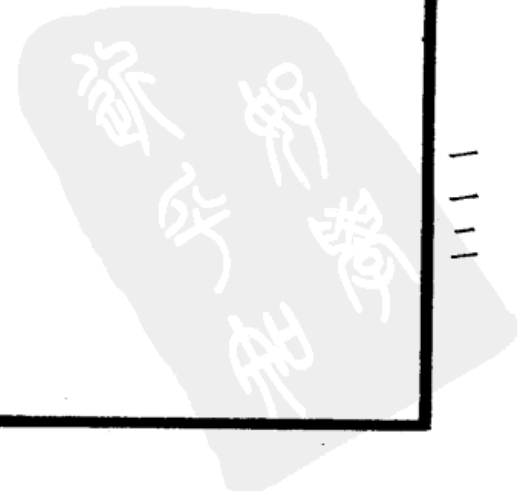
移洛陽漢魏石經于鄴○綱目漢靈帝熹平四年立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

枚

齊王如晉陽○齊王亦謂高洋也前稱今上未有封號真可稱也齊太原公今

上據公府亦人臣也此稱齊王則雖臣而近于君矣收之書法云爾

魏書卷十二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一

皇后列傳

漢因秦制帝之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妃曰皇后餘則多稱夫人隨世增損非如周禮有夫人嬪婦御妻之定數焉魏晉相因時有昇降前史言之具矣魏氏王業之兆雖始於神元至於昭成之前世業儉質妃嬪嬪御率多闕焉惟以次第為稱而章平恩昭穆惠煬烈八帝妃后無聞太祖追尊祖妣皆從帝體為皇后始立中宮餘妾或稱夫人多少無限然皆有品次世祖稍增左右昭儀及貴人椒房中式數等後庭漸已多矣又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為吉不成則不得立也又世祖高宗緣保母勅勞之恩並極尊榮之義雖事乖典禮而觀過知仁高祖改定內官左右昭儀位視大司馬三夫人視三公三嬪視三卿六嬪視六卿世婦視中大夫御女視元士後置女職以典內事內司視尚書令僕作司大監女侍中三官視二品監女尚書美人女史女贊人書史書女小書女五官視三品中才人供人中使女生才人恭使宮人視四品春衣女酒女饗女食奚官女奴視五品

神元皇后賈氏返鹿回部大人賓之女也賓臨終賦其二子速侯回題令善事帝及賓卒速侯等欲因帝會喪為變語頗漏泄帝聞之知其終不奉順乃先圖之於是伏勇士於宮中晨起以佩刀殺后馳使告速侯等言后暴崩速侯等驚走來赴因執而殺之

文帝皇后封氏生桓穆二帝早崩昭帝立乃葬焉高宗初穿天淵池獲一石銘稱桓帝葬母封氏遠近赴會二十餘萬人有司以聞命藏之太廟

次妃蘭氏生二子長子曰藍早卒次子思帝也

桓帝皇后祁氏生三子長曰普根次惠帝次煬帝平文崩后攝國事時人謂之女國后性極忌平文之崩后所為也

平文皇后王氏廣寧人也年十三因事入宮得幸於平文生昭成帝平文崩昭

成在襁褓時國有內難將害諸皇子后匿帝於袴中懼人知呪曰若天祚未終者汝便無聲遂良久不啼得免於難昭成初欲定都於灤源川築城郭起宮室議不決后聞之曰國自上世遷徙為業今事難之後基業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來難本運動乃止烈帝之崩國祚殆危與復大業后之力也十八年崩葬雲中金陵太祖即位配饗太廟

昭成皇后慕容氏元真之女也初帝納元真妹為妃未幾而崩元真復請繼好遣大人長孫秩逆后元真送于境上后有寵生獻明帝及泰明王后性聰敏多知沉厚善決斷專理內事每事多從初昭成遣衛辰兄悉勿祈遣部落也后戒之曰汝還必深防衛辰辰姦猾終當滅汝悉勿祈死其子果為衛辰所殺卒如后言建國二十三年崩太祖即位配饗太廟

獻明皇后賈氏父野干東部大人后少以容儀選入東宮生太祖待洛之內侮也后與太祖及故臣吏避難北徙俄而高車奄來抄掠后乘車與太祖避賊而南中路失轄后懼仰天而告曰國家胤胄豈止爾絕滅也惟神靈扶助遂脫輪正不傾行百餘里至七介山南而得免難後劉顯使人將害太祖帝姑為顯第亢室妻知之密以告后梁眷亦來告難后乃令太祖去之夜飲顯使醉向晨故驚厥中羣馬顯使起視馬后泣而謂曰吾諸子始皆在此今盡亡失汝等誰殺之故顯不使急追太祖得至賈蘭部羣情未甚歸附后從弟外朝大人悅舉部隨從供奉盡禮顯怒將害后后夜奔亢室家匿神車中三日亢室舉室請救乃得免會劉顯部亂始得亡歸後后弟染干忌太祖之得人心舉兵圍逼行宮后出謂染干曰汝等今安所置我而欲殺吾子也染干慚而去後后少子秦王

顯使于燕慕容垂止之后以顯不返憂念廢疾皇始元年崩時年四十六祔葬于感樂金陵後追加尊諡配饗焉

道武皇后慕容氏寶之季女也中山平入充掖庭得幸左丞相衛王儀等奏請立皇后帝從羣臣議令后鑄金人成乃立之告於郊廟封后母孟為漂陽君後

道武宣穆皇后劉氏劉眷女也登國初納為大人生華除公主後生太宗后專

理內事。寵待有加。以鑄金人不成。故不得登后位。魏故事。後宮產子。將為儲貳。其母皆賜死。太祖末年。后以舊法薨。太宗即位。追尊號。配饗太廟。自此後宮人為帝母。皆正位配饗焉。

明元昭哀皇后。姚氏。姚與女也。與封西平長公主。太宗以后禮納之。後為夫人。后以鑄金人不成。未昇尊位。然帝寵幸之。出入居處。禮秩如后。是後猶欲正位。而后謙讓不當。泰常五年薨。帝追恨之。贈皇后。置綬而後。加諡焉。葬雲中金陵。

明元密皇后。杜氏。魏郡鄴人。陽平王超之妹也。初以良家子。選入太子宮。有寵。生世祖。及太宗即位。拜貴嬪。泰常五年薨。諡曰密貴嬪。葬雲中金陵。世祖即位。追尊號。配饗太廟。又立后廟于鄴。刺史四時薦祀。以魏郡太后所生之邑。復其調。後甘露降于廟庭。高宗時。相州刺史高閭。表修后廟。詔曰。婦人外成。理無獨祀。陰必配陽。以成天地。未聞有莘之國。立太妃之饗。此乃先皇所立。一時之至感。非經世之遠制。便可罷祀。先是世祖保母。曹氏。初以夫家坐事。誅與二女俱入宮。操行純備。進退以禮。太宗命為世祖保母。性仁慈。勸撫導。世祖感其恩訓。奉養不異所生。及即位。尊為保太后。後尊為皇太后。封其第。滿頭為遼東王。太后訓釐內外。甚有聲稱。性恬素。寡欲。喜怒不形於色。好攝人之善。隱人之過。世祖征涼州。蠕蠕吳提入寇。太后命諸將擊走之。真君元年。崩。時年六十三。詔天下大臨三日。太保盧魯元。監護喪事。諡曰惠。葬崑山。從后意也。初。后嘗登崑山。顧謂左右曰。吾母養帝。躬敬神而愛人。若死而不滅。必不為賤鬼。然於先朝本無位次。不可違禮。以從園陵。此山之上。可以終託。故葬焉。別立后廢廟於崑山。建碑頌德。

太武皇后。赫連氏。赫連屈丐女也。世祖平統萬。納后及二妹。俱為貴人。後立為皇后。高宗初崩。附葬金陵。

太武敬哀皇后。賀氏。代人也。初為夫人。生恭宗。神龜元年薨。追贈貴嬪。葬雲中金陵。後追加號。配饗太廟。

景穆恭皇后。郁久闐氏。河東王毗妹也。少以選入東宮。有寵。真君元年。生高宗。

世祖末年薨。高宗即位。追尊號。配饗太廟。高宗乳母常氏。本遼西人。太延中以事入宮。世祖選乳高宗。慈和履順。有劬勞保護之功。高宗即位。尊為保太后。尋為皇太后。謁於郊廟。和平元年崩。詔天下大臨三日。諡曰昭。葬於廣摩唐拜山。俗謂之鳴鷄山。太后遺志也。依惠太后故事。別立廢廟。置守陵二百家。樹碑頌德。

文成文明皇后。馮氏。長樂信都人也。父朗。秦雍二州刺史。西城郡公。母樂浪王氏。后生於長安。有神光之異。朗坐事。誅。后遂入宮。世祖左昭儀。后之姑也。雅有母德。撫養教訓。年十四。高宗踐極。以選為貴人。後立為皇后。高宗崩。故事國有大喪。三日之後。御服器物。一以燒焚。百官及中宮皆號泣。而臨之。后悲叫。自投火中。左右救之。良久乃蘇。顯祖即位。尊為皇太后。丞相乙渾謀逆。顯祖年十三。居于諒闇。太后密定大策。誅渾。遂臨朝聽政。及高祖生。太后躬親撫養。是後罷令不聽政事。太后行不正。內寵李奕。顯祖因事。誅之。太后不得意。顯祖暴崩。時言太后為之也。承明元年。尊曰太皇太后。復臨朝聽政。太后性聰達。自入宮掖。粗學書計。及登尊極。省決萬機。高祖詔曰。朕以虛寡。幼纂寶曆。仰恃慈明。緝寧四海。欲報之德。正覺是憑。諸禽傷生之類。宜放之山林。其以此地為太皇太后。後經始置塔。於是罷鷹師曹。以其地為報德佛寺。太后與高祖遊于方山。顯祖川阜。有終焉之志。因謂羣臣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豈必遠附山陵。然後為貴哉。吾百年之後。神其安此。高祖乃詔有司。營建壽陵於方山。又起承固石室。將終為清廟焉。太和五年起作。八年而成。刊石立碑。頌太后功德。太后以高祖嘗於春秋。乃作勸戒歌三百餘章。又作皇詔十八篇。文多不載。太后立文宣王廟於長安。又立思燕佛圖於龍城。皆刊石立碑。太后又制內屬五廟之孫。外戚六親。親麻。皆受復除。性儉素。不好華飾。躬御繅繅而已。宰人上膳。案裁徑尺。羞膳滋味。減於故事十分之八。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蘭子。宰人昏而進粥。有蠅。夾在焉。后舉匕。得之。高祖侍側。大怒。將加極罰。太后笑而釋之。自太后臨朝。專政。高祖雅性。不欲參決。事無巨細。一稟於太后。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殺賞罰。決之俄頃。多有不關高祖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動內外。故祀道德王。

遺張祐符承租等。披自微聞。歲中而至王公。王數出入臥內。數年便爲宰輔。賞
賚財帛。以千萬億計。金書鐵券。許以不死之詔。李冲雖以器能受任。亦由見寵
帷幄。密加錫寶。不可勝數。后性嚴明。假有寵待。亦無所縱。左右纖介之愆。動加
捶楚。多至百餘。少亦數十。然性不宿憾。尋亦待之如初。或因此更加富貴。是以
人人懷於利欲。至死而不思退。太后曾與高祖幸豐泉池。燕羣臣及藩國使人。
諸方渠帥。各令爲其方舞。高祖帥羣臣上壽。太后忻然作歌。帝亦和歌。遂命羣
臣各言其志。於是和歌者九十人。太后外禮民望。元丕游明根等。頒賜金帛。與
馬。每至寒美。數等皆引丕等參之。以示無私。又自以過失。懼人議己。小有疑忌。
便見誅戮。迄后之崩。高祖不知所生。至如李斯李惠之徒。猜嫌覆滅者十餘家。
死者數百人。率多枉濫。天下冤之。十四年崩於太和殿。時年四十九。其日有雄
雉集于太華殿。高祖酌飲不入口。五日。毀墓過禮。諡曰文明太皇太后。葬於永
固陵。日中而反。虞於鑿玄殿。詔曰。算首從儉。不申罔極之痛。稱情九禮。仰損儉
制之德。進退思惟。倍用慟感。又山陵之節。亦有成命。內則方丈。外載揜坎。脫於
孝子之心。有所不盡者。室中可二丈。墳不得過三十餘步。今以山陵萬世所仰。
復廣爲六十步。舉負遺首。益以痛絕。其幽房大小。棺槨質約。不設明器。至於素
幔繖茵。瓦之物。亦皆不置。此則遵先志。從冊令。俱奉遺事。而有從有違。未逮
者。或以致怪。梓宮之裏。玄堂之內。聖靈所憑。是以一一奉遵。仰昭儉德。其餘外
事。有所不從。以盡痛慕之情。其宣示遠近。著告羣司。上明儉晦之善。下彰違命
之失。及卒哭。孝文服衰。近臣從服。三司已下。外臣衰服者。變服就練。七品已下。
盡除卽吉。設祔祭於太和殿。公卿已下。始親公事。高祖毀瘠。絕酒肉。不內御者
三年。初高祖孝於太后。乃於永固陵東北里餘。豫營壽宮。有終焉瞻望之志。及
遷洛陽。乃自表遷西。以爲山園之所。而方山虛宮。至今猶存。號曰萬年堂云。
文成元皇后李氏。梁國蒙縣人。母頓丘王峻之妹也。后之生也。有異於常。父方
叔恆言此女當大貴。及長。姿質美麗。世祖南征。承昌王仁出壽春。軍至后宅。因
得后。及仁鎮長安。遇事誅。后與其家人送平城宮。高宗登白樓。望見美之。謂左
右曰。此婦人佳乎。左右咸曰。然。乃下臺。后得幸於齋庫中。遂有娠。常太后後問

后。后云。爲帝所幸。仍有娠。時守庫者亦私書壁記之。別加驗問。皆相符。同。及生
顯祖。拜貴人。太安二年。太后令依故事。令后具條記在南兄弟。及引所結宗兄
洪之。悉以付託。臨訣。每一稱兄弟。輒拊胸慟泣。遂薨。後諡曰元皇后。葬金陵。配
饗太廟。

獻文思皇后李氏。中山安喜人。南郡王惠之女也。姿德婉淑。年十八。以選入東
宮。顯祖卽位。爲夫人。生高祖。皇興三年薨。上下莫不悼惜。葬金陵。承明元年。追
崇號諡配饗太廟。

孝文貞皇后林氏。平原人也。叔父金閭。起自閭官。有寵於常太后。官至尙書平
涼公。金閭兄勝。爲平涼太守。金閭顯祖初。爲定州刺史。未幾。爲乙渾所誅。兄弟
皆死。勝無子。有二女。入掖庭。后容色美麗。得幸於高祖。生皇子恂。以恂將爲儲
貳。太和七年。后依舊制薨。高祖仁恕。不欲襲前事。而稟文明太后意。故不果行。
諡曰貞皇后。葬金陵。及恂以罪賜死。有司奏追廢后爲庶人。

孝文廢皇后馮氏。太師熙之女也。太和十七年。高祖既終喪。太尉元丕等。表以
長秋未建。六宮無主。請正內位。高祖從之。立后爲皇后。高祖每遵典禮。后及夫
嬪以下。妾御皆以次進。車駕南伐。后留京師。高祖又南征。后率六宮遷洛陽。及
后父熙兄誕薨。高祖爲書慰。以敘哀情。及車駕還洛。恩遇甚厚。高祖後重引后
姊昭儀至洛。稍有寵。后禮愛漸衰。昭儀自以年長。且前入宮掖。素見待念。輕后
而不率妾禮。后雖性不妬忌。時有愧恨之色。昭儀規爲內主。譖構百端。尋廢后
爲庶人。后貞謹有德操。遂爲練行尼。後終於瑤光佛寺。

孝文幽皇后亦馮熙女。母曰常氏。本微賤。得幸於熙。熙元妃公主薨。後遂主家
事。生后與北平公鳳。文明太皇太后。欲家世貴寵。乃簡熙二女俱入掖庭。時年
十四。其一早卒。后有姿媚。偏見愛幸。未幾疾病。文明太后乃遣還家爲尼。高祖
猶留念焉。歲餘而太后崩。高祖服終。頗存訪之。又聞后素疹。除遣閹官雙三
念。置書勞問。遂迎赴洛陽。及至。寵愛過初。專寢當夕。宮人稀復進見。拜爲左昭
儀。後立爲皇后。始以疾歸。頗有失德之聞。高祖頻歲南征。后遂與中官高菩薩
私亂。及高祖在汝南不豫。后便公然醜態。中常侍雙蒙等。爲其心腹。中常侍劇

願而不從，憤懣致死。是時彭城公主宋王劉昶子婦也，年少養居北平，公馮
 夙后之同母弟也。后求婚於高祖，高祖許之。公主志不願，后欲強之，婚有日矣。
 公主密與侍婢及家僮十餘人，乘輕車，冒霖雨，赴懸瓠，謁高祖，自陳本意。因
 言后與菩薩亂狀，高祖聞而駭愕，未之全信，而祕匿之。惟彭城王侍疾左右，具
 知其事。此後后漸憂懼，與母常氏求託女巫禱厭，無所不至。願高祖疾不起，一
 旦得如文明太后輔少主稱命者，賞報不貲。又取三牲宮中妖祠，假言祈福，專
 為左道，母常或自詣宮中，或遣侍婢，與相報答。高祖自豫州北幸鄴，后慮還見
 治檢，彌懷危怖，驟令閹人託參起居，皆賜之衣裳，殷勤託寄，勿使漏洩。亦令雙
 蒙充行，省其信不，然惟小黃門蘇與壽，密陳委曲。高祖問其本末，勅以勿洩。至
 洛，執問菩薩、蒙等六人，迭相證舉，具得情狀。高祖以疾臥含溫室，夜引后并
 列菩薩等於戶外，后臨入，令閹人搜衣中，稍有寸刃，便斬。后頓首泣謝，乃賜坐
 東廂，去御筵二丈餘。高祖令菩薩等陳狀，又讓后曰：汝母有妖術，可具言之。后
 乞屏左右，有所密啓。高祖勅中侍悉出，唯令長秋卿白整在側，取術直刀柱之。
 后猶不言。高祖乃以綿絮塞其耳，自小語呼整再三，無所應。乃令后言，事隱人
 莫知之。高祖乃喚彭城北海二王，令人坐，言昔是汝嫂，今乃他人，但入勿避。二
 王固辭不獲命，及入，高祖云：此老嫗乃欲白刃插我肋上，可窮問本末，勿有所
 難。高祖深自引過，致愧二王。又云：馮家女不能復相廢逐，且使在宮中空坐，有
 心乃能自死，汝等勿謂吾猶有情也。高祖素至孝，猶以文明太后故，未便行廢
 夏久，二王出，乃賜后辭死，詔再拜稽首，涕泣獻歡，令入東房，及入宮後，帝命閹
 人有所問於后，后罵曰：天子婦親面對，豈令汝傳也。高祖怒，勅后母常入，示與
 后狀，常捷之百餘，乃止。高祖尋南伐，后留京師，雖以罪失寵，而夫人嬖妾，奉之
 如法。惟令世宗在東宮，無朝謁之事。高祖疾甚，謂彭城王曰：後宮久乖陰德，
 自絕於天，若不早為之所，恐成漢末故事。吾死之後，可賜自盡，別宮葬。以后禮
 庶幾過門之大過。高祖崩，梓宮建，魯陽乃行遺詔。北海王詳奉遺旨，長秋卿
 白整等入授后藥，后走呼不肯引決曰：官豈有此也。是時王輩殺我耳，整等執
 持強之，乃舍檢而盡。殯以后禮梓宮次洛陽，咸陽王禧等知善死，相視曰：若無

遺詔，我兄弟亦當作計去之，豈可令失行婦人宰制天下，殺我輩也。詔曰：幽皇
 后葬長陵塋內。

孝文昭皇后高氏，司徒公華之妹也。父勳，母蓋氏，凡四男三女，皆生於東宮。高
 祖初，乃舉室西歸，近龍城鎮，表后德色婉孌，任充宮掖。及至文明太后親幸
 北都曹，見后姿貌奇之，遂入掖庭。時年十三，初后幼曾夢在堂內立，而日光自
 窗中照之，灼灼而熱。后東西避之，光猶斜照不已。如是數夕，后自怪之，以白其
 父勳。勳以問遼東人閻宗，宗曰：此奇徵也，貴不可言。勳曰：何以知之？宗曰：夫日
 者，君人之德，帝王之象也。光照女身，必有恩命及之女。辭猶照者，主上求女，
 不獲已也。昔有夢月入懷，猶生天子。况日照之徵，此女必將被帝命，誕育人君
 之象也。遂生世宗。後生廣平王懷，次長樂公主，及馮昭儀，寵密有母養。世宗
 之意，后自代如洛陽，暴薨於汲郡之共縣，或云昭儀遣人賊后也。世宗之為皇
 太子，三日一朝，曲后后拊念慈愛有加。高祖出征，世宗入朝，必久留后宮親視
 櫛沐，母道隆備。其後有司奏請加昭儀號，詔曰：文昭貴人，高祖從之。世宗踐阼，
 追尊配饗。后先葬城西長陵，東南陵制卑局，因就起山陵，號終寧陵，置邑戶五
 百家。肅宗詔曰：文昭皇太后德協坤儀，美符文姬，作合高祖，實誕英聖。而夙世
 淪暉，孤榮弗附，先帝孝感自衷，還奉未遂，永言哀恨，義結幽明。廢呂尊薄，禮仲
 漢代，又詔曰：文昭皇太后尊配高祖，祔廟定號，促令遷奉，自終及始。太后當主
 可更上尊號，稱太皇太后，以同漢晉之典。正姑婦之禮，廟號如舊。文昭遷靈，概
 於長陵北西北六十步，初開終寧陵，數丈於梓宮上，獲大地，長丈餘，黑色，頭有
 王字，盤而不動，靈柩既遷，置地舊處。

宣武順皇后于氏，太尉烈弟勁之女也。世宗始親政事，烈時為領軍，總心膂之
 任，以嬖御未備，因左右輒論，稱后有容德。世宗乃迎入為貴人。時年十四，甚見
 寵愛，立為皇后。謁于太廟，后辭歡寬容，性不妬忌。生皇子昌，三歲夭，其後暴
 崩。宮禁事秘，莫能知悉。而世議歸咎于高夫人，葬承慶陵。詔曰：順皇后
 宣武皇后高氏，文昭皇后弟偃之女也。世宗納為貴人，生皇子早天，又生建德
 公主，後拜為皇后。甚見禮重，性妬忌，宮人希得進御。及肅宗即位，上尊號曰皇

太后尋爲尼居瑤光寺非大節慶不入宮中建德公主始五六歲豐太后恆置左右撫愛之神龜元年太后出觀母武邑君時天文有變豐太后欲以後當禍是夜暴崩天下寃之喪還瑤光佛寺殯葬皆以尼禮初高祖幽后之寵也欲專其愛後宮接御多見阻遏高祖時言于近臣稱婦人妬防雖王者亦不能免况士庶乎世宗暮年高后悍忌夫人嬪御有至帝崩不蒙侍接者由是在洛二十餘年皇子全育者惟肅宗而已

宣武靈皇后胡氏安定臨涇人司徒國珍女也母皇甫氏產后之日赤光四照京兆北縣有趙胡者善於卜相國珍問之胡云賢女有大貴之表方爲天地母生天地主勿過三人知也后姑爲尼頗能講道世宗初入講禁中積數歲輒左右稱后姿行世宗聞之乃召入掖庭爲承華世婦而掖掖之中以國舊制相與祈祝皆願生諸王公主不願生太子唯后每謂夫人等言天子豈可獨無兒子何緣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家嫡乎及肅宗在孕同列猶以故事相恐勸爲諸計后固意確然幽夜獨誓云但使所懷是男次第當長子子生身死所不辭也既誕肅宗進爲充華嬪先是世宗頻喪皇子自以春秋長矣深加慎護爲擇乳保皆取良家宜子者養於別宮皇后及充華嬪皆得而撫視焉及肅宗踐阼尊后爲皇太后後尊爲皇太后臨朝聽政猶稱殿下下令行事後改令稱詔羣臣上書曰陛下自稱曰朕太后以肅宗幼未堪親祭欲傍周禮夫人與君文獻之義代行祭禮訪尋故式門下召禮官博士議以爲不可而太后欲以幃幔自鄣觀三公行事重問侍中崔光光便據漢和熹鄧后薦祭故事太后大悅遂攝行初祀太后性聰悟多才藝姑既爲尼幼相依託略得佛經大義親覽萬機手筆斷決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又自射針孔中之大悅賜左右布帛有差先是太后勅造申訟車時御焉出自雲龍大司馬門從宮西北入自千秋門以納寬訟又親策孝秀州郡計吏於朝堂太后與肅宗幸華林園宴羣臣于都亭曲水令王公已下各賦七言詩太后詩曰化光造物舍氣貞帝詩曰恭己無爲賴慈英王公已下賜帛有差太后父薨百寮表請公除太后不許尋幸承寧寺親建刹於九級之基僧尼士女赴者數萬人及改葬文

昭高后太后不欲令肅宗主事乃自爲喪主出至終寧陵親奠遺事還哭於太極殿至於乾事皆自主焉後幸嵩高山夫人九嬪公主已下從者數百人昇于頂中廢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後幸左藏王公嬪主已下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實布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匹唯長樂公主手持絹二十匹而出示不異衆而無勞也世稱其廉儀同陳留公李崇章武王融並以所負過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食人敗類穢我明主尋幸關口溫水登鷄頭山自射象牙簪一發中之敕示文武時太后得志逼幸清河王惲淫亂肆情爲天下所惡領軍元義長秋卿劉騰等奉肅宗於顯陽殿幽太后於北宮於禁中殺惲其後太后從子都統僧敬與備身左右張車渠等數十人謀殺又復奉太后臨朝事不克僧敬坐徙邊車渠等死胡氏多免黜後肅宗朝太后於西林園譙文武侍臣欽至日夕乃起至太后前自陳外云太后欲害己及騰太后答云無此語遂至于極昏太后乃起執肅宗手下堂言母子不聚久今暮共一宿諸大臣送我入太后與肅宗向東北小閣左衛將軍奚康生謀欲殺又不果自劉騰死又又寬息太后與肅宗及高陽王雍爲計解義領軍太后復臨朝大赦改元自是朝政疎緩威恩不立天下牧守所在貪恣鄭儼汗亂宮掖勢傾海內李神軌徐紇並見親侍一二年中位總禁要手握王爵輕重在心宜淫於朝爲四方之所厭穢文武解體所在亂逆土崩魚爛由於此矣僧敬又因聚集親族遂涕泣諫曰陛下母儀海內豈宜輕脫如此后大怒自是不召僧敬太后自以行不修懼宗室所嫌於是內爲朋黨防蔽耳目肅宗所親幸者太后多以事害焉有蜜多道人能胡語肅宗置於左右太后慮其傳致消息三月三日於城南大巷中殺之方懸賞募賊又於禁中殺領左右鴻臚少卿谷會紹達並帝所親也母子之間嫌隙屢起鄭儼慮禍乃與太后計因潘充華生女太后詐以爲男便大赦改年肅宗之崩事出倉卒時輪咸言鄭儼徐紇之計於是朝野憤數太后乃奉潘嬪女言太子卽位經數日見人心已安始言潘嬪本實生女今宜更擇嗣君遂立臨洮王子釗爲主年始三歲天下愕然及武泰元年朱榮稱兵渡河太后盡召肅宗六宮皆令人道

太后亦自落髮，築遺騎，拘送太后及幼主於河陰。太后對樂多所陳說，樂拂衣而起。太后及幼主並沉於河。太后妹馮翊君收瘞於雙靈佛寺。出帝時始葬，以后禮而追加諡。

孝明皇后胡氏，靈太后從兄冀州刺史威之女。靈太后欲榮重門族，故立為皇后。肅宗頗有酒德，專嬖充華潘氏。后及嬪御並無過寵。太后為肅宗選納，抑屈人流。時博陵崔孝芬范陽盧道約隴西李瓊等女，但為世婦。諸人訴訟，咸見忿責。武泰初，后既入道，遂居於瑤光寺。

孝靜皇后高氏，齊獻武王之第二女也。天平四年，詔聘以為皇后。王前後固辭，帝不許。與和初，詔侍中司徒公孫騰、司空襄城王旭、兼尚書令司州牧西河王棕、兼太常卿及宗正卿元孝友等，奉詔致禮，并備官官侍衛。以后駕迎於晉陽之丞相第五月，立為皇后。大赦天下。齊受禪，降為中山王妃。後降于尚書左僕射楊遵彥。

史臣曰：始祖生自天女，克昌後葉。靈后淫恣，卒亡天下。傾城之戒，其在茲乎。幼弋年稚，子幼。漢武所以行權，魏世遂為常制。子貴母死，矯枉之義，不亦過哉。高祖終草其失，良有以也。

魏書卷十三

魏書卷十三考證

皇后列傳○魏收書亡，後人所補。

桓帝皇后傳○祁，北史作惟，綱目亦作惟。

孝文昭皇后傳○近龍城鎮○近，監本誤，今從北史改。

魏書卷十三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二

神元平文諸帝子孫

上谷公紇羅神元皇帝之曾孫也。初從太祖自獨孤如賀蘭部，招集舊戶，得三百家。與弟建德勸賀納推太祖為主，及太祖登王位，紇羅常與衛左右。又從征伐，有大功。紇羅有援立謀，特見優賞。及即帝位，與弟建德同日賜爵為公。卒。子題少，以雄武知名。賜爵襄城公。從征中山，受詔徇下諸郡，撫慰新城，皆安化。樂業進爵為王。擊慕容麟於義臺，中流矢薨。帝以太醫令陰光為視療，不盡術。

伏法

子悉襲降爵為襄陽公，卒贈襄城王。

建德公嬰文，神元皇帝之後也。少明辯，有決斷。太宗器之，典出納，詔命常執機要。世祖踐阼，拜護東夷校尉，進爵建德公，鎮遼西。卒。

真定侯陸神元皇帝之後也。世祖時，以武功頗蒙恩遇，拜散騎常侍，賜爵真定侯。卒。

陸曾孫軌，字法寄，稍遷洛陽令。時天下多事，軌惟以深刻遇下，死多酷濫，識者非之。孝靜時，郡宮創制，以軌為營構使，除徐州刺史。軌風望既陋，又無學術，雖歷名位，時人輕之。卒於州。

武陵侯因章，帝之後也。從太祖平中原，以功封曲逆侯。世祖時改爵武陵。

長樂王壽樂，章帝之後也。位選部尚書、南安王。改封長樂王。高宗即位，壽樂有援立功，拜太宰、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矜功與尚書令長孫渴侯爭權，並伏法。

望都公頽，昭帝之後也。隨太祖平中原，賜爵望都侯。世祖以頽美儀容，進止可觀，使迎左昭儀於蠕蠕，進爵為公。卒。

曲陽侯素延，桓帝之後也。以小統從太祖征討諸部，初定并州，為刺史。太祖之驚於柏肆也，并州守將封賈真為逆，素延斬之。時太祖意欲撫悅，新附悔參合

之誅，而素延殺戮過多，坐免官。中山平，拜幽州刺史，豪奢放逸。左遷上谷太守。後賜爵曲陽侯。時太祖留心黃老，欲以純風化俗，雖乘輿服御皆去彫飾，咸尚質儉，而素延奢侈過度。太祖深銜之，積其過，因徵坐賜死。

順陽公郁，桓帝之後也。少忠正，亢直。初以羽林中郎內侍，勤幹有稱。高宗時，位殿中尚書。從高宗東巡臨海，以勞賜爵順陽公。高宗崩，乙渾專權，隔絕內外，百官震恐，計無所出。郁率殿中衛士數百人，從順德門入，欲誅渾，渾懼，逆出問郁曰：君入何意？郁曰：不見天子，羣臣憂懼，求見主上，渾窘怖，謂郁曰：今大行在殯，天子諒闇，故未接百官，諸君何疑？遂奉顯祖臨朝。後渾心規為亂，朝臣側目，郁復謀殺渾，為渾所誅。顯祖錄郁忠正，追贈順陽王，諡曰簡。

宜都王目辰，桓帝之後也。初以羽林郎從太祖南伐，至江，高宗即位，以勞累遷侍中，尚書左僕射，封南平公。乙渾之謀亂也，目辰與兄郁謀欲殺渾，事泄被誅。目辰逃隱，得免。顯祖即位，有定策勳，高祖即位，遷司徒，封宜都王。除雍州刺史，鎮長安。目辰性亢直耿介，不為朋黨，朝臣咸憚之。然好財利，在州政以賄成，有罪伏法。爵除。

穆帝長子六脩，少而兇悍。穆帝五年，遣六脩為前鋒，與輔相衛雄、范班及姬澹等，殺劉琨，帝躬統大兵為後繼。劉琨懼，焚燒輜重，突圍遁走，縱騎追之，殺傷甚衆。帝因大獵於壽陽山，陳闕皮肉，山為變赤。及晉懷帝為劉聰所執，穆帝遣六脩與桓帝子普根率精騎助劉琨。初，穆帝少子比延有寵，欲以為後。六脩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六脩有驛驅驢馬，日行五百里。穆帝欲取以給比延。後六脩來朝，穆帝又命拜比延。六脩不從，穆帝乃坐比延於己所乘步輦，使人導從出遊。六脩望見，以為穆帝，謁伏路左。及至，乃是比延，慚怒而去。召之不逮。穆帝怒，率衆伐之，帝軍不利。六脩殺比延，帝改服儻行，民間有賤婦人識帝，遂暴崩。普根先守于外，聞難，率衆來赴，攻六脩滅之。

吉陽男比干，太祖族弟也。以司衛監討白澗，丁零有功，賜爵吉陽男。後為南道都將，戰沒。

江夏公呂，太祖族弟也。從世祖平涼州有功，封江夏公。位外都大官，委以朝政。

大見尊重卒贈江夏王陪葬金陵

高涼王孤平文帝之第四子也多才藝有志略烈帝之前元年國有內難昭成如襄國後烈帝臨崩顧命昭成立之社稷可安及崩羣臣咸以漸有大故內外未安昭成在爾來未可果比至之間恐生變詐宜立長君以鎮衆望次弟屈剛猛多變不如孤之寬和柔順於是大人梁蓋等殺屈共推孤孤曰吾兄居長自應繼位我安可越次而處大業乃自詣郡奉迎請身留爲質石虎義而從之昭成即位乃分國半部以與之竟

子斤失職懷怒構寔君爲逆死於長安太祖時以孤勳高追封高涼王諡曰神武

斤子真樂頗有戰功後襲祖封太宗初改封平陽王

子禮襲本爵高涼王竟諡懿王

子那襲拜中都大官號猛誓攻戰正平初坐事伏法顯祖即位追那功命子紇紹封竟

子大曹性慮直高祖時諸王非太祖子孫者例降爵爲公以大曹先世護國功重高祖真樂勳著前朝改封太原郡公卒無子國除世宗又以大曹從兄子洪成紹恭謙好學爲潁川太守有政績孝靜初在潁川聚衆應關西齊獻武王遣將討平之

禮弟陵世祖賜爵襄邑男進爵爲子卒

子瓊位柔玄鎮司馬

瓊子鷲字孔雀容貌魁壯腰帶十圍爲羽林隊仗副高祖末以征討有功賜爵晉陽男累遷領軍畿部都督武泰元年朱榮至河陰殺戮朝士鷲與榮共登高塚俯而觀之自此後與榮合元額之通也鷲從駕北迎既到河內欲入城鷲奏曰河內重則閉門夜引鷲入此之意難測以測量本圖有在願便發遣帝從之前至長子以朱榮赴援除鷲車騎將軍封華山王莊帝既殺朱榮榮從子兆爲亂帝欲率諸軍討鷲與兆陰通乃勸帝曰黃河萬仞軍可卒渡帝遂自安及兆入殿鷲又約止衛兵帝見通京邑破皆由鷲之謀孝靜初入爲大司

馬加侍中鷲有武藝木訥少言性方厚每患直省隨雖暑月不解衣冠曾於侍中高岳之席咸陽王坦特力使酒陵侮一坐衆皆下之不敢應答坦謂鷲曰孔雀老武官何因得王鷲即答曰斬反人元禧首是以得之衆皆失色鷲怡然如故興和三年竟贈假黃鉞尚書令司徒公

子大器襲爵後與元瑾謀齊文襄王見害

孤孫度太祖初賜爵松滋侯位比部尚書卒

子乙斤襲爵襄陽侯顯祖崇善齒拜外都大官甚見優重卒

子平字楚國襲爵松滋侯以軍功賜艾陵男卒

子真高祖時襲爵松滋侯例降侯賜艾陵伯其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高祖遷都真以代尹留鎮除懷朔鎮都大將因別賜美酒雖拜飲而顏色不奉高祖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當爲朕笑竟不能得高祖曰五行之氣

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無不扼腕大笑世宗時爲北中

郎將帶河內太守真以河橋松短路狹不便行旅又秋水汎漲年常破壞乃爲

船路遂廣置空車從京出者率令輪石一雙累以爲岸橋關來往便利近橋諸

郡無復勞擾公私賴之歷位度支尚書侍中雍州刺史卒諡曰成其中年以後

官位微遠乃自稱侯閨門無禮昆季不穆性又貪虐論者鄙之

真子子華字伏榮襲爵孝莊初除齊州刺史先是州境數經反逆邢果之亂人不自保而子華撫衆柔右委之管轄衆皆感悅境內帖然而性甚褊急當其急

也口不擇言手自捶擊長史鄭子湛子華親友也見侮罵遂即去之子華雖自

悔屬終不能改在官不爲矯潔之行凡有魏贈者鮮多受少故人不厭其取輸

獄訊囚務加仁恕齊人樹碑頌德後除濟州刺史朱兆之入洛也齊州城人

趙洛周逐刺史丹陽王蕭贊表濟南太守房士遠攝行州事洛周子元顯先隨

子華在濟州邊路改表請子華復爲齊州刺史子華母房氏曾就親人飲食夜

還大吐人以爲中毒甚憂懼子華遂掬吐盡噉之其母乃安尋以母憂還都孝

靜初除南兗州刺史第子思通使關西朝廷使右衛將軍郭瓊收之子思讓瓊

僕曰速可見殺何爲久執國士子華謂子思曰由汝龜疏令我如此以頭叩床

僕曰速可見殺何爲久執國士子華謂子思曰由汝龜疏令我如此以頭叩床

僕曰速可見殺何爲久執國士子華謂子思曰由汝龜疏令我如此以頭叩床

僕曰速可見殺何爲久執國士子華謂子思曰由汝龜疏令我如此以頭叩床

僕曰速可見殺何爲久執國士子華謂子思曰由汝龜疏令我如此以頭叩床

僕曰速可見殺何爲久執國士子華謂子思曰由汝龜疏令我如此以頭叩床

僕曰速可見殺何爲久執國士子華謂子思曰由汝龜疏令我如此以頭叩床

涕泣不自勝。子思以手持鏡，顧謂子華曰：君惡體氣，尋與子思俱死於門下外。

子思字秉念，性剛暴，恆以忠烈自許。元天穆當朝，權以親從，薦為御史中尉。先是，兼尚書僕射，元順奏以尚書百揆之本，至於公事，不應送御史。至子思奏曰：案御史令云：中尉督司百寮，治書侍御史糾察禁內。又云：中尉出行，車輻前驅，除道一里。王公百辟避路，時經四帝前後，中尉二十許人，奉以周旋，未曾暫廢。府寺臺省，並從此令。唯肅宗之世，為臨洮舉哀，故兼尚書左僕射，臣願不肯與名，又不送簿。故中尉臣願遣元舉而奏之，而願復啓云：尚書百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責，不宜下隸。中尉送名御史，尋亦蒙勅，聽如其奏。從此迄今，使無準一臣。初上臺，具其事，意欲申請決議，但以權兼，未宜便爾。日復一日，遂歷炎涼。去月朔旦，臺移尚書案，應朝名棧，而省稽留不送。尋復移催并主吏，忽為尚書郎中裴獻伯使注云：案舊事，御史中尉逢臺郎於覆道，中尉下車執板，郎中車上舉手禮之。以此而言，明非敵體。臣既見此，深為怪愕。旋省二三，未解所以。正謂都省別號新式，改易高祖舊命，即遣移問，事何所依。又復尚書郎中王元旭報出蔡氏漢官，似非穿鑿。始知裴王亦規壞典，謀兩人心，欲自矯。臣案漢書，宣乘傳云：詔徵乘為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俱會殿庭，並專席而坐。京師號之為三獨坐。又尋魏書，崔瑗傳：晉文陽關傳，皆云既為中丞，百寮震悚。以此而言，則中丞不揖省郎，蓋已久矣。憲臺不屬都堂，亦非今日。又尋職令云：朝會失時，即加彈糾。則百官簿帳，應送上臺，灼然明矣。又皇太子以下，逮犯憲制，皆得糾察。則令僕朝名，宜付御史。又亦彰矣。不付名至，否臧何驗。臣願專執，未為平通。先朝曲遂，豈是正法。謹案尚書郎中臣裴獻伯、王元旭等，望班士流，早參清宦，輕弄短札，斐然若斯，苟執異端，忽焉至此。而不綱，將廢朝令，請以見事。免獻伯等所居官，付法科處。尚書納言之本，令僕百揆之要，同彼浮虛，助之季失。宜明首從，節級其罪。詔曰：國異政，不可據之古事。付司檢高祖舊格，推處得失。以聞。尋從子思奏，仍為元天穆所忿，遂傳元順之敗，封安定縣子。孝靜時，位侍中而死。

其弟珍字金省，襲爵艾陵男。世宗時，曲事高肇，遂為帝寵昵。彭城王勰之死，珍率壯士奪之後，卒於尚書左僕射。

平弟長生，位游騎擊將軍。孝莊時，以子天穆貴，咸贈司空。天穆性醇厚，美形貌，善射，有能名。年二十起家，員外郎。六鎮之亂，尚書令李崇、廣陽王深北討。天穆奉使慰勞諸軍，路出秀容，介朱榮見其法令齊整，有將領氣，深相結託。約為兄弟。第未幾，榮請天穆為行臺，朝廷不許。改授別將，令赴秀容。是時，北鎮紛亂，所在蜂起。六鎮蕩然，無復善擇。惟榮當職，路衝招聚，散亡。天穆為榮腹心，除并州刺史。及榮赴洛，天穆參其始謀。乃令天穆留後，為之繼援。莊帝踐阼，天穆以榮之眷昵，特除太尉，封上黨王。徵赴京師，榮之討葛榮，詔天穆為前軍都督。率京師之眾，以赴之。榮擒葛榮，天穆增封通前三萬戶。尋監國史。錄尚書事。開府。世襲并州刺史。初，杜洛周、鮮于修禮為寇，讓諸州人，多避亂。南向幽州。前北平府主簿河間邢果，據率部曲，屯據鄭城，以拒洛周、葛榮。垂將三載。及廣陽王深等敗，果南度居青州。北海界，豐太后詔流人所在，皆置命。屬郡縣選豪右為守令，以撫鎮之。時青州刺史元世儁表置新安郡，以果為太守。未報會，臺申休，簡授郡縣。以果從子子瑤，資蔭居前，乃授河間太守。果深恥恨，於是遂反。所在流人，先為土人，凌忽聞果起逆，率來從之。旬朔之間，眾踰十萬。劫掠村墟，毒害民人。齊人號之為醜。檣賊。先是，河南人常笑河北人好食榆葉，故因以號之。果東掠光州，盡海而還。又破都督李叔仁軍。詔天穆與齊獻武王討大破之。果乃請降。傳送京師。斬之。增天穆邑萬戶。時元順乘虛陷滎陽。天穆聞莊帝北巡，自畢公島北渡，會車駕於河內。介朱榮以天時炎熱，欲還師。天穆苦執不可，榮乃從之。莊帝還宮，加太宰。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七萬戶。天穆以疎屬，本無德望。憑藉介朱爵位，隆極當時。熾灼朝野，傾懷王公。已下，每且盈門。受納財貨，珍寶充積。而寬柔容物，不甚見疾。於時莊帝以其榮黨，外示寵敬。詔天穆乘車馬出入大司馬門。天穆與榮相倚，情寄特甚。榮常以兄禮事之。而介朱世隆等，雖榮子姪，位遇已重。畏懼天穆，俯仰承迎。天穆曾言世隆之失榮，即加杖。其相親任如此。莊帝內畏惡之，與榮同時見殺。前廢帝初，贈丞相柱國。

大將軍雍州刺史假黃鉞曰武昭

子儼美才貌位都官尚書及齊受禪開勅召假病遂怖而卒

西河公教平文帝之曾孫也太祖初從征被堅執銳名冠諸將後從征中山所向無前太宗時拜中都大官世祖時進爵西河公遷彌篤卒

子接

司徒石平文帝之玄孫也忠勇有膽略尤善騎射從世祖南討至瓜步位尚書

令雍州刺史歷比部侍郎華州刺史累遷征南大將軍卒贈司徒公

武衛將軍謂烈帝之第四子也寬雅有將略常從太祖征討有功除武衛將軍後謝老歸家顯祖善禮遇之賜几杖服物致勝於第卒賜秘器

子烏真膂力絕人隨太祖征伐屢有戰功官至鉅鹿太守

子與都聰敏剛毅高宗時為河間太守賜爵樂城子為政嚴猛百姓憚之顯祖初以子丕貴重進爵樂城侯謝老歸家顯祖益禮之賜几杖服物致勝於第其妻董氏為東陽王太妃卒進贈定州刺史河間公諡曰宣

子提襲父侯爵

提第丕世祖擢拜羽林中郎從駕臨江賜爵與平子顯祖即位累遷侍中丞相乙澤謀反丕以奏聞詔丕帥元質牛益得收澤誅之還尚書令改封東陽公高

祖時封東陽王拜侍中司徒公時有諸疑事三百餘條勅不制決率皆平允丕

子超生車駕親幸其第特加賞賜以執心不二詔賜丕入八議傳示子孫犯至

百聽責數怒之放其同籍丁口雜使役調求受復除若有姦邪人方便讒毀者

即加斬戮尋遷太尉錄尚書事時淮南王他淮陽王尉元河東王苟頴並以舊

老見禮每有大事引入禁中乘步挽杖于朝進退相隨丕他元三人皆容貌壯

偉腰帶十圍大耳秀眉鬚髮斑白百寮觀瞻莫不砥坐唯苟頴小為短劣丕遂亦不逮之高祖文明太后重年敬養存問周遍賜以珍寶丕憂氣高期博記國事饗燕之際恆居坐端必抗音大言敘列既往成敗帝后敬納焉然詔事要人驕侮輕賤每見王數符承祖常傾身下之時文明太后為王數遣宅故亦為丕造甲第第成帝后親幸之率百官文武饗燕滿使尚書令王數宣詔賜丕金印

一紐太后親違勸戒歌辭以賜羣官丕上疏贊謝太后令曰臣哉隣哉隣哉臣

哉君則亡逸於上臣則履冰於下若能如此太平豈難致乎及丕妻段氏卒諡

曰恭妃又特賜丕金券高祖文明太后引見公卿於皇信堂太后曰今京師旱

儉欲聽飢貧之人出關逐食如欲給過所恐稽延時日不救災瘡若任其外出

復慮姦良難辨卿等可議其所宜丕議請曹下大夫以上人各將二吏別奉給

過所州郡亦然不過三日給之便訖有何難也高祖從之四日而訖丕請立東

宮詔曰年尚幼小有何急之丕曰臣年在西夕思觀威禮於臣實急不許後例

降王爵封平陽郡公求致仕詔不許及車駕南伐丕與廣陵王羽留守京師並

加使持節詔丕羽曰留守非賢莫可太尉年尊德重位總阿衡羽朕之懿弟温

柔明斷故使二人留守京邑授以二節實罰在手其祗允成憲以稱朕心丕對

曰謹以死奉詔羽對曰太尉宜專節度臣但可副貳而已高祖曰老者之智少

者之決何得辭也及高祖遷代丕請作歌詔許之歌訖高祖曰公傾朕還車故

親歌述志今經構既有次第故暫還舊京願後時亦同茲適及高祖欲還都臨

太極殿引見留守之官大議乃詔丕等如有所懷各陳其志燕州刺史穆羆進

曰移都事大如臣愚見謂為未可高祖曰卿便言不可之理羆曰北有獫狁之

寇南有荆揚未賓西有吐谷渾之阻東有高句麗之難四方未平九區未定以

此推之謂為不可征伐之舉要須戎馬如其無馬事不可克高祖曰卿言無馬

以是之故遷于中原羆曰臣聞黃帝都涿鹿以此言之古昔聖王不必悉居中

原高祖曰黃帝以天下未定居于涿鹿既定之後亦遷于河南尚書于果曰臣

誠不識古事如聞百姓之言先皇建都於此無何欲移以為不可中原其如是

時謂誕等曰昔周邵卜宅伊洛乃禮至北今無若斯之人卜亦無益然卜者所以決疑此既不疑何須卜也昔軒轅卜兆龜焦卜者請訪諸賢哲軒轅乃問天老天老謂爲善遂從其言終致昌吉然則至人之量未然善於龜矣朕既以四海爲家或南或北遷速無常南移之民朕自多積倉儲不令奢乏不曰臣仰奉慈詔不勝喜舞高祖詔羣官曰卿等或以朕無爲移徙也昔平文皇帝棄背率土昭成營居感樂太祖道武皇帝神武應天遷居平城朕雖虛寒幸屬勝殘之運故移宅中原肇成皇宇卿等當奉先君令德光迹洪規前懷州刺史齊龍前秦州刺史呂受恩等仍守愚固帝皆撫而答之辭屈而退帝又將北巡丕還太傅錄尚書事頻表固讓詔斷表啓就家拜授及車駕發代丕留守詔曰中原始構須朕營視在代之事一委太傅賜上所乘車馬往來府省丕雅愛本風不達新式至於變俗遷洛改官制服禁絕舊言皆所不願高祖知其如此亦不逼之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至於衣冕已行朱服列位而不猶常服列在坐隅晚乃稍加弁帶而不能修飾容儀高祖以丕年衰體重亦不強責及罷降非太子孫及異姓王者雖歎於公爵而利享封邑亦不快疑高祖南征丕表乞少留思更圖後舉會司徒馮誕詔六軍反施丕又以熙壽千代表求變駕親臨詔曰今洛邑舉構歧望成勞開關暨今豈有以天子之重遠赴舅國之喪朕縱欲爲孝其如大孝何縱欲爲義其如大義何天下至重君臣道懸豈宜苟相誘引陷君不德令僕已下可付法官貶之又詔以丕爲都督領并州刺史後詔以平陽畿甸改封新興公初李冲又德望所屬既當時貴重有杖情疑遂與子超娶冲子女即伯佺妹也不前妻子隆同產數人皆與別居後得官人所生同宅共產父子情因此偏丕父子大不樂遷洛高祖之發平城太子恂留於舊京及將遷洛隆與超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斷關規據陜北時丕以老居并州雖不預其始計而隆超咸以告丕丕外慮不成口難致難心頗然之及高祖幸平城推釋泰等首謀隆兄弟並是黨丕亦隨駕至平城每於測問令丕坐觀隆超與元業等兄弟並以謀逆伏誅有司奏處李超詔以丕應連坐但以先許不死之詔躬非染逆之身聽免死仍爲太原百姓其後妻二子聽隨隆超母弟及餘

庶兄弟皆徙敦煌丕時年垂八十猶自平城力載隨駕至洛陽高祖每遣左右慰勉之乃還晉陽高祖崩丕自并州來赴世宗引見之以丕舊老禮有加焉尋勅留洛陽後妻于華林都亭特令二子扶持坐起丕在歷六世垂七十年位極公輔而還爲民庶然猶心戀京邑不能自絕人事尋詔以丕爲三老景明四年歲年八十二詔贈左光祿大夫冀州刺史諡曰平

長子隆先以反誅

隆弟乙升超亦同誅

超弟儁並有軍功儁封新安縣男邕封涇縣男

淮陵侯大頭烈帝之曾孫也善騎射擢爲內三郎從世祖有戰功賜爵高宗初封淮陵性謹密帝甚重之位軍北將軍遷右將軍卒贈高平公諡曰烈

河間公齊烈帝之玄孫也少雄傑魁岸世祖愛其勇壯引侍左右從征赫連昌世祖馬蹶賊衆逼帝齊以身蔽捍決死擊賊賊乃退世祖得上馬是日徵齊世

祖幾至危殆世祖以微服入其城齊固諫不許乃與數人從世祖入城內既覺諸門悉閉世祖及齊等因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繫上世祖乘而上因此得

拔齊有力焉賜爵浮陽侯從征和龍以功拜尚書進爵爲公後與新興王俊討

禿髮保周坐事免官爵劉義隆將裴方明陷仇池世祖復授齊前將軍與建興

公古弼討之遂剋仇池威振羌氏復賜爵河間公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略谷

時保宗弟文德說保宗閉險自固有期矣秦州主簿邊因知之密告齊齊展詰

保宗呼曰古弼至欲宣詔保宗出齊叱左右扶保宗上馬馳驛送臺諸氏遂推

文德爲主求援於劉義隆義隆遣將房亮之符昭啖龍等率衆助文德齊舉斬

殺龍擒亮之氏遂平以功拜內都大官卒諡曰敬

長子陵襲爵陵性抗直天安初爲乙潭所害

陵弟蘭以忠謹見寵高祖初賜爵建陽子卒於武川鎮將

子志字猛略少清辯強幹歷覽書傳頗有文才爲洛陽令不避強禦與御史中

尉李彪爭路俱入見面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避承華車畫駐輪道劍鼓安有

洛陽縣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普天之下誰不編戶豈有俯同衆官避中

尉高祖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鑿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高祖謂邢繼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饒自彫繼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其在本枝也員外郎馮俊昭儀之弟恃勢恣橫所部里正志令主吏收繫處刑除官由此忤旨左遷太尉主簿俄為從事中郎車駕南征高祖微服觀戰所有箭欲犯帝志以身障之高祖便得免矢中志目因此一目喪明以志行恆州事世宗時除荊州刺史運朝御史中尉王顯奏志在州日抑買良人為婢兼乘請供朝會赦免肅宗初兼廷尉卿後除揚州刺史賜爵建忠伯志在州威名雖減李崇亦為荆楚所憚尋為雍州刺史晚年耽好聲伎在揚州日侍側將百人器服珍麗冠於一時及在雍州逾尚華侈聚斂無極聲名遂損及莫折念生反詔志為西征都督討之念生遣其弟天生屯龍口與志相持為賊所乘遂棄大衆奔還岐州賊遂攻城刺史裴芬之疑城人與賊潛通將盡出之志不聽城人果開門引賊饒志及芬之送念生見害前廢帝初贈尚書僕射太保

扶風公處真烈帝之後也少以壯烈聞位殿中尚書賜爵扶風公委以大政甚見尊禮吐京胡曹僕渾等叛招引朔方胡為援處真與高涼王那等討滅之性貪婪在軍烈暴坐事伏法

文安公泥國之疎族也性忠直壯烈有智量太祖厚遇之賜爵文安公拜安東將軍卒

于屈襲爵太宗時居門下出納詔命性明敏善奏事每合上旨賜爵元城侯加功勞將軍與南平公長孫嵩白馬侯崔玄伯等並決獄訟太宗東巡命屈行右丞相山陽侯奚斤行左丞相命掌軍國甚有聲譽後吐京胡與羅石胡出以兵等叛置立將校外引赫連屈丐屈會稽公劉藻永安侯魏勳捍之勳反於陳深壁馬胡執送屈丐唯屈乘猶存太宗以屈沒失二將欲斬之時并州刺史元六頭荒淫恣事乃赦屈令攝州事屈縱酒頗廢政事太宗積其前後失權車微還斬於市

于磨渾少為太宗所知元紹之逆也太宗潛隱於外磨渾與叔孫俊詐云太宗

所在紹使帳下二人隨磨渾往規為逆磨渾既得出便縛帳下詣太宗斬之太宗得磨渾大喜因為羽翼以勳賜爵長沙公拜尚書出為定州刺史卒

魏書卷十四

列傳第三

昭成子孫

寔君者昭成皇帝之庶長子也。性愚慧，安忍不仁。昭成季年，符堅遣其行唐公符洛等來寇南境。昭成遣劉庫仁逆戰於石子嶺。昭成時不豫，不能親勸衆軍。乃率諸部避離陰山，度漠北。高車四面寇抄，復度漠南。符洛軍退，乃還雲中。初，昭成以弟孤護國，乃以半部授孤。孤卒，子斤失職懷怨，欲伺隙爲亂。是時獻明皇帝及秦明王輪皆先終。太祖年六歲，昭成不豫，慕容后子閼婆等雖長，而國統未定。斤因是說寔君曰：帝將立慕容所生，而懼汝爲變，欲先殺汝。是以頃日以來，諸子戎服夜持兵仗，逸汝廬舍，伺便將殺。吾恐而相告，時符洛等軍猶在。君子津夜常警備，諸皇子挾仗傍廬舍之間。寔君視察，以斤言爲信，乃率其屬盡害諸皇子。昭成亦暴崩，其夜諸皇子婦及宮人奔告符洛軍。堅將李柔張蚝勒兵內逼，部衆離散。符堅聞之，召燕鳳問其故。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擗之於長安市。

寔君孫勿期，位定州刺史，賜爵林慮侯，卒。

子六狀，真定侯。

秦明王輪，昭成皇帝第三子，少有高氣，年十五便請率騎征討。帝壯之，使領二千騎及長統兵，號令嚴信，周旋征討，多有剋捷。建國十年卒。太祖卽位，追贈秦王，謚曰明。

子儀，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美鬚，有算略，少能舞劍，騎射絕人。太祖幸賀蘭部，得從出入。登國初，賜爵九原公。從破諸部，有謀戰功。及太祖將圖慕容垂，遣儀觀垂。垂問儀：「太祖不自來之意。」儀曰：「先人以來，世據北土，子孫相承，不失其舊。乃祖受晉正朔，稱代王，東與燕世爲兄弟，儀之奉命，理謂非失。垂壯其封，因戲曰：『晉威加四海，卿主不自見晉，云何？』」儀曰：「燕若不修文德，欲以兵威自強，此乃本朝將帥之事，非儀所知也。及還報曰：『垂死乃可圖，今則未可。』」太祖

作色問之。儀曰：「垂年已暮，其子寶弱而無威，謀不能決，慕容德自負才氣，非弱主之臣，覺將內起，是可計之。」太祖以爲然。後改封平原公。太祖征衛辰，儀出別道，獲衛辰尸，傳首行宮。太祖大喜，徙封東平公。命督屯田於河北，自五原至朔陽塞，外分農稼，大得人心。慕容寶之寇五原，儀驍捷朔方，要其還路，及并州平。儀功多，遷尙書令，從圍中山。慕容德之敗也，太祖以普麟妻周氏賜儀，并其僮僕財物。尋遷都督中外諸軍事，左丞相，進封衛王。中山平，復遣儀討鄴平之太祖將，遷代都督，置中山行臺，詔儀守尙書令，以鎮之。遠近懷附，尋徵儀以丞相入輔。又從征高車，儀別從西北破其別部。又從討姚平有功，賜以絹布綿牛馬羊等，儀力過人，弓力將十石，陳留公虔稍大稱異。時人云：衛王弓，桓王稍，世祖之初育也。太祖喜，夜召儀入，太祖曰：「卿聞夜喚，乃不怪懼乎？」儀曰：「臣推誠以事陛下，陛下明察，臣輒自安。忽奉夜詔，怪有之，懼實無也。」太祖告以世祖生儀起拜而歌舞，遂對飲。申旦，召羣臣入，賜儀御馬，御帶，錦錦等。先是，上谷侯弋張衰代郡許謙等，有名于時，學博，今古初來入國，聞儀待士，先就儀，儀並禮之。共談當世之務，指畫山河，分別城邑，成敗要審，造次備舉，謙等數服，相謂曰：「平原公有大才，不世之略，吾等當附其尾。」太祖以儀器望待之尤重，數幸其第，如家人禮。儀矜功恃寵，遂與宜都公穆崇謀爲亂。伏武士伺太祖欲爲逆，崇子遂留在伏士中。太祖召之，將有所使，遂留閉召，恐發，踰牆告狀。太祖祕而恕之。天賜六年，天文多變，占者云：當有逆臣伏尸流血。太祖惡之，頗殺公卿，欲以厭當天災。儀內不自安，單騎遁走。太祖使人追執之，遂賜死，葬以庶人禮。儀十五子。

子彘，五歲，太祖命養於宮中。少明敏，動止有禮。太祖愛之，恩與諸皇子同。世祖踐阼，除定州刺史，封中山公。進爵爲王，賜步挽几，以優異之。彘好酒，愛伎，政以賄成。世祖殺其親嬖人，後悔過，修禮，拜內大將軍，居官清約，簡慎，更稱廉平。彘於宗屬最長，宗室有事，咸就路焉。彘曰：簡。

彘弟夏，性忠篤，太宗追錄儀功，封南陽王，以紹儀後。

夏弟幹，機悟沉勇，善弓馬，少有父風。太宗卽位，拜內將軍，都將，入備禁中。太宗出遊於白登之東北，幹以騎從，有雙鷄飛鳴於上。太宗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鷄

旋飛稍高，幹自請射之。以二箭下雙鷗。太宗嘉之，賜御馬弓矢，金帶一，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曰射鷗都將。從世祖南巡，進爵新蔡公。高宗即位，拜都官尚書。卒。禮曰：昭。

子積，通解諸方之語，便騎射。世祖時，為司衛監，從征蠕蠕，忽過賊別部，多少不敵。積乃就山解鞍放馬，以示有伏，賊果疑而避之。高祖初，賜爵沛郡公。後拜南豫州刺史。太胡山蠻時時鈔掠，前後守牧多羈縻而已。積乃設畫，召新蔡襄城蠻魁三十餘人，積感武裝於州西，為置酒，使之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積自發數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而射，並先出一囚犯死罪者，使服軍衣，亦發數箭皆不中。積即責而斬之。蠻魁等伏仗畏威，相視股慄。又據教左右取死囚十人，皆著蠻衣，云是鈔賊。積乃臨坐，僞舉目瞻天，微有風動，積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境，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即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積告諸蠻曰：爾鄉里作賊如此，合死以不。蠻等皆叩頭曰：合萬死。積即斬之。乃遣蠻還，并加慰諭。諸蠻大服。自是境無暴掠。淮南之人相率投附者三千餘家。置之城東汝水之側，名曰歸義坊。初，豫州城豪胡丘生，數與外交通，及積為刺史，丘生嘗有犯，懷恨圖為不軌，詐以婚進城人告云：刺史欲遷城中大家，送之向代，共謀翻城。城人石道起以事密告積，速掩丘生，并諸預謀者。積曰：吾不負人，人何以叛。但丘生誑誤，若即收掩，衆必大懼，吾靜以待之。不久自當悔服。語未訖而城中三百人自縛詣門。陳丘生誑誑之罪。丘生單騎逃走。積怒而不問。後徵為都牧，尚書。薨，贈侍中。儼同三司。諡簡公。有八子。

第五子瑞，初瑞母尹氏，有娠致傷，後產，夢一老翁具衣冠告之曰：吾賜汝一子，汝勿憂也。瑞而私喜。又問筮者，筮者曰：大吉。未幾而生瑞。瑞以為協夢，故名瑞。字天賜。位太中大夫，卒。贈太常卿。

儼弟烈，剛武有智略。元紹之逆，百寮莫敢有聲。惟烈行出外，詐附紹，奉執太宗。紹信之，自延秋門出，遂迎立太宗。以功進爵陰平王。薨，諡曰：惠。

子彥，烈勇略有膽氣，少與兄儼從太祖侍衛左右，使於慕容垂。垂末年政在羣

下，遂止。願以求賂。太祖絕之。願率左右數十騎，殺其衛將走歸。為慕容寶所執，歸中山。垂待之逾厚。願因留心學業，誦讀經書數十萬言。垂之國人咸稱重之。太祖之討中山，慕容寶驍既自立，遠寄願以圖衆心。太祖聞之，哀憫。及平中山，發寶驍柩斬其尸。收獲寶驍者，傳高霸程同等，皆夷五族。以大刀剄殺之。乃改葬。願追諡慕容王。封子彥為豫章王，以紹願。

常山王遵，昭成子。壽鳩之子也。少而壯勇，不拘小節。太祖初，有佐命勳，賜爵略陽公。慕容寶之敗也，別率騎七百，邀其歸路。由是有參合之捷。及平中山，拜尚書左僕射，加侍中，領渤海之合口及博陵、渤海羣盜起，遣討平之。遷州牧，封常山王。遵好酒，天賜四年，坐醉亂，失禮於太原公主，賜死。葬以庶人禮。

子素，太宗從母所生，特見親寵。少引內侍，頻歷顯官。賜爵尚安公。拜外都大官。世祖初，復襲爵。休屠郁原等叛，素討之，斬渠率，徙千餘家於澤鹿之陽。立平原郡以處之。及平統萬，以素有威懷之略，拜假節征西大將軍，以饋之。後拜內都大官。高宗即位，務崇寬征，罷諸雜調，有司奏國用不足，固請復之。惟素曰：臣聞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帝善而從之。詔羣臣議定，皇子名素。及司徒陸麗，曰：古帝王之制名，其體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伏惟陛下當感明之運，應昌發之期，誕生皇子，宜以德命。高宗從之。素宗屬之懿。又年老，帝每引入，訪以治國政事，固辭疾歸。第雅性方正，居官五十載，終始如一。時論實之。薨，諡曰：康。陪葬金陵，配饗廟庭。

長子可悉陵，年十七，從世祖獵，遇一猛虎，陵遂空手搏之，以獻。世祖曰：汝才力絕人，當為國立事，勿如此也。即拜內行阿干。又從平涼州，沮渠茂虔令一驍將與陵相擊，兩架皆折。陵抽箭射之，墜馬。陵恐其救至，未及拔劍，以刀子戾其頸。使身首異處。世祖壯之，即日拜都幢將，封豐陽子。卒于中軍都將。

弟陪斤，襲爵，坐事國除。

陪斤子昭，小字阿倪，尚書張彝引兼殿中郎。高祖將為齊郡王，蘭華哀而昭乃作宮殿。高祖大怒，詔曰：阿倪愚昧，誰引為郎。於是黜彝白衣守尚書。昭遂停廢。世宗時，昭從第，親龍用事，稍遷左丞。世宗崩，子忠執政，昭為贊門郎。又由事

昭弟，昭從第，親龍用事，稍遷左丞。世宗崩，子忠執政，昭為贊門郎。又由事

昭弟，昭從第，親龍用事，稍遷左丞。世宗崩，子忠執政，昭為贊門郎。又由事

昭弟，昭從第，親龍用事，稍遷左丞。世宗崩，子忠執政，昭為贊門郎。又由事

昭弟，昭從第，親龍用事，稍遷左丞。世宗崩，子忠執政，昭為贊門郎。又由事

之忠專權擅威枉陷忠實多昭所指導也。豐太后臨朝爲尙書河南尹。豐而俱
辰理務峭急所在患之。尋出爲雍州刺史。在州貪虐。大爲人害。後入爲尙書。昭
事劉騰。進號征西將軍。卒。贈尙書左僕射。納貨元義。所以贈禮優越。

昭子玄。字彥道。以節儉知名。莊帝時爲洛陽令。及前廢帝即位。玄上表乞葬莊
帝。時議善之。後除尙書左丞。出帝即位。以孫騰爲左僕射。騰即齊獻武王心齊
仗入省。玄依法舉劾。當時咸爲玄懼。出帝重其強正。封臨淄縣子。後從帝入關。

昭弟紹。字醜倫。少聰慧。遷尙書右丞。紹斷決不避強禦。世宗詔令檢校。紹以
倚仗幸。因此遂加杖罰。令其致死。帝責紹不重。紹曰。倚仗甚於重。臣若不
不因釐除之。恐陛下復被哀帝之名。以其言正。遂不罪焉。及出。廣平王懷拜紹
賀曰。阿翁乃皇家之正直。雖朱雲汲黯。何以仰過。紹曰。但恨戮之稍晚。以爲愧
耳。卒於涼州刺史。

陪斤弟忠。字仙德。少沉厚。以忠謹聞。高祖時。累遷右僕射。賜爵城陽公。加侍中。
鎮西將軍。有翼贊之勳。百寮咸敬之。太和四年。病篤辭退。養疾於高柳。輿駕親
送都門之外。賜雜綵二百匹。羣寮侍臣執別者。莫不涕泣。及卒。皆悼惜之。諡曰
宣。命有司爲立碑銘。有十七子。

子威。字始興。襲爵。位謁者僕射。卒。
威弟壽。與少聰慧好學。世宗初。爲徐州刺史。在官貪虐。失於人心。其從兄侍中
暉。深害其能。因譖之於帝。詔尙書崔亮。馳驛檢覈。亮發日。受暉旨。遂鞭撻三臺
婦。令其自誣。稱壽與壓己爲婢。壽與終恐不免。乃令其外弟中兵參軍薛簡。載
將車十乘。運小麥。經其禁之旁。壽與因踰牆出。簡以大木函盛壽與其上。加
麥載之。而出。遂至河東。匿傍義家。遂赦。乃出見世宗。自陳爲暉所譖。世宗亦更
無所責。初。壽與爲中庶子時。王顯在東宮。因公事。壽與杖之三十。及顯有寵。

爲御史中尉。奏壽與在家每有怨言。辭謗朝廷。因帝極飲。無所覺悟。遂奏其事。
命帝注可。直付壽與。賜死。帝書半不成字。當時見者。亦知非本心。但懼暉等威
不敢申拔。及行刑日。顯自往看之。壽與命筆。自作墓誌銘曰。洛陽男子。姓元名
景。有道無時。其年不永。餘文多不載。願謂其子曰。我棺中可著百張紙。筆兩枚。

吾欲訟顯於地下。若高祖之靈有知。百日內必取顯。如遂無知。亦何足戀。及世
宗崩。顯尋被殺。壽與之死。時論亦以爲前任中尉彈高顯。譏諷所致。豐太后臨
朝。三公郎中崔鴻。上疏理壽與。詔追雪。贈豫州刺史。諡曰莊。
壽與弟益生。少亡。

忠弟德。封河間公。卒於鎮南將軍。贈曹州刺史。
德子悝。頰川太守。卒於光州刺史。諡曰恭。
子凝。字子仲。出帝初。授兗州刺史。于時城人王奉伯等。相扇謀逆。棄城出走。凝
門發斷。疑要關。而出。詔齊州刺史尉景。本州刺史蔡儻。各部在州士往討之。凝
返復任。封濮陽縣伯。孝靜時。轉尙書令。攝選部。疑雖居重任。隨時而已。薨於瀛
州刺史。贈司徒公。諡曰靖懿。

忠子暉。字景。少沉敏。頗涉文史。世宗即位。拜尙書主客郎。巡省風俗。還奏事
稱旨。爲給事黃門侍郎。高祖遷洛。而在位舊貴。皆難於移徙。時欲和合衆情。
遂許冬則居南。夏便居北。世宗頗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還北之問。至乃勝賣
田宅。不安其居。暉乃請問官事。世宗曰。先皇遷都之日。本期冬南。夏北。朕欲幸
建。成詔。故有外人之論。暉曰。先皇移都。爲百姓戀土。故發冬夏二居之詔。權軍
物意耳。乃是當時之言。實非先皇深意。且北來遷人。安居歲久。公私計立。無復
還情。陛下終高祖定鼎之業。勿信邪臣不然之說。世宗從之。再遷侍中。領右衛
將軍。雖無補益。深被親寵。凡在禁中。要密之事。暉別奉旨。藏之於櫃。唯暉入乃
開。其餘侍中黃門。莫有知者。侍中盧昶。亦蒙恩賜。故時人號曰。餓虎將軍。飢鷹
侍中。遷吏部尙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
其餘受職。各有差。天下號曰。市曹。出爲冀州刺史。下州之日。連車載物。發信都
至湯陰。間首尾相繼。道路不斷。其車少脂角。即於道上所逢之牛。生截取角。以
充其用。暉檢括丁戶。聽其歸首。出調絹五萬匹。然聚斂無極。百姓患之。肅宗初。
徵拜尙書左僕射。詔攝吏部選事。上疏曰。臣聞治人之本。實委牧守之官。得其
才。則政平物理。失其人。則訟興怨結。自非察訪善惡。明加甄賞。將何以黜彼貪
怠。陟此清勤也。竊以大使巡省。必廣迎送之費。御史執糾。頗回威懼之刑。且楚

爾往遺理不委悉縱有劾舉良未平當愚謂宜令三司八座侍中黃門各布耳目外訪州鎮牧將治人守令能不若德教有方清白獨著宜以名聞即加褒陟若治績無效貪暴遠聞亦便示牒登加貶退如此則不出庭戶坐知四方端委垂拱明賞罰矣又表以御史之職屬鷦是任必遲爪牙有所噉搏若選後生年少血氣方剛者恐其輕肆動直傷物處廣愚謂宜簡宿官經事忠厚平慎者為之詔付外依此施行後詔暉與任城王澄京兆王愉東平王匡共決門下大事暉又上書論政要其一曰御史之職務使得實必得其人不拘階秩久於其事責其成功其二曰安人軍邊觀時而動頃來邊將亡遠大之略貪萬一之功楚梁之好未聞而蠶婦之怨屢結斯乃庸人所為銳於姦利之所致也平吳之計自有良圖不在於一城一戍也又河北數州國之基本飢荒多年戶口流散方今境上兵復徵發即如此日何易舉動愚謂數年以來唯宜靜邊以惠召役安人勸農惠此中夏請嚴勅邊將自今有賊戍求內附者不聽輒遣接皆須表聞違者雖有功請以違詔書論三曰國之資儲唯藉河北饒饒積年戶口逃散生長姦詐因生隱藏出縮老小妄注死失收人租調割入於己人困於下官損於上自非更立權制善加檢括損耗之來方在末已請求其議明宣條格帝納之暉頗愛文學招集儒士崔暉等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各為科錄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迄於晉宋凡十四代暉疾篤表上之神龜元年卒賜東園秘器贈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空公諡曰文憲將葬給羽葆班劍鼓吹二十人羽林百二十人

陳留王虔昭成子紇根之子也少以壯勇知名登國初賜爵陳留公與衛王儀破黜弗部從攻衛辰慕容寶來寇度絕其左翼寶敗垂憊儀來桑乾度勇而輕敵於陳戰沒度姿貌魁傑武力絕倫每以常稍細短大作之猶患其輕復綴鈴於刃下其弓力倍加常人以其殊異於世代京武庫常存而志之度常臨陣以稍刺人遂貴而高舉又嘗以一手頓稍於地馳馬偽退敵人爭取引不能出度引弓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搗稍之徒亡魂而散徐乃令人取稍而去每從征討常先登陷陣勇冠當時敵無寒其敢抗其前者及薨舉國悲歎為之流涕太

祖追惜傷慟者數焉追諡陳留桓王配饗廟庭封其子悅為朱提王悅外和內佞太祖常以桓王死王事特加親寵為左將軍襲封後為宗師悅恃寵驕矜每謂所親王洛生之徒言曰一旦宮車晏駕吾止避衛公除此誰在吾前衛王儀美其為內外所重悅故云初姚興之贖狄伯支悅送之路由屬門悅因背誘姦乘以取其意後遇事謹逃亡投屬門規收姦傑欲為不軌為土人執送太祖怒而不罪太宗即位引悅入侍仍懷姦計說帝云京師雜人不可保信宜誅其非類者又屬門人多詐并可誅之欲以雪其私忿太宗不從悅內自疑懼懷刀入侍謀為大逆叔孫俊疑之竊視其懷有刀執而賜死

弟崇世祖詔令襲桓王爵崇性沉厚初衛王死後太祖欲敦宗親之義詔引諸王子第入宴常山王素等三十餘人咸謂與衛王相坐疑懼皆出逃遁將奔蠕蠕唯崇獨至太祖見之甚悅厚加禮賜遂寵敬之素等於是亦安久之拜并州刺史有政績從征蠕蠕別督諸軍出大澤越逐邪山威攝漠北薨諡曰景王子建襲降爵為公位鎮北將軍懷荒鎮大將軍

建子琛位恆朔二州刺史琛子翌尚書左僕射

虔兄顛性嚴重少言太祖常敬之雅有謀策從平中山以功賜爵蒲城侯平盧太守特見寵厚給鼓吹羽儀禮同岳牧莅政以威信著稱居官七年乃以元易千代顛為郡時易千子萬言得寵於太祖易千特其子輕忽於顛不告其狀輕騎卒至排顛墜牀而據顛坐顛不知代己謂以罪見捕既而知之恥其侮慢謂易千曰我更滿被代常也汝無禮見辱豈可容哉遂搏而殺之以狀具聞太祖壯之萬言累以訴請乃詔顛輸贖顛乃自請罪太祖赦之復免其贖病卒

子嶠世祖時襲父爵以功除統萬鎮將後從承昌王仁南征別出汝陰濟淮劉義隆將劉康祖屯於慰武亭以遺軍路師人患之嶠曰今大風既動若令推草車方軌並進乘風縱煙火以精兵自後乘之破之必矣從之斬康祖傳首行宮高宗即位除秦州刺史進爵龍西公卒諡定公

子琛襲爵

毗陵王順昭成子地干之子也性疎俱登國初賜爵南安公及太祖討中山留順守京師柏肆之敗軍人有亡歸者言大軍奔散不知太祖所在順聞之欲自立納莫題諫乃止時實力眷等乘衆作亂於陰館順討之不剋乃從留宮自白登南入繁時故城阻澗水爲固以寧人心太祖善之進封爲王位司隸校尉太祖好黃老數召諸王及朝臣親爲說之在坐莫不祗肅順獨坐寐欠伸不顧而唾太祖怒廢之以王薨於家

遼西公意烈昭成子力真之子也先沒於慕容垂太祖征中山棄妻子迎於井陘及平中原有戰獲勳賜爵遼西公除廣平太守時和跋爲鄴行臺意烈性雄耿自以帝屬恥居跋下遂陰結徒黨將襲鄴發覺賜死

子拔干博知古今父雖有罪太祖以拔干宗親委之心腹有計略屢效中勳太宗踐阼除渤海太守吏人樂之賜爵武遂子轉平原鎮將得將士心卒諡曰靈公

子受洛襲進爵武邑公卒

子叱奴武川鎮將

叱奴子洪超頗有學涉大乘賊亂之後詔洪超持節兼黃門侍郎經慰冀部還上言冀土寬廣界去州六七百里實海險遠宜分置一州鎮邊海曲朝議從之後遂立滄州卒於北軍將光祿大夫

意烈弟勃善射御以勳賜爵彭城公卒陪葬金陵

長子栗襲世祖時督諸軍屯漢南蠕蠕表聞栗亮直善取衆撫恤將士必與之同勞逸征和龍以功進封爲王薨陪葬金陵

栗弟渾少善弓馬世祖嘉之會有諸方使命渾射獸三頭發皆中之舉坐咸以爲善及爲宰官尚書頗以驕縱爲失坐事免徙長社爲人所害

子庫汗爲羽林中郎將從北巡有兔起乘輿前命庫汗射之應絃而斃世祖悅賜一金兔以旌其能高宗起恭宗廟賜爵陽豐侯顯祖卽位復造高宗廟拜殿中給事進爵爲公庫汗明於斷決每奉使察行州鎮折獄以情所歷皆稱之秦州父老詣闕乞庫汗爲刺史者前後千餘人朝廷許之未及遣遇病卒

于古辰襲

昭成子窟咄昭成崩後苻洛以其年長逼徙長安苻堅禮之教以書學因亂隨慕容永東遷永以爲新興太守劉嗣之敗遣弟九鑿等迎窟咄遠逼南界於是諸部騷動太祖左右于桓等謀應之同謀人單爲干以告太祖慮人心沉吟未發後三日桓以謀白其舅穆崇崇又告之太祖乃誅桓等五人餘莫題等七姓悉原不問太祖慮內難乃北踰陰山幸賀蘭部遣安同及長孫賀傲兵於慕容垂賀亡奔窟咄安同聞行遠達中山慕容垂遣子賀麟步騎六千以隨之安同與垂使人蘭統俱還達牛川窟咄兄子意烈擇之安同乃隱藏於商賈囊中至暮乃入空井得免仍奔賀麟軍既不至而稍前逼賀樂干染干陰懷異端乃爲窟咄來使北部人皆驚駭莫有固志於是北部大人叔孫普洛節及諸烏丸亡奔衛辰賀麟聞之遠遣安同朱輝等來既知賀麟軍近衆乃少定太祖自營山幸牛川窟咄進屯高柳太祖復使安同詣賀麟因剋會期安同還太祖踰參合出代北與賀麟會於高柳窟咄困迫望旗奔走遂爲衛辰殺之帝悉收其衆賀麟別帝歸於中山

魏書卷十五

魏書卷十五考證

昭成子孫列傳○魏收書亡後人所補

秦王輪傳子柔襲○北史柔作求又此下尚有柔弟道子道子子洛洛子乞乞

子塞四人今俱不載蓋後人補亡而不盡從北史也

常山王遵傳即拜內行阿干○臣願按晉書吐谷渾傳解卑謂兄為阿干慕容

廆連思其兄有阿干之歌此云拜內行阿干則阿干非必兄矣蓋長者貴者

之稱內行猶今云內廷行走也

登加既退○臣人龍按登字之義起于公羊傳應五年登來之也注云蓋齊語

也今律有登時之文猶言卸刺

陳留王慶傳子柔襲爵○本傳慶子悅悅弟崇崇子建建子琛是琛為慶之曾

孫也此則慶弟觀觀子哈哈子琛又為慶之從孫矣互異如此

魏書卷十五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四

道武七王列傳

清河王 陽平王 河南王 河間王 長樂王 廣平王 京兆王

道武皇帝十男，宣穆皇后生明元皇帝，賀夫人生清河王紹，大王夫人生陽平王熙，王夫人生河南王曜，河間王修，長樂王處文，二王母氏，段夫人生廣平王遠，京兆王黎，皇子潭及聰，母氏並闕，皆早薨無後。

清河王紹，天興六年封兗，狠險悍，不遵教訓，好輕遊里巷，刻削行人，斫射犬豕，以為戲樂，太祖嘗怒之，倒懸井中，垂死乃出，太宗常以鏡方責之，遂與不協，恆懼其為變，而紹母夫人賀氏有寵，太祖幽之於宮，將殺之，會日暮未決，賀氏密告紹曰：汝將何以救吾？紹乃夜與樓下及宦者數人，踰宮犯禁，左右侍御呼曰：賊至！太祖驚起，求弓刀不獲，遂暴崩，明日宮門至日中不開，紹稱詔召百寮於西宮，牆門前北面而立，紹從門扇問諸羣臣曰：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從誰也？王公已下皆驚愕失色，莫有對者，良久，南平公長孫嵩曰：從王，羣臣乃知官車晏駕而不審登退之狀，唯陰平公烈哭泣而去，於是朝野兇兇，人懷異志，肥如使賀護舉烽於安陽城北，故賀蘭部人皆往赴之，其餘舊部亦率子弟招集，族人往往相聚，紹聞人情不安，乃出布帛賜王公以下，上者數百匹，下者十匹，先是，太宗在外，聞變乃還，滯于山中，使人夜告北新侯安同，眾皆響應，太宗至城西，衛士執送紹，於是賜紹母子死，誅樓下，聞官人為內應者十數人，其先犯乘輿者，羣臣於城南都街生樹，而食之，紹時年十六，紹母即獻明皇后妹也，美而麗，初太祖如賀蘭部，見而悅之，告獻明后，請納焉，后曰：不可，此過美不善，且已有夫，太祖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紹，終致大逆焉。

長子他羅壽，身長八尺，姿貌性謹厚，武藝過人，從世祖討山胡，白龍於西河，屠其城，別破餘黨，斬首數千級，改封臨淮王，拜鎮東將軍，尋改封淮南王，除使持節，都督豫洛河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儼同三司，鎮虎牢，威名甚著，後與武昌王提，率并州諸軍討吐京叛胡曹僕，潭於河西，平之，拜使持節，前鋒大將軍，都督諸軍事，北討蠕蠕破之，運軍備於比干城，劉義隆遣將寇邊，他從征於懸瓠，破之，拜使持節，都督雍秦二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儼同三司，雍州刺史，鎮長安，綏撫秦土，得民夷之心，時義隆寇南鄭，以他威信素著，復為虎牢鎮都大將軍，高宗時，轉使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儼同如故，高祖初入為中都大官，拜侍中，轉征西大將軍，遷司徒，賜安車几杖，入朝不趨，太和十二年薨，年七十三，時高祖有事宗廟，始薦聞薨，為之廢祭，與駕親臨哀憫，詔有司監護喪事，禮贈有加，追贈平東大將軍，定州牧，司徒如故，諡曰靖王，他三子。

世子吐萬，早卒，贈冠軍并州刺史，晉陽順侯。

子顯慶，祖壽，諡曰僖王。

子世遵，世宗時拜前軍將軍，行幽州事，兼西中郎將，又行青州事，尋遷驍騎將軍，出為征虜將軍，幽州刺史，世遵性清和，推誠化導，百姓樂之，肅宗時，以本將軍為荊州刺史，尋加前將軍，初在漢陽，復有聲迹，後頗行貨賄，散費過備，由是聲望有損，河南蠻酋及襄陽民，遂入密信，引世遵請以襄陽內附，世遵表求赴應，朝議從之，詔加世遵持節，都督荊州及河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加散騎常侍，餘如故，道洛州刺史伊靈生，冠軍將軍魯陽太守崔模，為別將軍，率步騎二萬，受世遵節度，軍至漢水，模等皆疑不渡，世遵怒，臨之以兵，模乃濟，而內應者謀泄，為蕭衍雍州刺史所殺，築門以自固，模焚襄陽邑郭，燒殺數萬口，會是夜大風，雨雪，模等班師，士卒凍死十二三，世遵及靈生，並坐免官，後除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定州刺史，百姓安之，孝昌元年薨於州，贈散騎常侍，征西將軍，雍州刺史，諡曰康王。

子敬先，歷驍驍大夫，散騎常侍，領主衣都統，元顥入洛，莊帝北巡，敬先與敬

父均等。於河梁起義。為顯所害。追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太尉公。定州刺史。

子宜洪。襲襲大夫。光祿少卿。武定中。與元瑾謀反。誅。國除。

世遠。第均。字世平。累遷通直常侍。征虜將軍。以河梁立義之功。封安廣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除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卒。贈使持節。征東將軍。青州刺史。出帝時。復贈驃騎大將軍。俄同三司。冀州刺史。均六子。

長子忻之。性驍武。幼有氣力。釋褐。定州平北府中兵參軍。稍遷。尚書右中兵郎。以河清起義之勳。賜爵東阿侯。初。孝莊之圖。朱榮。元天穆也。忻之密啓。臨事之日。乞得侍立。手斬二人。及榮之死。百寮入賀。忻之獨蒙勞問。莊帝崩於晉陽之內。懼。及齊獻武王起義。河北。忻之奔避。後廢帝時。除散騎常侍。大丞。相右長史。出帝初。襲先。封安廣縣開國伯。除撫軍將軍。北徐州刺史。便道之州。屬樊。子輔。據瑕丘。反。遂於中途遇害。以死王事。追贈使持節。都督定殷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史。諡曰文貞。

忻之弟慶鸞。武定末。司徒諮議參軍。

慶鸞弟慶哲。終於司農少卿。贈中軍將軍。濟州刺史。

均弟馮。容貌魁偉。起家司空參軍。轉符置郎。太常丞。領遠將軍。東海太守。帶囑。呼成主。馮順好內學。每云。晉地有福。孝昌末。遂詣介朱榮。建義元年。與榮同入洛。除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鄆城縣開國伯。邑五百戶。為并州東面大都督。鎮樂平。榮死之後。為土民王。惡。起義殺之。後贈征西將軍。雍州刺史。

子長淵。武定中。南青州長史。齊受禪。爵例降。

馮弟普。給事中。率贈濟南太守。

吐萬第。鍾。早卒。

長子法壽。侍御中散。累遷中散大夫。出除龍驤將軍。安州刺史。法壽先令所親。微服入境。觀察風俗。下車便大行賞罰。於是境內肅然。更滿。遠朝。吏人詣闕。訴乞。肅。榮。嘉之。詔復州任。後徵為太中大夫。加左將軍。遷平東將軍。光祿大夫。建義初。於河陰遇害。贈軍騎將軍。相州刺史。

子慶始。大司農丞。與父同時見害。贈前將軍。廣州刺史。

慶始弟慶遠。武定末。瀛州騎府司馬。

慶遠弟慶智。美容貌。有幾才。著作佐郎。司徒中兵參軍。卒於太尉主簿。

法壽弟法僧。自太尉行參軍。稍轉通直郎。寧遠將軍。司徒司馬。龍驤將軍。益州刺史。素無治幹。加以貪虐。殺自任。威怒無恆。王賈諸州內人士。法僧皆召為卒伍。無所假縱。於是合境皆反。招引外寇。肅衍遣將張齊。率眾攻逼城門。晝閉。行放不通。法僧上表曰。臣忝守邊方。變生慮表。賊眾倚強。所在覆滅。統內城戍。悉已陷沒。近州之民。亦皆擾叛。唯獨州治。僅存而已。亡滅之期。非旦則夕。臣自思付。必是死人。但恐不得謝罪。闕庭。既。忝宗枝。累辱不淺。若死為鬼。承。天顏。九泉之下。實深重恨。今。募使。聞行。偷路奔告。若。盡軍。速至。猶希全保。哭送使者。不知所言。肅宗詔曰。比。勅。傳。警。眼。倍。道。兼。行。而。猶。未。達。可。更。遣。尚。書。郎。堪。幹。者。一。人。馳。驛。催。遣。庶。令。披。拔。倒。懸。救。茲。危。急。警。眼。頻。破。張。齊。於是。獲。全。徵。拜。光祿大夫。出為平東將軍。兗州刺史。轉安東將軍。徐州刺史。孝昌元年。法僧殺行臺高謙。反於彭城。自稱軍號。號年天啓。大軍致討。法僧懼。諸子擁掠城內。及文武南奔。肅衍。

鍾。莫。第。第。字。阿。成。太。子。右。率。北。中。郎。將。撫。冥。鎮。將。光。祿。卿。出。除。平。北。將。軍。幽。州。刺。史。卒。諡。曰。貞。

長子浩。字洪達。太尉長史。

他弟潭。繼叔父廣平王。連。

潭弟比。陵。太。延。五。年。為。司。空。賜。爵。特。呵。公。除。安。遠。將。軍。懷。荒。鎮。大。將。卒。

子天瑋。高祖時。征虜將軍。青州刺史。從駕南征。拜後將軍。尋降。公。為。侯。除。西。中。郎。將。世。祖。時。征。虜。將。軍。夏。州。刺。史。卒。贈。本。將。軍。濟。州。刺。史。

子廷伯。襲。卒。

河南王暉。天興六年。封。五。歲。嘗。射。雀。於。太。祖。前。中。之。太。祖。驚。數。滿。及。長。武。壽。絕。人。與。陽。平。王。熙。等。並。曾。請。置。驎。武。乘。成。服。其。勇。泰。常。七。年。歲。時。年。二。十。二。有。七。子。

長子提。魏。烈。有。父。風。世。祖。時。襲。爵。改。封。魏。川。王。迎。昭。儀。于。塞。北。時。年。十。六。有。風。

成之量殊城徽焉後改封武昌拜使持節鎮東大將軍平原鎮都大將在任十年大着威名後與淮南王他討平吐京叛胡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統萬鎮都大將賜馬百匹羊千口甚見寵待太安元年薨年四十七諡曰成王

長子平原襲爵忠果有智略顯祖時蠅蠅犯塞從駕擊之平原戰功居多拜假節都督齊充二州諸軍事鎮南將軍齊州刺史善於懷撫邊民歸附者千有餘家高祖時妖賊司馬小君自稱晉後聚黨三千餘人屯聚平陵號年聖君攻破郡縣殺害長吏平原身自討擊殺七人擒小君送京師斬之又有妖人劉舉自稱天子扇惑百姓復討斬之時歲穀不登齊民飢饉平原以私米三千餘斛為粥以全民命北州戍卒一千餘人運者皆給路糧百姓咸稱詠之州民韓凝之等千餘人詣闕頌之高祖覽而嘉歎及還京師每歲率諸軍屯於漢南以備蠅蠅遷都督雍秦梁益四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雍州刺史鎮長安太和十一年薨贈以本官加羽葆鼓吹諡曰簡王有五子長子和為沙門捨其子顯以爵讓其次弟鑿鑿固辭詔許鑿身終之後令顯襲爵鑿乃受之

鑿字紹達少有父風頗覽書傳沉重少言寬和好士拜通直散騎常侍尋加冠軍將軍守南河尹車駕南伐以鑿為平南將軍遷除左衛將軍出為征虜將軍齊州刺史時草變之始百度惟新鑿上書上遵高祖之旨下采齊之舊風軌制乘然皆合規矩高祖覽其所上嗟美者久之顧謂侍臣曰諸州刺史皆能如此變風易俗更有何難下詔褒美班之天下一如鑿所上齊人愛詠咸曰耳目更

新高祖崩後和罷沙門歸俗棄其妻子納一寡婦曹氏為妻曹氏年齒已長攜男女五人隨鑿至歷城干亂政事和與曹及五子七處受納鑿皆順其意言無不從於是獄以賄成取受復籍齊人苦之鑿治名大損世宗初以本將軍轉徐州刺史屬徐充大水民多飢饉鑿表加賑恤民賴以濟先是京兆王愉為徐州王既年少長史盧淵寬以取下郡縣多不奉法鑿表曰梁郡太守程璽虬唯酒

是耽貪財為事虐政殘民寇盜並起顯音悻悻盈於道路部境呼嗟食湯怨酷梁郡密遣僞魏聲易布非直有點清風臣恐取嗤荒遠請免所居官以明刑憲詔免璽虬郡徵還京師於是徐境蕭然蕭衍角城戍主柴慶宗以城內附鑿

遣淮陽太守吳泰生率兵千餘赴之衍淮陰援軍已來斷路泰生屢戰破之乘勝而進遂剋角城世宗詔鑿曰知權角城威謀展稱良以欣然此城襟帶淮汴川路衝要自昔經算未能剋之曠固積紀每成邊害將軍淵規潛運妙略克宣闕境剋城功著不日據要扼喉津徑勢阻可謂勳高三捷朕甚嘉焉守御諸宜善以量度矜慰之使尋當別遣年四十二薨贈衛大將軍齊州刺史王如故諡曰悼王

長子伯宗員外郎次仲淵蘭陵太守並早卒仲淵第季偉武定中太尉中兵參軍和字善意鑿之後與鑿子伯宗競求承襲尚書令華奏和太和中出為沙門讓爵於鑿鑿後以和子顯年在弱冠宜承基緒求邊王爵以歸正胤先朝詔終鑿身聽如其請鑿既薨逝和求襲封謹尋詔旨聽傳子顯不許其身和先讓後求有乖遺素請令伯宗承襲世宗詔曰和初以讓鑿而鑿還讓其子交讓之道於是乎著其子早終可聽和襲拜諫議大夫兼太子率更令轉通直散騎常侍兼東中郎將肅宗時出為輔國將軍涼州刺史坐事免久之除東郡太守正光四年薨贈安東將軍相州刺史

子謙字思義襲爵後拜前軍將軍征蠻都督莊帝初於河陰遇害贈散騎常侍征東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刺史子華襲齊受禪爵例降鑿弟榮字安生高祖時直隸從駕征新野終於羽林監榮弟亮字辟邪威遠將軍羽林監卒贈河間太守亮弟旭字道明太尉府行參軍司徒掾鎮遠將軍太僕少卿出除安西將軍東秦州刺史建義初卒於州贈征東將軍青州刺史

河間王修天賜四年封恭常元年薨無子世祖繼絕世詔河南王暉之子錫兒襲修爵改封略陽後與承昌王健督諸軍討禿髮保周於番和徙張掖民數百家於武威遂與諸將私自沒入坐食暴降爵為公後統河西諸軍襲蠅蠅至於

漢南仍復王爵加征西大將軍正平初有罪賜死爵除
長樂王處文天賜四年封聰辨夙成年十四秦常元年薨太宗悼傷之自小敍
至葬常親臨哀慟陪葬金陵無子爵除

廣平王暹天賜四年封始光四年薨無子世祖繼絕世以陽平王熙之第二子

暉為南平王以繼連後加平西將軍暉好弓馬射為馴歷飛而殺之時皆歎異

焉世祖嘗命左右分射勝者中的籌滿詔暉解之三發皆中世祖大悅器其藝

能常引侍左右賜馬百匹僮僕數十人後拜假節都督平州諸軍事領護東夷

校尉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平州刺史鎮和龍在州綏導有方民夷悅之徙涼

州鎮將都督西戎諸軍事領護西域校尉賜御馬二匹臨鎮清慎恩著涼土更

滿還京父老皆涕泣追送若違所親太和十一年從駕巡方山道薨

子飛龍襲後賜名霄身長九尺腰帶十圍容貌魁偉雅有風則貞白卓然好直

言正諫朝臣憚之高祖特垂欽重除宗正卿右光祿大夫詔曰自今奏事諸臣

相稱可云姓名惟南平王一人可直言其封還左光祿大夫太和十七年薨賜

朝服一具衣一襲東園第一祕器絹千匹高祖親臨嘗喪哀動左右膝不舉

樂贈衛將軍定州刺史賜帛五百匹諡曰安王子襲襲

墓亦有譽於時除恢武將軍進平西將軍領西中郎將出為安北將軍平州刺

史景明元年薨於平城

子伯和襲承平二年薨贈散騎侍郎諡曰哀王關一

統卒贈涼州刺史

子思略武定末瀛州治中

思略弟叔略武定中太尉主簿

京兆王黎天賜四年封神廟元年薨

子根襲改封江陽王加平北將軍薨無子顯祖以南平王晉第二子繼為根後

繼字世仁襲封江陽王加平北將軍高祖時除使持節安北將軍撫冥鎮都大

將轉都督柔玄撫冥懷荒二鎮諸軍事鎮北將軍柔玄鎮大將入為左衛將軍

兼侍中又兼中領軍留守洛京尋除持節平北將軍鎮撫舊都高車會帥樹者

擁部民反叛詔繼都督北討諸軍事自懷朔已東悉舉節度繼表高車頑黨
不識威感輕相合集背役逃歸計其兇戾事合窮極若悉追戮恐遂擾亂請遣
使鎮別推檢斬首一人自餘加以慰喻若悔悟從役者即令赴軍詔從之於

是叛徒往往歸順高祖善之謂侍臣曰江陽良足大任也車駕北巡至鄴而

高車悉降恆朔清定繼以高車擾叛頻表請罪高祖優詔諭之世宗時除征虜

將軍青州刺史轉平北將軍恆州刺史入為度支尚書繼在青州之日民飢餓

為家僅取民女為婦妾又以良人為婢為御史所彈坐免官爵後大將軍高肇

伐蜀世宗以繼為平東將軍鎮邊徐揚世宗崩班師及豐太后臨朝繼子先

納太后妹復繼尚書本封尋除侍中領軍將軍又除特進驃騎將軍侍中領軍

如故繼頻表固讓許之又詔還依前授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暉太保廣

平王懷及門下八座奏追論繼太和中慰喻高車安輯四鎮之勳增邑一千五

百戶繼又上表陳讓詔聽減戶五百豐太后以子義烟戚數與肅宗幸繼宅置

酒高會班賜有加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特進領軍如故徙封京兆

王繼疾患積年枕養于家每至豐太后與肅宗遊幸於外時令扶入居守禁內

及節慶宴饗皆力疾參焉遷司空公侍中如故寬和容裕號為長者神龜末子

義得志轉司徒公仍加侍中繼以著王宿宦舊貴高祖時歷內外顯任意過已

隆豐太后臨朝入居心膺兼處門下歷轉台司又居權重榮赫一世繼頻表

遜位乞以司徒授崔光詔遣侍中安豐王延明給事黃門侍郎盧同敦勸繼又

啓固讓轉太保侍中如故加後部鼓吹頻表陳辭不許詔曰至節嘉辰禮有朝

慶親尊戚老理宜優異王位高年宿可依齊郡王簡故事朝訖引坐免其拜伏

轉太傅侍中如故頻讓不許又遣使敦勸乃受之時義執殺生之柄威福自己

門生故吏通於省闕拜受之日送者傾朝當世以為榮有識者為之致懼太官

給酒膳供賓客又詔令乘步挽至殿庭兩人扶侍禮秩與丞相高陽王相埒後

除使持節侍中太師大將軍錄尚書事大都督節度西道諸軍及出師之日車

駕臨錢傾朝祖送賞賜萬計轉太尉公侍中太師錄尚書都督並如故尋詔班

師繼求還復江陽詔從之繼明更食羹藜飯無已牧守令長新除赴官無不

受納貨賄以相託付。妻子各別請屬。至乃郡縣微吏。亦不得平心。選舉憑威。勢法官不敢糾擿。天下患之。義黜繼廢於家。初。介朱榮之爲直。屢也。數以名馬奉義。義接以恩。榮甚德之。建義初。復以繼爲太師。司州牧。永安二年。薨。贈假黃鉞。都督雍華涇郿秦岐河梁益九州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大丞相。雍州刺史。王如故。諡曰武烈。

義繼長子。字伯儻。小字夜叉。世宗時。拜員外郎。靈太后臨朝。以義妹夫。除通直散騎侍郎。義妻封新平郡君。後遷馮翊郡君。拜女侍中。義以此意。勢日盛。尋遷散騎常侍。光祿少卿。領書食典。御轉光祿卿。義女天靈太后詔曰。義長女。年垂弱笄。奄致天喪。悼念兼懷。可贈鄉主。尋遷侍中。餘官如故。加領軍將軍。既在門下。兼總禁兵。深爲靈太后所信委。太傅清河王暉。以親賢輔政。參決機事。以義恃寵驕盈。志欲無限。憚裁之以法。義輕其爲人。每欲斥黜之。義遂令通直郎宋維。告司染都尉韓文殊。欲謀逆。立暉。暉坐禁止。後窮治無實。暉得免。猶以兵衛守於宮西別館。久之。義恐暉終爲己害。乃與侍中劉騰密謀。靈太后時在嘉福。未御前殿。騰詐取主食中黃門胡玄度胡定列。誣暉云。許度等金帛。令以毒藥置御食中。以害帝。自望爲帝。許度兄弟以富貴。騰以具奏。蕭宗聞而信之。乃御顯陽殿。騰閉承門。靈太后不得出。暉入。遇義於含章殿後。欲入徵章東閣。義厲聲不聽。暉曰。汝欲反邪。義曰。元義不反。正欲縛反人。義命宗士及直齋等三十人。執暉衣袂。將入含章東省。使數十人防守之。騰稱詔召集公卿。議以大逆論。咸畏暉。無敢異者。唯僕射游擊執意不同。語在其傳。義騰持公卿議入。奏俄而事可。夜中殺暉。於是假爲靈太后辭。遣之詔。義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輔政。常直禁中。蕭宗呼爲嬖父。自後專綜機要。巨細決之。威振於內外。百寮重跡。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抗表起義。以討義爲名。不果。見誅。義尋遷衛將軍。餘如故。後靈太后與蕭宗離於西林園。日暮還宮。右衛將軍奚康生。復欲圖義。不克。而誅。語在其傳。是後蕭宗徙御徽音殿。義亦入居殿右。既在密近。曲盡伎倆。以承上旨。遂蒙寵信。出入禁中。恆令勇士持刀劍。以自先後。公私行止。彌加威防。義於千秋門外。廠下施木閣。有時出入。止息其中。腹心防守。以備竊發。人物

求見者。遙對之而已。乃封其子亮。平原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戶。及拜。蕭宗御南門。臨觀并賜御馬。帛千匹。初。義之專政。矯情自飾。勞謙待士。時事得失。頗以關懷。而才術空淺。終無遠致。得志之後。便驕懷。耽酒好色。與奪任情。乃於禁中。自作別庫。掌握之寶。充切其中。又會臥婦人於食。與以把覆之。令人與入禁內。出亦如之。直衛雖知。莫敢言者。輕薄趨勢之徒。以酒色事之。姑婦婦女。朋淫無別。政事怠惰。綱紀不舉。州鎮守宰。多非其人。於是天下遂亂矣。從劉騰死後。防衛微緩。義頗亦自寬。時宿於外。每日出遊。留連他邑。靈太后微察知之。義積習生常。無復慮。其所親諫。義又不納。正光五年秋。靈太后對蕭宗謂羣臣曰。隔絕我母子。不聽我往來兒間。復何用我爲。放我出家。我當永絕人閭。修道於嵩高。閉居寺。先帝聖鑒。鑒於未然。本營此寺者。正爲我今日。欲自下髮。蕭宗與羣臣大懼。叩頭泣涕。殷勤苦請。靈太后聲色甚厲。意殊不回。蕭宗乃宿於嘉福殿。積數日。遂與太后密謀圖義。蕭宗內離圖之。外形彌密。靈太后嘆念之言。欲得往來顯陽之意。皆以告義。又對義流涕。敘太后欲出家憂怖之心。如此密言。日有數四。義殊不爲疑。乃勸蕭宗從太后意。於是太后數御顯陽二宮。無復禁礙。義舉其親元法僧爲徐州刺史。法僧據州反叛。靈太后數以爲言。義深愧悔。丞相高陽王雍。雖位重於義。而甚畏憚。欲進言於蕭宗。而事無因。會太后與蕭宗南遊洛水。雍遂請車駕。遂幸雍第。日宴。蕭宗及太后至。雍內室。從者莫得而入。遂定圖義之計。後雍從蕭宗朝太后。乃進言曰。臣不慮天下諸賊。唯慮元義。何者。義總握禁旅。兵皆屬之。父率百萬之衆。虎視京西。弟爲都督。總三齊之衆。元義無心則已。若其有心。聖朝將何以抗。義雖曰不反。誰見其心。而不可不懼。太后曰。然元郎若忠於朝廷。而無反心。何故不去。此領軍以餘官輔政。義聞之甚懼。免冠求解。乃以義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義雖去兵權。然總任內外。殊不慮有黜廢之理也。後義出宿。遂解其侍中。且欲入宮門者。不納。尋除名爲民。初。咸陽王禧以逆見誅。其子樹奔蕭衍。衍封爲鄴王。及法僧反叛後。樹遣公卿百寮書曰。魏室不造。姦豎擅朝。社稷貼危。綴旒非管。元義險惡。復民。人倫不齒。屬籍疎遠。素無尚望。特以太后姻婭。早蒙寵擢。曾不懷音。公

行反噬肆茲悖逆人神同憤自頃境土所傳皆云义狠心養毒藉權位而日滋
 舍忍詔詐與日月而彌甚無君之心非復一日暴逼之事且暴必行抑又聞之
 夫名以出信信以制義山川隱疾且猶不以名成師兆亂巨君不臣求之史籍
 有自來矣元义本名夜义第羅實名羅刹夜义羅刹此鬼食人非遇黑風事同
 飄墮嗚呼魏境離此二災惡木盜泉不惠不飲勝名象稱不入不為况昆季此
 名表能噬物日露久矣始信斯言况乃母后幽辱繼主蒙塵釋位揮戈言謀王
 室不在今日何謂人臣諸賢或奕世載德或將相繼踵或受任累朝或職居機
 要或姻戚匪他或忠義是秉俛眉逆手見制凶威臣節未申徒有動悼又聞自
 义專政德兆離德重以歲時災厲年年水旱牛馬瘠踏桑柘焦枯饑饉相仍菜
 色滿道妖災告誡人皆歎息滬澗西北羌戎陸梁泗汴左右戎漕流離加以割
 斷忠賢殲珍宗室及彼本邦一朝橫潰今既率師將除君側區區之懷庶令冠
 履得所大慙同必誅之戮魏祀無忽諸之非义為遠近所惡如此其後豐太后
 顯謂侍臣曰劉騰元义昔邀朕索鐵券豈得不死朕賴不與中書舍人韓子熙
 曰事關殺活豈計與否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豐太后憮然未幾有人
 告义及其弟爪謀反欲令其黨攻近京諸縣破市燒邑郭以驚動內外先遣其
 從弟洪業率六鎮降戶反於定州又令人勾魯陽諸蠻侵擾伊闕义兄弟為內
 應起事有日得其手書豐太后以妹婿之故未忍便決黃門侍郎李琰之曰元
 义之罪具騰遐邇豈容復傳以惑視聽黃門徐紇趨前欲諫遂巡未敢羣臣固
 執不已肅宗又以為言太后乃從之於是义及弟爪並賜死於家太后猶以妹
 故復追贈义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冀州刺史
 义子亮襲祖爵齊受禪例降
 义庶長子稚秘書郎中义死之後遂亡奔蕭衍
 义弟羅字仲綱以儉素著稱起家司空參軍事轉司徒主簿領書食典御散騎
 侍郎散騎常侍雖父兄貴戚而虛己謙退恂恂接物遷平東將軍青州刺史义
 當朝專政羅望傾四海于時才名之士王元景邢子才李獎等咸為其賓客從
 遊青土時蕭衍遣將寇邊以羅行撫軍將軍都督青光南青三州諸軍事罷州

入為宗正卿孝莊初除尚書右僕射東道大使出帝時遷尚書令尋除使持節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羅既儒怯孝靜初蕭衍遣將圍逼羅以
 州降义死之後羅通义妻時人穢之或云其救命之計也
 羅弟爽字景諱少而機警尤為父所寵愛解褐秘書郎稍遷給事黃門侍郎金
 紫光祿大夫承熙二年卒贈使持節都督煙岐秦三州諸軍事衛將軍尚書左
 僕射秦州刺史諡曰懿
 爽子德隆武定末太子中庶子
 爽弟豐武定末光祿卿
 爪字景邕給事中與兄义同以罪誅
 繼弟羅侯遷洛之際以墳陵在北遂家於燕州之昌平郡內豐資產唯以意得
 為適不入京師有賓客往來者必厚相禮遺豪據北方甚有聲稱义權重以羅
 侯不樂入仕就拜昌平太守正光末逆賊大俄佛保陷郡見害
 子景遵直襲太常丞
 史臣曰象魏為物天實生之知母忘父蓋亦禽獸元紹其人此之不若乎陽平
 以下降年天促英才武略未顯於時靜簡二王為時稱首豈既有聲渾亦見器
 賢荷過高祖繼受任太和苟無其才名位豈徒及也义階緣寵私智小謀大任
 重才弱遂亂天下殺身全祀不亦幸哉

魏書卷十六

魏書卷十六考證

陽平王熙傳鎮遠將軍東海太守帶峒峒戍主○前漢地理志東海郡司吾注

地名或從山今齊東有峒峒縣此云峒峒殆峒峒之訛也

為類好內學每云晉地有福○顧炎武云後漢書方術傳自是習為內學注蓋

謂國讖之書其事秘密故稱內也補少孫補增勳傳以傳記雜說為外家是

以大經為內也東漢儒者則以七緯為內學六經為外學

行蓋高諒○諒本傳本書肅宗紀云孝昌元年正月徐州刺史元法僧據

城反害行蓋高諒又高祐傳祐孫顯顯弟雅弟諒為徐州行蓋屬元法僧

反叛通諒同之諒不許為僧法所害諒自是諒字之訛今改正

廣平王遠傳子伯和襲下關一版○伯和嘗之孫也本書目錄廣平王遠下注

云南平王暉暉子嘗嘗孫仲罔而無下文統統子思略思略弟叔略等名

疑所闕者為仲罔事蹟而統者其子也目錄世系不可詳故并刪去耳

京兆王黎傳太傅清河王暉以親貴輔政參決機事以又持寵驕盈志欲無限

權裁之法又輕其為人每欲斥黜之○又輕其為人句又疑當作又推尋文

疑蓋言傳輕又非又輕也

魏書卷十六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五

明元六王

樂平王 安定王 樂安王 承昌王 建寧王 新興王

明元皇帝七男杜密皇后生世祖太武皇帝大慕容夫人生樂平王丕安定
穆王彌闕母氏慕容夫人生樂安王範尹夫人生承昌王健建寧王崇新
興王俊二王並闕母氏

樂平王丕少有才幹為世所稱太宗以丕長愛其器度特優異之泰常七年封
拜車騎大將軍後督河西高平諸軍討南秦王楊難當軍至略陽禁令齊肅所
過無私百姓爭致牛酒難當懼還仇池而諸將議曰若不誅秦帥軍還之後必
聚而為寇又以大眾遠出不有所掠則無以充軍實將士將從之時中書侍
郎高允參不軍事諫曰今若誅之是傷其向化之心恐大軍一還為亂必速丕
以為然於是緩懷初附秋毫無犯初馮弘之奔高麗世祖詔遣送之高麗不遣
世祖怒將討之丕上疏以為和龍新定宜優復之使廣修農殖以饒軍實然後
進圖可一舉而滅帝納之乃止後坐劉潔事以憂薨事在深傳諡曰戾王子拔
襲爵後坐事賜死國除丕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允遂著筮論曰昔明
元末起白臺其高二十餘丈樂平王嘗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王以問日者董
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憂死而道秀棄市道秀若推六
爻以對王曰易稱亢龍有悔窮高曰亢高而無民不為善也夫如是則上寧於
王下保於己福祿方至豈有禍哉今會於本而從其末咎曷之至不亦宜乎
安定王彌泰常七年封太宗討滑臺留守京師薨諡曰無子國除

樂安王範泰常七年封雅性沉厚寬和仁恕世祖以長安形勝之地非範莫可
任者乃拜範都督五州諸軍事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安鎮都大將高選
才能以為僚佐範謙恭惠下推心撫納百姓稱之時秦土新罹寇賊流亡者相
繼範請崇易簡之治帝納之於是遂寬條與人休息後劉潔之謀範聞而不告

事發因疾暴薨

長子夏世祖未有子嘗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親撫養之長而壯勇多知常參軍
國大計高宗時襲王拜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為內都大官薨諡曰簡王
承昌王健泰常七年封健姿貌魁壯善弓馬達兵法所在征戰常有大功才藝
比陳留桓王而智略過之從世祖破赫連昌遂西略至木根山討和龍健別攻
拔建德後平叛胡白龍餘黨于西河世祖襲蠕蠕越涿邪山車駕還詔健殿後
蠕蠕萬騎追之健與數十騎擊之矢不虛發所中皆應弦而斃遂退威震漠北
尋從平涼州健功居多又討破秃髮保周自殺傳首京師復降沮渠無諱無疾
薨諡曰莊王

子仁襲仁亦驍勇有父風世祖奇之後與濮陽王閻若文謀為不軌發覺賜死
國除

建寧王崇泰常七年封拜輔國將軍從討北虜有功高宗時封崇子麗濟南王
後與京兆王杜元寶謀逆父子並賜死

新興王俊泰常七年封拜鎮東大將軍少善騎射多才藝坐法削爵為公俊好
酒色多越法度又以母先遇罪死而已被貶削恆懷怨望頗有悖心後事發賜
死國除

魏書卷十七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六

太武五王

晉王

東平王

臨淮王

廣陽王

南安王

太武皇帝十一男，賀皇后生景穆皇帝，越拔房生晉王伏羅，舒拔房生東平王翰，弗拔房生臨淮王，伏拔房生楚王建，閻石昭儀生南安王，余其小兒，猶兒虎頭，龍頭並關母氏，皆早薨無傳。

晉王伏羅，真君三年封加車騎大將軍，後督高平、涼州諸軍，討吐谷渾，慕利延軍至樂都，謂諸將曰：「若從正道，恐軍聲先振，必當遠遁。若潛軍出其非意，此鄧艾擒蜀之計也。」諸將咸難之。伏羅曰：「夫將軍制勝萬里，擇利專之可也。」遂閉道行至大母橋，慕利延乘驚奔白蘭，慕利延子拾賈走阿曲，斬首五千餘級，降其一萬餘落，八年薨，無子，國除。

東平王翰，真君三年封秦王，拜侍中，中軍大將軍，參典都曹事，忠貞雅正，百僚憚之。太傅高允以翰年少，作諸侯箴以遺之，翰覽之大悅，後鎮枹罕，以信惠撫衆，羌戎敬服，改封東平王。世祖崩，諸大臣等議欲立翰，而中常侍宗愛與翰不協，矯太后令立南安王，余遂殺翰。

子道符，襲爵中軍大將軍，顯祖踐阼，拜長安鎮都大將軍，與元年謀反，司馬段太賜討斬之，傳首京師。

臨淮王，真君三年封燕王，拜侍中，參都曹事，後改封臨淮王。世祖南討，授中軍大將軍，先是劉義隆以鄒山險固，有樂胡家，乃積糧爲守禦之備，譚率衆攻之，獲米三十萬，以供軍儲。義隆特准之，阻素不設備，譚遂獲數十，潛軍而濟，賊衆驚潰，遂斬其將胡崇，賊首萬餘級，義隆賞王。

子提，襲爵梁州刺史，以貪縱削除，加弼徒配北鎮，久之，提子員外郎穎，免冠請解所居官，代父過戍，高祖不許，使紹提從，南伐至洛陽，參定還都之議，尋卒。以豫奪還都功，追封長鄉縣侯，世宗時，贈雍州刺史，諡曰懿。

提子昌，字法顯，好文學，居父母喪，哀號擗慕，悲感行人。世宗時，復封臨淮王，未拜而薨，贈齊州刺史，諡曰康王，追封濟南。

子或，字文若，紹封，或少有才學，時譽甚美，侍中崔光見或，退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少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尙書郎范陽盧道將謂吏部清河崔休曰：「三人才學雖無優劣，然安豐少於道次，中山皂白太多，未若濟南風流沉雅，時人爲之語曰：『三王楚琳瓊，未若濟南備圓方。』或姿制閑裕，吐發流靡，瓊邪王，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拜前軍將軍，中書侍郎，奏郊廟歌辭，時稱其美，除給事黃門侍郎。

或本名亮，字仕明，時侍中穆紹與或同署，避紹父諱，啓求改名，詔曰：「仕明風神運吐，常自以比荀文若，可名或。」以取定體相倫之美，或求復本封，詔許復封臨淮，寄食相州魏郡。又長兼御史中尉，或以爲倫，敘傳之不謝，領軍于忠，忿言之朝廷曰：「臨淮雖復風流可觀，而無骨鯁之操，中尉之任，恐非所堪，遂去威儀，單車而還，朝流爲之歎息。累遷侍中，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兼尙書左僕射，攝選，是時蕭衍遣將圍逼溫湯，進或以本官爲東道行臺，會余朱榮入洛，殺害元氏，或撫膺痛哭，遂奔蕭衍，衍遣其舍人陳建孫迎接，并觀或爲人，建孫還報，稱或風神閑曠，衍亦先聞名，深相器待，見或於樂遊園，因設宴樂，或聞樂聲，歎曰：『涕淚交下，悲感傍人。』衍爲之不樂，自前後奔叛，皆希言稱或爲傷，唯或上表啓，常云：『魏臨淮王，衍體或雅性，不以爲責，及知莊帝踐阼，或以母老請還，辭言懇切，衍惜其人才，又難違其意，遣其僕射徐勉私勸或曰：『昔王陵在漢，姜維相蜀，在所成名，何必本土。』或曰：『死猶願北，況於生也。』衍乃以禮遣或，性至孝，事父母盡禮，自經遠，離不進酒肉，容貌憔悴，見者傷之，累除位尙書令，大司馬，兼錄尙書，莊帝追崇武宣王爲文穆皇帝，廟號蕭祖，母李妃爲文穆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

以高祖爲伯考，或表諫曰：「漢祖創業，尙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尊，陵之禮，元帝之於光武，疏爲絕服，猶尙身奉子道，入繼大宗，高祖之於聖躬，親實猶子，陛下既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豈以大義斯奪，及金德將興，宣王受寄，自茲而降，世業成構，景王意

存毀寬文王心規裂冠雖祭則魏王而權歸晉室昆之與季實傾曹氏且子元宣王家胤文王成其大業故晉武繼文祖宣景王有伯考之稱以今類古恐或非儔又臣子一例義彰舊典帝裕失序著號前經高祖德洽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勳格宇宙猶曾奉贊稱臣穆皇后惠德坤元復將配享乾位此乃君臣並建嫂叔同室歷觀墳籍未有其事時莊帝意銳朝臣無敢言者唯或與吏部尚書李神儔並有表聞詔報曰文穆皇帝勳格四表道邁百王是用考循舊軌恭上尊號王表云漢太上於香街南頓於春陵漢高不因瓜戩之緒光武又無世及之德皆身受符命不由父祖別廟異祀於理何差文穆皇帝天睦人宅歷數有歸朕承承下武遂主神器既帝業有統漢氏非倫若以昔況今不當移履則魏太祖晉景帝雖王跡已顯皆以人臣而終豈得與餘帝別廟有闕餘序疑漢郡國立廟者欲尊高祖之德便襲遍天下非關太廟神主獨在外祠薦漢宣之父亦非勳德所出雖不追尊不亦可乎伯考之名自是尊卑之稱何必準古而言非類也復云君臣同列嫂叔共室當以文穆皇帝昔遠臣道以此為疑禮天子元子猶士帝裕豈不得同室乎且晉文景共為一代讓者云世限七主無定數昭穆既同明有共室之理禮既有祔嫂叔何嫌禮士祖稱一廟豈無婦舅共室也若專以共室為疑容可更議遷毀莊帝既遇諸妹之請此辭意黃門侍郎常景中書侍郎邢子才所贊成也又追尊兄彭城王為孝宣皇帝或又面諫曰陛下中興意欲憲章前古作而不法後世可觀歷尋舊籍未有其事願割友于之情使名器無爽帝不從及神主入廟復勅百官悉陪從一依乘輿之式或上表以為愛自中古迄於下葉崇尙君親褒明功勳乃有皇號終無帝名今若去帝直留皇名求之古義少有依準又不納亦朱榮死除或司徒公亦朱世隆率部北叛詔或防河陰及朱兆率眾奄至或出東掖門為賊所獲見兆辭色不屈為羣胡所毆露出帝贈太師太尉公雍州刺史或美風韻善進止衣冠之下雅有容則博覽羣書不為章句所著文藻雖多亡失猶有傳於世者然居官不能清白所進舉止於親姪為識者所譏無子

第孝友少有時譽魏爵臨淮王累遷滄州刺史為政溫和好行小惠不能清白

而無所侵犯百姓亦以此便之孝靜帝宴齊文襄王於華林園孝友因醉自譽又云陛下許賜臣能帝笑曰朕恆聞王自道清文襄曰臨淮王雅旨會罪於是君臣俱笑而不罪孝友明於政理嘗奏表曰令制百家為黨族二十家為閭五家為比隣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復多復有蠶食此之為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而况外州乎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為四閭二比計族省十二丁得十二疋貨絹略計見管之戶應二萬餘族一歲出貨絹二十四萬疋十五丁出一番兵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人之道也古諸侯娶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公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陰教率修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脩陰教禮也而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亦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為常婦人多幸生違今世舉朝略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數令人覆志廣妾則家道離索身事速違內外親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無準節父母嫁女則教之以妒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持制夫為婦德以能妬為女工自云受人欺賤他笑我王公猶自一心已下何敢二意夫妬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興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入通妾以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妒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要妾斯則自絕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臣之赤心義唯家國欲使吉凶無不合禮貴賤各有其宜省人帥以出兵丁立倉儲以豐穀食較賞格以擒姦盜行典令以示朝章庶使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又冒申妻妾之數正欲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苗胤滿朝傳祚無窮此臣之志也詔付有司議奏不同孝友又言今人生為皂隸擬王侯存沒異途無復節制榮壯丘壠感飾祭儀陸里相榮稱為至孝又夫婦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羶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之設甚於祭粢累魚成山山有林木林木之上鸞鳳斯存徒有煩勞終成委棄仰惟天意其或不然請自茲以後若婚嫁過者以違旨論官司不加糾劾即

與同罪。孝友在郡積年以法自守。甚者聲稱。然性無骨鯁。善事權勢。爲正直者所讒。齊受禪。爵例降。

昌第孚。字秀和。少有令譽。侍中游擊。并州刺史高聰。司徒崔光等見孚。咸曰。此子當準的人物。恨吾徒衰暮。不及見耳。累遷兼尚書右丞。靈太后臨朝。官者干政。孚乃總括古今名妃賢后。凡爲四卷。奏之。遷左丞。蠕蠕王阿那瓌既得返國。其人大軌。相率入塞。阿那瓌上表請。畫賑給。詔孚爲北道行臺。詣彼賑恤。孚陳便宜。表曰。皮服之人。未嘗粒食。宜從俗因利。拯其所無。昔漢建武中。單于款塞。時轉河東米糲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給之。斯即前代和戎撫新柔遠之長策也。乞以特牛產羊。餽其口命。且畜牧繁息。是其所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又尚書奏云。如其仍住七州。隨寬置之。臣謂人情戀本。寧肯徙內。若依臣請。給賑雜畜。愛本重鄉。必還舊土。如其不然。禁留益損。假令逼徙。事非久計。何者。人面獸心。去留難測。既易水草。稠惡將多。憂愁致困。死亡必甚。兼其餘類。尙在沙漠。脫出狂悖。翻歸舊巢。必殘掠邑里。遺毒百姓。亂而方塞。未若杜其未萌。又買遷起於上古。交易行於中世。漢與胡通。亦立關市。今北人阻飢。命懸溝壑。公給之外。必求市易。彼若願求。宜見聽許。又云。營大者不計小。名圖遠者弗拘。近利。雖戎狄衰威。歷代不同。叛服之情。略可論討。周之北伐。僅獲中規。漢氏外攘。載收下策。昔在代京。恆爲重備。將帥勞止。甲士疲力。前世苦之。計未能致。今天祚大魏。亂亡在彼。朝廷垂天覆之恩。廓大造之德。鳩其散亡。禮送令返。宜因此時。善思遠策。竊以理難萬變。可以一觀。來事難懸。易以往卜。昔漢宣之世。呼韓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令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斯皆守吉之元龜。安邊之勝策。計今朝廷成功。不減曩時。蠕蠕國敵。亦同嚙日。宜準昔成謀。略依舊事。備其所關。地聽使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以見保衛。取以寬仁。庶以久策。使親不至。矯詐疎不容。叛反。今北鎮諸將。舊常云一人代外。邊因令防察。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者也。又云。先人有奪人之心。待降如受疆敵。武非專外。亦以防內。若從處分。割配諸州。鎮遠。非轉輸可到。悔叛之情。變起難測。又居人畜

業。布在原野。戎夷性貪。見則思盜。防彼庸此。少兵不堪。渾流之際。易相干犯。驅之還本。未必樂去。配州內徙。復不肯從。既其如此。爲費必大。朝廷不許。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間。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意。遂拘留孚。載以輕車。日給酪一升。肉一段。每集其衆。坐孚東廂。稱爲行臺。甚加禮敬。阿那瓌遂南過。至舊京。後遣孚等還。因上表謝罪。有司以孚事下廷尉丞高謙之云。孚辱命。處孚流罪。後拜冀州刺史。孚勸課農桑。境內稱爲慈父。隣州號曰神君。先是。州人張孟都。張洪。建馬潘。崔獨。張叔緒。崔醜。張天宜。崔恩。哲等八家。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號曰八王。孚至。皆請入城。願致死効力。後爲萬榮所陷。爲榮所執。兄祐爲防城都督。兄子子禮爲錄事參軍。榮欲先害子禮。孚請先死。以贖子禮。叩頭流血。榮乃捨之。又大集將士。議其死事。孚兄弟各輕己引過。爭相爲死。又孟都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就法。請活使君。榮曰。此魏之賊。臣義士也。凡同禁五百人。皆得免。榮平。遷除冀州刺史。元頤入洛。授孚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孚封顯逆。書送朝廷。天子嘉之。頤平。封孚萬年鄉男。永安末。樂器殘缺。莊帝命孚監儀注。孚上表曰。昔太和。中書監高閭。太樂令公孫榮。修造金石。數十年間。乃奏成功。時大集儒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別營造。久而方就。復召公卿量校。合否。論者沸騰。莫有適從。登被旨勅。並見施用。往歲大軍入洛。戎馬交馳。所有樂器。亡失垂盡。臣至太樂。署問太樂令張乾龜等云。承前以來。置宮懸四箱。真籥六架。東北架編黃鐘之磬十四。雖器各黃鐘。而聲實異。則考之音制。不甚諧。姑洗懸於東北。太簇編於西北。蕤賓列於西南。並皆器象。差位。調律不和。又有儀鐘十四。虛懸架首。初不叩擊。今便刪廢。以從正。則臣今據周禮。爲氏修廣之規。響氏倨句之法。吹律求聲。叩鐘求音。損除繁雜。討論實錄。依十二月爲十二宮。各準辰次。當位懸設。月聲既備。隨用擊奏。則會還相爲宮之義。又得律呂相生之體。今量鐘磬之數。各以十二架爲定。奏可。于時播紳之士。咸往觀聽。靡不咨嗟。歎服而返。太傅錄尚書長孫承業。妙解聲律。特復稱善。後從出帝入關。

廣陽王建。閏真君三年。封楚王。後改封廣陽王。薨。諡曰簡王。

子石侯襲，襲諡曰哀王。

子遺與襲，襲諡曰定王，無子。

石侯第嘉，少沉敏，喜愠不形於色，兼有武略。高祖初拜徐州刺史，甚有威惠，後封廣陽王。以紹建國，後高祖南伐，詔嘉斷均口，嘉遣失指，授令賊得免，帝怒責之曰：「叔祖定非世孫，何太不上類也。」及將大漸，遣詔以嘉為尚書左僕射，與咸陽王禧等輔政。遷司州牧，嘉請於京四面築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發三正丁，以充茲役。雖有暫勞，嘉終永止，詔從之。拜衛大將軍，尚書令，除儀同三司。嘉好飲酒，或沉醉，在世宗前言笑自得，無所顧忌。帝以其屬尊年老，常優容之。與彭城北海高陽諸王，每入宴集，極備彌夜，數加賞賜。帝亦時幸其第，性好儀飾，車服鮮華，既居儀同，又任端首，出入容衛，道路榮之。後遷司空，轉司徒。嘉好立功名，有益公私，多所敷奏。帝雅委付之，愛敬人物。後來才俊，未為時知者，侍坐之次，輒加談引。時人以此稱之。嘉遺命薄葬，世宗悼惜之，贈侍中太保，諡曰懿烈。嘉後妃，宜都王穆壽孫女，司空從妹也。聰明婦人，及為嘉妃，多所匡贊，光益家道。

子深，字智遠，襲爵。肅宗初，拜肆州刺史，豫行恩信，胡人便之。劫盜止息，後為恆州刺史。在州多所受納，政以賄成。私家有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為恆。累遷殿中尚書，未拜，坐淫城陽王徽妃于氏，為徽表訟，詔付丞相高陽王雍等宗室議決其罪。以王還第，及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叛，臨淮王彧討之，失利。詔深為北道大都督，受尚書令李崇節度。時東道都督崔暹，敗於白道，深上書曰：「邊警構逆，以成紛梗，其所由來，非一朝也。昔皇始以移防為重，威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防邊。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及太和在歷，僕射三沖，當官任事，涼州土人，悉免廝役，營葺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征鎮驅使，但為虞候白直，一生推選，不過軍主。然其住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為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難，多復逃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遊在外，皆聽流兵捉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揚為匪人。言者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藩

凡才出為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有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為之指蹤，過弄官府，政以賄立，莫能自改。咸言姦吏為此，無不切齒憎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萬眾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時即申聞，求改鎮為州。將允其願，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率下失和，拔陵殺之為逆。命攻城掠地，所見必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寇銷平。其崔暹復輪不反，臣崇與臣遂巡復路。今者相與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西還，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時不納其策。東西部勅勒之叛，朝議更思深言。遣兼黃門侍郎鄭道元為大使，欲復鎮為州，以順人望。會六鎮盡叛，不得施行。深後上言：「今六鎮俱叛，二部高卑亦同。惡黨以疲兵討之，不必制敵。請簡選兵，或留守恆州要處，更為後圖。」及李崇徵還，深專總戎政，拔陵避蟻，蠕南移渡河。先是別將李叔仁以拔陵來通，請求迎授。深赴之前，後降附二十萬人。深與行臺元纂表求恆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賑養，惠其亂心。不從。詔遣黃門侍郎楊置分散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為乞活矣。禍亂當由此作。既而鮮于脩禮叛於定州，社洛周反於幽州，其餘降戶，猶在恆州。遂欲推深為主。深乃上書乞還京師，令左衛將軍楊津代深為都督，以深為侍中右衛將軍。定州刺史時中山太守趙叔隆，別駕崔融，討賊失利，臺使劉審考嚴未訖，會賊逼中山。深乃令叔隆防境，審龍驤還京。云深擅相放縱，城陽王徽與深有隙，因此構之。乃徵深為吏部尚書兼中領軍。及深至都，肅宗不欲使徵深相，憾勅因宴會令相和解。徵深不已。後河間王琛等為鮮于脩禮所敗，乃除深儀同三司大都督。章武王融為左都督，襲衍為右都督，並受深節度。徵因奏璽太后構深曰：「廣陽以愛子握兵在外，不可測也。乃勅章武王等潛相防備，勸遂以勅示深。深懼事無大小，不敢自決。璽太后聞之，乃使問深意狀。乃具言曰：「往者元義執權，移天徙日，而徵託附無異。而飛今大明反政，任寄唯重，以徵福心。銜臣切骨，臣以疎薄，遠離京室，被其構阻，無所不為。然臣昔不在其後，自此以來，願成陸谷，徽遂一歲入選，位居宰相。臣乃積年淹滯，有功不錄，自徵執政以來，非但抑臣而

已北征之動，皆被擁塞，將士告捷，終無片賞，雖為表請，多不從。前留元操據于感樂，後被重圍，析骸易子，倒懸一隅，舉城二載，城散之後，依階乞官，徵乃盤還，不允所請。而徐州下邳，戍主賈勳法僧叛後，聖被圍逼，固守之勳，比之未重，乃立得州，即授開國，天下之事，其流一也。功同賞異，不平謂何？又驛騎李榮北征之日，啓募八州之人，聽用關西之格，及臣在後，依此科實，復言北道征者，不得同於關西，定襄陵廟之至重，平城守國之要饒，若計此而論功，亦何負於秦楚？但以嫉臣之故，便欲隨風排抑，然其當途以來，何直退動而已？但是隨臣征者，即便為所嫉，統軍袁叔和曾經省斷，徵初言有理，又聞北征，臣為統帥，應時變色，復令臣兄子仲顯、吳端、孫臣、繆緝、翻、胡、謀、相、誹、謗、言、臣、惡、者、接、以、恩、顧、稱、臣、善、者、即、被、嫌、責、貶、賅、會、理、臣、屈、乃、視、之、若、仇、讎、徐、乾、頗、言、臣、短、即、待、之、如、親、戚、又、驛、騎、長、史、程、疊、甘、在、軍、中、妄、增、首、級、煽、亂、戎、行、盡、實、軍、府、獲、罪、有、司、避、命、山、澤、直、以、謗、臣、之、故、徵、乃、還、雪、其、罪、臣、府、司、馬、劉、敷、比、送、降、人、既、到、定、州、驕、然、背、叛、賊、如、決、河、豈、其、能、擁、且、以、臣、府、參、軍、不、免、身、首、異、處、徵、既、怒、遂、捨、其、元、惡、及、胥、徒、從、臣、行、者、莫、不、悚、懼、唯、恆、州、之、人、乞、臣、為、刺、史、徵、乃、斐、然、言、不、可、測、及、降、戶、結、謀、臣、頻、表、啓、徵、乃、因、執、言、此、事、及、向、定、州、遠、彼、姦、惡、又、復、論、臣、將、有、異、志、徵、復、如、此、欲、相、陷、復、致、令、國、朝、連、賜、運、代、賊、起、之、由、誰、使、然、也、徵、既、優、幸、任、隆、一、世、慕、勢、之、徒、於、臣、何、有、是、故、餘、人、擁、護、車、駕、填、門、及、臣、居、邊、賓、遊、罕、至、臣、近、比、為、慮、其、為、梗、是以、孜孜、乞、赴、京、闕、屬、流、人、輩、等、元、戎、垂、翅、復、從、後、命、自、安、無、所、備、使、先、驅、不、敢、辭、事、及、臣、出、都、行、塵、未、滅、已、聞、在、後、復、生、異、議、言、臣、將、兒、自、隨、隨、為、可、疑、之、兆、怒、得、此、以、構、亂、悠悠、之、人、復、傳、音、書、言、左、軍、臣、融、右、軍、臣、衍、皆、受、密、勅、伺、察、臣、事、徵、既、用、心、如、此、臣、將、何、以、自、安、竊、以、天、步、未、夷、國、難、猶、梗、方、伯、之、任、於、斯、為、急、徵、昔、臨、藩、乃、有、人、譽、及、居、端、右、莫、爾、無、聞、今、求、出、之、為、州、使、得、申、其、利、用、徵、若、外、從、所、長、臣、無、內、慮、之、切、脫、蒙、公、私、幸、甚、深、以、兵、士、頻、經、選、散、人、無、斷、情、連、營、轉、糧、日、行、十、里、行、連、交、津、隔、水、而、陳、賊、情、種、常、與、萬、變、謀、後、稍、信、朔、州、人、毛、普、贊、榮、常、銜、之、普、贊、昔、為、深、統、軍、及、在、交、津、深、使、人、論、之、普、贊、乃、有、降、意、又、使、錄、事、參、軍、元、晏、說、賊、程、殺、鬼、果、相、猜、貳、萬、榮、遂、殺、普、

贊候禮而自立，榮以新得大衆，上下未安，遂北度瀛州，深便率衆北轉，榮東攻，章武王融戰敗於白牛，深遂退走，定州刺史楊津疑其有異志，乃止於州南佛寺，三日夜，乃召都督毛縉等六七十人，會河為約，危難之際，期相拯恤，縉疑深意異，乃密告津云：深謀不軌，津遣緝討，深走出，縉叫噪追躡，深與左右行至博陵郡界，遂賊避，乃引縉為榮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新自立，內惡之，乃善深，莊帝追復王爵，贈司徒公，諡曰忠武。

于湛，字士淵，少風尚，莊帝初襲封，孝靜初，累遷冀州刺史，所在聚斂，風政不立，入為侍中，後行司州牧，時齊獻武王作相，以湛頗有聲望，啓超拜大尉公，薨，贈假黃鉞，大司馬，尚書令，諡曰文獻。初，湛名位漸重，留連聲色，始以婢紫光遺尚書郎中宋遊道，後乃私就，出為冀州，竊而攜去，遊道大致紛紛，乃云紫光湛父所寵，湛母遣已將致公文，久乃停息，論者兩非之。

湛，字法輪，紫光所生也，齊王稱湛覆滅，乃啓原之，復其舊土。

南安王劼，真君二年封吳王，後改封南安王，世祖暴崩，中常侍宗愛矯皇太后令，迎劼而立之，然後發喪，大赦，改年為永平，劼自以非次而立，厚賞羣下，取悅於衆，晝夜之飲，聲樂不絕，旬月之間，帑藏空罄，尤好弋獵，出入無度，邊方告難，劼不恤之，百姓憤惋，而劼莫如也，宗愛權恣日甚，內外憚之，劼疑愛將謀變，奪其權，愛怒，因余祭廟，夜殺劼，高宗葬以王禮，諡曰懷。

魏書卷十八

魏書卷十八考證

魏書卷十八考證

太武五王列傳○魏收書闕後人所補

太武皇帝十一男○臣照按本書所載景穆帝晉王東平王臨淮王楚王南安

王小兒猶兒虎頭龍頭凡十人而云十一男者蓋其一不特闕母氏而并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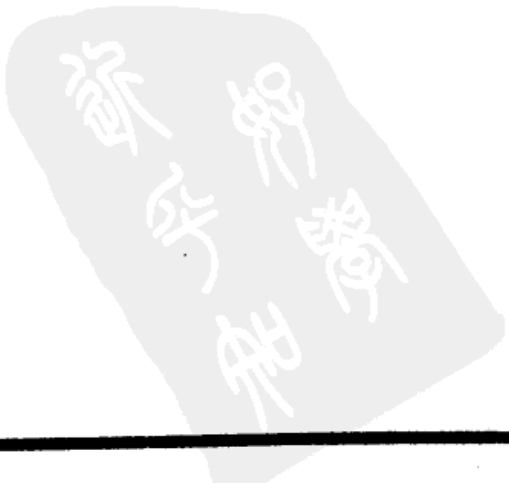
有名故不可得記也

臨淮王譯傳所贊成也○晉北史作贊臣人龍按文義當以贊字為順然唐書

文藝傳杜審言曰我在久歷公等但恨不見替人今諺猶以替字作代字解

或魏宋間語以代作為替成亦未可定

魏書卷十八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七上

景穆十二王

陽平王 京兆王 濟陰王 汝陰王 樂浪王 廣平王

景穆皇帝十四男恭皇后生文成皇帝袁淑房生陽平王新成尉拔房生京兆王推濟陰王小新成陽拔房生汝陰王天賜樂浪王萬壽廣平王王洛侯母並闕孟拔房生任城康王雲劉拔房生南安惠王楨城陽康王長壽慕容拔房生章武敬王太洛尉拔房生樂陵康王胡兒孟拔房生安定靖王休趙王深早薨無傳母闕魏魯太子後庭未有位號高宗即位恭宗官人有子者並號為拔房

陽平王新成太安二年封拜征西大將軍後為內都大官憲曰曲

長子安壽襲爵高祖賜名頤累遷懷朔鎮大將都督三道諸軍事北討詔徵赴京壽以戰伐之事對曰當仰仗廟算使呼韓同渭橋之禮帝歎曰壯哉王言朕所望也未發遣母憂詔遣侍臣以金革教喻既殯而發與陸叡集三道諸將議軍途所詣於是中道出黑山東道趙士盧河西道向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蠕蠕入朝詔曰王之前言果不虛也後除朔州刺史及恆州刺史穆泰謀反遣使推頤為主頤密以狀聞泰等伏誅帝甚嘉之世宗景明元年薨於青州刺史諡曰莊王傳國至孫宗胤肅宗時坐殺叔父賜死爵除

頤弟衍字安樂賜爵廣陵侯位梁州刺史表請假王以崇威重詔曰可謂無厭求也所請不合轉徐州刺史至州病重帝勅徐成伯乘傳療疾差成伯還帝曰卿定名醫養絹三千匹成伯辭請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以是而言豈惟三千匹乎其為帝所重如此後所生母雷氏卒表請解州詔曰先君餘尊之所厭禮之明文季末陵遲斯典或廢侯既親王之子宜從餘尊之義便可大功後卒於雍州刺史諡曰康侯衍性清慎所在廉潔又不營產業歷牧四州皆有稱績亡日無斂屍具子暢

暢弟融字叔融貌甚短陋號武過人莊帝謀殺朱榮以融為重閣將軍及朱榮入洛融逃人間

衍弟欽字思若位中書監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欽色尤黑故時人號為黑面僕射欽從兄麗妻崔氏為御史中尉封回勅奏遇赦免尋除司州牧欽少好學早有令譽時人語曰皇宗略略壽安思若及晚年貴重不能有所匡益識者輕之欽曾託青州人高僧壽為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關欽乃大慚於是待客稍厚後除司空公封鉅平縣公於河陰遇害贈假黃鉞太師太尉公

子于孝字季業早有令譽年八歲司徒崔光見而異之曰後生領袖必此人也京兆王子推太安五年封位侍中征南大將軍長安鎮都大將于推性沉雅善於接接秦雍之人服其威惠入為中書大官察獄有稱願租將釋位於于推以大臣固諫乃傳高祖高祖即位拜侍中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未至道薨

子太興襲拜長安鎮都大將以贖貨削除官爵後除秘書監還復前爵拜統萬鎮將改封西河後改鎮為夏州仍以太興為刺史除守衛尉卿初太興遇患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資財一時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齋及齋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方云乞齋餘食太興戲之曰齋食既盡唯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脚一隻食盡猶言不飽及辭出後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所見太興遂佛前乞願向者之師當非俗人若此病得差即捨王爵入道未幾便愈遂請為沙門表十餘上乃見許時高祖南討在軍詔皇太子於四月八日為之下髮施帛二千匹既為沙門更名僧懿居嵩山太和二十二年終

子昂字伯暉襲爵子昂字魏慶襲孝靜時累遷太尉錄尚書事司州牧青州刺史薨於州贈假黃鉞太傅司徒公諡曰文愷寬和有度量美容貌風望儼然得喪之間不見於色性清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

昂弟仲景性嚴峭莊帝時兼御史中尉京師肅然每向臺恆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太昌初為河南尹奉法無私時吏部尚書樊子鵠部下縱橫又為盜竊仲景密加收捕悉獲之咸即行決於是豪貴寒心出帝將西行授仲景中軍大都督留京師齊獻武王欲至洛陽仲景遂棄妻子而遁

仲景弟暹字叔照莊帝初除南兗州刺史在州猛暴多所殺害元顥入洛暹據州不屈莊帝還宮封汝陽王暹秦州刺史先時秦州城人屢為反覆暹盡誅之存者十一二普泰元年除涼州刺史貪暴無極欲規府人及商胡富人財物詐一畫符誑諸豪等云欲加賞一時屠戮所有資財生口悉沒自入孝靜時位侍中錄尚書事齊贈太師錄尚書

子冲襲無子國絕

太興第通字太原有器望以左衛將軍從高祖南征賜爵饒陽男世宗初遭所生母憂表請解任詔以餘尊所厭不許肅宗初累遷左光祿大夫仍領護軍遷冀州刺史通以諸胡先無籍貫恣良莫辨悉令造籍又以諸胡設籍當欲稅之以充軍用胡人不願乃共構通云取納金馬御史按驗事與胡同通坐除名通陳枉不已勅有司重究乃披雪還右光祿大夫時冀州沙門法慶既為妖幻遂說渤海人李歸伯歸伯合家從之招率鄉人推法慶為主法慶以歸伯為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自號大乘殺一人者為一住菩薩殺十人為十住菩薩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識唯以殺害為事於是聚眾殺車城令破渤海郡殺害吏人刺史蕭寶實遣兼長史崔伯麟討之敗於薺城伯麟戰沒凶眾遂感所在屠滅寺舍斬殺僧尼焚燒經像云漸佛出世除去舊魔詔以通為使持節都督北征諸軍事帥步騎十萬以討之法慶相率攻通並擊破之通遣輔國將軍張蚪等率騎追討破擒法慶并其妻尼惠暉等斬之傳首京師後擒歸伯戮於都市初通大功昂弟皆宗之孫至肅宗而本服絕故除通等屬籍通表曰竊聞聖人所以南面而聽天下其不可得變革者則親也尊也四世而緦服窮五世而祖免六世而親屬場矣去茲以往猶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又律云議親者非唯當世之屬親歷謂先帝之五世謹

尋斯旨將以廣帝宗重磐石先皇所以變茲事條為此別制者太和之季方有意於吳蜀經始之費慮深在初割滅之起髮出當時也且臨淮王提分屬籍之始高祖賜帛三千匹所以重分難樂浪王長命亦賜練二千匹所以存慈睦此皆先朝殷勤克念不得已而然者也古人有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以其輔己者眾臣誠不欲妄親太階苟求潤屋但傷大宗一分則天子屬籍不過十數人而已在漢諸王之子不限多少皆列土而封謂之曰侯至于魏晉莫不廣胙河山稱之曰公者蓋惡其大宗之不固骨肉之恩疎矣臣去皇上雖是五世之遠於先帝便是天子之孫高祖所以國秩祿賦復給衣食后族唯給其賦不與衣食者欲以別外內限異同也今諸廟之感在心未忘行道之悲憫然已及其諸封者身亡之日三年服終然後改奪今朝廷猶在過密之中便議此事實用未安詔付尚書博議以聞尚書令任城王澄尚書左僕射元暉奏同通表置太后不從奉詔曰宣公

通弟恆字景安粗涉書史恆以春秋之義為名不以山川表求改名芝歷位太常卿中書監侍中後於河陰遇害贈太傅司徒公諡曰宣穆公

濟陰王小新成和平二年封顯有武略庫莫柔便授詔新成率眾討之新成乃多為毒酒賊既漸逼便棄營而去賊至喜而競飲聊無所備遂閉輕騎因醉縱擊伴賊甚多後位外都大官亮贈大將軍諡曰惠公

子鬱字伏生襲位開府為徐州刺史以贖貨賜死國除

長子弼字世明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以世嫡應襲先爵為季父尚書僕射麗因于氏親寵遂奪弼王爵檢授同母兄子誕於是弼絕棄人事託疾還私第

世宗徵為侍中弼上表固讓入嵩山以穴為室布衣蔬食卒建義元年于暉業訴復王爵永安三年追贈尚書令司徒公諡曰文獻初弼嘗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封其紹先爵者君長子紹遠也弼覺即語暉業如其言

暉業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于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齊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啗一日三羊

號哉。又尋莽傳云。莽居攝。即變漢制度。考校二證。非漢權明矣。復云。考之所造。又短先朝之尺。臣既比之。權相合。更云。考尺與千金壺不同。臣復量比。因見其異。二三浮濫。難可據準。又云。共構虛端。妄為疑似。託以先朝。云非己製。臣按此欺詐。乃在於匡。不在於考。何以言之。考先被勅。專造鍾律。管籥優劣。是其所裁。權斛尺度。本非其事。比前門下。索考尺度。而考據報云。依先朝所造。新尺復應下。黍更不增損。為造鍾律。調正分寸而已。檢匡造時。在謙後一歲。考於爾日。匡未共爭。已有此議。豈為詐也。計崇造寸。積黍十二。羣情共知。而考造寸。唯止十黍。亦俱先朝詔書。以黍成寸。首尾歷然。寧有輒欲自取之理。舉任居端。右百寮。是望言行動。靜必副具。瞻若特權。阿黨詐託。先詔將指。塵化馬。從日移天。即是魏之趙高。何以宰物。舉若無此。匡既經殿。宰相。詭譎明時。豈應談議之間。便有指鹿之事。可否之際。輕生剛足之言。趙高矯惑。事屬衰秦。下和抱璞。時遇暴楚。何宜以濟濟之朝。而有斯謗者。或阻惑朝聽。不敬至甚。請以舉匡。並禁尙書。推窮其原。付廷尉定罪。詔曰。可有司。委匡誣舉。處匡死刑。世宗怒。死降為光祿大夫。又兼宗正卿。出為兗州刺史。匡臨發。帝引見於東堂。勞勉之。匡猶以尺度金石之事。國之大經。前雖為兩臺所彈。然猶許更議。若議之曰。願聽臣。暫赴世宗。曰。劉芳學高一時。深明典故。其所據者。與先朝尺。乃寸過一黍。何得復云。先朝之意也。兗州既所執。不經後議之。日何待赴都也。肅宗初。入為御史中尉。匡嚴於彈糾。始奏于忠。次彈高聰等。免官。豐太后並不許。以違其糾。惡之心。又慮匡辭解。欲熨安之。進號安南將軍。後加鎮東將軍。匡屢請更權衡。不已。於是詔曰。謹權審度。自昔令典。定章。屢往代。良規。匡宗室。實亮留心。既久。可令更集。備責。以時驗決。必務權衡。得衷。令寸。黍不舛。又詔曰。故廣平。王洛侯。體自恭宗。茂年。薨。頌國除。祀廢。不祀。忽諸。匡親同。若子。私繼歲久。宜樹維城。永茲磐石。可特襲王爵。封東平郡王。匡所制尺度。訖請集朝士。議定。是非。詔付門下。尙書。二府。九列。議定。以聞。太師高陽王雍等。議曰。伏惟高祖。創改權量。已定。匡今新造。微有參差。且匡云。所造尺度。與漢志。王莽權斛。不殊。又晉中書監荀勗云。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於是依周禮。積黍。以起度量。惟古玉律及鍾。遂改

正之。尋最所造之尺。與高祖所定。毫釐略同。又侍中崔光。得古象尺。于時亦準。讓令施用。仰惟孝文皇帝。德邁前王。睿明下燭。不刊之事。事難變改。臣等參論。請停匡議。永遵先皇之制。詔從之。匡每有奏請。尙書令任城王澄。時致執奪。匡剛腔內。遂不平。先所造。指猶在僧寺。乃復修事。將與澄相攻。澄頗知之。後將赴省。與匡遂遇。騎卒相搦。朝野駭愕。澄因是奏匡罪狀三十餘條。廷尉處以死刑。詔付八座議。特加原宥。削爵除官。三公郎中辛雄。奏理之。後特除平州刺史。徙青州刺史。尋為關右都督。兼尙書行臺。遇疾。還京。孝昌初卒。諡曰文貞。後追復本爵。改封濟南王。

第四子獻。襲齊受禪。爵例降。

魏書卷十九上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七中

景穆十二王

任城王

任城王雲年五歲恭宗崩號哭不絕聲世祖聞之而呼抱之泣曰汝何知而有成人之意也和平五年封拜使持節侍中征東大將軍和龍鎮都大將顯祖時拜都督中外諸軍事中都坐大官聽理民訟甚收時譽廷與中顯祖集羣寮欲禪位於東北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雲進曰陛下方隆太平臨履四海豈得上違宗廟下棄兆民父子相傳其來久矣皇魏之興未之有草皇儲正統聖德風章陛下必欲割損慶務願神清曠者家副之寄官紹寶曆若欲捨儲輕移廢極恐非先聖之意駭動人情又天下是祖宗之天下而陛下輒改神器上乖七廟之靈下長泰亂之道此是禍福所由願深恩慎之太尉源賀又進曰陛下今欲外選諸王而禪位於皇叔者臣恐春秋燕書昭穆有亂脫萬世之後必有逆襲之禍深願思任城之言東陽公元丕等進曰皇太子雖聖德風彰然實冲幼陛下當於春秋始覽機政普天景仰率土僊心欲隆揚善不以萬物為意其若宗廟何若備兆何顯祖曰儲宮正統受終文祖羣公相之有何不可於是傳位於高祖後蠟蠅犯塞雲為中軍大都督從顯祖討之遇於大磧事具蠟蠅傳後仇池氏反以雲為征西大將軍討平之除都督徐兗二州緣淮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雲以太妃晝氏薨表求解任顯祖不許雲悲號動疾乃許之性善撫綏得徐方之心為百姓所追戀送遺錢貨一無所受顯祖聞而嘉之復拜侍中中都大官賜帛千匹羊千口出為冀州刺史仍本將軍雲留心政事甚得下情於是合州諸戶輸絹五尺粟五升以報雲恩高祖嘉之遷使持節都督陝西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雲廉謹自修留心庶獄挫抑豪強羣盜息止州民頌之者千有餘人文明太后嘉之賜帛千匹太和五年薨於州遺令薄葬勿受贈諡諸子奉遵其旨喪至京師車駕親臨哭之

哀憫贈以本官臨曰康陪葬雲中之金陵

雲長子澄字道鎮少而好學及康王薨澄居喪以孝聞設封加征北大將軍高祖時蠟蠅犯塞加澄使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蠟蠅遁走又以氏羌反叛除都督梁益荆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見澄誠屬之顧謂中書令李冲曰此兒風神吐發德音閑婉當為宗室領袖是行使之必稱我意卿但記之我不妄談人物也梁州氏帥楊仲顯娶羅楊卜兄弟及符叱盤等自以居邊地險世為凶狡澄至州量彼風俗誘導懷附表送羅羅授仲顯循城鎮副將楊卜廣業太守叱盤固道鎮副將自餘首帥各隨才而用之款附者賞違命加誅於是仇池帖然西南款順加侍中賜衣一襲乘馬一匹以旌其能後轉征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甚有聲績朝於京師引見於皇信堂高祖詔澄曰昔鄭子產鑄刑書而晉叔向非之此二人皆是賢士得失竟誰對曰鄭國寡弱無於彈壓民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刑書以示威雖乖古式合今權道隨時濟世子產為得而叔向譏議示不忘古可與論道未可謂權高祖曰任城當欲為魏之子產也澄曰子產道合當時聲流竹素臣既庸近何敢庶幾今陛下以四海為家宣文德以懷天下但江外尚阻車書未一季世之民易以威伏難以禮治愚謂子產之法猶應暫用大同之後便以道化之高祖心方草變深善其對笑曰非任城無以識變化之體朕方擬改朝制當與任城共萬世之功耳後徵為中書令改授尚書令肅贖使庚暮來朝尋見澄音韻道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者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時詔延四廟之子下逮玄孫之貴申宗室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為列悉序昭穆為次用家人之禮高祖曰行禮已畢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賦詩特令澄為七言連韻與高祖往復賭賽遂至極懼際夜乃罷使高祖外示南討意在謀遷署於明堂左小詔太常卿王湛親令龜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過草高祖曰此是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卦也羣臣莫敢言澄進曰易言草者更也將欲應天順人草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為吉陛下帝有天下重光累葉今日卜征乃可伐叛不得云草命此非君人之卦未可全為吉也高祖厲聲曰象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也澄

魏

書 卷十九中

列傳

曰陛下龍興既久豈可方同虎變高祖勃然作色曰社稷我社稷任城而欲沮衆也澄曰社稷誠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子豫參顧問敢盡愚衷高祖既銳意必行惡澄此對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亦復何傷車駕還宮便召澄未及昇階遂謂曰向者之車卦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念懼衆人競言阻我大計故屬色怖文武耳想解朕意也乃獨謂澄曰今日之行誠知不易但國家與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爲甚難嶺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爲何如澄曰伊洛中區均天下所據陛下制御華夏輯平九服蒼生聞此應當大慶高祖曰北人戀本忽聞將移不能不驚擾也澄曰此既非常之事當非常人所知唯須決之聖懷此輩亦何能爲也高祖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加撫軍大將軍太子少保又兼尚書左僕射及駕幸洛陽定遷都之策高祖詔曰遷移之旨必須訪衆當遣任城馳驛向代問彼百司論擇可否近日論草今真所謂草也王其勉之既至代都衆聞遷詔莫不驚駭澄援引今古徐以曉之衆乃閉伏澄遂南馳還報會車駕於滑臺高祖大悅曰若非任城朕事業不得就也從幸鄴宮除吏部尚書及幸代車駕北巡留澄銜節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迄于選臣動有萬數元散無事澄品爲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用咸無怨者駕還洛京復兼右僕射高祖至北邙遂幸洪池命澄侍昇龍舟因賦詩以序懷高祖曰朕昨夜夢一老公頭戴皓白正理冠服拜立路左朕怪而問之自云晉侍中嵇紹故此奉迎神爽卓犖似有求焉澄對曰晉世之亂嵇紹以身衛主殞命御側亦是晉之忠臣比于遺紼兇虐忠諫剖心可謂殷之良士二人俱死於王事墳塋並在於道周然陛下徒御殷浴經漚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遺嵇紹當是希恩而感夢高祖曰朕何德能曲感達士也然實思遺種先賢標揚忠懿比干嵇紹皆是古之誠烈而朕務讓於比干禮略於嵇紹情有愧然既有此夢或如任城所言於是求其北城遣使甲祭蕭蕭既殺蕭昭業而自立昭業雍州刺史曹虎請以襄陽內附分遣諸將車駕將自赴之豫州又表虎奉誠之使不復重來高祖引澄及成陽王禧彭城王勰司徒馮誕司空穆亮鎮南李冲等議之高祖曰比得邊

州表云襄陽慕化朕將鳴鑾江沔爲彼聲勢今復表稱更無後信於行留之計竟欲如何禧等或云宜行或言宜止高祖曰衆人紛紜意見不等朕莫知所從必欲盡行留之勢使百理俱暢者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與鎮南爲應留之議朕當爲宜行之論諸公俱坐聽得失長者從之於是高祖曰二賢試言留計也冲對曰臣等正以徒御草創人斯樂安內而應者未善不宜輕爾動發高祖曰襄陽款問似當是虛亦知初遷之民無宜勞役脫歸誠有實即當乘其悅附遣則有會稽之會近則略平江北如其送款是虛且可避巡淮楚問民之瘼使彼土蒼生知君德之所在復何所損而惜此一舉脫降問是實而傳不撫接不亦稽阻款誠毀朕大略也澄曰降問若審應有表質而使人一返靜無音問其詐也可見今代遷之衆人懷戀本細累相攜始就洛邑居無一椽之室家願備石之糧而使慈苦即戎泣當白刃恐非歌舞之師也今茲區宇初構又東作方興正是子來百堵之日農夫肆力之秋宜寬彼遺賸惠此民庶且三軍已援無稽赴接荷其款實力足納撫待剋平襄沔然後動駕今無故勞涉空爲往返恐挫損天威更成賊膽願上覽盤庚始遷之艱難下矜詩人由庚之至誠輯寧新邑惠康德光而司空亮以爲宜行公卿皆同之澄謂亮曰公在外見旌鉞既張而有憂色每聞談論不願此行何得對聖顏更如斯之語也面背不同事涉欺佞非所謂論道之德更失國士之體或有傾側當由公輩使臣李冲曰任城王可謂忠於社稷願陛下深察其言臣等在外皆憚征行唯貴與幾不謀同辭仰願聖心裁其可否高祖曰任城適以公等從朕有如此論不從朕者何必皆忠而通譏安危也小忠是大忠之賊無乃似請澄曰臣既愚闇不識大理所可言者雖涉小忠要是竭盡微誠不知大忠者竟何據高祖曰任城脫居台鼎之任欲令大忠在己也澄曰臣誠才非台鼎智闕和鼎脫得禮居公鉞庶當官而行不負愚志高祖大笑澄又謂亮曰昔汲黯於漢武前折公孫食脫粟飯臥布被云其詐也于時公孫驩讓下之武帝數汲黯至忠公孫長者二人稱賢公既道均皆士願思長者之言高祖笑曰任城欲自比汲黯也且所言是公未知得失所在何便謝司空也馮誕南伐五等開建食邑一千戶後從征至懸壺以爲

疾還京，駕錢之汝濱，賦詩而別。車駕還洛，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堂。高祖曰：此堂成來，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使東閣庶堂相復始就，故今與諸賢，欲無高而不升，無小而不入，因之流化樂。高祖曰：此曲水者，亦有其義，取乾道曲成萬物無滯，次之洗頰池。高祖曰：此池中亦有嘉魚，澄曰：此所謂魚在在，亦有頌其前。高祖曰：且取王在豐，招於初魚，次之觀德殿。高祖曰：射以觀德，故遂命之。次之凝閣堂。高祖曰：名目要有其義，此蓋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縱著以忘儉，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謂李冲曰：此東曰步元，廉西曰遊凱，廉此堂雖無唐亮之君，卿等當無愧於元凱冲對曰：臣既遭唐亮之君，不敢辭元凱之譽。高祖曰：光景垂落，朕同宗則有載考之義，卿等將出無遠，何得默爾不示德音。即命黃門侍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繼崔休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辭退。李冲再拜上千萬歲壽。高祖曰：卿向以燭至致辭，復獻千萬之壽，朕報卿以南山之詩。高祖曰：燭至辭退，庶姓之禮，在夜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又從幸鄴，還洛，以出納之勞，增邑五百戶。坐公事免官。尋兼吏部尚書。恆州刺史穆素在州謀反，推朔州刺史陽平王暉為主，暉表其狀。高祖召澄入見，凝閣堂曰：適得陽平表，曰：穆素謀為不軌，招誘宗室，脫或必然，還京南。爾北人變舊，南北紛擾，朕洛陽不立也。此事非任城不辦，可為我力疾向北，如其難也，直往擒，若其勢強，可承制發兵，以殄之。雖知王患，既是國家大事，不容辭也。澄曰：素等惑惑，正舉本為此，非有遠圖，臣誠怯弱，不憚是難，雖復患，豈敢有辭。謹當盡心力，繼之以死。願陛下勿憂。高祖笑曰：得任城此行，朕復何憂也。遂授節銅虎符，使符御仗左右，仍行恆州事。行達鴈門，太守夜告素已據東西，就陽平城下聚結，唯見弓仗澄，聞便速進。時右丞孟斌曰：事不可置，須仗勅召兵，然後發。澄曰：素既構逆，應據堅城，而更迎陽平，皮其所為，似當勢弱，素既不相拒，無故發兵，非宜也。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遂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遣治書侍御史李煥先赴，至即擒素，民情怡然。窮其黨與，罪人皆得。鉅鹿公陸敏安樂侯元隆等百餘人皆欲禁，具狀表聞。高祖覽表大悅，召集公卿以下，以表示之曰：我任城可謂社稷臣也。尋其罪案，正復事兩斷獄，豈

能通之，顧謂成陽王等曰：汝等脫當其處，不能辦此，車駕幸平城，勞澄曰：任城此行，深副遠責。對曰：陛下威靈遠被，罪人無所逃刑，臣何勞之有。引見逆徒，無一人稱枉，時人莫不歎之。高祖顧謂左右曰：昔仲尼云：雖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然聖人之聽訟，殆非常人所匹也。無訟今日見之矣。以澄正尚書，車駕南伐，留澄居守。復兼右僕射。澄表請以國秩一歲，租布帛助供軍資，詔受其半。高祖幸鄴，值高車樹者反叛，車駕將親討之。澄表諫不宜親行，會江陽王繼平之乃止。高祖還洛，引見公卿。高祖曰：管國之本，禮教為先。朕離京邑以來，禮教為日新，以不澄對曰：臣謂日新高祖曰：朕昨入城，見車上婦人冠帽而著小襦，若若如此，尚書何為不察。澄曰：著襦少於不著者。高祖曰：深可怪也。任城意欲令全著乎。一言可以喪邦者，斯之謂歟。可命史官書之。又曰：王者不降佐於蒼昊，皆拔才而用之。朕失於舉人，任許一羣婦人，輩奇事，當更銓簡耳。任城在省，為舉天下綱維，為當署事而已。澄曰：臣實署事而已。高祖曰：如此便一令史尼矣。何待任城。又曰：我遣舍人宣詔，何為使小人聞之。澄曰：時雖有幹吏去榜，亦遠。高祖曰：遠則不聞，聞則不遠，既得聞詔，理故可知。於是留守羣臣，遂免冠謝罪，尋除尚書右僕射。蕭寶卷遣其太尉陳顛，入寇漢陽。是時高祖不豫，引澄入見，清徽堂詔曰：顛連便亂，河陽不安，朕不親行，其據此賊，朕疾患淹年，氣力衰，如有非常，委任城大事。是段任城，必須從朕。澄涕泣對曰：臣謹當竭股肱之力，以命上報。遂從高祖崩。澄受命，世宗初，有降人嚴叔懃告尚書令王肅，肅遣孔思遠潛通寶卷，圖為叛逆。寶卷遣俞公喜送勅於肅，公喜還南，肅與裴叔業為信。澄信之，乃表肅將叛，下禁止咸陽北海二王。奏澄擅禁宰相，免官歸第。尋出為平西將軍，梁州刺史。辭以母老，除安東將軍，相州刺史。復固辭，改授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尋徵赴季秋，除都督淮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揚州刺史。下車封孫叔敖之墓，毀蔣子文之廟，表南伐。世宗不許，又辭母老，乞解州任，獲而不報。加散騎常侍。澄表曰：臣奉訓先朝，藉規有日前，言舊軌，願亦聞之。又曾在恆代，親習皇宗，熱秘序，庭無闕日。臣每於侍坐先帝，未嘗不以書典在懷，禮經為事，周旋之則不輟。於時自鳳舉中京，

方隆禮教宗室之範每蒙委及四門之選貨荷餘量自先皇升遐未遑修述學
 宮虛荷四門之名宗人有關四時之業青衿之緒於茲將廢臣每惟其事竊所
 傷懷伏惟聖略宏遠四方罕務宴安之辰於是乎在何為太平之世而令子矜
 之教與焉聖明之日而使宗人之訓闕焉愚謂可勅有司修復皇宗之學開關
 四門之教授將落之族日就月將昭曰青子榮業自古咸與國均之訓無慮久
 康尚書更可量宜修立澄又表母疾解州任不聽蕭衍將張魯之寇陷夷陵成
 澄遣輔國將軍成興步騎討大破之復夷陵之寇走又遣長風成主青道
 顯攻蕭衍陰山成破之斬其成主龍驤將軍都亭侯梅與祖仍引攻白堊成又
 破之斬其軍期將軍關內侯吳道爽澄表曰蕭衍頻斷東關欲令巢湖汎濶湖
 圍四百餘里東關合江之際廣不過數十步若賊計得成大湖傾注者則淮
 南諸成必同晉陽之事矣又吳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之地將非國有壽陽去
 江五百餘里乘庶惶惶並懼水害脫粟民之願攻之虛豫勸諸州集士馬
 首秋大集則南濱可為飲馬之津蕭嶺必成徒倚之觀事貴應機經略須早縱
 混一不可必果江西自是無虞若猶豫緩圖不加除討關塞既成襄陵方及平
 原民成定為魚矣詔發莫定議相并濟六州二萬人馬一千五百匹令仲秋之
 中畢會淮南并壽陽先兵三萬委澄經略先是朝議有兩伐之意以蕭寶貴為
 東揚州刺史據東城陳伯之為江州刺史成陽石以澄總督二鎮授之節度至
 是勅兵進討以東關水衝大峴險要東關縱水陽右合肥有急懸之切不圖大
 峴則歷陽有乘險之援淮陵陸道九山水路並宜經略於是遣統軍傅靈眼王
 神念等進次大峴東關九山淮陵皆分部諸將傅道誠之總勳大衆結輝相接
 而神念則其關要賴川二城新衍軍主費尼而軍期將軍章惠龍驤將軍李伯
 由仍固大峴澄遣統軍克法守傅靈眼等進軍剋之遂圍白塔牽城數日之間
 便即逃潰衍青瑛成蓋風散走衍徐州刺史司馬明素率衆三千欲援九山徐
 州長史傅伯麟規圍淮陵軍期將軍王變負險無城法宋進克無城破淮陵擒
 明素斬伯麟其濟陰太守王厚羅江太守裴遠即亦奔退詔澄曰將軍文德
 內昭武功外揚書揚大略將蕩江吳長產始衍賊徒傾氣銳旅方馳東關所卷

想江湖弭波在且夕耳所送首虜並已聞之初澄出討之後衍將姜慶真殺據
 壽春外郭齊王蕭寶貴擊走之長史章續坐免官澄以在外無坐遂攻鍾離又
 詔鍾離若食盡三月已前固可有剋如至四月淮水泛長舟行無礙宜善量之
 前事捷也此實將軍經略動有常焉如或以水感難圖亦可為萬全之計不宜
 昧利無成以貽後悔也蕭衍冠軍將軍張惠紹遊擊將軍殷邁驍騎將軍趙景
 悅龍驤將軍張景仁等率衆五千送糧鍾離澄遣統軍王足劉恩祖等遣擊惠
 紹等大破之獲惠紹殷邁景仁及其屯騎校尉史文淵等軍主以上二十七人
 既而遇雨淮水暴長引歸壽春還既復損失兵四千餘人類表解州世宗不許
 有司奏軍還失路奪其開府又降三階時蕭衍有移求換張惠紹澄表請不許
 詔付八座會議尚書令廣陽王嘉等奏宜還之詔乃聽還後果復寇邊轉澄鎮
 北大將軍定州刺史初民中每有橫禍百姓煩苦前後牧守未能蠲除澄多所
 省減民以忻服又明黜陟賞罰之法表滅公國之地以給無業貧口禁違布絹
 不任衣者毋孟太妃薨居喪毀瘠當世稱之服闋除太子太保於是高華當朝
 猜忌實成澄為聲聞構常恐不全乃終日昏飲以示荒敗所作詭越時謂為狂
 世宗夜崩時事倉卒高華擁兵於外蕭宗冲幼朝野不安澄豫斥不預機要而
 朝望所屬領軍于忠侍中崔光等委澄為尚書令於是衆心忻服又加散騎常
 侍驃騎大將軍尋遷司空加侍中俄詔領尚書令初正始之末詔百司普昇一
 級而執事者不遵旨意刺史守令限而不及澄奏曰竊惟雲構舉起及百司
 企春盛榮內外同慶至於賞陞不及守宰爾來十年冤訟不絕封回自饋遠安
 州入為太尉長史元匡自征虜恆州入作宗卿二人遷授並在先詔應蒙之理
 備在於斯兼州佐傳私之徒陪臣郡丞之例尚蒙天澤下降榮及當時然參佐
 之衆皆因府主今府主不釋佐官獨預棄本實未愚謂未允今計刺史守宰之
 官請準封回悉同汎限上九初百司之章下履歷者元元之心詔曰自今已
 後內外之事皆經先朝者不得重開澄奏曰臣聞亮懸鐘時之鼓鼎置辭時之
 木皆所以廣耳目於得堯舜四聰於天下伏惟太祖開基化隆自遠累聖相承
 於今九帝重光疊照汚隆必同與奪隨時道無恆體思過如湯言重千金故稱

無諱之朝。馮蹠三五高祖冲年。纂曆文明協統。變官易律。未爲違典。及慈聖臨朝。母儀高懸。爰發慈令。垂心滯獄。深在者仰日月於九泉。微屈者希曲照於盆。下今乃格以先朝。限以一例。斯誠奉違之本心。實垂元元之至望。在于謙挹有垂。舊典謹尋。抱枉求直。或經累朝。毫釐之差。正之宜速。謬若千里。駟馬弗追。故種有損益。事有可否。父有諱子。君有諱臣。琴瑟不調。理宜改作。是以防川之論。小決則通。鄉校之言。擁則敗。國矧伊陳。屈而可抑。以先朝且先朝屈者。非故屈之。或有司愛憎。或執事獨僻。空文致法。以視視聽。如此冤塞。彌在可哀。儒之與。禮軍失不經。乞收今旨。還依前詔。詔曰。省奏深體毗贊之情。三皇異軌。五代殊風。一時之制。何必陸改。必謂虛文。設旨理在可申者。何容不同。來執可。依往制。澄表上皇。踏宗制。并訓詰各一卷。意欲皇太后寬之恩。勸戒之益。又奏利國濟民所宜。據舉者十條。一曰。律度量衡公私不同。所宜一之。二曰。宜興學校。以明黜陟之法。三曰。宜興誠。絕各舉所知。四曰。五綱之外。一不煩民。任民之力。不過三日。五曰。臨民之官。皆須黜陟。以旌賞罰。六曰。逃亡代輸。去來年久者。若非伎作。任職即住。七曰。邊兵逃走。或實陷沒。皆須精檢。三長及近親。若實隱之。徵其代輸。不隱勿輸。八曰。工商世業之戶。復徵租額。無以堪濟。今請免之。使專其業。九曰。三長禁姦。不得隔越相領。戶不滿者。隨近并合。十曰。羽林虎賁。邊方有事。暫可赴戰。常成宜遣善兵代之。聖太后下其妻。百寮議之。事有同否。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帶京師。澄奏宜以東中帶兼陽郡。南中帶兼陽郡。西中帶兼陽郡。北中帶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強兵。如此則深根固本。強幹枝之義也。聖太后初將從之。後議者不同。乃止。澄又重奏曰。固本宜強。防微在豫。故雖有文事。不忘武功。况今南蠻仍據北妖。頻結來事。離國勢同往變。脫暴物忽起。振動關畿。四府羸卒。何以防禦。平康之世。可以寄安。遠之久長。恐非善策。如臣愚見。郎將領兵。兼總民職。省官實祿。於是乎在。求道依前。增兵益號。將位既重。則念報亦深。軍郡相依。則表裏俱濟。朝廷無四顧之憂。森先絕。魏觀之望矣。卒不納。又以流人初至。遠鎮衣食無資。多有死者。奏并其妻子給糧一歲。從之。尋以疾懇求解任。不許。蕭衍於浮山斷淮。

爲堰以灌壽春。乃除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南討諸軍事。勦衆十萬。將出彭宋。尋淮堰自壞。不行。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闖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不從。賊虜入寇。至於舊都。鎮將多非其人。所在叛亂。犯逼山陵。如澄所慮。澄奏都城府寺。猶未周悉。今軍被初寧。無宜發衆。請取諸職人及司州郡縣犯十杖已上。百鞭已下。收贖之物。絹一匹。輸導二百。以漸修造。詔從之。太傅清河王暉奏。奏其事。遂廢不行。澄又奏曰。臣聞實必以道。用防淫人之惑。罰不濫及。以戒賈士之困。刑者例也。每垂三宥。秉律執請。不得已而用之。是故小大之獄。察之以情。一人呼嗟。或虧王道。刑罰得失。乃與廢之所由也。竊聞司州牧高陽王臣雍。拷殺奉朝請韓元昭。前門下錄事姚敬實。雖因公事。理實未盡。何者。太平之世。革不橫伐。行革之感。事驗隆周。若昭等狀彰死罪。以定應刑於都市。與衆業之。如其疑似不分。情理未究。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便死。輕絕民命。傷理敗法。往年州於大市。鞭殺五人。及檢贓狀。全無寸尺。今復酷害。一至於此。朝野云云。咸懷驚愕。若殺生在下。慮專於臣。人之權安所復用。自開古以來。明明之世。未聞斯比也。武王曰。吾不以一人之命而易天下。蓋重民命也。請以見事付廷尉。推究驗其爲劫之狀。察其拷殺之理。使是非分明。幽魂獲雪。詔從之。澄當官而行。無所迴避。又奏。墾田授受之制。八條。甚有綱貫。大便於時。前來尚書文簿。諸曹須則出借。時公車署以理冤事。重奏請真案。澄執奏以尚書政本。特宜謹慎。故凡所奏事。閉道通之。蓋以秘要之。切防其宣露。軍有古制。所重。今反輕之。內猶設禁。外更寬也。宜繕寫事意。以付公車。詔從之。西域嚙噠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遣澄駝馬一匹。澄請付太僕。以充國閑。詔曰。王廉貞之德。有過楚相。可勒付處。以成君子大哉之美。御史中尉東平王匡。奏請取景明元年以来。內外考簿。吏部除書。中兵勳案。并諸殿最。欲以案校竊。階盜官之人。聖太后許之。澄表曰。臣聞三季之弊。由於煩刑。火德之興。在於三約。是以老聃云。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又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又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是故欲求治本。莫若省事清心。昔漢文斷獄四百。幾致刑措。省事所致也。蕭曹爲相。載其清靜。畫一之歌。清心之本也。今欲求之於本。宜以省事爲。

先使在位羣官。其蕭曹之心。以毗聖化。如此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百司不怠。事無愆失。豈官擾世。教以深文。烹小鮮以煩手哉。臣竊惟景明之初。暨承平之末。內外羣官。三經考績。建廷昌之始。方加黜陟。五品以上。引之朝堂。親決聖目。六品以下。例由勅判。自世宗晏駕。大宥三行。所以蕩除故惡。與物更始。草世之事。方相聘。屢以臣愚見。謂為不可。又尚書職分。樞機出納。昔魏明帝卒。至尚書門。陳矯元辭。帝慚而返。夫以萬乘之重。非所宜行。猶屈一言。慚而回駕。羣官百司。而可相亂乎。故陳平不知錢穀之數。丙吉不問僮僕之死。當時以為達治。歷代用為美談。但宜各守其職。思不出位。潔己以勵時。靖恭以致節。又尋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至於賈勳。妄考。皆有處別。若一處有風。諸節應攝。其一簿。確檢虛實。若差舛不同。偽情自露。然後繩以典刑。人孰不服。豈有移一省之案。取天下之簿。尋兩紀之事。窮草世之尤。如此求過。雖堪其罪。斯實聖朝所宜重慎也。暨太后納之。乃止。後遷司徒。公侍中。尚書令。如故。澄又表曰。伏惟世宗宣武皇帝。命將授旗。隨陸。登。類。運。籌。制。勝。淮。漢。自。賓。節。用。勞。心。志。清。六。合。是。故。續。武。修。文。仍。世。彌。盛。陛下當周康靖治之時。豈得宴安於玄默。然取外之理。要由內。疆。圖人之本。先在自備。蕭衍雖使。其民而窺。觀不已。若遇我虛疲。士民凋瘵。賊衍年老。志。張。思。播。虺。毒。此。之。弗。圖。恐。受。其。病。伏。惟。陛下妙齡在位。聖德方昇。皇太后總御天機。朝乾夕惕。若留意於負荷。念車書之未一。進賢拔能。重官人之舉。標賞忠清。旌養人之器。修干戈之用。畜熊虎之士。愛時郵財。輕寶重穀。七八年間。陛下聖略方剛。親王德幹壯茂。將相膺力未衰。愚臣猶堪戎伍。荷戈帶甲之衆。蓄銳於今。燕。孤。冀。馬。之。威。充。初。在。昔。又。賊。衍。惡。積。禍。盈。勢。不。能。久。子。第。蘭。恃。疊。逆。已。彰。亂。亡。之。兆。灼。然。可。見。兼。弱。有。徵。天。與。不。遠。大。同。之。機。宜。須。善。備。昔。漢。帝。力。疾。討。滅。英。布。高。皇。臥。病。親。除。顯。達。夫。以。萬。乘。之。主。豈。忘。宴。安。實。以。便。名。亂。正。計。不。得。已。今。宜。慕。二。帝。之。遠。圖。以。肅。軍。為。大。任。然。頃。年。以。來。東。西。難。難。處。之。與。首。尾。運。接。雖。得。藉。除。亦。大。損。財。力。且。饑。饉。之。氓。散。亡。其。保。收。入。之。賦。不。增。出。用。之。費。彌。衆。不。愛。力。以。悅。民。無。費。資。以。待。敵。此。臣。所。以。夙。夜。憂。懷。悚。息。不。寧。者。也。曷。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故。曰。財。者。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

時不成。非人不聚。生聚之由。如此其難。集人守位。若此之重。與善之道。焉可不慮。又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食壯者之糧。任老者之智。此雖太平之法。難卒而因。然妨民害財。不亦宜戒。今捕雉素修。鹿庫榮列。雖佛寺膠。少。有。未。周。大。抵。省。府。粗。得。庇。應。理。務。諸。寺。靈。塔。俱。足。致。度。講。道。唯。明。堂。辟。雍。國。禮。之。大。來。冬。司。徒。兵。至。請。籌。量。減。徵。專。力。經。營。務。令。早。就。其。廣。濟。數。施。之。財。酬。商。互。市。之。弊。凡。所。營。造。自。非。供。御。切。須。戎。仗。急。要。亦。宜。儉。減。以。務。阜。積。庶。府。無。橫。損。民。有。全。力。夫。食。土。蓋。而。嬌。德。昭。慶。畢。室。而。禹。功。成。章。臺。麗。而。楚。力。衰。阿。宮。壯。而。秦。財。竭。存。亡。之。由。灼。然。可。觀。願。思。前。王。一。同。之。功。奮。力。聚。財。以。待。時。會。暨。太。后。親。於。繼。興。在。京。師。則。起。承。寧。太。上。公。等。佛。寺。功。費。不。少。外。州。各。造。五。級。佛。圖。又。數。為。一。切。齋。會。施。物。動。至。萬。計。百。姓。疲。於。土。木。之。功。金。銀。之。價。為。之。踊。上。削。奪。百。官。事。力。費。損。庫。藏。兼。曲。資。左。右。日。有。數。千。澄。故。有。此。表。雖。卒。不。從。常。優。各。禮。之。政。無。大。小。皆。引。參。決。澄。亦。盡。心。匡。輔。事。有。不。便。於。民。者。必。於。諫。諍。雖。不。見。用。殷。勤。不。已。內。外。咸。敬。憚。之。神。龜。二。年。薨。年。五。十三。賜。布。一。千。二。百。匹。錢。六。十。萬。蠟。四。百。斤。給。東。園。溫。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大。鴻。臚。監。護。喪。事。詔。百。寮。與。喪。贈。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太。尉。公。加。以。殊。禮。備。九。錫。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禮。曰。文。宣。王。澄。之。葬。也。凶。飾。甚。盛。暨。太。后。親。送。郊。外。俸。與。悲。哭。哀。動。左。右。百。官。會。赴。千。餘。人。莫。不。獻。款。當。時。以。為。哀。榮。之。極。第。四。子。彝。說。彝。字。子。倫。繼。室。馮。氏。所。生。頗。有。父。風。拜。通。直。散。騎。常。侍。及。元。義。專。權。而。彝。恥。於。託。附。故。不。得。顯。職。莊。帝。初。河。陰。遇。害。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禮。曰。文。子。度。世。襲。武。定。中。金。紫。光。祿。大。夫。齊。受。禪。爵。例。降。彝。兄。順。字。子。和。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義。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徹。豐。奇。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十六。通。杜。氏。春秋。恆。集。門。生。討論。同。異。于。時。四。方。無。事。國。富。民。康。慶。貴。子。第。率。以。朋。遊。為。樂。而。順。下。帷。幃。書。寫。志。愛。古。性。嗜。醇。醪。於。榮。利。好。飲。酒。解。鼓。琴。每。長。吟。采。數。語。詠。虛。室。世。宗。時。上。魏。頌。文。多。不。載。起。家。為。給。事。中。時。尚。書。令。高。聲。帝。勇。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

伏願懷刺詣聲門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貴客不肯爲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愕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親聲謂衆賓曰此兒豪氣尙爾況其父乎及出聲加敬送之澄聞之大怒杖之數十後超轉中書侍郎俄遷太常少卿以父憂去職哭泣嘔血身自負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費抽去不復更生世人以爲孝思所致尋除給事黃門侍郎時領軍元義威勢尤威凡有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曾不詣義義謂順曰卿何謂聊不見我順正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以至公爲心舉士報國如何實厚責人私謝豈所望也至於朝輪得失順常鯁言正議曾不阿旨由此見憚出除平北將軍恆州刺史順謂義曰北鎮紛紜方爲國梗桑乾舊都根本所繫請假都督爲國捍屏義心疑難不欲授以兵官謂順曰此朝廷之事非我所裁順曰叔父既握國柄殺生由己自言天之曆數應在我躬何得復有朝廷也義彌忿憚之轉爲安東將軍齊州刺史順自負有才不得居內每懷鬱快形於言色遂縱酒歡娛不親政事義解領軍徵爲給事黃門侍郎親友郊迎賀其得入順曰不患不入正恐入而復出耳俄兼殿中尙書轉侍中中山王熙起兵討元義不畢而誅及豐太后反政方得改葬順侍坐西遊園因奏太后曰臣昨往看中山家葬非唯宗親哀其冤酷行路士女見其一家七喪皆爲潸然其不酸泣又妻時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伏元義之罪使天下懷冤太后嘿然不語就德與反於營州使尙書盧同往討之大敗而返屬侍中穆紹與順侍坐因論同之罪同先有近宅借紹紹頗欲爲言順勃然曰盧同終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之言順曰同有好宅與要勢侍中豈慮罪也紹慚不敢復言豐太后頗事粧飾數出遊幸順面諍曰禮婦人夫喪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被綵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過甚修飾何以示後世豐太后慚而不出還入宮責順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也順曰陛下威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何恥臣之一言乎初城陽王徽慕順才名偏相結納而廣陽王淵姦徵妻于氏大爲嫌隙及淵自定州被徵入爲吏部尙書兼中領軍順爲詔書辭頗優美徵疑順爲淵左右由是與徐訖聞順

於豐太后出順爲護軍將軍太常卿順奉辭於西遊園徵紆侍側順指之謂豐太后曰此人魏之宰豎魏國不滅終不死亡紆脅而出順遂抗聲叱之曰爾刀筆小人正堪爲机案之吏軍應悉執戟我葬倫遂振衣而起豐太后嘿而不言時追論順父顧託之功增任城王彞邑二千戶又析彞邑五百戶以封順爲東阿縣開國公順疾徵等聞之遂爲蠅賦曰余以仲秋休沐端坐衡門寄想琴書託情紙翰而蒼蠅小蟲往來牀几疾其變白聊爲賦云退哉大道廓矣洪氣肇立秋夏爰啓冬春既含育於萬性又芻狗而不仁隨因緣以授體齊美惡而無分生茲穢類靡益於人名備羣品聲損衆倫敬脛纖翼紫首蒼身飛不能迴聲若遠聞點綴成素變白爲黑寡愛蘭芳偏食穢食集桓公之屍居平叔之側亂鷄鳴之響毀皇宮之飾習習戶庭營營榛棘反覆往還譬彼讒賊膚受既通譖潤罔極緝緝幡幡交亂四國於是妖姬進邪士來聖賢擁忠孝摧周昌拘於牖里天乙囚於夏臺伯奇爲之痛結申生爲之蒙災鷓鴣悲其室採葛懼其懷小弁隕其涕豐均表其哀自古明哲猶如此何況中庸與凡才若夫天生地養各有所親獸必依地鳥亦憑雲或來儀以呈祉或自擾而見文或負圖而歸德或銜書以告真或天胎而奉味或殘軀以獻珍或主皮而與禮或宰養以供神雖死生之異質俱有益於國人非如蒼蠅之無用唯構亂於蒸民遂屬疾在家杜絕慶弔後除吏部尙書兼右僕射及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徐件起件起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即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換之時三公曹令史朱暉素事錄尙書高陽王雍雍欲以爲廷尉評頻請託順順不爲用雍遂下命用之順投之於地雍聞之大怒味爽坐都廳召尙書及丞郎畢集欲待順至於衆挫之順曰高方至雍攘袂撫几而言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第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四海之內親算其二元順何人以身成命投棄於地順羞憤俱張仰面看屋憤氣奔涌長歎而不言久之搖一白羽扇徐而謂雍曰高祖遷宅中土册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人身爲省吏何合爲廷尉清官殿下既先皇同氣宜遵成旨自有恆規而復踰之也雍曰身爲丞相錄尙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爲官順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得越樽俎而代之

未聞有別旨令殿下參選事順又屬聲曰殿下必如是順當依事奏聞雍遂笑而言曰豈可以朱暉小人便相忿恨遂起呼順入室與之極飲順之亢毅不撓皆此類也後除征南將軍右光祿大夫轉兼左僕射公朱榮之奉莊帝召百官悉至河陰素聞順數諫諍惜其亮直謂朱暉曰可語元僕射但在省不須來順不違其旨聞審衣冠遂便出走為陵戶鮮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無物斂屍止有書數千卷而已門下通事令史王才達裂裳覆之莊帝還宮遣黃門侍郎山偉巡喻京邑俾臨順喪悲慟無已既還莊帝怪而問曰黃門何為聲散偉以狀對莊帝勅侍中元祉曰宗室喪亡非一不可周贖元僕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特贈絹百匹餘不得例贈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定州刺史諡曰文烈順撰帝錄二十卷詩賦表頌數十篇今多亡失

長子明時年十七枕戈潛伏積年乃手刃康奴以首祭於順墓然後詣闕請罪朝廷嘉而不問明時歷書記為司徒屬天平中為奴所害贈都督瀛冀二州諸軍事關二將軍尚書右僕射冀州刺史

順弟淑淑弟悲並早卒
悲弟紀字子綱永熙中給事黃門侍郎隨出帝沒於關中

澄弟嵩字道岳高祖時自中大夫遷員外常侍轉步兵校尉大司馬安定王休薨未及卒哭嵩便遊田高祖聞而大怒詔曰嵩不能克己復禮企心典憲大司馬薨殯爾爾便以鷹鷂自娛有如父之痛無猶子之情捐心棄禮何其太速便可免官後從平河北累有戰功除左中郎將兼武衛將軍高祖南伐蕭寶卷將陳顯達率衆拒戰嵩身備三仗免直前將士從之顯達奔潰斬獲萬計嵩於爾日勇冠三軍高祖大悅而言曰任城康王大有福德文武顯出其門以功賜爵高平縣侯資帛二千五百疋初高祖之發洛也馮皇后以罪幽於宮內既平顯達回次穀唐原高祖疾甚將賜后死曰使人不易可得顯謂任城王澄曰任城必不負我嵩亦當不負任城可使嵩也於是引嵩入內親詔遣之世宗即位以武衛將軍兼侍中出為平南將軍荊州刺史嵩表曰蕭寶卷骨肉相殘忠良先踐臣下暮然莫不離背君臣攜貳干戈日尋流聞寶卷雍州刺史蕭衍兄懿

於建業阻兵與寶卷相持荆野二州刺史並是寶卷之弟必有圖行之志臣若遣書相聞迎其本謀冀獲同心并力除衍一衍之後彼必旋師赴救丹陽當不能復經營疆陲全固襄沔臣之軍威已得臨據則沔南之地可一舉而收練漢曜兵示以威德思歸有道者則引而納之受疑告危者則援而接之總兵好銳觀釁伺隙若其零落之形已彰怠懈之勢已著便可順流摧鋒長驅席卷詔曰所陳嘉謀深是良計如當機形可進任將軍裁之既而蕭衍尋克建業乃止除平北將軍恆州刺史轉平東將軍徐州刺史又轉安南將軍揚州刺史蕭衍湘州刺史楊公則率衆二萬屯軍洛口姜慶真領卒五千據於首陂又遣其左軍將軍壽小眼軍主何天祚張俊與等率衆七千攻圍陸城嵩乃遣統軍封邁王會等步騎八千討之邁達陸城賊皆夜遁追擊破之斬獲數千公則慶真退還馬頭衍徐州刺史昌義之屯據高皇遣三軍潛寇陰陵以淮水淺竭不通船艦屯於馬頭衍將田道龍何景先等領卒三千已至衡山規寇陸城寇並充通嵩遣兼統軍李叔仁等援合肥小岬楊石頰戰破之衍征虜將軍趙草屯於黃口嵩遣軍司趙熾等往討之先遣統軍安伯醜潛師夜渡伏兵下寨率卒四千逆來拒戰伯醜與下寨戍主王虎等前後夾擊大敗之俘斬溺死四千餘人統軍李叔仁等夜襲破石之賊又破之衍將姜慶真專據肥內冠軍將軍曹天寶屯於鷓口軍主尹明世屯東硤石嵩遣別將羊引次于淮西去賊營十里司馬趙熾率兵一萬為表裏聲勢衆軍既會分擊賊之四壘四壘之賊戰敗奔走斬獲數千溺死萬數統軍牛敬賓攻硤石明世宵遁慶真合餘燼浮淮下下寨戍主王略截流擊之俘斬大半於是威名大振後為蒼頭李太伯等同謀害嵩并妻穆氏及子世賢世宗為嵩舉哀於東堂賜絹一千疋贈車騎將軍領軍諡曰剛侯

第二子世儁頗有幹用而無行業襲爵除給事中東宮舍人伯父澄表求轉階授之於是除員外散騎常侍蕭宗時追論嵩勳封世儁衛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遷冠軍將軍宗正少卿又為散騎常侍安南將軍武衛將軍河南尹尋除鎮東將軍青州刺史轉征東將軍加散騎常侍邢果之亂圍通州城世儁還城拒

守遂得保全。孝莊時，除衛將軍吏部尚書。介朱北寇京師，詔世儻以本官爲都督，防守河橋。及北至河，世儻初無拒守意，便隔岸遙拜。時論疾之。前廢帝世爲驃騎將軍，仍加尚書，尤爲介朱世隆所昵。出帝初，加儻同三司，改封武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世儻居選曹，不能厲心，多所受納。爲中尉彈糾，坐免官。尋復本職。孝靜初，加侍中，尚書右僕射，遷尚書令。世儻輕薄好去就，詔送晉陽，與和中薨。贈侍中，都督冀定瀛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傅，定州刺史，尚書令。開國公如故。諡曰殘戾。

子景遠襲散騎侍郎。

世賢弟世哲，武定中吏部郎。

嵩弟瞻，字道周，高祖時自關大夫，稍遷宗正少卿。龍驤將軍，光州刺史，散騎常侍，左將軍，遷平東將軍，兗州刺史，頗愛書史，而貪暴好殺，澄深恥忿之，絕其往來，有四子。

長子遠，尚書郎。

史臣曰：顯祖之將禪讓，可謂國之大節。康王毅然庭諍，德音孔昭，一言興邦，其斯之謂歟。文宣貞固俊遠，鬱爲宗傑，身因累朝，軍濟夷險，既社稷是任，其梁棟之望也。順審諂佞，有汲黯之風，不用於時，橫招非命，惜矣。嵩有行陳之氣，備則裂冠之徒歟。

魏書卷十九中

魏書卷十九中考證

任城王雲傳，拜都督中外諸軍事，中都坐大官。○北史作中都大官，無坐字。諸寺靈塔。○石林燕語：漢以來九卿官府，皆名曰寺。鴻臚其一也。本以待四裔賓客，明帝時攝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白馬負經至，舍於鴻臚寺，既死，尸不壞，因留寺中，後遂以爲浮圖之居，卽維中白馬寺也。僧居稱寺，本此。

魏書卷十九中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七下

景穆十二王

南安王

●城陽王

章武王

樂陵王

安定王

南安王植皇興二年封加征南大將軍中都大官尋遷內都大官高祖即位除涼州鎮都大將尋以綏撫有能加都督西戎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西域校尉儼同三司涼州刺史徵為內都大官出為使持節侍中本將軍開府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植性忠謹事母以孝聞賜帛千匹以褒之徵赴請武高祖引見於皇信堂戒之曰翁孝行著於私庭令聞彰於邦國每欽忠懿思一言展故因請武遠徵赴闕仰戀仁慈情在末已但長安鎮年饑民儉理須綏撫不容久留翁今還州其勤隱恤無令境內有飢餒之民翁既國之懿親終無貧賤之慮所宜慎者略有三事一者特親驕矜違禮僭度三者傲慢貪奢不恤政事三者飲酒遊逸不擇交友三者不去患禍將生但能慎此是以全身遠害光國榮家終始之德成矣而植不能遵奉後乃聚斂肆情文明太后高祖並臨皇信堂引見王公太后令曰汝陰王天賜南安王植不順法度賈聚斂依犯論坐將至不測卿等為當存親以毀令為欲滅親以明法羣臣咸以二王託體先皇宜蒙矜恕太后不答高祖乃詔曰南安王植以懿戚之責作鎮關右不能潔己奉公助宣皇度方肆貪欲殖貨私庭放縱恣囚壅絕訟貨遺請使遷求虛稱二三之狀皆犯刑書昔魏武翦髮以齊衆叔向戮弟以明法克己忍親以率天下夫豈不懷有為而然耳今者所犯事重曷曰循古推刑實在難恕皇太后天慈寬篤恩矜國屬每一尋惟高宗孔懷之近發言哽塞悲傷于懷且以南安王孝養之名聞於內外特一原恕削除封爵以庶人歸第禁錮終身後高祖南伐植從至洛及議還都首從大計高祖甚悅植母劉太妃薨高祖親幸臨慰及葬贈布帛綵五百段又以植議定還都復封南安王食邑一千戶出為鎮北大將軍相州刺史高祖饒植於華林都事詔曰從祖南安既之委任將曠達千里豫懷惻

戀然今者之集雖曰分歧實為曲宴並可賦詩申意射者可以觀德不能賦詩者可聽射也當使武士彎弓文人下筆高祖送植於階下流涕而別太和二十五年五月至鄴入治日暴風大雨凍死者十數人植又以早祈雨于羣神鄴城有石虎廟人奉祀之植告虎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諡曰惠贈帛一千疋及葬又賜帛千疋遣黃門郎監護喪事及恆州刺史穆泰謀反植知而不告雖蕭蕭猶追奪爵封國除有五十子英字虎兒性識聰敏博聞彊記便弓馬解吹笛徵曉醫術高祖時為平北將軍武川鎮都大將假魏公未幾遷都督梁益寧三州諸軍事安南將軍領護西戎校尉仇池鎮都大將梁州刺史高祖南伐為梁漢別道都將後大駕臨鐘離詔英率衆備寇境上英以大駕親動勢傾東南漢中有可乘之會表求進討高祖許之師次沮水蕭蕭將蕭懿遣將尹紹祖梁季羣等領衆二萬徹山立柵分為數處居高視下隔水為營英乃謀曰彼帥賤民慢莫能相服衆而無上罔知適從若選精卒并攻一營彼不相救我克必矣若克一軍四營自拔於是簡兵三面騰上果不相救既破一處四營俱潰生擒梁季羣斬三千餘級俘七百人鸞白馬戍將其夜逃潰乘勝長驅將逼南鄭漢川之民以為神也相率歸附梁州民李天幹等詣英降待以國士之禮天幹等家在南鄭之西請師迎接英遣迎之蕭懿聞而遣將姜脩率衆追襲連夜交戰頗有殺傷脩後屢敗復更請軍懿遣衆赴之迎者告急英率騎一千倍道赴救未至賊已退還英恐其入城別遣統軍元拔以隨其後英徵其前合擊之盡俘其衆懿遣軍英不虞賊至且乘力已疲軍少人懼咸欲奔走英乃緩騎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賊東西指麾狀似處分然後整列而前賊謂有伏兵俄然賊退乘勢追殄遂圍南鄭禁止三軍一無所犯遠近皆供租運先是英未至也蕭懿遣軍主范潔領三千餘人伐獠深開大軍圍城欲遣救援英遣統軍李平敵李鐵騎等收合巴西晉壽土人以斷其路潔以死決戰連敗平敵之軍英候其稍近以奇兵掩之盡皆擒獲攻圍九十餘日戰無不克被勒班師英於是先遣老弱身勒精卒留後遣使與懿告別懿以為詐也英還一日猶閉門不開二日之後懿乃遣將追英英親自殿

後與士卒下馬交戰，賊衆莫敢逼之。四日四夜，然後賊退。全軍而還。會山氏並反，斷英歸路。英勒衆奮擊，且戰且行。爲流矢所中，軍人莫有知者。以功遷安南大將軍，賜爵廣武伯。在仇池六載，甚有威惠之稱。父憂解任。高祖討漢陽，起英爲左衛將軍，加前將軍，尋遷大宗正。又轉尚書，仍本將軍鎮荊州。蕭寶卷將陳顥達等寇荊州，英連戰失利，車駕至南陽，免英官爵。世宗即位，行徐州還復，尚書廣武伯蕭寶卷遣將軍陳伯之寇淮南，司徒彭城王懿鎮壽春，以英爲鎮南將軍，率衆討之。英未至，賊已引退。懿還，詔英行揚州。後英還京師，上表曰：臣聞取亂侮亡，有國之常道。陳師鞠旅，因機而致。發竊以區區寶卷，罔顧天常，憑恃山河，敢抗中國。今妖逆數亡，驕縱日甚，威侮五行，息棄三正。淫刑以逞，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埽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此則皇天授我之日，曠載一途之秋。事易走丸，理同拾芥。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率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其路既近，不盈五百，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絕。又命揚徐二州，聲言俱舉。緣江焚毀，靡使所遺。建業窮蹙，魚遊釜內。士治之師，再興孫皓之縛。重至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爲一伏。惟陛下暫開統緒，少垂聽覽，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爽，并吞未日。事獲不報，英又奏曰：臣聞乘虛討罪，事在速舉。因危攻昧，微捷可期。今寶卷亂常，骨肉相賊，著成鼎立。莫知所歸，義陽孤絕，密邇天境，外靡糧援之期，內無兵備之固。此乃臨焚之魚，不可去薪。授首之寇，何容緩斧。若此行有果，則江右之地，斯爲經略之基。如脫否也。非直後舉難圖，亦或居要生疾。今豫州刺史司馬悅已戒嚴垂邁，而東豫州刺史田益宗方擬守三關，請遣軍司爲之節度。世宗遣直隸羊靈引爲軍司，以軍功拜吏部尚書。以前後軍功，進爵常山侯。英奏議案學令諸州郡學生，三年一校，所通經數，因正使列之。然後遣使就郡練考。臣伏惟聖明崇道顯成均之風，蘊義光膠序之美。是以太學之館，久置於下國。四門之教，方構於京畿。計習訓淹年，聽受累紀。然備造之流，應問於魏闕。不草之輩，宜返於齊民。使就郡練考，嚴其殿頌，以皇都選構。江揚未一，故鄉校之訓，弗違正

試，致使蕭蕭之質，均歸學庭。爾蕭之體，等教文肆。今外宰京官，銓考向乾，求遺四門博士，明通五經者，道別校練，依令黜陟。詔曰：學業隨廢，爲日已久，非一使能勸。比當別勅，尋詔英使持節，假鎮南將軍，都督征義陽諸軍事，率衆南討。蕭衍司州刺史蔡道恭，聞英將至，遣其驍騎將軍楊由，率城外居民三千餘家，於城西南十里，置首山，即積爲二柵，作表裏之勢。英勒諸軍圍首山，燬其柵門。楊由乃驅水牛，從營而出，繼之以兵。軍人避牛，師遂退下。尋分兵圍守，其夜柵民任馬駒，斬由以降。三軍館數降，民安堵。蕭衍遣其平西將軍曹景宗，後將軍王僧炳等，率步騎三萬來救義陽。僧炳統衆二萬，據壘峴，景宗率一萬繼後。英遣冠軍將軍元逞，揚烈將軍曹文敬，進據樊城，以抗之。英部勒將士，犄角討之。大破僧炳軍，俘斬四千餘人。英又於士雅山結壘，與景宗相抗。分遣諸統，伏於四山，示之以弱。衍將馬仙琕，率衆萬餘來，掩英營。英命諸軍，僞北誘之。既至平地，統軍傅承等三軍擊之，賊便奔退。進擊潰之，斬首二千三百級。斬賊羽林監軍鄧終年，仙琕又率一萬餘人，重來決戰。英勒諸將，隨便分擊，又破之。復斬賊將陳秀之，統軍王買奴，別破東嶺之陣，斬首五百。道恭憂死，驍騎將軍行州事蔡靈恩，復憑藉城，短兵日接。景宗仙琕，知城將拔，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靈恩，勢窘遂降。三關戍聞之，亦棄城而走。詔曰：知賊城已下，復克三關，展威闡境，聲略宣振，公私稱慶。夏以欣然，將軍淵規，內斷忠謀，外舉受律，揚旌克申。廟算雖方，叔之制，蠻荆召虎之掃，淮浦匹茲，茂如也。新州初附，宜廣經略，想善加檢督，必令周固。有所委付，然後凱旋。耳初高祖之平漢陽，英有戰功，許復其封。反爲顯達所敗，遂廢是役也。世宗大悅，乃復之。改封中山王，食邑一千戶。遣大使鴻臚少卿陸延吉，持節就拜。英送蔡靈恩，及衍尚書郎蔡僧觀，前軍將軍義陽太守馮道要，遊擊將軍鮑懷慎，天門太守王承伯，平北府司馬宗象，平北府諮議參軍伏榮，給事中寧朔將軍蔡道恭，中兵參軍龐儉等數十人。詔曰：會平江南，此等便可放歸也。英既還，世宗引見，深嘉勞之。後增封一千戶。蕭衍遣將軍寇肥梁，詔英使持節，加散騎常侍，征南將軍，都督揚徐二道諸軍事，率衆十萬討之。所在皆以便宜從事。詔英曰：賊勢滋甚，圍逼肥梁，邊將後規，以至

於此故有新舉必期勝捷而出軍淹滯肥梁已陷聞之惋憐實乖本圖今眾軍雲集十有五萬進取之方其算安在克珍之期復當遠近竟以幾日可至賊所必勝之規何者為先故遣步兵校尉領中書舍人王雲指取機要英表陳事機乃擊破除陵斬將二十五人及虜首五千餘級又頻破賊軍於梁城斬其支將四十二人殺獲及溺死者將五萬衍中軍大將軍臨川王蕭宏尚書左僕射柳懷等大將五人沿淮南走凡收米三十萬石詔勞英曰知大權鯨寇威振南海江浦無塵三楚卷墟聲被荒隅同軌斯始公私慶慰良副朕懷便當乘威藉響長驅吳會翦拉遺燼截彼東南也英追至于馬頭衍馬頭戍主委城遁走遂圍鍾離詔曰師行已久士馬疲瘁賊城險固卒難攻屠冬春之交稍非勝便十萬之衆日費無貲方圖後舉不待全事且可密裝徐嚴為振旅之意整驥完土開示威略左右攪楚素應逃亡或竄山湖或難制掠若凶渠黠黨有須翦除者便可撲掃以清疆界如其強狡憑阻未易致力者亦不煩肆兵凱旋遲近不復委曲英表曰臣奉辭伐罪志珍遠寇想敵量攻期至二月將末三月初理在必克但自此月一日以來霖雨連併可謂天違人願然王者行師舉動不易不可以少致睽淹便生異議臣亦諱思若入三月已後天晴地燥憑陵是常如其違兩仍接不得進攻者臣已更高邵陽之橋防其汎突意外洪長慮其破橋臣亦部分造船復於鍾離城隨水狹處營造浮橋至三月中旬橋必克成晴則攻勝兩則圍守水陸二圖以得為限實願朝廷特開遠略少復賜寬假以日月無使為山之功中途而廢詔曰大軍野次已成勞久攻守之方理可豫見比頻得啓制勝不過暮春及省後表復期孟夏之末彼土蒸溽無宜久淹勢難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故遣主書曹道往觀軍勢使還三具聞及遣還英猶表云可克四月水成破橋英及諸將狼狽奔走士衆沒者十有五六英至揚州遣使送節及衣冠冠帶章綬詔以付典有司奏英經算失圖案勅處死詔恕死為民後京兆王愉反英復王封邑一千戶除使持節假征東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英未發而冀州已平時鄆州治中督樂祖潛引蕭衍軍以襄陽應之三關之戍並據城降衍鄆州刺史襄悅舉城自守懸瓠城民白早生等

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衍將齊荀仁率衆守懸瓠悅子尚華陽公主拜為所劫詔英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假征南將軍出自汝南世宗引英謂之曰襄悅綏御失和銜衛闡於簡授故使鄆民引寇關戍外奔襄陽孤寡有倒懸之切王國之召虎威名宿震故屈王親總元戎掃清氛穢昔衛霍以匈奴之故居無寧歲今南疆不靖王不得以屢勞為辭也英對曰臣才非韓白諫聞孫吳徒以宗室之長頻荷推轂之寄規略淺短失律喪師宜章子反之戮以謝天下陛下慈深念屢愛等鍾牛使臣得同荀伯再生明世誓追孟氏以報復為期關鄆微寇何足平珍滅賊方略已在臣目中願陛下勿勞聖慮也世宗曰截彼東南再清隨楚所望於將軍鍾離一會豈足以損大德今王董彼三軍朕無憂矣世宗以邢巒頻破早生詔英南赴襄陽英以衆少累表請軍世宗弗許而英輒與邢巒分兵共攻懸瓠克之乃引軍而進初荀仁之據懸瓠衍軍朔將軍張道凝等率衆據楚城聞英將至棄城南走英追擊斬道凝及衍虎賁中郎曹苦生盡俘其衆既次襄陽將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攻易東關易攻宜須先取即黃石公所謂戰如風發攻如河決英悉其兵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率五統向西關分其兵勢身督諸軍向東關先是馬仙琕使雲騎將軍馬廣率衆拒屯於長薄軍主胡文超別屯松峴英至長薄馬廣夜遁入於武陽英進師攻之聞衍遣其冠軍將軍彭彥生驃騎將軍徐超秀援武陽英乃緩軍曰縱之使入此城吾先曾觀其形勢易攻耳吾取之如拾遺也諸將未之信彥生等既入武陽英促圍攻之六日而廣等降於是進擊黃峴衍太子左衛率李元履棄城奔竄又討西關衍司州刺史馬仙琕亦即退走果如英策凡擒其大將六人支將二十人卒七千米四十萬石軍實稱是還朝除尚書僕射承平三年英薨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帛七百匹贈司徒公諡曰獻武王英五子

做字玄與東宮洗馬早卒贈散騎侍郎

做弟照字真與好學俊爽有文才聲著於世然輕躁浮動英深慮非保家之主

常欲廢之立第四子略為世子宗議不聽略又固請乃止起家秘書郎延昌二

年歲封異選兼將作大匠拜太常少卿給事黃門侍郎拜轉光祿勳時領軍于忠執政熙忠之婿也故歲中驛選尋除平西將軍東秦州刺史進號安西將軍秘書監尋以本將軍授相州刺史熙以七月入治其日大風寒凍死者二十餘人驢馬數十匹熙聞其祖父前事心惡之又有蛆生其庭初熙兄弟並為清河王暉所昵及劉騰元義隔絕二宮矯詔殺暉熙乃起兵上表曰臣聞安危無常時有休否臣早屬休明晚逢多難自皇基綿茂九葉承光高祖世宗徽明相襲聖太后聖教自天德同馬鄧至尊神教兼御神鑿燭遠四海晏如八表歸化而領軍將軍元義寵藉外親叨榮左右豺狼為心蛇便反噬遂使二宮阻隔溫清闕禮又太傅清河王暉被屠害致使忠臣烈士喪氣關庭親賢宗戚憤恨內外幸指鹿為執能踰之王董權逼方此非管臣仰瞻雲關泣血而生以細草不除將為爛履况又恃逆如此孰可忍之臣忝藉枝尊思盡力命碎首屠肝甘之若齊今輒起義兵實甲八萬大徒既進文武爭先與并州刺史城陽王徽恆州刺史廣陽王淵徐州刺史齊王蕭寶夤等同以今月十四日俱發庶仰憑祖宗之靈俯壽義夫之命掃蕩兇醜更清京邑臣親總三軍星邁赴難置兵溫城伏聽天旨王公宰輔或世著忠烈或宿傳恩顧如能同力藉除元義使太后至尊忻然奉對者臣即解甲散兵赴謝朝闕臣雖才菲昔人位居書屏寧容坐觀森隴慮受榮祿哉熙兵起甫十日為其長史柳元章別駕游荆魏郡太守李孝怡率諸城人數謀而入殺熙左右四十餘人執熙置之高樓并其子弟義道尚書左丞盧同斬之於郡街傳首京師始熙妃于氏知熙必敗不從其謀自初哭泣不絕至於熙死熙臨刑為五言詩示其妻吏曰義實勸君子主辱死忠臣何以明是節將解七尺身與知友別曰平生方寸心殷勤屬知己從今一銷化悲傷無極已熙既善王之貴加有文學好奇愛異交結偉俊風氣甚高名美當世先達後進多造其門始熙之鎮鄴也知友才學之士袁讓李琰李神儁王誦兄弟獲赦還等咸饒於河梁賦詩告別及熙將死復與知友書曰吾與弟並蒙皇太后知遇兄據大州第則入侍殷勤言色恩同慈母今皇太后見廢北宮太傅清河王暉受屠酷主上幼年獨在前殿君親如此無以自安故率兵民建大義於

天下但智力短旋見囚執上斷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義干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復何言哉昔李斯懷上蔡黃犬陸機想華亭鶴唳豈不以恍惚無際一去不還者乎今欲對秋月臨春風藉芳草蔭花樹廣召名勝賦詩洛濱其可得乎凡百君子各敬爾宜為國為身善勸名節立功立事為身而已吾何言哉時人憐之又熙於任城王澄薨前夢有人告之曰任城當死死後二百日外君亦不免若其不信試看任城東熙夢中顧瞻任城第舍四面牆崩無遺堵焉熙惡之覺而以告所親及熙之死也果如所夢兄弟三人每從英征伐在軍食暴或因迎降逐北至有新殺無辜多增首級以為功狀又于忠之誣郭祚裴植也忠意未決審之由熙勸疑遂至極法世以為冤及熙之禍議者以為有報應焉豐太后反政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瀛相幽五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尉公冀州刺史增本封一千戶謚曰文莊王

長子景獻次仲獻次叔獻並與熙同被害後贈景獻中軍將軍青州刺史葬以王禮仲獻左將軍兗州刺史叔獻右將軍齊州刺史

叔獻弟叔仁以年幼獲全與母子徙朔州孝昌初豐太后詔叔仁歸京師還其財宅襲先爵除征虜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孝莊初遇害於河陰贈衛大將軍儀同三司并州刺史

子琳襲齊受禪爵例降

熙弟誘字惠與自員外郎稍遷通直郎太子中庶子征虜將軍衛尉少卿出為右將軍南秦州刺史義斬之於岐州妻子得不坐追贈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後贈儀同三司追封都昌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謚曰恭

子始伯襲給事中齊受禪爵例降

誘第略字儁與才氣劣於熙而有和遽之譽自員外郎稍遷羽林監通直散騎常侍冠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清河王暉死後又勸略為懷朔鎮將未及赴任會熙起兵與略書來去尋值熙敗略遂潛行自託舊職河內司馬始資始資便為苻後夜與略俱渡盟津請上黨屯留縣果法光法光素教信義折而納之略奮職刁雙時為西河太守略復歸之停止經年雙乃令從子昌送略潛通江

左蕭衍甚禮敬之封略爲中山王邑一千戶宣城太守俄而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南叛州內士庶皆爲法僧擁護衍乃以略爲大都督令諸彭城接誘初附略至屯於河南爲安樂王璽所破略唯數十騎入城衍尋遣其豫章王綽鎮徐州徵略與法僧同還略雖在江南自以家禍晨夜哭泣身若居喪又惡法僧爲人與法僧言未嘗一笑衍復除略徐州刺史未行會緣以城歸國緣長史江革司馬祖暉將士五千人悉見擒虜蕭宗勅有司悉遣軍等還南因以徵略衍乃備禮遣之略之將還也衍爲置酒餞別賜金銀百斤衍之百官悉送別江上遣其右衛徐禮率百餘人送至京師蕭宗詔光祿大夫刁雙境首勞問又勅徐州賜絹布各一千匹除略侍中義陽王食邑一千戶還遣石人驛亭詔宗室親黨內外百官先相識者聽迎之近郊賜帛三千匹宅一區粟五千石奴婢三十人其司馬始賓除給事中領直後更法光本縣令刁昌東平太守刁雙西兗州刺史其略所至一餐一宿之處無不霽實尋改封東平王又拜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俄同三司領左衛將軍侍中如故又本官領國子祭酒遷大將軍尙書令暉太后甚寵任之其見委信殆與元徽相埒於時天下多事軍國萬端略守常自保無他裨益唯唯具臣而已尔朱榮略之姑夫略素所輕忽略又黨於鄭儼徐乾榮兼衝之榮入洛也見害於河陰贈以本官加太保司空徐州刺史陸曰文貞

子景式襲武定中北廣平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略第纂字紹興頗有將略爲司徒祭酒開熙舉兵因逃奔於鄴至即見擒與熙俱死追封北平縣公贈安北將軍恆州刺史改封高唐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戶

子于戲襲卒於涇州司馬

熙異母弟襲與出後叔父並洛蕭宗初除員外散騎侍郎及熙之過嘗也襲與以別後故得不坐稍遷輔國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中軍將軍瀛州刺史後贈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餘如故襲與妻趙郡李氏李頗有婦工爲尔朱榮妻所親昵永安中追封襲與燕郡王邑五百戶尋改封鉅鹿王又改封武邑王

于述襲天平中通直郎齊受禪爵例降

其第怡起家步兵校尉轉城門校尉遷都善鎮將所在倉暴爲有司所糾逃竄得免延昌中卒莊帝初以尔朱榮婦兄超贈驃騎大將軍太尉公雍州刺史扶風王

長子肅起家員外散騎侍郎轉直護莊帝初封肅魯郡王邑千戶除散騎常侍出爲後將軍廣州刺史後除衛將軍肆州刺史其弟暉備立拜肅侍中太師錄尙書事尋改除使持節都督青膠光齊南青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南道大行臺青州刺史不行永安二年薨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并恆二州諸軍事本將軍司徒公并州刺史

于道與襲除前將軍齊受禪爵例降

暉字華與小字盆子性輕躁有膂力起家秘書郎稍遷通直散騎常侍莊帝初封長廣王邑一千戶出爲太原太守行并州事尔朱榮之死也世隆等奔還并州與尔朱兆會於建興乃推暉爲主大赦所部號年建明尋爲世隆等所廢前廢帝立封暉爲東海王邑萬戶出帝初坐事賜死於第無子爵除

城陽王長壽皇興二年封拜征西大將軍外都大官出爲沃野鎮都大將性聰惠善撫接在鎮甚有威名延興五年薨諡康王

長子多侯早卒

次子鸞字宣明始繼叔章武敬王及兄卒還襲父爵身長八尺腰帶十圍以武藝著稱類爲北都大將高祖時拜外都大官又出爲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涼州鎮都大將改鎮立州以鸞爲涼州刺史姑臧鎮都大將餘如故後朝于京師會車駕南討領鎮軍將軍定都洛陽高祖幸鄴詔鸞留守及開建五等食邑一千戶除使持節征南大將軍都督豫荆鄆三州河內山陽東郡諸軍事與安南將軍盧淵李佐攻隋陽不克敗退而還時高祖幸瑕丘鸞請罪行官高祖引見鸞等責之曰卿等總率戎徒義應奮節而進不能與拔賊城退不能殄茲小寇虧損王威罪應大辟朕草薺之始事從寬貸今捨卿等死罪城陽降爲定襄縣王削戶五百古者軍行必戴廟社之主所以示其

威惠各有攸歸今徵卿等敗軍之罪於社主之前以彰厥咎後以留守之功還復本封增邑二百戶除冠軍將軍河內太守轉并州刺史世宗初除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後轉安北將軍定州刺史鸞愛樂佛道倚持五戒不飲酒食肉積歲長齋繕起佛寺勸率百姓共為土木之勞公私費擾頗為民患世宗聞而詔曰鸞親唯宗懿作牧大州民物殷繁經年所屬宜克己厲誠崇清樹惠而乃驟相徵發專為煩擾編戶嗷嗷家懷嗟怨北州土廣姦亂是由準法尋愆應加肅黜以懲威屬情有未忍可遣使者以善督責奪祿一周徵示威罰也正始二年薨時年三十八贈帛六百匹詔中書舍人王雲宣旨臨弔贈鎮北將軍冀州刺史謚懷王

子徽字顯順粗涉書史頗有吏才世宗時襲封除遊擊將軍出為河內太守在郡清整有民譽徵拜長兼散騎常侍肅宗時除右將軍涼州刺史徽以徑途阻遠固請不行除散騎常侍其年除後將軍并州刺史先是州界夏穡禾稼不熟民庶逃散安業者少徵輒開倉賑之文武咸共諫止徵曰昔汲長孺郡守耳尚輒開倉救民災敵况我皇家親近受委大藩豈可拘法而不救民困也先給後表肅宗嘉之加安北將軍後拜安西將軍秦州刺史詔書且至夕發徵以將之秦部請謁關恭授仍表啓固陳請不之職改授輔國將軍加度支尚書進號鎮軍將軍于時戎馬在郊王師屢敗徵以軍旅之費上國封絹二千匹粟一萬石以助軍用肅宗不納又以本官兼吏部尚書加侍中征東將軍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拜尚書左僕射轉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固辭不拜聽解侍中然後受詔尋除尚書令加開府西道行臺不行時豐太后專制朝綱類徵既居寵任無所匡弼與鄭儼之徒更相阿黨外似柔謹內多猜忌睡毗之忿必思報復識者嫉之又不能防閑其妻子氏連與廣陽王淵姦通及淵受任軍府每有表啓論徵罪過雖涉輕毀頗亦實焉莊帝踐阼拜司州牧尋除司徒仍領牧元顛入洛徵從莊帝北巡及車駕還宮以與謀之功除侍中大司馬太尉公加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二萬戶餘官如故徵表辭官封前後屢上又啓云河上之功將士之力求回所封加諸勳義徵為莊帝親待內懼榮寵故有此辭以防外議莊帝識

其意聽其辭封不許讓官徵後妻莊帝舅女侍中李威帝之姊婿徵性佞媚善自取容挾內外之意宗室親戚莫與比焉遂與威等勸帝圖榮莊帝亦先有意榮死世隆等屯據不解除徵太保仍大司馬宗師錄尚書事總統內外徵本意謂榮死後枝葉自應散亡及余朱宗族聚結謀難徵算略無出憂怖而已性多嫉妬不欲人居其前每入參謀獨與帝決朝臣有上軍國策者並勸帝不納乃云小賊何慮不除又悵惜財用自家及國於是有所賞錫咸出薄少或多而中減與而復追徒有糜費恩不感物莊帝雅自約狹尤亦徵所贊成太府少卿李苗徵司徒時司馬也徵待之頗厚苗每致忠言徵自得意多不採納苗謂人曰城陽本自蜂目而豺聲復將躍也及余朱兆之入禁衛奔散莊帝步出雲龍門徵乘馬奔度帝頻呼之徵不顧而去遂走山南至故吏寇彌宅彌外雖容納內不自安乃怖徵云官捕將至令其避他所使人於路邀害送屍於余朱兆出帝初贈使持節侍中太師大司馬錄尚書事司州牧謚曰文獻

子延襲爵武定末官至太子中庶子齊受禪爵例降

徵兄顯魏給事中司徒掾卒贈輔國將軍東徐州刺史徵次兄顯恭字懷忠揚州別駕以軍功封平陽縣開國子邑三百戶孝莊初除北中郎將遷左將軍東徐州刺史入為安東將軍大司農卿尋除中軍將軍荊州刺史莊帝既殺余朱榮乃除顯恭使持節都督晉建南汾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兼尚書左僕射西北道行臺晉州刺史余朱兆入洛後死於晉陽出帝初贈衛大將軍并州刺史重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子彥昭襲武定中漁陽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顯恭弟旭字顯和莊帝時封襄城郡王邑一千戶武定末位至大司馬齊受禪爵例降

章武王太洛皇興二年薨追贈征北大將軍章武郡王謚曰敬無子高祖初以南安惠王第二子彬為後

彬字約兒襲爵勇健有武用出為使持節都督東秦幽夏三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西戎校尉統萬鎮都大將朔州刺史以貪狽削封是時吐京胡反昭彬持

彬字約兒襲爵勇健有武用出為使持節都督東秦幽夏三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西戎校尉統萬鎮都大將朔州刺史以貪狽削封是時吐京胡反昭彬持

節假平北將軍行汾州事率兵往討之胡平仍除征虜將軍汾州刺史胡民去居等六百餘人保險謀反屬動徒類彬請兵二萬有司奏許之高祖大怒曰何有動兵屬理也可隨宜肅治若不能權方靜帖必須大衆者則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奉詔大懼而率州兵身先將士討胡平之太和二十三年卒賜錢十萬絹二百匹贈以本官加散騎常侍彬有五子

長子融字承與儀貌壯麗衣冠甚偉性通率有豪氣高祖時拜秘書郎世宗初復先爵除騎將軍蕭衍遣將寇逼淮陽梁城陷沒詔融假節征虜將軍別將南討大摧賊衆還復梁城于時揚州刺史元嵩爲奴所害勅融行揚州事尋除假節征虜將軍并州刺史及世宗崩兼司空營陪景陵拜宗正卿以本官行瀛州事遇疾不行未幾除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青州刺史遷爲秘書監遷中護軍進號撫軍將軍領河南尹加征東將軍性尤貪殘恣情聚斂爲中尉糾彈削除官爵汾夏山胡叛逆連結正平平陽詔復融前封征東將軍持節都督以討之融棄於經略爲胡所敗久之加散騎常侍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後賊帥鮮于脩禮寇暴瀛定二州長孫稚等討之失利除融車騎將軍爲前驅左軍都督與廣陽王淵等共討脩禮師渡交津葛榮殺脩禮而自立轉營至白牛邊輕騎擊融融苦戰終日更無外援遂大奔敗於融見殺肅宗爲舉哀於東堂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綵二千八百段贈侍中都督雍華岐三州諸軍事本將軍司空雍州刺史尋以融死王事進贈司徒加前後部鼓吹諡曰莊武

子景哲襲武定中開府儀同三司齊受禪爵例降
景哲弟朗即後廢帝語在帝紀
子黃頭襲封安定王改封安平王齊受禪爵例降
融弟凝字定興起家恆州征虜錄事參軍累遷護軍長史凝姑余朱樂妻莊帝初封東安王食邑五百戶除持節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轉濟州刺史仍本將軍承熙二年薨贈持節都督滄瀛冀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
子彥友襲武定中光祿大夫齊受禪爵例降
凝弟湛字鎮興起家秘書郎轉尚書左司郎中遷廷尉少卿莊帝初遇害河陰

贈征東將軍青州刺史追封漁陽王食邑五百戶
子俊襲齊受禪爵例降

湛弟晏字俊與卒於秘書丞贈平東將軍秘書監豫州刺史
樂陵王胡兒和平四年薨追封樂陵王贈征北大將軍諡曰康無子顯祖詔胡兒兄汝陰王天賜之第二子承全後之襲封後改名思譽高祖初蠕蠕犯塞以思譽爲鎮北大將軍北征大都將後除使持節本將軍領護匈奴校尉都督中軍都將出爲使持節鎮東大將軍和龍鎮都大將軍營州刺史加領護東夷校尉轉爲鎮北將軍行鎮北大將軍高祖引見百官於光極堂謂思譽曰恆代路懸舊都意重故屈叔父遠臨此任不可不敬慎所臨以副朕望及穆秦陰謀不軌思譽知而不告怨死削封爲庶人太和末還復其王封正始四年薨贈光州刺史諡曰密王

子景略字世彥世宗時襲封拜驍騎將軍除持節冠軍將軍幽州刺史熙平元年薨贈本將軍豫州刺史賜帛四百疋諡曰惠王
子霸字休邦襲武定中鉅鹿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景略弟慶略散騎侍郎

子子政通直散騎常侍
慶略弟洪略恆農太守中軍將軍行東雍州刺史
洪略弟子業平原太守
定安王休皇與二年封拜征南大將軍外都大官休少而聰慧治斷有稱高祖初厚莫奚寇邊以休爲使持節侍中都督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儀同三司和龍鎮將休撫防有方賊乃款附入爲中都大官蠕蠕犯塞出爲使持節征北大將軍撫冥鎮大將休身先將士擊虜退之入爲內都大官遷太傅及開建五等食邑二千戶車駕南伐領大司馬高祖親行諸軍遇休以三盜人

物於六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陛下將遠清衛霍故親御六師跋涉野次軍行始爾已有姦竊如其不斬何以息盜請必行刑以肅姦惡詔曰大司馬執憲誠應如是但因緣會朕聞王者之體亦時有非常之澤雖遠軍法可特原之

休乃奉詔高祖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嚴而秉法諸軍不可不慎於是六軍肅然定都洛邑休從駕幸鄴命休率從駕文武迎家于平城高祖親饌休於漳水之北十八年休獲疾高祖幸其第流涕問疾中使醫藥相望於路高祖賜帛三千匹自薨至殯車駕三臨高祖至其門改服褐素并加冠皇太子百官皆從行弔禮及將葬又贈布帛二千匹詔曰靖王詔假黃鉞加羽葆鼓吹虎賁班劍六十三人悉準三老尉元之儀高祖親送出郊慟哭而返諸王恩禮莫比焉世宗世配饗廟庭

長子安幼年早卒

次子雙除下大夫世宗初襲拜太中大夫除征虜將軍華州刺史雙表曰謹惟州治李潤堡雖是少梁舊地晉芮錫壤然胡夷內附遂為戎落城非舊邑先代之名爰自國初護羌小戎及改鎮立郡依岳立州因籍倉府未刊名實竊見馮翊古城羌魏兩民之交許洛水陸之際先漢之左輔皇魏之右翼形勝名都實惟西蕃輿府今州之所在豈唯非舊至乃居岡飲澗井谷穰離升降劬勞往還數里嚙暗明昏有虧禮教未若馮翊面華渭包原澤井淺池平樵牧競廣採材華陸陸運七十伐木龍門順流而下陪削舊雉功省力易人名為己不以為勞昔宋民無井穿井而忻得人況合城無水得水而不家慶麟閣前政刺史非是無意或值兵舉或遇年災緣此契關稽延至此去歲已熟秋方大登四境晏安東師無事丁不十錢之費人無八旬之動損輕益重乞垂昭鑒遂詔曰一勞永逸便可聽移後除征虜將軍幽州刺史延昌四年薨贈本將軍朔州刺史

子超字化生肅宗初襲時以胡國珍封安定公改封北平王拜城門校尉通直散騎常侍東中郎將尋除光祿大夫領將作大匠後復本封公朱榮之入洛超避難洛南遇寇見害莊帝初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岐州刺史

子孝景襲武定中通直郎齊受禪爵例降

雙弟願平清狂無行高祖末拜員外郎世宗初遷給事中悍惡日甚殺人劫盜公私咸患世宗以其戚近未忍致之於法乃免官禁之別館名愁思堂冀其克念世宗崩願平乃得出靈太后臨朝以其暴亂不俊詔曰願平志行輕疎每

乖憲典可遷於別館依前禁錮久之解禁還家付師嚴加轉鑿後拜通直散騎常侍前將軍坐裸其妻王氏於其男女之前又覆姦妻妹於妻母之側御史中丞侯剛案以不道處死絞刑會赦免黜為員外常侍孝昌中卒

子緒幽州安西府功曹參軍莊帝初直閣將軍尋為持節兼武衛將軍關右尉勞十二州大使遂沒吐谷渾

子長春員外散騎侍郎武定初封南郡王邑五百戶齊受禪爵例降

願平弟承平征虜將軍南州刺史為城民華廷明所害太昌初追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遠幽三州諸軍事衛將軍定州刺史

承平弟珍平司州治中

子叔遵員外散騎常侍

珍平弟貴平羽林監轉射擊校尉莊帝初除散騎常侍宗正少卿封東萊王邑百戶除平北將軍南相州刺史莊帝既殺公朱榮加武衛將軍兼侍中為河北

山東慰勞大使至定州東北為幽州大都督侯淵所執送於晉陽後還洛前廢帝時以本官行青州事屬土民崔祖蟠作逆賊徒甚威逼東陽一百餘日貴

平率城民固守又令將士開門交戰大軍救至遂擒祖蟠等斬之還除車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遷左衛將軍宗師又遷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貴

平人才險薄為出帝所信出為青州刺史又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為

幽州大都督侯淵所害

史臣曰南安原始要終善不掩惡英將帥之用有聲於時熙略兄弟早播民譽

或才疎志大或器狹任廣咸不能就其功名俱至非命惜也康王不承鸞起家

聲徽飾矯矯情外詔內忌永安之禍誰任其責宛其死也固其宜哉重武樂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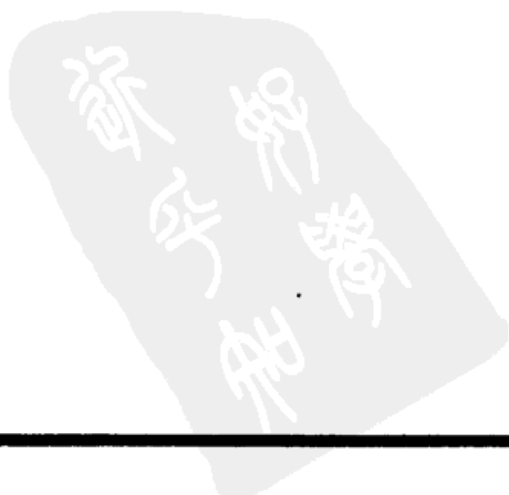
蓋不足數靜王聰斷威重見稱太和矣

魏書卷十九下考證

南安王植傳景宗率一萬繼後○萬監本誤晚今改正

魏書卷十九下考證

魏書卷十九下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八

文成五王

安樂王

廣川王

齊郡王

河間王

安豐王

文成皇帝七男，孝元皇后生獻文皇帝，李夫人生安樂，屬王長樂，曹夫人生廣川，莊王略，沮渠夫人生齊郡，順王簡，乙夫人生河間，孝王若悅，夫人生安豐，匡王猛，玄夫人生韓，哀王安平，平王早薨，無傳。

安樂王長樂，皇興四年封建昌王，後改封安樂王，長樂性凝重，顯祖器愛之，承明元年拜太尉，出為定州刺史，鞭撻豪右，頓辱衣冠，多不奉法，為人所患，百姓諂闕訟其過，高祖罰杖三十，食暴彌甚，以罪徵詣京師，後與內行長乙肆虎謀，為不軌，事發賜死於家，葬以王禮，諡曰厲。

子詮，字搜賈，世宗初為涼州刺史，在州貪穢，政以賄成，後除定州刺史，及京兆王愉之反，詐言國變，在北州鎮，咸疑朝廷有變，遣使觀驗，動靜詮具以狀告，州鎮帖然，愉奔信都，詮與李平高璠等四面攻燒，愉突門而出，尋除侍中，兼以前首告之功，除尚書左僕射，諡曰武康，子鑿，字長文，後除相州刺史，北討大都督討葛榮，仍兼尚書右僕射，北道行臺，尚書令，與都督裴衍，共救信都，鑿既庸才，諸弟繼暴，見天下多事，遂謀反，降附葛榮，都督源子邕與裴衍合圍，鑿斬首傳洛，詔改其元氏，莊帝初，許復本族，又特復鑿王爵，贈司空。

鑿弟斌之，字子爽，性險無行，及與鑿反，敗，遂奔葛榮，榮滅，得還，出帝時封穎川郡王，委以腹心之任，帝入關，斌之奔蕭衍，後還長安。

廣川王略，延興二年封位中都大官，性明敏，鞠傲稱平，太和四年薨，諡曰莊，子諡，字仲和，襲十九年薨，詔曰：朕宗室多故，從弟諸喪，逝悲痛摧割，不能已，已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此蓋三公已上，至於卿司已下，故應自漢已降，多無此禮，朕欲遵古典，哀感從情，難以尊降，伏私痛軍爽，欲令諸王有期親者，為之三臨，大功之親者為之再臨，小功緦麻為之一臨，廣川王於朕大功，必欲

再臨，再臨者欲於大殮之日，親臨盡哀，成服之後，緦麻而弔，既殯之緦麻，理在無疑，大殮之臨，當否如何，為須撫柩於始喪，為應盡哀於闋棺，早晚之宜，擇其厥中，黃門侍郎崔光宋弁通直常侍劉芳，典命下大夫李元凱，中書侍郎高敏等，議曰：三臨之事，乃自古禮愛及漢魏行之者，稀陛下至聖慈仁，方遵前軌，志必哀喪，應同軍戚，臣等以為若期親三臨，大功宜再，始喪之初，哀之至極，既以情降，宜從始喪，大殮之臨，伏如聖旨，詔曰：魏晉已來，親臨多闕，至於戚臣，必於東堂哭之，頃大司馬安定王薨，朕既臨之後，復更受慰於東堂，今日之事，應更哭否，光等議曰：東堂之哭，蓋以不臨之故，今陛下躬親撫視，羣臣從駕，臣等參議以為不宜復哭，詔曰：若大司馬戚尊位重，必哭於東堂，而廣川既是諸王之

子，又年位尚幼，卿等議之，朕無異焉，諸將大殮，高祖素服深衣，哭之入室，哀慟撫尸而出，有司奏廣川王妃薨於代京，未審以新算從於車，舊為宜，車舊來就新算，詔曰：遷洛之人，自茲厥後，悉可歸骸，邱墳皆不得就塋，恆代，其有妻墳於北，婦今喪在南，婦人從夫，宜遷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有妻墳於恆代，夫死於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亦從之，若異葬亦從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喪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戶屬恆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從所擇，其屬諸州者，各得任意，詔贈諸武衛將軍，諡曰剛，及葬，高祖親臨送之。

子豐道襲卒，諡悼王。

齊郡王簡，字叔亮，太和五年封位中都大官，簡母沮渠牧健女也，簡性貌特類，外祖後為內都大官，高祖嘗與簡俱朝，文明太后於皇信堂，簡居帝之右，行家人禮，遷太保，高祖仁孝，以諸父零落，存者唯簡，每見立以侍之，俟坐，致敬問起居，侍簡拜伏，簡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妻常氏，燕郡公常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賜簡，性幹幹家，事頗節，簡酒乃至盜竊，求乞婢侍，卒不能禁，二十三年薨，時高祖不豫，詔曰：叔父薨，背痛甚，摧絕，不自勝任，但虛頓床枕，未堪奉赴，當力疾發哀，諡曰靈王，世宗時改諡曰順。

子祐，字伯授，襲母常氏，高祖以納不以禮，不許其為妃，世宗以母從子，貴，詔特拜為齊國太妃，祐位涇州刺史，薨，諡曰敬。

河間王若字叔儒年十六未封而薨追封河間王曰孝昭京兆康王子太安為後太安於若為從弟非相後之義廢之以齊郡王子琛繼

琛字曇寶幼而敏慧高祖愛之世宗時拜定州刺史琛妃世宗男女高皇后妹琛憑恃內外多所受納貪恠之極及還朝靈太后詔曰琛在定州惟不將中山

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更復效用由是遂廢于家琛以肅宗始學獻金字孝經又無方自達乃與劉騰為養息賂騰金寶巨萬計騰屢為之言乃得兼都官

尚書出為秦州刺史在州聚斂百姓吁嗟屬東益南秦二州氏反詔琛為行臺仍充都督還攝州事琛性貪暴既總軍省求欲無厭百姓患害有甚狼虎進討

氏羌大被摧破士卒死者千數率乘走還內恃劉騰無所畏憚為中尉糾彈會赦除名為民尋復王爵後討鮮于儵禮敗免官爵後討汾晉胡蜀卒於軍追復

王爵安豐王猛字季烈太和五年封加侍中出為和龍鎮都大將軍州刺史猛寬仁

雄毅甚有威略戎夷畏愛之薨于州贈太尉諡曰匡子延明襲世宗時授太中大夫延昌初歲大饑延明乃減家財以拯貧客數千

人并贖其家至肅宗初為豫州刺史甚有政績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延明既博極羣書兼有文藻鳩集圖籍萬有餘卷性清儉不營產業與中山王熙及弟臨

淮王瑛等並以才學令望有名於世雖風流造次不及熙瑛而稽古博覽過之群選侍中詔與侍中崔光撰定服制後兼尚書右僕射以延明博識多聞勅監

金石事及元法僧反詔為東道行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與都督臨淮王彧尚書李惠等討法僧蕭衍遣其豫章王綜鎮徐州延明先牧徐方甚得民譽

招懷舊土遠近歸之綜既降延明因以軍乘之復東南之境至宿豫而還遷都督徐州刺史類經師放人物凋弊延明招撫漸故人悉安業百姓咸附莊帝時

兼尚書令大司馬及元顥入洛延明受顥委寄率眾守河橋顥敗遣將妻子奔蕭衍死於江南莊帝末喪還出帝初贈太保王如故諡曰文宣所著詩賦讚頌

銘諫三百餘篇又撰五經宗略詩禮別義注帝王世紀及列仙傳又以河間人信都芳工算術引之在館其撰古今樂事九章十二圖又集器準九篇芳別為

之注皆行於世

魏書卷二十

魏書卷二十考證

文成五王列傳○魏收書闕後人所補

文成皇帝七男○文載八人而總書七男蓋八訛作七也

魏書卷二十考證

魏書卷二十考證

一七七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九上

獻文六王

咸陽王 趙郡王 高陽王 廣陵王 北海王

獻文皇帝七男李思皇后生孝文皇帝封昭儀生咸陽王禧轉貴人生趙郡王王幹高陽王穆王雍孟椒房生廣陵惠王羽潘貴人生彭城武宣王勰高椒房生北海平王詳親別有傳

咸陽王禧字永壽太和九年封加侍中驃騎大將軍中都大官文明太后令曰自非生知皆由學識皇子皇孫訓教不立溫故求新蓋有闕矣可於閒靜之所別置學館選忠信博聞之士為之師傅以匠成之高祖以諸弟典三都誠禮等曰汝等國之至親皆幼年任重三都折獄特宜用心夫未能操刀而使割錦非傷錦之尤實授刀之責皆可修身慎行勿有乖爽文明太后亦誠禮等曰汝兄繼承先業統御萬機戰戰兢兢恆恐不稱汝所治雖小亦宜克念高祖又曰周文王小心翼翼懷多福如有周公之才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汝等宜小心畏慎勿自驕怠出為使持節開府冀州刺史高祖錢於南郊又以濟陰王鬱枉法賜死之事遣使告禮因而誠之後禮朝京師高祖謂王公曰皇太后平日以朝儀闕然遂命百官更欲撰禮今將事修遺志卿等謂可行不當各盡對無以面從禮對曰儀制之事用捨各隨其時而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臣謂宜述元志備行朝式高祖然之詔曰仲尼在鄉黨猶尚恂恂周文王為世子車躬求道禮等雖違事禮得不得算尚師傳也故為置之加以令德廷尉卿季冲可咸陽王師禮將遺州高祖親錢之賦詩敏意加禮都督冀相克東克南豫東荆六州諸軍事於時王國舍人應取入族及清修之門禮取任城王護戶為之深為高祖所賞詔曰夫婦姻之義最重求實擇偶綿代斯慎故則柔著於易經鶴巢載于詩典所以重夫婦之道美尸鳩之德作配君子沈考後昆者也然則婚者合二姓之好結他族之親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必敬慎重正而後親

之夫婦既親然後父子君臣禮義忠孝於斯備矣太祖龍飛九五始稽遠則而撥亂創業日昃不暇至於諸王婚合之儀宗室婚姻之戒或得賢淑或乖好逮自茲以後其風漸缺皆人乏躬寤族非百兩擬匹車禮舅氏輕微違典滯俗深用為歎以皇子茂年宜簡令正前者所納可為妾媵將以此年為六弟婚室長弟咸陽王禧可婚故穎川太守隴西李輔女次弟河南王幹可婚故中散代郡穆明樂女次弟廣陵王羽可婚驃騎諸議參軍榮陽鄭平城女次弟穎川王雍可婚故中書博士范陽盧神寶女次弟始平王勰可婚廷尉卿龍西李冲女季弟北海王詳可婚吏部郎中榮陽鄭懿女有司奏冀州人蘇僧瓊等三千人稱禧清明有惠政請世詐冀州詔曰利建雖古未必今宜經野由君理非下請邑采之封自有別式入除司州牧都督司豫荆鄆洛東荆六州諸軍事開府如故賜帛二千匹粟五千斛詔以禧元弟之重食邑三千戶自餘五王皆食邑二千戶高祖引見朝臣詔之曰卿等欲令魏朝齊美於殷周為令漢晉獨擅於上代禮曰陛下聖明御運實願邁迹前王高祖曰若然將以何事致之為欲修身改俗為欲染前事禮對曰宜應改舊以成日新之美高祖曰為欲止在一身為欲傳之子孫禮對曰既卜世靈長願欲傳之來業高祖曰若然必須改作卿等當各從之不得違也禮對曰上命下從如風靡草高祖曰自古以來及諸經籍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禮乎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年三十以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漸習風化可新若仍舊俗恐數世之後伊洛之下復成被髮之人王公卿士咸以然不禮對曰實如聖旨宜應改易高祖曰朕嘗與李冲論此冲言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為正矣何必改舊從新冲之此言應合死罪乃謂冲曰卿實負社稷合令御史牽下冲免冠陳謝又引見王公卿士責留京之官曰昨見婦女之服仍為夾領小袖我祖東山雖不三年既離寒暑卿等何為而違前詔禮對曰陛下聖過堯舜光化中原臣雖仰稟明規每事乖互將何以宣布皇經敷贊帝則糾違之罪實合刑憲高祖曰若朕言非卿等當須庭論如何入則順旨退有不從昔舜語禹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其卿等

之謂乎。尋以禧長兼太尉公，後高祖幸禧第，謂司空穆亮、僕射李冲曰：「既有天地，又有君臣，太尉位居台鉉，在冢宰之上，三槐九棘，不可久空。元第禧雖在事，不長而戚連皇極，且長兼太尉，以和銜鼎，朕常恐君有空授之名，臣貽彼己之刺。今幸其宅，徒屈二賓，良以爲愧。」高祖有事於方澤，實明臺臣問起居，高祖曰：「昨日方澤，殊自大暑，遇天雲陰密，行人差得無敵。」禧對曰：「陛下德感天地，故雲物凝彩，雖復兩師灑掃，風伯清塵，豈過於此。」高祖曰：「伊洛南北之中，此乃天地氤氳陰陽風雨之所交會，自然之應，非寡德所能致此。」高祖篤於兄弟，以禧次長，禮遇優隆，然亦知其性貪，每加切誠。雖當時違奉，而終不改操。禧表曰：「國朝優武崇文，偏捨來久。州鎮兵人，或有雄勇，不閑武藝，今取歲暮之暇，番上之日，訓其兵法，弓矢干稍，三分並教，使人閑其能，臨事無闕。」詔曰：「雖云教武，未練其方，既通北行，擬開教武，脫生羣惑，且可停之。」後從平漢陽，以剋南陽之功，加侍中正、太尉，及高祖崩，禧受遺輔政，雖爲宰輔之首，而從容推委，無所是非，而潛受賄賂，陰爲戚患者，禧特甚焉。是年，八座奏增邑千戶，世宗從之，固辭不受。禧性備奢，貪淫財色，姬妾數十，意尚不已，衣被繡綺，車乘鮮麗，猶遠有饋，以恣其情。由是昧求貨賄，奴婢千數，田業豐饒，徧於遠近。臣更僮隸，相繼經營，世宗頗惡之。景明二年春，禧等爲將，約祭入齋。世宗詔領軍于烈、率左右召禧等入於光極殿，詔曰：「恪雖寡昧，忝承寶曆，比纏疴瘵，實憑諸父，苟延視息，奄涉三齡，父等歸邊，殷勤今便，親攝百揆，且還府司，當別處分。尋詔曰：「朕以寡昧，夙懼闕凶，憂焚在疚，罔知攸濟。實賴先帝聖德，遺澤所覃，宰輔忠賢，勩勞王室，用能撫和上下，肅清內外，乃式遵復子，歸政告辭，群賢至，邈然難奪，便當勵茲空乏，親覽機務。王尊惟元叔，道性淵凝，可進位太保，領太尉，司空北海王季父英明，聲略茂舉，可大將軍，錄尚書事。世宗既寬政，禧意不安，而其國齋帥劉小苟，每稱左右言欲誅禧，禧聞而歎曰：「我不負心，天家豈應如此。」由是常懷憂懼，加以趙修專寵，王公罕得進見。禧遂與其妃兄兼給事黃門侍郎李伯尚謀反。時世宗幸小平津，禧在城西小宅，初欲勒兵直入金墉，乘懷沮異，禧心因緩，自且違，禧計不能決，遂約不洩，而徵武興王楊集始，出便靴告，而禧意不疑，乃與臣妾

向洪池別墅，遣小苟奉啓云：「檢行田牧，小苟至邱，已遣軍人，怪小苟赤衣，將欲殺害，小苟困迫，言欲告反，乃緩之。」禧是夜宿於洪池，大風暴雨，拔樹折木，禧不知事，露其夜或說禧曰：「殿下集衆圖事，見意而傳，恐必漏洩，今夕何宜自寬，恐危禍將至。」禧曰：「有此軀命，應知自惜，豈待人言。」又說曰：「殿下兒婦已渡河，兩頭不相知，今俛眉自安，不其危乎。」禧曰：「初遣去日，令如行人渡河，聽我動靜，我久已遣人追之，計今應還。」而尹仲期與禧長子通，已入河內郡，列兵仗，放囚徒而將士所在，追禧，禧自洪池東南走，僮僕不過數人，左右從禧者，唯兼防閑尹龍虎。禧愛迫，不知所爲，謂龍虎曰：「吾憤憤不能堪，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釋毒悶。」龍虎歛懷，謔云：「眠則俱眠，起則俱起，食如豺狼，賊不入己，都不有心於規刺也。」禧亦不以爲輒，已因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龍虎謂之是箸，渡洛水至柏谷塢，從者唯禧二舅及龍虎而已。」顯謂龍虎曰：「凡夫尙有節義，相爲取死，汝可勉心，作與太尉公同死計。」龍虎曰：「龍虎東野常人，遭殿下寬明，接處左右，今屬危難，恨無遠計，匡濟聖躬，若與殿下同命，雖死猶生，俄而禧被擒，獲送華林都亭，世宗親問事源，著千斤鐵格，龍虎羽林掌衛之初，高祖閉宮，從容言於禧等，我後子孫，邂逅不遠，汝等觀望，輔取之，理無令他人有也。」禧臨盡，雖言不次第，猶尙泣涕，追述先旨，然畏迫喪志，不能慷慨有所感激也。及與諸妹公主等訣，言及一二愛妾，公主哭且罵之云：「坐多取此婢輩，食逐財物，畏罪作反，致今日之事，何復囑問此等，禧愧而無言，遂賜死私第。其宮人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悞金牀，玉几不能眠，夜踰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度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富貴，絃管奏之，莫不灑泣，同謀誅斬者數十人，潛瘞禧於北邱，絕其諸子屬籍。禧之諸女，徵給資產，奴婢，自餘家財，悉以分資高聲，趙修二家，其餘賜內外百官，遺于流外，多者百餘匹，下至十匹，於後禧諸子，每乏衣食，獨彭城王勰，歲中再三賑給之。禧有子八人：長子通，字曇和，竊入河內，太守陸秀初與通情，既聞禧敗，乃殺之。通弟翼，字仲和，後會救，詰問上書，求葬其父，頻年泣請，世宗不許，翼乃與弟昌、驥奔於蕭衍，翼與昌、申屠氏出，驥李妃所生也。翼容貌魁壯，風制可觀，衍甚重。

無兵擁帥檢嚴隊主高保願列官所有之兵王皆私役監關而大怒鞭保願等五人各二百數日之間監召近州夫閉城四門內外嚴固搜掩城中楚掠備至又無事而斬六人合城兇懼衆遂大呼屯門監怖登樓毀梯以自固土人散走城人分守四門靈太后遣遊擊將軍王靖馳驅諭之城人既見靖至開門謝罪奉送管籥乃罷靈州遷除大司農卿又除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幽州刺史監紀胡氏靈太后從女也未發坐殿其妃免官後除都官尚書加安南將軍正光四年靈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帛五百匹高陽王雍幹之母弟啓論監故起贈假侍中征南將軍司州牧監曰貞景

子毓字子春襲莊帝初河陰遇害贈衛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監曰宣恭無子詔以監弟謙子實字景融爲後襲爵及實伯謙復封趙郡改封平昌王齊受禮爵例降

謙兄謙字與伯性平和自通直正員郎遷太子庶子司司馬攝隴少卿遷後將軍肆州刺史固辭不拜改授平南將軍光祿少卿轉黃門侍郎進號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出爲散騎常侍中軍將軍相州刺史龍州除宗正卿都官尚書以親例封上蔡縣開國公食邑四百戶讓而不受莊帝初拜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封魏郡王食邑一千戶又加侍中謙本年長應襲王封其父靈王寵愛其弟謙以爲世子莊帝詔復謙封趙郡王進號驃騎大將軍加開府遷司空公出帝時轉太保司州牧太尉公又遷太師錄尚書事孝靜初爲大司馬三年薨贈假黃鉞侍中都督冀州刺史監曰孝懿謙無他才識歷位雖重時人忽之

于煒襲齊受禮爵例降
 監弟謙頗強立少爲宗室所推敬自羽林監出爲高陽太守爲政嚴斷豪右畏之肅宗初入爲直閣將軍歷太僕宗正少卿加冠軍將軍元法僧外叛詔謙爲持節假左將軍別將以討之徐州平遷光祿少卿行南兗州事征虜將軍涇州刺史入爲武衛將軍尋詔謙爲都督以討杜洛周次於軍都爲洛周所敗遷除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卒贈撫軍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謙弟謙爲人會暴無禮自羽林監遷司徒主簿肅宗時除正員郎稍遷左將軍太中大夫封平鄉縣開國男邑二百戶莊帝初河陰遇害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景喧直閣將軍從出帝沒於關西

謙弟謙羽林監直閣將軍早卒贈帛五百匹贈鎮遠將軍恆州刺史

廣陵王羽字叔觀太和九年封加侍中征東大將軍爲外都大官羽少而聰慧有斷獄之稱後罷三都羽爲大理加衛將軍典決京師獄訟微有聲譽遷特進尚書左僕射又爲太子太保錄尚書事高祖將南討遣羽持節安撫六鎮發其突騎夷人軍悅還領廷尉卿車駕既發羽與太尉丕留守加使持節語在不傳高祖友愛諸弟及將別不忍早分詔羽從至鴈門乃令羽歸望其稱効故賜如意以表心運都議定詔羽兼太尉告于廟社遷京之後北蕃人夷多有未悟羽鎮撫代京內外肅然高祖嘉之十八年春羽表辭廷尉不許羽奏外考令文每歲終州鎮列牧守治狀及至再考隨其品第以彰黜陟去十五年中在京百寮盡已經考爲三等此年便是三載雖外有成令而內令未班內外考察理應同等臣輒推準外考以定京官治行詔曰雖內考未宣績已久著故明堂月令載公卿大夫論考屬官之治職區分著三公擬尚書三載殿最之義此之考內已爲明矣但論考之事理在不輕問續之方應關朕聽輒爾輕發殊爲躁也每考之義應在年終既云此年何得春初也今始維夏且待至秋後高祖臨朝堂議政事謂羽曰遷都洛陽事格天地但汝之迷徒未開沉鄂耳朕家有四海往來何難朕初發洛陽教示承書皆謂分別比自來後諸處分之事已差前勅今奉大功軍爲虛費且朕無周召之第豈容宴安日逸今便北巡還留之事當稱朕懷後高祖臨朝堂謂羣臣曰兩儀既闢人生其間故上天不言樹君以代是以書稱三考之績禮云考成之章自皇王以降斯道靡易朕以寡德猥荷洪基思與百辟允釐庶務然朕職乏知人不能使朝絕素餐之饑野無考樂之刺風宵癘寐懷怵惕卿等皆是朝賢國彥匡弼是寄各率乃心以旌考績之義如乖忠正國有常刑賢者雖疎必進不肖者雖親必黜願謂羽曰上下二等可爲三

品中等但爲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中等守本事可大通羽先呈廷尉五局司直高祖曰夫刑獄之難實惟自古必也斷訟夫子所稱然五局所司專主刑獄比聞諸風聽多論五局不精知人之難朕豈獨決當與羣臣同之卿等各陳所聞高祖謂羽及少卿鄧述曰五局司直卿等以何爲品羽對曰諸司直並簡聖心往者百官初置權爲獄官聽訟察辭無大差越所以爲二等者或以視事甫爾或以見機遲速朝廷既有九品之制故計其絲髮之差以爲品第統論所得大都相似高祖曰朕頃年以其人職見可取故簡司獄官小優劣不足爲差然廷尉所司人命之本事須心平性正抑強哀弱不避貴勢直情折獄者可爲上等今正欲聽探風謠虛實難悉正欲不探事無所據然人言惡者未必是惡言善者未必是善所以然者或斷訟不避豪貴故人以爲惡或將勢抑賤貴人以爲好然關朕之聽皆貴者言是以遲迴三復夏由於此局事須冰清玉潔明揚褒貶卿等既是親典邪正得失悉所具之可精辨以聞鄧述對曰陛下行賞得人餘者甘心若實不盡能無以勸勵如臣愚見願不行賞高祖曰朕昔置此官許三年考績必行賞罰既經今考若無黜陟恐正直者莫肯用心邪曲者無以改肅自非釋之千公何能盡其至理雖不可精其微致且望粗有殿最諸尙書更與羣官善量所以高祖謂尙書等曰朕仰慕乾構君臨萬宇往者稽古典章樹茲百職然尙書之任樞機是司豈惟總括百揆緝和人務而已朕之得失實在於斯自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未嘗言朕之一失獻可否之片規又未嘗進一賢而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高祖又謂羽曰汝之淺慮固不足以況晉之巨源考之今世民斯下矣汝始爲廷尉及初作尙書內外瞻望以吾有第自往秋南旆之後近小人遠君子在公阿黨虧我聖憲出入無章動乖禮則計汝所行應在天下之第高祖又謂羽曰汝既是宸極之第而居樞端之任汝自在職以來功勳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干朕聽汝之過失已備積於前不復能別敎今黜汝錄尙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又謂尙書令陸敷曰叔轅在省之初甚有善稱自近以來偏頗懈怠豈不由卿等隨其邪僞之心不能相導以義雖不成大責已致小罰今奪卿尙書令祿一周謂左僕

射元贊曰卿風德老成久居樞要不能光贊物務獎勵同寮賊人之謂豈不在卿計叔轅之黜卿應大辟但以咎歸一人不復相罪又爲少師未允所授今解卿少師之任削祿一周詔吏部尙書澄曰叔父既非端右又非座元豈宜還歸衆過也然觀叔父神志驕傲少保之任似不能存意可解少保謂長兼尙書子果曰卿屢屢卑淺起升各任不能勤謹夙夜數辭以疾長兼之職位亞正員今解卿長兼可光祿大夫尙書制祿一周又謂守尙書尉羽曰卿在集書殊無憂存左史之事今降爲長兼常侍亦削祿一周又謂守尙書盧淵曰卿始爲守尙書未合考績然卿在集書雖非高功爲一省文學之士嘗不以左史在憲如此之咎罪無所歸今降卿長兼王師守常侍尙書如故奪常侍祿一周謂左丞公孫賈右丞乞伏義受曰二丞之任所以協贊尙書光宣出納而卿等不能正心直言規佐尙書論卿之罪應合大辟但以尙書之失事鍾叔轅故不能別致貶責二丞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恤盡皆削奪若三年有成還復本任如其無成則永歸南畝又謂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任集書合省通墮致使王言遺滯起居不修如此之咎責在於卿今降爲中大夫守常侍奪祿一周謂諫議大夫李彥曰卿雖處諫議之官實人不稱職可去諫議退爲元士又謂中庶子游肇等曰自建承華已經一稔然東宮之官無直言之士雖未經三載事須考黜肇及中舍人李平識學可觀可爲中安樂王詮可爲中解東華之任退爲員外散騎常侍馮夙可爲下下免中庶子免爵兩任員外常侍如故中舍人閻賢保可爲下下退爲武騎常侍又謂公孫賈曰頃年用人多乖觀才之授實是武人而授以文官黜同大例於理未均諸如此比黜官如初高祖引陸敷元贊等於前曰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書朕聞此深用憐然今知書者甚衆豈皆聖人朕自行禮九年置官三載正欲開導北人致之禮教朕爲天子何依中原欲令卿等子孫博見多知若承居恆北值不好文主卿等子孫不免面牆也陸敷對曰實如明詔金氏若不入仕漢朝七世知名亦不可得也高祖大悅及五等開建羽食渤海之東光二千戶車駕南伐羽進號衛將軍除使持節都督齊齊光南青四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開府青州刺史以留守代京之功增邑五百

戶高祖幸羽第與諸第言曰朕昨親受人訟始知廣陵之明了咸陽王禧對曰臣年為廣陵兄明為廣陵弟高祖曰我為汝兄汝為羽昆汝復何恨又曰叔麟沉疴餘懷遠有辰歲我每為深憂恐其不振今得痊愈晚成婚媾且喜其吉慶故命駕耳高祖親餞之華林園後詔羽曰吾因天曆運乘時樹功開荆拓河威振楚越時望三災息駕汝類勢臨荆徐聲過江外未容解甲凱入三川募兵修律俟秋方舉海服之寄故惟宗良善開經策軍我東夏敬慎汝儀勿墜嘉問唯酒唯田可不戒歟加散騎常侍進號車騎大將軍餘如故世宗即位遷司州牧常侍如故羽類表辭牧至于三四詔不許世宗寬政引羽入內面授司徒羽辭曰彥和本自不願而陛下覆與今新去此官而以臣代之必招物議季豫既轉取之無嫌請為司空世宗猶彊焉固辭乃許之羽先婚員外郎馮俊與妻夜因私遊為俊與所舉積日秘匿藏於府年三十二世宗親臨哀慟詔給東園温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三百斤大鴻臚護喪事大殮帝親臨之舉哀都亭贈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諡曰惠及葬帝親臨送于恭陵葬在記

恭兄欣字慶樂性驕率好鷹犬肅宗初除通直散騎常侍北中郎將出為冠軍將軍荊州刺史轉征虜將軍齊州刺史欣在二州頗得人和又為征東將軍太僕卿孝莊初封沛郡王邑一千戶後改封淮陽王出帝時加太師開府復封廣陵王除太傅司州牧尋除大司馬隨出帝沒於關中

欣弟承業普泰元年特封高密郡王食邑二千戶武定末金紫光祿大夫齊受禪爵例降

高陽王雍字思穆少而儻不恆高祖曰吾亦未能測此兒之深淺然觀其任真率素或年器晚成也太和九年封穎川王加侍中征南大將軍或說雍曰諸王皆待士以管譽王何以獨否雍曰吾天子之子位為諸王用聲名何為久之拜中護軍領鎮北大將軍改封高陽奉遷七廟神主於洛陽五等開建食邑二千戶車駕南伐雍行鎮軍大將軍總攝留事遷衛尉加散騎常侍除使持節鎮北將軍相州刺史常侍如故高祖賦雍曰相州乃是舊都自非朝實德望無

由居此是以使汝作牧為牧之道非難非易其身正不令而行故便是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便是難又嘗愛賢士存信約無用人言而輕與奪也進號征北將軍世宗初遷使持節都督冀相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冀州刺史常侍如故雍在二州微有聲稱入拜驃騎大將軍司州牧世宗時幸雍第皆盡家人之禮遷司空公議定律令雍常入參大議轉太尉公加侍中時雍以早故再表遷位優詔不許除太保領太尉侍中如故世宗行考陟之法雍表曰竊惟三載考績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開冗之官本非虛置或以實能而進或因累勳而舉如其無能不應忝茲高選既其以能進之朝伍或任官外戍遣使絕域催督遠懸察檢州鎮皆是散官以充劇使及於考陟排同閑伍檢散官之人非才智劣稱事之難未必悉賢而考閑以多年課煩以少歲上乖天澤之均下生不平等之苦又尋景明之格無折考之文正始之奏有與奪之級明參差之考非聖慈之心改典易常乃有司之意又尋考級之奏委於任事之手涉議科勳絕於散官之筆遠使在事者得展自勳之能散置者獨絕披矜之所抑以上下之閑限以旨格之判致使近侍榮職抱榮屈之辭禁衛武夫懷不申之恨欲剋平四悔何以復諸又散官在直一玷成尤衛使愆失差毫即坐徽纆所遠未以事閑優之節慶之養不以祿微加賞罪殿之犯未殊任事考陟之機推年不等臣聞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代何觀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又曰豈不懷歸長此閉書依依楊柳以敘治兵之役罪罪兩雪又申擢族之勳若折往來日月便是探薇之詩屢杖杜之歌罷又任事之官吉凶請假定省掃拜勳歷十旬或因患重請動輒經歲征役在途勳奉百倍苦樂之勢非任事之倫在案私閑非理務之日論優劣劇先宜折之武人本挽上格者為羽林文格者為虎賁下格者為直從或累紀征戍屬所不涉或帶甲連年負重千里或經戰損傷或年老衰竭今試以本格責其如初有爽於先退階考級此便責以不喪理未通也又善使之人必抽朝彥或歷驗千餘或履危萬里登有死亡之憂感懷不返之感魂骨奉忠以尸將命先朝賞格酬以爵品今朝改式止及階勞折以代考有乖使望非所以獎勵皇華而敦崇四杜

者也。復尋正始之格。汎後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汎前任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年一考。自古通經。今以汎前六年昇一階。檢無愆犯。倍年成級。以此推之。明以汎代考。新除一日。同階階榮。下第之人。因汎上陞。上第之士。由汎而退。臣又見都尉賞品。本居汎外。刊請明令。行之已久。然近為里巷多盜。以其威輕不肅。欲進品清流。以壓姦究。顯深啓云。為法者施而觀之。不便則改。竊謂斯言。有可採用。聖慈昭覽。夏高宰尉之秩。今考格始宣。懷愆者衆。臣竊觀之。亦謂不可。有光國典。改之何難。世宗乃引雅共論時務。肅宗初。詔雅入居太極西柏堂。餘決大政。給親信二十人。又詔雅為宗師。進太傅。侍中。領太尉。公。王。如故。別勅將作。營國。子。學。寺。給雅居之。領軍。千。忠。擅。權。專。恣。僕。射。郭。祚。勸。雅。出。之。忠。怒。矯。詔。殺。祚。及。尚。書。裴。植。嚴。雅。以。王。歸。第。朝。有。大。事。使。黃。門。郎。就。諮。訪。之。忠。怒。復。矯。詔。將。欲。殺。雅。以。問。侍。中。崔。光。光。拒。之。乃。止。未。幾。豐。太。后。臨。朝。出。忠。為。冀。州。刺。史。雅。表。曰。臣。初。入。柏。堂。見。詔。旨。之。行。一。由。門。下。而。臣。出。君。行。不。以。俊。意。每。覽。傷。科。視。之。慘。目。深。知。不。可。不。能。禁。制。臣。之。罪。一。也。臣。近。忝。內。樞。兼。尸。師。傳。宜。保。護。聖。躬。溫。清。晨。夕。而。于。忠。身。居。武。司。禁。勒。自。在。限。以。內。外。朝。謁。閉。絕。皇。居。廢。食。所。在。不。知。社。稷。安。危。又。亦。不。預。出。入。柏。堂。尸。位。而。已。臣。之。罪。二。也。忠。規。欲。殺。臣。賴。在。事。執。拒。又。令。僕。卿。相。任。情。進。黜。遷。官。授。職。多。不。經。旬。斥。退。賢。良。專。納。心。腹。威。振。百。寮。勢。傾。朝。野。臣。見。其。如。此。欲。出。忠。為。雍。州。刺。史。鎮。撫。關。右。在。心。未。行。反。為。忠。嚴。悉。官。尸。祿。孤。負。恩。私。臣。之。罪。三。也。先。帝。升。遐。儲。官。纂。統。斯。乃。君。父。之。恆。謀。臣。子。之。丞。則。加。賞。之。義。自。古。無。之。忠。既。人。臣。受。恩。先。帝。喪。禍。之。際。竭。節。是。常。迎。陛。下。於。東。宮。臣。下。之。恆。事。如。其。不。爾。更。欲。何。為。而。忠。意。氣。凌。雲。坐。要。封。爵。爾。日。抑。之。交。悉。為。禍。臣。以。權。臣。所。欲。不。敢。輒。違。即。集。王。公。卿。士。議。其。多。少。清。河。王。臣。擇。先。帝。懿。第。職。度。寬。明。臨。衆。唱。議。非。以。勳。而。賞。之。懼。違。權。臣。之。旨。望。顏。而。授。臣。知。不。可。因。而。從。之。臣。之。罪。四。也。忠。兼。權。門。下。且。居。宰。執。又。總。禁。放。為。禁。訓。衛。尉。身。兼。內。外。橫。于。宮。掖。臣。之。罪。五。也。古。者。重。罪。必。令。三。公。會。期。至。旬。日。所。以。重。死。刑。也。先。帝。登。極。十。有。七。年。細。人。犯。刑。猶。寬。憲。墨。朝。廷。責。任。不。戮。一。人。今。陛。下。踐。阼。年。未。半。周。殺。僕。射。尚。書。如。天。一。草。是。忠。兼。權。矯。旨。擅。行。誅。戮。臣。知。不。能。救。臣。之。

罪六也。臣位荷師相。年未及終。難恕之罪。顯非一。何情以處。何顏以生。雖經恩宥。猶有餘責。謹反私門。伏聽司敗。豐太后感忠保護之勳。不問其罪。增雅封一千戶。除侍中。太師。又加使持節。以本官領司州牧。雅表請王公以下。賤妾悉不聽用。織成錦繡。金玉珠璣。違者以違旨論。奴婢悉不得衣綾綺縠。止於綬繡而已。奴則布服。並不得以金銀為釵帶。犯者鞭一百。太后從之。而不能久行也。詔雅乘步挽。出入掖門。又以本官錄尚書事。雅頻表辭。優答不許。詔侍中。致論。詔雅朝夕侍講。肅宗寬政。除使持節。司州牧。侍中。太師。錄尚書如故。肅宗加元服。雅兼太保。與兼太尉。崔光攝行冠禮。詔雅乘車。出入大司馬門。進位丞相。給羽葆鼓吹。倍加班劍。餘悉如故。又賜帛八百疋。與一千人。供具。催令速拜。詔雅依齊郡。願王。簡太和故事。朝乾引坐。特優拜伏之禮。總攝內外。與元。義。同決庶政。歲祿萬餘。粟至四萬。伎侍盈房。諸子。璫。氣。榮。貴。之。感。昆。弟。莫。及。焉。元。妃。盧氏。薨。後。更。納。博。陵。崔。暉。妹。甚。有。色。寵。欲。以。為。妃。世。宗。初。以。崔。氏。世。號。東。崔。地。產。望。劣。難。之。久。乃。聽。許。延。昌。已。後。多。幸。妓。侍。近。百。許。人。而。疎。棄。崔。氏。別。房。幽。禁。不。得。開。豫。內。政。僅。給。衣。食。而。已。至。乃。左。右。無。復。婢。使。子。女。欲。省。其。母。必。啓。聞。許。乃。得。見。未。幾。崔。暉。薨。多。云。雅。殺。之。也。豐。太。后。許。賜。其。女。妓。未。及。送。之。雅。遣。其。剛。豎。丁。鶴。自。至。宮。內。料。閉。四。口。冒。以。還。第。太。后。責。其。專。擅。追。傳。之。孝。昌。初。詔。曰。比。相。府。弗。開。陰。陽。未。變。王。乘。哲。居。宗。勳。望。隆。重。道。庇。蒼。生。威。被。華。裔。體。國。稽。家。匪。躬。在。節。可。開。府。置。佐。史。尋。罷。司。徒。以。為。丞。相。府。孝。莊。初。余。朱。榮。欲。害。朝。士。遂。云。雅。將。謀。逆。於。河。陰。過。害。贈。假。黃。鉞。相。國。謚。文。穆。王。雅。識。懷。短。淺。又。無。學。業。雖。位。居。朝。首。不。為。時。情。所。推。既。以。親。尊。地。當。宰。輔。自。照。平。以。後。朝。政。澆。落。不。能。守。正。匡。弼。唯。唯。而。已。及。清。河。王。禪。之。死。元。義。專。政。天。下。大。責。歸。焉。嫡。子。泰。字。昌。頗。有。時。譽。為。中。書。侍。郎。尋。遷。通。直。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太。常。卿。與。雅。同。時。過。害。連。贈。侍。中。特。進。驃。騎。大。將。軍。太。尉。公。武。州。刺。史。高。陽。王。諡。曰。文。孝。子。斌。諡。武。定。中。官。至。尚。書。右。僕。射。齊。受。禪。爵。劍。降。泰。兄。端。字。宣。雅。美。容。貌。頗。涉。書。史。起家。散。騎。侍。郎。累。遷。通。直。常。侍。鴻。臚。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出。為。安。東。將。軍。青。州。刺。史。是。時。蕭。衍。遣。將。寇。邊。徐。揚。除。端。撫。軍。將。

軍金紫光祿大夫使持節東南道大使處分軍機賊平拜鎮軍將軍兗州刺史俄而衍將復寇徐兗圍州城端率在州文武拒守得全以功封安得縣開國公食邑五百戶遷除都官尚書與雍俱遇害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刺史子峻襲爵齊受禪例降

秦第敬字子哲輕忽榮利愛翫琴書起家拜通直散騎侍郎遷衛尉少卿轉光祿少卿封濟北郡王與雍俱遇害贈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子徽普泰中襲爵起家通直郎武定五年坐與元瑾等謀反伏法

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孝靜初拜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司州牧天平三年薨贈使持節侍中太保司徒公尚書令將軍牧如故諡曰文獻無子以城第二子子亮為後

誕弟勳勳又弟巨巨弟伏陀伏陀弟彌陀彌陀弟僧育僧育弟居羅出帝初勳又封陽平縣巨封濮陽縣伏陀封武陽縣彌陀封新陽縣僧育封頓丘縣居羅封衛縣並開國伯食邑四百戶天平中並除鎮遠將軍散騎侍郎僧育走關西國除其餘齊受禪爵例降

北海王詳字季豫美姿容善舉止太和九年封加侍中征北大將軍後拜光祿大夫解侍中將軍又兼侍中從高祖南伐為散騎常侍高祖自洛北巡詳常與侍中彭城王勰並在輿蓋陪侍左右至高宗射銘之所高祖傳勰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近唯詳箭不及高宗箭所十餘步高祖嘉之指掌欣笑遂詔勰親自為制五等開建食邑二千戶遷侍中轉秘書監車駕南伐詳行中領軍留守給鼓吹一部甲仗三百人兼督營構之務高祖賜詳書曰比遊神何業也丘墳六籍何事非煥善正風猷肅是禁放詳後朝於行宮高祖引見之詳慶平河北高祖曰朕以畿南未清神應暫動河北數城並皆柔服此乃將士之效非朕之功詳對曰陛下德遠唐虞功微周漢自南之風於是子始詳遷洛高祖饒之詳曰昔者推勇叛命故有三年之舉鬼方不令乃敢掩載之師况江吳編

命于今十紀朕必欲蕩滌南海然後言歸今夏停此故與汝相見善守京邑副我所懷趙郡王幹薨以詳行司州牧除護軍將軍兼尚書左僕射高祖臨崩顧命詳為司空輔政世宗即位以詳有營構之勳增邑一千戶詳以帝居諒闇不受世宗覽政遷侍中大將軍錄尚書事咸陽王禧之謀反也詳表求解任詔曰一人之身愆不累德形乖性別忠逆固殊是以父殛子與義高唐世第戮兄登迹顯周魯禮之與國異體同氣既肆無君之逆安顧弟友之親叔父忠顯二朝誠貫廟社寔屬贊沖味保又端猷豈容以微介之慮忘阿衡之重貂章即已勅還願不再述祚屬眇躬言及斯事臨紙慚恨惋慨兼深詳重表陳解詔復不許除太傅領司徒侍中錄尚書事如故詳固辭詔遣數勸乃受詳與八座奏曰竊惟姦劫難除為盡日久郡盜作患國攸病故五刑為用猶陷網網之誅遺幾勝殘軍患狗竊之變是以班制垂式名為治本整綱提目政之大要謹尋奪祿事條班已周歲然京邑尹令善惡易聞邊州遠守或難聽審皆上下同情迭相掩沒設有賊發隱而不言或以劫為偷或逼掠成盜更令賊發難知獲竊惟甚臣等參議若依制削奪則縣無期月之宰附條貶黜郡靡歲終之守此制必行所謂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昔黃鸞變風不由削祿張趙稱美豈憚貶退然綏導之體得失在人乃可重選慎官依律勅禁不宜輕改法令削黜羣司今請改制條還附律處其勳已公清實有常典風謠贖贖案為考第世宗從之詳之拜命其夜暴風震電拔其庭中桐樹大十圍倒立本處初世宗之覽政也詳聞彭城王勰有震主之慮而欲奪其司徒大懼物議故為大將軍至是乃居之天威如此識者知其不終世宗購武於鄴詳與右僕射高華領軍于勁留守京師初太和末詳以少弟延愛景明初復以季父榮寵位望兼極百寮憚之而會冒無厭多所取納公私營販便利遠近變狎羣小所在請託珍麗充盈聲色侈縱建飾第宇開起山池所費巨萬矣又於東掖門外大路之南羅通細人規占第宅至有喪柩在堂請延至葬而不見許乃令與觀巷次行路哀嗟詳母高太妃頗亦助為威慮親命擊殺德華敬敬紀宋王劉和女不見答禮寵妻范氏愛等仇讐及其死也痛不自勝乃至拜訖猶毀墟視之表請贈平昌縣君詳又葬於安定

王嬪妃高氏高氏即茹皓妻姊嚴禁左右閉密始末詳既素附於皓又嫌姪好往來網密皓之取妻也詳親至其家忻飲極醉詳雖食後聚斂朝野所聞而世宗禮敬尚隆憑寄無替軍國大事總而裁決每所敷奏事皆協允詳常別住華林園之西隅與都事官館密邇相接亦通後門世宗每潛幸其所時飲終日其寵如此又詳拜受因其私慶啓請世宗世宗頻幸南第御其後堂與高太妃相見呼爲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人臨出高每拜送舉觴祝官願官家千萬歲壽歲歲一至妾母子會也初世宗之親政也詳與戚陽王禧彭城王鏐並被召入共乘轎車防衛嚴固高時連迫以爲詳必死亦乘車傍路哭而逃至金墉及詳得免高云自今而後不願富貴但令母子相保共汝掃市作活也至此貴寵榮感不復言有禍敗之理後爲高輩所譖云詳與皓等謀爲逆亂于時詳在南第世宗召中尉崔亮入禁勅糾詳食煙及茹皓對質常季賢陳掃帚等事恣之狀亮乃奏詳貪私私避亂典禮朝廷比以軍國費廣禁斷諸著雜獻而詳擅作威令命寺署副直驅奪人業榮修私第蒸織無道失算車之節慶敗軍章虧風教之紀請以見事免所居官爵付鳩臚削奪輒下禁止付廷尉治罪并勅皓等夜即收禁南臺又虎責百人圍守詳第慮其驚懼奔越遣左右郭異開金墉門馳出諭之示以中尉彈狀詳母高見異頓首號泣不自勝詳言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正恐更有大罪橫至耳人奉我珍異貨物我實愛之果爲取受吾何憂乎私以自寬至明皓等皆賜死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單車防守還華林之館母妻相與哭入所居小奴竊婢數人隨從官防甚嚴終夜擊柝列坐圍守外內不通世宗爲此不幸圍十餘日從詳就太府寺圍禁滿切詔曰王位兼台輔親統其二朝野屬賴具瞻所歸不能勵德存道宣融軌削方乃肆茲貪覲穢暴顯聞遠負先朝友愛之寄近乖家國推教所期理官執憲實合刑典天下爲公豈容私抑但朕諸父傾軀存者無幾便極遽坐情有未安可免爲庶人別營坊館如法禁衛限以終身邦家不違百毒感既遂別營館於洛陽縣東北隅二旬而成將從詳居之會其家奴數人陰結黨謀欲以劫出詳密抄名字潛託侍婢通於詳詳始得執省而門防主司遙見突入就詳手中攬得呈奏至夜守

者以聞詳哭數聲而暴死詳自至太府令其母妻遷居南宅五日一來與其相見此夜母妻不在死於婢手中至明告其凶問詔曰北海叔奄至傾背痛慕抽慟情不自任明便舉哀可勅備辦喪還南宅諸王皇宗悉令奔赴給東園秘器贈物之數一依廣陵故事詳之初禁也乃以蒸高事告母母大怒誓之苦切曰汝自有妻妾侍婢少感如花何忽共許高麗婢姦通令致此罪我得高麗當啖其肉乃杖詳背及兩脚百餘下自行杖力疲乃令奴代高氏素嚴詳每有微罪常加責罰以絮囊杖至是去絮皆至瘡腫詳苦杖十餘日乃能立又杖其妃劉氏數十云新婦大家女門戶匹敵何所畏也而不檢杖夫婿婦人皆妬獨不妬也劉笑而受罰卒無所言詳食淫之失雖聞遠近而死之日罪無定名遠近數怪之傳殯五載永平元年十月詔曰故太傅北海王體自先皇特鍾友愛受遺訓輔冲昧託不圖暮節降德終缺哀榮便可追復王封剋日營厝少慰幽魂以蔭隆威感曰平王

子顯字子明毅少慷慨有壯氣除龍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轉宗正卿光祿大夫兼宗正卿散騎常侍平東將軍轉都官尚書加安南將軍出除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徐州刺史尋爲御史彈劾除名其後賊帥宿勤明達叱干麒麟等寇亂幽華諸州乃復顯王爵以本將軍加使持節假征西將軍都督華幽秦諸軍事兼左僕射西道行臺以討明達顯轉戰而前頻破賊衆解幽華之圍以功增封八百戶進號征西將軍又除尚書右僕射持節行臺都督如故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餘如故值蕭寶夤等大敗於平涼顯亦奔還京師於時萬榮南進稍逼鄴城武泰初以顯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相州刺史以黎榮顯至汲郡屬介朱榮入洛推奉莊帝詔授顯太傅開府侍中刺史王並如故顯以萬榮南侵介朱縱等遂盤桓望圖自安之策先是顯啓其舅范運爲殷州刺史運以萬榮充逼未得行顯令運權停於鄴顯既懷異謀乃遣運行相州事代前刺史李神爲己表裏之援相州行臺顯先受朝旨委其守鄴如顯異圖恐運爲變遂相率廢運遣推李神攝理州事然後遣軍候顯逆順之勢顯以事意不諧遂與子冠受率左右奔於蕭衍顯見衍泣涕自陳言辭壯烈衍奇之

遂以類為魏王假之兵將令其北入永安二年四月於梁國城南登壇燔燎號
幸基元年莊帝詔濟陰王暉業為都督於考城拒之為類所擒又刺行臺楊昱
於樂陽亦朱世隆自虎牢走退莊帝北幸類遂入洛改稱建武元年類以數千
之眾轉戰輒刺據有郡邑號令自己天下人情想其風政而自謂天之所授類
懷驕怠宿昔賓客近習之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又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統
南兵凌竊市里朝野莫不失望時又酷斂公私不安莊帝與朱榮選師討類
自於河梁拒戰王師渡於馬渚冠受戰敗被擒因相繼而敗類率麾下數百騎
及南兵勇健者自續類而出至臨類類部騎分散為臨類縣卒所斬出帝初贈
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相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司馬冀州刺史武定
中于婁羅襲齊受禪齊受禪齊受禪齊受禪

類弟瑛字寶意起家為通直郎轉中書郎歷武衛將軍光祿少卿黃門郎出除
平北將軍相州刺史為大宗正卿封平樂縣開國公食邑八百戶莊帝初拜侍
中車騎將軍封東海王食邑千戶俄遷中書監左光祿大夫兼尚書右僕射又
拜車騎大將軍加侍中瑛無他才幹以親屬早居重任兄類入洛成敗未分便
以意氣自得為時人所笑類敗潛寓為人執送斬於都市出帝初贈侍中都督
雍華岐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公尚書令雍州刺史

于衍襲齊武定中通直散騎侍郎齊受禪齊受禪齊受禪齊受禪
史臣曰類祖諸子俱聞道於太和之日咸陽董重位隆自積謀亂趙郡愆於王
度終誰曰豐廣陵風稱明察不幸中天惜矣高陽器術缺然終荷棟幹孝昌之
叛盡不足以責之北海義味鶴鶴齊淫自喪雖禍由聞言亦自貽伊戚類取若
拾遺亡不旋踵豈守之無術其天將覆之

魏書卷二十一上

魏書卷二十一上考證

趙郡王幹傳銜銜是荷○荷一本作何

北海王詳傳閉塞始末○閉一本作駁

魏書卷二十一上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九下

獻文六王

彭城王

彭城王勰字彥和少而岐嶷姿性不羣太和九年封始平王加侍中征西大將軍勰生而母潘氏卒其年勰祖勳及有所知勰求進服文明太后不許乃毀瘠三年弗嘗吉慶高祖大奇之敏而耽學不啻晝夜博綜經史雅好屬文高祖草創解侍中將軍拜光祿大夫復除侍中長直禁內參決軍國大政萬機之事無不預焉及車駕南伐以勰行撫軍將軍領宗子軍宿衛左右開建五等食邑二千戶勰中書令侍中如故改封彭城王高祖與侍臣升金墉城觀見堂後梧桐竹曰鳳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今梧桐竹並茂詎能降鳳乎勰對曰鳳凰應德而來豈竹梧桐能降高祖曰何以言之勰曰昔在虞舜鳳凰來儀周之興也鸞鳴於岐山未聞降桐食竹高祖笑曰朕亦未嘗降之也後宴侍臣於清徽堂日宴移於流化池芳林之下高祖曰向宴之始君臣肅然及將末也勝情始暢而流景將頽竟不盡適繼繼餘光故重引卿等因仰觀桐葉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實難離惟憐君子莫不令儀今林下諸賢足敷歌詠遂令黃門侍郎崔光讀暮春羣臣應詔詩至勰詩高祖乃為之改一字曰昔和奚舉子天下謂之至公今見勰詩始知中令之舉非私也勰對曰臣聞此拙方見聖朝之私顧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高祖曰雖琢一字猶是玉之本體勰曰臣聞詩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賜刊一字足以價等連城勰表解侍中詔曰嬋紹之美待汝而光人之乏秋何容方退也克念作聖庶必有責耳後幸代都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旁有大松樹十數根時高祖進獵遂行而賦詩令人示勰曰吾始作此詩雖不七步亦不百步汝可作之比至晉所令就之也時勰去帝十餘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賦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高祖大笑曰汝此詩亦調責吾耳勰曰第勰所生母潘早歿謝世顯號未加勰福與身

具痛隨形起今因其屢思有足悲科可贈彭城國太妃以慰存亡又除中書監侍中如故高祖南討漢陽假勰中軍大將軍加鼓吹一部勰以寵愛頻煩乃面陳曰臣聞兼親疏而兩並異同而建此既成文於昔臣願歸之於後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豈但今古云殊遇否人異非獨曹植遠羨於臣是亦陛下踐魏文而不顧高祖大笑執勰手曰二曹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緣此而言無慚前烈汝但克己復禮更何多及高祖親講喪服於清徽堂從容謂羣臣曰彥和學豫等年在蒙稚早登纓絛失墮庭之訓並未習禮每欲令我一解喪服自審義解浮疎抑而不許頃因酒醉坐脫爾言從故屈朝彥遠親傳說將臨講坐慚戰交情御史中尉李彪對曰自古及今未有天子講禮陛下聖教淵明事超百代臣得親承音旨千載一時從征河北賜帛三千匹除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又詔曰明便文敵可勸將士肅爾軍機勰於是親勸大眾須臾有二大鳥從南而來一向行宮一向府幕各為人所獲勰言於高祖曰始有一鳥望旗願仆臣謂大吉高祖戲之曰為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略也吾亦分其一爾此乃大善兵法威說至明便大破崔暹景蕭衍其夜大雨高祖曰昔聞國軍獲勝每逢雲雨今破新野南陽及摧此賊果降時潤賊斯言勰對曰水德之應遠稱天心高祖令勰為露布勰辭曰臣聞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耳目必須宣揚威略以示天下臣小才豈足大用高祖曰汝豈獨親詔亦為才達但可為之及就尤類帝文有人見者咸謂御筆高祖曰汝所為者人謂吾製非兄則弟誰能辨之勰對曰子夏被嗤於先聖臣又荷責於來今及至豫州高祖為家人書於勰曰教風密微禮政嚴嚴若不深心日勤何以敬諸每欲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則宸極位乃中監風標才器實足師範屢有口勸仍執冲遠難違清抱在真至今宗制之重捨汝誰寄便委以宗儀實成汝躬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吾別肅治之若宗室有愆隨而不舉鍾罰汝躬綱維相屬庶有勸改吾朝夕逝不為恨也勰翌日面陳曰奉詔令專主宗制糾舉非違臣聞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臣慮宗乏長幼之順按物無國士之禮每因啓請已蒙哀備不謂今詔終不矜免猶願聖慈賜垂鑒遠高祖曰汝

往飲表以一歲國秩職俸親恤以裨軍國詔曰割身存國理為遠矣但汝亦我乃滅己助國職俸便倖親國二事聽三分受一高祖不豫蘇內侍醫藥外總軍國之務遐邇肅然人無異議徐嘗當世之上醫也先是假還洛陽及召至經引之別所泣涕執手而謂之曰君今世元化至尊氣力危懼願君竭心專思方治若聖體日康令四海有賴當獲意外之賞不然便有不測之誅非但榮辱乃存亡由此君其勉之左右見者莫不嗚咽及引入養便欲進治蘇以高祖神力虛弱唯令以食味消息蘇乃密為埋於汝水之濱依周公故事告天地顯祖請命乞以身代高祖胡曰有瘳損自懸蘇幸親觀侍坐與晝夜不離於側飲食必先嘗之而後手自進御車駕還京會百寮於宣極堂行飲至策勳之禮命舍人宣旨親翼騎六師軍戎荆楚河北之勳每毗廟算從討新野有克城之謀受命鄧城致大捷之功為軍將之最也別當授賞不替厥庸高祖謂蘇曰吾與汝等早罹艱苦中途契闊每謂情義隨事而疎比屢患經歲危如寒葉非汝孔懷情敦忠孝孰能動止躬親必先藥膳每尋此事感思殊遠蘇泣對曰臣等宿遭不天酷恨長世賴陛下撫育得參人伍豈謂上靈無鑿復使聖躬達和萬國所懸蒼生繫氣廢與之勞豈申荼蓼以破愁景等勳增邑五百戶又詔曰朕形疲稚年心勞長歲積思成病頓發汝類第六弟魏孝均周弟威倅姬且遺食捨寐動止必親教醫勸膳賊力俱竭致茲保康實賴同氣又乘務緝政百司是憑綱維折衷葛揆權撫師於雲浩之辰處戎於梓通之日安外靜內功臣大道侍省之績可以孔懷無憂翼亮之勳實乃勳存社稷宜有酬賞以旌國功可增邑一千戶蘇辭曰臣受過緣親榮枯事等以此獲賞殊乖情願乞追成旨用息謗言詔曰汝在私能孝處公必忠比來勳愛足布朝野但可祇膺尋以認為司徒太子太傅侍中如故俄而蕭寶卷將陳顯達內寇高祖復親討之詔總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總攝六師是時高祖不豫蘇辭曰臣侍疾無暇六軍須有所託事不兩與情力又竭更請一王總當軍要高祖曰戎務侍疾皆憑於汝牽病如此吾深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捨汝而誰何容方便請人以達心寄宗所賴唯在於汝諸葛孔明靈于孟異姓受託而況汝乎行次清陽高

祖謂蘇曰吾患轉惡汝其努力車駕至馬圈去賊營數里顯達等出戰諸將大破之總部分諸軍將攻賊壘其夜奔退高祖疾甚謂蘇曰修短命也死生大分今吾氣力危懼當成不濟矣雖敗顯達國家安危在此一舉社稷所仗唯在汝身靈子孟以異姓受付況汝親賢可不勉也蘇泣曰士於布衣猶為知己盡命況臣託靈先皇聯暉陛下誠應竭股肱之力加以忠貞但臣出入喉膺每跨時要及於龍靈輝赫聞之遐邇復參宰匠機政畢歸震主之聲見忌必矣此乃周且遁逃成王疑惑陛下愛臣便為未盡始終之美臣非所以惡華損勢非所以辭勸請逸正希仰成陛下日鏡之明下念愚臣忘退之禍高祖久之曰吾尋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詔世宗曰汝第六叔父魏清規懸賞與白雲俱潔厭榮捨故以松竹為心吾少與綱縲提攜道趣每請解朝縲恬真丘壑吾以長兄之重未忍離遠何容仍屈素業長學世綱吾百年之後其聽蘇辭捨縲遂其沖挹之性無使成王之朝疑姬旦之聖不亦善乎汝為孝子勿違吾勅及高祖崩于行宮遇秘喪事獨與右僕射任城王澄及左右數人為計奉遷高祖於安車中蘇等出入如平常視疾進膳可決外奏累日達宛城乃夜進安車於郡廳事得加斂輿運載臥輿六軍內外莫有知者道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世宗會駕梓宮至魯陽乃發喪行服世宗即位蘇跪授高祖遺勅數紙咸陽王禧疑蘇為變傳在魯陽郡外久之乃入謂蘇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蘇恨之對曰兄識高年長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權曰汝恨吾後至耳自高祖不豫蘇常居中親侍醫藥夙夜不離左右至於衣帶罕解亂首垢面帝患久多忿因之以遷怒蘇每被誚詈言至厲切咸責近侍勳將誅斬蘇承顏悉心多所匡濟及高祖昇遐陳顯達奔遁始爾慮凶問洩漏致有逼迫蘇內雖悲憤外示吉容出入俯仰神貌無異及至魯陽也東宮官屬多疑蘇有異志竊懷防懼而蘇推誠盡禮卒無纖介總上高祖遺議謹案謹法協時舉事曰孝五宗安之曰孝道德博聞曰文經緯天地曰文仰惟大行皇帝義實該之宜上尊號為孝文皇帝廟曰高祖陵曰長陵世宗從之既葬世宗固以蘇為宰輔蘇頻口陳遺旨請遠素懷世宗對蘇悲慟每不許之蘇頻頰表聞辭蘇懇切世宗難違遺勅

述其雅情。擢通以外任。乃以經爲使節。待中都督。定其議。安平七州諸
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定州刺史。經仍陳讓。又面申前意。世宗固執不許。乃述
職。尚書令王肅等奏。臣等聞。旌功表德。道貴前王。庸勳親親。義高威典。是故姬
且翼。周光宅。曲阜。東平。幸漢。龍絕。列著。彭城。王。魏。景。思。內。昭。英。風。外。發。協。那。乾
規。掃。氛。漢。河。屬。先。帝。在天。鳳。旌。旋。旆。靜。一。六。師。肅。軍。南。服。登。聖。皇。於。天。衢。開。有
魏。之。豐。祐。輪。道。中。鉉。王。猷。以。穆。七。德。不。宣。九。功。在。詠。臣。等。參。詳。宜。增。邑。一。千。五
百。戶。詔。曰。覽。委。倍。增。崩。絕。未。足。以。上。酬。勳。德。且。可。如。奏。經。頻。表。固。讓。世。宗。許。之。
世。宗。與。經。書。曰。恪。恭。辭。疊。今。悲。戀。哽。咽。歲。月。易。遠。便。迫。暮。冬。每。思。闕。道。奉。承。風
教。父。既。辭。榮。閑。外。無。容。頌。遠。至。德。出。著。累。朝。荒。馳。實。深。今。遣。主。書。劉。道。斌。奉。宣
悲。戀。願。父。來。望。必。當。屆。京。展。洩。哀。窮。指。不。云。遠。經。乃。朝。於。京。師。景。明。初。肅。實。卷
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內。屬。詔。經。都。督。南。征。諸。軍。事。餘。官。如。故。與。尚。書。令。王
肅。迎。接。壽。春。詔。曰。五。教。治。樞。古。難。其。選。自。非。親。賢。兼。切。其。應。斯。舉。王。以。明。德。繼
親。任。屬。保。傳。出。居。秦。陝。入。御。宸。章。內。外。克。諧。民。神。攸。屬。今。重。車。戎。馬。威。說。宣。重
可。復。授。司。徒。以。光。盛。實。又。詔。經。以。本。官。領。揚。州。刺。史。經。開。刑。導。禮。與。民。休。息。州
境。無。虞。還。還。安。靜。揚。州。所。統。建。安。戍。主。胡。景。略。猶。爲。實。卷。拒。守。不。下。經。水。陸。討
之。景。略。面。縛。出。降。自。經。之。至。壽。春。東。定。城。戍。至。於。陽。石。西。降。建。安。山。嶺。順。命。斬
首。獲。生。以。數。萬。計。進。位。大。司。馬。領。司。徒。餘。如。故。增。邑。八。百。戶。又。實。卷。遣。將。陳。伯
之。屯。於。肥。口。胡。松。又。據。梁。城。水。軍。相。繼。二。百。餘。里。經。都。分。將。士。分。攻。諸。營。伯。之
胡。松。率。衆。出。戰。諸。將。擊。之。斬。首。九。千。俘。獲。一。萬。伯。之。等。僅。以。身。免。屯。於。烽火。魏
又。分。命。諸。將。類。伯。之。計。窮。宵。遁。淮。南。平。詔。曰。王。威。尊。上。輔。德。勳。莫。二。孤。心。味
識。訓。保。攸。憑。比。以。壽。春。初。開。鎮。壓。任。重。故。令。王。親。董。元。戎。遠。撫。淮。外。冒。茲。炎。蒸
衛。重。飄。飄。經。略。時。必。有。虧。損。淹。連。諸。賊。夙。夜。保。情。兼。制。勝。宣。規。威。効。兼。著。公
私。尤。稱。義。所。效。嘉。雖。凱。旋。有。期。無。申。延。屬。可。遣。給。事。黃。門。侍。郎。鄭。道。昭。就。彼。極
勞。徵。還。朝。經。政。崇。寬。裕。絲。毫。不。犯。淮。南。士。庶。遠。其。餘。惠。至。今。思。之。初。經。之。定
壽。春。也。復。肅。實。卷。汝。除。太。守。王。果。豫。州。治。中。庚。獲。等。數。人。經。領。祿。禮。之。常。奉。坐
席。果。承。閉。進。曰。果。等。與。爾。生。平。始。曾。播。越。顧。瞻。西。夕。餘。光。幾。何。今。遣。聖。化。正。屬

力。茲。愚。老。中。展。尺。寸。但。在。南。百。口。生。死。分。張。乞。還。江。外。以。申。德。澤。鎮。靜。而。許。之。
果。又。謝。曰。殿。下。賜。處。有。過。國。士。果。等。今。還。仰。負。慈。澤。請。聽。仁。駕。援。旅。反。跡。江。外。
至。此。乃。還。其。爲。遠。人。所。懷。如。此。經。至。京。師。世。宗。臨。東。堂。引。見。詔。經。曰。比。鳳。凰。未
一。養。蒼。二。化。故。仰。屈。尊。讓。經。懷。邊。附。而。寇。警。昏。迷。敢。開。淮。楚。叔。父。英。略。高。明
應。機。珍。定。凱。旋。今。辰。伏。獻。悲。符。經。謝。曰。臣。忝。充。戎。帥。撫。安。新。故。而。不。能。宣。武。導
恩。威。懷。遠。還。致。小。豎。伯。之。驕。率。徒。使。獲。邊。堡。非。唯。仰。慚。天。顏。實。亦。俯。愧。朝。列。
春秋。責。帥。臣。實。當。之。賴。陛。下。慈。深。推。過。故。使。愚。臣。獲。免。罪。責。經。頻。表。辭。大。司。馬
領。司。徒。及。所。增。邑。乞。還。中。山。有。詔。不。許。乃。除。錄。尚。書。侍。中。司。徒。如。故。固。辭。不。免。
經。雅。好。恬。素。不。以。勢。利。嬰。心。高。祖。重。其。事。幹。繁。緒。不。許。離。職。經。遂。留。
連。每。奉。情。願。常。懷。然。歎。息。以。詔。旨。殷。勤。勉。使。應。命。時。咸。陽。王。禧。漸。以。情。矜。頗。有
不。法。北。海。王。詳。陰。言。於。世。宗。世。宗。深。忌。之。又。言。經。大。得。人。情。不。宜。久。在。宰。輔。勸
世。宗。遣。高。祖。遺。勳。禮。等。又。出。領。軍。于。烈。爲。恆。州。非。烈。情。願。固。讓。之。烈。深。以。爲。忿。
烈。子。忠。書。在。左。右。密。令。忠。言。於。世。宗。云。諸。王。等。意。不。可。測。宜。廢。之。早。自。寬。政。時
將。約。祭。王。公。並。齋。於。廟。東。坊。世。宗。遣。于。烈。將。衛。士。六。十。餘。人。召。禧。經。詳。等
引。入。見。之。於。光。極。殿。世。宗。謂。經。曰。頃。來。南。北。務。殷。不。容。仰。違。沖。謙。恪。是。何。人。而
敢。久。違。先。勅。今。遣。叔。父。高。祖。之。意。經。謝。曰。先。帝。不。以。臣。虛。辱。由。垂。罔。己。之。澤。出
入。綱。繆。公。私。無。捨。自。陛。下。龍。飛。九。五。屢。求。解。落。既。爲。宰。輔。所。抑。亦。不。爲。陛。下。所
許。先。歲。夏。中。重。疊。天。聽。時。蒙。優。借。出。爲。定。州。往。年。還。洛。陽。勅。總。戎。淮。肥。雖。無。功
効。幸。免。罪。戾。云。歸。未。幾。復。委。臣。以。非。據。之。任。臣。類。煩。干。請。具。簡。聖。聽。陛。下。孝。深
無。改。仰。遵。先。詔。上。成。睿。明。之。美。下。逮。微。臣。之。志。感。惟。今。往。恐。喜。交。深。乃。詔。曰。王
宿。尚。閑。靜。志。捐。世。務。先。帝。愛。亮。之。至。弗。奪。此。情。遺。勳。炳。然。許。遠。沖。退。雅。操。不。移。
朕。亦。未。敢。違。奪。今。乃。釋。位。歸。第。丘。園。是。管。高。尚。之。節。確。爾。貞。固。實。履。之。操。邇。焉
難。違。而。王。宅。初。構。財。力。多。闕。成。立。之。期。歲。月。其。就。可。量。遣。工。役。分。給。材。瓦。裏。王
所。好。連。令。制。辦。務。從。簡。素。以。稱。王。心。經。因。是。作。蠟。賦。以。喻。懷。恩。禮。也。又。以。經
爲。太。師。經。遂。固。辭。詔。曰。畫。二。儀。分。衆。君。臣。之。位。形。滿。上。下。既。位。唱。和。之。義。生。焉。
自。古。統。天。位。主。易。嘗。不。賴。明。師。仗。實。輔。而。後。變。和。陰。陽。舞。倫。民。物。者。哉。往。而。不

返者先民賦有之斯所謂獨善其身而亂大倫山林之士耳實人君子則不然也屈己以安民舉身以濟物所謂以先知覺後知同慶而與天下俱潔者也朕猥以冲年纂臨寶曆實賴叔父匡濟之功誠宜承兼將相以綱維內外但運籌先會懷遠冲提抱志割心以遠高素自比水旱幸和陰陽失序是以屈王輪道庶幾茲玉燭且師幸從容無展清尚故周且復辟而居之倘父期頤以終位王親兼家國理絕獨高可遣侍中教諭世宗又修家人書於魏曰恪言奉還告承猶執冲遠恪實爾寡政術多批匡弼之寄仰屬親尊父德並兼重師訓所歸豈得近遺家國遠樂清尚也便願紆降時副傾注之心魏不得已而應命世宗後類幸魏第及京兆廣平暴虐不法詔循衛隊主率羽林虎賁幽守諸王於其第魏上表切諫世宗不納魏既無山水之適又絕知己之遊唯對妻子鬱鬱不樂議定律令魏與高陽王雍八座朝士有才學者五日一集參論軌制應否之宜而魏夙侍高祖兼聽博聞凡所裁決時彥歸仰加以美容貌善風儀端嚴若神折旋合度出入言笑觀者忘疲又加侍中魏教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撰自古帝王寶達至於魏世子孫三十卷名曰要略小心謹慎初無過失雖閑居宴處亦無慢色情容愛敬備彥傾心禮待清正儉素門無私謁性仁孝言於朝廷以其舅潘僧固為冀州樂陵太守京兆王愉構逆僧固見逼從之尚書令高攀性既兇悞賊害實後又攀之兄女入為夫人順皇后崩世宗欲以為后魏固執以為不可攀於是屢請魏於世宗世宗不納因僧固之同愉逆攀認魏北與愉通南招潘賊魏國郎中令魏偃前防閑高祖珍希攀提攜構成其事攀初令侍中元暉以奏世宗暉不從令左衛元珍言之世宗訪之於暉暉明認無此世宗更以問攀攀以魏偃祖珍為證世宗乃信之承平元年九月召魏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暉廣平王懷及高攀等入時魏妃方產魏乃固辭不赴中使相繼不得已乃令命駕意甚憂懼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一小橋牛不肯進遂擊之良久更有使者責魏來遲乃令去牛人挽而進宴於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珍將武士齎毒酒而至魏曰吾忠於朝廷何罪見殺一見至尊死無恨也珍曰至尊何復見王但飲酒魏曰至尊聖明不應無

事殺我求與告我罪者一對曲直武士以刀鑿築二下魏大言曰皇天上帝見殺武士又以刀鑿築魏認乃飲毒酒武士執殺之向晨以得魏屍棄從屏門而出載屍歸第云王因飲而薨魏妃李氏司空仲之女也號哭大言曰高攀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還當惡死及攀以罪見殺論者知有報應焉世宗為攀哀於東堂給東園第一祕器朝服一襲賜錢八十萬布二千匹縑五百斤大棺殮護喪事魏既有大功於國無罪見害百姓冤之行路士女流涕而言曰高令公枉殺如此賢王在朝貴賤莫不喪氣連榮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公侍中太師王如故給鑾輅九旒虎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輿轎車有司奏太常卿劉芳議魏曰王挺德輔齡誕實至孝睿性過人學不師授卓爾之操發自天然不羣之美幼而獨出及入參政務綸綽有光爰登中鉉數明五教漢北告危聖赫問罪王內親藥膳外總六師及官軍屢為上下哀憐奮征街威英略播通異衡靈輿整戎援旆歷次宛謝迄于魯陽送往幸居無漸周霍稟遣作輔遠至還安分陝恆方流既燕趙郡靖江西威儀南越入釐百揆庶績咸熙履勳不憚在功愈挹溫恭愷悌忠雅寬仁與居有度善終篤始高尙厥心功成身退義亮聖衷美光世典依禮法保大定功曰武善問周建曰宣謹曰武宣王及莊帝即位追號文穆皇帝妃李氏為文穆皇后遷神主於太廟廟稱肅祖帝在臨淮王或傳前廢帝時去其神主

續子劭字子訥襲封善武善少有氣節肅宗初蕭衍遣將犯邊劭上表曰僞豎遊魂圖觀邊境勞兵兼時日有千金之費臣仰藉先實紹襲厚秩愚以埃塵用裨山海臣國封徐州去軍差近謹奉粟九千斛絹六百匹國吏二百人以充軍用豐太后嘉其至意而不許之起家宗正少卿又除使持節假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子時齊州民劉均房頃等扇動三齊蕭衍遣將彭城郡王辯等搖擾邊陲劭頗有抗拒之功孝昌末豐太后失德四方紛擾劭遂有異志為安豐王延明所殺乃徵入為御史中尉莊帝即位尊為無上王尋遇害河陰追諡曰孝宣皇帝妻李氏為文恭皇后有二子

韶字世胃魏武定末司州牧齊受禪例降

韶第襲字世紹武定初封武安王邑一千戶武定末中書侍郎齊受禪爵例降
劭兄子直字方直少知名爲清河文獻王所賞愛起家除散騎侍郎轉中書侍
郎後除通直散騎常侍遷給事黃門侍郎豐太后詔曰故太師彭城武宣王道
隆德威功高微管協契先朝導揚末命扶膺濟難効漢北之誠送往奉居盡營
南之節宗社賴之以安皇基由之永固而謙光守約屢擢增邑之賞辭多受少
終保初錫之封非所謂追舊報恩念勳酬德者也可以前後所封戶別封三子
爲縣公食邑各一千戶庶以少慰仁魂微申朝典

子直封真定縣開國公出爲冠軍將軍梁州刺史未幾遇害優游南鄭無他政
績徵還京師病卒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都官尚書冀州刺史孝莊踐阼追封
陳留王邑二千戶贈假黃鉞太師大司馬太尉加前後部羽葆鼓吹

子寬字思猛襲王爵除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尋除侍中撫軍將軍永安三年亦
朱兆審之於晉陽無後國除出帝初追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齊齊濟三州
諸軍事衛大將軍青州刺史重贈司徒公

第剛字金明莊帝初封浮陽王邑千戶武定末宗正少卿齊受禪爵例降
剛第質莊帝初林慮王邑千戶永安三年薨出帝時贈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
夫儀同三司

劭第子正美貌性寬和肅宗初封霸城縣公邑一千戶歷散騎侍郎太常少卿
莊帝即位除尚書令封始平王與兄劭俱遇害贈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
事大將軍錄尚書事相王如故鸞輅九旒黃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
劍一百人禮曰貞

子欽字世道襲武定中散騎侍郎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武宣王孝以爲質忠而樹行文謀武略自得懷抱綱繆太和之世豈徒
然哉至夫在安虞危之操送往事居之節周且匪他之義霍光異姓之誠事兼
之矣功高震主德隆動俗閉言一入卒不全志嗚呼周成漢昭亦未易過也

魏書卷二十一下

魏書卷二十一下考證

彭城王勳傳屬情始暢○屬一本作屬

從討新野○新一本誤新今改正

行次清陽○清一本作育

劭兄子直○本書目錄彭城王勳下注于劭子直于正今上文云勳子劭字子
納下文云劭第子正則劭屬于直嫡弟也

魏書卷二十一下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十

孝文五王

廢太子

京兆王

清河王

廣平王

汝南王

孝文皇帝七男，林皇后生廢太子恂，昭皇后生宣武皇帝，廣平王穆，王懷，貴人生京兆王愉，羅夫人生清河文獻王暉，汝南文宣王悅，鄭克，華生皇子悅，未封早夭。

廢太子庶人恂，字元道，生而母死，文明太后撫視之，常置左右，年四歲，太皇太后親為立名，恂字元道，於是大赦，太和十七年七月癸丑，立恂為皇太子，及冠，恂於廟高祖臨光極東堂，引恂入見，賦以冠義曰：夫冠禮表之百代，所以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答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能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然母見必拜，兄弟必敬，責以成人之禮，字汝元道，所書不輕，汝嘗尋名求義，以顯吾言，二十年，改字直道，遷洛，詔恂詣代都，其進止儀禮，高祖皆為定，及恂入辭，高祖曰：今汝不應向代，但太師薨於恆憂，朕既居皇極之重，不容輕赴舅氏之喪，欲使汝屢哀舅氏，拜汝母墓，一寫為子之情，汝至彼，太師事畢後，日宜一拜山陵，拜訖，汝族祖南安，可一就問訊，在途當過，經籍今日親見吾也，後高祖每歲征幸，恂常留守，主執廟祀，恂不好書學，體貌肥大，深忘河洛，暑熱，意每違樂北方，中庶子高道悅，教苦言，致諫，恂甚銜之，高祖幸崑崙，恂留守金墉，於西掖門內，與左右謀，欲召牧馬，輕騎奔代，手刃道悅於禁中，領軍元慶勸門防，過夜得，卑靜，厥明，尚書陸琇，馳啓高祖於南，高祖聞之，駭愕，外廢其事，仍至汴口，而還，引恂數罪，與戚王禧等親杖恂，又令禧等更代百餘下，挾曳出外，不起者月餘，恂於城西別館，引見羣臣於清徽堂，羣臣之司空太子太傅穆亮，尚書僕射少保李冲，並免冠稽首而謝，高祖曰：卿所謝者私也，我所讀者國也，古人有言：大義滅親，今恂欲違父背尊，踐據恆朔，天下未有無父國，何其包藏心與身俱，此小兒今日不滅，乃是國家之大禍，朕待我亡後，恐有承嘉之亂，乃廢為庶人。

置之河陽，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飢寒而已，恂在困頓，頗知咎悔，恆懷佛經，禮拜，歸心於佛，高祖幸代，遂如長安，中尉李彪承間密表告恂，復與左右謀逆，高祖在長安，使中書侍郎邢辯與成陽王禧，李詔齎棊酒詣河陽，賜恂死，時年十五，殮以纊棺常服，瘞於河陽城，二十二年冬，御史臺令史龍文親坐法當死，告廷尉，稱恂前被攝左右之日，有手書自理，不知狀，而中尉李彪侍御史賈尙，獲不為聞，賈坐繫廷尉，時彪免歸，高祖在鄴，尙書表收彪赴洛，會赦，遂不窮其本末，賈尙出聚，暴病數日死，初，高祖將為恂娶司徒馮誕長女，以女幼，待年長，先為博彭城劉長文，兼陽鄭懿女，為左右孺子，時恂年十三四，高祖泛舟天淵池，謂郭祚，崔光，宋弁曰：人生須自放，不可終朝讀書，我欲使恂且出省經傳，食後還內，哺時復出，日夕而罷，卿等以為何如，光曰：孔子稱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傳曰：晝以勤事，夜以安身，太子以幼年涉學之日，不宜於正畫之時，捨書而內，又非所以安柔弱之體，固承年之命，高祖以光言為然，乃不令恂畫入內，無子，京兆王愉，字直德，太和二十一年封拜都督徐州刺史，以彭城王中軍府長史，盧陽烏兼長史，州事巨細，委之陽烏，世宗初，為護軍將軍，世宗留愛諸弟，常出入宮掖，屢昏廢處，若家人，湯世宗每日華林戲射，衣衫騎從，往來無間，還中書監，世宗為納，順皇后妹為妃，而不見禮，答，愉在徐州，納妻李氏，本姓楊，東郡人，夜聞其歌悅之，遂被寵，麗州還京，欲進貴之，託右中郎將趙郡李特顯，為之養父，稅之禮，進產于寶月，順皇后召李入宮，毀譽之，彊令為尼於內，以子付妃養之，歲餘，后父于勁，以后久無所誕，乃上表勸廢，因令后歸李於愉，舊愛更甚，愉好文章，頗著詩賦，時引才人宋世景，李神，情祖，登，邢，姜，王，連，葉，張，始均等，共申其喜，招四方儒學，賓客，嚴懷真等數十人，館而禮之，所得數萬，奉多散施，又樂備佛道，用度常至不接，與弟廣平王懷，頗相奪，尙，競，慕，香，食，兼不法，於是世宗無愉，案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為冀州刺史，始愉自以職求侍，要，既勢劣，二弟，懼，懷，恨，願，見，言，色，又以幸，李，屢，被，頓，辱，內外，難，抑，及在州，謀，逆，愉，遂，殺，長，史，羊，靈，引及司馬，李，連，稱，得，清河王，密，疏，云，高，肇，謀，殺，喜，主，上，於是，遂，為，壇，於，備，都，之，南，柴，燎，告，天，即，皇，帝，位，赦，天下，號，建，平，元，年，立，李，氏，為，皇，后。

世宗詔尚書李平討愉。愉出拒王師，頻敗。遂嬰城自守。愉知事窮，攜李及四子數十騎出門，諸軍追之，見執以送。詔徵赴京師，申以家人之訓。愉每止宿，事傳必攜李手，盡其私情。雖饑饉之中，飲食自若。略無愧懼之色。至野王，愉語人曰：「雖主上慈深，不忍殺我，吾亦何面目見於至尊。」於是獻教流涕，絕氣而死。年二十一。或云高肇令人殺之，斂以小棺瘞之。諸子至洛，皆赦之。後靈太后令愉之四子皆附屬籍，遂封愉臨洮王子。寶月嬖，乃改葬父母，追服三年。

寶月弟寶炬，輕躁薄行，耽淫酒色。孝莊時，特封南陽王。從出帝沒於關西，宇文黑獺害出帝，寶炬乃僭大號。

清河王暉，字宣仁，幼而敏惠，姿貌高祖愛之。彭城王勰甚器異之，並曰：「此兒風神外偉，實中內潤，若天假之年，比二南矣。」博涉經史，兼綜羣言，有文才，善談理，寬仁容裕，喜怒不形於色。太和二十一年，封世宗初，拜侍中，轉尚書僕射。暉才長從政，明於斷決，判判衆務，甚有聲名。司空高肇以帝舅寵任，既擅威權，謀去夏宗，屢譖暉及愉等，愉不勝其忿怒，遂舉逆冀州。因愉之逆，又構殺勰。暉恐不免，擊又錄囚徒以立私惠，暉因侍宴酒酣，乃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炎炎不惠，昔王莽頭禿，亦藉酒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曲形見矣，恐復終成亂階。」又言於世宗曰：「臣聞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故季氏旅泰，宣尼以為深讎。仲叔軒懸，丘明以為至誠。諒以天尊地卑，君臣道別，宜杜漸防萌，無相僭越。至於滅膳錄囚，人君之事，今乃司徒行之，詎是人臣之義。且陛下修政教，解獄訟，則時雨可降，玉燭可知，何使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長亂之基，於此在矣。」世宗笑而不應。肅宗初，遷太尉侍中，如故。詔暉裁門下之事，又典經義。注時有沙門惠憐者，自云呪水飲人，能差諸病，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給衣食，事力優重，使於城西之南，治療百姓病。暉表諫曰：「臣聞律深戒來之科，禮絕妖怪之禁，皆所以大明居正，防遏姦邪。昔在漢末，有張角者，亦以此術發惑，當時論其所行，與今不異，遂能眩誘生人，致黃巾之禍。天下塗炭數十年間，角之由也。昔新垣森不登於明堂，五利僥終學於顯戮。靈太后以暉肅宗懿叔，德先具瞻，委以朝政，事擬周霍，擇竭力匡輔，以天下為己任。領軍元叉，太后之妹

夫也，特寵驕盈，擢裁之以法，每抑黜之，為義所疾，義黨人通直郎宗準愛，希以旨告，暉謀反，禁暉門下，訊問左右及朝貴，貴人分明，乃得雪釋焉。暉以忠而獲謗，乃鳩集昔忠烈之士，為顯忠錄二十卷，以見意焉。正光元年七月，又與劉騰逼肅宗於顯陽殿，閉靈太后於後宮，囚暉於門下省，誣暉罪狀，遂害之。時年三十四。朝野貴賤，知與不知，含悲喪氣，驚振遠近。夷人在京，及歸，聞暉之喪，為之勞面者數百人。

廣平王懷嗣有魏諸王，召入華林別館，禁其出入，令四門博士董徽授以經傳，世宗崩，乃得歸。

汝南王悅，好讀佛經，覽書史，為性不倫，倣儻難測。悅妃閻氏，即東海公之女也。生一子，不見禮答，有崔延夏者，以左道與悅遊，合服仙藥，松木之屬，時輕與出探之，宿於城外小人之所，遂斷酒肉粟稻，唯食麥飯，又絕房中而更好男色。輕忿妃妾，至加捶撻，同之婢使，悅之出也。妃住於別第，靈太后勅檢問之，引入朝。悅事故妃病，杖伏床，尋瘡，尚未愈。太后因悅之杖妃，乃下令禁斷，令諸親王及三蕃，其有正妃疾患，百日已上，皆遣奏聞。若有猶行捶撻，就削封位。及清河王暉為元叉所害，悅了無警恨之意，乃以桑落酒候伺之，盡其私伎，大喜。以悅為侍中，太尉，臨拜日，就暉子重求暉服翫之物，不時稱旨，乃召重杖之百下。重居屋未葬，形氣羸弱，暴加威撻，殆至不濟。關仍呼阿兒，親自循撫。關悅為大劉，確置於州門，盜者便欲斬其手。時人懼其無常，能行異事。姦倫畏之而慙息。及亦朱榮舉兵向洛，既入關，俄而閉榮肆毒於河陰，遂南奔蕭衍。衍立為魏主，號年更興，衍遣其將軍王僧辯送置於境上，以親優過，及齊獻武王既誅，榮以悅高祖子，宜承大業，乃令人示意，悅既至，清狂如故，動為罪失，不可扶持，乃止。出帝初除大司馬卒。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十一

衛操 莫合 劉康仁

衛操字德元代人也少通俠有才略嘗征北將軍衛瓘以操為牙門將數使於國頗自結附始租虜後與從子雄及其宗室劉焜等十數人同來歸國說桓穆二帝招納晉人於是晉人附者稍衆桓帝嘉之以為輔相任以國事及劉淵石勒之亂勸桓帝匡助晉氏東嬴公司馬騰聞而善之表加將統稍遷至右將軍封定襄侯桓帝崩後操立碑於大邽城南以頌功德云魏軒轅之苗裔言桓穆二帝馳名域外九譯宗焉治國御衆威禁大行聲著華裔齊光純豐晉深謀遠窮幽極明治則清斷沉疴得情仁如春陽威若秋霜覆不濇弱障惟孤幾道教仁行化而不刑國無姦盜路有頌聲自西訖東變化無形威武所向下無交兵南望王室北服丁寧招諭六狄咸來歸誠超前絕後政此有成奉承晉皇杆業遺種王室多難天網兜羅家心遠濟靡離其殃歲暮逆命姦盜豺狼永安元年歲次甲子秦熹猶逆東西俱時散遣天王兵甲屢起怙衆肆暴慮用將士鄴洛博陳秦魏疏乃招異類屠各匈奴劉淵秦賊結黨同呼鼓擊并土殺害無辜殘破瓊城邑丘墟交刃千里異地塞塗晉道廢天言屢夏讓使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護匈奴中郎將東嬴公司馬騰才神絕世規略超遠時途多難懼損星祀欲引兵駕發狄孔熒造設權實濟難青思欲招外救朝臣莫應高算獨斷決謀盟誓爰命外國引軍內備閉關選士命茲夏使遣參軍靈倫牙門中行書護陽亭使衛操協義亭使衛操等馳奉檄書至晉陽城又稱桓穆二帝心在履極輔相一備對揚毗翼操展文謀雄奮武烈不命會議輪軸書聲皆桓文匡佐功著周室顯名載籍列賞備物大業溥勳照同靈集異軍百萬期不經日兄弟齊契決勝廟算數陳兩征平夷險難又云二帝到鎮言若合符引接款密信無不洽會盟汾東銘鏃丹書永世奉承慎終如初契晉命將精銳先驅南救涇緣東解壽陽追迫之色幽而復光太原西陲樂平上黨邊境寒暑白骨交

橫揭賊肆虐六郡凋傷羣惡相應圖及華堂旌旗輕指羯黨破喪遺騎十萬前臨淇漳郵遠拔潰凶逆奔亡軍據州南曜錄太行異術內外鎮靜四方志在竭力奉戴天王忠恕用暉外勳亦據於是曜武據旋而旋長路匪夷出入經年毫毛不犯百姓稱傳周覽載籍自古及今未聞外域奔救內患棄棄憂國以危易安惟公遠略臨難能權應天順人恩德素宣和戎靜朔危邦復存又云非桓天獎忠孝自然孰能超常不為異端回動大衆感公之言功濟方州勳烈光延升平之日納賈元善憑瞻鑿鑿步趾三川有德無祿大命不延年三十有九以永興三年六月二十四日瘵疾薨祖背棄華殿雲中名都國失惠主哀感載獻悲痛煩冤載號載呼舉國崩絕舉國崩絕遠近齊軌奔赴梓盧人百其身盈塞門塗高山其顛茂林凋枯仰祈造化痛楚悲夫又云桓帝忠於晉室嚴奔長衢隆冬凄凄四出行跡蒙犯霜雪疹入肌膚用致羸頓不承桑榆以死勤事經動同機垂名金石載美晉書平北哀悼祭以豐廚考行論勳曰義烈功施於人祀典所說又云桓帝經濟存亡繼絕荒服是賴祚存不報金龜蕭鼓輕蓋殊制反及二代莫與同列并城嘉數北國感榮各竭其心思揚休名刊石紀功圖像存形靡輟享祀饗以犧牲采垂于後沒有餘豐長存不朽延於億載其頌又稱桓帝金堅玉剛應期順會王有北方行能濟國武平四荒無思不服區域大康世路紛糾運遭播揚胡因費敢毒并土哀痛下民死亡失所率衆百萬平夷險阻存亡繼絕一州豐枯功烈桓桓龍文虎武朱邑小善遺愛桐鄉勳據大忠六郡無闕 悉之來由功而存刊石勒銘垂示後昆時晉光熙元年秋也星與初雍州別駕馬門段榮於大邽掘得此碑文雖非麗事宜載焉故錄於傳桓穆二帝並禮重操穆帝三年卒始操所與柴室鄉親入國者衛敏安樂亭使衛操衛清並都亭使衛沉段繁並信義將軍都亭使王發建武將軍都亭使范班折衝將軍廣武亭使賈慶建武將軍上洛亭使賈徽都亭使李堂關中侯郭乳關內侯皆為桓帝所表授也六修之難存者多隨劉現任子連南奔衛雄姬澹莫合等名皆見碑

雄字世遠濟字世雅並勇健多計畫晉世州從事既與衛操俱入國桓帝壯其

背力並以爲將常隨征伐大者威名桓帝之赴難也表晉列其勳效皆拜將軍
雄運有戰功稍遷至左將軍雲中侯煇亦以勇績著名桓帝末至信義將軍樓
煩使穆帝初並見委任衛操本後俱爲左右輔相六修之逆國內大亂新舊猜
嫌迭相殊戮雄煇並爲憂情所附謀欲南歸言於衆曰聞諸舊人忌新人悍戰
欲盡殺之吾等不早爲計恐無種矣晉人及爲丸驚懼皆曰死生隨二將軍於
是雄煇與劉現任子遵率萬九千人數萬衆而叛現聞之大悅率數百騎馳如
平城撫納之會石勒攻現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現現以得雄煇之衆欲因其
銳以滅石勒雄煇諫曰亂民飢疲未可便用宜休息觀變而動現不從使雄煇
率衆討勒現屯廣牧爲之聲援勒率輕騎與雄煇戰煇大敗率騎千餘奔于代
郡勒遣孔長追滅之

莫舍屬門繁時人也家世貨殖貨累巨萬劉現爲并州辟舍從事舍居近塞下
常往來國中穆帝愛其才器善待之及爲代王備置官屬求舍於現現遣入國
舍心不願現諭之曰當今胡寇陷天泯滅諸夏百姓流離死亡塗地主上幽執
沉瀾醜虜唯此一州介在羣胡之間以吾薄德能自存立者賴代王之力量是以
傾身竭寶長子遠質觀滅殘賊報雪大恥卿爲忠節亦是耆義之時何得苟惜
共事之小誠以忘出身之大益入爲代王腹心非但吾願亦一州所賴舍乃入
代參國官後現徙五縣之民於陝南舍家獨留舍甚爲穆帝所重常參軍國大
謀卒於左將軍關中侯其故宅在桑乾川南世稱莫舍壁或音訛謂之莫回城
云

子顯知名於時昭成世爲左常侍
顯子顯亦有策謀太祖使顯與將軍王建等三軍討慕容質廣軍太守劉允盛
斬之徙允盛部落于平城質上谷太守驥捕郡逃走太祖追討顯爲大將別出
東道以功賜爵東宛侯及還京師常與李栗侍宴栗坐不敬獲罪顯亦被黜爲
濟陽太守後太祖欲廣宮室規度平城四方數十里將樓鄴洛長安之制運材
數百萬根以題機巧徵令監之召入與論營造之宜顯久侍頗忘賜死
題第雲好學善射太祖時常與選曹轉給事中以功賜爵安德侯遷執金吾常

參軍國謀識世祖之剋赫連昌詔雲與常山王素留鎮統萬進爵安定公加平
西將軍後遷鎮西大將軍時初并河西人心未一雲撫慰新舊皆得其所神廟
中卒性曰敬公

劉庫仁本字沒根劉虎之宗也一名洛垂少秉爽有智略母平文皇帝之女昭
成皇帝復以宗女妻之爲南部大人建國三十九年昭成暴崩太祖未立符堅
以庫仁爲隴江將軍關內侯令與衛辰分國部衆而統之自河以西屬衛辰自
河以東屬庫仁於是獻明皇后捕太祖及衛秦二王自賀蘭部來居焉庫仁盡
忠奉事不以與廢易節撫納離散厚信甚彰符堅進庫仁廣武將軍給幢麾鼓
蓋儀比諸侯處衛辰在庫仁之下衛辰怒殺堅五原太守而叛攻庫仁西部庫
仁又伐衛辰破之追至陰山西北千餘里獲其妻子盡收其衆庫仁西征庫狄
部大獲畜產徙其部落置之桑乾川符堅賜庫仁妻公孫氏厚其資送庫仁又
詣堅加庫仁振威將軍後慕容垂圍苻丕于鄴又遣將平規攻堅幽州刺史王
承于薊庫仁自以受堅爵命遣妻兄公孫希率騎三千助承擊規大破之阮規
降卒五千餘人乘勝長驅進據唐城與垂子麟相持庫仁聞希破規復將大舉
以救丕發屬門上谷代郡兵次於繁時先是慕容文等當徙長安適依庫仁部
常思東歸其計無由至是役也知人不樂文等乃夜率三郡人攻庫仁庫仁匿
於馬殿文執殺之乘其駿馬奔慕容垂公孫希聞亂自唐城走於丁零
庫仁弟登繼攝國事曰部大人黎佛叛眷力不能討乃引符堅并州刺史張統
擊佛破之眷又破賀蘭部于善無又擊蠕蠕別帥勝遲于意觀山破之獲牛羊
數十萬頭眷第二子羅辰性機警有智謀謂眷曰比來行兵所向無敵心腹之
疾願早圖之眷曰誰也曰從兄顯忍人也爲亂非旦則夕耳眷不以爲意其後
徙牧于牛川庫仁子顯果殺眷而代立羅辰奔太祖事在外感傳
顯本名醜伐既殺眷代立又欲謀逆藉在太祖紀太祖即位顯自善無南走馬
邑族人奴真領部來附奴真兄健先居賀蘭部至是奴真請召健而讓部焉太
祖義而許之健既領部自以久託質納德之乃使弟去斤遣之金馬納弟染干
因謂之曰我待汝兄弟厚汝今領部宜來從我去斤請之奴真奴真曰父爲國

家附臣。世勅忠貞。我志全名節。是故推讓。今汝等無狀。乃欲叛主懷貳。於是殺
健及去斤。梁干聞其殺兄。率騎討之。奴真懼。徙部來奔太祖。太祖自迎之。遣使
責止梁干。奴真感恩。請奉妹充後宮。太祖納之。後太祖討顯于馬邑。追至彌澤。
大破之。衛辰與慕容垂通好。送馬三千疋於垂。垂遣慕容夏迎之。顯擊敗夏軍。
掠馬而去。垂怒。遣子麟。兄子楷討之。顯奔馬邑西山。麟輕騎追之。遂奔慕容永。
於長子。部衆悉降於麟。麟徙之中山。顯第九壘。事在皇后傳。
史臣曰。始祖及桓穆之世也。王迹初基。風德未展。操舍託身。馳驟之秋。自立功
之地。可謂志識之士矣。劉庫仁兄弟忠以爲心。威衰不二。純節所存。其意蓋遠。
而並貽非命。惜乎。

魏書卷二十三

魏書卷二十三考證

衛操等列傳論自立功之地。○功字下。北史有名字。應以彼爲是。

魏書卷二十三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十二

燕鳳 許謙 張亥 崔玄伯 鄧淵

燕鳳字子章代人也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讖緯昭成素聞其名使人以禮迎致之鳳不應聘乃命諸軍圍代城謂城人曰燕鳳不來吾將屠汝代人懼送鳳昭成與語大悅待以賓禮後拜代王左長史參決國事又以經授獻明帝符堅遣使牛恬朝貢令鳳報之堅問鳳代王何如人鳳對曰寬和仁愛經略高遠一時之雄主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剛甲利器敵弱則進強即退走安能并兼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主上雄雋車服北上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輻重權操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實此南方所以疲敵而北方之所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實為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馬百萬匹堅曰卿言人衆可謂說馬太多是虛辭耳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略為滿川以此推之使人之言猶當未盡鳳還堅厚加贈遺及昭成崩太祖將遷長安鳳以太祖幼弱固請於符堅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遺孫沖幼莫相輔立其別部大人劉厚仁勇而有智鐵勇衝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為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勢莫敢先發此禦邊之良策待其孫長乃存而立之是陛下施大惠於亡國也堅從之鳳尋東還太祖即位歷吏部郎給事黃門侍郎行臺尚書甚見禮重太宗世與崔玄伯封懿樂越等入購經傳出讓朝政世祖初以舊勳賜爵平舒侯加鎮遠將軍神慶元年卒

子才駿散騎常侍平遠將軍卒

子元孫慶官至博陵太守卒

子世宗襲

許謙字元遜代人也少有文才善天文圖讖之學建國時將家歸附昭成嘉之權為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記與燕鳳俱授獻明帝經從征衛辰以功賜爵三

魏書 卷二十四 列傳

十戶昭成崩後繼從長安符堅從弟行唐公洛鎮和龍請謙之鎮未幾以繼母老辭還登國初遂歸太祖太祖悅以為右司馬與張亥等參贊初基慕容寶來寇也太祖使謙告難於姚興興遣將楊佛嵩率衆來援而佛嵩稽緩太祖命謙為書以遣佛嵩曰夫杖順以窮逆乘義而攻昧未有非其運而顯功無其時而著業慕容無道使我疆場師老兵疲天亡期至是以遣使命軍必望克赴將軍據方部之任總熊虎之師事與機會今其時也因此而舉役不再焉千載之勳一朝可立然後高會雲中進師三魏舉觴稱壽不亦紳乎佛嵩乃倍道兼行太祖大悅賜謙爵關內侯重遣謙與佛嵩盟曰昔殷湯有鳴條之誓周武有河陽之盟所以精神靈昭忠信夫親仁善隣古之令軌歃血割牲以敦永穆今既盟之後言歸其好分災恤患休戚是同有違此盟神祇斯殛實敗佛嵩乃還明年慕容垂復來寇太祖謂謙曰今事急矣非卿豈能復致姚師卿其行也謙未發而垂退乃止及聞垂死謙上書勸進太祖善之并州平以謙為陽曲護軍賜爵平舒侯安遠將軍皇始元年卒官時年六十三贈平東將軍左光祿大夫幽州刺史高陽公諡曰文

子洛陽驍從征慕容寶為冠軍司馬後為祁令太宗追錄謙功以洛陽為屬門太守洛陽東田三生嘉禾皆異體合類世祖善之進爵北地公加鎮南將軍出為明靈鎮將居八年卒諡曰恭

子寄生襲爵降為侯皇興元年卒

洛陽第安國中山太守

安國第安都廣軍滄水二郡太守加揚威將軍賜爵東光子天安初卒贈平遠將軍冀州刺史東光侯諡曰烈

子白虎襲爵為侍御中散後以罪免官奪爵

張亥字洪龍上谷沮陽人也祖翼遠東太守父卓昌黎太守亥初為郡五官掾純厚篤實好學有文才太祖為代王遷為左長史從太祖征蠕蠕蠕蠕遁走追之五六百里諸部帥因亥言於太祖曰今賊遠糧盡不宜深入請速還軍太祖令亥問諸部帥若殺則馬足三日食否皆言是也太祖乃倍道追之及於廣漢

赤地南床山下大破之既而太祖問袁柳曹外人知我前問三日糧意乎對曰皆莫知也太祖曰此易知耳蠅蠅奔走數日畜產之餘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日足及輕騎卒至出其不意彼必驚散其勢然矣袁以太祖言出告部帥咸曰聖策長遠非愚近所及也袁常參大謀決策帷幄太祖器之禮遇優厚袁每告人曰昔樂毅杖策於燕昭公遺委身於魏武蓋命世難可期千載不易遇主上天姿傑邁遠志凌霄必能囊括六合混一四海夫遭風雲之會不建騰躍之功者非人豪也遠策名委質竭誠伏事時對顯地廣兵強跨有朔裔會其兄弟乖離共相疑阻袁言於太祖曰顯志大憲高希冀非望乃有參天貳地籠罩宇宙之規吳不奔越將為後患今因其內釁宜速乘之若輕師獨進或恐越逸可遣使告慕容垂共相聲援東西俱舉勢必擒之然後總括英雄撫懷遐邇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太祖從之遂破走顯又從破質訥遂命羣官登勿居山遊宴終日從官及諸部大人請聚石為峯以記功德命袁為文慕容寶之來怨也袁言於太祖曰寶乘清臺之功因長子之捷傾資竭力難與爭鋒愚以為官職師卷甲以修其心太祖從之果破之參合皇始初遷給事黃門侍郎太祖南伐師次中山袁言於太祖曰寶憑三世之資城池之固雖皇威震赫勢必擒珍然窮兵極武非王者所宜昔鄧生一說田橫季質魯連飛書聊將授首臣賊德非古人略無奇策仰憑靈威庶必有感太祖從之袁遣寶書喻以成敗寶見書大懼遂奔和龍既剋中山聽入入議拜袁奮武將軍幽州刺史賜爵臨淮侯袁清儉寡欲勸課農桑百姓安之天與初徵還京師後與崔暹答司馬德宗將郡侯書失旨黜袁為尚書令史袁遇創業之始以有才謀見任率心奉上不顧嫌疑太祖曾問南州人於袁袁與盧溥州里數談屬之又袁未嘗與崔暹相見聞風稱美及中山平盧溥聚黨為逆崔暹答書不允並華本言故忿之袁年過七十聞門守靜手執經書刊定乖失愛好人物善誘無倦士類以此高之永興二年疾篤上疏曰臣既庸人志無殊操值太祖誕膺期運天地始開參戎氛霧之初馳驅革命之會託異鄧林寄鱗溟海遠荷恩寵榮兼出內陛下龍飛九五仍參顧問曾無微誠塵山露海今舊疾彌留氣力虛頓天罰有罪將填溝壑然犬馬戀主

敢不盡言方今中夏雖平九域未一西有不賓之羌南有逆命之虜岷蜀殊風遠海異教雖天挺明聖撥亂乘時而因機撫會實須經略介焉易失功在人謀伏願恢崇教道克廣德心使攝護與干戈並陳文德與武功俱運則太平之化康哉之美復隆於今不獨前世昔子囊將楚寄言城郭荀偃辭哈遺恨在齊臣雖庸劣敢忘前志魂而有靈結草泉壤後數日卒年七十二後世祖追錄舊勳遣大鴻臚即墓策贈太保諡曰文康公

子溫外都大官廣寧太守卒

子貳與昌黎太守

溫第州主簿

子誕有學尚性尤雅直初與高允同時被徵後除中書侍郎通直散騎常侍建威將軍賜爵容城子

袁次子度少有志尚襲爵臨淮侯上谷太守入為武昌王師加散騎常侍除使持節都督幽州廣陽安樂二郡諸軍事平東將軍崎城鎮都大將又轉和龍鎮都大將所在著稱還朝為中都大官卒贈征東大將軍冀州刺史諡康侯

子陵襲爵後為赤城鎮都將卒

子狀襲為中散卒

子法襲太和中例降為伯世宗時除懷荒鎮金城戍將

陵弟延散騎常侍左將軍庫部尚書賜爵承寧侯

延弟孫白澤年十一遭母憂居喪以孝聞世祖聞而嘉之長而好學博通教於當世高宗初除中散遷殿中曹給事中甚見寵任參預機密後蠕蠕犯塞顯祖引見羣臣議之尚書僕射元目辰進曰若車駕親行恐京師危懼不如持重固守自安虜懸軍深入糧無繼運以臣量之自退不久進將追擊破之必矣白澤曰陛下飲明則天比蹤前聖而盡爾荒恩輕犯王略寇乃顛沛於遠國我將軍安於近奉仰惟神略則不然矣今若變與親動賊必望塵崩散軍容仰控神兵坐而縱敵萬乘之算學城自守進失可乘之機退非無前之憂惟陛下留神顯祖從之遣大破虜衆白澤本字鍾葵顯祖賜名白澤納其女為嬪出行雍州刺

史清心少欲吏民安之顯祖詔諸監臨之官所監治受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與者以從坐論糾告得尙書已下罪狀者各隨所糾官輕重而授之白澤上表諫曰伏見詔書尙書以下受禮者刑身糾之者代職伏惟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乃不易之令軌百王之通式今之郡曹古之公卿也皆用扶萬幾履微百接風化藉此而平治道由茲而穆且周之下士尙有代辨况是朝貴仕而服勤無報豈所謂祖襲堯舜憲章文武者乎羊酒之罰若行不已臣恐惑人闕望忠臣懈節而欲使事靜民安治清務簡至於委任責成下民難辨如臣愚量請依律令舊法稽同前典班祿酬廉首去亂羣常刑無赦苟能如此則升平之軌期月可望刑措之風三年必致矣顯祖納之太和中懷州民伊初荀初三十餘人謀反將殺刺史文明太后欲盡誅一城之民白澤諫曰臣聞上天愛物之生明王重民之命故殺一人而取天下仁者不爲且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羣凶肆虐輒裂誅盡合城無辜奈何極辟不誣十室而沉一州或有忠焉或有仁者若淫刑濫及殺忠與仁斯乃西伯所以敷惠於九侯孔子所以回輪於河上伏惟聖德昭明殷鑒水鏡前禮止迅烈之怒抑雷霆之威則溥天知幸矣昔厲防民口卒滅宗姬文聽輿頌終摧覆楚願不以人廢言留神省察太后從之轉散騎常侍遷殿中尙書太和五年卒詔賜帛一千疋粟三千石遣侍御史管護喪事冊贈鎮南將軍相州刺史廣平公諡曰簡

棄戎於前陛下交與於後無乃上乖高祖之心下違世宗之意且虜雖慕德亦來觀我懼之以強備即歸附示之以弱窺覷或起春秋所謂以我卜也又小人難近夷狄無親疎之則怨狎其所由來久矣是以高祖世宗知其若此來既其逆去又不追不一之義於是乎在必其委質玉帛之辰屈膝蕃方之禮則可置其勢藉以珍物至於王人遠役銜命虜庭優以匹敵之尊加之相並之寵恐徒生虜慢無益聖朝假令邊衆而舉使乎稱職實鄙生之辨聘將軍之辭邊賦下齊長纆繫越荷異時猶爲不願而況極之以隆榮申之以宴好臣雖下愚輒敢固執若事不獲已應頒制詔示其上下之儀幸臣致書願以歸順之道若聽受忠誨明我詔旨則萬乘之威不失位於域中天子之聲必籠罩於無外脫或未從焉能損益徐舞千戚以招之敷文德而懷遠如迷心不已或肆犬羊則當命幸李之將勳衛霍之師蕩定雲沙掃清邊鄙飲馬瀚海之濱鏤石燕然之上關都護置戍己斯亦陛下之高功不世之盛事如恩按甲養民務農安邊之術經國之防豈可以戎夷兼并而遽虧典制將取笑於當時貽譏於來葉昔文公請隧襄后有言荆莊問鼎王孫是抑以古方今竊爲陛下不取又陛下方欲禮神氓潰致禮衡山登積嶺親蒼梧而反與夷虜之君會渠之長結昆弟之忻抗分庭之義將何以職文命之選景迹重華之高風者哉臣以爲報使甚失如彼不報甚得如此願留須臾之聽察愚臣之言不從出爲後將軍肆州刺史還朝除燕州大中正孝莊初遷太常少卿不拜轉大司農卿卒官

- 倫第恩奉朝請員外郎
- 白澤第庫州刺史宜陽侯
- 庫長子蘭累遷龍驤將軍行光州事
- 蘭第修虎都牧駕部二曹給事中上谷公司農少卿奉使柔玄察民疾苦還平北將軍燕州刺史
- 度第太平西將軍朔州刺史相陽侯
- 太第那寧遠將軍雍城鎮將
- 崔玄伯清河東武城人也名犯高祖廟諱魏司空林六世孫也祖悅仕石虎官

至司徒左長史關內侯父瓚任慕容暉為黃門侍郎並有才學之稱玄伯少有
 爵才號曰冀州神童符融牧冀州虛心禮敬拜陽平公侍郎領冀州從事管征
 東記室出總庶事入為賓友乘務修理處斷無滯符堅聞而奇之徵為太子舍
 人辭以母疾不就左遷著作佐郎符丕牧冀州為征東功曹太原郝軒世名知
 人稱玄伯有王佐之才近代所未有也堅上避難於齊魯之間為丁零翟劭及
 司馬昌明叛將張願所留翟郝軒數曰斯人而遇斯時不因扶搖之勢而與鸞
 雀飛沉豈不惜哉慕容垂以為吏部郎尚書左丞高陽內史所歷著稱立身雅
 正與世不羣雖在兵亂猶勵志篤學不以資產為意妻子不免飢寒太祖征慕容
 寶於常山玄伯棄郡東走海濱太祖素聞其名遣騎追求執送於軍門引
 見與語悅之以為黃門侍郎與張襄對總機要草創制度時司馬德宗遣使來
 朝太祖將報之詔有司博議國號玄伯議曰三皇五帝之立號也或因所生之
 土或即封國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諸侯及聖德既隆萬國宗戴稱號隨本不
 復更立唯商人屢徙改號曰殷然猶兼行不廢始基之稱故詩云殷商之旅又
 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此其義也昔漢高祖以漢王定三秦滅彊
 楚故遂以漢為號國家雖統北方廣漠之土遠于陛下應運龍飛雖曰舊邦受
 命惟新是以登極之初改代曰魏又慕容亦奉進魏土夫魏者大名神州之
 上國斯乃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玄符也臣愚以為宜號為魏太祖從之於是四
 方賓王之貢咸稱大魏矣太祖幸鄴歷問故事於玄伯應對若流太祖善之及
 車駕還京師次於恆嶺太祖親登山頂撫慰新民適遇玄伯扶老母登嶺太祖
 嘉之賜以牛米因詔諸徒人不能自進者給以車牛遷吏部尚書命有司制官
 爵撰朝儀協音變定律令申科禁玄伯總而裁之以為永式及置八部大夫以
 擬八坐玄伯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深為太祖所任勢傾朝廷而儉約自
 居不營產業家徒四壁出無車乘朝脯步上母年七十供養無懈太祖嘗使
 人密察聞而益重之厚加饋賜時人亦或譏其過約而玄伯為之贖善太祖常
 引問古今舊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則玄伯陳古人制作之體及明君賢臣往代
 廢興之由甚合上意未嘗嘗得忤旨亦不輒諫苟容及太祖季年大臣多犯威

怒玄伯獨無譴者由於此也太祖嘗引玄伯講漢書至襄毅說漢祖欲以魯元
 公主妻匈奴善之嗟歎者夏久是以諸公主皆釐降于賓附之國朝臣子弟雖
 名族美豈不得尚焉尚書職罷賜玄伯爵白馬侯加周兵將軍與舊功臣虞岳
 奚斤等同班而信寵過之太祖崩太宗未即位清河王紹聞人心不安大出財
 帛班賜朝士玄伯獨不受太宗即位命玄伯居門下虛己訪問以不受紹財帛
 特賜帛二百匹長孫嵩已下咸愧焉詔遣使者巡行郡國糾察守宰不如法者
 令玄伯與宜郡公穆羆等按之太宗稱其平當又詔玄伯與長孫嵩等坐朝堂
 決刑獄太宗以郡國豪右大為民憂乃優詔徵之民多戀本而長吏逼遣於是
 輕薄少年因相扇動所在聚結西河建興盜賊並起守宰討之不能禁太宗乃
 引玄伯及北新侯安同壽光使叔孫建元城侯元屈等問曰前以兇俠亂民故
 徵之京師而守宰失於綏撫今有逃竄今犯者已多不可悉誅朕欲大赦以紓
 之卿等以為何如屈對曰民逃不罪而反赦之似若有求於下不知先誅首惡
 赦其黨類玄伯曰王者治天下以安民為本何能顧小曲直也管琴瑟不調必
 改而更張法度不平亦須蕩而更制夫赦雖非正道而可以權行自秦漢以來
 莫不相踵屈言先誅後赦會於不能兩去孰與一行便定若其赦而不改者誅
 之不晚太宗從之神璠初詔玄伯與南平公嵩等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事并
 州胡數萬家南掠河內遣將軍公孫表等率師討之敗績太宗問羣臣曰胡寇
 縱暴人衆不少表等已不能制若不早誅則夏民大受其禍今既感秋不可為
 此小盜而復興衆以廢民業將若之何玄伯對曰表等諸軍不為不足但失於
 處分故使小盜假息耳胡衆雖盛而無猛健主將所謂千奴共一膽也宜得大
 將軍為胡所服信者將數百騎就擄表軍以討之賊聞之必望風震怖壽光侯
 建前在并州號為威猛胡賊畏服請將其及太宗從之遣平胡寇壽光侯大
 人進爵為公泰常三年夏玄伯病篤太宗遣侍中宜郡公穆羆就受遺言更遣
 侍臣問疾一夜數返及卒下詔痛惜贈司空諡文貞公喪禮一依安城王叔孫
 俊故事詔羣臣及附國渠帥皆會葬自親王以外盡令拜送太和中高祖追錄
 先朝功臣以玄伯配饗廟庭玄伯自非朝廷文苑四方書檄初不染翰故世無

遺文尤善草隸行押之書爲世摹楷玄伯祖悅與范陽盧謀並以博學著名謀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謀傳子儼儼傳子龜悅傳子潛潛傳玄伯世不營業故魏初重崔盧之書又玄伯之行押特盡精巧而不見遺迹子浩襲爵別有傳

次子簡字冲亮一名覽好學少以善書知名太祖初歷位中書侍郎征虜將軍爵五等侯參著作事本

簡第恬字叔玄小名白歷給事中賜爵繹幕子出爲上黨太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進爵陽武侯坐浩伏誅始玄伯因符堅亂欲避地江南於泰山爲張願所獲本圖不遂乃作詩以自傷而不行於時蓋懼罪也及浩誅中書侍郎高允受勅收浩家始見此詩允知其意尤殊絳錦於允集始玄伯父潛爲兄潭誅手筆草本延昌初著作佐郎王遵業買書於市而遇得之計誅至今將二百載寶其書迹深藏秘之武定中遵業子松年以遺黃門郎崔季舒人多摹搨之左光祿大夫姚元標以工書知名於時見潛書謂爲過於己也

玄伯弟徽字玄猷少有文才與渤海高演俱知名初徵相州別駕中書侍郎稍遷秘書監賜爵貝丘侯加龍驤將軍樂安王範鎮長安世祖以範年少而三秦民夷恃險多變乃選忠清舊德之士與範俱鎮以徽爲散騎常侍督雍涇梁秦四州諸軍事平西將軍副將行樂安王傳進爵濟南公徽爲政務存大體不親小事性好人倫引接賓客或談及平生或講論道義誘後進終日不止以疾徵還京師真君四年卒諡曰元公士類無不敬惜時清河崔寬字景仁祖形隨晉南陽王保避地隴右遂仕於沮渠李暹父割字伯宗每慷慨有懷東土常歎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吾所庶幾及世祖西巡割乃總率同義使寬送款世祖嘉之拜寬威遠將軍岐陽令賜爵沂水男遣使與寬俱西撫慰初附徵割詣京師未至病卒高宗以割曠著先朝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涼州刺史武陵公諡曰元寬還京拜散騎侍郎軍期將軍安國子未幾出爲弘農太守初寬之通款也見司徒浩浩與相齒次厚存撫之及浩誅以遠來疎族獨得不坐遂家于武城居司空林舊墟以一子繼浩第覽妻封氏相率如親寬後襲爵武陵公鎮西

將軍拜陝城鎮西將靖地峻民多寇劫寬性滑穉誘接豪右宿盜魁帥與相交結傾衿待遇不逆微細是以能得民庶忻心莫不感其意氣時官無祿力唯取給於民寬善撫納致致禮遺大有受取而與之者無恨又弘農出漆蠟竹木之饒路與南通販買來往家產豐富而百姓樂之諸鎮之中號爲能政及解鎮還京民多連總詣關上章者三百餘人書奏高祖嘉之延興二年卒年六十三遺命讓爵徽以時服

長子衡字伯玉少以孝行著稱學崔浩書頗亦類焉天安元年擢爲內祕書中散班下詔命及御所覽書多其迹也衡舉李冲李元愷程駿等終爲名器世以是稱之承明元年遷內都坐令善折獄高祖嘉之太和二年襲爵武陵公鎮西將軍遷給事中軍駕巡狩以衡爲大都督長史衡涉獵書史陳備察之方便國利民之策凡五十餘條以本將軍除秦州刺史徙爵齊郡公先是河東年饑劫盜大起衡至修農運之法勸課農桑周年之間寇盜止息十二年卒年五十四贈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本將軍冀州刺史弟一千匹穀一千斛諡曰惠公衡有五子

長子敝字公世襲爵例降爲侯自謁者僕射出爲平原相敝性猜忌與刺史楊椿送相表列敝坐免官世宗初爲鉅鹿太守弟肅之逆敝爲黃木軍主韓文殊所藏其家悉見籍沒唯敝妻李氏以公主之甥自隨奴婢田宅二百餘口得免正光中普釋禁錮敝復爵齊郡侯拜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孝昌中趙郡太守卒敝弟鍾字公祿奉朝請弟肅之逆以出後被原歷尙書郎國子博士司徒右長史征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冀州大中正敝亡後鍾食其財物誣敝惠子積等三人非兄之胤辭訴累歲人士嫉之亦朱世隆爲尙書令奏除其官終身不齒肅好學有文才歷治書侍御史京兆王愉錄事參軍與愉同逆伏法

衡弟恕尙書郎又有崔模字思範魏中尉崔琰兄嗣後也父遺慕容垂少府卿叔父整廣川太守模慕容熙末南渡河外爲劉裕錄陽太守成虎牢神廟中平滑臺模歸降後賜爵武陵男加軍遠將軍始模在南妻張氏有二子冲智季柔模至京師賜妻金氏生子幼度冲智等以父隔遠乃聚貨物閉託開境規履模

歸其母張氏每謂之曰汝父性懷本自無決必不能來也行人遂以財賄至都當竊模還模果顧念幼度等指幼度謂行人曰吾何忍捨此輩令坐致刑辱當為爾取一人使名位不減於我乃授以申讓謀劉義隆東郡太守與朱修之守滑臺神廟中被執入國俱得賜妻生子靈度申讓聞此乃棄妻子走還江外靈度刑為閹人模長者篤厚不營榮利頗為崔浩輕侮而守志確然不為浩屈與崔頤相親往來如家和平中卒皇興初幼度隨慕容白曜為將時季柔為崔道固長史帶濟南太守城將降先馳馬赴白曜軍幼度亦豫令左右規視之而差互不相值為亂兵所害初真君末重葛南克鄒山模兄馮子邪利為劉義隆魯郡太守以郡降賜爵臨淄子拜廣軍太守卒於郡邪利二子懷順以父入國故不出仕及國家克青州懷順迎邪利喪還葬青州次恩累政州主簿至刺史陸龍成時謀叛聚城北高柳村將攻州城龍成討斬之懷順與冲智子徽伯等俱奔江外始邪利與二女俱入國一女為張氏婦一女為劉休賓妻生子文華邪利後生庶子法始邪利亡後二女傳法始庶孽常欲令文華殺外祖劉臨淄子法始恨忿無所不為後懷順歸化迎喪始與法始相見未幾法始得歸傳至孫廷族正光中為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季柔孫陸正光三年自郿州歸降

模孫景茂冀州別駕青州長史隨郡太守武城男
 景茂子彥遠武定中北徐州司馬始陸來降也與高陵張昇郭暹俱至陸蕭寶貴西討關府西關祭酒寶貴反陸共黃門侍郎關中平遠洛歷尚書郎定州別駕齊文襄王作相以陸頗有文學引參賓客終於征南將軍司空長史贈驃騎大將軍大司農卿顯祖時有崔道固字季堅瑗八世孫也祖瓊慕容垂車騎屬父轄南徙青州為泰山太守道固賤出適母兄攸之目連等輕侮之轄謂攸之曰此兒姿識如此或能與人門戶汝等何以輕之攸之等過之彌謹略無兄弟之禮時劉義隆子駿為徐兗二州刺史得許他州民為從事轄乃資給道固令其南仕既至彭城駿以為從事道固美形容善擊止便弓馬好武事駿稍嘉之會青州刺史新除過彭城駿謂之曰崔道固人身如此豈可為寒士至老乎而世人以其偏庶便相陵侮可為最患青州刺史至州群為主簿轉治中使為

義隆諸子參軍事被遣向青州募人長史已下皆詣道固道固諸兄等逼道固所生母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接取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第所作咸起拜謝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宜答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賦其諸兄後為寧朔將軍冀州刺史移鎮歷城劉瓛既殺子業自立徐州刺史薛安都與道固等舉兵推立子業弟于勛于勛敗乃遣表歸賊顧祖以為安南將軍冀州刺史清河公劉瓛道固說道固以為前將軍徐州刺史復叛受或命皇興初顧祖詔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圍築長圍以守之及白曜攻其城東郭道固面縛請罪表曰臣資生南境隕隔大化本朝不以卑末委授藩任而劉氏蕭籍內侮懼貽大戮前遣崔啓之奉表歸誠幸蒙陛下過垂矜納并賜爵寵慶傳罔極應奔關庭但劉或尋續遣使怨臣百死愚以世奉劉氏深衍蒙宥若猶違背則是不忠於本朝而欲求忠於大魏雖曰希生懼大魏之所不許是用迷回孤負天日冒萬死之難固執拒守僕臣白曜據壘威靈漸經二載大將臨城以今月十四日臣東郭失守於臣歎或之賊庶可以彰於大魏矣臣勢窮力屈以十七日面縛請罪白曜奉皇恩恕臣生命斯實陛下起臣死尸肉臣枯骨天地造物所不能行而陛下育之雖處舜之格有苗姬文之宥崇蠱方之聖澤未足以喻既未奉朝旨無由親馳道路謹遣大惠景徵東被歸關伏聽刑斧既而白曜送道固赴都有司案劾奏聞詔恕其死乃徙齊齊士蓋共道固守城者數百家於桑乾立平齊郡於平城西北北新城以道固為太守賜爵臨淄子加寧朔將軍尋徙治京城西南二百餘里舊陰館之西是時頻歲不登郡內飢餓道固雖在任積年撫慰未能周盡是以多有怨叛延與中卒年五月初道固之在客邸與薛安都舉眾殺降館時以朝集相見本既同由武連顧結案舊時安都志已衰朽於道固情乃疎略而眾敬每盡殷勤道固謂劉休賓房法壽曰古人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信不虛也安都視人殊自蕭索畢接面依依也

子景徽字文敷襲父爵臨淄子加寧朔將軍出為青州廣陵王羽征東府司馬大鴻臚少卿出除龍驤將軍平州刺史卒贈本將軍南青州刺史陸曰定

子休養靈壽。

景徽第景業，字文學，別有功。太和中，賜爵昌國子，加建威將軍，卒。

子休緒，靈壽員外郎。

景業第景淵，亦有別功，贈爵武城男，鷹揚將軍，平齊太守，卒於郡。

道固，兄目連子，僧祐。白曜之圍歷城也，僧祐母明氏，弟僧淵，並在城內，劉或授

僧祐輔國將軍，領衆數千，與青齊人家口在歷城，樂都者，明同慶明菩薩等，爲

將佐，從淮海揚聲救援，將至不其，聞道固已敗，母弟入國，徘徊不進，白曜圍東

陽時，表請景徽往喻僧祐，乃歸降，白曜送之，在客數載，賜爵層城侯，與房法壽

畢薩諸人皆不穆，法壽等訟其歸國無賊，拘之歲餘，因赦乃釋，後坐與沙門法

秀謀反，伏法。

子道寧，給事中。

僧淵入國，坐兄弟從於藤骨律鎮，太和初，得還，高祖聞其有文學，又問佛經，善

談論，勅以白衣賜釋，入聽于永樂經武殿，後以僧淵爲尙書僕曹郎，遷洛之

後，爲青州中正，尋出爲征東大將軍，廣陵王羽諮議參軍，加顯武將軍，討海戎

於黃郭，大破之，蕭鸞乃遣其族兄惠景遺僧淵書，說以入國之屈，規令改圖，僧

淵復書曰：主上之爲人也，無幽不照，無細不存，仁則無遠不及，博則無典不究，

碑三墳之微，盡九丘之極，至於文章錯綜，煥然蔚炳，猶夫子之精矣，遂乃閉獨

悟之明，尋先王之迹，安遷靈荒，兆變帝基，惟新中壤，宅臨伊城，三光起重輝之

照，庶物蒙再化之始，分氏定族，料甲乙之科，班官命爵，清九流之實，禮俗之敘，

粲然復興，河洛之間，重隆周道，巷歌邑頌，朝熙門穆，濟濟之盛，非可備陳矣，加

以累葉重光，地兼四岳，士馬彊富，人神欣仰，道德仁義，民不能名，且大人出本

無所在，況從上聖，至天子天孫者乎？聖上諸第，風度相類，咸陽王已下，莫不英

越，枝葉扶疎，遍在天下，所稱稍竭，殊爲未然，文士競謀於廟堂，武夫效通於疆

場，若論事勢，此爲實矣，計彼主篡殺之迹，人鬼同知，疑親猜貴，早暴遐邇，兄投

心逆節，千載何名，物患無施，器非時用，生不報世，沒無令聲，先師以爲鄙，君子

以爲恥，此則事因伎理，自勉無益，故其宜矣，以兄之才，夙超鄉土，如第之徒，誰

不瞻仰，每尋昔念，未敢忘懷，雖復遠逾二千里，心想若對，敬違軌範，以資一生，今

名可揚矣，而不能顯親，事可變矣，而不能離辱，故世之所未解也，且君子在家

也不過孝於其親，入朝也不過忠於其君，主上之於兄，恩則不可酬，義則不可

背，身可殺也，故非其酬，功不逮也，故非其報，今可以效矣，而又弗爲，非孝也，即

實而言，兄之不變，得爲忠乎？至於贈武爭疆，不敵者久矣，論安與危，不同者驗

矣，羣情背去，獨留者謬矣，願深察之，王晏道絕，外交器非，雄明專華，保望便就

屠割，方之於兄，其全百倍，且淮書海擇，本出北蒙，壽春之任，兄何由免，以是而

言，猜嫌已決，又宗門未幾，南北莫寄，先構之重，非兄何託，受社之榮，鄙心之相

望矣，今執志不寤，忠孝兩忘，王晏之辜，安能自保，見機而作，其在茲乎？國家西

至，長安東盡，卽墨營造器甲，必盡堅精，晝夜不怠者，於茲數載，今秋中月，雲羅

必舉，買不及時，雖貴不用，若不早圖，況枉連城矣，枚乘有言，欲出不出，聞不容

髮，精哉斯談，第中於北京，身罹事譴，大造之及，有復爲幸，比蒙清舉，起歷非

一犬馬之心，誠有在矣，雖復彼此，爲異猶昔，情不移也，況於今日哉，如兄之誨，

如第之規，改張易調，易於反掌，萬一乖情，此將運也，出除龍驤將軍，南青州刺

史，久之，坐擅出師無據，檢嚴幽禁，後乃獲免，僧淵元妻房氏，生二子，伯驥，伯驥

後，驥房氏，更納平原杜氏，僧淵之從也，與杜俱去，生四子，伯鳳，祖龍，祖虬，祖虬

得還之後，棄絕房氏，遂與杜氏及四子家於青州，伯驥與房氏居于冀州，雖

往來交關，而心存母氏，孝慈之道，頓阻一門，僧淵卒年七十餘，伯驥雖往奔赴，

不敢入家，哭沙門寺。

伯驥，自奉朝請，稍遷步兵校尉，樂陵太守，加中堅將軍，後兼冀州長史，大乘賊

起，伯驥率州軍討之，於襄贛城，爲賊所殺，贈龍驤將軍，洛州刺史。

伯驥，爲京兆王，愉法曹參軍，愉反，伯驥不從，見害，詔贈東海太守。

伯鳳，少便弓馬，壯勇有膂力，自奉朝請員外郎，稍遷鎮遠將軍，前將軍，數爲將

帥，永安末，與都督源子恭守單父，戰歿。

祖龍，司空行參軍，性剛躁，父亡後，與兄伯驥訟競嫡庶，並以刀劍自衛，若怨讎

焉。

祖曠小字社客，雖武有氣力，刺史元羅板為兼統軍，率眾討海賊，普泰初與張僧皓俱反，圍青州，朱朱仲遠遣將討平之，傳首京師。祖少而好學，下帷誦書，不羈競當世，舉秀才不就。

僧淵從弟和平昌太守，家巨富而性吝嗇，埋錢數百斛，其母李春思直借錢不買。

子軌，字啓則，盜錢百萬，背和亡走，後為儀同開府，銜曹參軍，坐食汗，死於晉陽。玄伯同郡，蓋證，父京，與同郡崔康時、廣陽霍原等，俱以碩學播名遠海，證好學，傳父業，中山平，入朝拜儀曹郎，撰朝觀樂宴郊廟社稷之儀。

鄧淵，字彥海，安定人也，祖羌，苻堅車騎將軍，父翼，河間相，慕容垂之圍鄴，以翼為後將軍，冀州刺史，翼泣對使者曰：先君忠子，寒室，翼豈可先叛乎？忠臣不事二主，自古通義，未敢聞命，垂遣使喻之曰：吾與車騎結異姓兄弟，卿亦猶吾之子弟，安得辭乎？翼曰：冀州宜任親賢，翼請他役效命，垂乃用為建武將軍，河間太守，尚書左丞，皆有聲稱，卒於趙郡內史，淵性貞素，言行可復，博覽經書，長於易筮，太祖定中原，擢為著作郎，出為滹丘令，誅剪姦猾，盜賊肅清，入為尚書吏部郎，淵明解制度，多識舊事，與尚書崔玄伯參定朝儀律令音樂及軍國文記詔策，多淵所為，從征平陽，以功賜爵漢昌子，改下博子，加中壘將軍，太祖詔淵撰國記，淵造十餘卷，惟次年月起居事而已，未有體例，淵謹於朝事，未嘗忤旨，其從父弟暉，為尚書郎，兇俠好奇，與定陵侯和跋厚善，跋有罪誅，其子弟奔長安，或告暉將送出之，由是太祖疑淵知情，遂賜淵死，既而恨之，時人咸感惜焉。

子類，襲爵，為太學生，稍遷中書侍郎，世祖詔太常崔浩集諸文學，撰述國書，類與浩第覽等，俱參著作，為幸，漢南高車莫弗庫若千車騎數萬餘，驅鹿百餘萬詣行在所，詔類為文，銘于漢南，以紀功德，兼散騎常侍，使於劉義隆，進爵為侯，加龍驤將軍，延和三年，從征胡賊，白龍驤卒於路，諡曰文恭。

子怡，襲爵，官至荊州刺史，假軍南將軍，賜爵南陽公，和平中卒。

長子夏，奴襲爵。

夏奴弟侍高祖，賜名述，歷史職，以貞謹見稱，遷中大夫，守廷尉少卿，出為建忠將軍，齊州刺史，初改置百官，始置公府元佐，時太傅元丕，出為并州刺史，以述為太傅長史，帶太原太守，尋徵為司空長史，卒，官，詔賜錢十萬，布五十匹，諡曰貞。

長子纂，奉朝請，累遷中散大夫。

纂弟獻，奉朝請，司空西閭祭酒，員外常侍，河陰令，尋遷鎮遠將軍，諡議大夫，肅宗末，除冠軍將軍，穎州刺史，建義初，開介朱榮入洛，朝士見者，遂奔蕭衍。怡弟宗慶，以中書學生，入為中散，稍遷尚書，加散騎常侍，賜爵定安侯，轉典南郡，宗慶在南部積年，多所敷奏，州鎮憚之，號為稱職，進爵南陽公，除安南將軍，涇州刺史，徙趙郡公，宗慶在州，為民所訟，雖訊鞠獲情，上下大不相得，轉徐州刺史，仍本將軍，未幾坐妻韓巫疊伏誅。

宗慶子伯忻，與父俱死。伯忻子儼，逃越得免，後歷尚書郎，除常山太守，轉安南將軍，光祿大夫，持節兼尚書左丞，鄆州行臺，又加撫軍將軍，卒贈鎮南將軍，荊州刺史。

類弟權，從世祖征伐，官至龍驤將軍，豫州刺史，賜爵新野侯，從征蠕蠕，坐法死。弟類卒於中書侍郎。

類長子豐珍，中學生，祕書中散，卒贈員外散騎常侍。子羨，歷中書學生，侍御史，以明謹見知，出為齊州武昌王征虜長史，後李元護之為齊州，仍為長史，帶東魏郡太守，在治十年，經三刺史，以清勤著稱，齊人懷其恩德，號曰良二千石，及代還，大受民故送遺，願以此為損，中山王英攻義陽，羨為軍司，罷除陳議大夫，兼給事黃門侍郎，副侍中，游擊為畿內大使，後行貨於錄尚書北海王詳，轉大司農少卿，出行荊州事，轉征虜將軍，鄆州刺史，鎮義陽，在州銳於聚斂，又納賄於子忠，徵為給事黃門侍郎，尋加後將軍，河南尹，黃門如故，未拜而豐太后臨朝，以元昭為河南尹，羨仍黃門，加平南將軍，羨以義陽軍司之勳，封安陽縣開國子，邑三百戶，羨曲附左右，故獲封爵，時幽冀流寓大水，類經寇難，民飢，詔羨兼尚書假散騎常侍，持節詣州，隨方賑恤，多有所濟。

神龜初發疽卒年五十四。昭賜帛三百匹。朝服一襲。贈鎮東將軍青州刺史。諡曰恭。

長子躋。字伯昇。頗有意尚。秘書郎。朝議以羨本不合山河之賞。故不許躋。躋訴訟久之。始聽。紹封。稍遷。前將軍。太中大夫。梁州開府長史。與刺史元羅同陷。蕭衍。卒於江南。

子孝緒。元象中以躋。樞運國。與和中。襲爵。齊受禪。例降。

豐珍。弟豐奇。立忠將軍。齊州刺史。進號冠軍將軍。賜爵昌國侯。為政清簡。有威惠。

子恭伯。右光祿大夫。

史臣曰。為國取民。莫不文武兼運。燕鳳以博識多聞。昭成致禮和隣。存國賢之。効歟。許謙才術俱美。馳聘艱難之日。觀幾獨勤。事契冥符。張袂以才策見知。早蒙恩遇。時無寬政。斯言貽咎。玄伯世家篤偉。仍屬權輿。總機任重。守正成務。禮從清廟。不亦宜乎。寬模俱能見幾而動。道固窮而委質。鄧淵貞白幹事。才業兼。無禍非其罪。悲哉。

魏書卷二十四

魏書卷二十四考證

崔玄伯傳行押之書。○押北史。魏押。臣人龍。按集古錄。有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一卷。所謂署字者。皆草書其名。今俗謂之畫押。岳珂古冢盆杆記。言得晉承寧元年號。有匠者姓名。下有文如押字。則晉已有之。黃伯思謂魏晉以來法書。梁御府所藏。皆是朱異唐懷克沈熾文姚懷珍等題名於首尾紙縫間。或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後人花押。畫沿於此。不知南北諸史言押字者甚多也。

崔模字思範。○北史。崔模附崔暹傳後。又本書崔辯傳。長子景衡。高祖賜名。為述。述。第模字。叔軌。是別一崔模也。

討海戒於曹郭。○海戒二字不可考。當海賊字之訛。

魏書卷二十四考證

蘇子瞻
君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十三

長孫嵩

長孫道生

長孫嵩，代人也。太祖賜名嵩。父仁，昭成時為南部大人。嵩寬雅有器度，年十四代父統軍。昭成末年，諸部乖亂，符堅使劉庫仁攝國事。嵩與元他等率部衆歸之，劉顯之謀難也。嵩率舊人及鄉邑七百餘家，叛顯走，將至五原。時寔君之子亦乘衆自立，嵩欲歸之。見于烏瀾，稱逆父之子，勸嵩歸太祖。嵩未決，烏瀾回其牛首，嵩便從之。見太祖于三漢津，太祖承大統，復以為南部大人。累著軍功，後從征中山，除冀州刺史，賜爵鉅鹿公。歷侍中、司徒、相州刺史，封南平公。所在著稱。太宗即位，與山陽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等八人，坐止軍門右聽理萬幾。故世號八公。晉將劉裕之伐姚泓，太宗假嵩節督山東諸軍事，傳詣平原。緣河北岸，列軍次於畔城。軍頗失利，詔假裕道，裕於舟中望嵩處，遣以醇酒及江南食物，嵩皆送京師。詔嵩厚答之，又勸簡精兵為戰備。若裕西過者，便率精銳南出彭沛，如不時過，但引軍隨之。彼至嶺陝間，必與姚泓相持，一死一傷，衆力疲敵比及秋月，徐乃乘之。則裕首可不戰而懸。於是叔孫建等、尋河趣洛，遂入關。嵩與建等自成皋南濟，晉諸屯戍皆望塵奔潰。裕則長安，嵩乃班師。太宗獲疾，問後事於嵩。嵩曰：立長則順，以德則人服。今長皇子實而世嫡，天所命也。請立，乃定策禁中。於是詔世祖臨朝監國。嵩為左輔，世祖即位，進爵北平王。司州中正，詔問公卿，赫連蠕蠕征討何先。嵩與平陽王長孫翰、司空奚斤等曰：赫連居土，未能為患。蠕蠕世為邊害，宜先討大檀。及則收其畜產，足以富國。不及則校獵陰山，多殺禽獸，皮肉筋角，以充軍實。亦愈於破一小國。太常崔浩曰：大檀遷徙為遊，疾速則不足經久。大衆則不能及之。赫連屈丐，土宇不過千里，其刑政殘虐，人神所棄。宜先討之。尚書劉潔、武京侯安原請先平馮跋，帝默然。遂西巡狩，後聞屈丐死，關中大亂，欲征之。嵩等曰：彼若城守，以逸代勞，大檀聞之，乘虛而寇，危道也。帝乃問幽微於天師寇謙之，謙之勸行，杜絕之贊。

成之崔浩又言西伐利，嵩等固諫不可。帝大怒，責嵩在官貪污，使武士頓辱。尋遷太尉。久之加柱國大將軍。自是與嵩征伐，嵩以元老，多留鎮京師。坐朝堂，平斷刑獄。年八十，諡曰宣王。後高祖追錄先朝功臣，以嵩配饗廟庭。

子類，善騎射，彎弓三百斤。襲爵，加侍中，征南大將軍，有罪，黜為戍兵。後復爵。諡曰安王。

子敦，字孝友，位北鎮都將，坐贖貨降為公。高祖時，自頌先世勳重，復其王爵。諡曰宣王。

子道字念僧，襲爵。久之隨例降為公。位右衛將軍，卒諡懷。

子悅，襲爵。建義初，復本王爵。尋降為公。位光祿少卿，卒贈司空。

長孫道生，嵩從子也。忠厚廉謹。太祖愛其慎重，使掌機密。與賀毗等四人內侍左右。出入詔命。太宗即位，除南統將軍，冀州刺史。後取人美女以獻太宗，切責之。以舊臣不加罪。世祖即位，進爵汝陰公。遷廷尉卿。從征蠕蠕，與尉眷等率衆出白黑兩漢間，大捷而還。世祖征赫連昌，道生與司徒長孫翰、宗正斌清、為前驅，遂平其國。昌第定走保平涼，劉義隆遣將到彥之王仲德寇河南，以救定。詔道生與丹陽王太之屯河上以禦之。遂誘義隆將檀道濟，邀其前後，追至歷城而還。除司空，加侍中。進封上黨王。薨年八十二，贈太尉。諡曰靖。道生廉約，身為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修飾，起堂廡。道生還歎曰：昔嘗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疆寇尙遊魂，漢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乃切責子弟，令毀宅。其恭慎如此。世祖世所在著績。每建大議，多合時機。為將有權略，善待士衆。帝命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如道生，及年老，頗感其妻孟氏。以此見謙，與從父嵩俱為三公。當世以為榮。

子抗，位少卿，早卒。

抗子觀，少以壯勇知名。後襲祖爵上黨王。時異姓諸王襲爵，多降為公。帝以其祖道生佐命先朝，故特不降。以征西大將軍，假司空。督河西七鎮諸軍。討吐谷渾，都帥拾寶遺棄，焚其所居城邑而還。高祖初，拜殿中尚書侍中。吐谷渾又使

通復假觀司空討降之後為征南大將軍高祖曰定群禮依其祖增王故事陪葬雲中金陵

子冀歸大歲襲爵降為公高祖以其幼承家業賜名稚字承業稚聰敏有才藝虛心愛士為前將軍從高祖南討授七兵尚書太常卿右將軍世宗時侯剛子淵稚之女婿剛為元義所厚故稚驟得轉進出為撫軍大將軍領揚州刺史假鎮南大將軍都督淮南諸軍事蕭衍將裝遠虞縹緲壽春稚詣子曉果遠頗難之號曰鐵小兒詔河間王琛總衆援之琛欲決戰稚以兩久更須持重琛弗從遂戰為賊所乘稚後殿初稚既總疆兵久不決戰議者疑有異圖朝廷遣河間王琛及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三都督外聲助稚內實防之會鮮于修禮反於中山以稚為大都督北討尋以本使還鄴城詔稚解行臺罷大使遣河間王琛為大都督鄴道元為行臺稚遣子子裕奉表稱與琛同在淮南俱當國難琛敗臣全遂生私隙且臨機奪帥非算所長書奏不納琛與稚前到呼沈稚未欲戰而琛不從行達五鹿為修禮邀擊琛不赴之賊總至遂大敗稚與琛並除名尋而正平郡蜀反復假稚鎮西將軍討蜀都督頻戰有功除平東將軍復本爵後除尚書右僕射未幾稚州刺史蕭寶夔據州反復以稚為行臺討之稚時背疽未愈寶太后勞之曰卿疹源如此朕欲相傳更無可寄如何稚答曰死而後已敢不自力時子彥亦患脚痺扶杖入辭尚書僕射元順顯相謂曰吾等備位大臣各居寵位危難之日病者先行無乃不可乎莫有對者時薛鳳賢反於正平薛修義屯聚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夔稚乃據河東時有詔廢鹽池稅稚上表曰鹽池天資賄貨密運京畿唯須寶而護之均贖以理今四境多虞府藏罄竭然冀定二州且亡且亂常調之絹不復可收仰惟府庫有出無入必須經綸出入相補略輸鹽稅一年之中準綱而言猶不應減三十萬匹也便是移冀定二州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失臣前仰違嚴旨不先討關賊而解河東者非是閑長安而急蒲坂蒲坂一陷沒失鹽池三軍口命濟贖理絕天助大魏茲計不爽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乏少猶創置鹽官而加典禮非為物而競利恐由利而亂俗也况今王公素餐百官尸祿租徵六年之

果翻折來歲之實此皆出入私財毒人膏力豈是願言事不獲已臣觀符司監將尉還軍所部依常收稅更聽後勅稚克寶夔將侯終德寶夔出走雍州平除雍州刺史莊帝初封上黨王尋改馮翊王後降為郡公遷司徒公加侍中兼尚書令大行臺仍鎮長安前廢帝立遷太尉公錄尚書事及韓陵之敗斛斯椿先以定策功更封開國子稚表請回授其姨兄廷尉卿元洪超次子憚初稚生而母亡為洪超母所撫養是以求讓許之出帝入關稚時鎮虎牢亦隨赴長安稚妻張氏生二子子彥子裕後與羅氏私通遂殺其夫棄張納羅羅年大稚十餘歲妬忌防閑稚雅相愛敬旁無姻婭僕侍之中嫌疑致死者乃有數四羅生三子紹遠士亮季亮兄弟皆廉武稚少輕俠關隴走馬力爭殺人因亡抵龍門將陳與德家會赦乃免因以後妻羅前夫女呂氏妻與德兄與恩以報之子彥本名儁有膂力以累從父征討功封槐里縣子出帝與齊獻武王構隙加子彥中軍大都督行臺僕射鎮弘農以為心膂後從帝入關子彥少常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乃命開肉錯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時以為踰於關羽子裕位衛尉少卿

魏書卷二十五

魏書卷二十五考證

列傳第十三○魏收書關後人所補

長孫嵩傳見太祖於三漢亭○三北史作二

長孫道生傳子抗○抗北史作孤

魏書卷二十五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十四

長孫肥 尉古真

長孫肥代人也。昭成時年十三，以選內侍，少有雅度，果毅少言。太祖之在獨孤，及賀蘭部，肥常侍從，警備左右。太祖深信仗之。登國初，與其題等俱為大將，從征劉顯，自滯源舉庫莫奚，討賀蘭部，並有戰功。太祖征蠕蠕，大破之，肥降其主匹候跋，事具蠕蠕傳。又從征衛辰及薛于部，破滅之。蠕蠕別主纒紇提，子易多汗等，率部落棄父西走，肥以輕騎追至上郡，斬之。後從征中山，拜中領軍將軍，專駕次晉陽。慕容寶奔州刺史，遠西王農棄城宵遁，肥追之至蒲泉，獲其妻子。太祖將圍中山，慕容寶棄城奔和龍，肥與左將軍李粟三千騎追之，至范陽，不及而還。遂破其研城，俘千餘人。中山城內人立慕容普騰為主，太祖圍之，普騰乃出步卒千餘人，欲伺間犯圍。太祖命肥挑戰，偽退，普騰乘追肥，太祖截其後，盡擒斬之。時以士馬少，糧乏，中山之圍，就穀河間。慕容寶驛殺普騰，而自立，專駕次魯口。遣肥帥七千騎襲中山，入其郭而還，寶驛以步騎四千追肥，至孤水，肥自魏昌舉之，獲健騎二百。肥中流矢，瘡重，乃還。中山平，以功賜爵琅邪公。遷衛尉卿，改爵盧鄉。時中山太守仇儒，不樂內徙，亡匿趙郡，推蓋盜趙準為主，妄造妖言，云燕東傾，趙當續，欲知其名。淮水不足，準喜而從之。自號使持節，征西大將軍，青冀二州牧，鉅鹿公。儒為長史，聚黨二千餘人，據關城，連引丁零，殺害長吏，扇動常山鉅鹿，廣平諸郡。遣肥率三千騎討之，破準於九門，斬仇儒，生擒準，詔以儒肉食，俸傳送京師，轅之於市，夷其族。除肥鎮遠將軍，兗州刺史，給步騎二萬，南徇許昌，略地至彭城。司馬德宗將劉毅，遣使詣肥請降，貢其方物。姚平之寇平陽，太祖將討之，選諸將無加肥者，乃徵還京師。遣肥與毗陵王順等六萬騎為前鋒，專駕次永安。平襄遣勇將，率精騎二百圍軍，肥逆擊擒之，匹馬不返。平還保柴壁，太祖進攻屠之。遣肥鎮兗州，肥撫慰河南，得吏民心，威信著於淮泗。善策謀，勇冠諸將，每戰常為士卒先，前後征討，未嘗失敗。故每

有大難，令肥當之。南平中原，西推羌寇，肥功居多。賞賜奴婢數百口，畜物以千計。後降爵為藍田侯。天賜五年卒，諡曰武，陪葬金陵。子翰襲爵。

翰少有父風，太祖時，以善騎射為獵郎。太宗之在外，翰與元曆、渾等潛謀奉迎。太宗即位，還散騎常侍，與渾等拾遺左右，以功遷平南將軍，率眾鎮北境，威名甚著。蠕蠕懼之，後為都督北都諸軍事。平北將軍真定侯，給殿中細拾隊，加旌旗鼓吹，蠕蠕每犯塞，翰拒擊有功。進爵為公。世祖即位，徵還京師，進封平陽王。加安樂將軍，蠕蠕大檀之入寇雲中，世祖親征之，遣翰率北都諸將尉眷，自麥合以北，擊大檀別帥阿伏干於柞山，斬首數千級，獲馬萬餘匹。又與東平公娥清出長川，以討大檀。大檀棄北遁，追擊克獲，而還。尋遷司徒，襲赫連昌破之。世祖復征昌，翰與廷尉道生、宗正娥清、率騎三萬為前驅，昌戰敗，奔上邦，翰以八千騎追之，至高平，不及而還。從殺蠕蠕，車駕度漠，大檀奔走，其弟匹黎率眾赴之，遇翰交戰，匹黎棄潰走，斬其渠帥數百人。翰清正嚴明，善撫將士。太祖甚重之。神龜三年，薨，諡見悼情，為之流涕，親臨其喪，禮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賜有加，諡曰威，陪葬金陵。

子平成襲爵，降為公。平成少以父任，為中散，累遷南都尚書，卒，陪葬金陵。

子渾襲爵，渾初為中散，久之為彭城鎮將，太和中卒。

子威襲爵。

翰弟受襲，世祖時從征平涼，以功賜爵長進子，除河間太守，卒。

子安都襲爵，顯祖時為典馬令。

受與弟陳，世祖時為羽林郎，征和龍，賊自西門出，將犯外圍，陳擊退之。追斬至長城下，以功賜爵五等男。又從征涼州，為都將，領入官，遷殿中給事中，進爵為子。遷駕部尚書，復出為北鎮都將，陳性寬厚，好學愛士，所歷輒為人追思。高祖即位，進爵吳郡公，加安東將軍，興光二年卒，贈散騎常侍，吳郡王，諡曰恭，陪葬金陵。

子頭襲爵，高宗時，為中散，遷內行長，典龍牧曹，天安初卒。

子拔襲爵。

陳第蘭世祖初為中散常從征伐典御兵器賞賜甚厚後以破平涼功賜爵贈陽子加奮武將軍遷散騎常侍北部尚書後除豫州刺史卒

子烏孤襲爵高祖初出為武都鎮將入為散令

子樂孝靜時金紫光祿大夫

肥第亦干太祖初為羽林郎從平中原除廣平太守卒

子石洛世祖初為羽林郎稍遷散騎常侍從征赫連昌為都將以功拜樂部尚書賜爵臨淮公加軍西將軍神麴中卒諡曰簡

子真少以父任為中散從征平涼以功賜爵臨城子拜員外散騎侍郎廣武將軍襲父爵降為建義將軍臨淮侯遷司衛監征蓋吳遷殿中尚書加散騎常侍

從駕征劉義隆至江進爵南康公加冠軍將軍卒於軍

子吳兒襲爵高祖初為中散武川鎮將太和中卒贈恆州刺史

子長樂襲坐事爵除後歷陵江將軍羽林監

子榮族武定中征西將軍紫昌男

吳兒第突朔州長史

子元慶平州會曹參軍

尉古真代人也太祖之在賀蘭部賀染干遣使引乙突等詣行宮將歸述古真知之密以馳告使引等不敢發染干疑古真泄其謀乃執之兩車軸押其頭傷一目不伏乃免之登國初從征庫莫奚及叱突隣並有功又從救賀蘭破

衛辰子直力襲復擊慕容寶於參合陂又從平中原以功賜爵東州侯加建節將軍太宗初為鴻飛將軍率眾五千鎮大洛城太宗西巡古真與奚斤等率前

軍討越勒部大破之獲馬五萬匹牛羊二十萬頭掠二萬餘家西還泰常三年除定州刺史卒

子億萬襲卒

子威襲

古真弟太真太宗初為平南將軍相州刺史

太真弟諾少侍太祖以忠謹著稱從圍中山諾先登傷一目太祖歎曰諾兄弟

並毀其目以建功效誠可嘉也寵待遂隆除平東將軍賜爵安樂子從討姚平還拜國部大人太宗初為幽州刺史加東統將軍進爵為侯長孫道生之討馮

跋也諾與驍騎將軍延普率師次遼西轉軍東將軍進爵武陵公諾之在州有

惠政民吏追思之世祖時勳人張廣連等二百餘人詣闕請之復除安東將軍

幽州刺史改邑遼西公兄弟並為方伯當世榮之燕土亂久民戶凋敝諾在

州前後十數年遷業者萬餘家延和中卒

第八子觀襲爵卒

子崙襲

諾長子崙中謹有父風太宗時執事左右為大官令時侍臣受斤亡入蠕蠕詔

眷追之遂至虜庭大禮問其故眷曰受斤實罪天子逃刑在此不時執送是以

來取眷遂擒受斤於大禮前左右救之乃免由是以驍烈聞遷司衛監太宗幸

幽州詔眷輔世祖居守後征河南督高車騎臨陣衝突所向無前賊憚之世祖

卽命眷與散騎常侍劉庫仁等八人分典四部縮委機要賜爵山桑侯加陳

兵將軍又為安北將軍出鎮北境與平陽王長孫翰擊蠕蠕別帥阿伏于於祚

山率師至歌劇山擊蠕蠕別帥便度第庫仁直引師而北蠕蠕部帥莫孤率高

車騎五千乘來逆眷擊破之斬首千餘級又從征蠕蠕眷出白黑兩漢之間擊

其東部大獲而還又從征赫連昌眷出南道擊昌於上邽士眾乏糧臨淮公丘

堆等督租於郡縣為昌所敗昌乘勝抄掠諸將患之眷與侍御史安頤陰謀設

伏邀擊擒昌以功拜寧北將軍加散騎常侍進爵源陽公後從征和龍眷督葛

騎前驅尉噲降二千餘戶尋為假節加侍中都督豫洛二州及河內諸軍事安

南將軍開府鎮虎牢獲被王禿髮保周之反也徵眷與承昌王健等率師討之

破保周於番禾保周遁走眷率騎追之保周窮迫自殺詔眷留鎮涼州加都督

涼沙河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護羌校尉轉敦煌鎮將又擊破吐谷渾俘

三千餘口眷歷鎮四蕃威名並著高宗時率師北擊伊吾剋其城大獲而還尋

拜侍中太尉進爵為王與太宰常英等許尚書事高宗北巡狩以眷督方陳議

還眷諫曰今動大衆以威北敵去都不遠而便捷焉虜必疑我有內難方衆

營兵人勞苦以經略大體宜便前進高宗從之遂渡漢而還以眷元老賜杖履上殿和平四年薨高宗悼惜之贈大將軍諡曰莊

子多侯襲爵多侯少有武幹顯祖時爲假節征西將軍領護羌戎校尉敦煌鎮將至鎮上表求率輕騎五千西入于闐兼平諸國因敵取實平定爲效弗許高

祖初蠕蠕部帥无慮真率三萬騎入塞圍鎮多侯擊走之以功進號征西大將軍後多侯獵于南山蠕蠕遣部帥度拔入圍敦煌斷其運路多侯且前且戰遂

衝圍而入率衆出戰大破之追北數十里斬首千餘級因上疏求北取伊吾斷蠕蠕通西域之路高祖善其計以東作方與難之太和元年爲妻元氏所害

子建襲爵歷位給事中卒無子

建弟那襲爵卒

子範襲爵

範弟顯業散騎常侍與太原公主姦通生子彥武定中衛將軍南營州刺史

多侯弟子慶賓善騎射有將略高祖時釋褐員外散騎侍郎稍遷左將軍太中大夫肅宗時議欲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慶賓上表固爭不從後蠕蠕遂執行

臺元平大掠北境詔尙書令李崇討之慶賓別將隸崇出塞而返元法僧之外叛蕭衍遣其豫章王蕭綜鎮徐州又詔慶賓爲別將隸安豐王延明討之尋除

後將軍肆州刺史時尙朱榮兵威漸盛曾經肆州慶賓畏惡之據城不出榮恨慶賓舉兵襲之慶賓別駕姚和內應榮遂害慶賓僚屬拘慶賓遺秀容呼爲假

父後以母憂還都尋起爲平東將軍光祿大夫都督鎮汝陰還朝永安二年卒贈車騎將軍雍州刺史又追加侍中司空公

慶賓子豹起家員外郎肅宗時行頹州事與蕭衍將裴之禮戰歿

豹弟瑊武定中東平太守

贈中領軍將軍燕郡公諡曰惠贈賜豐厚

子長壽幼拜散騎常侍遷殿中右曹尙書仍加散騎常侍從征劉義隆至江賜爵會稽公加冠軍將軍高宗時除涇州刺史和平五年卒

子彌真襲爵彌真卒無子

弟狀德襲爵

地千弟侯頭襲地千職爲庫部尙書

侯頭弟力斤亦以忠謹聞歷位御史中尉并州刺史有政績加冠軍將軍賜爵晉陽侯卒贈平南將軍

力斤弟焉陳尙書安樂侯

古真族玄孫聿字成興性耿介肅宗時爲武衛將軍是時領軍元義秉權百家莫不致敬而聿獨長揖不拜尋出爲平西將軍東涼州刺史涼州緋色天下之

最義送白綾二千疋令聿染拒而不許又輒御史劾之驛使至京覆驗無狀還復任尋卒於州時年五十贈安北將軍朔州刺史

子儉武定中開府祭酒

史臣曰長孫肥結髮內侍雄烈知名軍鋒所指罔不奔散關張萬人之敵未足多也翰有父風不隕先構臨喪加禮抑有由哉尉真兄弟忠勇奮發義以忘生眷威略著時增隆家業青紫塵旄亦其宜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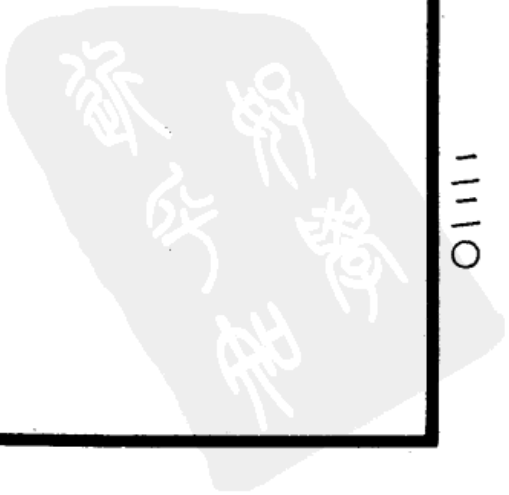
魏書卷二十六

魏書卷二十六考證

魏書卷二十六考證

尉古真傳舉蠡蠡別帥阿伏干於柞山○本卷上文世祖遣長孫翰率北部諸將尉古真自參合以北舉大檀別帥阿干于柞山此作柞亦小異

魏書卷二十六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十五

穆崇

穆崇代人也其先世效節於神元桓穆之時崇機捷便辟少以盜竊為事太祖之居獨孤部崇常往來奉給時人無及者後劉顯之謀逆也平文帝帝外孫梁眷知之密遣崇告太祖眷謂崇曰顯若知之問汝者丈夫當死節雖刀劍割勿泄也

因以寵妻及所乘良馬付崇曰事覺吾當以此自明崇來告難太祖馳如賀蘭部顯果疑眷泄其謀將囚之崇乃唱言曰梁眷不顧恩義獎顯為逆今我掠得其妻馬足以雪忿顯聞而信之窟咄之難崇外甥于植等謀執太祖以應之告崇曰今窟咄已立眾威歸附富貴不可失願勇圖之崇乃夜告太祖太祖誅植等北踰陰山復幸賀蘭部崇甚見寵待太祖為魏王拜崇征虜將軍從平中原賜爵歷陽公散騎常侍後遷太尉加侍中徙為安邑公又從征高車大勝而還姚興圍洛陽司馬德宗將辛恭靖請救太祖遣崇六千騎赴之未至恭靖敗詔崇即鎮野王除豫州刺史仍本將軍徵為太尉又徙宜都公天賜三年

先是衛王儀謀逆崇豫焉太祖惜其功而秘之及有司奏論太祖親覽法至遂獲不克曰丁太祖曰此當矣乃禮曰丁公初太祖避窟咄之難遣崇還察人心崇夜至民中留馬與從者乃微服入其營會有火光為春妾所識賊皆驚起崇求從者不得因匿於坑中徐乃竊馬奔走宿於大澤有白狼向崇而號崇乃覺悟馳馬隨狼而走適去賊黨追者已至遂得免難太祖異之命崇立祀子孫世奉焉太和中追錄功臣以崇配饗

崇長子遂留歷顯官討蠕蠕有功賜爵零陵侯後以罪廢

子乙九內行長者以功賜爵富城公加建忠將軍遷散騎常侍內乘黃令侍中

卒諡曰靜

子真起家中散騎侍東宮尚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後勅離婚納文明太后姊尋除南宮尚書侍中卒諡曰宣高祖追思崇勳令著作郎韓顯宗與真撰定碑

文建於白登山

真子泰本名石洛高祖賜名焉以功臣子孫尚章武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與羽獵四曹事賜爵馮翊侯遷殿中尚書加散騎常侍安西將軍進爵為公出為鎮南將軍洛州刺史例降為侯尋徵為右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又出為使持節鎮北將軍定州刺史改封馮翊縣開國侯食邑五百戶進征北將軍初文明太后幽高祖於別室將謀廢廢秦勿諫乃止高祖德之錫以山河龍符隆至秦自陳病久乞為恆州遂轉陸軍為定州以秦代焉秦不願遷都數未及發而秦已至遂潛相扇誘圖為叛乃與數及安樂侯元隆撫翼鎮將魯郡侯元業統騎將軍元超陽平侯寶頭射聲校尉元樂平前彭城鎮將元拔代郡太守元珍鎮北將軍樂陵王思譽等謀推朔州刺史陽平王暉為主頭不從偽許以安之密表其事高祖乃遣任城王澄率并肆兵以討之澄先遣治書侍御史李煥單車入代出其不意秦等驚駭計無所出煥曉諭逆徒示以禍福於是凶黨離心莫為之用秦自度必敗乃率麾下數百人攻煥郭門冀以一捷不克單馬走出城西為人擒送澄亦尋到窮治黨與高祖幸代親見罪人問其反狀秦等伏誅

子伯智八歲侍學東宮十歲拜太子洗馬散騎侍郎尚饒陽公主拜駙馬都尉

早卒子階

伯智第士儒字叔賢徙涼州後乃得還為太尉參軍事

子睿武定中汲郡太守

乙九弟恆頭侍中北部尚書卒贈司空公諡曰敬

子蒲坂虞曹尚書征虜將軍涇州刺史贈征西將軍雍州刺史諡曰昭

子韶字伏與員外散騎侍郎代郡太守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卒贈使持節

都督冀相殷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諡曰文

子遵伯幽州司馬

遂留第觀字闡拔襲崇爵少以文藝知名選充內侍太祖器之太宗即位為左

衛將軍館門下中書出納詔命及訪舊事未嘗有所遺漏太宗奇之尚宜陽公

主拜駙馬都尉稍遷太尉世祖之置國觀為右弼出則統攝朝政入則應對左

右事無巨細皆關決焉終日怡怡無愠喜之色勞謙善誘不以富貴驕人泰常八年暴疾薨於苑內時年三十五太宗親臨其喪悲動左右賜以通身隨起金飾棺喪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贈宜都王諡曰文成世祖即位每與羣臣談宴未嘗不歎惜感歎以為自泰常以來任命勳臣文武兼濟無及之者見稱如此

子壽慶爵少以父任遷侍東宮尚樂陵公主拜附馬都尉明敏有父風世祖愛重之擢為下大夫敷奏機辯有聲內外遷侍中中書監領南都尚書進爵宜都王加征東大將軍壽慶曰臣祖榮先皇之世屬值艱危幸天贊聖眷誠心密告故得効功前朝沈福於後昔陳平受賞歸功無知今春元勳未錄而臣獨奕世受榮豈惟仰愧古賢抑亦有虧國典世祖嘉之乃求眷後得其孫賜爵郡公與駕征涼州命壽輔恭宗總錄要機內外聽焉行次雲中將濟河宴諸將於宮世祖別御靜室召壽及司徒崔浩尚書李順世祖謂壽曰燭燭吳提與牧健連和今聞朕征涼州必來犯塞若伏兵漢南珍之為易朕故留壯兵肥馬使卿輔佐太子收田既訖便可分伏要害以待虜至引使深入然後擊之擒之必矣涼州路遠朕不得親御若連朕指授為虜侵害朕還斬卿崔浩李順為證非虛言也壽頓首受詔壽信卜筮之言謂賊不來竟不設備而吳提果至侵及善無京師大駭壽不知所為欲築西郭門請恭宗避保南山惠太后不聽乃止遣司空長孫道生等擊走之世祖還以無大損傷故不追咎恭宗監國壽與崔浩等輔政人皆敬浩壽獨凌之又自特位任以為人莫己及謂其子師曰但令吾兒及我亦足勝人不須苦教之遇諸父兄弟有如僕隸夫妻並坐共食而令諸父餒餒其自矜無禮如此為時人所鄙笑真君八年薨贈太尉諡曰文宣

子平國襲爵尚城陽長公主拜附馬都尉侍中中書監為太子四輔正平元年卒
子伏于襲爵尚濟北公主拜附馬都尉和平二年卒諡曰康無子
伏于弟熙襲爵尚新平長公主拜附馬都尉又除虎牢鎮將類以不法致罪高祖以其勳德之育讓而赦之轉征東將軍吐京鎮將熙賞善罰惡深自克勵時

西河胡叛嚴欲討之而離石都將郭洛頭拒違不從嚴遂上表自劾以威不攝下請就刑戮高祖乃免洛頭官山胡劉什婆寇掠郡縣嚴討滅之自是部內肅然莫不敬懼後改吐京鎮為汾州仍以嚴為刺史前吐京太守劉升在郡甚有成惠限滿還都胡民八百餘人詣嚴請之前定陽令吳平仁亦有恩信戶增數倍嚴以吏民懷之並為表請高祖皆從焉嚴既頻薦升等所部守令咸自砥礪威化大行百姓安之州民李軌郭及祖等七百餘人詣關頌嚴恩德高祖以嚴政和民悅增秩延限後徵為光祿勳隨例降王為魏郡開國公邑五百戶又除鎮北將軍兼州刺史鎮廣寧尋遷都督夏州高平鎮諸軍事本將軍夏州刺史鎮統萬又除侍中中書監穆泰之反嚴與潛通赦後事發則封為民卒于家世宗時追贈鎮北將軍恆州刺史

子建字晚與性通率頗好文史起家秘書郎稍遷直閣將軍兼武衛建妻朱榮之妹建常依附榮榮入洛之後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征北將軍封濟北郡開國公後遷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兼尚書北道行臺并州事元暉之立建兼尚書右僕射俄轉侍中驃騎大將軍出帝末本將軍儀同三司洛州刺史天平中坐事自殺於五原城北

子千牙武定中開府祭酒
建弟衍字進與解褐員外郎封新興縣開國子稍遷通直常侍行雲州事
顯弟亮字幼輔初字老生早有風度顯祖時起家為侍御中散尚中山長公主拜附馬都尉封趙郡王加侍中征南大將軍徙封長樂王高祖初除使持節秦州刺史在州末期大著聲稱徵為殿中尚書又遷使持節征西大將軍西戎校尉敷煊鎮都大將政尚寬簡賑恤窮乏被徵還朝百姓追思之除都督秦梁益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仇池鎮將時宕昌王梁彌機死子彌博立為吐谷渾所逼來奔仇池亮以彌機著教素著矜其亡滅彌博凶悖亮所棄彌機兄子彌承戎民歸樂表請納之高祖從焉於是率騎三萬次于龍鶴擊走吐谷渾立彌承而遷是時階陵比谷羌董耕奴斯卑等率眾數千人寇仇池屯于陽遠彌亮副將楊靈珍率騎擊走之氏豪楊卜自延興以來從軍征伐

二十一戰前來鎮將抑而不聞亮表卜爲廣業太守豪右咸悅境內大安徵爲侍中尚書右僕射于時復置司州高祖曰司州始立未有寮吏須立中正以定選舉然中正之任必須德望兼資者世祖時崔浩爲冀州中正長孫嵩爲司州中正可謂得人公卿等宜自相推舉必令稱允尚書陸叡舉亮爲司州大中正時蕭道遠將陳顯達攻陷陽城加亮使持節征南大將軍都督懷洛南北豫徐兗六州諸軍事以討之顯達遁走乃還尋遷司空叡繼律令例降爵爲公時文明太后崩已過期月高祖毀瘠甚亮表曰王者居極至尊至重父天母地懷柔百靈是以古先帝王制禮成務施政立治必順天而後動宜憲垂範必依典而後行用能四時不忒陰陽和暢若有過舉咎徵必集故大舜至慕事在納麓之前孔子至聖喪無過瘠之紀亮書稽古之美不錄在服之痛禮備諸侯之喪而無天子之式雖有上達之旨未見居喪之典然則位重者爲世以屈己居聖者違命以忘情伏惟陛下至德參二儀惠澤覃河海宣禮明刑動遵古式以至孝之痛服期年之喪練事既闋號慕如始統重極之尊同衆庶之制廢越飾之大敬闕宗祀之舊軌誠由文明太皇太后聖略超古惠訓深至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比之前代感爲過甚豈所謂順帝之則約躬隨衆者也陛下既爲天地所子又爲萬民父母子過哀父則爲之悽悼父過感子則爲之憂傷近蒙接見咫尺旋覽聖容哀駭感無止况神祇至靈而不久虧和氣微致風旱者哉書稱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今一人過哀黎元焉繫羣官所以顛覆震懼率土所以危懼悚慄百姓何仰而不憂嘉禾何由而播殖願陛下上承金冊遺訓下稱億兆之心時設輕服數御常膳修樂郊祠垂惠威秩與駕時動以釋憂煩博採廣諮以導性氣惠無益之戀行利見之德則休徵可致嘉應必臻禮教並宣孝慈兼備普天蒙賴含生幸甚詔曰苟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風亢旱時雨不降實由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所言過哀之咎諒爲未衷省啓以增悲愧尋領太子太傅時將建太極殿引見羣臣於太華殿高祖曰朕仰遵先意將營殿宇役夫既至與功有日今欲徙居采樂以避葦埃土木雖復無心毀之能不懷愴今故臨對卿等與之取別此殿乃高宗所制爰歷顯祖逮朕冲年受位於此但事來

奪情將有改制仰惟嚙昔惟深悲感亮稽首對曰臣聞稽之下筮載自典經占以決疑古今攸尚興建之功事在不易願陛下訊之著龜以定可否又去歲役作爲功甚多太廟明堂一年便就若仍歲頻興恐民力凋弊且材幹新伐爲功不固願得逾年小康百姓高祖曰若終不爲可如卿言後必爲之逾年何益朕遠覽前王無不興造故有周創業經建豐臺洪漢受終未央是作草創之初猶尚若此况朕承累聖之運屬太平之基且今八表清晏年數又登爰及此時以就大功人生定分修短命也著蔡雖智其如之何當委之大分豈假卜筮遂移御承樂宮後高祖臨朝堂謂亮曰三代之禮日出視朝自漢魏已降禮儀漸殺晉令有朔望集公卿於朝堂而論政事亦無天子親臨之文今因卿等日中之集中前則卿等自論政事中後與卿等共議可否遂命讀奏案高祖親自決之又謂亮曰徐州表給歸化人粟王者民之父母誠宜許之但今荆揚不實書軌未一方欲親御六師問罪江介計萬戶投化歲食百萬若聽其給也則蓄儲虛竭雖得戶千萬猶未成一同且欲隨貧賤恤卿意何如亮對曰所存遠大實如聖旨及車駕南遷運武衛大將軍以本官董攝中軍事高祖南伐以亮錄尚書事留鎮洛陽後高祖將自小平汎舟幸石濟亮諫曰臣聞垂堂之誨振古成規於安思危著於周易是以憑險弗防沒而不弔匹夫之賤猶不自輕况萬乘之尊舍生所仰而可忽乎是故處則深宮廣廈行則萬騎千乘昔漢帝欲乘舟渡渭廣德將以首血汗車輪帝乃感而就橋夫一渡小水猶尚若斯况汎河浩汗有不測之慮且車乘由人猶有奔逸致敗之害況水之緩急非人所制脫難出慮表其如宗廟何高祖曰司空言是也及亮兄勳預穆泰反事亮以府事付司馬慕容奕上表自劾高祖優詔不許遣令攝事亮頻煩固請久乃許之尋除使持節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徙封頓丘郡開國公食邑五百戶以紹樂壽世宗即位遷定州刺史尋除驃騎大將軍尚書令俄轉司空公景明三年薨時年五十二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四十萬布七百匹纊二百斤世宗親臨小斂贈太尉公領司州牧諡曰匡

子紹字承業高祖以其貴臣世祖顧念之九歲除員外郎侍學東宮轉太子舍

人十一尙瓊瑯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散騎侍郎領京兆王愉文學世宗初通直散騎常侍高陽王雍友遺父憂詔起襲爵散騎常侍領主衣都統選秘書監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光祿卿又遷衛將軍太常卿尋除使持節都督冀瀛二州諸軍事本將軍冀州刺史以母老固辭忤旨免官除中書令轉七兵尙書徙殿中尙書遺所生憂免居喪以孝聞又除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中書監復爲侍中領本邑中正紹無他才能而資性方重罕接賓客希造人門領軍元義嘗權黨灼曾往候紹紹迎送下階而已時人數尙之及皇太后欲黜義猶豫未決紹贊成之以功加特進又拜其次子巖爲給事中尋加儀同三司領左右時侍中元順與紹同直順嘗因醉入其寢所紹擁被而起正色讓順曰老身二十年侍中與卿先君憂連職事縱卿後進何宜相排突也遂謝事還家詔喻久乃起除車騎大將軍開府定州刺史固辭不拜又除侍中既疾未起河陰之役故得免害莊帝立亦朱榮遣人徵之紹以爲必死哭辭家廟及往見榮於邙山捧手不拜榮亦矯意禮之顧謂人曰穆紹不虛大家兒車駕入宮尋授尙書令司空公進爵爲王給班劍四十人仍加侍中時河南尹李獎往詣紹獎以紹郡民謂必加敬紹又恃封邑是嬰國主待之不爲動膝獎憚其位望致拜而還議者兩譏焉亦朱榮之封葛榮也詔上黨王天穆爲前鋒次於懷縣司徒公楊椿爲右軍紹爲後繼未發會擒葛榮乃止未幾降王復本爵元顥入洛以紹爲兗州刺史行達東郡顥敗而反普泰元年除都督齊齊兗光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青州刺史未行其年九月薨時年五十二贈侍中都督冀相殷三州諸軍事大將軍尙書令太保冀州刺史諡曰文獻

子長嵩字子岳起家通直郎再遷散騎常侍襲爵轉鎮東將軍光祿少卿與和中卒贈都督冀滄二州諸軍事征東將軍冀州刺史

子巖武定中司徒諸驍參軍

平國弟相國官至安東將軍濟州刺史上洛公

相國弟正國尙長樂公主拜駙馬都尉

子平城早卒高祖時始平公主薨於宮追贈平城駙馬都尉與公主合葬

平城弟長城司徒左長史

子世恭武定中朱衣直閣

長城弟威符冀郎中卒

子永延尙書騎兵郎青州征東司馬

正國弟應國征西將軍張掖公

子度孤襲爵平南將軍梁城鎮將

子清休頗有將略司農少卿武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出爲驃騎大將軍夏州刺史

子鐵槌祕書郎

應國弟安國歷金部長殿中尙書加右衛將軍賜爵平子爲乙澤所殺追贈征虜將軍

子吐葛襲爵襄城鎮將

子金寶祕書郎

壽弟伏真高宗世稍遷尙書賜爵任城侯出爲兗州刺史假東將軍濮陽公

子常貴南陽太守

伏真弟多侯歷位殿中給事左將軍賜爵長寧子遷司衛監高宗崩乙澤專權時司徒陸麗在代郡濕湯瘵病潭忌之遣多侯追麗多侯謂麗曰潭有無君之心大王衆所望也去必危宜徐歸而圖之麗不從遂爲潭所害多侯亦見殺諡曰烈

子胡兒襲爵

觀弟翰平原鎮將西海王薨

子龍仁襲爵降爲公卒

子豐國襲爵

豐國弟子弼有風格善自位置涉獵經史與長孫稚陸希道等齊名於世矜己陵物頗以擯焉高祖初定氏族欲以弼爲國子助教弼辭曰先臣以來蒙恩累世比校徒流實用漸屈高祖曰朕欲教厲胄子故屈卿先之白玉投泥豈能相

汚弼曰既過明時，恥沉泥滓，會司州牧咸陽王禧入，高祖謂禧曰：朕與卿作州都舉一主簿，即命弼謁之。因爲高祖所知，與弼南征，特勅隨從。世宗初，除尙書郎，以選爲高平王懷國郎中令，數有匡諫之益。世宗善之，除中書舍人，轉司州治中別駕，歷任有稱。肅宗時，河州羌却鐵忽反，勅兼黃門，慰喻忽，以功加前將軍，賜以錢帛，尋以本將軍行揚州事，追拜平西將軍，華州刺史，卒於州。時年五十一。贈使持節征北將軍，定州刺史，諡曰懿。

子季齊，釋褐，司徒參軍事，開府騎兵參軍。

翰弟顯，忠謹有材力。太宗時，爲中散，轉侍御郎，從世祖征赫連昌，勇冠一時。世祖嘉之，遷侍從，殿中將軍，賜爵泥陽子，從征和龍，功超諸將，拜司衛監，加龍驤將軍，進爵長樂侯。曾從世祖田於崑山，有虎突出，顯搏而獲之。世祖數曰：詩所謂有力如虎，顯乃過之。後從顯西征白龍，北討蠕蠕，以功加散騎常侍，鎮北將軍，進爵建安公。出爲北鎮都將，徵拜殿中尙書，出鎮涼州。所在著稱，遷加散騎常侍，領太倉尙書。高宗時，爲征西大將軍，督諸軍事，西征吐谷渾，出南道，坐擊賊不進，免官。爵徙邊。高祖又以顯著勳前朝，徵爲內都大官。天安元年卒，贈征西大將軍，建安王，諡曰康。

子寄生，襲。

寄生弟粟，涼州鎮將安南公。

子祁，字顯德，通直常侍，上谷河內二郡太守，司州治中，太子右衛率，卒。贈齊州刺史。

子景相，字霸都，中書舍人，上黨太守。

粟弟泥乾，爲羽林中郎，賜爵臨安男。後稍歷顯職，除冀州刺史，假安南將軍，鉅鹿公卒。

子潭，襲爵，祕書中散。

子令直，通直常侍。

榮宗人顯善，太祖初率部歸附，與榮同心戮力，禦侮左右，從征窟咄，顯破平之。又從擊賀蘭部，平庫莫奚，拜天部大人，居於東蕃卒。

子莫提，從平中原，爲中山太守，除軍南將軍，相州刺史，假陽陵侯卒。

子吐，太宗世散騎常侍，卒於侍中，鎮東將軍。

子敦，輔國將軍，西部都將，賜爵富平子，卒。

子純，襲爵，歷散騎常侍，光祿勳，高祖時右衛將軍，尋除右將軍，河州刺史，卒。贈鎮北將軍，并州刺史。

子威，襲爵，直閣將軍。

威弟裕，輔國將軍，中散大夫。

裕子禮，東平太守。

禮弟略，武定末，魏尹丞。

純弟鏡，歷東宮庶子，汲郡太守。世宗時，爲懷朔鎮將，東北中郎將，幽州刺史。肅宗世，除平北將軍，并州刺史，金紫光祿大夫。在公以威猛見稱，卒時年七十四。贈散騎常侍，征東將軍，相州刺史，諡曰安。

子顯，長水校尉。

顯弟顯業，卒於散騎侍郎。

子子琳，舉秀才，爲安戎令，頗有吏幹，隨長孫稚征蜀有功，除尙書屯田郎中，出帝即位，以攝儀曹事，封高唐縣開國男，邑二百戶。孝靜初，鎮東將軍，司州別駕，以占奪民田，免官。爵久之，何至羅國主，副羅越居，爲蠕蠕所破，其子去賓來奔。

齊獻武王妻去賓，爲安北將軍，肆州刺史，封高車王，招慰夷虜，表子琳爲去賓長史，復其前封，尋遷儀同開府長史，齊獻武王丞相司馬，卒時年五十三。贈驃騎大將軍，都官尙書，瀛州刺史。

子伯昱。

第融，武定中開府中兵參軍。

子琳，第夏，字先德，司空行參軍，將作丞，司徒祭酒，安東將軍，南鉅鹿太守，頗有民譽，入爲司徒司馬，大將軍從事中郎，中書舍人。武定六年卒，贈征東將軍，徐州刺史。

史臣曰：穆崇風，奉龍顏，早著誠節，遂膺龍眷，位極台鼎，至乃身揀逆謀，卒蒙全

讓明主之於勞臣不亦厚矣從享廟庭抑亦尙功之義觀少當公輔之任業器其優乎顯壯烈顯達亮寬厚致位紹立虛簡之操躬有風格之名世載不隕青紫兼列戚矣至於壽以貴終限止削廢人之無禮爲幸蓋多魏之子孫不乏名位亦有人哉

魏書卷二十七

魏書卷二十七考證

穆崇傳領軍元義當權黨約○監本文誤文當誤官今改正

魏書卷二十七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十六

和跋

奚牧

莫題

庾業延

賀狄干

李栗

劉潔

古弼

張黎

和跋代人也。世領部落。為國附臣。跋以才辨知名。太祖擢為外朝大人。參軍國大謀。雅有智算。頻使稱旨。拜龍驤將軍。未幾。賜爵日南公。從平中原。以功進為尚書。鎮鄴。慕容德使兄子和守滑臺。和長史李辨。殺和。求援於跋。跋率輕騎赴之。既至。辨悔。閉門拒守。跋使尚書郎鄧暉說之。辨乃開門。跋入。收其府藏。德聞之。遣將軍三千騎擊跋。跋逆擊大破之。擒其將士千餘人。而還。於是陳穎之民。多來向化。改封定陵公。與常山王遵。率眾五萬討賀蘭部。別帥木易干。破之。出為平原太守。太祖龍馭。冠於諸將。時羣臣皆教尚恭儉。而跋好修虛譽。眩曜於時。性尤奢淫。太祖戒之。弗草。後車駕北狩。材山。收跋刑之路側。妻劉氏自殺。以從。初。將刑跋。太祖命其諸弟毗等視訣。跋謂毗曰。懼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廣為產業。各相勉勵。務自纂修。令之背己。曰。汝曹何忍視吾之死也。毗等解其微意。詐稱使者云。奔長安。追之不及。太祖怒。遂誅其家。後世祖西巡。五原。回幸材山。校獵。忽遇暴風。雲霧四塞。世祖怪而問之。羣下食言。跋世居此。土祠。冢猶存。其或者能致斯變。帝遣建興公古弼祭。以三牲。羣即除散。後世祖蒐狩之日。每先祭之。

少子歸。從征赫連昌有功。拜統萬將軍。賜爵成車男。與西平安頤攻虎牢拔之。進爵高陽侯。後以罪徙配涼州。為民。蓋吳作亂於關中。復拜歸龍驤將軍。往討之。還。拜使持節。冠軍將軍。雍城鎮都大將。高陽侯卒。

子度。襲爵。尚書都官郎。昌平太守。卒。

度子延。徙司州都督。從事。卒。

子安。武定末。給事黃門侍郎。

奚牧。代人也。重厚有智謀。太祖龍馭之。稱之曰仲兄。初。劉顯謀害太祖。梁眷知

其謀。潛使牧與穆崇至七介山。以告。語在崇傳。太祖錄先帝舊臣。又以牧告顯之功。拜為治民長。敷奏政事。參與計謀。太祖征慕容寶。加輔國將軍。略地晉川。獲寶丹陽王買得。及離石護軍高秀和於平陶。以軍功拜并州刺史。賜爵任城公。州與姚興接界。與顯寇邊。牧乃與顯書。稱顯首鈞。禮抗之。實與使邊不直之意。與以與國通和。恨之。有言於太祖。太祖戮之。

莫題。代人也。多智有才用。初為幢將。領禁兵。太祖之征慕容寶也。寶夜來犯營。軍人驚駭。遂有亡還京師者。言官軍敗於柏肆。京師不安。南安公元順因之。欲攝國事。題謂順曰。此大事不可輕。爾宜審待後要。不然。禍將及矣。順乃止。以功拜平遠將軍。賜爵扶柳公。進號左將軍。改為高邑公。出除中山太守。督司州之山東七郡事。車駕征姚興。次於晉陽。而上黨羣盜秦頴。丁零翟都等。聚眾於壺關。詔題帥眾三千以討之。上黨太守捕頴斬之。都走林慮。詔題搜山窮討。盡平之。初。昭成末。太祖季父窟咄。徙於長安。符堅敗。從慕容永東遷。及承自立。以窟咄為新興太守。登國初。劉顯遣弟允。滌等迎窟咄。寇南鄙。題時貳於太祖。遣箭於窟咄。謂之曰。三歲積豈勝重載。言窟咄長而太祖少也。太祖既銜之。天賜五年。有告題居處倨傲。擬則人主。太祖乃使人示之箭。告之曰。三歲積能勝重載。不題奉詔。父子對泣。詰朝乃刑之。

庾業。延代人也。後賜名岳。其父及兄和辰。世典畜牧。稍轉中部大人。昭成。勝氏寇內侮。事難之間。收斂畜產。富擬國君。劉顯謀逆。太祖外幸。和辰奉獻明太后。歸太祖。又得其資用。以和辰為內侍長。和辰分別公私。蓄畜。頗不會旨。太祖由是恨之。岳揚恭慎。修謹。善處危難之間。太祖喜之。與王建等俱為外朝大人。參預軍國。太祖既絕慕容垂。以岳為大人。使詣慕容永。永服其辭義。垂圍承於長子。承告急。求援。岳與陳留王度。以五萬騎東渡河。救之。次於秀容。破山胡部高車門等。徙其部落。會承滅。乃班師。從平中原。拜安遠將軍。官軍之驚於柏肆也。賀蘭部帥附力眷。紇突隣部帥匿物尼。紇突部帥叱奴根等。聞之。聚黨反於陰館。南安公元順討之不克。死者數千人。太祖聞之。詔岳率萬騎還討。叱奴根等珍之。百姓乃安。離石胡帥呼延鐵。西河胡帥張崇等。不樂內徙。聚黨反叛。岳率

騎三千討破之，斬鐵擒崇，搜山窮討，散其餘黨，以功賜爵西昌公。進號征虜將軍，又討反人張超、清河太守傅世，並破平。以岳為郡行臺，岳為將有謀略，治軍清整，常以少擊多，士眾服其智勇，名冠諸將。及罷郡行臺，以所統六郡置相州，即拜岳為刺史，公廉平當，百姓稱之。舊有園池，時果初熟，丞吏送之，岳不受，曰：「果未遑御，吾何得先食？」其謹如此。後遷司空，岳兄子路有罪，諸父兄弟悉誅，特赦岳父子。天賜四年，詔賜岳舍地於南宮，岳將家僮治之，候官告岳衣服鮮麗，行止風采，擬儼人君。太祖時既不豫，多所猜惡，遂誅之。時人咸寬惜焉。岳葬在代西善無之界，後世祖討赫連氏，經其墓宅，愴然動容，遂下詔為立廟，令一州之民四時致祭。求其子孫任為將帥者，得其子陵，從征有功，聽襲爵。

路皇始初從征慕容寶，為城門校尉，遷司隸校尉，爵高平公而誅。

賀狄干，代人也，家本小族，世忠厚。為將以平當稱，稍遷北部大人，登國初，與長孫嵩對明於聽察，為人愛敬。太祖遣狄干致馬千匹，結婚於姚萇，會其死，與立，因止狄干而絕婚，與弟平率眾寇平陽。太祖討平之，擒其將狄伯支、唐小方等三十餘人，天賜中，詔北新侯安同送唐小方於長安，後蠕蠕社嵩與和親，送馬八千匹，始濟河，赫連屈牙忿與國交好，乃叛，與遺留社嵩馬，與乃遣使請以駿馬千匹贖伯支而遣狄干還。太祖意在離間二寇，於是許之。狄干在長安幽閉，因習讀書史，通論語尚書諸經，舉止風流，有似儒者。初，太祖嘗封功臣，狄干雖為姚萇所留，遂賜爵襄武侯，加秦兵將軍。及狄干至，太祖見其言語衣服有類羌俗，以為慕而習之，故忿焉，既而殺之。

弟歸，亦剛直方雅，與狄干俱死。

李栗，屬門人也，昭成時，父祖入國，少辨捷，有才略，兼有將略。初，隨太祖幸賀蘭部，在元從二十一人中，太祖愛其藝能，時王業草創，爪牙心腹，多任親近。唯栗一介遠寄，兼非戚舊，當世榮之，數有戰功，拜左軍將軍。太祖征慕容寶，果嘗五萬騎為前驅，軍之所至，莫不降下。遷左將軍，慕容寶棄中山東走也，栗以輕騎追之，不及而還。栗性簡慢，矜寵，不率禮度。每在太祖前，舒放倨傲，不自矜，嗔唾任情。太祖積其相過，天興三年，遂誅之。於是威嚴始厲，制勅羣下，盡卑謙之禮，自栗始也。

禮，自栗始也。

劉潔，長樂信都人也。祖父生顯，解卜筮，昭成時，慕容氏來獻女，為公主，家臣仍隨入朝，賜以妻生子，父提。太祖時，官至樂陵太守，賜爵信都男。卒，潔性強力多智，數從征討有功，進爵會稽公。河西胡張外，建興王紹等，聚眾為逆，潔與永安侯魏勳率眾三千人屯於西河，以鎮撫之。又與勳及功勞將軍元屈等擊吐京叛胡，時難石胡出以營，引屈巧騎斷截山嶺，潔失馬，登山力戰，矢刃俱盡。為胡所執，送詣屈巧，潔聲氣不撓，呼其字而與之言，神色自若。屈巧壯而釋之，後得還國，與東部事。太宗廢疾，世祖置國，潔與古弼等選侍東宮，對綜機要，數奏百揆。世祖即位，以告反者，又獻直言，所在合旨，奇其有柱石之用，委以大任。及議軍國，朝臣咸推其能，於是超遷尚書令，改為鉅鹿公。世祖破蠕蠕，大檀干雲中，潔首於世祖曰：「大檀恃眾，難破，膽奔北，恐不懼往，將復送死，請收田訖，復一大舉，東西並進，為二道討之。」世祖然其言，後大議征討，潔言宜先平馮跋。世祖不從，勸勸新民，以將吏便奪，咸出怨言，期牛馬飽草，當赴漢北。潔與左僕射安原奏，欲及河冰未解，從之河西，冰解之後，不得北遁。世祖曰：「不然，此等習俗，放散日久，有似圍中之鹿，急則衝突，緩之則定，吾自處之，有違不煩從也。潔等固執，乃聽分徙三萬餘落於河西，西至白鹽池，新民驚駭，皆曰：「圍我於河西之中，是將殺我也。」欲西走涼州，潔與侍中古弼屯五原河北，左僕射安原屯悅拔城，北備之。既而新民數千騎北走，潔追討之，走者糧絕，相枕而死。時南州大水，百姓阻飢，潔奏曰：「臣聞天地至公，故萬物咸育，帝王無私，而黎民戴賴，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紹重光之緒，恢隆大業，育濟羣生，咸之所振，無思不服。澤之所洽，無遠不懷。太平之治，於是而在，自頃邊寇內侵，戎車屢駕，天黃聖明，所在克殄，方難既平，皆蒙酬錫，勳高者受爵，功卑者獲賞，寵賜優榮，有過古義，而郡國之民，雖不征討，服勤農桑，以供軍國，實經世之大本，府庫之所資，自山以東，偏過水害，頻年不收，就食他所，臣聞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應加哀矜，以濟覆育。今南權覆寇，西敗虜虜，四海晏如，人神協暢，若與兆民共譽其福，則惠感和氣，蒼生悅樂矣。」世祖從之。於是復天下二歲租賦，潔與樂平王丕、督諸軍取上邽。

軍至營陽百姓爭致牛酒深至上野諸將咸欲斬其妻帥以示王威深不聽
慰秦蕭秋乘無犯人皆安業世祖將發鵬右騎卒東伐高麗深進曰隴土新民
始染大化宜賜優復以饒實之兵馬足食然後可用世祖深納之車駕西伐深
爲前鋒沮渠牧犍窮盡來平高麗人拒戰於城南深信卜者之言曰辰不協擊
敵却陳故後軍不進重來得入城世祖微嫌之後深與建寧王崇會諸軍於三
城胡部中簡兵六千將以成姑賊胡不從命千餘人叛走深與崇擊之虜男
女數千人深朝夕在樞密深見委任性既剛直恃寵自尊世祖心稍不平時鐵
伐蠕蠕深意不欲言於世祖曰虜非有邑居遷徙無常前來出軍無所擒獲不
如虜屢積穀以待其來羣臣皆從其議世祖決行乃問於崔浩浩固言可伐世
祖從浩議既出與諸將期會鹿潭谷而深恨其計不用欲沮諸將乃矯詔更期
故諸將不至時虜衆大亂恭宗欲擊之深執不可請在帝紀停鹿潭谷六日諸
將猶不進賊已遠遁追至石水不及而還師次漢中糧盡士卒多死深陰使人
驚軍勸世祖棄車輕還世祖不從深以軍行無功奏歸罪於崔浩世祖曰諸將
後期及賊不擊罪在諸將豈在於浩浩又言深矯詔事遂發與高麗至五原收深
幽之世祖之征也深私謂親人曰若軍出無功車駕不返者吾當立樂平王深
又使右丞張弼求國書問劉氏應王繼國家使我有名姓否弼對曰有姓而
無名弼拾取引搜獲家裏得國書深與南康公狄護及高麗等皆三族死者百
餘人深既居勢要擅作威福諸阿附者登其門者免內外傳之側目而視
拔城破國者聚斂財貨與深分之籍其家產財盈巨萬世祖追念言則切齒
古語代人也少中道好讀書又善騎射初爲獵郎使長安稱旨轉門下奏事以
敏正著稱太宗嘉之賜名曰筆取其直而有用後改名弼言其輔佐材也令弼
典西郡與劉深等分權機要數委百揆世祖即位以功拜立節將軍賜爵豐壽
侯征并州叛胡道達爲侍中吏部尙書典南郡奏事與安原降東部高車於巴
尼賊又與劉深屯五原河北以備叛民拜安西將軍從征建寧高車平涼次
于涇南道弼與侍中張榮舉平涼建寧自安定率步騎二萬來救與弼等相
遇弼饋送以誘之世祖使高車勸弼擊定斬首數千級弼乘勝取安定又與

承昌王健等討馮文通文通屢城固守弼艾其禾而還後又征文通文通求救
於高麗高麗救至文通將東奔民多難之其大臣古堅因民心之不欲遂率衆
攻文通開城門以引官軍弼疑古堅誑詐不入城高麗軍至文通乃隨之文通
之奔也令婦人被甲居中其精卒及高麗陳兵於外弼部將高荷子率騎衝擊
賊軍弼酒醉拔刀止之故文通得東奔將士皆怨弼不擊世祖大怒徵還融爲
廣夏門卒尋復爲侍中與尙書李順使于涼州拜安西將軍賜爵建興公鎮長
安甚著威名及議征涼州弼與順咸言涼州乏水草不宜行師世祖不從既克
姑賊微嫌之以其有將略故弗之責也劉義隆遣將裴方明等擊南秦王楊難
當難當遣使請救兵未至難當奔上邦方明克仇池立楊玄庶子保熾於是假
弼節督龍右諸軍義隆遣其秦州刺史胡榮之屯仇池弼與平西將軍元齊邀
榮之於濁水臨陣擒之其衆走還漢中弼等從祥郊山南入與東道將皮豹子
等討仇池遣承安侯質純攻義隆塞狹道守將姜道祖退守狹事諸將以山道
峻峻時又雪深用馬不便皆遲留不進弼獨進軍使元齊質純等擊狹事道祖
南走仇池平未幾諸氏復推楊文德爲主圍仇池弼發上邦高平沂城諸軍討
之仇池圍解文德走漢川時豹子督關中諸軍次於下辨聞仇池圍解欲還
軍弼使謂豹子曰比連破賊軍恐彼君臣未體大分貶其負敗或來報復若其
班師寇衆復至後舉爲難不如繕兵練甲蓄力待之不出秋冬南寇必來以逸
待勞百勝之策豹子乃止世祖聞之曰弼之言長策也制南秦弼謀多矣恭宗
總攝萬幾徵爲東宮四輔與宜都王穆壽等並參政事詔以弼保傅東宮有老
成之勳賜帛千匹綿千斤還尙書令弼雖事務殷繁而讀書不輟端謹慎密口
不言禁中之事功名等於張黎而廉不及也上谷民上書言苑園過度民無田
業乞減大半以賜貧人弼覽見之入欲陳奏過世祖與給事中劉樹恭志不聽
事弼待坐夏久不獲申聞乃起於世祖前捧檣頭擊下床以手搏其耳以擊歐
其背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世祖失容放恭曰不聽奏事實在朕躬樹何異置
之需異狀以聞世祖奇弼公直皆可其所奏以丐百姓弼曰爲臣而違其志於
君前者非無罪也乃請公車免冠徒跣自劾請罪世祖遣使者召之及至世祖

曰卿其冠履吾聞築社之役蹇蹇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然則卿有何罪自今以後苟利社稷益國便民者雖復顛沛造次卿則為之無所顧也世祖大閱將校獵於河西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給騎者世祖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尖世祖常名之曰筆頭是以時人呼為筆公弼屬官懼怖懼誅弼告之曰吾以為事君使收獵不適盤遊其罪小也不備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狡焉之志圖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備軍實為不虞之遠慮苟使國家有利吾何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干此自吾罪非卿等之咎世祖聞而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匹廐十頭後車駕敗於山北大獲麋鹿數千頭詔尙書發車牛五百乘以運之世祖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遣行百餘里而弼表至曰今秋穀熟貴麻衣布野豬鹿麋食為屬侵費風波所耗朝夕麥倍乞賜科使便得收載世祖謂左右曰筆公果如朕所卜可謂社稷之臣初楊難當之來也詔弼送其子於京師楊玄少子文德以黃金四十斤賂弼弼受金留文德而過之無禮文德亡入劉義隆世祖以其正直有戰功弗加罪責也世祖崩吳王立以弼為司徒高宗即位與張黎並坐議不合旨俱免有德勝之言其家人告巫巫俱伏法時人冤之

張黎屬門平原人也善書計太祖知待之太宗器其忠亮賜爵廣平公嘗謀機要世祖以其功舊任以輔弼除大司農卿軍國大議黎常與焉加鎮北將軍以征赫連定功進號征北大將軍與樂安王範濟南公崔徽鎮長安清約公平甚著黎稱代下之日家無餘財世祖詔黎領兵一萬二千人通莎東道車駕征涼州增蠲吳提乘虛入寇黎與司空道生拒擊之恭宗初總百揆黎與東郡公崔浩等輔政忠於奉上非公事不言詔曰侍中廣平公黎東郡公浩等保傳東宮有老成之勳朕甚焉焉其賜布帛各千匹以褒舊勳恭宗薨於東宮黎黎太尉持節奉策禮焉吳王余立以黎為太尉後以議不合旨免仍與古弼並誅

史臣曰和嶽委牧莫題質狄千李粟劉深等並有忠勳征伐之功任遇仍優保至疎誠岳身犯危難之中受事草創之際智勇既申功名尤舉乃夏將之材

謀軍輔國遠略正情有柱石之重張黎輔國兼方功著見重畿介之間一朝殞覆宥及十世乃徒言爾惜乎

魏書卷二十八

魏書卷二十八考證

劉涿傳日辰不協舉故却陳○臣人龍按漢書明帝時公卿以及支日不受章

與帝以民慶農桑遠來詣闕而拘以業忌豈為政之意詔捐其制此言日辰

不協蓋其類也

潔與南康公秋麟○秋北史作秋

魏書卷二十八考證

魏書卷二十八考證

一一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十七

奚斤 叔孫建

奚斤代人也世典馬牧父單有寵於昭成皇帝時國有良馬曰騶驎一夜忽失求之不得後知南郡大人劉庫仁所盜養於窟室單聞而馳往取馬庫仁以國甥特寵而逆擊單單碎其髮落傷其一乳及苻堅使庫仁與衛辰分領國部單懼將家竄於民間庫仁求之急單遂西奔衛辰及太祖滅衛辰單晚乃得歸故名位後於舊臣斤機敏有識度登國初與長孫肥等俱統禁兵後以斤為侍郎親近左右從破慕容寶於參合皇始初從征中原以斤為征東長史拜越騎校尉典宿衛禁放車駕還京師博陵勃海章武諸郡羣盜並起所在屯聚拒害長史斤與略陽公元遵等率山東諸軍討平之從征高車諸部大破之又破庫狄宿連部從其別部諸落於塞南又進擊侯莫陳部俘虜獲雜畜十餘萬至大嶽谷置戍而還遷都水使者出為晉兵將軍幽州刺史賜爵山陽侯太宗即位為鄭兵將軍循行州郡問民疾苦章武民劉牙聚黨為亂斤討平之詔以斤世忠孝贈其父單為長軍子太宗幸雲中斤留守京師昌黎王慕容伯兒收合輕俠失志之徒李沈等三百餘人謀反斤聞而召伯兒入天文殿東廡下窮問數引悉收其黨誅之詔與南平公長孫嵩等俱坐朝堂錄決囚徒太宗大閱于東郊治兵講武以斤行左丞相大蒐於石會山車駕西巡詔斤為先驅討越勒部於鹿那山大破之獲馬五萬匹牛羊二十萬頭徙二萬餘家而還又詔斤與長孫嵩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蠅蠅犯塞令斤等追之事具蠅蠅傳拜天部大人進爵為公命斤出入乘輅軒備威儀導從世祖之為皇太子臨朝聽政以斤為左輔輔立其大臣不附國內難阻乃遣斤收割裕前使河南地假斤節都督前鋒諸軍事司空公晉兵大將軍行揚州刺史率吳兵將軍公孫表等南征用表計攻滑臺不拔求濟師太宗怒其不先略地切責之乃親南巡次中山獲符東郡太守王景度捕城遁走司馬楚之等並遣使詣斤降斤自滑臺

趣洛陽獲符虎牢守將毛德祖遣其司馬羅廣將軍姚勇鎧寶等率五千人據土樓以拒斤斤進擊破之廣等單馬走免羅種其衆斤長驅至虎牢軍於汜東留表守轅重自率輕兵徇下河南潁川陳郡以兩百姓無不歸附獲符陳留太守嚴稜以郡降斤遂平克豫諸郡還圍虎牢德祖拒守不下及虎牢潰斤置守宰以撫之自魏初大將行師唯長孫嵩距劉裕斤征河南獨給滿刻及十二牙旗太宗崩斤乃班師世祖即位進爵宜城王仍為司空世祖征赫連昌遣斤率義兵將軍封禮等督四萬五千人襲蒲坂昌守將赫連乙升聞斤將至遣使告昌使至統萬見大軍已圍其城還告乙升曰昌已敗矣乙升懼棄蒲坂西走斤追敗之乙升遂奔長安斤入蒲坂收其資器百姓安樂昌弟助與先守長安乙升至復與助與妻長安西走安定斤又西據長安於是秦雍氏羌皆來歸附與赫連定相持累戰破定定聞昌敗遂走上邽斤追之至雍不及而還詔斤班師斤上疏曰赫連昌亡保上邽城合餘燼未有盤據之資今因其危滅之為易請益饋馬平昌而還世祖曰昌亡國叛夫擊之勞傷將士且可息兵取之不晚斤抗表固執乃許之給斤萬人遣將軍劉拔送馬三千匹與斤斤進討安定昌退保平涼斤屯軍安定以糧竭馬死遂深溝自圍置軍侍御史安顛擊昌擒之語在顛傳昌棄復立昌弟定為主守平涼斤自以元帥而擒昌之功更不在己深恥之乃舍輜重輕裘三日糧進定於平涼城清欲尋水而往斤不從自北道邀其走路定棄將出會一小將有罪亡入賊具告其實定知斤軍無糧乏水乃邀斤前後斤乘大潰斤及煖清劉拔為定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後世祖克平涼斤等得歸免為宰人使負酒食從駕還京師以辱之尋拜安東將軍降爵為公車駕將討馮文通詔斤發幽州民及密雲丁零萬餘人進攻具出南道太延初為衛尉改為弘農王加征南大將軍後為萬騎大將軍世祖大集羣臣於西堂議伐涼州斤等三十餘人議曰河西王牧健西垂下國雖內不純臣而外修職貢宜加寬宥恕其微愆去歲新征士馬疲敝未可大舉宜且羈縻其地幽薄略無水草大軍既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嬰城固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終無克獲世祖不從征之涼州平以戰功賜糧七十戶以斤元老賜安車平

決刑獄，詰訪朝政，斤聰辯強識，善於談論，遠近先朝故事，雖未皆是，時有所得，聽者歎美之。每議大政，多見從用。朝廷稱焉。真君九年薨，時年八十。世祖親臨哀慟，諡曰昭王。斤有數十婦，子男二十餘人。

長子他觀襲爵。世祖曰：斤，關西之敗，國有常刑，以其任命先朝，故復其爵秩。將收孟明之効，今斤終其天年，君臣之分全矣。於是降他觀爵為公，除廣平太守。後為都將，征懸瓠，卒於軍。

子延襲爵，出為瓦城鎮將，卒。
子緒襲爵，初為散令，後為太中大夫，加左將軍，開建五等封，弘農郡開國侯，食邑三百戶。後例降為縣，改封澄城縣開國侯，增邑九百戶，卒。

子遵襲封，卒。贈鎮遠將軍洛州刺史，諡曰哀侯。無子，國除。太和中，高祖遣鍾先朝功臣，以斤配食廟庭。世宗繼絕，世祖以緒弟子鑿，特紹其後，以承封邑。鑿卒於中堅將軍，司徒從事中郎，贈龍驤將軍肆州刺史。

子紹宗，武定中，開府田曹參軍。
他觀弟和觀，太祖時，內侍左右。太宗以其世典戎御，遂拜典御都尉，賜爵廣興子。建威將軍，尋進為宣陽侯，加龍驤將軍，領牧官中郎將，出為冀青二州刺史，卒。

子冀州襲爵。
冀州弟受真，為中散。高宗即位，拜龍驤將軍，賜爵成都侯。遷給事中，出為離石鎮將。

和觀弟拔，太宗時，內侍左右。世祖即位，稍遷侍中，選部尚書，鎮南將軍，賜爵樂陵公。後以罪徙邊，徵為散騎常侍，從征蠕蠕，戰沒。

子買奴，有寵於顯祖，官至神部長，與安成王萬安國不平。安國矯詔殺買奴於苑內。高祖賜安國死，追贈買奴為并州刺史，新興公。

斤弟普回，陽曲護軍。
普回子烏侯，世祖時，拜治書御史，遷義將軍，賜爵夷餘侯。從征蠕蠕及赫連昌，以功進爵城陽公，加員外散騎常侍，出為虎牢鎮將。與光中卒，喪禮依其伯父。

弘農王故事，陪葬金陵。

烏侯子兜，世祖時，親侍左右，隨從征討，常持御劍。後以罪徙龍城，尋徵為知臣監，出為驢骨律鎮將，假鎮遠將軍，賜爵富城侯。時高車叛圍鎮城，兜擊破之，斬首千餘級，廷與中卒。

叔孫建，代人也。父骨，為昭成母王太后所養，與皇子同列。建少以智勇著稱，太祖之幸，實副都，建常從左右。登國初，以建為外朝大人，與安同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軍國之謀，隨秦王，使慕容垂，歷大載，乃還。拜後將軍，頃之為都水使者。中領軍，賜爵安平公，加龍驤將軍，出為并州刺史。後以公事免，守鄴城。國太祖即位，念建前功，乃以建為正直將軍，相州刺史，飢胡劉虎等聚黨反叛，公孫

表等為虎所敗。太宗假建前號安平公，督表等以討虎，斬首萬餘級，餘眾奔走投心而死。水為不流，虜其眾十萬餘口。司馬德宗將劉裕伐姚泓，令其部將王仲德為前鋒，將通滑臺，兗州刺史尉建率所部棄城濟河。仲德遂入滑臺，乃宣言曰：晉本意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便爾棄城。太宗聞之，

詔建自河內向枋頭以觀其勢。仲德入滑臺月餘，又詔建渡河，曜威斬尉建，投其屍於河。呼仲德軍人與語，詰其侵境之意。仲德遣司馬竺之和，建命公孫表與官之和曰：王征虜為劉太尉所遣，入河西行，將取洛城，掃山陵之寇，非敢侵犯魏境。太尉自遣使請魏帝，陳將假道，而魏兗州刺史不相體解，望風捐去，因

空城而入，非戰攻相逼也。魏晉和好之義，不廢於前。表曰：尉建失守之罪，自有常刑，將更遣良牧，彼軍宜西，不然將以小致大，乖和好之體。和之曰：王征虜權住於此，以待眾軍之集，比當西過滑臺，還為魏有，何必建旗鼓以耀威武乎？仲

德卑辭，常自言不敢與大魏抗衡，建不能制之。太宗令建與劉裕相聞，以觀其意。裕答官洛是晉之舊京，而羌姚據之，晉欲修復山陵之計久矣，而內難屢興，不暇經營，司馬休之，魯宗之父子，司馬國璠兄弟，諸桓宗屬，皆晉之遺也，而姚

氏收集此等，欲以圖晉，是以伐之。道由於魏，軍之初舉，將以重幣假途，會彼邊鎮棄守而去，故晉前軍得以西進，非敢憑陵魏境。裕以官軍在河南，恐斷其前路，乃命引軍北寇，及班師乃止。語在帝紀。建與南平公長孫嵩，各簡精兵二千，

觀劉裕事勢，語在舊傳，遷廣阿鎮將，羣盜斂跡，威名甚震，久之，除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楚兵將軍，徐州刺史，率衆自平原濟河，徇下青兗諸郡，建濟河，劉裕兗州刺史徐琰奔彭城，建遂東入青州，司馬受之秀之先聚黨於濟東，皆率衆降，建入臨淄，劉裕符前東牟太守清河張幸，先匿孤山，聞建至，率二千人迎建於女水，遂圍義符青州刺史竺夔於東陽城，義符遣將檀道濟王仲德救夔，建不克而還，建以功賜爵壽光侯，加鎮南將軍，建表曰：臣前遣沙門僧護詣彭城，僧護還稱賊發軍向北，前鋒將徐卓之已至彭城，大將軍到彥之軍在泗口，發馬戒嚴，必有舉斧之志，臣聞爲國之道，存不忘亡，宜繕甲兵，增益屯戍，先爲之備，以待其來，若不豫設，卒難擒殄，且吳越之衆，便於舟楫，今至北土，舍其所長，逆順既殊，勞逸不等，平寇定功，在於此日，臣雖衰敝，謀略寡淺，過蒙殊寵，忝荷重任，討除寇暴，臣之志也，是以秣馬枕戈，思效微節，願陛下不以南境爲憂，世祖優詔答之，賜以衣馬，建與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彥之仲德等自清入濟，東走青州，劉義隆兗州刺史竺靈秀棄須昌，南奔湖陸，建追擊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遂至鄒魯，還屯范城，世祖以建威名南震，爲義隆所憚，除平原鎮大將，封丹陽王，加征南大將軍，都督冀青徐濟四州諸軍事，先是簡幽州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一道討洛陽，一道攻滑臺，義隆將檀道濟王仲德救滑臺，建與汝陰公道生拒擊之，建分軍拔戰，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以絕其糧道，道濟兵飢，叛者相繼，由是安頡等得拔滑臺，建沉敏多智，東西征伐，常爲謀主，治軍清整，號令嚴明，又雅尚人倫，禮賢愛士，在平原十餘年，綏懷內外，甚得邊稱，魏初名將，鈔有及之，南方憚其威略，青兗輟不爲寇，太延三年薨，時年七十三，世祖悼惜之，諡曰襄王，賜葬金陵。

乃於悅懷中得兩刃七首，遂殺之，太宗以俊前後功重，軍國大計，一以委之，羣官上事，先由俊銓校，然後奏聞，性平正柔和，未嘗有喜怒之色，忠篤愛厚，不詔上下，每奉詔宣外，必告示殷勤，受事者皆飽之而退，事密者倍至蒸仍，是以上下嘉歎，泰常元年卒，時年二十八，太宗甚痛悼之，親臨哀慟，朝野無不追惜，贈侍中司空安城王，諡孝元，賜溫明祕器，載以輜車，衛士導從，陪葬金陵，子蒲襲爵，後有大功及寵幸，貴臣壽贈送終禮，皆依俊故事，無得踰之者，初俊既卒，太宗命其妻桓氏曰：夫生既共榮，沒宜同穴，能殉葬者可任意，桓氏乃縊而死，遂合葬焉，俊既爲安城王，俊弟隆襲父爵，降爲丹陽公，少聰慧知名，稍遷北部尚書，有當官之稱，轉尚書令，出爲涼州鎮大將，加鎮西將軍，隣與鎮副將奚牧並以貴戚子弟，競貪財貨，專作威福，遂相糾發，坐伏誅。

史臣曰：奚斤世稱忠孝，征伐有克，平涼之役，師殲身虜，雖敗虜之責已赦，封尸之功靡立，而恩禮隆渥，沒祀廟庭，叔孫建少展誠勳，終著庸伐，治邊有術，威震夷楚，俊委節太宗，義彰顯沛，察朱提之變，有日磬之風，加以柔而能正，見美朝野，可謂世不乏賢矣。

魏書卷二十九

長子俊，字醜歸，少聰敏，年十五，內侍左右，性謹密，初無過行，以便弓馬，轉爲獵郎，太祖崩，清河王紹閉宮門，太宗在外，紹逼俊以爲己援，俊外雖從紹，內實忠，數仍與元磨潭等說紹得歸，太宗事在磨潭傳，是時太宗左右，唯車路頭王洛兒等，及得俊等，大悅，以爲爪牙，太宗即位，命俊與磨潭等拾遺左右，遷衛將軍，賜爵安城公，朱提王悅，懷刃入禁中，將爲大逆，俊覺悅舉動有異，便引手擊之。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十八

王建 安同 樓伏連 丘堆 娥清

劉尼 柔眷 車伊洛 宿石 來大千

周幾 豆代田 周觀 闞大肥 尉撥

陸真 呂洛拔

王建，廣甯人也。祖姑為平文后，生昭成皇帝。伯祖豐以帝舅貴，豐子支，尚昭成女，甚見親待。建少尚公主，登國初，為外朝大人，與和跋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與計謀。太祖幸濡源，遣建使慕容垂，辭色高亢，垂壯之，還為左右大夫。建兄回，諸子多不順法，建具以狀聞。回父子伏誅，其謹直如此。從征伐諸國，破二十餘部，以功賜奴婢數十口，雜畜數千。從征衛辰，破之，賜僮隸五千戶，為中部大人。從破慕容寶於參合陂，太祖乘勝，將席卷南夏，於是簡擇伴衆，有才能者留之。其餘欲悉給衣糧遣歸，令中州之民咸知恩德，乃召羣臣議之。建曰：「慕容寶覆敗於此，國內虛空，圖之為易，今獲而歸之，無乃不可乎？且縱敵生患，不如殺之。」太祖謂諸將曰：「若從建言，吾恐後南人創又絕其向化之心，非伐罪弔民之義。」諸將咸以建言為然。建又固執，乃坑之。太祖既而悔焉，後從征慕容寶，拜冠軍將軍，并州既平，車駕東出井陘，命建率五萬騎先驅啓路，車駕次常山，諸郡皆降。惟中山、鄴、信都三城不下，乃遣衛王儀南攻鄴，建攻信都，衆各五萬。建等攻城六十餘日，不能剋，士卒多傷。太祖乃自中山幸信都，慕容寶冀州刺史慕容鳳，夜踰城走，信都降。車駕幸鉅鹿，破慕容寶於栢肆塢，遂進圍中山。寶棄城走，和龍城內無主，百姓惶惑，東門不閉。太祖將夜入乘城，據守其門，建食而無謀，意在虜獲，恐士卒肆掠，監亂府庫，請俟天明。太祖乃止。是夜，徒河人共立慕容普麟為主，遂閉門固守。太祖乃悉衆攻之，連日不拔，使人登車臨城，招其衆曰：「慕容寶捐城奔走，汝曹百姓，將為誰守？何不識天命，取死亡也？」皆曰：「羣小無知，但復恐如參合之衆，故求全月日之命耳。」太祖聞之，顧視建而唾其面，中

山平，賜建爵懷陽公，為丸庫儀官。鳴，衆黨為寇，詔建討平之。遷太僕，徙為真定公。加散騎常侍，冀青二州刺史。卒，陪葬金陵。初，建兄巨居，以建功賜爵，即丘侯。無子，建以子斤襲兄爵。太宗初，給事中，任職用事。轉大長秋。世祖征赫連昌，遣斤部進攻具，進爵淮南公。加平北將軍，時并州胡會田卜謀反，餘衆不安，遣斤鎮虜，慮以撫慰之。斤綏靜胡魏，甚收聲稱。劉義隆遣將到彥之，寇河南。世祖西征，赫連定以斤為衛兵將軍，鎮蒲坂。嗣龍平，斤徙鎮長安，假節鎮西將軍。斤遂驕，於不順法度，信用左右，調役百姓，民不堪之。南奔漢川者數千，東而委罪於雍州刺史陽文祖。秦州刺史任延明，世祖召問二人，各以狀對。世祖知為斤所誣，遣宜陽公伏樹，覆按虛實，得數十事，遂斬斤以徇。

建孫度，太宗時為虎牢鎮監軍。世祖即位，徵拜殿中給事，遷尚書，從征赫連昌，討蠕蠕，並有功。賜爵濟陽公，加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詔度率五千騎，與叔孫建合擊劉義隆兗州刺史竺靈秀於湖陸，大破之。後出鎮長安，假節，都督秦涇梁益雍五州諸軍事，開府，卒，諡曰莊。

子安都，襲降爵為侯。世祖拜為太子庶子，出為鄯善鎮將。高宗時，為內都大官。

子買得，襲

建曾孫樹，以善射有寵於顯祖，為內侍長，稍遷尚書，賜爵歷陽侯，加龍驤將軍。員外常侍，出為平西將軍，涇州刺史，卒。

安同，遼東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漢時以安惠王侍子入洛，歷魏至晉，避亂遼東，遂家焉。父屈，仕慕容暉為殿中郎將，符堅滅暉，屈友人公孫眷之妹，沒入符氏宮，出賜劉庫仁為妻。庫仁貴寵之，同因隨眷商販，見太祖有濟世之才，遂留奉侍。性端嚴明惠，好長者之言。登國初，太祖徵兵於慕容垂，事在窟咄，傳同頻使稱旨，遂見龍具，以為外朝大人，與和跋等出入禁中，迭典庶事。太祖班賜功臣，同以使功居多，賜以妻妾及隸戶三十，馬二匹，羊五十口，加廣武將軍。從征姚平於柴壁，姚興悉衆救平，太祖乃增築重圍以拒，與同進計曰：「臣受遺討賊，督租見汾東有蒙坑，東西三百餘里，徑路不通，姚興來必從汾西，乘高臨下，直

至柴壁如此則寇內外勢接重圍難固不可制也宜截汾曲為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西圍既固賊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從之與果視平屠滅而不能救以謀功賜爵北新侯加安遠將軍詔同送姚興將越騎校尉唐小方等於長安清河王紹之亂太宗在外使夜告同令收合百工伎巧衆皆響應奉迎太宗即位命同與南平公長孫嵩並理民訟又詔與肥如侯寶護持節循察并定二州及諸山居離胡丁零宜詔撫慰問其疾苦糾舉守宰不法同至并州表曰竊見并州所部守宰多不奉法又刺史擅用御府絀工古形為晉陽令交通財賄共為姦利請案律治罪太宗從之於是郡國肅然同東出井陘至鉅鹿發衆四戶一人欲治大嶺山通天門關又築塢於宋子以鎮靜郡縣護疾同得衆心因此使人告同築城聚衆欲圖大事太宗以同擅徵發於外擅舉徵選召羣官議其罪皆曰同擅興事役勞擾百姓宜應窮治以肅來犯太宗以同雖專命而本在為公意無不善釋之世祖監國臨朝聽政以同為左輔太宗征河南拜同右光祿大夫世祖出鎮北境同與安定王彌留鎮京師世祖即位進爵高陽公拜光祿勳尋除征東大將軍冀青二州刺史同長子屈太宗時典大倉事盜官粳米數石欲以養親同大怒奏求戮屈自劾不能訓子請罪太宗嘉而恕之遂詔長給同粳米其公清奉法皆此類也同在官明察長於校練家法修整為世所稱及在冀州年老頗殖財貨大興寺塔為百姓所苦神龜二年卒追贈高陽王諡曰恭惠

屈子陽烈散騎侍郎賜爵北新子

屈第原雅性矜嚴沉勇多智略太宗時為獵郎出監雲中軍事時赫連屈丐犯河西原以數十騎擊之殺十餘人太宗以原輕敵違節度加其罪責然知原驍勇遂任以為將鎮守雲中寬和愛下甚得衆心蠕蠕屢犯塞原輒摧破之以功賜爵武原侯加魯兵將軍世祖即位徵拜都尚書車駕征蠕蠕大檀分軍五道並進大檀驚駭北遁還尚書左僕射河間公加侍中征南大將軍從征赫連昌入其城而還車駕北伐蠕蠕遁走世祖聞東部高車在已尼跋人畜甚衆將遣襲之諸將皆以為難世祖不從遣原與侍中古弼率萬騎討之大獲而還車

駕征昌黎原與建軍王榮屯于漠南以備蠕蠕原在朝無所比周然特寵驕恣多所排抑為子求襄城公盧魯元女魯元不許原告其罪狀事相連連歷時不決原懼不勝遂謀為逆事洩伏誅臨刑上疏曰臣聞聖不獨明而治鼎不單足而立是以螢火之光猶增日月之曜先臣同往因聖運歸身太祖竭誠力立效於險難之中臣以頑闇忝備股肱陛下恩育委以朝政思展微誠仰報恩澤而魯元姦佞構成貝錦天威遂加合門俱戮此乃命也非臣之枉但魯元外類忠貞內懷姦詐而陛下任以腹心恐覺發肘腋臣與魯元生為怨人死為讐鬼非以私故謗毀魯元不復眷眷披羅織敷原第願願第願為內侍聽第願為龍驤將軍給事黃門侍郎賜爵廣宗侯原兄弟外節儉而內實積聚及誅後藉其財至數萬

原辯慧多策略最有父風太宗初為內侍長令察舉百寮糾刺姦惡無所回避嘗告其父陰事太宗以為忠特親寵之宜城王柔斤自長安追擊赫連昌至于安定謂為監軍侍御史斤以馬多疲死士衆乏糧乃深蠶自固遣太僕丘堆等督租於民間為昌所敗昌遠驛科日來使掠為牧者不得出土卒患之願進計曰本奉詔誅賊今乃退守窮城若不為賊殺當以法誅進退安有生路而王公諸將晏然無謀將何以報厚養斤曰今若出戰則馬力不足以步擊騎終無捷理當須水師最精至然後步陳擊於內騎兵襲其外所謂萬全之計也願曰今猛寇邊逸於外而吾等兵疲力屈士有氣色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何救兵之可待也每死當戰死軍可坐受困乎斤猶以馬為辭願曰今兵雖無馬但將帥所乘足得二百騎願請募壯勇出擊之就不能破可以折其銳且昌猶而無謀每好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願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侍湯昌來攻昌願出應之昌於陳前自接戰軍士譟昌等往赴之會天大風揚塵盡香乘亂昌退願等連擊昌馬蹶而墜願擒昌送於京師世祖大悅拜願建節將軍賜爵西平公代堆統攝諸軍斤取功不在己輕連昌第定於平涼敗績定將復入長安願願備坂以拒之劉義隆遣將到彥之率衆寇河南以援建定世祖以兵少乃擄河南三鎮北渡彥之遂列守南岸至于衡關世祖

西征赫連定以胡爲冠軍將軍督諸軍擊彥之彥之遣將姚慶夫渡河攻冷坂
頭督諸軍擊之斬首三千餘級投水者甚衆遂濟河攻洛陽拔之擒義隆將二
十餘人斬首五千級進攻虎牢虎牢潰義隆司州刺史尹冲墜城死又與瑛邪
王司馬楚之平滑臺擒義隆將朱倚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讓俘獲萬餘人
乃援拔還京師神龜四年卒贈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爲王諡曰襄顯爲
將善經士衆及卒義隆士卒降者無不赦情

同第膳太宗時爲樂陵太守卒

長子國位至冠軍將軍賜爵北平侯杏城鎮將

國第難有巧思陽平王杜超督諸將擊劉義隆難參征南軍事以功表爲清河
太守世祖時諸將頻征和龍皆以難爲長史擊山堙谷省力兼功遷給事中從
駕南征造浮橋於河以功賜爵清河子卒

子平城襲爵官至虞曹令爲乙澤所殺

樓伏連代人也世爲酋帥伏連忠厚有器量年十二襲父位領部落太祖初從
破賀蘭部又從平中山爲太守斬逆賊張翹從征姚平於柴壁以功賜爵安邑
侯太祖時爲晉兵將軍并州刺史伏連招誘西河胡曹成等七十餘人襲殺赫
連屈子吐京護軍及其守士三百餘人并擒叛胡阿度支等二百餘家太宗嘉
之拜成等將軍賜爵列侯徵伏連爲內都大官世祖卽位進爲廣慶公轉衛尉

徙光祿勳世祖征蠕蠕伏連留鎮京師進爵爲王加平南大將軍又除假節督

河西諸軍鎮西大將軍出鎮統萬真君十年薨諡曰恭王

子真襲降爵爲公從世祖征伐有功官至散騎常侍尚書安北將軍徙爲湘東

公從征涼州還卒於路諡曰莊公

子千襲降爵爲侯

真次弟大拔歷位尚書散騎常侍征西將軍賜爵永平侯高祖初爲中都大官

卒贈平東將軍定州刺史諡曰康

子臧字法生襲拜太子宮門大夫稍遷趙郡太守更滿還京除冠軍將軍城門

校尉出爲征虜將軍平城鎮將遷朔州刺史仍本將軍入爲衛尉少卿卒年五

十八贈撫軍將軍恆州刺史

子貴宗武定中伏波將軍開府水曹參軍

伏連兄孫安文從征平涼有功賜爵霸城男加虎威將軍後遷三郎幢將卒高
祖初以其子毅貴追贈安東將軍冀州刺史陽平公諡曰定

毅歷位內外稍遷殿中尚書散騎常侍賜爵常山公加安南將軍遷尚書右僕

射以擒反人梁業保加侍中本官如故後例降爲侯出除使持節鎮東將軍定

州刺史時太極殿成將行考室之禮引集羣臣而雪不克饗高祖曰朕經始正

殿功構初成將集百寮考行大禮然同雲仍結霏雪驟零將由寒昧未能仰答

天心此之不德咎竟焉在卿等宜各陳所懷以匡不逮毅稽首對曰雪霜風雨

天地之常夏霖冬霰四時恆節今隆冬雪降固是其時又禮云兩楹服失容則

廢禮自古而然不足爲異高祖曰昔劉秀將濟津沱爲之冰合但朕德謝古人

不能仰感天意故也後轉都督涼河二州都善鎮諸軍事涼州刺史車駕南伐

毅表諫曰伏承六軍雲動問罪荆揚平民淮表一同甌越但臣愚見私竊未安

何者京邑新遷百姓易業公私草創生途索然兼往歲弗稔民多饑饉二三之

際嗟惋易與天道悠長宜運養時暉願抑赫斯以待後日詔曰時不自來因人

則合今年人事殊非昔歲守株之唱便可停也賜九利涉豈卿所知也太和二

十一年卒賜錢二十萬布二百匹

丘堆代人也美容儀以忠謹親侍太宗卽位拾遺左右稍遷散騎常侍與叔孫

建等討滅山胡劉裕沂河西伐詔堆與建自河內次枋頭以備寇盜姚泓既滅

堆留鎮并州赫連屈子遣三千騎寇河西堆自并州與游擊將軍王洛生擊走

之以功賜爵爲侯世祖監國臨朝堆與太尉穆觀等爲右弼世祖卽位進爵臨

淮公加鎮西將軍徙爲太僕世祖征赫連昌堆與常山王素督步兵三萬人爲

後繼昌戰敗南奔世祖遣堆與宗正娥清率五千騎略地關右昌貳城守將堅

守不下堆與清攻拔之詔堆班師宜城王奚斤表留堆等進平昌許之堆斤合

軍與昌相拒擊土馬乏糧堆與義兵將軍封禮督租於民間士卒暴掠爲昌所

襲敗績堆將數百騎還城斤追擊赫連定留堆守輜重斤爲定所擒堆聞而棄

甲走長安復將高涼王禮棄守東走蒲坂世祖大怒遣西平公安顛斬堆延和初詔曰堆國之肺腑勳著先朝西征喪師遂從軍法國除祀絕朕甚愍之可賜其子駿將淮陵侯加安遠將軍後征蓋吳戰沒

子麟襲爵歷位駕部令出為環丘鎮將假平南將軍東海公遷東兗州刺史卒官

娥清代人也少有將略累著戰功稍遷振威將軍劉裕遣將朱超石寇平原至畔城逼遷清與長孫道生追之至河獲其將楊豐還拜給事黃門侍郎先是徙河民散居三州頗為民害詔清徙之平城清善經撫徙者如歸太宗南巡幸鄴

以清為中領軍將軍與宋兵將軍周幾等渡河略地至湖陸高平民屯聚林數拒射官軍清等因誅數千家虜獲萬餘口賜爵須昌侯清與幾等遂鎮枋頭世

祖初清自枋頭還京師假征南將軍進為東平公蠟蠟大檀徙居漢南清與平陽王長孫輪從東道出長川討之大獲而還轉宗正卿尋從征蠟蠟又從平統

萬遂與奚斤追赫連昌至安定與昌相持及安頤擒昌昌弟定西走斤追之清欲尋水而往斤不從遂與斤俱為定所擒世祖克平涼乃得還後詔清鎮并州

討山胡白龍於西河斬白龍父及其將帥遂屠其城遷平東將軍與古弼等東討馮文通以不忠戰文通奔高麗檀車徵勳為門卒遂卒於東

子延官至員外散騎常侍賜爵南平公

劉尼代人也本姓獨孤氏曾祖教有功於太祖為方面大人父婁冠軍將軍本贈并州刺史尼少壯健有膂力勇果善射世祖見而善之拜羽林中郎賜爵昌

國子加振威將軍宗愛既殺南安王余於東廟秘之惟尼知狀尼勸愛立高宗愛自以負罪於景穆聞而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曰若

爾今欲立誰愛曰待還宮權諸王子賢者而立之尼懼其有變密以狀告殿中

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與兵宿衛仍共南都尚書陸麗謀曰宗愛既立南安還復殺之今不能奉獻皇孫以順民望社稷危矣將欲如何麗曰唯有密奉皇孫

耳於是賀與尚書長孫湯侯嚴兵守衛尼與麗迎高宗於苑中麗抱高宗於馬上入京城尼馳還東廟大呼曰宗愛殺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

宿衛之士皆可還宮衆咸唱萬歲賀及湯侯登執宗愛買周等勒兵而入奉高宗於宮門外入登永安殿以尼為內行長進爵建昌侯遷散騎常侍安南將軍

又進爵東安公尋遷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封為王出為征南將軍定州刺史在州清慎然率多酒醉治日甚少徵為殿中尚書加侍中特進高宗末遷司徒

顯祖即位以尼有大功於先朝彌加尊重賜別戶三十皇興四年車駕北征帝親嘗乘而尼昏醉兵陳不整顯祖以其功重特怒之免官而已延興四年薨

子杜生襲爵世宗時車騎將軍步兵校尉熙平初卒贈龍驤將軍朔州刺史諡曰克

奚眷代人也少有將略太祖時有戰功太宗時為尚書假安南將軍虎牢鎮將為寇所憚世祖初為中軍都曹尚書復鎮虎牢賜爵南陽公加使持節侍中都

督豫洛二州河內諸軍事鎮南將軍開府尋徙鎮長安世祖幸美稷眷受詔督諸軍共討山胡白龍于西河破之屠其城斬首數千級虜其妻子而還世祖平

姑臧遣眷討沮渠牧犍弟私署張掖太守宜得宜得奔酒泉酒泉太守無諱與宜得奔高昌獲其二城後沮渠天周復據酒泉眷討平之虜男女四千餘人世

祖征蠟蠟以眷為尚書督偏將出別道詔會鹿潭海眷與中山王辰等諸大將俱後期斬于都南爵除

車伊洛焉耆胡也世為東境部落帥恆修職貢世祖錄其誠敬延和中授伊洛平西將軍封前郡王賜絹一百匹綿一百斤繡衣一具金帶轉帽伊洛大悅規

欲歸關沮渠無諱斷路伊洛與無諱連戰破之時無諱卒其弟天周奪無諱子乾壽兵規領部曲伊洛前後遣使招喻乾壽等率戶五百餘家來奔伊洛送之

京師又招喻李寶第欽等五十餘人送詣敦煌伊洛又率部衆二千餘人伐高昌討破焉耆東關七城虜獲男女二百人輓千頭馬千匹以金一百斤奉獻先

是伊洛征焉耆留其子歌守城而安周乘虛引蠟蠟三道圍歌并遣使謂歌曰爾父已投大魏爾速歸首當賜爵封歌固守連戰久之外無救援為安周所

隔走奔伊洛伊洛收集遺散一千餘家歸焉耆鎮世祖嘉之正平元年詔伊洛曰歌年尚幼能固守城邑忠節顯著朕甚嘉之可遣歌詣關伊洛令歌將弟波

波

利等十餘人赴都。正平二年。伊洛朝京師。賜以妻妾奴婢田宅牛羊。拜上將軍。王如故。與安二年卒。贈鎮西大將軍。秦州刺史。諡曰康王。賜綿絹雜綵五百匹。衣二十七襲。葬禮依盧魯元故事。

子伯主襲爵。波利。天安二年。拜立節將軍。樂官侯。皇興三年卒。

兄子洛都襲爵。

宿石朔方人也。赫連屈子弟文陳之曾孫也。天興四年。文陳父子歸闕。太祖嘉之以宗女妻焉。賜奴婢數十口。拜為上將軍。祖若豆根。太宗時。賜姓宿氏。襲上將軍。父咨干。世祖時。虎賁幢將。從征平涼有功。拜虎威將軍。侍御郎。賜爵漢安男。轉中散。運給事。兼領工曹。從駕討和龍。以功賜奴婢十七戶。真君四年。從駕討蠕蠕。戰沒。世祖悼惜之。詔求咨干子。時石年甫十一。引見以幼。聽歸。年十三。襲爵。擢為中散。從駕至江。拜宣威將軍。與光中。遷侍御史。拜中臺將軍。進爵蔡陽子。與宜官曹。運內行令。從幸苑內遊獵。石於高宗前走馬。道峻馬倒。頰絕。久之乃蘇。由是御馬得制。高宗嘉之。賜綿一百斤。帛五十匹。駿馬一匹。改爵義陽子。嘗從獵。高宗親欲射虎。石叩馬而諫。引高宗至高原上。後虎騰躍殺人。詔曰。石為忠臣。輕馬切諫。免虎之害。後有犯罪。宥而勿坐。賜駿馬一匹。尚上谷公主。拜附馬都尉。天安初。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進爵太山公。為北中道都大將。延興元年卒。追贈太原王。諡曰康。葬禮依盧魯元故事。太和初。子倪襲爵。比部侍御。

來大千。代人也。父初真。從太祖避難叱候山。參創業之功。官至後將軍。武原侯。與在八纒。大千號果善騎射。為騎都尉。承興初。襲爵。遷中散。至於朝賀之日。大千常著御鎧。盤馬殿前。朝臣莫不嗟歎。運內幢將。典宿衛禁旅。大千用法嚴明。上下齊肅。嘗從太宗校獵。見虎在高巖上。大千持稍直前刺之。應手而死。太宗嘉其勇壯。又為殿中給事。世祖踐祚。與襄城公盧魯元等七人俱為常侍。持仗侍衛。晝夜不離左右。從討赫連昌。共長孫道生與賊交戰。道生馬倒。為賊所舉。

大千馳救。賊棄散走。大千扶道生上馬。遂得免。從討蠕蠕。戰功居多。遷征北大將軍。賜爵慶陵公。鎮雲中。兼統白道軍事。賊北叛。大千前後追擊。莫不平殄。延和初。車駕北伐。大千為前鋒。大破虜軍。世祖以其壯勇。數有戰功。兼悉北境險要。詔大千巡撫大鎮。以防寇虜。經略布置。甚得事宜。後吐京胡反。以大千為都將討平之。在吐京卒。喪還。停於平城南。世祖出還。見而問之。左右以對。世祖悼歎者夏久。詔曰。大千忠勇盡節。功在可嘉。今聽喪入殯。城內。贈司空。諡曰莊公。

子丘頽襲爵。降為晉興侯。拜安遠將軍。從駕到江。進右將軍。和平中。遷中散。轉相曹都典奉事。皇興四年卒。贈軍南將軍。陳留公。諡曰簡。子重襲爵。

丘頽弟提。官至監御曹給事。冠軍將軍。兗州刺史。濮陽侯。太和十年卒。

周幾。代人也。父千。有功太祖之世。賜爵順陽侯。坐事死。幾少以善騎射。為獵郎。太祖即位。為殿中侍御史。掌宿衛禁兵。斷決稱職。遷左民尚書。神瑞中。并州飢。民遊食山東。詔幾領粟。鎮博陵之魯口。以安集之。秦常初。白濁行。唐民數千家。貨贖不供。輸稅。幾與安慶子長孫道生宣示禍福。逃民遂還。于時郡縣斬叛胡。翟猛雀於林慮山。猛雀遣種。竄於行唐及襄國。幾追討盡誅之。後為軍期將軍。拒司馬德宗將劉裕於南。破毛德祖於土樓。以功賜爵交趾侯。世祖以幾有智勇。遣鎮河南。威信著于外境。幾常嫌奚斤等。殺撫關中失和。百姓不附。每至言論。形於聲色。斤等懼焉。進號宋兵將軍。率洛州刺史于栗磾。以萬人襲陝城。卒于軍。軍人無不歎惜之。歸葬京師。追贈交趾公。諡曰桓。子步襲爵。

子安國襲爵。太和初。討蠕蠕。失利。伏法。除。

豆代田。代人也。太宗時。以善騎射。為內細射。從攻虎牢。詔代田登樓射賊。矢不虛發。與奚斤前鋒先入。擒劉義隆將毛德祖。并長史司馬三人。以功遷內三郎。從討赫連昌。乘勝追賊。入其宮門。門閉。代田踰宮而出。世祖壯之。拜勇武將軍。後從駕平昌。以戰功賜奴婢十五口。黃金百斤。銀百斤。神瑞中。討蠕蠕。賜爵關

中侯從討平涼擊破赫連定得奚斤等世祖以定妻賜之詔斤膝行授酒於代田救斤曰全爾身命者代田功也改爵并隱侯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內都幢將從討和龍戰功居多遷殿中尚書賜奴婢六十口以前後軍功進爵長廣公加平東將軍從駕南討轉太子太保出為統萬鎮大將與安中卒贈侍中安東大將軍長廣王諡曰恭

子求周為內三郎從駕到江賜爵五等子又進爵為侯後襲父爵為吏部尚書皇興二年卒贈征北大將軍長廣王諡曰簡

子多侯襲爵周觀代人也驍勇有膂力每在軍陳必應募先登以功進為軍將長史尋轉軍將擊赫連屈丐有功賜爵安川子遷北鎮軍將世祖即位從討蠕蠕以軍功進為都副將鎮雲中神廟中又討蠕蠕大獲增爵為侯從征平涼進爵金城公遷為都將從破羅石胡加散騎常侍轉高平鎮將觀善撫士卒號有威名真君初詔觀統五軍西討禿髮保周於張掖徙其民數百家將置於京師至武威輒與諸將私分之世祖大怒觀為金城侯改授內都大官出除平南將軍秦州刺史復爵金城公撫馭失和民薛承宗聚眾於汾曲以叛觀討承宗為流矢所中世祖幸蒲坂觀聞帝至驚怖而起瘡重遂卒世祖怒絕其爵

子巨初為三郎遷軍將卒于長樂太守

閻大肥蠕蠕人也太祖時與其弟大塹倍隨率宗族歸國太祖善之尚華陰公主賜爵其思子與其弟並為上賓入八議太宗即位進大肥為內都大官增爵為侯神瑞中為都將討越勒部於跋那山大破之乘常初復為都將領禁兵討蠕蠕獲其大將莫孤潭宜城王奚斤之攻虎牢也大肥與娥清領十二軍出中道略地高平金鄉東至泰山假大肥使持節安陽公鎮撫陳汝世祖初復與奚斤出雲中白道討大檀破之遷為內都大官出除使持節冀青二州刺史假兼陽公尋徵還位特進復出為冀青二州刺史尋入為內都大官從討赫連昌以功授兼陽公公主薨復尚慶澤公主又為都將擊大檀大破之遷至湯侯山遂討東部高車於已尼阪又征平涼並有功世祖將拜大肥為王遇疾卒追贈中

子賢早卒

大肥弟麟襲爵出為仇池鎮將卒無子

弟鳳襲爵高宗時為內都大官出為鎮南將軍肆州刺史卒無子爵除尉撥代人也父那濩陽太守撥為太學生募從兗州刺史羅伍擊賊於陳汝有功賜爵介休男從討和龍遷虎賁帥轉千人軍將又從樂平王丕討和龍除涼州軍將擊吐谷渾獲其人一千餘落後吐谷渾小將率三百餘落來降尋復亡叛撥率騎追之盡獲而還以功進為子遷晉昌鎮將綏懷邊民甚著稱績入為知臣監出為杏城鎮將在任九年大收民和山民一千餘家上郡徒各盧水胡八百餘落盡附為民高宗以撥清平有惠績賜以衣服顯祖即位為北征都將復為都將南攻懸瓠破劉威將朱湛之水軍三千人拜懸瓠鎮將加員外散騎常侍進爵安城侯顯祖嘉其聲效復賜衣服轉平南將軍北豫州刺史後洛州民田智度聚眾謀逆詔撥乘傳發豫州兵與洛州刺史丘頭擊之獲智度送京師擢卒贈冠軍將軍諡敬侯

陸真代人也父洛侯秦州刺史真少善騎射世祖初以真膂力過人拜內三郎數從征伐所在摧鋒陷陣前後以功屢受賞賜真君中從討蠕蠕以功賜爵關內侯後攻懸瓠登樓臨射城中弦不虛發劉義隆將王玄謨眾數萬人寇滑臺真從世祖討之夜與數人乘小船突玄謨軍入城撫慰登城巡行賊營中乃還渡河至明玄謨敗走從駕至江真再破賊軍拜建武將軍石城子遷攻盱眙真功居多遷給事中典太倉事高宗即位拜冠軍將軍進爵都昌侯遷散騎常侍選部尚書時丁零數千家寇竊奔定真與并州刺史乞伏成龍自樂平東入與定州刺史許崇之併力討賊從駕巡東海以真為寧西將軍尋遷安西將軍長安鎮將假建平公胡賊帥賈略聚眾千餘人叛于石樓真擊破之殺五百餘人是時初置長蛇鎮真率眾築城未訖而氏豪仇傳禮等反叛氏民咸應其眾甚盛真擊平之殺四千餘人卒城長蛇而還東平王遵符反于長安殺雍州刺史魚玄明關中草草以真為長安鎮將賜爵河南公長安兵民素伏威信真到

山王

子賢早卒

大肥弟麟襲爵出為仇池鎮將卒無子

弟鳳襲爵高宗時為內都大官出為鎮南將軍肆州刺史卒無子爵除尉撥代人也父那濩陽太守撥為太學生募從兗州刺史羅伍擊賊於陳汝有功賜爵介休男從討和龍遷虎賁帥轉千人軍將又從樂平王丕討和龍除涼州軍將擊吐谷渾獲其人一千餘落後吐谷渾小將率三百餘落來降尋復亡叛撥率騎追之盡獲而還以功進為子遷晉昌鎮將綏懷邊民甚著稱績入為知臣監出為杏城鎮將在任九年大收民和山民一千餘家上郡徒各盧水胡八百餘落盡附為民高宗以撥清平有惠績賜以衣服顯祖即位為北征都將復為都將南攻懸瓠破劉威將朱湛之水軍三千人拜懸瓠鎮將加員外散騎常侍進爵安城侯顯祖嘉其聲效復賜衣服轉平南將軍北豫州刺史後洛州民田智度聚眾謀逆詔撥乘傳發豫州兵與洛州刺史丘頭擊之獲智度送京師擢卒贈冠軍將軍諡敬侯

陸真代人也父洛侯秦州刺史真少善騎射世祖初以真膂力過人拜內三郎數從征伐所在摧鋒陷陣前後以功屢受賞賜真君中從討蠕蠕以功賜爵關內侯後攻懸瓠登樓臨射城中弦不虛發劉義隆將王玄謨眾數萬人寇滑臺真從世祖討之夜與數人乘小船突玄謨軍入城撫慰登城巡行賊營中乃還渡河至明玄謨敗走從駕至江真再破賊軍拜建武將軍石城子遷攻盱眙真功居多遷給事中典太倉事高宗即位拜冠軍將軍進爵都昌侯遷散騎常侍選部尚書時丁零數千家寇竊奔定真與并州刺史乞伏成龍自樂平東入與定州刺史許崇之併力討賊從駕巡東海以真為寧西將軍尋遷安西將軍長安鎮將假建平公胡賊帥賈略聚眾千餘人叛于石樓真擊破之殺五百餘人是時初置長蛇鎮真率眾築城未訖而氏豪仇傳禮等反叛氏民咸應其眾甚盛真擊平之殺四千餘人卒城長蛇而還東平王遵符反于長安殺雍州刺史魚玄明關中草草以真為長安鎮將賜爵河南公長安兵民素伏威信真到

史魚玄明關中草草以真為長安鎮將賜爵河南公長安兵民素伏威信真到

史魚玄明關中草草以真為長安鎮將賜爵河南公長安兵民素伏威信真到

權慰之皆怡然安靜咸陽民趙昌受劉或署龍驤將軍扇動鄠整屋二縣聚黨數百人據赤谷以叛真與雍州刺史劉遵討平之昌單騎走免後鄠縣民王稚兄弟聚一千餘人招引趙昌始平石安池陽豐武四縣人皆應之衆至五千據治谷堡時詔南郡王李惠等領步騎六千討昌真以大軍未至慮昌滋蔓與雍州刺史劉遵討昌昌出營拒戰真擊破之斬昌及賊首三千餘級傳首京師并誅其黨與七百餘人獲男女一千餘口雍州民夷莫不震伏在鎮數年甚著威稱延興二年卒歸葬京師諡曰烈

子延字契胡提頗有氣幹襲爵河南公累遷歷長安鎮將拜安南將軍濟州刺史例降改封汝陽侯京兆王愉爲徐州刺史以延爲愉府司馬帶彭城內史正始初除武川鎮將入除太僕卿都督沃野武川懷朔三鎮諸軍事安北將軍懷朔鎮大將加散騎常侍正光初拜金紫光祿大夫復除太僕卿受使綏慰秀容爲牧子所害

第什魯太府卿平東將軍光祿大夫建義初拜都官尚書卒於平南將軍光祿大夫

呂洛拔代人也曾祖渴侯昭成時率戶五千歸國祖肥懷陽太守父匹知世祖時爲西部長兼陽公洛拔以壯勇知名高宗末爲平原鎮都將劉或徐州刺史薛安都歸誠請援詔遣尉元率衆救之洛拔隨元入彭城或將張永遣將王茂之領兵五千向武原援其運車元遣洛拔率騎詣武原擊之格戰二日手殺九人奪賊運車二百餘乘牛二百五十頭仍共擊張永大敗之賜爵成武侯加建義將軍年五十六卒

長子文祖顯祖以其勳臣子補龍牧曹委事中散以牧產不滋坐徙於武川鎮後文祖以舊語譚注皇路辭義通辯超授陽平太守未拜轉爲外都曹委事中散後坐事伏法

史臣曰仁人之言必有博利參合之役威罰實行蓋王建之罪歟安同異類之人智識入用任等時後當有由哉頭搶赫連昌權義隆衆遂爲名將未易輕也樓伏連丘堆城潰俱以壯勇征伐四克劉尼忠國異主豈徒曉猛之用手奚嘗

將略致位不能以功名自終車伊洛自遠宅心異凡戎矣宿石等並忠勳勇略有將帥之才自致青雲豈徒然也

魏書卷三十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十九

千栗碑

千栗碑，代人也。能左右馳射，武藝過人。登國中，拜冠軍將軍，假新安子。後與寧朔將軍公孫蘭領步騎二萬，潛自太原從韓信故道，閉井陘路，襲慕容寶於中山。既而車駕後至，見道路修理，大悅，即賜其名馬，及趙魏平定。太祖置酒高會，謂栗碑曰：卿即吾之驍彭，大賜金帛，進假新安公。太祖田於白登山，見熊將數子，顧謂栗碑曰：卿勇幹如此，寧能搏之乎？對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若搏之不勝，豈不虛驚一壯士，自可驅致御前，坐而制之。尋皆擒獲。太祖顧而謝之，采與中。關東羣盜大起，西河反叛，栗碑受命征伐，所向皆平。即以本號留鎮平陽，轉鎮遠將軍。河內鎮將，賜爵新城男。栗碑撫導新邦，甚有威惠，劉裕之伐姚泓也，栗碑慮其北擾，遂築壘於河上，親自守焉。禁防嚴密，斥候不通，裕甚憚之，不敢前進。裕遣栗碑書，遣引孫權求討關羽之事。假道西上，題書曰：黑狗公麾下，栗碑以狀表聞。太宗許之，因授黑狗將軍。栗碑好持黑狗以自標，裕望而異之，故有是語。奚斤之征虎牢也，栗碑別率所部，攻德宗河南太守王涓之於金肅，涓之棄城遁走。遷豫州刺史，將軍如故。進爵新安侯。洛陽雖歷代所都，久為邊裔，城闕蕭條，野無煙火。栗碑刊闕棟荒，勞來安集，德刑既設，甚得百姓之心。太宗南幸盟津，謂栗碑曰：河可橋乎？栗碑曰：杜預造橋，遺事可想，乃編次大船，構橋於冶坂。六軍既濟，太宗深歎美之。世祖之征赫連昌，敕栗碑與宋兵將軍交趾侯周幾襲陝城。昌弘農太守曹達不戰而走，乘勝長驅，仍至三輔，進爵為公。加安南將軍，平統萬，遷蒲坂鎮將。時弘農河內上黨三郡賊起，栗碑討之，轉虎牢鎮大將，加督河內軍。尋遷使持節都督兗桓二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枋頭都將。又為外都大官，平刑折獄，甚有聲稱。卒年七十五。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太尉公。栗碑自少治戎，迄于白首，臨事善斷，所向無前，加以謙虛下士，刑罰不濫，世祖甚憚惜之。

于洛拔襲爵，少以功臣子拜侍御中散，有姿容，善應對，恭慎小心。世祖甚加愛寵，因賜名馬，車駕征討，恆在侍衛，權領監御曹事。從征涼州，既平，賜奴婢四十口，轉監御曹令。恭宗之在東宮，厚加禮遇，洛拔以恭宗雖則儲君，不宜逆自結納，恆畏避屏退。左轉領候官曹事，頃之襲爵，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車東將軍和龍鎮都大將軍營州刺史，以治有能名，進號安東將軍。又為外都大官，會龍西屠各王景文等恃險竊命，私署王侯，高宗詔洛拔與南陽王惠壽督四州之衆討平之，徙其惡黨三千餘家於趙魏，轉拜侍中殿中尚書，遷尚書令。侍中如故，在朝祇肅，百寮憚之。太安四年卒，時年四十四。洛拔有六子。

長子烈，善射，少言，有不可犯之色。少拜羽林中郎，遷羽林中郎將，廷與初，敕領車光宮宿衛事。遷屯田給納，太和初，秦州刺史，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長安鎮將，陳提等貪殘不法，烈受詔案驗，咸獲贓罪，洛侯目辰等皆致大辟，提坐徙邊，仍以本官行秦雍二州事。遷司衛監，總督禁放，從幸中山，車駕還次肆州，司空荀頰表沙門法秀，惑百姓，潛謀不軌，詔烈與吏部尚書周承祖馳驛討之。會秀已平，轉左衛將軍，賜爵昌國子。遷殿中尚書，賜帛三千疋于時。高祖幼沖，文明太后稱制，烈與元丕陸歡李冲等，各賜金策，許以有罪不死，加散騎常侍，遷前將軍，進爵洛陽侯，尋轉衛尉卿，從駕南征，加鎮南將軍，及還洛陽，人情戀本，多有異議，高祖問烈曰：卿意云何？烈曰：陛下聖略淵遠，非愚管所測，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唯中半耳。高祖曰：卿既不唱，異即是同，深感不言之益，宜且還舊都，以鎮代邑，敕留臺庶政，一相參委，車駕幸代，執烈手曰：宗廟至重，翼衛不輕，卿當祇奉靈駕，時遷洛邑，朕以此事相託，願非不重也。烈與高陽王雍，奉遷神主於洛陽，高祖嘉其勤誠，遷光祿卿。十九年大選百僚，烈子登引例求進，烈表曰：臣上或近臣，下不決引一人，疑而思出分外，冀荷榮祿，當今聖明之朝，理應謙讓，而臣子登引人求進，是臣素無教訓，請乞黜落。高祖曰：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辨此，乃引見登，詔曰：朕今創禮新邑，明揚天下，卿父乃行謙讓之表，而有直士之風，故進卿為太子翊軍校尉，又加烈散騎常侍，封聊城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及穆泰陸叡謀反，舊京高祖幸代，泰等伏法，賜烈及李

冲置書述金策之意語在陸敬傳是逆也代鄉舊族同惡者多唯烈一宗無所染預高祖嘉其忠操益器重之數曰元儼決斷威恩深自不惡然而為臣盡忠猛決不如烈也爾日烈在代都必即斬其五三元首耳烈之節概不謝金日碑也詔除領軍將軍以本官從征荆沔加鼓吹一部高祖謂彭城王勰曰烈先朝舊德智勇兼有軍之大計宜共參決宛鄧既平車駕還洛論功加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二十三年蕭寶卷遣其太尉陳顯達入寇馬圍高祖與疾赴之執烈手曰都邑空虛維捍宜重可鎮衛二宮以輯遠近之望顯達破走高祖崩於行宮彭城王勰總一六軍秘諱而返稱詔召世宗會駕魯陽以烈留守之重密報凶問烈處分行留神色無變世宗即位寵任如前咸陽王禧為宰相權重當時會遣家僮傳言於烈曰須著羽林虎賁執仗出入領軍可為差遣烈曰天子諒聞事歸宰相領軍但知典掌宿衛有詔不敢違理無私給奴惘然而返傳烈言報禧禧復遣謂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而答曰向者亦不道王非是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官人所由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惡烈剛直遂議出之乃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征北將軍恆州刺史烈不願藩授頻表乞傳輒優答弗許烈乃謂彭城王勰曰殿下忘先帝南陽之詔乎而逼老夫乃至於此遂以疾固辭世宗以禧等專擅潛謀廢之會二年正月初祭三公並致齋於廟世宗夜召烈子忠謂曰卿父忠允貞風社稷之臣明可早入當有處分忠奉詔而出質明烈至世宗詔曰諸父慢怠漸不可任今欲使卿以兵召之卿其行乎烈對曰老臣歷奉累朝願以幹勇賜識今日之事所不敢辭乃將直閣已下六十餘人宣旨召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衛送至于帝前諸公各稽首歸政以烈為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領軍進爵為侯增邑三百戶并前五百戶自是長直禁中機密大事皆所參焉太尉咸陽王禧謀反也武興王楊集始馳於北邙以告時世宗從禽於野左右分散直衛無幾倉卒之際莫知計之所出乃敕烈子忠馳覘虛實烈時留守已處分有備因忠奏曰臣雖朽邁心力猶可此等猖狂不足為慮願緩驛徐還以安物望世宗聞之甚以慰悅及駕還宮禧已遁逃詔烈遣直閣叔孫侯將虎賁三百

人追執之順后既立以世父之重彌見優禮八月暴疾卒時年六十五世宗舉哀於朝堂給東園第一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賜錢二百萬布五百匹贈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太尉公雍州刺史追封鉅鹿郡開國公增邑五百戶并前千戶烈有五子
 長子祚字萬年太和中為中散稍遷恆州別駕襲父爵除假節振威將軍沃野鎮將會稽多所受納坐免官以公還第卒贈平州刺史
 祚子若震壽多酒過為叔父景所攝殺
 子順襲卒
 子襲襲
 祚弟忠字思賢本字千年弱冠拜侍御中散文明太后臨朝刑政頗峻侍臣左右多以微譴得罪忠朴直少言終無過誤太和中授武騎侍郎因賜名登轉太子翊軍校尉世宗即位遷長水校尉尋除左右郎將領直殿元禧之謀亂也車駕在外變起倉卒未知所之忠進曰臣世蒙殊寵乃心王室臣父領軍付留守之重計防過有在必無所慮世宗即遣忠馳騎觀之而烈分兵嚴備果如所量世宗還宮撫背曰卿差強人意賜帛五百匹又曰先帝賜卿名登誠為美稱朕嘉卿忠款今改卿名忠既表貞固之誠亦所以名實相副也父憂去職未幾起復本官遷司空長史于時太傅錄尚書北海王詳親尊權重將作大匠王遵多隨詳所欲而給之後因公事忠於詳前謂遵曰殿下國之周公阿衡王室所須材用自應關首何至阿諛附勢損公惠私也遵既不寧詳亦慚謝遷征虜將軍餘如故以平元禧功封魏郡開國公食邑九百戶尋遷散騎常侍兼武衛將軍每以鯁氣正辭為北海王詳所忿面責忠曰我愛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時也忠曰人生於世自有定分若應死於王手避亦不免若其不爾王不能殺詳因忠表讓之際密勸世宗以忠為列卿令解左右聽其讓辭於是詔停其封優進太尉卿正始二年秋詔忠以本官使持節兼侍中為西道大使刺史鎮將賊罪顯暴者以狀申聞守令已下便即行決與撫軍將軍尚書李榮分使二道忠劾并州刺史高聰賊罪二百餘條論以大辟還除平西將軍華州刺史遺繼

母憂不行。服闋授安北將軍。相州刺史。又爲衛尉卿。河南邑中正。詔忠與吏部
尚書元暉。度支尚書元匡。河南尹元萇等。推定代方姓族。高攀忌其爲人。欲密
出之。乃言於世宗。稱中山要鎮。作捍須才。以忠器能。宜居其位。於是出授安北
將軍。定州刺史。世宗既而悔之。復授衛尉卿。領左衛將軍。恆州大中正。密遣中
使詔曰。自比股肱。發落心膂。無寄方任。雖重。比此爲輕。故較茲外任。委以內務。
當勤夙無怠。稱朕所寄也。延昌初。除都官尚書。加平南將軍。領左衛中正。如故。
又加散騎常侍。嘗因侍宴。賜之劍杖。舉酒屬忠曰。卿世秉貞節。故恆以禁衛相
委。昔以卿行忠。賜名曰忠。今以卿才堪禦侮。以所御劍杖相賜。循名取義。意在
不輕。其出入周旋。恆以自防也。忠頓首陳謝。遷侍中。領軍將軍。忠面陳讓云。臣
無學識。不堪兼文武之任。世宗曰。當今學識有文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
卿勉勞於下。我當無憂於上。及世宗崩。夜中與侍中崔光。遣右衛將軍侯剛。迎
肅宗於東宮。而即位。忠與門下議。以肅宗幼年。未親機政。太尉高陽王雍。屬尊
望重。宜入居西栢堂。省決庶政。任城王澄。明德茂親。可爲尚書令。總攝百揆。奏
中宮請即敕授御史中尉王顯。欲退姦計。與中常侍給事中孫伏連等。厲色不
聽。寢門下之奏。官闕侍中黃門。但滕六輔姓字。齊來。孫伏連等。密欲矯太后令。
以高攀錄尚書事。顯與高猛爲侍中。忠即於殿中收顯殺之。忠既居門下。又總
禁衛。遂乘朝政。權傾一時。初。太和中。軍國多事。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祿。四
分減一。忠既擅權。欲以惠澤自固。乃悉歸所減之祿。職人進位一級。舊制天下
之民。絹布一匹之外。各輸綿麻八兩。忠悉以與之。忠自高陽王雍。自云世宗本
許優轉。雍憚忠威權。便順其意。加忠車騎大將軍。忠自謂新故之際。有安社稷
之功。輒勳百寮。令加己賞。於是太尉雍。清河王暉。廣平王懷。難違其意。議封忠
常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百寮咸以爲然。忠又難於獨受。乃輒朝廷。同在門
下者。皆加封邑。尚書左僕射郭祚。尚書裴植。以忠權勢日盛。勸雍出忠。忠聞之。
逼有司。誣奏其罪。郭祚有師傳。舊恩。裴植擁地入國。忠並矯詔殺之。朝野憤怨。
莫不切齒。王公以下。畏之累跡。又欲殺高陽王雍。侍中崔光固執乃止。遂免雍
太尉。以王還第。自此之後。詔命生殺。皆出於忠。既尊。皇太后爲皇太后。居紫訓

宮。忠爲儀同三司。尚書令。領禁衛尉。侍中。領軍。如故。皇太后臨朝。解忠侍中
領軍。禁衛尉。止爲儀同尚書令。加侍中。忠爲令。旬餘。皇太后引門下侍官于
崇訓宮。問曰。忠在端右。聲聽何如。咸曰。不稱厥位。乃出。忠使持節。都督冀定瀛
三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冀州刺史。太傅。清河王等。奏曰。竊惟先帝升遐之初。
皇上登極之始。四海澌然。宇內晏清。至於奉迎乘輿。侍衛省闕。斯乃臣子之常
節。職司之恆理。不容以此爲功。妄開井邑。臣等前議。所以廣建茅土者。正以畏
追威權。苟免暴戾。故也是以中議之際。以十三日夜入爲無勳。唯以拒違矯令。
抑黜恣回。微可褒敘。以前侍中臣忠。總攝文武。侍中臣光。久在樞密。諱同其意。
故唯賞二人。今尚書臣昭等。無罪上訴。奉敕重議。案王顯陰結姦徒。志爲不逞。
高攀遠同凶逆。通構禍端。無將之罪。事合淹戮。而忠等微罪。唯以厥身。不至辜
戮。又出罪人。窮治不盡。案律準憲。事在不輕。暨皇上纂曆。聖后別宮。母子隔異。
溫清道絕。皆忠等之咎。通方厥勳。功微罪重。又忠專權之後。擅殺樞納。輒廢宰
輔。令朝野駭心。遠近怪愕。功過相除。恐不合賞。請悉追奪。皇太后從之。熙平元
年春。御史中尉元匡。奏曰。臣聞事主不以忠貞草心。奉上不以趨捨虧節。是以
倚秦官而憐哭。復楚之功已多。陟虜龍而樹勳。廣魏之勳不淺。而申包避賞。君
子於是義之。田疇拒命。夏史所以稱美。竊唯官車晏駕。天人位易。正是忠臣孝
子致節之秋。前領軍將軍臣忠。不能砥礪名行。自求多福。方因矯制。擅相除假。
清官顯職。歲月隆崇。臣等在書之時。乃心家國。書請往來。憤氣成疾。傷禮敗德。
臣忠即主。謹案臣忠世以輔勳。感德受遇。累朝出入承明。左右機近。幸國大災。
肆其愚癡。專擅朝命。無人臣之心。裴郭受冤。於既往。宰輔黜辱。於明世。又自矯
爲儀同三司。尚書令。領禁衛尉。原其此意。便欲無上自處。既事在恩後。宜加
顯戮。請御史一人。令史一人。就州行決。崔光與忠。雖同受召。而謂光既備。朝
之禮宗。攝心虛遠。不關世務。但忠以光意。蓋崇重通光。光若不同。又有危禍。伏
度二聖。敬明深垂昭恕。而自去歲正月十三日。世宗晏駕以後。八月一日。皇太
后未親覽以前。請有不由階級。而權臣用命。或發門下詔書。或由中書宣勅。擅
相拜授者。已經原宥。正可免其叨竊之罪。既非時望。朝野所知。冒階而進者。並

求追奪靈太后令曰直繩所糾實允朝憲但忠事經肆宥又蒙特原無宜追罪餘如奏又詔曰忠以往年大諱之際開崇邑土然酬庸理乖有司執奪豈宜一誤棄其餘勳也但忠歷任禁要誠節皎然宜褒錫山河以安厥望可靈壽縣開國公邑五百戶初世宗崩後高太后將害靈太后劉騰以告侯剛剛以告忠忠請計於崔光光曰宜置胡嬪於別所嚴加守衛理必萬全計之上者忠等從之具以此意啓靈太后太后意乃安故太后深德騰等四人並有寵授忠以毀之者多懼不免禍願還京師欲自營救靈太后不許二年四月除尚書右僕射加侍中將軍如故神龜元年三月復儀同三司疾病未拜見裴郭為崇忠自知必死表曰先帝錄臣父子一介之誠昭臣家世奉公之節故申之以婚姻重之以爵祿至乃位亞三槐秩班九命自大明利見之始百官總己之初臣復得猥攝禁戎緝軍內外斯誠社稷之靈兆民之福臣何力之有焉但陛下以睿明御萬皇太后以聖善臨朝衽席不遺簪履弗棄復乃寵窮出內榮遍宮闈外牧兩河入參百揆顧服知妖省躬識戾而臣將慎靡方致茲痼疾自去秋苦痢纏綿迄今藥石備嘗日增無損又今年已來力候轉惡微喘結息振復良難鴻慈未酬伏枕涕咽臣薄福無男遺體莫嗣食及餘生謹陳宿抱臣先養亡第四弟第二子司徒掾承超為子猶子之念實切於心乞立為嫡傳此山河靈太后令曰于忠表如此既誠勳宜錄又無子可矜臨危所祈不容致奪可特聽如請以彰殊效忠薨年五十七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七百疋蠟三百斤贈侍中司空有司奏太常少卿元端議忠剛直猛暴專慧好殺案證法剛彊理直曰武怙威肆行曰醜宜諡武醜公太常卿元脩議忠盡心奉上翦除凶逆依證法除偽軍真曰武夙夜恭事曰敬諡武敬公二卿不同事奏靈太后令曰可依正卿議于氏自曾祖四世貴戚一皇后四贈三公領軍尚書令三開國公忠性多猜忌不交勝已唯與直閣將軍章初瑛千牛備身楊保元為斷金之交李世哲求寵於忠私以金帛貨事初瑛保元初瑛保元談之遂被賞愛引為腹心忠擅權昧進為崇訓之由皆世哲計也忠後妻中山王尼須女微解詩書靈太后臨朝引為女侍中賜號范陽郡君

承超名顯襲爵尋卒

子世衡襲齊受禪倒降

忠弟景字百年自司州從事稍遷步兵校尉寧朔將軍高平鎮將坐貪殘受納為御史中尉王顯所彈會赦免忠薨後景為武衛將軍謀廢元義又黜為征虜將軍懷荒鎮將及蠕蠕主阿那瓌叛亂鎮民固請糧廩而景不給鎮民不勝其忿遂反叛執縛景及其妻拘守別室皆去其衣服令景著皮裘妻著故絳襖其被毀辱如此月餘乃殺之

烈弟教自中散遷驍騎將軍景明中假節行并州事除征虜將軍恆州刺史卒官贈使持節平北將軍恆州刺史

子昕員外郎直後主衣都統揚烈將軍懷朔武川鎮將中散大夫孝昌中使蠕蠕與阿那瓌擒逆賊破洛汗聽明出六斤等轉輔國將軍北中郎將恆州大中

正又遷撫軍將軍衛尉卿出為鎮東將軍殷恆州刺史遷拜征東將軍領左右天平中卒贈都督冀定州諸軍事衛將軍尚書僕射儀同三司諡曰文恭

長子揚仁武定中渤海太守

揚仁弟義羅字仲綱中軍將軍光州刺史

義羅弟于榮魯郡太守

教弟果嚴毅直亮有父兄之風自中散稍遷光祿大夫守尚書賜爵武城子太和中國華并恆四州刺史

子礫襲太子舍人通直散騎常侍卒贈右將軍洛州刺史諡曰哀

子暉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暉弟道揚儀同開府諮議參軍

礫弟祗卒於司徒掾贈鎮遠將軍朔州刺史諡曰悼

祗子元伯中散大夫

果弟勁事在外戚傳

勁弟須中散遷長水校尉稍遷武衛將軍太府卿鎮南將軍肆州刺史卒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冀州長史重贈征南將軍燕州刺史諡

曰武。

子翊。太尉從事中郎。燕州刺史。

子長文。字士端。武定中。尙書考功郎。

須弟文仁。太中大夫。

史臣曰。魏定中原。于栗磳有武功。于三世。兼以虛己下物。罰不濫加。斯亦諸將所希矣。拔任參內外。以著能名。烈氣概沉遠。受任艱危之際。有柱石之質。殆禦侮之臣。忠以樸朴見親。乘非其據。遂擅威權。生殺自己。苟非女主之世。何以全其門族。其不誅滅。抑天幸也。

魏書卷三十一

魏書卷三十一考證

于栗磳傳。詔忠貞。吏部尙書元暉。度支尙書元匡。河南尹元萇等。推定代方姓族。○本書官氏志云。時代人。猶以姓族辭訟。又使尙書于忠。尙書于匡。侍中穆。尙書元萇等。量定之。與此處互異。

殷恆州刺史。○殷字不可曉。殆假字之訛也。

魏書卷三十一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二十一

高湖 崔暹 封懿

高湖字大淵渤海蓐人也漢太傅哀之後祖慶慕容垂司空父泰吏部尙書湖少機敏有器度與兄輅俱知名於時雅爲鄉人崔暹所敬異少歷顯職爲散騎常侍登國十年垂遣其太子寶來伐也湖言於垂曰魏燕之與國彼有內難此遣赴之此有所求彼無違者和好多年行人相繼往求馬不得遂留其弟曲在於此非彼之失政當教修舊好又軍國家而復令太子率衆遠伐且魏主雄略兵馬精強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太子富於春秋意果心銳輕敵好勝難可獨行兵凶戰危願以深慮言頗切厲垂怒免湖官既而寶果敗於參合寶立乃起湖爲征虜將軍燕郡太守寶走和龍兄弟交爭湖見其衰亂遂率戶二千歸國太祖賜爵東阿侯加右將軍總代東諸部世祖時除軍西將軍涼州鎮都大將軍姑臧甚有惠政年七十卒贈鎮西將軍秦州刺史諡曰敬有四子

第三子謚字安平有文武才度天安中以功臣子召入禁中除中散專典祕閣肅勳不倦高宗深重之拜祕書郎謚以墳典殘缺奏請廣訪羣書大加繕寫由是代京圖籍莫不審正顯祖之御軍光官也謚恆侍講讀拜蘭臺御史尋轉治書掌攝內外彈糾非法當官而行無所畏避甚見稱賞延興二年九月卒時年四十五太昌初追贈使持節侍中都督齊濟兗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公青州刺史諡武貞公妻叔孫氏陳留郡君

長子樹生性通達重節義交結英雄不事生產有識者並宗奇之蠕蠕侵掠高祖詔懷朔鎮將陽平王暉率衆討之暉假樹生鎮遠將軍都將先驅有功樹生尙氣俠意在浮沉自適不願職位辭不受賞論者高之居宅數有赤光紫氣之異鄰伍驚恐食謂怪變宅不可居樹生曰何往非善安之自若雅好音律常以絲竹自娛孝昌初北州大亂詔發衆軍廣開募賞以樹生有威略授以大都督令率勁勇鎮捍舊蕃二年卒時年五十五太昌初追贈使持節都督冀相滄瀛

殷定六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師錢尙書冀州刺史追封渤海王謚曰文穆妻韓氏爲渤海王國太妃永熙中後贈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加後部羽葆鼓吹餘如故長子即齊獻武王也

王弟琛字永寶天平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御史中尉南趙郡開國公子徽武定末太子庶子

樹生弟輅字飛雀亦以器度知名卒於侍御中散元象中贈假黃鉞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洛瀛并肆燕恆雲朔十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傅太尉公錢尙書冀州刺史諡曰孝宣

子徽武定末侍中太傅公清河郡開國公諡長兄真有志行兄弟俱至孝父亡治喪甚次甘露白雉降集焉有司以聞詔樹蘭里自涇州別駕稍遷安定太守甚著聲績卒贈龍驤將軍涇州刺史帶金城太守神龜初卒太昌元年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相殷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諡曰武康

子仁正光中卒於河州別駕太昌初贈使持節侍中都督齊濟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諡曰明穆

子實字小胡永興末通直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尙食典御拔弟膺兒美容貌膂力過人尤善弓馬顯祖時羽林幢將皇與中主仗令高祖初給事中累遷散騎常侍內侍長坐事死

子香字明珍有器尙初除侍御史拜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與叔徽俱使西域還至河州遇賊攻圍城陷見害太昌初贈使持節都督冀滄二州諸軍事征東將軍冀州刺史永熙中重贈侍中都督齊徐光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諡曰文景

子承樂與和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濟州刺史陽川縣開國公承樂弟弼武定中安西將軍營州刺史安陵縣開國男

膺兒弟徽字榮顯小字荀兒聰敏有氣幹爲任城王澄所知賞景明中起家奉朝請廷昌中假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嚙噠西域諸國莫不敬憚之破洛侯烏孫

朝請廷昌中假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嚙噠西域諸國莫不敬憚之破洛侯烏孫

朝請廷昌中假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嚙噠西域諸國莫不敬憚之破洛侯烏孫

朝請廷昌中假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嚙噠西域諸國莫不敬憚之破洛侯烏孫

並因之以獻名馬，還拜冗從僕射，神龜中，遷射聲校尉，左中郎將，游擊將軍，又假平西將軍，員外散騎常侍，使囑噓，遷至枹罕，屬莫折念生反於秦隴，時河州刺史元祚，為前刺史梁釗惠景進等招引，念生攻河州，祚以憂死，長史元承平治中，孟瑒，臺使元湛，共推徵行河州事，綏接有方，兵士用命，別駕乞伏世則，潛通景進，徵殺之，徵兵於吐谷渾，吐谷渾率眾救之，景進敗，退走秦州，景進尋率羌夷復來攻，通徵遣統軍大景相，馳表請師，詔徵仍行河州事，久無援救，力屈城陷，為賊所害，承熙中，襄遠洛陽，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相瀛滄五州諸軍事，司徒公，冀州刺史，諡曰文宣。

子歸義，有志烈，初除奉朝請，加威烈將軍，與父徵俱使西域，還都，稍遷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西征都督，每有戰功，後沒於陣，太昌初，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諡曰孝貞。

子普，武定末，安南將軍，太子左衛率，歸義弟歸彥，武定末，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安喜縣開國男，真第各拔廣昌鎮將，卒贈燕州刺史。

子猛虎，都善鎮錄事，及居喪以至性稱，遂絕宦情，子元國，早卒，次顯國，武定末，撫軍將軍，汶陽男，顯國弟達，武定中，驃騎將軍，行滄州事，達弟承國，征虜將軍，中散大夫，承國弟子國，武衛將軍，各拔少子威，天平中，侍中，太尉公，廣平郡開國公，子子瓊，武定末，兼武衛將軍，謚弟稚，字幼軍，薄骨律鎮將，營州刺史，子陀，字難陀，沃野鎮長，卒贈瓊太守，子雍，字景雲，司徒從事，後與少子思義，俱奔蕭衍，卒於江南，元象初，襄遠特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冀定瀛滄幽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

冀州刺史

子思宗，武定末，中軍將軍，儀同三司，兗州刺史，上洛郡開國男，思義特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青兗齊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僕射，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與子貴孫，晉州刺史。

湖弟恆，字叔宗，慕容垂鉅鹿太守，太祖時，率郡降，賜爵涇縣侯，加龍驤將軍，仍守鉅鹿，卒贈安東將軍，幽州刺史，諡曰惠。

子道，字始情，襲爵，拜都牧，令遷鎮南將軍，相州刺史，未及之職，卒，仍以爲贈，諡曰莊。

子幹，字干奴，好學寬厚，有雅度，襲爵涇縣侯，後例降，爲伯，歷南青州征虜府司馬，威遠將軍，都善鎮遠府長史，仍轉汾州後軍府長史，白水太守，所在以廉平著稱，太昌初，卒，贈使持節，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諡曰孝穆。

子佛，字伯欣，襲除南秦州長史，卒贈輔國將軍，涼州刺史，諡曰宣。

子紹，字廣祖，襲爵，與和初，征虜將軍，滄州刺史。

係弟騰，字伏興，卒於安東將軍，光州刺史，襄城縣開國公。

子陟，字祖暹，司空中郎，太尉主簿。

陟弟懷，通直郎。

懷弟翹，襲父爵。

騰弟隆之，武定末，太保，尚書令，平原郡開國公。

崔暹，字叔祖，清河東武城人也，魏中尉琰之六世孫，曾祖諒，晉中書令，祖遇，仕石虎爲特進，父瑜，黃門郎，暹少好學，有文才，遭亂孤貧，躬耕于野，而禮誦不廢，慕容暉時，郡舉上計掾，補著作郎，撰燕記，遷黃門侍郎，及苻堅拜慕容暉，以爲齊郡太守，堅敗，司馬昌明以暹爲清河平原二郡太守，爲翟遼所虜，授以中書令，慕容垂滅翟，以爲秘書監，慕容寶東走和龍，爲留臺吏部尚書，及慕容暉

立運捕妻子亡歸太祖張表先稱美運及見禮遇甚重拜為尚書任以政事錄

三十六曹別給文屬屠門下省尋除御史中丞太祖攻中山未克六軍乏糧民

多隱蔽問羣臣以取果方略運曰取糧可以助糧故飛鴉食糧而改音詩稱其

事太祖雖銜其侮慢然兵既須食乃聽以糧當租運又曰可使軍人及時自取

過時則落羣太祖怒曰內賊未平兵人安可解甲仗入林野而收糧乎是何言

歟以中山未拔故不加罪天與初姚興使司馬德宗襄陽戍戍將郝恢馳使乞

師於常山王遵達以聞太祖詔遵達與張表為違書以答初恢與遵達書云賈兄虎

步中原太祖以言憐君臣之體勸遵達亦貶其主號以報之遵達乃云貴主太

祖怒曰使汝貶其主以答乃稱貴主何若賈兄也遂賜死後司馬德宗荊州刺

史司馬休之等數十人為桓玄所逐皆將來奔至陳留南分為二輩一奔長安

一歸廣固太祖初聞休之等降大悅後怪其不至詔克州尋訪獲其從者問故

皆曰國家威聲遠被是以休之等咸欲歸國及聞崔暹殺故奔二處太祖深

悔之自是士人有過者多見優容暹七子二子早亡第三子義弟鍾暉第津

津弟嚴嚴第暹之內徙也終慮不免乃使其妻張氏與四子留冀州令歸恭

容德遂奔廣固還獨與小子頭在平城及暹之死亦以此為讎

頭字泰仲初為太子洗馬後稍遷散騎尚書賜爵清河侯後世祖聞劉義隆以

經為冀州刺史乃曰義隆知用其兄我豈無冀州也乃以頭為平東將軍冀州

刺史又為大鴻臚持節策拜楊難當為南秦王奉使數返光揚朝命世祖善之

及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等皆請軍取上邽使頭齎詔於丕前喻難當奉詔後

與方士章文秀詣王屋山造金丹不就真君初卒頭五子

長子乘字公禮早終無子

乘弟廣字公淵襲爵拜平東將軍

子法度早終

廣弟軌字公則太子中舍人鎮南司馬

軌弟穆字公和早終

穆弟敷字哲小字男季高祖初以交通境外伏誅從兄景真以子思叔繼敷

思叔少為中書學生遷中書博士世宗時歷上黨鉅鹿太守自暹之死至敷之

誅三世積五十餘年而在北一門盡矣初二齊平律孫相如入國以才學知名

舉冀州秀才早卒

相如弟或仕術藝傳

暹兄適字軍祖亦有名於時慕容垂尚書左丞范陽昌黎二郡太守

適曾孫延壽冀州主簿輕財好施甚收鄉曲之譽

延壽子隆宗簡率愛友居喪以孝聞歷位冀州別駕蘭陵燕郡二郡太守司空

諸議參軍冀州中正中軍大將軍府長史仁信待物出於至誠故見重於世卒

贈前將軍齊州刺史禮曰孝

子敬保員外散騎侍郎冀州儀同府從事中郎卒贈冀州刺史

子恆官至征虜將軍魯郡太守早卒

子恆第子安冠軍將軍西兗州司馬

子安第子昇開府參軍武定中坐違元璵事兄弟並伏法

封懿字庭德渤海蓆人也曾祖釋晉東夷校尉父放慕容暉吏部尚書兄季嘉

容超太尉懿雋偉有才氣能屬文與季嘉器行有長短然名位略齊仕慕容寶

位至中書令民部尚書寶敗歸闕除給事黃門侍郎都坐大官寧朔將軍章安

子太祖數引見問以慕容舊事懿應對疎慢廢還家太宗初復徵拜都坐大官

進爵為侯泰常二年卒懿撰燕書頗行於世

子玄之坐與司馬國璠溫楷等謀亂伏誅臨刑太宗謂之曰終不令汝種也

將宥爾一子玄之請曰弟度之子唐奴字君明早孤乞全其命乃殺玄之四子

而赦唐奴

唐奴被刑為宦人崔浩之誅也世祖謂唐奴曰汝本應全所以殺刑者事由浩

之故後為中書監西使張掖賜爵富城子加建威將軍給事中久之出為冠軍

將軍懷州刺史太和七年卒贈平東將軍冀州刺史渤海公禮曰定以族子叔

念為後高祖賜名回

回父擊即慕容暉太尉奔之後也回皇與初為中書學生襲爵富城子累遷太

子家令世宗即位以回行華州事回在州鞭中散大夫覺智孫為尚書左丞革續糾奏免壽除鎮遠將軍安州刺史山民愿朴父子賓放同縷一室回下車勒令別處其俗遂改徵為太尉長史頻行定州徐州事尋除後將軍汾州刺史肅宗初轉涼州刺史加右將軍固辭不拜仍授平北將軍肅州刺史時大乘寇亂之後加以水潦百姓困乏回表求賑恤免其兵調州內甚賴之又為度支尚書尋轉都官尚書冀州大中正兼陽鄭雲韶事長秋卿劉騰貨騰紫纈四百匹得為安州刺史除書且出暮往詣回坐未定謂回曰我為安州卿知之否彼土治生何事為便回答之曰卿荷國寵靈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婦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遣而問治生乎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示雲慚愧先色還太后臨朝召百官問得失羣臣莫敢言回對曰昔孔丘為司寇十日而誅少正卯魯國肅然敢巧自息楚且行戮不避兄弟周道用隆徐偃專行仁義其國乃滅自古及今未有不厲威刑而能治者頃來頗由長吏寬惠便利百姓盜賊羣起請肅刑書以懲未犯太后意納之而不能用轉為七兵尚書領御史中尉尚書右僕射元欽與從父兄麗妻崔氏姦通回乃劾奏時人稱之除鎮東將軍冀州刺史肅宗末徵為殿中尚書類表選職以為右光祿大夫莊帝初遷遷於河陰時年七十七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史諡曰孝宣

長子隆之武定中開府儀同三司齊州刺史安德郡開國公

子子繪武定中渤海太守

隆之弟與之字祖業經明行修恬素清靜起家太學博士員外郎出為瀛冀二州平北府長史所歷有當官之譽孝昌中卒天平中追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雍州刺史尋重贈殿中尚書諡曰文

子孝琬字士衡武定末開府中郎

琬弟孝瑛秘書郎

與之弟延之字祖業天平中驃騎大將軍青州刺史刻餘開國子唐奴既以回為後請於顯祖贈聖軍遠將軍滄水太守

聖長子琳字彥寶顯祖末本州表貢拜中書博士高祖初大軍南討琳參鎮南

軍事後為河南七州大使還拜中書侍郎與侍中南平王馮誕等議定律令賜布帛六百疋粟六百石馬牛各一遷太尉長史轉司宗下大夫有長者之稱行東兗州事及改定百官除司空長史出為立忠將軍南青州刺史兼散騎常侍持節西道大使還為長兼太中大夫轉廣平內史又為光祿大夫世宗末除後將軍夏州刺史徵為安東將軍光祿大夫神龜二年卒贈使持節撫軍將軍相州刺史

子元稱

元稱弟子威並早卒

子威弟子施武定末沛郡太守

琳子肅在文苑傳

肅從兄子慎字思悌奔之孫也父勸慕容垂侍中太常卿慎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後入代郡名出肅子玄之右俱坐司馬氏事死慎妻盧玄姊也慎子伯達棄母及妻李氏南奔河表改婚房氏顯祖末伯達子休傑內入祖母盧猶存垂百歲矣而李已死休傑高祖時以歸國勳為河間太守兼冀州成陽王府諮議參軍

休傑從弟靈祐仕劉義隆為青州治中渤海太守慕容白曜平三齊靈祐率二百人詣白曜降賜爵下密子後除建威將軍渤海太守卒

子進壽襲爵肅宗時為揚州治中以失義州為刺史元志所殺事具志傳

子子游武定中開府中兵參軍

進壽弟蚌卒於冀州別駕

蚌弟樂起家荆州長流參軍司空水曹參軍殿中侍御史累遷征東將軍廣州長史遷除光祿大夫卒贈衛將軍冀州刺史

回族叔軌字廣度沉謹好學博通經傳與光祿大夫武邑孫惠蔚同志友善惠蔚每推軌曰封生之於經義非但章句可奇其標明綱格統括大歸吾所弗如者多矣善自修潔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事修飾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君子整其衣冠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然後為賢言者慚退太和中拜著作佐

郎稍遷尙書儀曹郎中兼員外散騎常侍銜命高麗高麗王雲恃其偏遠稱疾不親受詔軌正色詰之喻以大義雲乃北面受詔先是契丹虜掠邊民六十餘口又爲高麗擁掠東歸軌具聞其狀移書徵之雲悉資給遣還有司奏軌遠使絕域不辱朝命宜賜一階轉考功郎中除本郡中正渤海太守崔休入爲吏部郎但光揚有稱宜實一階轉考功郎中除本郡中正渤海太守崔休入爲吏部郎以兄考事于軌軌曰法者天下之平不可以舊君故虧之也休歎其守正軌在臺中稱爲儒雅奏請遣四門博士明經學者檢試諸州學生詔從之尋除國子博士加揚武將軍假通直散騎常侍慰勞汾州山胡司空清河王暉表修明堂辟雍詔百寮集議軌議曰明堂者布政之宮在國之陽所以嚴父配天聽朔設教其經構之式蓋已尙矣故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戶八窗鄭玄曰或舉宗廟或舉王廟或舉明堂互之以見同制然則三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於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鄭玄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窗者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恆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環宮以節觀省茅蓋白威爲之質飾赤綴白綴爲之戶牖皆典籍所具載制度之明義也在秦之世焚滅五典毀黜三代變更先聖不依舊憲故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論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爲九室是以黃圖白虎通蔡邕應劭等咸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天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踰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與十二其用在於今聖朝欲尊遺訓民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爲采制至如廟學之雜畫沼之雜畫準之徒已論正矣遺論具在不復須臾尋以本官行東郡太守遷前將軍行夏州事好立條教所在有績轉太子僕射遷廷尉少卿加征虜將軍本贈右將軍濟州刺史初軌深爲郭祚所知祚常謂子景尙曰射軌高緯二人並幹國之才必應遷至吾平生不妄進舉而每薦此二公非直爲國進賢亦爲汝等將來之津梁也其見重如此軌既以方直自業高緯亦以風概立名尙書令高肇拜司徒緯送迎往來軌竟不詣緯顧不見軌乃

遺歸曰吾一生自謂無愆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對生遠矣軌以務德慎言修身之本茲回讓佞世之巨害乃爲務德慎言遺佞防姦四戒文多不載

軌長子偉伯字君良博學有才思弱冠除太學博士每朝廷大議偉伯皆預焉雅爲太保崔光僕射游擊所知賞太尉清河王暉辟參軍事暉親爲孝經解詰命偉伯爲難例九條皆發起隱淵偉伯又討論禮傳詩易疑事數十條儒者咸稱之尋將經始明堂廣集儒學議其制度九五之論久而不定偉伯乃搜檢經

緯上明堂圖說六卷正光末尙書僕射蕭寶夤以爲關西行臺郎及寶夤爲逆偉伯乃與南平王冏潛結關中豪右韋子榮等謀舉義兵事發見殺年三十六時人惜之永安中追贈散騎常侍征虜將軍瀛州刺史聽一子出身偉伯無子轉授第三弟翼偉伯撰封氏本錄六卷并詩賦碑誄雜文數十篇

偉伯弟業字君修奉朝請領殿中侍御史早卒業弟翼字君贊美容貌腰帶十圍以兄偉伯立節之勳除給事中後加揚烈將軍武定初卒

翼弟述字君義武定末廷尉少卿述弟詢字景文尙書起部郎

史臣曰高敬侯才鑒明遠見機而作身名俱劭世載人英天所贊也崔暹文學器識當年之後慮遠忽微俱以爲禍頤有茲休烈厥世不延封懿獲全爲幸回乃克光家世不乏人矣

魏書卷三十二

魏書卷三十二

魏書卷三十二考證

高翔傳，拔歸兒。○臣人龍按傳無拔事，而載拔歸兒，不知拔何人也。或疑

北齊書趙郡王琛傳，琛子敷，小名須拔，嘗保敷第，但敷生三旬而孤，未必有

弟，又敷赴武定，乘馬太子庶子，而歸兒赴趙，與中早為主仗令，相隔數十年，

今以下文陽川縣開國公承樂推而上之，似歸兒乃承樂祖，而拔其伯祖也。

承樂，麟神武從祖兄子，是拔與歸兒皆神武從父行。

歸兒弟徽，○北齊書，徽附見於其子平秦王歸彥傳中，傳稱歸彥字仁英，神武

族弟也。

紹徽仍行河州事，久無救援，力屈城陷，為賊所害。○北齊書，高澄魏末坐事，以

解胡首，為西域大使，以功得河東守，尋即死焉。此傳云力屈城陷，為賊所害，

則北齊書所稱死焉者，死王事也。

真給各拔，○北齊書中，各拔之孫，為齊襄樂王顯祖，則各拔乃神武從祖，而顯

祖其從祖弟也。

各拔少子威，○北齊書，威封廣平郡公，與本書合，但以世系考之，則威當為神

武從叔，而北齊書與北史，俱稱威從叔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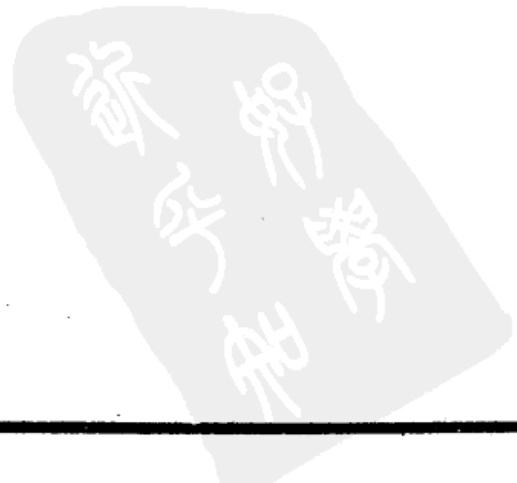
子子瑗，○北齊書，威無子，以兄子瑗嗣，乃神武兄弟行也，若以威為從叔祖，則

姓矣。

封懿傳，子孝琬，○一本無孝字，北史亦作孝琬。

子琬弟孝瑗，○一本無子字，北史作孝琬弟孝瑗，子字乃孝字之訛。

魏書卷三十二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二十一

宋隱

王憲

屈遵

張蒲

谷渾

公孫表

張濟

李先

賈彝

薛提

宋隱字處默西河介休人也曾祖爽晉昌黎太守後為慕容廆長史祖活中書監父恭尚書徐州刺史慕容儼徙鄴恭始家於廣平列人焉隱性至孝年十三便有成人之志專精好學不以兵難易操仕慕容垂歷尚書郎太子中舍人本州別駕太祖平中山拜隱尚書吏部郎車駕還北詔隱以本官輔衛王儀鎮中山尋轉行臺右丞領選如故屢以老病乞骸骨太祖不許尋以母喪歸列人既葬被徵固辭以病而州郡勿以期會隱乃棄妻子間行避焉後匿於長樂之經縣數年而卒臨終謂其子姪等曰苟能入順父兄出悌鄉黨仕郡幸而至功曹史以忠清奉之則足矣不勞遠詣臺閣恐汝不能富貴而徒延門戶之累耳若志吾言是為無若父也使鬼而有知吾不歸食矣有五子

第三子溫世祖時徵拜中書博士卒追贈建威將軍豫州刺史列人定侯

溫弟演顯祖初從征彭城有功拜明威將軍濟北太守

演子館字伯魚州別駕

隱弟輔字處仁少慷慨有大操博覽羣書州辟別駕早卒

隱叔父洽為慕容垂尚書太祖之圍中山也洽率所領專守北圍當洽所統官軍多被傷殺太祖特深忿恨及城平遂殺之子順訓並下腐刑

洽第四子宣字道茂時年數歲親人竊逃以免後與苑陽盧玄渤海高允及從子情俱被徵拜中書博士尋兼散騎常侍使劉義隆加冠軍將軍賜爵中都侯

領中書侍郎行司隸校尉真君七年卒贈司隸校尉侯

子讓字乾仁襲爵卒於遼西太守

子鸞字珍和襲爵東莞太守

鸞弟瑒字普賢少以孝行稱母曾病季秋之月思瓜不已瑒夢想見之求而遠

獲時人稱異母終州郡屢辟皆不就卒於家

子仲美武定末尚書水部郎

王憲字顯則北海劇人也祖猛符堅丞相父休河東太守憲幼孤隨伯父采在勳符丕稱尊號復以采為丞相采為慕容永所殺憲奔清河匿於民家皇始中與篤次趙郡之高邑憲乃歸誠太祖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待之以為本州中正領選曹事兼掌門下世祖即位行廷尉卿出為上谷太守加中臺將軍賜爵高唐子清身率下風化大行尋拜外都大官後為中都歷任二曹斷獄稱旨進爵劇縣侯加龍驤將軍出為并州刺史加安南將軍進爵北海公境內清肅及還京師以憲元老特賜錦繡布帛綿絲珍產禮膳天安初卒年八十九贈鎮南將軍青州刺史諡曰廉

子崇襲早卒

子仲智襲歷中書侍郎安西將軍幽州刺史有清平之稱

崇弟疑字道長少以父任為中書學生稍遷南都大夫高祖初出使巡察青徐兗豫撫慰新附觀省風俗還遷南都尚書在任十四年時南州多事文奏盈几訟者填門疑性儒緩委隨不斷終日在坐昏睡而已李斯鄧宗慶等號為明察勤理時務而二人終見誅戮餘十數人或黜或免唯疑卒得自保時人為之語曰實癡實昏終得保存加散騎常侍右將軍賜爵東平侯未幾拜安東將軍進爵樂安公出為持節鎮西將軍秦州刺史改為華山公散騎常侍如故後入為內都大官卒

子祖念襲爵官至東平太守例降爵為侯卒贈寧朔將軍光州刺史

子慶鍾襲爵給事中貪穢無行坐事除祖念弟雲字羅漢頗有風尚自尚書

郎入為中書舍人轉司州別駕光祿少卿改授衛尉少卿出為冠軍將軍尚書

兗州刺史尋進號征虜將軍在州坐受所部荆山戍主杜虞財貨又取官絹因染劉易御史糾劾付廷尉遇赦免熙平二年卒官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諡曰

文昭有九子

長子昕字元景武定末太子詹事

昕弟暉字元旭早稱機悟歷尚書僕曹郎中書舍人贈散騎常侍鎮軍將軍兗州刺史

暉弟旻字仲明秘書郎司徒主簿天平中為盜所害

屈遵字子皮昌黎徒河人也博學多藝名著當時為慕容永尚書僕射武垣公

承滅垂以為博陵令太祖南伐車駕幸魯口博陵太守申承南奔河外高陽太

守崔玄伯東走海濱屬城長吏率多逃竄遵獨告其吏民曰往年寶師大敗今

茲垂征不還天之棄燕人弗支也魏帝神武命世寬仁善納御眾百萬號令若

一此湯武之師吾欲歸命爾等勉之勿遇嘉運而為禍先遂歸太祖太祖素聞

其名厚加禮焉拜中書令出納王言兼總文誥中原既平賜爵下蔡子從駕還

京師卒時年七十

子須襲除長樂太守加鎮遠將軍進爵信都侯卒贈寧北將軍昌黎公諡曰恭

少子處珍襲爵處珍卒

子車渠襲爵高祖初出為東陽鎮將卒贈青州刺史諡曰莊

須長子恆字長主沉深有局量少慕家業尤善書計太祖初給事諸曹太宗世

遷將作監統京師諸署世祖即位稍遷尚書右僕射加侍中以破平涼功賜爵

濟北公加平南將軍後轉中領軍恭宗在東宮恆領太子少傅後督諸軍東伐

進號鎮東大將軍師次和龍馮文通致牛酒以犒軍獻甲三千恆責其不送侍

子數之以王命遂掠男女六千口而還恆在宮公正內外稱其平當世祖信任

之委以大政車駕出征常居中留鎮與襄城公盧魯元俱賜甲第世祖數臨幸

賞賜隆厚真君四年墜馬卒時年五十五時世祖幸陰山恭宗遣使乘傳奏狀

世祖甚悼惜之謂使人曰汝等殺朕良臣何用乘馬遂令步歸贈征西大將軍

諡曰成公

長子觀早卒世祖愍之賜其子男爵第道賜襲租爵

道賜少以父任內侍左右稍遷主客進為尚書加散騎常侍善騎射機辯有辭

氣世祖甚器之從征蓋吳還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遷至厲門暴疾卒諡曰哀公

子拔襲爵

拔少好陰陽學世祖追思其父祖年十四以為南部大夫時世祖南伐擒劉義隆將胡威之以付拔拔酒醉不覺威之逃去世祖大怒命斬之將伏鑕世祖憐然曰若鬼而有知長生問其子孫朕何以應之乃赦拔免為散大夫後顯祖以其功臣子拜營州刺史卒

子承襲爵

張蒲字玄則河南修武人本名讓後改為蒲漢太尉延之後父攀慕容垂御史

中丞兵部尚書以清方稱蒲少有父風頗涉文史以端謹見知為慕容寶陽平

河間二郡太守尚書左丞太祖定中山寶之官司敘用者多降品秩既素聞蒲

名仍拜為尚書左丞天興中以蒲清謹方正遷東部大夫後拜太中大夫太宗

即位為內都大官賜爵奉昌子參決庶獄私謁不行號為公正泰常初丁零翟

猛雀驅逼吏民入白蠟山謀為大逆詔蒲與冀州刺史長孫道生等往討道生

等欲徑以大兵擊之蒲曰良民所以從猛雀者非樂亂而為皆逼凶威殫服之

耳今若直以大軍臨之吏民雖欲返善其道無由又懼誅夷必并勢而距官軍

然後入山特阻眩惑愚民其變未易圖也不如先遣使喻之使民不與猛雀同

謀者無坐則民必喜而俱降矣道生甚以為然具以奏聞太宗詔蒲軍前慰喻

乃下數千家還其本屬蒲皆安集之猛雀與親黨百餘人奔逃蒲與道生等追

斬猛雀首送京師後劉裕寇竊河表以蒲為南中郎將南樓校尉隸平南大將

軍長孫嵩往禦之裕入長安乃還後改為壽張子與安平公叔建將兵自平原

東渡徇下劉義符青兗諸郡詔加陳兵將軍濟州刺史又與建攻青州不剋而

還世祖即位以蒲清貧妻子衣食不給乃出為相州刺史扶弱抑彊進善黜惡

教化大行始光三年卒於州年七十二吏民痛惜之蒲在謀臣之列屢出為將

朝廷清論常為稱首贈平東將軍廣平公諡曰文恭

子昭有志操天興中以功臣子為太學生太宗即位為內主書後襲父爵神龜

中從征蠕蠕以功進爵修武侯加平遠將軍延和二年出為幽州刺史開府加

車東將軍時幽州年穀不登州廩虛罄民多菜色昭謂民吏曰何我之不德而

過其時乎乃使富人通濟貧乏車馬之家糴運外境貧弱者勸以農桑歲乃大

熱士女稱頌之在任三年卒

子昶襲爵早卒

昶弟靈符真君八年補中書博士和乎中咸陽郡民趙昌聚黨作逆百姓騷動詔靈符宣慰諭民乃復業天安初遷中書侍郎賜爵昌國子延興中使南豫州觀察風俗太和四年除建威將軍廣平太守遷為尚書左丞司州大中正後除鎮遠將軍齊州刺史十六年轉光州刺史加立忠將軍卒

谷渾字元冲昌黎人也父哀膂力兼人彎弓三百斤勇冠一時仕慕容垂至廣武將軍渾少有父風任俠好氣以父母在常自退抑晚乃折節受經業遂覽羣籍被服類儒者太祖時以善隸書為內侍左右太宗世遷前鋒將軍從幸河南還以選給事東宮世祖即位為中書侍郎加振威將軍從征赫連昌為驍騎將軍遷侍中安南將軍領儀曹尚書賜爵濮陽公渾正直有操行性不苟合趣舍不與己同者視之蔑如也然反重舊故不以富貴驕人時人以此稱之在官廉直為世祖所器重詔以渾子孫十五以上悉補中書學生延和二年春卒世祖悼惜之親臨其喪贈賜豐厚諡曰文宣

子闡字崇基小字長命襲爵少侍東宮稍遷平南將軍相州刺史入為外都大官延興四年卒諡曰簡公

闡弟季襲爵中書學生入為秘書中散遷中部大夫出為吐京鎮將

闡子洪字元孫少受學中書世祖以洪機敏有祖風令人授高宗經高宗即位以舊恩為散騎常侍南部長遷尚書賜爵榮陽公洪性貪奢僕妾衣服錦綺賞累千金而求欲滋劇時顯祖舅李峻等初至京師官給衣服洪輒截沒為有司所糾并窮其前後贓罪坐以伏法

子頰青州征東大將軍廣陵王羽田曹參軍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尚書郎加威遠將軍除員外散騎常侍尋轉中散大夫大軍伐蜀時益州刺史傅豎眼出為別將以頰權行州事後除假節鎮遠將軍涼州刺史不行改授太府少卿又加前將軍神龜二年卒贈平東將軍營州刺史諡曰貞

長子纂字靈紹頗有學涉解褐太學博士領侍御史稍遷著作郎司州治中黃

門郎散騎常侍又為侍中兼殿中尚書遷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營州大中正纂前為著作又監國史不能有所緝綴

纂弟士恢字紹遠少好琴書初為世宗挽郎除奉朝請正光中入侍甚為肅宗寵待元叉之出靈太后反政紹遠預有力焉遷諫議大夫俄轉通直散騎常侍直閣將軍滿隴少卿封元城縣開國侯邑七百戶太后嬖幸鄭儼懼紹遠開構於帝每因言次導紹遠為州紹遠就寵不願出外太后輕其罪而殺之

公孫表字玄元燕郡廣陽人也遊學為諸生慕容沖以為尚書郎慕容垂破長子從入中山慕容寶走乃歸闕以使江南稱旨拜尚書郎後為博士初太祖以慕容垂諸子分據勢要權柄推移遂至亡滅且國俗教機嗜欲寡少不可啓其機心而導其巧利深非之表承指上轉非書二十卷太祖稱善太宗初表參功勞將軍元屈軍事討吐京叛胡為胡所敗表以先諫止屈太宗善之賜爵固安子河西饒胡劉虎聚結流民反於上黨南寇河內詔表討虎又令表與姚興洛陽戍將結期使備河南岸然後進軍討之時胡內自疑阻更相殺害表以其有解散之勢遂不與戍將相聞率眾討之法令不整為胡所敗軍人大被傷殺太宗深銜之及劉裕征姚興兗州刺史尉建聞寇至棄滑臺北走詔表隨壽光侯叔孫建屯枋頭表常七年劉裕死讓壽光侯河南侵地太宗以為為掠地至淮滑臺等三城自然面縛表固執宜先攻城太宗從之於是奚斤為都督以表為吳兵將軍廣州刺史斤等濟河表攻滑臺歷時不拔太宗乃南巡為之聲援表等既刺滑臺引師西伐大破劉義隆將翟廣等於王樓遂圍虎牢車駕次汲郡始昌子蘇坦太史令王亮奏表置軍虎牢東不得利便之地故令賊不時滅太宗雅好術數又積前忿及攻虎牢士卒多傷乃使人夜就帳中縊而殺之時年六十四

太宗以賊未退秘而不宣初表與渤海封愷友善後為子求愷從女愷不許表甚銜之及封氏為司馬國璠所遠太宗以舊族欲原之表固證其罪乃誅封氏表為人外和內忌時人以此薄之表本與王亮同營署及其出也輕侮亮故至於死

第二子軌字元慶少以文學知名太宗時為中書郎出從征討補諸軍司馬世

租平赫連昌引諸將帥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探把世祖乃親探金賜之謂軌曰卿可謂臨財不苟得朕所以增賜者欲顯廉於衆人後兼大鴻臚持節拜氏王楊玄爲南秦王及境玄不郊迎軌數玄曰昔尉他跨據及陸買至芻藻奉順故能垂名竹帛今君王無肅恭之禮非蕃臣也玄使其屬趙客子對曰天子以六合爲家孰非王庭是以敢請入國然後受謁軌答曰大夫入境尚有郊勞而况王命者乎請奉策以還玄懼詣郊受命軌使還稱旨拜尙書賜爵燕郡公加平南將軍及劉義隆將到彥之遣其部將姚繼夫濟河攻冶坂世祖慮更北入遣軌屯壘關會上黨丁零叛軌討平之出爲虎牢鎮將初世祖將北征發民驢以運糧使軌部詣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絹一疋乃與受之百姓爲之語曰驢無羶羶輔容自壯衆共嗤之坐徵還真君二年卒時年五十一軌既死世祖謂崔浩曰吾行過上黨父老皆曰公孫軌爲受貨縱賊使至今餘孽不除軌之咎也其初來單馬執鞭返去從車百兩載物而南丁零渠帥乘山馬軌執怒取罵者之母以矛刺其陰而殺之曰何以生此逆子從下到壁分磔四支於山樹上以肆其忿是忍行不忍之事軌幸而早死至今在者吾必族而誅之軌終得妻于封氏生二子斌敷

屬屢進讜言超遷尙書真君九年卒追贈中護軍將軍光祿勳幽州刺史廣陽侯諡曰恭

第二子遠字文慶初爲選部吏以積勳稍遷南部長敷奏有稱遷南都尙書賜爵范陽侯加左將軍高祖詔遠與內都幢將上谷公張儼率衆討蕭贖陰成後高祖與文明太后引見王公以下高祖曰比年方割畿內及京城三部於百姓頗有益否遠對曰先者人民離散主司很多至於督察實難齊整自方割以來衆賦易辦實有大益太后曰諸人多言無益卿言可謂識治機矣詔贖陽被掠之兵有得還者賜絹二十匹遠奏爲貴賤等級高祖稱善依例降侯改爲襄平伯出爲使持節安東將軍青州刺史以遠在公遠迹可紀下詔褒述加鎮東將軍領東夷校尉刺史如故太和十九年卒於官高祖在鄴宮爲之舉哀時百度唯斬青州佐吏疑爲所服詔曰今古時殊禮或隆殺專古也理與今違專今也大乖遠義當斟酌兩途商量得失吏民之情亦不可苟順也主簿近代相承服斬過詳便除可如故事自餘無服大成寧落可準諸境內之民爲齊喪三月

子同始襲爵卒於給事中

斌敷爲拜內都大官正光二年卒贈幽州刺史

敷字文叔初爲東官吏稍遷儀曹長賜爵陽平公時顯祖於苑內立殿勅中秘羣官制名敷曰臣聞至尊至貴莫崇於帝王天人挹損莫大於謙光伏惟陛下躬唐虞之德存道顯神遺逸物外宮居之名當協敷旨臣愚以爲宜曰崇光奏可後卒於南部尙書贈安東將軍幽州刺史諡曰宣敷妻崔浩弟女也生子良字遵伯聰明好學爲尙書左丞雅有幹用爲高祖所知遇

良弟術字遵津良推爵讓之仕至司直良以別功賜爵昌平子

同始弟同慶爲厚廉慎爲司徒田曹參軍李崇驃騎府外兵參軍隨崇北征有方直之稱遠數爲從父兄弟而敷才器小優又封氏之生崔氏之婿遠母厲門李氏地望縣隔鉅鹿太守祖季真多識北方人物每云士大夫當須好婚親二公孫同堂兄弟耳吉凶會集便有士庶之異

張濟字士度西河人也父千秋恭容承驍騎將軍承滅來奔太祖善之拜建節將軍賜爵成紀侯隨從征伐累著功績登國末卒濟涉獵書傳濟辯美儀容太祖愛之引侍左右與公孫表等俱爲行人拜散騎侍郎襲爵先是姚興遣將攻洛陽司馬德宗雍州刺史楊佺期遣使乞師於常山王遠遣以狀聞太祖遣濟爲遠從事中郎報之濟自襄陽還太祖問濟江南之事濟對曰司馬昌明死子德宗代立所部州鎮迭相攻擊今雖小定君弱臣彊全無綱紀臣等既至襄陽佺期問臣魏初伐中山幾十萬衆臣答三十餘萬佺期曰魏國被甲戎馬可有幾匹臣答中軍精騎十有餘萬外軍無數佺期曰以此討羌豈足滅也又曰魏

子崇基襲

軌第質字元直有經義頗屬文初爲中書學生稍遷博士世祖征涼州留宜都王穆壽輔恭宗時蠕蠕乘虛犯塞候騎至於京師京師大震壽雅信任質以爲謀主質性好卜筮卜筮者咸云寇必不來故不設備由質幾致敗國後深自督

幾匹臣答中軍精騎十有餘萬外軍無數佺期曰以此討羌豈足滅也又曰魏

定中山。徙幾戶於北。臣答七萬餘家。臣曰。治在何城。臣答定都平城。臣曰。有如許大業。亦何用城爲。又曰。魏帝爲欲久都平城。將復遷乎。臣答非所知也。臣期聞朝廷不都山東。魏有喜色。曰。晉魏通和。乃在往昔。非唯今日。羌寇狡獪。頻使河洛。夙夜憂危。今此塞弱。倉庫空竭。與君便爲一家。義所無諱。洛城救援。仰恃於魏。若獲保全。當必厚報。如其爲羌所乘。軍使魏取。臣等欲分向揚州。臣期曰。蠻賊互起。水行甚難。魏之車馬。已據滑臺。於此而還。從北道東下。乃更便。直晉之法。制有異於魏。今都督襄陽。委以外事。有欲征討。輒便與發。然後奏聞。令朝廷知之而已。如其事勢不舉。亦不承臺命。太祖嘉其辭順。乃厚賞其使。許救洛陽。後遷謁者僕射。使姚興以累使稱旨。拜勝兵將軍。頻從車駕北伐。濟謀功居多。賞賜奴婢百口。馬牛數百。羊二十餘口。天賜五年卒。

子多羅襲爵。坐事除。

李先。字容仁。中山盧奴人也。本字犯高祖廟諱。少好學。善占相之術。師事清河張御。御奇之。仕苻堅尚書郎。後慕容永聞其名。迎爲謀主。先勸永據長子城。永遂稱制。以先爲黃門郎。祕書監。垂滅。徙於中山。聖始初。先於井陘歸順。太祖問先曰。卿何國人。先曰。臣本趙郡平棘人。太祖曰。朕聞中山土廣民殷。值爾以不先。臣少官長安。仍事長子。後乃還鄉。觀望民土。實自殷廣。又問先曰。朕聞長子中有李先者。卿其是乎。先曰。小臣是也。太祖曰。卿識朕不。先曰。陛下聖德廣符。澤被八表。龍顏擬特。臣安敢不識。太祖又問曰。卿祖父及身官。悉歷何官。先對曰。臣大父重晉平陽太守。大將軍右司馬。父樊石虎樂安太守。左中郎將。臣苻丕尚書右主客郎。慕容永祕書監高密侯。太祖曰。卿既宿土。屢歷名官。經學所通。何典爲長。先對曰。臣才識愚闇。少習經史。年荒廢忘。十猶通六。又問兵法。風角。卿悉通不。先曰。亦曾習讀。不能明解。太祖曰。慕容永時。卿用兵不。先曰。臣時蒙委任。實參兵事。太祖後以先爲丞相衛王府左長史。從僕平鄴。到義臺。破慕容麟軍。回定中山。先每一進策。所向剋平。車駕遷代。以先爲尚書右中兵郎。太祖謂先曰。今蠕蠕屢來犯塞。朕欲討之。卿以爲何如。先曰。蠕蠕不識天命。宜伏荒朔。屢來偷竊。驚動邊民。陛下神武威德。遠播。舉兵征之。必將摧殄。車駕

於是北伐。大破蠕蠕。實先奴婢三口。馬牛羊五十頭。轉七兵郎。遷博士。定州大中正。太祖問先曰。天下何書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對曰。唯有經書。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又問曰。天下書籍。凡有幾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備。對曰。伏羲創制。帝王相承。以至於今。世傳國記。天文祕錄。不可計數。陛下誠欲集之。嚴制天下。諸州郡縣。搜索備送。主之所好。集亦不難。太祖於是班制天下。經籍稍集。太祖之討姚興於柴壁也。問先曰。與屯天渡。平據柴壁。相爲表裏。今欲殄之。計將安出。先對曰。臣聞兵以正合。戰以奇勝。如聞姚興欲屯兵天渡。利其糧道。及其未到之前。遣奇兵先趨天渡。柴壁左右。嚴設伏兵。備其表裏。以陛下神策。觀時而動。與欲進不得。退又乏糧。夫高者爲敵所樓。深者爲敵所囚。兵法所忌。而與居之。可不戰而取。太祖從其計。與果敗歸。太宗卽位。問左右舊臣之中。爲先帝所親信者有誰。時新惠公王洛兒對曰。有李先者。最爲先帝所知。太宗召先引見。問曰。卿有何功。行而蒙先帝所識。先對曰。臣愚細。才行無聞。適以忠直事上。更無異能。太宗曰。卿試言舊事。先對曰。臣聞堯舜之教化。民如子。三王任賢。天下懷服。今陛下躬秉勞謙。六合歸德。士女能言。莫不慶抃。俄而召先。讀轉子連珠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詔有司曰。先所知者。皆軍國大事。自今常宿於內。賜先絹五十匹。絲五十斤。雜綵五十匹。御馬一匹。拜安東將軍。壽春侯。賜隸戶二十二。詔先與上黨王長孫道生。率師襲馮跋乙連城。克之。悉虜其衆。乃進討和龍。先言於道生曰。宜密使兵人人備青草一束。各五尺。圍用填城壘。攻其西南。絕其外援。勒兵急攻。賊必可擒。道生不從。遂掠民而還。後出爲武邑太守。有治名。世祖卽位。徵爲內都大官。神麀二年卒。年九十五。詔賜金縷命服一襲。贈定州刺史。中山公。諡曰文懿。

子阿襲。爲京兆濟陰二郡太守。卒。
子鍾葵。襲爵。降爲子。
鍾葵弟鳳子。鳳子弟虬子。並中書博士。
鳳子子預。字元慎。少爲中書學生。聰敏。涉獵經史。太和初。歷祕書令。齊郡王友。出爲征西大將軍。長史。帶馮翊太守。積數年。府解罷郡。遂居長安。每逢古

人餐玉之法，乃探勸董田，躬往攻掘，得若瑩璧，形者大小百餘，稱得龜黑者，亦饑感以還，而至家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推七十枚為屑，日服食之，餘多患人，後預及聞者，更求於故處，皆無所見，馮翊公源懷等，得其玉琢為器，俱皆鮮明，可寶，預服經年，云有效驗，而世事廢食不樂，節又加之好酒，損志及疾，驚謂妻子曰：「服玉屏居山林，排棄嗜欲，或當大有神力，而吾酒色不絕，自致於死，非藥過也，然吾尸體必當有異，勿便速殯，令後人知餐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華熱，預停尸四宿，而體色不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吟之口閉，常謂之曰：「君自云餐玉有神驗，何故不受也？」言訖，齒齧，因噎其口，都無穢氣，舉斂於棺，堅重不傾，委死時，猶有遺玉屑數斗，棄藏納棺中，初，天與中先子密問於先曰：「子孫承為魏臣，將復事他主也，先告曰：『未也。』國家教化長遠，不可卒窮，自皇始至齊，愛釋實百五十餘歲矣。」

賈彝字彥倫，本武威姑臧人也。六世祖敷，魏幽州刺史，廣川郡太守，僕子孫因家焉。父為符堅鉅鹿太守，坐勸諫，繫獄，彝年十歲，詣長安，訟父獲申，遠近救之，僉曰：「此子英俊，買贖之後，莫之與京。」弱冠為慕容垂驍騎大將軍，遠西王慶記室參軍。太祖先聞其名，嘗遣使者求彝於垂，垂彌增器敬，更加龍扶，遷驍騎長史，帶昌黎太守，垂遣其太子寶來寇，大敗於參合陂，彝及其從兄代郡太守潤等，太祖即位，拜尚書左丞，參預國政，加給事中，於郡置行臺，與尚書和跋鎮鄴，招撫初附，久乃召還，天賜末，彝請詣溫湯療病，為叛胡所拘，執送於姚興，積數年，通歸，又為屈丐所執，與語悅之，拜秘書監，年六十一卒。世祖平赫連昌，子秀迎其尸，極葬于代南。

秀歷中書博士，遷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揚烈將軍，賜爵陽都男，本州大中正，恭宗崩，以爵還第，既而掌吏曹事，高宗以秀東宮舊臣，進爵陽都子，加攝威將軍，時丞相乙渾擅作威福，多所殺害，渾妻庶姓而求公主之號，屢言於秀，秀默然，渾曰：「公事無所不從，我請公主不應，何意？」秀慨大言對曰：「公主之稱，王姬之號，尊龍之極，非庶族所宜，若假稱此號，當必自咎，秀寧死於今朝，不取笑於後日，渾左右莫不失色，為之震懼，而秀神色自若，渾夫妻默然含忿，他日乃書

太醫給事楊惠富，曾作老奴，官歷字令以示秀，渾每欲伺隙，隔之，會渾伏誅，遂得免難，秀執正守志，皆此類也。時秀與中書令滂海高允，俱以儒舊見重於時，皆選擬方岳，以勸勸見留，各賜長子出為郡守，秀辭曰：「愛自愚微，承乏累紀，少而受恩，老無成效，恐先草露，無報殊私，豈直無功之子，超齊先達，雖仰感聖慈，而俯深驚懼，乞收成命，以安微臣，遂固辭不受，自始及終，歷奉五帝，雖不至大官，常掌機要，而廉清儉約，不營資產，年七十三，遇疾，給醫藥，賜几杖，時朝廷舉動及大事不決，每遣尚書高平公李敷就第詔決，皇興三年卒，贈本將軍，冀州刺史，武邑公，諡曰簡。」

子簡，字異，襲爵，拜秘書中散軍曹令，出為顯武將軍，荊州刺史，依例降爵為伯，先是上洛置荊州，後改為洛州，在重山中，民不知學，簡乃表置學官，選聰悟者以教之，在州五載，清靖寡事，吏民亦安，遷洛後，簡朝京師，賞以紫帛，景明初，卒，贈本將軍，光州刺史。

子叔休，襲爵，除給事中，卒。

子興，襲爵。

與第賓，歷尚書郎，以清素稱，出為黎陽太守，卒官。

潤，曾孫，預字叔顯，學涉經史，居喪以孝聞，太和中為中書博士，副中書侍郎高，聽使於江左，還以母老，輒通家定省，坐免官，久之，徵為京兆王愉郎中，令行洛陽，令轉治書侍御史，國子博士，加威遠將軍，行魯陽太守，清素善撫接，得百姓情，稍遷司徒，諸議參軍，通直散騎常侍，加冠軍將軍，正光中卒，贈平北將軍，齊州刺史。

齊州刺史。

子子儒，司空田曹參軍。

預兄子景，亦以學識知名，奉朝請，遷京兆王愉府外兵參軍，愉起逆於冀州，將授其官，景備不受，愉殺之，承平中，贈東清河太守，諡曰貞。

景備第景，與清峻，正少為州主簿，遂相遷不仕，後為樂陽州，為樂所虜，稱疾不拜，景與每捫膝而言曰：「吾不負汝，以不拜為樂故也。」

薛提，太原人也，皇始中，補太學生，拜侍御史，景遷散騎常侍，太子太保，賜爵歷

陽侯加晉兵將軍出爲鎮東大將軍冀州刺史進爵太原公所在有聲績徵爲侍中治都曹事世祖崩祕不發喪尙書左僕射關廷侍中和匹等議以爲皇孫幼冲宜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曰皇孫有世嫡之重民望所係春秋雖少令閉閣於天下成王孝昭所以隆周漢廢所宜立而更求君必不可延等猶諫未決中常侍宗愛知其謀矯皇后令徵提等入逮殺之

元年卒

提孫令保太和中襲爵歷陽侯
史臣曰宋陳操行貞白遺略榮利王憲名祖之孫老見優禮屈遵學藝知機垣乃局量受過張濟谷潭文武爲用人世仍顯公孫表初則一介見知終以輕薄致戾軌始受授金之賞末陷財利之徵鮮克有終固不虛也張濟使於四方有延譽之美李先學術嘉謀荷遇三世賈彝早播時學秀則不畏覆轍薛提正議忠謀見害森聞悲夫

魏書卷三十三

魏書卷三十三考證

列傳第二十一○臣人龍按本書目錄卷三十三不注顯字而舊本于本卷卷末有跋云此傳全寫高氏小史疑收書亡而後人補之史臣論亦悉出北史諸論合而成文然頗詳備與本史它卷略同據此則本書所闕甚多更不止如目錄所注二十九卷矣

公孫表傳鉅鹿太守祖季真○季監本作季北史亦作季真又本書祖盤傳父季真身繼前言行位中書侍郎卒於安遠將軍鉅鹿太守自應從季
季先傳勅兵急攻○勅監本訛作勅今改正

魏書卷三十三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二十二

王洛兒

車路頭

盧魯元

陳建

萬安國

王洛兒京兆人也少善騎射太宗在東宮給事帳下侍從遊獵夙夜無怠性謹
愿未嘗有過太宗嘗獵于澤南乘冰而濟冰陷沒馬洛兒投水奉太宗出岸水
沒洛兒殆將凍死太宗解衣以賜之自是恩寵日隆天賜末太宗出居于外洛
兒晨夜侍衛無須臾違離恭勤發於至誠元紹之逆太宗左右唯洛兒與車路
頭而已晝居山橫夜還洛兒家洛兒隣人李道潛相奉給晨昏住復乘庶頗知
喜而相告紹聞收道斬之洛兒猶冒難往返京都通問於大臣大臣遂出奉迎
百姓奔赴太宗還宮社稷獲全洛兒有功焉太宗即位拜散騎常侍詔曰士處
家必以孝敬為本在朝則以忠節為先不然何以立身於當世揚名於後代也
散騎常侍王洛兒車路頭等服勤左右十有餘年忠謹恭肅久而彌至未嘗須
臾之頃有廢替之心及在艱難人皆易志而洛兒等授命不移貞操踴躍雖漢
之樊噲魏之許典無以加焉勤而不賞何以獎勵將來為臣之節其賜洛兒爵
新惠公加直意將軍又追贈其父為列侯賜僮隸五十戶采與五年奉贈太尉
建平王賜溫明秘器載以輜車使殿中衛士為之導從太宗親臨哀憫者數
四焉乃鳩其妻周氏與洛兒合葬

子長成襲爵卒無子

弟德成襲爵徙為建城公加鎮遠將軍官至散騎常侍典作長安真君十一年
卒

子定州襲爵降為建陽侯安遠將軍後定州弟升為侍御中散有寵於顯祖以
祖父洛兒著勳先朝詔復定州爵為公高祖初為長安鎮將卒于陵襲升爵承
明初遷監御史賜爵始新子加軍期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卒

車路頭代人也少以忠厚選給東宮為太宗帳下帥善自修立謹慎無過天賜
末太宗出於外路頭隨侍竭力及太宗即位拜為散騎常侍賜爵金鄉公加忠

意將軍後改為宣城公太宗性明察羣臣多以職事過遺至有杖罰故路頭優
游不任事侍宿左右從容談笑而已路頭性無害每至評獄處理常獻寬恕之
議以此見重於朝太宗亦敬納之寵待隆厚賞賜無數當時功臣親幸莫及泰
常六年卒太宗親臨哀憫贈侍中左衛大將軍太師宣城王諡曰忠貞喪禮一
依安成王叔孫俊故事陪葬金陵

子魯襲爵

盧魯元昌黎徒河人也曾祖副鳩仕慕容垂為尚書令臨澤公祖父並至大官
魯元敏而好學寬和有雅度太宗時選為通直郎以忠謹給侍東宮恭勤盡節
世祖親愛之及即位以為中書侍郎拾遺左右寵待彌深而魯元益加謹肅世
祖逾親信之內外大臣莫不敬懼焉性多容納善與人交好掩人之過揚人之
美由是公卿咸親附之魯元以工書有文才累遷中書監領祕書事賜爵襄城
公加散騎常侍右將軍贈其父為信都侯從征赫連昌世祖親追擊之入其城
門魯元隨世祖出入是日微魯元幾至危殆從征平涼以功拜征北大將軍加
侍中後遷太保錄尚書事世祖貴異之常從征伐出入臥內每有平珍輒以功
賞賜僮隸前後數百人布帛以萬計世祖臨幸其第不出旬日欲其居近易於
往來乃賜甲第於宮門南衣食車馬皆乘輿之副真君三年冬車駕幸陰山魯
元以疾不從侍臣問疾送醫藥傳驛相屬於路及薨世祖甚悼惜之遷臨其喪
哭之哀慟東西二宮命太官日送奠晨昏哭臨訖則備奏鐘鼓伎樂輿駕比葬
三臨之喪禮依安成王故事而贈送有加贈襄城王諡曰孝葬於崑山為建碑
闕自魏與貴臣恩寵無與為比子統襲爵

少子內給侍東宮恭宗深昵之常與臥起同衣食父子有寵兩宮勢傾天下內
性寬厚有父風而恭順不及正平初宮臣伏誅世祖以魯元故唯殺內而厚撫
其兄弟

統以父任侍東宮世祖以元舅陽平王杜超女南安長公主所生妻之車駕親
自臨送太官設供具賜賚以千計高宗即位典選部主客二曹與安二年卒贈
襄城王諡曰景無子

弟彌娥襲爵拜北鎮都將卒贈襄城王諡曰恭子與仁襲爵

陳建代人也祖暹太祖末為右衛將軍父陽尙書建以善騎射擢為三郎稍遷

下大夫內行長世祖討山胡白龍意甚輕之單將數十騎登山臨嶮每日如此

白龍乃伏壯士十餘處出於不意世祖墮馬幾至不測建以身捍賊大呼奮擊

殺賊數人身被十餘創世祖壯之賜戶二十高宗初賜爵阜城侯加冠軍將軍

出為幽州刺史假秦郡公高宗以建會暴備驍遣使就州罰杖五十高祖初徵

為尙書右僕射加侍中進爵趙郡公建與侍中尙書晉陽侯元仙德殿中尙書

長樂王穆亮比部尙書平原王陸敬密表曰皇天輔德命集大魏臣等祖父翼

贊初興勳過蜀漢普固山河享茲景福寵辱休戚與國均焉臣以凡近識無遠

達階藉先寵遂荷今任彼己之譏播於羣口仰感生成俯自策厲願省齷鈍終

於無益然飲冰驚寐實懷慚負至於顧天高地厚何日忘之自永嘉之末封豕

橫噬馬獸南據奄有荆楚及桓劉跋扈禍難相繼岱宗隔望扶之敬青徐限見

德之風獻文皇帝擊龍飛道光率土干戚暫舞淮海從風車書既同華裔將

一異天不弔奄背萬邦竊聞劉昱天亡權臣殺害正之民翹想困極愚謂時

不再來機宜易失毫分之差致悔千里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所謂見而不作過

在介石者也宜簡雄將號令八方義陽王臣相深悟存亡遠同孫氏苟曆運籌

從則吳會可定脫事有難成則據放而返進可以揚義聲於四海退可以通德

信於遐裔宜乘之會運籌今日如合聖聽乞速施行脫忤天心願存臣表徐觀

後驗賞罰隨滿高祖嘉之遷司徒征西大將軍進爵魏郡王高祖與文明太后

類幸建第賜建妻宴於後庭太和九年薨

子念襲爵為中山守坐掠賈人為御史中尉王顯所彈遇赦免爵除

萬安國代人也祖真世為酋帥恆率部民從世祖征伐以功除平西將軍教煌

公轉驃騎大將軍俄同三司父援尙高陽長公主拜附馬都尉遷散騎常侍軍

西將軍長安鎮將賜爵馮翊公安國少明敏有姿貌以國甥復尙河南公主拜

附馬都尉遷散騎常侍顯祖特親寵之與同臥起為立第宅賞賜至巨萬超拜

大司馬大將軍封安城王安國先與神部長奚買奴不平承明初矯詔殺買奴

於苑中高祖聞之大怒遂賜安國死年二十三

子翼襲王爵太和十五年薨高祖以其父受寵先朝特贈并州刺史

子纂字輔與襲依例降為公世宗時起家司徒舍曹參軍遷南秦平西府司馬

護軍長史加右軍將軍正光二年卒贈假節征虜將軍荊州刺史

子金剛襲武定末開府祭酒齊受禪爵例降有奚拔者世為乾奚部帥其父根

皇始初率眾歸魏太祖嘉之尙昭成女生子拔卒於尙書令拔尙華陰公主生

子敬元紹之逆也主有功超授大司馬大將軍封長樂王薨子護襲爵拜外

都大官太和中詔以護年邁既未致仕令依舊養老之例卒子彥嗣根事迹遺

落故略附云

史臣曰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咸以賊至殺身竭節危難苟非志烈過人

亦何能以若此宜其生受恩遇歿盡哀榮至如安國貴寵異於數子哉

魏書卷三十四

魏書卷三十四考證

列傳第二十二〇魏收書嗣後人所補

陳建傳晉陽侯元仙德〇仙北史作位

魏書卷三十四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二十三

崔浩

崔浩字伯淵清河人也。自馬公玄伯之長子。少好文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關練。研精義理。時人莫及。弱冠爲通直郎。天興中。給事祕書。轉著作郎。太祖以其工書。常置左右。太祖季年。威嚴頗峻。宮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隱。避目下之變。浩獨恭勤不怠。或終日不歸。太祖知之。輒命賜以御粥。其砥直任時。不爲窮通改節。皆此類也。太宗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授太宗經書。每至郊祠。父子並乘軒輅。時人榮之。太宗好陰陽術數。聞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浩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浩綜覈天人之際。舉其綱紀。諸所處決。多有應驗。恆與軍國大謀。甚爲寵密。是時有兔在後宮。驗問門官。無從得入。太宗怪之。命浩推其咎徵。浩以爲當有降國。賈續者。善應也。明年。姚興果獻女。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蘇坦。因華陰公主等。言讖書。國家當治。應大樂五十年。勸太宗遷都。浩與特進周濬。言於太宗曰。今國家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飢。非長久之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民畜無算。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間。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沮。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巧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慮。阻隔恆代千里之險。雖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燻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震服。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果。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太宗深然之。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復使中書人問浩濬曰。今既糊口無以至來秋。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何。浩等對曰。可飭窮下之戶。諸州就穀。若來秋無年。願更圖也。但不可遷都。太宗從之。於是分民詣山東三州食。出倉穀以粟之。來年遂大熟。賜浩濬各一人。御衣一襲。絹五十疋。綿五十斤。初。姚興死之前歲也。太史奏變惑在匏瓜

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爲重譴妖言。而後行其災禍。太宗聞之大驚。乃召諸碩儒十數人。令與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以其物祭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變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之與未。皆主於泰。幸爲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變惑入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入十餘日。變惑果出於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訛言。國內喧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皆服曰。非所及也。秦帝元年。司馬德宗將劉裕伐姚泓。舟師自淮泗入清。欲沂河西上。假道於國。詔羣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關號曰天險。一人荷戈。萬夫不得進。裕舟船步兵。何能西入。脫我乘其後。還路甚難。若北上河津。其行爲易。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假其水道。寇不可縱。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又議之內朝。咸同外計。太宗將從之。浩曰。此非上策。司馬休之之徒。據其荊州。劉裕切齒來久。今與死子劣。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欲入關。動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今蠕蠕內寇。民食又乏。不可發軍。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東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與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下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隣之名。縱使裕得關中。難守。彼不能守。終爲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關兩虎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夫爲國之計。擇利而爲之。豈顧婚姻。一女子之惠哉。假令國家棄恆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越之兵。與官軍爭守河北也。居然可知。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太宗遂從羣議。遣長孫嵩發兵拒之。戰於畔城。爲裕將朱超石所敗。師人多傷。太宗聞之。恨不用浩計。二年。司馬德宗齊郡太守王懿來降。上書陳計。稱劉裕在洛。勸國家以軍絕其後路。則裕軍可不戰而克。書奏。太宗善之。會浩在前進講書傳。太宗問浩曰。劉裕西伐。前軍已至潼關。其事如何。以卿觀之。事得濟不。浩對曰。昔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乘叛親離。裕乘其危

兵精將勇以臣觀之克之必矣太宗曰劉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裕勝太宗曰試言其狀浩曰慕容垂承父祖世君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不階尺土之資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盧循等僭晉陵遲遂執國命裕若平姚而還必蓋其主其勢然也秦地戎夷混并虎狼之國裕亦不能守之風俗不同人情難變欲行荆揚之化於三秦之地譬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走不可得也若留衆守之必資於寇孔子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廢殘去殺今以秦之難制一二年間豈裕所能哉且可治戎東甲惠民備境以待其歸秦地亦當終為國有可坐而守也太宗曰裕已入關不能進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兵衆雖威而將無韓白長孫嵩有治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太宗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治國待聖之管仲也慕容玄恭之輔少主慕容暉之覆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太宗曰卿謂先帝如何浩曰小人管窺懸象何能見玄宮之廣大雖然太祖用漢北醉樓之人南入中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秦漢齊烈臣豈能仰名太宗曰屈巧何如浩曰屈巧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為姚氏封殖不思樹黨強隣報讎雪恥乃結念於蠅蟻背德於姚與擲豎小人無大經略正可殲秦終為人所滅耳太宗大悅語至中夜賜浩御酒十觚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旨也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八十餘日至漢而滅太宗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天下未一四方岳峙炎谷之應將在何國朕甚畏之盡情以言勿有所隱咸共推浩令對浩曰古人有言夫災異之生由人而起人無豐滿妖不自作故人失於下則變見於上天事恆象百代不易漢書載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上下有序民無異望唯僭尊卑削主弱臣強累世陵遲故桓玄逼奪劉裕棄權替字者惡氣之所生是為僭尊將滅劉裕篡之之應也諸人莫能易浩言太宗深然之五年裕果廢其主司馬德文而自立南鎮上裕改元赦書時太宗幸東南瀕池射鳥

聞之拜召浩謂之曰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驗矣朕於今日始信天道初浩父疾篤浩乃剪爪截髮夜在庭中仰禱斗極為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息家人早有知者及父終居喪盡禮時人稱之襲爵台為公朝廷禮儀優文策詔軍國書記盡關於浩浩能為難說不長屬文而留心於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兼書之禮豐儉之節義理可觀性不好老莊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經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教責生所謂家人儻中物不可揚於王庭也太宗恆有微疾怪異屢見乃使中貴人密問於浩曰春秋星孛北斗七國之君皆將有咎今茲日蝕於胃昴盡光趙代之分野朕疾彌年療治無損恐一旦奄忽諸子並少將如之何其為我設圖後之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聖業方敷德以除災幸就平愈且天道懸遠或消或應昔宋景見災修德災感退舍願陛下遭時憂慮恬神保和納御嘉福無以闇昧之說致損聖思必不得已請陳警言自聖化龍興不業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公卿忠實陛下素所委仗者使為師傅左右信臣備在聖心者以充賓友入總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軍六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為頤神養壽進御醫藥萬歲之後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則奸宄息望旁無觀觀此乃萬世之令典塞福之大備也今長皇子兼年漸一周明敷溫和衆情所繫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須並待成人而擇倒錯天倫則生履霜堅冰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存亡豈不由此太宗納之於是使浩奉策告宗廟命世祖靈圖副主居正殿臨朝司徒長孫嵩山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為左輔坐東廂西面浩與太尉穆羆散騎常侍丘堆為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寮總己以聽焉太宗避居西宮時隱而觀之聽其決斷大悅顧左右侍臣曰長孫嵩穆羆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辯捷有謀名聞遐邇安同曉解俗情明達於事穆羆建於政羆穆羆皆舊臣惟傳聞聞穆羆精於天人之會丘堆雖無大用然在公事羆以此六人輔相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得志於天下矣羆等時所擬太宗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汝曹國主也會聞劉裕死太宗欲取洛陽虎車

增畫浩曰陛下不以劉裕欵起納其便實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乘喪伐之雖得之不令春秋晉士丐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今國家亦未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布義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若此則化被荆揚南金象齒羽毛之珍可不求而自至裕新死黨與未離兵臨其境必相率拒戰功不可必不如緩之待其惡發如其疆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太宗銳意南伐詰浩曰劉裕因姚弋弼而死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爲不可浩固執曰與死二子交爭裕乃伐之太宗大怒不從浩言遂遣奚斤南伐議於監國之前曰先攻城也先略地也斤曰請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守城符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剋挫損軍勢敵得餘嚴而來我愈彼銳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收散租穀清臺虎牢反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若或不然即是圍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圍其城斤等濟河先攻清臺經時不拔表請濟師太宗怒乃親南巡拜浩相州刺史加左光祿大夫隨軍爲謀主及車駕之還也浩從太宗幸西河太原登懸高陵之上下臨河流俯覽川城慨然有感遂與同寮論五等郡縣之是非考秦始皇漢武帝之遺失好古識治時伏其言天師寇讎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治亂之迹常自夜達旦疎意數容無有懈倦既而歎美之曰斯言也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舉難也但世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耳因謂浩曰吾行遺隱居不營世務忽受神中之訣當兼修儒教補助泰平真君繼千載之絕統而學不稽古臨事問味卿爲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爲本世祖卽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世祖雖知其能不免羣議故出浩以公歸第及有疑議召而問焉浩纖妍白哲如美婦人而性敏達長於謀計常自比張良謂己稽古過之既得歸第因欲修服食養生之術而寇讎之有中饋國新經浩因師之始光中進爵東郡公拜太常卿時議討赫連昌羣臣皆以爲難唯浩曰往年以來憂戚再守羽林皆成鈞己其占泰亡又今年五星併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失

也世祖乃使奚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襲其都城大獲而還及世祖復討昌次其城下收粟備退昌數謀而前舒陣爲兩翼會有風兩從東南來揚沙昏冥宦者趙悅進曰今風兩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我又將士飢渴願陛下下無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數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離絕宜分軍隨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世祖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初太祖詔尙書郎鄧淵著國記十餘卷編年次事體例未成逮于太宗屢而不述神龜二年詔集諸文人撰錄國書浩及弟覽高謙鄧穎范等奉勅共參著作敘成國書三十卷是年歲蠶蠶朝臣內外盡不欲行保太后固止世祖世祖皆不聽唯浩贊成策略尙書令劉濤左僕射安原等乃使黃門侍郎仇齊推赫連昌太史張淵徐辯說世祖曰今年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剋不利於上又羣臣共贊和淵等云淵少時嘗諫符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事都不和協何可舉動世祖意不決乃召浩令與淵等辯之浩難淵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曰鉅修德月鉅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諸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豈得其類修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饑民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爲東不妨北伐淵等俗生志意遠近牽於小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蠶蠶高車旄頭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也淵等慚而言曰蠶蠶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苦勞士馬也浩曰淵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也何以言之夫蠶蠶者舊是國家北邊叛讎今隸其元惡收其善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漢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蠶蠶子弟來降貴者尙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滿朝列又高車駟馬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與之進退非難制也且蠶

蠮往數入國吏民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秋復來不得安臥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警豈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謂淵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赫連昌在座淵等自以無先言慚報而不能對世祖大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亡國之臣不可與謀信矣哉而保太后猶難之復令羣臣於保太后前評議世祖謂浩曰此等意猶不伏卿善曉之令悟既罷朝或有尤浩者曰今吳賊南寇而會之北伐行師千里其誰不知若蠮蠮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賊之患危之道也浩曰不然今年不摧蠮蠮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我南彼勞我息其勢然矣比破蠮蠮往還之間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夏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運感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令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乘備邊之軍耳夫見瓶水之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樹識饑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也且蠮蠮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窺抄今出其慮表攻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星分望塵奔走牡馬護羣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衆而困敵可一舉而滅聖勢永逸長久之利時不可失也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發曠世之謀如何止之陋矣哉公卿也諸軍遂行天師謂浩曰是行也如之何果可克乎浩對曰天時形勢必克無疑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及軍入其境蠮蠮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其相收攝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二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產車廬彌漫山澤盡數百萬高車殺蠮蠮種類降者三十餘萬遠散亂矣世祖派驍水西行至派邪山諸大將果疑深入有伏兵勸世祖停止不進天師以浩曠日之言固勸世祖窮討不聽後有降人言蠮蠮大禮先被疾不知所為乃焚燒宮廬科車自載將數百人入山南走民畜聚方六十里中無人領統相去百八十里連軍不至乃徐徐四通唯此得免後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

日則盡滅之矣世祖深恨之大軍既還南賊竟不能動如浩所量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嘗置金銀銅銜於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銜畫紙作字以記其異世祖每幸浩第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東帶奉進蔬食不暇精美世祖為舉七箸或立書而旋其見寵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臥內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賞謀謀之功世祖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匡子弼子勿有隱懷朕雖當時遷怒若或不用久久可不深思卿言也因令歌工歷頌羣臣事在長孫道生傳又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世祖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危懼備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臂中所懷乃踰於甲兵朕始時雖有征討之意而慮不自決皆後克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也乃勅諸尙書曰凡軍國大計卿等所不能決皆先諮詢然後施行俄而南藩諸將表劉義隆大嚴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民在界上者絕其鄉導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詔公卿議之咸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蠮蠮馬力有餘南賊震懼常恐輕兵奄至臥不安席故先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水潦方多草木深遠疾疫必起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勝必可克在朝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蠮蠮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羣南鎮諸將因而生羨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披毛求瑕妄張賊勢冀得肆心既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背公存私為國生事非忠臣也世祖從浩議南鎮諸將復表賊至而自陳兵少關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嚴以為備公卿議者倉然欲遣騎五千并假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令誘引邊民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已南精兵悉發大造舟楫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誅除劉族必舉國鼓擣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來備北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恃其先衆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若彼有見機之人善設權謀乘間深入虞我國虛生變不難非制敵之良計今公卿欲以威力擄賊乃所以招

令速至也。夫張慶而君實審此之謂矣。不可不慮。後悔無及。我使在彼。期四月前還。可待使至。審而後發。猶未晚也。且楚之之徒。是彼所忌。將奪其國。彼安得端坐視之。故楚之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項。才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就大功。爲國生事。使兵連禍結。必此之輩矣。臣嘗聞魯軌說。姚與求入荊州。至則散敗。乃不免。擄賊掠賈爲奴。使禍及姚泓。已然之效。浩復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墮落。宿值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爰或伏匿於真。軫戒亂及。衰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與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國安而身威。今義隆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兩推其咎。皆自以爲應敵。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世祖不能遠衆。乃從公卿議。浩復固爭。不從。遂遣陽平王杜超鎮鄴。琅邪王司馬楚之等屯潁川。於是賊來速疾。到彥之。自清水入河。沂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關。世祖聞赫連定與劉義隆懸分河北。乃治兵欲先討赫連。羣臣曰。義隆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剋。而義隆乘虛則失東州矣。世祖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招。連結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連心。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傳兒情見。止望固河自守。免死爲幸。無北度慮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則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西行勿疑。平涼既平。其日宴會。世祖執浩手以示衆。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決焉。若合符契。初無失矣。後冠軍將軍安頡軍還。獻南俘。因說南賊之言云。義隆勅其諸將。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住彭城勿進。如浩所言。世祖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浩計爲

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始皆自謂。踰人遠矣。至於歸。終乃不能及。遷浩司徒。時方士祁縉奏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爲名。欲以致積吉。除災異。詔浩與學士議之。浩對曰。先王建國。以作蕃屏。不應假名。以爲其福。夫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都所居。在於其內。四王之稱。實奄邦畿。名之則違。不可承用。先是縉奏。改代爲萬年。浩曰。昔太祖道武帝。應天受命。開拓洪業。諸所制置。無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後稱爲魏。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國家積德。著在圖史。當享萬億。不宜假名。以爲益也。縉之所聞。皆非正義。世祖從之。是時河西王沮渠牧健內有貳意。世祖將討焉。先問於浩。浩對曰。牧健惡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剋獲。實無所損。于時行者。內外軍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常歲死。恆不減萬。乃不少於此。而遠方承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不圖大軍卒至。必驚駭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且牧健劣弱。諸弟驕恣。爭權從橫。民心離解。加比年以來。天災地變。都在秦涼。成滅之國也。世祖曰。善。吾意亦以爲然。命公卿議之。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健西垂下國。雖心不純。臣然繼父職。買朝廷接以蕃禮。又王姬釐降。罪未甚彰。謂且羈縻而已。今士馬勞止。宜可小惠。又其地鹵斥。略無水草。大軍既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城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於是尙書古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溫河以西。至於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餘。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內。赤地無草。又不任久停軍。馬斤等議是也。世祖乃命浩以其前言與斤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纔不數處。何得通渠引灌。溉灌數百萬頃乎。此言大抵輕於人矣。李順等復曰。耳聞不如目見。吾曾目見。何可共辨。浩曰。汝曾受人金錢。欲爲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世祖隱聽聞之。乃出視見斤等。辭皆嚴厲。形於神色。羣臣乃不敢復言。唯唯而已。於是遂討涼州而平之。多饒水草。如浩所言。乃詔浩曰。昔皇祚之興。世隆北土。積德累仁。多歷年載。澤流蒼生。義聞四海。我太祖道武帝。協順天人。以征不履。屢

期撥亂。奄有區夏。太宗承統。光隆前緒。釐正刑典。大業維新。然荒域之外。猶未賓服。此租宗之遺志。而貽功於後也。朕以眇身。獲奉宗廟。戰戰兢兢。如臨淵海。懼不能負。荷至重。繼名丕烈。故即位之初。不違軍威。揚威朔裔。掃定赫連。逮於神廟。始命史職。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自爾已來。戎旗仍舉。秦龍克定。徐克無虞。平通寇於龍川。討孽豎於涼城。豈朕一人。獲濟於此。賴宗廟之靈。羣公卿士。宣力之效也。而史闕其職。篇籍不著。每懷斯事之墜焉。公德冠朝列。言為世範。小大之任。望君存之。命公留臺。綜理史務。述成此書。務從實錄。浩於是監祕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中調色。浩所總焉。及恭宗始總百揆。浩復與宜都王穆壽輔政事。時又將討蠕蠕。劉深復致異議。世祖逾欲討之。乃召問浩。浩對曰。往擊蠕蠕。師不多日。深等各欲回還。後獲其生口云。軍還之時。去賊三十里。是深等之計過矣。夫北土多積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則可擒復。世祖以為然。乃分軍為四道。詔諸將俱會鹿澤。期日有定。而深恨計不用。沮諷諸將無功。而還。事在深傳。世祖西巡。詔浩與尚書順陽公蘭庭。都督行臺中外諸軍事。世祖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盡進軍圍之。永宗出兵欲戰。世祖問浩曰。今日可擊不。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閉。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碎。若待明日。恐其見官軍威大。必夜遁走。世祖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世祖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輟軍不備。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對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船所在。擊之之法。當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復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平吳。之後。回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內。未便損傷。恐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餘入北山。卒未可平。世祖不從。乃渡渭南。吳聞世祖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克。世祖悔之。後以浩輔東宮之勳。賜繒絮布帛各千段。著作令史太原閔湛。趙郡郝標。秦州事浩。乃請立石銘。刊載國書。并勅所注五經。浩贊成之。恭宗嘗謂。邊管於天郊東三里。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萬。乃訖。世祖蒐于河西。詔浩隨行在所。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帝患匈奴。故開涼州五郡。通西

域。勸農積穀。為滅賊之資。東西迭舉。故漢未疲而匈奴已敗。後逮入朝。昔平涼州。臣愚以為北賊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從其民。案前世故事。計之長者。若選民人。則土地空虛。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乏。陛下以此事關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徙秦雍。大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浩又上五實元曆表。表曰。太宗即位元年。勅臣解惠。就章。孝經。論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曆。易式九宮。無不盡看。至今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稟性弱劣。力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志履與食。至乃夢共鬼。爭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經典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曆術。者有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盡。臣恐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偽從真。宜改誤曆。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進曆。今始成訖。謹以奏呈。唯恐省察。以臣曆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非但時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國家萬世之名。過於三皇五帝矣。事在律曆志。真君十一年六月。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初。郝標等立石銘刊國記。浩盡述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往來行者。咸以為言。事遂聞。發有司。按驗浩。取秘書郎史及長曆生數百人。意狀浩伏受賊。其秘書郎史已下。盡死。浩始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浩晚成。不矜華采。故時人未知。逸妻王氏。劉義隆鎮北將軍王仲德姊也。每奇浩才能。自以為得婿。俄而女亡。王深以傷恨。復以少女繼婚。逸及親屬。以為不可。王固執與之。逸不能違。遂重結好。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譚誦。浩怒取而焚之。捐灰於廁中。及浩幽執。置之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覆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為報應之驗也。初。浩構害李順。基萌已成。夜夢乘火。熱順寢室。火作而順死。浩與室家。羣立而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瘞而惡之。以告館客。馮景仁。景仁曰。此真不善也。非復虛事。夫以火熱人。暴之極也。隨亂兆禍。復已招也。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向還。其猶可撲滅乎。且兆始惡者有

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屬階成矣。公其國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至是而族。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無憚勞。所書盡以百數。必稱馮代。彊以示不敢犯國。其體也如此。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妙巧不如也。世寶其迹。多載劉綬。以為模楷。浩母盧氏。魏孫女也。浩著食經。敘曰。余自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母諸姑。所修婦功。無不盡習。酒食朝夕。養舅姑。四時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僅使常手自親。焉。昔遭喪亂。饑饉仍臻。餽蔬糊口。不能具其物。用十餘年間。不復備。先此慮久。廢忘。後生無知見。而少不習業。書乃占授。為九篇。文辭約舉。婉而成章。聰辨彊記。皆此類也。親沒之後。值國龍興之會。平暴除亂。拓定四方。余備位台鉉。與參大謀。實獲豐厚。牛羊蓋澤。貨累巨萬。衣則重錦。食則梁肉。遠惟平生。思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故序遺文。垂示來世。始浩與冀州刺史。頭乘陽太守模等。年皆相次。浩為長。次模。次頭。三人別祖。而模頭為親。浩特其家。世魏晉公卿。常傳模頭。模頭人曰。桃開正可敬我。何合輕我。家周兒也。浩小名桃開。頭小名周兒。世祖頗聞之。故誅浩時。二家獲免。浩既不信佛道。模深所歸向。每雖養土之中。禮拜形像。浩大笑之。云。持此頭。不淨。感跪。是胡神也。史臣曰。崔浩才藝通博。究覽天人。政事籌策。時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於子房也。屬太宗為政之秋。值世祖經營之日。言聽計從。寧廓區夏。遇既隆也。勳亦茂哉。謀雖蓋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豈為盡弓藏。民惡其上。將器盈必概。陸賈貽禍。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魏書卷三十五

魏書卷三十五考證

崔浩傳必稱馮代彊。○ 臣人龍。按。急就篇有馮漢彊。魏起漢北。以漢彊為諱。故改云代彊。魏初國號曰代。故也。顧師古曰。急就篇序曰。魏諱改易。漸就燕并。正指此。鄭道元水經注。廣漢並作廣。魏即其例也。

魏書卷三十五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二十四

李順

李順字德正，趙郡平棘人也。父系，慕容垂散騎侍郎，東武城令，治有能名。太祖定中原，以系為平棘令。年老於家，贈軍期將軍，趙郡太守。平棘男，順博涉經史，有才策，知名於世。神瑞中，中書博士韓中書侍郎始光初，從征蠕蠕，以籌略之功，拜後軍將軍，仍賜爵平棘子，加奮威將軍。世祖將討赫連昌，謂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策，數事實合，經略大謀。今欲使總攝前驅之事，卿以為何如？」浩對曰：「順智足周務，實如聖旨。但臣與之婚姻，深知其行，然性果於去就，不可專委。世祖乃止。初，浩弟娶順妹，又以弟子娶順女，雖二門婚媾，而浩頗輕順。順又弗之伏也。由是潛相猜忌，故浩毀之。至統萬，大破昌軍，順謀功居右，轉拜左軍將軍。後征統萬，還前將軍授之，以兵出逆戰，順督勦士衆，破其左軍，及克統萬，世祖賜諸將珍寶雜物，順固辭，唯取書數十卷。世祖善之，至京論功，以順為給事黃門侍郎，賜奴婢十五戶，帛千匹。又從擊赫連定於平涼，三秦平，遷散騎常侍，進爵為侯。加征虜將軍，遷四部尚書，甚見寵待。沮渠蒙遜以河西內附，世祖欲禮饋行人，崔浩曰：「蒙遜稱蕃，教著河右，若俾渠城流通，殊荒畢至，宜令清德重臣，奉詔褒慰，尚書李順即其人也。」世祖曰：「順納言大臣，固不宜先為此使。若蒙遜身執玉帛而朝於朕，復何以加之？」浩曰：「刑真使吳，亦魏之太常，苟事是宜，無嫌於重。」爾日之行，豈吳王入覲也。世祖從之，以順為太常，策拜蒙遜為太傅。涼王使還，拜使持節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西將軍，開府，長安鎮都大將，進爵高平公。未幾，復徵為四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延和初，復使涼州。蒙遜遣中兵校郎楊定歸，白順曰：「年衰多疾，舊患發動，腰脚不隨，不堪拜伏。比三五日，消息小差，當相見。」順曰：「王之年老，朝廷所知，以王祇執臣禮，別有詔旨，豈得自安不見上使也？」蒙遜翌日，延順入，至庭中，而蒙遜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度無禮，乃至於是。今則覆亡之不慎，而敢陵侮天地，魂神

逝矣。何用見之，將擗節而出。蒙遜使定歸，追順於庭曰：「太常既雅，志衰疾，傳云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若太常曰：爾拜爾跪而不祇命，斯乃小臣之罪矣。順益怒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王賜胙命曰：伯舅無下拜，而桓公奉遵臣節，降而拜受。今君雖功高勳厚，未若小白之勤，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如便便，自大，此乃速禍之道，非圖久安之計。若朝廷震怒，遂相吞滅，悔何及哉？」蒙遜曰：「太常規之以古，烈懼之以天威，敢不懼悚，敬聽休命。遂拜伏，盡禮。蒙遜曰：夫特德者昌，恃力者亡。朝廷頃來征伐，屢克境宇，已博但當循理此民，亦足與治。然專務討擊，恐不可常勝。順曰：昔太祖廓定，洪基造有區夏，太宗承統，王業惟新，自聖上臨御，志寧四海，是以戎車屢駕，親冒風霜，滅赫連於三秦，走蠕蠕於漠北，關土開邊，隸首不紀，僂屍截賊，所在成觀，除蕩暴虐，存恤黎庶，威震八荒，聲被九域，自古以來，用兵之美，未有今日之盛。是以退方荒俗之氓，莫不翹足抗手，敘衽屈膝，天兵四臨，昭德罰罪，何云恃力。夫聖王之用兵也，征南樓則北狄懋，討西戎則東夷懷，天子安得已哉？」蒙遜曰：「賊如來，言則涼土之民，亦願魏帝遠至，何為復遽釋告警，不舍晝夜，意君之所言，殆為虛事。」順曰：「苗民叛帝，舜而親暴君，有扈連后，啓而從逆，主威攝逼於近地，牽制於凶威，自古而然，豈獨涼民也。順既使還，世祖問與蒙遜復往之辭，及蒙遜政教得失，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十許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又經集荒，陬遠人，願亦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前歲表許十月送雲，無懈，及臣往迎，便乖本意，不忠不信，於是而甚。禮者身之與敬者行之本，未有無禮不敬而能久享福祿，以臣觀之，不復周矣。世祖曰：若如卿言，則効在無遠，其子必復襲世。襲世之後，早晚當滅，順對曰：臣略見其子，並非才俊，能保一隅，如聞敦煌太守牧健，器性粗立，若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僉云不逮，殆天所用，賢聖明也。世祖曰：朕今方事于東，未暇營西，如卿所言，三五年間，不足為晚。且俾前計以為後圖，既而蒙遜死，問至，世祖謂順曰：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牧健立，何其妙哉。朕則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千匹，駝馬一乘，進號安西將軍，寵待彌厚。政之巨細，無所不參。崔浩惡之，順凡使涼州十有二返，世祖稱其

能而蒙避數與順避宴。順有悻慢之言。恐順東還。世之朝廷。尋以金寶納順懷中。故蒙避罪。覺得不聞。徹告知之。密言於世祖。世祖未之信。太延三年。順復使涼州。及還。世祖曰。昔與卿密圖期之無違。但以頃年東伐。未遑西顧。存再之間。遂及于此。今和龍既平。三方無事。比繕甲治兵。指營河右。掃蕩萬里。今其時也。卿往復積歲。洞鑿廢興。若朕此年行師。當剋以不順對曰。臣曠日所啓。私謂如然。但民勞既久。未獲軍息。不可頻動。以增勞弊。願待他年。世祖從之。五年。議征涼州。順議以涼州乏水草。不宜遠征。與崔浩庭諍。浩固執以為宜征。世祖從浩。議及至姑臧。甚豐水草。世祖與恭宗書以言其事。順銜順。後謂浩曰。卿昔所言。今果驗矣。浩曰。臣之所言。虛實皆如此類。初蒙避有西域沙門曇無讖。微有方術。世祖詔順令蒙避送之。京邑順受蒙避金。聽其殺之。世祖克涼州。後聞而嫌順。涼土既平。詔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頗受納。品第不平。涼州人徐榮發其事。浩又毀之云。順昔受牧健父子重賂。每言涼州無水草。不可行師。及陛下至姑臧。水草豐足。其詐如此。幾誤國事。不忠若是。反言臣議之於陛下。世祖大怒。真君三年。遂刑順於城西。順死後數年。其從父弟孝伯。為世祖知重。居中用事。及浩之誅。世祖怒甚。謂孝伯曰。卿從兄往難國。朕意亦未便至此。由浩譖毀。朕忿遂成。殺卿從兄者。浩也。皇與初。順子敷等貴寵。顯祖追贈順侍中。鎮西大將軍。太尉公。高平王。諡曰宣王。妻邢氏曰孝妃。順四子。長子敷。字景文。真君二年。選入中書教學。以忠謹給侍東宮。又為中散。與李訢。盧暹。度世等。並以聰敏。內參機密。出入詔命。敷性謙恭。加有文學。高宗寵遇之。暹秘書下大夫。典掌要切。加前軍將軍。賜爵平棘子。後兼錄南部。遷散騎常侍。南部尚書。中書監。領內外秘書。襲爵高平公。朝政大議。事無不關。及劉或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以彭城懸瓠降附。于時朝議。謂彼誠偽。未可信。保敷乃固執必然。曰。劉氏喪亂。釁起蕭牆。骨肉內離。藩屏外叛。今以皇朝之靈。兵馬之力。兼并之會。宜在於今。况安都珍奇。識機歸命。奉誠萬里。小民元元。企仰皇化。今之事機。安可復失。於是眾議乃同。遣師接援。淮海軍輯。敷有力焉。敷既見待二世。兄弟親戚。在朝者十有餘人。第奕又有寵於文明太后。李訢列其

惡罪二十餘條。顯祖大怒。皇與四年冬。誅敷兄弟。削順位號。為庶人。敷從弟顯德。妹夫廣平宋叔珍等。皆坐關亂公私。同時伏法。敷兄弟教崇孝義。家門有禮。至於居喪法度。吉凶書記。皆合典則。為北州所稱美。既至斯禍。時人歎惜之。敷長子伯和。次仲良。與父俱死。伯和走竄歲餘。為人執送殺之。伯和有庶子孝租。年小藏免。後敷妻崔氏。得出宮養之。至平涼太守。敷第式字景則。學業知名。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西兗州刺史。濮陽侯。式自以家據權要。心慮危禍。常救津吏。臺有使者。必先啓告。然後渡之。既而使人平曉卒。至津吏欲先告式。使者給云。我須南還。不傳此州。不煩令刺史知也。津人信之。與使俱渡。使者既濟。突入執式。赴都。與兄俱死。式子憲。字仲軌。清粹善風儀。好學有器度。太和初襲爵。又降為伯。拜秘書中散。雅為高祖所賞。稍遷散騎侍郎。接對蕭衍。使蕭琛范雲。以母老乞歸養。拜趙郡太守。趙倫與其州里。脩歸葬父母也。牧守以下。畏之累跡。推憲不為之屈。時人高之。轉授驍騎將軍。尚書左丞。兼吏部郎中。遷長兼司徒左長史。定州大中。正。尋遷河南尹。參議新令於尚書。上省。永平三年。出為左將軍。兗州刺史。四年。坐事除名。後以黨附高肇。為御史所劾。事具高聰傳。正光二年二月。蕭宗諱於國子堂。召憲預聽。又以子憲為國子生。四年。拜光祿大夫。復本爵。濮陽伯。五年。除持節安西將軍。行雍州刺史。尋除七兵尚書。加撫軍將軍。孝昌初。元法僧據徐州反叛。詔憲為使持節。假鎮東將軍。徐州都督。與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等。討之。會蕭衍遣其豫章王綜。據彭城。俄而綜降。徐州既平。詔遣兼黃門侍郎。常景詣軍慰勞。賜憲驛驢馬一匹。仍除征東將軍。揚州刺史。淮南大都督。二年。蕭衍遣其北平將軍元樹。右衛將軍胡龍牙。護軍將軍夏侯重等。來寇壽陽。樹等從下蔡軍於城之東北。重從黎漿而屯於城南。憲謂不先破元樹等。則夏侯重無由可剋。乃遣子長鈞。率眾逆戰。軍敗。長鈞見執。樹等乘之。憲力屈。以城降。因求還國。衍聽歸。既至。敕付廷尉。三年秋。憲女塔安樂王。擊據相州反。豐太后謂。鑿心懷劫。遂詔賜憲死。時年五十八。承熙中。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冀相四州諸軍事。驍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定州刺史。諡曰文靜。

于希遠字景冲早卒

子祖俊襲祖爵齊受禪例降

希遠兄長鈞與和和梁州驛騎府長史

希遠第二弟希宗字景玄出後憲兄性寬和儀貌雅麗涉獵書傳有文才起家

大尉參軍事轉直後領侍御史遷通直散騎常侍尋為東南道行臺郎珍右丞

與諸軍討賊於彭沛克之轉齊獻武王王行臺郎中遷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

金紫光祿大夫獻武王權為中外府長史為齊王納其第二女希宗以人望兼

美深見禮遇出行上黨太守尋而遷疾與和二年四月卒於郡年四十贈使持

節都督定冀滄瀛殷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殷州刺史諡曰文簡

長子祖昇武定末太子洗馬

希宗弟希仁字景山武定末國子祭酒兼給事黃門侍郎

希仁弟希義博涉經史文藻富盛年十四國子學生以聰達見知歷大將

軍府法曹參軍太宰府主簿轉中散大夫遷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常侍曾為

釋情賦曰單闕之年無射之月余承乏攝官直於本省對九重之清切望八襲

之崢嶸感代序以長懷觀爽氣而軫慮龍焚之念既多寥廓之想彌切含毫有

思斐然成賦猶潘生之秋興王子之登閣也周鄭璞於周寶編魚目於隋珠未

敢自同作者蓋亦各言爾志云荷峻極之層構導積石之洪流有馬形而謨舜

亦龍德而史周爰相趙之鴻烈遠藩魏之優遊為衝樽於上葉號木鐸於前修

若秦龍之不隕似窮葉之世濟故抱玉而懷珠且滋蘭而樹蕙或舟楫以匡時

或棲遲以卒歲尚無忝於先人諒貽厥於來裔書金冊以藏鞋布銀繩而昭晰

清風忽其緬邈啓皇祖於庚寅李任仁上東門銘曰上東少滿厥位在黃絲風

民使明有德達軒教之方洽遇周命之惟新翬龍虎其有合信山川而降神若

勝庭之五傑似不速之三人協嗜欲於將至豈物色而方臻荷天寵以來儀步

康衢而聘力如乾元之利貞若坤四之方直內弼諧於本朝外關土於殊域乘

紫氣以厲羽負青天而鼓翼既公侯之必復亦慶緒之所融續並樹於八凱道

俱升於二宮遂遠流以至海且因岳而為嵩同羽儀於班氏均載德於揚公何

日月之逾邁引寒暑而相終委晉會於弱齒遺堂構於微躬嗟靈昧之無取故

告會而不及已漢落而少成又擁腫而無立愧精堅於百鍊慚忠信於十邑非

珪璋之特達詎芳菲之易襲未砥礪以自進寧琢磨而成章乖宋子之萬字異

應生之五行不請觀於石室豈借書於晉皇求班莊而不逮沉蔡文之可望參

四科其未獲入三選而誰許本無聲於梁魏故未聞於陳汝居玉石以多迷宅

顯晦而乖所既無懷於四至安有情於再舉雖衣冠之末賈而世祿之緒餘等

勃瀾之乘屬類九鼠之逃魚處江淮而不變對朝市而閉居空園門以靖軌非

論道而修書少賓客於季彥謝朋交於太初在正光之御歷實明皇之拱己曾

問政於上學著為君而我齒叫關人以望子遂陟降於庭止同崔駰之謁帝若

謝兼之來仕遠孝莊之入統乃道喪而時昏水羣飛於溟海火載燦於中原延

膠船而越水若朽索而乘奔玉羊失而無御金雞亡而不存天步忽其多難橫

流且其云始既雲擾而海沸亦岳立而棋峙睇三綱之日素見四維之不理顯

茂草以傷懷視匪車而思起雖風雨之如晦亮膠喏而已自奉役於宰朝實

有懷於胥恥在下僚而栖屑願奮迅於泥滓瞻故鄉以臨晚悵有動於思歸越

來流以鼓泄邇北風而結駢入成都之舊宅反觀津之故扉乃曲肱而不悶信

抱壘而無機且耕而食且蠶而衣恆一日以自省亦三月而無違遊仁義之者

嚴探壤素之精微鹹因閉而養拙亦有樂於嘉肥及勾芒御節姑洗之首散遲

遲於麗日發依依於弱柳為閒關以呼庭花芬披而落聽乃越於笙簧望有

踰於新婦襲成服以逍遙願良辰而聊厚乃席壚而踞石遂嘯儔而命偶同浴

沂之五六似稷洛之八九或促膝以持肩或援笙而鼓缶賓奉萬年之觴主報

千金之壽各笑語而卒獲傳禮義於不朽斯蓋先民之所樂而余心之所守也

至於少吳為帝庚辛處騰視墟里之蕭蕭過寒夜之綿綿積霜鶴於近援起飲

寧於遠天思多端以類長若臨水而登山幸出遊之或寓冀觀濤之可觸遂杖

策緩步或漁或田弋為屬於清溪釣魴鯉於深泉張廣幕布長筵酌濁酒割芳

鮮起白雲於促柱奉綠水於危弦賦湛露而不已歌驪駒而未旋跌蕩世俗之

外疎散造化之間人生行樂聊用承年悟柱下之繡工聞曾陽之為拙既有惜

於成懸且自悲於并漢訪鄭詹之格言求季主之高說去衛門以策駟望象魏而投轍服羈衣以從務乘大車而就列比汗海而無紀喻江河而有缺瞻重地而懼深念索米而漸結運有折於玉斗時忽亡於金鏡始象塵以播蕩卒流瘴而居鄭彼上天之降鑒賈下民之請命因艱難以隆基據殷憂而啓聖嗣南風以負屨居北辰而為政創彝倫於九疇班平章於百姓喻蠲契以論蹤援成昭而比威酌徙鑄之故典究遷毫之遺令奄四海以為家開七百而增慶親禮樂之方隆信光華之始映百揆鬱以時序四門穆其惟清如得人於漢世比多士於周庭有一匡以作相或十亂而為楨各秉文而經武故天平而地成伊余身之忝穢得再入於承明執綸言之猶縹載會弁之如星非巡瀆以窺井信夕陽而懷驚承周任之有言攬老子之知足奉烟誠以周旋抱微猷而與屬每有僣於唯塵恆與言於寵辱思散髮以抽簪願全真而守朴瞻疎傳以徘徊望申公而躑躅冀鄙志之獲展庶微願之逢時敢致命而可卜詠歸田而有期揖帝城以高逝與人事而長辭舉壤而頌結草而博授吳父以戲頹追許子而升箕供暮餐於沆瀣給朝餼於瓊芝同糟醕而無別混名實而不治放言肆怨無慮無思何鶴鶴之可賦鴻鶴之為詩哉尋加散騎常侍股州大中正鎮南將軍尚書左丞仍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蕭衍後坐事免論者以為非罪嘗贈親友盧元明魏收詩曰曲樓多暇日總駕萃荒坳兩瞻帶宮雉北瞻拒哇瀛流火時將末懸波漸云輕寒風率已厲秋水寂無聲層陰蔽長野凍雨暗窮汀侶浴浮還沒孤飛息且驚三魏俄終歲一丸曾未營閑居同洛浹歸身款武城稍放原思蘊坐夢尹敷荆監河愛斗水蘇子惜餘明益州遠反趣廷尉辯交情豈若忻蓬幕收志偶沉冥後詔兼太府少卿尋除征南將軍給事黃門侍郎死於晉陽所著詩賦碑誄別有集錄贈本將軍太常股州刺史齊受禪重贈使持節侍中都督股滄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仍股州刺史謹曰文惠

齊弟希禮字景節武定末通直散騎常侍

希遠庶長兄劍與和中梁州驃騎府長史

式第奕字景世美容貌有才藝早歷顯職散騎常侍宿衛監都官尚書安平侯

與兄數同死太和初文明太后追念奕兄弟乃誅李斯存問憲等一二歲歲時賜以布帛

奕別生弟罔字道度少為中散逃避得免太和中拜下大夫南都給事出為龍驤將軍南豫州刺史遷拜冠軍將軍尋除光祿大夫守度支尚書二十一年高祖幸長安罔以咸陽山河險固奏漢舊都古稱陸海勸高祖去洛陽而都之後高祖引見笑而謂之曰卿一昨有啓欲朕都此昔漢敬一說漢祖即日西駕尚書今以西京說朕仍使朕不廢東轅當是獻可理殊所以今古相反耳罔對曰昔漢祖起於布衣欲藉嶮以自固漢敬之言合於本旨今陛下百世重光德洽四海事同隆周均其職實是以愚臣獻說不能上勳高祖大悅其年罔卒賜錢二十萬布百匹朝服一具衣一襲罔性鯁烈敢直言常面折高祖驛駁公卿無所回避百寮皆憚之高祖常加優禮故車駕巡幸恆兼尚書右僕射雖才學不及諸兄然公強當世堪濟過之

子祐字長禧篤穆友于見稱於世歷位給事中尚書祠部郎相州撫軍府長史司空從事中郎博陵太守所在亦以清幹著稱

祐弟太子字季軍涉歷書傳太尉行軍員外郎

順弟修基陳留太守卒

子探幽

探幽兄子洪鸞河間太守

洪鸞孫希傑樂陵太守武定中以食行賜死

修基季弟憚字善祖小字藥囊少有高名為中書侍郎從世祖征涼州戰沒時人咸惜焉初順與從兄豐從弟孝伯並以學識器業見重於時故能砥礪宗族競名修尚豐與族叔阮族弟熙等俱被徵事在高九高士頌

號字令孫京兆太守號俊繼

秀林小名植性強直太和中自中書博士為頓丘相豪右畏之景明初試守博陵郡抑彈扶弱政以威嚴為名以母憂去職後為太尉諮議參軍假節行荊州事拜司徒司馬加冠軍將軍定州大中正太中大夫正光中卒年六十三贈左

將軍齊州刺史

子高字徽伯出後秀林兄鳳林裔初除汝南王悅常侍稍遷定州別駕孝昌中為定州鎮軍長史加輔國將軍帶博陵太守于時逆賊杜洛周便亂州界尋假平北將軍防城都督賊既圍城裔潛引洛周州遂陷沒洛周僭稱特無網紀至於市令驛帥咸以為王呼曰市王驛王乃封裔為定州王洛周尋為葛榮所滅裔仍事榮永安初余朱榮既擒葛榮遂繫裔及高教曹薛修義李無為等於晉陽從榮至洛榮死乃免晉泰初以裔為持節散騎常侍安北將軍兼給事黃門侍郎慰勞山東大使承熙中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齊獻武王大丞相諮議參軍天平初以預定策之功封固安縣開國伯食邑四百戶加征東將軍車駕還郡為大行臺右丞留在洛陽監修宮殿尋除使持節大將軍陝州刺史四年八月宇文黑獺攻陷州城被執見害年五十詔贈使持節都督定襄瀛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定州刺史

子直襲武定末司徒屬齊受禪例降

裔弟景義大司馬諮議參軍殷州大中正

景義弟伯穆武定末合州刺史

秀林從弟煥字仲文小字醜瓊有幹用少與鄆道元俱為李彪所知自給事中轉治書侍御史恆州刺史穆泰據代都謀反高祖詔煥與任城王澄推治之煥先驅至州宣旨曉諭仍誅泰等景明初遷司空從事中郎蕭寶卷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歸附詔煥以本官為軍司與楊大眼奚康生等率眾迎接煥至淮西叔業兄子植遣使送質煥等濟師入城撫慰民咸忻悅仍行揚州事賜爵容城伯軍還行河內郡事拜司徒右長史以荆揚擾動敕煥兼散騎常侍慰勞之降者萬餘家除輔國將軍梁州刺史時武興氏楊集起舉兵作逆令弟集義遣斷白馬戍敕假煥平西將軍別將石長樂統軍王祐等與軍司荀金養俱討之大破集起軍會秦州民呂苟兒反煥仍令長樂等由秦積崖赴援屬都督元麗至遂共平之時氏王楊定進據方山與苟兒影響煥密募氏趙芒路斬定進還朝遷惠卒時年四十四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諡曰昭

子密武定中襄州刺史

秀林族子肅字彥邕歷奉朝請清河王擇郎中令稍遷洛陽令步兵校尉員外常侍初詔附侍中元暉後以左道事侍中穆紹常裸身被髮畫腹銜刀於隱屏之處為紹求福故紹愛之延昌四年肅為黃門郎加光祿大夫肅為性酒狂熙平初從暉太后幸江陽王繼第肅時侍飲頗醉言辭不遜抗辱太傅清河王擇為有司彈劾暉太后怒之出為章武內史歲餘遷右將軍夏州刺史卒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肅從弟暉字景林有學識初除奉朝請太學博士司空主簿以母憂去職服闋拜左軍將軍正光中元義以其弟羅為青州刺史暉為羅平東府長史遷廷尉少卿殷州大中正孝昌二年冬卒年五十七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諡曰宣子懷武定中東平太守

暉從弟仲爽奉朝請定雍二州長史太尉諮議中散太中大夫東郡汲郡二郡太守司徒左長史弘農太守先是宮牛二姓阻險為害仲爽示以威惠並即歸伏還除衛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仍除北雍州刺史將軍如故轉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初遷都於鄴以仲爽為營構將作進號衛大將軍出除車騎大將軍兗州刺史仲爽以孔子廟牆宇頗有頽毀遂改修焉還除將作大匠所歷並濟勳有聲年六十六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子希良侍御史

旆從子善犯孝靜諱趙郡太守

子顯進州主簿

顯進子映字輝道南安王國常侍光州征虜府主簿相州治中軍期將軍步兵校尉孝昌三年冬卒年四十二天平中贈通直散騎常侍輔國將軍殷州刺史子普濟武定中北海太守

映弟育字仲遠奉朝請稍遷揚烈將軍奉車都尉都督相州防城別將以拒葛榮之勳賜爵趙郡公後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天平四年夏卒年五十七贈驃騎大將軍都官尚書定州刺史諡曰貞

子惜護，武定末，齊文襄王大將軍府記室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顯進弟特顯，位至左中郎將，卒贈中壘將軍，安州刺史，特顯養京兆王愉妻楊氏為女，愉改楊姓為李，而親念特顯，特顯子道舒與愉同逆，愉敗走免。

第三子道璩，武定末，范陽太守。

道璩弟道璠，少以父讎被刑，位至中常侍。

特顯弟驥，字季顯，涉歷書史，司徒行參軍，稍遷濟州輔國府長史，坐兄事免，後除尚書中兵郎，遷冠軍中散大夫，正光二年，南荊州刺史，桓叔與羅掠城民叛，入蕭衍，衍實以兵糧，令築谷陂城以立洛州，暹土山戍，詔驥持節兼尚書左丞，為行臺督諸軍討叔興，大破之，乘勝拔谷陂，叔興退走，軍還，仍除尚書左丞，出除洛州刺史，將軍如故，未拜卒，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子暉賓，美容貌，寬和沉雅，太學博士。

暉賓弟山儒，少而清立，學涉羣書，山儒少第大蓋，並早卒。

驥族弟孝怡，字悅宗，中書學生，相州高陽王雍主簿，廣陵王羽掾，新蔡太守別將，蕭寶夤長史，從中山王英破蕭衍臨川王蕭宏於梁城，除朔州安北府長史。

又為中堅將軍，相州鎮北府長史，遷冠軍將軍，魏郡太守，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據鄴起兵也，孝怡陰結募城民與熙，長史柳元章別駕游荆之等，率衆擒熙，賞

爵昌樂伯，暉太后反政，以孝怡義黨，除名為民，後安樂王鑿鎮鄴，起孝怡為別

將，永安初，除左將軍，太中大夫，仍為防城都督，以拒葛榮之勳，賜爵趙郡公，拜

撫軍將軍，光祿大夫，永安三年，行殷州事，遷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武定六

年卒，八十。

子思道，儀同開府中兵參軍，武城縣公。

熙字仲熙，神龜中，與高允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轉侍郎，以使沮渠有功，賜爵

元氏子，加中壘將軍，卒贈鎮東將軍，豫州刺史，諡曰莊。

子季主，襲，卒贈青州刺史，諡曰貞。

子遠元，襲，初除冀州趙郡王幹東閣祭酒，累轉尚書左民郎中，冀州京兆王愉

功曹參軍，帶扶柳令，為愉所親，暹與同反，愉敗，遠元逃竄，會赦乃還，復除兗州

州刺史。

平東府長史，後拜中堅將軍，殷州征北將軍長史，卒年六十三，贈征北將軍，定

州刺史。

子特寧，以父事被刑，武定末，官至中尹。

特寧弟子軍，襲爵，開府，獻曹參軍，齊禪爵例降。

熙族孫蘭和，自右軍將軍，歷平陽勃海二郡太守。

蘭和弟蘭集，平昌太守。

熙族孫同軌，體貌魁岸，腰帶十圍，學綜諸經，多所治誦，兼讀釋氏，又好醫術，年二十二，舉秀才射策，除奉朝請，領國子助教，轉著作郎，典儀注，修國史，遷國子博士，加征虜將軍，永熙二年，出帝幸平等寺，僧徒譁說，敕同軌論難，音韻開朗，往復可觀，出帝善之，三年春，釋菜，詔廷公卿學官於顯陽殿，敕祭酒劉焯講孝經，黃門李郁講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解大戴禮，夏小正篇，時廣招儒學，引令預聽，同軌經義素優，辯析兼美，而不得執經，深為恨，太平中，轉中書侍郎，與

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使蕭衍，衍深執釋學，遠集名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

涅槃大品經，引同軌預席，衍兼遣其臣並共觀聽，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為善

盧景裕卒，齊獻武王引同軌在館教諸公子，甚嘉禮之，每旦入授，日暮始歸，繼

素讀業者，同軌夜為解說，四時恆爾，不以為倦，武定四年夏，卒，年四十七，時人

傷惜之，齊獻武王亦殊嗟悼，贈諡甚厚，贈驃騎大將軍，瀛州刺史，諡曰康。

同軌兄義深，武定中，齊州刺史。

同軌弟幼舉，安德太守，武定中，以在郡貪汙，輒召部曲，還京師，棄市。

幼舉弟之夏，有幹用，前將軍，尚書金部郎卒。

之夏弟稚廉，武定末，并州儀同開府長史。

史臣曰：李順器字才識，一時推重，謀宣中國，氣折外蕃，所以世祖垂心，而崔浩

側目，數式兄弟，位並並高，憲風度恢雅，夙重朝列，而遭隋有命，報施俱爽，嗚呼，

以茲感德，克廣其猷，宗緒扶疎，人位感顯，可謂李雖舊族，其世唯新矣。

魏書卷三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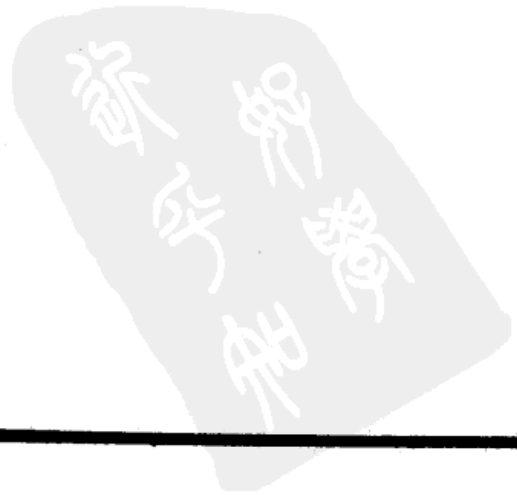
魏書卷三十六考證

李順傳推憲不為之屈○北史作憲不為屈此推字殆惟字之訛也

啓皇祖於庚寅○本書本無注此獨引李伯仁上東門銘厥位在實王武子詩

嚴恭唯實作注又與本句庚寅全不相涉未詳其故

魏書卷三十六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二十五

司馬休之 司馬楚之 司馬景之 司馬叔璠 司馬天助

司馬休之字季德本河內温人晉宣帝季弟王進之後也司馬叔璠立江南又以進子孫襲封至休之父恬為司馬昌明鎮北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天興五年休之為司馬德宗平西將軍荆州刺史為桓玄逼逐遂奔慕容德劉裕誅玄後還建鄴裕復以休之為荆州刺史休之頗得江漢人心劉裕疑其有異志而休之子文思繼休之兄伯之為淮南王謀圖裕裕執送休之令自為其所休之妻廉文思并與裕書陳謝神璠中裕收休之子文寶兄子文祖並殺之乃率眾討休之休之上妻自陳於德宗與德宗鎮北將軍魯宗之宗之子竟陵太守軌等起兵討裕裕軍至江陵休之不能敵遂與軌奔襄陽裕復遣軍討之太宗遣吳孫嵩屯河東將為之援時姚興征虜將軍姚弋王冠軍將軍司馬國璠亦將兵救之不及而還休之遂與子文思及宗之等奔於姚興裕滅姚泓休之與文思及德宗河間王子道賜輔國將軍温楷竟陵內史魯軌荆州治中韓延之殷約平西將軍桓範桓徽及桓温孫道度道子勳海刁雍陳郡袁式等數百人皆將妻子詣嵩降月餘休之率千餘軍詔曰司馬休之率其同義萬里歸誠雅操不遂中年頹喪朕甚感焉其追贈征西大將軍右光祿大夫贈始平襄公

文思與淮南公國璠池陽子道賜不平而傷親之引與飲宴國璠性疏直因酒醉遂誣文思言己將與温楷及三城胡會王珍曹果等外叛因說京師乘璠可與為謀數十人文思告之皆坐誅以文思為廷尉卿賜爵林公善於其職聽訟斷獄百姓不復懼其情劉義隆遣將軍方明擊楊難當於仇池世祖以文思為假節征南大將軍進爵王晉洛豫諸軍南趨襄陽遣其歸路還京為懷朔鎮將與安初焉

子彌陀襲爵以避尚臨涇公主而辭以先取毗陵公寶璠女與璠並坐祝祖伏誅

司馬楚之字德秀晉宣帝弟太常胤之八世孫父榮期司馬德宗梁益二州刺史為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楚之時年十七送父喪還丹陽值劉裕誅夷司馬威屬叔父宣期兄爽之並為所殺楚之乃亡匿諸沙門中濟江自歷陽西入義陽竟陵蠻中及從祖荆州刺史休之為裕所敗乃亡於汝穎之間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與司馬順明道恭等所在聚黨及劉裕自立楚之規欲報復收眾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劉裕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自來因欲殺之楚之聞謙病果自齋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曰將軍為裕所忌憚願不輕舉以保全為先楚之數曰若如來言雖有所防恐有所失謙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信物得士之心皆此類也太宗末山陽公奚斤略地河南楚之遣使請降因表曰江淮以北聞王師南首無不抃舞思奉德化而逼於寇逆無由自致臣因民之欲請率羣義為國前驅今皆白衣無以制服人望若蒙偏禨之號假王威以唱義則莫不率從於是假楚之使持節征南將軍荆州刺史奚斤既平河南以楚之所率戶民分置汝南南陽南頓新蔡四郡以益豫州世祖初楚之遣妻子內居於鄴尋徵入朝時南藩諸將表劉義隆欲入為寇以楚之為使持節安南大將軍封項邪王屯潁州以距之其長史臨邑子步遠表曰楚之渡河百姓思舊義乘雲集汝穎以南望風翕然回首草面斯誠陛下應天順民聖德廣被之所致也世祖大悅置書勞勉賜前使部鼓吹義隆將到彥之沂河而西列守南岸至於灑關及彥之等退走楚之破其別軍於長社又與冠軍將軍安頴攻滑臺拔之擒義隆將朱儀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讓俘萬餘人上疏曰臣奉命南伐受任一方而智力淺短賊節未効所以夙夜憂惶忘膳與食臣屢遣人至荆揚所在陳說具論天朝威化之美莫不忻承聖德傾首北望而義隆兄弟知人情搖動遣臣私備願為司州刺史統淮北七郡代垣苗守懸瓠自章洛滑臺敗散以來義隆恥其敗北多加罪罰到彥之削位還同卒伍殺姚縱夫於壽春斬竺靈秀於彭城王休元託疾擅道濟斥放凡在腹心悉懷疑阻民怨臣猶可謂今日臣聞平珍寇逆必乘戰勝之威建立功勳亦因離貳之勢伏惟陛下聖德廣輝道光四

神施所指，莫不摧服，其未獲者，義隆而已。今天網遐舉，殊方仰德，固宜掃清東南，齊一區宇，使濟濟之風，被於江漢。世祖以兵久勞，不從，以散騎常侍徵還。從征涼州，以功賜隸戶一百，義隆遣將裴方明、胡崇之、寇仇池，以楚之為假節。與淮陽公皮豹子等會關中諸軍，從散關西入，擊走方明，擒崇之，仇池平而還。車駕伐蠕蠕，詔楚之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運以繼大軍，時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故令擊楚之等，以絕糧運。蠕蠕乃遣斤規入楚之軍，截其耳而去，有告失履耳者，諸將莫能察。楚之曰：必是規賊，截之以為驗耳。賊將至矣，即使軍入伐柳為城，水灌之，令凍，城立而賊至，冰峻城固，不可攻，賊乃走散。世祖聞而嘉之，拜假節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俄同三司，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王如故，在邊二十餘年，以清儉著聞。和平五年薨，時年七十五，高宗悼惜之，贈都督梁益秦寧四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揚州刺史，贈貞王，陪葬金陵。

長子寶胤，與楚之同入國，拜中書博士，屬門太守。

楚之後，尚諸王女河內公主，生子金龍，字榮則，少有父風，初為中書學生，入為中散，顯祖在東宮，擢為太子侍讀，後襲爵，拜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徵為吏部尚書。太和八年薨，贈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諡康王，贈絹一千疋，金龍初納太尉廳西王源實女，生子延宗，次暉，後娶沮渠氏，生徵亮，即河南王。沮渠牧健女，世祖妹，武威公主所生也，有寵於文明太后，故以徵亮襲爵，降為公，坐連穆秦罪，失爵，延宗父亡後數年卒。

子高，字承業，世宗時，悅等為齊理媿，遷襲爵，位至後軍將軍，本贈征虜將軍，洛州刺史。

子龍，襲齊受禪，例降。

其子茂宗，中書博士，歷司州治中，別駕，河內邑中正。承平元年卒，贈鎮遠將軍，南青州刺史，諡曰肅。

子澄，字元鏡，司州秀才，司空功曹參軍，給事中，本贈龍驤將軍，夏州刺史，澄弟仲樂，武定中，尚書左丞。

悅字慶宗，自司空司馬，出為立節將軍，建興太守，轉寧朔將軍，司州別駕，遷太子左衛率，河北太守。世宗初，除鎮遠將軍，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童毛奴者，鬻錢五千，死在道路，郡縣疑民發提為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拷掠，自經，言殺獄既至州，悅觀色察言，疑其不實，引見毛奴，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此賊竟遺何物？童之云：唯得一刀鞘而已。悅取鞘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乃召州城刀匠示之，有郭門者前曰：此刀鞘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民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曰：汝何故殺人，取錢而遺刀鞘，及祖數引董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著皂襦，及祖伏法，悅之察獄，多此類也。豫州于今稱之，悅與鎮南將軍元英，攻義陽，克之，詔改蕭衍司州為鄧州，以悅為征虜將軍，鄧州刺史，蕭衍遣其豫州刺史馬仙琕，左軍將軍天陽戌，主陳可等，率眾一萬於三關南六十里，因山起城，名為竹墩，遣其輔國將軍濟陰太守劉仲英，率二千以戍之，後於關南四十里，麻陽舊柵起城，仙琕輕騎，東南為之節度，關南之民多懷兩望，悅令西關統軍諸璽鳳，掩擊敗之，盡燔其城，樓儲積，擒劉沛，及其輔國將軍，主劉璽秀，詔曰：司馬悅首謀義陽，征略有捷，且遠京既久，屢請入朝，可達此志，聽其赴關，尋詔以本將軍為豫州刺史，除義陽之勳，封漁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承平元年，城人白早生，謀為叛逆，遂斬悅首，送蕭衍，既而邢辯復懸，詔曰：司馬悅暴橫橫酷，身首異所，國威舊勳，特可悼念，主書董紹，銜命公行，囚澤殊城，事可矜愍，尚書可量賊將齊荀兒等四人之中，分遣二人，勅揚州為移，以易悅首及紹，迎接還本，用慰亡存，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賜帛三百疋，諡曰莊，子肅襲爵。

肅尚世宗妹華陽公主，拜駙馬都尉，特除員外散騎常侍，加鎮遠將軍，正光五年，公主薨，月餘，肅卒，贈左將軍，滄州刺史。

子禧，字慶雲，性嚴武，襲爵，位至都水使者，坐與西域交通，賜死。

子孝，政襲齊受禪，爵例降。

金龍弟暉，字寶龍，尚趙郡公主，拜駙馬都尉，代兄為雲中鎮將，朔州刺史，假安北將軍，河內公，暉妻罷河西苑封，與民墾殖，有司執奏，此處屬所聚，太官取給。

今若與民至於奉獻時會。禮有所闕。詔曰。此地若任穠糶。雖有獸利。事須嚴封。若是山澗。虞禁何損。尋先朝置此。豈苟藉斯禽。亮亦以俟軍行薪蒸之用。其更輪之。躍固請宜以與民。高祖從之。還爲祠部尙書。太師。贈金紫。光祿大夫。賜朝服一具。衣一襲。絹一千匹。楚之求解任。太和十九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賜朝服一具。衣一襲。絹一千匹。楚之父子相繼鎮雲中。朔土服其威德。

司馬景之。字洪略。晉汝南王亮之後。太宗時歸闕。爵蒼梧公。加征南大將軍。清直有節操。太宗甚重之。卒。贈汝南王。

子師子襲爵。

景之兄暉。字巨之。以秦常末。率三千餘家歸國。時太宗在虎牢。授軍遠將軍。新蔡公。假相州刺史。隨駕至京。出除廣軍太守。悅近來遠。清儉有稱。世祖嘉之。賜布六百疋。後降號爲平遠將軍。改爲密陵侯。與光初卒。

子安國襲爵。

司馬叔璠。晉安平獻王孚之後也。父疊之。司馬德宗河間王。桓玄劉裕之際。叔璠與兄國璠北奔慕容超。後西投姚興。劉裕滅姚泓。北奔屈丐。世祖平統萬。兄弟俱入國。國璠賜爵淮南公。卒無子。爵除叔璠安遠將軍。丹楊侯。卒。

長子豐壽。神龜中與弟道壽俱來歸國。豐壽冠軍將軍。溫縣侯。道壽軍期將軍。宜陽子。豐壽出除陳郡太守。劉義隆侵境。詔豐壽招引義士。得二千餘人。從西

平公安頓。破虎牢。滑臺。洛陽三城。徙五百餘家入河內。又從討蠕蠕。西征涼州。厥在著功。出爲遠西太守。治有清儉之稱。太和九年卒。贈懷州刺史。諡曰靖。豐壽妻太宰頓丘王李陵女。與婦父雅不相善。每見抑退。故位不大至。

子惠安。高祖時襲爵。歷恆州別駕。桑乾太守。太尉諮議參軍事。卒。

子祖珍。年十五。舉司州秀才。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年十八。先父卒。

祖珍弟宗慶。世宗時。父惠安以久病。啓以爵轉授。解褐安定王府騎兵參軍。洛州龍驤府司馬。善射。未嘗自伐。性閑淡。少所交遊。識者云其淳至。永安中卒。

子嵩承襲。

惠安弟直安。歷位尙書郎。齊北濟南二郡太守。員外散騎常侍。兼實黃征虜。

引爲長史。坐軍退免官。加刑。以疾得免。尋除東平原太守。遷京爲中散大夫。加征虜將軍。太中大夫。遷左將軍。正光四年卒。贈大將軍。濟州刺史。

子龍泉。滄州開府長史。

道壽長子元興。襲父爵。

子景和。給事中。稍遷揚州驛騎府長史。清河內史。正光元年卒。贈左將軍。平州刺史。

元興弟仲明。侍御史中書舍人。以謹敬著稱。稍遷衛尉少卿。仍領舍人。出爲征虜將軍。涼州刺史。坐食殘爲御史所彈。遇赦免。積年不赦。後娶靈太后從姪爲繼室。除武衛將軍。征虜將軍。轉光祿大夫。武衛如故。遷大司農卿。加安東將軍。散騎常侍。出爲安北將軍。恆州刺史。常侍如故。正光五年卒。

子彥。有風望。正員郎。稍遷相州刺史。驛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四年卒。贈散騎常侍。都督懷洛二州諸軍事。驛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懷州刺史。

司馬天助。自云司馬德宗驛騎將軍元顯之子。劉裕自立。乃來歸闕。除平東將軍。青徐二州刺史。東海公。天助招率義士。欲襲裕。東平濟北二郡及城戍。又破裕將閻萬齡軍。前後多所虜獲。拜侍中。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公如故。真君三年。與司馬文思等南討。還。又從駕北征。在陣歿。

子元伯。字歸都。襲爵。後降溫縣子。太和中。爲建威將軍。泰山太守。

史臣曰。諸司馬以亂亡歸命。楚之風概。最可稱乎。其餘未足論也。而以往代遺緒。並當位遇。可謂幸矣。

魏書卷三十七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二十六

刁雍 王慧龍 韓廷之 袁式

刁雍字淑和，渤海饒安人也。高祖故晉御史中丞曾祖，從司馬敷渡江，居于京口。位至尚書令，父暢，司馬德宗右衛將軍，初暢兄遠，以劉裕輕狡，行貨社錢三萬，遠時不還，執而徵焉。及裕誅桓玄，以嫌故，先誅刁氏。雍為暢故吏，所歷奔姚與豫州牧姚紹於洛陽，使至長安。雍博覽書傳，姚與以雍為太子中庶子。泰常二年，姚泓滅，與司馬休之等歸國。上表陳賊於南境，自勅太宗許之。假雍建義將軍，雍遂於河濟之間，招集流散，得五千餘人。南阻大關，擾動徐兗。建牙晉衆，傳檄邊境。劉裕遣將李嵩等討雍，雍斬之於蒙山。於是衆至二萬，進屯固山。七年三月，雍從弟彌亦率衆入京口，規共討裕。裕遣兵破之。六月，雍又使裕青州，雍敗，乃收散卒，保於馬耳山。又為裕青州軍所逼，遂入大嶺山。八年，太宗南幸鄴，朝於行觀，問先聞卿家縛劉裕於卿親，雍曰：「是臣伯父。」太宗笑曰：「劉裕父子當應憐卿，又謂之曰：朕先遣叔孫建等攻青州，民盡藏避，城猶未下。彼既素憐卿，士民又相信服，今欲遣卿助建等，卿宜勉之。」於是假雍鎮東將軍。青州刺史東光侯，給五萬騎，使別立義軍，建先攻東陽，雍至，招集義衆，得五千人。遣撫慰郡縣，土人盡下。送租供軍，是時攻東陽，平其北城三十許步。劉義符青州刺史竺靈於城內鑿地道南下，入澗水澗，以為退路。雍謂建曰：「此城已平，宜時入取，不者走盡，建懼傷兵士難之。雍曰：若懼傷官兵者，雍今請將義兵先入，建不聽。要欲東走，會義符遣其將檀道濟等救青州，雍謂建曰：賊長官軍吏騎以饋道濟，道濟大城已南，處處狹隘，不得方軌。雍求將義兵五千，要破破之。建不聽，曰：兵人不宜水土，疫病過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盡，何須復戰。今不損大軍安全而返，計之上也。建乃引還。雍遂鎮尹卯固，又詔令南入以亂賊境。雍攻克項城，會有勅遣令隨機立功。雍於是招集義衆，彭沛民五千餘家，置二十七營，連鎮濟陰。延和二年，立徐州於外黃城，置義衆彭沛四郡九縣，以雍為

平南將軍，徐州刺史，賜爵東安侯。在鎮七年。太延四年，徵還京師，頻歲為邊民所請，世祖嘉之，真君二年，復授使持節，侍中，都督揚豫兗徐四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徐州刺史。三年，劉義隆將襲方明，寇陷仇池，詔雍與建興公古弼等十餘將討平之。五年，以本將軍為豫州鎮將，至鎮表曰：臣蒙寵出鎮，幸辭西藩，總統諸軍，戶口殷廣，又擲勅戎馬，以防不虞，曾課諸屯，以為備積，夙夜惟憂，不遑寧處，以今年四月末到鎮，時以夏中，不及東作，念彼農夫，雖復布野，官渠乏水，不得廣殖，乘前以來，功不充課，兵人口累，率皆飢餓，略加檢行，知此土稼穡艱難，夫欲育民豐國，事須大田，此土乏雨，正以引河為用，觀舊渠堰，乃是上古所創，非近代也。當平西南三十里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東西四十五里，鑿以通河，似禹舊迹，其兩岸作溉田大渠，廣十餘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計昔為之高於水不過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於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浸射，往往崩頽，渠高懸水，不得上，雖復積成，按舊引水，水亦難求。今艾山北河中有洲，水分為二，西河小狹，水廣百四十步，臣今求入來年正月，於河西高渠之北，入里分河之下，五里平地，鑿渠廣十五步，深五尺，築其兩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還入古高渠，即循高渠而北，復入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夏田，計用四千人，四十日功，渠得成，所徵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從小河東南岸，斜斷到西北岸，計長二百七十步，廣十步，高二丈，絕斷小河，二十日功，計得成，合計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盡入新渠，水則充足，溉官私田四萬餘頃，一旬之間，則水一通，水凡四溉，數得成，實官課常充，民亦豐贍。詔曰：卿憂國愛民，知欲更引河水，勸課大田，宜便興立，以克就為功，何必限其日數也。有可以便國利民者，勸靜以聞。七年，雍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統，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來往，難以為難，設令載穀不過二十石，每涉深沙，必致滯隔，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廣大河，計車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民耕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二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前被詔，有可以便國利民者，勸靜以聞。臣聞鄆白之渠，遠引淮海之果，所統數千

周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民用安樂。今求於牽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為一舫。一船勝數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運到。合六十日得一反。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功。輕於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廢田。詔曰。知欲造船運穀。一冬即成。大省民力。既不費牛。又不廢田。甚善。非但一運。自可采以為式。令別下統萬鎮出兵。以供運穀。卿鎮可出百兵為船工。豈可專廢千人。須遣船匠。猶須卿指授。未可專主也。諸有益國利民如此者。雖復以聞。九年。雍表曰。臣聞安不忘亂。先聖之政也。況經服之外。帶接邊城。防守不備。無以禦敵者也。臣鎮所縮河西。爰在邊表。常懼不虞。平地積穀。實難守護。兵人散居。無所依恃。脫有妖奸。必致狼狽。難欲自固。無以得全。今求造城儲穀。置兵備守。鎮自建立。更不煩官。又於三時之隙。不令廢農。一歲二歲。不訖三歲。必成立城之所。必在水陸之次。大小高下。量力取辦。詔許之。至十年三月。城訖。詔曰。卿深慮遠慮。憂勤盡思。知城已周。訖邊境無不虞之憂。千載有永安之固。朕甚嘉焉。即名此城為刁公城。以旌爾功也。與光二年。詔雍還都。拜特進。將軍如故。和平六年。表曰。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禮樂為先。故樂記云。禮所以制外。樂所以修內。和氣中釋。恭敬溫文。是以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易俗移風。莫善於樂。且於一民一俗。尚須崇而用之。況統御八方。陶鈞六合者哉。故帝堯修五禮。以明典章。作咸池以諧萬類。顯皇軌於云岱。揚燭化於介丘。令木石草心。鳥獸率舞。包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夫感天動神。莫近於禮樂。故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阜生。節故報天祭地。禮行於郊。則上下和肅。肅者禮之情。和者樂之致。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違。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唯聖人知禮樂之不可以已。故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所以承天之道。治人之情。故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虞夏殷周。易代而起。及周之末。王政陵遲。仲尼傷禮樂之崩亡。痛文武之將墜。自衛返魯。各得其中。逮乎秦皇。蕩棄道術。灰滅典籍。坑燬儒士。盲天下之目。絕象魏之章。蕭韶來儀。不可復矣。賴大漢之興。改正朔。易服色。協音樂。制禮儀。正聲古禮。粗欲周備。至於孝章。每以三代損

益。優劣殊軌。數其薄德。無以易民視聽。博士曹褒。親新詔也。知上有制作之意。乃上疏求定諸儀。以為漢禮。終於休廢。廢而不行。及魏晉之日。修而不備。伏惟陛下無為以恭己。使賢以御世。方鳴和鸞。以陟岱宗。陪羣后。以昇中岳。而三禮闕於曆辰。象舞替於周日。夫君舉必書。古之典也。柴望之禮。帝王盛事。臣今以為有其時。而無其禮。有其德。而無其樂。史闕封石之文。工絕清頌之響。良由禮樂不興。王政有缺。致也。臣聞樂由禮所以象德。禮由樂所以防淫。五帝殊時。不相沿。三王異世。不相襲。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也。臣職味儒先。管窺不遠。謂宜修禮正樂。以光大聖之治。詔令公卿集議。會高宗崩。遂廢。皇與中。雍與隴。西王源實及中書監高允等。並以昔年特見。優禮錫雍几杖。劍履上殿。月致珍羞焉。雍性寬柔。好尚文典。手不釋書。明敏多智。凡所為詩賦頌論。并雜文百有餘篇。又汎施愛土。恬靜寡欲。篤信佛道。著教誡二十餘篇。以訓導子孫。太和八年冬。卒。年九十五。賜命服一襲。贈帛五百疋。贈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將軍如故。諡曰簡。

雍長子纂。字奉宗。中書侍郎。早卒。

纂弟遵。字奉國。襲爵。

遵弟紹。字奉世。武騎侍郎。汝陰王天賜涼州征西府司馬。

紹弟獻。字奉業。秘書郎。

獻弟融。字奉業。汝陰太守。

融弟肅。字奉誠。中書博士。遵少不拘小節。長更修改。太和中。例降為侯。景明中。除相州魏郡太守。還為太尉諮議參軍。年七十。志力不衰。嘗經篤疾。幾死。見神明。救免。言是福門之子。當享長年。延昌三年。遷司農少卿。尋拜龍驤將軍。洛州刺史。遵招誘有方。蕭衍新化。太守杜性。新化令杜龍振。平陽令杜臺定等。率戶三千。據地內附。熙平元年七月卒。年七十六。贈平東將軍。兗州刺史。諡曰惠侯。有子十三人。

長子楷。字景伯。州舉秀才。早卒。

子冲。字文助。在儒林傳。

楷第尙字景勝本州治中軍卒。

尙第字景智少有大度頗涉書史郡功曹太和十五年李朝請高祖都洛親
自臨選除司空法曹參軍高祖南討以廣陽王嘉鎮荊州整為嘉外兵參軍事
尋轉太尉咸陽王禧外兵參軍景明中除給事中領本州中正尋除尙書左中
兵郎中正始中蕭衍江州刺史王茂先來寇南境平南將軍楊大眼討之詔整
持節為大眼軍司大破茂先斬衍輔國將軍王花等承平初以軍功除員外散
騎常侍仍除郎中延昌三年秋世宗親選百官起朝堂拜右軍將軍仍除郎中
尋轉驍騎將軍未幾丁父憂相州刺史山陽王熙在鄴起兵將誅元文等事敗
傳首京師熙之親故莫敢視整弟婦即熙婦遂收其屍藏之後乃還熙所親又
聞而致憾因以熙第略南走蕭衍經整將叛送整與弟宜及子恭等幽繫之賴
御史王基前軍將檢事使魏子建理雪獲免後自征虜將軍出除范陽太守時
已兵亂整郡獲全去郡之後尋被陷沒置太后反政除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元
略曾於整坐拉謂實門王爾尙書實翻曰刁公收斂我家卿等宜知整以母老
河北喪亂時整族弟雙為西兗州刺史整遂攜家依焉永安初拜金紫光祿大
夫二年兼黃門元顥入洛用為滄州刺史莊帝還朝坐免官後歸鄉里及莊帝
殺介朱榮就除鎮東將軍行滄州事普泰初假征東大將軍滄州刺史
大都督將軍如前尋加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遂本鄉賊亂奉母客於齊州加
衛大將軍天平四年卒於鄒贈司空公諡曰文獻整解音律輕財好施交結名
勝聲酒自娛然貪而好色為讒者所貶初雅與從弟實惠俱入國

實惠字道明太祖以為上客卒有六子。

于連城為冀州開府棟刁氏世有榮祿而門風不甚修潔為時所鄙。

雍族孫雙字子山高祖蓋晉齊郡太守數因晉亂居青州之樂安父道覆是與
初除平原太守至雙始還本鄉雙少好學兼涉文史雅為中山王英所知賞拜
西河太守正光初中山王熙之誅也熙第略投命於雙雙護之周年時驍略甚
切略乃謂雙曰我兄弟屠城已盡唯我一身滿刀相託卿雖厚恩久見容蔽但
事留變生終恐難保脫萬一變覺我死分也無事相累卿若送吾出境便是再

生之惠如其不爾輒欲自殺雙曰人生會有一死死所難避耳今遭知己親死
如歸願不以爲慮略後苦求南歸雙乃遣從子昌送達江左雙太后返政知略
因雙獲免徵拜光祿大夫時略姊饒安公主刁宣妻也類訴置太后乞徵略還
朝廷乃以徐州所獲俘江草祖暉二人易之以雙與略有舊乃令至境迎接略
肅宗末除西兗州刺史時賊盜蜂起州人張桃弓等招聚亡命公行劫掠雙至
境先遣使諭桃弓陳示禍福桃弓即隨使歸罪雙捨而不問後有盜發之處令
桃弓追捕咸悉擒獲於是州境清肅莊帝初行濟州刺史以功封曲城郡男出
帝初遷驍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興和三年卒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齊州
刺史諡曰清穆。

王慧龍自云太原晉陽人司馬德宗尙書僕射愉之孫散騎侍郎緝之子也幼
聰慧愉以為諸孫之龍故名焉初劉裕徵時愉不爲禮及得志愉合家見味慧
龍年十四為沙門僧彬所匿百餘日將慧龍通江為津人所疑曰行意忽傍
德得非王氏諸子乎僧彬曰貧道從師有年止西岸今暫欲定省還期無遠此
隨吾受業者何至如君言既濟遂西上江陵依叔祖忱故吏荆州前治中曹詳
羅時刺史魏詠之卒詳羅與江陵令羅倫前別駕劉期公士人王騰等謀舉兵
推慧龍爲盟主剋日襲州城而劉裕聞詠之卒亦懼江陵有變遣其弟道規爲
荆州來討不果羅倫將慧龍又與僧彬北詣襄陽司馬德宗雍州刺史魯宗之
資給慧龍送渡江遂自虎牢奔于姚襄其自言也如此秦常二年姚泓滅慧龍
歸國太宗引見與言慧龍請効力南討言終俯而流涕天子爲之動容謂曰朕
方混一車書席卷英會卿情計如此豈不能相資以乘乎然亦未之用使拜洛
城鎮將配兵三千人鎮金墉既拜十餘日太宗崩世祖初即位咸謂兩人不宜
委以師旅之任遂停前授初崔浩窮怪問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既婚姻及
見慧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隸真江東謂之蠻王慧龍鼻大浩曰真貴種矣
數向諸公稱其美司徒長孫嵩聞之不悅言於世祖以其曠服兩人則有訕鄙
國化之意世祖怒召浩責之浩免冠陳謝得釋及魯宗之子軌奔姚襄後歸國
云慧龍是王愉家豎僧彬所適生也浩雖聞之以女之故咸覺其族慧龍由是

不調久之除樂安王範傳領并荆揚三州大中正。慧龍抗表願得南垂自効。崔浩固言之。乃授南蠻校尉。安南大將軍左長史。及劉義隆荆州刺史謝晦起兵江陵。引慧龍為援。慧龍督司馬盧壽等一萬人。拔其思陵戍。進圍項城。晦敗。乃班師。後劉義隆將王玄謨寇滑臺。詔假慧龍楚兵將軍。與安頤等同討之。相持五十餘日。結將以賊威莫敢先。慧龍設奇兵大破之。世祖賜以劍馬錢帛。授龍驍將軍。賜爵長社侯。拜兼陽太守。仍領長史。在任十年。屢戰並修。大著聲績。招攜邊遠。歸附者萬餘家。號為善政。其後劉義隆將到彥之。禮道濟等。頻領淮穎。大相侵掠。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彥之與友人蕭斌書曰。魯軌頓劍。馬楚虜狂。亡人之中。唯王慧龍及韓延之可為深憚。不意儒生儒夫。乃令老子訝之。劉義隆縱反。聞云。慧龍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寇入邊。因執安南大將軍司馬楚之。以叛世祖。聞曰。此必不然。是齊人忌樂毅耳。乃賜慧龍書曰。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也。劉義隆計既不行。復遣刺客呂玄伯購慧龍首二百戶。男絹一千疋。玄伯偽為反間來。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右皆言。義隆賊心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仁義為干。又何必手刺客。遂捨之。時人服其寬恕。慧龍自以遭難流離。常懷憂悼。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焉。生一男一女。建絕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事。舉動必以禮。太子少傅游雅言於朝曰。慧龍古之遺孝也。撰帝王制度十八篇。號曰國典。真君元年。拜使持節。車南將軍。虎牢鎮都副將。未至鎮而卒。臨沒。謂功曹鄧暉曰。吾屬汝南人。恩非舊結。蒙聖朝殊特之惠。得在疆場効命。普願擊罷吳市。戮填江陰。不謂學此重疾。有心莫遂。非唯仰愧國靈。實亦俯慚后土。修短命也。夫復何言。身歿後。乞葬河內州縣之東鄉。依古墓而不墳。足藏髮齒而已。庶魂而有知。猶希結草之報。時制南人入國者。皆葬桑乾。暉等申遺意。詔許之。贈安南將軍。荆州刺史。謚穆侯。吏人及將士共於墓所起佛寺。圖慧龍及傅彬象。讚之。呂玄伯感全宥之恩。留守墓側。終身不去。

子寶與發壽

寶與少孤。事母至孝。尚書盧退妻。崔浩女也。初寶與母及退妻俱孕。浩謂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為親。及婚。浩為撰儀。躬自監視。謂諸客曰。此家禮事。宜盡其美。及浩被誅。盧退後妻。寶與從母也。緣坐沒官。寶與亦逃避。未幾得出。盧退妻時。官賜度河。鎮高車。寶與盡賣貨產。自出塞。廢之以歸州。辟治中從事。別駕。舉秀才。皆不就。閉門不交人事。喪壽長社侯。龍驍將軍。本子寶與發壽。

理字世珍。高祖賜名。太和九年。為典寺令。十六年。降侯為伯。高祖納其長女。為嬪。拜前軍將軍。并州太中正。正始中。為光州刺史。有受納之譽。為中尉。王顯所劫。得曹免。神龜中。除左將軍。兗州刺史。去州歸京。多年沉滯。所居在司空劉騰宅西。騰驕勢傾朝野。初不使之。騰既權重。吞并隣宅。增廣舊居。唯理終不肯與。以此久見抑屈。理女適范陽盧道亮。不聽歸其夫家。及女卒。哀慟無已。理仍葬之別所。理不即娶。常於牆內哭泣。久之。乃捨。嘗時深怪。疑其穢行。加以擊疾。每見道俗。乞丐無已。遣次見之。令人笑。謂道遠。太保廣平王懷。據鞍抗禮。自言馬瘦。即以輕馬。并乘具與之。嘗詣尚書令李崇。騎馬至其貴閣。見崇子世哲。直問繼伯在否。崇趨出。理乃下。崇後而好以紙帖衣領。理晒而擲去之。崇小子青。馳書感服。理勢亦不足。領軍元叉。使奴遺理馬。并留奴。王顯聞之。笑曰。東海之風。於茲堅矣。孝昌三年。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時理子道業。為黃門郎。故有此授。卒年七十四。贈征北將軍。中書監。并州刺史。自慧龍入國三世一身。至理始有四子。

長子道業。風儀清秀。涉歷經史。位著作佐郎。與司徒左長史崔鴻同撰起居注。遷右將軍。兼散騎常侍。尉勞。蠟蠟。乃詣代京。採拾遺文。以補起居所闕。與崔光。安豐王延明等。參定服章。及光為肅宗講孝經。道業預讀。延明錄義。並應詔作釋。其侍宴時。時人語曰。其英濟濟。王家兄弟。轉司徒左長史。黃門郎。監典儀。注。道業有譽當時。與中書令陳郡袁翻。尚書郎王顯。並領黃門郎。號曰三哲。時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為小宰相。而道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穿著者角履。好事者多致齋。履以學之。以胡太后臨朝。天下方亂。謀避地。自求徐州。太后

曰王誦罷幽州始作實門卿何乃欲徐州更待一二年當有好處分遺棄兄弟
並文遊時後乃爲當時所美及介未樂入洛兄弟在父喪中以於莊帝有從姨
兄弟之親相率奉迎俱見塞河陰縵者惜其人才而觀其隳頹贈并州刺史著
三晉記十卷。

遺棄子松年尙書庫部郎

韓延之字顯宗兩陽滎陽人魏司徒登之後也司馬德宗平西府從事參軍劉
裕率伐司馬休之未至江陵密使與延之書招之延之報曰聞親率戎馬遠履
西畿國境士庶莫不怪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司馬平西體國不異敬愛
神物當於古人中求耳劉裕足下海內之人雖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
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今伐人之君咱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自有
由來者矣以平西之至德寧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統渾濁當與賊
拱遊於地下不復多言裕得書最息以示諸佐曰事人當應如此劉裕父名顯
字顯宗於是延之字顯宗名于爲顯蓋示不臣劉氏也後奔姚興泰常二年與
司馬文思來入國以延之爲虎牢鎮將壽魯陽使初延之曾來往柏谷塢省魯
宗之墓有終焉之志因謂子孫云河洛三代所都必有治於此者我死不勞而
北代葬也即可就此及卒子從其言遂葬於魯之墓次延之死後五十餘年而
高祖徙都其孫即居於墓北柏谷塢延之前妻羅氏生子楷楷隨父入國又以
淮南王女妻延之生道仁楷推道仁爲嫡襲父爵位至殿中尙書進爵西平公
袁式字季祖陳郡陽夏人漢司徒滂之後父湘司馬昌明侍中式在南歷武陵
王暹諮議參軍與司馬文思等歸姚興泰常二年歸國爲上客賜爵夏子與
司徒崔浩一面便盡國士之交是時朝儀典章悉出於浩浩以式博於古事每
所草創恆顧訪之性長者雖屢放曠泊而清貧守度不失士節時人甚敬重之
皆呼曰袁諮議延和三年衛大將軍樂安王範爲雍州刺史詔式與中書侍郎
高允俱爲從事郎中辭而獲免式沉靖樂道周覽書傳至於結制會稽備所留
懷作字釋米就以天安二年卒贈豫州刺史諡肅侯

史臣曰刁雍才識恢遠著聲立事禮遇優隆世有人爵堂構之義也王慈龍援
難自歸頗歷夷陵撫人督衆見憚嚴敵世珍寶有令子克播家聲韓延之報書
劉裕國體在焉袁式贊禮儀崔浩時稱長者一時有稱信爲美哉

魏書卷三十八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二十七

李寶

李寶字懷素小字衍孫隴西狄道人私署涼王暹之孫也父顯字士舉小字武
 疆私署驍騎將軍祁連酒泉晉昌三郡太守寶沉雅有度量勇善撫接伯父
 歆為沮渠蒙遜所滅寶從於姑臧歲餘隨勇屠契北奔伊吾臣於嚙噉其遺民
 歸附者稍至二千寶個身禮接甚得其心衆皆樂為用每希報會屬世祖遣將
 討沮渠無諱於敦煌無諱捐城遁走寶自伊吾南歸敦煌遂修繕城府規復先
 業遣弟懷遠奉表歸誠世祖嘉其忠款拜懷遠散騎常侍敦煌太守別遣使授
 寶使持節侍中都督西垂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
 沙州牧敦煌公仍鎮敦煌四品以下聽承制假授真君五年因入朝遂留京師
 拜外都大官轉鎮南將軍并州刺史遷除內都大官高宗初代司馬文思鎮懷
 荒改授鎮北將軍太安五年薨年五十三詔賜命服一襲贈以本官諡曰宣有
 六子承茂輔佐公業冲公業早卒冲別有傳

承字伯業少有策略初寶欲謀歸款民僚多有異議承時年十三勸寶速定大
 計於是遂決仍令承隨表入質世祖深相器異禮遇甚優賜爵姑臧侯後遺父
 憂居喪以孝聞承傳先封以自有爵乃讓弟茂時給多之承方裕有豐裁為
 時所重高宗末以姑臧侯出為龍驤將軍兼陽太守為政嚴明甚著聲稱延興
 五年卒時年四十五贈使持節本將軍雍州刺史諡曰穆

長子紹字元伯學涉有器量與弟彥度彥爽並為高祖賜名壽紹又為季父冲所
 知重延興中補中書學生襲爵姑臧侯除儀曹令時修改車服及羽儀制度皆
 令紹與焉遷給事黃門侍郎後例降侯為伯兼大鴻臚卿黃門如故高祖將創
 遷都之計紹引侍臣訪以古事紹對洛陽九鼎舊所七百攸基地則土中實均
 朝賀惟王建國莫尚於此高祖稱善遷太子右詹事彥罷左右仍詹事兼秦州
 大中正出為安東將軍兗州刺史高祖自鄴還洛朝朝於路言及庶人恂事高

祖曰壽若不出東宮或未至此世宗初徵拜侍中領七兵尚書尋除撫軍將軍
 并州刺史以從弟伯尚同元禧之逆在州禁止徵還京師雖不知謀猶坐功親
 免除官爵久之起兼將作大匠勅參定朝儀律令呂苟兒反於秦州除撫軍將
 軍西道都督行秦州事與右衛將軍元麗率衆討之軍平即真重賞勉復其
 先爵時隴右新經師族之後百姓多不安業紹善撫納甚得夷夏之心徵還行
 定州事尋轉相州刺史將軍如故肅宗初入為殿中尚書行雍州事後除中軍
 大將軍吏部尚書加散騎常侍紹在選曹不能平心守正通容而已議者貶之
 出為冀州刺史清簡愛民甚收名譽政績之美聲冠當時肅宗嘉之就加散騎
 常侍遷車騎大將軍賜劍佩貂蟬各一具驛驢馬一匹并衣服履具紹以年及
 懸車抗表遜位優旨不許轉定州刺史常侍如故及赴中山冀州父老皆送出
 西境相聚而泣二州境既連接百姓素聞風德州內大治正光五年四月卒於
 官年七十二詔贈帛七百疋贈侍中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州
 刺史諡曰文恭既葬之後有冀州兵千餘人戍於荊州還經紹墓相率培冢數
 日方歸其遺愛如此初紹克定秦隴永安中追封安城縣開國伯邑四百戶
 長子瑛字道瑤襲武定中驃騎大將軍東徐州刺史

瑛弟璵字道瑜美容貌頗有才學特為紹所鍾愛清河王暉知賞之暉為司徒
 辟參軍轉著作佐郎加龍驤將軍稍遷通直散騎侍郎與給事黃門侍郎王遵
 業尚書郎盧觀典領儀注臨淮王或謂璵等曰卿等三儔共掌帝儀可謂勇
 之國士盧即璵之外兄也肅宗崩上臨策文璵所制也莊帝初於河陰遇害年
 四十九贈冠軍將軍齊州刺史

長子彥之字孫備容貌短陋而撫訓諸弟愛友篤至年四十九亡
 彥之弟禧之武定末司空主簿

璵弟瑒字道璋少有風尚辟司徒參軍事神龜中卒贈漢陽太守

子修年大將軍開府士曹參軍早亡

紹弟彥字文仲頗有學業高祖初舉司州秀才除中書博士轉諫議大夫後因
 考課降為元士尋行主客曹事徙郊廟下大夫時朝儀典章咸未周備彥留心

考定號為編職高祖南伐彥以兼爾江閩不足親勞遂駕頻有表諫雖不從納然亦嘉其至誠及大軍次於淮南徵為廣陵王羽長史加恢武將軍西翼副將軍遣除冀州趙郡王幹長史轉青州廣陵王羽長史帶齊郡太守徵為龍驤將軍司徒右長史轉左長史兼州大中正出行揚州事尋徵拜河南尹遷至汝陰復勅行徐州事轉平北將軍平州刺史遷平東將軍徐州刺史延昌二年夏大霖雨川瀆皆溢彥相水陸形勢隨便疏通得無淹漬之害朝廷嘉之頻詔勞勉入為河南尹遷金紫光祿大夫光祿勳勳轉度支尚書出為撫軍將軍秦州刺史是時破落汗拔陵等反於北鎮二夏幽涼所在蜂起而彥刑政逼猛為下所怨城民薛珍劉慶杜超等因四方離叛遂潛結逆謀正光五年六月突入州門擒彥於內齋囚於西府推其黨莫折大提為帥遂害彥永安中追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諡曰孝貞

子雙字德略少有風望解褐司徒參軍著作佐郎司徒祭酒轉主簿卒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

雙弟德廣終於中散大夫

德廣弟德顯太尉行參軍稍遷散騎侍郎奉贈征虜將軍東秦州刺史

德顯弟德明秘書郎

彥弟茂字叔恭太和初為中書學生遷秘書中散轉冀州驃騎府長史太子中舍人世宗初遷太尉從事中郎出為清河太守屬京兆王愉反茂棄郡奔關世宗聞度至謂左右曰李虔在冀州日久恩信著物今拔難而來衆情自解矣乃授虔別領軍前慰勞事平轉長樂太守延昌初冀州大乘賊起令虔以本官為別將與都督元遙討平之遷虔將軍兼州刺史遷為光祿大夫加平西將軍兼大司農卿出為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兗州刺史連論平冀州之功賜高平男還京除河南邑中正遷鎮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莊初授特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又進號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永安二年冬薨年七十四贈侍中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公冀州刺史男如故諡曰宣景

長子雙字仁明解褐司空行參軍稍遷尚書左外兵郎孝莊初於河陰遇害年四十贈安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

子彥武定中太師法曹參軍

雙弟昭字仁曜起家高陽王雍常侍員外散騎侍郎太尉錄事參軍孝莊初與兄彥同時遇害年四十八贈散騎常侍左將軍兗州刺史

子彥武定中司空長流參軍

昭弟昭字仁照卒於散騎侍郎贈征虜將軍涼州刺史

子士元據武定中並儀同開府參軍事

昭弟曉字仁略武定末太尉諮議參軍

彥弟純字廷實歷步兵校尉東郡太守司農少卿卒贈龍驤將軍豫州刺史

長子詵字義興有幹局起家太學博士領殿中侍御史稍遷東郡太守莊帝初遷安東將軍濟州刺史轉廣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前廢帝時與第三弟通直散騎常侍義真第七弟中書侍郎太常少卿義德同時為介朱仲遠所害義德莊帝居蕃之日以外親甚見親昵及有天下特蒙信任介朱榮之誅義德與其事由是並及於禍出帝初贈詠侍中驃騎將軍吏部尚書冀州刺史義真贈前將軍齊州刺史義德贈安東將軍青州刺史

詠次弟義慎司空屬第四弟義遠國子博士莊帝初並於河陰遇害義慎贈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雍州刺史

承弟茂字仲宗高宗末襲父爵鎮西將軍教煌公高祖初除長安鎮都將轉西兗州刺史將軍如故入為光祿大夫例降為侯茂性謹慎以弟冲體戚懼於盈遂託以老疾固請遜位高祖不奪其志聽食大夫祿遷私第因居定州之中山自是優遊軍會不入京師景明三年卒時年七十一諡曰恭侯

子靜字紹安襲解褐太尉參軍事定州別駕東平原太守神龜三年卒年五十五

子暹字智遠有凡策才起家司空行參軍襲爵稍遷右將軍尚書都郎中出為河內太守介朱榮稱兵向洛次其郡境莊帝滑濟河北相會遷既聞榮推奉

莊帝遠開門謁候，仍從駕南渡，及河陰，爲亂兵所害。時年四十二。事東，追贈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秦州刺史，以侯駕之功，封盧鄉縣開國伯，邑三百戶。

子孝儒，襲爵受禪，爵例降。

靜弟孚，字仲安，恭順篤厚。起家鎮北府公曹參軍，定州別駕。汝陽汝南中山三郡太守。孝莊初，以外親超授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出除鎮東將軍，滄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普泰元年卒，年六十二，有五子。

長子惠昭，太傅開府城局參軍。

惠昭弟惠謀，武定中，齊州別駕。

季弟敬安，奉朝請早亡。

敬安弟季安，粗涉書史，解褐彭城王行參軍，稍遷寧朔將軍，步兵校尉，出爲徐州北海王顥撫軍府長史。正光末，顥爲關西都督，復引爲長史，委以戎政，尋加騎將軍。孝昌三年卒於軍，時年五十三。贈征虜將軍，涼州刺史。

子處默，少清惠，起家青州彭城王府主簿，稍遷通直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光祿大夫，撫軍將軍，廣州開府長史。天平初卒，年三十九。

茂弟輔，字督真，亦有人望。解褐中書博士，遷司徒議曹掾。太和初，高祖爲威陽王，禧納其女爲妃，除鎮遠將軍，潁川太守，帶長社戎輔，綏懷招集，甚得邊和。六年卒於郡，年四十七。贈征虜將軍，秦州刺史，襄武侯，諡曰惠。

長子伯尚，少有名，弱冠除秘書郎，高祖每云：此李氏之千里駒。稍遷通直散騎侍郎，勳擢太和起居注，尋遷秘書丞。世宗初，兼給事黃門侍郎。景明二年，坐與威陽王禧謀反，誅，時年二十九。

伯尚弟仲尚，儀貌甚美，少以文學知名。二十著前漢功臣序論，及季父司空仲謀時，兼侍中高聽，尚書刑罰，見而歎曰：後生可畏，非虛言也。起家東光王掾，行參軍，景明中，坐兄事賜死，年二十五。

仲尚弟季凱，沉敏有識，置坐兄事，與母弟俱徙邊久之，會赦免，遂寓居於晉陽。沉慶積年，孝昌中，解褐太尉參軍事，加威遠將軍，尋除并州安北府長史，肅宗

崩，介朱榮陰圖篡，季凱豫謀，莊帝踐阼，徵拜給事黃門侍郎，封博平縣開國侯，邑七百戶。尋加散騎常侍，東平將軍，轉秘書監，進號中軍將軍，普泰元年七月，介朱世隆以榮之死，謂季凱通知，於是見害。年五十五。出帝初，追贈侍中，驃騎將軍，吏部尚書，定州刺史。

子統，字基伯，武定末，太尉刑獄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季凱弟廷慶，孝昌中，解褐定州鎮北城局參軍，稍遷奉車都尉，陳留太守，遷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承熙二年卒，年五十二。贈本將軍，雍州刺史。

子惠矩，武定中，偃同開府參軍事。

廷慶弟廷度，武定中，衛將軍，安德太守。

輔弟佐，字季異，有文武才幹。高祖初，兼散騎常侍，銜命使高麗，以季使稱旨，還拜常山太守，賜爵真定子。遷冠軍將軍，懷州刺史，賜爵山陽侯。尋加安南將軍，河內公，轉安東將軍，相州刺史。所在有稱績。車駕南討，拜安南將軍，副大司馬。威陽王禧爲殿中將軍，尋被勅與征南將軍城陽王徽、安南將軍盧淵等軍攻

蕭蕭，各不相節度。諸軍皆坐甲城下，欲以不戰降賊。佐獨勸所部，屢夜攻擊，屬蕭蕭遣其太子右衛率垣歷生率衆來援，咸以勢弱不敵，規欲班師。佐乃閉騎二千逆賊爲賊所敗，坐徙瀛州爲民。車駕征宛鄧，復起佐假平遠將軍統軍，蕭蕭新野太守劉忌憚城固守，佐率所領攻拔之，以功封涇陽縣開國子，邑三百戶。河北既平，廣陽王壽爲荊州刺史，仍以佐爲壽鎮南府長史，加輔國將軍，別

鎮新野，及大軍凱旋，高祖執佐手曰：河北洛陽南門，卿旣爲朕平之，亦當爲朕善守。高祖崩，遺勅以佐行荊州事。仍本將軍佐在州，威信大行，邊民悅附。前後歸之者二萬許家。尋正刺史。世宗初，徵兼都官尚書。景明二年卒，年七十一。贈

征虜將軍，秦州刺史。諡曰莊子，建義。

建義備有父風，歷相州治中，轉別駕，冀州征北府長史，司馬，卒贈龍驤將軍，洛州刺史。孝莊初，以外戚超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果，襲司空，略議參軍。武定中，坐通西域伏誅。

建弟東字休賢，郡辟功曹，以父憂去職，遂終身不食酒肉，因屏居鄉里。肅宗初

司空任城王澄嘉其操尚以為參軍事尋轉司徒外兵參軍歷任城濟北二郡太守孝莊初遷鎮遠將軍濟州刺史卒贈安北將軍殿中尚書相州刺史

于經司徒諮議參軍行豫州事與和初坐妖言賜死

東第神備小名提少以才學知名為太常劉芳所賞釋褐奉朝請轉司徒祭酒從事中郎頃之拜驍騎將軍中書侍郎太常少卿出為前將軍荊州刺史時四方多事所在連兵蕭衍遣將曹敬宗來寇攻圍積時又引水灌城城不沒者數版神備備撫兵民戮力固守詔遣都督崔暹別將王展裴衍等赴援敬宗退走時寇賊之侵城外多有露骸神備教令收葬之徵拜大司農卿蕭宗末除鎮軍將軍行相州事於時萬榮南逼神備憂懼乃故摩厲傷脚仍停汲郡有詔追還莊帝纂統以神備外戚之望拜散騎常侍殿中尚書追論固守荊州之功封千乘縣開國侯邑一千戶轉中書監吏部尚書神備意尚風流情在推引人物而不能守正奉公無多聲譽有鉅鹿人李炎上書言神備之失天柱將軍公朱榮

曾補人為曲陽縣令神備以階縣不用榮聞大怒謂神備自樹親黨排抑動人神備懼登求解官乃除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尋屬公朱兆入京乘輿曲執神備

連逃竄民間出帝初始來歸國拜散騎常侍驍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孝靜初行并州事尋除驍騎大將軍驍州刺史入為侍中興和二年薨年六十四贈都督雍秦涇三州諸軍事驍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徒公雍州刺史

侍中開國公如故神備風韻秀舉博學多聞朝廷舊章及人倫氏族多所詰記篤好文雅老而不輟凡所交遊皆一時名士汲引後生為其光價四方才子咸宗附之而性通率不持檢度至於少年之徒皆與褻狎不能清正方重識者以此為譏神備妻二妻又欲娶鄭嚴姐妹神備之從甥也盧元明亦將為婚遂至紛競二家鬪於嚴祖之門鄭本歸元明神備憫恨不已時人謂神備風德之衰神備無子從弟延度以第三子容兒後之

紹從弟元珍小名大墨起家奉朝請太尉錄事參軍卒於步兵校尉

元珍弟仲遠有業尚彭城王勰為定州請為附府參軍累轉員外散騎常侍遊擊將軍太中大夫出為京兆內史大將軍京兆王繼西伐請而略驍參軍尋除

左將軍營州刺史時四方州鎮謀逆叛亂相續營州城內咸有異心仲遠單車赴州既至與大使盧同以恩信懷誘率皆怡悅後蕭宗又詔盧同為行臺北出慰勞同疑彼人情難信聚兵將往城民對安定等先有異志謂欲圖己還相恐動遂執仲遠二子清石阿罕尋亦見殺唯兄子徽仁得免

紹從叔思穆字叔仁父抗自涼州渡江左仕劉駿歷晉壽安東萊三郡太守思穆有度量善談論工草隸為當時所稱太和十七年攜家累自漢中歸國除步兵校尉還母憂解任起為都水使者及車駕南伐以本官兼直閣將軍從平南陽以功賜爵為伯尋除司徒司馬彭城王勰為定州請為司馬帶鉅鹿太守

勰徙鎮揚州仍請為司馬府解除征虜將軍太中大夫出為京兆內史在郡八年頗有政績徵拜光祿大夫蕭宗初除平北將軍中山太守未拜遷安北將軍營州刺史卒於位時年六十一贈安西將軍華州刺史永安中子燮為莊帝所親待復起贈思穆衛將軍中書監左光祿大夫諡曰宣惠有子十四人

嫡子斌襲官至散騎侍郎早卒

斌兄燮武定末司徒左長史李氏自初入魏人位兼舉因神寵過遠為當世所門而仁義吉凶情禮淺薄養功之服殆無慘容相視者不加採濟識者以此貶之

史臣曰李實家難流離晚獲歸正大事名器世業不頌諸子承基俱有位望詔清身履度聲績洽矣神備才尚風流殆民望也貞粹之地君子或未許焉

魏書卷三十九

蘇子瞻
書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二十八

陸侯

陸侯代人也。曾祖幹。祖引。世領部落。父突。太祖時。率部民隨從征伐。數有戰功。拜厲威將軍。離石鎮將。天興中。為上黨太守。關內侯。侯少聰慧。有策略。太宗踐阼。拜侍郎。遷內侍。襲爵關內侯。轉龍驤將軍。給事中。典選部。蘭臺事。當官而行。無所屈撓。世祖親征赫連昌。詔侯督諸軍。鎮大磧。以備蠕蠕。車駕還。復典選部。蘭臺事。與西平公安。領督諸軍。攻虎牢。剋之。賜爵建業公。拜冀州刺史。仍本將軍。時考州郡治功。唯侯與河內太守丘陳。為天下第一。轉都督洛豫二州諸軍。事本將軍虎牢鎮大將。平涼休屠金崖羌狄子玉等叛。復轉為使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安定鎮大將。既至。懷柔羌戎。莫不歸附。追討崖等。皆獲之。徵還。拜散騎常侍。出為平東將軍。懷荒鎮大將。未期。諸高車莫弗。乾於侯。嚴急待下。無恩。還請前鎮將。即孤。世祖詔許之。徵侯還京。既至。朝見。言於世祖曰。陛下今以即孤復鎮。以臣愚量。不過周年。孤身必敗。高車必叛。世祖疑謂不實。切責之。以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即孤。而叛。世祖聞之大驚。即召侯問其知敗之意。侯曰。夫高車上下。無禮無禮之人。難為其上。臣所以莅之。以威嚴節之。以惠網欲漸加訓導。使知分限。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故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鎮。欣其名譽。必加恩於百姓。讒臣為失。專欲以寬惠治之。仁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陵傲。不過期年。無復上下。然後收之以威。則人懷怨。怨既多。敗亂彰矣。世祖笑曰。卿身乃短。慮何長也。即日復除散騎常侍。世祖征蠕蠕。破涼州。常隨。勳別督輜重。又與高涼王那。渡河南。略地至濟南。東平。陵徙其民六千家於河北。又以侯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平西將軍。長安鎮大將。與高涼王那。擊秦吳於杏城。大破之。獲吳二叔。諸將欲送京師。侯獨不許。曰。夫長安一郡。險絕之土。民多剛彊。類乃非一。清平之時。仍多叛動。今雖良民。猶以為懼。況其黨與乎。若不斬吳。恐長安之變未已。吳一身藏。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傳十萬之衆。以

連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擒之必也。諸將咸曰。今來討賊。既破之。獲其二叔。唯吳一人。何所復至。侯曰。吳之悖逆。本自天性。今若獲免。必能惑亂。民稱王者不死。妄相扇動。為患必大。諸君不見毒蛇乎。斷其頭。猶能為害。況除腹心疾。而曰必遺其類。其可乎。諸將曰。公言是也。但得賊不殺。更有所求。遂去不返。其如罪何。侯曰。此罪我與諸君當之。高涼王那亦從侯計。遂遣吳二叔與之期。及吳叔不至。諸將各咎於侯。侯曰。此未得其便耳。必不肯也。後數日。果斬吳。以至。皆如其言。侯之明略。獨決。皆此類也。遷內都大官。安定。盧承劉超等。聚黨萬餘。以叛。世祖以侯威恩。被於關中。詔以本官。加都督秦雍諸軍事。鎮長安。世祖曰。秦川險絕。奉化日近。吏民未破。恩德。故頃年已來。頻有叛動。今超等特險。不順王命。朕若以重兵與卿。則超等必合。而為一。據險拒戰。未易攻也。若以輕兵與卿。則不制矣。今使卿以方略定之。於是侯單馬之鎮。超等聞之大欣。以為無能為也。既至。申揚威信。示以成敗。誘納超女。外若姻親。超猶自誓。初無降意。侯乃率其慢下。往見超。觀其舉措。設掩襲之計。超使人逆曰。三百人以外。當以弓馬相待。三百人以內。當以酒食相供。侯乃將二百騎詣超。超設備甚嚴。侯遂縱酒盡醉。而還。後謂將士曰。超可取也。乃密選精兵五百人。陳國恩德。激厲將士。言至懇切。士卒奮勇。各曰。以死從公。必無二也。遂偽獵而詣超。與士卒約曰。今會發機。當以醉為限。侯於是詐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世祖大悅。徵侯還京師。轉外都大官。散騎常侍。如故。高宗踐阼。以子麗有策立之功。拜侯征西大將軍。進爵東平王。太安四年。薨。年六十七。諡曰成王。有子十二人。

長子。續。多智。有父風。高宗見。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常數其父智。過其繼。是復。踰於父矣。少為內都下大夫。奉上下行止。取與。每能逆曉人。意與其從事者。無不愛之。與安初。賜爵聊城侯。出為散騎常侍。安南將軍。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為政清平。抑強扶弱。州中有德宿老。名望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責以方略。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又簡取諸縣。強門百餘人。以為假子。誘接殷勤。賜以衣服。令各歸家。為耳目於外。於是發奸擿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為神明。無敢劫

盜者在州七年。家至貧約。徵為散騎常侍。民乞留者千餘人。顯祖不許。謂羣臣曰。敝之善政。雖復古人。何以加之。賜絹五百疋。奴婢十口。敝之還也。吏民大斂。布帛以遺之。敝一皆不受。民亦不取。於是。以物造佛寺。名長慶公寺。後。敝父爵。改封建安王。時。劉威。司州刺史。常珍奇。以懸瓠內附。而新民。猶懷去就。敝街。旨撫慰。諸有陷軍。為奴婢者。敝皆免之。百姓忻悅。民情乃定。車駕村。蠲蠲。詔。敝為選部尚書。錄留臺事。督兵運糧。一委處分。顯祖將禪位於京兆王子。推任。城王雲。龍西王源。賀等。並皆固諫。敝抗言曰。皇太子聖德。承基四海。屬望不可。橫議。千國之紀。臣請剝頸。殿庭有死無貳。久之。帝意乃解。詔曰。敝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敝為太保。與太尉源。賀。持節奉。皇帝。置。敝。傳位於高祖。延興四。年。薨。贈以本官。諡曰。貞王。敝有六子。秀。凱。知名。

秀字伯琳。敝第五子。母赫連氏。身長七尺九寸。甚有婦德。敝有以爵傳秀之意。秀年九歲。敝謂之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為嫡長。承襲家業。今已年老。屬汝幼沖。詎堪為陸氏宗。首。秀對曰。苟非關力。何患重難。敝奇之。遂立秀為世子。敝薨。秀沉。較少。言雅好讀書。以功。臣子。孫。為侍御。長。給事中。遷黃門侍郎。轉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太子左詹事。領北海王師。光祿大夫。轉祠部尚書。司州大中正。會從兄。數事。免官。景明初。試守河內郡。咸陽王禧。謀反。令子。曇和。與尹。仲期。薛。繼。祖。等。先。據。河。內。秀。聞。禧。敗。斬。曇。和。首。時。以。秀。不。先。送。曇。和。禧。敗。始。斬。首。責。其。通。情。徵。詣。廷。尉。少。卿。崔。暹。治。罪。狀。按。秀。大。逆。陸。宗。大。小。咸。見。收。捕。會。將。敝。先。薨。於。獄。秀。弟。凱。仍。上。書。訴。寬。世。宗。詔。復。秀。爵。

子景祚。凱字智君。禮重好學。年十七。為中書學生。拜侍御中散。轉通直散騎侍郎。遷太子庶子。給事黃門侍郎。凱在樞要十餘年。以忠厚見稱。希旨屢中。高祖薨之後。遇患。頻上書乞骸骨。詔不許。勅太醫給湯藥。除正平太守。在郡七年。號為夏吏。初。高。祖。將。讓。草。薨。舊。風。大。臣。並。有。難。色。又。每。引。劉。芳。郭。祚。等。密。與。規。謀。共。論。時。政。而。國。威。謂。遠。疎。己。快。快。有。不。平。之。色。乃。令。凱。私。喻。之。曰。至。尊。但。欲。廣。知。前。事。直。當。問。其。古。式。耳。終。無。親。彼。而。相。疏。也。國。威。舊。人。意。乃。稍。解。咸。陽。王。禧。謀。逆。凱。

兄秀陷罪。凱亦被收。過數乃免。凱痛兄之死。哭無時節。目幾失明。訴冤不已。備盡人事。至正始初。世宗復秀官爵。凱大喜。置酒集諸親。曰。吾所以數年之中。抱病忍死者。願門戶計耳。逝者不追。今願畢矣。遂以其年卒。贈龍驤將軍。南青州刺史。諡曰惠。

長子暉。字道暉。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賈秋。見其兄弟。數曰。僕以老年。更親雙璧。又嘗兄弟共候黃門。郎孫惠。府。惠。府。謂。諸。賓。曰。不。意。二。陸。復。在。座。隔。吾。德。謝。張。公。無。以。延。譽。暉。起。家。司。徒。行。參。軍。太。尉。西。閣。祭。酒。兼。尚。書。右。民。三。公。郎。坐。事。免。後。除。伏。波。將軍。正。光。中。卒。贈。司。州。治。中。孝。昌。中。重。贈。冠。軍。將軍。恆。州。刺。史。暉。兼。惠。就。篇。為。悟。蒙。章。及。七。誘。十。醉。章。表。數。十。篇。暉。與。恭。之。晚。不。睦。為。時。所。鄙。

子元規。武定中。尚書郎。恭之字季順。有操術。稱揚侍御史。著作佐郎。建義初。除中書侍郎。領著作郎。尋除河北太守。轉征虜將軍。殷州刺史。前廢帝初。拜廷尉卿。加鎮西將軍。所歷並有聲績。後坐事免。孝靜初。還復本位。出除征南將軍。東荊州刺史。天平四年。卒。贈散騎常侍。衛將軍。吏部尚書。定州刺史。諡曰懿。恭之所著文章詩賦。凡千餘篇。

子暉。開府中兵參軍。

石鼓。第。石。鼓。涇。州。刺。史。

石鼓。第。東。宮。舍。人。駕。部。校。尉。

歸。第。尼。內。侍。校。尉。東。陽。鎮。都。將。

尼第。屬。少。以。忠。謹。入。侍。左。右。太。武。特。親。昵。之。舉。動。舉。慎。而。無。怨。失。賜。爵。章。安。子。精。進。兩。部。尚。書。太。武。崩。南。安。王。余。立。既。而。為。中。書。侍。郎。案。受。等。所。殺。百。家。受。德。莫。知。所。立。屢。以。高。宗。世。嫡。之。重。民。益。所。保。乃。首。建。大。義。與。殿。中。尚。書。長。孫。瑒。使。尚。書。陳。實。羽。林。郎。劉。尼。奉。迎。高。宗。於。苑。中。立。之。社。稷。獲。安。屬。之。謀。矣。由。是。受。心。膺。之。任。在。朝。者。無。出。其。右。與。安。初。封。平。原。王。加。撫。軍。將軍。慶。祥。曰。陛。下。以。一。統。之。重。承。基。繼。業。至。於。奉。迎。守。順。臣。二。常。豈。敢。昧。冒。以。干。大。典。願。再。三。詔。不。聽。

慶乃啓曰臣父歷奉先朝忠勤著稱今年至西夕未登王爵臣叨荷寵榮於分已過愚敬之情未申犬馬之効未展願裁過恩聽遂所請高宗曰朕爲天下主豈不能得二王封卿父子也乃以其父侯爲東平王麗華選侍中撫軍大將軍司徒公復其子孫賜妻妃號麗以優寵既類固辭不受高宗益重之領太子太傅麗好學愛士常以謙習爲業其所待者皆篤行之流士多稱之性又至孝遭父憂毀瘠過禮和平六年高宗崩先是麗療疾於代郡溫泉聞諱欲赴左右止之曰官車晏駕王德望素重奸臣若疾民譽慮有不測之禍願少遲回朝廷寧靜然後奔赴猶爲未曉麗曰安有聞君父之喪方慮禍難不即奔波者遂便馳赴乙渾尋擅朝政忌而害之初渾恃傲每爲不法麗數諍之由是見忌顯祖甚追惜麗曰簡王陪葬金陵高祖追錄先朝功臣以麗配饗廟庭麗二妻長曰杜氏次張氏長子定國杜氏所生次敷張氏所生

定國在襁抱高宗幸其第詔養宮內至於遊止常與顯祖同處年六歲爲中庶子及顯祖踐阼拜散騎常侍特賜封東郡王加鎮南將軍定國以承父爵類辭不許又求以父爵讓弟敷乃聽之俄遷侍中儀曹尚書轉殿中尚書前後大駕征巡每擢爲行臺錄都曹事超遷司空定國特恩不循法度延興五年坐事免官爵爲兵太和中復除侍中鎮南將軍兼益二州刺史復王爵八年薨於州贈以本官諡曰莊王賜命服一襲

子昕之字慶始風望端雅慶爵例降爲公尙顯祖女常山公主拜駙馬都尉歷通直郎景明中以從叔秀罪免官尋以主婿除通直散騎常侍未幾遷司徒司馬加輔國將軍出爲兗州刺史尋進號安東將軍治有名績仍除青州刺史在州著寬平之稱轉安北將軍相州刺史承平四年夏卒贈鎮東將軍冀州刺史諡曰惠初定國娶河東柳氏生子安保後納范陽盧度世女生昕之二室俱爲舊族而嫡妾不分定國亡後兩子爭襲父爵僕射李冲有寵於時與度世子泉婚親相好冲遂左右申助昕之由是承爵尙主職位赫奕安保沉廢貧賤不免飢寒昕之容貌柔謹高祖以其主婿特垂昵眷世宗時年未四十類撫三蕃嘗世以此榮之昕之卒後母盧悼念過哀未幾而亡公主奉姑有孝稱神龜初與

穆氏頓丘長公主並爲女侍中又性不妬忌以昕之無子爲納妾媵而皆育女公主有三女無男以昕之從兄希道第四子子彰爲後

子彰字明遠本名士阮年十六出後事公主盡禮丞相高陽王雍嘗言曰常山妹雖無男以子彰爲兒乃過自生矣正光中襲爵東郡公尋除散騎侍郎拜山陽太守莊帝即位徵拜給事黃門侍郎子彰妻即咸陽王禧女禧養於彭城王第莊帝親之略同諸姊建義初朱榮欲修舊事庶姓封王由是封子彰濮陽王食邑七百戶尋而詔罷仍復先爵除安西將軍洛州刺史遷拜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廣平王贊開府諸議參軍事天平中拜衛將軍領州刺史以母憂去職元象中以本將軍除齊州刺史又加驃騎將軍行懷州事轉北豫州刺史仍除徐州刺史將軍並如故一年歷三州當世榮之遷朝除衛大將軍右光祿大夫又行瀛州事尋拜侍中復行滄州事進號驃騎大將軍行冀州事除侍讀兼七兵尚書行青州事子彰之爲州以聚斂爲事晚節修改自行青冀滄瀕甚有時譽加以虛己納物人敬愛之武定八年二月除中書監三月卒年五十四贈帛一百疋追贈都督青光齊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公如故諡曰文宣子彰榮好道術曾學重疾藥中須桑蠶蟬子彰不忍害物遂不服焉其仁恕如此教訓六子雅有法度

子昂武定中中書舍人

昂弟駿太子洗馬

駿弟查尙書舍部郎

數字思弼其母張氏字黃龍本恭宗宮人以賜麗生數麗之亡也數始十餘歲襲爵撫軍大將軍平原王沉雅好學折節下士年未二十時人便以宰相許之娶徐州刺史博陵崔嬰女嬰謂所親云平原王才度不惡但恨其姓名殊爲重覆時高祖未改其姓數婚自東徐還經於鄆見李彪甚敬悅之仍與俱趨京師以爲館客資給衣馬僮僕侍之甚厚爲北征都督拜北部長轉尙書加散騎常侍太和八年正月數與隴西公元琛並持節爲東西二道大使褒善罰惡聲稱聞於京師五月詔賜數夏服一具後以數爲北征都督擊蠕蠕大破之遷侍中

都曹尚書時蠕蠕又犯塞詔徵率騎五千以討之蠕蠕遁走追至石積擒其帥赤阿突等數百人而還加散騎常侍遷尚書左僕射領北部尚書十六年降五等之爵以慶勳著前朝封數鉅鹿郡開國公食邑三百戶尋為使持節鎮北大將軍與陽平王頤並為都督督領軍將軍斛律桓等北征三道諸軍事步騎十萬以討蠕蠕教以下各賜衣物有差二親幸城北訓誓羣帥除尚書令衛將軍大破蠕蠕而還尋以母憂解令高祖將有南伐之事以本官起之改授征南將軍教固辭請終禮詔曰教猶執私痛致違往旨金革方馳何宜曲遂也加領衛尉可重勅有司速令教喻後除使持節都督恆肆朔三州諸軍事本將軍恆州刺史行尚書令高祖大考百官奪教尚書令祿一周十九年教表曰臣聞先天有弗違之略後天有順時之見今蕭蕭盜有名目竊據江左惡盈罪稔天人棄之取亂攻昧誠在茲日愚以長江浩蕩彼之巨防可以德招難以力屈又南土昏霧暑氣鬱蒸師人經夏必多疾病而鼎運革創庶事南爾臺省無輪政之館府寺廢聽治之所百寮居止事等行路沉雨炎陽自成痼疾且兵徭並舉聖王所難今介冑之士外攻讎寇羸弱之夫內勦土木運給之費日損千金驅罷敵之兵討堅城之虜將何以取勝乎陛下往冬之舉政欲曜武江漢示威衡湘自春幾夏理宜釋甲願棄旌卷旆為持久之方崇成帝居深重本之固聖懷無內念之虞兆庶休斤板之役修禮華區颶風洛浦然英略之將任猛毅之雄南取荆湘據其要府則梁秦以西觀機自服撫附振威回庭東指則魏陽以左馳聲可制然後布仁化以綏近播恩施以懷遠凡在有情孰不思奮還違慕德之人効其餘力乘流而下勢勝萬倍表爾闔閭敢不稽顙豈必茲年兢斯寸尺惟願顯存近勅納降而旋不紆鑾與久臨炎暑高祖從之教表請車駕還代親臨太師馮熙之葬坐削毒都督三州諸軍事尋除都督恆朔二州諸軍事進號征北大將軍以有順遷之表加邑四百戶時穆泰為定州刺史辭以疾病上溫則甚請恆州自効高祖許之乃以教為散騎常侍定州刺史將軍如故教未發遂與泰等同謀擄逆賜死獄中聽免學教從其妻子為遠西郡民詔僕射李冲領軍于烈曰陸徵元不早五大臣自與卿等同受非常之詔朕許以不

死之旨思得上下齊信以保大義朕於卿等常忘短棄瑕務相含養豈謂陸徵無心之甚一年於斯乃與穆泰結禍數圖反噬以朕遷洛內懷不可擬舉諸王議引子恂若斯之論前後非一始欲推故南安王次推陽平王若不肯從欲逼樂陵王勳勝朝廷書信炳然事既垂就教以洛都休明勸令小緩於是之後兩人復競然猶隱而弗聞賴陽平王忠貞奮發獲泰之言便爾馳表得使正人糾愚恆岳無辜是以教之愆失處入門誅朕誅尋前旨許不盡法反逆之志自負幽冥違誓在彼不關朕也反心逆意既異餘犯雖欲矜恕末如之何然猶憶先旨兼以末願異議聽自死別府免厥等戮其門子孫永世不齒元丕二子一第首為賊端其父無人明證理在可觀但以言無炳灼隱而弗窮以連坐應死特怒為朕本期有終而彼自棄卿等之聞忽及今日違心乖念一何可悲故此別示想無致怪也謀反之外皎如白日耳冲烈表曰臣等遠逢幸會生遇昌辰才非利用坐班位列功無汗馬復受山河叨忝之寵終古無比莫大之施萬殞靡酬而教不識乖犬馬心同桑槐潛引童稚構茲妖逆違悖天常罪踰萬殞教結釁在心陰構不忠閉說成毒擬窺乾象雖親休平未懷疑感何嘗片辭披露宿志原心語跡實為賊首丕之二子從惡累年交扇東西規獲并夏測觀此狀無容不知雖聖慈含育恕其生命其若天地何其若神祇何夫効誠盡節為下之常分刑茲無捨在上之常法況曲蒙莫大之恩獎以忠貞之義而更違天背道包藏奸逆求情推理罪乃常誅而慈造寬渥更流恩貸續教三斷之骸還丕已絕之魄二三縱宥實虧憲典猶復上延天眷言念曩日不以臣等背負餘黨別垂明詔再申齊信之恩重喻皎日之旨伏讀悲慚惟深愧傷

教長子希道字洪度有風貌美鬚髯歷覽經史頗有文致初拜中散遷通直郎坐父事徙於遠西於後得還從征自効以軍功拜給事中遷司徒配室司空主簿征南將軍元英攻蕭衍司州以希道為副及克襄陽以功賜爵淮陽男拜諫議大夫以學關今古參議新令轉廷尉少卿加龍驤將軍南青州刺史以本將軍轉梁州刺史希道頗表辭免又除東夏州刺史不拜轉北中郎將遷前將軍鄧州刺史希道善於馭邊甚有威略轉平西將軍涇州刺史正光四年卒官贈

撫軍將軍定州刺史希道有六子。

士懋字元偉天平中以其曾祖屢有異載之勳詔特復鉅鹿郡開國公邑三百戶令士懋襲武定中平東將軍營州刺史

士懋第士宗字仲彥尚書左外兵郎中

士宗第士述字幼文符璽郎中士宗士述建義初並於河陰遇害

士述第士沉出繼從叔昕之

士沉第士廉字季脩建州平北府長史永安末為公朱世隆攻陷州城見害

士廉第士佩字季偉武定中安東將軍司州治中

希道第希悅尚書外兵郎中驃騎諮議參軍通直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光祿大夫遇害於河陰贈散騎常侍衛將軍相州刺史

希悅第希齡太尉參軍早卒

希齡第希靜字季默司徒散曹稍遷邵郡太守

希靜第希質字幼成起家員外郎領侍御史稍遷散騎侍郎陽城太守孝莊初除龍驤將軍膠州刺史蕭衍遣將軍裴敷萬從郁州浮海據島來侵州界希質討破之轉建州刺史將軍如故公朱榮之死也世隆率眾北還晉陽希質固守拒之城陷兄子被害希質妻元氏榮妻之兄孫由是獲免天平初給事黃門侍郎遷魏尹轉太常卿衛大將軍都官尚書武定七年夏卒年五十八贈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青州刺史諡曰文希質名家子位官又通不能平心於物唯與山

偉字文忠之等共為朋黨排毀朝後有識者薄之

子珣字子璜開府參軍

次璜字子璜性並嚴險乃為劫盜珣璜俱死

璜弟璉字子璜次悉達武定中並儀同開府參軍

璉弟璠早卒字清都性機巧歷位長水校尉賜爵廣牧子遷龍驤將軍游

擊將軍北中郎將轉南中郎將帶魯陽太守進號前將軍平贈本將軍夏州刺

史諡曰順

璠弟璩成中校尉河間太守秘書中散新城子

璩弟璠

璠弟璠

璠弟龍成有父兄之風少以功臣子為中散稍遷散騎常侍賜爵永安子加平遠將軍出為安南將軍青州刺史假樂安公愛民恤下百姓稱之卒

子昶字細文襲爵正始中為太尉屬加軍遠將軍以本官行樂陽郡事被劫會赦免久之進號廣武將軍遷司空司馬尋拜光祿大夫昶無他才唯飲酒為

事出為平西將軍京兆內史固辭不拜轉平北將軍肆州刺史入為衛將軍大

鴻臚卿仍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中進號驃騎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領

左右兼給事黃門侍郎仍兼太僕卿復以本將軍為東徐州刺史尋卒贈本將

軍衛尉卿青州刺史

龍成季第驍驍侍郎中散轉侍御長太和初新平太守銀青光祿大夫以彭城

勳除夏州刺史

子高貴字昌中兗州鎮東府法曹參軍

子操武定末度支尚書

操弟楚

高貴弟順宗員外郎秘書中散

子概之武定末東莞太守

俟族第宜雲中鎮將

子簡高宗世歷侍中給事顯祖初侍御長以謀誅乙渾拜侍中樂部尚書遷散

騎常侍吏部尚書賜爵安樂公甚見委任尋拜尚書令後除安東將軍定州刺

史轉征東大將軍相州刺史政尚寬惠民吏安定卒諡貞公

子登澄城太守

子匡司空倉曹參軍

登弟于景元元象初衛將軍儀同三司南青州刺史

史臣曰陸侯威略智器有過人者顧識幹明厲不替家風屬忠國奉主為時梁

棟蹈忠履義制於一豈惜哉數秀以沉雅顯達而覺逆陷禍深山大澤實有龍

蛇希道風度有聲于彰令終之美也

魏書卷四十

魏書卷四十考證

陸侯傳與度世子東婦觀相好○東北史作伯源臣服按本書盧度世傳度世

子彌字伯源北史避唐高祖諱書字如此則改彌為東唐時例以東代彌也

然簡其略之將任猛毅之雄南取荆湘據其要府○然字下疑脫使字

上疆則甚○臣服按此四字北史無之按古關本則闕之蓋以義不可曉也推

尋文意上字乃土字之訛時已除數都督恆朔二州諸軍事矣因定州刺史

韓泰在定疾痛辭稱居定土疆則疾愈甚請恆州自効蓋恆北而定南恆必

據于定故以數與泰對調也

魏書卷四十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二十九

源賀

源賀自署河西王禿髮得檀之子也。得檀為乞伏熾磐所滅，賀自樂都來奔賀。偉容貌，善風儀，世祖素聞其名，及見器其機辯，賜爵西平侯，加龍驤將軍。謂賀曰：卿與朕源同，因事分姓，今可為源氏。從擊叛胡白龍，又討吐京胡，皆先登陷。陳進號平西將軍，世祖征涼州，以賀為鄉導，詔問攻戰之計，賀對曰：姑臧城外有四部鮮卑，各為之援，然皆是臣祖父舊民，臣願軍前宣國威，信示其福，禍必相率歸降。外援既服，然後攻其孤城，拔之如反掌耳。世祖曰：善。於是遣賀率精騎，歷諸部招慰，下三萬餘落，獲雜畜十餘萬頭，及圍姑臧，由是無外慮。故得專力攻之。涼州平，遷征西將軍，進號西平公。又從征蠕蠕，擊五城吐京胡，討蓋吳，諸賊皆有功，拜散騎常侍，從駕臨江，為前鋒大將。賀為人雄果，每遇疆寇，輒自奮擊。世祖戒之曰：兵凶戰危，不宜輕犯，卿可運籌處分，勿恃身力也。賀本名破羌，是役也，世祖曰：人之立名，宜其得實，何可濫也。賜名賀焉。拜殿中尚書，南安王余為宗愛所殺也，賀部勒禁兵，靜邊外，內與南部尚書陸麗決議定策，翼戴高宗，令麗與劉尼馳詣苑中，奉迎高宗，賀守禁中，為之內應，俄而麗抱高宗單騎而至，賀乃開門。高宗即位，社稷大安，賀有力焉。轉征北將軍，加給事中，以定策之功，進爵西平王。高宗即位，班賜百僚，謂賀曰：朕大養善人，卿其任意取之，勿謙退也。賀辭固，使取之，賀唯取戎馬一疋而已。是時斷獄多濫，賀上書曰：案律謀反之家，其子孫雖養他族，追還就戮，所以絕罪人之類，彰大逆之辜。其為劫賊，應誅者，兄弟子姪，在遠道隔關津，皆不坐，竊惟先朝制律之意，以不同謀，非絕類之罪，故特垂不死之詔。若年十三已下，家人首惡，計謀所不及，愚以為可原其命。沒入縣官，高宗納之，出為征南將軍，冀州刺史，改封龍西王。賀上書曰：臣聞人之所寶，莫實於生，全德之厚者，莫厚於宥死。然犯死之罪，難以盡恕，權其輕重，有可矜恤。今勅遣遊魂於北，校賊貨險於南，其在疆場，猶須防戍，臣

愚以為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臧及盜，與過誤之愆，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輔守邊境，是則已斷之體，更受全生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幾在茲。虞書曰：流宥五刑，此其義也。臣受恩深重，無以仰答，將違闕庭，豫增保總，敢上聲音，唯加裁察。高宗納之，已後入死者，皆恕死。徙邊久之，高宗謂羣臣曰：源賀勸朕宥諸死刑，徙充北番諸戍，自爾至今，一歲所活，殊為不少。生濟之理，既多，邊戍之兵，有益，卿等事朕，致何善意也。苟人人如賀，朕治天下，復何憂哉。願憶誠言，利實廣矣。羣臣咸曰：非忠臣不能進此計，非聖明不能納此言。賀之臨州，鞠獄以情，徭役簡省，武邑郡姦人石華，告沙門道可與賀謀反，有司以聞。高宗謂羣臣曰：賀誠心奉國，朕為卿等保之，無此明矣。乃精加訊檢，華果引誣。於是遣使者詔賀曰：卿以忠誠，教至著自先朝，以丹青之潔，而受蒼蠅之汙，朕登時研檢，已加極法，故遣宣意，其善經所莅，勿以謬謗之言，致損慮也。賀上書謝奏，高宗顧謂左右曰：以賀之忠誠，尚致其誣，不若是者，可無慎乎。時考殿最，賀治為第一。賜衣馬器物，班宣天下。賀上表請代朝議，以賀得民情，不許。在州七年，乃徵拜太尉。蠕蠕寇邊，賀從駕追討，破之。顯祖將傳位於京兆王子推時，賀都督諸軍屯漢南，乃馳傳徵賀。賀既至，乃命公卿議之。賀正色固執，不可。即詔賀持節奉皇帝璽綬，以授高祖。是歲，河西勒勒叛，遣賀率衆討之，降二千餘落。倍道兼行，追賊黨郁朱于等至袍罕，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虜男女萬餘口，雜畜三萬餘頭。復追統萬高平上郡三鎮叛，勅勒至于金城。斬首三千級。賀依古今兵法，及先儒耆舊之說，略採至要，為十二陳圖。以上之顯祖覽而嘉焉。賀以年老，辭位，詔不許。又詔都督三道諸軍屯于漢南，是時每歲秋冬，遣軍三道並出，以備北寇。至春中，乃班師。賀以勞，役京都，又非禦邊長計，乃上言請募諸州鎮有武健者三萬人，復其徭賦，厚加賑恤，分為三部。二鎮之間，築城，城置萬人，給糧弩十二床，武衛三百乘，弩一床，給牛六頭，武衛一乘，給牛二頭，多造馬槍及諸器械，使武略大將二人，以鎮撫之。冬，則講武，春則種殖，並成。並耕，則兵未勞而有盈畜矣。又於白道南三處立倉，運近州鎮，租粟以充之。足食足兵，以備不虞，於宜為便。不可歲常舉，乘運動京師，令朝廷恆有北顧之慮。

也事經不報。又上書稱病篤乞骸骨。至于再三。乃許之。朝有大議。皆就詢訪。又給衣藥珍羞。太和元年二月。瘵疾於溫湯。高祖文明太后遣使者屢問消息。太醫視疾。患篤。還京師。實乃遺令勅諸子曰。吾頃以老患辭事。不悟天慈降恩。壽遠於汝。汝其毋傲吝。毋荒怠。毋奢越。毋嫉妬。疑思。問言。思審行。思恭。服。思度。思惡。揚善。親賢。遠佞。目觀必真。耳屬必正。誠勸以事。君清約以行。已吾終之後。所葬時服單襦。足申孝心。芻鹽明器。一無用也。三年秋。薨。年七十三。贈侍中。太尉。龍西王印綬。諡曰宣。賜雜綵五百疋。賜輜車及命服。溫明秘器。陪葬于金陵。長子延。性謹厚。好學。初以功。臣子拜侍御中散。賜爵武城子。西治都將。卒。贈涼州刺史。廣武侯。諡曰簡。

子鑄。觀。

延弟思。禮。後賜名懷。謙。恭。寬。雅。有大度。高宗末。為侍御中散。父實。辭老。詔懷受。父爵。拜征南將軍。尋為持節督諸軍屯於漢南。還除殿中尚書。出為長安鎮將。雍州刺史。清儉有惠政。善於撫恤。劫盜息止。流民皆相率來還。歲餘。復拜殿中尚書。加侍中。參都曹事。又督諸軍征蠕蠕。六道大將。啓受節度。還尚書令。參議律令。後例降為公。除司州刺史。從駕南征。加衛大將軍。領中軍事。以母憂去職。賜帛三百疋。數千石。十九年。除征北大將軍。夏州刺史。轉都督雍岐秦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景明二年。徵為尚書左僕射。加特進。時有詔以奸吏犯罪。每多逃遁。因會乃出。並皆釋然。自今已後。犯罪不問輕重。而藏竄者。悉遠流。若永避不出。兄弟代徙。懷乃奏曰。謹按條制。逃吏不在赦限。竊惟聖朝之恩。事異前宥。諸流徙在路。尚蒙旋反。况有未發。而仍遭邊戍。按守宰犯罪。逃走者。衆。祿潤既優。尚有越失。及蒙恩宥。卒然得還。今獨苦此等。恐非均一之法。如臣管執。謂宜免之。書奏。門下以成式。既班。駁奏不許。懷重奏曰。臣以為法貴經通。治尚簡要。刑憲之設。所以網羅罪人。苟理之所備。不在繁典。行之可通。豈容峻制。此乃古今之通政。救世之恆規。伏尋條制。勳品已下。罪發逃亡。遇恩不宥。仍流妻子。雖欲抑絕。奸途匪為。通式。謹按事條。使官敗法。專據流外。豈九品已上人。皆真白也。其請州守宰。職任清流。至有貪濁。事發逃竄。而遇恩免罪。勳品已

下。獨乖斯例。如此。則寬縱上流。法切下吏。育物有差。惠罰不等。又謀逆播天。輕恩尚免。吏犯微罪。獨不蒙赦。使大宥之經。不通開生之路。豈獲進古典。退乖今律。輒率愚見。以為宜傳書奏。世宗納之。其年。除車騎大將軍。涼州大中正。懷奏曰。南賊遊魂。江揚。職為亂逆。肆厥淫昏。月滋日甚。貴臣重將。靡有孑遺。崇信。恣回。虎比。關。豎。內外。離心。骨肉。猜叛。蕭蕭。融。僭。號。於。荆。鄴。其。雍。州。刺。史。蕭。衍。勒。兵。而。東。襲。上。流。之。衆。已。逼。其。郊。廣。陵。京。口。各。持。兵。而。懷。兩。望。鍾。離。淮。陰。並。鼎。峙。而。觀。得。失。秣。陵。孤。危。制。不。出。門。君子。小人。並。罹。災。禍。延。首。北。望。朝。不及。夕。斯。實。天。啓。之。期。吞。并。之。會。乘。厥。蕭。蕭。之。聲。籍。其。分。崩。之。隙。東。據。歷。陽。兼。指。瓜。步。練。江。鎮。戍。連。於。荆。鄴。然後。奮。雷。電。之。威。布。山。河。之。信。則。江。西。之。地。不。刃。自。來。吳。會。之。鄉。指。期。可。舉。昔。士。治。有。言。皓。若。暴。死。更。立。賢。主。文。武。之。官。各。得。其。任。則。勅。敵。也。若。蕭。衍。克。就。上。下。同。心。非。直。後。圖。之。難。實。亦。揚。境。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鄴。七。百。而。已。山。川。水。陸。彼。所。詰。利。脫。江。湘。無。波。君。臣。效。職。藉。水。漲。舟。條。忽。而。至。壽。春。容。不。自。保。江。南。將。若。之。何。今。寶。卷。邑。居。有。土。崩。之。形。邊。城。無。繼。援。之。兆。清。蕩。江。區。實。在。今日。臣。受。恩。既。重。不。敢。不。言。詔。曰。不。君。不。臣。江。南。常。弊。有。果。不。食。其。在。斯。矣。上天。將。欲。亡。之。諸。蕃。又。願。取。之。人。事。天。道。孰。云。匪。會。但。以。養。害。仁。者。不。為。且。十。月。五。日。衍。軍。已。達。大。航。其。大。傷。小。亡。之。勢。久。應。有。決。假。令。天。罰。寶。卷。衍。兵。獲。進。則。衍。之。主。佐。又。是。亂。亡。遺。孽。皇。靈。其。能。久。祐。之。乎。今。之。所。矜。者。正。以。南。黔。企。德。邊。書。繼。至。珍。粹。之。氓。理。須。救。接。若。爾。者。揚。州。兵。力。配。積。不。少。但。可。速。遣。任。城。委。以。處。分。別。加。慰。勉。令。妙。盡。邊。算。也。以。衍。事。克。遂。停。懷。又。表。曰。昔。世。祖。昇。遐。南安。在。位。出。拜。東。廟。為。賊。臣。宗。愛。所。執。時。高。宗。避。難。龍。潛。苑。中。宗。愛。異。圖。神。位。未。定。臣。亡。父。先。臣。實。與。長。孫。湯。侯。陸。麗。等。表。迎。高。宗。集。徵。實。命。屬。以。扶。負。聖。躬。親。所。見。職。蒙。授。撫。軍。大。將。軍。司。徒。公。平。原。王。與。安。二。年。追。論。定。策。之。勳。進。先。臣。爵。西。平。王。皇。興。季。年。顯。祖。將。傳。大。位。於。京。兆。王。先。臣。時。都。督。諸。將。屯。於。武。川。被。徵。請。京。特。見。顯。問。先。臣。固。執。不。可。顯。祖。久。乃。許。之。遂。命。先。臣。持。節。授。皇。帝。重。嚴。於。高。祖。至。太。和。十。六。年。麗。息。數。狀。私。書。稱。其。亡。父。與。先。臣。援。立。高。宗。朝。廷。追。錄。封。數。鉅。麗。郡。開。國。公。臣。時。丁。艱。草。土。不。容。及。例。至。二。十。年。除。臣。雍。州。刺。史。臨。發。

李鼎面奏先帝申先臣舊勳時勅旨但赴所臨尋當別判至二十一年車駕幸
雍臣復陳聞時蒙勅旨征還當授自官車馬駕遂爾不自稱惟先臣遠則援立
高宗實曆不墜近則陳力顯祖神器有歸如斯之勳超世之事屬以父功而獲
河山之賞臣有家勳不露茅社之賜得否相懸請垂裁處詔曰宿老元臣云如
所訪訪之史官願亦言此可依比授鴻臚郡開國公邑九百戶又詔爲使持節
加侍中行臺巡行北邊六鎮恆燕朔三州賑給貧乏兼採風俗考驗殿最事之
得失皆先決後聞自京師遷洛過期遠加連年旱儉百姓困敝懷衝命巡撫
存恤有方便宜運轉有無通濟時后父于勤勢傾朝野勳兄子祚與懷衝普通
婚時爲沃野鎮將頗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即劫祚免官懷
朔鎮將元尼須與懷少舊亦食糧復藉置酒請懷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
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深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鞠獄之所也明
日公庭始爲使人檢鎮將罪狀之處尼須揮淚而已無以對之懷既而表勅尼
須其奉公不撓皆此類也懷又表曰景明以來北蕃連年災旱高原陸野不任
管殖唯有水田少可當畝然主將參僚專擅朕美瘠土荒囑給百姓因此困敝
日月滋甚諸鎮水田請依地令分給細民先貧後富若分付不平令人怨訟
者鎮將已下連署之官各奪一時之祿四人已上奪祿一兩北鎮邊蕃事具諸
夏往日置官全不差別沃野一鎮自將已下八百餘人黎庶怨嗟食曰煩擾邊
隅事涉實少畿服請主帥吏佐五分減二詔曰省表具恤民之懷已勅有司一
依所上下爲承準如斯之比不便於民損化害政者其備列以聞時細民爲衆
疆陵壓積年枉滯一朝見申者日有百數所上事宜便於北邊者凡四十餘條
皆見嘉納正始元年九月有告蠶蠶率十二萬騎六道並進欲直趨沃野懷朔
南寇恆代詔懷以本官加使持節侍中出據北蕃指授規略隨懷發諸所處
分皆以便宜從事又詔懷子直履徵隨懷北行詔賜馬一匹細鎧一具御稍一
枚懷拜受訖乃於其庭跨鞍執稍躍馬大呼願謂賓客曰氣力雖衰尙得如此
蠶蠶雖長壯輕老我亦未便可欺今奉廟勝之規總統捍之衆足以擒其酋帥
獻俘闕下耳時年六十一懷至雲中蠶蠶亡通懷旋至恆代案視諸鎮左右要

審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皆置其高下揣其厚薄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
敵之勢凡表五十八條表曰蠶蠶不羈自古而爾遊魂爲集水草爲家中國患
者皆斯類耳歷代驅逐莫之能制雖北拓榆中遠臨瀚海而智臣勇將力算俱
竭胡人頗遁中國以疲于時賢哲思造化之至理推生民之習業置夫中夏粒
食邑居之民羣衣儒步之士荒表茹毛飲血之類爲相舍居之徒親校短長因
宜防制知城郭之固暫勞永逸自皇魏統極都於平城威震天下德範宇宙今
定鼎成周去北遠代表諸蕃北固高車外叛尋遣軍餉戎馬甲兵十分闕入
去歲復鎮陰山庶事蕩盡遣尙書郎中韓貞宋世暹等檢行要險防邊形便
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觀農積粟蓄急之日隨便
調討如此則威形增廣兵勢亦威且北方沙漠夏乏水草時有小泉不瀆大衆
脫有非意要待秋冬因雲而動若至冬日冰沙凝屬遊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
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世宗從之今北鎮諸戍東西九城是也運驛
騎大將軍時武興氏王楊紹先救集起反叛詔懷使持節侍中都督平氏諸軍
事以討之須有與嚴任從權計其刑轡李煥並稟節度三年六月卒年六十三
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七百疋蠟三百斤贈司徒冀州
刺史兼吏部尙書盧昶奏太常寺議曰懷體尙寬柔器操平正依禮法柔直
考終曰靖宜諡靖公司徒府議懷作牧陝西民餘惠化入縹緲貳朝列歸仁依
禮法布德執義曰穆宜諡穆公二議不同詔曰府寺所執並不克允愛民好與
曰惠可諡惠公懷性寬容簡約不好煩碎恆語人曰爲貴人理世務當舉綱維
何必須太子細也譬如爲屋但外望高顯椽椽平正基壁完牢風雨不入足矣
斧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又性不飲酒而喜以飲人好接賓友雅善音
律雖在白首至宴居之暇常自操絲竹懷有七子
長子規字豐度中書學生羽林監襲爵年三十三卒
子蕭駿卒
子紹襲景明初詔復王爵尋除隴西郡開國公卒於光祿大夫贈度支尙書冀
州刺史諡曰文

子文遠襲齊受禪例降

規第榮字靈並年三十二卒於司徒掾贈光州刺史

榮弟徽字靈祚年二十八卒於直閣將軍特贈洛州刺史諡曰質

徽弟玄諒出後懷弟奘卒贈代郡太守

玄諒弟子雍字靈和少好文雅篤志於學推誠待士士多歸之自秘書郎除太

子舍人涼州中正肅宗踐阼以宮臣例轉奉車都尉遷司徒屬轉太中大夫司

徒司馬除恆農太守遷夏州刺史時沃野鎮人破落汗拔陵首為反亂所在蜂

起統萬逆胡與相應接子雍嬰城自守城中糧盡煮馬皮而食之子雍誓殺撫

得士心人人戮力無有離貳以饑饉轉切欲自出求糧留子廷伯據守察屬食

云今天下分析寇賊萬重四方首信莫不斷絕俄頃之間變在不意何宜父子

如此分張未若棄城俱去更展規略子雍泣而謂眾曰吾世荷國恩早受藩寄

此是吾死地更欲何求然守禦以來歲月不淺所患乏糧不得制勝吾今向東

州得數月之食還與諸人保全必矣遂自率羸弱向東夏運糧廷伯與將士送

出城外哭而拜辭三軍莫不嗚咽子雍行數日為朔方胡帥曹阿各拔所邀力

屈見執子雍乃密遣人齎書問行與城中文武云大軍在近努力圍守必令諸

人福流苗裔又勅廷伯令共固守子雍雖被囚執雅為胡人所敬常以民禮事

之子雍為陳安危禍福之理勸阿各拔令降阿各拔將從之未果而死拔弟榮

生代總部眾竟隨子雍降時北海王顥為大行臺子雍具陳賊可滅之狀顥給

子雍兵馬令其先行時東夏合境反叛所在屯結子雍轉鬪而前九旬之中凡

數十戰仍平東夏徵稅租粟運於統萬於是二夏漸寧及蕭寶夤等為賊所敗

賊帥宿勤明達遣惠阿非率眾邀路華州白水被圍逼關右騷擾咫尺不通時

子雍新平黑城遂率士馬并夏州募義之民攜家席卷鼓行南出賊帥康維摩

擁率羌胡守銘谷斷穀業橋子雍與交戰大破之生禽維摩又攻賊帥突官斤

於楊氏堡破之子雍出自西夏漸至於東轉戰千里至是朝廷始得其委問除

散騎常侍使持節假撫軍將軍都督兼行臺尚書復破賊帥紇單步胡提於曲

沃堡肅宗重賞勞勉之子雍在白水郡復破阿非軍多所斬獲詔遣侍中尚書

令城陽王徽於潼關宣旨慰勞除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給事黃門侍郎封

樂平縣開國公邑一千戶遷洛以葛榮久逼信都詔假子雍征北將軍為北討

都督時相州刺史安樂王瑩據鄴反勅子雍與都督李神軌先討之子雍行達

湯陰擊遣弟斌之夜襲子雍軍不克奔敗而返子雍乘機繼進徑圍鄴城與裴

衍神軌等攻擊平之改封陽平縣開國公增邑千五百戶進號鎮東將軍遂與

裴衍發鄴以討葛榮而信都城陷除子雍冀州刺史餘官如故子雍以冀州不

守上書曰賊中甚飢專仰野掠今朝廷足食兵卒飽暖高壁深壘勿與爭鋒彼

求戰則不得野掠無所獲不盈數旬可坐制凶醜時裴衍復表求行詔子雍與

衍速進子雍重表固請如謂不可乞令裴衍獨行若不賜解求俾裴衍苟逼固

行取敗旦夕詔不聽遂與衍俱進至陽平郡東北漳曲榮率賊十萬來逼官軍

子雍戰敗被審年四十朝野痛惜之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公如

故永安中重贈司空諡曰莊穆

長子廷伯出後從伯

次子士則早亡

士則第士正士規並坐事死

次楷字士質小字那延襲武定中齊文襄王府參軍齊受禪例降

廷伯初為司空參軍事時南秦民吳富反叛詔以河間王琛為都督廷伯叔父

子恭為軍司廷伯為統軍隨子恭西討戰必先鋒子恭見其年幼常呵制之而

不能禁子雍在夏州表乞兵援詔廷伯率羽林一千人赴之城關野戰勇冠三

軍子雍之向東夏留廷伯城守付以後事廷伯與兵士共分湯菜防固城墜及

子雍為胡所執合城憂懼廷伯乃人人曉喻曰吾父吉凶不測方寸焦爛實難

裁割但奉命守城所為慮重若以私害公誠孝並關諸君幸得此心無虧所寄

於是眾觀其義莫不勵憤朝廷聞而嘉之除龍驤將軍行夏州事封五城縣開

國子食邑三百戶卒能固守及後刺史至廷伯率領義眾還赴子雍共平黑城

在感業橋戰先鋒陷陣身擒維摩及至白水首擒阿非隨子雍至都進爵浮陽

伯增封百戶為諫議大夫假冠軍將軍別將隨子雍北討與葛榮戰歿時年二

十四、贈持節平北將軍涼州刺史開國如故。

子孝孫襲齊受禪爵例降。

子雍弟子恭字靈順聰慧好學初辟司空參軍事司徒祭酒尚書北主客郎中
攝南主客事蕭衍亡人許周自稱爲衍給事黃門侍郎朝士翕然咸共信待子
恭奏曰徐州表投化人許團并其弟周等究其牒狀周列云已蕭衍黃門侍郎
又稱心存山水不好榮宦屢會辭讓貽彼赫怒遂被出爲齊康郡因爾歸國願
畢志嵩嶺比加採訪略無證明尋其表狀又復莫落案牒推理實有所疑何者
昔夷齊獨往周王不屈其志伯況辭祿漢帝因成其美斯實古先詰王必有不
臣之人者也蕭衍雖復崎嶇江左竊號一隅至於處物未甚悻禮豈有士辭榮
祿而苟不聽之哉推察情理此則孟浪假蕭衍皆狂不存雅道逼士出郡未爲
死急何宜輕去生養之士長辭父母之邦乎若言不好榮宦志願嵩嶺者初屆
之日卽應杖策尋山負挾泐水而乃廣尋知己逼遣執事希榮之心已見逃宦
之志安在昔梁鴻去鄉終備吳會逢萌浮海遠客遠東並全志養性逍遙而已
考之事實何其懸哉又其歷歷清華名位高遠計其家累應在不輕今者歸化
何其孤迥設使當時忽遽不得攜將及其來後家資產業應見簿數單口累
亦當從法而周兄弟怡然嘗無憂感若無種族理或可通如有不坐便應是衍
故遣非周投化推究二三真偽難辨請下徐揚二州密訪必令獲實不盈數旬
玉石可觀於是詔推訪周果以罪歸闕假稱職位如子恭所疑河州羌却鐵忽
反殺審長吏詔子恭持節爲行臺率諸將討之子恭嚴勸州郡及諸軍不得犯
民一物輕與賊戰然後示以威恩兩旬間悉皆降款朝廷嘉之正光元年爲行
臺左丞巡行北邊轉爲起部郎明堂辟雍並未建就子恭上書曰臣聞辟臺望
氣軌物之德既高方布政範世之道斯遠是以書契之重理冠於造化推尊
之美事絕於生民至如郊天饗帝蓋以對越上靈宗祀配天是用酬膺下土大
孝莫之能加嚴父以茲爲大乃皇王之休業有國之盛典竊惟聖魏居震統極
總宙馭宇草制土中垂式無外自北徂南同卜維於洛食定鼎遷民均氣候於
寒暑高祖所以始基世宗於是恢構按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乃訪遺文修廢典

建明堂立學校與一代之茂矩標千載之英規承平之中始創維構基趾草昧
迄無成功故尚書令任城王臣澄按故司空臣冲所造明堂樣并連表詔答兩
京模式奏求營起緣期發旨卽加葺繕侍中領軍臣义物動作官宣贊授令自
茲厥後方配兵人或給一千或與數百進退節縮曾無定準欲望速了理在難
克若使專役此功長得營造委成責辦容有就期但所給之夫本自寡少諸處
競借動卽千計雖有繕作之名終無就功之實爽塏荒莽淹積年載結架崇構
指就無光仍令肆賣之禮掩仰而不進養老之儀寂寥而不返樽屢止於尺土
爲山頓於一簣良可惜歟愚謂召民經始必有子來之歌興造勿亟將致不日
之美况本兵不多兼之牽役廢此與彼循環無極便是較創禮之重實不急之
費廢經國之功供寺館之役求之遠圖不亦闕矣今諸寺大作稍以粗舉並可
微減專事經綜嚴勸工匠務令克成使祖宗有薦配之期蒼生觀禮樂之富書
奏從之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又領治書侍御史秦益氏反詔子恭持節爲都
督河間王琛軍司以討之事平仍行南秦州事及六鎮反以子恭兼給事黃門
郎持節慰勞還拜河內太守加後將軍平絳蜀反丹谷清廉二路險隘不通以
子恭爲當郡別將俄而建興蜀復反相與連勢進子恭爲持節散騎常侍假
平北將軍征建興都督仍兼尙書行臺與正平都督長孫稚合勢進討大破之
正平賊帥范明遠與賊帥劉牙奴並面縛請降事平除平南將軍豫州刺史尋
加散騎常侍撫軍將軍武泰初鄂州刺史元顯達以城降蕭衍詔徵都督尉慶
賓還京師回衆隸子恭以討之衍將夏侯夔率衆數萬來寇遠近不安夔乘勢
分兵遂逼新蔡自攻毛城子恭隨方應援賊並破走蕭衍豫州刺史夏侯重復
遣四將率衆三萬入圍南頓北攻陳項子恭遣軍禦之賊復奔退加鎮南將軍
又兼尙書行臺子恭勸衆渡淮徙民於淮北立郡縣置戍而還蕭衍直閣將軍
軍主胡智達等八將與其監軍閻次洪入寇屯於州城東北四十餘里子恭擊
破之斬智達生擒次洪元顯之入洛也加子恭車騎將軍子恭不敢拒之而頻
遣間使容莊帝動靜未幾穎敗車駕還洛進征南將軍兼右僕射假車騎將軍
後加散騎常侍板橋樓文石活石忌嚴受蕭衍印節扇誘黨類據險寇竊子恭

躬率將士徑襲其柵。數日之中，殲殪略盡。諸蠻款服，咸求輸稅。徵拜右光祿大夫，給事黃門侍郎。仍本將軍，錄其前後征討功，封臨穎縣開國侯，食邑六百戶。加散騎常侍，俄遷侍中。余朱榮之死也，世隆度律，據斷河橋，詔子恭為都督以討之。出頓於大夏門北，尋而太府卿李苗夜燒河橋，世隆退走。仍以子恭兼尚書僕射，為大行臺大都督，尋遷衛將軍。假車騎將軍，率諸將於太行築壘以防之。既而余朱北率眾南出，子恭所部都督史仲龍羊文義開柵降。子恭退走，為北所破。眾既退散，光因入洛。子恭竄于猗氏，仍被執送，俄而見釋。前廢帝初，除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侍中如故，尋授散騎侍郎、都督三州諸軍事。本將軍假車騎大將軍，行臺僕射、荊州刺史。以與定策之勳，封臨汝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時叛蠻雷鳳清受蕭衍兗州刺史章授，入為寇掠，諸蠻從之，置立郡縣。子恭討平之，采熙中入為吏部尚書，加驃騎大將軍。以子恭前在豫州戰功，追賞襄城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又論子恭餘勳，封新城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戶。子恭尋表請轉授第五子文威，許之。天平初，除中書監。三年，拜魏尹。又為齊獻武王軍司。元象元年，與和二年，贈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兗州刺史。謹曰：文獻。

子彪字文宗，子恭存日，轉授臨穎縣開國侯。武定末，太子洗馬。

彪弟文瑤，武定中襲襄城縣開國男，齊受禪，爵並降。

子恭第纂，字靈秀，員外散騎侍郎。累遷征虜將軍，通直散騎常侍，涼州大中正。轉太府少卿。建義初，遇害。河陰年三十七，贈散騎常侍，征北將軍，定州刺史。懷弟奐，字思周，少而謹密，初為中書學生，隨父討勳，勳有斬獲之功，遷中散。前後使檢察州鎮十餘所，皆有功績。除長樂太守，以母老解官歸養，卒。無子。

史臣曰：源賀堂堂，非徒武節而已。其異戴高宗，庭抑禪讓，殆社稷之臣也。懷幹略兼舉，出內有聲，繼迹賢者，不墜先業。子雍効立夏方，身亡黨野，惜乎。

魏書卷四十一 考證

源賀傳時年二十四。○二。監本誤三。臣人龍按本傳云：子雍戰敗，被害年四十四。今延伯隨父北討，與葛榮戰，同時戰歿，安有父年四十而子已三十四耶？今依別本改。

持仰而不進。○仰字疑抑字之訛。

元象元年，與和二年，贈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臣人龍按：孝靜帝紀即位之五年，改元元象。其明年又改元興和。元象元年，旬下當脫一卒字。蓋子恭卒於元象元年，至興和二年，乃即贈也。

魏書卷四十一 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三十

薛辯

寇讚

鄭範

韓秀

亮暉

薛辯字允白其先自蜀徙於河東之汾陰因家焉祖陶與薛群薛落等分統部衆故世號三薛父彊復代領部落而祖落子孫微劣彊遠總攝三管管綏撫爲民所歸歷石虎符堅常憑河自固仕姚興爲鎮東將軍入爲尙書遷平辯復襲統其營爲尙書郎建威將軍河北太守辯稍憐愍頗失民心對裕平姚泓辯舉營降裕司馬德宗拜爲軍期將軍平陽太守及裕失長安辯來歸國仍立功於河際太宗授平西將軍雍州刺史賜爵汾陰侯泰常七年卒於位年四十四子謹字法順容貌魁偉頗覽史傳劉裕擒泓薛相府行參軍隨裕渡江尋轉記室參軍辯將歸國密使報謹遠自彭城來奔朝廷嘉之授河東太守後襲爵平西將軍汾陰侯謹所治與屈丐連接結士抗敵甚有威惠始光中世宗詔奚斤討赫連昌勅謹領偏師前鋒鄉導既刺蒲坂世祖以新舊之民并爲一郡謹仍爲太守遷秦州刺史將軍如故山胡白龍憑險作逆世祖詔鎮南將軍奚眷與謹自太平北入討平之除安西將軍涪陵公刺史如故太延初征吐沒骨平之謹自郡還州威惠兼備風化大行時兵荒之後備道遺惠謹命立庠教以詩書三農之暇悉令受業躬巡邑里親加考試於是河汾之地備道興焉真君元年徵還京師除內都坐大官五年爲都將從駕北討以後期與中山王辰等斬於都南時年四十四尋贈鎮西將軍秦雍二州刺史謹曰元公

進爵平陽公三年被與南兖州刺史游明根南平太守許舍等以治民著稱徵詣京師顯祖親自勞勉復令還州太和六年改爵爲河東公八年三月詔拔入朝暴病卒年五十八贈左光祿大夫謹曰康

長子胤字軍宗少有父風弱冠拜中散襲爵鎮西大將軍河東公除懸壺鎮將蕭曠遣將寇邊詔胤爲都將與穆亮等拒於淮上尋授持節襄陽道都將十四

年文明太后公除高祖詔諸刺史鎮將曾經近侍者皆聽赴關胤隨例入朝胤

開軍五等降公爲侯十七年高祖南討詔趙郡王幹司空穆亮爲西道都將時

幹年少未涉軍旅高祖乃除胤假節假平南將軍爲幹副軍行達夏父以蕭曠

死班師又爲都將共討秦州反賊支酉胤生擒斬之除立忠將軍河北太守郡

帶山河路多盜賊有韓馬兩姓各二千餘家恃疆憑險最爲狡害劫掠道路使

暴鄉閭胤至郡之日即收其奸魁二十餘人一時戮之於是羣盜慄氣郡中清

肅二十三年秋遇疾卒於郡時年四十四謹曰敬

子裔字豫孫襲爵性豪爽威管園宅賓客聲伎以恣埽遊歷尙書左外兵郎左

將軍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出爲洛州刺史卒贈平西將軍岐州刺史

子孝紳襲爵稍遷前將軍太中大夫孝紳立行險薄坐事爲河南尹元世備所

劾死後贈征西將軍華州刺史

胤弟字榮業廣平王懷嗣一中令汝陰太守

子修仁司空行參軍

修仁弟玄景陳留太守

拔第洪隆字善提解褐陽平王國常侍稍遷河東太守

長子驍駒好讀書舉秀才除中書博士太和九年蕭曠使至乃詔驍駒兼主客

郎以接之十年秋遇疾卒時年三十五贈軍期將軍河東太守謹曰宜

長子慶之字慶集頗以學業聞解褐奉朝請領侍御史遷廷尉丞廷尉寺驍接

北城會夏日於寺傍執得一狐慶之與廷尉正博陵崔暹或以城狐狡審宜速

殺之或以長育之月宜待秋分二卿變延備衰翻互有同異雖曰戲誕詞義可

觀事傳於世轉尙書郎兼尙書左丞爲并肆行臺賜爵龍丘子行并州事遷征

虜將軍滄州刺史。為葛榮攻圍。城陷。尋患卒。後贈右將軍。華州刺史。

慶之弟英集。性通率。隨舅李崇在揚州積年。以軍功歷司徒。魏曹參軍。稍遷治書侍御史。通直散騎常侍。卒。

驍騎將軍子。自徙都洛邑。屬子兄弟移屬華州。河西郡焉。太和二年。為太子詹事丞。本州中正。世宗登阼。轉太尉府。魏曹參軍。稍遷治書侍御史。正始初。為持節征義陽軍司。還京。其年秋卒。時年四十九。贈陵江將軍。光城太守。

鳳子第驍奴州主簿。

洪隆第破胡州治中。別駕。稍遷河東太守。征仇池。都將。有六子。

長子聰。字延智。有世譽。累遷治書侍御史。直閣將軍。為高祖所知。世宗踐阼。除輔國將軍。齊州刺史。卒。於州。贈征虜將軍。華州刺史。

長子景茂。司州記室從事。猗氏令。早卒。

景茂弟孝通。頗有文學。永安中。中尉高道穆引為御史。歷中書舍人。中書侍郎。常山太守。遇惡疾而卒。

聰弟道智。尚書郎。卒。

子長瑜。天平中。為征東將軍。洛州刺史。擊賊潼關。沒於陳。贈都督。冀定太三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冀州刺史。

道智弟仙智。郡功曹。

仙智弟曇賢。卒。於國子博士。

小子景淵。尚書左民郎。

曇賢弟和。字導。釋褐。大將軍劉昶府行參軍。轉司空長流。參軍。除太尉府主簿。遷諫議大夫。承平四年正月。山賊劉龍駒擾亂夏州。詔和發汾華東秦夏四州之衆討龍駒。平之。和因表立東夏州。世宗從之。又行正平。潁川二郡事。除通直散騎常侍。兼行遣將張齊。晉壽。詔和兼尚書左丞。為西道行臺節度都督。

傳賢。眼諸軍。大破齊軍。正光初。除左將軍。南青州刺史。卒。於州。年五十五。贈安北將軍。瀛州刺史。

北將軍瀛州刺史。

長子元信。武定末。中軍將軍。儀同開府。長史。

和弟季令。奉朝請。

破胡第破氏。為本州別駕。早卒。四子。

長子敬賢。為鉅鹿太守。

破氏弟積善。為中書博士。臨淮王提友。

子隆宗。太原太守。

寇讚。字奉國。上谷人。因難徙。馮翊萬年。父脩之。字延期。符堅東萊太守。讚弟謙之。有遺術。世祖敬重之。故遠贈脩之。安西將軍。秦州刺史。馮翊公。賜命服。讚曰。哀公。詔秦雍二州。為立碑於墓。又贈脩之母。為馮翊夫人。及宗從。追贈太守。縣令。侯子。男者十六人。其臨民者七。郡五。縣讚少。以清素知名。身長八尺。姿容嚴凝。非禮不動。符堅使射章。華州里高。建難年。時有異。恆以風味相待。華為馮翊太守。召為功曹。後除襄邑令。姚泓滅。秦雍人千有餘家。推讚為主。歸順。拜綏遠將軍。魏郡太守。其後秦雍之民。來奔河南。秦陽河內者。戶至萬數。拜讚安遠將軍。南雍州刺史。取縣侯。治于洛陽。立雍州之郡。縣以撫之。由是流民。歸負自遠。而至。參倍於前。賜讚爵河南公。加安南將軍。領護南蠻校尉。仍刺史。分洛豫二州之。備郡以益之。雖位高。爵重。而接待不倦。初。讚之未貴也。嘗從相者。唐文相文曰。君。額上黑子。入。位當至方伯。封公。及貴也。文以民。禮拜。仍曰。明公。憶民。嗜昔之言乎。爾日。但知公當貴。然不能自知。得為州民也。讚曰。往時。卿言。杜。理不得官。長人。咸謂不然。及。瓊被選。為。蓋。屋。令。卿。猶言。相中。不見。而。瓊。果。以。暴。疾。未。拜。而。終。昔。魏。舒。見。主人。兒。死。自。知。己。必。至。公。吾。常。以。卿。言。瓊。之。驗。亦。復。不。思。此。望。也。乃。賜。文。衣服。良。馬。讚。在。州。十七年。甚。獲。公私。之。譽。年老。表。求。致。仕。真。君。九年。卒。年。八十六。遺。令。薄。葬。數。以。時。服。世。祖。悼。惜。之。禮。曰。宜。穆。

長子元寶。襲爵。為豫州別駕。與安元年。卒。贈安南將軍。豫州刺史。

子祖。襲爵。高祖時。為安南將軍。東徐州刺史。卒。

子靈。孫襲。諸陽太守。

元寶弟虎皮。有才。器。本。縣。令。

虎皮弟。字。仙。麟。年。十二。遭。父。憂。居。喪。以。孝。稱。輕。財。好。士。顯。祖。末。為。中。川。太守。

時馮熙爲洛州刺史。政號貪虐。仙勝微能附之。甚得其意。轉弘農太守。後以母老。屢求解任。久乃從之。高祖初。母憂未闋。以恆農大盜張頌等賊害夏善。徵爲都將。與荊州刺史公孫初頭等追捕之。拜振武將軍。北陽鎮將。有威惠之稱。遷建威將軍。鄧州刺史。及高祖南遷。鄧州地爲王畿。除弘農太守。坐受納。爲御史所彈。遂廢卒於家。

長子祖訓。順陽太守。

祖訓弟治字祖禮。自洛陽令稍遷鎮遠將軍。東荊州刺史。代下之後。蠻民以刺史。鄧道元峻刻。請治爲刺史。朝議以邊民宜悅。乃以治代道元。進號征虜將軍。坐遣戍兵送道元免官。治兄弟並孝友。教穆白首同居。父亡雖久而猶於平生所處堂宇。備設帷帳几杖。以時節開堂列拜。垂淚陳薦。若宗廟然。吉凶之事。必先啓告。遠出行反亦如之。治世宗末。遷前將軍。河州刺史。在任數年。遇郤鐵忽反。又爲城民詰都列其食狀十六條。會赦免。久之。兼廷尉卿。又兼尙書長。時家承顯候色。不能有所執據。尋遷金紫光祿大夫。是時蠻反於三。治爲都督。追討戰沒。贈持節都督。雍華岐三州諸軍事。衛大將軍。七兵尙書。雍州刺史。昌平男。

治弟彌兼尙書郎。爲城陽王徽所親待。永安末。徽避不朱。脫身南走。歸命於彌。彌不納。遣人加害。時論深責之。後沒關西。

治長子融之。字長明。自車後奉朝請。再遷鎮遠將軍。諫議大夫。仍直後。建義中。出除冠軍將軍。東荊州刺史。兼尙書。爲荊郢行臺代。遷除征虜將軍。普泰中。魏爵又爲東荊州刺史。承熙中。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武定四年。卒。年五十八。鄭範字世則。小名記祖。范陽涿鹿人。祖紹。慕容寶。濬陽太守。太祖定中山。以郡迎降。授兗州監軍。父嵩。天水太守。範世祖時。給事東宮。高宗踐阼。追錄先朝舊勳。賜爵。承軍男。加寧遠將軍。以治禮。即奉世祖。恭宗神主於太廟。進爵爲子。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南征。範爲左司馬。師次無鹽。對賊。戊主申纂。憑城拒守。魏者。會以攻具未周。不宜便進。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無宜淹留。久稽機候。且纂必以我軍來。遂不去。攻守。謂方城可憑。騎卒可恃。此天亡之時也。今若

外。增威形。內。盡戎旅。密屬將士。出其非意。可一攻而剋之。白曜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今若舒邊。民心固矣。司馬之策是也。遂潛軍備。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設備。於是即夜部分。且便騰城。崇朝而剋。白曜將盡以其人爲軍。實範曰。齊四履之地。世號東秦。不遠爲經略。恐未可定也。今皇威始被。民未濡澤。連城有懷。貳之將。比邑有拒守之夫。宜先信義。示之軌物。然後民心可懷。二州可定。白曜曰。此夏策也。乃免之。進次肥城。白曜將攻之。範曰。肥城雖小。攻則淹日。得之無益。軍聲失之。有損威勢。且見無鹽之卒。死者塗炭。成敗之機。足爲鑒矣。若飛書告喻。可不攻自伏。縱其不降。亦當逃散。白曜乃以書曉之。肥城果潰。白曜目範於衆曰。此行也得卿三齊不足定矣。軍遂升城。劉或太原太守房榮吉。棄母妻東走。或青州刺史沈文秀。遣其軍將張元孫。奉饒歸款。請軍接援。白曜將遣偏師赴之。範曰。桑梓之戀。有懷同德。文秀家在江南。青土無墳。柏之累。擁衆數萬。勤甲堅城。疆則拒戰。勢屈則走。師未通之朝夕。無患。竟何所畏。已求援軍。且觀其使詞。煩而頹愧。視下而志怯。幣厚言甘。誘我也。若不遠圖。懼虧軍勢。既進無所取。退逼疆敵。羶羊觸藩。羸角之謂。未若先守歷城。平盤陽。下梁。郟。剋。然後方軌連。揚旌直進。何患不壘。路左。以迎明公者哉。白曜曰。卿前後納策。皆不失衷。今日之算。吾所不取。何者。遺固孤城。能自守。盤陽。諸戍。勢不野戰。文秀必剋。珍意。在先。賊天與不取。後悔何及。範曰。短見。猶謂不慮。歷城足食。足兵。非一朝可拔。文秀既據東陽。爲諸城根本。多遣軍則歷城之固不立。少遣衆則無以懼敵。心脫。文秀還。叛。閉門拒守。偏師在前。爲其所挫。梁。郟。諸城。追擊其後。文秀身率大軍。必相乘。迫。腹背受敵。進退無途。雖有韓白。恐無全理。願更思審。勿入賊計中。白曜乃止。遂表範爲青州刺史。以撫新民。後進爵爲侯。加冠軍將軍。遷尙書右丞。後除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假范陽公。範前解州還京也。夜夢陰毛拂。他日說之。時齊人有占夢者。曰。史武進云。乘威於齊。下矣。使君臨撫東秦。道光海岱。必當重牧全齊。再祿營丘矣。範笑而答曰。吾將爲卿必驗。此夢果如其言。是時鎮將元伊利。表範與外賊交通。高祖詔範曰。卿身非功。舊位無重。班所以起。遷。顯。爵。任居方夏者。正以動能致遠。雖外無殊效。亦未有負時

之愆而鎮將伊利妄生姦說表卿造船市玉與外賊交通規陷卿罪窺觀州任有司推驗虛實自顯有罪者今伏其辜矣卿其明為算略勿復懷疑待卿別犯威刑及鞭今恕刑罷鞭止罰五十卿宜克循綏輯邊服稱朕意也遷朝年六十

二卒於京師謚曰穆範五子道元在隋史傳道元第四弟道慎字善季涉歷史傳有幹略自奉朝請遷尚書二千石郎中加威遠將軍為漢川行臺迎接降款以功除員外常侍領郎中轉輔國將軍驍騎將軍出為正平太守治有能名遷長樂相正光五年卒年三十八贈後將軍平州刺史

子中字伯偉武定初司徒刑獄參軍道慎弟道約字善禮起家奉朝請再遷冠軍將軍司徒諮議參軍樓質遲鈍頗愛琴書性多違諍好以榮利干謁乞巧不已多為人所笑弄坎墮於世不免飢寒晚歷東萊魯郡二郡太守為政清靜吏民安之年六十三武定七年卒

範弟神虎尚書左民郎中神虎弟斐子憚字幼和好學有文才尤長吏幹正光中刺史裴延備用為主簿令其修起學校又舉秀才射策高第為奉朝請後延備為討胡行臺尚書引為行臺郎以招撫有稱除尚書外兵郎仍行臺郎及延備解還行臺長孫雅又引為行臺郎加征虜將軍憚頗兼武用常以功名自許每進計於雅多見納用以功賞魏昌縣開國子邑三百戶憚在軍聲求減身官爵為父請贈詔贈裴征虜將軍安州刺史憚後與唐州刺史崔元珍固守平陽武泰中朱榮稱兵赴洛

憚與元珍不從其命為榮行臺郎中獎子鶴所攻城陷被害時年三十六世咸痛惜之所作文章頗行於世撰慕容氏書不成子懷則武定末司空長流參軍

裴神虎中書博士神期弟顯度司州秀才尚書庫部郎韓秀字白虎昌黎人也祖宰慕容備諱者僕射父明皇始初歸國拜宣威將軍

韓秀字白虎昌黎人也祖宰慕容備諱者僕射父明皇始初歸國拜宣威將軍韓秀字白虎昌黎人也祖宰慕容備諱者僕射父明皇始初歸國拜宣威將軍

才任喉舌遂命出納王旨并掌機密行幸遊獵隨侍左右顯祖踐阼轉給事中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延與中尚書奏以敦煌一鎮介遠西北寇賊路衝慮或不固欲移就涼州羣官會議食以為然秀獨謂非便曰此邊國之事非關土之官意謂敦煌之立其來已久雖土降疆寇而兵人素習縱有姦竊不能為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進斷北狄之規途退塞西夷之闕路若徙就姑臧慮人懷異意或食留重運情不願徙脫引寇內侵深為國患且敦煌去涼州及千餘里捨遠就近遙防有關一旦廢罷是啓戎心則夷狄交構互相來往恐醜徒協契便竊涼土及近諸戍則關右荒擾烽警不息邊役煩興艱難方甚乃從秀議太和初遷內侍長後為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假漁陽公在州數年卒子務慶爵

務字道世性端謹有治幹初為中散稍遷太子翊軍校尉時高祖南征行梁州刺史楊靈珍謀叛以務為統軍受都督李崇節度以討靈珍有功授後軍長史徵赴行在所遷遷長水校尉景明初假節行肆州事轉左中郎將軍期將軍試守常山郡又為征蠻都督李崇司馬崇捕蕩蠻蠻除近畿之患務有力焉後除鎮北府司馬初試守常山府解復為平北長史務頗有受納為御史中尉李

平所劾付廷尉會赦免後除龍驤將軍鄆州刺史務厭七寶林象牙席詔曰晉武帝焚雉頭裘朕常嘉之今務所厭亦此之流也奇麗之物有乖風素可付其家人邊人李曼馬道進等詐殺蕭衍黃坂戍主車戶來降務信之遣兵千餘人迎接戶既不至而詐表破賊坐以免官久之拜冠軍將軍太中大夫進號左將軍神龜初卒

亮字辟邪上黨長子人也本名鍾葵後賜為暉祖僧暉太祖平中山與趙郡呂會首來歸國暉聽了美容貌為千人軍將東宮吏高宗以其慈謹擢為中散

李使齊州檢平原鎮將及長史食舉事推情諒理皆得其實除太尉中給事兼北都曹事後轉南都太和遷南都尚書于時始立三長暉為東道十三州使更比戶籍賜賜車一乘馬四匹時蕭暉遣其將陳顯遠寇邊以暉為使持節假中護軍都督南征諸軍事平陽公軍次許昌會陳顯遠遁走暉乃班師暉前後從征及出使檢察三十餘許度皆有克己奉公之稱賞賜衣服二十具綵絹

假中護軍都督南征諸軍事平陽公軍次許昌會陳顯遠遁走暉乃班師暉前後從征及出使檢察三十餘許度皆有克己奉公之稱賞賜衣服二十具綵絹

十匹。緡子餘段。奴婢十口。賜爵平陽伯。及改置百官。授太僕卿。車駕南征。加安南將軍。轉大司農卿。太和十九年。卒於平城。高祖爲之舉哀。贈安北將軍。相州刺史。賜帛七百匹。初。暄使徐州。見州城樓觀。嫌其華威。乃令往往毀撤。由是後更損落。及高祖幸彭城。聞之曰。暄猶可追斬。

暄長子洪。襲鎮北府錄事參軍。

子榮。字承壽。元象中。開府儀同三司。樂城縣開國公。

洪弟暹。伏波將軍。河州冠軍府長史。臨洮太守。卒。贈龍驤將軍。諡曰思。

暹弟榮。員外散騎侍郎。

子雄。字休武。元象中。儀同三司。豫州刺史。城平縣開國公。

雄弟奮。字彥舉。興和中。驃騎將軍。潁州刺史。

奮弟難宗。武定中。征西將軍。南岐州刺史。征羌縣開國伯。

呂舍旣。歸國。從至京師。給賜田宅。

子方生。機識明辯。卒於主書郎。贈建武將軍。定州刺史。高邑子。諡曰敬。

子受恩。爲侍御中散。典官曹。累遷外都曹令。轉北部給事。秦州刺史。卒於官。

史臣曰。薛辯。寇讎歸身有道。並以勳効見嘉。議敦煌得取遠之算。務武夫鄙詐。賈林飾實。棄而不御。斯乃人主之威德。亮。唯聽察奉公。以致各位。禮加存歿。有餘榮矣。

魏書卷四十二

魏書卷四十二考證

鄭範傳。長孫雅。又引爲行臺郎。○北史。行臺長孫承業。引爲行臺郎。臣人龍按。本書長孫道生傳。子抗。抗子觀。觀子冀。歸高祖。以其幼承家業。賜名雅。字承業。北史書其字。而此又改作雅。疑唐臣避高宗諱。名而易其文。

魏書卷四十二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三十一

嚴發

毛脩之

唐和

劉休賓

房法壽

嚴發，馮翊臨晉人。過亂，避地河南，劉裕以為廣威將軍，陳留太守，戍倉垣。秦常中山陽公，奚斤南討軍至，頰川獲軍文武五百人，詣斤降。拜發後朝，太宗於冀州，肅其賊，肅拜平遠將軍，賜爵，侯。復州刺史，隨肅南討，還為上客。及世祖踐祚，以發歸化之功，除中山太守，有清廉之稱。年九十卒於家。

子稚，玉璽爵，真君中，詔稚玉副長安鎮將，元嗣率一萬，迎漢川附化之民入自斜谷，至甘亭，劉義隆州刺史王玄載遣將拒，峻路不得通，班師。太和二年，太倉令，五年，出為平南將軍，東兗州刺史，假馮翊公，卒。

子養，世祖平赫連昌，獲脩之神，廟中，以脩之領吳兵討，蠕蠕大檀，以功拜吳兵將軍，領步兵校尉。後從世祖征平涼，有功，遷散騎常侍，前將軍，光祿大夫，脩之能為南人飲食，手自煎調，多所適意，世祖親待之，進太官尚書，賜爵南郡公。加冠軍將軍，常在太官主進御膳，從討和龍，別破三堡，賜奴婢牛羊，是時，諸軍攻城，宿衛之主，多在戰陣，行宮人少，雲中鎮將朱脩之，劉義隆故將也，時從在軍，欲率吳兵謀為大逆，因入和龍，雲浮海，南歸，以告脩之，脩之不聽，乃止。是日無脩之大，樂作朱脩之，遂亡奔馮文通，又以脩之收三堡，功多，遷特進，撫軍大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位次，崔浩之下，浩以其中國舊門，雖學不博洽，而猶涉獵書傳，每推重之，與共論說，言大逆及陳壽三國志，有古夏史之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皆揚于王廷之，言微而顯，婉而成章，班史以來，無及壽者，脩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為諸葛亮門下書佐，被譴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惟乃與論，曰：承祚之評亮，乃有欲獲過美之譽，其述也不為負之。

非挾懷之矣，何以云然？夫亮之相對，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為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璋，偽連孫氏，守窮蹙之地，備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趙他為偶，而以爲管蕭之亞，匹亦不過乎？謂壽貶亮，非爲失實，且亮既據蜀，恃山嶺之固，不違時宜，弗量勢力，嚴戒勿決，控勒蜀人，矜才負能，高自矯舉，欲以邊夷之衆，抗衛上國，出兵龍右，再攻祁山，一攻陳倉，疎邊失會，摧翊而反，後入秦川，不復攻城，更求野戰，魏人知其意，閉壘堅守，以不戰屈之，知窮勢盡，憤結攻中，發病而死，由是言之，豈合古之善將，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乎？脩之謂浩言爲然，太延二年，爲外都大官，卒，諡曰恭公，脩之在南，有四子，唯子法仁入國，高宗初，爲金部尚書，襲爵，後轉殿中尚書，加散騎常侍，法仁言，聲壯大，至於軍旅，田狩，嗚呼，處分，振於山谷，和平六年，卒，贈征東大將軍，南郡王，諡曰威。

吳子猛，虎，太安中，爲東宮主書，轉中舍人，又遷中散大夫，初，襲爵，爲散騎常侍，皇興中，蠕蠕犯塞，從顯祖討之，有勇決之稱，太和初，卒，贈豫州刺史，諡曰康公，子養，襲爵，征虜長史，例降爲侯，卒。

子乾祐

朱脩之者，劉義隆司徒從事中郎，守清臺，安頓園之，其母在家，乳汁忽出，母號，勸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乳汁之時，今忽如此，兒必歿矣，果以其日爲顯祖擒，世祖善其固守，授以內職，以宗室女妻之，而佞巧輕薄，爲人士所賤，爲雲中鎮將，及入馮文通，文通送之江南。

唐和，字稚起，晉昌宜安人也，父絲，以涼土喪亂，民無所歸，推隴西李暠於敦煌，以軍一州，李氏爲沮渠蒙遜所滅，和與兄契，攜外甥李寶，避難伊吾，招集民衆二千餘家，臣於蠕蠕，蠕蠕以契爲伊吾王，經二十年，和與契遣使來降，爲蠕蠕所逼，遂據部落，至于高昌，蠕蠕遣部帥阿若率騎討和，至白力城，和率騎五百先攻高昌，契與阿若戰，和收餘衆，奔前部王國，時沮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新安周兄子樹，又剋高寧，白力二城，斬其戍主，遣使表狀，世祖嘉其誠，厚賜和，和使與前部王車伊洛，擊破安周，斬首三百，世祖遣成周公高度歸討。

壽者詔和與伊洛率所領赴度歸和奉詔會度歸喻下柳驪以東六城因共擊
彼居羅城拔之後同征龜茲度歸令和鎮焉耆時柳驪戍主乙真伽率諸胡將
據城而叛和領輕騎一百匹入其城擒乙真伽斬之由是諸胡款附西域剋平
和有力也正平元年和詣闕世祖優寵之待以上客高宗以和歸誠先朝拜鎮
南將軍酒泉公太安中出為濟州刺史甚有稱績徵為內都大官評決獄訟不
加捶楚察疑獲實者甚多世以是稱之皇興中卒年六十七贈征西大將軍太
常卿酒泉王諡曰宣

子欽字孟直中書學生襲爵太和中拜鎮南將軍長安鎮副將轉陝州刺史將
軍如故後降爵為侯二十年卒

子景宜襲爵歷并州城陽王徵後軍府長史加中堅將軍遷東郡太守晉泰中
卒贈撫軍將軍秦州刺史

景宜弟季弼武定中滄州別駕

契子玄達性果毅有父風與叔父和歸闕俱為上客拜安西將軍晉昌公顯祖
時出為華州刺史將軍如故杏城民盡平定聚眾為逆顯祖遣給事楊鍾葵擊
平定不剋而還詔玄達討平之杏城民成赤李又聚眾自號為王逼掠郡縣殘
害百姓玄達率騎二百邀其狹路擊破之叛民會平原復聚為亂玄達追擊悉
平之延興二年有罪免官太和十六年降爵為侯卒

子崇字繼祖襲爵威樂太守

崇弟興業定陽關熙二郡太守

劉休賓字處幹本平原人祖和從慕容德度河東于北海之都昌縣父季伯劉
裕時北海太守休賓少好學有文才兄弟六人乘民延和等皆有時譽休賓為
劉彧虎賁中郎將稍遷幽州刺史鎮梁郡及慕容白曜軍至升城遣人說之令
降休賓不從劉彧龍驤將軍崔暹延行渤海郡房豐建等數十家皆入梁郡同
舉休賓為征虜兗州會劉彧遣使授休賓輔國將軍兗州刺史休賓妻崔邪利
女也生一男字文暉崔氏先歸軍在魯郡邪利之降也文暉母子遂與俱入國
至是白曜表請崔與文暉既至白曜以報休賓又於北海執延和妻子送至梁

郡巡視城下休賓答白曜許歷城降當即歸順密遣兼主簿尹文達向歷城觀
國軍形勢文達詣白曜詐言聞王臨境故來祗候私謂白曜曰劉休賓父子兄
弟累郡連州今若識運知機束手歸化不審明王加何賞敘白曜曰休賓仕南
爵寵如此今若不勞兵甲望風自降者非直處卿富貴兼還其婦兒休賓縱令
不畏攻圍豈不憐其妻子也今升城卿自往見文達乃至升城見休賓妻子文
暉舉援文達哭泣號咷以爪髮為信文達回還復經白曜誓約而去白曜曰卿
是休賓耳目腹心親見其妻子又知我眾旅少多善共畫議自求多福文達還
見休賓出其妻兒爪髮兼宣白曜所言及國軍形勢謂休賓曰升城已敗歷城
非朝則夕公可早圖之休賓撫爪髮泣涕曰妻子幽隔誰不愍乎吾荷南朝厚
恩受寄邊任今願妻子而降於臣節足乎然而密與其兄子聞慰議為降計聞
慰曰此故當文達誑詐耳年常抄掠豈有多軍也但可撫彊兵勸肅衛方城狹
峻何為便生憂怯示人以弱也休賓又謂文達曰卿勿憚危苦更為吾作一返
善觀形勢於是遣文達偷道而出令與白曜為期刻日許送降款文達既至白
曜喜曰非直休賓父子荷榮城內賢豪亦隨人補授卿便即為梁郡城主以酒
灌地啓告山河曰若負休賓使我三軍覆沒初白曜之表取休賓妻子也顯祖
以道固既叛詔授休賓持節平南將軍冀州刺史平原公至是付文達詔策文
達還謂休賓曰白曜信誓如此公可早為決計恐攻逼之後降悔無由休賓於
是告兄子聞慰曰事勢可知汝早作降書聞慰沉疑因執不作遂差本契白曜
尋遣著作佐郎許亦虎夜至梁郡南門下告城上人曰汝語劉休賓何由遣文
達頻遣使射許送降文歸誠大化何得無信違期不來於是門人唱告城內悉
知遂相維持欲降不得皆云劉休賓父子欲以我城內人易榮位也尋被攻逼
經冬至春歷城降白曜遣道固子景業與文暉至城下休賓知道固降乃出請
命白曜送休賓及宿有名望者十餘人俱入代都為客及立平齊郡乃以梁郡
民為懷軍縣休賓為縣令延興二年卒

文暉有志向綜覽軍書輕財重義太和中坐從兄聞慰南叛與二弟文穎季友
被徙北邊高祖特聽遷代高祖嘗幸方山文暉大言於路側曰求見聖明申宣

久屈高祖遣尙書李冲宣詔問曰卿欲何言聽卿面自申盡於是引見文暉對曰臣之陋族出自平原往因燕亂流離河表居齊以來八九十載真君十一年世祖太武皇帝巡江之日時年二歲隨外祖魯郡太守崔邪利於鄒山歸國邪利蒙賜四品除廣寧太守以臣年小不及齒錄至天安之初皇威遠被臣亡父休賓劉氏持節兗州刺史戍梁郡時慕容白曜以臣父居全齊之要水陸道衝青冀二城往來要路三城岳峙並拒王師白曜知臣母子先在代京表請臣母子慰勞臣即被先帝詔遣乘傳詣軍又賜亡父官爵白曜遣右司馬盧河內等送臣母子至鄒臣既見亡父備申皇澤云吾蒙本朝寵遇捍禦藩屏尊卑百口並在二城吾若先降百口必被誅滅既不固誠於本朝又令尊卑塗炭豈堪爲人臣以奉大魏乎汝且申吾意白僕射降意已判平歷城即率士衆送款軍前既烈歷城白曜遣赤虎送臣并崔道固子景業等向梁郡亡父既見赤虎之信仰感聖朝遠遣妻子又知天命有歸擁衆一萬以城降款乘驛赴臺蒙爲客例臣私覺深重亡父以延興二年孤背明世血誠微心未獲申展如臣等比並蒙榮爵爲在事孤抑以人廢勳高祖曰卿訴父實而卿父無勳歷城齊之西關歸命請順梁鄒小戍豈能獲全何足以爲功也文暉對曰誠如聖旨愚臣所見猶有未申何者昔樂毅破齊七十餘城唯有即墨獨在此豈非根亡而條立且夫降順之人驗之古今未有不由危逼者故黃權無路歸魏列地封侯且薛安都畢衆敬危急投命並受茅土之爵論古則如彼語今則如此明明之世不及比流竊惟梁鄒嚴固地據中齊粟支十載控弦數千萬方之升城不可同日而語升城猶能抗兵累旬傷殺甚衆若臣亡父固守孤城則非一朝可剋高祖曰歷城既陷梁鄒便是掌中何煩兵力對曰若如聖旨白曜便應窮兵極意取勝俯仰何爲上假赤虎之信下街知變之民高祖曰卿父此勳本自至少以卿才地豈假殷勤對曰臣廷愚六蔽文武無施雖絕九鼎闕天無日遭逢聖運萬死猶生但臣竊見徐兗是賊藩要徐兗既降諸戍皆應國有而東徐州刺史張纘所戍圍城領二郡而已徐兗降後猶閉門拒命授以方嶽始乃歸降父子二人並蒙侯爵論功比勳不先臣父高祖曰卿引張纘謀事小異對曰臣未識異狀高

祖曰張纘始來送款終不差信卿父進非先覺退又拒守何得不異對曰張纘父子始有歸順之名後有閉門之罪以功補過免罪爲幸臣又見崔僧祐母弟隨其叔父道固在歷城僧祐逃聞王威遠及恐母弟淪亡督率鄉閭來欲救援既至鄒州歷城已沒束手歸誠救母弟之命聖朝嘉其附化賞以三品亡父之誠豈後僧祐高祖曰僧祐身居東海去留意來則有位去則他人是故賞之卿父被圍孤城已是己物所以不賞對曰亡父據城歸國至公也僧祐意計而來爲私也爲私蒙賞至公不酬臣未見其可高祖笑而不言比部尙書陸叡叱文暉曰假令先朝謬賞僧祐豈可謬相賞也文暉曰先帝中代聖主與日月等曜比隆堯舜宰相則十亂五臣今言謬賞豈不仰誣先朝乎尙書高閭曰卿謂母弟與妻子何者爲重文暉曰母弟爲重閭曰卿知母弟爲重朝廷賞僧祐是也卿父爲妻子而來事何相反對曰僧祐若無母弟來歸以不聞曰不來文暉曰若僧祐赴母弟之難此是其私而亡父本爲大丈夫立身處世豈可顧妻子而虧高節也昔樂羊食子有顧以不亡父本心實不垂顧所以歸化者自知商周不敵天命有所歸高祖謂文暉曰卿之所許頗亦有途賞從重罰從輕群勳酬敘文暉泣曰臣愚頓理極再見無期陛下既垂慈澤願勳有司特賜矜理高祖曰王者無戲何得勳勳既而賜文暉爵都昌子深見待過拜協律郎中改授羽林監世宗世除高陽太守延昌中卒贈平遠將軍光州刺史諡曰貞子元襲拜員外郎襲威將軍青州別駕卒

文顯性仁孝篤厚徐州安豐王府騎兵參軍季友南青州左軍府錄事參軍開慰博識有才思至延興中南叛

休賓叔父旋之其妻許氏二子法鳳法武而旋之早亡東陽平許氏攜二子入國孤貧不自立並疎離不倫爲時人所棄母子皆出家爲尼既而反俗太和中國高祖選靈物望河南人士才學之徒咸見申擢法鳳兄弟無可收用不蒙選授後俱奔南法武後改名孝標云

房法壽小名烏頭清河澤郡人也幼孤少好射獵輕率勇果結羣小而爲劫盜從叔元慶範等坐法壽被州郡切責時月相繼宗族甚患之弱冠州迎主簿

後以母老不復應州郡之命常盜殺牯牛以供其母招集壯士常有百數母亡歲餘遇沈文秀崔道固起兵應劉子勳明僧善劉乘民起兵應劉或攻討文秀法壽亦與清河太守王玄邁起兵西屯合討道固玄邁以法壽為司馬累破道固軍甚為歷城所憚加法壽綏邊將軍魏郡太守子勳死道固文秀悉復歸或乃罷兵道固慮其扇亂百姓遂切遣之而法壽外託裝辦而內不欲行會從弟崇吉在升城為慕容白曜所破母妻沒於白曜軍崇吉奔還舊宅法壽與崇吉年志相諧協而親則從祖兄弟也崇吉以母妻見獲託法壽為計法壽既不欲南行恨道固逼切又矜崇吉情理時道固以兼治中房豐賓督清河廣川郡事戍盤陽法壽遂與崇吉潛謀襲豐賓克之仍歸款於白曜以贖母妻白曜遣將軍長孫觀等自大山南入馬耳關以赴盤陽遣崇吉母妻初道固遣軍圍盤陽法壽等拒守二十餘日觀軍至賊乃散走觀軍入城詔以法壽為平遠將軍與韓麒麟對為冀州刺史督上租糧以法壽從父弟豐民為清河太守思順為濟南太守豐悅為平原太守伯憐為廣川太守叔玉為高陽太守叔玉兄伯玉為河間太守伯玉從父弟思安為樂陵太守思安弟幼安為高密太守以安初附及歷城梁鄒降法壽崇吉等與崔道固劉休賓俱至京師以法壽為上客崇吉為次客崔劉為下客法壽供給亞於安都等以功賜爵壯武侯加平遠將軍給以田宅奴婢性好酒愛施親舊賓客率同飢飽坎壤常不豐足舉衆敬等皆尙其通愛太和中卒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諡敬侯

子伯祖襲例降為伯歷齊郡內史伯祖闇弱委事於功曹張僧皓僧皓大有受納伯祖衣食不充後廣陵王羽為青州伯祖為從事郎中平原相轉幽州輔國長史坐公事免官卒

子翼襲宣威將軍大城戍主永安中青州太傅開府從事中郎

伯祖弟叔祖別以功賜爵魏昌子歷廣陵王國郎中令長廣東萊二郡太守龍驤將軍中散大夫永安中安東將軍鄆州刺史

叔祖弟幼慈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坐事奪官居家忽聞有客聲出無所見還至庭中為家羣犬所噬遂卒初長孫觀之將至盤陽也城中稍以震懼時劉或給

事中崔平仲欲歸江南自歷下至圍城軍中與十餘騎逃共法壽語豐賓密遣人捕執之始法壽克盤陽之後常禁豐賓於別齋既得平仲引與同室致酒食欲國軍明將入意夜中北城上緹出平仲豐賓等十餘人厥明官軍至城豐賓遂歸梁鄒

豐賓文藻不如兄豐建而辯悟過之豐建在南官至州治中渤海太守以才名見稱兄弟俱入國為平齊民雖流漂屯圯操尚卓然並卒於平齊

豐建子宣明亦文學著稱雅有父風高祖擢為中書博士遷洛韓驥郎叔守東清河郡正始中京兆王愉出除征東冀州以宣明為記室參軍愉反遣宣明為太守

豐賓從父弟堅字千秋少有才名亦內徙為平齊民太和初高祖擢為祕書郎遷司空諸議齊州大中正高祖臨朝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千秋與幽州中正陽尼各舉其子高祖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騰出為濮陽太守世宗時復為司空諸議加立忠將軍卒贈南青州刺史諡曰懿

長子祖淵羽林監從章武王融討葛榮沒於陳贈安東將軍濟州刺史

祖淵弟祖皓長水校尉後討蕭衍將於九山戰歿贈撫軍將軍兗州刺史

崔平仲自東陽南奔妻子於歷城入國太和中高祖聽其還南

思安有勇力伯玉果敢有將略思安賜爵西安子建威將軍北平太守遷大司馬司馬齊州武昌王府司馬高祖南伐徵為步兵校尉直閣將軍中統軍善撫士衆高祖嘉之漢陽既平復為武昌王司馬帶東魏郡太守加寧朔將軍改爵清河子卒官子敬寶襲爵

敬寶亦壯健奉朝請征北中兵參軍北征統軍軍遠將軍每有戰功早卒

子去病襲

伯玉坐第叔玉南奔徙於北邊後亦南叛為蕭鸞南陽太守高祖南伐剋宛外城命舍人公孫延景宣詔於伯玉曰天無二日土無兩王是以躬總六師蕩一四海宛城小戍足以禦抗王威深可三思封侯昨土事在俯仰伯玉對曰外臣荷國厚恩奉任疆境為臣之道未敢聽命伏惟遊鑿遠涉願不損神高祖又

遺謂曰朕親率應旄遠清江河此之小戍豈足併個王師但戎格所經纖介須珍宜量力三思自求多福且卿早蒙肅贖殊常之眷曾不懷恩報以履露肅驚妻言入繼道成曠于無子遺卿不能建忠於前君方立節於逆豈卿之罪一又頃年傷我偏師卿之罪二今旌旄親戎清一南服不先面縛待罪麾下卿之罪三卿之此戍多則一年中則百日少則三旬刻珍豈遠宜善思之後悔無及伯玉對曰昔蒙武帝懷德之恩奉侍左右此之厚遇無忘夙夜但繼主失德民望有歸主上龍飛騰極光昭太宗非直副德兆之深望實武皇之遺勅是以愚戢懇懇不敢失墜往者北師深入寇擾邊民輻屬將士以救蒼生此乃邊戍常事陛下不得垂責及剋宛伯玉面縛而降高祖引見伯玉拜其參佐二百人詔伯玉曰朕承天取字方欲清一寰域卿憂爾小戍敢拒六師卿之愆罪理在不赦伯玉對曰臣既小人備荷驅使緣百口在南致拒皇略罪合萬死高祖曰凡立忠節皆應有所至若逢逆君守迷節古人所不為卿何得事逆賊蕭鸞自貽伊譴伯玉對曰臣愚蒙曉悟罪合萬死今運陛下願乞生命高祖曰凡人惟有一途知機獲福背機受禍勞我王師彌歷歲月如此為降何人有罪且朕前遣舍人公孫廷景城西共齋語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卿答云在此不在彼天道攸遠變化無方卿寧知今日在此不在彼乎伯玉乞命而已更無所言高祖以思安類為伯玉泣請故特宥之伯玉在南之日放妾楊氏為尼入國遂令遺俗復愛幸焉為有司所奏高宗聽之世宗即位拜長史兼游擊將軍出為馮翊相率官

榮吉少驍勇為沈文秀中兵參軍及太原戍守傅靈越率乘郡南赴于勤文秀以榮吉督郡事既而背文秀同於劉威母叔在歷城為崔道固所拘繫又將致刑於市以恐之而榮吉卒無所顧會道固歸威乃出其母威以榮吉為龍驤將軍并州刺史領太原太守戍升城榮吉以其從兄龍驤為長史煥兄夏延年為司馬未幾而白曜軍至白曜遣人招之榮吉不降遂閉門固守升城至小人力不多勝仗者不過七百人而白曜侮之乃遣乘陵城榮吉督土軍方梁下相春榮不時剋珍白曜遠築長城圍三重更遣攻具日夜攻擊自二月至四月糧

失俱盡榮吉突圍出走道讓民舍母妻見獲道固遣治中房靈賓獻引之榮吉不肯見道固遂東歸舊村陰募壯士欲以偷母還奔河南白曜慮其如此守備嚴固後與法壽取盤陽俱降及立平齊郡以歷城民為歸安縣榮吉為縣令頗懷昔憾與道固接事意甚不平後委縣出臺訟道固罪狀數條會赦不問榮吉乞解縣許之休沐師半歲乃南奔榮吉夫婦異路輞髮為沙門改名僧達投其族叔法延住嚴餘清河發略之亦乘俠士也榮吉遺其金帛得以自遣妻從幽州南出亦得相會榮吉至江東尋病死

榮吉從父第三益字敬安於南陽內附高祖與語善之曰三益了了殊不惡拜員外散騎侍郎尋出為太山太守遷兗州左軍府司馬所在以清和著稱遷除左將軍正光中本年六十三九子

異子士靈與中東清河太守帶盤陽鎮將

士靈第士達少有才氣其族兄景先有妻識每曰此兒像僕終當大其門戶起東濟州左將軍府倉曹參軍時京兆王繼為大將軍出鎮關右聞其名徵補騎兵參軍領懷內統軍孝昌中其鄉人劉蒼生劉鈞房須等作亂攻陷郡縣頻敗州軍時士達父憂在家刺史元欣欲通其為將士達以禮固辭欣乃命其友人馮元興謂之曰今合境從逆賊徒轉熾若萬一陷州君家豈得獨全既急病如此安得顧名教也士達不得已而起率州郡之人二千餘人東西討擊悉破平之武泰初就家拜平原太守抑挫豪彊境內肅然時邢果寇亂懼其威名越郡城西度不敢攻通永安末轉濟南太守士達不入京師而頻為本州郡時人榮之永安末余朱光入洛刺史蕭贊為城民趙洛周所逐城內無主洛周等以士達鄉情所歸乃就郡請之命攝州事永熙二年卒年三十八時人傷惜之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諡曰武

士達第士素武定末太尉諡謙參軍

士素第士章尚書郎

法壽族子景伯字長暉高祖避地渡河居於齊州之東清河驛舊驛祖元慶仕劉駿歷七郡太守後為沈文秀齊州建威府司馬劉威之殺于業自立也子

業第子勳起兵攻之文秀遣其將劉珍之率兵助或後背或歸于勳元慶不
 同為文秀所害父愛親率勳鄉部攻文秀劉或嘉之起家授龍驤將軍尋會文
 秀降或乃止顯祖時三齊平隨例內徙為平齊民以父非命疏服終身景伯生
 於桑乾少喪父以孝聞家貧備書自給養母甚謹尚書盧淵稱之於李冲冲時
 典選拔為奉朝請司空祭酒給事中尚書僕曹即除齊州輔國長史值刺史死
 勳行州事政存寬簡百姓安之後值清河太守杜稜外叛郡居山峻盜賊羣起
 除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曾失禮於景伯聞其歸郡簡家逃亡景伯督切屬除
 捕擒之即署其子為西曹掾命喻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論者稱
 之舊守令六年為限限滿將代郡民韓豐和等三百餘人表訴乞留復加二載
 後遷太尉中郎司徒諮議參軍輔國將軍司空長史以母疾去官景伯性淳和
 涉獵經史諸弟宗之如事嚴親及弟妓亡蔬食終喪期不內御憂毀之容有如
 居重其次弟景先亡其幼弟景遠期年哭臨亦不內褻鄉里為之語曰有義有
 禮房家兄弟廷尉卿崔先韶好標榜人物無所推尚每云景伯有士大夫之行
 業及母亡景伯居喪不食鹽菜因此遂為水病積年不愈孝昌三年卒于家時
 年五十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于文烈武定中尚書三公郎中
 景先字光甫幼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年十二讀其母曰豈可使
 兄備質以供景先也請自求衣然後就學母及其小不許苦請從之遂得一半
 裘忻然自足晝則櫛薪夜誦經史自是精勵遂大通曉太和中例得還鄉郡辟
 功曹州舉秀才值州將卒不得對策解褐太學博士時太常劉芳侍中崔光嘗
 世儒宗最其精博光遂委兼著作佐郎修國史尋除司徒祭酒員外郎侍中穆
 紹又舉景先撰世宗起居注累遷步兵校尉領尚書郎齊州中正所歷皆有當
 官之稱景先沉敏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面屢嘗參省側立移時兄亦危坐相
 敬如對賓客兄嘗痲疾景先侍湯藥衣冠不解形容毀瘠親友見者莫不哀之
 神龜元年蕭衍龍驤將軍田甲能據東義陽城內屬勳景先為行臺發二荆兵
 以援之在軍遇疾而還其年卒於家時年四十三贈持節冠軍將軍洛州刺史

陸曰文景先作五經疑問百餘篇其首該典今行於時文多略舉其切於世教
 者

問王者受命木火相生曰五精代感稟靈者與金德方隆積發華渚水運告昌
 瑞光啓祚人道承天天理應實受謝既彰玄命若契相生之義有尤不違至如
 湯武革命殺伐是用水火為次運而不改既事乖代終而數同納麓逆順且殊
 積運宜異而兆微不差有疑符應

問禹以鉉配天舜不算父曰明明在上下土是冒道高者負屨四方神積者如
 原斯主是以則天不能私其子紹堯不敢尊其父鉉既罪彰於山川受殛於羽
 裔化質與鱗甲為羣銘精不能上乘箕尾而厚尊配於國陽當升煙之大禮苟
 存及躬以亂祀典降上帝為罪鬼之寶妻夾鍾為介蟲之樂奉天之道不乃有
 論乎

問湯尊稷履柱曰神積道存異世同算列山見事綿紀前代成湯革命承天當
 愆陽之運不思理數之有時黜元功於百世且畢箕感應風雨異微尊播殖之
 靈而邀滂澍之潤升履之道無乃謬與若柱不合應虞夏應失之於前如以歲
 久宜運百神可計日而代求之二三未究往古

問湯剋桀欲運夏社為不可武王滅紂以亳社為亡國之誡曰神無定方唯人
 為主道協無為天地是依棄德弗崇百靈更祀周武承天禮存成秩升后稷當
 四圭之尊貶土祗隔牲幣之享就如言之稷稟靈威誠尤幸追之宜社非商祖
 李孚乃考之咎殷鑒致誠何獨在斯

問易著革命之爻而無撰讓之象曰玄黃剖別人道為算合靈付化故義始元
 首是以飛龍啓微大人載就及理運相推帝國異序虞賓以為善終順守有愆
 未盡不顯撰讓之象而著已日之美豈可兆巨靈為貽厥之謀訓萬世而開安
 忍之

一求之反衷未識理恕
 問周禮秋官司烜氏邦若屋昧為明義焉曰王道貴產法理尚恩舊德見食入
 象載其美五帝三刺禮經實其仁是以祿父巨靈殷禮不輟三監亂德蔡胤猶
 存罪莫極於無上逆莫甚於違天行大辟禍不及族理正刑懲止於身何惡當

參夷之禍何及受淪殄之事。

問儀禮繼母出嫁從之服傳云貴終其恩曰繼母配父本非天屬與尊合德名義以與養鞠育有加禮服是重既體遠義盡節毀慈作壞異門為鬼他族神道不全何終想之有方齊服是道哭於野次苟存降重無乃過猶不及乎

問禮記生不及祖父母父母喪喪已則否曰服以恩制禮由義立慈母三年孫無親焉者以感非天屬養止身祖雖異域恩不及已但正體於下可無服乎且痛冠文武子姓之服緣練之變緣經已除猶懷慘素未忍從吉況新初之創巨方始復弔之實倘改緇變率哀苦次而無追變孝于孝孫豈天理是與

問左氏傳齊人殺夏姜君子以為不可曰受譴從天人倫所重保育異宗承奉郊奠而乃肆極昏淫禍傾合昏之尊怙亂無終珍滅誕鞠之愛齊桓匡異四方正存刑矩制不忍之思行至公之法方生駭遠以殺為甚而神道幽默禍降未

期雖窮物履朝臣不宜糾既事反人置咎將有所施之取哀孰為優九問公羊傳王者之後郊天曰神不謬事帝無妄尊介丘偏祀猶不敬季氏之族吳天至重豈可納廢棄之度唐虞已往事無斯典三后已降始見其文揖讓之

實禮不上通晉痛後雖四圭是主此便至道相承乾無二統純風既設玄牡肆尊禮不虛章庶昭異聞問穀梁傳魯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曰樂以觀風禮為教本其細已甚民不堪命齊不加兵屈於周典傳公魯之威君告諫皮耗穆卜坤吉而休徵不至若推咎於天則神不棄聖歸怨於人則頌

聲宜贊既命龜失辰豐威弗替郊享不從配天斯缺即傳所言殆非虛美何承而制問尚書胤征義和詰其罪乃季秋月朔辰弗合於房曰衡紀不移日月有度炎

涼啟辰次會薄傳屬屬屢臻歸餘成閏是以受命義和升準徂節使暑數應時火流協運政益舒後律建庚庚次即官圖承容可為想玄象一差未成巨戾且抄秋豈回星之辰授攻非合體之月飲食弗當積失加誅律度暫差便違珍絕仁者之兵義不妄與王赫斯舉將有異說

問毛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曰日月光屬行會常有常分至之候不為愆咎不同之辰而為深戾者專以金木相殘指日成豐推步不一容可如之若隨見正陽日維戊午生青相因猶子歸母但以陰陽得無深忌乎若為忌也朔亦應為災如不忌也辛卯豈獨成醜且舉凡之始以屬月時繫之在日有爽明例義不妄構理用何依

問論語河不出圖泣麟自傷曰聖人稟靈天地黃誠未形齊生死於一同等榮辱於彼我孔子自生不辰從心告齒樂正既修素王斯著方與吾己之數結反袂之悲進涉無上之心退深負杖之懼聖達之理無乃缺如符靈即王神貴答之名為辯疑合成十卷亦有可觀前廢帝時奏上之帝親自執卷與神貴往復

嘉其用心特除神貴子鳩彥為奉朝請景先子延祐武定末太子家令景遠字叔退重然諾好施與類歲凶儉分贈宗親又於通衢以食餓者存濟甚

衆平原劉郁行經齊境之境忽遇劫賊已殺十餘人次至郁呼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賊曰若言鄉里親親是誰郁曰齊州主簿房陽是我姨兄陽是景遠小字賊曰我食其粥得活何得殺其親遂遺衣服家活者二十餘人景遠好史

傳不為章句天性小急不類家風然事二兄至謹撫養兄孤恩訓甚篤益州刺史傳暨眼其其名義召武府功曹參軍以母老不應暨眼頗恨之卒於家子敬道承熙中開府參軍事

史臣曰嚴後風款可嘉脩之晚有誠効唐和萬里慕義歸身著績休賓窮而委質法壽伯玉末能投命景伯兄弟儒風雅業良可稱焉

魏書卷四十三

魏書卷四十三考證

劉休賓傳母子皆出家為尼○北史母子皆出家為尼僧此少僧字

房法壽傳法壽族子景伯字長暉○長北史作夏

魏書卷四十三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三十二

羅結

伊敏

乙瑛

和其奴

荀頊

薛野積

宇文福

費子

孟威

羅結代人也其先世領部落爲國附臣劉顯之謀逆也太祖去之結與衛靈與從幸有蘭部使以功賜爵屈地使太宗時除特勤散騎常侍軍南將軍河內鎮將世祖初遷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世祖以其忠義甚見信待置典後宮出入臥內因除其信卿年一百一十詔賜歸老賜大軍東川以爲居業并爲築城卽號曰羅侯城至今猶在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訪焉年一百二十歲卒贈軍東將軍幽州刺史諡曰貞

子斤太宗時爲侍御中散後從世祖討赫連昌世祖追奔入城昌退擊左右多死斤力戰有功世祖嘉之使錄勳除散騎常侍侍中四部尚書又加平西將軍後平涼州攻城野戰多有克捷以功賜爵方公除長安鎮都大將會蠕蠕使壞龍驤後還除柔玄鎮都大將後以斤機辯勳與王使使蠕蠕迎女備後宮又以本將軍開府爲長安鎮都大將軍贈本將軍雍州刺史諡曰靜陪葬金陵子敏壽有姿貌善擊止自太子洗馬稍遷散騎常侍庫部尚書卒贈安東將軍幽州刺史諡曰恭

子伊利高宗時襲爵除內行長以沉密小心恭勤不怠領御食羽獵諸事伊利會病顯程幸其宅自視醫藥其見待如此稍遷散騎常侍儀曹尚書出爲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善撫導在州數年邊民歸之五千餘戶高祖時蠕蠕來寇詔伊利追擊之不及而反使使倒降爲使除司農卿光祿大夫卒世宗初贈征北將軍幽州刺史諡曰靜

封趙郡王後例降爲公卒贈軍東將軍定州刺史諡曰康陪葬金陵子道生肆州安北府外兵參軍卒

子延天與中驛騎將軍左光祿大夫

結從子羅漢子提並歷通顯提從世祖討赫連昌有功賜昌女爲妻

子靈早有各位顯祖時給事中西征勅勅爲賊所殺

子蓋世宗時在將軍直閣將軍轉龍驤將軍濟州刺史卒贈本將軍兗州刺史

長子聖果遷冠軍將軍岐州刺史入除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主衣都統卒贈侍中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尚書右僕射司空公衛將軍冀州刺史以孝

辭外戚故也

聖弟衛果遷天水樂陵二郡太守輔國將軍光州刺史

結案人彌善射有膂力世祖時爲軍將數從征伐有功官至范陽太守卒贈幽州刺史

彌孫念子于懷武定中驛騎將軍膠州刺史

伊敏代人也少而勇健走及奔馬善射多力與牛却行神勇初擢爲侍郎轉三郎賜爵汾陽子加授威將軍世祖之將討涼州也曠者威讓唯司徒崔浩勸世

祖決行軍臣出使曠言於世祖曰若涼州無水草何得爲國曠者不可用也宜從浩言世祖善之既剋涼州世祖大會於姑臧曠羣臣曰崔公智謀有餘吾亦

不復奇之吾正奇曠弓馬之士而所見能與崔同此深自可奇曠謂浩曰曠言

力如此終至公相浩曰何必曠言然後爲曠言曠去病亦不讀書而能大建

勳名曠位公輔世祖笑曰曠如公言曠性忠謹世祖愛之親待日殊賞賜優厚

真君初世祖欲拜曠爲尚書封郡公曠辭曰尚書務殷公壽至重非臣年少愚

近所宜荷任請收還恩世祖問其欲曠曰中祕二省多請文士若厚料不已請

參其次世祖實之遂拜爲中護將軍祕書監以功賜爵魏安侯加冠軍將軍使

出爲東雍州刺史恩化大行百姓思之轉殿中尚書常與情衛世祖親任之從

參瓜步頻有戰功進號鎮軍將軍與安二年遷征北大將軍都督尚書加侍中

進爵河南公與光元年拜司空及爲三公清約自守爲政舉大綱而已不爲計

碑太安二年領太子太保三年與司徒陸麗等並平尙書事五年薨

子顯慶散騎常侍庫部尙書卒

子益生號勇有膽氣初爲統軍累有戰功遂爲名將以勳賜爵平城子神龜二

年自號騎將軍直閣將軍爲持節右將軍洛州刺史與荊州刺史淮南王世遠

魯陽太守崔模俱討襄陽不剋而還坐免官後除安西將軍光祿大夫又爲撫

軍將軍太僕卿假鎮西將軍西道別將每戰頻捷自崔延伯之後益生爲次焉

進號征西將軍行岐州刺史復爲西道都督戰殲贈車騎將軍雍州刺史永熙

中重贈驃騎大將軍異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武平司徒祭酒

武平第武榮直閣將軍

敬族孫豹子武衛將軍

豹子從子琳亦武衛將軍

乙瓌代人也其先世號都落世祖時瓌父匹知基國威化遺瓌入貢世祖因留

之瓌便弓馬善射手格猛獸力過人數從征伐甚見信待尙上谷公主世祖

之女也除鎮南將軍附馬都尉賜爵西平公從駕南征除使持節都督前鋒諸

軍事每戰身先士卒勇冠三軍使除侍中征東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進爵

爲西道都將和平中薨時年二十九贈太尉公諡曰恭

子乾歸號壽年十二爲侍御中散及長身長八尺有氣幹頗習書疏尤好兵法

復尙恭宗女安樂公主除附馬都尉侍中顯祖初除征西將軍秦州刺史有惠

政高祖初即位爲征西道都將又爲中道都將延興五年卒時年三十一贈左

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康

子海字懷仁少歷侍御中散散騎侍郎卒時年四十一贈散騎常侍衛將軍濟

州刺史諡曰孝

子瓌字雅珍尙淮陽公主高祖之女也除附馬都尉汝南王友固辭不拜歷濟

南太守時爲逆賊劉桃攻瓌瓌城獲免後都督李叔仁討桃平之瓌乃還郡

後除南少卿兼青金紫左右光祿大夫中軍將軍西兗州刺史天平元年奉

兵應樊子歸與行臺左丞宗顯戰敗死時年四十六

瓌弟琛字仲珍解褐司空參軍事稍遷東平濟陰二郡太守散騎常侍卒時年

四十九

和其奴代人也少有操行善射御初爲三郎轉羽林中郎以恭勤致稱賜爵東

陽子除奮武將軍高祖初遷尙書加散騎常侍進爵平昌公拜安南將軍遷尙

書左僕射太安元年詔羣臣議立皇太子名其奴與司徒麗等以爲宜以德命

名帝從之又與河東王閻毗太宰常英等並平尙書事在官慎法不受私請時

以西征吐谷渾諸將淹停不進久囚未決其奴與尙書毛法仁等窮問其狀連

日具伏和平六年遷司空加侍中高宗崩乙渾與林金閻擅殺尙書楊保年等

殿中尙書元郁率殿中宿衛士欲加兵於渾渾懼歸谷於金閻執金閻以付郁

時其奴以金閻罪惡未分乃出之爲定州刺史皇興元年長安鎮將東平王道

符反詔其奴領征西大將軍率殿中精甲萬騎以討之未至而道符敗軍還三

年薨內外咸歎惜之贈平昌王諡曰宣

子天受襲爵初爲內行令太和六年遷督庫曹下大夫卒

荀頽代人也曾祖爲提登國初有勳於太祖賜吳軍子父洛跋內行長頽性厚

重少言嚴毅清直武力過人擢爲中散小心謹敬世祖南討以頽爲前鋒都將

每臨敵對戰常先登陷陳世祖至江賜爵建德男加軍遠將軍遷遷委事中散

典涼州作曹遷內行令轉給事中遷司衛監以本將軍拜洛州刺史爲政剛嚴

抑強扶弱山蠻畏威不敢爲寇承明元年文明太后令百官舉才堪幹事人足

委此者於是公卿咸以頽應選徵拜散騎常侍殿中尙書進爵成德侯加後將

軍太和元年加散騎常侍尋遷侍中安東將軍都督尙書進爵河南公頽方正

好直言雖文明太后生殺不允頽亦直至懇切未曾阿諛李斯李牧之誅也頽

並致諫太后不從三年遷征北大將軍司空公進爵河東王以舊老聽乘步挽

杖於朝大駕行幸三川頽留守京師沙門法秀謀反頽率禁衛收捕畢獲內外

晏然駕還飲至文明太后曰當爾之日卿若神疑不即收捕處分失所則事成

不測矣。今京畿不擾，宗社獲安者，實卿之功也。七年詔曰：頽為台鼎，輪道是寄。歷奉四朝，膺績彌遠。宜加榮異，以彰厥功。自茲已後，可承受復除。十三年冬，高祖痛悼者久之，贈賻有加。禮，僖王。

長子愷，累遷冠軍將軍。柔玄懷荒，武川鎮大將，襲爵河東王。例降為公正。光二年卒。贈平北將軍、恆州刺史。

子實，武定中北梁太守。愷弟養，步兵校尉，早卒。

養弟實，武騎侍郎，河間太守。太僕少卿，汲郡太守。遷龍驤將軍，肆州刺史。遷除武衛將軍，加後將軍。延昌末卒。贈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并給帛二百匹，布一百匹。禮曰：愷。

子景，莊帝時，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頽弟若周，散騎常侍，尚書。太和中，安南將軍，豫州刺史。頽川侯，卒。贈光祿大夫。若周弟壽樂，太和中，北部尚書。安南將軍，懷州刺史。假山陽公。未拜，尋除散騎常侍。殿中尚書。晉安侯。卒。贈安東將軍，冀州刺史。

頽從叔孤，少以忠直稱。太宗即位，以定策功，拜車騎將軍，後除鎮軍大將軍，并州刺史。博陵公。不治產業，死之日，家無餘財。百姓追思之。

薛野豬，代人也。父達頭，自姚萇時，率部落歸國。太祖嘉其忠款，賜爵聊城侯。散員大夫。待以上客之禮。賜妻鄭氏。達頭閉雅恭慎，太祖深器之。卒。贈平南將軍。冀州刺史。禮曰：野豬少失父母，養於宗人利家。及長，好學善射。高宗初，召補羽林。遷給事中。典民籍事。校計戶口。號為稱職。賜爵順陽子。野豬少孤，父侯不襲。至是，錫爵。和平中，除平南將軍，并州刺史。進爵河東公。轉太州刺史。在治有聲。卒。年六十一。贈散騎常侍，大將軍，并州刺史。禮曰：頽。

子虎子，姿貌壯偉，明斷有父風。年十三，入侍高宗。太安中，遷內行長。典奏諸曹。事當官正直，內外憚之。及文明太后臨朝，出虎子為枋頭鎮將。虎子素剛簡，為近臣所疾。因小過，黜為鎮門士。及顯祖南巡，次於山陽。虎子拜訴於路曰：臣昔事先帝，過獲重恩。陛下在諒闇之日，臣橫罹非罪，自損黜此著，已經多載。不信

今日得奉聖顏，遂流涕鳴咽。顯祖曰：卿先帝舊臣，久屈非所。良用憐然。詔虎子侍行，訪以政事。數十里中，占對不絕。時山東饑饉，盜賊競起。相州民孫韓等五百餘人，稱虎子在鎮之日，土境清晏，訴乞虎子，仍復除枋頭鎮將。即日之任。至鎮，數州之地，悉使屏跡。顯祖置書慰喻。後除平南將軍，相州刺史。顯祖崩，不行。太和二年，襲爵。三年，詔虎子督三將出壽春，與劉昶南討。四年，徐州民桓和等叛。逆屯於五固。詔虎子為南征都副將，與尉元等討平之。以本將軍為彭城鎮將。至鎮，雅得民和。除開府，徐州刺史。時州鎮戍兵，資絹自隨，不入公庫。任其私用。常苦飢寒。虎子上表曰：臣聞金湯之固，非粟不守。韓白之勇，非糧不戰。故自用兵以來，莫不先積粟。然後圖兼併者也。今江左未賓，鯨鯢待戮。自不委粟彭城，以覆軍師。將何以指定江關，掃一衛霍。糧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匹。即自隨身。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不免飢寒。論之於公，無憂營之潤語。其利私，則橫費不足。非所謂納民軌度，公私相益也。徐州左右，水陸壤沃，清汴通流。足盈激灌。其中良田十萬餘頃。若以兵絹市牛，分減戍卒。計其牛數，足得萬頭。與力公田，必當大獲粟稻。一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糧。糧餘兵向粟。且耕且守。不妨得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暫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於後兵資。唯須內庫五錢之後，穀帛俱溢。匪直戍士有豐飽之資。於國有吞敵之勢。昔杜預田宛葉，以平吳。充國耕西零，以覆漢。臣雖識謝古人任當邊守，庶竭塵露。有增山海。高祖納之。又上疏曰：臣聞先王建不易之軌，萬代承之。聖主垂不刊之制。千載共仰。伏惟陛下道洽羣生，恩齊造化。仁德所覃，遠超前哲。連崇古典，留意治方。草前王之弊法，申當今之宜用。定貢賦之輕重，均品秩之厚薄。庶令百姓足以代耕。編戶享其餘畜。幾乎煥焉不可量也。臣竊尋居邊之民，蒙化日淺。戎馬之所資，計素微小。戶者一丁而已。計其徵調之費，終歲乃有七錢。去年徵實不備，或有貨易田宅，質妻賣子。呻吟道路，不可忍聞。今淮南之人，思慕聖化。延頸企足。十室而九。恐聞賦重。更懷進退。非惟損皇風之感，慮傷慕義之心。且臣所居與南連接，民情去就，實所藉知。特宜寬省，以招未至。其小郡太守數戶而已。一請止六尺絹。歲不滿匹。既委邊捍，取其必死。邊之士，重何吝。君輕。今班

制已行布之天下不宜忤以亂朝章但獲藉恩私備位蕃岳憂之地敢不盡言書奏文明太皇太后令曰律制已行不可以小有不平便虧通式在州戍兵每歲交代虎子必親自勞送喪者給其敝帛州內遺水二麥不收上表請貸民粟民有車牛者求請東充給之並如所奏民得安堵高祖曾從容問秘書丞李彪曰卿頗使江南徐州刺史政績何如彪曰經邊布化甚得其和高祖曰朕亦知之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舉咸以贓汚虎子案之於法安等遣子第上書經虎子南通賊虜高祖曰此其妄矣朕度虎子必不然也推案果虛乃下詔曰夫君臣體合則功業可與上下猶懼則治道替矣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舉咸以貪狎獲罪各遣子第詣闕告刺史虎子縱民通賊妄解無端安宜賜死舉及子僧保鞭一百配教煌安息他生鞭一百可集州官兵民等宣告行決塞彼輕狡之跡開此陳力之效在州十一載太和十五年卒年五十一贈散騎常侍鎮南將軍相州刺史諡曰文有六子

長子世遠襲爵例降為侯景明中為豫州刺史稍遷左將軍年四十二長子忱字安民正光中襲爵稍遷鎮南將軍鉅鹿太守定州儼同開府諮議參軍齊獻武王大行臺左丞中外府司馬出為股州驛騎府長史武定五年除鎮北將軍北廣平太守為治暴虐曾因公事一家之內併殺數人為民所訟將致之罪遇患卒於郡贈征西將軍西兗州刺史

忱弟安顯武定末東豫州征西府長史世遠弟曇慶少有度量承平中員外散騎常侍遷尚書郎年五十一卒子衍字元孫輕財慕義熙平中為侍御史奉朝請永安中尚書駕部郎中行河陰縣事卒於正平太守贈征東將軍徐州刺史

曇慶弟曇寶初補散騎高祖詔曇寶探遺書於天下歷侍御中散直閣將軍太子步兵校尉世宗時遣使巡行四方以曇寶持節兼散騎常侍龍驤將軍南道大使曇寶達豫州卒年二十九

曇寶弟曇尙有容貌性寬和初辟御史加奉朝請熙平二年除徐州穀陽戍主行南陽平郡事母憂去職正光中詔以陽平降接蕭衍綏擇須人仰尚書舉才

而遣左僕射蕭寶夤舉曇尙應馳驛之郡孝昌初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入蕭衍曇尙斬其使人送首於都督安樂王暨暨不能援遂為蕭衍將王希幹所陷拘曇尙送蕭衍衍以禮遇之曇尙乞歸衍乃聽還蕭宗復其本秩武泰初亦朱榮擅彊奔朝廷欲揣其情除曇尙員外常侍使於榮既以獻情密以觀之建義初除司徒左長史兼吏部尚書授太原王亦朱榮官還賜爵永安侯尋除後將軍定州刺史介朱榮之死授持節兼尚書北道行臺代魏蘭根後為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太昌初加征東將軍行兗州事天平中除驛騎大將軍齊州刺史曇尙凡歷三州俱稱貪虐還除將作大匠卒於官年六十一贈都督瀛滄二州諸軍事本將軍儼同三司瀛州刺史

子仲芬武定中齊文襄王中外府中兵參軍曇尙弟球字曇珍武定末儼同三司尚書右僕射

宇文福河南洛陽人其先南單于之遺屬世為擁都大人祖活羅仕慕容垂為唐郡內史遼東公太祖之平慕容寶活羅入國為第一客福少曉果有膂力太和初拜羽林郎將遷建節將軍賜爵新昌侯南征都將擊蕭曠有功授顯武將軍尋除恢武將軍北征都將特賜戎服破蠕蠕別部復萬餘遺除都牧給事十七年車駕南討假冠軍將軍後軍將軍時仍遷洛勅福檢行牧馬之所福規石濟以西河內以東拒黃河南北千里為牧地事遂施行今之馬場是也及從代移雜畜於牧所福善於將養並無損耗高祖嘉之尋補司衛監從駕豫州加冠軍將軍西道都將假節征虜將軍領精騎一千專殿駕後未幾轉驍騎將軍仍領太僕典牧令從駕征南陽兼武衛將軍二十二年車駕南討遣福與右衛將軍楊播為前軍至鄧城福選兵簡將為攻圍之勢高祖望福軍法齊整將士兩習大被褒數蕭寶夤其尚書崔慧景黃門郎蕭衍率眾十萬來救高祖指麾將士勅福領高車羽林五百騎出城南面擊其橋道絕歸路賊眾大恐六道來戰福據鞍誓眾身先士卒賊不得前遂大奔潰賜爵昌黎伯正武衛加征虜將軍尋以高車叛命加征北將軍北征都將追討之軍敗被融景明初乃起拜平遠將軍南征統軍進討於都督彭城王勰曰建安是淮南重鎮彼此要衝得之

則襄陽易圖不獲則壽春難保。然之及魏爲州遂令福攻建安建安降以勳封襄陽關國男邑二百戶除太僕少卿尋以行將寇邊假節征虜將軍領兵

出三關討之又詔福行豫州事與東豫州刺史田登宗共相影援綏邊蠻楚還爲光祿大夫轉太僕卿延昌中以本官領左衛將軍除散騎常侍都官尚書加

安東將軍營州大中正熙平初除鎮北將軍瀛州刺史福性忠清在公嚴毅以信御民甚得聲譽解任復除太僕卿又爲金紫光祿大夫出除散騎常侍都督

懷朔沃野武川三鎮諸軍事征北將軍懷朔鎮將至鎮遇病卒詔遣主書樂安嘉赴弔贈車騎大將軍定州刺史開國如故諡曰貞惠

長子善字慶孫襲爵自司空掾稍遷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孝昌末北征戰歿贈車騎將軍冀州刺史

善弟延字慶壽體貌魁岸眉目疎朗永平中釋褐奉朝請直後員外散騎常侍以父老詔聽隨侍在瀛州屬大乘妖黨突入州城延率奴客戰死者數人身被

重瘡賊乃小退而縱火燒齋閣福時在內延突火而入抱福出外支體灼爛髮盡爲燼於是勸衆與賊苦戰賊乃散走以此見稱孝昌中授假節建威將軍西

道別將赴援關隴有戰功除員外散騎常侍轉直叢與方侯曉奴戰反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

子仲鸞武定末齊王丞相府長流參軍慶壽弟慶安歷給事中尚書殿中郎中後加平北將軍武衛將軍河陰遇害贈

征東將軍兗州刺史長子仲融

融弟仲衡

費子代人也祖峻仕赫連昌爲軍東將軍泰常末率衆來降拜龍驤將軍賜爵

提爲公後遷征南將軍廣阿鎮大將從爵下邳公父都以隨父歸誠賜賜五等男除燕郡太守平陽幽州刺史于少有節操起家內三郎世祖南伐從駕至江

以宿衛之勤除車遠將軍賜爵松陽男遷商賈部二曹令除平南將軍懷州刺史卒

于萬襲太和初除平南將軍梁國鎮將後高祖南伐萬從萬渡淮戰歿贈鎮東將軍冀州刺史

于穆字朗與性剛烈有壯氣頗涉書史好尚功名世宗初襲男爵後除夏州別駕尋加車遠將軍轉涇州平西府長史時刺史皇甫集豐太后之元舅恃外戚

之親多爲非法穆正色匡諫集亦憚之轉安定太守仍爲長史還朝拜左軍將軍轉河陰令有嚴明之稱時蠕蠕主婆羅門自涼州歸降其部衆因饑侵掠邊

邑詔穆銜命宣慰便皆款附明年復叛入寇涼州除穆輔國將軍假征虜將軍兼尚書左丞西北道行臺仍爲別將往討之穆至涼州蠕蠕遁走穆謂其所部

曰夷狄獸心唯利是視見敵便走乘虛復出今王師來討雖畏威逃跡然軍還之後必來侵暴今欲羸師誘致冀獲一戰若不令其破膽終恐疲於奔命乘威

然之穆乃簡練精騎伏於山谷使羸劣之衆爲外營以誘之賊騎覘見謂爲信弱俄而競至穆伏兵奔擊大破之斬其帥郁厥高爾侯斤十代等獲生口雜畜

甚衆及大饑反叛詔穆爲別將兼都督李崇北伐都督崔暹失利崇將班師會諸將議曰朔州是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此處不全則并肆危矣今欲選諸將

一人留以鎮守不知誰堪此任僉曰無過穆者崇乃請爲朔州刺史仍本將軍尋改除雲州刺史穆招雜衆散順得人心時北境州鎮悉皆淪沒唯穆獨據一

城四面抗拒久之援軍不至兼行路阻塞糧仗俱盡穆知勢窮乃棄城南走投

公朱榮於秀容既而詣關請罪詔原之孝昌中二絳蜀反以穆爲都督討平之拜前將軍散騎常侍遷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妖賊李洪於陽城起逆連結蠻左

詔穆兼武衛將軍率衆討擊破於關口之南遷金紫光祿大夫正武衛將軍公朱榮向洛豐太后徵穆令屯小平及榮推奉莊帝河梁不守穆遂棄衆先降穆

素爲衆所知見之甚悅穆潛說榮曰公士馬不出萬人今長驅向洛前無橫陳者正以推奉主上順民心故耳既無戰勝之威軍情素不厭伏今以京師之衆

百官之威一知公之虛實必有輕侮之心若不先行誅罰更樹親黨公還北之日恐不得度太行而內難作矣榮心然之於是遣有河陰之事天下聞之莫不

切齒榮入洛穆遷中軍將軍吏部尚書兼總關國使食邑八百戶又領夏州大

中正蕭衍遣將軍曹義宗追荊州詔穆為使持節南征將軍都督南征諸軍事大都督以援之穆潛軍徑進出其不意至即大破之生擒義宗送關以功遷衛將軍進封越平郡開國公增邑一千戶遷使持節加侍中車騎將軍假儀同三司前錄大都督與大將軍元天穆東討邢果破平之時元顥內逼莊帝北幸賴入京師穆與天穆既平齊地回師將擊賴穆先驅圍虎牢盡銳攻之將拔屬天穆北渡既無後繼人情離沮穆遂降賴以河陰酷濫事起於穆引人詰讓出而殺之時年五十三莊帝還宮追贈侍中司徒公諡曰武宣

長子慶遠永安中龍驤將軍青州開府司馬

第二子孝遠襲天平中叛入關西

孟威字能重河南洛陽人頗有氣尚尤曉北土風俗歷東宮齊帥羽林監時四鎮高車叛投蠕蠕高祖詔威曉喻禍福追還逃散分配為民後以明解北人之語勅在著作以備推訪永平中自鎮遠將軍前將軍左右直長加龍驤將軍出使高昌還遷城門校尉直閣將軍沃野鎮將正光初蠕蠕主阿那瓌歸國詔遣前鄆州刺史陸希道兼侍中為使主以威兼散騎常侍為副遠饗迎接阿那瓌之還國也復以威為平北將軍光祿大夫假員外常侍為使主護送之前後頻使遠著粗皆稱旨復加撫軍將軍普泰中除大鴻臚卿尋加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三年卒贈使持節侍中本將軍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司空公冀州刺史子恂嗣

威弟季稍選鎮遠將軍左中郎將廷尉監以本將軍除廣州刺史預介朱榮義舉封鉅鹿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除撫軍將軍廷尉卿轉司農卿出為平西將軍華州刺史卒贈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

史臣曰羅結枝附葉從當舊之眷子孫顯祿俱至公王伊馘以勇力見擢而能贊伐姑臧之策請參中祕之官世祖嘉之於前良有以也乙瓌之驍猛和奴之貞正苟類之剛直虎子之威彊宇文之氣幹咸亦有用之士費穆出身致力遂有功名而未路一言禍被警帶校之文和異世同咎其死也幸哉孟威致力荒裔其勳可錄矣

羅結孫拔高祖時進爵濟南王拔孫延天與中驃騎將軍案太祖初即位年號天與拔仕高祖其孫必非太祖時蓋年號誤也

魏書卷四十四

魏書卷四十四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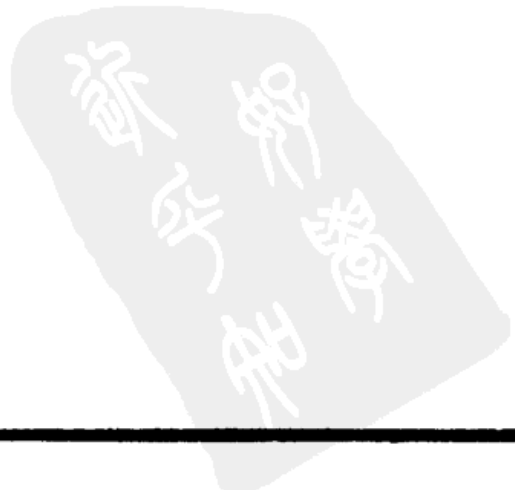
伊馱傳子延天與中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臣人龍按道武紀天與為太祖

年號今延之祖拔於高祖時進爵為王已距天與七八十年矣安有其孫先

於國時為驃騎將軍光祿大夫者耶年號當有訛

費于傳引人持漢○人北史作入

魏書卷四十四考證



魏書卷四十五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三十三

韋閻

杜銓

裴駿

辛紹光

柳榮

韋閻字友觀京兆杜陵人世為三輔冠族祖楷晉建威將軍長樂清河二郡太守父達慕容垂吏部郎大長秋卿閻少有器望值慕容氏政亂避地於薊城世祖徵拜咸陽太守轉武都太守屬杏城鎮將郝溫及蓋吳反關中擾亂閻盡心撫納所部獨全在郡十六年卒

子範歷鎮西大將軍府司馬試守華山郡高宗時賜爵與平男卒

子儁字穎超早有學識少孤事祖母以孝聞性溫和廉讓為州里所稱太和中魏爵除荊州治中轉梁州軍府長史遷為太尉外兵參軍本州中正遷都水使者所在有聲世宗崩領軍于忠矯擅威刑與左僕射郭祚尚書裴植同時遇害語在植傳時年五十七儁與祚婚家為忠所惡故及於難臨終儁訴枉於尚書元欽欽知而不敢申理儁歎曰吾一生為善未蒙善報常不為惡今為惡終悠悠蒼天抱直無訴時人咸感傷焉熙平元年追贈中書將軍洛州刺史諡曰貞有子十三人

長子榮緒字子光頗涉文史魏爵除員外散騎侍郎齊王蕭寶夤同開府屬因戰敗歿

榮緒弟榮茂字子驥以幹局知名歷侍御史尚書考功郎中出為征虜將軍東秦州刺史永熙末兄弟並殺關西

榮茂弟榮為寶炬南汾州刺史

子榮少弟道諧為南汾州鎮城都督齊獻武王命將出討陷城克之武定末子榮官至南兗州刺史

聞兄子真喜起家中書博士遷中書侍郎馮翊太守

子社卒於太府少卿

社子義遠出帝時為岐州刺史殺關西

社第積有職幹起家奉朝請尚書郎中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廷尉少卿給事費門侍郎光祿大夫卒贈安西將軍秦州刺史

子文殊員外散騎侍郎早卒

閻從叔道福父懸為符堅丞相王猛所器重以女妻焉為堅東海太守堅滅奔江左仕劉裕為輔國將軍秦州刺史道福有志略歷劉駿賡貽南沛二郡太守

領鎮北府錄事參軍時徐州刺史薛安都謀欲擁州內附道福參贊其事以功除安遠將軍賜爵高密侯因此仍家於彭城卒贈征虜將軍兗州刺史諡曰簡

子欣宗以歸國勳別賜爵杜縣侯高祖初拜彭城內史遷大將軍宋王劉昶諮議參軍廣陵侯元衍為徐州刺史又請為長史帶彭城內史撫綏內外甚得民

和世宗初除通直散騎常侍出為河北太守不行尋轉太中大夫行幽州事卒贈龍驤將軍南兗州刺史諡曰簡

子元敬武定中穎州驃騎府長史

欣宗從父弟合宗卒於東海太守

子元恢有氣幹孝昌初值刺史元法僧據州外叛元恢招聚同志潛規克復事泄為法僧所害時人傷惜之

閻從子榮字洪基父蕭字道壽劉義真鎮關中辟為主簿仍隨義真度江歷魏郡弋陽二郡太守豫州刺史榮年十歲父卒母鄭氏以入國因寓居河洛少為

勇兗州刺史鄭義所器賞解褐中書博士轉司徒從事中郎高祖納其女為充華嬪除南潁川太守不好發擿細事常云何用小察以傷大道吏民感之郡中

大治高祖聞而嘉賞賜帛二百匹遷洛以崇為司州中正尋除右將軍咸陽王

禧開府從事中郎復為河南邑中正崇類居衛品以平直見稱出為鄉郡太守

更滿應代吏民詣闕乞留復延三年在郡九年轉司徒諮議久之除華山太守卒

子猷之釋褐奉朝請轉給事中步兵校尉稍遷前將軍太中大夫卒

猷之弟休之起家安州左將軍府城局參軍轉給事中河南邑中正稍遷安西

將軍光祿大夫休之貞和自守未嘗以言行忤物卒

子道遠武定末定州儼同開府長史帶中山太守。

道遠弟道儒齊文襄王大將軍府東閣祭酒。

閻族弟珍字靈智高祖賜名焉父尚字文叔樂安王良安西府從事中郎卒贈安遠將軍雍州刺史珍少有志操解褐京兆王子推常侍轉尚書南都郎高祖初遷首桓誕歸款朝廷思安邊之略以誕為東荆州刺史令珍為使與誕招慰蠻左珍自懸瓠西入三百餘里至桐柏山窮淮源宣揚恩澤莫不降附淮源舊有祠堂蠻俗恆用人祭之珍乃曉告曰天地明靈即是民之父母豈有父母甘子肉味自今已後悉宜以酒脯代用羣蠻從約至今行之凡所招降七萬餘戶置郡縣而還以奉使稱旨除左將軍樂陵鎮將賜爵縣子蕭道成司州民謝天蓋自署司州刺史規欲以州內附事泄為道成將桂慧景攻圍詔珍率在鎮士馬渡淮援接時道成聞珍將至遣將荀元寶據淮逆拒珍乃分遣鐵馬於上流潛渡親率步士與賊對接旗鼓始交甲騎奄至腹背擊破之天蓋尋為左右所殺降於慧景珍乘勝馳進又破慧景擁降民七千餘戶內徙表置城陽剛陵義陽三郡以處之高祖詔珍移鎮北陽蕭道成其雍州刺史陳顯達率眾來寇城中將士咸欲出戰珍曰彼初至氣銳未可便挫且共堅守待其攻我疲敵擊之未晚於是憑城拒戰殺傷甚眾相持旬有二日夜開城門掩擊之賊遂奔潰以功進爵為侯車駕南討珍上便宜并自陳在邊歲久悉其要害願為前驅詔珍為龍西公源懷衛大將軍府長史轉太保齊郡王長史遷顯武將軍鄧州刺史在州有聲績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賜驛二匹帛五十匹穀三百斛珍乃召樂州內孤貧者謂曰天子以我能經撫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分與之尋加平南將軍荆州刺史與尚書盧淵征隋陽為蕭鸞將垣歷生蔡道貴所敗免歸鄉里臨別謂淵曰主上聖明志吞吳會用兵機要在於上流若有事荆楚恐老夫復不得停耳後車駕征樊鄧復起珍為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勰長史河北既平以珍為建威將軍試守魯陽郡高祖復南伐路經珍郡加中疊將軍正太守珍從至濟水高祖曰朕頃戎車再駕卿常翼務中軍今日之舉亦欲與卿同行但三騶險要非卿無以守也因勅珍辭還及高祖崩於

行宮秘匿而還至珍郡始發大諱遷除中散大夫尋加鎮遠將軍太尉諮議參軍永平元年卒時年七十四贈本將軍南青州刺史諡曰懿

長子續字遠彥年十三補中書學生聰敏明辨為博士李彪所稱除祕書中散遷侍御中散高祖每與名德沙門談論往復續掌綴錄無所遺漏頗見知賞轉散騎侍郎徙太子中舍人仍兼黃門又兼司徒右長史尋轉長兼尚書左丞壽春內附尚書令王肅出鎮揚州請續為長史加平遠將軍帶梁郡太守肅薨勅續行州事任城王澄代肅為州復啓續為長史澄出征之後肅衍將妻慶真乘虛攻襲遂據外郭雖尋克復續坐免官永平三年卒年四十五

續弟斌字遠慶亦有學識解褐奉朝請遷太尉騎兵參軍出為雍州治中轉別駕入為司徒掾尋轉散騎侍郎稍遷平遠將軍東豫州刺史或疑續左頗得其心續首田益宗子魯生魯實先叛父南入數為寇掠自或至州魯生等咸廢啓修教不復為害或以蠻俗荒梗不識禮儀乃表立太學選諸郡生徒於州總教又於城北置樂武館以習武焉境內清肅遷遷大將軍京兆王繼西征請為長史拜通直散騎常侍尋以本官兼尚書為肅夏行臺以功封陰盤縣開國男邑二百戶孝昌元年秋卒於長安贈撫軍將軍雍州刺史諡曰文

子彪襲歷本州治中轉別駕孝莊末藍田太守沒於關西

彪弟融解褐員外散騎侍郎以軍功賜爵長安伯稍遷大司馬開府司馬融娶司農卿趙郡李瓊女天平中疑其妻與章武王景哲姦通乃刺殺之懼不免仍亦自害

或弟融字遠顯少有志業年十八辟州主簿時屬歲餘融以家累違病以餓飢人所活甚眾解褐太學博士遷祕書郎中稍遷左軍將軍為荆鄧和羅大使南鄧州刺史田爽啓稱融父珍往任荆州恩洽夷夏乞融充南道別將領荆州賊

勇共為腹背詔從之未幾行南荆州事肅宗末除征虜將軍東徐州刺史尋遷東安將軍加散騎常侍肅衍遣其鄧州刺史田顯博率眾來寇融於石羊崗破斬之以功封杜縣開國子邑二百戶永安三年卒於州贈侍中車騎將軍雍州

刺史諡曰宣

長子鴻字道衍，頗有幹用，解褐奉朝請，遷尚書令吏部郎中，中書舍人。天平三年，坐漏泄賜死於家，時年三十二。

鴻弟道植，武定末，襲開府中兵參軍。

太祖時，有安定梁穎，先仕慕容寶，歷黃門郎，入國拜建德太守，賜爵朝那男。

孫景備，起家趙郡王幹行參軍，稍遷治書侍御史，司徒中兵參軍卒。

子師禮，早卒。

師禮族弟嵩，少有氣俠，起家奉朝請，歷司空外兵參軍，後蕭寶實為雍州刺史，引嵩為中兵參軍，深見信任，寶實反，令嵩還軍東出征，嵩違傷受其暑，既行之後，遂與侯終德等還來襲城，以功封烏氏縣開國伯，邑五百戶，後除光州平東

府長史，轉荊州襄陽府司馬，卒，官年四十四。

嵩弟嵩，武定中，燕郡太守，又有武功。

蘇湛，字景備，魏侍中則之後也，晉亂避地河右，世祖平涼州，還鄉里，父據，字天祐，秦州撫軍府司馬，湛少有器行，頗涉羣書，年二十餘，舉秀才，除奉朝請，領侍

御史，轉員外散騎侍郎，蕭寶實之討關西，以湛為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孝昌中，寶實大敗東還，朝廷以為雍州刺史，使自猜懼，害中尉鄧道元，乃稱兵反，時湛

臥疾於家，寶實令姜儉報湛云，元略受蕭衍意旨，乃欲見除，鄧道元之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為身計，不復作魏臣也，與卿契闊，故以相報，死生

榮辱，與君共之，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百口居家，即時

屠戮，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儉謂儉曰，為我自濟，王本以窮為投人，賴朝廷假

王羽翼，榮寵至此，屬國步多虞，不能竭忠報德，乃欲乘人間隙，有不滅之心，信

威行路無識之語，欲以贏敗之兵，守關問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且王之恩

義，未洽於民，但見其敗，未見有成，蓋湛不能以百口居家，為王族滅，寶實復報

曰，此自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所以不先相白者，恐沮吾計，故爾，湛復曰，凡為大

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計校，辦有成理不，湛恐荆棘必生

庭，聞之，頓首還鄉里，脫得因此病死，可以下見先人，寶實素重之，以湛病，且

知不為己用，聽遣武功，寶實敗，莊帝即位，徵補尚書郎，既至，莊帝曰，前聞卿答

蕭寶實，甚有美辭，為我說也，湛頓首謝曰，臣雖言辭不如伍被，始終不為自謂

過之，然臣與寶實周遊契闊，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不反，臣之罪也，莊帝悅，拜

散騎都尉，仍領郎，尋遷中書侍郎，出帝初病，還鄉里，終於家，贈散騎常侍，鎮西

將軍，雍州刺史。

湛從母弟天水姜儉，字文簡，父昭，自平憲司直，出為兗州安東長史，帶高平太

守，卒於營，儉都尉，儉少有幹用，勤濟過人，起家徐州車騎府田曹參軍，轉太尉

外兵參軍，蕭寶實出討關西，引為開府屬，軍機謀略，多所參預，儉亦自謂遭逢

知己，遂竭誠委託，寶實為雍州，仍請為開府從事中郎，帶長安令，及寶實反，以

為左丞，尤見信任，為臺下所讎，疾寶實敗，城人殺之，時年三十九，蘇湛每謂人

曰，以姜儉才志，堪致富貴，惜其不遇，命也如何。

儉弟素，武定末，中散大夫。

杜銓，字士衡，京兆人，晉征南將軍預五世孫也，祖育，符堅太尉長史，父凝，慕容

垂秘書監，仍僑居趙郡，銓學涉有長者風，與盧玄高允等，同被徵為中書博士，

初，密太后父豹，喪在濮陽，世祖欲命迎葬於鄴，謂司徒崔浩曰，天下諸杜，何處

望高，浩對京兆為美，世祖曰，朕今方改葬外祖，意欲取京兆中長老一人，以為

宗正，命管護凶事，浩曰，中書博士杜銓，其家今在趙郡，是杜預之後，於今為諸

杜之最，即可取之，詔召見，銓器貌瑣雅，世祖感悅，謂浩曰，此真吾所欲也，以為

宗正，令與杜超子道生，迎豹喪柩，致葬鄴南，銓遂與超如親，超謂銓曰，既是宗

近，何嫌復僑居趙郡，乃延引同屬魏郡焉，遷散騎侍郎，轉中書侍郎，賜爵新豐

侯，卒，贈平南將軍，相州刺史，魏縣侯，諡曰宣。

子振，字季元，太和初，舉秀才，卒於中書博士。

子暹，字慶期，起家奉朝請，轉員外散騎侍郎，尚書起部郎中，竊官材瓦，起立私

宅，清輪廊之，遷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出為河東太守，卒，贈中軍將軍，都官尚書，

豫州刺史，諡曰惠。

子鴻，承熙中，司徒舍曹參軍。

銓族子洪，太子道郎，延興中，為中書博士，後使高麗，除安遠將軍，下邳太守，轉

梁郡太守太和除鷹揚將軍絳城鎮將帶新昌陽平二郡太守卒年五十二子祖悅字士懿頗有識尚大將軍劉昶參軍事稍遷天水仇池二郡太守行南秦州事正光中入為太尉汝南王悅諮議參軍出除高陽太守卒於郡

子長文字子儒肅宗挽郎員外散騎侍郎稍遷尚書郎以隨叔暹守岐州勳賜爵始平伯加平東將軍天平末卒於安西將軍光祿大夫贈中軍將軍度支尚書雍州刺史

長文第四子達武定中齊文襄王大都督府戶曹參軍

祖悅弟暹字思顯頗有幹用解褐北中府錄事參軍正光中稍遷屬威將軍盱眙太守帶大徐戊主元法僧之叛也暹逃竄獲免後為諫議大夫孝昌二年為西征軍司行岐州事肅宗起逆暹據州不從暹除征虜將軍東荊州刺史以守岐州勳封平陽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武泰中轉授岐州刺史永安中除涇州刺史時高侯醜奴充斥關右不行乃為都督防守岐州醜奴攻之不剋事軍除鎮西將軍光祿大夫以勳又賞安平縣開國伯邑五百戶以平陽伯轉授弟

二子景仲後為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沒於關西

裴駿字神駒小名皮河東聞喜人父雙碩本縣令假建威將軍恆農太守安邑子卒贈平南將軍東雍州刺史聞喜侯駿幼而聰慧親表異之稱為神駒因以為字騎寇通涉經史好屬文性方檢有禮度鄉里宗敬焉蓋吳作亂於關中汾陰人薛承宗乘應之屢殘破諸縣來襲聞縣中先無兵仗人情駭動縣令憂惶計無所出駿在家聞之便率屬鄉豪曰在禮君父有危臣子致命府縣今為賊所逼是吾等徇節之秋諸君可不勉乎諸豪皆奮激請行駿乃閉騎院勇數百人奔赴賊聞救至引兵退走刺史嘉之以狀表聞會世祖親討蓋吳引見駿

駿陳敘事宜甚會機理世祖大悅顧謂崔浩曰裴駿有當世才具且忠義可嘉補中書博士浩亦深器駿目為三河領袖轉中書侍郎劉駿遣使明僧勣朝貢以駿有才學乃假給事中散騎常侍於境上勞接是與二年卒贈平南將軍秦州刺史聞喜侯禮曰康

子修字元寄清辨好學年十三補中書學生選秘書中散轉主客令以婦父李

斯事出為張掖子都大將張掖境接胡夷前後數致寇掠修明設烽候以方略禦之在邊六年關塞清靜高祖嘉之徵為中郎中大夫兼祠部曹事職主禮樂每有疑議修斟酌故實咸有條貫太和十六年卒時年五十一高祖悼惜之贈帛一百匹諡曰恭伯世宗時追贈輔國將軍東秦州刺史修早孤居喪以孝聞二第三妹並在幼弱撫養訓誨甚有義方次第務早喪修哀傷之感於行路愛育孤姪同於己子及將異居奴婢田宅悉推與之時人以此稱焉

子詢字敬叔美儀貌多藝能音律博奕咸所開解起家奉朝請太尉集曹參軍轉長流尚書起部郎中平昌太守時太原長公主寡居與詢私姦肅宗仍詔詢尚焉尋以主婿特除散騎常侍時本邑中正關司徒召詢為之詢族叔昞自陳情願此官詢遂讓焉時論善之尋監起居事遷秘書監出為平南將軍鄧州刺史詢以凡司戍土蠻會田朴特地居要險衆踰數萬足為邊捍遂表朴特為西鄧州刺史朝議許之蕭衍遣將李國興寇邊時四方多事朝廷未遑外略緣境城戍多為國興所陷賊既乘勝遂向州城詢率屬固守垂將百日援軍既至賊乃退走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朴特自國興來寇便與詢持角為表裏擊獲鄧州獲全朴特頗有力焉徵為七兵尚書至都未幾除豫州刺史尋進號撫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未之州遷為七兵尚書常侍如故武泰初詔詢以本官兼侍中為關右大使賞權慕義之徒未及發會介朱榮入洛於河陰遇害年五十一贈

侍中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諡曰貞烈無子

修弟務字陽仁少而聰慧舉秀才州辟主簿早卒

子美字師伯少有美名舉秀才州主簿太尉威陽王雅相賞愛欲以女妻之美拒而不納除奉朝請亦早卒無子

務弟宣字叔令通辯博物早有聲譽少孤事母兄以孝友稱舉秀才至都見司空李斯與官自旦及夕斯嗟善不已司空李冲有人倫鑒識見而重之高祖初徵為尚書主客郎與蕭贍使頭幼明劉思效蕭琛范雲等對接轉都官郎邊員外散騎侍郎舊令與吏部郎同班高祖曾集沙門講佛經因命宣論難甚有理陪高祖稱善遷都洛陽以宣為採材副將奉使稱旨適除司空諮議參軍府

解州州治中兼司徒右長史又轉別駕仍長史宣明敏有器幹總攝州府事無懈遠近稱之世宗初除太中大夫領本郡中正仍別駕又兼司州都督遷太尉長史宣上言曰自遷都已來凡戰陳之處及軍罷兵還之道所有散骸無人覆藏者請悉令州郡戍邊檢行埋掩并符出兵之鄉其家有死於戎役者使皆招魂復魄附祭先靈復其年租調身散傷痍者免其兵役朝廷從之出為征虜將軍益州刺史宣善於綏撫甚得羌戎之心後晉書更置益州改宣所莅為南秦州先是有陰平氏酋楊孟孫擁戶數萬自立為王通引蕭衍數為邊患宣乃遣使招喻曉以逆順孟孫感服即遣子詣關武與氏等謀等千餘人上書乞延更限世宗嘉焉宣家世以儒學為業常慕廉退每教曰以賈誼之才仕漢文之世不歷公卿將非運也乃謂親賓曰吾本閩閩之士素無當世之志直隨陳推移遂至於此後養親道不光國瞻言往哲可以言歸矣因表求解世宗不許乃作懷田賦以敘心焉永平四年患篤世宗遣太醫令馳驛就視并賜御藥宣素明陰陽之書自始患便知不起因自剄亡日果如其言時年五十八世宗悼惜之贈左將軍豫州刺史諡曰定尋改為穆子敬憲莊伯並在文苑傳

第四子獻伯武定末廷尉卿

獻從弟安祖少而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讀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鹿雖禽獸得食相呼而況人也自此之後未嘗獨食弱冠州辟主簿民有兄弟爭財諸州相訟安祖召其兄弟以禮義責讓之此人兄弟明日相率謝罪內外欽服之復有人勸其入仕安祖曰高尙之事非敢庶幾且京師遠遠實憚於栖屑耳於是閉居養志不出城邑安祖會行值天無會於樹下驚為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感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覆視良久得蘇安祖喜而放之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而問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後高祖幸長安至河東存訪故老安祖朝於蒲坂高祖與語甚悅仍拜安邑令安祖以老病固辭詔給一時俸以供湯藥壽年八十三卒於家

子思濟亦有志操早卒

子宗實

思濟弟幼備本於騎氏令

辛紹先隴西狄道人五世祖怡曾幽州刺史父淵私署涼王李壽驍騎將軍壽子款亦厚遇之款與沮渠蒙遜戰於鞏泉軍敗失馬淵以所乘馬授款而身死於難以義烈見稱西土世祖之平涼州紹先內徙家於晉陽明敏有識量與廣平游明根范陽盧度世同郡李承等甚相友善有至性丁父憂三年口不甘味頭不櫛沐髮遂落盡故常著垂裙卑帽自中書博士轉神部令聖與中薛安都彭城歸國時朝廷欲綏安初附以紹先為下邳太守加軍期將軍為政不苟激察舉其大綱而已唯教民治產禦賊之備及劉威將軍陳顯達蕭道成蕭順之來寇道成謂順之曰辛紹先未易使也宜共慎之於是不歷郡境遂徑屯呂梁太和十三年卒贈冠軍將軍并州刺史晉陽公諡曰惠

子鳳達就遠樂古有長者之名卒於京兆王子推國常侍

鳳達子祥字高福華司州秀才司空行參軍遷主簿太傅元丕為并州刺史祥為丕府屬勸行建興郡威陽王禧妃即祥妻妹及禧擄逆親知多懼慶謗祥獨蕭然不預轉并州北府司馬會刺史喪朝廷以其公清遂越長史勸行州事祥初在司馬有白璧還兵藥道顯被誣為賊官屬推處咸以為然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苦執申之月餘別獲真賊後除鄆州龍驤府長史帶義陽太守白早生之反也蕭衍遣眾來援因此緣淮鎮戍相繼降沒唯祥堅城獨守蕭衍遣將胡武城陶平虜於州南金山之上連營便道乘情大懼祥從容曉喻人心遂安時出挑戰備選以驕賊賊果日來攻逼不復自備乃夜出襲其營將曉矢刃交下賊大崩散潰擒平虜斬武城以送京師州境獲全輸功方有賞授而刺史更悅恥勳出其下聞之執政事竟不行胡賊劉龍駒作逆華州勸除祥華州安定王雙征虜府長史仍為別將與討胡使薛和討滅之神龜元年卒時年五十五永安二年贈冠軍將軍南青州刺史

長子琨字懷玉少聰敏解褐相州倉曹參軍稍遷陳郡太守輕車將軍濟州征虜府長史卒年四十六

現第懷仁武定末其樂太守。

懷仁第實字叔文少有文學識度沉雅起家北中府中典參軍員外散騎侍郎建義初修起居注除廣州撫軍府長史出帝時轉膠州車騎府長史遷平東將軍太師威勝王相府長史武定中中尉崔暹表薦實除南太守吏民懷其恩惠還卒於郡時年五十八

實第烈字季武歷太傅東閣祭酒卒於梁州鎮南府長史

烈第匡字季政頗有文學家安初釋褐封丘令加威烈將軍時經河陰之役朝士多求出外故匡為之役除平遠將軍符置郡中卒於龍驤將軍通直散騎侍郎時年三十五贈散騎常侍前將軍雍州刺史

第少雍字季和少聰穎有孝行尤為祖父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常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肝性仁厚有禮義門內之法為時所重釋褐奉朝請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司空高陽王雍引為田曹參軍少雍性清正不憚勞績年久歷達次決之請託路絕時稱賢明正始中詔百官各舉所知高陽王雍及吏部郎中李惠俱以少雍為舉首選給事中侍中游擊後亦薦之會卒年四十二少雍妻王氏有德義與其從子懷仁兄弟同居懷仁等事之甚謹國門禮讓入無比焉士大夫以此稱美

子元植武定中儼同府司馬
元植第士通太師府功曹參軍

原建第穆字叔宗家茂才東雍州別駕初隨父在下邳與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第敬武少為沙門從師遠學經久不反敬文病臨卒以雜綬二十匹託穆與敬武穆久訪不得經二十餘年始於洛陽見敬武以物還之封題如故世稱其廉信歷東州司馬轉長史帶義陽太守領戍雅有恤民之稱轉汝陽太守值水滸民飢上表請輕租賦帝從之遂勅汝陽一郡聽以小絹為調還中散大夫加龍驤將軍正光四年以老求致仕詔引見謂穆志力尚可除平原相穆善撫導民吏懷之孝昌二年徵為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未發卒於郡年七十七贈使持將軍州刺史諡曰貞

長子子讓字元親早有學行孝昌初釋褐南司州龍驤府錄事參軍丁父艱居喪有禮後除給事中南冀州防城都督素為莊帝所知識及即位除宣威將軍尚書右主客郎中持節為南冀冀濟青四州慰勞使尋除寧朔將軍員外散騎常侍仍領郡中太宰元天穆征邢果引為行臺郎中尋除平原相子讓父子並為此郡吏民懷安之元顥入洛子讓不受其敕刺史元仲景附顥拘子讓并禁家口莊帝反政詔封三門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天平中為東南道行臺左丞徐州開府長史入除太尉府司馬長白山連接三齊瑕丘數州之界多有盜賊子讓受使檢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鎮戍之所又請州東右在山鼓鑄森黨多依之又得密遣兵仗亦請破罷諸冶朝廷善而從之遂除尚書右丞出為清河太守武定八年卒於郡子讓以三傳經同說異遂編為一部傳注並出校比短長會亡未就

子德雄武定末司徒行參軍

子讓第子華字仲夷天平中右光祿大夫
柳樂字僧生河東解人也七世祖軌晉廷尉卿樂方雅有器量身長八尺美頰明目兼有學行舉秀才射策高第解褐太尉主簿尚書右外兵郎中于時河東河北二郡爭境其間有鹽池之饒虞坂之便守宰及民皆悉外割公私朋競紛囂臺府高祖乃遣樂檢斷民官息訟屬荆荆新附南寇熾擾又詔樂持節與州郡經略兼加慰諭還遷太子洗馬本郡邑中正轉中書將軍散騎侍郎遷司空司馬兼衛尉少卿又領邑中正出為河北太守樂初居郡郡民強明失屬疑十餘人樂見之不問賊事人人別借以溫顏更問其親老存不農桑多少而徵察其辭色即獲真賊呂穆等二人餘皆放遣郡中長服境內恬然卒於官年五十大贈輔國將軍岐州刺史諡曰穆樂所製文章悉遺失

長子慶和性沉靜不競於時起家奉朝請稍遷輕車將軍給事中本郡邑中正卒
子德鴻武定末齊王丞相府主簿

慶和弟楷字孝則身長八尺善草書頗涉文史解褐員外散騎侍郎蕭齊西征

子德鴻武定末齊王丞相府主簿

引爲車騎主簿，仍爲行臺郎中。征還，以員外郎領殿中侍御史，轉太尉記室參軍。遷軍遠將軍，通直散騎侍郎。本郡邑中正。普泰初，閉定集書省官，出除征虜將軍，司徒從事中書郎，轉儀同府長史。天平中，爲驛州驛騎府長史，頗有聲譽。又加中軍將軍，與和中撫軍司馬，過病卒。

崇從父弟元章，姿貌魁偉，歷太尉中兵參軍，司空錄事，司徒從事中郎，遷相州平東府長史，屬刺史元熙起兵，欲除元義。元章與魏郡太守李孝怡等執熙，賜爵騎氏伯。除正平太守，後靈太后反政，削除官爵，卒於家。

崇族弟敬起，字華之，起家書博士，轉城陽王文學。除軍遠將軍，尚書儀曹郎中，龍驤將軍，平陽太守，卒有五子。

長子承字神護，性嚴率，解褐奉朝請，轉員外散騎侍郎。除太尉記室參軍，諫議大夫。又轉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本郡邑中正，以母老解官歸養，卒於家。贈征西將軍，秦州刺史。

承弟暢，字叔智，自奉朝請。三遷，伏波將軍，岐州征虜府長史，遷征虜將軍，魯陽太守。遷除左將軍，太中大夫，轉安東將軍，光祿大夫，卒。贈衛大將軍，雍州刺史。諡曰穆。

暢弟範，字洪禮，卒於前將軍，給事中，本州大中正。

範弟粹，字季義，出後叔仲起。武定末，平東後軍，遷遼西太守。敬起弟仲起，字紹隆，舉秀才，咸陽王禧爲牧，辟西曹書佐，無子。兄子粹繼之。

崇族子備，起少有志向，解褐奉朝請，轉太尉默曹參軍，伏波將軍，司徒倉曹參軍，卒。

長子達，摩武定末，陽城太守。

備起從父弟援，字乾護，身長八尺，儀望甚偉，解褐太尉錄曹參軍，轉護軍司馬，稍遷冠軍將軍，司空長史，轉廷尉少卿，出除安西將軍，南秦州刺史，尋爲散騎常侍，鎮軍將軍，轉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卒。贈本將軍，秦州刺史。

長子榮，武定末，青州驛騎府中兵參軍。

援從父弟仲景，汝南王悅常侍。史臣曰：章杜舊族，門風名亦不殞，裴辛柳氏，素業有資，器行仍世，所以布於列位，不替其美。

魏書卷四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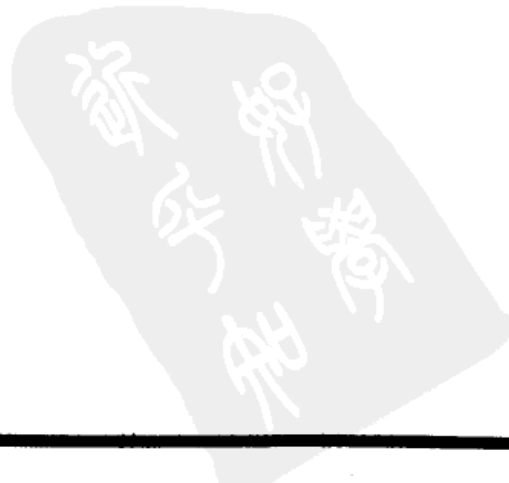
魏書 卷四十五考證

魏書卷四十五考證

家國傳年十歲○年。監本誤結。今改從北史。

少爲勇克州刺史。鄭毅所器賞。○毅北史作義。本書鄭毅傳。毅嘗出爲安東將軍。西克州刺史。

魏書卷四十五考證



年四十七贈平東將軍滄州刺史承熙中重贈散騎常侍衛將軍尚書右僕射瀛州刺史

瑛弟璣字仲衡有識尚廣平王常侍員外散騎侍郎諫議大夫遷通直散騎常侍瀛州大中正散騎常侍兼陽太守行南青州事卒年五十五璣兄弟並通率多與勝流交遊又有博陵許赤虎涉獵經史善嘲諷延與中著作佐郎與慕容白曜南討後使江南應對敏捷雖言不典故而南人頗稱機辯滑稽焉使還為東郡太守卒官于臨定州長史

李訢字元威小名真奴范陽人也曾祖產產于續二世知名於慕容氏父崇馮跋吏部尚書石城太守延和初車駕至和龍崇率十餘郡歸降世祖甚禮之呼曰李公以崇為平西將軍北幽州刺史固安侯卒年八十一諡曰襄侯訢母賤為諸兄所輕崇曰此子之生相者言貴吾每觀察或未可知遂使人都為中書學生世祖幸中書學見而異之指謂從者曰此小兒終效用於朕之子孫矣因識之世祖舅陽平王杜超有女將許貴戚世祖聞之謂超曰李訢後必官達杜益人門戶可以女妻之勿許他貴也遂勸成婚兩人李哲嘗言訢必當貴達杜超之死也世祖親哭三日訢以超壻得在喪位出入帝目而指之謂左右曰觀此人舉動豈不有異於衆必為朕家幹事之臣訢聰敏機辯彊記明察初李豐為高宗博士諮議詔崔浩選中書學生器業優者為助教浩舉其弟子籍子與盧度世李敷三人應之給事高謙子祐尚書段霸兒姪等以為浩阿其親戚言於恭宗恭宗以浩為不平聞之於世祖世祖意在於訢曰云何不取幽州刺史李崇老翁兒也浩對曰前亦言訢合選但以其先行在外故不取之世祖曰可待訢還籍子等罷之訢為世祖所識如此遂除中書助教博士籍見任用入授高宗經高宗即位訢以舊恩親寵遷儀曹尚書領中秘書賜爵扶風公加安東將軍贈其母孫氏為容城君高宗顧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歲情未能專既總萬機溫習靡暇是故備道實有闕焉豈惟子咎抑亦師傅之不勤所以爵賞仍隆者豈不遺舊也訢免冠拜謝出為使持節安南將軍相州刺史為政清簡明於折獄盜盜止惠百姓稱之訢上疏求立學校曰臣聞至治之隆非文德無以經

綸王道太平之美非夏才無以光贊聖化是以昔之明主建庠序於京畿立學官於郡邑教國子弟習其道藝然後選其俊異以為造士今聖治欽明道隆三五九服之民咸仰德化而所在州土學校未立臣雖不敏誠願備之使後生聞雅頌之音童幼觀經教之本臣昔蒙恩寵長管中秘時課修學有成立之人豈後之士已蒙進用臣今重荷榮遇顯任方岳思闡帝猷光宣於外自到以來訪諸文學舊德已老後生未進歲首所賀雖依制遣對問之日懼不克堪臣愚欲仰依先典於州郡治所各立學官使士望之流冠冕之賈就而受業庶必有成其經藝通明者貢之王府則郁郁之文於是不墜書奏顯祖從之以訢治為諸州之最加賜衣服自是遂有矜矜自得之志乃受納民財及商胡珍寶兵民告官尚書李敷與訢少長相好每左右之或有勸以奏聞敷不許顯祖聞訢罪狀權重徵訢拷劫抵罪時敷兄弟將見疎斥有司諷訢以中旨嫌敷兄弟之意令訢告列敷等隱罪可得自全訢深所不欲且弗之知也乃謂其女婿裴攸曰吾宗與李敷族世雖遠情如一家在事既有此勸竟如何也昨來每欲為此取死引咎自刺以帶自絞而不能致絕且亦不知其事攸曰何為為他死也敷兄弟事覺可知有馮蘭者先為敷所敗其家切恨之但呼蘭弟問之足知委曲訢從其言又趙郡范淵具條列敷兄弟事狀有司以聞敷坐得罪詔列訢食罪應死以糾李敷兄弟故得降免百鞭免刑配為廝役訢之廢也平書侯張謙見訢與語奇之謂人曰此佳士也終不久屈未幾而復為太倉尚書攝南部事用范淵陳端等計令千里之外戶別轉運詣倉輸之所在委滯停延歲月百姓競以貨賂各求在前於是遠近大為困敝道路羣議曰畜聚斂之臣未若盜臣訢第左將軍璣謂訢曰范淵等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辭未聞德義之言但有勢利之說聽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所謂諂諛應食罪姦佞不早絕之使悔無及訢不從彌信之腹心之事皆以告淵訢既寵於顯祖參決軍國大議兼典選舉權傾內外百寮莫不曲節以事之淵以無功起家拜盧奴令延與未詔曰尚書李訢著勳先朝稱謚極隆曠言嘉謀旬日屢進實國家之楨幹當今之老成也是以擢授南部綜理煩務自在厥位夙夜惟實乃心匪懈克已復禮還食自公利

上之事。知無不爲。賞罰所加。不避疎戚。雖孝子之恩。慈母之屬。鷲之運。烏雀。何以方之。若鄭之子產。魯之季文。亦未加也。然惡直隳正。盜憎主人。自往年以來。羣姦不忠。劫斬宗人。李英等四家。焚燒舍宅。傷害良善。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有司可明加購。募必令擒珍。六月。顯祖崩。斬逆司空。進爵范陽公。七月。以斬爲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范綱知文明太后忿斬也。又知丙外疾之。太和元年二月。希旨告斬外叛。文明太后徵斬至京師。言其叛狀。斬曰。無之。引綱證。斬言爾妄。云知我。吾又何言。雖然。爾不顧余之厚德。而忍爲此。不仁甚矣。綱曰。公德於爾。何若李敷之德於公。公昔忍於敷。綱今敢不忍於公乎。斬慨然曰。吾不用環言。自貽伊戚。方悔於心。何嗟及矣。遂見誅。斬有三子。長子遠。起家拜侍御中散。東宮門大夫。遷散騎常侍。加平東將軍。先斬卒。

子瞻。字瞻明。逃竄。遇赦免。

瞻子衡。字伯琳。武定中。中堅將軍。齊獻武王丞相府水曹參軍。

遠弟令和。今度與斬同時死。

斬長兄恭。字元順。成周太守。卒。贈幽州刺史。容成侯。諡曰簡侯。

恭弟璿。字元衡。管丘太守。襲父爵。固安侯。平西將軍。卒。贈兗州刺史。諡曰康侯。子長生。襲長生卒。

子元宗。襲廣平郡丞。陳郡太守。

璿字季真。性倜儻。多識。人物。歷中書博士。侍郎。漁陽王尉眷。傳。左將軍。長安副將。賜爵宜陽侯。太常卿。承明元年。年五十一。先斬卒。贈安西將軍。雍州刺史。諡曰穆。

子暉。中書錄郎。

暉弟固。太學博士。高密太守。

固弟欽。州主簿。

欽子爽。字元煥。武定末。鎮西將軍。南營州別駕。

爽弟威。字仲炎。安東將軍。開府。除驍參軍。

威弟叔美。平西將軍。太中大夫。

欽弟蘊。字宗令。有器幹。中書學生。祕書中散。侍御中散。出爲燕郡范陽二郡太守。入爲員外散騎常侍。尚書右丞。中堅將軍。遷左丞。延昌三年卒。贈平遠將軍。南青州刺史。諡曰敬初。榮之歸魏也。與州里北平田彪俱降。而彪子孫遂微劣焉。

史臣曰。魏氏之有天下。百餘年中。任刑爲治。蹉跌之間。便至夷滅。實璿李斯器識既美。時曰。夏幹。璿以片言疑似。斬以風故猜嫌。而學合門之戮。悲夫。宗之不全。自貽伊戚矣。

魏書卷四十六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三十五

盧玄

盧玄字子真范陽涿人也曾祖謐曾司空劉琨從事中郎祖儼父粦並任慕容氏為郡太守皆以儒雅稱神廟四年辟召儒儒以玄為首授中書博士司徒崔浩玄之外兄每與玄言輒數曰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大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玄勸之曰夫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詎幾人也宜其三思浩當時雖無異言竟不納浩敗頗亦由此後轉軍朔將軍兼散騎常侍使劉義隆獲隆見之與語良久歎曰中郎卿曾祖也既還病卒

子度世子子暹幼而聰達有計數為中書學生屢遷東宮騎冠與從兄暹俱以學行為時流所重度世後以崔浩事棄官逃於高陽郡縣家燕匿之使者囚暹長子將加獲楚嚴戒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仁汝雖死勿言子奉父命遂被持掠至乃火蒸其體因以物故卒無所言度世後令弟李鳳妹以報其恩世祖臨江劉義隆使其殿中將軍黃延年朝賈世祖問延年曰范陽盧度世坐與崔浩親通逃命江表屢已至彼延年對曰都下無聞當必不至世祖詔東宮教度世宗族逃亡及籍沒者度世乃出赴京拜中書侍郎兼散騎常侍與安中兼太常卿立保太后父還西獻王廟加鎮遠將軍進爵為侯後除散騎侍郎使劉駿遣其侍中柳元景與度世對接度世應對失衷還被禁勒經年乃釋除假節鎮遠將軍齊州刺史州接邊境將士數相侵掠度世乃禁勒所統還其俘虜二境以軍後坐事囚繫久之還鄉里尋徵赴京除平東將軍青州刺史未拜遇害延興元年卒年五十三諡曰惠侯四子淵教和尙初玄有五子嫡唯度世餘皆別生崔浩之難其庶兄弟常欲危害之度世常深忿恨及度世有子每約令絕妻孽不得使長以防後患至淵兄弟肆職生子雖形貌相類皆不棄接為識者所非

淵字伯源小名陽為性溫雅寡欲有祖父之風教尙學業關門和陸慶侯爵拜主客令典屬國遷秘書令始平王師以例降爵為伯給事費門侍郎遷兼散騎

常侍秘書監本州大中正是時高祖將立湯后方集朝臣議之高祖先謂淵曰卿意以為何如對曰此自古所慎如臣愚意宜更卜高祖曰以先后之姪朕意已定淵曰雖奉勅如此然於臣心實有未盡及朝臣集議執意如前湯疑有威寵深以為恨淵不以介懷及高祖議伐蕭曠淵表曰臣職職不周覽願尋為籍自魏晉以前承平之世未有皇與親御大軍決勝行陳之間者勝不足為武弗勝有虧威德明千鈞之弩不為龜鼠發機故也昔魏武以敵卒一萬而袁紹土崩謝玄以步兵三千而苻堅瓦解勝負不由衆寡成敗在於須臾若用田豐之謀則坐制孟德矣魏既并蜀迄于晉世吳介有江水居其上流大小勢殊德政理絕然猶君臣協謀垂數十載遠孫時暴戾上下播爽水陸俱進一舉始克今蕭氏以篡殺之嫌敢虛役繁又支屬相屠人神同棄吳會之民延踵皇澤正是齊軌之期一同之會若大駕南邁必左衽草面闖越倒戈其猶運山壓卵有征無戰然愚謂萬乘親戎轉輸難繼千里饋糧士有饑色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不若命將簡銳薄緣江右然後鳴鑼還省告成東岳則天下幸甚率土戴賴臣又聞流言謂右之民自比年以來競設齋會假稱靈貴以相扇惑願於衆坐之中以謗朝廷無上之心莫此之甚愚謂宜速懲絕戮其魁帥不爾懼成黃巾赤眉之禍責其微萌不艾之毒末斧斤一加恐蹈害者衆臣世奉皇家義均休戚誠知干忤之愆實深然不忠之罪莫大詔曰至德雖一樹功多途三聖殊文五帝異律或發或弛豈必相因遠惟承平之主所以不親旆五戎者蓋有由矣英明之主或以同軌無征守庸之君或緣志劣廢伐今若喻之英皇時非昔類比之庸后意有恩焉脫元極之尊本不宜駕二公之徒草輅之戎軍非謬歟尋夫昔人若必須己而濟世豈不克廣先業也定火之雉未聞不武世祖之行匪皆疑懼且曾操勝袁蓋由德義內舉苻堅瓦解當緣立政未至定非敵卒之力強十萬之衆也今則驅馳先天之術駕用仁義之師審觀成敗庶免斯咎具江之阻未足可憚踰紀之略何必可師洞庭彭蠡竟非股固奮臂一呼或成漢業經略之義當付之臨機足食之籌望寄之蕭相將希混一豈好輕動利見之事何得委人也又水旱之運未必由兵堯湯之難詎因與放願豐之後雖靜有

之關左小紛已勅禁勒流言之細易足以紆天功深錄誠心勿恨不相遠耳及車駕南伐趙郡王幹督關右諸軍事詔加淵使持節安南將軍為副勳乘七萬將出子午尋以蕭贖死停師是時涇州羌叛殘破城邑淵以步騎六千乘號三萬徐行而進未經三旬賊眾逃散降者數萬口唯秦首惡餘悉不問詔兼侍中初淵年四十嘗詣長安將還諸相餞送者五十餘人別於渭北有相者扶風人王伯達曰諸君皆不如此盧郎雖位不副實然德聲甚感望贈公輔後二十餘年嘗制命關右願不相忘此行也相者年過八十詣軍門請見言敘平生未幾拜儀曹尚書高祖考課在位降淵以王師守常侍尚書尋常侍祿一周尋除豫州刺史以母老固辭會蕭昭業雍州刺史曹虎遣使請降乃以淵為使持節安南將軍督前鋒諸軍徑赴襄陽淵面辭曰臣本儒生頗聞俎豆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惟陛下裁之軍期已逼高祖不許淵曰但恐曹虎為周魴耳陛下宜審之虎果降淵至秦具曹虎請詐之問兼陳其利害詔淵進取兩陽淵以兵少糧乏表求先攻精陽以近葉倉故也高祖許焉乃進攻精陽蕭贖遣將垣歷生來救淵兼無將略為賊所敗坐免官爵為民尋遣母憂高祖遣謁者詣宅宣慰服闋兼太尉長史高祖南討又兼彭城王中軍府長史尋為徐州北王愉兼長史賜絹百匹愉既年少事無巨細多決於淵淵以誠信御物甚得東南民和南徐州刺史沈慶之密謀外叛淵覺其萌漸潛勸諸戍微為之備屢有表聞朝廷不納慶之殺將佐勒相讓之乘逃叛潰淮諸戍由備得全慶之在邊歷年陰結既廣二州人情咸相屬慶之餘黨頗見執送淵皆撫而赦之惟歸罪於慶之由是兼心乃安景明初除秘書監二年本官年四十八贈安北將軍幽州刺史復本爵固安伯諡曰懿初懿父志法錄錄書傳業累世有能名至懿以上兼著述淵留家法代京官殿多淵所題白馬公崔玄伯亦善書世傳術理體觀初工書者崔盧二門淵與僕射李冲特相友善冲重淵門風而淵私冲才官故結為婚姻往來親密至於淵荷高祖意遇頗亦由冲淵有八子

長子道將字祖業應襲父爵而讓其第八弟道好有司奏聞詔曰長嫡承重禮之大經何得輒授也而道將引清河國王常侍韓子熙讓第仲穆魯陽男之例

尚書李平重中奏詔乃聽許道將涉獵經史風氣譽諤頗有文才為一家後來之冠諸父並敬憚之彭城王勰任城王澄皆虛襟相待魏為中軍大將軍辟行參軍遷司徒東閣祭酒尚書左外兵郎中轉秘書丞出為燕郡太守道將下車表樂毅覆原之墓而為之立祠優禮儒生勸勵學業教課農桑墾田歲倍入為司徒司馬卒贈龍驤將軍太常少卿諡曰獻所為文章數十篇

子懷祖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卒

懷祖弟懷仁武定中太尉鍾曹參軍

道將弟亮字仁業不仕而終

子思道

亮弟道裕字寧祖少以學尚知名風儀兼美尚顯祖女樂夏長公主拜尉馬都尉太子舍人尋轉洗馬遷散騎侍郎轉安遠將軍中書侍郎兼秘書丞尋以母憂去官服終復拜中書侍郎遷龍驤將軍太子中庶子幽州大中正轉長兼散騎侍郎加左將軍神龜二年除左將軍涇州刺史其年七月卒官年四十四贈撫軍將軍青州刺史賜帛三百匹諡曰文侯

子景緒武定中備同開府錄事參軍

道裕弟道虔字慶祖相開經史兼通算術尚高祖女濟南長公主公主驕恣慶緒退還先無疹患倉卒暴薨時云道虔所害世宗秘其醜惡不苦窮治尚書奏道虔為國子博士靈太后追主薨事乃黜道虔為民終身不仕孝昌末臨淮王彧因將出征除道虔奉車都尉道虔外生李彧尚莊帝姊豐亭公主因相藉託永安中除輔國將軍通直常侍尋加征虜將軍以讓歷勳賜爵臨淄伯遷散騎常侍天平初征南將軍轉都官尚書本州大中正出除驃騎將軍幽州刺史尋加衛大將軍卒於官贈都督幽瀛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空公瀛州刺史諡曰恭文公主二子昌昌昌仁昌揚不慧昌仁早卒道虔又娶司馬氏有子昌裕及司馬見出之後更娶元氏生二子昌期昌衡兄弟競父爵至今未覿

道虔弟道佐字希祖州主簿沉雅有學尚孝昌末卒二子早夭以弟道約子正

建爲後武定中征虜將軍太尉記室參軍

道係第道和字叔維兄弟之中人望最下冀州中軍府中兵參軍卒

子景豫

景豫第景熙武定中儼同開府諮議

道和弟道約字季恭起家員外郎累遷司空錄事參軍司徒屬幽州大中正輔

國將軍光祿大夫轉司徒右長史太傅李延實出除青州延實先被病道約延

實之妻第詔以道約爲延實長史加散騎常侍寄以匡維也承熙中車騎將軍

左光祿大夫領廣平王督儼同開府長史天平中開府儼同高岳請爲長史岳

轉除青冀二州道約仍爲長史隨岳兩藩有毗佐之稱與和末除衛大將軍克

州刺史在州頗得民和武定元年卒年五十八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儼同三

司幽州刺史

子正通開府諮議少有令譽徵赴晉陽遇患卒妻鄭氏與正通第正思淫亂武

定中爲御史所劾人士疾之

道約弟道舒字幼安襲父爵自尙書左主客郎中爲冠軍將軍中書侍郎卒

嗣弟敏字仲通小字紅崖少有大量太和初拜驃騎早卒贈威遠將軍范陽太

守諡曰靖高祖納其女爲續敏五子

義傳字遠慶早有學尚識度沉雅年九歲喪父便有至性少爲僕射李冲所歎

美起家祕書郎歷太子舍人司徒中郎神龜初任城王澄妻弟義傳除散騎侍

郎轉冠軍將軍中散大夫以母憂去職幽州刺史王綱與義傳交款每與舊故

李神龜等書曰盧冠軍在此時復應好輒留連數日得語詢政道其見重若此

齊王蕭寶貴登爲開府諮議參軍辭疾不赴尋兼司空長史拜征虜將軍太中

大夫徵秩多年雖然自得李神龜勸其干謁當途義傳曰學先王之道貴行先

王之志何能苟求富貴也幸昌中除散騎常侍時聖太后臨朝黃門侍郎李神

軌勢傾朝野求結婚姻義傳慮其必敗拒而不許王爾雅義傳曰昔人不以一

女易五男卿豈易之也義傳曰所以不從正爲此耳從之恐禍大而速爾乃堅

拒義傳之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遂適他族臨婚之夜聖太后遣中常侍

服景就家務傳內外體備義傳夷然自若建義初兼都官尙書尋除安東將軍

衛尉卿普衆中除都官尙書加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義傳少時幽州頻遭

水旱先有數萬石石貸民義傳以年穀不熟乃婚其契州聞悅其恩德性寬和

畏慎不妄交款與魏子建情好尤篤言無所隱義傳性清儉不營財利雖居顯

位每至困乏麥飯蔬食忻然甘之承熙中風疾頗發與和中卒年六十四贈大

將軍儼同三司瀛州刺史諡孝簡

子遠之武定中太尉記室參軍

遠之弟世猷齊王開府集曹參軍

義傳弟義傑字叔預司空行參軍本州治中散騎侍郎司徒諮議參軍

子孝章儼同開府行參軍早亡

義傑弟義教字季和征北府散曹參軍

子景開字子遠武定中儼同開府屬

義教弟義安字幼仁不仕義傳諸弟並遠不遠兄也

散騎常侍使於蕭昭業高祖詔和曰卿便至彼勿存彼我密還江揚不早當晚

會是朕物卿等欲言便無相疑難又勅副使王清石曰卿莫以本是南人言語

致慮若彼先有所知所識欲見便須論即論盧昶正是寬柔君子無多文才

或主客命卿作詩可率卿所知莫以昶不作便復罷也凡使人之體以和爲貴

勿違相矜誇見於色貌失將命之體卿等各率所知以相規誨及昶至彼值蕭

鸞暫立於是高祖南討之昶兄淵爲別道將而蕭鸞以朝廷加兵遂醮過昶等

昶本非骨鯁關南人云兄旣作將第爲使者乃大恐怖淚汗交橫以腐米臭

魚菜豆供之而餽者發思軍辭氣奮發曾不屈撓遂以壯烈死於館中昶還高

祖責之曰街命之禮有死無辱雖流放海隅猶宜抱節取殞卿不能長纓獨首

已是可恨何乃僥倖飲啄自同犬馬有生必死修短幾何卿若殺身成名始之

竹素如何甘彼苟效以辱君父子豈不遠漸盡武軍不近愧思軍昶對曰臣尋

乏陸隨委使關城屬蕭鸞昏狂朕數無道恐不得仰奉明時歸養老母苟存尺

屢屈以求伸，負辱朝命，罪宜萬死。乞歸可也。伏願斧鉞遂見，罷黜久之，復除彭城王友，轉秘書丞。景明初，除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乘請外祿，世宗不許。遷散騎常侍兼尚書。時洛陽驛獲白鼠，乘奏曰：「龍象瑞異，外鎮刺史二千石，長不祗上命，刺暴百姓，人民得嗟，則白鼠至，臣聞積不虛見，德合必符，妖不妄出，咎彰則至。是以古之人君，或怠惰以失德，或祗變而立功，斯乃萬古之殷鑒。千齡之桐賦，比者災氣作眚，恆陽虧度，陛下流如傷之慈，降納陸之旨，哀百姓之無辜，引在子之深責，舉賢黜佞之詔，道映於堯先，進恩納諫之言，事光於舜右，伏願明旨，俯賜微隨，敢布庸言，以陳萬一，竊惟一夫之耕，食哉方口，一婦之織，衣止蔽形，年粗歲凋，則惟常理，此外徵求，於何取足，然自比年以來，兵革屢動，荆揚二州，屯戍不息，鍾離魏揚，師放相繼，兼荆蠻凶狡，師薄伐，暴震原野，經秋淹夏，汝穎之地，率戶從戎，河冀之境，連丁轉運，又戰不必勝，加之運貨，死喪離曠，十室而九，細役煩徭，日月滋甚，苛兵酷吏，因運成福，至使通原遠涉，田蕪罕耘，連村接閭，蠶飢其食，而監司因公以食求，兼獲特私而逼掠，遂令需糧，福以益千金之資，制口腹而充一朝之息，此皆由牧守令長，多失其人，郡國責備之君，縣無魯恭之宰，不思所以安民，正所以潤屋，故士女呼嗟，相蓋於道路，守宰暴食，風聞於魏關，往歲法官，案驗多挂刑網，謂必顯戮，以明勸誡，然後遣使覆訊，公違憲典，或承風俠，請輕樹私恩，或容情受賄，輒施己惠，御史所劾，皆曾經枉，申雪罪人，更云清白，長傷上之源，滋陵下之路，忠清之人，見之而自怠，犯暴之夫，聞之以益快，白鼠之至，信而有徵矣，伏願陛下垂敬諒之鑒，察妖災之起，延對公卿，廣詢庶政，引見樞納，博求民隱，存問孤寡，去其苛碎，輕徭省賦，與民休息，夏夏忠謹，置之於朝，森回貪佞，棄之於市，則九官勿戒，而恆敬百職不廢，而自肅，士女欣欣，人有望矣，詔曰：「朕纂承緒緒，伏膺寶曆，思靖八方，惠康四海，當必世之期，屬鳳不降，屬麟殘之會，白鼠告咎，萬邦有罪，實唯朕躬，尚書敷納機猷，朕善是寄，雖言有聞，朕實嘉美，轉侍中，又兼吏部尚書，尋即正，仍侍中，乘守職而已，無所張揚也，與侍中元暉等更相朋附，為世宗所寵，時論之，出除鎮東將軍，徐州刺史，承平四年夏，乘表曰：「蕭衍環邪郡民

王萬壽等，數賊內結，潛來詣臣。云：「胸山戍，今將交換，有可圖之機，臣即許以差實，遣其還入。至三月二十四夜，萬壽等變軍同盟，攻掩胸城，斬行輔國將軍現邪東莞二郡太守，帶胸山戍主劉晰，并將士四十餘人，傳首至州。臣即遣兼鄴城戍副張天惠，率驍勇二百，徑往赴之。現邪諸戍，絡繹繼援，而衍郡州已遣二軍以拒天惠，天惠與萬壽等內外齊擊，倂斬數百，便即據城。詔昶曰：「彭宋地接邊疆，勢連淮海，威聲之術，功在不易，胸山險塞，寇之要防，水陸交廢，揚都路衝，善聚凶徒，度劉邊鄙，青光齊克，每罹其患，卿妙算既敷，克城珍乘，展疆闢土，何善如之，庸勳之懋，朕用嘉止，故遣左右直長閻遵業，具宣往懷，此戍郁洲之本，存亡所繫，今既失守，有不存之心，彼見扼喉，將圖救援之計，今水雨威行，宜須防守，卿可深思擬捍之規，攘敵之略，使還具聞，昶又表蕭衍將發，獲馬仙琕陰虔和等，各領精兵，分屯諸堰，昌義之張惠紹，王神念，王茂光，承彼傳信，續發建鄴，自存之計，并歸於此，量力準寇，事恐不輕，何者，此兵九千，賊眾四萬，名將健士，遠近畢集，邀憑兩熱，決死來戰，藉眾乘凶，希固巢穴，所以傾國而舉，非為胸山將恐王師固六里，據湖衝，南截淮浦，勢勝難測，海利鹽物，交關常貢，所慮在大，有必爭之心，若皇家經略，方有所討，必須簡將增兵，加益糧仗，與之亢擬相持，至秋天應一動，開拓為易，圖南之計，事本在今，請增兵六千，米十萬石，如其不也，伏聽朝議，昶又表賊徒大集，眾放殲威，置柵胸山，屯守門井，并圍固城，晝夜連戰，恐狡勢既殲，後難除，捕輒欲令征虜將軍趙退，率勒見兵，與之決勝，還慮眾少不敵，若一舉失利，則眾心挫怯，求待大眾，俱至，奮銳擊之，竊謂此謀，非為孟浪，具臣本奉朝規，令相拒守，以待涼月，今歲已云秋，高風漸舉，經算大圖，時事既至，且鮑口以東，陸連無間，胸固之間，本無停涼，宜時掩擊，邊陲而賊自夏以來，實甲不歇，從六里以北，城柵相連，役使兵人，便已疲殆，若大眾臨之，必可禽捷，一城遇殲，眾盡土崩，乘勝圖之，易於摧朽，脫兵不速至，長彼熾心，軍士憂惶，自生異議，請速簡配，以及事機，詔曰：「克獲胸山，計本於昶，乘勝之規，終宜有寄，是以起兵之始，即委處分，前機經略，一以任之，今既請兵，理宜速遂，可遣冀定疆相四州中品羽林虎賁四千，人赴之，又詔昶曰：「胸山之克，實由於卿，開

羅拓土實爲長策然經討未服非卿而誰而蟻徒送死規侵王略天亡小賊數
在無遺故前者命卿親臨指授以卿疾未瘳且待消息今既痊復宜遵前旨
乘戈揮銳殄寇爲懷已發虎旅五萬應機電赴指辰而至遂卿本請載彼東南
齊委高算又詔親曰取胸置成並是卿計始終成敗悉歸於卿卿以兵少請益
今已遂卿本意如聞東唐陸道甚狹一軌之外皆是大水彼必據之以斷軍路
若已如此更設何策其軍奇兵變遽以表開又聞行軍將帥每有流言云魏博
淮陽宿豫乃是兩宜若實有此卿可量胸山薪水得支幾時脫事容往返馳驛
速聞如薪水少急即可量計若理不可爾亦將軍裁決親既儒生本少將略又
羊社子變爲親司馬專征戎事掩親耳目將士怨之胸山戍主傅文驥糧樵俱
罄以城降衍親見城降於是先走退諸軍相尋奔遁遇大寒雪軍人凍死及落
手足者三分而二自國家經略江左唯有中山王英敗於鍾離親於胸山失利
最爲甚焉世宗遣黃門甄琛馳驛錄親窮其敗狀詔曰胸山之敗傷損實深推
始究末罪鍾元帥雖經大宥輕重宜別親一人可以免官論坐自餘將統以下
悉聽依敕復任未幾拜太常卿仍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又進統鎮西將軍加
散騎常侍熙平元年卒於官贈征北將軍冀州刺史諡曰穆親寬和矜恕善於
綏撫其在徐州戍兵疾親自檢恤至番兵年滿不歸容充後役終親一政然後
始還人庶稱之

子元章字仲訓無他才氣尙高祖女義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太尉司馬光
祿大夫卒贈中書監

子士展儀同府掾

元章第五弟元明字幼章涉歷羣書兼有文義風彩閑澗進退可觀永安初長
兼尙書令臨淮王瑛欲愛之及瑛開府引爲兼屬仍領都曲出帝登祚以郎任
行禮封城陽縣子遷中書侍郎承熙末居洛東嶽山乃作幽居賦焉於時元明
友人王由居潁川忽夢由攜酒稅之言別賦詩爲贈及明憶其詩十字云自茲
一去後市朝不復遊元明歎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今有夢又復如此必
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爲亂兵所害尋其亡日乃是得夢之夜天平中兼吏部

郎中副李諧使蕭衍南人稱之還拜尙書右丞轉散騎常侍監起居積年在史
館了不厝意又兼黃門郎本州大中正元明善自標置不妄交遊飲酒賦詩遇
興忘返性好玄理作史子新論數十篇文筆別有集錄少時常從鄉還洛途遇
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博識之士見而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
美酒自爲佳器遂留之數日贈帛及馬而別元明凡三娶次妻鄭氏與元明兄
子士登淫汙元明不能離絕又好以世地自矜時論以此貶之

元明弟元緯字幼緒凶率好酒曾於婦氏飲宴小有不平手刃其客起家祕書
郎轉司徒祭酒稍遷輔國將軍司徒司馬卒於官贈散騎常侍都督幽冀二州
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吏部尙書幽州刺史諡曰宣

子士深開府行參軍

親弟尙之字季儒小字羨夏亦以儒素見重太和中拜議郎轉趙郡王征東諮
議參軍母憂去官後爲太尉主簿司徒屬范陽太守章武內史兼司徒右長史
加冠軍將軍轉左長史出爲前將軍濟州刺史入除光祿大夫正光五年卒年
六十二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青州刺史

長子文甫字元祐少有器尙涉歷文史有譽於時位司空參軍年四十九卒

子敬舒有文學早卒

文甫弟文翼字仲祐少甚輕躁曉頗改節爲員外郎因歸鄉里永安中爲都督
守范陽三城拒賊帥韓婁有功賜爵范陽子承熙中除右將軍太中大夫栖遲
桑井而卒年六十

子士偉與和中中散大夫

文翼弟文符字叔儻性通率位員外郎羽林監尙書主客郎中遷通直散騎侍
郎承安中卒年四十

子子潛武定中齊文襄王中府中兵參軍度世李氏之甥其爲濟州也國家
初平升城無鹽房宗吉母傅氏度世繼外祖母兄之子婦也兗州刺史申纂妻
賈氏樂吉之姑女也皆亡破軍途老病憔悴而度世推計中表致其恭恤每親
見傅氏跪問起居隨時奉送衣被食物亦存賑賈氏供其服膳青州既陷諸崔

墜落多所收贖及淵泉等並循父風遠親疎屬故為算行長者莫不畢拜致敬
闕門之禮為世所推謙退簡約不與世競父母亡然同居共財自祖至孫家內
百口在洛時有饑年無以自贖然尊卑怡穆豐儉同之親從昆弟常旦省謁諸
父出坐別室至暮乃入朝府之外不妄交遊其相勸以禮如此又一門三主嘗
時以為榮淵兄弟亡及道將卒後家風衰損子孫多非法惟薄混穢為論者所
鄙

度世從祖弟神寶中書博士太和中高祖為高陽王雍納其女為妃初玄從祖
兄博慕容寶之末總攝鄉部屯於海濱遂殺其鄉姻諸祖十餘人稱征北大將
軍幽州刺史攻掠郡縣天與中討禽之事在帝紀

博玄孫洪字會孫太和中歷中書博士稍遷高陽王雍鎮北府諮議參軍幽州
中正樂陵陽平二郡太守洪三子

長子榮字元禮少立美名有識者許之以遠大景明中驛騎府法曹參軍早卒
子子剛司空行參軍荊州驛騎府主簿沒於關中

榮弟仲義小名黑知名於世高陽王雍司空行參軍員外散騎侍郎幽州別駕
第三子叔矩字子規武定中尚書郎

子規第子正司徒法曹參軍榮兄弟官雖不達至於婚姻常與玄家齊等
仲義弟幹字幼積州主簿

子讓儀同開府參軍
洪第光宗子觀觀弟仲宣事在文苑傳
仲宣第叔度武定初司徒諮議參軍

洪從弟附伯附伯弟侍伯並有學識附伯位至滄州平東府長史侍伯永熙中
衛大將軍南岐州刺史

侍伯從弟文偉與和中驛騎大將軍青州刺史大夏驛開國男
史臣曰盧玄緒業著聞首應天命子孫繼迹為世威門其文武功烈殆無足紀
而見重於時聲高冠帶蓋德業備素有過人者淵之兄弟亦有二方之風流雅
道家聲諸子不遠餘烈所被弟及盈乎

魏書卷四十七

魏書卷四十七考證

盧玄傳定火之端未聞不武○定火二字未詳
第三子叔矩○弟應作第

魏書卷四十七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三十六

高允

高允字伯恭，渤海人也。祖泰，在叔父嗣傳，父籍，少以英明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敬慕。為慕容垂太尉從事中郎。太祖平中山，以籍為丞相參軍，早卒。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玄伯見而異之，數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為一代偉器。但恐吾不見耳。」年十餘，奉祖父喪，還本郡，推財與二弟，而為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罷，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郡召功曹。神龜三年，世祖舅陽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將軍鎮鄴，以允為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超以方春而諸州囚多不決，乃表允與中郎呂熙等分詣諸州，共評獄事。熙等皆以貪穢得罪，唯允以清平復實，府解還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四年，與盧玄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與太原張偉並以本官領衛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世祖之寵弟，西鎮長安，允甚有匡益。秦人稱之，尋被徵還。允曾作塞上翁詩，有「混成感遺得喪之致，驟騎大將軍樂平王丕西討上邦，復以本官參丕軍事」語在丕傳。涼州平，以參謀之勳，賜爵汶陽子，加建武將軍。後詔允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以本官領著作。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讎前史之失，別為魏曆，以示允。允曰：「天文曆數，不可空論。夫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曆術之淺，今讎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讎今，猶今之讎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汲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為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曆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注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曰：「高允之術，陽元之射也。兼乃數服，允雖明於曆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唯游

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尋以本官為秦王輪傳，後勅以經授恭宗。恭宗見禮待，又詔允與侍郎公孫質、李虛胡方回共定律令。世祖引允與輪、刑政、官書、籍、因、閔、允曰：「萬機之務，何者為先？是時多禁封畝，田又京師遊食者衆，允因言曰：「臣少也，職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為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過饑年，復何憂哉？」世祖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初，崔浩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勞勩未答，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為郎吏。」又守令宰民，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違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遠東公翟黑子有寵於世祖，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尋發覺，黑子請計於允曰：「主上問我，為首為諱乎？」允曰：「公惟懼龍臣答詔宜實，又自告忠誠，罪必無慮。」書侍郎崔覽、公孫質等咸言首實罪不可測，宜諱之。黑子以覽等為親己，而反怒允曰：「如君言，誘我死，何其不直，遂與允絕。」黑子以不實對，竟為世祖所疎，終復罪戮。是時著作令史閔湛、郝樹，性巧佞，為浩信待，見浩所注詩論語尚書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雖述六經，並多疏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藏之祕府，班浩所注，命天下習業，并求勅浩注禮傳，令後生得觀正義，浩亦表薦浩有著述之才，既而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用垂不朽，欲以彰浩直筆之跡。」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賴矣。」未幾而難作，初浩之被收也，允直中書省，恭宗使東宮侍郎吳延召允，仍留宿宮內，翌日恭宗入奏世祖，命允驛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允謂曰：「為何等事也？」恭宗曰：「入自知之。」既入見帝，恭宗曰：「中書侍郎高允自在臣宮，同處累年，小心密慎，臣所委悉，雖與浩同事，然允微賤，制由於浩，請赦其命。」世祖召允謂曰：「國書皆崔浩作，不允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浩錄務處多，總裁而已，至於注疏，臣多於浩。」

世祖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嚴重尤是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備問皆云浩作世祖問如東宮言不允曰臣以下才謬蒙著作犯逆天威罪應滅族今已分死不致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臣無此言臣以實對不敢迷亂世祖謂恭宗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不亦難乎且對君以實實臣也如此言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浩浩惶惑不能對允事申明皆有條理時世祖怒甚勅允為詔自浩已下僅更已上二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特疑不為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為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費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世祖怒命介士執允恭宗拜請世祖曰無此人念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數曰高允其始聖乎恭宗後讓允曰人當知機不知機學復何益當爾之時吾導卿端緒何故不從人言怒帝如此每一念之使人心悸允曰臣東野凡生本無官意屬休延之會應旌弓之舉釋福厲池仍參麟閣尸素官榮妨實已久夫史籍者帝王之寶錄將來之炯戒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自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耀當時孤負聖恩自貽友誼即浩之跡時有可論浩以蓬蒿之才荷棟梁之重在朝無差謬之節還私無委蛇之稱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亦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違然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大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恭宗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我不幸東宮導旨者恐負罪累子恭宗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取其利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包養昔之明王以至公宰物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示天下以無私訓天下以至儉故美聲盈溢千載不衰今殿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鄽與民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昔號之將亡神乃下降賜之土田卒喪其國漢之豐帝不修人君之重好與宮人列肆販賣私立府藏以營小利卒有顛覆傾亂之禍前聖若此甚可畏懼夫為人君者必

審於擇人故稱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商書云無遺小人孔父有云小人近之則不遠遠之則怨矣武王愛周召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歷觀古今存亡之際莫不由之今東宮誠曰乏人備又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故願殿下少察愚言斥出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畜產販賣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恭宗不納恭宗之崩也允久不進見後世祖召允升階獻敬悲不能止世祖流淚命允使出左右莫知其故相謂曰高允無何悲泣令至尊哀傷何也世祖聞之召而謂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左右曰臣等見允無言而泣陛下為之悲傷是以竊言耳世祖曰崔浩誅時允亦應死東宮苦諫是以得免今無東宮允見朕因悲耳允表曰往年被勅令臣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臣聞箕子陳謨而洪範作宣尼述史而春秋著皆所以章明列辟景測皇天者也故先其善惡而驗以災異隨其失得而效以禍福天人誠遠而報速如響甚可懼也自古帝王莫不尊榮其道而稽其法數以自修飭厥後史官並載其事以為鑒戒漢成時光祿大夫劉向見漢祚將危權歸外戚屢陳妖會而不見納遂因洪範春秋災異報應者而為其傳觀以感悟人主而終不聽察卒以危亡豈不哀哉伏惟陛下神武則天敷鑒自遠欽若稽古率由舊章前旨往行靡不究鑒前聖所不遠也臣學不洽聞識見寡薄懼無以裨廣聖德仰酬明旨今謹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辭凡為八篇世祖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豈減崔浩乎及高宗即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高宗大起宮室允諫曰臣聞太祖遣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非因農隙不有所興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溫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觀遠近若廣修壯麗為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新材運土及諸雜役須二萬人丁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婦不織或受其寒況數萬之衆其所損廢亦已多矣推之於古驗之於今必然之效也誠聖主所宜慮高宗納之允以高宗憲承平之業而風俗仍

善婚喪喪葬不依古式尤乃諫曰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喪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謠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斷雖條旨久頒而俗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懷改爲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斯昔周文以百里之地修德布政先於寡妻及於兄弟以至家邦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明爲政者先自近始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絕燭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爲嬉戲而獨禁細民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揀擇德義之門妙選貞閨之女先之以媒媵繼之以禮物集寮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婚姻之際如此之難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此過往年及今頻有檢効誠是諸王過酒致責跡其元起亦由色衰相棄致此紛紜今皇子娶妻多出宮掖令天下小民必依禮限此二異也萬物之生靡不有死古先哲王作爲禮制所以養生送死折諸人情若毀生以奉死則聖人所禁也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再見故深藏之昔堯葬穀林農不易故舜葬蒼梧市不改葬秦始皇作爲地市下錮三泉金玉寶貨不可計數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巨億一旦焚之以爲灰燼苟靡費有益於亡者古之臣奚獨不然今上爲之不輟而禁下民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憑致食饗之禮今已葬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慈好如夫妻損敗風化潰亂情理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絕此四異也夫樂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譁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蕩汚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爲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亂之弊而不矯然釐改以厲類俗臣恐天下蒼生不聞見禮教矣允宜如此非一高宗從容聽之或有觸逆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高宗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教甚重屢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事陳得失者高宗省而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爲不作書於人中諫之使人知惡

而於家內隱慮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常正言面論至朕所不樂聞者皆侃侃言說無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曾不聞一正言但伺朕喜時求官乞職汝等把弓刀侍朕左右徒立勞耳皆至公王此人把筆匡我國家不過著作郎汝等不自愧乎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高宗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緇袍廚中鹽菜而已高宗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長子忱爲綏遠將軍長樂太守允頻表固讓高宗不許初與允同徵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采自給初尙書費璉坐事誅璉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無入縣官後無以老得免璉之親故莫有恤者允憐其年老保護在家積六年遵始蒙赦其篤行如此轉太常卿本官如故允上代都賦因以規諷亦二京之流也文多不載時中書博士索敞與侍郎傅默梁祚論名字貴賤者議紛紜允遂著名字論以釋其惑甚有典證復以本官領秘書監解太常卿進爵梁城侯加左將軍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善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鏡洪量福心者或之弗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愠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呐不能出口余常呼爲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體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數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寮友保茲元吉向之所爲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勳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以見衡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滿之於形外雖期止聽於伯牙莫善見明於鮑叔更有以也其爲人物所推如此高宗重允常不

名之恆呼為令公。令公之號播於四遠矣。高宗歲崩。顯祖居諒闇。乙運專擅朝命。謀危社稷。文明太后誅之。引允禁中參決大政。又詔允曰。自頃以來。庠序不建。為日久矣。道肆陵遲。學業遂廢。子矜之歎。復見于今。朕既纂統大業。入表宣章。稽之舊典。欲置學官於郡國。使進修之業。有所津寄。卿儒宗元老。朝望舊德。宜與中祕二省參議。以聞。允表曰。臣聞經綸大業。必以教養為先。咸秩九疇。亦由文德成務。故辟雍光於周詩。泮宮顯於魯頌。自永嘉以來。舊章殄滅。鄉閭蕪沒。雅頌之聲。京邑杜絕。釋奠之禮。道業陵夷。百五十載。仰惟先朝。每欲惠章昔典。經闡素風。方事尚殷。弗遑克復。陛下欽明文思。纂成洪烈。萬國咸寧。百揆時敘。申祖宗之遺志。興周禮之絕業。爰發德音。惟新文教。摛神黎獻。莫不幸甚。臣承旨勅。並集二省。披覽史籍。備究典紀。靡不教備以勸其業。責學以篤其道。伏思明詔玄同古義。宜如聖旨。崇建學校。以厲風俗。使先王之道。光演於明時。郡國之音。流聞於四海。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關經典。世履忠清。堪為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堪循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第。顯祖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後允以老疾。頻上表乞骸骨。詔不許。於是乃著告老詩。又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止於應命者。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羣賢之行。舉其梗概矣。今著之於左。

中書侍郎固安侯范陽盧玄子真。
郡功曹史博陵崔緯茂祖。
河內太守下樂侯廣甯燕榮玄略。
上黨太守高邑侯廣甯常陟公山。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渤海高毗子翼。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渤海李欽道賜。
河西太守饒陽子博陵許堪祖根。

中書郎新豐侯京兆杜銓士衡。
征西大將軍從事中郎京兆韋閻友規。
京兆太守趙郡李統令孫。
太常博士鉅鹿公趙郡李靈虎符。
中書郎中郎丘子趙郡李退仲熙。
營州刺史建安公太原張偉仲業。
輔國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邁。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侃士倫。
東郡太守蒲陰子中山劉策。
濮陽太守真定子常山許琛。
行司隸校尉中都侯西河宋宣道茂。
中書郎燕郡劉遐彥鑿。
中書郎武恆子河間邢纘宗敬。
滄水太守浮陽侯渤海高濟叔民。
太平太守平原子鴈門李熙士元。
秘書監梁郡公廣平游雅伯度。
廷尉正安平子博陵崔建興祖。
廣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情。
州主簿長樂潘天符。
郡功曹長樂杜熙。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張綱。
中書郎上谷張誕叔術。
秘書郎鴈門王道雅。
秘書郎鴈門閻弼。
衛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郎苗。
大司馬從事中郎上谷侯辯。

陳留郡太守高邑子趙郡呂季才

夫百王之御世也莫不資仗羣才以隆治道故周文以多士克寧漢武以得賢為感此載籍之所記由來之常義魏自神廟已後宇內平定殊赫連積世之備掃窮髮不羸之寇南摧江楚西盪涼域殊方之外慕義而至於是偃兵息甲修立文學登延簡造酬諸政事夢想賢哲思過其人訪諸有司以求名士咸稱范陽盧玄等四十二人皆冠冕之貴著聞州邦有羽儀之用親發明詔以徵玄等乃曠官以待之懸爵以糜之其就命三十五人自餘依例州郡所遺者不可稱記爾乃髦士盈朝而濟濟之美與焉昔與之俱變斯舉或從容廊廟或游集私門上談公務下盡忻娛以為千載一時始於此矣日月推移吉凶代謝同徵之人凋殲殆盡在者數子然復分張往昔之忻變為悲感張仲業東臨營州還其返返一敘于懷齊矜于垂矜之年寓情於桑榆之末其人不幸復至頽頽在朝者皆俊逸之士居里者非嗜昔之人進涉無奇心之所出入無解頽之地顧省形骸所以承歎而不已夫頽者美感德之形容亦可以長言寄意不為文二十年矣然事切於心豈可默乎遂為之頽詞曰紫氣千霄羣雄亂夏王業徂征戎車屢駕掃遺遊氛克剪妖霸四海從風入垣漸化政教無外既寧且一偃武乘兵唯文是恤帝乃旁求搜賢舉逸幾隱投竿異人並出臺臺虛生量遺思純鑽道據德遊藝依仁旌弓旣招禡褐投巾攝齊升堂嘉謀日陳自東徂南躍馬馳輪轡憑影附劉以和親茂祖鏡單風雁不造克己勉躬率隆家道教心六經遊思文藻終辭龍命以之自保燕常篤信百行靡遺位不苟進任理栖遲居沖守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渴如飢子翼致遠道賜悟深相期以義相和若琴並琴琴府俱發德音優游卒歲聊以寄心租糧運會克光厥猷仰錄朝恩俯因德友功雖後建祿實先受班同舊臣位並羣后士衡孤立內省靡疾言不樂華文不遺香以羞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實邦之秀卓矣友規稟茲量存彼大方攢此細識神與理冥形隨流浪離屈王侯莫廢其尚趙實名區世多奇士山岳所鍾挺生三季矯矯清風抑抑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就尹西都豐惟作傳垂訓皇宮載理靈輝照離中天遊階即署餘盛可挹終亦顯著仲業淵長雅

魏

書卷四十八

列傳

性清到憲章古式綢繆典誥時值險艱常一其操納眾以仁訓下以孝化被龍川民歸其教遠則英賢亦稱選聞達邦家各行素顯志在兼濟豈伊獨善繩匠弗顧功不獲展對許履忠竭力致躬出能聘說入獻其功輶軒一舉挽燕下崇各彰魏世享業亦隆茂風成弱冠播名與朋以信行物以誠怡怡昆弟穆穆家庭發響九皋翰飛紫冥類在省闈亦司于京刑以之中政以之平猶敷彥鑒思參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靡矜于高莫恥于下乃謝朱門歸迹林野宗敬延譽號為四備華藻雲飛金聲夙振中遇沉痾賦詩以訊忠顯于辭理出于韻高滄朗達默識淵通領新悟異發自心胸質侔和璧文炳雕龍耀委天邑衣錦舊邦士元先覺介焉不惑振袂來庭始實王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其儼不忒孔稱游夏漢美淵雲越哉伯度出類踰羣司官秘閣作牧河汾移風易俗理亂解紛融彼滯義渙此潛文儒道以析九流以分崔宋二賢誕性英偉權類閭閻聞名家魏蹇蹇儼形遊逸風氣遠而不矜素而能實潘符標尚杜熙好和清不潔流渾不同波絕希龍津止分常科幽而逾顯損而逾多張綱柔謙叔術正直道雅洽聞弼為兼職拔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餐豈要斗食率禮從仁罔愆于式失不繫心得不形色即苗始舉用均已試智足周身言足為治性協於時情敏於事與今而同與古易異物以利移人以酒昏使生潔已唯義是教日縱醇醪逾敬逾溫其在私室如涉公門季才之性柔而執競居彼南秦申威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帝道用光邊土納慶羣賢遺世顯名有代志竭其忠才盡其概體襲朱裳腰紉雙佩榮耀當時風高千載君臣相遇理實難備昔因朝命與之克諧披衿散想解帶舒懷此听如昨存亡奄乖靜言思之中心九推揮毫頌德憐爾增哀皇與中詔允兼太常至兗州祭孔子廟謂允曰此簡德而行勿有辭也後允從顯祖北伐大捷而還至武川鎮上北伐頌其詞曰皇矣上天降聖惟德眷命有魏照臨萬國禮化丕融王猷允塞靜亂以威移民以則北虜舊孽果政在蕃往因時開逃命北轅世變凶軌背申食言招亡聚盜醜類實繁敢率大羊圖繼猖厥乃詔訓師與戈北伐躍馬襄糧星馳電發撲討虔劉肆陳斧鉞斧鉞暫陳誠善厥族積穀填谷流血成溝元凶孤奔便息野野

爪牙既摧，腹心亦阻，周之忠厚，存及行輩，莫與聖明，有兼斯美，澤被京觀，垂此仁旨，封尸野獲，惠加生死，生不蒙惠，人欣覆育，理貫幽冥，澤漸殊域，物歸其誠，神厭其福，遐邇斯懷，無思不服，古稱善兵，歷時始捷，今也用師，辰不及浹，六軍克合，萬邦以協，義著春秋，功銘玉牒，載與頌聲，播之來葉，顯祖覽而善之，又顯祖時有不豫，以高祖沖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諸大臣以次召問，允進跪上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神聽，願陛下上思宗廟，託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辜，顯祖於是傳位於高祖，賜帛千匹，以標忠亮，又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雖久典史事，然而不能專動，屬述時與校書郎劉楨有所緝綴，大較續崔浩故事，準春秋之體，而時有刊正，自高宗迄于顯祖，軍國書檄，多允文也，末年，乃屬高閭以自代，以定議之勳，進爵咸陽公，加鎮東將軍，尋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征西將軍，懷州刺史，允秋月巡境，問民疾苦，至邵縣，見邵公廟廢毀，不立，乃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禮，為善者何望，乃表閣修葺之，允於時年將九十矣，勸民學業，風化頗行，然儒者優遊，不以斷決為事，後正光中，中散大夫中書舍人河內常景，追思允帥郡中故老，為允立祠於野王之南，樹碑紀德，壽太和二年，又以老乞還鄉里，十餘章上，卒不聽許，遂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勅州郡發遣，至都，拜鎮軍大將軍，領中書監，固辭不許，又扶引就內，改定皇誥，允上酒訓曰：臣被勅輪奐，往世酒之敗德，以為酒訓，臣以朽邁，遭人倫所棄，而殊恩過隆，饒臣於將歿之年，勸臣於已墜之地，奉命驚惶，喜懼兼甚，不知何事，可以上答，伏惟陛下以教哲之姿，撫臨萬國，太皇太后以聖德之廣，濟育羣生，普天之下，罔不稱頌，然日昃憂勤，慮求不已，思監往事，以為警戒，此之至誠，悟通百靈，而況於百官士民，不勝踴躍，謹竭其所見，作酒訓一篇，但臣愚短，加以荒廢，辭義鄙拙，不足觀採，伏願聖慈，體臣性慙之情，恕臣狂瞽之意，其詞曰：自古聖王，其為饗也，玄酒在堂，而醇酒在下，所以崇本重原，降於滋味，雖汎爵旅行，不及於亂，故能禮章而敬不虧，事畢而儀不忒，非由斯致，是失其道，將何以範時軌，物垂之於世，歷觀往代，成敗之效，吉凶由人，不在數也，商辛耽酒，殷道以之亡，公且陳詩，周德以之昌，子反昏酣而致斃，穆生不飲而身光，或長世而為戒，或百代而

流芳，酒之為狀，變惑情性，雖曰哲人，孰能自競，在官者殆於政也，為下者慢於令也，魏達之士，荒於聽也，柔順之倫，與於詩也，久而不悛，致於病也，豈止於病，乃損其命，諺亦有云：其益如毫，其損如刀，言所益者，止於一味之益，不亦寡乎，言所損者，天年亂志，天亂之損，不亦夥乎，無以酒荒而陷其身，無以酒狂而喪其倫，迷邦失道，流浪漂洋，不師不遵，反將何因，詩不言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之義也，作官以箴之，申讓以禁之，君臣之道也，其言也善，則三覆而傳之，言之不善，則哀矜而貸之，此實先王納規之意，往者有晉，士多失度，肆散誕以為不羈，縱長酣以為高達，調酒之頌，以相眩曜，稱堯舜有千鍾百觴之飲，著非法之言，引大聖為譬，以則天之明，豈其然乎，且子思有云：夫子之飲，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鍾百觴，皆為妄也，今大魏應圖，重明御世，化之所暨，無思不服，仁風敦洽於四海，太皇太后以至德之隆，諄而不倦，憂勤備於皇情，誥訓行於無外，故能道協兩儀，功同覆載，仁恩下逮，罔有不遵，普天率土，靡不蒙賴，在朝之士，有志之人，宜克己從善，履正存貞，節酒以為度，順德以為經，悟昏飲之疾，審敬慎之彌榮，遵孝道以致養，顯父母而揚名，蹈閔會之前軌，遺仁風於後生，仰以答所授，俯以保其成，可不勉歟，可不勉歟，高祖悅之，常置左右，詔允乘車入殿，朝賀不拜，明年，詔允議定律令，雖年漸期頽，而志識無損，猶心存舊職，披考史書，又詔曰：九年，涉危境，而家貧養薄，可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特賜允蜀牛一頭，四望蜀車一乘，素几杖各一，蜀刀一口，又賜珍珠，每春秋常致之，尋詔朝脯，給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綿絹，每月送給，允皆分之，親故是時貴臣之門，皆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遷尚書散騎常侍，時延入備几杖，問以政治，十年，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朝之大議，皆咨訪焉，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初無謫咎，初，真君中以獄訟留滯，始令中書以經義斷諸疑事，允據律評刑，三十餘載，內外稱平，允以獄者，民之命也，常數曰：舉國至德也，其後英聖先亡，劉頊之際，英布驍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覺凡凡人能無咎乎，其年四月，有事西郊，詔以御馬車迎，允就所板殿，觀馬，忽驚奔，車覆，傷眉三處，高祖文明太后遣醫藥護

拾存問相望。司駕將處重坐。允啓陳無恙。乞免其罪。先是命中黃門蘇與壽扶侍允。曾雪中遇犬驚倒。扶者大懼。允慰免之。不令聞。俄與壽稱共允接事三年。未嘗見其忿色。恂恂善誘。誨人不倦。晝夜手常執書。吟詠尋覽。篤親念故。虛己存納。雖處貴重。志同貧素。性好音樂。每至伶人。致歌鼓舞。常擊節稱善。又雅信佛道。時設齋講。好生惡殺。性又簡至。不妄交遊。顯祖平青齊。徙其族望於代。時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飢寒。從人之中。多允烟燭。皆徒步造門。允散財竭產。以相贖贖。慰問周至。無不感其仁厚。收其才能。表奏申用。時議者皆以新附致異。允謂取材任能。無宜抑屈。先是允被召在方山作頌。志氣猶不多損。談說舊事。了無所遺。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民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先卒旬外。微有不適。猶不寢臥。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詠如常。高祖文明太后聞而遣醫李倚往脈視之。告以無恙。倚入密陳。允樂衛有異。懼其不久。於是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於鹽醢。百有餘品。皆盡時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於庭。王官往選。慰問相屬。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爲老。大有所養。得以瞻客矣。表謝而已。不有他慮。如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詔給絹一千匹。布二千匹。綿五百斤。錦五十匹。雜綵百匹。數千斛。以周費用。魏初以來。存亡喪者。莫及焉。朝廷榮之。將葬。贈侍中。司空。冀州刺史。將軍。公如故。諡曰文。賜命服一襲。允所製詩賦。錄頌。箴。論。表。讚。左氏公羊釋。毛詩拾遺。論離解。議。何鄭膏肓事。凡百餘篇。別有集行於世。允明算法。爲算術三卷。于忱。孫。忱字士和。以父任除。經遠將軍。長樂太守。爲政寬惠。民庶安之。後例降爵爲侯。尋卒。

孫貴。字士仁。任城王雲。中令大將軍。從事中郎。授中散。恬淡退靜。不競世利。在散位十八年。不易官。太和中。除太尉。東陽王諮議參軍而卒。

于紳。字僧裕。少孤。恭敏自立。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沉雅有度量。博涉經史。太和十五年。拜奉朝請。太尉法曹。行參軍。尋兼尚書祠部郎。以母憂去職。久之。除治

書侍御史。轉洛陽令。紳爲政強直。不避豪貴。邑人憚之。又詔參議律令。遷長兼國子博士。行潁川郡事。詔假節行涇州刺史。延昌初。遷尚書右丞。參議王于歷蕭宗初。司徒清河王懌。司馬冠軍。又隨擇遷太尉司馬。其年秋。大業賊起於冀州。都督元遜率衆討之。詔紳兼散騎常侍持節。以白虎幡軍前招慰。紳信著州里。降者相尋。軍還。除汲郡太守。固辭不拜。御史中尉元匡。奏高聰及紳等朋附高華。詔並原罪。俄行榮陽郡事。以本將軍出除豫州刺史。爲政清平。抑強扶弱。百姓愛之。流民歸附者二千餘戶。遷後將軍。并州刺史。正光三年冬。暴疾卒。年四十八。四年九月。詔贈安東將軍。冀州刺史。諡曰簡。

子炳。字仲彰。太尉行參軍。稍遷征虜將軍。開府掾。早卒。

允弟推。字仲讓。小名檀越。早有名譽。太延中。以前後南使不稱。妙簡行人。游雅薦推應選。詔兼散騎常侍。使劉義隆。南人稱其才辨。遇疾卒於建業。朝廷悼惜之。喪還。贈輔國將軍。臨邑子。諡曰恭。賜命服衣冠。允爲之作誄。

推弟燮。字季和小。字淳于。亦有文才。世祖每詔徵。辭疾不應。恆譏笑允屈折久宦。栖泊京邑。常從容於家。州辟主簿。卒。

孫市賓。奉朝請。冀州京兆王愉。城局參軍。愉構逆。市賓逃歸京。後除青州安南府司馬。永熙中。冠軍將軍。開府從事中郎。始神廟中。允與從叔濟族兄毗。及同郡李金。俱被徵。

濟字叔民。初補中書博士。又爲楚王傅。真君中。假員外常侍。賜爵浮陽子。使於劉義隆。世祖臨江。於行所除盱眙太守。後起授游擊將軍。尋出除滄水太守。卒年六十七。贈鎮遠將軍。冀州刺史。諡曰宣。

子矯。字子師。師字孝則。有學識。歷詹事丞。太子舍人。尚書主客郎。轉通直散騎侍郎。從事正員郎。累遷光祿少卿。行涇州事。卒。贈龍驤將軍。河州刺史。

子和仁。字德舒。魏禔。員外散騎侍郎。領殿中御史。少清簡。有文才。曾爲五言詩。贈太尉屬。盧仲宣。仲宣甚歎重之。常有高尚之志。後爲洛州錄事參軍。不赴。服餽於汲郡白鹿山。未幾卒。時人悼惜之。

和仁弟德偉武定末東宮齋帥

矯第遵自有傳

毗字子真鄉邑稱爲長者官至從事中郎

孫當尙書郎卒贈樂陵太守謹曰恭初尤所引劉模者長樂信都人也少時竊

遊河表訓遂至河南尋復潛歸頗涉經籍微有注疏之用尤領祕書典著作選

爲校書郎尤修撰國記與俱繕著常令模持管籥每日同入史閣接膝對筵屬

述時事九年已九十目手稍衰多遺模執筆而指授裁斷之如此者五六歲尤

所成篇卷著論上下模預有功焉太初模選中書博士與李彪爲寮友並相

愛好至於訓導國書甄明風範遠不及彪也出除潁州刺史王肅之歸騎路經

懸瓠屬放騎悴時人莫識模獨給所須弔待以禮肅深感其意及肅臨豫州模

猶在郡微報復之由是爲新蔡太守在二郡積十年寬猛相濟頗有治稱正始

元年復出爲陳留太守時年七十餘矣而飾老隱年昧禁自效遂家於南潁川

不復歸其舊鄉矣

子懷恕聰率多訓甚收潁川情和至襄武將軍本州冠軍府功曹參軍

懷恕弟懷遠頗解醫術歷位給事中卒於左軍將軍鎮遠將軍

史臣曰依仁遊藝執義守詰其司空高允乎蹈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

然忘身濟物卒悟明主保己全身自非體降知命鑒照窮達亦何能以若此宜

其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已僧裕學治有聞幸情之義也

魏書卷四十八

魏書卷四十八考證

高允傳賦詩以詠○詠監本作迅今改正

軌護守詰○玉篇詰同哲守詰即明哲保身之義也

魏書卷四十八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三十七

李靈 崔鑿

李靈字虎符趙郡人高平公順從父兄也父觀字小同恬靜好學有聲趙魏太祖平中原聞靈已亡哀惜之贈宣威將軍蘭陵太守神屨中世祖徵天下才簡靈至拜中書博士轉侍郎從駕臨江除淮陽太守靈以學優溫謹選授高宗經後加建威將軍中散內博士賜爵高邑子高宗踐祚除平南將軍洛州刺史而卒時年六十三帝追悼之贈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定州刺史鉅鹿公諡曰簡

子恢襲子爵高宗以恢師傳之子拜員外散騎常侍安西將軍長安鎮副將進爵為侯假鉅鹿公皇興元年鎮軍大將軍東平王暹符謀反殺恢及雍州刺史魚玄明雍州別駕李允等恢時年四十八顯祖感之追贈恢散騎常侍鎮西將軍定州刺史鉅鹿公諡曰貞

恢長子悅祖襲爵高邑侯例降為伯卒

子瑾字伯瓊太和中拜奉朝請後襲爵轉司徒廣陽王嘉集曹參軍太尉高陽王雍長沈參軍太尉清河王暉記室參軍後除中堅將軍步兵校尉葛榮反於河北所在殘害詔瑾持節兼吏部郎中東北道弔慰大使至冀州值葛榮圍逼勅授瑾防城都督時瑾以三子自隨次子戰死瑾悉動人情忍哀輟哭城陷沒賊既而走免永安初拜左將軍太中大夫殷州大中正累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太尉諮議參軍天平初除車騎將軍大司農卿中正如故瑾淳謹好學老而不倦元象元年秋卒年六十五贈使持節都督定瀛殷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定州刺史

子景威襲武定末西汝陰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悅祖第顯南本州別駕遷步兵校尉從駕南討以功賜爵平棘子行并州事尋除河北太守卒贈顯武將軍安州刺史諡曰威

子元忠武定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晉陽縣開國伯

子權武定末河內太守

顯南次第華字軍夏初為羽林中郎武騎侍郎步兵校尉轉直閣將軍武衛將軍華力過人頗有將略每從征伐頻著軍功賜爵樂城子定州驃騎長史輔國將軍中山太守卒贈前將軍幽州刺史有八子

長子構襲爵至通直散騎常侍卒贈殷州刺史

次敬義司徒長沈參軍兼光祿少卿平北將軍光祿大夫卒贈本將軍殷州刺史

次叔向為徐州鍾曹參軍帶郭浦戌主值刺史元法僧叛逼入蕭衍

次幼緒早亡

次季修博陵常山二郡太守

次世幹次雅明兄弟並不修名行險暴無禮為時所疑

華弟憑字青龍秘書主文中散累遷冀州征東長史太子中舍人阿附趙修起還司空長史給事黃門侍郎武衛將軍定州大中正坐倚黨免官後除趙郡太守卒

子道嘉字同吉豫州外兵參軍汝陽太守

同吉弟文衡開府行參軍

恢弟綜行河間郡早卒

綜子道字良軌有業尚初拜奉朝請尚書度支郎遷洛為營構將高祖南伐為行臺郎軍駕還拜太子步兵校尉世宗初轉步兵校尉兼散騎侍郎副盧昶東北道使拜司空諮議加中疊將軍京兆王愉以征東將軍為冀州刺史道為愉府司馬愉反召集州府以告之道不從為愉所害時年四十四事平詔賜弟二百匹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諡曰簡拜子潭給事中

潭字季初武定末大司農卿

潭弟繪字敬文齊王丞相府司馬

繪弟系字乾經少聰惠有才學與舅子河間邢昕少相倫輩晚不逮之初為征東法曹參軍後除奉車都尉加軍遠將軍尋拜大司馬廣陵王鈇事參軍府解

遷鄉里。徵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齊獻武王從子承樂為濟州刺史。聞而請與相見。待以賓客之禮。及承樂薨。系送葬還都。蕭衍遣使朝貢。侍中李神儔舉系為尚書南主客郎。系前後接對凡十八人。頗為稱職。齊文襄王攝選以系為司徒。諸議參軍。因謂之曰。自郎署至此。所謂不次。以卿人才。故有此舉耳。尋加征虜將軍。武定五年。兼散騎常侍。使蕭衍。與其二兄前後將命。時人稱之。太尉高岳出討。以系為大都督司馬。師還拜太子家令。七年八月卒。時年四十六。時人傷惜之。齊初。贈平東將軍。北徐州刺史。諡曰文。

豐第均趙郡太守。

均子泰。字世顯。身長八尺五寸。衣冠魁偉。受學於梁祚。與安中為秘書中散。本州別駕。轉趙郡常山二郡太守。遷中書郎。雅為高允所知。天安初。劉瓛徐州刺史。薛安都舉彭城降。詔鎮南大將軍博陵公尉元鎮東。將軍陽城公孔伯恭等率眾迎之。顯祖復以泰參二府軍事。軍建九里山。安都率文武出迎。元不加禮。接安都。通城使遂不至。時劉瓛將張承沈攸之等率眾先屯下磻。元令泰與中書郎高閭入彭城。覲安都。安都即與俱載赴軍。元等入城收管籥。其夜承攻南門不剋。退還。時承輜重在武原。泰勸元乘承之失據。攻承米穀。大破之。斬首數千級。時大雪。承軍凍死者萬計。於是遂定淮北。加泰軍期將軍。與張謹對為兗州刺史。安初。附以參定徐州之功。賜爵始置侯。加建武將軍。延興元年。年四十卒。諡曰懿。

子元茂。太和八年。襲爵。加建武將軍。以寬雅著稱。又例降拜司徒司馬。尋除攝威將軍。南征別將。彭城鎮副將。民吏安之。賞帛百匹。穀二百斛。太和二十年。年四十四卒。贈顯武將軍。徐州刺史。諡曰順。

子秀之。字鳳起。初除京兆王參軍。轉員外散騎侍郎。襲爵。拜尚書都官郎。

秀之第子雲。字鳳昇。司空參軍。轉外兵參軍。本州治中。

子雲第子羽。字鳳降。征南法曹參軍。

子羽第子岳。字鳳時。員外郎。大司馬祭酒。秀之等早孤。事母孝謹。兄弟並容貌魁偉。風度審正。而皆早卒。

鳳昇子道宗。武定末。直閣將軍。道宗第道林。司徒中兵參軍。

元茂第宣茂。太和初。拜中書博士。稍遷。司空諮議。轉司馬。監督機事。出除寧朔將軍。試守正平郡。不拜。兼定州大中正。坐受鄉人財貨。為御史所劾。除名。為民從。駕征新野。又從討樊鄧。持節。兼散騎常侍。東南二道使。景明中。除平陽太守。以罪左遷。步兵校尉。正始初。除太中大夫。遷光祿大夫。宣茂議明堂之制。以五室為長。與游肇往復。肇善之。遷平東將軍。幽州刺史。延昌二年卒。年五十九。遺書。贈本將軍。齊州刺史。諡曰惠。

子藉之。字修遠。性謹正。粗涉書史。歷員外郎。給事中。司徒諮議參軍。前將軍。太中大夫。著忠諫一篇。文多不載。永熙初卒。年五十四。贈中軍將軍。定州刺史。

子徽之。字伯倫。武定末。司空主簿。

藉之第志。字敬遠。有氣尚。州主簿。

子長瑜。郡功曹。

敬遠第幼遠。性暴。每為劫盜。刺史錄殺之。

宣茂第叔胤。舉秀才。著作佐郎。歷廣陵王諮議。南趙郡太守。在位九載。有政績。景明三年卒。年三十六。諡曰惠。

子弼。字延軌。位至相州錄事參軍。

弼第翼。字景業。初為邊寇將軍。齋帥。又除員外郎。遷尚書郎。仍齋帥。建義初。遇害。河陰。贈平北將軍。定州刺史。

叔胤第仲胤。自中書學生。歷公府主簿。從事中郎。諫議大夫。尚書左丞。卒。賜帛一百匹。布五十匹。綿五十斤。贈鎮遠將軍。光州刺史。諡曰恭。

少子子仁。尚書主客郎。

崔聖。字神具。博陵安平人。父諱少孤。學行修明。有名於世。與盧玄高。李靈等俱被徵。請在允傳。尋以母老固辭。後為郡功曹。而李靈頗有文學。自中書博士。轉侍郎。延興中。受詔使齊州。觀省風俗。行兗州事。以功賜爵。桐廬縣子。出為齊

威將軍。東徐州刺史。聖欲安悅新附。民有年老者。表求假以守令。詔從之。又於

州內冶銅以爲農具兵民獲利卒贈冠軍將軍青州刺史安平侯諡曰康
子合字貴和少有時譽襲爵桐廬子爲中書學生主文中散太尉諮議參軍本
州大中正出爲常山太守卒於郡時年二十七

長子脩義有風望襲爵自司徒曹參軍再遷寧遠將軍新野太守遷除太尉
掾出爲冀州征東府長史卒年四十五

長子放寬襲爵齊受禪例降

合弟乘少有志氣太和中爲中書學生拜奉朝請轉徐州安東府錄事參軍陽
平王顯之爲定州乘復爲衛軍府錄事參軍帶母極令時甄琛爲長史因公事
言競之間乘以拳擊琛墜于牀下琛以本縣長笑而不論其豪率若此彭城王
總征壽春乘從行招致壯俠以爲部卒觀目之謂左右曰吾當寄膽氣於此人

後爲司空主簿轉據城門校尉長兼司空馬遷長史加輔國將軍出除左將
軍廣平內史大納財貨爲清論所鄙入爲司徒左長史未幾除平東將軍光祿
大夫尋加安西將軍出除燕州刺史時天下多事遂爲杜洛周攻圍乘堅守歷

年朝廷遣都督元暉與乘第二子仲哲赴救暉敗仲哲死之乘遂率城民奔定
州坐免官尋除撫軍將軍行相州事轉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昌末冀州
流民聚於河外因立東冀州除乘爲刺史加征東將軍不之任永安二年遷衛
將軍右光祿大夫乘年老被疾上表辭事詔不許元暉入洛乘避居陽武二年

除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太昌中除驍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侍左
光祿如故類以老病乞解承熙三年去職天平四年薨年七十八贈使持節侍
中都督定瀛滄三州諸軍事本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定州刺史諡曰靖穆

長子忻字伯悅有世幹爲荊州平南府外兵參軍北道行臺常景引爲行臺郎
又除除員外郎復爲安遠將軍尚書左中兵郎中以鄭儼之甥兼尚書左丞莊
帝初遇害於河陰年四十二贈鎮軍將軍殿中尚書冀州刺史

忻弟仲哲生爲祖母宋氏所養早有知識六歲宋亡啼慕不止見者悲之性恢
達常以將略自許辟司徒行參軍假寧朔將軍統軍從廣陽王淵北討擊柔玄
賊破之賜爵安平縣男及父乘於燕州被圍泣訴朝廷遂除別將與都督元暉

赴援到口遇賊仲哲戰歿時年三十五

長子長瑜武定中儀同開府中兵參軍

長瑜弟叔瓊司徒田曹參軍

仲哲弟叔彥撫軍將軍

叔彥弟季通武定中兼司農少卿

季通小弟季良風望閑雅自太學博士從都督李神軌征討有功賜爵蒲陰縣
男尋除著作佐郎通直散騎侍郎轉征虜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太尉長史及乘

還鄉季良亦去職歸養後除中軍將軍光祿大夫先乘卒於家時年三十六贈
車騎將軍尚書右僕射定州刺史諡曰簡

乘弟習字貴禮有世譽歷司徒主簿彭城王襲開府屬遷幽州長史博陵太守
吏民愛敬之在郡九年轉河東太守卒於郡年五十一贈中山太守孝昌三年

重贈後將軍并州刺史

長子世儒字希業卒於大司馬從事中郎

世儒第三弟叔業武定中南兗州別駕

乘從父弟廣字仲慶有議幹初爲中書學生高祖時殿中郎中歷通直散騎侍

郎太子步兵校尉詔守尚書左丞父憂去職後任城王澄爲揚州引廣爲鎮南

府長史以母老辭景明末卒於家贈安遠將軍光州刺史

子元獻字世們頗有學識舉秀才不行後卒於鄉里

廣弟文業爲中書博士轉司徒主簿城陽王鸞爲定州刺史引爲治中年四十

九卒子伯謙武定末司空諮議參軍

史臣曰李以儒俊之風當旌帛之舉崔以文雅之烈應利用之科世家有業餘

慶不已人位繼軌亦爲感哉

魏書卷四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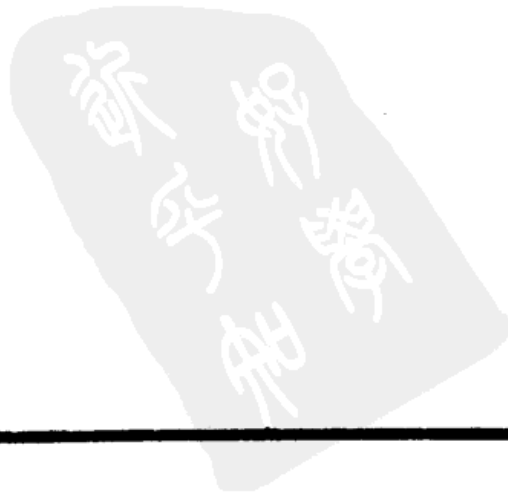
魏書卷四十九

魏書 卷四十九考證

魏書卷四十九考證

李靈傳繪弟系○系北史作繪按李氏宗族見於北史者趙郡太守頤字彥祖
生三子思系會其名系者即頤之父也順與靈為從父兄繪系俱靈之曾孫
不應犯其五世從祖之諱當以繪為是

魏書卷四十九考證



列傳第三十八

尉元 慕容白曜

尉元字苟仁代人也世為豪宗父目斤勇略聞於當時泰常中為前將軍從平虎牢頗有軍功拜中山太守元年十九以善射稱神彞中為虎賁中郎將轉羽林中郎小心恭肅以匪懈見知世祖嘉其寬雅有風貌稍遷駕部給事中從幸海陽賜爵富城男加軍遠將軍和乎中遷北部尚書加散騎常侍進爵太昌侯拜冠軍將軍天安元年薛安都於徐州內附請師救援顯祖以元為使持節都督東道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博陵公與城陽公孔伯恭赴之劉瓛東平太守無鹽戊主申纂詐降元知非誠款外示容納而密備焉劉瓛兗州刺史畢眾敬遣東平太守章仇樹詣軍歸款元並納之遂長驅而進賊將周凱望聲遁走或遣將張承沈攸之等率眾討安都屯于下疃承乃分遣羽林監王穆之領卒五千守輜重於武原龍驤將軍謝善居領卒二千據呂梁散騎侍郎張引領卒二千守茱萸營上租糧供其軍實安都出城見元元依朝旨授其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闡李瑒等與安都俱還入城別令孔伯恭精甲二千撫安內外然後元入彭城元以張承仍據險要攻守勢倍懼傷士卒乃命安都與瑒等固守身率精銳揚兵于外分擊呂梁絕其糧運善居遁奔茱萸仍與張引東走武原馳騎追擊斬首八百餘級武原窮寇八千餘人拒戰不下元親擐甲胄四面攻之破穆之外營殺傷大半獲其輜重五百餘乘以給彭城諸軍然後收師緩戰開其走路穆之率餘燼奔于承軍承勢挫力屈元乘勝圍之攻其南門承遂捐城夜遁伯恭安都乘勢追擊時大雨雷泗水冰合承乘船而走元豫測承必將奔亡身率眾軍追其走路南北奮擊大破於呂梁之東斬首數萬級追北六十餘里死者相枕手足凍斷者十八九生擒劉瓛使持節都督梁南北秦三州諸軍事梁秦二州刺史軍期將軍益陽縣開國侯垣恭祖龍驤將軍羽林監沈承伯等承攸之輕騎走免收其船車軍資器械不可勝數劉瓛東徐州刺史張謹據圍

城徐州刺史王玄載守下邳輔國將軍兗州刺史樊昌侯王整龍驤將軍蘭陵太守桓忻驅掠近民保險自固元遣慰喻張謹及青州刺史沈文秀等皆遣使通誠王整桓忻相與歸命元表曰彭城倉廩虛罄人有飢色求運糈相濟兗四州粟取張承所乘船九百艘沿濟運致可以濟救新民顯祖從之又表分兵置戍進定青冀復表曰彭城賊之要害不有積粟彊守不可以固若儲糧廣戍雖劉瓛師徒悉動不敢窺關淮北之地此自然之勢也詔曰待後軍到量宜守防其青冀已遣軍援須待剋定更運軍糧元又表曰臣受命出疆再懼寒暑進無鄧艾一舉之功退無羊祜保境之略雖淮岱獲援而民情未安臣以愚智屬當偏任苟事宜宣徹敢不以聞臣前表以下邳水陸所濬先規殄滅遣兵屢討猶未擒定然彭城下邳信命未斷而此城之人元居賊界心尚戀土輒相誑惑希幸非望南來恩耗殫塞不達雖至窮迫仍不肯降彭城民任玄朗從淮南到鎮稱劉瓛將任農夫陳顯達領兵三千來循宿豫臣即以其日密遣覘使驗其虛實如明所言臣欲自出擊之以運糧未接又恐新民生變遣子都將于查千劉龍駒等步騎五千將往赴擊但征人淹久逃亡者多迭相扇動莫有固志器械敗毀無一可用臣聞伐國事重古人所難功難可立必須經略而舉若賊向彭城必由泗水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路亦由下邳入沂水經東安即為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剋若四處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倖倖之心臣愚以為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或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夏水雖盛無津途可因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自舉勢勞永逸今雖向熱猶可行師兵尚神速久則生變若天雨既降或因水通運糧益衆規為進取恐近淮民庶雖然改圖青冀二州卒未可拔臣輒與寮佐共議咸謂可然若隱而不陳懼有損敗之責陳而無驗恐成誣罔之罪惟天鑒懸重照臣愚衷或復遣沈攸之吳懷公領卒數萬從沂濟而進欲援下邳元遣孔伯恭率步騎一萬以拒之并以攸之前敗軍人傷殘手足厥瓜膝行者盡送令還以沮其衆又表求濟師詔遣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患會泗水暴漲賊軍不得前進白曜遂不行伯恭大破

賊軍攸之愷公等輕騎遁走元書與劉瓛徐州刺史王玄載示其禍福玄載復須夜走宿豫淮陽皆棄城而遁於是道南中郎將中書侍郎高閭領騎一千與張謹對為東徐州刺史中書侍郎李琰與畢衆敬對為東兗州刺史以安初附拜元都督徐南北兗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淮陽公持節散騎常侍尚書如故詔元曰賊將沈攸之吳禧公等驅率熾衆進寇下邳卿戎昭果毅智勇奮發水陸遠絕應時摧殄自淮以北蕩然清定皆是元帥經略將士效力之所致也朕用嘉焉所獲諸城要害之處分兵置戍以帖民情今方欲清蕩吳會懸旌秣陵至於用兵所宜形勢進止善加量度動靜以聞是時徐州妖人假姓司馬字休符自稱晉王扇惑百姓元遣將追斬之四年詔徵元還京赴西郊尋還所鎮延興元年五月假元淮陽王三年劉昱將蕭順之王勅勳等領衆三萬人寇淮北諸城元分遣諸將逆擊走之元表淮陽郡上黨令韓念祖始臨之初舊民南叛全無一人令撫綏招集愛民如子南來民費保先等前後歸附戶至二百有餘南濟陰郡睢陵縣人趙憐等辭稱念祖善於綏撫清身潔己請乞念祖為睢陵令若得其人必能招集離叛成立一縣顧祖詔曰樹君為民民情如此可聽如請元好申下人之善皆此類也太和初徵為內都大官既而出為使持節鎮西大將軍開府統萬鎮都將甚得夷民之心三年進爵淮陽王以舊老見禮聽乘步挽杖於朝蕭道成既將立多遣間諜扇動新民不逞之徒所在蜂起以元威名夙振徵為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征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大都將餘官如故總率諸軍以討之元討五固賊桓和等皆平之東南清晏遠近帖然人為侍中都督尚書遷尚書令十三年進位司徒十六年例降庶姓王爵封山陽郡開國公食邑六百戶元表曰臣以天安之初奉律總戎廓軍淮右海內既平仍忝餘岳素餐尸祿積有年歲彼土安危屬所具悉每惟彭城水陸之要江南用兵莫不因之威陵諸夏夫國之大計豫備為先且臣初刺徐方齊齊未定從河以南猶懷彼此時劉瓛遣張承沈攸之陳顯達蕭順之等前後數度規取彭城勢難克唯以彭城既固而承等權屈今計彼戍兵多是胡人臣前鎮徐州之日胡人于都將呼延龍遠因於負罪便爾叛亂煽引胡類一時扇動頗

威靈退被罪人斯戮又圍城子都將胡人王勅勳實贛南叛每懼奸圖狡誘同黨賊所見宜以彭城胡軍換取南豫州徙民之兵轉戍彭城又以中州鮮卑增實兵數於事為宜詔曰公之所陳甚合事機其年頌表以老乞身八月詔曰元年尊謙遠屢表告退朕以公秉德清操體懷平隱仁雅淵廣謀猷是仗方委之以政用康億兆故頻文累札仍違沖志而謙光逾固三請瀟切若不屈從高讓復何以成其美德也已許其致仕主者可出表付外如禮申遠元詣闕謝老引見於庭命升殿勞宴賜玄冠素服又詔曰夫大道凝虛至德沖樞故尹王法玄猷以御世聖人崇謙光而降美是以天子父事三老兄弟事五更所以明孝悌於萬國垂教本於天下自非道高識博孰能處之是故五帝憲德三王乞言若求備一人同之古哲叔世之老孰能克堪師上聖則難為其舉傳中庸則易為其選朕既虛棄德謝曩詰更老之選差可有之前司徒山陽郡開國公尉元前大鴻臚卿新泰伯游明根並元亨利貞明允誠素少著英風老數雅迹位顯台宿歸終私第可謂知始知卒希世之賢也公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國老庶老於階下高祖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既而元言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則人之所榮莫重於孝順然五孝六順天下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臣既衰老不究遠趣心耳所及敢不盡誠高祖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三老明言銘之于懷明根言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故詩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如此則孝順之道無所不格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臣年志朽敝識見昧然在於心慮不敢不盡高祖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範數展德音當克己復禮以行來授禮畢乃賜步挽一乘詔曰夫尊老尚更列聖同致欽年敬德綿哲齊軌朕雖道謝玄風職味數則仰稟先誨企遵猷旨故推老以德立更以元父焉斯彰兄焉斯顯矣前司徒公元前鴻臚卿明根並以沖德懸車懿量歸老故算公以三事更以五雖更老非官煮菹罔祿然况事既高宜加殊養三老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元卿之俸供食之味亦同其例十七年七月元疾篤高祖親幸省疾八月元薨時年八十一詔曰元至行

寬純仁風美富內乘越軍之武外擬溫懿之容自少暨長勳勳備至歷奉五朝
美隆四葉南曜河淮之功北光燕然之効魯宋懷仁中鉞載德所謂立身備於
本末行道著於終始勳書玉履惠結民志者也爰及五福攸集懸車歸老謹撰
既彰遠近流詠陔茲父事儀我萬方謂極層書彌贊王業天不遺老奄爾嘉逝
念功惟善抽恒于懷但戎事致奪懷不盡禮耳可賜布帛綵物二千匹溫明祕
器朝衣一襲并爲營造墳城諡曰景桓公葬以殊禮給羽葆鼓吹假黃鉞班劍
四十人賜帛一千匹

子羽名犯肅宗廟諱頗有器望起家祕書中散駕部令轉主客給事加通直散
騎常侍守殿中尚書兼侍中以父憂去職又起復本官詔襲爵加平南將軍高
祖親考百司以羽怠惰降常侍爲長兼仍守尚書尋祿一周遷洛以山陽在畿
內改爲博陵郡開國公後爲征虜將軍恆州刺史卒仍以爲贈諡曰順

子景與襲正始元年卒贈兗州刺史無子
景與弟景儔襲爵員外散騎常侍廷昌中坐杖國吏死降封深澤縣開國公
子伯承襲無子爵除

羽弟靜寬雅有才識世宗時爲尚書左民郎中卒贈博陵太守重贈鎮軍將軍
洛州刺史諡曰敬

子祐之通直散騎常侍護軍長史卒

慕容白曜慕容元真之玄孫父瑛歷官以廉清著稱賜爵高都侯卒於冠軍將
軍尚書左丞贈安南將軍并州刺史高都公諡曰簡白曜少爲中書吏以敦直
給事東宮高宗即位拜北部下大夫襲爵遷北都尚書在職執法無所阿縱高
宗厚待之高宗崩與乙渾共秉朝政遷尚書右僕射進爵南鄉公加安南將軍
劉瓛徐州刺史薛安都兗州刺史畢棄敬並以城內附詔鎮南大將軍尉元鎮
東將軍孔伯恭率師赴之而瓛東平太守申纂屯無鹽并州刺史房崇吉屯升
城逼絕王使皇與初加白曜使持節都督諸軍事征南大將軍上黨公屯於碭
磯以爲諸軍後繼白曜攻碭於無鹽城拔其東郭其夜纂遣兵追執之獲其
男女數千口先是劉瓛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遣使內附既而

或遣招慰復歸於或白曜既拔無鹽回攻升城肥城戍主聞軍至棄城遁走獲
粟三十萬斛既至升城垣固廣濶二成拒守不下白曜以千餘騎襲廣濶廣濶
潰自投濟水死者千餘人擊垣固又破之得粟十餘萬斛由是軍糧充足先是
推陽公皮豹子等再征垣固不剋白曜以一旬之內頻拔四城威震齊土顯祖
嘉焉詔曰卿總率戎旅討除不賓霜戈所向無不摧靡旬日之內剋拔四城轉
白之功何以加此雖升城戍將房崇吉守遠不順危亡已形續在旦夕宜勦業
威略務存長變不必窮兵極武以爲勞頓且伐罪弔民國之令典當招懷以德
使來蘇之澤加於百姓升城不降白曜忿之縱兵陵城殺數百人崇吉夜遁白
曜撫慰其民無所殺戮百姓懷之復崇吉母妻待之以禮劉瓛遣其將吳憺公
率衆數萬欲寇彭城鎮南大將軍尉元表請濟師顯祖詔白曜赴之白曜到瑕
丘適患時泗水暴竭船不得進憺公退白曜因停瑕丘會崇吉與從弟法壽盜
或盤陽城以贖母妻白曜自瑕丘遣將軍長孫觀等率騎入自馬耳關赴之觀
至盤陽諸郡悉降平東將軍長孫陵軍東將軍尉眷東討青州白曜自瑕丘進
攻歷城白曜乃爲書以喻之曰天棄劉或禍難滋與骨肉兄弟自相誅戮君臣
上下靡復紀綱徐州刺史薛安都豫州刺史常珍奇兗州刺史畢棄敬等深親
存亡飄然歸義故朝廷納其誠款委以南蕃皆目前之見事東西所備聞也彼
無鹽戍主申纂敢縱奸惡劫奪行人官軍始臨一時授首房崇吉固守升城尋
即潰散自襄陽以東至于淮海莫不風靡服從正化謂東陽歷城有識之士上
思安都之榮顯下念申纂之死亡追悔前或改圖後悟然執守愚迷不能自革
復總戎旅掃定北方濟黃河知十二之虛說臨齊境想一變之清風踰關周覽
依然何極故先馳書以喻成敗夫見機而動周易所稱去危就安人事常理若
以一介爲高不悛爲美則微子負嫌於時紀季受譏於世我皇魏重光累葉德
懷無外軍威所拂無不按靡固非三吳弱卒所能擬抗況於今者勢已上崩劉
或威不制秣陵政不出閩外豈能復浮江越海赴危救急恃此爲援何異於蹄
涉之魚驚拯江海夫螻蟻螫手則斷手螫足則斷足誠忍肌體以救性命若推
義而行之無割身之痛也而可以保家寧宗長守安樂此智士所宜深思慮

自求多福道固守不降白曜築長圍以攻之長孫陵等既至青州沈文秀遣使請降軍人入其西郭頗有探掠文秀悔之遂嬰城拒守二年崔道固及兗州刺史梁紇守將劉休賓並面縛而降白曜皆釋而禮之送道固休賓及其寮屬于京師後乃徙二城民望於下館朝廷置平齊郡懷寧歸安二縣以居之自餘悉為奴婢分賜百官白曜雖在軍旅而接待人物寬和有禮獲崇吉母妻申集婦女皆別營安置不令士卒誼雜乃進討東陽冬入其西郭三年春刺東陽擒沈文秀凡獲倉粟八十五萬斛米三千斛弓九千張箭十八萬八千刀二萬二千四百甲冑各三千三百銅五千斤鐵十五萬城內戶八千六百口四萬一千吳蠻戶三百餘始末三年築圍攻擊日日交兵雖士卒死傷無多怨叛督上土人租絹以為軍資不至優苦三齊欣然安堵樂業刺城之日以沈文秀抗拒不為之拜忿而善捷唯以此見譏以功拜使持節都督齊東徐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濟南王將軍如故四年冬見殊初乙渾專權白曜頗所依附緣此追以為責及將誅也云謀反叛時論寬之

白曜少子真安年十一聞父被執將自殺家人止之曰輕重未可知真安曰王位高功重若有小罪終不至此我何忍見父之死遂自縊焉

白曜弟如意亦從白曜平歷下與白曜同誅太和中著作佐郎成淹上表理白曜曰臣聞經緯啓宇實良將之功褒德酬庸乃聖王之務昔姜公杖鉞開隆周之基韓生乘旄與鳩漢之業故能賞超當時名垂前史若闡外功成而流言內作人主猜疑良將懷懼樂毅所以背燕章邯所以奔楚至如鄧艾懷忠矯命寧國赤心皎然幽顯同見而橫受屠戮良可悲哀及士冶伐吳奮不顧命萬里浮江應機直指使孫皓君臣輿輓入洛大功亦舉讒書驟至內外唱和貝錦將成微晉武之鑿亦幾於顛沛矣每覽其事常為痛心聖主明王固宜深察臣伏見故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濟南王慕容白曜祖父相黃世曾東齊值皇運廓被委節臣妾白曜生長王國飲服道教蔚列上階位登帝伯去天安初江陵夷楚敢拒王命三方阻兵連城岳峙時海岱蒼生翹首拯援聖朝乃眷南顧恩敷荒裔大議廟堂顯舉元將百寮同音會曰惟允遂推委委誠授以專

征之任擢兵十萬杖鉞一方威陵河濟則淮徐震懼師出無雙而申纂授首濟北太原同時潰潰糜溝垣苗相尋奔走及回麾東掃道固銜璧盤陽梁紇肉袒請命于時東陽未平人懷去就沈文靜高崇仁擁眾不朝扇擾邊服崔僧祐蓋次陽陳顯達連兵淮海水陸鋒起揚旌而至規援齊士民惶惶莫不南顧時兵役既久咸有歸心而白曜外宣皇風內盡方略身披甲冑與士卒同安撫初附示以恩厚三軍懷挾續之溫新民欣來蘇之澤遂使僧祐擁徒弭旆効順軍門文靜崇仁棄城竄海次陽顯達望塵南奔聲震江吳風偃荆漢及青州剋平文秀面縛海波清靜三齊克定遂使東南永為國有使天府納六州之貢濟泗息烽警之虞開岱宗封禪之略關山川望秩之序斯誠宗廟之靈神算所授然抑亦白曜與有力矣及氣歸既靜爵命亦隆榮燭當時聲譽日遠而民惡其上妄生尤隙因其功高流言惑聽巧偽亂真朱紫難辨傷夷未瘳合門屠戮鴻勳威德莫爾無聞有識之徒能不悽愴臣謂白曜策名王庭累荷榮授歷司出內世載忠美乘鉞啓蕃折衝敵國開疆千里拔城十二辛勳於戎旅之際契關於矢石之間登鋒履危志存靜亂及方難既夷身膺高賞受昨河山與國升降六十之年寵靈已極觀其立功足明機運豈容僥倖更邀非望者乎且於時國家士馬屯積京南跨州連鎮勢伴雲岳主將驍雄按鉞在所莫不殉忠死難效節奉時此之不可生心白曜足知之矣況潛逆阻兵營位厭亂加以王師仍舉州郡屠裂齊民勢止神膽俱喪亡燼之眾不可以圖存離散之民不可以誦勇哉白曜果毅習戎體閑兵勢寧不知士民之不可藉將士之不同己據疆兵之勢因塗炭之民而欲立非常之事此愚夫之所弗為也料此推之事可知矣伏惟陛下聖鑒自天仁孝宰世風冠宇宙道超百王開國以來諸有罪犯極刑不得骸骨者悉聽收葬大造之恩援古未有而白曜人舊功高舉禍淪履名滅國除爵命無絕天下粟庶咸共哀憐方之餘流應有差異願陛下揚日月之光明勳臣之績垂天地之施慰僊屍之魂使合棺定諡歿有餘稱選其宗近才堪驅策錫以微爵繼其絕世進可以獎勵將來退可以顯國恩澤使存者荷莫大之恩死者受骨肉之惠豈不美哉仰惟聖明肅然昭覽狂瞽之言伏待刑憲高祖覽

表壽慈之。

白曜弟子契，輕薄無檢。太和初，以名家子擢為中散，遷宰官。南安王楨有貪暴之響，遣中散閻文祖詣長安察之。文祖受楨金寶之賂，為楨隱而不言。事發，坐之。文明太后引見羣臣，謂之曰：「前論貪清，皆云克修。文祖時亦在中，後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高祖曰：「古有待放之臣，亦有難俗之士。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位歸第。」契進曰：「臣卑微小人，聞識不遠，過蒙曲照，虛忝今職。小人之無定，帝王之法有常，以無恆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垂退免。」高祖曰：「昔鄭相嗜魚，人有獻魚者，相曰：『若取此魚，恐削名祿，遂不肯受。』契若知心，不可常，即知食之惡矣。何為求退？」遷宰官令，微好碎事，頗曉工作。主司府宰，稍以見知。及營洛陽基構，征新野南陽，起諸攻具，契皆參與。太和末，以功遷太中大夫。光祿少卿管州大中，正始初，除征虜將軍，管州刺史。徙都督沃野、薄骨律二鎮諸軍事。沃野鎮將，轉都督禦夷懷荒二鎮諸軍事。平城鎮將，將軍並如故。轉都督朔州、沃野、懷朔、武川三鎮三道諸軍事。後將軍，朔州刺史。熙平元年卒。贈鎮北將軍，并州刺史。謚曰克初。慕容破後，種族仍繁。天賜末，頗忌而誅之。時有遺免，不敢復姓，皆以與為氏。延昌末，詔復舊姓，而其子女先入掖庭者，猶號慕容，特多於他族。

契長子昇，字僧度，建興太守。遷鎮遠將軍，沃野鎮將。進號征虜將軍，甚得邊民情。

契第二子僧濟，自奉朝請，稍轉至五校。耽淫酒色，不事名行。

契弟暉，歷涇州長史、新平太守。有惠政。景明中，大使于忠實粟二百石，卒。贈幽州刺史。

孫善儀，同開府主簿。

史臣曰：魏之諸將，罕立方面之功。尉元以寬雅之風，受將帥之任，取瑕丘如覆掌。彭城猶拾遺，擒將賊醜，威名遠被。位極公老，聖主乞言，無乃近世之一人歟。白曜有敦正之風，出當藩伐，席卷三齊，如風靡草，接物有禮，垂垂欣慰，其勞固不細矣。功名難處，道猶學數，有賢讓勤，未聞於斯日也。

魏書卷五十

魏書卷五十考證

慕容白曜傳皆以與焉氏○史昭釋文慕容氏音訛又焉慕容胡三省辨之謂
慕容慕容阿出於鮮卑其得姓之初各自焉氏猶拓跋之與拔拔非音訛也
臣人龍按本書官氏志莫與氏後改焉與氏乃神元皇帝時餘部諸姓內入
者若此以與焉氏則慕容種族隸懼稱而托之耳

魏書卷五十考證



齊

列傳第三十九

魏

收

撰

韓茂 皮豹子

封勅文

呂羅漢

孔伯恭

韓茂字元興安定武安人也父書字黃老采與中自赫連屈丐來降拜綏遠將軍遷龍驤將軍常山太守假安武侯仍居常山之九門卒贈涇州刺史諡曰成侯茂年十七膂力過人尤善騎射太宗會親征丁零翟猛茂為中軍執幢時有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於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太宗異而問之徵茂所屬具以狀對太宗謂左右曰記之尋徵詣行在所試以騎射太宗深奇之以茂為虎賁中郎將後從世祖討赫連昌大破之世祖謂諸將曰今若騎兵極武非弔民之道明年當共卿等取之徙其民而還以軍功賜茂爵蒲陰子加彊督將軍運侍

擊郎又從征統萬大破之從平平涼當茂所衝莫不應弦而墮由是世祖壯之拜內侍長進爵九門侯加冠軍將軍後從征蠕蠕頻戰大捷與樂平王丕等伐和龍徙其居民從平涼州茂為前鋒都將戰功居多遷司衛監錄前後功拜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安定公加平南將軍從破薛承宗伐蓋吳轉都官尚書從征懸瓠頻破賊軍車駕南征分為六道茂與高涼王那出青州諸軍渡淮降者相繼拜茂徐州刺史以撫之車駕還以茂為侍中尚書左僕射加征南將軍世祖崩劉義隆遣將檀和之寇濟州南安王余令茂討之至濟州和之遁走高宗踐祚拜尚書令加侍中征南大將軍茂沉毅篤實雖無文學每議論合理為將善於撫衆勇冠當世為朝廷所稱太安二年夏領太子少師冬卒贈涇州刺史安定王諡曰桓王

長子備字延德初為中散賜爵江陽男加揚烈將軍又進爵行唐侯拜冠軍將軍太子庶子遷軍西將軍典遊獵曹加散騎常侍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卒贈雍州刺史諡曰簡公

備弟均字天德少而善射有將略初為中散賜爵范陽子加寧朔將軍遷金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兄備卒無子均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出為使持節散騎

常侍本將軍定州刺史轉青冀二州刺史餘如故恤民廉謹甚有治稱廣阿澤在定冀相三州之界土廣民稀多有寇盜乃置鎮以靜之以均在冀州劫盜止息除本將軍廣阿鎮大將加都督三州諸軍事均清身率下明為耳目廣設方略禁斷奸邪於是趙郡屠各西山丁零聚黨山澤以劫害為業者均皆誘慰追捕遠近震蹙先是河外未賓民多去就故權立東青州為招懷之本新附之民咸受優復然舊人奸逃者多往投焉均表陳非便朝議罷之後均所統劫盜頓起顯祖詔書請讓之又以五州民戶殷多編籍不實以均忠直不阿詔均檢括出十餘萬戶復授定州刺史輕徭寬賦百姓安之延興五年卒諡曰康公

子寶石襲爵均弟天生為內殿令後典龍牧曹出為持節平北將軍沃野鎮將皮豹子漁陽人少有武略秦常中為中散稍遷內侍左右世祖時為散騎常侍賜爵新安侯加冠軍將軍又拜選部尚書餘如故出除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荆梁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淮陽公鎮長安尋加征西將軍後坐盜官財徙於統萬真君三年劉義隆遣將裴方明等侵南秦王楊難當遂陷仇池世祖徵豹子復其爵位拜使持節仇池鎮將督關中諸軍與建興公古弼等分命諸將十道並進四年正月豹子進擊樂鄉大破之擒義隆將王與之王長卿等六人斬首二千餘級俘獲一千人豹子進軍下辨義隆將強玄明辛伯棄棄城遁走追斬之悉獲其衆義隆使其秦州刺史胡崇之鎮仇池至漢中聞官軍已西懼不敢進方明益其兵而遣之豹子與司馬楚之至於濁水擊擒崇之盡虜其衆進至高平義隆將姜道祖降仇池平未幾諸氏復反推楊文德為主以圍仇池古弼率諸軍討平之時豹子次於下辨聞圍解欲還弼遣使謂豹子曰賊恥其負敗必求報復後舉為難不如陳兵以待之豹子以為然尋除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仇池鎮將持節公如故十一月義隆復遣楊文德姜道祖率衆二萬人寇濁水別遣將青陽顯伯守斧山以拒豹子濁水城兵射殺道祖或豹子至斧山斬顯伯悉俘其衆豹子又與河間公元齊俱會于濁水賊衆震恐棄其兵甲夜遁初南秦王楊難當歸命

詔送楊氏子弟詣京師。文德以行賂得留。亡奔漢中。義隆以文德為武都王。給兵二千人守葭蘆城。招誘氏羌。於是武都陰平五部氏民叛。應文德。詔豹子率諸軍討之。文德阻兵固險。拒豹子。文德將楊高來降。引諸軍向其城。文德棄城南走。收其妻子家屬軍資。及故武都王保宗妻公主。送京師。義隆白水太守郭啓玄率衆救文德。豹子分軍逆擊。大破之。啓玄文德走還漢中。與安二年正月。義隆遣其將蕭道成王虬馬光等入漢中。別令楊文德楊頭等率諸氏羌圍武都。城中拒之。殺賊二百餘人。豹子分兵將救之。至女壽。聞賊傳軍。豹子遣人於祁山取馬。欲往赴援。文德謂豹子欲斷其糧運。回軍還入葭蘆。據險自固。義隆恐其輒回。又增兵益將。令晉壽白水。送糧覆葭蘆。漢川武興。運粟甘泉。皆置倉儲。豹子表曰。義隆增兵運糧。則必送死。臣所領之衆。本自不多。唯仰民兵。專恃防固。其統萬安定二鎮之衆。從戎以來。經三四歲。長安之兵。役過期月。未有代期。衣糧俱盡。形顏枯悴。瘡切繼家。逃亡不已。既臨寇難。不任攻戰。士民奸通。知臣兵弱。南引文德。共為骨齒。計文德去年八月。與義隆梁州刺史劉秀之同征長安。聞臺遣大軍。勢援雲集。長安地平。用馬為便。畏國騎軍。不敢北出。但承仇池。局本或作句或作句皆長人稱臺軍不多。戍兵少。諸州雜人。各有還思。軍勢若及。必自奔逃。進軍取城。有易反掌。承信其語。回趣長安之兵。遣文德蕭道成王虬等將領。來攻武都。仇池。遂連秦隴。進圍武都。已經積日。長臣截後。斷其糧路。關鎮少兵。未有大損。今外寇兵強。臣力寡弱。拒賊備敵。非兵不難。乞選壯兵。增戍武都。牢城自守。可以無患。今事已切急。若不馳聞。損失城鎮。恐招深責。願遣高平突騎二千。資糧一月。速赴仇池。且可抑折逆民。支對賊虜。須長關上。邽安定戍兵至。可得自全。糧者民之命也。雖有金城湯池。無糧不守。仇池本無儲積。今歲不收。苦高平騎至。不知云何以得供。援請遣秦州之民。送軍祁山。臣隨迎。詔高平鎮將苟莫于率突騎二千。以赴之。道成等乃退。徵豹子為尚書。出為內都大官。劉駿遣其將殷孝祖脩兩當城於清東。以通南境。天水公封勃文。擊之不剋。詔豹子與給事中周丘等助擊之。豹子以南寇城守。攻圍數日。遂略地至高平。劉駿環丘鎮。遣步卒五千。助成兩當。去城八里。與豹子前後候騎相遇。即便交戰。

豹子軍繼至。大破之。縱騎追擊殺之。至於城下。其免者十餘人而已。城內恐懼。不敢出救。既而班師。先是河西諸胡。亡匿避命。豹子及前涇州刺史封阿君。督河西諸軍。南趣石樓。與衛大將軍樂安王夏。以討羣胡。豹子等與賊相對。不覺胡走。無捷而還。又坐免官。尋以前後戰功。復擢為內都大官。和平五年六月卒。高宗追惜之。贈淮陽王。諡曰襄。賜命服一襲。

子道明襲爵。

道明第八弟喜。高宗以其名臣子。擢為侍御中散。遷侍御長。高祖初。吐谷渾拾寅部落。飢窘。侵涼洮。一。河。大為民患。詔假喜平西將軍。廣川公。領涼州。枹罕。高平諸軍。與上黨王長孫觀討拾寅。又拜為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仇池鎮將。假公如故。以其父豹子昔鎮仇池。有威信。故也。喜至。申恩布惠。夷民大悅。會帥強奴子等。各率戶歸附。於是置廣業。固道二郡。以居之。徵為南部尚書。賜爵南康侯。加左將軍。太和元年。劉準。葭蘆。戍。主楊文度。遣弟鼠竊。據仇池。喜率衆四萬討鼠。軍到建安。鼠棄城南走。進次濁水。遣平西將軍楊靈珍。擊文度所置仇池太守楊真。真衆潰。僅而得免。喜遂軍於葭蘆。文度將強。大黑。固守津道。懸崖險絕。偏閣單行。喜部分將士。攀崖涉水。衝擊大黑。大黑潰走。追奔西入。攻葭蘆城。拔之。斬文度。傳首京師。殺一千餘人。詔曰。夫忠臣生於德義之門。智勇出於將相之族。往年氏羌放命。便竊邊戍。都將皮喜。梁驪奴等。或資父舊勳。或身建殊效。威名著於庸漢。公義列於天府。故授以節鉞。委關外之任。並誓力盡銳。克荷所司。霜戈始動。蟻賊奔散。仇池旋復。民夷晏安。及討葭蘆。又奏凶醜。元惡俱殲。國爾永息。朕甚嘉之。其所陳計略。商校利害。料其應否。寧邊益國。事之可也。今軍威既振。羣惡懾服。草莽崇新。有易因之。勢寬猛之宜。任其量度。應立郡縣者。亦聽銓置。其楊文度。楊鼠。親屬。家累。部送。赴葭蘆。仇池。南秦之根本。守禦資儲。特須豐積。險阻之要。尤宜守防。令奸覘之徒。絕其僥倖。勉勵戎務。綏靜新俗。懷民安土。稱朕意焉。又詔喜等曰。卿受命專征。靡伐邊寇。軍威所及。即皆平蕩。復仇池之舊鎮。破葭蘆之新邦。桑榆前逆。剋剪凶黨。勳庸之美。朕無間然。仇池國之要害。防守事宜。尤須完實。從前以來。略谷。

置鎮是以奸賊惠關關之心。邊城無危敗之禍。近由從就建安。致有往年之役。前勅卿等部率兵將。略谷築城。雖有一時之勤。終致承延之固。而卿等不祇詔命。至于今日。徒使兵人稽顙。無事閑停。方復曲辭。表求罷下。豈是夏將忘身。憂國盡忠之謂也。諸州之兵。已復一歲。宜暫戮力。成此要功。卿等表求來年築城。豈不更勞兵將。執若因今之勢。即令就之一勞永逸。事不再舉也。今更給軍糧。一月。速於略谷築城。使四月盡。必令成就。若不時營築。乃築而不成。成而不固。以軍法從事。南天水郡民柳旗。據險不順。喜率眾討滅之。轉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豫州刺史。詔讓其在州寬怠。以飲酒廢事。威不禁下。遣使者就州決以杖罰。七年卒。贈以本官。諡曰恭公。

子承宗襲爵。

喜弟雙仁。冠軍將軍。仇池鎮將。

封勅文代人也。祖豆。皇始初。領眾三萬。東征幽州。平定三郡。拜幽州刺史。後爲使持節。都督冀青二州諸軍事。前將軍。開府。冀青二州刺史。關內侯。父涅。太宗時。爲侍御長。卒。贈龍驤將軍。定州刺史。章武侯。諡曰隱。勅文。始光初。爲中散。稍遷西部。尚書。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開府。領護西夷校尉。秦益二州刺史。賜爵天水公。鎮上邽。詔勅文率步騎七千。征吐谷渾。慕利延。兄子拾歸。於柁罕。衆少不能制。詔遣安遠將軍。廣川公。乙高頭等二軍。與勂文會。龍右軍。次武始。拾歸。夜遁。勂文引軍入柁罕。虜拾歸妻子。及其民戶。分徙千家於上邽。留高頭守柁罕。金城邊陲。天水梁會。謀反。扇動秦益二州雜人萬餘戶。據上邽。東城。攻逼西城。勂文先已設備。殺賊百餘人。被傷者衆。賊乃引退。罔會復率衆四千。攻城。氐羌一萬。屯於南嶺。休官屠各及諸雜戶二萬餘人。屯於北嶺。爲罔等形援。勂文遣二將領騎二百。較備門內。別令騎出擊之。既而僞退。罔率衆騰逐。勂文輕騎橫衝。大破之。斬罔。而北嶺之賊。從高射。勂文軍人飛矢如雨。梁會得奔北嶺。騎乃引還。復推會爲主。勂文分兵二百人。突入南城。燒其門樓。賊見火起。衆皆驚亂。又遣步卒攻門。刺之。便率騎士馳入賊。餘衆閉門出走。奔入東城。乘背追擊。殺千餘人。安豐公。閻根。率軍助勂文。勂文表曰。安定逆賊。帥路那羅。

遣使齎書。與逆帥梁會。會以那羅書射於城中。那羅稱集衆。放剋期。助會。又仇池城民李洪。自稱應王。天授玉璽。擅作符書。誑惑百姓。梁會遣使招引。楊文德。而文德遣權壽。胡將兵二十人。來到會間。扇勸州土。云李洪自稱應王。兩雄不並。若欲須我。先殺李洪。我當自往。梁會欲引致文德。誘說李洪。來入東城。即斬洪首。送與文德。仇池鎮將淮陽公。臣豹子。遣使潛行。以今月二十四日。來達。臣鎮稱楊文德。受劉義隆。職爵。領兵聚衆。在仇池境中。沮勸民人。規竊城鎮。且梁會反逆。以來。南勾文德。援勢相連。武都氐羌。盡相脅齒。爲文德起軍。所在屯結。兵衆已集。剋來不遠。臣備邊鎮。與賊相持。賊在東城。隔牆而已。但以腹背有敵。攻城有疑。討度文德。剋來助會。若文德既至。百姓響應。賊黨遂甚。用功益難。今文德未到。麥復未熟。事宜速擊。於時爲便。伏願天鑒。特遣大軍。助臣誅翦。表未及報。梁會謀欲逃遁。先是勂文掘壘。於東城之外。斷賊走路。夜中。會乃車陳。飛梯。騰壘。而走。勂文先嚴兵於壘外。拒關。從夜至旦。勂文謀於衆曰。困獸猶鬪。而況於人。賊衆知無生路。人自致死。必傷士衆。未易可平。若開其生路。賊必上下離心。剋之易矣。衆咸以爲然。初。勂文以白虎幡。宣告賊衆曰。若能歸降。原其生命。應時降者。六百餘人。會知人心沮壞。於是分遣勂文。縱騎驕之。死者大半。俘獲四千五百餘口。略陽王元達。因梁會之亂。聚衆攻城。招引休官屠各之衆。推天水休官王宦。與爲秦地王。勂文與臨淮公。莫真。討之。軍次略陽。勂文遣使慰喻。而元達等三千餘人。屯於松多川。乃部分諸軍。三道並攻。賊出營拒戰。大破之。俘三千人。高宗時。與新平公。周益。擊劉駮。將殷孝祖。於清東。不剋。天安元年五月卒。

長子萬護。襲爵於第。翰。於時讓者。惟萬護及元氏侯。趙辟。惡子元伯。讓其第。次與朝廷議而許之。

翰族孫靜。世宗時。歷位征虜將軍。武衛將軍。太子左衛率。以幹用稱。延昌中。遷平北將軍。恆州刺史。臨胸都護。坐事免卒。

子熙。奉朝請。遷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與薛曇。尙迎。熾。熾主。婆羅門。於涼州。又除鎮遠將軍。河陰令。卒。贈輔國將軍。朔州刺史。

子纘武定末穎川太守

呂羅漢本東平壽張人其先石勒時徙居幽州祖顯字子明少好學性廉直鄉人有分爭者皆就而質焉慕容垂以為河間太守皇始初以郡來降太祖嘉之賜爵魏昌男拜鉅鹿太守清身奉公務存瞻恤妻子不免飢寒民頌之曰時惟府君克己清明緝我荒土民胥樂生願壽無疆以享長齡卒官父温字暉陽善書好施有文武才略世祖伐赫連昌以温為幢將先登陷陳每戰必捷以功拜宣威將軍奉車都尉出為秦州司馬遷上黨太守善勸課有治名卒贈平遠將軍豫州刺史野王侯諡曰敬羅漢仁篤慎密弱冠以武幹知名父温之佐秦州羅漢隨侍隴右氏楊難當率眾數萬寇上邽秦民多應之鎮將元意頭知羅漢善射共登西城樓令羅漢射難當隊將及兵二十三人應弦而殲賊眾轉威羅漢進計曰今若不出戰示敵以弱眾情搆貳大事去矣意頭善之即飭千餘騎令羅漢出戰羅漢與諸騎策馬大呼直衝難當軍眾皆披靡殺難當左右隊騎八人難當大驚會世祖賜難當書責其跋扈難當乃引還仇池意頭具以狀聞世祖嘉之徵為羽林中郎上邽休官呂豐屠各王飛廉等八千餘家據險為逆詔羅漢率騎一千討擒之從征懸壺羅漢與項邪王司馬楚之駕前招慰降者九千餘戶比至盱眙頻破賊軍擒其將領儼李觀之等以功遷羽林中郎幢將賜爵烏程子加建威將軍及南安王余立羅漢猶典宿衛高宗之立羅漢有力焉遷少卿仍幢將進爵野王侯加龍驤將軍拜司衛監遷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山陽公加鎮西將軍及蠟蠅犯塞顯祖討之羅漢與右僕射南平公元目振都督中外軍事出為鎮西將軍秦益二州刺史時仇池氐羌反攻逼略谷鎮將吳保元走登百頃請援於羅漢羅漢帥步騎隨長孫觀掩擊氐羌大破之斬其渠帥賊眾退散詔羅漢曰卿以勞動獲效才能致用內總禁旅外臨方岳褒寵之隆可謂備矣自非盡節竭誠將何以垂名竹帛仇池接近邊境兵革屢興既勞士卒亦動民庶皆由鎮將不明經禁不理之所致也卿應機赴擊殄此兇醜隴右土險民亦剛悍若不導之以德齊之以刑寇賊莫由可息百姓無以得靜朕垂心治道欲使遠近清靜卿可召集豪右擇其事宜以利民為先益國

為本隨其風俗以施威惠其有安土樂業奉公勤私者善加勸督無奪時利明相宣告稱朕意焉涇州民張羌郎扇威隴東聚眾千餘人州軍討之不能制羅漢率步騎一千擊羌郎擒之仇池氐羌叛逆遂其所在鋒起道路斷絕其賊帥登廉符祈等皆受劉昱官爵鐵券略陽公伏阿奴為郡將與羅漢討所在破之生擒廉祈等秦益阻遠南連仇池西接赤水諸羌特險數為叛逆自羅漢蒞州撫以威惠西戎懷德土境恬然高祖詔羅漢曰朕總攝萬機統臨四海思隆古道光顯風教故內委羣司外任字志士建節之秋忠臣立功之會然赤水諸羌居邊土非卿善誘何以招輯卿所得口馬表求貢奉朕嘉乃誠便勅領納其馬印付都牧口以賜卿徵拜內都大官聽訟察獄多得其情太和六年卒於官高祖深悼惜之賜命服一襲贈以本官諡曰莊公

長子與祖襲爵山陽公後例降為侯景明元年卒

與祖弟伯慶為中散咸陽王禧郎中令

伯慶弟世與校書郎

羅漢弟大禮為中散恆農太守

大禮弟豹子東萊鎮將後改鎮為州行光州事

豹子第七寶侍御中散遷少卿出為假節龍驤將軍東雍州刺史

孔伯恭魏郡鄆人也父昭始光初以密皇后薨賜爵汝陰侯加安東將軍徙爵魏縣侯遷安南將軍昭性柔順有才用出為趙郡太守治有能名徵拜光祿大夫轉中都大官善察獄訟明於政刑遷侍中鎮東將軍幽州刺史進爵魯郡公和平二年卒諡曰康公長子羅漢東宮洗馬次伯恭以父任拜給事中後賜爵濟陽男加鷹揚將軍出為安南將軍濟州刺史進爵成陽公入為散騎常侍顯祖初劉瓛徐州刺史薛安都彭城內附或遣將張承沈攸之等擊安都安都上表請援顯祖遣伯恭號鎮東將軍副尚書尉元救之軍次于純賊將周凱聞伯恭等軍至棄眾遁走張承仍屯下種承輜重在武原伯恭等攻而剋之承計無所出引師而退時皇興元年正月天大寒雪泗水冰合承與攸之乘船而走伯恭等追擊首虜及凍死甚眾八月伯恭以書喻下邳指豫城內曰劉瓛肆逆

滔天弗鑿靈命猶謂絕而復興長江可恃敢遣張永周凱等率此蟻衆送死彭城大軍未臨逆首奔潰今乘機電舉當屠此城遂平吳會弔民伐罪幸時歸教自求多福時攸之吳愷公等率衆數萬來援下邳屯軍焦墟曲去下邳五十餘里伯恭遣子都將侯汾等率騎五百在水南奚升等五百餘騎在水北南北邀之伯恭密遣火軍攻具欲水陸俱進攸之等既聞將戰引軍退保樊階城伯恭又令子都將孫天慶等步騎六千向零中峽斫木斷清水路劉彥寧朔將軍陳顯達領衆二千溯清而上以迎攸之屯于雕清合口伯恭率衆渡水大破顯達軍俘斬十九攸之聞顯達軍敗順流退下伯恭部分諸將俠清南北尋攸之軍後伯恭從雕陵城東向零中峽分軍爲二道遣司馬庖師子等在清南伯恭從清西與攸之合戰遂大破之斬其將姜產之高遵世及丘幼弼丘隆先沈榮宗陸道景等首攸之愷公等輕騎遁走乘勝追奔八十餘里軍資器械虜獲萬計進攻宿豫劉彥戎將魯僧遵棄城夜遁又遣將孔太恆等領募騎一千南討淮陽或太守崔武仲焚城南走遂據淮陽二年以伯恭爲散騎常侍都督徐南兗州諸軍事鎮東將軍彭城鎮將東海公三年十月卒贈鎮東大將軍東海王諡曰桓

伯恭弟伯遜爲中書士襲父爵魯郡公拜鎮東將軍東萊鎮將轉本將軍東徐州刺史先事免官卒于家

史臣曰韓茂皮豹子封勅文呂羅漢孔伯恭之爲將也皆以沉勇篤實仁厚撫衆功成事立不徒然矣與夫苟要一戰之利僥倖整勝之名豈同年而語也

魏書卷五十一

魏書卷五十一考證

韓茂傳韓茂字元興安定武安人也○武安北史作安武下文云假安武侯似以北史爲正

封敕文傳封度文德則來助會若文德既至百姓響應賊黨遂甚用功益難○封度討字應是計字之訛

魏書卷五十一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四十

趙逸 胡方回 胡叟

宋繇

張湛

宗欽

段承根 關嗣

劉昉

趙柔

索敞

除仲達

趙逸字思羣天水人也。十世祖融。漢光祿大夫父昌。石勒黃門郎。逸好學。夙成。仕姚興。歷中書侍郎。為興將。齊難軍司。征赫連屈丐。難敗。為屈丐所虜。拜著作郎。世祖平統。萬見逸所著。曰。此豈無道安得為此言乎。作者誰也。其速推之。司徒崔浩進曰。彼之謬述。亦猶子雲之美新。皇王之道。固宜容之。世祖乃止。拜中書侍郎。神龜二年三月。上巳。帝幸白虎殿。命百寮賦詩。逸製詩序。時稱為善。久之。拜寧朔將軍。赤城鎮將。綏和荒服。十有餘年。百姓安之。頌表乞免。久乃見許。性好墳典。白首彌勤。年踰七十。手不釋卷。凡所著述。詩賦銘頌五十餘篇。

逸兄溫。字思恭。博學有高名。姚泓天水太守。劉裕滅泓。遂沒於氐。氐王楊威。感子難當。既有漢中。以溫為輔國將軍。秦梁二州刺史。及難當稱蕃。世祖以溫為難當府司馬。卒于仇池。

長子廣夏。中書博士。

第三子琰。諱在孝。感傳。初姚萇以逸伯父。遷為尚書左僕射。卒于長安。劉裕滅姚泓。徙還子孫於建業。還玄孫翼。翼從子超宗。令勝。遐叔。隆穆等。太和景明中。相尋歸降。

翼粗涉書傳。通事有器藝。初為平昌太守。甚有治稱。入歷軍校。加鎮遠將軍。長史。深為領軍元义所知。遷光祿大夫。卒。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超宗身長八尺。頗有將略。太和末。為豫州平南府長史。帶汝南太守。加建威將軍。賜爵尋陽伯。人為驍騎將軍。超宗在汝南。多所受納。貨賂太傅北海王詳。詳言之於世宗。除持節。征虜將軍。岐州刺史。徙河東太守。卒。官超宗在河東。更自修屬。清靖愛民。百姓追思之。贈本將軍。華州刺史。諡曰成伯。

子赫。襲爵。歷員外常侍。尚書郎。

超宗弟令勝。亦長八尺。疎狂有膂力。歷河北恆農二郡太守。並坐貪暴。為御史所彈。遇赦免。神龜末。自後將軍。太中大夫。出為恆農太守。卒。官令勝龍威妾潘。離棄其妻羊氏。夫妻相訟。送發陰私醜穢之事。彰於朝野。

退。初為軍主。從高祖征南陽。景明初。為梁城戍主。被蕭衍將攻圍。以固守。及戰功。封平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後以左軍將軍。假征虜將軍。督巴東諸軍事。

鎮南鄭。時蕭衍冠軍將軍。主姜脩。乘二萬屯羊口。輔國將軍。姜白龍。據南城。龍驤將軍。泉建。率土民。北入桑垣。姜脩又分軍。據與勢。龍驤將軍。諱思文。據夾石。司州刺史。王僧炳。鎮南安。並扇動夷獫狁。規翻南鄭。退。率甲士九千。所在衝擊。

數百里中。莫不摧靡。前後斬首五千餘級。還以輔國將軍。出為滎陽太守。時蕭衍將馬仙琕。率眾攻圍胸城。戍主。傅文驥。嬰城固守。以退。持節。假平東將軍。為別將。與劉恩祖等。救之。次於鮑口。去胸城五十里。夏。雨。頻降。屬。涉。長。驛。將。至。胸

城。仙琕見退營壘未就。運來逆戰。恩祖率彭沛之眾。望陳奔退。退孤軍奮擊。獨破仙琕。斬其直閣將軍。軍主李魯生。直後軍主葛景羽等。仙琕先分軍於胸城之西。阻水列柵。以圍固城。退身自潛行。觀水深淺。結草為筏。銜枚夜進。破其六柵。遂解固城之圍。進救胸城。都督盧昶。率大軍繼之。未幾而文驥力竭。以城降。

賊眾軍大勝。昶棄其節。傳輕騎而走。惟退獨握節而還。時仲冬。寒威。兵士凍死。者胸山。至於郟城。二百里間。僵尸相屬。昶備衛失盡。於郟城。借假節。以為軍威。退坐失利。免官。延昌中。起為光祿大夫。使持節。假前將軍。為別將。防捍西荆。又為別將。隸蕭寶夤。東征淮堰。熙平初。出為平西將軍。汾州刺史。在州貪濁。聞於遠近。卒。贈安南將軍。豫州刺史。諡曰襄。

子于獻。襲爵。

子獻第四子。素。司空長流。參軍。

叔隆。步兵校尉。承平初。同懸瓠城。民白早生之逆。鎮南邢巒。平豫州。復而有之。後以貨自通。得為秦州。西府長史。加鎮遠將軍。秦州殷富。去京懸遠。叔隆與

叔隆。同。心。聚。斂。納。貨。巨。萬。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尋。遷。左。軍。將。軍。太。中。大。夫。略。司。空。劉。騰。出。為。中。山。內。史。在。郡。無。德。政。事。以。貨。賄。為。事。叔。隆。姦。詐。無。行。

叔隆。同。心。聚。斂。納。貨。巨。萬。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尋。遷。左。軍。將。軍。太。中。大。夫。略。司。空。劉。騰。出。為。中。山。內。史。在。郡。無。德。政。事。以。貨。賄。為。事。叔。隆。姦。詐。無。行。

叔隆。同。心。聚。斂。納。貨。巨。萬。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尋。遷。左。軍。將。軍。太。中。大。夫。略。司。空。劉。騰。出。為。中。山。內。史。在。郡。無。德。政。事。以。貨。賄。為。事。叔。隆。姦。詐。無。行。

叔隆。同。心。聚。斂。納。貨。巨。萬。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尋。遷。左。軍。將。軍。太。中。大。夫。略。司。空。劉。騰。出。為。中。山。內。史。在。郡。無。德。政。事。以。貨。賄。為。事。叔。隆。姦。詐。無。行。

志背恩義。懸孤之免。是其族人前軍將軍趙文相之力。後無報德之意。更與文相斷絕。文相長者。不以爲恨。及文相爲汝南內史。猶經紀其家。後文相卒。叔隆了不恤其子。第時論賤薄之。

穆善書記。有刀筆之用。爲汾州平西府司馬。異臨亡。以穆託領軍元義。以穆爲汝南刺史。

胡方回。安定臨涇人。父義周。姚泓黃門侍郎。方回。赫連屈丐中書侍郎。涉獵史籍。辭彩可觀。爲屈丐統萬城鎭。地祠碑諸文。頗行於世。世祖破赫連昌。方回入國。雅有才尚。未爲時所知也。後爲北鎮司馬。爲鎭修表。有所稱慶。世祖覽之。嗟笑。問誰所作。既知方回。召爲中書博士。賜爵臨涇子。遷侍郎。與太子少傅游雅等。改定律制。司徒崔浩及當時朝賢。並愛重之。清貧守道。以壽終。

子始昌。亦長者。有父風。歷位南部主書。

子醜。中書學生。祕書郎中散。世不治產業。家甚貧約。兄弟並早亡。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世有冠冕。爲西夏著姓。叟少聰敏。年十三。辨疑釋理。知名鄉國。其意之所悟。與成人交論。多有屈焉。學不師受。友人勸之。叟曰。先聖之言。精義入神者。其唯易乎。猶謂可思。而過半。末世腐儒。粗別剛柔之位。寧有探賾未兆者哉。就道之義。非在今矣。及披讀羣籍。再閱於目。皆誦於口。好屬文。既善爲典雅之詞。又工爲鄙俗之句。以姚政將衰。遂入長安。觀風化。隱匿各行。懼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少閱典墳。多慧時輩。知叟至。召而見之。祖思習常待叟不足。叟聊與敘溫涼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而反乎。叟對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也。遂不坐而去。至主人家。賦章社二族。一宿而成。時年十有八矣。其述前載。無遺善美。敘中世。有

協時。事而未及。鄙人皆奇其才。畏其筆。世猶傳誦之。以爲笑狎。叟孤飄坎壈。未有仕路。遂入漢中。劉義隆乘秦二州刺史。馮翊吉翰。以叟才士。頗相禮接。授

叟末佐。不稱其懷。未幾。輪運益州。叟隨入蜀。多爲豪備。所向。時蜀沙門法成。鳩率僧徒幾于千人。鑄丈六金像。劉義隆惡其聚衆。將加大辟。叟聞之。即赴丹陽。啓申其美。遂得免。高復遷於蜀。法成感之。遺其珍物。價直千餘。叟謂法成曰。

緯蕭何人。能棄明珠。吾爲德請。財何爲也。一無所受。在益土五六載。北至楊難當。乃西入沮渠。牧健邊之不重。叟亦本無附之之誠。乃爲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曰。羣犬吠新客。佞閹排疎賓。直途既以塞。曲路非所遵。望術悅。視眄。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仁。伯達見詩。謂叟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號有華風。今則惠章無虧。易祝。託之有也。叟曰。古人有言。君子聞鼓之聲。則思戰爭之士。貴主奉正朔。而弗淳。慕仁義。而未允。地陋僻。而僧徽。號居小事。大軍若茲乎。徐偃之轍。故不旋踵矣。吾之擇木。夙在大魏。與子暫違。非久闊也。歲餘。牧健破降。叟既先歸國。朝廷以其織機。拜虎威將軍。賜爵始復男。家於密雲。蓬室草筵。惟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栖。謝其高矣。後叟被徵。至謝恩。并獻詩一篇。高宗時。召叟及舒。並使作檄。劉駭。蠅蠅文。舒文劣於叟。舒尋歸家。叟不治產業。常苦飢貧。然不以爲恥。養子字螟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之門。恆乘一犂牛。敝韋袴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斗。飲噉醉飽。便成餘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尚書李敷。嘗遺之以財。都無所取。初。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紆縞爲笑談。吾之於子。以弦章爲曲盡。以此言之。彼可無愧也。於允館。見中書侍郎趙郡李爽。爽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爽頗忽之。叟謂之曰。老子今若相許。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計也。爽其惟假威。服。爽惕然失色。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軍常順陽。馮翊田文宗。上谷侯法儻。攜壺執棹。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敦煌汜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虎。河東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恆也。潛曰。我恆給祭者。以其恆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爲君子矣。順陽等數子。裏叟。示頗涉文流。高閭曾造其家。值叟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爲閭設酒蔬食。皆手自辦。其館宇卑陋。園囿褊局。而飯菜精潔。醴醑調美。見其二妻。並年衰。跛眊。衣布穿敝。閭見其貧約。以物直十餘匹。贈之。亦無辭愧。閭作宣命賦。叟爲之序。密雲左右。皆祇仰其德。歲時奉以麻布數疋。叟隨分散之。家無餘財。年八十而卒。叟元妻。敦煌宋氏。先亡。無子。後庶養者。亦皆早

天竟以絕後，更死無有家人營主凶事。胡始昌迎而殯之，于家葬於墓次，即令一第繼之。襲其爵，始復男虎威將軍，更與始昌，雖為宗室，而性氣殊，不相好。附於其存也。往來乃簡，及亡而收恤至厚。議者以為非必救哀，疎宗，或錄求利品秩也。

宋繇，字體業，敦煌人也。曾祖配祖，世仕張軌子孫。父條，張玄龍龍驤將軍，武興太守。繇生而條為張氏所誅，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聞。八歲而張氏卒，居喪過禮。繇少而有志，尚嘖然謂妹夫張彥曰：「門戶傾覆，負荷在繇，不銜膽自厲，何以繼承先業？」遂隨彥至酒泉，追師就學。閉室讀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諸子羣書，靡不覽。呂光時，舉秀才，除郎中。後奔段業，業拜繇中散常侍。繇以業無經濟遠略，西奔李暹，歷位通顯，家無餘財。雅好儒學，雖在兵難之間，講誦不廢。每聞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俸錢政事，引談經籍。尤明斷決，時事亦無滯也。沮渠蒙遜平酒泉，於繇室得書數千卷，粟米數十斛而已。蒙遜歎曰：「孤不喜剋李歆，欣得宋繇耳。」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銜衡之任，蒙遜之將死也，以子牧健委託之。牧健以繇為左丞，送其妹與平公主於京師。世祖拜繇為河西王右丞，相賜爵清水公，加安遠將軍。世祖并涼州，從牧健至京師，卒。諡曰恭。

長子嚴，襲爵，改為西平侯。
嚴子蔭，中書侍郎，樂安王範從事中郎，奉贈輔國將軍，咸陽太守。

子超，尚書度支郎。
超弟稚，字季預，師事安邑李紹伯，受諸經傳，性清嚴，治家如官府。太和中，拜司徒屬。又以例降，除西中府戶曹參軍，轉并州城陽王鸞城局參軍。景明二年，拜白水縣令。在縣十一年，頗得民和。遷青州渤海太守。正光三年卒。

子遊道，武定末，太尉長史。
張湛，字子然，一字仲玄，敦煌人。魏執金吾恭九世孫也。湛弱冠知名，涼土好學，能屬文。仲素有大志，任沮渠蒙遜黃門侍郎，兵部尚書。涼州平入國，年五十餘矣。賜爵南浦男，加軍遠將軍。司徒崔浩識而禮之，浩注易，敕曰：「國家西平，河右敦煌，張湛金城宗欽，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並有備才，見稱於西州，每與余

論易，余以左氏傳卦解之，遂相勸為注。故因退朝之餘暇而為之解焉。其見稱如此。湛至京師，家貧不粒，操尚無虧。浩常給其衣食，每歲贈浩詩頌，浩常報答。及浩被誅，湛懼，悉燒之。

兄懷義，閑粹有才幹，遭母憂，哀毀過人，服制雖除，而蔬糲弗改。卒于征西參軍。長子廣平，高平令。

宗欽，字景若，金城人也。父變，字文友，呂光太常卿。欽少而好學，有儒者之風。博綜羣書，聲著河右。任沮渠蒙遜為中書郎，世子洗馬。欽上東宮侍臣箴曰：「恢恢玄古，悠悠生民，五才迭用，經敘彝倫，匡父維子，弼君伊臣，顯而能扶，屈而能申，昔在上聖，妙鑒厥趣，不曰我明，而乖其度，不曰我新，而忽其故，如彼在東，臨深是懼，如彼覆車，望途改步，是以令聞宣流，英風遠布，及於三季，道喪純運，策起瓊臺，紂醜糟山，周滅妖姬，羿喪以田，險蔽蔽其耳目，鄭衛陳於其前，怙才肆虐，異端是囂，豈伊害身，厥胤穢焉，莊莊焉跡，書為九區，昆蟲鳥獸，各有巢居，雲歌唐后，垂精美虞，疎網改祝，殷道攸臻，龍盤應德，隋地銜珠，勿謂無心，讖命不殊，勿謂理絕，千載同符，爰在子桓，豐數攸臻，儀形徐阮，左右劉陳，披文探友，叩典問津，用能重離，魏鼎維新，於昭儲后，運應玄錄，夕惕乾乾，虛衿遠屬，外撫幽荒，內懷饒獨，猶懼思不逮遠，明不遐燭，君有諍臣，庭立謗木，本枝克昌，永符天祿，微臣作箴，敢告在侯。」世祖平涼州，入國賜爵臥樹男，加鷹揚將軍，拜著作郎。欽與高允書曰：「昔皇綱未振，華裔殊風，九服分隔，金蘭莫遠，希懷寄契，延想積久，天遂其願，爰遷京師，才非季札，而眷深孫喬，德乖程子，而義均傾蓋，曠齡罕遇，會之一朝，比公私理異，洲路路塞，端拱蓬宇，數慨如何，不量鄙拙，賈詩數韻，若夫泉江相忘之談，遺言存意之美，雖莊生之所尚，非淺識所宜循，愛敬既深，情期往返，思遵德意，以祛鄙吝，若能紆鳳彩以耀襟書，迴蓮城以映瓦礫者，是所望也。」時曰：「鬼蜮恆橫，渠漭滄溟，山挺其和，水耀其精，啓茲令族，應期誕生，華冠象彥，偉邁羣英。」於穆吾子，含貞藉茂，如彼松竹，陵霜擢秀，味老思沖，詠易體復，載異九皋，聲溢宇宙。」我皇龍興，重離疊映，剛德外彰，柔明內鏡，乾象奄氣，坤厚山觀，風無殊音，俗無異徑。」經緯曰：文著述曰史，斟酌九流，錯綜幽

帝用酬略明發虛擬廣關四門披延髦士四爾應其求輪飛東觀口吐瓊音
 手揮寶輪彈毫珠零落紙錦榮壤無疑割典無滯洋五山降則謙含柔為信林
 樂日漸明升斯進有遊夫子兼茲四慎弱而難勝通而不峻六南董遊矣史功
 不申固傾佐實雄儀美新運以陵厲七由卓抵時無逸勤路盈推輪七尹侯謀
 周孔明述魯抑揚羣致憲章三五昂昂高生纂我退武勿謂古今建規易矩八
 自昔案居沉淪西藩風馬既殊標榜異緣開通有運關過當年披矜暫面定交
 一言九詰疑秘省訪滯京都水鏡叔度洗吝田蘇望儀神婉即象心虛悟言禮
 樂採研詩書十履霜悼遠撫節感變嗟我年邁迅踰激電進乏由賜退非回憲
 素髮掩玄枯顏落簡十一文以會友友由知己詩以明言言以通理盼坎迷流
 觀良蘭止伊爾虬光四鱗曲水十二尤答書曰頃因行李承足下高問延佇之
 勞為日久矣王途一啓得敘其懷欣於相遇情無有已足下兼愛為心每能存
 顧養之以風味惠之以德音執既反覆銘於心抱香少乏尋常之操長無老成
 之致憑賴賢勝以自克勉而來喻褒飾有過其分既承雅贈即應有答但唱高
 則難和理深則難測所以留連日月以至於今今住詩一篇誠不足標明來旨
 且表以心幸恕其鄙領其至意詩曰湯湯流漢鶴鶴南都載稱多士載耀靈
 珠遊矣高族世祀丹圖登基郢城振彩涼區其吾生朗到誕發英風紹熙前緒
 奕世克隆方圓備體淑德斯融望傾華儔譽駭華戎其譽駭伊何金聲尤著匡
 贊西藩拯厥時務肅志琴書恬心初素潛思淵粹秀藻雲布其上天降命祚鍾
 有代協耀紫宸與乾作配仁邁春陽功隆履載招延隱衷采貽大賚其伊余機
 散才至庸微遺緣幸會忝與樞機竊名華省廁足丹墀愧無營燭少益天暉其
 明升非論情漸難兼體卑處下豈曰能謙進不弘道退失淵潛既慙朱關亦愧
 蘭閣其史班稱達楊蔡致深實荷典策載蹈於心四轍同軌覆車相尋敬承嘉
 誨承佩明箴其遠思古賢內尋諸己仰謝丘明長攝兩史遐武雖存高蹤難擬
 夙與夕陽豈獲恬止其世之圯矣靈運未通風馬殊隔區域異封有懷西望路
 險莫從王澤遠瀛九服來同其在昔平吳二陸稱賢今也剋涼吾生獨矯道映
 簡林義為羣表我思與之均於紆綯其仁乏田蘇豈非叔度韓生屬降林宗仍

顯千載噴遊遺茲一遇藻詠風流鄙心已悟其十年時迅邁物我俱逝任之斯
 通擁之則滯結嗣胎塵屢空亦敵兩間可守安有回賜其詩以言志志以表
 丹慨哉勿頭義已中殘雖曰不敏請事金蘭爾其勳之無忘歲寒崔浩之誅也
 欽亦賜死欽在河西撰蒙遜記十卷無足可稱
 弟舒字景太蒙遜庫部郎中與兄同歸國賜爵句町男加威遠將軍名亞於兄
 子孫皆表替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自云漢太尉頰九世孫也父暉字長祚身長八尺餘師事
 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
 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勅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
 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為好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
 知必將貴也乞伏熾磐以暉為輔國大將軍涼州刺史御史大夫西海侯磐子
 纂末襲位國政衰亂暉父子奔吐谷渾喜瓊纂璜內附暉與承根歸國世祖素
 聞其名頗重之以為上客後暉從世祖至長安有人告暉欲南奔世祖問曰何
 以知之告者曰暉置金於馬轡中不欲逃走何由爾也世祖密遣視之果如告
 者之言斬之於市曝尸數日時有儒生京兆林白奴飲暉德音夜竊其尸置之
 枯井女為數煙張氏婦久而聞之乃向長安收葬承根好學機辯有文思而性
 行疎薄有始無終司徒崔浩見而奇之以為才堪注述言之世祖請為著作郎
 引與同事世咸重其文而薄其行甚為數煌公李寶所敬待承根贈寶詩曰世
 道衰陵淳風殆絕衡交問鼎路盈訪靈狗競爭馳天機莫踐不有真宰榛棘難
 搆其於皇我后重明變煥文以惠煩武以靜亂剖緯求珍搜叢采幹野無投輪
 朝盈逸翰其自昔涼季林焚淵涸矯矯公子鱗羽靡託靈慧雖奮秋氣未廓鳳
 戰崑丘龍潛玄漢其數不常擾艱極則夷奮翼幽裔翰飛京師瑀蟬紫蘭杖節
 方畿弼我王度庶績緝熙其自余幽淪眷眷契庶庇餘光優游卒歲忻路未
 淹離嚮已際難離分岐載張載繼其聞諸文舊累聖疊曜淳源雖滿民懷餘劭
 思樂哲人靜以鎮躁藹彼繁音和此清調其六詢下曰文辨許曰明化由禮治政
 以寬成勉崇仁教播德簡刑傾首景風遵閑休聲其七浩誅承根與宗欽等俱死

承根外孫長水校尉南陽張令言美其言談舉止有異武人李琰之李神儀一時名士並稱美之

關翽字玄陰敦煌人也祖倬有名於西土父玖為一時秀士官至會稽令關博通經傳曉教通人三史羣書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注王朗易傳學者藉以通經撰十三州志行於世愛遠甚重之常侍左右訪以政治損益拜秘書考課郎中給文吏三十人典校經籍刊定諸子三千餘卷加奉車都尉牧使侍之彌重拜大行運尚書姑臧平樂平王不鎮涼州引為從事中郎王薨之後還京師家甚貧敝不免飢寒性多食一飯至三升乃飽卒無後

劉炳字延明敦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稱炳年十四就博士郭瑒學時瑒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瑒有女始拜妙選良偶有心於炳遂別設一席於坐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炳遂著衣來坐神志肅然日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婿瑒其人也瑒遂以女妻之明後隨居酒泉不應州郡之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暹私署徽為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暹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治明時侍側前請代暹暹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值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還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暹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晷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明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明何人斯敢不如此明以三史文繁略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涼書十卷敦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增崇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並行於世蒙遠平酒泉拜秘書郎專管

注記築陸沉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虞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健尊為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焉時同郡索象陰與為助教並以文學見舉每巾衣而入世祖平涼州士民東遷風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中郎世祖詔諸年七十以上聽留本鄉一子扶養明時老矣在姑臧歲餘思鄉而返至涼州西四百里莊本或作莊亦作莊谷廬過疾而卒明六子

長子僧衍早亡次子僧養中書議郎京兆太守

次子仲次貳歸少歸仁並遷代京後分屬諸州為城民歸仁有二子長買奴

次顯宗太和十四年尚書李冲奏炳河右碩儒今子孫沉屈未有祿潤賢者子孫宜蒙顯異於是除其一子為鄆州雲陽令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曰臣聞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立言死而不朽前哲所尚思人愛樹自古稱美故樂平王從事中郎敦煌劉炳著業涼城遺文茲在篇籍之美頗足可觀如或愆量當蒙數世之宥況乃維祖遠孫相去未遠而令久淪皂隸不獲收異儒學之士所為羈敷臣忝職史敢冒以聞奏乞教尚書推檢所屬甄免碎役用廣聖朝旌善繼絕教化厲俗於是乎在四年六月詔曰炳德冠前世蔚為儒宗太保啓陳深合勸善其孫等三家特可聽免河西人為榮

趙柔字元順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學知名河右沮渠牧健時為金部郎世祖平涼州內徙京師高宗踐祚拜為著作郎後以歷効有績出為河內太守其著仁惠柔善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緡柔呼主還之後有人與柔錢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驚之於市有從柔買索絹二十匹有商人知其隱與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也遂與之搢紳之流聞而敬服焉其推誠秉信皆此類也隴西王源實採佛經曲旨作祇匡精舍圖偶六卷柔為之注解咸得理衷為當時僧所欽味焉又遷立銘讚頌行于世

子默字冲明武威太守索敞字巨振敦煌人為劉炳助教專心經籍盡能傳炳之業涼州平入國以儒學見拔為中書博士篤勤訓授肅而有禮京師大族貴遊之子皆敬懼成嚴多所成益前後顯達位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皆授業於敞敞遂講授十餘年敞以喪服散在眾篇遂撰比為喪服要記其名字論文多不載後出補扶風太守在位清貧未幾卒官時舊同學生等為請詔贈平南將軍涼州刺史諡曰獻

敞子僧養中書議郎京兆太守僧養子演貴征東府參軍

演貴子懷真字公道武定末侍御史初敝在州之日與鄉人陸世隆文才相友世隆至京師被罪徙和龍居上谷困不前達土人徐能抑掠為奴五年敝因行至上谷遇見世隆語其由狀對泣而別敝為訴理得免世隆子孟貴性至孝每向田耘耨早朝拜父來亦如之鄉人欽其篤於事親

陰仲達武威姑臧人祖訓字處道任李暹為武威太守父華字季文姑臧令仲達少以文學知名世祖平涼州內徙代都司徒崔浩啓仲達與段承根云二人俱涼土才華同修國史除祕書著作郎卒

華次子周達徐州平南司馬太山太守

周達子遵和小名虎頭好音律尚武事初為高祖挽郎拜奉朝請後廣平王懷取為國常侍遵和便辟善事人深為懷所親愛轉司空法曹太尉中兵參軍又為汝南王悅郎中令復被愛信稍遷龍驤將軍豫州都督鎮懸瓠孝莊末除左將軍行豫州刺史時前行州事元崇禮被徵將還既聞余朱光入洛遂矯殺遵和擅攝州任後追贈平南將軍涼州刺史

遵和兄子道方性和雅頗涉書傳深為李神儁所知賞神儁為前將軍荊州刺史請道方為其府長流參軍神儁曾使道方詣蕭衍雍州刺史蕭綱論邊事道方風神沉正為綱所稱正光末蕭綱遣其軍主曹義宗等擾動邊境神儁令道方馳傳向新野處分軍事於路為土因村蠻所掠送於義宗義宗又傳致襄陽仍送於蕭衍囚之尚方孝昌中始得還國既至拜奉朝請轉員外散騎侍郎孝莊初遷尚書左民郎中修起居注永安二年詔道方與儀曹郎中王元旭使於蕭衍至南兗州有詔追還轉安東將軍光祿大夫領右民郎中太昌初卒年四十二人士咸嗟惜之贈撫軍將軍荊州刺史

史臣曰趙逸等皆通涉經史才志不羣價重西州有聞東國故於流播之中拔泥滓之上人之不可以無能信也胡叟顯晦之間優遊無悶亦一世之異人乎

魏書卷五十二 考證

宗欽傳宗欽○宗監本訛作宋今改正

無忘歲寒○詩凡十三章此句下應如前注其十三三字

魏書卷五十二 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四十一

李孝伯 李冲

李孝伯，趙郡人也。高平公順從父弟父，少治鄭氏禮。左氏春秋，以教授為業。郡三辟，功曹不就。門人勸之，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乃歎曰：『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博學，太祖時，徵拜博士，出為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劫盜奔竄。太宗嘉之，拜州丁零，數為山東之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虞謂趙郡地也。賊畏責之，遂令送虜。故處薛郡為之，臨曰：『詐作趙郡，虞謂常山果。其見憚如此。』卒贈平南將軍、荊州刺史、柏仁子。諡曰懿。孝伯少傳父業，博學，善言，美風儀，動有法度。從兄順言之於世祖，徵為中散。世祖見而異之，謂順曰：『真卿家千里駒也。』遷秘書丞，中散，轉侍郎。光祿大夫，賜爵南昌子。加建威將軍，委以軍國機密。甚見親寵。蘇僕切，時人莫能知也。遷北都尚書，以類從征伐，規略之功，進爵壽光侯。加建威將軍，真君末，車駕南伐，將出彭城，劉義隆于安北將軍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遣將軍文恭率步騎萬餘至蕭城，前軍擊破之。文恭走免，執其隊主，廟應義隆，大驚南還。又遣其弟太尉江夏王義恭，率衆赴彭城。世祖至彭城，登亞父冢，以蓋城內，遣送廟應至小市門。宣世祖，勞問義恭，率奔道自陳蕭城之敗。義恭等問應，魏帝自來以不應，曰：「自來，又問今在何處。」應曰：「在城西。」又問：「士馬多少？」應曰：「中軍四十餘萬。」應遣人獻酒二器，甘肅百榼，并請略。世祖明且復，登亞父冢，遣孝伯至小市。應亦遣其長史張暢對孝伯。孝伯遙問暢，暢曰：「姓張，孝伯曰：『是張長史也。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既涉此境，何容不悉。暢問孝伯曰：『君復何姓。居何官也。孝伯曰：『我戎行一夫，何足道。問：『足與君相敵。孝伯曰：『主上有詔，太尉安北可誓出門，欲與相見，朕亦不攻彭城。何為勞苦將士，城上嚴備。今遣賜略，乾及貂裘雜物。暢曰：『有詔之言，敢可施於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

北是人臣，不暢曰：『是也。孝伯曰：『我朝廷奄有萬國，車士之漬，莫敢不臣。縱為隣國之君，何為不深詔於隣國之臣。孝伯又問暢曰：『何至忽遽。杜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帝雖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人，思致命，恐輕相凌踐，故且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暢曰：『交戲。孝伯曰：『令行禁止，主將常事，宜當以法裁物，何用屢橋杜門。』暢城之中，復何以十萬騎大我，亦有夏馬百萬，復可以此相矜。暢曰：『王侯設險，何但法令而已也。我若降君，當言百萬，所以言十萬者，正是二王左右素所畜養者耳。此城內有數州士庶，工徒營伍，猶所未論。我本關人，不關馬足，且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誇也。孝伯曰：『王侯設險，誠如來言，開閉有常，何為杜塞。絕橋之意，義在何也。』此城守君之所習，野戰我之所長，我之特馬，猶如君之特城耳。城內有具，思者當至京師，義恭遣視之。思識是孝伯，思前問孝伯曰：『李尚書行途有勞，孝伯曰：『此事應相與共知。』思答曰：『錄共知，所以仰勞。孝伯曰：『感君至意，既開門，暢屏人，却仗出受賜物。孝伯曰：『詔以貂裘賜太尉，駱駝馬賜安北，蒲萄酒及諸食味，當相與同進。暢曰：『二王敬白魏帝，知欲垂見，常願面接，但受命本朝，悉居藩任，人臣無境外之交，故無容私親。義恭獻皮袴襦一具，駿酒二器，甘肅百榼。孝伯曰：『又有詔太尉安北久絕南信，殊當憂懼。若欲遣信者，當為獲送，脫須騎者，亦當以馬送之。暢曰：『此方閉路甚多，使命日夕，往復不復，以此勞魏帝也。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為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稱白賊也。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似異黃巾赤眉。暢曰：『黃巾赤眉不在江南，孝伯曰：『雖不在江南，亦不離徐方也。孝伯曰：『向與安北相聞，何以久而不報。暢曰：『二王貴遠，聲聞為難。孝伯曰：『周公擗髮吐哺，二王何獨貴遠。暢曰：『擗髮吐哺，不謂隣國之人也。孝伯曰：『本邦尚爾，隣國彌恭，且賓至有禮，主人宜以禮接。暢曰：『昨見乘賓至門，未為有禮。孝伯曰：『非是實至無禮，直是主人怨怒，無待賓禮度耳。孝伯又言有詔，程天祚一介常人，誠知非江南之選，近於汝陽，身被九槍，落在澗水，我使牽而出之，凡人骨肉分張，並思集乘，聞其勢在此，如何不遣帶出，尋自令反，豈復荷留一人。暢曰：『知欲程天祚兄弟集乘，已勸遣之，但其國辭不往。孝伯曰：『豈有子弟聞其父兄，而反不肯相見。此

偽早世朝野咸哀不承臣亡兄變無子封除永惟宗構五情崩圯先臣榮龍前朝勳書王府同之常倫壽封埋陸準古量今實深荼苦難惟朝例廣川王遵太原公元大嘗等並以勳重先朝世絕繼祀或以傍親或聽第第皆傳河山之功垂不世之實况先臣在蒙委任運籌帷幄勳著於中聲傳於外事等功均今古無易是以漢賞備布或重夏平魏酬張徐不棄荀郭今數族追賞於先朝之世先臣絕封於聖明之時瞻流顧侶存亡永恨竊見正始中爰發存亡之詔褒賢報功之旨熙平元年故任城王澄所請十事復新前澤成一時之盛事垂贖代之茂典凡在縷紱誰不感慶蓋以獎勸來今垂範萬古且劉氏偽書飄流上國尋其訕謗百無一實前後使人不書姓字亦無名爵至於張暢傳中略敘先臣對問雖改脫略盡自欲矜高然逸韻難虧猶見稱載非直存益於時沒亦有彰國美乞覽此書昭然可見則微微衰構重起一朝先臣潛魂結草於千載矣卒不得設

孝伯兄祥字元善學傳家業鄉黨宗之世祖詔州郡舉賢良祥應貢對策合旨除中書博士時南土未賓世祖親駕遣尚書韓元與率衆出青州以祥爲軍司略地至于陳汝淮北之民詣軍降者七千餘戶遷之於兗豫之南置淮陽郡以撫之拜祥爲太守加綏遠將軍流民歸之者萬餘家勸課農桑百姓安業世祖嘉之賜以衣馬遷河間太守有感恩之稱太安中徵拜中書侍郎民有千餘上書乞留數年高宗不許卒官追贈定州刺史平棘子諱曰憲

子安世幼而聰悟與安二年高宗引見侍郎博士之子簡其秀備者欲爲中書學生安世年十一高宗見其尙小引問之安世陳說祖父甚有次第即以爲學生高宗每幸國學恆獨被引問詔曰汝但守此至大不慮不富貴居父愛以孝聞天安初拜中散以溫敬敬慎高宗親愛之累遷主客令蕭蕭使劉續朝貢安世美容貌善筆止續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續等呼安世爲典客安世曰三代不共禮五帝各異樂安足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續曰世異之說凡有幾也安世曰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名典客今曰主客君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殷勤士業續又指方山曰此山去燕然遠近安世曰亦由石頭之於番禺耳

國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內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肆問價續曰北方金玉大賤當是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賤同瓦礫又奉上德通神明山不愛寶故無川無金無山無玉續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慙而罷遷主客給事中時民困飢流散豪右多有占奪安世乃上疏曰臣聞量地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參致治之本并稅之與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蓋欲使土不曠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所以恤彼貧微抑茲貪欲同富約之不均一齊民於編戶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毀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彊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鄉老所惑羣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連延連紀不判良嘆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僥倖之徒與繁多之徵作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費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離復宜更均量審其徑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則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積於比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彊屬今主然後虛妄之民絕望於親親守分之士永免於凌奪矣高祖深納之使均田之制起於此矣出爲安平將軍相州刺史假節趙郡公勸農桑業斷淫祀西門豹史起有功於民者爲之修飾廟堂表薦廣平宋魏陽平路特慶皆爲朝廷善士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彊盛殘掠生民前刺史薛道綱親往討之波率其宗族拒戰大破擄軍遂爲遁逃之數公私成患百姓爲之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尙如此男子那可違安世設方略誘波及諸子姪三十餘人斬于鄴市境內肅然以病免太和十七年卒于家安世妻博陵崔氏生一子瑒瑒氏以妬悍見出又尙滄水公主生二子瑒那

瑒字瑒瑒步歷史傳頗有文才氣尙豪爽公彊當世廷昌末司徒行參軍遷司徒長兼主簿太師高陽王雍表瑒瑒爲其友正主簿于時民多絕戶而爲沙門瑒上言禮以救世法導將來跡用既殊區流亦別故三千之罪莫大不孝不孝

之大無過於絕祀。然則絕祀之罪重其甚焉。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正使佛道亦不應然。假令聽然。猶須裁之以禮。一身親老。棄家絕養。既非人理。尤乖禮情。埋滅大倫。且闕王賈。交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為備矣。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又今南服未靜。衆役仍煩。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孝慈。比屋而是。沙門都統僧暹等。念瑒鬼教之言。以瑒為誘毀佛法。泣訴靈太后。太后責之。瑒自理曰。竊欲清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棄真學。妄為毀毀。且鬼神之名。皆通靈達。稱自百代。正典敘三皇五帝。皆號為鬼。天地曰神。祇人死曰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亦曰。能事鬼神。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明者為堂。幽者為鬼。教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為鬼。愚謂非謗。且心無不善。以佛道為教者。正可未達。衆妙之門耳。靈太后雖知瑒言為允。然不免暹等之意。獨罰瑒金一兩。轉尚書郎。加伏波將軍。隨蕭寶夤西征。以瑒為統軍。假軍遠將軍。瑒德洽鄉閭。招募雄勇。其樂從者數百騎。瑒傾家贖恤。率之西討。寶夤見瑒。至乃拊瑒肩曰。子遠來。吾事辦矣。故其下每有戰功。軍中號曰李公騎。寶夤又啓瑒為左丞。仍為別將。軍機戎政。皆與參決。寶夤又啓為中書侍郎。還朝。除鎮遠將軍。岐州刺史。坐辭不赴任。免官。建義初。於河陰遇害。時年四十五。初贈鎮東將軍。尚書右僕射。殷州刺史。太昌中。重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瑒儉有大志。好飲酒。為於親知。每謂弟郁曰。士大夫學問。稽博古今。而罷。何用專經為老博士也。與弟證特相友愛。證在鄉物。故瑒慟哭。絕氣。久而方蘇。不食數日。暮年之中。形骸毀悴。人倫哀歎之。瑒三子。長子義。武定中。司徒舍曹參軍。

瑒弟證。字永和。在逸士傳。證弟郁。字采。穆。好學。沉靜。博通經史。自著作佐郎。為廣平王懷友。懷深相禮遇。時學士徐遵明。教授山東。生徒甚盛。懷遠明在館。令郁問其五經義例。十餘條。遵明所答。數條而已。稍選國子博士。自國學之建。諸博士率不講說。朝夕教授。惟郁而已。懷遠雅實。甚有儒者之風。遷廷尉少卿。加冠軍將軍。轉通直散騎

常侍。建義中。以兄瑒卒。遂撫育孤姪。歸於鄉里。承熙初。除散騎常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兼都官尚書。尋領給事黃門侍郎。三年春。於顯陽殿講禮。詔郁執經。解說不窮。羣難蜂起。無廢談笑。出帝及諸王公。凡預聽者。莫不嗟善。尋病卒。贈散騎常侍。都督定襄相。滄殷五州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士讓。儀同開府參軍事。

李冲。字思順。隴西人。敦煌公寶少子也。少孤。為長兄兼陽太守承所撫訓。承常言此兒器量非恆。方為門戶所寄。冲沉雅。有大量。隨兄至官。是時牧守子弟多。便亂民庶。輕有乞奪。冲與承長子紹。獨清閑。較然無所求取。時人美焉。顯祖末。為中書學生。冲善交遊。不妄戲。難流。寶重之高。祖初。以例遷秘書中散。典禁中文事。以修整教惠。漸見寵待。遷內秘書令。兩部給事中。舊無三長。惟立宗主。督護。所以民多隱。置五十三家。方為一戶。冲以三正治民。所由來遠。於是創三長之制。而上之。文明太后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中。書令鄭羲。秘書令高祐。等曰。冲求立三長者。乃欲混天下一法。言似可用。事實難行。羲又曰。不信臣言。但試行之。事敗之後。當知愚言之不謬。太尉元丕曰。臣謂此法若行。於公私有益。咸稱方今有事之月。校比民戶。新舊未分。民必勞怨。請過今秋。至冬閉戶。徐乃遣使。於事為宜。冲曰。民者冥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因民之欲。為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進曰。民俗既異。險易不同。九品差調。為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擾亂。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恆分。被陸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為而不可。羣議雖有乖異。然惟以變法為難。更無異議。遂立三長。公私便之。遷中書令。加散騎常侍。給事中。如故。尋轉南都尚書。賜爵順陽侯。冲為文明太后所幸。恩寵日盛。賞賜月至數十萬。進爵龍西公。密致珍寶御物。以充其第。外人莫得而知焉。冲家寒。清貧。於是始為富室。而謙以自牧。積而能散。近自姻族。遠于鄉閭。莫不分及。虛己接物。垂念羸寒。憂善淪屈。由之躋敘者。亦以多矣。時以此稱之。初。冲兄佐與河南太守來

樂同自涼州入國，素有微嫌。佐因緣成，樂罪斃死獄中。後樂子護，又糾佐賊罪。佐及冲等悉坐幽繫，會赦乃免。佐甚銜之。至冲寵貴，綜攝內外，護為南部郎，深慮為冲所陷，常求退避。而冲每慰撫之，護後坐賊罪，懼必不濟。冲乃具奏與護，本末嫌隙，乞原恕之。遂得不坐。冲從甥陰始孫孤貧，往來冲家。至如子姪，有人求官，因其納屬於冲，始孫輒受而不為言。後假方便，借冲此馬，馬主見冲乘馬而不得官，後乃自陳始末。冲聞之大驚，執始孫以狀奏。始孫坐死，其處要自屬，不念愛惡，皆此類也。是時循舊，王公重臣，皆呼其名。高祖常謂冲為中書而不名之。文明太后崩後，高祖居喪引見，侍接有加。及議禮儀律令，潤飾辭旨，刊定輕重，高祖雖自下筆，無不訪決焉。冲竭忠奉上，知無不盡，出入憂勤，形於顏色。雖舊臣咸輔，莫能遽之，無不服其明斷。慎密而歸心焉。於是天下翕然，及殊方聽望，咸宗奇之。高祖亦深相仗信，親敬彌甚。君臣之間，情義莫二。及改置百司，開建五等，以冲參定典式，封樂陽郡開國侯，食邑八百戶。拜廷尉卿，尋遷侍中。吏部尚書，咸陽王師，東宮既建，拜太子少傅。高祖初依周禮置夫嬪之列，以冲女為夫人。詔曰：昔軒皇誕御，垂棟宇之構，爰歷三代，興宮觀之式。然茅茨土階，昭德於上代；層臺廣廈，榮成於中葉。良由文質異宜，華朴殊禮故也。是以周成繼業，營明堂於東都；漢祖章興，建未央於咸鏡。蓋所以尊嚴皇威，榮重帝德。豈好奢惡儉，苟敵民力者哉！我皇運統天，協纂乾曆，銳意四方，未遑建制。宮室之度，頗為未允。太祖初基，雖粗有經式，自茲厥後，復多營改。至於三元慶饗，萬國充庭，觀光之使，具瞻有闕。朕以寡德，猥承洪緒，運屬休期，事鍾昌運。宜遵遠度，式茲宮宇。指訓規模，事昭於平日；明堂太廟，已成於昔年。又因往歲之豐賁，藉民情之安逸，將以今春營改正殿，違犯時令，行之惕然。但朔土多寒，事殊南夏，自非歲度，當春興役。但暑則廣制崇基，其由克就，成功立事，非委實莫可。改制規模，非任能莫濟。尚書冲器懷淵博，經度明遠，可領將作大匠，司空長樂公亮，可與大匠共監興繕。其去故樂新之宜，修復太極之制，朕當別加指授。車駕南伐，加冲輔國大將軍，統兼輿從。自發都至於洛陽，霖雨不霽，仍詔大軍發軔，高祖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羣臣登輦於馬首之前。高祖曰：長驅之謀，願算已定。

今大將軍進公等更欲何云。冲進曰：臣等不能折衝，惟懼坐制四海，而令南有竊號之渠，實臣等之咎。陛下以文軌未一，親勞聖駕，臣等誠恐土疆盡命，効死戎行。然自離都涇雨，士馬困弊，前路尚遠，水潦方甚。且伊洛境內，小水猶尚致難，況長江浩汗，越在南境，若營舟楫，必須停滯。師老糧乏，進退為難。矜喪反旆，於義為允。高祖曰：一同之意，前已具論。卿等正以水雨為難，然天時頗亦可知。何者，夏既炎旱，秋故雨多。玄冬之初，必當開爽。比後月十閉，若雨猶不已，此乃天也。脫於此而噴，行則無害。古不伐喪，謂諸侯同軌之國，非王者統一之文已。至於此，何容停駕。冲又進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惟陛下欲之，漢文言吾獨乘千里馬，竟何至也。臣有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高祖大怒曰：方欲經營宇宙，一同區域，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大司馬安定王休兼左僕射任城王澄等，並殷勤泣諫。高祖乃諭羣臣曰：今者與動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欲班師，無以垂之千載。朕仰惟遠祖，世居幽漢，遠蒙南運，以享無窮之美。豈其無心，輕遺陵壤。今之君子，寧獨有懷，當由天工人代。王業須成，故也。若不兩舉，即當移都於此。光宅土中，機亦時矣。王公等以為何如。議之所決，不得旋踵。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南安王植進曰：夫愚者聞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行至德者不議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非常之人，乃能非常之事。那神都以延王業，度土中以制帝京。周公啓之於前，陛下行之於後，固其宜也。且天下至重，莫若皇居。人之所貴，寧如遺體。請上安聖躬，下慰民望。光宅中原，輟彼南伐。此臣等願言。蒼生幸甚。羣臣咸唱萬歲。高祖初謀南遷，恐衆心戀舊，乃示為大舉。因以協定羣情。外名南伐，其實遷也。舊人懷土，多所不願。內憚南征，無敢言者。於是定都洛陽。冲言於高祖曰：陛下方修周公之制，定鼎成周，然營建六殿，不可遊駕待就。與築城郭，難以馬上營。訖，願暫還北都。令臣下經造，功成事訖，然後備文物之章。和玉鑾之響。巡時南徙，軌備土中。高祖曰：朕將巡省方岳，至郡小停，春始便還。未宜遽不歸北。尋以冲為鎮南將軍，侍中少傅如故。委以營構之任。改封陽平郡開國侯，邑戶如先。車駕南伐，以冲兼左僕射，留守洛陽。車駕渡淮，別詔安南大將軍元英、平南將

軍劉漢討漢中召雍涇岐三州兵六千人擬戍南鄭剋城則遣冲表諫曰秦州險阨地接羌夷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氏胡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擣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戍卒懸擬山外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剋徒動民情連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剋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千里今欲深成絕界之外孤據羣賊之口敵攻不可卒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為馬腹也且昔人攻伐或城降而不取仁君用師或撫民而遺地且王者之舉情在拯民夷寇所守意在惜地枝之二義德有淺深惠聲已遠何遽於一城哉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惟漢北之與江外耳羈之在近豈急於今日也宜待大開疆宇廣拔城寨多積資糧食足支敵然後置邦樹將為吞并之舉今雖難壽陽密邇未拔諸城新野跬步弗降所剋者會之而不取所降者撫之而旋戮東道既未可以近力守西蕃軍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又今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收死士平蕩江會輕遣軍寨業令隔沒恐後舉之日眾以留守致懼求其死効未易可獲推此而論不戍為上高祖從之車駕還都引見冲等謂之曰本所以多置官者慮有令僕爾弱百事稽遲若明獨聰專則權勢大併今朕雖不得為聰明又不為劣闇卿等不為大賢亦不為大惡且可一兩年許少置官司高祖自鄴還京汎舟洪池乃從容謂冲曰朕欲從此通渠於洛南伐之日何容不從此入洛從洛入河從河入汴從汴入清以至於淮下船而戰猶開戶而闢此乃軍國之大計今濬渠若須二萬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漸修之冲對曰若爾便是士無遠涉之勞戰有兼人之力還向書侯射仍領少傳改封清淵縣開國侯邑戶如前及太子恂廢冲罷少傳高祖引見公卿於清徽堂高祖曰聖人之大寶惟位與功是以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今徙極中天創居嵩洛大構未成要自條紀略舉但南有未賓之暨兼兇密邇運朕夙夜懷憂夏在茲取雨之計決矣朕行之謀必矣若依近代也則天子下帷深宮之內準上古也則有親行祚延七百魏晉不征旋踵而頽祚之儻短在德不在征今但以行期未知早晚知幾其神乎朕既非神焉

能知也而頃來陰陽卜術之士咸勸朕今征必剋此既家國大事宜共君臣各盡所見不得以朕先言便致依違退有同異冲對曰夫征戰之法先之人事然後卜筮今卜筮雖吉猶恐人事未備今年秋稔有損常實又京師始遷乘業未定加之征戰以為未可宜至來秋高祖曰僕射之言非為不合朕意之所慮乃有社稷之憂然咫尺寇戎無宜自安理須如此僕射言人事未從亦不必如此朕去十七年擁二十萬衆行不出畿甸此人事之感而非天時往來乘機天時乃可而關人事又致不捷若待人事備復非天時若之何如僕射之言便終無征理朕若秋行無剋捷三君子並付司寇不可不人盡其心罷議而出後世宗為太子高祖驢於清徽堂高祖曰皇儲所以纂歷三才光昭七祖斯乃億兆咸悅天人同乘故延卿就此一聽以暢忻情高祖又曰天地之道一盈一虛豈有常乘天道猶爾況人事乎故有升有黜自古而然悼往欣今良用深歎冲對曰東暉承備蒼生咸幸但臣前忝師傳弗能弼諧仰歎天日慈造寬含得預此驩慶愧交深高祖曰朕尚不能革其昏師傳何勞愧謝也後尚書疑元拔穆秦罪事冲奏曰前彭城鎮將元拔與穆秦同逆養子降壽宜從拔罪而太尉咸陽王禧等以為律文養子而為罪父及兄弟不知情者不坐謹審律意以養子於父非天性於兄弟非同氣教誨既差故刑典有降是以養子雖為罪而兄弟不預然父兄為罪養子不知謀易地均情豈獨從戮乎理固不然臣以為律文追戮於所生則從坐於所養明矣又律惟言父不從子稱子不從父當是優尊屬卑之義臣禧等以為律雖不正見互文起制於乞也舉父之罪於養也見子坐是為互起互起兩明無罪必矣若以嫡繼養與生同則父子宜均祇明不坐且繼養之注云若有別制不同此律又令文云諸有封爵若無親子及其身率雖有養繼國除不襲是為有福不及己有罪便預坐均事等情律令之意便相矛盾伏度律旨必不然也臣冲以為指例條尋罪在無疑準令語情頗亦同式詔曰僕射之議據律明矣太尉等論於曲矯也養所以從戮者緣其已免所生故不得復甄於所養此獨何福長處吞舟于國所以不襲者重列爵特立制因天之所施推而除之耳豈復報對刑賞于斯則應死可特原之冲機敏有巧思

北平明水... 朕無忘... 益大... 趙官... 入京... 每言... 神而... 與吏... 不知... 射亦... 泥首... 叫... 高... 末... 冠... 之... 應... 司... 基... 不... 以... 神... 明... 相... 內... 德...

魏書卷五十三 列傳

神... 子... 史... 已... 始... 神... 瑞...

魏書卷五十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四十二

游雅 高簡

游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少好學有高才世祖時與渤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東宮內侍長遷著作郎使劉義隆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加建威將軍稍遷太子少傅領禁兵進爵為侯加建威將軍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為散騎常侍平南將軍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徵為秘書監委以國史之任不動著述竟無所成詔雅為太華殿賦文多不載雅性剛直好自矜誕陵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薄允才允性柔寬不以為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于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入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責己賤人皆此類也允著微士頌殊為重雅事在允傳雅因論議長短忿備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深責之和平二年卒贈相州刺史諡曰宣侯

子僧奴襲爵卒

子雙風襲

雅弟恆子曇護太和中為中散遷典寺令後獻勞仇池為賊所害贈肆州刺史高簡字蘭士瀋陽雍奴人五世祖原晉安北軍司上谷太守關中侯有碑在關中祖雅少有令名州別駕父洪字季顯陳留王從事中郎關貴乃贈寧朔將軍幽州刺史國安黃子蘭早孤少好學博綜經史文才儔儔下筆成章本名蘭司徒崔浩見而奇之乃改為蘭而字焉真君九年徵拜中書博士和平末遷中書侍郎高宗崩乙丑禮禮內外危懼文明太后臨朝誅譚引蘭與中書令高允入於禁內參決大政賜爵安樂子加南中郎將與鎮南大將軍尉元南赴徐州蘭先入彭城收管轄元表蘭以本官領東徐州刺史與張暉對鎮圍城後遷京城以功進爵為侯加昭武將軍顯祖傳位徙御榮光宮蘭上表頌曰臣聞刑制改物者順天之聖君繼履順常者守文之庸主故五帝異規而化與三王殊禮而

致治用能憲章萬祀垂範百王歷葉所以挹其遺風後君所以酌其軌度伏惟太上皇帝遺光二儀明齊日月至德潛通武功四暢霜威雨被則淮徐來同齊斧北斷則獫狁覆斃西摧三危之會東引蕭懷之貢荒遐敷塞九有宅心於是從容閑覽希心玄奧尚鼎湖之奇風崇巢由之高潔嘒咨熙載亮采羣后爰挹大位傳祚聖人開古之高範爰萃於一朝曠華之希事載見於今日昔唐堯禪舜前典大其成功太伯讓季孔子稱其至德荀位以聖傳臣子一也謹上至德頌一篇其詞曰莊莊太極悠悠遐古三皇刑制五帝垂祜仰察璿璣俯鑒后土雍容端拱惟德是與夏殷世傳周漢纂烈道風雖邁仍誕明哲爰暨三季下凌上替九服三分禮樂四缺上靈降鑒思皇反正乃眷有魏配天承命功冠前王德伴往聖移風革俗天保載定於穆太皇克膺聖度玄化外暢惠鑒內悟遺此崇高挹彼冲素遺映當今慶流後祚明明我皇承乾紹煥比誦熙周方文隆漢重光麗天展暉疊旦六府孔修三辰貞觀功均乾造雲覆雨潤養之以仁教之以信經之斯和動之斯震自東徂西無思不順積候並應福祿來格嘉穀秀町素文表石玄鳥呈皓醴泉流液黃龍蜿遊麟奕奕冲訓既布率土咸寧穆穆四門灼灼典刑騰殘豈遠期月有成翹翹東岳庶見翠旌先民有言千載一泰昔難其運今易其會沐浴淳澤被服冠帶欽和陶潤載欣載賴文以寫意功由頌宣吉甫作歌式昭永年唐政緝熙康哉垂篇仰述徽烈被之管絃高允以聞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遂為顯祖所知數見引接參論政治命造鹿苑頌北伐碑顯祖善之承明初為中書令加給事中委以機密文明太后甚重蘭詔令書檄碑銘贊頌皆其文也太和三年出師討淮北蘭表曰伏見廟算有事淮海雖成事不說猶可思量臣以愚劣本非武用至於軍旅尤所不學直以無諱之朝敢肆狂言區區短見竊有所疑臣聞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開泰四方無虞豈宜感世干戈妄動疑一也淮北之城凡有五處難易相兼皆須攻擊然攻守難圖力懸百倍反覆思量未見其利疑二也縱使如心於國無用發兵遠入費損轉多若不置城是謂空爭疑三也脫不如意當延日月屯聚聚費于何不有疑四也伏願思此四疑時速返旆文明太后令曰六軍電發有若摧朽何

慮因難也。遂向書中書監淮南王他，奏求依舊斷。文明太后令召羣臣議之。問表曰：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明君不能獨理，必須臣以作輔。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車服有等，爵命有分。秩位高者則位尊，任廣者則責重。下者禮足，以代耕。上者禮足，以行義。庶民均其賦，以展奉上之心。君王聚其材，以供事業之用。君班其俸，垂惠則厚，臣受其祿，感厚則深。於是會禮之心，止竭効之誠。篇兆庶無侵削之煩，百姓備禮容之美。斯則經世之明典，為治之至術。自堯舜以來，逮于三季，雖優劣不同，而斯道弗改。自中原崩，天下幅裂，海內未一，民戶耗竭，國用不充，俸祿遠廢。此則事出時之宜，夏非久異之道。大魏應期絕祚，照臨萬方，九服歸和，八表咸歸。二聖欽明文思，道冠百代，勳建禮式，禮聘舊章。准百王不易之勝法，述前聖遺教之高軌，置立羣僚，垂憲律，事設令行。於今已久，許應不生。上下無德，委巧草履，圖觀絕心，利潤之厚，同於天地。以斯觀之，如何可改？又洪波奔激，則隄防宜厚，存恃充斥，則禁網須嚴。且飢寒切身，慈母不保其子，家給人足，禮讓可得而生。但廉清之人，不必皆富，豐財之士，未必必吝。賢今給其俸，則清者足以惠其遺，貪者足以感而勤。若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恣情，清者不能自保。應易之驗，灼然可知。如何一朝便欲去條，淮南之議，不亦謬乎？詔從。高祖又引見王公已下於皇信堂。高祖曰：政難多途，治歸一軌。朕每愛意，猶難自昧。然誠知中使有損益，而未識其異同。恆懼忠貞見毀，佞人便進，邪惡思此。如有隱憂，國彥朝賢，休戚所共，宜辨斯真偽，以釋朕懷。倘書辨明，復對曰：忠佞之士，實亦難知。依古爵人，先試之以官，官定然後祿之。三載考績，然後定其任。可明。曰：竊謂蓋益微慎，夫人席是其忠，暗殺是錯。是其佞者，以異人言之，蓋之為忠，石顯是佞。高祖曰：自非重人，忠佞之行，時或互有。但忠者，雖即謂之忠，佞者，雖謂之佞，史官據成事而書。於今觀之，有別明矣。朕所問者，乘然之前，卿之所對，已然之後。問曰：佞者，飾智以行事，忠者，費心以附道。譬如玉否？曠然可知。高祖曰：玉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異。辨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域，豈是曠然易明，或有託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如楚子養後事，顧忠初非佞也。

關曰：子養後事，初雖隨逐，終致忠言。此適欲幾諫，非為佞也。于養若不設初，權後忠無由得顯。高祖善關對，問後上表曰：臣聞為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叛，則修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武功以威之。民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侮，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以勸之。用能國軍方征伐，四則北狄悍暴，問於禽獸。所畏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畏，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飽肉，通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衆並至，奔則與畜俱逃。不費資糧而敵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據其侵掠而已。歷代為邊患者，莫以侯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關，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其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後者。非智術之不足，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其城之謂歟。今宜使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勦勞之勤，乃有采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進小城於其側，因地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遷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為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戈楯，二萬人專習騎射。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探諸萬羌入陣之法，為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六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教習北諸屯倉庫，隨近作米，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軍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積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軍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獲騎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漕糧一月不足為多。人謂東地，雖無得計，其利有五。一曰：北防之善，其利一也。北防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有地防之，慮無動之備，其利四也。康常邊塞，不得不服，其利五也。又任

將之遺傳，須委情達之以禮恕之，以情關外之事，有利輒決，其小過，要其大功，足其兵力，責其給用，君臣相體，若身之使臂，然後忠勇可立，側靡可果，是以忠臣盡其心，征將竭其力，雖三敗而踴躍，雖三背而彌龍，詔曰：寬其罪，安邊之策，比當與卿而論。一二高祖又引見羣臣，議伐蠕蠕，帝曰：蠕蠕前後再擾朔邊，近有投化人云：敵勳渠帥與兵叛之，蠕蠕王身率徒衆，追至西漢，今羣衆奔我，討之，應休兵息民，在彼對移亮對曰：自古以來，有國有家，莫不以戎事爲首，蠕蠕子孫，其凶惡類，爲惡不使，自相違叛，如臣愚見，宜與軍討之，雖不頓除，其穴且以挫其驕勢，問曰：昔漢時天下一統，故得窮追北狄，今南有吳寇，不宜懸軍深入，高祖曰：先朝屢與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朕承太平之基，何爲揚勳兵革，夫兵者凶器，聖王不得已而用之，便可停也，高祖又曰：今欲遣蠕蠕使還，應有書問以不，羣臣以爲宜有，乃詔屬書，於時蠕蠕國有喪，而書不敘凶事，高祖曰：卿爲中書監，職典文詞，所進書書，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不至，屬所任，屬對曰：昔蠕蠕主殺樂和親，其子不遵父志，屢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弔，高祖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弔，應是何言，屬遂引愆，免冠，屬罪，高祖謂屬曰：蠕蠕使牟提，小心恭慎，甚有使人之禮，同行疾其教厚，每至陵辱，恐其違北，必被縛，屬謂使屬，雖每禁下人，不爲非禮之事，及其還國，果被縛，屬以致極刑，今爲書書，可明牟提忠於其國，使蠕蠕主知之，是年冬至，高祖文明太后大饗羣官，高祖親舞於太后前，羣臣皆舞，高祖乃歌，仍率羣臣再拜，上壽，屬進曰：臣聞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諸侯行孝，奉養一國，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聖性自天，教行孝道，解屬上壽，屬無差，臣等不勝慶，屬上千萬歲壽，高祖大悅，屬羣臣，人三十匹，又議政於羣臣，高祖曰：百機多途，萬機奉養，未周之關，卿等宜有所陳，屬對曰：臣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及仰聖朝所行，事屬於百機，理繫於庶務，孔子至聖，三年有成，子產治鄭，歷載乃就，今聖化方宣，風政驟改，行之積久，自然致治，理之必明，不專事關，又爲政之道，終始如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賦令既實，若有不合於民者，因民之心而改之，屬終成其事，使至教必行，臣

屢履三思，罪畢於此，不知其他，但使今之法度，必理必明，必行必久，屢踐去殺，可不遠而致，高祖曰：刑法者，王道之所用，何者爲法，何者爲刑，施行之日，何先何後，屬對曰：臣聞刑制立會，軌物齊衆，謂之法，犯違制約，致之於憲，謂之刑，然則法必先施，刑必後著，自鞭杖已上，至於死罪，皆謂之刑，刑者成也，成而不可改，高祖曰：論稱再子退朝，孔子問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何者是政，何者爲事，屬對曰：臣聞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然則天下大同，風軌齊一，則政出於天子，王遺責則政出於諸侯，君遺缺則政出於大夫，故時教曰：王遺責，政教失，則國異政，家殊俗，政者上之所行，事者下之所奉，高祖曰：若君命爲政，子夏爲喜父，宰問政，比應奉命而已，何得稱政，屬書謂明根曰：子夏奉民，故得稱政，帝善之，十四年秋，屬上表曰：奉矣，未嘗書，以春夏少雨，屬備之方，春感寒元之傷，同馬楊罪己之誠，齊竟，引咎之德，屢災致懼，詢及卿士，令各上書，極陳損益，深原被於蒼生，厚惠流于后土，伏惟陛下天啓聖姿，利見無極，敬若昊天，光格宇宙，太皇太后以教哲贊世，播合三才，高明柔克，道被無外，七政昭宣於上，九功咸序於下，君人之量，逾高，謙光之首，彌篤，修復樂儀，崇廟所以致敬，飾正器，禮樂所以宣和，增饗官以重文德，簡勇士以昭武功，履歷之未息，定刑書以理之，懼蒸民之森克，置郵黨以移之，究庶官之勳，劇班俸祿，以優之，知勞逸之難均，分民土以齊之，甄忠明孝，科賞恤獨，開納讜言，抑絕讒佞，明訓以體聖主，土移風，雖未勝殘，去殺，成無爲之化，足以仰答三靈者矣，臣聞皇天無私，降鑒在下，休咎之徵，咸由人召，故帝道區則九疇，敬君德，委而奉倫，敬伏瑞並，應享以五福，則康于其邦，登靈應，則以六極，則審于其國，斯乃洪範之實徵，神祇之明驗，及其厄運，所攝，世維陽九，數乖於天，理事遠於人，謀時則有之矣，故堯湯逢歷年之災，周漢遭水旱之患，然立功修行，終能弭患，今考治則有如此之風，計運未有如彼之害，而陛下殷勤引過，事道前王，從屬澍雨之徵，指辰可必，消災滅禍之符，灼然自見，雖王畿之內，頗爲少關，關外諸方，禾稼仍茂，苟動之以禮，經之以和，一歲不收，未爲大損，但豫備

不虞古之善政安不忘危有國常典竊以北鎮新徙家業未就思親戀本人有
 愁心一朝有事難以禦敵可寬其往來頗使欣慰開雲中馬城之食以賑恤之
 足以感德致力邊境矣明察畿甸之民飢甚者出粟丘下館之粟以救其乏可
 以安慰孤貧樂業保土使幽定安并四州之租隨運以益其處開關弛禁薄賦
 賤糶以濟其費清道路恣其東西隨豐逐食貧富相贖可以免度凶年不為患
 苦又聞常士困則濫竊生匹婦餓則愁心薄凶儉之年民輕違犯可緩其使役
 急其禁令宜於未然之前申救外牧又一夫曲枉王道為虧京師之獄或恐未
 盡可集見囚於都曹使明折庶獄者重加究察輕者即可決遣重者定狀以聞
 罷非急之作放無用之獸此乃救凶之常法且以見憂於百姓論語曰不患貧
 而患不安苟安而樂生雖遭凶年何傷於民庶也愚臣所見如此而已詔曰省
 表聞之當教有司依此施行後詔開與太常探雅樂以營金石又領廣陵王師
 出除鎮南將軍相州刺史以參定律令之勳賜布帛千匹粟一千斛牛馬各三
 間上疏陳伐吳之策高祖納之遷都洛陽閻表諫言遷有十損必不獲已請遷
 於鄴高祖頗嫌之蕭鸞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請降詔劉昶薛真度等四道南
 伐車駕親幸懸壺間表諫曰洛陽草創虎既不違質任必非誠心無宜輕舉高
 祖不納虎果虛詐諸將皆無功而遷高祖攻鍾離未剋將於淮南修故城而置
 鎮戍以撫新附之民賜閻書具論其狀閻表曰南土亂亡僭主屢易陛下命
 將親征威陵江左望風慕化剋拔數城施恩布德撫民禔實可謂澤流邊方威
 惠普著矣然元非大舉軍興後時本為迎降戎卒實少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攻
 之所率既寡東西懸隔難以並稱伏承欲留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
 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而弗剋班師之日
 兵不戍一郡土不闢一塵夫豈無人以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堰水先塞其
 源伐木必拔其本源不塞本不拔難薪枝竭流終不可絕矣壽陽盱眙淮陰淮
 南之源本也三鎮不剋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自全明矣既通敵之大鎮隔深
 淮之險少置兵不足以自固多留棄糧運難可充又欲修築塘漕路必由于泗
 口沂淮而上須經角城淮陰大鎮舟船素畜敵因先積之資以拒始行之路若

元戎旋旆兵士挫怯夏雨水長救援實難忠勇雖奮事不可濟淮陰東接山陽
 南通江夏兼近江都海西之資西有盱眙壽陽之鎮且安土樂本人之常情若
 必留戍軍遺之後恐為敵擒何者鎮戍新立懸在異境以勞禦逸以新擊舊而
 能自固者未之有也昔彭城之役既剋其城戍鎮已定而思叛外向者猶過數
 方角城最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剋以今比
 昔事兼數倍今以向熱水雨方降兵刃既交難以恩恤降附之民及諸守令亦
 可徙置淮北如其不然進兵臨淮速度士卒班師還京踵太武之成規管皇居
 於伊洛畜力以待敵曹布德以懷遠人使中國清穆化被遐裔淮南之鎮自効
 可期天安之捷指辰不遠車駕還幸石濟閻朝於行宮高祖謂閻曰朕往年之
 意不欲決征但兵士已集恐為幽王之失不容中止發洛之日正欲至於懸壺
 以觀形勢然機不可失遂至淮南而彼諸將並列州鎮至無所獲定由晚一月
 日故也閻對曰人皆是其所事而非其所不事猶犬之吠非其主且古者攻戰
 之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戎誠應大捷所以無大獲者良由兵少故也
 且徙都者天下之大事今京邑甫爾庶事草創臣聞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臣願陛下從容伊瀍漫遊京洛使德被四海中國緝寧然後向化之徒自然樂
 附高祖曰願從容伊瀍實亦不少但未獲耳閻曰司馬相如臨終恨不見封禪
 今雖江介不賓小賊未殄然中州之地略亦盡平豈可於聖明之辰而闕威禮
 齊桓公霸諸侯猶欲封禪而況萬乘高祖曰由此桓公屈於管仲荆揚未一豈
 得如卿言也閻曰漢之名臣皆不以江南為中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遠高祖
 曰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荊州此非近中國乎及車駕至鄴高祖類幸其州
 館詔曰閻昔在中禁有定禮正樂之動作藩於州有廉清公幹之美自大軍停
 軫庶事咸豐可謂國之老成善始令終者也每惟厥德朕甚嘉焉可賜帛五百
 匹粟一千斛馬一匹衣一襲以褒厥勳閻每請本州以自効詔曰閻以懸車之
 年方求衣錦知進忘退有慶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遠情願徒授
 幽州刺史令存勳兩修恩法並舉閻以諸州罷從事依府置參軍於治體不便
 表宜復舊高祖不悅歲餘表求致仕優答不許徵為太常卿頻表陳遂不聽又

車駕南討漢陽。閻上表諫求回師。高祖不納。漢陽平。賜閻重賞。閻上表陳謝。世宗踐祚。閻累表遜位。詔曰。閻貞幹早聞儒雅。素著出內清華。朝之備老。以年及致仕。固求辭任。宜聽解宗伯。遂安車之禮。特加優授。崇老成之秩。可光祿大夫。金印紫綬。使散騎常侍。兼吏部尚書。邢禮就家拜授。及辭。引見於東堂。賜以饋。差訪之大政。以其先朝儒舊。告老永歸。世宗爲之流涕。詔曰。閻歷官六朝。著勳五紀。年禮致辭。義光進退。歸軒首路。感懷兼懷。安駟籠金。漢世榮貺。可賜安車。几杖。輿馬。繒綵。衣服。布帛。事從豐厚。百寮餞之。猶昔羣公之祖。二疏也。閻進陟北邙。上望闕表。以示戀慕之誠。景明三年十月卒于家。世宗遣使弔慰。贈帛四百匹。四年三月。贈鎮北將軍。幽州刺史。諡曰文侯。閻好爲文章。軍國書檄。詔令碑頌銘贊。百有餘篇。集爲三十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爲當時所服。閻彊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及於朝廷。廣衆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高祖以其文雅之美。每優禮之。然貪福矜慢。初在中書。好習學。諸博士。博士學生。百有餘人。有所干求者。無不受其財貨。及老爲二州。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之譽。有三子。

長子元昌。襲爵。位至遼西博陵二郡太守。

子欽。字希叔。頗有文學。莫折念生之反也。欽隨元志西討。志敗。爲賊所擒。念生以爲黃門郎。死於秦州。

子穆宗。襲祖爵。與和中。定州。開府祭酒。

欽弟石頭。小石。皆早卒。

元昌弟定殷。中壘將軍。漁陽太守。卒。贈征虜將軍。安州刺史。

子洪景。少有名譽。早卒。

次子宣景。武定中。開府司馬。

定殷弟幼成。員外郎。頗有文才。性清狂。爲奴所害。

閻弟悅。篤志好學。有美於閻。早卒。

史臣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雖至於陷族陳奇。斯所以絕世而莫祀也。高閻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采。亦一代之偉人。故能受遺景朝。見重高祖。挂冠謝事。

禮備懸與美矣。

魏書卷五十四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四十三

游明根 劉芳

游明根字志遠廣平任人也祖饒慕容縣樂浪太守父幼馮跋假廣平太守和龍平明根乃得歸鄉里游雅稱厲之世祖擢為中書學生性貞慎寡欲綜習經典及恭宗監國與公孫敬俱為主書高祖踐祚遷都曹主書賜爵安樂男車遠將軍高祖以其小心敬慎每嗟美之假員外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安樂侯使於劉駿直使明僧暲相對前後三返駭稱其長者迎送之禮有加常使顯祖初以本將軍出為東青州刺史加員外常侍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都督兗州諸軍事琅丘鎮將尋就拜東兗州刺史改爵新泰侯為政清平新民樂附高祖初入為給事中遷儀曹長加散騎常侍清約恭謹號為稱職後王師南討詔假安南將軍儀曹尚書廣平公與梁郡王嘉參謀軍計使兗州民叛詔明根慰諭救南征河西仇城連口三遺諸軍稟明根節度遷都正尚書仍加散騎常侍詔以與蕭贖絕使多年今宜通否羣臣會議尚書陸叡曰先以三吳不靖荆梁有難故權停之將觀釁而動今彼方既靖宜還通使明根曰中絕行人是朝廷之事深築隴陽使彼境土二三之理直在蕭贖我今遣使於理為長高祖從之文明太后崩羣臣固請公除高祖與明根往復事在禮志遷大鴻臚卿河南王幹師尚書如故隨例降侯為伯又參定律令屢進讜言明根以年踰七十表求致仕詔不許頻表固請乃詔曰明根風度清幹志尚貞敏温恭靜密乞言是寄故抑其高蹈之操至于再三表請殷勤不容違奪便已許其告辭可出前後表付外依禮施行引明根入見高祖曰卿年耆德茂服勳累朝歷職內外著顯績遠于昔年履道不渝是以釐革之始委以禮任遷能迂德匡贊於朕然高尚悠遊便爾言歸君臣之禮於斯而畢眷德思仁情何可已夫七十致仕典禮所稱位隆固辭賢者達節但季俗陵遲斯道弗繼卿獨秉冲操居今行古有魏以來首振頽俗進可以光我朝化退可以榮慰私門明根對曰臣桑榆之年蟬鳴滿壘蒙

陛下之禮首領獲全得盡私庭下奉先帝陛下大恩臣之願也但犬馬之戀不勝悲塞因泣不自勝高祖命之令進言別殷勤仍為流涕賜青紗單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為三老明根為五更行禮辟雍語在元傳賜步挽一乘給上卿之祿供食之味太官就第月送之以定律令之勳賜布帛一千匹穀一千斛後明根歸廣平賜絹五百匹安車一乘馬二匹帷帳被褥車駕幸鄴明根朝于行宮詔曰游五更光素蓬簾歸終衛里可謂朝之舊德國之老成可賜帛五百匹穀五百斛敕太官備送珍羞後車駕幸鄴又朝行宮賜穀帛如前為造甲第國有大事恆置書訪之舊疹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太和二十三年卒於家年八十一世宗遣使弔祭贈錢一十萬絹三百匹布二百匹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贈增侯明根歷官內外五十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高祖初明根與高閻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閻以才筆時侮明根世號高游焉子肇襲爵

肇字伯始高祖賜名焉幼為中書學生博通經史及蒼雅林說高祖初為內秘書侍御中散司州初建為都官從事轉通直郎祕閣令遷散騎侍郎典命中大夫車駕南伐肇上表諫止高祖不納尋遷太子中庶子肇謙素敦重文雅見任以父老求解官扶持高祖欲令遂祿養乃出為本州南安王禧鎮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王薨復為高陽王雍鎮北府長史太守如故為政清簡加以匡贊歷佐二王甚有聲迹數年以父憂解任景明末徵為廷尉少卿固辭乃授黃門侍郎遷散騎常侍黃門如故兼侍中為畿內大使黜陟善惡賞罰分明轉太府卿徙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黃門如故肇儒者動存名教直繩所舉莫非傷風敗俗持法仁平斷微務於矜恕尚書令高肇世宗之舅為百寮憚憚以肇名與己同欲令改易肇以高祖所賜棄志不許高肇甚銜之世宗嘉其剛梗盧昶之在胸山也肇諫曰胸山蕞爾僻在海濱山湖下墊民無居者於我非急於賊為利為利故必致死而爭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衆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遂甚假令必得胸山徒致交爭終難全守所謂無益之田也知賊將屢以宿謀求易胸山臣愚謂此言可許胸山久擇危敵宜速審之若必如此宿

蒼雅尤長音訓辨析無疑於是禮遇日隆實養豐渥正除員外散騎常侍俄兼通直常侍從駕南巡撰述行事尋而除正王肅之來奔也高祖雅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高祖宴羣臣於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髻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遺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髻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而男子婦人免髻冠笄之不同也又冠笄故奪其笄稱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難初鳴櫛纓弁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稱善者久之肅亦以芳言為然曰此非劉石經邪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為劉石經酒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種在南諸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頌袪平生之感芳理義精通類皆如是高祖遷洛路由朝歌見殿比于墓愴然悼懷為文以弔之芳為注解表上之詔曰覽卿注殊為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慙張賈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書詔以芳經學精洽超選國子祭酒以母憂去官高祖南征宛鄧起為輔國將軍太尉長史從太尉咸陽王禧攻南陽蕭鸞將裴叔業入寇徐州疆揚之民頗懷去就高祖憂之以芳為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徐州大中行徐州事後兼侍中從征馬圈高祖崩於行宮及世宗即位芳手加哀冕高祖自襲敝暨于啓祖山陵練除始末喪事皆芳撰定咸陽王禧等奉申遺旨令芳入授世宗經及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徐州大水遣芳撫慰賑恤之尋正侍中祭酒中正並如故芳表曰夫為國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學教為先誠復政有質文茲範不易諒由萬端資始業務累法故也唐虞已往典籍無據隆周以降任居虎門周禮大司樂云師氏掌以徽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之事以教國子弟秦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左數陳六藝以教國子今之祭酒即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宮與天子宮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民教學為先鄭氏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案如洛陽記猶有仿像臣愚謂今既徙

縣崇遷皇居伊洛宮闕府寺舍復故趾至於國學豈可并替校置舊事應在宮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炳在仍舊營構又云太和二十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已上學惟以二或尚西或尚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案大戴保傳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已降無復四郊謹尋先宜在四門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王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學故坊基趾寬曠四郊別置相去遠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四門猶為太廣以臣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循中代未審四學應從古不求集各備禮官議其定所從之運中書令祭酒如故出除安東將軍青州刺史為政儒緩不能禁止姦盜廉清寡欲無犯公私運朝議定律令芳斟酌古今為大議之主其中損益多芳意也世宗以朝儀多闕其一切諸議悉委芳修正於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諮訪焉轉太常卿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數於禮有違又靈星周公之祀不應隸太常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實在審位是以列聖格言彪炳綿籍先儒正論昭著經史臣學謝全經業乖通古豈可輕薦謗言妄陳管說竊見所置壇祠遠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職司請陳膚淺孟春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之郊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玄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春蓋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玄別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數七又云迎春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賈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

青平書所注周官書王肅所注尚書書何休所注公羊音范寧所注穀梁音章
昭所注國語音范曄後漢書音各一卷辨類三卷徐州人地錄二十卷急就篇
禮注音義禮三卷毛詩音義禮十卷禮記義禮十卷周官儀禮儀禮各五卷
崔光表求以中書監禮考世宗不許延昌二年本年六十一詔賜帛四百匹贈
鎮東將軍徐州刺史文良

長子傑字祖欣雅有父風屬好文翰歷徐州別駕兗州左軍府長史司空諸議
參軍屢為行臺出使所歷皆有當官之稱轉通直散騎常侍徐州大中正行野
州事尋遷安南將軍大司農卿本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禮曰簡無子第厥以
第三子琰為後

琰天平中走江南武定末歸國賜爵臨穎縣子

傑第厥字景興好學獨立善書世高聲之感及清河王暉為宰相厥皆與其
子姪交遊往來暉太后臨朝又與太后兄弟往還相好太后令厥以詩賦授第
元吉歷尚書郎太尉屬中書侍郎冠軍將軍行南青州事尋徵安南將軍光祿
大夫孝莊初除國子祭酒復以本官行徐州事前廢帝時除驃騎將軍左光祿
大夫出帝初除散騎常侍遷驃騎大將軍復國子祭酒出帝於顯陽殿驃騎
經厥為執鞭訓答論難未能精盡而風采音制足有可觀尋兼都官尚書又
兼殿中尚書及出帝入關齊獻武王至海濱厥而諫之時年五十二

子隲字子昇少有風氣頗涉文史魏冠州辟主簿奉使詣關見莊帝於顯陽殿
問以邊事隲應對閑敏帝善之遂敕除員外散騎侍郎出補徐州開府從事中
郎父厥之死隲率勳鄉都赴兗州與刺史樊子鶴抗擊王師每戰流涕突陳城
陷擒送晉陽齊獻武王矜而赦之文襄王之為儀同開府以隲為屬本州大中
正武定初轉中書舍人加安東將軍於時與蕭衍和通隲前後受敕接對其使
十大人出為司徒右長史未幾遷左長史六年受使兗州行達東郡乘疾卒時
人感悼之追贈本將軍南青州刺史

厥弟悅承安中開府記室
悅第武定中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統第粹徐州別駕朱衣直圍經少尚氣俠兄厲死粹招合部曲就兗州刺史樊
子鶴謀隲關西大將軍攻討城陷殺之

芳叔撫之孫思祖勇健有將略高祖末入朝歷羽林監粟沛二郡太守員外常
侍屢為統軍南征累著功捷任城王之圍鍾離也蕭衍遣其冠軍將軍張惠紹
及彭靈頓約子等率眾一萬送鍾離時思祖為平遠將軍領兵數千遣衍始
軍於邵陽遣其長史元少騎一千於鍾離之北逼其前鋒錄事參軍瑋瑋其
後思祖身率精銳橫衝其陳三軍合擊大破之擒惠紹及衍驃騎將軍和陽縣
開國男趙景悅悅第軍遠將軍景悅軍遠將軍梅世和屯騎材尉任景俊吳水
校尉瑋欣越騎校尉賈慶真龍驤將軍徐敏等併斬數千人尚書勳功擬封千
戶侯思祖有二婢美姿容善歌舞侍中元暉求之不得事遂停廢後除揚烈將
軍遷西太守思祖於路叛奔蕭衍衍以思祖為輔國將軍北徐州刺史頻寇淮
北數年而死

續子晰歷蕭衍行現邪東莞二郡太守成胸山胸山人王萬壽斬晰送首以胸山
內附并晰子猷於京師數年使以猷為給事中汝陽太守正光初自郡南叛
芳從子慈字仲華祖泰之父承伯仕於魏或並有各位慈聰敏好學博綜經史
善草書多識奇字世宗初入朝拜員外郎遷尚書外兵郎中加輕車將軍芳
甚重之凡所撰制朝廷執儀皆與芳量尚書博議總與殿中郎袁翻常為議主
建於從政書中疑事咸所訪決受詔奏議新令性沉雅厚重善與人交器宇淵
曠風流甚美時論高之尚書李平與之結莫逆之友遷步兵校尉領郎中兼東
宮中舍人轉員外常侍領總將軍領考功郎中立考課之科朝勳涉之法甚有
條貫肅宗初大軍攻碭石慈為李平行臺郎中城拔慈頗有大功太傅清河王
彥覺其風雅常目而送之曰劉生堂堂播神領袖若天假之年必為魏朝宰相
詔勳與慈才學之士擢成儀令彥覺為宰相續年彥覺光軍令諸子師之遷太尉
司馬熙平二年冬彥覺卒慈為續食上之曰使因繼而已太傅彥及當時才儔
莫不痛惜之續將前將軍南徐州刺史慈曰宜備時時談賦頌及諸文章見
續慈為又撰諸品物雜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子錡字士真司員外散騎侍郎歷河南郡丞中散大夫徐州大中正秘書丞天

平初卒贈前將軍徐州刺史

子規字本

錡第字士文少而聰惠年十二詣尚書王衍衍與語大奇之遂與太傅李延

寔秘書李軌上疏薦之拜秘書郎筆亦善士與和元年卒年二十八無子兄子

矩繼

憲從叔元孫養志丘園不求聞達高祖幸彭城起家拜蘭陵太守治以清白為

名卒官

子長文高祖擢為南兗州冠軍府長史帶蘭陵太守被圍糧竭固節全城以功

賜爵下邑子遷魯郡太守高祖為太子物納其女為孺子卒

子敬先襲爵

敬先第徽奉朝請徐州治中

長文第承字履南頗有將略累著征戰之勳歷位中散大夫龍驤將軍神龜中

兼大鴻臚卿持策拜高麗王安遷除范陽太守

芳族兄僧利輕財通俠甚得鄉情高祖幸徐州引見善之拜徐州別駕遷沛郡

太守後遠從容鄉里不樂臺官積十餘年朝議慮其有二志徵拜輕車將軍羽

林監卒官

長子世雄至太山太守

世雄第世明字伯楚顯涉書傳自奉朝請稍遷蘭陵太守彭城內史屬刺史元

法僧以城外叛遂遣衍衍欲加封爵世明固辭不受頻請衍乞還衍聽之蕭

綜時徵為陳議大夫孝莊末除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時余朱世龍等威權自

己四方懷叛城民王等得通劫世明據州歸蕭衍衍封世明開國縣侯食邑千

戶征西大將軍鄆州刺史又加儀同三司世明復辭不受固請北歸衍不奪其

意乃躬餞之於樂遊苑世明既還奉送所持節身歸鄉里自是不復入朝常以

射獵為適與和三年卒於東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子棟字彥英武定末冠軍將軍中散大夫

初蘭陵繆靈奇與彭城劉氏才望略等及彭城內附靈奇弟子承先隨薛安

都至京師賜爵襄賁子尋遷徐州數十年間了無從宦者世宗末承先子彥植

襲爵見敘稍遷伏波將軍羽林監彥植恭慎長厚為時所稱

時榮陽鄭演仕劉或為琅琊太守屬徐州刺史薛安都將謀內附演贊成其事

顯祖初入朝以功除冠軍將軍彭城太守洛陽侯後拜太中大夫改爵雲陽伯

卒贈幽州刺史諡曰懿其子孫因此遂家彭泗

子長猷以父勳起家拜車遠將軍東平太守尋轉沛郡人為南主客郎中太尉

屬靈雲陽伯車駕南伐既剋宛城拜長猷南陽太守及靈雲將反詔長猷曰

昔曹公剋荊州留滿龍於後朕今委卿此郡兼統戎馬非直綏初附以扞城相

託特賜縶二百疋高祖崩於南陽敕於其郡尋徵護軍長史世宗初壽春歸款

兼給事黃門侍郎持節宣慰及任城王為揚州刺史詔長猷為諮議參軍帶安

豐太守轉徐州武昌王府長史帶彭城內史徵拜陳議大夫轉司徒諮議運通

直散騎常侍承平五年卒諡曰貞侯

子廓襲卒

子元休襲與和中睢州刺史齊受禪爵例降

元休第濬字元祐武定中司徒從事中郎

史臣曰游明根雅道備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當乞言之重抑亦曠世

一時擊既章修克履堂構正情稷氣顯沛不渝辭爵主幼之年九節臣權之日

顯視羣公其風固以遠矣劉芳矯然特立沉深好古博通洽識為世儒宗亦當

年之師表也懋才沈識學有各士之風見重於世不虛然矣

魏書卷五十五

蘇子瞻
題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四十四

鄭義 崔辯

鄭義字幼麟，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八世孫也。曾祖懿，慕容垂太常卿。父驥，不仕。娶于長樂潘氏，生六子。粗有志氣，而義第六，文學為優。弱冠舉秀才。尚書李孝伯以女妻之。高宗末，拜中書博士。天安初，劉劭或司州刺史，常珍奇據汝南來降，顯祖詔殿中尚書元石為都將赴之，并招慰淮汝遺義參石軍事。到上蔡，珍奇率文武三百人來迎，既相見，議欲領軍於汝北，未即入城。義謂石曰：「機事尚速，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奪其管籥，據有府庫，雖出其非，意要以全制為勝。」石從義言，遂策馬徑入其城。城中尚有珍奇親兵數百人，在珍奇宅內。石既刺城，意益驕怠，置酒博戲，無警防之虞。義謂石曰：「觀珍奇甚有不平之色，可嚴兵設備以待非常。」其夜，珍奇果使人燒府廂屋，欲因救火作難。以石有備，乃止。明旦，義廣白虎幡慰郭邑，乘心乃定。明年春，又引軍東討汝陰，劉劭汝陰太守張超，城守不下。石率精銳攻之，不克，遂退至陳項。議欲還軍長社，待秋擊之。諸將心樂早還，咸稱善計。義曰：「今張超驅市貨積石，蟻聚窮城，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盡，不降當走，可翹足而待，成擒物也。」而欲棄還長社，道途懸遠，超必修城深堑，多積薪穀，將來悉難圖矣。石不納，遂旋師。長社至冬，復往攻超，超果設備無功，而還。歷年超死，楊文長代戍，食盡城潰，乃剋之。克如義策。淮北平，遷中書侍郎。延興初，陽武人田智度年十五，妖惑動衆，擾亂京索，以義河南民望，為州郡所信，遣義乘傳慰諭。義到宣示禍福，重加募賞，旬日之間，衆皆歸散。智度奔潁川，尋見擒斬。以功賜爵平昌男，加鷹揚將軍。高祖初，兼員外散騎常侍，假寧朔將軍。陽武子使於劉準，中山王敷寵幸當世，並置王官，義為其傅。是後歷年不轉，資產亦乏。因請假歸，遂盤桓不返。及李冲貴寵，與義姻好，乃就家徵為中書令。文明太后為父燕宣王立廟於長安，初成，以義兼太常卿，假滎陽侯，具官屬。詔長安拜廟，刊石建碑於廟門，還以使功。仍賜侯

爵，加給事中，出為安東將軍，西兗州刺史。假南陽公，義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審吝，民有禮餉者，皆不與。杯酒肉，西門受羊，酒東門，酤賣之以李冲之親。法官不之糾也。酸賈令鄭伯孫，郟城令董騰，別駕賈德治，中書監度，並在任廉。貞勳，恤百姓，義皆申表稱薦。時論多之。文明太后為高祖納其女為嬪，徵為祕書監。太和十六年卒，贈帛五百疋。尚書奏諡曰：「宣昭曰：蓋棺定諡，先典成式。激揚清濁，治道明範，故何曾幼孝，良史不改繆醜之名。賈充寵晉，直士猶立荒公之稱。義雖宿有文業，而治關廉清，稽古之效，未光於朝。策昧貨之談，已形於民。聽謚以善問，殊乖其衷。又前歲之選，匪由備行充舉，自荷後任，勳績未昭。尚書何乃情遺至公，短遺明典，依諡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動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諡文靈。」

長子懿，字景伯，涉歷經史，善當世事。解褐中散尚書郎，稍遷驃騎長史，尚書吏部郎。太子中庶子，義壽滎陽伯，懿閑雅有治才，為高祖所器遇，拜長兼給事黃門侍郎。司徒左長史。世宗初，以從弟思和同成陽王禧之逆，與弟通直常侍道昭俱坐，總親出禁，拜太常少卿，加冠軍將軍。出為征虜將軍，齊州刺史。尋進號平東將軍。懿好勸課，善斷決，雖不潔清，義然後取。百姓猶思之。永平三年卒。贈本將軍，兗州刺史。諡曰穆。

子恭業，襲爵。武定三年，坐與房子遠謀逆伏誅。懿弟道昭，字儋伯，少而好學，綜覽羣言，初為中書學生，遷祕書郎。拜主文中散從員外散騎侍郎，祕書丞兼中書侍郎。從征河漢，高祖嘗侍臣於懸瓠，方丈竹堂，道昭與兄懿俱侍坐，焉樂作酒酣，高祖乃歌曰：「白日光天，今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彭城王勰續歌曰：「願從聖明，今登銜會。」萬國馳馘，混內外。鄭懿歌曰：「雲雷大振，今天門闢。」率土來賓，一正歷。邢辯歌曰：「舜舞千戚，今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風一鼓，今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墳，令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今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高祖謂道昭曰：「自比遷務，雖張與諸才，倘不廢祿，遂命邢辯總樂，敘記當爾之年。卿類丁艱，每眷文席，常用慨然。尋正除中書郎，轉通直散騎常侍。」

北海王詳為司徒以道昭與瑗邪王乘為諸議參軍遷國子祭酒道昭表曰臣竊以為樂治之道必也須才養才之要莫先於學今國子學堂房相置弦誦闕爾城南太學漢魏石經丘墟殘毀蒙著蕪穢遊兒牧豎為之數息有情之輩實亦悼心况臣親司而不言露伏願天慈回神紆賜垂鑒察若臣微意萬一合允求重勅尚書門下考論營制之模則五雅可翹立而興毀銘可不日而就樹舊經於帝京播茂範於不朽斯有天下者之美業也不從廣平王懷為司州牧以道昭與宗正卿元匡為州都道昭又表曰臣聞唐虞啓運以文德為本殷周致治以道藝為先然則禮樂者為國之基不可斯須廢也是故周敷文教四海宅心魯秉周禮彊齊歸義及至戰國紛紜干戈遞用五籍灰焚羣儒坑殄賊仁義之經貴戰爭之術遂使天下分崩黔黎荼炭數十年間民無聊生者斯之由矣爰暨漢祖於行陳之中尚僅引叔孫通等光武中興於撥亂之際乃使鄭眾范升枝書東觀降遠魏晉何嘗不殷勤於篇籍為學於戎伍伏惟大魏之興也雖羣凶未殄戎馬在郊然猶招集英儒廣開學校用能闡道義於八荒布威德於萬國教靡不懷風無不偃今者乘休平之基開無疆之祚定鼎伊瀆惟新寶曆九服咸至德之和四垠懷舉壤之慶而蠢爾閩吳阻化江湫先帝爰震武怒戎車不息而停鑾佇驛留心典墳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等妙選英儒以宗文教澄等依旨置四門博士四十人其國子博士太學博士及國子助教宿已簡置伏尋先旨意在速就但軍國多事未遑營立自爾迄今垂將一紀學官凋落四術廢廢遂使碩儒著德卷經而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逐末進競之風實由於此矣伏惟陛下欽明文思玄鑒洞遠越會未敷務修道以來之退方後服敷文教而懷之垂心經素優柔墳籍將使化越軒唐德隆虞夏是故屢發中旨教管學館房宇既修生徒未立臣學陋全經識蔽蒙素然往年制定律令謬預議謹依準前修尋訪舊事參定學令事訖封呈自爾迄今未蒙報判但廢學歷年經術淹滯請學令并制早勅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可準詔曰具卿崇儒教學之意良不可言新令尋班施行無違可謂職思其愛無曠官矣道昭又表曰竊惟鼎運中縣年將一紀縉紳競業俎豆闕闕遂使濟

濟明朝無觀風之美非所以光國宣風納民軌義臣自往年以來頻請學令並置生員前後累上未蒙一報故當以臣職淺濫官無能有所感悟者也館宇既修生房相構博士見員足可講習雖新令未班請依舊權置國子學生漸開訓業使播教有章儒風不墜後生親從義之機學徒崇知新之益至若孔廟既成釋奠告始揖讓之容請俟令出不報還秘書監榮陽邑中正出為平東將軍光州刺史轉青州刺史將軍如故復入為秘書監加平南將軍熙平元年卒贈鎮北將軍相州刺史諡曰文恭道昭好為詩賦凡數十篇其在二州政務寬厚不任威刑為吏民所愛

子嚴祖頗有風儀粗觀文史歷通直郎通直常侍輕躁薄行不修士業傾側勢家乾沒榮利閭閻穢亂聲滿天下出帝時御史中尉基簡勅嚴祖與宗氏從姪森通人士咸恥言之而嚴祖聊無愧色孝靜初除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轉驃騎出為北豫州刺史仍本將軍罷州還除驃騎卿卒贈都督豫兗三州諸軍事

二將軍司空公豫州刺史

嚴祖第敬祖性亦庸碌起家著作佐郎鄭儼之敗也為鄉人所害

敬祖第述祖武定中尚書

述祖第建祖祕書郎卒贈輔國將軍光州刺史

建祖弟順卒於太常丞自靈太后預政煙風稍行及元義擅權公為森讎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亂雜法官不加糾治婚宦無貶於世有讎咸以數息矣森五兄長白驥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連山並特豪門多行無禮鄉黨之內疾之若讎

白驥孫道懷隨郡太守

小白中書博士

子胤伯有當世聲幹自中書博士遷侍郎轉司空長史高祖納其女為嬪出為建威將軍東徐州刺史轉廣陵王征東府長史帶齊郡內史卒於驍驢少卿諡曰簡

子希儻未官而亡

子道育。武定中。開封太守。

希儻弟幼儒。好學修謹。時莖甚優。丞相高陽王雍以女妻之。歷尚書郎。通直郎。司州別駕。有當官之稱。卒。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諡景。幼儒亡後。妻淫蕩兇悍。肆行無禮。子敬道。敬德。並亦不才。俱走於關右。幼儒從兄伯猷。每謂所親曰。從弟人才足為令德。不幸得如此婦。今死復重死。可為悲嘆。

胤伯弟平城。太尉諮議。廣陵王羽納其女為妃。出為東平原太守。性清狂。使酒為政。貪殘。卒。贈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

長子伯猷。博學有文才。早知名。舉司州秀才。以射策高第。除幽州平北府外兵參軍。轉太學博士。領殿中御史。與當時名勝。咸申遊。款。肅宗釋奠。詔伯猷錄義。安豐王延明之征徐州也。引為行臺郎中。事寧遠都。遷尚書外兵郎中。典起居注。以軍功。賜爵陽武子。稍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前廢帝初。以舅氏起。授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久之。為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轉護軍將軍。元象初。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於蕭衍。前後使人蕭衍。令其侯王於馬射之日。宴對申禮。伯猷之行。衍令其領軍將軍。滅盾與之相接。議者以此貶之。使還。除驃騎將軍。南青州刺史。在州貪饕。妻定豐王元延明女。專為聚斂。貨賄公行。濁及親戚。戶口逃散。邑落空虛。乃誣賈民。云欲反叛。籍其資財。盡以入己。誅其丈夫。婦女配沒。百姓怨苦。聲聞四方。為御史糾劾。死罪數十條。遇赦免。因以頓廢。齊文襄王作相。每誠厲朝士。常以伯猷及崔叔仁為論。武定七年。除太常卿。其年卒。年六十四。贈驃騎大將軍。中書監。兗州刺史。

伯猷弟仲衡。武定中。儀同開府中郎。

仲衡弟輯之。解褐奉朝請。領侍御史。以軍功。賜爵城皋男。稍遷黎陽太守。屬元顥入洛。令其舅范遵。鎮守滑臺。與輯之隔岸相對。遵潛軍夜渡。規欲掩襲。輯之率屬城民。拒河擊之。遵遂遁走。朝廷嘉之。除司州別駕。尋轉司空。長史。遷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靜初。除征南將軍。東濟北太守。帶肥城戍。主男如故。天平四年卒。時年四十九。贈都督北豫梁二州諸軍事。驃騎將軍。度支尚書。北豫州刺史。

輯之弟懷孝。武定中。司徒諮議。

洞林子敬叔。司州都官從事。祭陽邑中正。濮陽太守。坐貪穢除名。

子籍字承宗。徐州平東府長史。籍弟瓊。字祖珍。有彊幹之稱。自太尉諮議。為范陽太守。治頗有聲。卒。贈太常少卿。孝昌中。弟儼。寵重。贈安東將軍。青州刺史。瓊兄弟。弟雅。睦。其諸娣。奴。亦咸相親愛。閨門之內。有無相通。為時人所稱美。

子道邕。授關西。儼事在恩倖傳。

敬叔弟士恭。燕郡太守。孝昌中。因儼之勢。除衛尉少卿。尋遷左將軍。瀛州刺史。時葛榮寇。瀛河北州城淪陷。不獲之鎮。尋除征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又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承熙中卒。贈驃騎將軍。冀州刺史。重贈尚書左僕射。諡曰貞。

長子子貞。司空。揀選從事中郎。南兗州開府司馬。

子貞弟子湛。齊濟二州長史。光祿大夫。

子湛弟昭伯。武定中。東平太守。

昭伯弟子嘉。早卒。

子大護。武定中。司空。戶曹參軍。

叔夜子伯夏。司徒諮議。東萊太守。卒。贈冠軍將軍。太常少卿。青州刺史。

子忠字周子。右軍將軍。鎮遠將軍。卒。贈平東將軍。徐州刺史。

弟彥。長水校尉。東平原太守。

伯夏弟謹。字仲恭。琅邪太守。

子嵩。歷尚書郎。員外常侍。稍遷至左光祿大夫。卒。連山性嚴暴。搃撻僮僕。酷過人。理父子一時為奴所害。斷首投馬槽下。乘馬北逝。其第二子思明。驍勇善騎射。披髮率村義。馳騎追之。及於河。奴乘馬投水。思明止將從。不聽。放矢乃自射之一發而中。落馬。隨流。衆人擒執。至家。樹而殺之。思明及弟思和。並以武功自効。思明至驍騎將軍。直閣將軍。坐弟思和同元禧逆。徙邊。會赦。卒於家。後贈冠軍將軍。濟州刺史。

子先護。少有武幹。解褐。員外郎。轉通直郎。莊帝之居藩也。先護深自結託。及介

朱榮縛兵向洛。靈太后令先護與鄭季明等固守河梁。先護聞莊帝即位於河
 北。遂閉門納榮。以功封平昌縣開國侯。邑七百戶。轉通常侍。加鎮北將軍。尋除
 前將軍。廣州刺史。假平南將軍。當州都督。時妖賊劉舉於濮陽起逆。詔先護以
 本官為東道都督討舉。平之。還鎮。後元顥入洛。莊帝北巡。先護據州起義兵。不
 受顥命。顥遣上書令臨淮王或率眾討之。先護出城拒戰。莊帝還京。嘉其誠節。
 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襄陽二州諸軍事。鎮南將軍。刺史如故。進爵郡公。增
 邑一千三百戶。尋轉征西將軍。東雍州刺史。假車騎將軍。當州都督。常侍如故。
 未之任。又轉都督二豫。東雍三州諸軍事。征東將軍。豫州刺史。餘官如故。又兼
 尚書右僕射。二豫。鄆。潁四州行臺。尋除車騎將軍。左衛將軍。及朱榮死。徐州
 刺史。朱仲遠擁兵向洛。前至東郡。諸軍出討。不能制之。乃詔先護以本官假
 驃騎將軍。大都督。領所部與行臺楊昱同討之。莊帝又遣都督賀拔勝討仲遠。
 勝於陳降賊。戰士離心。尋聞京師不守。先護部眾逃散。遂竄伏於南境。前廢帝
 初。仲遠遣人招誘之。既出而害焉。出帝時。贈持節。都督青齊濟兗四州諸軍事。
 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開國如故。
 思和。歷太尉中兵參軍。同元禧之逆。伏法。
 子康業。通直郎。出帝時。坐事賜死。
 子彬。武定末。齊王相國中兵參軍。
 思和弟季長。太學博士。卒。
 子喬。歷司州治中。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
 義叔父簡。簡孫尙。壯健。有將略。屢為統軍。東西征討。以軍功賜爵汝陽男。歷位
 尙書郎。步兵校尉。驍騎將軍。遷輔國將軍。太尉司馬。出為濟州刺史。將軍如故。
 為政寬簡。百姓安之。卒。贈本將軍。豫州刺史。諡曰惠。
 子貴賓。襲。解褐北海王國常侍。員外散騎侍郎。稍遷尙書金部郎。以公坐免官。
 久之。兼太尉屬。卒。贈征虜將軍。荊州刺史。
 子景裕。襲。武定末。儀同開府行參軍。
 貴賓弟次珍。卒於員外常侍。贈安東將軍。光州刺史。

貴賓異母弟大倪。小倪。皆龜險薄行。好為劫盜。侵暴鄉里。百姓毒患之。普泰中。
 並為朱仲遠所殺。
 尙從父兄雲。字道漢。歷屬門濮陽二郡。食穰復穰。肅宗時。納賄劉騰。得為龍驤
 將軍。安州刺史。坐遷舉受財。為御史所糾。因暴病卒。
 雲從父兄子敬實。自秘書郎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魏郡太守。金紫光祿大
 夫。
 子士淵。司空行參軍。
 義從父兄德玄。顯祖初。自淮南內附。拜滎陽太守。
 子穎考。太和中。復為滎陽太守。卒。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開封侯。諡曰惠。
 子洪建。太尉祭酒。同元禧之逆。與弟祖育同伏法。永安中。特追贈平東將軍。齊
 州刺史。
 子士機。性識不周。多有短失。歷散騎侍郎。司空從事中郎。中書郎。卒。
 子道慶。武定末。開府行參軍。
 祖育。太尉祭酒。亦特贈平東將軍。豫州刺史。
 祖育弟仲明。奉朝請。稍遷太尉屬。以公彊當世。為從弟儼所昵。除滎陽太守。儼
 慮世難。欲以東道託之。建義初。仲明弟季明遇害。河陰儼後歸之。欲與起兵。尋
 為城民所殺。
 仲明兄洪健。季冲女壻。建義初。莊帝以仲明舅氏之親。其弟與謀。扶載仲明之
 死也。且有奉國之意。乃追封安平縣開國侯。邑七百戶。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尙書左僕射。雍州刺史。
 長子道門。仲明初。謀起義。令道門說大都督李叔仁於大梁。叔仁始欲同舉。後
 聞莊帝已立。叔仁子拔江乃斬道門。建義中。特贈立節將軍。瓜州刺史。
 道門弟孝。襲。天保初。爵隨例降。
 仲明弟季亮。司徒城局參軍。員外常侍。卒。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青州刺史。
 季亮弟季明。釋褐。太學博士。正光中。隴郡太守。帶滎陽戍。主頻為蕭衍遣將攻
 圍。兵糧寡少。外援不接。季明孤城自守。卒得保全。朝廷嘉之。封安德縣開國伯。

子梁楚幾危宜防既建水還舊迹十數年間戶口豐衍又決屯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下通靈鳴水田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邑居涸離墳井毀滅良由水大渠狹更不開瀉衆流壅塞曲直乘之所致也至若量其埽迤穿壑滄滄分立隄塹所在疏通預決其路令無停壅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參功務從便省使地有金隄之堅水有非常之備鉤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遠運通瀉其境瀉泄此陂澤九月應罷量役計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縣遣能工摩畫形勢郡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脈流樹板分崖練厥從往別使案檢分部是非職聯川原明審通塞當境修治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即以高下營田因於水陸水種杭稻陸藝桑麻必使室有久儲門豐餘積其實上葉禦災之方亦為中古井田之利即之近事有可比倫江淮之南地勢洿下雲雨陰霖動彌旬月遙途遠運惟用舟楫南畝倉儲微事未耜而衆庶未為饑色黔首罕有飢顏豈天德不均致地偏罰故是地勢異圖有茲豐殺臣既鄉居水際目親荒殘每思鄒白屢想王李夙宵不寐言念皇家愚誠丹款實希效力有心營燭乞聖施行使數州士女無廢耕桑之業聖世洪恩有販飢荒之士郵宰深笑息自一朝臣之至誠申於今日詔曰頻年水旱為患黎民阻飢靜言念之及不違食豐此事條深協在慮但計畫功廣非朝夕可合宜付外量聞事遂施行權用功未就詔還道罷久之京兆王繼為大將軍西討引權為司馬還轉後將軍廣平太守後為榮轉威諸將拒擊並皆失利孝昌初加權持節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兼尚書北道行臺尋轉軍司未幾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權為刺史加後將軍權至州表曰竊惟殷州地實四衝居當五裂西通長山東漸巨野頃國路康寧四方有截仍乘森先梓鼓時鳴況今天長喪亂妖災間起定州逆虜越趨北界郡下兇燧靈噬腹心兩虞大羊勢足并合城下之戰匪慕斯朝臣以不武屬此屏捍實思効力以弱敵強析骸膏髓固此忠節但基趾造創庶事茫然升儲尺刀聊自未有雖欲竭誠莫知攸濟謹列所須兵仗請垂矜許必當虎視一方遏其侵軼肅清境內保全所委詔付外量竟無所給萬榮自破重武廣陽二王之後餘不可當初權將之州人咸勸留家口單身述

職權曰食人之祿愛人之事如一身獨往朝廷謂吾有進退之計將士又誰肯為人固志也遂合家赴州三年春賊勢已逼或勸滅小弱以避之乃遣第四女第三兒夜出既而召寡屬共論之咸曰女郎出嫁之女郎君小未勝兵留之無益去復何損且使君在城家口尚多足固將士之意竊不足為疑權曰國家豈不知城小力弱也置吾死地令吾死耳一朝送免兒女將謂吾心不固虧忠全愛誠獲恥之況吾荷國重寄也遂命追還州既新立了無禦備之具及賊來攻權率力抗拒強弱勢懸每勦兵士撫厲之莫不爭奮咸稱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愛身速戰半旬死者相枕力竭城陷權執節不屈賊遂害之時年五十一長子士元舉茂才平州錄事參軍假征虜將軍防城都督隨權之州州陷亦戰殺權兄弟父子並死王事朝野傷歎焉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鎮軍將軍定州刺史承熙中又特贈侍中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士元弟士謙士約並歿關西

士約第士順儀同開府行參軍

士元弟士勳德武定中司徒城局參軍

史臣曰鄭義機機明悟為時所許懿兄弟風尚俱有可觀故能並當榮遇其濟矣嚴租穢薄悉其家世幼儒令問促年伯猷賄以敗業惜乎崔辯器業著聞位不遠到逸經明行高籍甚太和之日德優官薄仍世恨之模雄壯之列權忠貞之操殺身成義臨難如歸非大丈夫亦何能以若此

魏書卷五十六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四十五

高祐 崔挺

高祐字子集，小名次奴，勃海人也。本名禧，以與咸陽王同名，高祖賜名祐。司空允從祖第也。祖屢慕容寶黃門郎。太祖平中山，內徙京師，卒於三都大官。父謙從世祖滅赫連昌，以功拜游擊將軍，賜爵南皮子，與崔浩共參著作。遷中書侍郎，轉給事中。冀青二州中正，假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齊縣侯，使高麗，卒贈安南將軍。冀州刺史，假滄水公。諡曰康。祐兄祚，襲爵東青州刺史。祐博涉書史，好文，字難說，材性通放，不拘小節。初拜中書學生，轉博士侍郎。以祐招下郡郡羣賊之功，賜爵建康子。高宗末，兗州東郡吏獲一異獸，獻之京師。時人咸無識者，詔以問祐。祐曰：「此是三吳所出，厥名饒，餘城率無。今我獲之，吳楚之地，其有歸國者乎？」又有人於零丘得玉印一，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宋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亦是歸我之徵。顧祖初劉義隆子義陽王昶來奔，薛安都等以五州降附。時謂祐言有驗。高祖拜秘書令，後與丞李彪等奏曰：『臣等聞典謨與話言，所以光著載籍，成事所以昭揚。然則尚書者，記言之體，春秋者，錄事之辭。詳覽前志，斯皆言動之實錄也。夏殷以前，其文弗具，自周以降，典章備舉。史官之體，文質不同，立書之旨，隨時有異。至若左氏屬詞比事，兩致並書，可謂存史意而非全史體。逮司馬遷班固，皆博識大才，論敘今古，曲有條章。雖周逮宋，兼斯實前史之可言者也。至於後漢魏晉，咸以放蕩，惟聖朝創制，上古剛柔長發，自始均以後，至於成帝，其間世數久遠，是以史弗能傳。臣等疎陋，希當史職，披覽國記，竊有志焉。愚謂自王業始基，庶事草創，皇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運國大體，令事類相從。紀傳區別，表志殊貫，如此修綴，事可備盡。伏惟陛下先，天開物，洪宣帝命，太皇太后淳耀二德，惠和王度，聲教之所漸洽，風靡之所覃加，固已義擬前王矣。加太和以降，年未一紀，然壽符積瑞，備臻於往時。洪功茂德，事於曩世，會稽竹玉，履之章，岱宗想石記之列，而秘府策勳述業，未盡將令皇風大猷，或闕而不載，功臣懿績，或遺而弗傳，著作郎已下，請取有才用者，參造國書，如得其人，三年有成矣。然後大明之德功，光于帝篇，聖后之勳業，顯于皇算，任命忠貞之倫，納言司直之士，咸以備著載籍矣。高祖從之高祖從容問祐曰：「比水旱不調，五穀不熟，何以止災而致豐稔？」祐對曰：「昔堯湯之運，不能去陽九之會，陛下道同前聖，其如小旱何？但當修實佐政，敬授民時，則災消穰至矣。」又問止盜之方，祐曰：「昔宋鈞樹德，害獸不過其鄉，卓茂善教，蝗蟲不入其境，彼盜賊者，人也，苟訓之有方，寧不易息。當須宰守貞良，則盜止矣。祐又上疏云：「今之選舉，不採職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俾此廉蕪，棄彼朽弊，唯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勸舊之臣，雖年動可錄，而非無入者，則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高祖皆善之，加給事中。冀州大中正。餘如故時。李彪專統著作，祐為令。時相關預而已。出為持節輔國將軍，西兗州刺史，假東光侯。鎮滑臺。祐以郡國雖有太學，縣黨宜有學序，乃縣立講學，黨立教學，村立小學。又令一家之中，自立一碓，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供行客，不聽婦人寄春取水。又設禁賊之方，令五五相保。若盜發，則連其坐，初雖似煩碎，後風化大行，寇盜止息。轉宋王劉昶傳，以昔參定律令之勳，賜帛五百疋，粟五百石，馬一匹。昶以其官舊年者，雅相祇重，妓妾之屬，多以遺之。拜光祿大夫，傳如故。昶薨，後徵為宗正卿，而祐留連彭城，久而不赴。於是尚書僕射李冲奏祐散逸淮徐，無事稽命，處刑三歲，以贖論。詔免卿任，還復光祿。太和二十三年卒。太常議諡曰：「賜侯，諡曰：不違上命曰曰豐，可諡為豐。」

子和璧字僧壽，有學問，中書博士，早卒。

和璧字顯字，內賢，學涉有時譽。自司空參軍轉員外郎，襲爵建康子。遷行臺郎中，出為冀州別駕，未之任。屬刺史元愉據州反，世宗遣尚書李平為都督，率衆討之。平以顯彼州領袖，乃引為錄事參軍，仍領統軍，軍機取捨，多與參決。擒愉之後，別黨千餘人，皆將伏法，顯以為捕遺之徒，前許原免，宜為表陳請。平從之。於是咸蒙全濟，事定，顯仍述職。時軍放之後，因之續，顯為編紀，務存寬釋。甚

收時譽，拜加陵江將軍，坐事免。久之，除鎮遠將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轉征虜將軍，仍中散。時年四十九，贈平東將軍，滄州刺史。諡曰惠。

子德正，襲武定中，黃門侍郎。

類弟雅，字與實，有風度，自給事中，補遷司徒府錄事參軍，定州撫軍府長史。卒年三十四。天平中，追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冀州刺史。

子德乾，早有令問，任城太守，卒。

雅弟諒，字修實，少好學，多識強記，居喪以孝聞。太和末，京兆王愉開府，辟召高祖，妙簡行佐，諒與龍西李仲尚、趙郡李鳳起等，同時應選。稍遷太尉主簿，國子博士，正光中，加驍騎將軍，為徐州行臺。至彭城，屬元法僧反叛，逼諒同之。諒不許，為法僧所害。時年四十一，朝廷痛惜之，贈左將軍，滄州刺史。又下詔以諒臨危授命，誠節可重，復贈使持節，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贈帛二百匹，優一子出身。諡曰忠侯。三子：長惠，襲武定中，司徒外兵參軍，諒造親表譜錄四十許卷，自五世已下，內外曲盡，覽者服其博記。

祐弟欽，幼隨從叔濟，使於劉義隆，還為中書學生，遷秘書中散，年四十餘卒。

子法承，諸王從事中郎，亦早亡。

祐從父第次同，永安末，撫軍將軍，定州刺史。

子乾，襲承熙中，司空，長樂郡開國公。

乾弟教，曹天平中，司徒，京北郡開國公。

崔挺，字雙根，博陵安平人也。六世祖贊，魏尚書僕射。五世祖洪，晉吏部尚書。父鬱，懷陽太守，挺幼居喪盡禮，少教學業，多所覽究，推人愛士。州閭親附焉。每四時與鄉人父老會，相存慰，辭旨款備，得者榮之。三世同居，門有禮讓。於後，類值饑年，家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宅，資實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時穀糶，誦貴鄉人，或有贈者，挺辭讓而受，仍亦散之貧困，不為畜積。故鄉邑更欽敬焉。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以工書受勅於長安書文明太后。父燕宣王碑，賜爵恭昌子，轉登聞令，遷典屬國下大夫，以奉讓律令，賜布帛八百匹，穀八百石，馬牛各二，尚書李冲甚重之。高祖以挺女

為嬪，太和十八年，大將軍宋王劉昶南鎮彭城，詔假立義將軍，為昶府長史，以疾辭免。乃以王肅為長史，其被寄過如此。後除昭武將軍，光州刺史，威恩並著，風化大行。十九年，車駕幸兗州，召挺赴行在所，及見，引論優厚，又問挺治邊之略，因及文章，高祖甚悅。謂挺曰：別卿已來，候焉二載，吾所綴文，已成一集，今當給卿副本，時可觀之。又顧謂侍臣曰：擁旄者，悉皆如此，吾何憂哉。復還州，及散騎常侍，張彝兼侍中，巡行風俗，見挺政化之美，謂挺曰：彝受使省方，探察諸訟，入境觀政，實愧清使之名。州治舊被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峯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嶽，一邦遊觀之地也。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秋夏之際，常有暴雨，迅風巖石盡落，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神相去，何遠之有。虬龍倏忽，豈唯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挺既代，即為風雹所毀。於後，復尋壞，遂莫能立。眾以為善化所感，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連亡合門，充役，挺上書，以為周書父子罪不相及，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以一人犯罪，延及合門，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辭甚雅切。高祖納之，先是，州內少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復鐵官，公私有賴。諸州中正，本在論人，高祖將辨天下氏族，仍亦訪定，乃遷授挺本州大中正，被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彩，藏之海島，垂六十歲，折達明治，令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為寶，遣送隨取，光潤果然，竟不肯受。仍表送京都，世宗即位，累表乞還，景明初，見代，老幼泣涕，追隨，緣帛贈送，挺悉不納。散騎常侍趙倫，得幸世宗，挺雖同州壤，未嘗詣門。北海王詳，為司徒錄尚書事，以挺為司馬，挺固辭，不免，世人皆歎其屈。而挺處之夷然。於後，詳攝選，眾人競稱考第，以求遷敘，挺終獨無言。詳曰：崔光州考級，並未加授，宜投一牒，當為申請。遂伯玉，恥獨為君子，亦何故。嗚然，挺對曰：階級是聖朝大例，考課亦國之恆典，下官雖愚，古實不伐之美，至於自銜，求進，竊以羞之。詳大相稱歎，自為司馬，詳未曾呼名，常稱州號，以示優禮。四年卒。時年五十九。其年冬，贈輔國將軍，幽州刺史。諡曰景。光州故吏，聞凶問，莫不悲感，共鑄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因寺，起八關齋，追奉冥福，其遺愛若此。

初崔光之在貧賤也。授贈遺衣食常親教焉。又嚴刑懲束弁於重推之中。並謂終當遠致。世稱其知人。歷官二十餘年。家資不益。食不重味。室無綺羅。閨門之內。雍雍如也。舊故多有贈題。諸子推獎素心。一無所受。有子六人。

長子孝芬。字恭梓。早有才識。博學好文。章高祖召見。甚嗟賞之。李彪謂挺曰。比見賢子。謂帝。皆歸殊優。今當為羣拜紀。挺曰。卿自欲善處人父子之間。然斯言吾所不敢聞也。司徒彭城王勰。板為行參軍。後除著作郎。襲父爵。尚書令高攀親寵。擢為子。植除青州刺史。督孝芬為司馬。後除司徒記室參軍。司空屬。定州大中正。長於剖判。甚有能名。府主任城王澄雅重之。熙平中。澄奏地制八條。孝芬所參定也。在府久之。除龍驤將軍。廷尉少卿。孝芬初。蕭衍遣將裴邃等寇淮。南。詔行臺鄭道元。都督河間王琛討之。師城父。累月不進。勅孝芬持節。齊庫刀。僅令赴接。賊退而還。荆州刺史李神儀。為蕭衍遣將攻圍。詔加孝芬通直散騎常侍。以將軍為荆州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領軍司事。請將以援神儀。因代焉。於時州郡內戍。悉已陷沒。且路由三。賊已先據。孝芬所統既少。不得徑進。遂從弘農。堰渠山道南入。連第孝重。輕兵在前。出賊不意。賊便奔散。人還安堵。肅宗嘉勞之。拜寶馬及錦綉等物。後以元義之黨。與盧同李獎等。並除名。徵還。又孝芬為廷尉之日。章武王融。以賊貨被劾。孝芬按以重法。及融為都督。北討鮮于修禮。於時孝芬第。孝濟率勳宗。從避賊於博陵郡城。為賊攻陷。尋為賊所害。賊乃密啓云。孝濟入賊。為王遠見。收捕合家。逃還。過救乃出。孝昌二年。蕭衍將成。景勳率乘。通彭城。除孝芬軍期將軍。員外常侍。兼尚書右丞。為徐州行臺。孝芬將發入。辭。豐太后謂孝芬曰。卿女今事我兒。與卿便是親舊。曾何相負。而內頭元義。車中稱此老。羅會須却之。孝芬曰。臣蒙國厚恩。義無斯語。假實有此。誰能得聞。若有聞知。此於元義親密。過臣遠矣。乞對前者。足辨虛實。豐太后愜然意解。乃有愧色。景勳乘機進。斷泗水以灌彭城。孝芬率大都督李叔仁。柴集等起。戰。景勳力屈。退走。除孝芬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兼尚書。為徐克行臺。建義初。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反。遣引南。賊。圍兗州。除孝芬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仍兼尚書。東道行臺。大都督。刁宣。馳往救援。與行臺于

暉接至。便圍之。侃突圍奔蕭衍。餘悉平定。永安二年。莊帝聞元顥有內侵之計。勅孝芬南赴徐州。顯遂潛師向考城。擒大都督濟陰王暉業。乘勝徑進。遣其後軍都督侯瑄守梁國城。以為後援。孝芬勸諸將馳往圍。暉恐。願遣援。乃急攻之。晝夜不怠。五日。暉遂突出。擒斬之。俘其卒三千餘人。莊帝還宮。授西兗州刺史。將軍如故。孝芬久倦外役。固辭不行。乃除太常卿。普泰元年。南陽太守趙脩。延襲據荊州城。囚刺史李瑒。之。招引南寇。除孝芬衛將軍。荊州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又除都督三荆諸軍事。車騎將軍。假驃騎將軍。孝芬已出次。改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西兗州刺史。太昌初。兼殿中尚書。尋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仍尚書。後加儀同三司。兼吏部尚書。出帝入關。齊獻武王至洛。與尚書辛雄。劉厥等。並誅。時年五十。沒其家口。天平中。乃免之。孝芬博文口辯。善談論。愛好後進。終日忻然。商確古今。聞以嘲諷。聽者志疲。所著文章。數十篇。有子八人。

長子勉。字宣祖。頗涉史傳。有几案才。正光初。除太學博士。莊帝之為御史中尉。啓除侍御史。永安初。除建節將軍。尚書右中兵郎中。後太尉豫章王。蕭贊。啓為諮議參軍。郎中如故。以舉人失度。為中尉。高道穆。奏免其官。普泰中。兼尚書左丞。勉善附會。世論以浮競。勉之為尚書令。朱世隆所親待。而尚書郎魏季景。尤為世隆知任。勉與季景內頗不穆。季景陰求右丞。奪勉所兼。世隆啓用季景。勉遂懷快。自失。尋除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兼國子祭酒。與儀注。太昌初。除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定州大中正。勅左右廂出入其家。被收之際。在外逃免。於後乃出。見齊獻武王於晉陽。王勞撫之。天平末。王遣勉送勳貴妻子。赴定州。因得還家。屬母李氏喪。勉哀號過性。過病卒。時年四十七。無子。第宣度。以子龍後之。

勉第宣。試司徒中郎。走於關西。宣第宣。試齊王儀同。開府司馬。宣第宣。軌。頗有才學。尚書考功郎中。與第宣。實。宣。靜。宣。略。並死於晉陽。孝芬弟孝暉。字敬業。少寬雅。早著長者之風。彭城王勰之臨定州。辟為主簿。釋褐。冀州安東府外兵參軍。歷員外散騎侍郎。軍期將軍。員外散騎常侍。武泰初。

韓首李洪，屬勳諸韓。昭孝持節為別將，韓都督李神軌討平之。李朱榮之害朝士，李暉與弟孝直，攜家避難定陶。孝莊初，徵拜通直散騎常侍，加征虜將軍。尋除趙郡太守，郡經萬衆難亂之後，民戶喪亡，六畜無遺，斗粟乃至數錢，民皆賣鬻兒女，夏極大熱，孝暉勸民多收之，郡內無牛，教其人種，招撫遺散，先恩後威，一周之後，流民大至，興立學校，親加勸導，百姓賴之。卒於郡，時年四十九。贈通直散騎常侍，平東將軍，瀛州刺史。諡曰簡，朝議謂為未申，復贈安北將軍，定州刺史。

子昂，武定中，尚書左丞，兼度支尚書。
孝暉弟孝直，字則伯，出繼伯父，性通率，美姿容，姿貌魁傑，少無官情，沉浮鄉里。河間王琛為定州刺史，以為治中，晚除瀛州安西府外兵參軍，因罷歸。及鮮于儵禮起逆，孝直率宗屬保郡城，賊攻陷，賊以孝直民望，恐移衆心，乃害之。時年四十，無子，弟孝直以子士遊為後。

士遊，儼同開府舍曹參軍。
孝直弟孝直，字叔康，身八尺，眉目疎朗，早有志尚，起家司空行參軍，尋為員外散騎侍郎，宣威將軍，仍以本官入領直，後轉寧遠將軍，汝南王開府拔領直，兼兄孝芬除荊州，詔孝直假征虜將軍，別將魏羽林二千騎，與孝芬俱行。孝直潛師徑進，賊遂破走，孝芬入城，後蕭衍將曹義宗仍在馬圍鼓動，順陽蠻夷緣邊寇竊，孝直率衆禦之，賊皆遁散。還轉直閣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亦朱北入洛，孝直以天下未寧，去職歸鄉里，勸督宗人，務行禮義，後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太昌中，又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並辭不赴。宗親勸孝直曰：「榮華人之所願，何故陸沉？」孝直不答。年五十八卒於鄉里，願命諸子曰：「吾才疎效薄，於國無功，若朝廷復加贈諡，宜循吾意，不得祗受。若我子求則非吾子，故以時服祭，勿殺生，其子皆遵行之，有四子。」

長子士顯，儼同開府行參軍。
孝直弟孝政，字季讓，十歲，接亡，號哭不絕，見者為之悲傷。操尚貞立，博洽經史，雅好辭賦，喪紀之禮，特所留情。衣服制度，手能執造。太尉汝南王悅，辟行參軍。

年四十九卒。
子巖，武定中，員外常侍，孝芬兄弟，孝義慈厚，第孝直孝政先亡，孝芬等哭泣哀慟，絕內蔬食，容貌損瘠，見者傷之。孝暉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雖鳴而起，且參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始，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既亡之後，孝芬等奉承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清，出入啓視，家事巨細，一以諮決。每兄弟出行，有獲財物，尺寸已上，皆內李氏之庫，四時分養，李自藏之。如此者二十餘歲，撫從第宣伯子，明如同氣。

挺弟挺，字廷根，少有學行，居家孝友，為宗族所稱。自中書學生為祕書中散，在內，禮勅，為高祖所知，出為冀州成陽王禮驛騎府司馬，在任久之。太和二十年，遷建威將軍，平陽太守，不拜。轉高陽內史，高祖南討，徵兼尚書左丞，留京。挺既才幹，被擢，當世以為榮。後改定職，令挺本實，惟據五品，詔曰：「挺在郡著績，宜有褒升。」除太子庶子，景明初，除長兼廷尉少卿，挺有公斷，以明察稱。河內太守陸秀與成陽王禮同謀，為逆，禮敗，事發，挺治之時，秀內外親黨，及當朝貴要，咸為之言，挺研覈，切至，終無縱緩，遂斃之。於獄，其奉法如此。正始初，除龍驤將軍，肆州刺史。在任有政績，還朝，除河東太守，承平中卒。於郡時年五十九。贈本將軍，南兗州刺史。諡曰定，據歷官四十餘載，考課恆為稱職，議者善之。

長子宣伯，早喪。
子勁，字仲括，驃騎參軍。
宣伯弟子明，美容貌，涉獵經史，少溫厚，有風尚，以軍功起家，襄威將軍，員外散騎侍郎，普泰中，從兄孝芬為荊州，請為車騎府司馬，孝芬轉西兗州，為驃騎府司馬，太昌初，冠軍將軍，北徐州，撫軍府長史，固辭不獲免。興和二年，中尉高仲密引為侍御史，尋加平西將軍，武定中卒。子道綱。

挺從父弟元珍，釋褐，司徒行參軍，稍遷司徒主簿，趙郡王幹開府，屬景明中，荊州長史，久之，為司徒從事中郎，有公平稱。後遷中散大夫，加征虜將軍，正光末，山胡作逆，除平陽太守，假右將軍，為別將，以討之，頻破胡賊，郡內以安。武泰初，

四一六

改郡爲唐州仍除元珍爲刺史加右將軍以破胡勳賜爵涼城侯亦朱榮之趣
洛也遣其都督樊子鶴取唐州元珍與行臺鄭儼拒守不從爲子鶴所陷被害
世感痛之

子叔恭

挺從父弟瑜之字仲璉少孤有學業太和中釋褐奉朝請廣陵王羽常侍累歷
蕃佐入爲司空功曹參軍事太尉主簿遷冀州撫軍府長史後爲揚州平東府
長史帶南梁太守蕭衍魏州刺史文僧明來降瑜之迎接有勳賜爵高邑男孝
昌初除總臚少卿三年卒年五十六贈平北將軍瀛州刺史有二子

長子孟舒字長才襲父爵累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與中除廣平太守卒贈
中軍將軍殷州刺史贈平東將軍諡曰康

孟舒弟仲舒武定末鄴縣令

仲舒弟季舒給事黃門侍郎

挺從祖弟修和州主簿

子儉字元恭雅有器度歷太學博士終於符璽郎中

儉弟緒字仲穆定州撫軍府法曹參軍

緒小弟孝忠侍御史祕書郎並有容貌無他才識

緒子子謙尙書郎

子謙弟子讓與侯景同反子謙坐以囚執遇病死於晉陽

子讓弟子廉等並伏法

修和弟敬德性長者有幹用高祖時自司徒主簿轉尙書都官郎中所在稱職
遷太子步兵校尉景明初母憂去職後中山王英南討引爲都督府長史加左
中郎將以功賜爵臨淄男遷龍驤將軍太府少卿以本將軍出除營州刺史庫
其愛國有馬百匹因風入境敬德悉令送還於是夷人感附熙平二年拜征虜
將軍太中大夫神龜中卒年五十七贈左將軍濟州刺史諡曰恭

子子威襲爵除奉朝請

修和從弟接字顯賓容貌魁偉放逸自高不拘常檢爲中書博士樂陵內史雅

爲任城王澄所禮待及澄爲定州刺史接了無民敬王忻然容下之後爲冀州
安東府司馬轉樂陵太守還鄉而卒

挺族子纂字叔則博學有文才景明中太學博士轉員外散騎侍郎襲威將軍
既不爲時知乃著無談子論後爲給事中延昌中除梁州征虜府長史熙平初
爲軍遠將軍廷尉正每於大獄多所據明有當官之譽時太原王靜自廷尉監
遷少卿纂恥居其下乃與靜書辭氣抑揚無上下之體又啓求解任乃除左中
郎將領尙書三公郎中未幾以公事免後爲洛陽令正光中卒年四十五贈司
徒左長史凡所製文多行於世

長子史武定末儼同府長流參軍

纂兄穆寬雅有度量州辟主簿卒

子暹武定末度支尙書兼右僕射

纂弟融字脩業奉朝請尙書令高聲出討巴蜀引爲統軍遷除員外散騎侍郎
正光中定州別駕年四十二卒

子鴻顯郡功曹

纂從祖弟遊字延叔少有風概釋褐奉朝請稍遷太尉主簿江州刺史陳伯之
啓爲司馬遷除奉軍都尉大都督中山王英征襄陽引爲錄事參軍尋轉司馬
及英敗於鍾離遊坐徙秦州久而得還大將軍高肇西征引爲統軍除步兵校
尉遷豫州征虜府長史未幾除征虜將軍北趙郡太守並有政績熙平末轉河
東太守郡有鹽戶常供州郡爲兵子孫見丁從役遊矜其勞苦乃表聞請聽更
代郡內感之太學舊在城內遊乃移置城南閉敵之處親自說經當時學者莫
不勸慕號爲良守以本將軍遷涼州刺史以母憂解任正光中起除右將軍南
秦州刺史固辭不免先是州人楊松柏楊洛德兄弟數爲反叛遊至州深加招
慰松柏歸款引爲主簿稍以辭色誘之兄弟俱至松柏既州之豪帥感遊恩過
變論羣氏咸來歸款且以過在前政不復自疑遊乃因宴會一時俱斬於是外
人以其不信合境皆反正光五年夏秦州城人殺刺史李彥據州爲逆數日之
後遊知必不定謀欲出外尋爲城人韓祖香孫棟攻於州館遊事窘登樓慷慨

悲歎乃推下小女而殺之。義不為羣小所辱也。尋為祖香等所執。審時年五十二。永安中。贈散騎侍郎鎮北將軍定州刺史。

子伏護開府參軍。

史臣曰。高祐學業優通。知名前世。儒俊之風。門舊不隕。諸子經傳之器。加有捨生之節。崔挺兄弟。風操高亮。懷文抱質。歷事著稱。見重於朝野。繼世承家。門族並著。蓋所謂彼有人焉。

魏書卷五十七

魏書卷五十七考證

崔挺傳。其被寄過如此。○北史無寄字。

李芬。奉大都督李叔仁。樂集等起殿。○起當作赴。

魏書卷五十七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四十六

楊播

楊播字延慶自云恆農華陰人也高祖結仕慕容氏卒於中山相曾祖珍太祖時歸國卒於上谷太守祖真河內清河二郡太守父懿延興末為廣平太守有稱績高祖南巡吏人頌之加軍遠將軍賜帛三百匹徵為選部給事中有公平之譽除安南將軍洛州刺史未之任而卒贈以本官加弘農公諡曰簡播本字元休太和中高祖賜改焉母王氏文明太后之外姑播少修整孝養盡禮擢為中散累遷給事領中起部曹以外親優賜加前後萬計進北部給事中詔播巡行北邊高祖親送及戶戒以軍略未幾除龍驤將軍員外常侍轉衛尉少卿常侍如故與陽平王暉等出漢北擊蠕蠕大獲而還高祖嘉其勳賜奴婢十口遷武衛將軍復擊蠕蠕至居然山而還除左將軍尋假前將軍隨車駕南討至鍾離師回詔播領步卒二千騎五百為衆軍殿時春水初長賊衆大至舟艦塞川播以諸軍渡淮未乾嚴陳南岸身自居後諸軍渡盡賊衆遂集於是圍播乃為圍陳以禦之身自搏擊斬殺甚多相拒再宿軍人食盡賊圍更急高祖在北而望之既無舟船不得救援水勢稍減播領精騎三百歷其舟船大呼曰今我欲渡能戰者來賊莫敢動遂擁衆而濟高祖甚壯之賜爵華陰子尋除右衛將軍後從討崔慧景蕭衍於鄆城破之進號平東將軍時車駕離成泗水上已設宴高祖與中軍彭城王勰賭射左衛元遙在觀朋內而播居帝曹遙射侯正中籌限已滿高祖曰左衛籌足右衛不得解播對曰仰恃聖恩庶幾必爭於是彎弓而發其箭正中高祖笑曰養由基之妙何復過是遂舉卮酒以賜播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能可謂今古之殊也從到懸瓠除太府卿進爵為伯景明初兼侍中使恆州贈恤寒乏轉左衛將軍出除安北將軍并州刺史固辭乃授安西將軍華州刺史至州借民田為御史王基所劾削除官爵延昌二年卒于家子侃等傳極不詳被斬積年至熙平中乃贈鎮西將軍雍州刺史并

復其爵諡曰壯

侃字士業頗愛琴書尤好計畫時播一門貴滿朝廷兒姪早通而侃獨不交遊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仕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歲但恨無才具耳年三十一襲爵華陰伯釋褐太尉汝南王悅騎兵參軍揚州刺史長孫稚請為錄事參軍蕭衍豫州刺史裴邃治合肥城規相掩襲密購壽春郭人李瓜花袁建等令為內應遂已篡勒兵士有期日矣而慮壽春疑覺遂移云魏始於馬頭置戍如聞復欲修白捺舊城若爾便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令板卒已集唯聽信還佐寡威欲以實答之云無修白捺意而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遠好小詰今集兵遣移虛構是言得無有別圖也稚深悟之乃云錄事可造移報侃曰彼之篡兵想別有意何為妄構白捺也他人有心子付度之勿謂棄無人也遂得移謂已知覺便爾散兵瓜花等以期契不會便相告發伏辜者十數家遂後竟襲壽春入羅城而退遂列營於黎漿梁城日夕鈔掠稚乃奏侃為統軍侃叔椿為雍州刺史又請為其府錄事參軍帶長安令府州之務多所委決及蕭寶夤等軍敗北地功曹毛洪賓據郡引寇抄掠渭北侃啟椿自出討之遂購募戰士宿衛之間得三千餘人銜枚夜進至馮翊郡西賊見大軍卒至衆情離解洪賓遂通書送質乞求自效於是擒送宿勤明達兄子賊署南平王烏過仁後雍州刺史蕭寶夤據州反尚書僕射長孫稚討之除侃鎮遠將軍諫議大夫為稚行臺左丞尋轉通直散騎常侍軍次弘農侃白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挾關為壘勝負之理久而無決豈才雄相類算略抗行當以河山險阻難用智力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勝縱曹操更出亦無所勝奇必須北取蒲坂飛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關心華州之圍可不戰而解潼關之賊必望風潰散諸處既平長安自剋愚計可錄請為明公前驅稚曰薛儁義已圍河東薛鳳賢又保安邑郡督宗正珍孫休師虞坂久不能進雖有此計猶用為疑侃曰珍孫本行陳一夫因緣進達可為人使未可使人一旦受元帥之任處分三軍精神亂矣軍堪圍城河東治在蒲坂西帶河渭所部之民多在東境倘義驍率壯勇西圍郡邑父老妻弱尚保舊村若軍乘一臨方寸各亂人人思歸則郡圍自解

不戰而勝昭然在目。稚從之。令其子彥等領騎與侃於弘農北渡。所領悉是騎士。習於野戰。未可攻城。便據石維壁。侃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民情。向背然後可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烽火。各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火者。即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賞賚軍士。民遂轉相告報。未嘗降者。亦詐舉烽火。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圍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脩義亦即逃遁。長安平。侃頗有力。建義初。除冠軍將軍。東雍州刺史。其年州罷。除中散大夫。為都督鎮潼關。還朝。除右將軍。岐州刺史。屬元顥內逼。詔以本官假撫軍將軍。為都督。率衆鎮大梁。未發。詔行北中郎將。孝莊徙御河北。執侃手曰。朕停卿著寄。移任此者。正為今日。但卿尊卑百口。若隨朕行。所累處大。卿可還洛。寄之後圖。侃曰。此誠陛下曲恩。寧可以臣微族。頓廢君臣之義。固求陪從。至建州。敘行從功臣。自城陽王徽已下。凡十人。並增三階。以侃河梁之誠。特加四階。侃固辭。乞同諸人。久乃見許。於是除鎮軍將軍。度支尚書。兼給事黃門侍郎。數西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及車駕南還。顥令蕭衍將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岸。有夏州義士為顥守河中渚。乃密信通款。求破橋立效。朱榮率軍赴之。及橋破。應接不果。皆為顥所屠滅。榮因愴然。將為還計。欲更圖後舉。侃曰。未審明大王發并州之日。已知有夏州義士指來相應。為欲廣申經略。軍復帝基乎。夫兵散而更合。瘡愈而更戰。持此收功。自古不少。豈可以一圖不全。而衆慮頓廢。今事不果。乃是兩賊相殺。則大王之利矣。若今即還。民情失望。去就之心。何由可保。未若召發民村。惟多縛筏。間以舟楫。沿河廣布。令數百里中。皆為渡勢。首尾既遠。顥復知防何處。一旦得渡。必立大功。榮大笑曰。黃門即奏行此計。於是朱榮與侃等。遂於馬渚楊南渡。破顥子領軍將軍冠受擒之。顥便南走。車駕入都。侃解尚書正黃門。加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以濟河之功。進爵濟北郡開國公。增邑五百戶。復除其長子師冲為祕書郎。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侃奏曰。昔馬援至隴西。書上書求復五銖錢。事下三府不許。及援徵入。為虎賁中郎。親對光武。申釋其趣。事始施行。臣頃在雍州。亦表陳其事。聽人與官。並鑄五銖錢。使人樂為而俗弊得改。旨下尚書八

座不許。以今況昔。即理不殊。求取臣前表。經御披析。侃乃隨事剖辨。孝莊從之。乃鑄五銖錢。如侃所奏。乃俟醜奴陷東秦。遂圍岐州。扇誘巴蜀。大都督朱天光率衆西伐。詔侃以本官使持節。兼尚書僕射。為關右慰勞大使。還朝。除侍中。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莊帝將圖朱榮也。侃與其內弟李暉。城陽王徽。侍中李暉等。咸預密謀。朱榮之入洛也。侃時休沐。遂得潛歸於華陰。普泰初。天光在關西。遣侃子婦父章義遠招慰之。立盟許。恕其罪。侃從兄昱。恐為家禍。令侃出應。假其食言。不過一人身。歿。實全百口。侃往赴之。秋七月。為天光所害。太子純。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子純。隨。播。字延壽。本字仲考。太和中。與播俱蒙高祖賜改。性寬謹。初拜中散。典御。庶曹。以端慎小心。事司醫藥。運內給事。與兄播並侍禁闈。又領圖書行職。改授中部曹。析訟公正。高祖嘉之。及文明太后崩。高祖五日不食。播進諫曰。陛下至性孝過有虞。居哀五朝。水漿不御。羣下惶灼。莫知所言。陛下荷祖宗之業。臨萬國之重。豈可同匹夫之節。以取僇。且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高祖感其言。乃一進粥。轉授宮與曹少卿。加給事中。出為安遠將軍。豫州刺史。高祖自洛向豫。幸其州館。宿。賜馬十匹。錢千匹。還冠軍將軍。濟州刺史。高祖自鍾離趣鄴。至碭。幸其州館。又賜馬二匹。錢千五百匹。坐為平原太守。崔敏所訟。廷尉輪輒收市利。費用官炭。免官。後降為寧朔將軍。梁州刺史。初。武興王楊集始。為楊靈珍所破。降於蕭鸞。至是。率賊萬餘。自漢中而北。規復舊土。椿領步騎五千。出頓下辨。始書集始。開以利。害集始執書對使者。曰。楊使君此書。除我心腹之疾。遂領其部。曲千餘人來降。尋以母老。解還。後武都氏。楊會反。假播節。冠軍將軍。都督西征諸軍事。行梁州刺史。與軍司羊社討破之。於後梁州。運糧為羣氏劫奪。詔播兼征虜將軍。持節招慰。尋以氏叛。拜光祿大夫。假平西將軍。嘗征討諸軍事。以討之。還兼太僕卿。秦州羌呂苟兒。涇州屠各陳曠等。乘反。詔播為別將。隸安西將軍元翼。討之。賊入隴。守蹊自固。或謀伏兵山陔。斷其出入。待糧盡而攻之。或云斬除山木。縱火焚之。然後進討。播

曰並非計也此本規整非有經略自王師一至無戰不摧所以深窺者正避死耳今宜勸三軍勿更便探賊必謂我見險不前心輕我軍然後掩其不備可一舉而平矣乃緩師不進賊果出掠乃以軍中驢馬餉之不加討逐如是多日陰閉精卒銜枚夜襲斬驍傳首入正太僕卿加安東將軍初顯祖世有蠶繭萬餘戶降附居於高平薄骨律二鎮太和之末叛走略盡惟有一千餘家太中大夫王通高平鎮將郎育等求徙置淮北防其叛走詔許之慮不從命乃使椿持節往徙焉椿以為徙之無益上書曰臣以古人有言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荒忽之人羈縻而已是以先朝居之於荒服之間者正以悅近來遠招附殊俗亦以別華戎異內外也今新附者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安不安必思土思土則走叛孤死首丘其害方甚又此族類衣毛食肉樂寒便寒南土濕熱往必將盡進失歸伏之心退非藩衛之益徙在中夏而生後患愚心所見謂爲不可時八座議不從徙徙於濟州魏州之冀州元愉之難果悉浮河赴賊所在抄掠如椿所策承平初徐州城人成景儁以宿豫叛詔椿率衆四萬討之不剋而返久之除都督朔州撫翼武川懷朔三鎮三遣諸軍事平北將軍朔州刺史在州爲廷尉奏椿前爲太僕卿日招引細人盜種牧田三百四十頃依律處刑五歲尙書邢繼據正始別格奏椿罪應除名爲庶人注籍盜門同籍合門不仕世宗以新律既班不宜雜用舊制詔依寺斷聽以贖論尋加撫軍將軍入除都官尙書監修白溝堤堰復以本將軍除定州刺史自太祖平中山多置軍府以相威攝凡有八軍軍各配兵五千食祿主帥軍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入軍之兵漸割南戍一軍兵纔千餘然主帥如故費祿不少椿表罷四軍減其帥百八十四人州有宗子稻田屯兵八百戶年常發夫三千軍三百車修補畦堰椿以屯兵惟輸此田課更無他役及至開月卽應修治不容復勞百姓椿亦表罷朝廷從之椿在州因治黑山道餘功伐木私造佛寺役使兵力爲御史所劾除名爲庶人正光五年除輔國將軍南秦州刺史時南秦州反叛路又阻塞仍停長安轉授岐州復除撫軍將軍尙書左衛將軍又兼尙書右僕射馳驛詣并肆肅編二萬匹募召恆朔流民揀充軍士不行尋加衛將軍出除都督雍南函二州諸

軍事本將軍雍州刺史又進號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蕭寶實元恆芝諸軍爲賊所敗恆芝從渭北東渡椿使追之不止寶實後至留於道逃國內收集將士猶得萬餘由是三輔人心頗得安帖于時涇岐及幽悉已陷賊扶風以西非復國有椿乃鳩募內外得七千餘人遣兄子錄事參軍侃率以防禦詔椿以本官加侍中兼尙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關西諸將其統內五品已下郡縣須有補用者任卽擬授椿遇暴疾頻啓乞解詔許之以蕭寶實代椿爲刺史行臺椿還鄉里遇子昱將還京師因謂曰當今雍州刺史亦不賢於蕭寶實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濫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且寶實不藉刺史爲榮吾觀其得州喜悅不少至於賞罰云爲不依常憲恐有異心關中可惜汝今赴京稱吾此意以啓二聖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其不遣必成深憂昱還面啓肅宗及靈太后並不信納及寶實還害御史中尉鄭道元猶上表自理稱爲椿父子所謗詔復除椿都督雍岐南函三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討蜀大都督椿辭以老病不行建義元年遷司徒公朱榮東討葛榮詔椿統衆爲後軍榮擒葛榮乃止永安初進位太保侍中給後部鼓吹元顯入洛椿子征東將軍昱出鎮滎陽爲顯所擒又椿弟順爲冀州刺史順子仲宣正平太守兄子侃弟子通並從駕河北爲顯嫌疑以椿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及加罪時人助其憂怖或有勸椿攜家避禍椿曰吾內外百口何處逃竄正當坐任運耳莊帝還宮椿每辭避不許上書頻乞歸老詔曰椿國之老成方所尊尙遽以高年願言致仕願懷舊德是以未從但告調煩煩辭理彌固以茲難奪又所重遽今便允其雅志可服侍中朝服賜服一具衣一襲八尺牀帳几杖不朝乘安車駕駟馬給扶傳詔二人仰所在郡縣時以禮存問安否方華詢訪良用憮然椿奉詔於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捧手流淚曰公先帝舊臣實爲元老今四方未寧理須諮訪但高尙其志決意不留旣難相違深用懷愴椿亦歎歎欲拜莊帝親執不聽於是賜以絹布給羽林衛送軍公百寮餞於城西發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歎椿臨行誠子孫曰我家入魏之始卽爲上客給田宅賜奴婢馬牛羊速成富室自爾至今二十年二千石

方伯不絕，祿恤甚多。至於親姻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贈，往來賓客，必以酒肉飲食，是故親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丈夫好服綠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恒見翁著布衣，帶常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脫若富貴，於今日者，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為富也。又不聽治生求利，又不聽與勢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違奉。今汝等服乘，以漸華好，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世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又願畢吾兄弟世，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為虛假。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不為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方為勢家所奪。北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時口敕責諸內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瞋嫌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閉者。吾兄弟自相誠曰：今忝二聖近臣，母子關甚難，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縱被瞋責，慎勿輕言。十餘年中，不嘗言一人罪過，當時大被嫌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言，正恐不審，仰誤聖聽，是以不敢言。於後終以不言蒙賞。及二聖閉言，終不敢輒爾。傳通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堂豫謙高祖謂諸王諸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非言語，和朕母子者，唯楊椿兄弟，遂舉賜四兄及吾酒，汝等脫若萬一家時，主知過，宜深慎言論，不可輕論人惡也。吾自惟文武才藝，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位登侍中，尚書，四歷九卿，十為刺史，光祿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保，津今復為司空者，正由忠貞，小心謹慎，口不嘗論人過，無貴無賤，待之以禮，以是故至此耳。聞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而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論人惡者，及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仕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為奢淫，慎慎，假不勝人，足免尤請，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為一門法耳。非是。

荀求千載之名也。汝等能記吾言，百年之後，終無恨矣。禧還華陰，踰年，普泰元年七月，為承天光所奪，年七十七，時人莫不冤痛之。太昌初，贈都督冀定殷相四州諸軍事，太師，丞相，冀州刺史。

子昱，字元暉，起家廣平王懷左常侍，懷好武事，數出遊獵，昱每規諫，正始中，以京兆廣平二王國臣，多有縱恣，公行屬請，於是詔御史中尉崔亮窮治之，伏法於都市者三十餘人，其不死者，悉除名為民。唯昱與博陵崔楷，以忠諫得免。後除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尚書令王肅除揚州刺史，出領於洛陽東，朝貴畢集，詔令諸王送別，昱伯父播，同在饌席，酒酣之後，廣陽王嘉，北海王詳等與播論議，競理播不為之屈，北海顧謂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前對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滄，則從其滄，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茹，一坐數其能言，肅曰：非此耶，何得申二父之美也。延昌三年，以本官帶詹事丞，于時肅宗在懷抱之中，至於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宮寮聞知。昱諫曰：陛下不以臣等凡淺，備位宮臣，太子動止，宜令異從，然自此以來，輕爾出入，進無二傳輔導之美，退闕軍寮陪侍之式，非所謂示民軌儀，著君臣之義。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勅，令臣下咸知，為後世法。於是詔曰：自今已後，若非朕手勅，勿令兒輒出。宮臣在直者，從至萬歲門，久之，轉太尉掾，兼中書舍人。豐太后嘗從容謂昱曰：今帝年幼，朕親萬機，然自薄德化，不能感親姻在外，不釋人心，卿有所聞，慎勿諱隱。昱於是奏揚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恆州刺史楊鈞，造銀食器十具，並餉領軍元義。豐太后召又夫妻泣而責之，義深恨之。昱第六叔舒妻，武昌王和之妹，和即義之從祖父，舒早喪，有一男六女，及終喪而元氏頻請別居，昱父楷乃集親姻泣而謂曰：我第不幸，早終，今男不婚，女未嫁，何忽忽便求離居，不聽。遂懷憾焉。神龜二年，瀛州民劉宣明謀反，事覺逃竄，義乃使和及元氏，輕告昱，藏隱宣明，云父定州刺史楷，叔華州刺史津，並送甲仗三百具，謀圖不逞。義又構成其事，乃遣左右御仗五百人，夜圍昱宅而收之，並無所獲。豐太后問其狀，昱具對元氏，遂覺之端，官至哀切。太后乃解昱縛，和及元氏並處死刑，而义相左右，和直免官。元氏卒亦不坐。及元义之廢，太后乃出昱為濟陰內史，中山王

熙起兵於鄆。文遣黃門盧同詣鄆刑熙，并窮黨與。同希文旨，就鄆錄熙赴鄆。訊百日後，乃還任。李昌初除征虜將軍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時北鎮饑民二十餘萬，詔昱為使，分散於冀定瀛三州。就食後，賊圍幽州，詔昱兼侍中，持節備西北道大都督。北海王顥仍隨軍監察，幽州圍解。雍州屬賊張映龍、姜神達、知州內空虛，謀欲攻。刺史元脩義懼而請援。一日一夜，書移九通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昱曰：「長安關中基本，今大軍頓在涇，與賊相對，若使長安不守，大軍自然瓦解。此軍雖往，有何益也。」遂與叔仁等俱進。於陳新神達及諸賊四百許人，餘悉奔散。詔以昱受旨催督，而顥軍稽遲，遂免。昱官乃兼侍中、催軍、尋除征虜將軍、涇州刺史。未幾，昱又擢出為雍州刺史。徵昱還，除吏部郎中、武衛將軍。轉北中郎將，加安東將軍及蕭實等，敗於關中。以昱兼七兵尚書，持節假撫軍將軍，都督防守雍州。昱遇賊失利而返，除度支尚書，轉撫軍徐州刺史。尋除鎮東將軍，假車騎將軍。東南道都督又加散騎常侍，使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南叛蕭衍遣將軍王辯率衆寇徐州。番郡人續豐珍受衍平北將軍番郡刺史擁衆一萬，攻逼番城。昱遣別將劉誠擊破之。臨陳斬豐珍首。王辯退走。侃兄深時為徐州行臺府州威欲禁深，深曰：「昔叔向不以射也，見廢春秋責之，奈何以侃罪深也。」宜聽朝旨，不許羣議。還朝未幾，屬元顥侵逼大梁，除昱征東將軍。右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使持節假車騎將軍，為南道大都督。鎮樂陽。顥既擒，濟陰王暉乘虛徑進，大兵集於城下。遣其左衛劉業王道安等，招昱令降。昱不從。顥遂攻之，城陷。都督元恭、太守西河王儉並踰城而走，俱被擒。繫昱與第惠五人在門樓上。須臾，顥至，執昱下城。面責昱曰：「楊昱，卿今死甘心否？卿自負我，非我負卿也。」昱答曰：「分不望生，向所以不下樓者，正慮亂兵耳。但恨八十老父無人供養，貧病黃泉，求乞小第一命，便死不朽也。」顥乃拘之。明日，顥將陳慶之、胡光等三百餘人伏轅樓前，請曰：「陛下渡江三千里，無遺鐵之費。昨日一朝殺傷五百餘人，求乞楊昱以快意。」顥曰：「我在江東嘗聞樂主言，初下都日，袁昂為吳郡不降，稱其忠節。奈何殺楊昱，自此之外，任卿等所請。」於是斬昱下統帥三十七人，皆令戮兵刺腹取心食之。顥既入洛，除昱名為民，孝莊還宮，還復

前官。及父椿辭老，請解官從養。詔不許。余朱榮之死也，昱為東道行臺，率衆拒余朱仲遠。會余朱北入洛，昱還京師，後歸鄉里，亦為天光所害。太昌初，贈都督瀛定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史。
子孝崇，員外郎，走免。匿於壘中，潛結渠帥，謀應齊獻武王以誅余朱氏，微服入洛，參伺機會，為人所告。世隆收付廷尉，掠殺之。
椿弟穎，字惠哲，本州別駕。
子叔良，武定中，新安太守。
穎弟順，字延和，寬裕謹厚。太和中，起家奉朝請，累遷直閣將軍。北中郎將兼武衛將軍，太僕卿，預立莊帝之功，封三門縣開國公，食邑七百戶。出為平北將軍，冀州刺史，尋進號撫軍將軍。罷州還，過壽年六十五。太昌初，贈都督，相，殷二州諸軍事，太尉公，錄尚書事，相州刺史。
子辯，字僧達，歷通直常侍，平東將軍，東雍州刺史。
辯弟仲宜，有風度才學，自奉朝請，稍遷太尉掾，中書舍人，通直散騎侍郎，加鎮遠將軍，賜爵弘農男。建義初，遷通直常侍，出為平西將軍。正平太守，進爵為伯。在郡有能名，就加安西將軍。還京之日，兄弟與父同遇害。辯，太昌初，贈使持節，都督燕恆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恆州刺史。仲宜，贈都督，青光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青州刺史。
仲宜子玄就，幼而俊拔，收捕時年九歲，牽挽兵人，謂曰：「欲害諸軍，乞先就死。」兵人以刀斫斷其臂，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永熙初，贈汝陰太守。仲宜弟測，朱衣直閣，亦同時見害。太昌中，贈都督，平營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吏部尚書，平州刺史。
測弟稚卿，太昌中，為尚書右丞，坐事死。
順弟津，字羅漢，本名延祚，高祖賜名焉。少端謹，以器度見稱。年十一，除侍御中。散于時，高祖沖幼，文明太后臨朝，津會久侍左右，忽咳逆失聲，遂吐血數升，藏衣袖。太后聞聲，聞而不見，問其故，具以實言。遂以敬慎見知，賜練百匹，還符璽。郎中，津以身在禁密，不外交遊。至於宗族姻表，罕相祗候。司徒馮誕與津少結

交遊而津見其貴寵每恆退避及相招命多辭疾不往誕以為恨而津逾遠焉人或謂之曰司徒君之少舊宜蒙進達何遠自外也津曰為勢家所厚復何容易但全吾今日亦以足矣轉振威將軍領監曹事令又為直護太子步兵校尉高祖南征以津為都督征南府長史至懸瓠徵加直閣將軍後從蕭濟淮司徒誕薨高祖以津送極還都遷長水校尉仍直閣景明中世宗遊於北邙津時陪從太尉咸陽王禧謀反世宗馳入華林時直閣中有同禧謀皆在從限及禧平帝顧謂朝臣曰直閣半為逆黨非至忠者安能不預此謀因拜津左中郎將遷驍騎將軍仍直閣出除征虜將軍岐州刺史津巨細躬親孜孜不倦有武功民實謂三匹去城十里為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劫人因以備之使著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劫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出而哭云是己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緝俱獲自是闔境畏服至於守令寮佐有瀆貨者未嘗公言其罪常以私書切責之於是官屬感厲莫有犯法以母憂去職延昌末起為右將軍華州刺史與兄播前後皆牧本州當世榮之先是受調絹匹度尺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其輸物尤好者賜以杯酒而出所輸少劣亦為受之但無酒以示其恥於是人競相勸官調更勝舊日遷除北中郎將帶河內太守太后疑津貳己不欲使其處河山之要轉平北將軍肆州刺史仍轉并州刺史將軍如故徵拜右衛將軍孝昌初加散騎常侍尋以本官行定州事既而近鎮擾亂便逼舊京乃加津安北將軍假撫軍將軍北道大都督右衛尋轉左衛加撫軍將軍始津受命出據靈丘而賊帥鮮于修禮起於博陵定州危急遂回師南赴始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賊既乘勝士眾勞疲柵壘未安不可擬敵賊必夜至則萬無一全欲移軍入城更圖後舉刺史元固稱賊既逼城不可示弱閉門不內津揮刀欲斬門者軍乃得入城賊果夜至見柵空而去其後賊攻州城東面已入羅城刺史閉小城東門城中搖擾不敢出戰津欲禦賊長史許被守門不聽津手劍擊被不中乃走津開門出戰斬賊帥一人殺賊數百賊退人心少安詔除衛尉卿征官如故以津兄衛尉卿椿代為左衛尋

加鎮軍將軍討虜都督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初津兄椿得罪此州由鉅鹿人趙略投書所致及津之至略舉家逃走津乃下教慰諭令其還業於是闔州愧服遠近稱之時賊帥薛儵禮杜洛周殘掠州境孤城獨立在兩寇之間津貯積柴粟修理戰具更營雉堞賊每來攻機械競起又於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廣作地道潛兵涌出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遂相語曰不畏利槩堅城唯畏楊公鐵星津與賊帥元洪業及與賊中督將尉靈根程殺鬼潘法顯等書曉諭之并授鐵券許以爵位令圖賊帥毛普賢洪業等感悟復書云今與諸人密議欲殺普賢願公聽之又賊欲圍城正為取北人耳城中所有北人必須盡殺公若置之恐縱敵為患矣願公察之津以城內北人雖是惡黨然掌握中物未忍便殺但收內子城防禁而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朝廷初以鐵券二十枚委津分給津隨賊中首領間行送之儵禮普賢願亦由此而死既而杜洛周圍州城津盡力捍守詔加衛將軍封開國縣侯邑一千戶將士有功者任津科賞兵民給復八年萬榮以司徒說津津大怒斬其使以絕之自受攻圍經涉三稜朝廷不能拯赴乃遣長子通突圍而出詣蠕蠕主阿那瓊令其討賊通日夜泣論阿那瓊遣其從祖吐豆發率精騎一萬南出前鋒已達廣昌賊防塞隘口蠕蠕持疑遂還津長史李裔引賊踰城賊入轉乘津苦戰不敵遂見拘執洛周脫津衣服置地牢下數日欲將烹之諸賊還相諫止遂得免害津曾與裔相見對諸賊帥以大義責之辭淚俱發裔大慚與守者以相告洛周弗之責也及萬榮吞洛周復為榮所拘守榮破始得還洛永安初詔除津本將軍荊州刺史加散騎常侍當州都督津以前在中山陷寇詣闕固辭竟不之任二年兼吏部尚書又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仍除吏部元顥內逼莊帝將親出討以津為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將軍未行顥入及顥敗津乃入宿殿中掃洒宮掖遣第二子逸封閉府庫各令防守及帝入也津迎於北邙流涕謝罪帝深嘉慰之尋以津為司空加侍中亦朱榮死也以津為都督并肆燕恆雲朔顯汾蔚九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兼尚書令北道大行臺并州刺史侍中司空如故委津以討胡經略津馳至鄴手下唯羽林五百人士馬寡弱始加招募將從隘口而入值亦朱光等便已

剋洛相州刺史李神等議欲與津舉城通款津不從以子逸既爲光州刺史兄子昱時爲東道行臺煬率部曲在於梁沛津規欲東轉更爲方略乃率輕騎望於濟州渡河而余朱仲遠已陷東郡所圖不遂乃還京師普泰元年亦遇害於洛時年六十三太昌初贈都督秦華雍三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傅雍州刺史諡曰孝穆將葬本鄉詔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津有六子

長子通字山才其家貴顯諸子弱冠咸歷王爵而通性澹退年近三十方爲鎮西府主簿累遷尚書郎莊帝北巡奉詔慰勞山東車駕入洛除尚書左丞又爲光祿大夫仍左丞永安末父津受委河北兼黃門郎詣鄴參行省事尋遷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亦被害於洛時年四十二太昌初贈車騎大將軍儼同三司幽州刺史諡曰恭定

通弟逸字遵道有當世才度起家員外散騎侍郎以功賜爵華陰男轉給事中父津在中山爲賊攻逼逸請使於余朱榮徵師赴救詔許之建義初莊帝猶在河陽逸獨往謁帝特除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及朝士愷禍帝益憂怖詔逸晝夜陪侍數日之內常寢宿於御牀前帝會夜中謂逸曰昨來舉目唯見異人賴得卿差以自慰尋除吏部郎中出爲平西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時年二十九於時方伯之少未有先之者仍以路阻不行改除平東將軍光州刺史逸折節綏撫乃心民務或日昃不食夜分不寢至於兵人從役必親自送之或風日之中雨雪之下人不堪其勞逸曾無倦色又法令嚴明寬猛相濟於是合境肅然莫敢干犯時災儉連歲人多餓死逸欲以倉粟賑給而所司懼罪不敢逸曰國以人爲本人以食爲命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假令以此獲戾吾所甘心遂出粟然後申表右僕射元羅以下謂公儲難關並執不許尚書令臨淮王或以爲宜貸二萬詔聽二萬逸既出粟之後其老小殘疾不能自存活者又於州門煮粥飯之將死而得濟者以萬數帝聞而善之逸爲政愛人尤憎豪猾廣設耳目其兵吏出使下邑皆自持權人或爲設食者雖在閭室終不進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在州政績尤美及其家禍余朱仲遠遣使於州審之時年三十二吏人如喪親戚城邑村落爲營齋供一月之中所在不絕太昌

初贈都督豫鄆二州諸軍事衛將軍尚書僕射豫州刺史諡曰貞

逸弟懿字遵智辟太尉行參軍歷員外散騎常侍以功賜爵弘農伯鎮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衛將軍在晉陽爲余朱兆所害太昌初贈驃騎將軍兗州刺史諡曰忠武定中吏部尚書華陰縣開國侯

津弟暉字廷季性雅厚頗有文學起家奉朝請稍遷散騎侍郎直閣將軍本州大中正兼武衛將軍尚食典御孝昌初正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莊帝初遇害於河陰贈衛將軍儼同三司雍州刺史

子元讓武定末尚書祠部郎中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剛毅椿津恭謙與人言自稱名字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幙障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

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侍還室仍假寐問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嘗且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司空於時府主皆引寮佐人就津求官津曰此事須家兄裁之何爲見問初津

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兄弟皆有孫唯椿有曾孫年十五六矣椿常欲爲之早娶望見玄孫自昱已下率多學尚時人莫不欽羨焉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餐庭無間言魏世以來唯有盧淵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逮焉世隆等將害椿家

誣其爲逆奏請收治前廢帝不許世隆復苦執不得已下詔付有司檢聞世隆遂遣步騎夜圍其宅天光亦同日收椿於華陰東西兩家無少長皆遇禍籍其家世隆後乃奏云楊家實反夜拒軍人遂盡格殺廢帝惋恨久之不言而已知世隆縱擅無如之何承熙中椿合家歸葬華陰衆咸觀而悲傷焉

播族弟鈞租驢庫部給事稍遷洛州刺史卒贈弘農公諡曰簡父恩河間太守鈞頗有幹用自廷尉正爲長水校尉中壘將軍洛陽令出除中山太守入爲司徒左長史又除徐州東荊州刺史遷爲廷尉卿拜恒州刺史轉懷朔鎮將所居

以彈濟稱後爲撫軍將軍七兵尚書北道行臺卒贈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

將軍左光祿大夫華州刺史

長子暄卒於尚書郎

暄弟穆華州別駕

穆弟儉軍遠將軍領丘太守建義初除太府少卿尋為華州中正加左將軍儉

與元顥有舊及顥入洛受其位任莊帝還宮坐免後以本將軍領州刺史尋加

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州罷不行普泰初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承熙中以

大將軍除北雍州刺史仍陷關西

儉弟寬自宗正丞建義初為通直散騎侍郎領河南尹丞稍遷散騎常侍安東

將軍永安二年除中軍將軍太府卿後為散騎常侍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澄

城縣開國伯太昌初除給事黃門侍郎尋加驃騎大將軍除華州大中正監內

典書事坐事去官承熙三年兼武衛將軍又除黃門郎隨出帝入關西儉寬皆

輕薄無行為人流所鄙

史臣曰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內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所謂門生

故吏遍於天下而言色恂恂出於誠至恭德慎行為世師範漢之萬石家風陳

紀門法所不過也諸子秀立青紫盈庭其積善之慶歟及胡逆擅朝淫刑肆毒

以斯族而遇斯禍報施之理何相反哉

魏書卷五十八

魏書卷五十八考證

楊播傳朱榮東討葛榮○討監本作封各本同本書考莊帝紀建義元年九

月壬申柱國大將軍朱榮率騎七千討葛榮於渣口破擒之於衆悉降葛

定渣瀛殷五州平則封字乃討字之訛也

魏書卷五十八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四十七

劉昶

蕭寶實

蕭正表

劉昶字休道，義隆第九子也。義隆時封義陽王，兄駿以為征北將軍徐州刺史。嗣府及駿子子業立，昏狂肆暴，害其親屬，昶有異志，昶聞甚懼，遣典儀虞法生表求入朝，以觀其意。子業曰：「義陽與太宰謀反，我欲討之，今知求還甚善。」又屢詰法生，義陽謀事，汝何故不啓法生懼禍，走歸彭城，昶欲襲建康諸郡，並不受命。和平六年，遂委母妻攜妾吳氏，作丈夫服，結義從六十餘人，間行來降。在路多叛，隨昶至者二十許人，昶雖學不淵洽，略覽子史，前後表啓皆其自製。朝廷嘉重之，尚武邑公主，拜侍中，征南將軍馬都尉，封丹陽王。歲餘而公主薨，更尚建興長公主，皇與中，劉或遣其員外郎李豐來朝，顯祖詔昶與或書，為兄弟之戒，或答書，昶以母為其國妾，宜如春秋，初魯對楚稱外臣之禮，尋救昶更與或書，昶表曰：「臣植根南裔，託體不殊，乘旄作牧，職班台位，天厭子業，夷戮同體，背本歸朝，事捨簪笄，臣弟或廢姪自立，彰于遐邇，孔懷之義，難奪為臣之典，靡經棠棣之詠，可修越敬之事，未允，臣若改書，事為二敬，猶修往文，彼所不納，伏願聖慈，停臣今答朝廷從之，拜外都坐大官，公主復薨，更尚平陽長公主，昶好犬馬，愛武事，入國歷紀，猶布衣皂冠，同凶素之服，然詞晉重僕，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或戾手鬻臂，至於痛傷，笑呼之聲，聞于御聽，高祖每優假之，不以怪問，至於陳奏本國事故，語及征役，則能敘容涕泗，悲動左右，而天性褊躁，喜怒不恆，每至威忿，楚朴特苦，引待南土，禮多不足，緣此人懷畏避，太和初，轉內都坐大官，及蕭道成殺劉昶，時道諸將南伐，詔昶曰：「卿識機體，運先覺而來，卿宗廟不復血食，朕聞斯問，於念兼懷，今遣大將軍率南州甲卒，以伐逆豎，剽蕩兇醜，翦除民害，氛穢既清，即胙卿江南之土，以興蕃業，乃以本將軍與諸將同行，路經徐州，哭拜其母舊堂，哀感從者，乃遍循故居，處處墮涕，左右亦莫不辛酸，及至軍所，將欲臨陳，四面拜請，將士自陳家園滅亡，蒙朝廷慈

覆，辭理切至，聲氣激揚，涕泗橫流，三軍咸為感歎，後昶恐雨水方降，表請還師，從之，又加儀同三司，領儀曹尚書，於時改革朝儀，詔昶與蔣少遊專主其事，昶條上舊式，略不遺忘，高祖引見於宣文堂，昶啓曰：「臣本國不遠，私有虛政，不能廢昏立德，扶定傾危，萬里奔波，投蔭皇闕，仰賴天慈，以存首領，然大恥未雪，痛愧纏心，屬逢陛下，釐枝之始，願垂曲恩，處臣邊戍，招集遺人，以雪私恥，雖死之日，猶若生年，悲泣良久，高祖曰：「卿投誠累紀，本邦湮滅，王者未能恤難，矜災，良以為愧，出蕃之日，請別當處分，後以昶女為鄉君，高祖臨宣文堂，見武與王楊樂始，既而引樂始入宴，詔昶曰：「樂始邊方之會，不足以當諸侯之禮，但王者不遺小國之臣，況此蕃垂之主，故勞公卿於此，昶對曰：「陛下遣化光，被自北而南，故巴漢之雄，遠觀天關，臣猥瞻威禮，實忻嘉遇，高祖曰：「武與宕昌於禮容並不閉備，向見樂始，觀其舉動，有賢於爾，承昶對曰：「陛下惠洽普天，澤流無外，武與襄爾，豈不食榘懷音，又為中書監，開建五等封，昶齊郡開國公，加宋王之號，十七年春，高祖臨經武殿，大議南伐，語及劉蕭篡奪之事，昶每悲泣不已，因奏曰：「臣本朝淪喪，艱難備罹，冀特國靈，釋臣私恥，頓首拜謝，高祖亦為之流涕，禮之彌崇，蕭贖雍州刺史曹虎之詐降也，詔昶以兵出義陽，無功而還，十八年，除使持節都督吳越楚彭城諸軍事，大將軍，固辭，詔不許，又賜布千匹，及發高祖親餞之命，百寮賦詩贈昶，又以其文集一部，賜昶高祖，因以所製文筆示之，謂昶曰：「時契勝殘，事鍾文業，雖則不學，欲罷不能，脫思一見，故以相示，雖無足味，聊復為笑耳，其重昶如是，自昶之背彭城，至是久矣，其昔齋宇山池，並尚存立，昶更修繕，遺處其中，不能經邊懷物，撫接義故，而閨門喧張，內外森雜，前民舊吏，莫不慨歎，焉豫營基於彭城西南，與三公主同坐，而異穴，發石累之，墮崩，壓殺十餘人，後復移改為公私費，高祖南討，昶候駕於行宮，高祖遣侍中迎勞之，昶封蕭昭業司州，雖屢破賊軍，而義陽拒守不剋，昶乃班師，十九年，高祖在彭城，昶至入見，昶曰：「臣奉敕專征，剽兇醜，徒勞士馬，久淹歲時，有損威靈，伏聽斧鉞，高祖曰：「朕之此行，本無攻守之意，正欲伐罪弔民，宣威布德，二事既暢，不失本圖，朕亦無剋而還，豈但卿也，十月，昶朝于京師，高祖臨光極堂，大宴，高祖

曰朝因月且欲評魏典夫典者為國大綱治民之柄君能好典則國治不能則國亂我國家昔在恆代隨時制作非通世之長典故自夏及秋親議條制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為不爾何者當今之世仰祖質朴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各品無別此殊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苟有其人可起家為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為一人渾我典制故令班鏡九流清一朝軌使千載之後我得髣髴唐虞卿等依佛元凱和對曰陛下光宅中區惟新朝典刊正九流為不朽之法豈唯髣髴唐虞固以有三代高祖曰國家本來有一事可慨可慨者何恆無公言得失今卿等各盡其心人君患不能納羣下之諫為臣患不能盡忠於主朕今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盡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者宜各舉所知朕當虛己延納若能如此能舉則受賞不言則有罪及論大將軍高祖曰劉昶即其人也後給班劍二十人二十一年四月薨於彭城年六十二高祖為之舉哀給溫明祕器錢百萬布五百匹蠟三百斤朝服一具衣一襲贈假黃鉞太傅領揚州刺史加以殊禮備九錫給前後部羽葆鼓吹依晉琅玕武王伯故事諡曰明

昶適子承緒主所生也少而疴疾尚高祖妹彭城長公主為駙馬都尉先昶卒贈員外常侍

長子文遠次輝字重昌並皆疎狂昶深慮不能守其爵封然輝猶小未多罪過乃以為世子襲封正始初尚關陵長公主世宗第二姊也拜員外常侍公主頗嚴妬輝嘗私幸主侍婢有身主笞殺之剖其孕子節解以草裝實婢腹裸以示輝輝遂忿憾疎謙公主主姊因入聽諱言其故於靈太后太后救清河王擇躬其事擇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柔其不和之狀無可為夫婦之理請離婚削除封位太后從之公主在宮周歲高陽王及劉騰等皆為言於太后太后慮其不改未許之雍等屢請不已聽復舊義太后流涕送公主誠令謹護正光初輝又私縱張陳二氏女公主更不檢惡主姑陳留公主共相扇發遂與輝復致忿爭輝推主墮床手脚駢踏主遂傷胎輝懼罪逃逸靈太后召清河王擇決其事二家女竟皆付官兄弟皆坐鞭刑徙配敦煌為兵公主因傷致薨太后親臨慟

哭舉哀太極東堂出葬城西太后親送數里盡哀而還諱侍中崔光曰向吳所以過哀者追念公主為輝頓辱非一乃不關言能為隱忍古今罕有此此所以痛之後執輝於河內之溫縣幽于司州將加死刑會赦得免三年復其官爵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四年輝卒家遂衰頽無復可紀

文遠歷步兵校尉前將軍景明初為統軍在壽春坐謀殺刺史王肅以壽春叛事發伏法有通直郎劉武英者太和十九年從淮南內附自云劉裕弟長沙景王道憐之曾孫賜爵建寧子司徒外兵參軍稍轉步兵校尉游擊將軍卒于河內太守而昶不以為族親也

蕭寶實字智亮蕭鸞第六子寶卷母弟也鸞之竊位封寶實建安王寶卷立以為車騎將軍開府領石頭戍軍事寶卷恣狂其直後劉暹運等謀奉寶實密遣報寶實寶實許之遂迎寶實率石頭文武向其臺城稱警蹕百姓隨從者數百人會日暮城門閉乃燒三尚及建業城城上射殺數人眾乃奔散寶實乘車步走部尉執送之自列為人所逼寶卷亦不罪責也寶卷弟寶融僭立以寶實為衛將軍南徐州刺史改封都陽王蕭衍既克建業殺其兄弟將害寶實以兵守之未至嚴急其家聞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黃神密計穿墻夜出寶實具小船於江岸脫本衣服著烏布襦腰繫千許錢潛赴江畔躡屣徒步脚無全皮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實假為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度西岸遂委命投華文榮文榮與其從子天龍惠連等三人棄家將寶實遁匿山洞寶實乘之畫伏宵行景明二年至壽春之東城戍主杜元倫推檢知寶實氏子也以禮延待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者以為掠賣生口也澄待以客禮乃請費居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禮禮以喪兄之制給其齊衰寶實從命澄率官寮赴弔寶實居處有禮不飲酒食肉輒笑閉言一同極哀之節壽春多其故義皆受慰唁唯不見夏侯一族以夏侯同蕭衍故也改日澄澄深器重之景明三年閏四月詔曰蕭寶實深識機運歸誠有遺冒峻履屯投命絳闕微子陳韓亦曷以過也可遣羽林監領主書劉桃符詣彼迎接其資生所須之物及衣冠車馬在京邸館付尚書悉令預備及至京

師世宗禮之甚重，伏祈闕下，請兵南伐。雖遇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是年冬，蕭衍江州刺史陳伯之與其長史褚育等，自壽春歸降。請軍立効。世宗以寶黃賊懸及伯之所陳，時不可失。四年二月，乃引入座門下，入議部分之方。四月，除使持節、都督東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揚州刺史、丹陽郡開國公、齊王。配兵一萬，令且據東城，待秋冬大舉。寶黃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備禮策授，賜車馬什物，給虎賁五百人。事從豐厚，猶不及劉昶之優隆也。又任其幕天下壯勇，得數千人，以文智三人等為積弩將軍，文策等三人為強弩將軍，並為軍主。寶黃雖少驕流，而志性雅重，遷期猶絕酒肉，慘色蔬食，衣未嘗嬉笑。及被命當南伐，寶黃多相憑託，門庭賓客若市。書記相尋，寶黃接對，報復不失其理。正始元年三月，寶黃行達汝陰，東城已陷，遂停壽春之柝，寶黃將姜慶真內侵，士民響附，圍逼壽春。遂據外郭，寶黃躬貫甲冑，率下擊之。自四更交戰，至明日申時，賊旅彌盛，寶黃以衆寡無援，退入金城。又出相國東門，率衆力戰，始破走之。當寶黃壽春之戰，勇冠諸軍，聞見者莫不壯之。七月，還京師，改封梁郡開國公，食邑八百戶。及中山王英南伐，寶黃又表求征，乃為使持節、鎮東將軍，別將以繼英配羽林虎賁五百人，與英類破衍軍，乘勝遂攻鍾離。淮水汎溢，寶黃與英俱引退。士卒死沒者十四五，有司奏寶黃守東橋不固，軍敗由之。咸以極法詔曰：寶黃因難投誠，宜加矜貸，可恕死，免官削爵。還第，尋尚南陽長公主，賜帛一千匹，并給禮具。公主有婦德，事寶黃盡蕭雅之禮，雖好合積年，而敬事不替。寶黃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避如賓。自非太妃疾篤，未曾歸休。寶黃器性溫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諧穆。清河王曄親而重之。永平四年，盧昶克蕭衍朐山戍，以瑗邪戍主傅文驥守之。衍遣師攻文驥，盧昶督衆軍救之。詔寶黃為使持節、假安南將軍、別將，長驅往赴。受盧昶節度，賜帛三百匹。世宗於東堂餞之，詔曰：蕭衍送死，運兵再離，寒暑，卿忠規內契，孝誠外亮，必欲鞭尸吳墓，戮衍江陰。故授卿以總統之任，仗卿以克捷之規。宜其勉勵。寶黃對曰：雖恥未復，枕戈俟旦，雖無申包之志，敢忘伍胥之心。今仗仗神謀，俯屬將帥，誓必拉彼姦勳，以清王略。聖澤下臨，不勝悲荷。因泣涕橫流，哽咽良久。於後盧昶

軍敗，唯寶黃全師而歸。廷昌初，除安東將軍、瀋州刺史，復其齊王。四年，遷撫軍將軍、冀州刺史。及大乘賊起，寶黃遣軍討之，類為賊破。臺軍至，乃滅之。臺太后臨朝，還京師。蕭衍遣其將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除寶黃使持節、都督東討諸軍事、鎮東將軍，以討之。尋復封梁郡開國公，寄食濟州之濮陽。熙平初，賊堰既成，淮水溢，將為揚徐之患。寶黃於堰上流，更鑿新渠，引注淮澤。水乃小減。乃遣輕軍將軍劉智武、虎威將軍劉延宗、率壯士千餘，夜渡淮，燒其竹木營。聚破賊三壘，殺獲數千人，斬其直閣將軍王升明而還。火數日不滅，衍將垣孟孫、張僧副等，水軍三千，渡淮北，攻統軍呂匡。寶黃遣府司馬元達統軍魏續年等，赴擊破之。孟孫等奔還，乃授左光祿大夫、殿中尚書。寶黃又遣軍王周恭、叔率壯士數百，夜渡淮南，焚賊徐州刺史張豹子等十一營。賊衆驚擾，自殺害者甚衆。寶黃還京師，又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荆襄東洛三州諸軍事、衛將軍。荆州刺史不行，復為殿中尚書。寶黃之在淮堰，蕭衍手書與寶黃曰：謝齊建安王寶黃，亡兄長沙宣武王昔投漢中，值北寇華陽，地絕一隅，內無素畜，外絕繼援，守危疏勒，計踰田單，卒能全土，破敵以弱為強。使至之日，君臣動色。左右相賀，齊明帝每念此功，未嘗不輟箸咨嗟。及至張永、崔慧景事，大將復軍於外，小將懷貳於內，事危累卵，勢過綴旒。亡兄忠勇奮發，旋師大規，重圍累日，一鼓魚潰。克定慧景，功踰桓文。亡弟衛尉，兄弟戮力，盡心內外，大勳不報，翻權荼酷。百口幽執，禍害相尋。朕於齊明帝外，有肅敵之力，內盡帷幄之誠。日自三省，曾無寸咎。遠身邊外，亦復不免。遂遣劉山陽輕舟西上，來見掩襲。時危事迫，勢不得已，所以番衆樊鄧，會踰孟津。本欲剪除梅蟲兒，茹法珍等，以雪冤酷。拔濟親屬，反身棄里，屬張穆王珍國，已達大事。寶駘子晉，屢動危機，迫樂推之心。應上天之命，事不獲已。豈其始願，所以自有天下。絕棄房室，斷除滋味。正欲使四海見其本心耳。勿謂今日之位，是為可重。朕之視此，曾不如一芥。雖復螻蛄之蹤，難追汾陽之志。何遠而今立此堰，卿當未達本意。朕於昆蟲，猶不欲殺，亦何急爭無用之地。戰蒼生之命也。正為幸繼伯在壽陽，侵犯邊境。歲月滋甚，或攻小城小戍，或掠一村一里。若小相酬答，終無寧日。邊邑爭桑，吳楚連禍。所以每抑鎮

成不與校計。繼伯既得如此，濫竊彌多。今修此堰，止欲以報繼伯侵盜之役，既非大舉，所以不復文移北土。卿幼有個儻之心，早懷縱橫之氣，往日卿於石頭舉事，雖不克捷，亦丈夫也。今止河洛，真其時矣。雖然，為卿計者，莫若行率此衆，襲據彭城，別當遣軍以相影援，得捷之後，便遣卿兄子屏侍，送卿國廟，拜卿室家，及諸姪從者，方欲還北，更設奇計，恐機事一差，難復重集，勿為韓信受困野鵝，實表送其書，陳其忿毒之意，朝廷為之報答，實實志存雪復，屢請居邊，神龜中，出為都督徐南兗二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乃起學館於清東朔望，引見士姓子弟，接以恩顏，與論經義，勤於政治，吏民愛之。凡在三州，皆著名。稱正光二年，徵為車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善於更職，甚有聲名。四年，上表曰：臣聞堯典有黜陟之文，周書有考績之法，雖其源難得而尋，然條流抑亦可知矣。大較在于官人，用才審於所蒞，練迹校名，驗於虛實，豈不以臧否得之餘論，優劣著於歷試者乎？既聲馳於月旦，品定於黃紙，用效於名輩，事彰於臺閣，則賞罰之途，豈有商準，用捨之宜，非無依據，雖復勇進忘退之儔，奔競於市里，過分亡涯之請，馳驚於多門，猶且顧其聲第，慎其與奪，器分定於下，爵位懸於上，不可妄叨故也。今竊見考功之典，所懷未喻，敢竭無隱，試陳萬一。何者？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為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處身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岳，授曰爾諧，讓稱俞往，將何以克厭大名。尤茲令問，自比已來，官因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褒舉，涇渭同波，蕪藉共器，求者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復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貿，名與實爽，謂之考功，事同汎涉，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官，積年一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廢絕，或具寮離索，或同事凋零，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深，駸落都盡，人有去留，雖復掌其勳隨，或停休積餘，或分隔數千，累年之後，方求追訪聲迹，立其考第，無不苟相悅附，共為骨齒，飾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階，而已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為甚。又勳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為程，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敘，是則歲周十二，始

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閒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重，或朔望止於齋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為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數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又聞之，聖人大賢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孟子亦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污隆殊世，莫不寶茲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柄，恆自持也。至乃周之葛藹，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陶徒請，豈不重骨肉，私親親，誠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暫替，則親觀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况乎親非肺腑，才華秀逸，或充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與利之規，終慚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贏益，坐獲數階之官，藉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僞辯鋒出，役萬慮以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握樞秉鈞者，亦知其苦，斯但抑之則其流已注，引之則有何紀極，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按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政事，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宕說，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有紕謬，即正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否容其進退，既定其優劣，善惡交分，庸短下第，黜凡以明法，幹務忠清，甄能以記賞，總而奏之，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於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黃門印署，掌在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如此則少存實錄，謹止姦回，其內外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為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關廢興，遐邇所談，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恆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訴，食榮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傍通，則蔓草難除，涓流遂積，穢我彝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治，開返本之路，杜澆散之門。如斯則吉士盈朝，薪擢載煥矣。詔付外博議，以為永式。竟無所定，時蕭衍弟子西豐侯正德來降，實表曰：伏見揚州表蕭正德，自云避禍遠投，投投背父叛君，駭議兼口，深心指趣，厥情難測，臣聞立身行道，始於事親，終於事君，故君親盡之以恆敬，嚴父兼之以博愛，斯

人倫之所先。王教之感典三千之條。莫大於不孝。毀則藏姦。常刑靡赦。所以晉恭獲謗。無所逃死。衛侯受誣。二子繼沒。親命匪棄。國孰無父。况今封豕尚存。長蛇未滅。偷生江表。自安毒醜。而正德居猶子之親。竊通侯之貴。父榮於國。子爵於家。履霜弗聞。去就先結。隔絕山淮。溫清永盡。定省長違。報復何日。以此爲心。心可知矣。皇朝綿基。累葉恩均。四海自北。徂南。要荒仰澤。能言草化。無思不建。實玉帛於丘園。標忠孝以納賞。築蓬街于伊洛。集華裔其歸心。被髮饑身之會。屈膝而請吏。交趾文身之渠。款關而効質。至如正德宜甄。義以致貶。昔越栖會稽。賴宰嚭以復立。漢困彭宋。實丁公而獲免。吳項已平。二臣卽法。豈不錄其情哉。欲明責以示後。况遺君忽父。復子是心。既不親親。安能親人。中間變詐。或有萬等。伏惟陛下聖教自天。欽光纂曆。昭德塞違。以臨羣后。脫包此凶。醜實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誅焉。臣覺結禍深。痛纏肝髓。日暮途遙。復報無日。豈區區於一暨哉。但才雖庸近。職居獻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陳。伏願聖慈。少垂察覽。訪議槐棘。論其是非。使秋霜露。施之有在。相鼠攸刺。遺死有歸。無令申侯受笑於荀存。曾閔淪名於戚世。正德既至。京師朝廷待之尤疎。歲餘還叛。五年蕭衍遣其將裴邃。虞鴻等。率衆寇揚州。詔寶貴爲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都督徐州東道諸軍事。率諸將討之。既而揚州刺史長孫稚。大破還軍。斬馮賊遂奔。退初。秦州城人薛珍。劉慶。杜遷等。反執刺史李彥。推其折大提爲首。自稱秦王。大提尋死。其第四子念生。竊號天子。改年曰天建。置立官寮。以息阿胡爲太子。其兄阿倪爲西河王。弟天生爲高陽王。伯珍爲東郡王。安保爲平陽王。遣天生率衆出隴東。攻沒汧城。仍陷岐州。執元志。裴芬之等。遂寇雍州。屯於黑水。朝廷甚憂之。乃除寶貴開府西道行臺。率所部東行。將統爲大都督。西征肅宗。幸明堂。因以餓之寶貴。與大都督崔延伯。擊天生。大破之。斬獲十餘萬。追奔至于小隴。軍人探掠。遂致稽留。不速追討。隴路復塞。仍進討高平。賊帥万俟醜奴於安定。更有負捷。時有水人呂伯度。兄弟共念生同逆。後與兄榮保。於顯親聚衆討念生。戰敗降於胡琛。琛以伯度爲大都督。秦王。資其士馬。還征秦州。大敗念生。將杜榮於成紀。又破其金城王。莫折普賢於承洛城。遂至顯親。念生率衆

身自拒戰。又大奔敗。伯度乃背胡琛。襲琛將劉拔。破走之。遣其兄子忻和。率騎東引國軍。念生事迫。乃詐降於寶貴。朝廷喜。伯度立義之功。授撫軍將軍。涇州刺史。平秦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而大都督元修。義高。率停軍龍口。久不西進。念生復反。伯度終爲醜奴所殺。故賊勢更甚。寶貴不能制。孝昌二年四月。除寶貴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假大將軍。尚書令。給後部鼓吹。增封千戶。寶貴初自黑水。終至平涼。與賊相對。數年攻擊。賊亦憚之。關中保全。寶貴之力矣。三年正月。除司空。出師既久。兵將疲敝。是月大敗。還雍州。仍傳長安。收聚離散。有司處寶貴死罪。詔恕爲民。四月。除使持節。都督雍州。南。西。四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假車騎大將軍。開府。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九月。念生爲其常山王杜榮所殺。合門皆盡。秦州請降於寶貴。十月。除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尚書令。復其舊封。是時山東。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屢北。人情沮喪。寶貴自以出軍累年。糜費尤廣。一旦覆敗。慮見猜責。內不自安。朝廷頗亦疑阻。乃遣御史中尉鄒道元爲關中大使。寶貴謂密欲取己。彌以憂懼。而長安輕薄之徒。因相說動。道元行達。陰聲寶貴。密遣其將郭子恢等。攻而殺之。詐收道元尸。表言白賊所害。又殺都督南平王仲罔。是月。遠反。僭舉大號。赦其部內。稱隆緒元年。立百官。乃遣郭子恢。東寇潼關。行臺張始榮。圍華州。刺史崔襲。詔尚書僕射行臺長孫稚。討之時。北地人毛燭。寶與其兄。退糾率鄉義。將討寶貴。寶貴遣其大將軍盧祖遷等。擊退。爲還所殺。又遣其將侯德。往攻還。會子恢爲官軍所敗。長孫稚又遣子子彥。破始榮於華州。終德因此勢挫。還圖寶貴。軍至白門。寶貴始覺。與終德交戰。戰敗。擄公主及其少子。與部下百餘騎。從後門出走。渡渭橋。投於鞏。夷巴。張。宕。昌。劉。興。周。舍。尋奔醜奴。醜奴以寶貴爲太傅。永安三年。都督朱天光。遣寶貴岳岳等。破醜奴於安定。追擒醜奴寶貴。並送京師。詔置蘭闥。門外都街之中。京師士女。聚共觀視。凡經三日。吏部尚書李神。傳黃門侍郎高道。穆。並與寶貴素舊。二人相與左右。言於莊帝。云其逆迹。事在前朝。冀得赦免。會應詔王。道。習。時自外至。莊帝問道。習在外所聞。道。習曰。唯聞陛下欲不殺寶貴。帝問其故。道。習曰。人云李尚書高黃門與寶貴素舊。並居得言之地。

必能全之道。習因曰：若謂寶實逆在前朝，便將恕之。寶實敗於長安，走為魏奴。太傅豈非陛下御曆之日，賊臣不藉法欲安施，帝然其言。乃於太僕轎牛屠賜死。寶實之將死，神憐，搗酒就之，以敘舊故。因對之下泣，而寶實夷然自持。了不憂懼。唯稱推天委命，恨不終臣節而已。公主攜男女就寶實訣別，慟哭極哀。寶實死，色貌不改。寶實有三子，皆公主所生，而並凡劣。

長子烈復，尚肅宗妹建德公主，拜尉馬都尉。寶實伏法。

次子權，與少子凱射戲，凱矢激中而死。凱仕至司徒左長史。凱妻長孫稚女也，輕薄無禮。公主數加罪責，凱竊銜恨，妻復感說之。天平中，凱遂遣奴害公主，乃輟凱於東市，妻棄首，家遂殄滅。

寶實兄寶卷子，贊字德文，本名綜，入國寶實改焉。初，蕭衍滅寶卷，寶卷宮人吳氏始孕，匿而不言。衍乃納之，生贊以爲己子。封豫章王。及長，學涉有才思。其母告之以實，贊則談讎如常。夜則銜悲泣涕，結客待士，恆有來奔之志。爲衍諸子深所猜疾，而衍甚愛寵之。有濟陰芮文龍，安定梁話，贊曲加禮接，乃割血自誓，布以腹心。龍話等既感其情，義敬相然諾。值元法僧以彭城叛入蕭衍，衍命贊爲南兖徐二州刺史，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彭城。於時肅宗遣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討之。贊便遣使密告賊，賊與龍話夜出，步投或軍。孝昌元年秋，居于洛陽。陛見之後，就館舉哀，追服三載。寶實于時在關西，遣使觀察，聞其形貌，敕眉悲感。朝廷賞賜豐渥，禮遇隆厚。授司空，封高平郡開國公，丹陽王，食邑七千戶。及寶實反，贊惶怖欲奔白鹿山，至河橋，爲北中所執，朝議明其不相干預，仍蒙慰勉。建義初，隨朱榮赴晉陽。莊帝徵贊還洛，轉司徒，遷太尉，尚帝姊壽陽長公主，出爲都督齊濟西兖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州刺史。寶實見擒，贊拜表請寶實命。朱北入洛，爲城民趙洛周所逐，公主被錄，還京。朱世隆欲相陵逼，公主守操，被審贊既棄，州爲沙門，潛詣長白山，未幾，趨白鹿山。至陽平，遇病而卒。時年三十一。贊機辯文義，頗有可觀，而輕薄儻，猶有父之風。尚普泰末，敕迎其喪至洛，遣黃門郎鹿念護喪事，以王禮與公主合葬嵩山。至元象初，吳人盜其喪還江東，蕭衍猶以爲子，祔葬蕭氏墓。贊江南有

子在國無後。

蕭正表，字公儼，蕭衍弟臨川王宣達子也。正表長七尺九寸，眉目疎朗，雖質貌豐美，而性理短簡。衍以爲封山縣開國侯，拜給事中，歷東宮洗馬，淮南晉安二郡太守，轉輕車將軍，北徐州刺史，鎮鍾離。初，衍未有子，以正表兄正德爲子，既而封爲西豐侯。正德私懷忿憾，正光三年，背衍奔洛，朝廷以其人才庸劣，不加禮待，尋逃歸，衍不之罪。後封正德臨賀王，衍末復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知丹陽尹事。侯景之將濟江也，知正德有恨於衍，密與交通，許推爲主。正德以船數十舫迎之，景渡江，衍召正表入援。正表率衆次廣陵，聞正德爲侯景所推，仍託舫糧未集，盤桓不進。景尋以正表爲南兖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既受景署，遂於歐陽立柵，斷衍援軍。又欲遣其妾兄龔子明進攻廣陵，衍南兖州刺史南康王蕭會理遣前廣陵令劉瓌擊破之。正表狼狽失據，乃率輕騎走鍾離。武定七年正月，仍送子爲質。據州內屬，徐州刺史高歸彥遣長史劉士榮馳赴之。事定，正表入朝，以勳封蘭陵郡開國公，吳郡王，食邑五千戶。尋除侍中，車騎將軍，特進，太子太保，開府儀同三司。寶實豐厚，其年冬，歲年四十二，贈侍中，都督徐揚兖豫濟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徐州刺史，開國公王。並如故。諡曰昭烈子廣壽。

史臣曰：劉昶猜疑，懼禍，蕭實亡破之餘，並潛懷寬影，委命上國，俱稱曉了。咸當任遇，雖有枕戈之志，終無鞭墓之誠。昶諸子廷疎，喪其家業，寶實背恩忘義，棄德其心。此亦戎夷影校，輕薄之常事也。天重其罪，鬼覆其門，至於母子兄弟，還相殲滅，抑是積惡之義云。蕭實臨邊脫身，晚去營賊，龍祿頌臻，顯沛旋至，信吉凶之相倚也。正表歸命，大享名族，亦以優哉。

魏書卷五十九

蘇子瞻
知不足齋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四十八

韓麒麟 程駿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也。自云漢大司馬增之後，父瑚，秀容平原二郡太守。麒麟幼而好學，姿容善騎射。恭宗監國，為東曹主書。高宗即位，賜爵魯陽男，加伏波將軍。父亡，在喪有禮，邦族稱之。後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始踐偽境，方圖進取，宜寬威厚惠，以示賊人。此韓信降范陽之計，勅敵在前，而便坑其眾，恐自此以東，將人各為守，攻之難剋。日久師老，外民乘之以生變故，則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悅。後白曜表麒麟為冠軍將軍，與房法壽對為冀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麟上義租六十萬斛，并攻戰器械。於是軍實無乏。及白曜被誅，麒麟亦徵還。傳滯多年，高祖時，拜給事黃門侍郎，乘傳招慰徐兗叛民，歸順者四千餘家。尋除冠軍將軍，齊州刺史。假魏昌侯，麒麟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明公仗節方夏，而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豈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慚懼而還。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階臺宦，士人沉抑，乃表曰：「齊土自屬偽方，歷載久遠，舊州府寮，勳有數百，自皇威開被，并職從省，守宰闕任，不聽土人監督，竊惟新人，未階朝官。州郡局任甚少，沉塞者多，願言冠冕，輕為去就，愚謂守宰有關，宜推用素望，增置吏員，廣延賢詁，則華族蒙榮，良才獲敘，懷德安土，庶或在茲。」朝議從之。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治，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籍千畝，以勸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遠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實百王之常軌，為治之所先。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遺食之口三分居二，畫一夫不耕，或受其飢，況於今者，動以萬計。故頃年山東運水，而民有餘終，今秋京都過旱，穀價踊貴，實由農人不勸，業無儲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昧且憂勤，思恤民飢，雖帝虞一日萬

幾周文是不暇食，庶以為喻。上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餒之人，皆由有司不為明制，長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無限，喪葬婚娶，為費實多，貴富之家，童妾校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農夫餽糈，穠婦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貨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飢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為格式，令貴賤有別，民歸朴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盡使歲一按檢，動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贖，雖遇災凶，免於流亡矣。往年校比戶實，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為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十二年春，卒於官，年五十六。遺教其子，殯以素棺，事從儉約，麒麟立性恭慎，恆置律令於坐傍，臨終之日，唯有律編數十匹，其清貧如此。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燕郡公，諡曰康。

長子興宗，字茂先，好學有文才，年十五，受道太學，後司空高允奏為秘書郎，參著作事。中山王劼貴寵當世，以為文選秘書中散。太和十四年冬卒，贈車邊將軍，漁陽太守。

子子熙，字元雍，少自修整，頗有學識，弱冠未能自通，侍中崔光舉子熙為清河王，懌常侍，遷郎中令。初，子熙父以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緣父素懷，卒亦不襲，及顯宗卒，子熙別蒙賜爵，乃以其先爵讓弟仲穆，兄弟友愛如此。父亡，居喪有禮，子熙為懌所眷，遂闕位，待其畢喪後復用。及元元害懌，久不得葬，子熙為之憂悴，屏處田野，每言王若不得復封，以禮還葬，誓以終身不仕。後豐太后返政，以元元為尚書令，解其領軍，子熙與懌中大夫劉定與，學官令傅靈擢，賓客張子慎，伏闕上書曰：「竊惟故主太傅清河王，職綜樞衡，位居輪道，盡忠貞以奉公，竭心誓以事國，自先皇崩殂，陛下沖幼，負展當朝，義同分陝，宋維反常小子，性若青蠅，汗白點黑，讒佞是務，以元元皇嫡之婿，權勢攸歸，遂相附託，規求榮利，共結圖謀，坐生眉眼，輕告國王，枉以大逆，願明明在上，赫赫臨下，泥漬自消，

玉質遺深，謹案律文，諸告事不實，以其罪罪之，雖遠無罪，出為大郡刑賞，惟差朝野怪愕，若非宋維與義為計，豈得全其身命，方撫千里，王以權在寵家，塵勝紛雜，恭慎之心，逾深逾厲，去其本宅，移住殿西，閤門靜守，親賓阻絕，于時吏部諮議劉騰，奏其弟官郡戎兼補，及經內呈，為王駁退，騰由此生嫌，私深怨怒，遂乃擅廢太后，離隔二宮，構胡定，誣王行毒，合齒戴髮，莫不悲惋，及會公卿議王之罪，莫不俛眉飲氣，唯語是從，僕射游擊，亢言厲氣，發憤成疾，為王致死，王之忠誠，敦篤，節義純真，非但蘊藏胸襟，實乃形於文翰，搜括史傳，撰顯忠錄，區目十篇，分卷二十，既欲彰忠，心於萬代，豈可為逆亂於一朝，乞追遺志，足明丹款，義籍寵姻，威特握兵馬，無君之心，實懷卑白，擅廢太后，枉害國王，生殺之柄，不由陛下，賞罰之詔，一出於義，名藩重地，皆其親黨，京官要任，必其心腹，中山王熙，本與義兵，不圖神器，戮其大逆，合門滅盡，遂令元略南奔，為國巨患，奚康生國之猛將，盡忠弃市，其餘枉被屠戮者，不可稱數，此皆天喪氣，匪地憤傷，致使朔龍猖狂，歷歲為亂，荆徐蠢動，職是之由，昔趙高秉秦，令關東鼎沸，今元義執權，使四方雲擾，自古及今，竹帛所載，賊于亂臣，莫此為甚，開逆之始，起自宋維，成禍之末，夏由騰矣，而今凶徒恣黨，迭相樹置，高官厚祿，任情自取，非但臣等痛恨終身，抑為聖朝懷慚，愧以臣赤心，懷懼之見，宜棄諸兩觀，滄其合塵，騰合斬棺斮，沉其五族，上謝天人，幽隔之憤，下報忠臣，寬酷之痛，方乃兼亞三事，委以樞璫，所謂虎也，更傳其異，朝野切齒，運扼腕，蔓草難除，去之宜盡，臣歷觀曩代，緇追據古，當斷不斷，其禍更生，況又猜忍，更居衝要，臣中宵九數，竊以寒心，實願震鑒，早為之所，臣等潛伏閭闔，於茲六載，且號白日，夕泣星辰，叩地哀號，呼天無響，衝野納肝，肝庭夜哭，千古之痛，何足相比，今幸遇陛下，敷聖，親覽萬幾，太后仁明，更撫四海，臣等敢詣闕披陳，乞報寬毒，書奏，聖太后，義之，乃引子熙為中書舍人，後遂剖騰棺，賜以死，尋修國史，加寧朔將軍，未幾除著作郎，又兼司州別駕，轉輔國將軍，鴻臚少卿，建義初，兼黃門，尋正子熙清，白自守，不交人事，又少孤，為叔顯宗所撫養，及顯宗卒，顯宗子伯華，又幼于熙友愛，等於同生，長猶共居，車馬資財，隨其費用，未嘗見於言色，又上書求析階

與伯華，於是除伯華東太原太守，及伯華在郡，為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訴朝廷，肅宗詔遣按察，弼遂大見詰讓，亦朱榮之擒葛榮也，送至京師，莊帝欲面見數之，子熙以為榮既元兇，自知必死，恐或不遜，無宜見之，亦朱榮聞而大怒，請罪子熙，莊帝怒而不責，尋加征虜將軍，及邢果之起逆，詔子熙慰勞，果詐降而子熙信之，還至樂陵，果復反，子熙遂還，坐付廷尉，論以大辟，怒死免官，未幾兼尚書吏部郎，普泰初，除通直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光祿大夫，尋正吏部郎出帝初，還領著作郎，以奉冊之故，封歷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又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天平初，為侍讀，又除國子祭酒，子熙儉素安貧，常好退靜，還鄴之始，百司並給兵力，時以祭酒開務，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給祭酒兵，何關轉子熙事也，論者高之，尋除驃騎將軍，元象中，加衛大將軍，先是子熙與弟聘王氏為妻，姑之女也，生二子，子熙尚未婚，後遂與寡姬李氏姦，合而生三子，王季不穆，迭相告言，歷年不罷，子熙因此慚恨，遂以發疾，與和中，孝靜欲行釋奠，敕子熙為侍讀，尋卒，遺戒不求贈諡，其子不能遵奉，遂至于謁，武定初，贈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與宗弟顯宗，字茂親，性剛直，能面折庭諍，亦有才學，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常與顯宗校試抄百餘人名，各讀一遍，隨即覆呼，法撫猶有一二舛謬，顯宗了無誤錯，法撫歎曰，貧道生平以來，唯服卿耳，太初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車駕南討，兼中書侍郎，既定還都，顯宗上書，其一曰，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山，竊以為非計也，何者，當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費則徭役可簡，并功則洛京易就，往冬輿駕停鄴，是閑隙之時，猶編戶供奉，勞費為劇，聖鑒矜愍，優旨殷勤，壽茨高年，養周鯨鯢，難賑普澤，今猶恐來夏菜色，況三農要時，六軍雲會，其所損業，實為不少，雖調敝輕省，未足稱勞，然大駕親臨，誰敢軍思，往來承奉，紛紛道路，田疇暫廢，則將來無實，此國之深憂也，且向炎暑，而六軍暴露，恐生癘疫，此可憂之次也，臣願輿駕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饋之費，并功專力，以營洛邑，則南州免雜徭之煩，北都息分析之數，洛京可以時就，適者食爾如歸，其二曰，自古聖帝必以儉約為美，亂主必以奢僂貽患，仰惟先

朝皆卑宮室而致力於經略。故能基宇開廣，業祚隆泰。今洛陽基址，魏明帝所營，取讎前代，伏願陛下損之又損，頃來北都宮室，競以第宅相尚，今因遷徙，宜申禁約，令貴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渠，使守署有別，四民異居，永垂百世，不刊之範，則天下幸甚矣。三曰：竊聞輿駕遷洛陽，輕將數千騎，臣甚為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猶坐不垂堂，況萬乘之尊，富有四海乎？嘗聞於闐闐之內者，豈以為儀容而已，蓋以戒不虞也。清道而後行，尚恐衝軼之或失，況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此愚臣之所以悚息。伏願少垂省察。其四曰：伏惟陛下耳聽法音，目觀墳典，口對百辟，心慮萬幾，晝夜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數明所用，未足為煩，然非所以畜神養性，顯無疆之祚，莊周有言，形有待而智無涯，以有待之形，役無涯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伏願陛下垂拱司契，委下責成，唯寬旋垂，橫而天下治矣。高祖頗納之，顯宗又上言曰：進賢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之州郡貢舉，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買門望，以敘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屬鈞奴腐之賤，聖皇不恥以為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自墜於卑隸矣。是以大才受大官，小才受小官，各得其所，以致雍熙。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校其有寸長銖重者，即先敘之，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從惡以從善者，法也。是以有國有家，必以刑法為治，生民之命，於是而在。有罪必罰，罰必當辜，則雖善捷之刑，而人莫敢犯也。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多坐盜奔市，而遠近蕭清。由此言之，止姦在於防檢，不在嚴刑也。今州郡牧守，違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咸以深酷為無私，以仁恕為容盜，迭相教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要，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實宜教示百寮，以惠元元之命。又曰：昔周王為犬戎所逐，

東遷河洛，鑄京猶稱宗周，以存本也。光武雖曰中興，實自創革，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廢舊。今陛下光隆先業，遷宅中土，稽古復禮，於斯為盛。豈若周漢出於不得已哉。按春秋之義，有宗廟曰都，無則謂之邑。此不刊之典也。況北代宗廟在焉，山陵託焉，王業所基，聖躬所載，其為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愚謂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舊，以光萬葉。又曰：伏見洛京之制，居民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悴，則衣冠淪於斯豎之邑，臧獲騰於膏腴之里，物之顛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民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僞，志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替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仰惟太祖道武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賈買任情，販賣易賤，錯居混雜，假令一處彈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宜令童亂，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萬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不宜異處之明驗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訓，賢聖明諭，若此之重。今令伎作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効伎作容態，則一朝可得，是以士人同處，則禮教易與，伎作雜居，則風俗難改。朝廷每選舉人士，則校其一婚一宦，以為升降，何其密也。至與開伎作官途，得與膏粱華望，接閉連，其略也。此愚臣之所惑。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別伎作，在於一言，有何為疑而關感矣。又曰：自南僞相承，竊有淮北，欲擅中華之稱，且以招誘邊民，故僑置中州郡縣，自皇風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數甚眾，疑惑書記，錯亂區宇，非所以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謂也。愚以為可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皆以戶少併省。今人口既多，亦不可復舊。君人者，以天下為家，不得有所私也。故倉庫儲貯，以俟水旱之災，供軍國之用，至於有功德者，然後加賜，爰及末代，乃寵之所隆，賜養無限，自比以來，亦為太過。在朝諸貴，受祿不輕，土木被錦綺，僮妾服梁肉，而復厚養屢加，動以千計，若分賜餼粟，贍濟實多，如不悛革，豈周給不繼富之謂也。愚謂事有可賞，則明旨褒揚，稱事加賜，以勸為善，不可以親近之昵，猥損天府之儲。又曰：諸宿衛內直者，宜令武官習

弓矢文官輿書傳而今給其精博之具以成養狎之容長矜爭之心恣諸書之慢徒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一宜禁止高祖善之後乃啓乞宋王劉昶府諸議參軍事欲立効南境高祖不許高祖曾謂顯宗及程璽虬曰著作之任圖書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委中省之品卿等所聞若欲取况古人班馬之徒固自遠關若求之當世文學之能卿等應推崔孝伯又謂顯宗曰見卿所撰燕志及在齊詩詠大勝比來之文然著述之功我所不見當更訪之監令校卿才能可居中第又謂程璽虬曰卿比顯宗復有差降可居下上顯宗對曰臣才第短淺復聞上天至乃比於崔光實為隆盛然臣竊謂陛下貴古而賤今臣學微才短誠不敢仰希古人然遭聖明之世親惟新之禮染翰勅素實錄時事亦未慚於後人昔楊雄著太玄經當時不免覆盆之談二百年外則越諸子今臣之所撰雖未足光述帝載禪暉日月然萬祀之後仰觀祖宗魏魏之功上親陛下明明之德亦何謝欽明於唐典慎徵於虞書高祖曰假使朕無愧於虞舜卿復何如於堯臣顯宗曰卿君不可以獨治故設百官以贊務陛下齊蹤堯舜公卿寧非二入之儔高祖曰卿為著作僅名孝職未是良史也顯宗曰臣仰遭明時直筆而無懼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臣優於遷固也高祖哂之使與員外郎崔逸等參定朝儀高祖曾詔諸官曰自近代已來高車出身恆有常分朕意一以為可復以為不可宜相與量之李冲對曰未審上古已來置官列位為欲為貴梁兒地為欲益治贊時高祖曰俱欲為治冲曰若欲為治陛下今日何為專崇門品不有拔才之詔高祖曰苟有殊人之伎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假使無當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純篤朕是以用之冲曰傳嚴呂望豈可以門見舉高祖曰如此濟世者希曠代有一兩人耳冲謂諸卿士曰適欲請諸賢教之秘書令李彪曰師旅寡少未足為援意有所懷不敢盡言於聖日陛下若專以門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高祖曰猶如向解顯宗進曰陛下光宅洛邑百禮唯新國之與否指此一選臣既學識浮淺不能援引古今以證此議且以國事論之不審中秘書監令之子必為秘書郎頃來為監令者子皆可為不高祖曰卿何不論當世膏腴為監令者顯宗曰陛下以物不可類不應以貴承貴以賤襲賤高

祖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備出者朕亦不拘此例後為本州中正二十一年車駕南伐顯宗為右軍府長史征虜將軍統軍軍次蕭陽蕭鸞戍主成公期遣其軍主胡松高法援等并引蠻賊來擊軍營顯宗親率拒戰遂斬法援首顯宗至新野高祖詔曰卿破賊斬帥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為不作露布也顯宗曰臣頃聞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驢馬數匹皆為露布臣在東觀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纜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臣所以敘毫卷帛解上而已高祖笑曰如卿此勳誠合茅社須臾陽平定檢審相酬新野平以顯宗為鎮南廣陽王嘉諸議參軍顯宗後上表顯自矜伐訴前征勳詔曰顯宗斐然成章甚可怪責進退無檢虧我清風此而不糾或長敵俗可付尚書推列以聞兼尚書張彝奏免顯宗官詔曰顯宗雖浮嫖致愆才猶可用豈得永棄之也可以白衣守節屢展其後效但鄙復之性不足參華可奪見爾并禁問訊諸王顯宗既失意遇信向洛乃為五言詩贈御史中尉李彪曰賈生請長沙董儒詣臨江愧無若人跡忽尋兩賢蹤追昔梁閣游策驚廟羣龍如何情願奪飄然獨遠從痛哭去舊國銜淚居新邦哀哉無援民嗷然失侶鴻彼蒼不我聞千里告志同二十三年卒顯宗撰馮氏燕志孝友傳各十卷所作文章頗傳於世景明初追贈陽勳賜爵章武男

子武華襲除討寇將軍奉朝請太原太守

程駿字麟駒本廣平曲安人也六世祖良晉都水使者坐事流于涼州祖父擊呂光民部尚書駿少孤貧居喪以孝稱師事劉昶性機敏好學晝夜無倦昶謂門人曰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亞之也駿謂昶曰今世名教之儒咸謂老莊其言虛誕不切實要弗可以經世駿意以為不然夫老子者抱一之旨莊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謂至顯矣人若乖一則煩偽生爽性則冲真喪昶曰卿年尚稚言若老成美哉由是聲譽益播沮渠牧犍擢為東宮侍讀太延五年世祖平涼遷于京師為司徒崔浩所知文成踐阼拜著作佐郎未幾遷著作郎為任城王雲郎中令進箴於王王納而嘉之皇興中除高密太守尚書李敷奏曰夫君之使臣必須終效駿實史才方申直筆千里之任十室可有請留之數載

以成前籍。後授方伯。愚以爲允。書奏從之。顯祖屢引駿與論易老之義。顯祖謂羣臣曰。朕與此人。意甚開暢。又問駿曰。卿年幾何。對曰。臣六十有一。顯祖曰。昔太公既老。而遭文王。卿今遇朕。豈非早也。駿曰。臣雖才謝呂望。而陛下尊過西伯。親天假餘年。竭六韜之効。延與末。高麗王璉。求納女於掖庭。顯祖許之。假駿散騎常侍。賜爵安豐男。加伏波將軍。持節如高麗迎女。賜布帛百疋。駿至平壤。城或勸璉曰。魏昔與燕婚。既而伐之。由行人具其夷險。故也。今若送女。恐不異於馮氏。璉遂謬言女喪。駿與璉往。復經年。實璉以義方。璉不勝其忿。遂斷駿從者酒食。璉欲逼辱之。懼而不敢。會顯祖崩。乃還。拜秘書令。初。遷神主于太廟。有司奏舊事。廟中執事之官。例皆賜爵。今宜依舊詔。百寮評議。羣臣咸以爲宜。依舊事。駿獨以爲不可。表曰。臣聞名器爲帝王所貴。山河爲區夏之重。是以漢租有約。非功不侯。必當屬有命於大君之辰。展心力於戰謀之日。然後可以應茅土之錫。未見預事於宗廟。而獲實於疆土。徒見晉鄭之后。以來輔爲至勳。吳鄧之儔。以征伐爲重績。周漢既無文於遠代。魏晉亦靡記於往年。自皇道開符。乾業創統。務高三五之規。思隆百王之軌。勳顯滅古。實實增昔。時因神主改祀。清廟致肅。而授羣司以九品之命。顯執事以五等之名。雖復帝王制作。弗相沿襲。然當時恩澤。豈足爲長世之軌乎。乖衆之愆。伏待罪譴。書奏從之。文明太后謂羣臣曰。言事固當正直。而準古典。安可依附。暫時舊事乎。賜駿衣一襲。第二。百匹。駿又表曰。春秋有云。見有禮於其君者。若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所以勸誠將來。垂範萬代。昔陳恆殺君。宜尼請討。雖欲晏逸。其得已乎。今廟算天回。七州警動。將水蕩鯨鯢。陸掃凶逆。然戰費不陳。兵家所美。宜先遣劉昶。招喻淮南。若應聲響悅。同心齊舉。則長江之險。可朝服而濟。道成之首。可樂朝而懸。苟江南之輕。背劉氏之恩。則曲在彼矣。何負神明哉。宜義撤江南。振旅回旆。亦足以示救患之大仁。揚義風於四海。且攻難守易。則力懸百倍。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熟慮。今天下雖謐。方外猶虞。拾遺使倖於西南。狂虜伺釁於漢北。脫攻不稱心。恐兵不卒解。兵不卒解。則憂慮逾深。夫爲社稷之計者。莫不先於守本。臣愚以爲觀兵江游。振曜皇威。宜特加撫慰。秋毫無

犯。則民知德信。民知德信。則輕負而來。輕負而來。則淮北可定。淮北可定。則吳寇異圖。寇圖異則禍覺。出然後觀。觀而動。則不晚矣。請俾諸州之兵。且待後舉。所謂守本者也。伏惟陛下。太皇太后。英算神規。彌綸百勝之外。應機體變。獨悟方寸之中。臣影類虞淵。昏耄將及。雖思憂國。終無云補。不從沙門法秀。謀反伏誅。駿表曰。臣聞詩之作也。蓋以言志。邇之事君。遠之事君。關諸風俗。靡不備焉。上可以頌美聖德。下可以申厚風化。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誠。此古人用詩之本意。臣以垂沒之年。得逢威明之運。雖復昏耄。將及。猶慕廉頗。強飯之風。伏惟陛下。太皇太后。道合天地。明俾日月。則天與唐風。斯穆。順帝與周道。通靈。是以狂妖懷逆。無隱謀之地。冥靈潛翳。伏發覺之誅。用能七廟幽贊。人神扶助者。已。臣不勝喜踊。謹竭老鈍之思。上慶國頌。十六章。并序。巡付甘雨之德。焉其頌曰。乾德不言。四時迭序。於皇大魏。則天承祚。慶聖三宗。重明四祖。豈伊殷周。遐契三五。明明在上。聖敬日新。汪汪敷后。體治垂仁。德從風穆。教與化津。千載昌運。道隆茲辰。歲惟巡狩。應運遊田。省方問苦。訪政高年。咸秩百靈。榮望山川。誰云禮滯。遇聖則宣。王業初定。中山是由。臨幸之威。情特綢繆。仰歌祖業。俯欣春柔。大哉肆眚。湯民百憂。憂既蕩。與之更初。豈德北戶。詠來蘇。忽有狂賢。謀逆聖都。明靈幽告。發覺伏誅。罪不逮起。茲不逮起。罪人得情。憲章刑律。五秩猶輕。於度道固千祀。百靈潛翳。茲不逮起。茲不逮起。罪人得情。憲章刑律。五秩猶輕。於穆二聖。仁等春生。除秦周漢。遐軌轍庭。周漢奚棄。念彼苛刻。轍庭曷軌。希仁尙德。徵音一振。擊教四塞。豈惟京甸。化播萬國。誠信幽贊。陰陽以調。谷風扇夕。甘雨降朝。嘉生含穎。深成照苗。蘇養巷詠。寒婦室謠。聞諸詩者。雲漢賦宣。章句迥秀。英昭雅篇。矧乃威明。德隆道玄。豈唯兩旆。神徵豐年。豐年成矣。化無不廣。有禮有樂。政莫不通。咨臣延躋。欣詠時盛。雖云易過。曠齡一遠。上天無親。唯德是在。思樂威明。雖疲勿怠。差之毫釐。千里之倍。願言勞謙。求仁不悔。人亦有言。聖主慎微。五國連兵。踰年歷時。輓車而運。廟算失思。有司不慮。糧食役煩。民不堪命。將家逃山。宜督厥守。威德是宣。威德如何。聚衆盈川。民之從令。實賴衣食。農桑失本。誰耕誰織。飢寒切身。易子而食。靜言念之。實懷敷惠。昔聞典論。非位不

謀漆室愛國遺芳載臯。咨臣昏老，備蒙恩祐，忽忘狂警，敢獻愚陋。文明太后令曰：省詩表聞之，歌頌宗祖之功，德可爾當。世之官，何其過也。所箴下章，載之不忘。駿又奏得一頌，始於固業，終於無為，十篇，文多不載。文明太后令曰：省表并頌，十篇聞之，鑿戒既備，良用欽翫。養老乞言，其斯之謂。又詔曰：程駿歷官清慎，言事每愜，又門無俠貨之賓，室有懷道之士，可賜帛六百匹，旌其儉德。駿悉散之，親舊性介直，不競時榮。太和九年正月，病篤，乃遺令曰：吾存尚儉，豈可沒為奢厚哉。昔王孫駉，有感而然，士安遵條，頗亦矯厲。今世既休明，百度循禮，彼非吾志也。可斂以時服，器血從古。遂卒。年七十二。初，駿病甚，高祖文明太后遣使者更問其疾，敕御史徐譽診視，賜以湯藥。臨終，詔以小子公稱為中散，從子靈虬為著作佐郎，及卒，高祖文明太后傷惜之，賜東園秘器，朝服一稱，帛三百匹，贈冠軍將軍，兗州刺史，曲安侯。諡曰憲。所制文筆，自有集錄。駿六子，元繼、公達、公亮、公禮，並無官。

公義，侍御史，謁者僕射，都水使者，武昌王司馬，沛郡太守。公稱，主文中散，給事中，尚書郎，並早卒。

公禮，字世伯，好學，頗有文才。荊州府主簿，始駿從祖弟伯達，伯達名犯顯祖廟諱，與駿同年，亦以文辯聞。沮渠牧健時，俱選與牧健世子參乘出入，時論美之。伯達早亡。

弟子靈虬，幼孤，頗有文才，而久倫末役，在吏職十餘年，坐事免。會駿臨終，啓請得權為著作佐郎，後坐稱在京無親，而高祖知其與駿子公義為始族，故致禮免。至洛無官，貧病久之。崔光啓申為羽林監，選補徐州梁郡太守，以酷酒為刺史。武昌王鑿所勅，失官，既下梁郡，志力少衰，猶時為酒困。久去官，祿不免飢寒。屢詣尚書乞効舊任，僕射高肇領選，還申為著作郎，以崔光領任，勅令外敘。史臣曰：韓麒麟以才器職用，遂見記於齊王。顯宗文學立已，屢陳時務，至於實錄之功，所未聞也。子熙清尚自守，榮過其器。程駿才業未多，見知於世者，蓋當時之長策乎。

魏書卷六十

魏書卷六十考證

韓麒麟傳節敘純貞○魏監本誤又今改正
豈聞給不繼富之謂也○給應作急

魏書卷六十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四十九

薛安都 畢衆敬 沈文秀 張謙 田益宗 孟表

薛安都字休遠河東汾陰人也父廣司馬德宗上黨太守安都少驍勇善騎射頗結輕俠諸兄患之安都乃求以一身分出取片資兄許之居於別廡遠近交遊者爭有送遺馬牛衣服什物充切其庭真君五年與東雍州刺史沮渠康謀逆事發奔於劉義隆後自盧氏入寇弘農執太守李拔等遂逼陝城時秦州刺史杜道生討安都仍執拔等南遁及世祖臨江拔乃得還安都在南以武力見敎值劉駿起江州遂以爲將位至左衛率劉景歸降子業以安都爲平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和平六年劉或殺其主子業而自立軍情不協共立子業弟晉安王子勳安都與沈文秀崔道固常珍奇等舉兵應之或遣將張承討安都安都遣使來降請兵救援顯祖召羣臣議之羣官咸曰昔世祖常有并義隆之心故親御六軍遠臨江浦今江南阻亂內外離心安都今者求降千載一會機事難過時不可達取亂侮亡於是乎在顯祖納之安都又遣第四子道文爲質并與李敷等書結繆相繼乃遣鎮東大將軍博陵公尉元城陽公孔伯恭等率騎一萬赴之拜安都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徐南北兗青冀五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徐州刺史賜爵河東公安都以事著歸國元等既入彭城安都乃中悔謀圖元等欲還以城叛會元知之遂不果發安都因重貨元等委罪於女婿裴祖隆元乃殺祖隆而隱安都謀皇興二年與畢衆敬朝于京師大見禮重子姪從並處上客皆封侯至于門生無不收敎焉又爲起第宅館宇崇麗資給甚厚三年卒贈本將軍秦州刺史河東王諡曰康

子道標襲爵太和初出爲鎮南將軍平州刺史治有聲稱轉相州刺史將軍如故復以本將軍爲秦州刺史十三年卒

子述字宗胤襲例降爲侯及開建五等以安都著勳先朝封建河東郡開國侯食邑八百戶後以河東畿甸改封華陰縣侯熙平初拜奉車騎都尉出爲漢陽

太守遠不樂爲郡詔聽解卒

子承華襲爵補選司徒從事中郎河東邑中正卒於安南將軍光祿大夫

子羅漢襲齊受禮爵例降

道標弟道異亦以勳爲第一客早卒贈軍西將軍秦州刺史安邑侯

道異弟道次既質京師拜南中郎將給事中賜爵安邑侯加安遠將軍出爲安

西將軍秦州刺史假河南公太和十五年爲光祿大夫卒

子繼襲爵降爲平溫子尙書郎秦州刺史鎮遠將軍龍西鎮將帶龍西太守後

爲漢陽太守遷平北將軍肆州刺史所在食祿在州彌甚納賄於司空劉騰以

求美官未得而騰死正光五年莫折念生反於秦州遣其別帥卜胡王慶雲等

衆寇涇州肅宗以繼爲持節光祿大夫假安南將軍西道別將與伊登生等討

之進及平涼郡東與賊交戰不利繼等退還後爲撫軍將軍併城大都督鎮北

龍孝昌二年春卒於軍贈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子如故

安都兄子碩明隨安都入國賜爵蒲坂侯清河太守太中大夫

安都從祖弟真度初與安都南奔及安都爲徐州真度爲長史頗有勇幹爲其

爪牙從安都來降爲上客太和初賜爵河北侯加安遠將軍爲鎮遠將軍平州

刺史假陽平公後降侯爲伯除冠軍將軍隨駕南討假平南將軍久之除護南

蠻陽無功而還後征豬陽爲房伯玉所敗有司奏免官爵高祖詔曰真度之罪

賊如所奏但頃與安都送款彭方開關徐宋外捍沈攸道成之師內軍邊境烏

合之衆淮海來服功頗在茲言念厥績每用嘉美楮墜百敗何足計也宜異羣

將更申後效可還其元勳之爵復除荆州刺史自餘微號削奪進足彰志退可

明失尋除假節假冠軍將軍東荆州刺史初遷洛後真度每獻計於高祖勸先

取樊鄧後攻南陽故爲高祖所賞賜帛一百疋又加持節正號冠軍改封臨晉

縣開國公食邑三百戶詔曰獻忠盡心人臣令節標善賞功有國徵範故一言

可以與邦片辭可以與國得無遠錄前謀以襄厥善真度爰自遷京每在戎役

沔北之計恆所與聞知無不言頗見採納及六師南邁朕欲超據新野羣情皆

異真度獨與朕同撫軍夷處有勳績可增邑二百戶轉征虜將軍豫州刺史景明初豫州大饑真度表曰去歲不收鐵糧十五今又災雪三尺民人萎餒無以濟之臣輒日別出州倉米五十斛為粥救其甚者詔曰真度所表甚有憂濟百姓之意宜在拯卹陳郡儲粟雖復不多亦可分贖尚書量賑以聞及裴叔業以壽春內附詔真度率衆赴之尋遷華州刺史將軍如故未幾轉荊州刺史仍本將軍入為大司農卿正始初除平南將軍揚州刺史又以年老聽子懷吉以本官隨行蕭衍豫州刺史王超宗率衆圍逼小峴真度遣兼統軍李叔仁等率步騎擊之超宗逆來拒戰叔仁擊破之俘斬三千還朝除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又改封敷西縣丞平中卒年七十四贈常四百疋朝服一襲贈左光祿大夫常侍如故諡曰莊有子十二人

嫡子懷微襲封自太常丞稍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又除左將軍太中大夫卒於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初真度有女妓數十人每集賓客輒命奏之絳竹歌舞不輟於前盡聲色之適庶長子懷吉居喪過周以父妓十餘人并樂器獻之世宗納焉

懷吉好勇有膂力雖不善書學亦解達世事自奉朝請歷直後獲領太官令正始初為驃騎將軍後試守恆農郡蕭衍遣衆入寇徐克安東邢樹討之詔懷吉以本任為總軍司丞平初分梁州督壽為益州除征虜將軍益州刺史以元愉未平中山王英為征東將軍討之詔懷吉為英軍司未發而愉平蕭衍遣將寇陷鄧州之三關詔英南討懷吉仍為軍司以義陽危急令懷吉馳驛先赴時豫州城民自早生殺刺史以懸懸入蕭衍將齊荀仁率衆守城於是自懸懸以南至於安陸惟義陽一城而已懷吉與鄧州刺史婁悅督屬將士且守且戰卒全義陽與英討復三關諸戍後鎮東將軍盧昶救胸山與賊相持詔懷吉為昶軍司及昶敗懷吉得不坐延昌中以本將軍除梁州刺史南秦氏反攻逼武興懷吉遣長史崔纂司馬韋弼別駕范珣擊平之進號右將軍正光初除後將軍汾州刺史四年卒贈平北將軍并州刺史懷吉本不屬清節及為汾州偏有聚納之嫌自以支庶頗勝己共為婚姻多攜親戚悉令同行兼為之彌縫恣其

取受而將勞賓客曲盡物情送去迎來不避寒熱性少言每有接對但嘿然而退既指授先期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記錄俄而酒饌相尋芻粟繼至逮于將別贈以錢纒下及廝備咸過本望其延納貴賤若此

懷吉弟懷直京兆內史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

懷直弟懷朴恆農太守襄陵男

懷朴弟懷景征南將軍河東太守安定男卒贈持節都督北徐兗東徐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懷景弟懷儻撫軍將軍光祿大夫汾陰男出為征南將軍益州刺史天平初代還至梁州與刺史元羅俱為蕭衍將蘭欽所擒送江南衍見懷儻謂之曰卿父先為魏荊州我于時猶在襄陽且州壤連接極相知練卿今至此當能住乎若欲還者亦以禮相遣願謂左右曰此家在北富貴極不可言懷儻便乞歸衍聽還國與中卒子湛儒襲武定中司空水曹參軍齊受禪爵例降真度諸子既多其母非一同產相朋因有憎愛與和中違致訴列云以毒藥相害顯在公府發揚疵釁時人恥焉

畢衆敬小名捺東平須昌人少好弓馬射獵交結輕果常於疆境盜掠為業劉駿為徐兗刺史辟為都從事駿既竊號歷其泰山太守冗從僕射及劉駿殺子業而自立遣衆敬出詣兗州募人到彭城刺史薛安都召與密謀云晉安有上流之名且孝武第三子當共卿為計西從乃矯或命以衆敬行兗州事衆敬從之時兗州刺史殷孝祖留其妻子率文武二千人赴或使司馬劉文石守城衆敬率衆取瑕丘殺文石安都與孝祖先不相協命衆敬誅孝祖諸子衆敬不得已遂殺之州內悉附唯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城不與之同及或平子勛授纂兗州刺史會安都引國援軍經其城下纂閉門城守深恨衆敬會有人發衆敬父墓遂令其母敬首敬落衆敬發哀行服持掠近墓細民死者十餘人又疑纂所為第衆愛為安都長史亦遣人密至齊陰掘纂父墓以相報答及安都以城入國衆敬不同其謀于元寶以母并百口悉在彭城恐交致禍日夜啼泣遣請衆敬衆敬未從之衆敬先已遣表謝或或授衆敬兗州刺史而以元寶有他

東越華州坐免官爵尋假征虜將軍行幽州事建義中詔復州爵加撫軍將軍
永安中祖暉從大嶺柵規入州城于時賊帥叱于麒麟保太子壁祖暉擊破之
而賊宿勳明達復攻祖暉祖暉兵少糧竭軍援不至為賊所乘遂歿時年五十
長子義經襲爵武定中開府中郎齊受禪爵例降

義經弟義雲尚書騎兵郎中

祖暉官至建軍太守

子義遠武定中平原太守

義遠弟義顯義儁性並豪華天平已後蕭衍使人還往經歷兗城前後州將以
義儁兄弟善營錐騰器物鮮華常兼長史接宴賓客義顯左將軍太中大夫義
儁歷司空主簿兗州別駕而卒

祖暉太尉行參軍鎮遠將軍卒贈都官尚書齊兗二州刺史子義真太尉行參
軍

衆敬弟衆愛隨兄歸國以勳為第一客賜爵鉅平侯卒贈冠軍將軍徐州刺史
諡曰康

子開慰字子安有器幹襲爵例降為伯拜泰山太守入為尚書郎本州中正加
威遠將軍出為徐州平東府長史帶彭城內史承平中遷中散大夫加龍驤將
軍延昌初除清河內史因以疾辭復為龍驤中散又試守廣平內史正光初相
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謀誅元義開慰斬其使發兵拒之在任寬謹百姓愛附
後義以開慰忠於己遷持節平東將軍滄州刺史甚有政績後以本軍除散騎
常侍東道行臺尋為都督安樂王暨軍司孝昌元年春徐州刺史元法僧反開
慰與擊攻之為法僧所敗奔還京師被劫遇赦免其年卒年五十七贈散騎常
侍安東將軍兗州刺史伯如故諡曰恭

子祖彥字倚賢涉獵書傳風度閑雅為時所知以侍御史為元法僧監軍法僧
反逼祖彥南入永安中得還歷中書侍郎襲爵鉅平伯中軍將軍光祿大夫天
平四年卒年五十贈都督兗濟二州諸軍事征東將軍尚書左僕射兗州刺史
祖彥弟哲永安末秘書郎諸事當朝不乏榮貴但謙謹不修為時所鄙

申纂者本魏郡人申鍾曾孫也皇始初太祖平中山纂宗室南奔家于濟陰及
在無鹽劉或用為兗州刺史顯祖曰申纂既不識機又不量力進不能歸正朝
退不能還江南守孤城於危亡之地欲建功立節豈可得乎纂既敗子景義入
國太和中為散員士宋王劉昶國侍郎景明初試守濟陰郡揚州車騎府錄事
參軍右司馬

常珍奇者汝南人也為劉駿司州刺史亦與薛安都等推立劉子勛子勛敗遣
使馳告長社鎮請降顯祖遣殿中尚書元石為都將率眾赴之中書博士鄭義
參右軍事進至上蔡珍奇率文武來迎義說石令徑入城語在義傳事定以珍
奇為持節平南將軍豫州刺史河內公珍奇表曰臣昔蒙劉氏生成之恩感義
士身志陳報答遂與雍州刺史袁顛豫州刺史殷琰等共唱大義奉戴子勛纂
承彼曆大運未集遂至分崩而劉或滔天殺主篡立蒼生矜悼危於綴旒伏惟
陛下龍姿鳳儀光格四表凡在黔黎延屬象魏所願天地垂仁亟圖南服宜遣
文檄喻以吉凶使江東之地離心草靡荆雍九州北面請吏乞高臣官名更遣
雄將秣馬五千助臣經討并賜威儀震動江外長江已北必可定矣臣雖不武
乞備前驅進據之宜更在處分敢冒愚意推誠上聞機運可乘實在茲日珍奇
雖有虛表而誠未純歲餘微其子超超母胡氏不欲超赴京師密懷南叛時
汝徐未平元石自出攻之珍奇乘虛於懸瓠反叛燒城東門斬三百餘人虜掠
上蔡安城平輿三縣居民屯于灌水石馳往討擊大破之會日開放火燒其營
珍奇乃匹馬逃免其子超走到苦城為人所殺小子沙彌因送京師刑為閹人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伯父慶之劉駿司空公文秀初為郡主簿稍遷建
威將軍青州刺史和平六年劉子業為其叔或所殺文秀遂與諸州推立劉子
勛及子勛敗皇興初文秀與崔道固俱以州降請師應接顯祖遣平東將軍長
孫陵等率騎赴之會劉或遣文秀弟文炳來喻之文秀復歸於或或以文秀為
輔國將軍刺史如故後慕容白曜既剋升城引軍向歷下白曜復遣陵等率萬
餘人長驅至東陽文秀始欲降以軍人虜掠遂有悔心乃舉城固守陵乃引師
軍於清西白曜既下歷城乃率大眾并力攻討長圍數匝自夏至春始剋文秀

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於署內。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而謀送于白壇。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之禮。白壇念之，乃至擁護。後還其衣，爲之設饌，遂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蕩等饋送京師。面縛數罪，皆待爲下客，給以纁衣蔬食。顯祖重其節義，稍亦加禮之，拜爲外都下大夫。太和三年，遷外都大官。高祖嘉文秀忠於其國，賜絹絲二百匹。後爲南征都將，臨發，賜以戎服，除持節平南將軍、懷州刺史。假吳郡公，是時河南富饒，人好奉遺文秀，一無所納。卒，清貧。然爲政寬緩，不能禁止盜賊，而大興水田。於公私頗有利益。在州數年，年六十一卒。

子保冲，太和中舉朝請，大將軍宋王外兵參軍。後爲南徐州冠軍長史。二十一年，坐援建口，退敗，有司處之死刑。高祖詔曰：保冲文秀之子，可特原命，配洛陽作部終身，既而獲免。世宗時，卒於下邳太守。

房天樂者，清河人，清精多智，先爲青州別駕。文秀拔爲長史，督齊郡州府之事。一以委之，卒于京師。

弟嘉慶，瀋陽太守。

嘉慶從弟瑚璉，長廣太守。

文秀族子說，聘教有筆札。文秀以爲司馬，甚器任之。隨文秀至懷州，文秀卒，後依宋王劉昶，昶遇之無禮，憂愧飢寒，未幾而卒。

文秀族子陵，字道通。太和十八年，高祖南伐，陵攜族孫智度歸降，引見於行宮。陵姿質妍偉，辭氣辯暢。高祖奇之，禮遇亞於王肅。授前軍將軍，後監南徐州諸軍事。中壘將軍，南徐州刺史。尋假節龍驤將軍。二十二年秋，進持節冠軍將軍，及高祖崩，陵陰有叛心。長史趙儼密言于朝廷，尙書令王肅深保明之，切責儼。既而果叛，殺數十人，驅掠城中男女百餘口，夜走南入，智度於彭城知之，從清中軍躬奔陵，爲下邳戍人所射殺。

張謙，字處言，清河東武城人也。六世祖名犯，顯祖諱晉長秋卿，父學，爲慕容超左僕射，謙任劉駿，歷給事中。泰山太守，青冀二州輔國府長史，帶魏郡太守。劉

駿之立，遷授冠軍將軍，東徐州刺史。及韋悅克謙，乃歸順於尉元。元亦表授冠

軍，東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閔與謙對爲刺史。後至京師，禮遇亞於薛舉，以勳賜爵平陸侯。加平遠將軍，謙性閉通，篤於撫恤，齊之士雖疏族末姻，咸相敬視。李敦李訢等寵要勢家，亦推懷謙，無所顧避。舉衆敬等皆敬重之，高允之徒亦相器待。延興四年卒，贈平南將軍，青州刺史，諡康侯。子敬伯，求致父喪，出葬冀州清河舊墓，久不被許，停柩在家，積五六年。第四子敬叔，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欲奔赴，而規南叛，爲徐州所執，送至乃自理，後得喪父辭。敬伯自以隨父歸國之功，賜爵昌安侯，出爲樂陵太守。

敬叔，武邑太守。父喪得葬舊墓，還屬清河，初，謙兄第十人。

兄忠，字處順，在南爲合鄉令。世祖南征，忠歸降，賜爵新昌男，拜新興太守。卒官贈冀州刺史。初，謙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爲婢。皇甫遂乃詐癡，不能梳沐，後謙爲劉駿冀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購求皇甫，高宗怪其納財之多也，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高宗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謙令諸妾境上奉迎，數年卒。卒後十年而謙入國。

謙兄子安世，正始中，自梁漢同夏侯道還歸，數爲客積年，出爲東河閔太守。卒官。

元茂，爲信都令，遷冀州治中。

元茂弟子讓，洛州安西府長史，都水使者。

田益宗，光城蠻也，身長八尺，雄果有將略，貌狀舉止，有異常。世爲四山蠻帥，受制於蕭贖。太和十七年，遣使張超奉表歸款。十九年，拜員外散騎常侍，都督光城、弋陽、汝南、新蔡、宋安五郡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司州刺史。光城縣開國伯，食鹽邑一千戶。所統守宰，任其鈐置。後以益宗既渡淮北，不可仍爲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州，以益宗爲刺史，尋改封安昌縣伯，食實邑五百戶。二十二年，進

號征虜將軍，景明初，蕭衍遣軍主吳子陽，率衆寇三關，益宗遣光城太守梅與之步騎四千，進至陰山關，南八十餘里，據長風城，逆擊子陽，大破之，斬獲千餘級。蕭衍建寧太守黃天賜，築城赤亭，復遣其將黃公實屯於濞城，與長風相持。

益宗命安樂太守梅景秀爲之掎角，擊討破天賜等，斬首數百，獲其二城，上表

曰臣聞機之所在聖賢弗之疑兼弱攻昧前王莫之捨皆拯羣生於湯炭感武功於方來然霜葉將淪非勁鷹無以速其驟天之所棄非假手無以殲其人竊惟蕭衍常君臣交爭江外州鎮中分為兩東西抗峙已淹歲時庶民窮於轉輸甲兵疲於戰鬪事救於目前力盡於麾下無外維州鎮綱紀庶方藩城某立孤存而已不乘機電掃那彼壘堞恐後之經略未易於此且壽春雖平三面仍梗鎮守之宜寔須豫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須乘夏水汎長列舟長淮師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度彼衆不過須精卒一萬二千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荆之衆西擬隨雍揚州之卒頓于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軍直據南關對抗延頭遣一都督總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于春末弗過十旬剋之必矣世宗納之遣鎮南元英攻義陽益宗遣其惠魯生領步騎八千斷賊糧運并焚其鈞城積聚衍戍主趙文舉率衆拒戰魯生破之獲文舉及小將胡建與古皓莊元仲等斬五千餘級溺死千五百人倉米運舟焚燒蕩盡後賊軍朔將軍楊僧遠率衆二千寇逼蒙龍益宗命魯生與戍主奇道顯逆擊破之追奔十里俘斬千餘進號平南將軍又詔益宗率其部曲并州鎮文武與假節征虜將軍太僕少卿宇文福綏防備楚加安南將軍增封一百戶賜帛二千匹白罕生反於豫州詔益宗曰懸瓠要藩密邇慈賴南疆之重所寄不輕而羣小猖狂忽構逆殺害鎮主規成反叛此而可忍孰不可容即遣尙書邢總總精騎五萬星馳電驅征南將軍中山王英統馬步七萬絡繹繼發置此蟻寇唯當逃奔知將軍志窮豺狼以清邊境節義慷慨夏在可嘉非蹇蹇之至何以能爾深哉賊數方相委託故遣中書舍人趙文相具宣朕懷往還之規口別指授便可善盡算略隨宜追掩勿令此輩得有竄逸遠近清遠更有別旨時自樂口已南鄧豫二州諸城皆沒於賊唯有義陽而已蕭衍招益宗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戶郡公當時安危在益宗去就而益宗守節不移鄧豫剋平益宗之力也益宗年稍衰老衆敵無厭兵民患其侵擾諸子及孫競規賄貨部內苦之咸言欲叛世宗深亦慮焉乃遣中書舍人劉桃符宣旨慰諭庶

以安之桃符還啓益宗侵掠之狀世宗詔之曰風聞卿惠魯生淮南貪暴擾亂細民又橫殺梅伏生爲爾不已損卿誠效可令魯生與使赴關當加任使如欲外祿便授中畿一郡魯生久未至延昌中詔曰益宗先朝舊艾服勤邊境不可以地須其人遂令久屈可使持節鎮東將軍濟州刺史常侍如故世宗慮其不受代遣後將軍李世哲與桃符率衆襲之出其不意奄入廣陵益宗子魯生魯賢等奔於關南招引賊兵襲逐諸戍光城已南皆爲賊所保世哲討擊破之復置郡戍而以益宗還授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曲陽縣開國伯益宗生長邊地不願內榮雖位秩崇重猶以爲恨上表曰臣昔在南仰餐皇化擁率部曲三千餘家棄彼邊榮歸投樂土兄弟荼炭覺結賊朝高祖孝文帝帝錄臣乃賊授以藩任方欲仰憑國威冀雪冤恥豈容背龍向讎就險危命昔鄧豫紛擾臣躬率義兵擁絕賊路竊謂誠心仰簡朝野但任重據邊易招塵謗致使桃符橫加讒毀說臣恆欲投南暴亂非一乞檢事原以何爲驗復云虛審番兵殺魯過半如其所言未審死失之家所訟有幾又云耗官累帛倉庫傾盡御史覆檢曾無損折初代之日二子魯生魯賢從子超秀等並在城中安然無二而桃符密遣精射將軍鹿永固私將甲士打惠魯生僅得存命唱云我被面勅若能得魯生魯賢首者各賞本郡士馬圍遶騰城唱殺二惠戰怖遂由於此殘敗居業爲生蕩然乃復毀發墳墓露泄枯骸存者懼生難之苦亡魂遭粉骨之痛昔歲朝廷頻遣桃符數加慰勞而桃符凶恣擅生禍福云唯我相申致降恩旨及返京師復欺朝廷說臣父子全無忠誠輕陷貞良惑亂朝聽乞攝桃符與臣並對若臣罪有狀分從憲網如桃符是謬坐宜有歸詔曰經既大宥不容方更爲獄熙平初益宗又表乞東豫以招二子靈太后令曰卿誠著二朝勳光南服作藩萬里列土承家前朝往恩酬敘不淺兼子弟荷榮中表被澤相輕重卿所知悉先帝以卿榮舊州小祿薄故遷牧華壤爰登顯級于時番兵交換不生猜疑而卿惠魯賢等無事外叛忠孝俱乖職爲戎首以卿誠重不復相封今臥護征南榮以金紫朝廷處遇又甚於先且卿年老方就閑養焉得以本州爲念魯賢來否豈待自往也但遣慰納足相昭亮若善遣信當更啓聞別勅

東豫、壽、豫、兗、魯、齊、二年卒年七十三、贈征東大將軍、鄆州刺史、諡曰莊。

少子纂襲封位至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左將軍東豫州刺史。

益宗長子隨與冠軍將軍平原太守隨與情食邊官不願內地改授弋陽汝南二郡太守。

益宗兄與祖太和末亦來歸附景明中假鄆州刺史及義陽置鄆州改授征虜將軍江州刺史詔賜朝服劍馬一具治麻城與祖卒益宗請隨與代之世宗不許罷并東豫初益州內附之後蕭鸞遣軍州刺史董繼追討之官軍進擊執繼并其子景曜送於行宮。

繼字仲舒營陽人真君末隨父南叛雖長自江外言語風氣猶同華夏性疎武不多識文字高祖引繼於庭問其南事繼怖不能對數顧景曜景曜進代父答

申敘蕭鸞篡竊始終辭理橫出言非而辯高祖異焉以繼為越騎校尉景曜為員外郎謀欲南叛坐徙朔州及車駕南討漢陽召繼從軍景曜至洛陽密啟其

父必當奔叛軍次魯陽繼單騎南走過南陽新野歷告二城以魏軍當至戒之備防房伯玉劉忌並云無足可慮繼曰不然軍勢甚盛至境首北向哭呼景曜

云吾百口在彼事理須還不得顧汝一子也景曜鎖詣行在所數而斬之又有陳伯之者下邳人也以勇力自効仕於江南為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豐城縣

開國公景明三年伯之遣使密表請降并遣其子冠軍將軍徐州刺史承昌縣開國侯虎牙為質四年以伯之為持節都督江郢二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

刺史曲江縣開國公邑一千戶虎牙為冠軍將軍員外散騎常侍豫寧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正始初蕭衍征虜將軍趙祖悅築城於水東與頰川接對置兵數

千欲為攻討之本伯之進軍討祖悅大破之乘勝長驅入城刺祖悅三創賊眾大敗進討南城破賊諸部斬獲數千二年夏除伯之光祿大夫虎牙遷前軍將

軍。

孟表字武達濟北蛇丘人也自云本屬北地號索里諸孟青徐內屬後表因事南渡仕蕭鸞為馬頭太守太和十八年表據郡歸誠除輔國將軍南兖州刺史領馬頭太守賜爵縣侯鎮獨陽後蕭鸞遣其豫州刺史裴叔業攻圍六十餘

日城中食盡唯以朽草及草木皮葉為糧表撫循將士戮力固守會鎮南將軍王肅解義陽之圍還以救之叔業乃退初有一南人自云姓邊字叔珍攜妻惠

從壽春投表云慕化歸國未及送關便值叔業圍城表後察叔珍言色頗疑有異即加推覈乃云是叔業姑兒為叔業所遣規為內應所攜妻子並亦假妄表

出叔珍於北門外斬之於是人情乃安高祖嘉其誠績封汶陽縣開國伯邑五百戶遷征虜將軍齊州刺史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進號平西將軍世宗末降

平東將軍齊州刺史延昌四年卒年八十一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諡曰恭子崇襲官至昌黎齊北二郡太守。

史臣曰薛安都一武夫耳雖輕於去就實啓東南事奢圖變而竟保寵秩優矣真度一謀見實明主眾敬舉地納誠榮曜朝國人位並列無乏於時文秀不回

有死節之氣非但身蒙嘉禮乃至子免刑戮在我欲其罵人忠義可不勉也張謙觀機委質篤恤流離亦仁智矣田益宗鸞夷荒帥雖然效款終懷金曳紫不

其美歟孟表之致名位非徒然也。

魏書卷六十一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五十

李彪 高道悅

李彪字道固，頓丘衛國人。高祖賜名焉。家世寒微，少孤貧，有大志，篤學不倦。初受業於長樂監伯陽，伯陽稱美之，晚與漁陽高悅、北平陽尼等，將隱於名山，不果而罷。悅兄閻，博學高才，家富典籍，彪遂於悅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既而還鄉里，平原王數年將弱冠，雅有志業，娶東徐州刺史博陵崔鑿女，路由冀相，聞彪名而諳之，修師友之禮，稱之於郡。遂舉孝廉，至京師，館而受業焉。高祖稱之，于朝貴，李冲禮之甚厚。彪深宗附，高祖初為中書教學博士，後假員外散騎常侍，建威將軍，衛國子，使於蕭贖，還秘書丞，參著作事。自成帝以來，至于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國書，編年序錄，為春秋之體，遺落時事，三無一存，彪與秘書令高祐始奏從還固之體，創為紀傳表志之目焉。彪又表曰：臣聞昔之哲王，莫不豐登致政，思納讜言，以康黎庶，是以訪童問師，不避淵澤，詢謀諮善，不棄芻蕘，用能光茂實於竹素，播徽聲於金石。臣屬生有道，遇無諱之朝，敢修往式，竊按時宜，謹冒死上封事七條，狂瞽之言，伏待刑戮。其一曰：自太和建號，踰于一紀，典刑德政，可得而言也。立國丘以昭孝，則百神不貳，養才以酬諮，則多士盈朝矣。開至誠以軌物，則朝無佞人矣。教六順以教人，則四門無凶人矣。制冠服以明秩，則典式復彰矣。作雅樂以協人倫，則人神交慶矣。深慎罰以明刑，則庶獄得衷矣。釐服味以示約，則儉德光昭矣。單宮女以配饌，則人無怨曠矣。傾府藏以賑錫，則大賚周溢矣。省賦役以育人，則編戶巷歌矣。宣德澤以懷遠，則華荒并舞矣。垂至德以暢幽顯，則積瑞效質矣。生生得所，事事惟新，巍巍乎猶造物之曲成也。然臣愚以為行儉之道，猶自問何者？今四人豪富之家，曾華既深，敦樸情淺，夫儉儉素之易長，而行奢靡之難久。壯制第宅，美飾車馬，僕妾衣綾綺，土木被文繡，簞度連夏者衆矣。古先哲王之為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下及抱關擊柝，其宮室車服，各有差品，小不得踰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

序而人志定。今時浮華相競，情無常守，大為消功之物，巨制費力之事，豈不謬哉。消功者，錦繡彫文是也。費力者，廣宅高宇，壯制麗飾是也。其妨男業，害女工者，焉可勝言哉。漢文時賈誼上疏云：今之王政，可為常太惠者六，此即是一也。夫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故趙王好勇而士多輕死，楚靈好瘠而國有飢人。今二聖躬行儉素，詔令殷勤，而百姓之奢猶未革者，豈楚越之人，易變如彼，大魏之士，難化如此，蓋朝制弗宜，人未見德，使之然耳。臣愚以為第宅車服，自百官以至于庶人，宜為其等制，使貴不逼賤，卑不僭高，不可以稱其侈意，用違經典。今或者以為習俗日久，不可卒革，臣謹言古人草之之漸，昔子產為政一年，百姓歌之曰：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我有衣冠，子產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乃改歌曰：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我有子弟，子產誨之，子產若死，其誰繼之。然則鄭人之智，豈前書而後明哉。且從政者須漸，變化者難頓，故也。今若為制以差品之，始末之情，魏士與鄭人同矣。既同鄭人，是為卒有善歌，豈可憚其初怨而不為終善哉。夫尚儉者，開福之源，好奢者，起貧之兆。然則儉約易以教行，華靡難以財滿。是以聖人留意焉。賢人希準焉。故夏禹卑宮室而惡衣服，殷湯廢黃屋而乘輅，與此示儉於後王。後王所宜觀其意而取折衷也。孔子為魯司寇，乘柴車而駕駑馬，晏嬰為齊正卿，冠濯冠而衣故裘，此示儉於後臣。後臣所宜識其情而消息之也。前志云：作法於涼，其弊猶食，此言雖略，有達治道。臣之警言，儻或可採。比及三年，可以有成。有成則人務本，人務本則奢費除，奢費除則穀帛豐，穀帛豐則人逸樂，人逸樂則皇基固矣。其二曰：易稱主器者莫若長子，傳曰：太子奉冢嫡之業，威然則祭亡主，則宗廟無所饗，冢嫡廢，則神器無所傳。聖賢知其如此，故垂誥以為長世之法。昔姬王得斯道也，故恢樂備術以訓世嫡，世嫡於是乎習成懿德，用大協於黎蒸，是以世統生人，載祀八百。遠慕氏之君於秦也，殆棄德政，坑焚儒典，弗以義方教厥冢子，於是習成凶德，肆虐以臨黔首，是以幾年不承，二世而亡。亡之與興，其道在於師傳，師傳之損益，可得而言。益者周公傳成王，教以孝仁禮義，逐去邪人，不使見惡人，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為衛翼，衛翼良，成王正，周道之所以長久也。損者趙高傳

胡亥教以刑戮斬削及夷人族遂去正人不得見善士詔佞讒賊者為其左右左右邪胡亥僻秦祚之所以短促也夫皇天輔德者也豈私周而疎秦哉由所行之道殊故禍福之途異耳昔光武議為太子置傅以問其羣臣羣臣望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新陽侯陸就博士張佚正色曰今立太子為陸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陸氏則陸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光武稱善曰置傅以正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漢明卒為賢主然則佚之傳漢明非迺生之漸也尙或有稱而况迺生訓之以正道其為益也固以大矣故禮曰太子生因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于南郊明冢嫡之重見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明孝敬之道也然古之太子自為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此則遠世之鏡也高祖文成皇帝慨少時師不勤教嘗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日年尙幼冲情未能專既臨萬機不違溫習今而思之豈唯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尙書李斯免冠而謝此則近日之可鑒也伏惟太皇太后真贊高宗訓成顯祖使魏魏之功遊乎前王陛下幼蒙鞠誨聖敬之躋及儲宮誼育復親撫誥日省月課實勞神慮今誠宜準古立師傅以訓導太子訓導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皇家慶皇家慶則人幸甚矣其三曰臣聞國本黎元人資粒食是以昔之哲王莫不動勸稼穡益畜倉廩故堯湯水旱人無菜色者蓋由備之有漸積之有素暨于漢家以人食少乃設常平以給之魏氏以兵糧乏制屯田以供之用能不匱當時軍國取贖又記云國無三年之儲謂國非其國光武以一畝不實罪及牧守聖人之憂世重穀殷勤如彼明君之恤人勸農相切若此頃年山東饑去歲京師餓內外人庶出入就豐既廢營產疲而乃建又於國體實有虛損若先多積穀安而給之豈有難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以今况古誠可懼也臣以為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二糴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買官絹又務貯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為屯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贖贖雜物餘財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實六十斛蠲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難災不

為害臣又聞前代明主皆務懷遠人禮賢引滯故漢高過趙求樂毅之賢晉武廓定旌吳蜀之彥臣謂宜於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序之一可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以懷江漢歸有道之情其四曰昔帝舜命咎繇惟刑之恤周公誥成王勿誤于庶獄斯皆君臣相誠重刑之至也今二聖哀矜罪辜小大二情職決之日多從降恕時不得已必垂側隱雖前王之勤聽辨教亦如斯而已至若行刑犯時愚臣竊所未安漢制舊斷獄報重常盡季冬至孝章時改盡十月以育三微後歲畢論者以十月斷獄陰氣微陽氣泄以故致旱事下公卿尙書陳寵議冬至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射干荏弱之應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雞難乳殷以為春十一月有射干荏弱之應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三統之月斷獄流血是不稽天意也月令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以起隆怒不可謂寧以行大刑不可謂靜章帝審其旨卒以十月斷今京都及四方斷獄報重常竟季冬不推三正以育三微寬宥之情每過於昔違時之憲猶或爾然豈所謂助陽發生垂幸微之仁也誠宜遠稽風典近採漢制天下斷獄起自初秋盡於孟冬不於三統之春行斬絞之刑如此則道協幽顯仁垂後昆矣其五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之不廉乃曰置蓋不飾此君之所以禮貴臣不明言其過也臣有大禮則白冠雉纓盤水加劍造室而請死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敢逃刑也聖朝賓遇大臣禮同古典自太和以降有負罪當昭大辟者多得歸第自盡遣之日深垂隱愍言發懷淚百官莫不見四海莫不聞誠足以感將死之心慰戚屬之情然恩發至衷未著采制此愚臣所以敢陳末見昔漢文時人有告丞相周勃謀反者遣繫長安獄頭尋之與皂隸同賈誼乃上書極陳君臣之義不宜如是夫貴臣者天子為其改容而體貌之吏人為其俯伏而敬貴之其有罪過廢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東縛之輸之司寇榜笞之小吏罰罵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及將刑也臣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天子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孝武時稍復入獄夏由孝文行之當時不為采制故耳伏惟聖德慈惠豈與漢文比隆哉今天下

有道庶人不議之時臣安可陳警言於朝但恐萬世之後繼體之主有若漢武之事焉夫道貴長久所以樹之風聲也法尚不虧所以貽厥孫謀也焉得行恩當時而不著長世之制乎其六曰孝經稱父子之道天性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二經之旨蓋明一體而同氣可共而不可離者也及其有罪罪不相及者乃君上之厚恩也至若有懼懼應相連者固自然之恆理也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傷之容子弟逃刑父兄無愧惡之色宴安樂位遊從自若車馬仍華衣冠猶飾軍是同體共氣分憂均戚之理也昔秦伯以楚人圍江秦服而示懼宋仲子以失舉桓譚免冠而謝罪然則子弟之於父兄父兄之於子弟惟其情至豈與結盟相知者同年語其深淺哉二聖清簡風俗孝慈是先臣愚以為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教厲凡薄使人知有所恥矣其七曰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聖人緣情制禮以終孝子之情者也周季陵夷喪禮稍亡是以要經即戎素冠作刺遠于虐秦殆皆泯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民當從軍屯者遺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喪制未有定聞至後漢元初中大臣有重要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劉之世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廢而不行晉時矯矯鄭默喪親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以為常聖魏之初撥亂反正未遑建終喪之制今四方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然愚臣所懷竊有未盡伏見朝臣丁父憂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鳴玉垂綬同節慶之盛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如有遺大父母父母喪者皆聽終服若無其人者曠庶官者則優旨慰喻起令視事但綜司出納數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戎之警墨緣從役雖愆於禮事所宜行也如臣之言少有可採願付有司別為條制高祖寬而善之葬皆施行彪稍見禮遇加中壘將軍及文明太后崩羣臣請高祖公除高祖不許與彪往復語在禮志高祖詔曰歷觀古事求能非一或承藉微蔭著德當時或見拔幽陋流名後葉故毛遂起賤奮抗楚之辯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彪雖宿非清策本闕華資然識性嚴聰學博墳籍剛辯之才

頗堪時用兼憂吏若家載宜朝矣若不實庸教績將何以勸獎勤能可特選祕書令以酬厥款以參議律令之勳賜帛五百匹馬一匹牛二頭其年加員外散騎常侍使於蕭贖贖遣其主客郎劉繪接對并設饌樂彪辭樂及坐彪曰齊主既賜饌樂以勞行人向辭樂者卿或未相體自喪禮廢替於茲以久我皇孝性自天追慕罔極故有今者喪除之議去三月晦朝臣始除衰裳猶以素服從事斐謝在此固應具此我今辭樂想卿無怪繪答言辭樂之事向以不異請問魏朝喪禮竟何所依彪曰高宗三年孝文崩月今聖上追鞠育之深恩感慈訓之厚德執於殷漢之間可謂得禮之變繪復問若欲遵古何為不終三年彪曰萬機不可久曠故劉至慕俯從羣議服變不異三年而限同一期可謂亡禮之禮繪言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彪曰聖朝自為曠代之制何關許人繪言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萬機何慮於曠彪曰我聞載籍五帝之臣臣不若君故君親攬其事三王君臣智等故共理機務五霸臣過於君故事決於下我朝官司皆五帝之臣主上親攬蓋遺軌軒唐彪將還親謂曰卿前使還日賦阮詩云但願長閑暇後歲復來遊果如今日卿此還也復有來理否彪答曰使臣請重賦阮詩曰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曠惘然曰清都可爾一去何事觀卿此言似成長關朕當以殊禮相送曠遂親至現邪城登山臨水命羣臣賦詩以送別其見重如此彪前後六度銜命南人奇其譽謬後車駕南征假彪冠軍將軍東道副將尋假征虜將軍車駕還京還御史中尉領著作郎彪既為高祖所寵性又剛直遂多所劾亂遠近畏之乘右屏氣高祖常呼彪為李生於是從容謂羣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汾州胡叛詔彪持節慰事車還京除散騎常侍仍領御史中尉解著作事高祖宴羣臣於流化池謂僕射李冲曰崔光之博李彪之直是我國家得賢之基車駕南伐彪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冲任城王等參理留臺事彪素性剛毅與冲等意議乖異遂形於聲色殊無降下之心自謂身為法官莫能糾劾己者遂多專恣冲積其前後罪過乃於尚書省禁止彪上表曰臣聞籠國臣人光化昇治與服典章理無暫失故晉文功建九合猶見抑於請降季氏藉政三世尚受譏於瑛瑤固知名器之重不可以妄假先王既憲章

於古陛下又經綸於今用能車服有敘禮物無墜案臣彪昔於凡品特以才拔等望清華司文東觀綱繆想春繩直憲臺左加金璫右珥輝冕東省宜感恩厲節忠以報德而竊名忝職身為違傲矜勢高亢公行僭逸坐與禁省冒取官材輒駕乘黃無所憚儀肆志傲然愚孽視聽此而可忍誰不可懷臣輒集向書以下令史以上弄治書侍御史臣鄧道元等於尚書都座以彪所犯罪狀告彪訊其虛實若或不知須訊部下彪答臣言事見在且實如所劾皆彪所知何須復召部下臣今請以見事免彪所居職付廷尉治獄冲又表曰臣與彪相識以來垂二十載彪始南使之時見其色厲辭辯才優學博臣之愚識謂是拔萃之一人及彪位官升達參與言燕聞彪評章古今商略人物與言於侍筵之次啓論於衆英之中實忠識正發言懇惻惟直是語辭無隱避雖復諸王之尊近侍之要至有是非多面抗折酷疾矯詐毒害非遠屬色正辭如鷹鷂之逐為雀棟棟然實似公清之操臣雖下才輒亦向其梗概欽其正直微識其福急之性而不以為瑕及其初登憲臺始居司直首復騎唱之儀肇正直繩之體當時識者余以為難而彪秉志信行不避衆勢其所彈劾應弦而倒赫赫之威振於下國肅肅之稱著自京師天下改目會暴斂手臣時見其所行信謂言行相符忠清內發然時有私於臣云其威暴者臣以直繩之官人所忌疾風謗之際易生音論心不承信往年以河陽事曾與彪在領軍府共太尉司空及領軍諸卿等集聞廷尉所問囚徒時有人斬枉者二公及臣少欲聽探語理未盡彪便振怒東坐攘袂揮赫口稱賊奴叱吒左右高聲大呼云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雖有此言終竟不取即言南臺所問唯恐枉活終無枉死但可依此時諸人以所枉至重有首實者多又心難彪遂各嘿爾因緣此事臣遂心疑有愷審加情察知其威慮猶未體其採訪之由訊檢之狀商略而言酷急小罪蕭榮為大會而首之猶謂益多損少故懷獲所疑不以申徹實失為臣知無不聞之義及去年大駕南行以來彪兼尚書日夕共事始乃知其言與行舛是己非人專恣無忌尊身忽物安以身作之過深勸他人己方事人好人佐己聽其言同據古忠恕之實較其行是天下佞暴之賊臣與任城卑躬曲己若順第之奉暴兄其

所欲者事雖非理無不屈從依事求實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宜殛彪於有北以除姦矯之亂政如臣無證宜投臣於四裔以息青蠅之白黑高祖在懸瓠覽表數愕曰何意留京如此也有司慮彪大辟高祖怒之除名而已彪尋歸本鄉高祖自懸瓠北幸鄴彪拜迎於鄴南高祖曰朕之期卿每以貞松為志歲寒為心卿應報國盡身為用而近見彈文殊乖所以卿懼此讒為朕與卿為宰事與卿為卿自取彪對曰臣愆由己至罪自身招實非陛下橫與臣罪又非宰事無辜濫臣罪既如此宜伏東畢之下不應遠點屬車之塵但伏承聖躬不豫臣肝膽塗地是以敢至非謝罪而來高祖納宋弁言將復採用會留臺表言彪與御史賈尚往窮庶人恠事理有誣抑奏請收彪彪自言事枉高祖明彪無此道左右慰勉之聽以牛車散載送之洛陽會赦得免高祖崩世宗踐祚彪自託於王肅又與邢辯詩書往來迭相稱重因論求復舊職修史官之事肅等許為左右彪乃表曰臣聞龍圖出而皇道明龜書見而帝德昶斯實冥中之書契也自瑞官文而卑高陳民師建而賤貴序此乃人間之繩式也是以唐典蒙欽明之冊虞書銘奮徵之篇傳著夏氏之箴詩錄商家之頌斯皆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也逮于周姬鑿乎二代文王開之以兩經公旦申之以六聯郁乎其文典章大略也故觀雅頌識文武之丕烈察歌音辨周公之至孝是以季札聽風而知始基聽頌而識威德至若尼父之別魯籍丘明之辨孔志可謂純而成章盡而不汚者矣自餘乘志之比其亦有趨焉暨史班之錢乃文窮於秦漢事盡於哀平懲勸兩書華實兼載文質彬彬富哉言也令大漢之風美類三代矣崇道冠來事降及華馬陳于咸有放焉四數贊弗遠不可力致豈虛也哉其餘率見而書親事而作者多矣尋其本末可往來焉唯我皇魏之奄有中華也歲越百餘年幾十紀太祖以弗違開基武皇以奉時拓業虎嘯城中龍飛宇外小往大來品物咸亨自茲以降世濟其光史官敘錄未充其感加以東觀中圯冊動有關美隨日落善因月稀故諺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至于太和之十一年先帝先后遺惟景業綿綿休烈若不恢史闡鏡懼上業茂功始有缺矣於是召名儒之士充麟閣之選于時忘臣乘短乘臣片志令臣出納授臣悉職獲屬斯事無所

與讓高祖時詔臣曰平爾雅志正爾筆端書而不法後世何觀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墜與著作等鳩集遺文并取前記撰爲國書假有新進時賢制作於此者恐闕門既異出入生疑弦柱既易善者或謬自十五年以來臣使國還頻有南轅之事故載筆遂廢簡牘弗張其於書功錄矣不其闕歟伏惟孝文皇帝承天地之寶崇祖宗之業景功未就奄焉崩頌凡百黎萌若無天地賴遇陛下體明敷之真應保合之量恢大明以燭物履靜恭以安邦天清其氣地樂其靜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可謂重明聖元首厥哉惟先皇之開創造物經綸浩曠加以魏典流製藻績垂篇窮理於有象盡性於衆變可謂日月出矣無幽不燭也記曰善流者欲人繼其行善歌者欲人繼其聲故傳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又曰無周公之才不得行周公之事今之親王可謂當之矣然先皇之茂猷聖達今王之懿美洞鑒準之前代其德靡悔也時哉時哉可不光昭哉合德二儀者先皇之陶鈞也齊明日月者先王之洞照也應周四時者先皇之茂功也合契神鬼者先皇之玄燭也遷都改邑者先皇之遠也變是協和者先皇之聖也思同書軌者先皇之遠也守在四夷者先皇之略也海外有截者先皇之威也禮田岐陽者先皇之義也張樂岱郊者先皇之仁也鑿幸幽渚者先皇之智也變伐南荆者先皇之禮也升中告成者先皇之肅也親虞宗社者先皇之敬也賈實無闕者先皇之德也爾物成務者先皇之貞也觀乎人文者先皇之藎也草莽創新者先皇之志也孝慈道洽者先皇之衷也先皇有大功二十加以謙尊而光爲而弗有可謂四三皇而六五帝矣誠宜功書於竹素聲播於金石臣竊謂史官之達者大則與日月齊明小則與四時並茂其大者孔子左丘是也小者史遷班固是也故能聲流於無窮義昭於來裔是以金石可滅而流風不泯者其唯載籍乎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斯不唯其性靈官習之所得也竊謂天文之官太史之職如有其人宜其世矣故尚書稱羲和世掌天地之官張衡賦曰學乎書史氏斯蓋世傳之義也若夫夏冶之子善知爲政夏弓之子善知爲策物豈有定皆實則知耳所以言及此者史職不修事多滄曠天人之際不可須臾闕載也是以談遷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道爭乃前聖之軌轍後

鏡之著龜也然前代史官之不終業者有之皆陵遲之世不能容奪是以平子去史而成賦伯喈違閣而就志近晉晉之世有佐郎王隱爲著作慮預所毀亡官在家畫則推薪供爨夜則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勅尚書唯給筆札而已國之大籍成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時也大魏之史職則身貴祿則親榮優哉游哉式穀爾休矣而典謨弗恢者其有以也而故著作漁陽傅嘏北平陽尼河間邢產廣平宋弁昌黎韓顯宗等並以文才見舉注述是同皆登年不永弗終茂績前著作程璽虬同時應舉共掌此務今從他職官非所司唯崔光一人雖不移任然侍官兩兼故載述致闕臣聞載籍之興由於大業雅頌垂薦起於德美雖時有文質史有備略然歷世相仍不改此度也昔史談誠其子遷曰當世有美而不書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見矣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譏取之深衷史談之志賢亮遠矣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臣雖今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以草茅自疏敢言及於此語曰患爲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爲臣誠不知彊欲爲之耳竊尋先朝賜臣名彪者遠則擬漢史之叔皮近則準晉史之紹統推名求義欲罷不能荷恩佩澤死而後已今求都下乞一靜處綜理國籍以終前志官給事力以充所須雖不能光啓大錢庶不爲飽食終日耳近則期月可就遠則三年有成正本藎之麟閣副貳藏之名山時司空北海王詳尚書令王肅以其無祿頗相賑餉遂在祕書省同王隱故事白衣修史世宗親政崔光表曰伏見前御史中尉臣李彪夙懷美意創刊魏典臣昔爲彪所致與之同業積年其志力貞彊考述無倦督勸羣寮注綴略舉雖頃來契闊多所廢離近蒙收起還綜厥事老而彌厲史才日新若克復舊職專功不殆必能昭明春秋闡成皇籍既先帝厚委宿歷高班纖負微愆應從滌洗愚謂宜申以常伯正館著作傳其外役展其內思研積歲月紀冊必就鴻聲巨迹蔚乎有意感軌懇詠饒焉無恨矣世宗不許詔彪兼通直散騎常侍行汾州事非彪好也固請不行有司切遣之會違疾累旬景明二年秋卒於洛陽年五十八始彪爲中尉號爲嚴酷以姦數難得乃爲木手擊其脇腋氣絕而復屬者時有焉又尉喻汾州叛胡得其兇渠皆鞭面殺之及

彪之病也。體上往往瘡潰。痛毒備極。詔賜帛一百五十匹。贈鎮遠將軍。汾州刺史。諡曰剛憲。彪在秘書歲餘。史業竟未及就。然區分書體。皆彪之功。述春秋三傳。合成十卷。其所著詩頌賦誄章奏雜筆百餘篇。別有集。彪雖與宋弁結管鮑之交。弁為大中正。與高祖私議。猶以寒地處之。殊不欲微相優假。彪亦知之。不以為恨。及弁卒。彪痛之無已。為之哀誄。備盡辛酸。郭祚為吏部。彪為子志求官。祚仍以舊第處之。彪以位經常伯。又兼尚書。謂祚應以貴遊拔之。深用忿怨。形於言色。時論以此譏祚。祚每曰。爾與義和至交。豈能繞爾而怨我乎。任城王澄與彪先亦不穆。及為雍州。彪詣澄為志求其府寮。澄釋然為啟。得列曹行參軍。時稱美之。

志字縹。博學有才幹。年十餘歲。便能屬文。彪甚奇之。謂崔縹曰。子宜與縹道為一。縹於洛陽。縹遂與志交。教往來。彪有女幼而聰令。彪每奇之。教之書學。讀誦經傳。書縹謂所親曰。此當與我家。卿曾容得其力。彪亡後。世宗聞其名。召為婕妤。以禮迎引。婕妤在宮。常教帝妹書。誦授經史。志後稍遷符璽郎中。徐州平。東府司馬。以軍功累轉後軍將軍。中散大夫。輔國將軍。承寧寺典作副將。始彪奇志及婕妤。特加器愛。公私坐集。必自稱誄。由是為高祖所賞。及彪亡後。婕妤果入掖庭。後宮咸師宗之。世宗崩。為比丘尼。通習經義。法座講說。諸僧敬重之。志所在著績。桓叔與外叛。南荆荒毀。領軍元義舉其才任撫導。擢為南荆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建義初。叛入蕭衍。

高道悅字文欣。遼東新昌人也。曾祖策。馮跋散騎常侍。新昌侯。祖育。馮文通建德令。值世祖東討。率其所部五百餘家。歸命軍門。世祖授以建忠將軍。齊郡建德二郡太守。賜爵肥如子。父立。起武邑太守。遂居渤海蓆縣。道悅少為中書學士。侍御主文中散。久之。轉治書侍御史。加諫議大夫。正色當官。不懼權勢。車駕南征。徵兵秦雍。大期秋。季閏集洛陽。道悅以使者治書御史薛聰。侍御主文中散。元志等。稽違期會。奏舉其罪。又奏兼左僕射。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位總朝右。任屬戎機。兵使會否。曾不被委。尚書左丞公孫夏。職樞樞。蒙其舉。請以見事免。夏等所居官。時道悅兄。顯為外兵郎中。而澄妻道悅有黨兄之食。高祖詔

責然以事經恩宥。遂獲而不論。詔曰。道悅資性忠篤。稟操貞亮。居法樹平肅之規。處諫者必犯之節。三公憚其風。朕實嘉其一。至。嘗諤之誠。何愧黜也。其以為主爵下大夫。諫議如故。車駕將幸鄴。又兼御史中尉。留守洛京。時宮極初基。廟庫未構。車駕將水路幸鄴。已詔都水回營構之材。以造舟楫。道悅表諫曰。臣聞博納與言。君上之崇務。規箴匡正。臣下之職節。是以置鼓設謗。爰自曩日。虛襟博聽。義屬今辰。臣既疎魯。濫蒙榮賞。司兼獻弱。職當然否。佩遇恩華。願陳聞見。竊以都作營構之材。部別科擬。素有定所。工治已訖。回付都水。用造舟楫。關承固居字之功。作暫時遊嬉之用。損耗殊倍。終為棄物。且子來之誠。本期營起。今乃修繕舟楫。更為非務。公私回惶。愈深怪愕。又欲御泛龍舟。經由石濟。其沿河挽道。久以荒蕪。舟楫之人。素不便利。若欲委棹。深薄之危。古今共慎。若欲挽棹。取進。授衣之月。驟形水陸。恐乖視人。若子之義。且鄴洛相望。陸路平直。時乘沃若。往來匪難。更乃捨周道之安。即涉川之殆。此乃愚智等慮。朝野俱戚。進退伏思。不見其可。又從駕羣寮。聽將妻累。舟楫之間。更無限隔。士女雜亂。內外不分。當今景御休明。惟新式度。載禮調風。軌物寰宇。竊惟斯舉。或損洪猷。深失傳天順則之望。又氏胡犯順。未恭。西道偏戎。旗胃。仍襲南寇。對接迎畿。蠻民疎戾。每造不軌。闕觀間隙。或生慮外。愚謂應妙選懿親。撫軍後事。令吞回息。親觀之望。邊寇絕。闕觀之心。臣稟性愚直。知而無隱。區區丹志。冒昧以聞。詔曰。省所上事。深具乃心。但卿之立言。半非矣。當須陳非以示謬。稱是以彰得。然後明所以而不用有由。而為之不爾。則未相體耳。回材都水。營構遊終為棄物。修繕非務。舟楫無事。士女雜亂。此則卿之失辭矣。深薄之危。撫後之重。斯則卿之得言也。於是高祖遂從陸路。轉道悅太子中庶子。正色立朝。儼然難犯。官官上下。咸畏憚之。太和二十年秋。車駕幸中岳。詔太子入居金墉。而恂潛謀。還代。念道悅前後規諫。遂於禁中殺之。高祖甚加悲惜。贈散騎常侍。帶管州刺史。賜帛五百匹。并遣王人慰其妻子。又詔使者監護喪事。葬于舊塋。諡曰貞侯。世宗又追錄忠概。拜長子顯族給事中。顯族亦以忠厚見稱。本於右軍將軍。

顯族第敬猷有風度員外散騎侍郎殿中侍御史進給事中輕車將軍奉車都尉蕭寶夤西征引為驃騎司馬及寶夤謀逆敬猷與行臺郎中封偉伯等潛圖義舉謀泄見殺贈冠軍將軍滄州刺史賜一子出身

道悅長兄嵩字岷崙魏郡太守

子夏賢長水校尉

夏賢第侯險薄為劫盜冀郡患之

嵩第雙清河太守濁貨將刑在市遇赦免時北海王詳為錄尚書雙多納金寶除司空長史未幾遷大尉長史俄出為征虜將軍涼州刺史專肆貪暴以罪免

後貨高肇復起為幽州刺史又以貪穢被劾罪未判遇赦復任未幾而卒

子景贖幽州司馬

雙弟觀尚書左外兵郎中城陽王警司馬西征藉陽先驅而歿贈通直散騎侍郎

郎謹曰閱

史臣曰李彪生自微狹才志確然業藝夙成見擢太和三世輔軒驟指聲駭江南乘筆立言足為良史遽於直繩在手厲氣明目持堅無術末路蹉跎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豈彪之謂也高道悅匡直之風見憚於世醜正貽禍有可悲乎

魏書卷六十二

魏書卷六十二考證

李彪傳誤遷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道爭乃前聖之軌轍後鏡之善龜也○道爭二字不可晚疑衍文

魏書卷六十二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五十一

王肅 宋弁

王肅字恭懿，琅琊沂人。司馬衍丞相導之後也。父奐，肅曠尚書左僕射。肅少而聰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任肅曠歷著作郎、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秘書丞。肅自謂禮易為長，亦未能通其大義也。父奐及兄弟，並為肅曠所殺。肅自建業來，奔是歲太和十七年也。高祖幸鄴，聞肅至，虛襟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禮。高祖甚哀憫之，遂語及為國之道。肅陳說治亂，音韻雅暢，深會帝旨。高祖嗟納之，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淹也。因言肅氏危滅之兆，可乘之機。勸高祖大舉，於是圖南之規轉銳，器重禮遇。日有加焉。親貴舊臣，莫能間也。或屏左右相對談說，至夜分不罷。肅亦盡忠輸誠，無所隱避。自謂君臣之際，猶玄德之遇孔明也。尋除輔國將軍、大將軍長史，賜爵開陽伯。肅固辭伯爵，許之。詔肅討蕭鸞，肅陽聽招募壯勇，以為爪牙。其募士有功，賞加常募一等。其從肅行者，六品已下，聽先擬用。然後表聞。若投化之人，聽五品已下，先即優授。於是假肅節行平南將軍。肅至義陽，頻破賊軍，降者萬餘。高祖遣散騎侍郎勞之，以功進號平南將軍。賜駿馬一匹，除持節都督豫、梁、東、鄆三州諸軍事。本將軍，豫州刺史。揚州大中正。肅善於撫接，治有聲稱。尋徵肅入朝。高祖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故復此勅。又詔曰：肅丁荼毒，世志等伍胥。自拔吳州，廣求魏縣，躬操志禮之本，而同無數之喪。誓雪怨恥，方展申復。窮論再期，疏縕不改。誠季世之高風，末代之孝節也。但聖人制禮，必均愚智。先王作則，理齊盈虛。過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行之。曾參居鄆，寧其哀終。吳員處醜，豈聞四載。夫三年者，天下之違喪。古今之所一。其雖欲過禮，朕得不制之。以禮乎。有司可依禮諭之。為裁練禫之制。二十年七月，高祖以久旱不雨，輟膳三日。百寮詣闕，引在中書省。高祖在案，虛樓。遣舍人問曰：朕知卿等至，不獲相見。卿何為而來。肅對曰：伏承陛下輟膳，已經三日。

羣臣焦怖，不敢自寧。臣聞堯水湯旱，自然之數。須聖人以濟世，不由聖以致災。是以國儲九年，以禦九年之變。臣又聞至於八月不雨，然後君不舉膳。昨四郊之外，已蒙滂澍。唯京城之內，微為少澤。蒸民未闕一餐。陛下輟膳三日，臣庶惶惶，無復情地。高祖遣舍人答曰：昔堯水湯旱，賴聖人以濟民。朕雖居靈黎之上，道謝前王。今日之旱，無以救恤。應待立秋，克躬自咎。但此月十日已來，炎熱焦酷。人物同悴，而連雲數日，高風蕭條。雖不食數朝，猶自無感。朕誠心未至之所致也。肅曰：臣聞聖人與凡同者五常，異者神明。昔姑射之神，不食五穀。臣常謂矯，今見陛下，始知其驗。且陛下自輟膳以來，若天全無應。臣亦謂上天無知。陛下無感一昨之前，外有滂澤。此有密雲。臣即謂天有知。陛下有感矣。高祖遣舍人答曰：昨內外貴賤，咸云四郊有雨。朕恐此輩皆勉勸之辭。三覆之慎，必欲使信而有徵。比當遣人往行。若果雨也，便命大官欣然進膳。豈可以近郊之內，而慷慨要天乎。若其無也，朕之無感，安用朕身以擾民。庶朕志確然，死而後已。是夜澍雨大降，以破蕭鸞將裝叔業功。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豫南兗東荆東豫四州諸軍事。封汝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持節中正刺史。如故肅頻表固讓，不許。詔加鼓吹一部。二十二年，既平漢陽，詔肅曰：夫知己貴義，君臣務恩，不能矜災卸禍，恩義焉措。卿情同伍員，懷酷歸朕，然未能翦一讎人。誠彼凶帥，何嘗不與言憤。歎吳閭而長息，比獲蕭鸞輔國將軍黃瑤起，乃知是卿怨也。尋當相付，徵望紆泄。使吾見卿之日，差得緩懷。初，曠之收肅父奐也。司馬黃瑤起攻奐殺之。故詔云然。高祖之伐淮北，令肅討義陽。未剋，而蕭鸞遣將裝叔業寇潁陽。劉藻等救之，為叔業所敗。肅表求更遣軍援潁陽。詔曰：得表覽之，憮然。觀卿意非專在水。當是以藻等銳兵新敗，於前事往勢難故也。朕若分兵遣之，非多會無所制。多遣則禁旅難關。今日之計，唯當作必剋之舉。不可為狐疑之師。徒失南克也。卿便惠意，停彼以圖義陽之寇。宜止則止，還取義陽。宜下則下。鎮軍淮北，深量二途，勿致重爽。若孟表糧盡，軍不及至，致失潁陽。卿之過也。肅乃解義陽之圍，以赴潁陽。叔業乃引師而還。肅坐劉藻等敗，勳為平南將軍。中正刺史。如故。高祖崩，遺詔以肅為尚書令，與咸陽王禧等同為宰輔。徵肅會駕魯陽。

蕭至遂與禧等參同謀謀自奮陽至於京洛行途喪紀委蕭參量憂動經綽有
 遇舊戚禧兄弟並敬而昵之上下稱爲和輯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羈遠一旦
 在己之上以爲憾焉每謂人曰朝廷以王蕭加我上尚可從叔廣陵宗室尊宿
 歷任內外云何一朝令蕭居其右也蕭聞其言恆降而避之尋爲澄所奏勅稱
 蕭謀叛言尋申釋詔蕭留長公主本劉昶子婦彭城公主也賜錢二十萬
 帛三千疋蕭奏考以顯能陟由續著昇明退閣於是乎在自百寮曠察四稔于
 茲請依舊式考檢能否從之裴叔業以壽春內附拜蕭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
 車騎將軍與驃騎大將軍彭城王勰率步騎十萬以赴之蕭寶卷豫州刺史
 蕭懿率衆三萬屯於小峴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將圖壽春懿遣將胡松李
 居士等領衆萬餘屯據死虎蕭進師討擊大破之擒其將橋珉等斬首數千進
 討合肥生擒叔獻蕭懿棄小峴南走蕭遠京師世宗臨東堂引見勞之又問江
 左有何惠耗蕭曰如聞崔景景已死寶卷所仗非邪即仗天殆以此資陛下廓
 定之期勢將不久以蕭淮南果捷賞帛四千七百五十疋進位開府儀同三司
 封昌國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戶餘如故尋以蕭爲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
 揚州刺史持節餘官如故蕭頻在邊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以誠結納
 咸得其心清身好施閉絕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財然性微輕佻頗以功名自
 許護疵稱伐少所推下高祖每以此爲言景明二年薨於壽春年三十八世宗
 爲舉哀詔曰蕭奄至不救痛惋兼懷可遣中書侍郎買思伯兼通直散騎常侍
 撫慰厥孤給東園秘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帛一千疋布五百疋蠟三百斤并
 問其卜遷遠近專遣侍御史一人監護喪事務令優厚又詔曰死生動靜卑高
 有域勝達所居存亡榮顯故杜預之歿望於首陽司空李冲覆舟是託顯瞻斯
 所誠亦二代之九原也故揚州刺史蕭懿義結於二世英惠符於李杜平生本
 意願終京陵既有宿心宜遵先志其令葬於冲預兩墳之間使之神遊相得也
 贈侍中司空公本官如故有司奏以蕭忠心大度宜謚匡公詔謚宣朗蕭宗初
 詔爲蕭建碑銘子紹襲

子遷襲武定中通直常侍齊受禪爵隨例降
 紹第理孝靜初始得還朝武定末著作佐郎紹蕭前妻謝生也蕭臨薨謝始攜
 二女及紹至壽春世宗納其女爲夫人蕭宗又納紹女爲嬪
 蕭弟秉字文政涉獵書史微有兄風世宗初攜兄子誦珩珩等入國拜中書郎
 遷司徒諮議出爲輔國將軍幽州刺史李贈征虜將軍徐州刺史
 誦字國章蕭長兄融之子學涉有文才神氣清儻風流甚美自員外郎司徒主
 簿轉司徒屬司空諮議通直常侍汝南王友理司徒諮議加前軍散騎常侍光
 祿大夫出爲左將軍幽州刺史未幾徵爲長兼秘書監從給事黃門侍郎蕭宗
 崩豐太后之立幼主也於時大赦蕭宣讀詔音制抑揚風神疎秀百寮傾屬
 莫不歎美孝莊初於河陰遇害年三十七贈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空公
 徐州刺史謚曰文宣
 子孝康武定中尚書郎中卒
 孝康弟儁康性清雅頗有文才齊文襄王中外府祭酒卒贈征虜將軍太府少
 卿
 爾第衍字文舒名行器藝亞於誦自著作佐郎稍遷尚書郎員外常侍司空諮
 議光祿大夫廷尉揚州大中正度支尚書仍轉七兵徙太常卿出爲散騎常侍
 征東將軍西兗州刺史衍屆治未幾屬尔朱仲遠稱兵內向州既路衝爲其攻
 逼衍不能守爲仲遠所擒以其名望不害也令其騎牛從軍久乃見釋遷洛除
 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孝靜初轉侍中將軍如故天平三年卒年五十二勅給
 東園秘器贈物三百段贈使持節都督青兖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
 令司徒公徐州刺史謚曰文獻衍篤於交舊有故人竺胤於西兗爲仲遠所害
 其妻于飢寒衍置之於家累年贈恤世人稱其敦厚
 珩字士游蕭次兄琛子也風神秀立好學有文才歷司空主簿清河王友中書
 侍郎頗銳於榮利結婚於元义起拜左將軍濟州刺史尋加平東將軍清靜愛
 民有政治之稱入爲散騎常侍孝莊初遷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監
 祭酒永安元年卒年三十七贈侍中衛將軍司空公徐州刺史

子淵武定中儀同開府記室參軍

宋弁字義和廣平列人人也祖情與從叔宣博陵崔建俱知名世祖時歷位中書博士員外散騎常侍使江南賜爵列人子選拜廣平太守與安五年卒贈安遠將軍相州刺史諡曰惠長子顯襲爵弁伯父世顯無子養弁為後弁父叔珍李敷妹夫因敷事而死弁才學備瞻少有美名高祖初曾至京師見尚書李冲因言論移日冲竦然異之退而言曰此人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顯卒弁襲爵弁與李彪州里迭相祗好彪為秘書丞弁自中散彪請為著作佐郎尋除尚書殿中郎中高祖曾因朝會之次歷訪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清亮進止可觀高祖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賜名為弁意取弁和獻玉楚王不知寶之也遷中書侍郎兼員外常侍使於蕭贖贖司徒蕭子良秘書丞王融等皆稱笑之以為志氣奮誇不逮李彪而體韻和雅舉止閑遠過之轉散騎侍郎時散騎位在中書之右高祖曾論江左事因問弁曰卿比南行入其隅隩彼政道云何與亡之數可得知不弁對曰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德政不理徭役滋劇內無股肱之助外有怨叛之民以臣觀之必不能貽厥孫謀保有南海若物憚其威身免為幸後車駕南征以弁為司徒司馬曜武將軍東道副將軍人有盜馬斫者斬而徇之於是三軍振懼莫敢犯法黃門郎崔光薦弁自代高祖不許然亦賞光知人未幾以弁兼黃門尋即正兼司徒左長史時大選內外羣官弁定四海士族弁專參銓量之任事多稱旨然好言人之陰短高門大族意所不便者弁因毀之至於舊族淪滯人非可忘者又申達之弁又為本州大中正姓族多所降抑頗為時人所怨從駕南討詔弁於豫州都督所部又東荆領葉皆滅戍士營農水陸兼作遷散騎常侍尋遷右衛將軍領黃門弁屢自陳讓高祖曰吾為相知者卿亦不可有辭豈得專守一官不助朕為治且常侍者黃門之屬冗領軍者二衛之假攝不足空存推讓以棄大委其被知遇如此始高祖北都之選也李冲多所參預頗抑宋氏弁有恨於冲而與李彪交結雅相知重及彪之抗冲冲謂彪曰爾如狗耳為人所嗾及冲劾彪不至大罪弁之力也彪除名為民弁大相嗟慨密圖申復高祖在汝南不豫大漸旬

有餘日不見侍臣左右唯彭城王勰等數人而已小瘳乃引見門下及宗室長幼諸人入者未能知致悲泣弁獨進及御牀獻歡流涕曰臣不謂陛下聖顏毀瘳乃爾由是益重之車駕征馬圈留弁以本官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祠與戎故令卿縮攝二曹可不自勉弁頓首辭謝弁劾勞王事夙夜在公恩過之甚輩流莫及名重朝野亞於李冲高祖每稱弁可為吏部尚書及崩遺詔以弁為之與咸陽王禧等六人輔政而弁已先卒年四十八詔賜錢十萬布三百疋贈安東將軍瀛州刺史諡曰貞順弁性好矜伐自許青腴高祖以郭祚晉魏名門從容謂弁曰卿固應推郭祚之門也弁笑曰臣家未肯推祚高祖曰卿自漢魏以來既無高官又無儔秀何得不推弁曰臣清素自立要爾不推侍臣出後高祖謂彭城王勰曰弁人身良自不惡乃復欲以門戶自矜殊為可怪
長子維字伯緒維第紀字仲烈維少襲父爵自員外郎遷給事中坐詔事高肇出為益州龍驤府長史辭疾不行太尉清河王懌輔政以維名臣之子薦為通直郎辟其弟紀行參軍豐太后臨政委任元義而又恃寵驕盈每以分理裁斷元甚忿恨思以害懌遂與維為計以富貴許之維見元龍勢日隆便至乾沒乃告司染都尉韓文殊父子欲謀逆立懌懌坐被錄禁中文殊父子懼而逃遁鞠無反狀以文殊亡走懸處大辟置懌於官西別館禁兵守之維應反坐元言於太后欲開將來告者之路乃黜為燕州昌平郡守紀為秦州大羌令維及紀頗涉經史而浮薄無行懌親尊懿望朝野瞻屬維受懌眷賞而無狀構間天下人士莫不怪忿而賤薄之及義殺懌專斷朝政以維兄弟前者告懌徵維為散騎侍郎紀為太學博士領侍御史甚昵之維起還通直常侍又除冠軍將軍洛州刺史紀起還尚書郎初弁謂族弟世景言維性疎險而紀識慧不足終必敗吾業也世景以為不爾至是果然聞者以為知子莫若父尚書令李崇尚書左僕射郭祚右僕射游肇每云伯緒兇疎終敗宋氏幸得殺身耳論者以為有微後除營州刺史仍本將軍豐太后反政以義黨除各遂還鄉里尋追其前誣告清河王事於鄴賜死

子春卿早亡第紀以次子欽仁繼

欽仁武定末太尉祭酒

紀肅宗末為北道行臺卒於晉陽

子欽道武定末冀州別駕

弁弟機本州治中

子寶積卒於中散大夫

弁族弟穎字文賢自奉朝請稍遷尚書郎魏郡太守納貨劉騰騰言之於元義

以穎為冠軍將軍涼州刺史穎前妻鄧氏亡後十五年穎夢見之向穎拜曰新

婦今被處分為高崇妻故來辭君泫然流涕穎旦而見崇言之崇後數日而卒

穎族弟變字崇和廣平王懷郎中令員外常侍為征北李平司馬北珍元愉頗

有贊謀之功

變族弟鴻貴為定州平北府參軍送兵於荊州坐取兵絹四百匹兵欲告之乃

斬十人又陳凡不達律令見律有梟首之罪乃生斷兵手以水澆之然後斬決

尋坐伏法時人哀兵之苦笑鴻貴之愚

史臣曰古人有云才未半古功以過之非徒語也王肅流寓之人見知一面雖

器業自致抑亦達時榮仕赫然寄同舊列美矣誦頌繼軌不頌光風宋弁以才

度見知述參顧命拔萃出穎其有以哉無子之歎豈徒羊舌宗祀之不上幸矣

魏書卷六十三

魏書卷六十三考證

宋弁傳紹弁赴豫州都督所部及東荆領業皆滅戍士營農水陸兼作○滅字

當是滅字之訛領業當是地名而亦有訛字

魏書卷六十三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五十二

郭祚 張彝

郭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魏車騎將軍亮後也祖逸州別駕前後以二女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弟上黨太守恬世祖時浩親寵用事拜逸徐州刺史假檢次侯終贈光祿大夫父洪之坐浩事誅祚亡竄得免少而孤貧姿貌不偉鄉人莫之識也有女巫相祚後當富貴祚涉歷經史習崔浩之書尺牘文章見稱於世弱冠州主簿刺史孫小委之書記又太原王希彥逸妻之姪共相調恤得以饒振高祖初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遷尚書左丞長兼給事黃門侍郎祚清動在公夙夜匪懈高祖甚知賞之從高祖南征及還正黃門車駕幸長安行經渭橋過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承邪祚曰是臣七世伯祖高祖曰先賢後哲頓在一門祚對曰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唯事魏文微臣虛薄遭奉明聖自唯幸甚因勅以太牢祭淮廟令祚自撰祭文以贊遷洛之規賜爵東光子高祖曾幸華林園因觀故景陽山祚曰山以仁靜水以智流願陛下修之高祖曰魏明以奢失於前朕何為襲之於後祚曰高山仰止高祖曰得非景行之謂遷散騎常侍仍領黃門是時高祖銳意典禮兼銓鏡九流又遷都草創征討不怠內外規略號為多事祚與黃門宋弁參謀帷幄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稟注疏特成勸劇嘗以立馮昭儀百官夕飲清徵後園高祖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勞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溫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初高祖以李彪為散騎常侍祚因入見高祖謂祚曰朕昨誤授一人官祚對曰陛下聖鏡照臨論才授職進退可否黜陟幽明品物既彰人倫有序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高祖沈吟曰此自應有讓因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啓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高祖數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回不能復決遂不換彪官也乘輿南討祚以兼侍中從拜尚書進爵為伯高祖崩咸陽王禧等奏祚兼吏部尚書尋除長兼

吏部尚書拜州大中正世宗詔以姦吏逃刑懸配遠戍若承避不出兄弟代之祚奏曰慎獄審刑道煥先古垂憲設禁義纂惟今是以先王恫物之情為之軌法故入刑備於昔典姦律炳於來制皆所以謀其始迹訪厥成罪敦風厲俗永實世範者也伏惟首義博遠理絕近情既懷愚異不容不述誠以敗法之原起於姦吏姦吏雖微敗法實甚伏尋詔旨信亦斷其遁逃之路為治之要實在於斯然法貴止姦不在過酷立制施禁為可傳之於後若法猛而姦不息禁過不可承傳將何以載之刑書垂之百代若以姦吏逃竄徙其兄弟罪人妻子復應徙之此則一人之罪禍傾二室愚謂罪人既逃止徙妻子走者之身懸名永配於會不免姦途自塞詔從之尋正吏部祚持身潔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下筆即云此人便以貴矣由是事頗稽滯當時每招怨讎然所拔用者皆量才稱職時又以此歸之出為使持節鎮北將軍瀛州刺史及太極殿成祚朝於京師轉鎮東將軍青州刺史祚值歲不稔闔境飢餓矜傷愛下多所賑恤雖斷決淹留號為煩緩然士女懷其德澤于今思之入為侍中金紫光祿大夫拜州大中正遷尚書右僕射時議定新令詔祚與侍中黃門參議刊正故事令僕中丞屬唱而入宮門至於馬道及祚為僕射以為非盡敬之宜言於世宗帝納之下詔御在太極屬唱至止車門御在朝堂至司馬門屬唱不入宮自此始也詔祚本官領太子少師祚曾從世宗幸東宮肅宗幼弱祚懷一黃鵬出奉肅宗時應詔左右趨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齟齬深為世宗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為桃弓僕射黃鵬少師祚奏曰謹案前後考格雖班天下如臣愚短猶有未悟今須定職人遷轉由狀超越階級者即須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階半正始中故尚書中山王英奏考格被旨但可正滿三周為限不得計殘年之勤又去年中以前二制不同奏請裁決旨云黜陟之體自依舊來恆斷今未審從舊來之旨為從景明之斷為從正始為限景明考法東西省文武閑官悉為三等考同任事而前尚書盧祖奏上第之人三年轉半階今之考格復分為九等前後不同參差無準詔曰考在上中者得汎以前有六年以上遷一階三年以上遷半階殘年悉除考在上下者得汎以

前六年以上遷半階。不滿者除其得汎以後考在上下者。三年遷一階。散官從盧昶所奏。祚又奏言。考察令公清獨著。德績超倫。而無負殿者為上。上一殿為上中。二殿為上下。累計八殿。品降至九。未審今諸曹府寺。凡考在事公清。然才非獨著。績行稱務。而德非超倫。幹能相可。而守平堪任。或人用小劣。處官濟事。并全無負殿之徒。為依何第。景明三年以來。至今十有一載。準限而判。三應昇。今既通考。未審為十年之中。通其殿最積以為第。隨前後年斷。各自除其善惡。而為昇降。且負注之章數。成殿為差。此條以寡愆為最多。殿為殿。未審取何行是寡愆。何坐為多。殿。結累品次。復有幾等。諸文案失衷。應杖十者。為一負罪。依律次。過隨負記。十年之中。三經肆嘗。赦前之罪。不問輕重。皆蒙宥免。或為御史所彈。案驗未周。遇赦復任者。未審記殿。得除以不。詔曰。獨著超倫。及才備寡。皆謂文武兼上上之極言耳。自此以降。猶有八等。隨才為次。令文已具。其積負累殿。及守平得濟。皆含在其中。何容別疑也。所云通考者。據總多年之言。至於黜陟之體。自依舊來年斷。何足復請其罰。贖已決之殿。固非免限。遇赦免罪。惟記其殿除之。尋加散騎常侍。時詔管明堂國學。祚奏曰。今雲羅西舉。閉納岷蜀。戎旗東指。鎮靖淮荆。漢沔之間。復須防捍。徵兵發衆。所在殷廣。邊郊多壘。烽驛未息。不可於師旅之際。與板築之功。且獻歲云暨。東作將始。臣愚量謂宜待豐靖之年。因子來之力。可不時而就。從之。世宗末年。每引祚入東宮。密受賞賚。多至百餘萬。雜以錦繡。又特賜以劍杖。恩寵甚深。遷左僕射。先是蕭衍遣將康綯。過淮。將灌揚徐。祚表曰。蕭衍狂悖。擅斷川瀆。役苦民勞。危亡已兆。然古諺有之。敵不可縱。夫以一酌之水。或為不測之淵。如不時滅。恐同原草。宜命一重將。率統軍三十人。領羽林一萬五千人。并科京東七州虎旅九萬。長驅電邁。逼令撲討。擒斬之勳。一如常制。賊實雜物。悉入軍人。如此則鯨鯢之首。可不日而懸。誠知農桑之時。非發衆之日。苟事理宜然。亦不得不爾。昔章顯跋扈。殷后起昆。吾之師。穰狄孔熾。周王與六月之伐。臣職忝樞衡。獻納是主心之所懷。寧敢自嘿。并宜勅揚州選一猛將。遣當州之兵。令赴浮山。表裏夾攻。朝議從之。出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岐華三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太和以前。朝法

尤峻。實臣蹉跌。便致誅夷。李冲之用事也。欽祚識幹。薦為左丞。又兼黃門。意便滿足。每以孤門。往經崔氏之禍。常慮危亡。苦自陳挹。辭色懇然。發於誠至。冲謂之曰。人生有運。非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顧畏。自是積二十餘年。位秩隆重。而進趨之心。更復不息。又以東宮師傅之責。列辭尚書。志在封侯。儀同之位。尚書令任城王澄。為之奏聞。及為征西雍州。雖喜於外。撫向以府號不優。心望加大。執政者頗怪之。於時領軍于忠。特寵驕恣。崔光之徒。曲躬承奉。祚心惡之。乃遣子太尉從事中郎景佖。說高陽王雍。令出忠為州。忠聞而大怒。矯詔殺祚。時年六十七。祚達於政事。凡所經歷。咸為稱職。每有斷決。多為故事。名器既重。時望亦深。一朝非罪。見害。遠近莫不惋惜。靈太后臨朝。遣使弔慰。追復伯爵。正光中。贈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諡文貞公。初。高祖之置中正。從容謂祚曰。并州中正。卿家故應推王瓊也。祚退謂家友曰。瓊真偽。今自未辨。我家何為滅之。然主上直信李冲吹噓之說耳。祚死後三歲。而于忠死。咸以祚為果。

祚長子思恭。弱冠州辟為主簿。早卒。思恭弟慶禮。以第二子延伯繼。

延伯襲祖爵。東光伯。武定中。驃騎大將軍。將作大匠。齊受禪。爵例降。

思恭弟景佖。字思和。涉歷書傳。曉星曆占候。言事頗驗。初為彭城王中軍府參軍。遷員外郎。司徒主簿。太尉從事中郎。公彊當世。善事權寵。世號之曰郭尖。肅宗時。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轉中書侍郎。未拜而卒。年五十一。

子季方。武定中。膠州驃騎府長流參軍。

景佖弟慶禮。字叔。為祚所愛。著作佐郎。通直郎。卒。贈征虜將軍。瀛州刺史。

子元貞。武定末。定州驃騎府長史。

張彝。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曾祖幸。慕容超。東牟太守。後率戶歸國。世祖嘉之。賜爵平陸侯。拜平遠將軍。青州刺史。祖準之襲。又為東青州刺史。父靈真。早卒。彝性公直。有風氣。歷覽經史。高祖初。襲祖侯爵。與盧淵。李安民等結為親友。往來朝會。常相追隨。淵為主客令。安民與彝並為散令。彝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踴高上。無所顧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謹。因會次見其如此。遂召集百寮。督責之。

令其修悔而猶無悔改善於督察每東西馳使有所巡檢彝恆充其選清慎嚴
猛所至人皆畏伏備類亦以此高之遷主客令例降侯爲伯轉太中大夫仍行
主客曹事尋爲黃門後從駕南征母憂解任彝居喪過禮送葬自平城還家千
里徒步不乘車馬顏貌毀瘠嘗世稱之高祖幸冀州遣使弔慰詔以騎將軍
起之遷復本位以參定遷都之勳進爵爲侯轉太常少卿遷散騎常侍兼侍中
持節巡察陳東河南十二州甚有聲稱使還以從征之勳遷尚書坐舉元昭爲
兼郎中融爲守尚書世宗初除正尚書兼侍中尋正侍中世宗親政罷六輔彝
與兼尚書邢昺開導分非常出京奔走爲御史中尉甄琛所彈云非虎非兕率
彼曠野詔書切責之尋除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彝務尚典式考訪故事及臨隴
右彌加討習於是出入直衛方伯威儀赫然可觀羌夏畏伏憚其威整一方肅
靜號爲良牧其年冬太極初就彝與郭祚等俱以勳舊被徵及遷州進號撫軍
將軍彝表解州任詔不許彝數政廳右多所制立宣布新風革其舊俗民庶愛
仰之爲國造佛寺各曰與皇諸有拜咎者隨其輕重請爲土木之功無復鞭杖
之罰時陳留公主薨居彝意願尙主主亦許之僕射高聲亦望尙主主意不可
聲怒請彝於世宗稱彝擅立刑法勞役百姓詔遣直後葛武與馳驛檢察武與
彝所親愛必欲致彝深罪彝清身奉法求其愆過遂無所得見代遷洛猶停廢
數年因得偏風手脚不便然志性不移誓自將攝稍能朝拜久之除光祿大夫
加金章紫綬彝愛好知己輕忽下流非其意者視之蔑爾雖疹疾家庭而志氣
彌高上表曰臣聞元天高朗尙假列星以助明洞庭淵洪猶藉衆流以增大莫
不以孤照不諱其幽獨深未盡其廣先聖識其若此必取物以自誠故亮稱則
天設榜木以曉未明舜稱畫善懸諫鼓以規政關虞人獻箴規之旨蓋孟著舉
動之銘庶幾見善而思齊聞惡以自改譽譽於悔往之衝孜孜於不逮之路用
能聲高百王卓絕中古經十氏而不渝歷二千以孤鬱伏惟太祖撥亂奕代重
光世祖以不世之才開豐函夏顯祖以溫明之德潤伏九區高祖大聖臨朝經
營云始未明求衣日昃忘食閉荊棘徙御神機更新風軌冠帶朝流海東雜
種之渠衛南異服之帥沙西駝頭之戎漢北辨髮之虞重譯納貢請吏稱藩積

德懋於夏殷富仁感於周漢澤教既周武功亦匝猶且發明詔思求直士信是
蒼生薦言之秋祝史陳辭之日況臣家自奉國八十餘年紆金縷玉及臣四世
過以小才藉蔭出仕學慚專門武闕方略早荷先帝眷仗之恩未蒙陛下不遺
之地侍則出入兩都官歷納官常伯忝牧秦藩號兼安撫實思碎首膏原仰酬
二朝之惠輕塵碎石遠增嵩岱之高輒私訪舊書竊觀圖史其帝皇興起之元
配天隆家之業修造益民之奇龍騰雲鳳之瑞卑宮愛物之仁釋網改祝之澤
前歌後舞之應困圍寂寥之美可爲輝風景行者輒謹編丹青以標零範至如
太康好田遇窮后追禍武乙逸禽懼震雷暴酷夏桀淫亂南巢有非命之誅殷
紂昏酣牧野有倒戈之陳周厲逐獸滅不旋踵幽王遇戕死亦相尋暨於漢成
失御亡新篡奪桓靈不綱魏武遷鼎晉惠開弱骨肉相屠終使聰聰鳴視并州
勅虎狼據燕趙如此之輩罔不畢載起元府幟終於晉末凡十六代百二十八
帝歷三千二百七十年雜事五百八十九合成五卷名曰歷帝圖亦榜木諫鼓
虞人盤孟之類脫蒙置御坐之側時復披覽冀或起予左右上補未萌伏願陛
下遠惟宗廟之憂近存黎民之念取其賢君棄其惡主則復臣雖沉淪地下無
異乘雲登天矣世宗善之彝又表曰竊惟皇王統天必以窮幽爲美盡理作聖
亦假廣探成明故詢於芻蕘著之周什與人獻箴流於夏典不然則美刺無以
得彰善惡有時不達遠於兩漢魏晉雖道有隆污而被編傳檄未始闕也及惠
帝失御中夏崩離對符專據秦西燕趙獨制關左姚夏繼起五涼競立致使九
服搖搖民無定主禮儀典制此焉埋滅暨大魏應曆撥亂登皇前彼鯨鯢龜靖
神懸數紀之間天下寧一傳輝七帝積聖如神高祖遷鼎成周承茲八百偃武
修文憲章斯改實所謂加五帝登三王民無德而名焉猶且慮獨見之不明欲
廣訪於得失乃命四使觀察風俗臣時忝常伯充一使之列遂得仗節揮金宣
恩東夏周歷於齊魯之間遍馳於梁宋之城詢採詩頌研檢獄情實庶片言之
不遺美刺之俱顯而才輕任重多不逮心所採之詩並始申目而值變與南討
問罪宛鄧臣復悉行軍糧機是務及登駕之返膳御未和續以大譴奄臻四海
崩基遂爾推遷不及聞徹未幾改牧秦蕃遠離關下繼以體疾相繼軍丁八歲

常恐所採之詩，永淪丘壑，是臣夙夜所懷，以為深憂者也。陛下垂日月之明，行雲雨之施，察臣往罪之愆，矜臣貧病之切，既蒙榮以祿養，復得拜掃丘墳，明目友朋，無所負愧。且臣一二年來，所患不劇，尋省本書，粗有髣髴，凡有七卷，今寫上呈，伏願昭覽，勅付有司，使魏代所採之詩，不埋於丘井，臣之願也。肅宗初，侍中崔光表曰：葬及李韶朝列之中，唯此二人，出身官次，本在臣右，器能幹世，又並為多，近來參差，便成替後，計其階途，雖應遷陞，然恐班秩，猶未賜等。昔衛之公叔，引下同舉，晉之士丐，推長伯游，古人所高，當時見許，敢錄斯義，乞降臣位一階，授彼汎級，齊行聖庭，帖穆選敘，詔加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雖年向六十，加之風疾，而自疆人事，孜孜無怠，公私法集，衣冠從事，延請道俗，修營齋講，好善欲賢，愛獎人物，南北新舊，莫不多之。大起第宅，徵號華侈，頗侮其疎宗舊戚，不甚存紀，時有怨憾焉。榮官之間，未能止足，屢表在秦州，預有開援漢中之勳，希加賞報，積年不已。朝廷患之，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別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在清品，由是眾口喧喧，謗讟盈路，立榜大巷，剋期會集，屠害其家，葬殊無畏避之意，父子安然。神龜二年二月，羽林虎賁，幾將千人，相率至尚書省，詬罵求其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石擊打公門，上下畏懼，莫敢討抑，遂便持火虜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為兵器，直造其第，曳葬堂下，捶辱極意，唱呼替替，焚其屋宇，始均仲瑀，當時踰北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羣小，以請父命，羽林等就加毆擊，生投之於煙火之中，及得尸骸，不復可識，唯以髻中小釵為驗，仲瑀傷重走免，葬僅有餘命，沙門寺與其比隣，輿致於寺，遠近聞見，莫不惋駭，葬臨終口占左右上啓曰：臣自奉國及祿六世，尸祿素餐，負恩唯覩，徒思竭智盡誠，終然靡效，臣第二息仲瑀，所上之事，益治實多，既曰有益，寧容默爾，通呈有日，未簡神聽，豈圖衆忿，乃至於此，臣不能禍防未萌，慮絕殃兆，致令軍衆橫攻，焚臣宅，惠始均仲瑀等，叩請流血，乞代臣死，始均即陷塗炭，仲瑀經宿方蘇，臣年已六十，宿被榮遇，垂暮之秋，忽見此苦，顯瞻炎酷，古今無比，臣傷至重，殘氣假延，望景顧時，推瀾就盡，頃刻待終，臣之命也，知復何言，若所上之書，少為益國，臣便是生以理全死，與義合，不負二帝於地下，臣無餘恨矣，一歸泉壤，長離

紫庭，想仰天顏，誠痛無已，不勝眷眷，力喘奉辭，伏願二聖加御珍膳，覆露首，壽保南嶽，德與日昇，臣夙被芻蕘，先後銜恩，欲報之期，昊天罔極，亡魂有知，不忘結草，葬遂卒，時年五十九，官為收掩，羽林凶彊者八人，斬之，不能窮殊，葬暨即為大赦，以安衆心，有識者知國紀之將墜矣，喪還所焚宅，與始均東西分敝於小屋，仲瑀遂以創重，避居樂陽，至五月，創得漸瘳，始均父喪，詔賜布帛千匹，豐太后以其累朝大臣，特垂矜憫，數月猶追言泣下，謂諸侍臣曰：吾為張葬飲食不御，乃至首髮微有虧落，悲痛之苦，以至於此，初葬曾租幸，所招引河東民，為州載千餘家，後相依舍，至於罷入冀州，積三十年，析別有數萬戶，故高祖比校天下民戶，最為大州，葬為黃門，每侍坐以為言，高祖謂之曰：終當以卿為刺史，爾先世誠效，葬追高祖往，旨累乞本州，朝議未許，葬亡後，豐太后云：葬屢乞冀州，吾欲用之，有人違我此意，若從其請，或不至是，悔之無及，乃贈使持節，衛將軍，冀州刺史，諡文侯。

始均字子衡，端潔好學，有文才，司徒行參軍，遷著作佐郎，世宗以葬先朝勳舊，不幸殄廢，特除始均長兼左民郎中，遷員外常侍，仍領郎，始均才幹，有美於父，改陳壽魏志為編年之體，廣益異聞，為三十卷，又著冠帶錄，及諸賦數十篇，今並亡失，初，大乘賊起於冀瀛之間，遭都督元遙討平之，多所殺戮，積尸數萬，始均以郎中為行臺，急軍士重，以首級為功，乃令檢集人首數千，一時焚蒸，至於灰燼，用惠饒，俾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之死也，始末在於烟炭之間，有燦爛之痛，論者或亦推咎焉，贈樂陵太守，諡曰孝。

子曇襲祖爵，武定中，開府主簿，齊受禪，爵例降。

曇弟晏之，武定中，儀同開府中兵參軍。

仲瑀，司空祭酒，給事中。

子台，儀同開府參軍事。

仲瑀弟瑛，著作佐郎。

史臣曰：郭祚才幹敏實，有世務之長，高祖經綸之始，獨在勤勞之地，居官任事，動靜稱述，張彝風力奮譽，有王臣之氣，街命擁旄，風聲猶在，並魏氏器能之臣。

乎。道隨有命，俱嬰世禍。悲哉！始均才志，未申惜也。

魏書卷六十四

魏書卷六十四考證

張彝傳大起第宅，徽號華侈，頗侮其疎宗舊戚。○徽北史作徽。

魏書卷六十四考證

列傳第五十三

邢巒 李平

邢巒字洪賓河間鄭人也。五世祖蝦石勒類微不至。蝦無子。巒高祖蓋自旁宗入後。蓋孫穎字宗敬以才學知名。世祖時與范陽盧玄、渤海高允等同時被徵。後拜中書侍郎。假通直常侍。軍期將軍平城子。銜命使於劉義隆。後以病還鄉里。久之。世祖訪類於羣臣曰。往憶邢類長者有學義。宜侍講東宮。今其人安在。司徒崔浩對曰。類臥疾在家。世祖遣太醫馳驅就療。卒。贈冠軍將軍。定州刺史。諡曰康。子簡年。即巒父也。州主簿。巒少而好學。負快。尋師。家貧。屬節。遂博覽書傳。有文才幹略。美鬚鬣。姿貌甚偉。州郡表買。拜中書博士。遷員外散騎侍郎。為高祖所知。賞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蕭曠。還拜通直郎。轉中書侍郎。甚見親遇。常參座席。高祖因行藥。至司空府南。見巒宅。遣使謂巒曰。朝行藥至此。見卿宅。乃往。東望德館。情有依然。巒對曰。陛下移構中。東方建無窮之業。臣意在與魏昇降。寧容不務承年之宅。高祖謂司空穆亮。使射李冲曰。巒之此言。其意不小。有司奏。亮秀孝。詔曰。秀孝殊間。經權異策。邢巒才清。可令策秀。後兼黃門郎。從征漢北。巒在新野。後至高祖曰。伯玉天迷其心。鬼賊其慮。守危邦。固逆主。乃至如此。巒曰。新野既摧。乘城恣潰。唯有伯玉不識危機。平珍之辰。事在旦夕。高祖曰。至此以來。雖未擒滅。城墜已崩。想在不遠。所以緩攻者。正待中書為羣布耳。尋除正黃門。兼御史中尉。瀘州大中正。遷散騎常侍。兼尚書。世宗初。巒奏曰。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德治天下。莫不重粟帛。輕金寶。然果帛安國育民之方。金玉是虛華損德之物。故先皇深觀古今。去諸奢侈。服御尚質。不貴雕鏤。所珍在素。不務奇綺。至乃以紙絹為屨屐。銅鐵為車勒。訓朝廷以節儉。示百姓以憂務。日夜孜孜。小大必慎。輕賤珠璣。示其無殷府藏之金。或給而已。更不買積以費國寶。遠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疆清晏。遠邇來同。於是盡買鐵路。商賈交入。諸所獻買。倍多於常。雖加以節約。猶歲損萬計。珍貨常有餘。國用恆不足。若不裁

其分限。便恐無以支歲。自今非為要須者。請皆不受。世宗從之。尋正尚書。常侍如故。蕭衍梁秦二州行軍夏侯道遷以漢中內附。詔加巒使持節。都督征梁漢諸軍事。假鎮西將軍。進退微攝。得以便宜從事。巒至漢中。白馬以西。猶未歸順。巒遣軍遠將軍楊舉。統軍楊衆愛。凡洪雅等。領卒六千討之。軍鋒所臨。賊皆散附。唯補谷成。主何法靜。據城拒守。巒等進師討之。法靜奔潰。乘勝追奔。至關城之下。蕭衍龍驤將軍關城流離。李侍叔逆以城降。蕭衍輔國將軍任僧幼等三十餘將。率南安廣長東洛大寒武始除口平溪桶谷諸郡之民七千餘戶。相繼而至。蕭衍平西將軍李天賜。督壽太守王景胤等。擁衆七千。屯據石亭。統軍韓多寶等。率衆擊之。破天賜前軍趙賸。擒斬一千三百。遣統軍李義珍討晉壽。景胤宵遁。遂平之。詔曰。巒至彼。須有板官。以懷初附。高下品第。可依征魏陽都督之格也。拜巒使持節。安西將軍。梁秦二州刺史。蕭衍巴西太守。應景民。恃遠不降。巒遣巴州刺史嚴玄思。往攻之。斬景民。巴西悉平。蕭衍遣其冠軍將軍孔陵等。率衆二萬。屯據深坑。冠軍將軍曾方達。固南安。冠軍將軍任僧褒。輔國將軍李伏。成石同。統軍王足。所在擊破之。梁衍輔國將軍樂保明。軍期將軍李伯度。龍驤將軍李思賢。賊遂保回車。柵足。又進擊衍輔國將軍范峻。自餘斬獲殆將萬數。孔陵等收集遺衆。奔保梓潼。足又破之。斬衍輔國將軍符伯度。其殺傷投溺者。萬有餘人。關地定民。東西七百。南北千里。獲郡十四。二都護軍及諸縣。戊遂逼涪城。巒表曰。揚州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既絕。唯資水路。蕭衍兄子淵。去年四月十三日發揚州。今歲四月四日至蜀。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經劉季連反叛。鄧元起攻圍。資儲散盡。倉庫空竭。今猶未復。兼民人喪膽。無復固守之意。二可圖也。蕭淵藻是羣劇少年。未洽治務。及至益州。便戮鄧元超曹亮宗。臨戎斬將。則是駕馭失方。范國惠津渠。退敗。隸執在獄。今之所任。並非宿將。重名。皆是左右少年而已。既不厭民望。多行殘暴。民心離解。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劍閣。今既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已一。從南安向涪。方軌任意。前軍累破。後衆喪魂。四可圖也。昔劉禪據一國之地。姜維為佐。鄧艾既出綿竹。彼即投降。及符堅之世。楊安朱彤。三月取漢中。四月

至涪城兵未及州仲孫逃命桓温西征不旬月而平蜀地昔來恆多不守况淵
 藻是蕭衍兄子骨肉至親若其逃亡當無死理脫軍刺涪城淵藻復何宜城中
 坐而受困若其出關庸蜀之卒唯便刀稍弓箭至少假有遙射弗至傷人五可
 圖也臣聞乘機而動武之善經攻昧侮亡春秋明義未有捨干戚而康時不征
 伐而混一伏惟陛下纂武文之業當必世之期跨中州之鏡兼甲兵之威清滂
 天區在於今矣是以踐極之初壽春馳款先歲命將義陽刺關淮外證以風清
 荆河於焉蕭晏方欲偃甲息兵候機而動而天贊休明時來斯速雖欲靖戎理
 不獲已至使道還歸賊漢境佇拔臣以不才屬當戎寄內省文吏不以軍謀自
 許指臨漢中惟規保羅守界事屬艱途東西寇竊上憑國威下仗將士邊帥用
 命頻有薄捷藉勢乘威經度大劍既剋南安據彼要險前軍長邁已至梓潼新
 化之民輟然懷惠瞻望涪益旦夕可履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為爾稽緩懼
 失民心則更為寇今若不取後圖便難輒率愚管庶幾殄剋如其無功分受憲
 坐且益州殷實戶餘十萬比壽春義陽三倍非匹可乘可利實在干茲若朝廷
 志存保民未欲經略臣之在此便為無事乞歸侍養微展烏鳥詔曰若賊敢關
 關觀機翦撲如其無也則安民保境以悅邊心子蜀之舉更聽後勅方將席卷
 岷蜀電掃西南何得辭以戀親中途告退宜勅令國務申高略鬱又表曰昔鄧
 艾鍾會率十八萬衆傾中國資給載得平蜀所以然者關實力故也況臣才絕
 古人智勇又關復何宜請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
 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剋今王足前進已逼涪城脫得涪
 城則益州便是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已附民戶數萬朝廷豈得
 不守之也若守也直保境之兵則已一萬臣今請二萬五千所增無幾又劍閣
 天險古來所稱張載銘云世亂則逆世清斯順此之一言良可惜矣臣誠知征
 戎危事不易可為自軍度劍閣以來發髮中自憂慮戰懼軍可一日為心所以
 勉強者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辜先皇之恩遇實陛下之爵祿是以孜孜頻
 有陳請且臣之意算正欲先圖涪城以漸而進若剋涪城便是中分益州之地
 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復何能持久哉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

連接先作萬全之計然後圖彼得之則大剋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離一
 千四百去州迢遞恆多生動昔在南之日以其統縮勢難故增立巴州鎮靜夷
 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蒲何楊非唯五三族落雖在山居而多有
 豪右文學彙啓往往可觀冠帶風流亦為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能仕進至於
 州綱無由周逮巴境民豪便是無梁州之分是以鬱怏多生動靜比建議之始
 嚴玄思自號巴州刺史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一千戶餘四萬若彼立
 州鎮攝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墊江已還不復勞征自為國有世宗不從又王足
 於涪城輒運遂不定蜀鬱既剋巴西遣軍主李仲暹守之仲暹得蕭衍將張法
 養女有美色甚惑之散費兵儲專心酒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鬱忿之切齒仲
 暹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城降衍將誰希遠巴西遂沒武興氏楊集起等反叛
 繼遣統軍傅登眼討平之語在賢眼傳鬱之初至漢中從容風雅接豪右以禮
 撫細民以惠歲餘之後頗因百姓去就誅滅齊民籍為奴婢者二百餘口兼商
 販聚斂清論鄙之徵授度支尚書時蕭衍遣兵侵軼徐兗緣邊鎮戍相繼陷沒
 朝廷憂之乃以鬱為使持節都督東討諸軍事安東將軍尚書如故世宗勞遣
 鬱於東堂曰蕭衍寇邊旬朔滋甚諸軍舛互規致連戍陷沒宋魯之民尤罹湯
 炭誠知將軍旋京未久膝下難違然東南之寄非將軍莫可將軍其勉建殊績
 以稱朕懷自古忠臣亦非無孝也鬱對曰賊雖送死連城大羊衆威然逆順理
 殊滅當無遺況臣仗陛下之神算奉律以摧之平珍之期可指辰而待願陛下
 勿以東南為慮世宗曰漢祖有云金吾擊郿吾無憂矣今將軍董戎朕何慮哉
 先是蕭衍輔國將軍蕭及先率衆二萬寇陷固城冠軍將軍魯顯文驍騎將軍
 相文玉等率衆一萬屯於孤山衍將角念等率衆一萬擾亂龜蒙土民從逆十
 室而五繼遣統軍樊魯討文玉別將元恆攻固城統軍畢祖朽討角念樊魯大
 破文玉等追奔八十餘里斬首四千餘級元恆又被固城畢祖朽復破念等克
 州悉平鬱破賊將藍懷恭於唯口進圍宿豫而懷恭等復於淮南造城規斷水
 陸之路鬱身率諸軍自水南而進遣平南將軍楊大眼從北逼之統軍劉思祖
 等夾水造筏燒其松枋衆軍齊進拔柵填塹登其城火起中流四面俱擊仍陷

賊城倖斬數萬。在陳別新懷恭。擒其列侯。將軍直後三十餘人。倖斬一萬。宿豫既平。蕭昞亦於淮陽逃走。二成獲米四十餘萬石。世宗賜書曰。知大龜醜虜。威振賊庭。淮外霧披。徐方卷盪。王略遠恢。混一維始。公私慶泰。何快如之。賊行此舉。實爲傾國。比者宿豫陷歿。淮陽舉城。凶狡併張。規抗王旅。將軍忠規協著。火烈霜摧。實動岱陰。風掃沂嶽。遂令通誅之寇。一朝殲夷。元鯨大斃。千里折首。殊勳茂捷。自古莫二。但揚區未安。餘燼宜盪。乘勝犄角。勢不可遺。便可率厲三軍。因時經略。申威東南。濟彼江介。忘此仍勞。用圖承逸。進退規度。委之高算。又詔鬱曰。淮陽宿豫。雖已清復。梁城之賊。猶敢聚結。事宜乘勝。奔勢推殄。可率二萬之衆。渡淮與征南犄角。以圖進取之計。及梁城賊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又詔鬱帥衆會之。鬱表曰。奉彼詔旨。令臣濟淮與征南犄角。乘勝長驅。實是其會。但愚懷所量。竊有未盡。夫圖南因於積風。伐國在於資給。用兵治戎。須先計校。非可抑爲必。幸其無能。若欲掠地誅民。必應萬勝。如欲攻城取邑。未見其果。得之則所益未幾。不獲則虧損必大。蕭衍傾竭江東。爲今歲之舉。疲兵喪衆。大敗而還。君臣失計。取笑天下。雖野戰非人敵。守城足有餘。今雖攻之。未易可剋。又廣陵懸遠。去江四十里。鍾離淮陰。介在淮外。假其歸順而來。猶恐無糧艱守。況加攻討勞兵士乎。且征南軍士。從戎二時。疲敝死病。量可知已。雖有乘勝之實。懼無遠用之力。若臣之愚見。請宜修復舊戍。牢實邊方。息養中州。擬之後舉。又江東之費。不患久無。奮力待機。謂爲勝計。詔曰。濟淮犄角。事如前勅。何容猶爾。盤桓方有此請。可速進軍。經略之宜。聽征南至。鬱又表曰。蕭衍侵境。久勞王師。今者奔走。實除邊患。斯由靈贊皇魏。天敗寇孽。非臣等弱劣。所能剋勝。若臣之愚見。今正宜修復邊鎮。俟之後動。且蕭衍尙在。凶身未除。螳螂之志。何能自息。唯應廣備以待其來。實不宜勞師遠入。自取疲困。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若能爲得失之計。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入其內地。出其不備。或未可知。正欲屯兵蕭密。餘軍猶自在。彼欲言無糧。運船復至。而欲以八十日糧圍城者。臣未之前聞。且廣陵任城。可爲前戒。豈容今者。復欲同之。今若往也。彼牢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則士自敵苦。遣臣赴彼。糧

何以致夏來之兵。不齊冬服。脫過冰雪。取濟何方。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剋狀。若其不復。其尋如何。若信臣言也。願賜臣傳。若謂臣難行。求回臣所領兵統。悉付中山。任其處分。臣求單騎。隨逐東西。且俗諺云。耕則問田。奴則問織。婢則問織。雖不武。悉備征將。前宜可否。頗實知之。臣既謂難。何容強遣。詔曰。安東頻請罷軍。遲回未往。阻異戎規。殊乖至望。士馬旣殷。無容停積。宜務神速。東西齊契。乘勝掃殄。以赴機會。鬱累表求還。世宗許之。英果敗還。時人伏其識略。初侍中盧昶與鬱不平。昶與元暉俱世宗所寵。御史中尉崔亮。昶之黨也。昶暉令亮糾鬱事。成許言於世宗。以亮爲侍中。亮於是奏勅鬱在漢中。掠良人爲奴婢。鬱懼爲昶等所陷。乃以漢中所得巴西太守龐景民。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數人。奇色也。暉大悅。乃背昶爲鬱言於世宗。云鬱新有大功。已經赦宥。不宜方爲此獄也。世宗納之。高攀以鬱有剋敵之效。而爲昶等所排。助鬱申釋。故得不坐。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南入蕭衍。遣其冠軍將軍齊苟仁。率衆入據懸瓠。詔鬱持節。率羽林精騎以討之。封平舒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賞宿豫之功也。世宗臨東堂勞遣鬱曰。司馬悅不愼。重門之戒。智不足以謀身。匪直喪元。練實乃大虜王略。懸瓠密邇近畿。東南藩捍。兼云。公在彼憂慮尤深。早生理不獨立。必遠引吳楚士民。同惡。勢或交兵。卿文昭武烈。朝之兩仲。故令卿星言電邁。出其不意。卿言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可以平之。鬱對曰。早生非有深謀大智。能構成此也。但因司馬悅虐於百姓。乘衆怒而爲之。民爲凶威所攝。不得已而苟附。假蕭衍軍入應。水路不通。糧運不繼。亦成擒耳。不能爲害也。早生得衍軍之接。溺於利欲之情。必守而不走。今王師若臨。士民必翹然歸順。圍之。駭城奔走。路絕不度。此年。必傳首京師。願陛下不足垂慮。世宗笑曰。卿言何其壯哉。深會朕遣卿之意。知卿親老。頗勞於外。然忠孝不俱。才宜救世。不得辭也。於是鬱率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次於鮑口。賊遣大將軍胡孝智。率衆七千。去城二百。逆來拒戰。鬱擊破孝智。乘勝長驅。至於懸瓠。賊出城逆戰。又大破之。因卽渡汝。既而大兵繼至。遂長圍之。詔加鬱使持節。假鎮南將軍。都督南討諸

軍事征南將軍中山王英南討三關亦次於懸瓠以後軍未至前夜稍多懼不敢進乃與總分兵犄角攻之衍將齊荀仁等二十一人開門出降即斬早生等同惡數十人豫州平總振旅還京師世宗臨東堂勞之曰卿役不踰時剋清妖醜鴻勳碩美可謂無愧古人總對曰此自陛下聖略威靈英等將士之力臣何功之有世宗笑曰卿匪直一月三捷所足稱奇乃存士伯欲功成而不處總自宿豫大捷及平懸瓠志行修正不復以財賄為懷戎資軍實絲毫無犯遷殿中尚書加撫軍將軍延昌三年暴疾卒年五十一總才兼文武朝野瞻望上下悼惜之詔賜帛四百匹朝衣一襲贈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初世宗欲贈冀州黃門甄琛以總前曾劾己乃云瀛州總之本邦人情所欲乃從之及琛為詔乃云優贈車騎將軍瀛州刺史議者笑琛淺薄謹曰文定

子遠字子言貌雖陋短頗有風氣解褐司徒行參軍襲爵後遷國子博士本州中正因謁豐太后自陳功名之子久抱沉屈臣父屢為大將而臣身無軍功階級臣父唯為忠臣不為慈父豐太后慨然以遠為長兼吏部郎中出為安遠將軍平州刺史時北蕃多難稽留不進免孝莊初除輔國將軍通直散騎常侍東道軍司討逆賊劉舉於濮陽不剋遷除散騎常侍加前將軍永安二年坐受任元顯除名尋除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出帝時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孝靜初以本官領書兼典御加車騎將軍久之除大司農卿與少卿馬慶哲至相糾訟遂銳於財議者鄙之武定四年卒年五十六贈本將軍光祿勳卿幽州刺史

史
子祖微開府祭酒父喪未終謀反伏法

總弟儒瀛州鎮遠府長史給事中

儒弟偉尚書郎中卒贈博陵太守子昕在文苑傳

偉弟季彦

季彦弟晏字幼平美風儀博涉經史善談釋老雅好文詠起家太學博士司徒東閣祭酒世宗初為與廣平王懷遊晏左遷鄭縣令未之官除給事中遷司空主簿本州中正汝南王文學稍遷輔國將軍司空長史兼吏部郎中以本將軍

出為南兗州刺史徵為太中大夫兼丞相高陽王右長史尋以本將軍除滄州刺史為政清靜吏民安之孝昌中卒時年五十一贈征北將軍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諡曰文貞晏篤於義讓初為南兗州刺史例得一子解褐乃孫其孤弟子子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後為滄州復登孤兄子昕為府主簿而其子並未從宦世人以此多之

子測武定末太子洗馬

測第九子子高頗有文學釋褐司空行參軍遷廣平王開府從事中郎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於蕭衍時年二十八遷除平東將軍齊文襄王大將軍府屬又轉中外府屬武定七年坐事死於晉陽年三十四

總叔祖祐字宗祐少有學尚知名於時徵除著作郎領樂夏王傳後假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劉瓛以將命之勤除建威將軍平原太守賜爵城平男政清刑肅百姓安之卒年七十三

子產字神寶好學善屬文少時作孤蓬賦為時所稱舉秀才除著作佐郎假員外常侍鄭餘子使於蕭曠產仍世將命時人美之後遷中書侍郎俄遷太子中庶子卒年四十六朝廷嗟惜焉贈建威將軍平州刺史樂城子謹曰定

祐從子虬字神虎少為三禮鄭氏學明經有文思舉秀才上第為中書議郎尚書殿中郎高祖因公事與誦問朝觀宴饗之禮虬以禮對大合上旨轉司徒屬國子博士高祖崩尚書令王肅多用齋儀虬往往折以五經正禮轉尚書右丞徙左丞多所糾正臺閣肅然時屬門人有書母者入座妻續之而續其室有其二子虬駁奏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今謀逆者戮及妻親審親者今不及子既

逆甚矣獲禽獸之不若而使種祀不絕遺育永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筆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惡止於其身不則宜投之四裔

勅所在不聽配匹登庚官無令易種於新邑漢法五月食糗糲皆欲絕其類也

奏入世宗從之尋除司徒右長史遷龍驤將軍光祿少卿虬母在鄉遇患請假歸值秋水暴長河梁破絕虬得一小船而渡瀾而不沒時人異之母喪哀毀竭禮為時所稱年四十九卒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諡曰威虬善與人交清河崔

亮頓丘李平，並其親善，所作碑頌雜筆三十餘篇，有二子，長子誠，在文苑傳。

誠第子才，武定末，太常卿。

虬從子策，亦有才學，卒於齊王儼同開府主簿。

李平字曼定，頓丘人也。彭城王勰之長子，少有大度及長，涉獵羣書，好禮易，頗有文才。太和初，拜通直散騎侍郎，高祖禮之甚重，類經大憂，居喪以孝稱。後以例降爵，彭城公拜太子中舍人，遷散騎侍郎，舍人如故。遷太子中庶子，平因侍從容請自效一郡，高祖曰：「卿復欲以吏事自試也。」拜長樂太守，政務清靜，吏民懷之。車駕南伐，以平兼冀州儀同開府長史，甚著聲稱。仍除正長史，太守如故。未幾，遂行河南尹，兼右權貴，世宗即位，除黃門郎，遷司徒左長史，行尹如故。尋以稱職，正尹長史如故。車駕將幸鄴，平上表諫曰：「伏見已丑詔書，雲軒轡行幸有期，鳳服龍駟，剗駕近日，將欲講武淇陽，大習鄉魏，馳驅於綠竹之區，騁騰於漳滏之壤，斯誠曲順同忻，人豐共悅，臣之愚管，竊有感焉。何者？嵩京創構，洛邑修營，雖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民至洛，始欲向盡，實產罄於遷移，牛畜斃於登運，陵太行之險，越長津之難，幸勤備經，得達京闕，富者猶損太半，貧者可以意知，兼歷歲從戎，不遑啓處，自景明已來，差得休息，事農者未積二年之儲，築室者或有數間之屋，莫不肆力伊邇，人患其務，寔宜安靜，新入勸其稼穡，令國有九年之糧，家有水旱之備，若乘之以編緹，則所廢多矣。一夫從役，舉家失業，今復秋稼盈田，禾菽遍野，鑿駕所幸，騰踐必殷，未若端拱中天，坐招四海，耀武崧原，禮射伊洛，士馬無跋涉之勞，兆民有康哉之詠，可不美歟。不從，詔以本官行相州事。世宗至鄴，親幸平第，見其諸子，尋正刺史，加征虜將軍，平勸課農桑，修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子於堂，親為立讚，前來臺使，頗好優取，平乃畫履虎尾，踐薄冰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誠焉。加平東將軍，徵拜長兼度支尚書，尋正尚書，領御史中尉。冀北刺史京兆王愉反於信都，以平為使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鎮北將軍，行冀州事以討之。世宗臨式乾殿，勞遣平曰：「愉朕之元弟，居不疑之地，豺狼之心，

不慮而發，欲上傾社稷，下殘萬姓，大義滅親，夫豈獲止，周公行之於古，朕亦當行之於今，委卿以專征之任，必令應期摧殄，務盡經略之規，勿虧推轂之寄也。何圖今日，言及斯事，因獻歌流涕，平對曰：「臣愉天迷其心，構此梟悖，陛下不以臣不武，委以總督之任，今大有旣敷，便應有征無戰，脫守迷不悟者，當仰憑天威，抑厲將士，譬猶太陽之消微露，巨海之蕩髮燭，天時人事，誠在昭然，如其稽顙軍門，則送之大理，若不悛待戮，則鳴鼓豐鍾，非陛下之事。平進次經縣，諸軍大集，夜有蠻兵數千，斫平前壘，矢及平帳，平堅臥不動，俄而乃定，遂至冀州城，南十六里，賊攻圍冀州軍，拔柵填塹，未滿者數尺，諸將合戰，無利而還，懼於更進，平親入行間，勸以重賞，士卒乃前，大破逆衆，愉時墜馬，乃有一人下馬授愉，止而闕死，乘勝逐北，至於城門，斬首數萬級，遂圍城燒門，愉與百餘騎突門出走，遣統軍叔孫頭追之，去信都八十里，擒愉，冀州平。世宗遣兼給事黃門侍郎秘書丞元范，直督慰勞，徵還京師，以本官領相州大中正，平先為尚書令，高肇侍御史王顯所恨，後顯代平為中尉，平加散騎常侍，顯劫平在冀州隱蔽，官口聲又扶成其狀，奏除平名，延昌初，詔復官爵，除其定冀之勳，前來夏賤之訟，多有積年不決，平奏不問真偽，一以景明年前為限，於是爭訟止息，武川鎮民飢，鎮將任敷請貸未許，擅閉倉賑恤，有司繩以費散之條，免其官爵，平奏救意在濟人心，無不善，世宗原之，還中書令，尚書如故。肅宗初，轉吏部尚書，加撫軍將軍，平高明疆濟，所在有聲，但以性急為累，尚書令任城王澄，奏理平定冀之勳，請酬以山河之賞，世太后乃封武邑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錄二千五百疋，先是蕭衍遣其左游擊將軍趙祖悅，偷據西硤石，衆至數萬，以逼壽春，鎮南崔亮攻之未剋，又與李崇率貳，詔平以本官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度諸軍，東西州將，一以稟之，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詔平長子變，以通直郎從，賜平練帛百段，紫納金裝彩甲一領，賜綉縵布六十段，絳柵襖一領，父子重列，拜受家庭，觀者榮之，於是率步騎二千，以赴壽春，平巡視硤石內外，知其盈虛之所，嚴勸崇亮，令水陸兼備，剋期齊舉，崇亮憚之，無敢乖互，類日交戰，屢破賊軍，安南將軍崔延伯，立橋於下寨，以拒賊之援軍，賊將王神念昌

鏡之等不得進救。祖悅守死窮城。平乃部分攻之。令崔亮督陸卒攻其城西。李崇勳水軍擊其東面。然後鼓噪。南北俱上。賊眾周章。東西赴戰。屠賊外城。賊之將士相率歸附。祖悅率其餘眾固保南城。通夜攻守。至明乃降。斬祖悅。送首於洛。俘獲甚衆。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平還京師。豐太后見於宣光殿。賜以金裝刀杖一口。時南徐州表云。蕭衍堰淮水為患。詔公卿議之。平以為不假兵力。終自毀壞。及淮堰破。豐太后大悅。引羣臣入宴。勅平前。賜蕭管肅宗手賜縑布百段。熙平元年冬卒。遺令薄葬。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帛七百疋。豐太后為舉哀於東堂。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諡文烈公。平自在度支。至於端副。夙夜在公。孜孜匪懈。凡處機密。十有餘年。有獻替之稱。所製詩賦。箴諫頌。別有集錄。

平長子鑿。字遵穆。容貌魁偉。有當世才度。自太尉參軍事。稍遷通直郎中。書侍郎。直閣將軍。吏部郎中。征虜將軍。遷安東將軍。光祿大夫。仍吏部郎中。又以本官兼尚書。出為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初元。義擅朝。鑿為其親待。頻居顯要。豐太后反政。削除官爵。孝莊初。為散騎常侍。鎮東將軍。河南尹。鑿前後所歷。皆以明濟著稱。元顥入洛。顥以鑿兼尚書右僕射。慰勞徐州羽林。及城人不承顥旨。鑿便傳首洛陽。出帝時。鑿故吏通直散騎常侍宋游道。上書理鑿曰。臣聞賞善罰惡。謂之二機。有遺存焉。所貴不濫。是以子胥無罪。吳人痛之。郊苑不幸。國言未息。故河南尹李鑿。門居戚里。世擅名家。有此良才。是兼周用。自少及長。忠孝為心。入朝出牧。清明流譽。襟懷放暢。風神爽發。實廊廟之瑚璉。社稷之楨幹。往歲北海竊據負展。當朝王公卿士。僂眉從事。而鑿闔門百口。同居京洛。既被羈繫。自拔無由。託使東南。情存避難。當時物論。謂其得所。然北海未敗之日。徐州刺史元孚。為其純臣。莫之敢距。表登相望。遲速唯命。及事與反正。神器斯復。輕薄之徒。共生僥倖。詭言要賞。曲道求通。愷及善人。稱為己力。若以鑿受命賊朝。歸跡成罪。便與天下共當此責。于時朝旨。唯命免官。亦既經恩。方加醜禮。伊昔異臣。比肩賊所。身臨河上。日尋干戈。時逢寬政。任遇不改。一介使人。獨學斯戮。凡在有心。孰不嗟悼。前朝所以論功者。見其邊人。且相慰悅。其有郭默生亂。劉

胤。雖首事乃權宜。豈非實錄。昔鄧艾下世。段灼理其寃。屬援物故。朱勃申其風。臣雖小人。趣事君子。有懷舊恩。義兼人故。見其若此。久欲陳辭。含言未吐。逮至今日。曲泉已閉。蠶樹成行。內手捫心。願懷愧慨。幸逢聖理。運唯新。雖曰纂戎。事同創革。頻有大恩。被於率土。亡官失爵者。悉蒙追復。而鑿雜木。猶存。牛車未改。士感知己。懷此無忘。輕率瞽言。干犯章黜。伏願天鑒。賜垂垂寬。加其贈秩。慰此幽魂。詔贈衛將軍。冀州刺史。

子構。襲武定末太子中舍人。齊受禪。爵例降。

構弟訓。太尉駱曹參軍。

鑿弟諧。字虔和。風流閑潤。博學有文辯。當時才俊。咸相欽賞。受父前爵。彭城侯。自太尉參軍。歷尚書郎。徐州北海王顥撫軍府司馬。入為長兼中書侍郎。崔光

引為兼著作。郎諧在史職。無所歷意。加輔國將軍。相州大中正。光祿大夫。除金

紫光祿大夫。加衛將軍。元顥入洛。以為給事黃門侍郎。顥敗除名。乃為述身賦。

曰。夫休咎相躡。禍福相生。龜筮迷其兆。聖達蔽其萌。覽成敗於前迹。料運捨於

人情。咸爭途以走利。罕外己以逃名。運從車以載禍。多鹿馬以取刑。豈知夫一

介獨往。乃千乘所不能傾。伊薄躬之悔吝。無性命之淑靈。藉休庸於祖武。仰餘

烈於家聲。徒從師以下學。乏遊道於上京。洎方年之四五。實始登之弱齡。爰釋

中而從吏。謬遷龍於時明。彼二之赫赫。乃陋周而小漢。帝文篤其成功。我武

治其未亂。掩四奧而同軌。穆三辰而貞觀。咸北暢而武戢。鼎南遷而文煥。異人

相趨於絳闕。鳩生接武於儒館。總羣雅而同歸。果方員而殊貫。伊濫吹之所從。

初。竊服於宰旅。奉威王之高義。遊兔園而容與。緩鳩鷺之末行。連英髦之茂序。

及伯舅之西伐。懸靈旗之東舉。復奉役於前轅。仍執屬於後距。迨玄冬之暮歲。

歷關山之遐阻。風激沙而破石。雪浮河而漫野。樂在志其無端。悲涉物而多緒。

俄宮車之晏駕。改乘輦而歸子。屬推恩之在今。自傍枝而獲福。既獻以命來。

叨微躬於僕。履禮空文於親饗。賦無征於湯沐。思守位而匪懈。每屏居而自肅。

忽忝命於建禮。遊丹綺之重覆。信茲選之為難。乃上應於列宿。陽源猶且自免。

何稱仲治與太叔。舍生而之蕭散。本高名而為仕。好不存於吏法。才實疎於取

理竟火燭之不善徒博其賢已竊自託於諸生願馳聘於文史通人假其餘論士林察於理乃妄涉於風流遂飾筆於士子且以自託四字雖通侯學洋而賞許雲霞樓閣虛以築館背城關而爲家帶二學之高宇遠三市之狹邪事雖儉而未陋製有度而不奢山隱勢於複石水回流於激沙樹先春而動色草迎歲而發花座有清談之客門交好事之車或林塘於月夜或水宴於景斜雖離章之賤旨咀文藝之美華華綠莖與丹藕薦朱李及甘瓜雖漸洛水之名致有類金谷之龍驤聊自足於所好豈留連於或賦思炯戒而自反躬身名於所蹈幸哲后之淵猷讚榮慶於華輿豈千乘之乏使感一眄之相勞竟不留而有述忽牽短而遣官司悼史於藏室慚班子之繁麗徵馬生之簡實復通籍而延寵陪帝局之華密信儀鳳之所棲乃絲文之自出歷五載而徘徊猶官命之不改謝能飛於無翼故同滯於有待晚加秩於戎章乃明號之斯在屬運道之將季諒冠履之無礙奄昇御於鼎湖忽流哀於四海昔漢命之中微皇統於是三絕聖孝昌之陵波亦繼明而禍結將小雅之詩廢復三綱之道滅思踴躍於時昏揚沉吟於運閉遂退處於窮里不外交於人世及數反於中興雖時雄而電逝既藉取亂之權方乘轉圓之勢俄陳開而守廢遂冠冕之毀裂彼膏原而塗野嗟衝肝與稽血何古今之一揆每治少而亂多慮運身於東掖荷窘迹於南疆時獲逃於明阜仍寓宿於嚴阿首丘急於明發東路長其如何遽登舟而鼓楫乃沿洛而汎河驚寸陰於不測競征鳥於歸波時在所而放命連百萬於山東何信都之巨猾若封豕與大風肆吞噬於鸞距咸邑燼而野空徑黎陽之寇聚迫崖壘之瀾騰驟通川而鼎沸矢交射於舟中備百罹於茲日諒陳蔡之非窮乘虎口而獲濟陵陽使而迅往得投憩於濶陽實陶衛之舊壤望鄉村而佇立曾不遠之河廣聞虜馬之夕嘶見胡塵之畫上王略恢而廟勝車徒發而雷響扇風師之猛氣張天畢之層網載一鼓而冰銷傲氣稜之廓蕩昔靈生之出奔親亡徵於亂政及季子之來反乃君立而位定伊晉人之衰爾本無儀於衰感析草茅而偃伏且優遊於慶履復推斥於宦流延光華於重命肅閣內

侍之悉復奉優加之令何金紫之陸離響韶玉之相映時權定之云初尙民心之易擾何建武之明傑茂雄姿於天表忽靈命之有歸藉親均而爭紹師出楚而騰發旆陵江而雲矯關關之峰嶺端冕旋於億兆神駕逝以流越翠華馳而練繞荷命舛而數違雖功深而祚天時難忽然已及網羅周其四張非五三之親暉罕拘節於漢陽彼百寮之冠帶咸北面於西王矧恩疎而任遠固身存而義亡及寢居之反正振天網於類網甄大義以明罰虛半列於周行乃帶帶而來反驅下澤於故鄉探宿志以內求撫身途而自計不能適以邀合豈鈞名以干世獨浩然而任己同虛舟之不繫既未識其所以來亦豈知其所以逝於是得喪同遺忘懷自深遇物栖息觸地山林雖因西浮之迹何異東都之心願自託於魚鳥采得性於飛沉庶保此以獲沒不再葬於當今孝靜初遭母憂還鄉里徵爲魏尹將軍如故以彈制未終表辭朝議亦以爲優仍許其讓蕭衍求通和好朝廷感選行人以諧兼散騎常侍爲聘使主謹至石頭蕭衍遣其主客郎范胥當接詣問胥曰主客在郎官幾時胥答曰我本訓曹虎門適復今任諧官國子博士不應左轉爲郎胥答曰特爲接應遠賓故權兼耳諧言屈己濟務誠得事宜由我一介行人令卿左轉胥答曰自顧菲薄不足對揚威榮豈敢言屈胥問曰今猶尙暖北間當小寒於此諧答曰地居陰陽之正寒暑適時不知多少胥曰所訪鄉下豈是測影之地諧答曰皆是皇居帝里相去不遠可得統而言之胥曰洛陽既稱威美何事還鄉諧答曰不常厥邑于茲五邦王者無外所在關河復何所怪胥曰殷人否危故還相攻責朝何爲而還諧答聖人藏往知來相時而動何必俟於陸營胥曰金陵土氣光於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君臨萬邦故宜在此諧答曰帝王符命豈得與中國比陸紫蓋黃旗終於入洛無乃自害也有口之說乃是俳諧亦何足道蕭衍親問諧曰魏朝人士德行四科之徒凡有幾人諧對曰本朝多士義等如林文武賢才布在列位四科之美非無其人庸短造次無以備啓衍曰武王有亂臣十人魏雖人物之感豈得頌如卿言諧曰愚謂周稱十人本舉佐命至於濟濟多士實是文王之詩皇朝廊廟之才足與周人有競衍曰若爾文足探異武有冠絕者便可指陳諧曰大丞

相渤海王。兼文經武。左右皇極。畫一九州。懸衡四海。錄尚書汝陽王元叔昭。尚書令元世儁。宗室之秀。總政朝端。左僕射司馬子如。右僕射高隆之。並時譽民。英戮力匡輔。侍中高岳。侍中孫騰。勳賢忠亮。重贊王猷。自餘才美。不可具悉。衍曰。故宜輔弼幼主。承函基業。深不可言。江南稱其才辨。使還。除大司農卿。加驃騎將軍。轉秘書監。遇偏風廢頓。武定二年卒。年四十九。時人悼惜之。贈驃騎大將軍。衛尉卿。齊州刺史。所著文集。別有集錄行於世。

吳子嶽。武定末。司徒祭酒。

嶽弟庶。尚書南主客郎。

贈第。子修。穆幼而儻爽。有逸才。著作佐郎。高陽王雍友。凡所交遊。皆倍年儔。秀才藻之美。為時所稱。年二十五卒。贈鎮遠將軍。洛州刺史。禮曰。文。

史臣曰。邢巒以文武才策。當軍國之任。內參機揆。外寄折衝。其雄世之器。敷李平以高明幹略。効智於時。出入當官。功名克著。盡贊務之英也。

魏書卷六十五

魏書卷六十五考證

邢巒。傳河間鄆人也。○鄆。應作鄆。史記趙世家注。鄆。屬涿郡。觀本傳。巒弟。晏。左。遷鄆縣令。巒叔。祖。祐。子。彥。假。員。外。常。侍。鄆。縣。子。益。可。知。其。誤。矣。子。蜀。之。舉。更。難。後。勅。○子。當。作。平。

魏書卷六十五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五十四

李崇 崔亮

李崇字繼長小名繼伯頓丘人也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誕之子年十四召拜主文中散騎將軍留公鎮西大將軍高祖初為大使巡察冀州尋以本官行梁州刺史時巴氏擾動詔崇以本將軍為荊州刺史鎮上洛勅發陝秦二州兵送崇至治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想刺史奉詔代之自然易帖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勞發兵自防使懷懼也高祖從之乃輕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慰慰當即帖然尋勅邊戍掠得蕭曠人者悉令還之兩人感德仍送荊州之口二百許人兩境文和無復烽燧之警在治四年甚有稱績召還京師賞賜隆厚以本將軍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者搗鼓一通次復聞者以二為節次後聞者以三為節各擊數千槌諸村聞鼓皆守要路是以盜發俄頃之間聲布百里之內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後例降為侯改授安東將軍車駕南征驃騎大將軍咸陽王禧都督左翼諸軍事詔崇以本官副焉徐州降人郭陸聚黨作逆人多應之播擾南北崇遣高平人卜冀州詐稱犯罪逃亡歸陸陸納之以為謀主數月冀州新陸送之賊徒潰散入為河南尹後車駕南討漢陽崇行梁州刺史氏楊璽珍遣弟婆羅與子雙領步騎萬餘襲破武興與蕭黨相結詔崇為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率眾數萬討之崇槎山分進出其不意表裏以襲羣氏皆棄璽珍散歸璽珍乘滅大半崇進據赤土璽珍又遣從弟建率五千人屯龍門躬率精勇一萬據破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驚歎之口積大木聚礮石臨崖下之以拒官軍崇乃命統軍慕容拒率眾五千從他路夜襲龍門破之崇乃自攻璽珍璽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崇多設疑兵襲剋武興蕭黨梁州刺史陸廣宗遣參軍鄒猷王思考率眾援璽珍崇大破之并斬婆羅首殺千餘人俘獲猷等璽珍走奔漢中高祖在南陽覽表大悅曰使朕無

西顧之憂者李崇之功也以崇為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本將軍梁州刺史高祖手詔曰今仇龍剋清鎮擇以德文人感惠既重遂允還寄故勅受梁州用軍邊服便可善思經略去其可除安其可育公私所慮悉令交夷及璽珍偷據白水崇擊破之璽珍遠遁世宗初徵為右衛將軍兼七兵尚書尋加撫軍將軍正尚書轉左衛將軍相州大中正魯陽柳北喜魯北燕等聚眾反叛請崇應之圍逼湖陽遊擊將軍李暉先鎮此城盡力捍禦賊勢甚盛詔以崇為使持節都督征蠻諸軍事以討之崇眾數萬屯據形要以拒官軍崇累戰破之斬北燕等徙萬餘戶於幽并諸州世宗追賞平氏之功封魏昌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東荊州蠻安聚眾於龍山僭稱大號蕭衍共為唇齒遣兵應之諸將擊討不利乃以崇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征蠻諸軍事進號鎮南將軍率步騎以討之崇分遣諸將攻擊賊壘連戰剋捷生擒樊安進討西荊諸蠻悉降詔以崇為使持節兼侍中東道大使黜陟能否著賞罰之稱轉中護軍出除散騎常侍征南將軍揚州刺史詔曰應敵制變算非一途救左擊右疾雷均勢今胸山蟻寇久結未殄賊衍狡詐或生詭劫宜遣銳兵備其不意崇可都督淮南諸軍事坐教威重遙運聲算延昌初加侍中車騎將軍都督江西諸軍事刺史如故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人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己子並有降證郡縣不能斷崇曰此易知耳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蒙經數旬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苟泰聞即號咷不自勝泰伯吞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詰泰伯詐狀泰伯乃款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第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迫責規絕名實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為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楊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飢渴之意慶賓又輕疑同軍兵蘇顯南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引欲將決竟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偽從外來詰慶賓告曰僕住在此州去此三百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述其由緒乃云是流兵背役逃走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

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脫於賊為往報告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重相報所有資財當不愛惜今但見質若住不獲送官何曉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見履幾何當放質若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悽然失色求其少俸當備財物此人具以報樂樂慶賓問曰爾第逃亡何故妄認他尸慶賓伏引更問畫等乃云自經數日之聞思安亦為入縛送樂召女巫視之報答一百樂斷獄精審皆此類也時有泉水湧於八公山湧春城中有魚無數從地湧出野鴨羣飛入城與鶴爭巢五月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樂與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板而已州府勸樂棄壽春保北山樂曰吾受國重恩奉守藩岳德薄招災致此大水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脚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載但憐茲土庶無辜同死可待後隨高人規自脫吾必死守此城幸諸君勿言時州人裴詢等愛蕭衍假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謀欲為亂樂皆擊滅之樂以洪水為災請罪解任詔曰卿居藩累年威懷兼暢資儲豐溢足制勦寇然夏雨汎濫斯非人力何得以此辭解今水涸路通公私復業便可繕甲積糧修復城雉勞恤士庶務盡緩懷之略也樂又表請解州詔報不聽是時非樂則淮南不守矣樂沉深有將略寬厚善御衆在州凡經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虎賊甚憚之蕭衍思其久在淮南屢設反間無所不至世宗雅相委重衍無以措其委謀衍乃授樂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戶郡公諸子皆為縣侯欲以擢樂樂表言其狀世宗屢賜書慰勉之賞賜珍異歲至五三親待無與為比衍每數息服世宗之能任樂也肅宗踐祚褒賜衣馬及蕭衍遣其遊擊將軍趙祖悅襲據西硤石更築外城遣徒隸淮之人於城內又遣二將昌義之王神念率水軍沂淮而上規取壽春田道龍寇邊城路長平寇五門胡興茂寇開羅揚州諸戍皆被寇逼樂分遣諸將與之相持密裝船艦二百餘艘教之水戰以待畫軍蕭衍雷州司馬田休等率衆寇建安樂遣統軍李神舉走之又命邊城戍主邵申實要其走路破之於濡水俘斬三千餘人聖太后重賞勞勳許昌縣令樂紆麻戍主陳平玉兩引衍軍以成歸之樂

自秋請援表至十餘詔遣鎮南將軍崔亮救硤石鎮東將軍蕭寶實於衍堰上流決淮東注朝廷以諸將乖角不相順赴乃以尚書李平兼右僕射持節節度之樂遣李神舉開艦百餘艘沿淮與李平崔亮合攻硤石李神水軍剋其東北外城租悅力屈乃降詔在平傳朝廷嘉之進號驍騎將軍儀同三司刺史都督如故衍淮堰未破水勢日增樂乃於硤石成間編舟為橋北更立船樓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艦至兩岸書板裝治四箱解合賊至舉用不戰解下又於樓船之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賊火機又於八公山之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州人號曰魏昌城樂累表解州前後十餘上肅宗乃以元志代之尋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驍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儀同如故不行樂上表曰臣聞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二疊兩學咸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其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格言育青襟而敷典式用能享國久長風徽萬祀者也故孔子稱巍巍乎其有成功郁郁乎其有文章此其威矣爰暨亡秦政失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首國無典序之風野有非時之役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世炎漢動輿更修儒術文景已降禮樂復彰化致昇平治幾刑措故西京有六學之美東都有三本之感莫不紛紛持節誓流無已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遺文燦然方軌前代仰惟高祖孝文皇帝聖自天道鏡今古徙取嵩河光宅函洛模唐虞以草軌儀規周漢以新品制列教序於鄉黨教詩書於郡國使揖讓之禮橫被於崎嶇歌詠之音聲溢於仄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劍弗追世宗統曆率遵先緒采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違嵩山還停一簣竊惟皇運中懸垂二十祀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墜石之工彌臻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又府寺初營願亦壯矣然一造至今更不修繕屬宇凋朽牆垣頽壞皆非所謂連隆宣構儼形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伴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不修仍同丘賦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失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副之以祿如此上無曠官之

職下絕尸素之勝。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兩實北耳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化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動動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則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為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宴，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向方雕靡之作，願省禾軍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鑄琢之勞，及請事役非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輿論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樹高壙，嚴壯於外，槐宮棘宇，顯麗於中。道發明令，重運鄉飲，教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誠知佛理淵妙，含識所宗，然比之治要，容可小緩。苟使魏道熙綏，元首唯康，爾乃經營，未為晚也。聖太后令曰：省表具悉。體國之誠，配饗大禮，為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今四表晏寧，年和歲稔，當勅有司，別議經始。除中書監驃騎大將軍儀同如故，又授右光祿大夫，出為使持節，侍中，都督定幽燕瀛四州諸軍事，本將軍，定州刺史。儀同如故，徵拜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驃騎儀同如故。還尚書令，加侍中。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受納辭訟，必理在可推。始為下筆，不徒爾收領也。然性好財貨，販賈聚斂，家資巨萬，營求不息。子世哲為相州刺史，亦無清白狀。鄴洛市鄴收擅其利，為時論所鄙。蠅蠅主阿那瓊軍來犯塞，詔崇以本官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崇辭於顯陽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少。肅宗目而壯之，朝廷莫不稱善。崇遂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賊而還。後北鎮破落汗拔陵反叛，所在響應。征北將軍臨淮王彧，大敗於五原。安北將軍李叔仁，尋敗於白道。賊乘日甚，詔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黃門於顯陽殿，詔曰：朕比以鎮人構逆，登遣都督臨淮王剋時除害。軍居五原，前鋒失利，二將殞命，兵士挫勇。又武川季防，復陷凶手，恐賊勢便淫，寇運恒朔。金陵在彼，風夜憂憤，諸人宜陳良策，以副朕懷。吏部尚書元愷曰：寇寇充斥，事須得討。臣謂須得重賞，鎮壓恒朔。總彼師放，備衛金陵。詔曰：去歲阿那瓊叛，遣李崇令北征，崇遂長驅塞北，返旆擒此，亦一時之威。崇乃上表求改鎮為州，罷削舊實。朕于時以舊典難革，

不許其請。尋李崇此表，開諸鎮非異之心，致有今日之事。但既往難追，為復略論此耳。朕以李崇國威益重，器識英斷，意欲遣崇行，總督三軍，揚旌恒朔。除彼羣盜，諸人謂可爾以不。僕射蕭寶夤等曰：陛下以舊都在北，憂慮金陵。臣等實懷悚息。李崇德位隆重，社稷之臣。陛下此遣，實合羣望。崇啓曰：臣實無用，猥蒙殊寵，位妨賢路。遂充北伐，徒勞將士，無勳而還。懇負聖朝，於今莫已。臣以六鎮幽垂，與賊接對，鳴柝聲，非離旬朔。州名差重，於鎮，謂實可悅彼心，使聲教日揚，微塵去塞，豈敢導此凶源，開生賊意。臣之愆負，死有餘責。屬陛下慈寬，賜全原領，今更遣臣北行，正是報恩改過，所不敢辭。但臣年七十，自惟老疾，不堪敵場，更願英賢，收功威日。於是詔崇以本官加使持節，開府，北討大都督，撫軍將軍，崔暹，鎮軍將軍，廣陵王淵，皆受崇節度。又詔崇子光祿大夫神軌，假平北將軍，隨崇北討。崇至五原，崔暹大敗于白道之北。賊遂并力攻崇，崇與廣陵王淵力戰，累破賊衆，相持至冬，乃引還平城。淵表崇長史祖登詐增功級，盜沒軍實。崇坐免官，爵徵還。以後事付淵。後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南叛，時除安樂王璽為徐州刺史，以討法僧。為法僧所敗，單馬奔歸。乃詔復崇官爵。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會崇疾篤，乃以衛將軍安豐王廷明代之。除改開府相州刺史，侍中將軍儀同如故。孝昌元年薨於位。時年七十一。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諡曰武康。後重贈太尉公，增邑一千戶。餘如故。

長子世哲，性輕率，供奉康後，少經征役，頗有將用。自司徒中兵參軍，超為征虜將軍，驃騎將軍，尋遷後將軍。為三關別將，討羣蠻大破之。斬蕭衍龍驤將軍文思之等，還拜鴻臚少卿。性傾巧，善事人，亦以貨賂自達。高肇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為李維。肅宗末，遷宗正卿。加平南將軍，轉大司農卿。仍本將軍。又改授太僕卿。加鎮東將軍。尋出為相州刺史。將軍如故。世哲至州，斥逐細人，遷徙佛寺，過其地，廣置第宅。百姓患之。崇北征之後，徵兼太常卿，御史高道穆毀發其宅，表其罪過。後除鎮西將軍，涇州刺史。賜爵衛國子。正光五年七月卒。賜五百疋朝服一襲。贈散騎常侍，衛將軍，吏部尚書，冀州刺史。子如故。

世哲弟神軌，受父爵，陳留侯。自給事中，轉選員外常侍。光祿大夫，累出征討，頗

有將領之氣孝昌中為靈太后寵過勢傾朝野時云見幸離離與郭慶為雙時人莫能明也頻遷征東將軍武衛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常領中書舍人時相州刺史安樂王襲據州反詔神軌與都督源子邕等討平之武泰初神軌李洪扇動諸藩伊闕已東至於鞏縣多被燒劫詔神軌為都督破平之介朱榮之向洛也復為大都督率眾出至河橋值北中不守遂便還還與百官候駕於河陰仍遇害焉建義初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空公相州刺史諡曰烈

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也父元孫劉駿尚書郎或之備立也或青州刺史沈文秀阻兵叛之或使元孫討文秀為文秀所害亮母房氏攜亮依冀州刺史崔道固於歷城道固即亮之叔祖也及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內徙亮為平齊民時年十歲常依季父幼孫居家貧備書自業時隨西李冲當朝任事亮從兄光住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託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第殊飢寒豈可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光官之於冲冲召亮與語因謂亮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論使人胸中無復怙恃之念今遠亡本卿能記之不亮即為爾之涕淚交零聲韻不異冲甚奇之迎為館客冲謂其兄子彥曰大崔生寬和篤雅汝宜友之小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冲薦之為中書博士轉驍郎尋遷尚書二千石郎高祖在洛欲創軍舊制選置百官謂羣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尤者給卿三日假又一日高祖曰朕已得之不煩卿舉也驍驍微亮兼吏部郎俄為太子中舍人遷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亮雖歷顯任其妻不免親事春殿高祖聞之嘉其清貧詔帶野王令世宗親政遷給事黃門侍郎仍兼吏部郎領青州大中正亮自參選事垂將十年廉慎明決為尚書郭柁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辦尋除散騎常侍仍為黃門遷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自遷都之後經略四方又營洛邑費用甚廣亮在度支別立條格嚴省億計又議修汴渠二渠以通運運公私賴焉侍中廣平王懷以母弟之親左右不遺憲法勅亮推治世宗禁懷不通賓客者久之後因宴集懷恃親使忿欲陵突亮亮乃正色責之即起於世宗前脫冠請罪遂拜辭欲出世宗曰廣平庸疎向來又辭卿之所悉何乃如此也遂詔亮復坐令懷謝

亮外雖方正內亦承候時情寬傳左右郭神安頗被世宗禮遇以第託亮亮引為御史及神安敗後因集禁中世宗令兼侍中盧昶直責亮曰在法官何故受左右囑請亮拜謝而已無以上對轉都官尚書又轉七兵領廷尉卿加散騎常侍中正如故徐州刺史元朔撫御失和詔亮驍驍安撫亮至勅明處以大辟勞費殺慰百姓恬然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寒佐曰昔杜預乃逢河梁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為浮橋抗長無恆又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渡渭以像閣道此即以柱為橋今唯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藉此為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亮性公清敏于斷決所在並號稱職三輔服其德政世宗嘉之詔賜衣馬被褥使納其女為九嬪徽為太常卿攝吏部事肅宗初出為撫軍將軍定州刺史肅宗左遊擊將軍趙祖悅率眾偷據碭石詔亮假鎮南將軍齊王蕭寶夔鎮東將軍章武王融安南將軍並使持節都督諸軍事以討之靈太后勞遣亮等賜戎服雜物亮至碭石祖悅出城迎戰大破之賊復於城外置二橋欲拒官軍亮焚擊破之殺三千餘人亮與李榮為水陸之期日日進攻而榮不至及李平至榮乃進軍共平碭石語在平傳靈太后賜亮重書曰碭石既平大勢全舉淮堰孤危自將奔遁若仍敢遊魂此當易以立計擒爾蟻徒應在旦夕將軍推轂所憑親對其事處分經略宜共協齊必令得掃壘之理盡彼遺燼也隨便守禦及分度掠獲扼其咽喉防禦走路期之全獲無令漏逸若畏威降首者自加錫宥以仁為本任之雅算一二往使別宣以功進號鎮北將軍李平部分諸軍將水陸兼進以討堰賊亮遂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而發平表曰臣以蕭行將湛備珍田道難遊魂境內猶未收跡義之神念尚住梁城令都督崔亮權據下寨別將甄生即往東岸與亮接勢以防橋道臣引向堰會人曹道至奉勅更有處分而亮已驅還京接亮受付東南推轂是託誠應憂國忘家致命為限而始屆汝陰盤桓不進豈到寇所停淹入旬所營土山攻道並不克就捐棄權力坐延歲序顧天威遠被士卒憤激東北騰上垂至北門而亮還回仍不肯上臣逼以白刃

甫乃登陟及平硤石宜驛處分方更肆其暴志輕輻運歸此而不糾法將焉寄
按律隨軍征討而故留不赴者死又云軍還先歸者流軍罷先還尚有流坐況
亮被符令停妻棄而反失乘勝之機關水陸之會縱情據理咎深故留今處亮
死上議置太后曰亮為臣不忠去留自擅既據威權違我經略雖有小捷豈
免大咎但吾孫劉禪庶幾惡殺可特聽以功補過及平至亮與爭功於禁中
形於顏色雖除殿中尚書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置張舞之後置太后令武官
得使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謂當權人百姓大為嗟怨亮乃
奏為格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俸日後者終於
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沉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諸葛景
安嘗規亮曰殿中尚書士兩漢由州郡舉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諸觀在
昔莫不著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實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
應唯論章句不及清遠立中正不考人才行舉空辨氏姓高下至於取士之途
不傳沙汰之理未精而屬書銜銜宜須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為停年格以限
之天下士子雖復修厲各行或亮嘗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邀幸得為
吏部尚書當其壯也尚不如人况今朽老而居帝難之任常思同升舉直以報
明主之恩盡忠竭力不為貶廢之累昨為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為汝所怪千載
之後誰知我哉可憐念昔言書為汝論之吾意正六為吏部郎三為尚書銜銜
所宜顧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
書錄事人授職此乃與天下選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遺舉
矣而汝置十收六七就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愛惡察天下刑殺所
云一也漢魏兩朝中而後魏人何異以管國天而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
明人亦多汝不察其才而專以官階為限推舉而巳忽令垂翅舉軒
人與一官豈無可說况一人一官何可不可得哉吾近固執不宜使武人
入選爾用其舊法不見其是以前以此格限以停年耳昔于產請刑書
以是為中書之以其法以古禮補遺仲尼云德我者亦春秋罪

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由是也但令當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修義城
陽王徽相繼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
失才從亮始也轉侍中太常卿尋遷左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時劉騰擅權亮
託妻劉氏傾身事之故頻年之中各位騰赫有識者議之轉尚書僕射加散騎
常侍正光二年秋疽發於背肅宗遣舍人問疾亮上表乞解僕射送所負荷及
印綬詔不許尋卒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襲贈物七百段蠟三百斤贈使持節
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諡曰貞烈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
為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民為碾及為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穀水造水碾
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用便之亮有三子士安士和士泰並彊幹善於當世
士安歷尚書比部郎卒於諫議大夫贈左將軍光州刺史無子弟士和以子乾
亨繼
乾亨定武中尚書都兵郎中
士和歷司空主簿通直郎從亮征硤石以軍勳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西道行
臺元脩義左丞行涇州事蕭寶夤之在關中高選寮佐以為督府長史時莫折
念生遣使詐降寶夤寶夤和兼度支尚書為關右行臺令入秦撫慰為念生所
害
士泰歷給事中司空從事中郎諫議大夫司空司馬肅宗末荆蠻侵斥以士泰
為龍驤將軍征蠻別將事平以功賜爵五等男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都督青
兗二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諡曰文肅
子擊師襲爵武定末中書舍人
亮弟敬敏奉朝請卒於征虜長史贈南陽太守子思紹從亮征硤石以軍功賜
爵武城子為冀州別駕
敬敏弟陳慶青州州都亮以其賤出殊不經紀論者譏焉
亮從父弟光紹事親以孝聞初除奉朝請光紹與弟光伯雙生操業相侔特相
友愛遂經吏部尚書李冲讓官於光伯辭色懇至冲為奏聞高祖嘉而許之太
和二十年以光紹為司空行參軍復請讓從叔和曰臣職微賤未登讓品屬逢

皇朝恥無讓德和亦謙退辭而不當高祖善之遂以和為廣陵王國常侍尋勅
 光詔兼秘書郎掌校華林御書肅宗初除青州治中後為司空騎兵參軍又兼
 司徒戶曹出為濟州輔國府司馬刺史高植甚知之政事多委訪焉遷青州平
 東府長史府解勅知州事光詔清直明斷民吏畏愛之入為司空從事中郎以
 母老解官歸養賦詩展意朝士屬和者數十人久之徵為司徒諮議固辭不拜
 光詔性嚴毅聲譽抗烈與人平談常若震厲至於兄弟議論外間謂為忿怒然
 孔懷雅睦人少違之孝莊初河間邢果率河北流民十餘萬眾攻通州郡刺史
 元傳憂不自安州人乞光詔為長史以鎮之時陽平路回寓居齊土與果潛相
 影響引賊入郭光詔臨機處分在難確然賊退之後刺史表光詔忠毅朝廷嘉
 之發使慰勞焉尋為東道軍司及元顥入洛自河以南莫不風靡而刺史廣陵
 王欣集文武以議所從欣曰北海長樂俱是同堂兄弟今宗祚不移我欲受敵
 諸君意各何如在坐之人莫不失色光詔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梁國稱兵本朝
 披本塞源以資讎敵賊臣亂子曠代少備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齒等荷朝眷
 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前瀛州刺史張烈前鄆州刺史房叔祖徵士張僧皓咸
 云軍司議是欣乃新顯使尋徵輔國將軍廷尉少卿未至除太尉長史加左將
 軍俄遷廷尉卿時秘書監祖登以賊罪被勅光詔必欲致之重法太尉陽城王
 徽尚書令臨淮王或吏部尚書李神儔侍中李或並勢盛當時皆為登求寬光
 詔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有一如何反為罪人言乎其執意不回如
 此累安未擾亂之際遂還鄉里光詔博學強辯尤好理論至於人倫名教得失
 之間權而論之不以一毫假物家足於財而性儉吝衣馬數瘦食味麤薄始光
 詔在郡同里人王夏於夜過盜審其二子孝莊詔黃門高道穆令加檢捕一坊
 之內家別搜索至光詔宅綾絹織布置篋充積議者譏其矯書其家實產皆光
 伯所營光伯亡悉焚其契河間邢子才曾貨錢數萬後送還之光詔曰此亡第
 相貨僕不知也竟不納刺史元顥前妻是光詔之繼室兄女而獨食休多諸不
 法光詔以親情亟相非責顥銜之時耿翔反於州界弼誣光詔于通與賊連結
 囚其合家考掠非理而光詔與之辯爭辭色不屈會樊子鶴為東道大使知其

見枉理出之時人勸令詣樊陳謝光詔曰羊舌大夫已有成事何勞往也子鶴
 亦敢御之使刺史侯淵代下疑懼傳軍益都謀為不軌令數百騎夜入南郭劫
 光詔以兵備之責以謀略光詔曰凡起兵者須有名義使君今日舉動直是作
 賊耳父老知復何計淵雖恨之敬而不敢害尋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不
 起光詔以世道屯運朝廷屢變閉門却掃吉凶斷絕誠子孫曰吾自謂立身無
 憲古烈但以祿命有限無容希世取進在官以來不冒一級官雖不達經為九
 卿且吾平生素業足以遺汝官閥亦何足言也吾既運薄便經三娶而汝之兄
 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吾百年之後不須合也然贈諡之及出自君恩豈容子
 孫自求之也勿須求贈若違吾志如有神靈不享汝祀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
 飲食未曾一片不同至於兒女官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第弟頃橫禍權
 作松楸亦可為吾作松楸使吾見之卒年七十一孝靜初侍中賈思同申啓稱
 述光詔贈散騎常侍驛騎將軍青州刺史
 光詔弟光伯尚書郎青州別駕後以族弟休臨州遠申牒求解尚書奏按禮始
 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臣昆弟不臣諸父封君之孫得盡臣計始封
 之君即是世繼之祖尚不得臣況今之刺史既非世繼而行臣吏之節執笏
 稱名者乎檢光伯請解率禮不愆請宜許遂以明道教豐太后令從之尋除北
 海太守有司以其更滿依例奏代肅宗詔曰光伯自莅海沂清風遠著兼其兄
 光詔復能辭榮侍養兄弟忠孝宜有甄錄可更申三年以厲風化後歷太傅諮
 議參軍前廢帝時崔祖孺張僧皓起逆攻東陽旬日之間眾十餘萬刺史東萊
 王貴平欲令光伯出城慰勞兄光詔曰城民陵縱為日已久人人恨之其氣甚
 咸古人有言衆怒如水火焉以此觀之今日非可慰諭止也貴平疆之光詔曰
 使君受委一方董攝萬里而輕略大事不與國士圖之所共腹心皆趨走羣小
 既不能殺過以杜其萌又不能坐觀待其衰挫愛迫小第從為無名之行若單
 騎獨往或見拘繫若以衆臨之勢必相拒敵懸見無益也貴平逼之不得已光
 伯遂出城數里城民以光伯兄弟羣情所繫慮人劫留防衛者眾外人疑其欲
 戰未及曉輿為飛矢所中卒贈征東將軍青州刺史

于浴武定末殷州別駕

史臣曰李崇以風質英重毅然秀立任當將相望高朝野美矣崔亮既明達後事動有名迹於斷年之選失之逾遠救弊未聞終為國蠹無所苟而已其若是乎光韶居雅仗正有國士之風矣

魏書卷六十六

魏書卷六十六考證

李崇傳崇上表○ 臣人龍 按崇此表北史作邢邵所上其文大同小異

魏書卷六十六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五十五

崔光

崔光本名孝伯字長仁高祖賜名焉東清河郡人也祖曠從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之時慕容氏滅仕劉義隆為樂陵太守父靈廷劉駿龍驤將軍長廣太守與劉或冀州刺史崔道固共拒國軍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光年十七隨父徙代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備書以養父母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轉著作郎與秘書丞李彪參撰國書遷中書侍郎給事黃門侍郎甚為高祖所知待常曰孝伯之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以參贊選都之謀賜爵朝陽子拜散騎常侍黃門著作如故又兼太子少傅尋以本官兼侍中使持節為陝西大使巡方省察所經述敘古事因而賦詩三十八篇還仍兼侍中以謀讓之功進爵為伯光少有高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者必善言以報之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皇與初有同郡二人並被掠為奴婢後詣光求哀光乃以二口贖免高祖聞而嘉之雖處機近曾不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政而已高祖每對羣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無意外咎隨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是又從駕破陳顯達世宗即位正除侍中初光與李彪共撰國書太和之末彪解著作專以史事任光彪遂以罪廢世宗居諒闇彪上表求成魏書詔許之彪遂以白衣於秘書省著述光雖領史官以彪意在專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讓彪世宗不許遷太常卿領齊州大中正正始元年夏有與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詔散騎侍郎趙邕以問光光表答曰臣謹按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路中雌雞化為雄毛變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離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承光中有獻雌雞生角劉向以為難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事為欺之象也昔小臣將乘君之威以審政事指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米變詔以問議郎襄陽葛洪曰魏之不卷則有難禍臣竊推之頭

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逆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賊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民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難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矣向區並博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畏也臣以區言推之翅足眾多亦羣下相助之象雞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親之而懼乃能招福闇主視之彌慢所用致禍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陛下所觀者也今或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比者南境死亡千計白骨橫野存有酷恨之痛殺為怨傷之魂義陽屯師盛夏未返荆蠻狡情征人淹次東州轉輸往多無還百姓困窮絞絕以頹北方霜降蠶婦輟事羣生憔悴其甚於今此亦賈誼哭數谷永切諫之時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陛下為民父母所宜矜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內外怨敵易以亂離陛下縱欲怒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勳勞也誠願陛下留聰明之鑒審天地之意禮處左右節其實越往者鄧通董賢之感愛之正所以害之又將變加罕宴宗或闕時應親親郊廟延敬諸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慈旨撫賑貧瘠開鑿山池減撤聲飲書存政道夜以安身博采芻蕘進賢黜佞則兆庶幸甚妖珥慶進積祥集矣世宗覽之大悅後數日而茹皓等並以罪失伏法於是積光愈重加撫軍將軍二年八月光表曰去二十八日有物出於太極之西序勅以示臣臣按其形即莊子所謂蒸成菌者也又云朝菌不終晦朔雍門周所稱磨蕪斧而伐朝菌皆指言蒸氣鬱長非有根種柔脆之質爛頽速易不延旬月無擬斧斤又多生墟落穢濕之地罕起殿堂高華之所今極宇崇麗糖築工密葉朽弗加沾濡不及而茲菌歛構厥狀扶疎臆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以為敗亡之象然懼災修德者咸致休慶所謂東來而怪先國與而妖豫是故桑穀拱庭太戊以昌雉集鼎武丁用熙自比鷩鷩巢於廟殿象鸞鳴於宮變菌生實階軒坐之正準諸往記信可為誠且東南未靜兵革不息郊甸之內大旱跨時民勞物悴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連股二宗感變之意側躬變誠惟新聖道節夜

飲之折，彊朝御之膳，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四年秋，除中書令，進號鎮東將軍。承平元年秋，將刑元愉妻李氏，羣官無敢言者。勅光為詔，光逡巡不作。奏曰：伏聞當刑元愉妻李氏，加之屠割，妖成亂賊，合此罪，但外人竊云：李令懷姙，例待分產，且臣尋諸舊典，兼推近事，戮至剝胎，謂之虐刑，桀紂之主，乃行斯事，君舉必書，義無隱昧，酷而乖法，何以示後。陛下春秋已長，未有儲體，皇子體親，至有夭失，臣之愚誠，知無不言，乞停李氏，以俟育孕。世宗納之，延昌元年春，遷中書監，侍中如故。二年，世宗幸東宮，召光與黃門甄琛、廣陽王淵等，並賜坐。詔光曰：卿是朕西臺大臣，今當為太子師，傳光起拜固辭，詔不許，即命肅宗出，從者十餘人，勅以光為傳之意，令肅宗拜光。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肅宗遂南面再拜，肅宗王顯啓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畢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謝而出。於是賜光繡綵一百匹，琛淵等各有差，尋授太子少傅。三年，遷右光祿大夫，侍中監如故。四年正月，世宗夜崩，光與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迎肅宗於東宮，安撫內外，光有力焉。帝崩後二日，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哀慟禁內，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袂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孝橫劍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壯光理義有據，懷憂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於是遂還，頻遣左右致謝。初，承平四年，以黃門郎孫惠蔚代光領著作，惠蔚首尾五載，無所厝意。至是三月，尚書令任城王澄表光宜還史任，於是詔光還領著作。四月，遷特進。五月，以奉迎肅宗之功，封光博平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七月，領國子祭酒。八月，詔光乘步挽於雲龍門出入，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靈太后臨朝之後，光累表遜位，于忠擅權，光依附之，及忠稍被疎黜，光并送章，綴冠服茅土，表至十餘上。靈太后優答不許，有司奏追于忠及光封邑，承平元年二月，太師高陽王雍等奏舉光授肅宗經，初光有德於靈太后，歸在于忠傳。四月，更封光平恩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以朝陽伯轉授第二子勳。其月勅賜羊車一乘，時靈太后臨朝，每於後園觀執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婦人文章，因以教

諫曰：孔子云：士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謂禮樂書數射御明前四業，丈夫婦人所同修者，若射御，唯王男子事不及女，古之賢妃烈媛，母儀家國，垂訓四海，宣教九宗，可兼道懷，率遵仁禮，是以漢后馬鄧，術邁祖考，羊孺蔡氏，具體伯喈，伏惟皇太后含聖履仁，臨朝開化，肅雍愷悌，靖徽齊穆，孝祀通於神明，和風溢于區宇，因時暇豫，清暑林園，遠眺姑射，眷言曼相，弦矢所發，必中正，鶴威靈退，暢養上下，文武攝心，左右悅目，吾王不遊，吾何以休，不窺重切，安見富美，天情冲謙，動容祗愧，以為舉非，蠶織事存無功，豈謂應乾順民，裁成輔相者哉，臣不勝慶幸，謹上婦人文章錄一帙，其集具在內，伏願以時披覽，仰裨未聞，惠覺挾之勞，納閑拱之恭，願精養壽，棲神翰林，是秋，靈太后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曰：禮記云：諸侯非閭疾，甲冑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讎，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時歸寧，親沒，使卿大夫聘，春秋紀陳宋齊之女，並為周王后，無適本國之事，是制深於士大夫，許嫁嗜兄，又義不得衛女思歸，以禮自抑，載馳竹竿，所為作也，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為幸輔，后猶御武帷，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伯姬待姆，安就炎燹，樊季侯命，忍赴洪流，傳皆綴集，以垂來詠，昨軒駕頻出，幸過垣君任城王第，雖漸中秋，餘熱尚蒸，衡蓋往還，聖躬煩倦，豐廚嘉饈，馨竭時羞，上壽弗限，一觴方丈，甘醴百品，且及日斜，接對不憩，非謂順時而遊，孝養有度，縱雲華紫涼，御筵安暢，左右僕侍，衆過千百，扶衛跋涉，袍鉀在身，蒙曝盛日，浹汗流離，致時飢渴，餐飯不贖，貨馬假乘，交費錢帛，昔人稱陛下甚樂，臣等至苦，或其事也，伏惟皇太后月豐烟燻，坤儀挺茂，誕育帝躬，維興魏道，德踰文母，仁邁和惠，親以天至，遠異莫間，愛由真固，非俟虛隆，紆屈鬱駕，降臨闕里，榮光帝京，士女藥悅，白首之童，欣過嶺年，青衿之童，慶屬唐日，千載之所難，一朝之為易，非至明超古，志驕釋吝，孰能若斯者哉，魏元以來，莫正斯美，與居出入，自當坦然，豈同往嫌，曲有矯避，但帝族方衍，勳貴增遷，祗請遂多，將成彝式，陛下遵酌前王，貶廢後矩，天下為公，儲兆已任，事屬郊廟，止決大政，輔養神和，俯思遊幸，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則率士屬輶，含生仰悅矣，臣愚荷恩榮，所知必

靈靈嗚呼... 實匪張訓說安世紀... 充漢帝之坐... 也矧聖典... 格百王之威烈... 登陽者... 心初學... 而問禮... 校為... 之作... 或... 友... 李... 者... 者... 伏... 惟... 人... 百... 亦... 亦... 亦...

備之寶... 三日... 丹... 妻... 紅... 獨... 刺... 地... 登... 敬... 步... 一... 登... 即... 清... 九... 存... 實... 微... 清... 七... 於... 罪... 唯... 敢...

將爲逆賊崔景安所害贈征虜將軍齊州刺史

子權太尉參軍事

勅武定中中書郎

光第敬友本州治中頗有受納御史案之乃與守者俱逃後除梁郡太守會道所生母憂不拜敬友精心佛道晝夜誦經免喪之後遂棄食終世恭寬接下修身厲節自景明已降頻歲不登飢寒請丐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於蕭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延昌三年二月卒年五十九

子鳩字彥鸞少好讀書博綜經史太和二十年拜彭城王國左常侍景明三年遷員外郎兼尚書虞曹郎中勅撰起居注遷給事中兼祠部郎轉尚書都兵郎中郎太師彭城王讓以下公卿朝士備舉才明者三十人讓定律令於尚書上省鳩與光俱在其中時論榮之永平初豫州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懸

叛叛經鎮南將軍邢劼討之以鳩爲行臺鎮南長史徙三公郎中加輕車將軍遷員外散騎常侍領郎中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寮鳩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

議曰竊惟王者爲官求才使人以器器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進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隨以圖察等位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此職或起騰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

而遷進者被舉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譽國號豐實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黃龍儒學如王鄭

史才如班馬文章如張華得一分一寸必爲常流所舉遷曹亦抑爲一概不曾甄別舉賢不綱改而更張雖明言已行猶宜清惠世宗不從三年鳩以父憂解任甘羅降其羅前樹十一月世宗以本官徵鳩四年復有甘羅降其京兆宅之庭鳩復和中野將軍常侍領郎中故遷中散大夫高陽王友仍領郎中其年爲司徒其史正光元年加前將軍修高祖世宗起居注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綱略尤多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成但須記錄時事以待後人臨壽言鳩於肅宗五年正月詔鳩以本官修撰國史幸昌初拜給事黃門侍郎尋加散騎

常侍齊州大中正鳩在史甫爾未有所就尋卒贈鎮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

史鳩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淵石勒慕容儼符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子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

暹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鳩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書記時有增損褒貶焉鳩二世仕江左故不錄晉劉

蕭之書又悉識者責之未敢出行於外世宗聞其撰錄遣散騎常侍趙邕詔鳩曰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呈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鳩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官多失體且既未訖迄不奏聞鳩後典起居乃妄載其表曰

臣聞帝王之興也雖誕應圖錄然必有驅除蓋所以藉彼廢政成此樂推故戰國紛紜年過十紀而漢祖夷珍垂彙開四百之業歷文景之懷柔鬱夏世宗之

奮揚威武始得涼朔同文祥越一軌於是談運感漢德之威痛諸史放絕乃鈐括舊書著成太史所謂繼茲人事光彼天時之義也昔晉惠不競華戎亂起三

帝受制於姦臣二皇屢駕於非所五都蕭條鞠爲煨燼趙燕旣爲長地遼海緬成殊域窮兵銳進以力相雄中原無主八十餘年遺晉僻遠勢略孤微民殘兵革靡所歸控皇魏龍潛曲代世篤公劉內修德政外抗諸僞并冀之民懷寶之士

覆篋而至者日月相尋雖邠岐之赴太王驅歌之歸西伯實可同年而語矣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行之運應天順民龍飛受命太宗必世重光業隆玄默世祖雄才數略闡曜威靈屢戰兼修掃清氛穢歲垂四紀而寰宇一同僮耳文身之長卉服斷髮之會莫不請朔率職重譯來庭隱隱鳩鳩之澤三

樂擊壤之歌百姓始得陶然蘇息欣於堯舜之世自晉承寧以後雖所在稱兵競自尊樹而能建邦命氏成爲戰國者十有六家善惡與滅之形用兵乖會之勢亦足以垂之將來昭明勸戒但諸史殘缺體例不全編錄紛謬繁略失所宜審正不同定爲一書伏惟高祖以大聖應期欽明御運合德乾坤同光日月建格天之功創不世之法開聖生民惟新大造陛下以青陽繼統敷武承天應符屈已則道高三五頤神至境則洞彼玄宗剖判百家斟酌六籍遠遺石渠美深白虎至如導禮章俗之風昭文變性之化固以感彼禽魚穆茲耆耆而况愚臣

沐浴太和懷音正始而可不勉。覆難草之性，砥礪木石之心，誠知被謝九南，才非承祚。然國志史考之矣，竊亦輒所庶幾。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諸國書史，屬還京南，率多分散，求之公私，驅馳數歲，又臣家貧，祿薄，唯任孤力，至於紙盡，書寫所費，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寫乃向備，雖於吏接之暇，莫能此書。區分時事，各舉本錄，被彼異同，凡為一體，約損煩文，補其不足。三家五門之類，一事異年之誌，皆得以是歷考諸書志，則正差謬，定為實錄。商榷大略，看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算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所以未及。雖成，較筆私求，七載於今。此書本江南撰錄，恐中國所無，非臣私力所能。得，其起兵備戰事之始末，乃亦頗有，但不得此書，懼簡略不成。久思陳奏乞勅，緣邊遠探，但最難無因，不敢輕輒。徵騎常侍太常少卿荊州大中正臣趙邕，啟宣明書，啟臣送呈，不悟九章，備志乃得上聞，奉勅欣悅，應懼兼至。今謹以所訖者，附臣呈書。臣又別作序例一卷，年表一卷，仰表皇朝，統括大義，俯明愚臣。著錄微體，徒期善古人立書美意，文致疎簡，無一可觀。簡御之日，伏深慙悔。鴻意如此，然自正光以前，不敢續行其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願相傳，亦以光故。執事者遂不論之，編經錄既廣，多有遺謬。至如太祖天興二年，姚興改號，姚以禹改在元年。太宗天興二年，慕容超擒於廣國，姚又以為事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姚亦以為滅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

子子元，祕書郎。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曰：臣亡考故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前將軍齊州大中正趙邕，不殫家風，式續世業。古學克明，在新必鏡，多識前載，博極羣書。史才富洽，號稱籍甚。年止壯立，便發然懷著述意。正始之末，任屬記言，撰錄經史，乃刊著趙燕秦夏涼蜀等遺載，為之贊序，褒貶評論。先朝之日，草構悉了。唯存李雄蜀書，搜索未獲。嗣茲一國，遺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購訪始得。討論遺記，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為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事，最為備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一本，敢以仰呈，儻或淺陋，不回答實。乞藏秘閣，以廣異家。子元使謀反，事發逃匿，會赦免，尋為其叔勳所殺。

光從祖弟長文字景輪，少亦從於代都。聰敏有學識，太和中，除奉朝請。遷洛，拜司空參軍事，營構華林園，後兼員外散騎常侍，為容昌使主。遷授給事中，本國中正，尚書庫部郎。正始中，大修器械，為諸州遣仗都使。齊州太原太守，雍州撫軍府長史。以廉慎稱。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轉太府少卿。丞相高陽王雍降，參軍太中大夫。永安中，以老拜征虜將軍，平州刺史。遷東，專讀佛經，不關世事。年七十九，天平初卒。贈使持節征東將軍，齊州刺史。諡曰貞。

子慈，字德林，承熙初，征虜將軍，徐州征東府長史。長文從弟，字文序，有幹用，初除侍御史，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頻使高麗，轉步兵校尉。又轉司空掾，領左右直長，出除相州長史。遷拜河陰洛陽令，以直稱。遷東郡太守。元順寇邊，郡界，庫拒不從命。棄郡走還鄉里。孝莊還宮，賜爵平原伯，拜潁川太守。二年五月，為城民王早爾寶等所害。後贈驃騎將軍，吏部尚書，齊州刺史。

子罕，襲爵，齊受禪，例降。
光族弟榮先，字隆祖，涉經史，州辟主簿。

子鐔，有文才，冠軍將軍，中散大夫。
鐔弟顯，軍還將軍，羽林監。

史臣曰：崔光風素虛遠，學業淵長，高祖歸其才博，許其大至，明主圖知臣也。歷事三朝，師訓少主，不出宮省，坐致台傳，斯亦近世之所希有。但願懷大雅，託迹中庸，其於容身之謙，斯乃胡廣所不免也。編博錄古今，立言為事，亦才志之士乎。

魏書卷六十七

魏書卷六十七考證

崔光傳稱乃撰為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臣人龍按唐史臣所作晉書載記大都出於此書

魏書卷六十七考證

魏書卷六十七考證

四八九



列傳第五十六

甄琛 高麗

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極人漢太保甄邯後也父凝州主簿琛少敏悟蘭門之內兄弟戲狎不以禮法自居頗學經史稱有刀筆而形貌短陋彭鳳儀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弈棋棄日至于通夜不止手下蒼頭常令秉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白琛曰郎君辭父母仕宦京師若為讀書執燭奴不敢辭罪乃以圍棋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惕然慚感遂從許教李彪假書研習聞見益優太和初拜中書博士遷諫議大夫時有所陳亦為高祖知賞轉通直散騎侍郎出為本州征北府長史後為本州陽平王暉衛軍府長史世宗踐祚以琛為中散大夫兼御史中尉轉通直散騎常侍仍兼中尉琛表曰王者道同天壤施齊造化濟時拯物為民父母故年穀不登為民祈祀乾坤所應天子順之山川秘利天子通之苟益生民損躬無吝如或所聚唯為賑恤是以月令稱山林數澤有能取蔬食禽獸者皆野虞教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之無赦此明導民而弗禁通有無以相濟也周禮雖有川澤之禁正所以防其殘盡必令取之有時斯所謂諱讓雖在公更所以為民守之耳且一家之長惠及子孫一運之君澤周天下皆所以厚其所養以為國家之富未有尊居父母而隨隨是吝富有萬品而一物是規今者天為黔首生鹽國與黔首障護假獲其利是猶富專口斷不及四體也且天下夫婦歲買粟帛四時之有備奉一人軍國之資取給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貧而苟禁一池也古之王者世有其民或水火以濟其用或巢宇以晦其居或教農以去其飢或訓衣以除其蔽故周詩稱教之誨之飲之食之皆所以撫覆導養為之求利者也臣性昧知理識無遠尚每觀上古愛民之迹時讀中葉課稅之書未嘗不歎彼遠大惜此近狹今偽弊相承仍樂關鄺之稅大魏恢博唯受穀帛之輸是使遠方聞者罔不歎德昔重父以棄寶得民碩鼠以受財失粟君王之鏡宜其高矣

魏之簡稅惠實遠矣語釋出內之吝有司之稱施惠之難人君之稱夫以府藏之物猶以不施而為災况府外之利而可吝之於黔首且善藏者藏於民不善藏者藏於府藏於民者民欣而君富藏於府者國怨而民貧國怨則示化有虧民貧則君無所取願弛茲鹽禁使沛然遠及依周禮置川衡之法使之鹽導而已詔曰民利在斯深如所陳付八座議可否以聞司徒錄尚書彭城王勰兼尚書邢辯等奏琛之所列富平有言首尾大備或無可貶但恐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是用還回未謂為可竊惟古之善為治者莫不昭其勝途悟其遠理及於救世升降稱時欲令豐無過溢儉不致敝役養清惠備在厥中節約取足成其性命如不爾者焉用君為若任其生產隨其啄食便是芻狗萬物不相有矣自大道既往恩惠生焉下奉上施卑高理睦然恩惠既交恩拯之術廣恒恐財不贖國澤不厚民故多方以逮其情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貨山川輕在民之賈立稅關市律十一之儲收此與彼非利己也回彼就此非為身也所謂集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籍造物之富販造物之貧徹商賈給戎賦賦四民贖軍國取乎用乎各有義已禁此淵池不專大官之御敝此匹馬豈為後官之資既潤不在己彼我理一猶積而散之將焉所吝且稅之本意事有可求固以希濟生民非為富賄藏貨不爾者昔之君子何為然哉是以後來經國未之或改故先朝商校小大以情降鑿之流與復鹽禁然自行以來典司多怠出入之間事不如法遂令細民怨嗟商販輕議此乃用之者無方非與之者有謬至使朝廷明識聽替其間今而罷之懼失前旨一行一改法若易棋參論理要宜依前式詔曰司鹽之稅乃自古通典然與制利民亦代或不同苟可以富氓益化唯理所在甄琛之表實所謂助政毗治者也其前計使公私並宜川利無擁尚書嚴為禁兼鹽之制也詔琛參八座議事尋正中尉常侍如故遷侍中領中尉琛俊眉長鬚不能繩糾貴遊凡所勅治率多下吏於時趨修威寵琛領身事之琛父凝為中散大夫弟僧林為本州別駕皆託修申連至修姦詐事露明當收考今日乃舉其罪及監決修鞭猶相隱惻然告人曰趙修小人背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修死之明日琛與黃門郎李憑以朋黨被召詣尚書兼尚

書元英邪繼其阿附之狀琛曾拜官諸賓悉集繼乃晚至琛謂繼曰卿何處放翅來今晚始顯雖以戲言繼變色銜忿及此大相推窮司徒公錄尚書北海王詳等奏曰臣聞黨人爲患自古所疾政之所忌雖寵必誅皆所以存天下之至公保靈基於永業者也伏惟陛下冀聖前暉淵鑒幽隱恩斷近習憲軌唯新大政蔚以增光鳩馱於焉永泰謹按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糾擿是司風邪響讀猶宜勃糾况趙修奢暴擊著內外使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嘗不陳奏方更往來綱繆結納以爲朋黨中外影響致其談譽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第越陟三階之祿虧先皇之選典慶聖明之官人又與武衛將軍黃門郎李憑相爲表裏憑兄叨封知而不言及修豐彰方加彈奏生則附其形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爲己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其爲郵詐於茲甚矣不實不忠寔合貶黜謹依律科徒請以職除其父中散實爲叨越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既得不以倫請下收奪李憑朋附趙修是親是仗交遊之道不依恆度或展昏從就或吉凶往來至乃身拜其親妻見其子每有家事必先請託縹點皇風慶郵正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阿諛變厲忠概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妾可琛遂免歸本郡左右相連死黜者三十餘人始琛以父母年老常求解官扶侍故高祖授以本州長史及貴達不復請歸至是乃還供養數年還母憂母鉅鹿曹氏有孝性夫氏去家路踰百里每得魚肉菜果珍美口實者必令僮僕走奉其母乃後食焉琛母服未闋復喪父琛於堊光之內手種松柏隆冬之月負掘水土鄉老哀之咸助加力十餘年中墳成木茂與弟僧林誓以同居復齒專事產業親躬農圃時以鷹犬馳逐自娛朝廷有大事猶上表陳情久之復除散騎常侍領給事黃門侍郎定州大中正大見親寵委以門下庶事出參尚書入廟帷幄琛高祖時兼主客郎迎送蕭曠使彭城劉瓛琛欲其辭職常歡詠之續于漸爲胸山戊主漸死家屬入洛有女年未二十琛已六十餘矣乃納漸女爲妻婦日詔給廚費琛深所好悅世宗時調戲之盧租敗於胸山詔琛馳驛檢校還河南尹加平南將軍黃門中正如故琛表曰詩稱京邑翼翼四方是則者京邑是四方之本安危所在不可不清是以國家居代應多益竊世租

太武皇帝親自憤憤廣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勇有經略者乃得爲之又多置吏士爲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遷都已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五方雜沓難可備防寇盜公行劫害不絕此由諸坊混雜釐比不精主司闇弱不堪檢察故也凡使人攻堅木者必爲之擇良器今河南郡是陛下天山之堅木盤根錯節亂植其中六部里尉即攻堅之利器非貞剛精銳無以治之今擇尹既非南金里尉鉛刀而割欲望清肅郡邑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下才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姦百賦失理邊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戶五百戶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僕隸陸養姦徒高門遠宇不可干問又有州郡俠客陸結貴遊附黨連羣陰爲市劫比之邊縣難易不同今難彼易此實爲未愜王者立法隨時從宜改弦易調明主所急先朝立品不必即定施而觀之不便則改今開官爵任猶聽長兼况煩劇要務不得簡能下領請取武官中八品將軍已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各食其祿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爾請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遷之者進而爲之則督責有所輦輟可清詔曰里正可進至勳品經途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諸職中簡取何必須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爲遊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於是京邑清靜至今踵焉轉太子少保黃門如故大將軍高肇伐蜀以琛爲使持節假撫軍將軍領步騎四萬爲前驅都督琛次梁州豫寧會世宗崩班師高肇既死以琛擊之黨也不宜復參朝政出爲營州刺史加安北將軍歲餘以光祿大夫李思穆代之時年六十五矣遂傳中山久之乃赴洛除鎮西將軍涼州刺史猶以琛高氏之昵也不欲處之於內尋徵拜太常卿仍以本將軍出爲徐州刺史及入辭蕭宗琛辭以老詔除吏部尚書將軍如故未幾除征北將軍定州刺史衣錦還遊大爲稱滿治體嚴細甚無聲譽崔光辭司徒之授也琛與光書外相抑揚內實附會也光亦揣其意復書褒美以悅之徵爲車騎將軍特進又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正光五年冬卒詔給東園祭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萬物七百段塋三百斤贈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加

後部鼓吹。太常禮文。禮吏部郎袁翻奏曰。案禮。禮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己。名生於人。故闔棺然後定諡。皆累其生時美惡。所以為將來勸戒。身雖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屬所即言。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為諡。列上。諡不應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以為褒貶之實也。今之行狀。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相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述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聯鑣。伊顏接軌。論其諡也。雖窮文盡武。固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為議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非。致號諡之加與汎階莫異。專以極美為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至於此。案甄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鴻名共大。賢比跡。文穆之諡。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諡。於例皆重。如甄琛之流。無不覆諡。謂宜依諡法。慈惠愛民曰孝。宜諡曰孝穆公。自今已後。明勅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為受。必準人立諡。不得甚加優越。復仍踵前來之失者。付法司科罪。從之。琛祖載。肅宗親送。降車就輿。弔服哭之。遣舍人慰其諸子。琛性輕簡。好嘲諷。故少風望。然明解有幹具。在官清白。自高祖世宗。咸相知待。肅宗以師傅之義。而加禮焉。所著文章。鄙碎無大體。時有理詰。陳四聲。姓族廢與。會通經素三論。及家誨二十篇。篇學文一卷。頗行於世。

琛長子侃。字道正。郡功曹。釋褐秘書郎。性險薄。多與盜劫交通。隨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舍。歐擊主人。為司州所劾。淹在州獄。琛大以慚。廣平王懷為牧。與琛先不協。欲具案窮推。琛託左右以聞。世宗遣白衣吳仲安勸懷寬放。懷固執治之。久乃特旨出之。侃自此沉廢。卒於家。

侃弟楷。字德方。粗有文學。頗習吏事。太平中。上高祖頌十二篇。文多不載。優詔報之。琛除秘書郎。世宗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任城王澄為司徒。引為功曹參軍。稍遷尚書儀曹郎。有當官之稱。肅宗末。定州刺史廣

陽王淵被徵還朝。時楷丁憂在鄉。淵臨發召楷。不兼長史。委以州任。尋值鮮于修禮毛普賢等。率北鎮流民。反於州西北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之內。先有燕恆雲三州避難之戶。皆依傍市鄆。草屢橫住。修禮等聲云。欲收此輩。共為舉動。既外寇將逼。恐有內應。楷見人情不安。慮有變起。乃收州人中。最豪者皆殺之。以威外賊。固城民之心。及刺史元罔。大都督楊津等至。楷乃還家。後修禮等忿楷屠害北人。遂掘其父墓。載棺巡城。示相報復。孝莊時。徵為中書侍郎。余朱榮之死。帝以其堪率鄉義。除試守常山太守。賜絹二百疋。出帝初。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齊文襄王取為儀同府諮議參軍。天平四年卒。年四十六。贈驃騎將軍。秘書監。滄州刺史。

楷弟寬。字仁規。自員外散騎侍郎。本州別駕。稍遷太尉從事中郎。治書侍御史。武定初。謝病還鄉。卒於家。

僧林。終於鄉里。

琛從父弟密。字叔雍。清謹少嗜欲。頗涉書史。太和中。奉朝請。密疾世俗食競。乾沒榮寵。曾作風賦。以見意。後參中山王英軍事。英鍾離敗退。鄉人蘇良沒於賊手。密盡私財以贖之。良既歸。傾資報密。密一皆不受。謂良曰。濟君之日。本不求貨。豈相贖之意也。歷太尉。遷國子博士。肅宗末。通直散騎常侍冠軍將軍。時賊帥葛榮。侵擾河北。裴衍源子邕。敗沒。人情不安。詔密為相州行臺。援守鄴城。莊帝以密全鄴之勳。賞安市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遷平東將軍。光祿大夫。領廷尉少卿。尋轉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靜初。車騎將軍。廷尉卿。在官有平直之譽。出為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興和四年卒。贈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廣州刺史。諡曰靖。

長子儉。字元恭。官至前將軍。太中大夫。卒。

儉弟頤。有才學。亦早卒。

琛同郡張纂。字伯業。祖珍。字文表。慕容寶度支尚書。太祖平中山入國。世祖時。拜中書侍郎。真君元年。關右慰勞大使。二年。拜使持節。鎮西將軍。涼州刺史。卒。贈征東將軍。燕州刺史。諡曰穆。纂頗涉經史。雅有氣尚。交結勝流。太和中。釋褐

李朝請稍遷伏波將軍任城王澄鎮北府騎兵參軍帶魏昌縣令吏民安之後為北中府司馬久之除樂陵太守在郡多所受納聞御史至棄郡逃走於是除名乃卒天平初贈使持節都督冀定二州諸軍事驃騎將軍定州刺史

冀叔感字崇仁有器業不應州郡之命

子宜軌少孤事母以孝聞歷郡功曹州主簿廷昌中釋褐奉朝請冀州征東府長流參軍轉相州中軍府錄事參軍定州別駕後除鎮遠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出為相州撫軍府司馬宜軌性通率輕財好施屬為築圍城與刺史李神有固守之効永安中以功賜爵中山公中興初坐事死於鄴

子子瑜

冀從弟元賓太和十六年出身奉朝請遷員外郎給事中正光中除中堅將軍射擊校尉永安三年卒承熙中外生高敷曹貴達啓贈持節撫軍將軍瀛州刺史

子辨天平中司徒行參軍

高聰字僧智本渤海蓆人曾祖軌隨慕容德徙青州因居北海之劇縣父法昂劉駿車騎將軍王玄謀甥也少隨玄謀征伐以軍功至員外郎早卒聰生而喪母祖母王撫育之大軍攻剋東陽聰徙入平城與將少遊為雲中兵戶嘗因無所不至族祖允視之若孫大加賜給聰涉獵經史頗有文才尤嘉之數稱其美言之朝廷云青州將少遊與從孫僧智雖為孤弱然皆有文情由是與少遊同拜中書博士積十年轉侍郎以本官為高陽王雍友稍為高祖知賞太和十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蕭昭業高祖定都洛陽追詔聰等曰比於河陽勅卿仍屆瀛洛周視舊業依然有懷固欲先之營之使乃薄伐且以贖喪南爾使通在昔乘危幸凶君子弗取是用輟茲前圖遠期來會爰惠六師三川是宅將底居成周永恢皇宇今更造靈書以代往詔比所勅授隨宜變之善勳聖華無替指意使還還通直散騎常侍兼太府少卿轉兼太子左率聰微習弓馬乃以將用自許高祖銳意南討專訪王肅以軍事聰託蕭願以偏裨自効肅首之於高祖故假聰輔國將軍統兵二千與劉藻傳承成道益任其間俱受肅節度同援

滿陽而聰謀怯少威重所經淫掠無禮及與賊交望風退敗與藻等同囚於懸瓠高祖怒死徙平州為民行居瀛州屬刺史王質獲白兔將獻託聰為表高祖見表顧為王肅曰在下那得復有此才而令朕不知也肅曰比高聰北徙此文或其所製高祖悟曰必應然也何應更有此輩世宗初聰復竊還京師六輔之廢聰之謀也世宗親政除給事黃門侍郎加輔國將軍遷散騎常侍黃門如故世宗幸鄴還於河內懷界帝親射矢一里五十餘步侍中高顯等奏伏見親御弧矢臨原弋遠弦動羽馳矢鏃所遠三百五十餘步臣等伏惟陛下聖武自天神藝夙茂巧會鷹虞之節妙盡覆圖之儀威稜攸疊魁兕攝氣才猛所振勅慈弭心足以肅截九區赫服八字矣感事奇迹必宜表述請勒銘射宮永彰聖藝詔曰此乃弓弧小藝何足以示後葉而喉骨近侍苟以為然亦豈容有異便可如請遂刊銘於射所聰為之詞趙修幸聰深朋附及詔追贈修父聰為碑文出入同載觀視碑石聰每見修迎送盡禮聰又為修作表陳當時便宜教其自安之術由是迭相親狎修死聰琛李憑皆被黜落聰亦深用危慮而聰先以疎宗之情曲事高肇竟獲自免肇之力也修之任勢聰傾身事之及修之死言必毀惡茹皓之寵聰又媚附每相招命言笑攜撫公私託仗無所不至每稱皓才識明敏非趙修之儔乃因皓啓請青州鎮下治中公廡以為私宅又乞水田數十頃皆被遂許及皓見戮聰以為死之晚也其薄於情義類皆如此侍中高顯出授護軍聰轉兼其處於時顯兄弟疑聰間構而求之聰居兼十餘旬出入機要言即真無遠慮藉貴因權就於聲色賄納之音聞於遐邇中尉崔亮知肇微恨遂面陳聰罪世宗乃出聰為平北將軍并州刺史聰善於去就知肇嫌之側身承奉肇逆待之如舊聰在并州數歲多不率法又與太原太守王椿有隙再為大使御史舉奏肇每以宗私相援事得緩緩世宗末拜散騎常侍平北將軍肅宗踐祚以其素附高肇出為幽州刺史將軍如故尋以高肇之黨與王世弼高緯李憲崔暹等氣之為中尉元匡所彈肅太后並特原之聰遂停廢于家斷絕人事唯修營園果以聲色自娛久之拜光祿大夫加安北將軍聰心望中書令然後出作青州願竟不果正光元年夏卒年六十九肅太后聞其病遣主書

聞之。聽對使者。歔歔慟泣。及聞其亡。嗟悼良久。言朕既無福。大臣殞喪。且其與朕父南征。契濶戎旅。特可感念。贈布帛三百匹。冰一車。贈撫軍將軍。青州刺史。諡曰獻。聰有妓十餘人。有子無子。皆注籍爲妾。以悅其情。及病。不欲他人得之。並令燒指吞炭。出家爲尼。聰所作文筆二十卷。別有集。

子長雲。字彥鴻。起家秘書郎。太尉主簿。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建義初。於河陰遇害。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

長雲弟叔山。字彥甫。司徒行參軍。稍遷寧朔將軍。越騎校尉。卒。贈太常少卿。

史臣曰。甄琛以學尚刀筆。早樹聲名。受過三朝。終至崇重。高聰才尚見知。名位顯著。而異軌同奔。咸經於危覆之轍。惜乎。

魏書卷六十八

魏書卷六十八考證

甄琛傳。遂從許叡。李彪。假書研習。聞見益優。○許叡。李彪。北史作許赤彪。僧林。終於鄉里。○臣服。按僧林。既不著爲甄琛何人。又止終於鄉里四字。亦成一附傳。史家荒率如此。

魏書卷六十八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五十七

崔休 裴廷儔 袁謙

崔休字惠威清河人御史中丞連之玄孫也祖豐和仕劉義隆為員外散騎侍郎父宗伯世宗初追贈清河太守休少孤貧燭然自立舉秀才入京師與中書郎宋弁通直郎邢劼雅相知友尚書王凝欽其人望為長子憐休姊婚以貨財由是少接高祖納休妹為嬪以為尚書主客郎轉通直正員郎兼給事黃門侍郎休好學涉歷書史公事軍旅之隙手不釋卷榮尚先達愛接後來常參高祖侍席禮遇次于宋郭之輩高祖南伐以北海王為尚書僕射統留臺事以休為尚書左丞高祖詔休曰北海年少未閑政績百揆之務便以相委轉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後從駕南行及車駕還幸彭城汎舟泗水詔在侍筵觀者榮之世祖初休以第亡祖父未葬固求渤海於是除之性嚴明雅長治體下車先戮豪猾數人廣布耳目所在姦盜莫不擒翦百姓畏之寇盜止息清身率下渤海大治時大儒張吾貴有威名於山東西方學士咸相慕慕弟子自遠而至者恆千餘人生徒既衆所在多不見容休乃為設粗豆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儒者稱為口實入為吏部郎中遷散騎常侍權兼選任休愛才好士多所拔擢廣平王懷毅引談宴世宗責其與諸王交遊免官後除龍驤將軍洛州刺史在州數年以母老辭州許之尋行幽州事徵拜司徒右長史休聰明彊濟雅善斷決懷府多事辭訟盈几剖判若流殊無滯滯加之公平清深甚得時談復除吏部郎中加征虜將軍冀州大中正遷光祿大夫行河南尹肅宗初即真加平東將軍尋除平北將軍幽州刺史進號安北將軍遷安東將軍青州刺史青州九郡民單獨奉伯徵劉通等一千人上書訟休德政遷太后善之休在幽青州五六年皆清白愛民甚著聲績二州懷其德澤百姓追思之徵為安南將軍度支尚書尋進號撫軍將軍七兵尚書又轉殿中尚書休久在臺閣明習典禮每朝廷疑議咸取正焉時公咸相謂曰崔尚書下意威我不能異也正光四年卒年五十二

贈帛五百匹贈車騎將軍尚書僕射冀州刺史諱文貞侯休少而謙退事母孝謹及為尚書子仲文納丞相雅第二女女妻領軍元義長庶子秘書郎雅舒扶特二家志氣微改內有自得之心外則陵藉同列尚書令李崇左僕射蕭寶實右僕射元欽皆以雅義之故每憚下之給休母房氏欲以休女妻其外孫邢氏休不欲乃違其母情以妻義子議者非之休有九子長子儂字長儒武定中七兵尚書武城縣開國公

儂弟仲文散騎常侍

仲文弟叔仁性輕俠重祿期歷通直散騎侍郎司徒司馬散騎常侍出為驃騎將軍潁州刺史以貪汙為御史所劾與和中賜死於宅臨刑賦詩與諸弟訣別而不及其兄以其不甚營救故也

叔仁弟叔義孝莊時為尚書庫部郎坐兄儂鑄錢事殺合家逃遁數日叔義遂見執獲時城陽王徽為司州牧臨淮王或以非其身罪驟為致言徽不從乃殺之

叔義弟子侃以竊級為中書郎為尚書左丞和子岳彈糾失官後兼通直常侍使於蕭衍還路病卒

子侃弟子韋武定末東莞太守卒

子韋弟子約開府祭酒

休弟黃字敬禮太子舍人早卒贈樂安太守妻安樂王長樂女晉寧主也貞烈有德行

子長謙好學修立少有令名仕歷給事中仍還鄉里久之刺史尉景取為開府諮議參軍事晚頗以酒為損天平中被徵兼主客郎接蕭衍使張舉等後兼散騎常侍使蕭衍還卒於宿豫時人歎惜之以死王事贈驃騎將軍南青州刺史裴廷儔字平子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徵之八世孫曾祖天明諮議參軍并州別駕祖雙虎河東太守卒贈平遠將軍雍州刺史諱曰順父崧州主簿行平陽郡事以平陽賊丁靈功贈東雍州刺史廷儔少偏孤事後母以孝聞涉獵墳史頗有才筆舉秀才射策高第除著作佐郎遷尚書儀曹郎轉殿中郎太子洗

馬又領本邑中正及太子友太子恂廢以官官例免頃之除太尉兼太子中舍人世宗初為散騎侍郎尋除雍州平西府長史加建威將軍入為中書侍郎時世宗專心釋典不事墳籍延備上疏諫曰臣聞有堯文思欽明稽古燭舜禮道慎典作聖漢光神教軍中讀書魏武英規馬上說籍先帝天縱多能克文克武營運謀伐手不釋卷良以經史義深補益處廣雖則劬勞不可暫輟斯乃前王之美實後王之水鏡善足以遺惡足以誡也陛下道悟自深淵鑒獨得昇法座於震闈釋覺善於日字凡在聽矚屢啟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六籍軌俗之本蓋以訓物有漸應時匪妙必須先嚴後積乘近即遠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真俗斯暢後除司州別駕加鎮遠將軍及詔立明堂羣官博議延備獨著一堂之論太傅清河王擇時典衆議讀而笑曰子故欲遠符僕射也兼太子中庶子尋即正別駕如故加冠軍將軍肅宗初遷散騎常侍監起居注加前將軍又加平西將軍除廷尉卿轉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民陵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時水旱不調民多飢餓延備調疏通舊跡勢必可成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水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為利十倍百姓至今頌之又命主簿鄭暉修起學校禮教大行民歌謠之在州五年考績為天下最延備繼母隨延備在劇時遇重患延備尋求侍母還京療治至都未幾拜太常卿時汾州山胡特險寇竊正平平陽二郡尤被其害以延備兼尚書為西北道行臺節度討胡諸軍尋遇疾勅還三疆羣蠻寇掠不已車駕欲親征之延備乃於病中上疏諫請尋除七兵尚書安南將軍從殿中尚書加中軍將軍轉散騎常侍中書令御史中尉又以本官兼侍中吏部尚書延備在臺閣守職而已不能有所裁斷直繩也莊帝初於河陰遇害贈都督雍岐豳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本將軍雍州刺史

子元直尚書郎中

元直第敬猷員外常侍兄弟並有學尚與父同時遇害元直贈光州刺史敬猷妻丞相高陽王雍外孫超贈尚書僕射

延備從叔桃弓亦見稱於鄉里

子夙字買與沉雅有器識儀望甚偉高祖見而異之自司空主簿轉尚書左主客郎中時吏部尚書任城王澄有知人鑒每歎美夙以遠大許之高祖南伐為行臺吏部郎仍除征北大將軍穆亮從事中郎轉為河北太守以忠恕接下百姓感之卒於郡年四十三

長子範字宗模早卒

範子凝字長儒卒於武平鎮將

範弟昇之鑿武定末昇之太尉據鑿司徒右長史

延備從祖弟賈字元賓起家奉朝請轉北中府功曹參軍世宗初南絳縣令稍遷并州安北府長史入為中散大夫領尚書考功郎中時汾州吐京羣胡薛羽等作逆以賈兼尚書左丞為西北道行臺值別將李德龍為羽所破賈入汾州與刺史汝陰王景和及德龍率兵數千憑城自守賊併力攻逼詔遣行臺裴延備大都督章武王融都督宗正珍孫等赴援時有五城郡山胡馮宜都賀悅回成等以妖妄惑眾假稱帝號服素衣持白傘白幡率諸逆眾於雲臺郊抗拒王師融等與賊戰賊乘勝圍城賈率將士出戰大破之於陣斬回成復誘導諸胡令斬送宜都首又山胡劉龜升自云聖術胡人信之咸相影附旬日之間逆徒還振德龍欲拔城賈不許德龍等乃止景和薨以賈為汾州刺史加輔國將軍行臺如故都督高防來援復敗於百里候先是官粟貸民未及收聚仍值寇亂至是城民大飢人相食賊知倉庫空虛攻圍日甚死者十三四賈以飢窘因與城人奔赴西河汾州之治西河自賈始也時南絳蜀陳雙熾等眾聚反自號建始王與大都督長孫雅宗正珍孫等相持不下詔良解州為慰勞使轉太中大夫本部中正孝莊末除光祿大夫介朱榮死榮從子天光擁眾關西乃詔賈持節假安西將軍潼關都督又兼尚書為河東恆農河北宜陽行臺以備之前廢帝時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尋轉衛將軍又加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轉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出帝末除汲郡太守孝靜初衛大將軍太府卿天平二年秋卒時年六十一贈使持節都督雍華二州諸軍事吏部尚

書本將軍雍州刺史。諡曰貞。又重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尚書僕射。餘如故。

子叔社。武定末。太子洗馬。

賈從父兄子慶孫。字紹遠。少孤。性備儻。重然諾。釋褐員外散騎侍郎。正光末。汾

州吐京羣胡薛悉公。馬騰騰。並自立為王。聚黨作逆。乘至數萬。詔慶孫為募人

別將。招率鄉衆。得戰士數千人。以討之。胡賊屢來逆戰。慶孫身先士卒。每摧其

鋒。遂深入至雲臺郊。諸賊更相連結。大戰郊西。自旦及夕。慶孫身自突陳。賊王

郭康兒。賊衆大潰。勅徵赴都。除直後。於後賊復鳩集。北連蠡升。南通絳蜀。凶

徒轉威。復以慶孫為別將。從軹關入討。至齊子橫東。賊帥范多范安族等。率衆

來拒。慶孫與戰。復斬多首。乃深入二百餘里。至陽胡城。朝廷以此地被山帶河。

衿要之所。肅宗末。遂立邵郡。因以慶孫為太守。假節輔國將軍。當郡都督。民經

賊亂之後。率多逃竄。慶孫務安緝之。咸來歸業。永安中。還朝。除太中大夫。尙朱

榮之死也。世隆擁衆北渡。詔慶孫為大都督。與行臺源子恭率衆追擊。軍次太

行。而慶孫與世隆密通。事泄。追還河內而斬之。時年三十六。慶孫任俠有氣。鄉

曲壯士及好事者。多相依附。撫養咸有恩紀。在郡之日。值歲饑凶。四方遊客。常

有百餘。慶孫自以家種。性雖屬武。愛好文流。與諸才學之士。咸相交結。輕

財重義。座客常滿。是以為時所稱。

子子盤。永安中。太尉行參軍。

延備從弟仲規。少好經史。頗有志節。起家奉朝請。領侍御。咸陽王禧為司州

牧。辟為主簿。仍表行建興郡事。車駕自代還洛。次於郡境。仲規備供帳。朝於路

側。高祖詔仲規曰。朕開置神畿。望爾一重。卿既首應。司隸美舉。復督我名邦。

何能自致也。仲規對曰。陛下窮神盡聖。應天順民。棄彼玄壤。來宅紫籙。臣方罄

心力。驩馬吳會。冀功銘帝籍。勳書王府。豈一郡而已。高祖笑曰。冀卿必副此言。

車駕還河梁。見咸陽王謂曰。昨得汝主簿。為南道主人。六軍豐贍。元第之寄。殊

副所望。尋除司徒主簿。仲規父在鄉疾病。棄官奔赴。以違制免。久之。中山王英

叔義亦有學行。高祖末。除兗州安東府外兵參軍。累遷太山太守。為政清靜。吏

民安之。遷司空從事中郎。正光五年夏卒。時年五十七。贈征虜將軍。東秦州刺

史。諡曰宣。

子景融。字孔明。篤學好屬文。正光初。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永安中。秘

書監李軌。以景融才學。啓除著作佐郎。稍遷輔國將軍。諫議大夫。仍領著作。出

帝時。議孝莊諡事。遂施行。時詔撰四部要略。令景融專典。充無所成。元象中。儼

同高岳。以為錄事參軍。第景融被劾。廷尉獄。景融入選。吏部擬郡。為御史中丞。

崔暹所彈。云其貪昧苟進。遂坐免官。武定四年冬病卒。年五十。景融卑退廉謹。

無競於時。雖才不稱學。而緝綴無倦。文詞汎濫。理會處寡。所作文章。別有集錄。

又造郡都督都賦云。

景頴頗有學尚。起家汝南王開府行參軍。孝莊初。為廣州防蠻別將。行廣漢郡

事。元頴入洛。與刺史鄭先護據州起義。事畢。賜爵保城子。以軍功稍遷太尉從

事中郎。轉諸議參軍。孝靜初。徙司空長史。在官貪穢。武定二年。為中尉。崔暹所

劾。事下廷尉。遇疾死於獄。年四十五。

仲規第子伯珍。歷襄威將軍。員外散騎郎。西河太守。孝靜初。為平東將軍。樂陽

太守。卒官。時年三十二。贈本將軍雍州刺史。

延備族子禮和。解褐員外散騎侍郎。遷謁者僕射。身長九尺。腰帶十圍。於羣衆

之中。魁然有異。出為陳留太守。卒於金紫光祿大夫。

延備族兄韋。字外興。以操尚貞立。為高祖所知。自著作佐郎出。為北中府長史。

時高祖以韋與中書侍郎崔亮。並清貧。欲以幹祿優之。乃以亮帶野王縣。韋帶

溫縣。時人榮之。轉尚書郎。遷太尉諸議參軍。出為平秦太守。卒。贈冠軍將軍。洛

州刺史。

子子袖。稷關西。

延備族人瑗。字珍寶。太和中。析屬河北郡。少孤貧。而清苦自立。太守司馬悅召

為中正。悅為別將軍征義陽。引為中兵參軍。瑗夙夜恭勤。為悅所知。軍還。除奉

意愛每隨例恆辭多受少何悅虛竭遠來奉實悅雖性理不恆然亦相賞愛悅
遷太尉請為從事中郎轉驍騎將軍肅宗末出為汝南太守不行轉太原太守
屬肅宗崩余朱榮初謀赴洛預其事封五原縣開國子邑三百戶尋行并州
事轉平北將軍殷州刺史李靜初除衛將軍東雍州刺史與和元年卒年七十
三

子夷吾武定末徐州驍騎府長史參軍

袁綱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父宣有才筆為劉或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皇興
中東陽州平隨文秀入國而大將軍劉昶每提引之言是其外祖淑之近親令
與其府諮議參軍袁濟為宗宣時孤寒甚相依附及綱兄弟官顯與濟子沈演
遂各凌競沈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綱少以才學擅美一時初為奉朝請景明
初李彪在東觀綱為徐乾所屬彪引兼著作佐郎以參史事及乾被徙尋解後
遷司徒祭酒揚烈將軍尚書殿中郎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
論律令綱與門下錄事常景孫紹廷尉監張虎律博士侯堅固治書侍御史高
練前將軍軍刑曹李車都尉程靈虬羽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登宋世景員外
郎李爽之太樂令公孫榮等並在議限又詔太師彭城王勰司州牧高陽王雍
中書監京兆王愉前青州刺史劉芳左衛將軍元麗兼將作大匠李觀國子祭
酒鄭道昭廷尉少卿王顯等入預其事後除豫州中正是時修明堂辟雍綱
曰謹案明堂之義古今諸儒論之備矣其端競構莫適所歸故不復遠引經傳
傍探紀籍以為之證且論意之所同以綱詔耳蓋唐虞已上事難該悉夏殷
已降校可知之謂典章之極莫如三代郁郁之盛從周斯美制禮作樂與刑在
焉遠風餘烈垂之不朽案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統
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儀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
布散班時有堂下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體既而世衰禮壞法度稍弛
正義殘陳妄說紛然明堂九室者自戴禮探求漢周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
欲為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
數以為之室德行是於今雖有不同時說顯然本例著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

實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為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
此制猶疑有謬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復廟重屋八達九
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
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
居用之禮此為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
復拘於載籍且鄭玄之詰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故得之遠矣覽
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著明確乎難奪諒足以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
舊法也伯嘯撰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遠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晉書紀
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觀夫今之基址猶
或粵粵高卑廣狹頗與載禮不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
復乖虛祭之義進退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穿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並非
經典正義皆以意妄作茲為不典學家常談不足以範時軌世皇代既乘乾統
曆得一取廢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四彼三代使百世
可知豈容虛造子氏放篇之浮說徒撰經紀雅語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權構指
畫妄圖儀刑宇宙而貽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未皆允帖繕修草創以意良多
事務禮變所存者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規度
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梭換非一良以承法為難數改為易何為宮室府庫
多因故迹而明堂辟雍獨違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復班訪遠輒輕率
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語無失典刑謹備學
疎遺愆謬誤後讓邊邊戊事綱議曰臣聞兩漢嘗於西北魏晉備在東南是以
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是賴溫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沙漠當陽鉅平
績流於江漢紀籍用為美談今古以為威德自皇上以敷明憲御風變化遠成
厲秋霜惠澤春露故能使淮海輪誠華陽即序連城饋面比屋歸仁懸車劍閣
豈伊曩載鼓鑠金陵復在茲日然荆揚之牧宜盡一時才望梁鄧之君尤須當
今秀異自比綠州郡官至便登壇場統戎階當即用或值機德凡人或遇食
策應子不識字民溫恤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戍邊多置帥領或用其

左右姻親或受人財貨請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值疆敵。卽爲奴虜。如有執獲。奪爲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爾草木之作。無不搜管窮盡。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耘草平陸。販買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稼既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績。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常十七八焉。是以吳楚間。嘗此虛實。皆云糧匿兵疲。易可乘擾。故驅率犬羊。屢犯疆場。頻年以來。甲冑生蟻。十萬在郊。千金日費。爲弊之深。一至於此。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夫深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本。既失之在始。庸可止乎。愚謂自今以後。荆揚徐豫梁益諸蕃。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能統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能懷遠。撫循將士。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修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於其任。以時褒賚。厲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獎其得士。嘉其誠節。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林日富。經略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卽加顯戮。用彰其罪。所舉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庸。罰其僞薄。如此。則舉人不得挾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既審。沮勸亦明。庶邊患永消。機議攸息矣。遭母憂去職。熙平初。除冠軍將軍。廷尉少卿。尋加征虜將軍。後出爲平陽太守。職爲廷尉。頗有不平之論。及之郡。甚不自得。遂作思歸賦。曰。日色黯今高山之岑。月途覆而未皎。覆值月而成陰。望他鄉之阡陌。非舊國之池林。山有木而蔽月。川無梁而復深。慢浮雲之弗限。何此恨之難禁。於是雜石爲峯。諸烟共色。秀出無窮。煙起不極。錯雜花而似繡。網遊絲其如織。蝶兩戲以相追。燕雙飛而鼓翼。想驪馬之悠悠。歎征夫之未息。爾乃臨峻壑。坐層阿。北眺羊腸。南屈南望。龍門嵯峨。躡千重以聳翠。橫萬里而揚波。遠彈聲與麀麀。定鱗鱗及龜。最彼曖然。今章洛。此避矣。今關河。心鬱鬱兮徒傷。思搖搖兮空滿。思故人兮不見。神翻覆兮魂斷。斷魂兮如亂。憂來兮不散。俯鏡兮白水。水流兮漫漫。異色兮縱橫。奇光兮爛爛。下對兮碧沙。上觀兮青岸。岸上兮飈風。駭覆兮綠氣。風搖枝而爲弄。日照水以成文。行復行兮川之畔。望復望兮望夫君。君之門兮九重門。

余之別兮千里分。願一見兮導我意。我不見兮君不聞。曉情况兮知何語。氣疎戾兮獨禁緝。彼爲馬之無知。尙有情於南北。雖吾人之國鄙。豈忘懷於上國。去上國之美人。對下邦之鬼域。形既同於魍魎。心匪殊於發賊。欲修之而難化。何不殘之云刺。知進退之非可。徒終朝以默默。願生還於洛濱。荷天地之厚德。神龜未還。冠軍將軍涼州刺史。時蠕蠕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並以國亂來降。朝廷問安置之所。蠕蠕表曰。謬以非才。忝荷邊任。優垂訪逮。安置蠕蠕主阿那瓌。婆羅門等處。所遠近利害之宜。竊惟匈奴爲患。其來久矣。雖隆周威漢。莫能障服。衰弱則降。富彊則叛。是以方叔召虎。不違自息。衛青去病。勦亦勞止。或修文德以來之。或與干戈以伐之。而一得一失。利害相侔。故呼韓來朝。左賢入侍。史籍謂之盛事。千載以爲美談。至于皇代。勃興威馭四海。爰在北京。仍梗疆場。自卜惟洛食。定鼎伊瀍。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蠕蠕衰微。高車彊盛。蠕蠕則自救靡暇。高車則僻遠西北。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王喪民離。不絕如綫。而高車今能終雪其恥。復摧蠕蠕者。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頓滅故也。然觀此兩敵。卽卜莊之算。得使境上無塵。數十年中者。抑此之由也。今蠕蠕爲高車所討滅。外邊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期而至。百姓歸誠。萬里相屬。進希朝廷哀矜。剋復宗社。退望庇身有道。保其妻兒。雖乃遠夷荒桀。不識信順。終無純固之節。必有孤負之心。然與土繼絕。列聖同規。撫降卹附。綿經共軌。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則損我寶儲。來者既多。全從內地。非直其情不願。迎送艱難。然夷不亂華。殷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且蠕蠕尙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審上國。若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於上。民散於下。而餘黨實繁。部落猶衆。處處葦布。以望今主耳。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盜爲資。陵奪爲業。河西捍禦疆敵。唯涼州敦煌而已。涼州土廣民希。糧仗素闕。敦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豈立令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旦伊夕。愚謂蠕蠕二主。皆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那瓌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敢輒陳。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

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抵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歲。婆羅門於事為便。即可永為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加以配衣。仍令監護。婆羅門。凡諸州鎮。應徙之兵。隨宜割配。且田且戍。雖外為置。燔燔之舉。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與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徙渡流沙。即是我之外蕃。高車勦敵。西北之虞。可無慮。如其姦回。返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為通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先據西海。奪我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憂其終。噬臍之恨。悔將何及。愚見如允。乞遣大使。往涼州燉煌。及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閱亭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練糧仗。部分見定。處置得所。入春。西海之間。即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海北垂。即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為羣。正是蠶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藉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微似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射獵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復內備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管窺所陳。懼多孟浪。時朝議是之。遷拜吏部郎中。加平南將軍。光祿大夫。以本將軍出為齊州刺史。無多政績。孝昌中。除安南將軍。中書令。領給事黃門侍郎。與徐紇俱在門下。並掌文翰。魏既才學名重。又善附會。亦為靈太后所信待。是時。蠻賊充斥。六軍將親討之。魏乃上表諫止。後蕭寶夤大敗於關西。魏上表請為西軍死亡將士舉哀。存而遺者。并加賑養。後拜度支尚書。尋轉都官。魏表曰。臣往忝門下。與侍慢。同時流輩。皆以出離左右。蒙數階之陞。唯臣奉辭。非但直去黃門。今為尚書後。更在中書令下。於臣庸朽。誠為叨濫。準之倫匹。或有未盡。竊惟安南之與金紫。雖是異品之隔。實有半階之校。加以尚書清要。位通顯。準秩論實。似加少進。語望比官。人不願易。臣自揆自顧。力極求此。伏願天地成造。有始有終。矜臣疲病。乞臣骸骨。願以安南尚書。換一金紫。時天下多事。魏雖外請閑秩。而內有求進之心。識者怪之。於是加撫軍將軍。肅宗靈太后曾燕於華林園。舉觴謂羣臣

曰。袁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為盡之。侍座者莫不羨仰。魏名位俱重。當時賢達。咸推與之。然獨善其身。無所攀援。排抑後進。懼其凌已。論者鄙之。建義初。遇害於河陰。年五十三。所著文筆百餘篇。行於世。贈使持節。侍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嫡子寶首。武定中。司徒記室參軍。

寶首兄叔德。武定末。太子中舍人。魏弟驥。語在文苑傳。

驥弟驥。本州治中別駕。豫州冠軍府司馬而卒。

驥弟昇。太學博士。司徒記室。尚書儀曹郎中。正員郎。通直常侍。驥死後。昇通其妻。魏惡。為之發病。昇終不止。時人鄙之。亦於河陰見害。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史臣曰。崔休立身有本。當官著聞。朝之良也。裴儻器業位望。有可稱乎。袁翻文高價重。其當時之才秀歟。

魏書卷六十九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五十八

劉藻

傅永

傅豎眼

李神

劉藻字彥先廣平易陽人也。六世祖遐從司馬敷南渡。父宗之劉裕盧江太守。藻涉獵羣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永安中。與婦夫李凝俱來歸國。賜爵易陽子。擢拜南都主書。號為稱職。時北地諸羌數萬家。恃險作亂。前後牧守不能制。恣暴之徒。並無名實。朝廷患之。以藻為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咸來歸附。藻書其名籍。收其賦稅。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雍州刺史。先是。氏豪徐成楊黑等。驅逐鎮將。故以藻代之。至鎮。擒獲成黑等。斬之以徇。羣氏震懼。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為鎮將。詔曰。選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敘。在任八年。遷離城鎮將。太和中。改鎮為岐州。以藻為岐州刺史。轉秦州刺史。秦人恃險。率多亂暴。或拒課輸。或害長吏。自前守宰。率皆依州邊領。不入郡縣。藻開示恩信。殊戮豪橫。羌氏憚之。守宰於是始得居其舊所。遇車駕南伐。以藻為東道都督。秦人紛擾。詔藻還州。人情乃定。仍與安南將軍元英征漢中。頻破賊軍。長驅至南鄭。垂平梁州。奉詔還軍。乃不果克。後車駕南伐。以藻為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為東道別將。辭於洛水之南。高祖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才非古人。庶亦不留賊虜而遭陛下。輒當驅曲阿之酒。以待百官。高祖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後與高聰等戰。俱徙平州。景明初。世宗追錄舊功。以藻為太尉司馬。是年六月卒。年六十七。贈錢六萬。子紹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託劉騰。騰啓為其國郎中令。襲子爵。稍遷本州別駕。司空屬。以事免官。建義初。紹珍尋除太中大夫。永安二年。除安西將軍。河北太守。遺朝久之。拜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出為黎陽太守。所在無政績。天平中。坐子尚書郎洪業入於關中。率眾擾。伏法。

傅永字脩期。清河人也。幼隨叔父洪仲。與張幸自青州入國。尋復南奔。有氣幹。季勇。遺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與之書而不能答。請於洪

仲。洪仲深譏之。而不為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筆。自東陽禁院為崔道固城局參軍。與道固俱降。入為平齊民。父母並老。飢寒十數年。賴其強於人事。戮力備巧。得以存立。晚乃被召。兼治禮郎。詣長安。拜文明太后父燕王。廟令賜爵員丘男。加伏波將軍。未幾。除中書博士。又改為議郎。轉尚書考功郎中。為大司馬從事中郎。尋轉都督任城王澄長史。兼尚書左丞。王肅之為豫州。以永為建武將軍。平南長史。咸陽王禧慮肅難信。言於高祖。高祖曰。已選傅修期為其長史。雖威儀不足。而文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以肅為高祖眷遇。盡心事之。情義至穆。肅遣將魯康祚趙公政。乘號一萬。侵豫州之太倉口。肅令承勅甲士三千擊之。時康祚等軍於淮南。承合淮北十有餘里。承量異。楚之兵。好以斫營為事。即夜分兵二部。出於營外。又以賊若夜來。必應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承既設伏。乃密令人以氈或火。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之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承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祚等奔趨淮水。火既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承所置之火而爭渡。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生擒公政。康祚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屍。斬首。并公政送京師。公政岐州刺史超宗之從兄也。時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來。使楚王戍。適還州。肅復令大討之。承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至即令填塞外。野。夜伏戰士一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江於城東列陣。將置長圍。承所伏兵。於左道擊其後軍。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陣。自率精甲數千救之。承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更開門奮擊。遂摧破之。叔業進退失圖。於是奔走。左右欲追之。承曰。騎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喪其膽。存此足矣。何假逐之。獲叔業拿扇鼓。暮甲仗萬餘。兩月之中。遂獻再捷。高祖嘉之。遣謁者就豫州策拜永安。遣將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員丘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高祖每數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羅布。唯傳修期耳。裴叔業又圍潁陽。時高祖在豫州。遣承為統軍。與高聰劉藻成道。益任莫問等。往救之。軍將逼賊。承曰。先深溝固壘。然後圖之。賊等不從。承管轄重。便擊之。一戰而敗。賊等棄甲。徑奔懸瓠。承獨收散卒徐遠。賊追至。又設伏擊

之控其鋒銳四軍之兵多賴之以免承至懸孤高祖俱饋之聽藥徒為邊民承免官爵而已不經旬日詔曰修期在後少有擒殺可揚武將軍汝陰鎮將帶汝陰太守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歸國密通於承承具表聞及將迎納詔承為統軍與楊大眼裴康生等諸軍俱入壽春同日而承在後故康生大眼二人並實列土承唯清河男蕭寶卷將陳伯之便通壽春恐滋為寇時司徒彭城王勰廣陵侯元衍同鎮壽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臺援不至深以為憂詔遣承為統軍領汝陰之兵三千人先援之承總勒士卒水陸俱下而淮水口伯之防之甚固承去二十餘里牽船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趨淮下船便渡適上南岸賊軍亦及會時已夜承乃潛進曉遣壽春城下襲行關外有軍共上門樓觀望然不意承至承免官乃信之遂引承上觀謂承曰北望以久恐洛陽難復可見不意卿能至也承引軍入城承曰執兵被甲固敵是求若如教言便共嚴下同被圍守豈是救授之意遂孤軍城外與裴并勢以擊伯之頗有剋捷中山王英之征義陽承為軍期將軍統軍當長圍逼其南門蕭衍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承謂英曰凶豎承突意在決戰雅山形要宜早據之英沉吟未決承曰機者如神難過易失今日不往明朝必為賊有雖悔無及英乃分兵逼夜築城於山上遣統軍裴瓌等列陳於山下以防之至曉仙琕果至瓌等戰敗築城者悉皆奔退仙琕乘勝直趨長圍義陽城人復出挑戰承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擄甲揮戈單騎先入唯有軍主蔡三虎副之餘人無有及者突陳橫過賊射承胸其左股承拔箭復入遂大破之斬仙琕于仙琕燒營席卷而遁英於陳謂承曰公傷矣且遣營承曰曾漢租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既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為露板意謂不可令承改之承亦不增文彩直與之改陳列軍儀處置形要而已而英深賞之歎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亦不能守矣還京復封承先有男爵至是以品不累加賜帛二千疋除太中大夫行秦梁二州事代邢辯鎮漢中後還京師於路除恆農太守非心所樂時英東征鍾離連表請承求以為將朝廷不聽

承每言曰文淵充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此郡深用扼腕然於治民非其所長故在任無多聲稱未幾解郡還為太中大夫行南青州事遷左將軍南兗州刺史猶能馳射盤馬奮精時年踰八十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還京拜平東將軍光祿大夫熙平元年卒年八十三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承嘗登北邙於平坦處奮精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冲王肅欲葬附其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遺勅于叔偉曰此吾之承宅也承妻賈氏留於本鄉承至代都娶妻馮氏生叔偉及數女賈後歸平城無男唯一女馮恃子事賈無禮叔偉亦奉賈不順賈常忿之馮先承亡及承之卒叔偉稱父命欲葬北邙賈疑叔偉將以馮合葬賈遂求歸葬承於所封貝丘縣事經司徒胡國珍本與承同經征役感其所慕許叔偉葬焉賈乃邀訴豐太后豐太后遂從賈意事經朝堂國珍理不能得乃葬於東清河又承昔營宅北葬父母於舊鄉賈於此遷徙之與承同處承宗親不能抑葬已數十年矣棺為桑棗根所透東去地尺餘甚為周固以斧斫所出之於坎時人咸怪未三年而叔偉亡叔偉九歲為州主簿及長膂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又能立馬上與人角鬥見者以為得承之武而不得承文也

正光中叔偉子豐生襲封

傳豐眼本清河人七世祖伯子遷石虎太常祖父融南徙渡河家于營陽為鄉閭所重性豪爽有三子豐慶豐根豐越並有才力融以此自負謂足為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之有一人對曰唯有傳豐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唯有傳豐根可以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唯傳豐越可解此文融意謂其三子文武才幹堪以為承當世常密謂鄉人曰汝聞之不為融之子有三豐此國賊之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之士多相歸附劉駿將蕭城王玄謨寇碭磔時融始死玄謨強引豐慶為軍主將攻城攻車為城內所燒豐慶懼軍法詐云傷重令左右與之還營遂與壯士數十騎遁城玄謨命追之左右諫曰豐慶兄弟並有雄才兼其部曲多是壯勇如彭越戶生之徒皆一當數十人援不虛發不

可通也。不如殺之。玄讓乃止。豐慶至東。遂與二弟匿於山澤之間。時豐慶從叔乾愛。爲城法曹參軍。城遭乾愛誘呼之。以腰刀爲信。密令壯健者隨之。而乾愛不知城之欲圖豐慶也。既至豐慶閭。對坐未久。城所遣壯士執豐慶殺之。豐慶將死。與母崔氏訣。言法曹殺人不可忘也。豐根豐越奔河北。豐越至京師。高宗見而奇之。豐越因說齊民暴化。齊州可平。高宗大悅。拜豐越鎮遠將軍。齊州刺史。貝丘子。鎮羊蘭城。豐根爲臨齊副將。鎮明潛。豐越北入之。後母崔氏遇赦免。劉豐悉豐越在邊。獲勳三齊。乃以豐越叔父琰爲冀州治中。乾愛爲樂陵太守。樂陵與羊蘭隔河相對。命琰遣其門生與豐越婢。詐爲夫婦。投化以招之。豐越與母分離。思慕。遂與豐根相要。南走。豐越與羊蘭書兵相舉。乾愛遣船迎之。得免。豐根差期。不得俱渡。臨齊人覺知。劉新殺之。乾愛出郡。豐越聞豐根愆期之狀。而豐越殊不應答。但言不知而已。乾愛不以爲惡。勅左右出匣中烏皮袴。謂令豐越代所常服。豐越言不須。乾愛云。汝豈可著體上衣服見垣公也。時垣讓之。爲刺史。豐越奮聲言。垣公。著此當見南方國主。豈垣公也。竟不肯着。及至丹陽。劉勳見而禮之。拜員外郎。兗州司馬。帶魯郡。而乾愛亦遷青冀司馬。帶魏郡。使二人俱還。豐越意恆欲爲兄復讐。而乾愛初不疑防。知乾愛嗜雜肉羹菜食。乃爲作之下。以毒藥乾愛飯。運而卒。使數年而豐越爲太原太守。成升城。使舉兵。同劉勳。子勳。以豐越爲前軍將軍。子勳敗。豐越軍衆散。亡。爲劉勳將王慶之。軍人所擒。厲聲曰。我傳豐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慶之生送詣或輔國府司馬劉勳。勳躬自慰勞。詰其叛逆。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勳又問四方阻逆。無職不擒。主上皆加以大恩。即其才用。卿何不早歸天關。乃逃命草間。子。豐越答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委付于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然事之始末。備嘗參預。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勳壯其意。送詣建康。劉勳欲加厚賞。豐越辭對如一。終不回改。乃殺之。豐根即豐越子也。沉毅壯烈。少有父風。入關。鎮南王蕭見而異之。且奇其父節。傾心禮敬。表爲參軍。從蕭征伐。果有戰功。稍遷。蕭事中。步兵校尉。左中郎將。常爲統軍。東西征伐。世業時。蕭建武將軍。討揚州賊。破之。仍鎮於合肥。蕭行民歸之者數千戶。使武

與氏楊集義反叛。推其兄子紹先爲主。攻圍關城。樂州刺史邢懷遠。豐眼討之。集義乘夜戰。頻破走之。乘勝追北。仍剋武興。還洛。詔假節行南兗州事。豐眼善於統撫。南人多歸之。轉昭武將軍。益州刺史。以州初置。境邊巴獠。給羽林虎賁三百人。連號冠軍將軍。及高華伐蜀。假豐眼征虜將軍。持節領步兵三萬。先討北巴。蕭衍聞大軍西伐。遣其軍州刺史任太洪。從陰平偷路入益州北境。欲擾動氏蜀。以絕運路。乘國隸班師。遂扇誘土民。奄破東洛。除口二戍。因此詐言南軍繼至。氏蜀信之。倉然從逆。太洪率氏蜀數千。圍通關城。豐眼遣軍期將軍成與孫討之。軍次白巖。太洪遣其輔國將軍任頌北等。率衆一千。邊險拒戰。在虎徑南山。連置三營。與孫分遣諸統。隨便掩擊。皆破之。太洪又遣軍主邊昭等。率氏蜀三千。攻通與孫。與孫力戰。爲流矢所中。死。豐眼又遣統軍婁喜。率元度從東巖。潛入。回出西巖。邀賊之使。表裏合擊。大破之。斬邊昭。及太洪前部王隆護首。於是太洪及關城五柵。一時逃散。豐眼性既清素。不營產業。衣食之外。俸祿粟帛。皆以饗賜夷首。賑恤士卒。撫蜀人以恩信爲本。保境安民。不以小利侵竊。有掠蜀民入境者。皆移送還本土。檢勒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難夷。相率款誠。仰其德化。思爲魏民矣。是以蜀民請軍者。旬月相繼。世宗甚嘉之。肅宗初。屢請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民連遭饑。泣者數百里。至洛。拜征虜將軍。太中大。蕭衍遣將趙祖悅入屯硤石。以通壽春。鎮南將軍崔亮討之。以豐眼爲持節。鎮南軍司。法僧既至。大失民和。蕭衍遣其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張齊。因民心之怨。入寇壽春。頻陷。蕭朗小劍諸戍。進圍州城。朝廷以西南爲憂。乃驛徵豐眼於淮南。既至。以爲右將軍。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假安西將軍。西征都督。率步騎三千。以討張齊。給銅印千餘。須有假職者。聽六品以下板之。豐眼既出。樂州。衍冠軍將軍勾連傳。樂州刺史王太洪等十餘將。所在拒。豐眼三日之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去身。頻取九捷。土民統軍席廣度等。咸感德。新太洪及衍征虜將軍楊伏納等。皆齊引兵西還。遂奔。蜀民聞豐眼復爲刺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豐眼至州。白水以東。民皆軍。先是蕭衍徵集將軍統白水。蕭軍事。揚興起。征虜將軍李光宗。設據白水。蕭城。豐眼遣

虎威將軍強虬與陰平王楊太赤率衆千餘夜渡白水且而交戰大敗賊軍斬
 與起首則復舊城又遣統軍傅曇表等大破衍軍朔將軍王光昭於陰平張齊
 仍阻白水屯寇復萌暨眼分遣諸將水陸討之齊遣其軍朔將軍費斤督步騎
 二千逆來拒戰軍主陳洪起力戰破之乘勝追奔遂臨夾谷三柵統軍胡小虎
 四面攻之三柵俱潰張齊率驍勇二萬餘人與諸軍交戰暨眼命諸統帥同
 時奮擊軍主許暢斬行雄備將軍牟與祖軍主孔領周射齊中足於是大破賊
 軍斬獲甚衆齊乃懼於虎頭山下賊帥任令榮屯據西郡暨眼復遣討之令榮
 棄衆夜遁乃進討齊破其二柵斬首萬餘齊被重創奔竄而退小劍大劍賊亦
 捐城西走益州平暨太后置書慰勞賜驛驢馬一匹寶劍一口暨眼表求解州
 不許復轉安西將軍岐州刺史常侍如故仍轉梁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梁州
 之人既得暨眼爲牧人咸自賀而暨眼至州過慮不堪綜理其子敬紹險暴不
 仁乘貨耽色甚爲民害遠近怨望尋假鎮軍將軍都督梁西益巴三州諸軍
 事蕭衍遣其北梁州長史錫休備司馬魚和上庸太守姜平洛等十軍率衆三
 萬人寇直城暨眼遣教紹總衆赴之倍道而進至直城而賊衆據直口教紹以
 賊斷歸路督衆統軍高徽吳和等與賊決戰大破之擒斬三千餘人休備等走
 還魏與教紹頗寬書傳微有膽力而奢淫僞儒輕爲殘害又見天下多事陰懷
 異圖欲杜絕四方擅據南鄭令其妻兄唐峴着扇撓於外衆衆圍城教紹謀爲
 內應賊圍既合其事泄露在城兵武執教紹白暨眼而殺之暨眼恥惡發疾遂
 卒采安中贈征東將軍吏部尚書齊州刺史出帝初重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
 司徒三公相州刺史開國如故
 長子敬和敬和弟敬仲並好酒博行傾側勢家敬和歷青州鎮遠長史孝莊時
 復爲益州刺史朝廷以其父有遺惠故也至州衆教無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
 仍爲蕭衍將樊文煥攻圍敬和以城降送於江南後衍以齊獻武王威德日廣
 令敬和還國以申和通之意久之除北徐州刺史後以耽酒爲土賊持疑棄城
 走微詣廷尉過原免遂廢棄卒於家
 乾寶子三寶與房法壽等同勳歷豐陽賜爵貝丘子

三寶法嚴高祖初南叛爲蕭寶石中郎將直閣將軍從崔暹景至鄆城爲官
 軍所殺

瑛曾孫文驥勇果有將領之才隨暨眼征伐累有軍功自彊誓將軍出爲瑛邪
 戊主胸山內附徐州刺史盧昶遣文驥守胸山樵米既竭而昶軍不進文驥遂
 棄母妻以城降蕭衍後大以南貨路光州刺史羅衡衡爲渡其母妻

李神恆慶人父洪之泰益二州刺史神少有膽略以氣尚爲名早從征役其從
 兄榮深所知賞累遷威遠將軍新蔡太守領建安戌主轉軍遠將軍陳留太守
 領狄丘戌主頻有軍功封長樂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遷征虜將軍驍騎將軍

直閣將軍蕭衍將趙祖悅率衆據硤石神爲別將率揚州水軍受刺史李崇節
 度與都督崔亮行臺僕射李平等攻硤石魁之進平北將軍太中大夫孝昌中
 行相州事尋正加撫軍將軍假鎮東將軍大都督建義初除衛將軍時葛榮充

斤民多逃散先是州將元暨反叛引賊後都督源子邕襲行戰敗殺寶朝野憂
 懼人不自保而神志氣自若撫勞兵民小大用命既而葛榮盡銳攻之久不能
 剋會余朱榮擒葛榮於鄆西事平除車騎將軍以功進爵爲公增邑八百通前

一千戶元願入洛莊帝北巡以神爲侍中又除殿中尚書仍行相州事車駕還
 宮改封安東郡開國公加封五百戶普泰元年進驍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
 大中正采熙中薨天平元年賜使持節侍中驍騎大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

子士約襲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劉藻傳承暨眼文武器幹知名於時暨眼加以撫導導俗風化尤美方
 之二子固以優乎抑又魏世之良牧李神據危城當大難其氣概亦足稱焉

魏書卷七十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五十九

裴叔業 夏侯道遷 李元護 席法友 王世弼 江悅之 淳于誕 李苗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也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五代祖苞晉秦州刺史祖暹自河東居于襄陽父顯宗兄叔寶仕蕭道成並有高位叔業少有氣幹願以將略自許仕蕭暉歷右軍將軍東中郎將諮議參軍蕭暉見叔業而奇之謂之曰卿有如是志相何慮不大富貴深宜勉之嘗為豫州引為司馬帶陳留太守嘗輔政叔業常伏壯士數百人於建業及嘗屢昭文叔業率眾赴之嘗之自立也以叔業為給事黃門侍郎封武昌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高祖南巡車駕次鍾離嘗拜叔業持節冠軍將軍徐州刺史以水軍入淮去王師數十里高祖令尚書郎中裴華往與之語叔業感飾左右服說以奪華曰我在南富貴正如此豈若卿彼之險阻也華云伯父儀服誠為美麗但僕不畫遊耳徒輔國將軍徐州刺史屯壽陽嘗死子寶卷自立還叔業本將軍南兗州刺史會陳顯達圍建邺叔業遣司馬李元護率軍赴建邺其實應顯達也顯達敗而還叔業慮內難未已不願為南兗以其去建邺近受制於人寶卷妻人茹法珍王暄之等疑其有異去來者並云叔業北入叔業兄子植屬集等棄母奔壽陽法珍等以其既在疆場患則引魏力不能制且欲屬廢之白寶卷遣中書舍人裴長穆慰誘之許不復回換叔業雖云得停而憂懼不已遣親人馬文範以自安之計訪之於寶卷雍州刺史蕭衍曰天下之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立理雍州若能堅據襄陽輒當勸力自保若不爾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遣文範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多遣人相代力所不辦少遣人又於事不足意計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宋還都以太慰之自然無患若意外相逼當勸馬步二萬直至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也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處河南公寧復可得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叔業沉疑未決遣信詣豫州刺史薛真度具

訪入國可否之宜真度答書咸陳朝廷風化惟新之美知卿非無款心自不能

早決捨南耳但恐臨迫而來便不獲多賞叔業遲遲數反真度亦遣使與相報

復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妻伯昕奉表內附景明元年正月世宗詔曰叔業明

敏秀發英激早悟馳表送誠中高振古宜加獎授以彰覺先可使持節散騎常

侍都督豫雍兗徐司五州諸軍事征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蘭陵郡開國公食邑

三千戶又賜叔業璽書曰前後使返有勅想卿具一二寶卷昏狂日月滋甚虛

竭宰輔暴加威屬淫刑既逞朝無子遺國有瓦解之形宋無自安之計卿兼茲

智勇深懼禍萌毅然高舉去彼危亂朕與居在念深嘉乃勳前即勅豫州緣邊

諸鎮兵馬行往赴援揚大眼奚康生鐵騎五千星言即路彭城王勳尚書令蕭

精卒十萬絡繹繼發將以長驅淮海電擊衛巫卿其并心勳力同斯大舉殊勳

茂績職爾之由榮名厚秩非卿孰賞并有勅與州佐吏及彼土人士其有微功

片效必加褒異軍未渡淮叔業病卒年六十三李元護席法友等推叔業兄子

植監州事乃贈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諡忠武公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襲

錢三十萬絹一千匹布五百匹蠟三百觔

子禧之字文聰仕蕭鸞為隨郡王左常侍先卒于暉紹封

暉屬險好殺所乘牛馬為小驚逸手自殺之然孝事諸叔盡於子道國祿歲入

每以分贖世以此稱之世宗以暉及高皇后弟貞王蕭子紹俱為太子洗馬蕭

宗踐祚轉員外常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諡曰敬

子測字伯深襲歷通直散騎侍郎天平中走於關西

禧之弟芬之字文讓長者好施為愛諸弟仕蕭鸞歷位羽林監入國以父勳授

通直散騎常侍上蔡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除廣平內史固辭不拜轉輔國將

軍東秦州刺史在州有清靜之稱入為征虜將軍太中大夫徙封山在縣出為

後將軍岐州刺史正光末元志西討應賊軍敗退守岐州為賊所圍城陷志與

芬之並為賊擒送於上邽為莫折念生所害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

子涉字仲昇襲卒

子儻巨襲武定中員外羽林監齊受禪爵例降

芬之弟簡之英之並早卒。

英之弟藹之字幼重性輕率好琴書其內弟柳諧善鼓琴藹之師諧而微不及也歷通直散騎侍郎平東將軍安廣汝陽二郡太守卒

叔業長兄子彥先少有志尚叔業以壽春入國彥先景明二年逃遁歸魏朝廷嘉之除通直散騎常侍封雍丘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出為趙郡太守為政舉大綱而已正始中轉渤海相屬元愉作逆徵兵郡縣彥先不從為愉拘執獄得免仍為沙門潛行至洛愉平勅還郡廷昌中卒時年六十一熙平中贈持節

左將軍南青州刺史諡曰惠恭

子約字元儉性頗剛毅起家員外郎轉給事中承平中丹陽太守後襲爵冀州大業賊起勅為別將行渤海郡事後州軍為賊所敗遂圍郡城城陷見事年三十六神龜中贈平原太守出帝時復贈前將軍揚州刺史

長子英起武定末洛州刺史

英起弟威起卒於齊王開府中兵參軍年三十二贈鴻臚少卿

彥先弟綽揚州治中時揚州霖雨水入州城刺史李崇居於城上繫船憑焉綽率城南民數千家汎舟南走避水高原謂崇還北遂與別駕鄭祖起等送子十四人於蕭衍自號豫州刺史衍將馬仙琕遣軍赴之崇聞綽反未測虛實乃遣國侍郎韓萬與單嗣召之綽聞崇在恨然驚恨報崇曰比因大水隳隕不免羣情所逼推為盟首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早行無犯將士蒙遣從弟軍期將軍神丹陽太守謝靈寶勸水軍討綽綽率眾逆戰神等大破之斬其將帥十餘人綽眾奔營神乘勝剋柵眾皆潰散綽匹馬單逃為村民所獲至尉升湖綽曰吾為人吏反而見擒有何面目得視公也投水而死并鄭祖起等皆斬之

植字文遠叔業兄叔寶子也少而好學覽經史尤長釋典善談理義仕蕭寶卷以軍動至長水校尉隨叔業在壽春叔業卒宴佐同謀者多推司馬李元諱

璽州一二日謀不決定唯席法友柳玄達楊令寶等數人慮元讓非其鄉曲恐有異志共舉植璽州秘叔業喪問敕命處分皆出於植於是開門納國軍城庫

管奮悉付康生詔以植為征虜將軍兗州刺史崇義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尋進號平東將軍入為大鴻臚卿後以長子昕南叛有司處之大辟詔曰植聞門歸款子昕愚昧為人誘陷雖刑書有常理宜矜恤可特恕其罪以表勸誠尋除揚

州大中正出為安東將軍瀛州刺史罷州復除大鴻臚卿遷度支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植性非柱石所為無恆兗州還也表請解官隱於嵩山世宗不許深以為怪然公私集論自言人門不後王肅快快朝廷處之不高及為尚書志意頗滿欲以政事為己任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辭氣激揚見於言色入參議論時對眾官面有譏毀又表毀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率多僂侮皆此類也侍中于忠黃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會韋伯昕告植欲謀廢黜尚書又奏羊祉告植姑于皇南仲達云受植旨詐稱被詔軍合部曲欲圍領軍于忠臣等駭治辭不伏引然眾證明昭案律在邊合率部眾不滿百人以下身猶尚斬况仲達公然在京稱詔聚眾誣惑都邑駭動人情量其本意不可測度按詐偽律詐稱制者死今依眾證處仲達入死金紫

光祿大夫尚書崇義縣開國侯裴植身居納言之任為禁司大臣仲達又稱其姓名募集人眾雖名仲達切讓無忿懼之心眾證雖不見植皆言仲達為植所使召仲達責問而不告列推論情狀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獄有所降減計同仲達處植死刑又植親率城眾附從王化依律上議唯恩裁處詔曰凶謀既爾罪不合恕雖有歸化之誠無容上議亦不須待秋分也時于忠專擅朝權既構成其禍又矯為此詔朝野怨之臨終神志自若遺令于弟命盡之後

管奮悉付康生詔以植為征虜將軍兗州刺史崇義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尋進

號平東將軍入為大鴻臚卿後以長子昕南叛有司處之大辟詔曰植聞門歸

款子昕愚昧為人誘陷雖刑書有常理宜矜恤可特恕其罪以表勸誠尋除揚

州大中正出為安東將軍瀛州刺史罷州復除大鴻臚卿遷度支尚書加金紫

光祿大夫植性非柱石所為無恆兗州還也表請解官隱於嵩山世宗不許深

以為怪然公私集論自言人門不後王肅快快朝廷處之不高及為尚書志意

頗滿欲以政事為己任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辭氣激揚見於言色

入參議論時對眾官面有譏毀又表毀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

百世衣冠之上率多僂侮皆此類也侍中于忠黃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

會韋伯昕告植欲謀廢黜尚書又奏羊祉告植姑于皇南仲達云受植旨詐稱

被詔軍合部曲欲圍領軍于忠臣等駭治辭不伏引然眾證明昭案律在邊合

率部眾不滿百人以下身猶尚斬况仲達公然在京稱詔聚眾誣惑都邑駭動

人情量其本意不可測度按詐偽律詐稱制者死今依眾證處仲達入死金紫

光祿大夫尚書崇義縣開國侯裴植身居納言之任為禁司大臣仲達又稱其

姓名募集人眾雖名仲達切讓無忿懼之心眾證雖不見植皆言仲達為植所

使召仲達責問而不告列推論情狀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獄有所

免其母於是出家爲比丘尼入嵩高積歲乃還家植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贖諸第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俗也植母既老身又長嫡其臨州也妻子隨去分遠數歲論者譏焉

子恢字道則襲爵

植第襲壯果有謀略常隨叔業征伐以軍功爲寶卷驍騎將軍叔業之歸誠也遣襲率軍於外外以討蠻楚爲名內實備寶卷之衆景明初以襲爲輔國將軍南司州刺史擬戍襄陽封義安縣開國伯邑千戶詔命未至爲賊所殺贈冠軍將軍進爵縣侯餘如故世宗以襲勳効未立而卒其子炯不得襲封肅宗初炯行貨於執事乃封城平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

炯字休光小字黃頭頗有文學善事權門領軍元義納其金帛除鎮遠將軍散騎侍郎揚州大中正進伯爲侯改封高城縣增邑一千戶尋兼尚書右丞出爲東郡太守孝昌三年爲城民所害贈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青州刺史開國如故

證曰簡

子斌襲武定中廣州長流參軍齊受禮爵例降

賜第瑜字文苑初拜通直散騎常侍封下密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尋試守樂陽郡坐虛暴殺人免官後徙封滎津子卒於渤海太守年四十五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禮曰定

子堪字靈淵襲爵歷尚書郎與和中坐事死爵除

瑜第榮字文亮景明初賜爵舒縣子沉重善風儀頗以驕豪爲失歷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曾以事屬榮榮不從雍甚爲恨後因九日馬射勅畿內太守皆赴京師雍時爲州牧榮往侍謁雍含怒待之榮神情閑適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見解頰及坐定謂榮曰相愛舉動可更爲一行榮便下席爲行從容而出坐事免官後世宗聞榮善自擲置欲觀其風度忽令傳詔就家急召之須臾之間使者相屬合家惶懼不測所以榮更恬然神色不變世宗歎異之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榮候肇惟長揖而已及還家

步好雅不以器滯改節儉乃令人持蓋覆之數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性好釋學親升講座雖持義未精而風韻可重但不涉經史終爲知音所輕世宗末除前將軍太中大夫揚州大中正遷安南將軍中書令肅宗釋奠以爲侍講轉金紫光祿大夫後元顥入洛以榮爲西兗州刺史尋爲濮陽太守崔巨倫所逐棄州入嵩高山前廢帝初徵爲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復爲中書令後正月晦帝出臨洛濱榮起於御前再拜曰今年還節矣聖駕出遊臣幸參陪從豫奉獻樂不勝忻戴敢上壽酒帝曰昔歲北海入朝暫竊神器具聞爾日卿戒之以酒今欲使我飲何異於往情榮曰北海志在沉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臣敢獻微誠帝曰實乃寡德甚愧來譽仍爲命酌出帝初出爲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屬時亢旱士民勸令禱於海神榮憚違衆心乃爲祈請直據胡床舉杯而言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榮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而致禮海神也卒不肯拜時青州叛賊耿翔受蕭衍假署寇亂三齊榮唯高談虛論不事防禦之術翔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榮云豈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門榮乃徐云耿王可引上廳事自餘部衆且付城外其不達時變如此尋爲翔所害送首蕭衍時年六十五

子舍字文若員外散騎侍郎

榮第衍字文舒學識優於諸兄才行亦過之事親以孝聞兼有將略仕蕭寶卷至陰平太守景明二年始得歸國授通直郎衍欲辭朝命請隱嵩高乃上表曰臣幸乘昌運得奉威化沐藉炎風餐佩唐德於生於運已溢已榮但攝性乖和恆苦虛弱比風露增加精神侵耗小人愚懷有願閑養伏見嵩岑極天苞育名草脩生救疾多遊此岫臣質無豐分性乖山水非敢追踵輕舉攀髯高蹤誠希藥此沉疴全養粟氣耳若所療微痊庶偶影風雲永敢至德荷衣葛屨裁管已豐搖策納屣便陟山途謹附陳聞乞垂昭許詔曰知欲養病中岳練石嵩嶺栖素雲根餌芝清醴騰跡之操深用嘉焉但治缺古風有愧山客耳既志往難裁豈容有抑便從來請世宗之末衍稍以出山干祿執事肅宗除散騎侍郎行河內郡事尋除建興太守轉河內太守加征虜將軍遺母憂解任衍歷二郡廉貞

襄欲善撫百姓，民吏思之。孝昌初，蕭衍遣將軍曹敬宗寇荊州，山蠻應之，大路斷絕。都督崔暹率數萬之衆，盤桓魯陽，不能前討。荊州危急，朝廷憂之，詔衍爲別將，假前將軍，與恆農太守王鳳率軍一萬出武關以救荊州。賊逆戰於淅陽，衍大破之。賊遂退走，荊州圍解。除使持節、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假安東將軍、北道都督、鎮鄴西之武城，封安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潛圖叛逆，衍覺其有異，密表陳之，尋而鑒所部別將孫宗馳驛告變，乃詔衍與都督源子邕率神軌等討鑒。平之，除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假鎮北將軍。北道大都督進封臨汝縣開國公，增邑千二百戶。常侍如故。仍詔衍與子邕北討葛榮。軍次陽平之東北漳曲，賊來拒戰，衍軍敗見害。朝野人情莫不駭惋，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司空、相州刺史。

子蕭襲，武定中，河內太守，齊受禪，爵例降。又天水黨人尹挺，仕蕭襲，以軍勳至陳郡太守，遂與叔業參謀歸誠。景明初，除輔國將軍、南司州刺史，擬成義陽，亦封宋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轉冠軍將軍、東郡太守，未拜而卒。賜布帛一百匹，贈本將軍、涇州刺史。

子循，歷太原太守。循第象，號安令，遼西太守，兄弟皆有政事才。時河東南解人柳玄達，頗涉經史，仕蕭襲，歷諸王參軍，與叔業姻婭周旋。叔業之鎮壽春，委以管記，及叔業之被猜疑，將謀獻款，玄達贊成其計。前後表啓，皆玄達之詞。景明初，除輔國將軍，司徒諮議參軍，封南頓縣開國子，邑二百戶。二年秋卒。時年四十三。後改封夏陽縣，邑戶如先。玄達嘗著大夫論，備陳叔業背逆歸順，契關危難之旨，又著喪服論約而易尋，文多不錄。

子緝，武定中，東太原太守，齊受禪，爵例降。緝弟遠，字季雲，性嚴疎無拘檢。時人或謂之柳瘦，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爲蕭宗挽郎。出帝初，除儀同府參軍事，放情琴酒之間，每出返，家人或問有何消息，答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元象二年，客遊項城，遇患卒。時年四十。玄達弟玄瑜，景明初，除正員郎，轉鎮南大將軍，開府，從事中郎，帶汝陰太守，廷

昌二年卒，年五十五。子謙，頗有文學，善鼓琴，以漸擊手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作佐郎，建義初，於河陰遇害。時年二十六。又武都人楊令寶，有膂力善射，仕蕭襲，數爲小將，征戰著效。至豫郡太守，遂參叔業歸誠之謀。景明初，除輔國將軍、南兖州刺史，擬戍淮陰，封車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在淮南征戰，累著勞捷，徵拜冠軍將軍，試守京兆內史，卒。追封邵陵縣開國子，邑二百戶。賜帛二百匹。贈征虜將軍、華州刺史。

子彪，襲爵，承熙中，征虜將軍，中散大夫，齊受禪，爵例降。令寶弟令仁，亦隨令寶立效，前將軍，汝南內史。又京兆杜陵人韋伯昕，學尙有壯氣，自以才智優於裴植，常輕之。植疾之如讎，卽彥先之妹婿也。叔業以其有大志，故遣送于芬之爲質。景明初，封雲陵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拜南陽太守，數歲坐事免。久之，拜員外散騎常侍，加中壘將軍。廷昌末，告尙書裴植，謀爲廢黜，植坐死。後百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爲祟，口云裴尙書死不獨見，由何以見怒也。其叔業爪牙心膂所寄者，裴智淵，左中郎將，封浚儀縣，王昊，左軍將軍，封南汝陰縣，趙草，右中郎將，封西宋縣，並開國男，食邑各二百戶。李道真，右軍將軍，封淮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胡文威，右軍將軍，封剛陽縣，魏承祖，右軍將軍，封平春縣，並開國子，食邑各三百戶。

承祖，廣陵寒人也，依隨叔業爲趨走左右，壯健善事人，叔業待之甚厚，及出爲州，以爲防閑，善撫士卒，兼有將用。自景明以後，常爲統軍，南北征伐，累有戰功。歷太原太守，至光祿大夫，安南將軍，蕭衍遣將軍圍義陽，士民應之，三關既陷，州城時甚危急，以承祖持節行撫軍將軍，率師討之，大破賊衆，解義陽之圍，還復三關，遂爲名將。終於并州刺史，衣冠之士預叔業勳者，安定皇南光，北地梁祐，清河崔高客，天水關慶胤，河東柳僧習等。光美，善言笑，仕蕭襲，以軍勳至右軍將軍，入國，爲輔國將軍，假南兖州刺史，卒於渤海太守。兄楷，薛安都婿也，隨安都於彭城內附，歷位司徒諮議，岐州刺史，光未入朝。

而椿齡先卒。

椿齡子璋，鄉郡相。

璋弟瑒，爲司徒胡國珍所拔，自太尉記室，超遷吏部郎，性貪婪，多所受納，嘗賈史官，皆有定價，後以丞相高陽王雍之婿，起拜持節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爲政殘暴，百姓患之，罷州後，仍過風病，久之，除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太昌初卒，年五十八，贈衛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

子長卿，司州主簿，祕書郎中，太尉司馬。

祐，叔業之從姑子也，好學，便弓馬，隨叔業征伐，身被五十餘創，景明初，拜右軍將軍，賜爵山桑子，出爲北地太守，清身率下，甚有治稱，歷驍騎將軍，太中大夫，右將軍，從容風雅，好爲詩賦，常與朝廷名賢汎舟浴水，以詩酒自娛，暹光祿大夫，加平北將軍，端然養志，不歷權門，出爲平西將軍，京兆內史，當世數其抑屈卒官，贈本將軍，涇州刺史。

高容，博學善文，札美風流，景明初，拜散騎侍郎，出爲揚州開府掾，帶陳留太守卒官。

慶胤父汪，參薛安都平北將軍事，安都入國，聽汪還南，慶胤博識洽聞，善於談論，聽其言說，不覺忘疲，景明初，爲李元談輔國府司馬，卒於數城太守。

僧習善藏書，敏於當世，景明初，爲裴植征虜府司馬，稍遷北地太守，爲政寬平，氏光悅愛，肅宗時，至太中大夫，加前將軍，出爲潁川太守，卒官。

夏侯道遷，譙國人，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爲結婚章氏，道遷云：欲懷四方之志，不願取婦，家人咸謂戲言，及至婚日，求覓不知所在，於後訪問，乃云逃入益州，仕蕭鸞，以軍勳稍遷至前將軍，輔國將軍，隨裴叔業至壽春，爲南隸太守，兩家雖爲姻好，而親情不協，遂舉騎歸國，拜驍騎將軍，隨王肅至壽春，道遷還守合肥，肅薨，道遷棄戍南叛，會蕭衍以莊丘黑爲征虜將軍，梁泰二州刺史，鎮南鄭，黑請道遷爲長史，帶漢中郡，會黑死，衍以王鎮國爲刺史，未至，而道遷陰圖歸順，先是仇池鎮將楊靈珍阻兵反叛，戰敗南奔，衍以靈珍爲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戍漢中，有部曲六百餘人，道遷憚之，衍時又遣其左右吳公之等十餘

人使南鄭，道遷乃偽會使者，請靈珍父子，靈珍疑而不赴，道遷乃殺使者五人，馳擊靈珍，斬其父子，并送使者五首於京師，江悅之等推道遷爲持節冠軍將軍，梁泰二州刺史，道遷表曰：臣聞知機其神，趨利如響，臣雖不武，敢忘機利，伏惟陛下澤被區宇，德濟蒼生，入表同忻，品物咸賴，臣頃亡蟻賊，匹馬歸闕，自斯搏噬，靈珍丹叛，但中於壽陽，橫爲章續所誘，理之曲直，並是楊集朗王業所悉，臣實愚短，豈能自安，便逃竄江吳，苟存視息，蕭衍梁州刺史莊丘黑，與臣早舊，申臣爲長史，值黑亡殺，專任天時，乘機會，在茲，還武與私，署侍郎鄭洛生來，此，臣即披露賊款，與其共契機要，報武與王楊紹先，并其中叔業起等，請其遣軍，以爲腹背，即遣左天長由秦山路馳啓，復會通直散騎常侍臣集朗，還至武

與，臣聞其至，知事必剋，集朗果遣鄭右留使至臣，閉密參機舉，會有蕭衍使人吳公之至，知臣懷誠，將歸大化，遂與府司馬嚴思，滅恭典，籤吳宗肅王勝等，共揚靈珍父子，密相構結，期當取臣，臣幸先覺，悉得戮思恭等，臣即遣鄭，復馳告集朗，急求軍援，而武與軍未到之間，蕭衍白馬戍主尹天寶，不識天命，固執愚迷，乃率部曲驅掠民丁，敢爲不逞，臣即遣軍主江悅之，率諸軍主席豐垣，鹿樹等，領義勇，應時討獲，而樹銳氣難裁，連悅之節度，輕進失脫，天寶因此直到南鄭，重圍州城，梁泰士庶，僉云危竊，以義遣臣，勸爲刺史，須藉此威，鎮靖內外，臣赤誠奉國，苟取濟事，輒捐小跡，且從權宜，假當州位，重遣皇甫，選由斜谷，遣以事啓，臣即親率士卒，四日三夜，交鋒苦戰，武與之軍，乘虛驛後，天寶兇徒，因宵驚散，進既摧破，退失巢穴，潛捨軍衆，依山傍險，突入白馬，集朗與二弟躬擐甲，率其所領，登即擒斬，戍內戶口，即放還民，斯由皇威，遐振，罪人授首，凶狡時珍，公私慶快，非但梁泰竭力，實關集朗赴接之機，臣前已遣軍主杜法，先還洵陽，構合徒黨，誘結鄉黨，令督壽士，素王僧承，王文榮等，還至西關，共與大義，當今膺勳，建勳，楚鄧懸危，開拓九區，掃清六合，形要之利，在於此時，進趨之路，願速處分，臣以愚陋，復當推舉，事定之後，便即束身，馳歸天關，但物情草創，猶有參差，蕭衍魏興太守范珣，安康太守范泌，共前巴西太守姜修，屯聚川東，尙規舉斧，登遣討討，具於別啓，集朗兄弟並議曰：臣往日歸誠，普盡心力，超蒙榮

樊、友、頌、匪、報、但、留、巨、權、相、殺、須、得、撲、滅、珣、等、便、即、首、路、伏、願、聖、慈、特、垂、鑒、照、
 謹、遣、兼、長、史、臣、張、天、亮、奉、表、略、聞、詔、曰、得、表、聞、之、將、軍、前、識、機、運、已、投、誠、款、而、
 中、違、猜、聞、致、有、播、越、復、翻、然、風、返、建、茲、殊、效、忠、實、古、烈、義、動、遐、邇、漢、鄭、既、開、勢、
 藉、庸、蜀、混、同、之、略、方、自、斯、始、擒、凶、掃、惡、何、快、如、之、想、餘、黨、悉、平、西、南、清、遠、經、算、
 淹、朔、當、有、効、勞、所、請、軍、宜、別、勅、一、二、又、賜、道、還、書、曰、得、表、具、誠、節、之、懷、卿、忠、
 義、夙、挺、期、委、自、昔、中、有、事、因、以、致、乖、舛、知、能、乘、機、豹、變、翻、然、改、圖、契、率、同、心、萬、
 里、投、順、遠、舉、漢、中、為、開、蜀、之、始、拱、規、茂、略、深、有、嘉、焉、今、授、卿、持、節、散、騎、常、侍、平、
 南、將、軍、豫、州、刺、史、豐、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并、同、義、諸、人、尋、有、別、授、王、師、數、道、
 絡、繹、電、邁、遣、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征、梁、漢、諸、軍、事、鎮、西、將、軍、尚、書、刑、禮、指、授、
 節、度、卿、其、善、建、殊、効、稱、朕、意、焉、道、還、表、受、平、南、常、侍、而、辭、豫、州、豐、縣、侯、引、裴、叔、
 業、公、爵、為、例、世、宗、不、許、道、還、自、南、鄭、來、朝、京、師、引、見、於、太、極、東、堂、免、冠、徒、跣、謝、
 曰、比、在、壽、春、遭、章、贈、之、酷、申、控、無、所、致、此、猖、狂、是、段、之、來、希、酬、昔、遇、勳、復、重、
 有、覲、心、願、世、宗、曰、卿、建、為、山、之、功、一、簣、之、玷、何、足、謝、也、道、還、以、賞、報、為、微、遂、巡、
 不、拜、詔、曰、道、還、至、止、既、淹、未、恭、州、封、可、勅、吏、部、速、令、召、拜、道、還、拜、曰、詔、給、百、
 十、人、供、尋、改、封、濮、陽、縣、開、國、侯、邑、戶、如、先、歲、餘、頻、表、解、州、世、宗、許、之、除、南、兗、州、
 大、中、正、不、拜、道、還、雖、學、不、淵、洽、而、歷、覽、書、史、閑、習、尺、牘、札、翰、往、還、甚、有、意、理、好、
 言、宴、務、口、實、京、師、珍、膳、罔、不、畢、有、於、京、城、之、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植、列、蔬、果、
 延、致、秀、彥、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匹、專、供、酒、饌、不、嘗、
 家、產、每、誦、孔、融、詩、曰、坐、上、客、恆、滿、樽、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出、為、散、
 騎、常、侍、平、西、將、軍、華、州、刺、史、轉、安、東、將、軍、瀛、州、刺、史、常、侍、如、故、為、政、清、嚴、善、禁、
 盜、賊、熙、平、年、病、卒、年、六、十、九、贈、撫、軍、將、軍、雍、州、刺、史、贈、帛、五、百、匹、詔、曰、明、侯、初、
 道、還、以、拔、漢、中、歸、誠、本、由、王、穎、與、之、計、求、分、邑、戶、五、百、封、之、世、宗、不、許、皇、太、后、
 臨、朝、道、還、重、求、分、封、太、后、大、奇、其、意、議、欲、更、以、三、百、戶、封、穎、與、會、卒、遂、獲、道、還、
 不、轉、正、室、唯、有、庶、子、數、人、
 長、子、夫、字、元、廷、歷、位、前、軍、將、軍、鎮、遠、將、軍、南、兗、州、大、中、正、夫、性、好、酒、居、喪、不、戚、
 醉、膠、肥、解、不、離、於、口、沽、買、飲、噉、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間、債、負、數、猶、

千、餘、匹、數、食、至、常、不、足、第、妹、不、免、飢、寒、初、道、還、知、夫、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夫、未、
 亡、前、忽、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來、至、其、家、直、上、廳、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言、夫、心、
 驚、懼、謂、人、曰、世、寶、至、官、間、必、擊、我、也、尋、有、人、至、云、官、呼、即、隨、召、即、去、遣、左、右、杖、
 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夏、久、乃、寤、流、汗、徹、於、履、具、至、明、前、涼、城、太、守、趙、卓、詣、之、
 見、其、衣、濕、謂、夫、曰、卿、昨、夕、當、大、飲、溺、衣、如、此、夫、乃、具、陳、所、夢、先、是、旬、餘、秘、書、監、
 鄭、道、昭、暴、病、卒、夫、聞、謂、卓、曰、人、生、何、常、唯、當、縱、飲、耳、於、是、昏、酣、遂、甚、夢、後、二、日、
 不、能、言、針、之、乃、得、醒、而、猶、虛、劣、其、從、兄、龜、等、並、營、視、之、皆、言、危、而、獲、援、俄、而、心、
 悶、旋、轉、而、死、為、洗、浴、者、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二、百、下、許、贈、鉅、鹿、太、守、
 初、夫、與、南、人、辛、謙、庚、道、江、文、通、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恆、相、謂、曰、人、生、局、促、何、
 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之、間、耳、脫、有、先、亡、者、當、於、夏、辰、辰、景、靈、前、飲、宴、儻、或、有、
 知、庶、其、歡、饗、及、夫、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夫、靈、前、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
 微、聞、感、見、夫、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杯、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時、夫、家、
 客、雍、僧、明、心、有、長、恐、披、簾、欲、出、便、即、僵、仆、狀、若、被、毆、夫、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
 諸、人、博、第、嗜、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毆、責、僧、明、便、寤、而、欣、宗、鬼、語、如、
 夫、平、生、并、怒、家、人、皆、得、其、罪、又、發、隨、陰、私、竊、盜、咸、有、次、緒、夫、妻、裴、植、女、也、與、道、
 還、諸、妾、不、雜、訟、聞、徹、于、公、庭、
 子、籍、年、十、餘、歲、襲、租、封、已、數、年、而、夫、弟、容、等、言、其、眇、目、癩、疾、不、任、承、繼、自、以、與、
 夫、同、庶、已、應、紹、襲、尚、書、裴、籍、承、封、元、象、中、平、東、將、軍、太、中、大、夫、齊、受、禪、例、降、
 襲、道、還、兄、子、也、位、至、咸、陽、太、守、
 李、元、讓、遠、東、襄、平、人、八、世、祖、胤、晉、司、徒、廣、陸、侯、胤、子、順、璠、及、孫、沉、志、皆、有、名、宦、
 沉、孫、根、墓、容、實、中、書、監、根、子、俊、晉、等、隨、墓、容、德、南、渡、河、居、青、州、數、世、無、名、位、三、
 齊、最、門、多、輕、之、元、讓、以、國、家、平、齊、後、隨、父、懷、慶、南、奔、身、長、八、尺、美、鬚、髯、少、有、武、
 力、仕、蕭、道、成、歷、官、馬、頭、太、守、後、軍、將、軍、龍、驤、將、軍、雖、以、將、用、自、達、然、亦、頗、覽、文、
 史、習、於、簡、牘、高、祖、至、鍾、離、元、讓、時、在、城、中、為、蕭、蕭、徐、州、刺、史、蕭、惠、休、奉、使、詣、軍、
 高、祖、見、而、善、之、後、為、裴、叔、業、司、馬、帶、汝、陰、太、守、叔、業、歸、順、元、讓、贊、同、其、謀、及、叔、
 業、疾、病、外、內、阻、貳、元、讓、嘗、率、上、下、以、俟、援、軍、壽、春、剋、定、元、讓、頗、有、力、焉、景、明、初、

以元護爲輔國將軍齊州刺史廣饒縣開國伯食邑一千戶便道還職其年入朝尋以州民柳世明圖爲不軌元護馳還歷城至即擒珍誅戮所加徵爲濫酷值州內饑饉民人困敝志存隱恤表請賑貸蠲其賦役但多有部曲時爲侵擾城邑苦之故不得爲夏刺史也三年夏卒年五十一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傳其凶聞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網佐餓刑者是而拭之復復如此元護妻妓十餘聲色自縱情慾既甚支骨消削鬚長二尺一時落盡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元護爲齊州經拜舊墓述省故宅遷易村老莫不欣暢及將亡謂左右曰吾嘗以方伯鍾伍至青州士女屬目若妻過東陽不可不好設儀衛哭泣盡哀令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誠

子會護正始中降爵爲子邑五百戶延昌中除宣威將軍給事中會頌駭好酒其妻南陽太守清河房伯玉女也甚有姿色會不答之房乃通於其第機因會飲醉殺之

子景宣護天平中除給事中齊受禪例降機與房遠如夫婦積十餘年房氏色衰乃更嫁矣

元護弟靜景明初以歸誠勳拜前將軍性甚貪忍兄亡未敘便剝脫諸妓服玩及餘財物歷齊州內史天水太守

靜子鼓羽林置

元護從叔惟卒於東代郡太守

子曠之

席法友安定人也祖父南奔法友仕蕭齊以菁力自効軍勳稍遷至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建安成主蕭寶卷遣胡景略代之法友遂留齊春與叔業同謀歸國景明初拜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苞信陰開國伯食邑千戶始叔業率使法友與裴植達成叔業志淮南則定法友有力焉尋轉冠軍將軍華州刺史未拜改授并州刺史歲餘代還蕭衍遣將楊公則寇揚州假法友征虜將軍以討之法友未至而公則敗走後假法友前將軍持節爲別將出淮南欲解騎山之圍法友始渡淮而騎山敗沒連停數十年恬靜自處不競勢利世宗末以本將軍除齊

州刺史在州廉和著稱又徙封乘氏蕭宗初拜光祿大夫熙平二年卒贈平西將軍秦州刺史贈帛三百匹謹襲侯

子景通襲善事元又兼以貨賂父又繼繼爲司空引景通爲掾後加右軍將軍鎮軍將軍卒官贈輔國將軍衛尉少卿

子曠襲永安末尚書郎走關西

王世弼京兆霸城人也劉裕滅姚泓其祖父從裕南遷世弼身長七尺八寸魁岸有壯氣善草隸書好愛墳典仕蕭齊以軍勳至游擊將軍爲軍主助成壽春遂與叔業同謀歸誠景明初除冠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擬成鍾離懸封懷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後以本將軍除東徐州刺史治任於刑爲民所怨有受納之舉歲餘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彈會赦免久之拜太中大夫加征虜將軍尋以本將軍出爲河北太守治有清稱轉渤海相尋遷中山內史加平北將軍直閣元

羅領軍又弟也嘗行過中山謂世弼曰二州刺史讓復爲郡亦當恨恨耳世弼曰儼同之號起自鄧陽平北爲郡始在下官正光元年卒官贈本將軍豫州刺史禮曰康

長子會汝陽太守

次子由字茂道好學有文才尤善草隸性方厚有名士之風又工草畫爲時人所服歷給事中尚書郎東萊太守罷郡後寓居潁川天平初元洪威構逆大軍攻討爲亂兵所害時年四十三名流悼惜之

江悅之字彥和濟陽考城人也七世祖統晉散騎常侍劉淵石勒之亂南徙渡江祖與之父範之並爲劉裕所誅悅之少孤仕劉駿歷諸王參軍好兵書有將略善待士有部曲數百人蕭道成初以悅之爲荊州征西府中兵參軍領臺軍

主遷屯騎校尉轉後軍將軍部曲稍衆千有餘人蕭曠遣成漢中就遷輔國將軍蕭衍初劉季連據蜀反叛悅之率部曲及梁泰之衆討滅之以功進號冠軍將軍武興氏破白馬進圍南鄭悅之率軍拒戰大破氏衆還復白馬衍奏梁二

州刺史莊丘黑死夏侯道遷與悅之及龐樹軍主李忻樂張元亮士孫天與等謀以梁州內附既殺蕭衍使者及楊靈珍衍驍騎太守尹天寶率衆向州城悅

之與樹忻樂勳乘逆戰為天寶所敗遂國兩郡戰經四日乘心危沮感懷離武
悅之盡以家財散實士卒身當矢刃晝夜奮戰會武與軍至天寶敗走道遷之
克全勳歡悅之實有力焉正始二年夏與道遷俱至洛陽尋卒年六十一贈輔
國將軍梁州刺史追封安平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諡曰莊悅之二子文通文
遠

文通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道遷之國楊豐珍也文通嘗劍請行遂手
斬豐珍正始二年除步兵校尉道父憂解官承平初豐珍拜前軍出為咸陽太
守勳於禮接終日坐聽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類屏人密問於是民所疾苦大盜
姓名悉得吏長無不知悉郡中震肅姦劫悉止治為雍州諸郡之最徵拜驍騎
將軍輔國將軍進號征虜將軍肅宗初拜平原太守在郡六年政理如在咸陽
遷後將軍安州刺史文通善於綏納甚得物情時杜洛周葛榮等相繼叛道自
幽燕以南悉皆淪陷唯文通介在羣賊之外孤城獨守鳩集荒餘且耕且戰百
姓皆樂為用建義元年七月道疾卒於州年五十五長史許思祖等以文通道
愛在民復推其子果行州事既攝州任乃遣使奉表莊帝嘉之除果通直散騎
侍郎假節龍驤將軍行安州事當州都督既而賊勢轉盛臺援不接果以阻隔
疆寇內徙無由乃擄諸第并率城民東奔高麗太平中詔高麗送果等元象中
乃得還朝

果第昴武定三年襲爵齊受禪例降
文遠善騎射勇於攻戰以軍勳致效自給事中稍遷中散大夫龍驤將軍
鹿樹南安人世宗追錄謀勳封其子景亮襄邑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
李忻樂漢中人與樹俱擊天寶同時戰歿封其子建為清水縣開國子食邑二
百戶
張元亮漢中人便弓馬善戰關以勳封撫夷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拜東萊太
守人為平遠將軍左中郎將遷中散大夫加龍驤將軍卒贈左將軍巴州刺史
士孫天與扶風人以勳封莫西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拜武功太守又襄陽羅
道珍北海王安世潁川辛湛漢中姜承等皆奉其勳末

道珍除齊州東平原相有治稱卒於鎮遠將軍屯騎校尉
安世符堅丞相王猛之玄孫也歷涉書傳敏於人間自羽林監稍遷安西將軍
北華州刺史卒贈本將軍梁州刺史

梁州刺史
子儒之濱州司馬
承善彈琴有文學員外郎梁州別駕漢中太守
承弟謙亦善士性亦至孝為漢中所數服元羅之陷也承入於建郡遂死時
有潁川庚導者亦與道遷俱入國雖不參謀亦為奇士歷覽史傳善草隸書輕
財重義仕蕭衍右中郎將助戍漢中及至洛陽環堵敝屣多與偽秀交舊積二
十餘歲殊無宦情正光中乃除幽州左將軍府主簿號安令罷歸後仍客遊齊
魯之間天平中卒於青州時有皇弟微字子文安定朝那人仕蕭衍歷諸王參
軍郡守及道遷之入國也微亦因地內屬微妻即道遷之兄女道遷列上勳書
欲以微為元謀微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食榮賞內愧於心遂拒而不許後
刺史羊祉表授征虜府司馬卒官
子和武定末司空司馬
和弟亮俄曹郎中

渾子誕字靈遠其先太山博人後世居於蜀漢或家安國之桓陵縣父與宗蕭
贖南安太守誕年十二隨父向揚州父於路為羣盜所害誕雖童稚而哀感奮
發傾資結客旬朔之內遂得復讎由是州里敬異之贖益州刺史劉俊召為主
簿蕭衍除步兵校尉景明中自漢中歸國既達京師陳伐蜀之計世宗嘉納之
延昌末王師大舉除驍騎將軍假冠軍將軍都督別部司馬領鄉導統軍誕不
願先受榮爵乃固讓實官止奉戎號及奉辭之日詔遣主書趙桃弓宣旨勞勉
若剋成都即以益州許之師次晉壽蜀人大震屬世宗晏駕不果而還後以客
例起家除羽林監蕭衍遣將張齊攻圍益州詔誕為統軍與刺史傅豎眼赴援
事軍還朝正光中秦虜反叛詔誕為西南道軍司假冠軍將軍別將從子午南

出斜谷，建建安，與行蓋魏子建共參謀略。時行益州刺史蕭淵猷遣將樊文煥蕭世澄等率眾數萬圍小劍戍，益州刺史郗珣令子建拒之，因轉營爲文煥所掩，統軍胡小虎崔珍寶並見伴執子建遣使助討之，既而兵馳赴相對，月餘未能摧珍，文煥軍行之谷東峯，名龍嶺山，置柵其上，以防歸路，既以賊衆難可角力，乃密募壯士二百餘人，令夜登山攻其柵，及時火赴，煙焰漲天，賊以遠途不守，連營震怖，既幸諸軍鳴鼓攻擊，文煥大敗，伴斬高計，擒世澄等十一人，文煥爲元帥，先走獲免，孝昌初，子建以誕行華陽郡，帶白馬戍，二年復以誕行巴州刺史，三年朝議以梁州安康郡阻帶江山要害之所，分置東梁州，仍以誕爲鎮遠將軍，梁州刺史，永安二年四月卒，時年六十，贈安西將軍，益州刺史，諡曰莊長子亢。

亢弟胤，字開鏡，武定末，梁州驛騎府司馬。

李苗，字子宣，梓潼涪人，父膺，苗行尚書郎太僕卿，苗出後叔父略，略爲蕭衍寧州刺史，大著威名，王足伐蜀也，衍命略拒足於涪，許其益州，及足還，略遂改授略，將有異圖，衍使人審之，苗年十五，有報雪之心，廷昌中，連歸國，仍陳蜀之計，於是將大將軍高攀西伐，詔假苗龍驤將軍，都督統軍，師次晉壽，世宗晏駕，班師後，以客例除員外散騎侍郎，加襄威將軍，苗有文武才幹，以大功不就，家祿未嘗常懷慷慨，乃上書曰：昔晉室數否，華戎鼎沸，三蒸兩集，叱咤中夏，九服分崩，五方圯裂，聖祚承歷，自北而南，雖滅秦雄，定鼎河洛，唯獨荆揚，尙阻羣教，今令德廣被於江漢，威風遠振於吳楚，國富兵強，家給人足，以九居八之形，有兼弱攻昧之勢，而欲遠讓遺疾子孫，違高祖之本圖，非社稷之深慮，誠宜商度東西，戍防輕重之要，計量疆場，險易安危之理，探測南人攻守窺覷之情，籌算卒乘，器械征討之備，然後去我所短，避彼所長，得其至難，攻其甚易，審其險要，制其膏腴，數年之內，荆揚可并，若推舟楫，即平原，敵後陳前，則江淮之所短，棄車馬，游飛浪，乘流馳逐，非中國之所長，彼不敢入平陸，而爭衡，猶我不能越巨川而趨利，若俱去其短，各恃其長，則東南未見可滅之機，而淮河方有相持之勢，且夫精兵相傾，陰陽恆理，威震遠邇，五德常運，今以至覆攻至弱，必見吞

并之理，如以至弱禦至強，焉有全濟之術，故明王聖主，皆欲及時立功，爲萬世之業，去高而就下，百川以之常流，取易而避難，兵家以之恆勝，今巴蜀孤懸，去建都遠，偏兵獨戍，所統十千，牧守無良，專行劫剽，官由財進，欲以貨成，士民思化，十室而九，延頸北望，日觀王師，若命一偏將，弔民伐罪，風塵不接，可傳檄而定，守白帝之阨，據上流之險，備士治之，蕩建都之通，然後修文制禮，作樂天下，幸甚，豈不感哉，於時蕭宗幼沖，無遠略之意，竟不能納，正光末，二秦反叛，優及三輔，時承平既久，民不習戰，苗以龍兵，且羣衆無算，乃上書曰：臣聞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龍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阻，坐受崩潰，夫聽至風起，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棄，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以備將御情卒，不思長久之計，務奇正之通，必有其救輕敵之志，恐無充國持重之規，如今龍東不守，旣軍敗散，則二秦遂覆，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今且宜勅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別命偏師，精兵數千，出麥積山，以襲其後，則所破之下，羣妖自散，於是詔苗爲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益，緣行蓋魏子建，子建以苗爲郎中，仍領軍，深見知待，孝昌中，還朝，鎮遠將軍步兵校尉，俄兼尚書右丞，爲西北道行臺，與大都督宗正珍孫討汾陽賊，平之，還除司徒司馬，轉太府少卿，加龍驤將軍，於時蕭衍巴西民何難尉等素姓，相率請討巴蜀之間，詔苗爲通直散騎常侍，冠軍將軍，西南道慰勞大使，未發，會殺余朱榮，榮從弟世隆，據榮部曲，屯據河橋，遣通都邑，率莊親幸大夏門，集羣臣博議，百寮恒懼，計無所出，苗獨奮衣而起，曰：今小賊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效節之日，臣雖不武，竊所庶幾，請以一旅之衆，爲陛下徑斷河梁，城陽王徽中尉高道穆贊成其計，莊帝壯而許焉，苗乃募人於馬渚上流，以舟師夜下，去橋數里，便放火船，河流既駛，倏忽而至，賊於兩岸望見火下，相變爭橋，俄然橋絕，沒水死者甚衆，苗身率士卒百許人，泊於小渚，以待南援，旣而官軍不至，賊乃涉水與苗死鬪，衆寡不敵，左右死盡，苗浮河而歿，時年四十六，帝聞苗死，哀傷久之，曰：苗若不死，當應更立。

奇功贈使持節都督梁益巴東梁四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梁州刺史河陽縣開國侯邑一千戶。賜帛五百疋。粟五百石。諡忠烈侯。苗少有節操。志尚功名。每讀勳書。見魏廷請出長安。諸葛不許。常歎息謂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嘗不咨嗟絕倒。太保城陽王徽。司徒臨淮王彧。重之。二王頗或不禮。苗每諫之。及徵龍勢。極極。猶忌。謂苗曰。城陽峰目。先見射聲。今轉彭。解鼓琴。好文詠。尺牘之教。當世罕及。死之日。朝野悲壯之。及莊帝幽崩。世隆入洛。主者追苗。贈封以白世隆。世隆曰。吾爾時羣議。更一二日。便欲大縱兵士。焚燒都邑。任其探掠。賴苗。京師獲全。天下之善士也。不宜追之。

子曇。襲爵。武定末。冀州儀同府刑獄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壽春形勝。南鄰要險。乃建鄴之肩膊。成都之喉嚨。裴叔業夏侯道。運糧。運知機。翻然鶴起。舉地而來。功鹹兩茂。其所以大啓茅賦。兼列旄旗。固其宜矣。植不恆其德。器小志大。斯所以顛覆也。衍才行將略。不逮其終。惜哉。李肅。王江。雖復因人成事。亦為果決之士。淳于誕。好立功名。有志者竟能遂也。李苗。以文武幹局。沉斷過人。臨難慨然。奮其大節。蹈忠履義。殺而後已。仁必有勇。其斯人之謂乎。

魏書卷七十一

魏書卷七十一 考證

裴叔業傳。城庫管箭。悉付康生。○ 臣人龍。按康生。當是奚康生。本書奚康生傳。裴叔業率衆圍涇陽。高祖勅王肅。遣康生馳往救授是也。

淳于誕傳。及時火赴。○ 赴。當作起。

李苗傳。梓潼人。○ 潼。應作潼。

魏書卷七十一 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六十

陽尼 賈思伯 李叔虎 路特慶 房亮 曹世表 潘承基 朱元旭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少好學博通羣籍與上谷侯天護頓丘李彪同志齊名幽州刺史胡泥以尼學藝文雅乃表薦之徵拜秘書著作郎委佛道宜在史錄後改中書學爲國子學時中書監高闡侍中李冲等以尼碩學博識舉爲國子祭酒高祖嘗親在苑堂讀諸經典詔尼侍聽賜帛百匹尼後兼幽州中正出爲幽州平北府長史帶漁陽太守未拜坐爲中正時受鄉人財貨免官尼每自傷曰吾昔未仕不曾羨人今日失官與本何異然非吾宿志命也如何既而還鄉遂卒於冀州年六十一有書數千卷所造字釋數十篇未就而卒其從孫太學博士承慶遂撰爲字統二十卷行於世

尼從子鳴鶴

鳴鶴第季智俱有名於時前後並爲幽州司馬

季智子璠通直散騎常侍

季智從弟荆范陽太守有吏能卒贈平西將軍東益州刺史

季智從子伯慶汝南太守

伯慶從父第藻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太和初舉秀才射策高第以母疾還徵拜中書博士詔兼禮官拜燕宣王廟於長安還授軍遠將軍賜爵魏昌男選爲廷尉正轉考功郎中除建德太守以清貧賜帛六十四尋假軍遠將軍領統軍外防內撫甚得居邊之稱解任還家久之除兗州左將軍府長史又拜瀛州安東府長史加揚烈將軍藻以年老歸家闔門不關世事孝昌中在鄉爲賊帥杜洛周所囚發病卒承熙中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子真字世幹早卒

真第弼字世輔長於吏事本州別駕加輕車將軍屬洛周陷城弼遂率宗親南渡河居於青州值邢果起逆青州城民疑河北人爲果內應遂害弼時年四十八

子撫襲祖爵

弼第斐武定末尚書右丞

斐從弟令鮮京兆王愉郎中令坐同愉反逃竄免會赦除名

子世和武定末齊州驃騎司馬

斐從弟延與南幽州刺史

延與從弟固字敬安性倜儻不拘小節少任俠好劍客弗事生產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速博覽羣籍有文才太和中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陽板府法曹行參軍假陵江將軍昶嚴暴治軍甚急三軍戰慄無敢言者固啓諫并面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固在軍勇決志意剛雅了無懼色昶甚奇之軍還言之高祖年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署城局仍從昶鎮彭城板兼長史俄以憂去任裴叔業以淮南內附世宗詔平南將軍廣陵侯元衍與司徒彭城王勰同鎮壽春勰固爲行司馬遷除太尉西閣祭酒兼廷尉評上改定律令議除給事中出爲試守平北太守甚有惠政久之以公事免後除給事中領侍御史轉治書勰奏廣平王懷汝南王悅南陽長公主及使懷荒鎮將萬貳望風逃走勰恆農太守裴榮免官時世宗廣訪得失固上露言表曰臣聞爲治不在多方在於力行而已當今之務宜早正東儲立師傅以保護立官司以防衛以保蒼生之心攬權術親宗室彊幹弱枝以立萬世之計舉實賈斷不肖使野無遺才朝無素餐孜孜萬幾躬勸庶務使民無謗讟之聲省徭役薄賦斂修學官建舊章責農桑賤工賈絕談虛靡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存元元之民以救飢寒之苦上合昊天之心下悅億兆之望然後備器械修甲兵習水戰誠吳會撰封禪之禮襲軒唐之軌同彼七十二君之徽號協定鼎萬河之心副高祖殷勤之寄上與三聖比隆下與五帝齊美豈不茂哉臣位卑職昧言不及義屬聖明廣訪敢獻瞽言伏願陛下留神少垂究察初世宗委任羣下不甚親覽好

桑門之法，尚書令高肇以外戚權重，專決朝事，又咸陽王禧等並有量故，宗室大臣相見疎薄，而王畿民庶勞敝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賦，稱恆代田漁樂樂，侈靡之事，節以中京禮儀之式，因以諷諫，辭多不載，世宗末，中尉王顯起宅，既成，集寮屬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對曰：晏學淋隘，流稱于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蓋同傳舍耳，唯有德能卒，顯嘿然，他日又謂固曰：吾作太府卿，庫藏充實，卿以為何如？固對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賦贖，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為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豈不戒哉？顯大不悅，以此銜固，又有人間固於顯，顯因奏固，請米麥，免固官，既無事役，遂闔門自守，著演賦，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其詞曰：紹有周之退軌，初錫世於河陽，建甸侯而列爵，與王室而並昌，遭季葉之紛亂，仍矯迹於夏鄉，棄衛侯之楨弼，乃植根於幽方，自祖考而輝烈，逮余躬而駸微，懼堂構之頽撓，恐崩毀其洪基，心惴惴而慄慄，若臨深而履薄，登喬木而長吟，抗幽谷而靡託，何身輕而任重，懼顛墜於峻壑，憑神明之扶助，雖幽微而獲存，賴先后之醇德，乃保護其遺孫，伊日月之屢遷，何四時之相通，知年命之有期，今慨幹流之不息，傷艱蹙之相承，令悲屯蹇而日臻，心惻愴而不憚，乃有懷於古人，或垂綸於涓濱，令有胥靡於傳巖，既應絲而赴兆，今作殷周之元鑒，孔栖栖而不息，令終見黜於庶邦，墨馳聘而不已，今亦舉世而不容，有雲孤而爭國，令有讓位而探微，有驪馬而赴會，令有棲遲以俟時，曹納辛而哀亡，令哀戮田而曹威，鮑授州而得時，令韓棄牧而失性，趙堯門而誕聖，令終天隱而不繁，衛浪經於世難，令啓洪業於宣元，釋皋繇之法憲，令見寥六之先亡，練疑枉於想獄，令寧于公之獨昌，明禍福之同門，令知休咎之異途，尋倚伏之無源，令或先趾而後舒，賜憑軒而策駟，令撫清琴而自娛，憲服敵於陋巷，令蘊六藝於蓬廬，物計行而致位，令錯謀合而身便，蕭功成而福集，令轉勳立而禍并，紛回平而締結，今亮未識其幽情，有積毀而思呢，今有積譽而寵衰，或形乖而意合，令或身密而志離，情與貌而紛競，令體與職而交馳，且流言而見疑，令先緣謗而益信，樂食子而中疎，令巴放麩而日進，或舉世而稱賢，令偶不合於主心，或居鄉而三

黜，今獨為時之所欽，或負鼎而干主，令或杖策於幽林，或望旗而色阻，令或臨危而撫琴，道有大而由小，令義有顯而必微，理實在於得要，令事終成於會機，每一日而三省，令亦有念而九思，孰有是而可是，令孰有非而可非，石育子而啓夏，令紀遺卵而孕殷，鳥藉冰而存棄，令虎乳孩以字文，發昇舟而魚躍，令李潛艇而覆雲，或揮戈而爭帝，令或洗耳而辭君，道曲成而不一，令神參差而異兆，茲聖達之未明，令豈前修之克了，迷白日之近遙，令方有闕於天表，且臨海而觀瀾，令何津源之杳杳，文運輝而身徂，令景守節而災移，湯改祝而革命，令豐投策而諾龜，困據胎而為巨，令友發文而自相，風吹鷗而襄墜，令神壓紐而平王，彼羸縮之由人，令信吉凶之在己，或動憂以減齡，令亦安樂而獲祉，弟成師而害兄，令父純臣而烹子，識同命於三君，令兆先見於喬奴，始樓桑而發輝，令終龍變於巴庸，繞闔門而結慶，令鸞蟬蛻於三江，水浩浩而襄陵，令竊息壤而瘠之，蛟殛死於羽山，令禹宣力而營之，鑿龍門以通河，令疎九江而入海，總九州以攸同，令甄五都之所在，雖父子之同氣，令乃業行之丕改，以惠養為福，今痛比干之殘軀，以佞諛為獲安，令晒宰語之見屠，以舉士而受賞，令悼史遷之腐刑，以進為無益，令見鄂秋之專城，以仁義為桂棹，令信揖讓之勞疲，以放曠為懸解，令傷六親之乖離，哀越種之被戮，令嘉范蠡之脫羈，飲四皓之高尚，令歎伊周之涉危，望仗鉞而先鋒，令光安車而勿顧，求封賞於寸心，令夢台裏於遠慮，或忌賢而獨立，令或慕君以自樹，既思匿而名揚，令亦求清而反汗，見乘光之紛錯，令親變化之無方，心營營而擾擾，令乃探衷而準常，儼端坐於敵筵，令始拂龜而整策，冀靈鑿之祐余，令願告余以忠益，龜發兆以施靈，令利去華而守約，著布列而成卦，令保龍潛而勿躍，踵嘉運之玄蹤，令追考盤於巖壑，登名山以恬澹，令辭朝市之紛若，奉貞吉於占繇，令翻夕警而展裝，揖許公於箕橫，令語夷齊於首陽，瞻嵩華之嵒嵒，令眺恆碣之磧磧，陵江湖之駭浪，令昇書閣以尚羊，乘玄虬之奕奕，令鳴玉鑿之瑤瑤，浮滄波而濯足，令入三山而解裳，謁伯禹於塗山，令詰三苗於三危，登蒼梧而退眺，令訪二妃於有嬌，追祝融於荆羊，令問洛宓於馮夷，陵回聽而上驥，令窮深谷而下軌，松扶水而遠馳，令

見虞淵之威微乘閨風之峻坂兮。觀王母於崑崙昇瑤臺而奏歌兮。坐瓊室而賦詩。託赤水以寄命兮。附光風以傳辭。出現岫之崢嶸兮。入汜林之杳鬱。採鍾山之玉璞兮。收珠澤之珂瑛。攜羽民而遠遊兮。探長生之妙術。騰雲霧而竊冥兮。變域中之穢質。望玄關之寂寥兮。過寒門而懷悲。揖若士於霄際兮。求霧縠於海湄。憑帝臺而肆眺兮。歷層冰而風馳。越弱水之滄溟兮。躡不周之峻嶮。屑瓊葉以爲糧兮。搗玉液以爲漿。結秋蘭以爲佩兮。攬白霓以爲裳。望景雲而上征兮。撫閭闔而啓扉。肅百神而警策兮。奏中皇於紫微。聆鈞天而九變兮。耽廣樂而忘歸。忽心移而志駭兮。戀舊京而依依。握招搖以爲旂兮。巡天漢而下遊。建雲旗之逶迤兮。御回風之瀏瀏。策王夏以敎導兮。命風伯以挾輶。符屏翳以清路兮。告河鼓以具舟。聊右次於析木兮。適回駕於青丘。訪古人以首陽兮。亦問道於嶠嶠。觀三韓之累累兮。見舟服之悠悠。瞻維常之鬱鬱兮。買楛矢之啾啾。心招招而惕惕兮。志憫憫而綿綿。伊五嶽之連連兮。何四海之涓涓。瞻九河其如帶兮。觀三江其沅然。夫五都之總總兮。尙何足以遊盤。彼八方之局促兮。殊無可以達觀。方吞覆而棄粒兮。亦屑玉而鍊丹。漱醴泉以養氣兮。吸沆瀣以當餐。陸建木之長柯兮。援木禾之修莖。咀玉髓而充渴兮。嚼正陽以長生。參松喬而撫翰兮。侶浮丘而上征。嗟域中之默默兮。詎堪寫其深情。情盤桓而猶豫兮。志狐疑而未決。久放蕩而不還兮。心惆悵而不悅。憶慈親於故鄉兮。戀先君於丘墓。回遊駕而改轍兮。縱歸轡而緩御。僕眷眷於短街兮。馬依依於跬步。還故園而解羈兮。入茅宇而返素。耕東臯之沃壤兮。釣北湖之深潭。養慈顏於婦子兮。競獻壽而薦甘。朝樂酣於濁酒兮。夕寄忻於素琴。飄風雅以導志兮。蘊六籍於胸襟。教儒墨之大教兮。崇逸民之遠心。播仁聲於終古兮。流不朽之徽音。進不求於聞達兮。退不營於榮利。泛若不繫之舟兮。湛若不用之器。不潔其身兮。不屑於位。不拘小節兮。不求曲備。實靈運以託己兮。任性命之遭隨。既聽天而委化兮。無形志之兩疲。除紛競而靖默兮。守坤寂以無爲。寄後賢以藉賞兮。寧息時之弗知。亂曰。稟元承命。人最靈兮。天壽否泰。本天成兮。體源究道。歸聖哲兮。隨化委運。能違節兮。顯親揚名。德之上兮。保家全身。亦厚量兮。越世浮動。

達性命兮。聖始究終。同水鏡兮。志願不合。思遠遊兮。陵虛騁志。從所求兮。周歷四極。騰八表兮。形勞志沮。未夏道兮。反我遊駕。養慈親兮。躬耕練藝。齊至人兮。固又作刺譏疾幸詩二首。曰。巧巧伎佞。讒言與兮。營營習習。似青蠅兮。以白爲黑。在汝口兮。汝非腹囊。毒何厚兮。巧伎巧佞。一何工矣。司閉司忿。言必從矣。朋黨噂喙。自相同矣。浸瀾之譖。傾人墮矣。成人之美。君子責焉。攻人之惡。君子恥焉。汝何人斯。譖毀日繁。予實無罪。聘汝詭言。番番緝緝。讒言側入。君子好讒。如或弗及。天疾讒說。汝其至矣。無妄之禍。行將及矣。泛泛遊鬼。弗制弗拘。行藏之徒。或智或愚。維予小人。未明茲理。毀與行俱。言與譽起。我其懲矣。我其悔矣。豈求人兮。忠恕在己。彼詭譎兮。人之靈兮。刺促昔粟。罔顧恥辱。以求媚兮。邪干側入。如恐弗及。以自容兮。志行福小。好習不道。朝挾其車。夕承其輿。或騎或徒。載奔載趨。或言或笑。曲事親要。正路不由。邪徑是蹈。不識大猷。不知話言。其朋其黨。其徒實繁。有詭其行。有佞其言。違除戚施。邪媚是欽。既龍且。且以逞其心。是信是任。敗其以多。不始不慎。末如之何。習習宰縣。管管無極。梁丘寡智。王鉞淺識。伊戾惠夫。異世同力。江充趙高。甘言似直。賢刁上官。擅生羽翼。乃如之人。僞喪其德。豈徒喪邦。又亦覆國。嗟爾中下。其親其昵。不謂其非。不覺其失。好之有年。寵之有日。我思古人。心焉若疾。凡百君子。宜其慎矣。覆車之鑒。近可信矣。言既備矣。事既至矣。反是不思。維慶及矣。肅宗卽位。除尙書考功郎。奏諸秀孝中第者。聽敎自固始。大軍征碭石。勅爲僕射。李平行臺七兵郎中。平奇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之。又命固節度水軍。固設奇計。先期乘賊。獲其外城。軍罷。太傅清河王擇舉固除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郎中令。拜加寧遠將軍。時悅年少。行多不法。屑近小人。固上疏切諫。拜面陳往代諸王賢愚之分。以感動悅。悅甚敬憚之。擇大悅。以爲舉得其人。熙平二年。除洛陽令。將軍如故。在縣甚有威風。丁母憂。號慕毀病。杖而能起。練禪之後。猶酒肉不進。時固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親族。咸敷服滿。神龜末。清河王擇領太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擇被害。元義秉政。朝野震悚。擇諸子及門生吏寮。莫不應禍。隱避不出。素爲擇所厚者。彌不自安。固以書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擊聞而歎曰。

雖樂布王脩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及汝南王悅為太尉。選舉多非其人。又輕肆搢搢。固以前為元卿。雖離國猶上疏切諫。事在悅傳。悅辟固為從事中郎。不就。正光二年。京兆王繼為司徒。高選官寮。辟固從事中郎。加鎮遠將軍。府解。除前軍將軍。鎮遠如故。又典科揚州勳賞。初。破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而朝賞未及。至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勳。更表崇雖貴戚。固據理不撓。談者稱焉。四年九月卒。時年五十七。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諡曰文固。剛直雅正。不畏權勢。居官清潔。家無餘財。終歿之日。室徒四壁。無以供喪。親故為其棺斂焉。初。固著緒制一篇。務從儉約。臨終又勅諸子一遵先制。固有三子。長休之。武定末。黃門郎。

休之。第齡之。字子衡。少著才名。辟司徒行參軍。早為門生所害。時人悼惜之。賈思伯。字士休。齊郡益都人也。世父元壽。高祖時。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思伯釋褐奉朝請。太子步兵校尉。中書舍人。轉中書侍郎。頗為高祖所知。常從征伐。及世宗即位。以侍從之勤。轉輔國將軍。任城王澄之圍鍾離也。以思伯持節為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為後殿。澄以思伯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虛談。今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時論稱其長者。後為河內太守。不拜。尋除鴻臚少卿。以母憂免。服闋。徵為滎陽太守。有政績。遷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授業。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及思伯之部。送鐵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慚。不往。時人稱數焉。尋以父憂免。後除征虜將軍。光祿少卿。仍拜左將軍。兗州刺史。肅宗時。徵為給事黃門侍郎。因請拜掃還鄉里。未拜。以風聞免。尋除右將軍。涼州刺史。思伯以州邊遠。不樂外出。辭以男女未婚。靈太后不許。舍人徐紇言之。得改授太尉長史。又除安東將軍。廷尉卿。思伯自以儒素為業。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轉衛尉卿。于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按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殷夏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

室十二堂。按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管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豳豳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按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陰陽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按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為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論。非為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授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自為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施行于今。雖有不同。時說然耳。尋鄭此論。非為無當。按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為可按。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于幹靈臺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學者善其議。又還太常卿。兼度支尚書。轉正都官。時太保崔光疾甚。裴薦思伯為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為侍讀。思伯遂入授肅宗杜氏春秋。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畫授性謙和。輕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思伯曰。公今貴重。軍能不驕。思伯曰。裴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為雅談。為元義所寵。論者觀其趨勢。孝昌元年卒。贈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文貞。

于彥始武定中淮陽太守。

恩伯第思同字士明少屬志行雅好經史釋褐彭城王國侍郎五遷尚書考功郎青州別駕久之遷鎮遠將軍中散大夫試守萊陽太守尋即真後除平南將軍冀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姓安之及元顥之亂也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光護並不降莊帝還宮封營陵縣開國男邑二百戶除撫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青州大中正又為鎮東金紫光祿大夫仍兼黃門尋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遷郵後除黃門侍郎兼侍中河南慰勞大使仍與國子祭酒韓子熙並為侍

講授靜帝杜氏春秋又加散騎常侍兼七兵尚書尋拜侍中與和二年卒贈使持節都督青徐光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徒公青州刺史諡曰文獻初思同之為別駕也清河崔光韶先為治中自恃實地恥居其下聞思同還鄉遂便去職州里人物為思同恨之及光韶之亡遺誠子姪不聽求贈思同遂上表訟光韶操業登時蒙贈諡論者數尚焉思同之侍講也國子博士遂西衛冀隆為服氏之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駁冀隆乖錯者十一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後魏郡

姚文安樂陵秦道靜復述思同意冀隆亦葬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冀隆說至今未能裁正焉

李叔虎渤海蓆人也從祖金世祖神廳中與高允俱被徵位至征南從事中郎叔虎好學博聞有識度為鄉閭所稱太和初拜中書博士與清河崔光河間邢

戀並相親友轉議郎久之遷太尉從事中郎轉國子博士本國中正攝樂陵中正性清直甚有公平之稱後兼散騎侍郎太極都將事訖除高陽太守固辭不拜尋除顯武將軍太尉高陽王雍諮議參軍尋以其器操重之尋除假節行

華州事為吏民所稱永平四年辛年五十四贈冠軍將軍南青州刺史諡曰穆兄叔寶州舉秀才拜頓丘公國郎中令遷太常丞延昌末叔寶為第臺戶及從

弟歸伯同沙門法慶反陷破郡縣叔寶當坐遇病死於洛陽獄

子伯寶光祿大夫叔寶從弟鳳歷尚書郎中國子博士坐第同京北王愉逆除名

鳳從子長仁字景安頗有學涉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累

遷平南將軍沛郡太守仍為彭城太守又從尉元討定南境賜爵延陵男徵拜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劉準行還以疾除北海內史詔賜醫藥凡在三郡吏民安

之尋卒武定中贈安南將軍七兵尚書冀州刺史男如故長仁從弟述字道與有學識州舉秀才拜太常博士使詣長安冊祭燕宣王廟

還除尚書儀曹郎爵爵縣男稍遷建興太守卒子象字孟則清簡有風概博涉羣書初襲爵為徐州平東府功曹參軍遷冀州

治中有勳績久之拜散騎侍郎加車騎將軍尋轉中書侍郎出為青州太傅開府諮議參軍行北徐州事本將軍光祿大夫齊文襄王引為開府諮議參軍加

征東將軍與和二年兼散騎常侍使於蕭衍三年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諡曰文簡以子子貞預義之勳也

子貞歷司空長史武邑太守司徒右長史陽平太守入為吏部郎中出為驃騎將軍兗州刺史坐食汗賜死

路特慶字伯瑤陽平清瀾人也祖瑒陽平太守特慶有幹用與廣平宋觀俱知名為鄉閭所稱相州刺史李安世並表薦之太和中除奉朝請特慶以從兄文

舉有才望因推讓之高祖遂並拜焉稍遷尚書儀曹郎轉左民郎行潁川郡出為華州安定王征虜府長史尋以母憂去職仍轉定州河間王琛長史琛貪暴

肆意特慶每進苦言年四十八卒贈左將軍安州刺史諡曰襄子祖璧給事中特慶弟仲信亦好學為太尉參軍稍遷奉車都尉開府掾章武王融之討葛榮也仲信為其都督府長史融敗殛仲信遂亦免業仲信弟思略字叔約有識尚冀州安東府騎軍參軍子祖遺武定末太學博士思略弟思令字季備初為廣陽王司空參軍轉司空城局參軍司徒記室威遠將軍尚書左民郎轉右民時天下多事思令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唯祀與戎戎之有功在於將帥三代不必別民取治不第五霸不必異兵各能則定有

湯武之賢，猶須伊望之佐，堯舜之聖，尚有稷契之輔，得其人也，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也，三河方為戰地，何者，勳之甚易，靖之至難，竊以比年以來，將帥多是寵貴子孫，軍幢統領，亦皆故義，託附貴戚子弟，未經戎役，至於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擡腕，便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怖懼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銳，強壯居後，以安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不策，任羊質之將，羸不練之兵，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令不敗，豈有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又怖敵，遲延而不進，國家便謂官號未滿，重爵屢加，復疑賞賚之輕，金帛日賜，幣藏空虛，民財殫盡，致使賊徒更增，膽氣益盛，生民損耗，荼毒無聊，主歎臣哀，何心寢食，臣雖位微，竊不違舍，臣聞孝行出於忠貞，節義率多果決，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捨上所輕，求下所重，黜陟幽明，賞罰善惡，搜徒簡卒，練兵習武，甲密誓，彊弓調矢，勁謀夫既設，辯士先陳，曉以安危，示其禍福，如其不悛，以我義順之師，討茲悖逆之輩，豈異厲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雖愚者知其不旋踵矣，敢以愚短，昧死陳誠，尋拜假節，征虜將軍，陽平太守，又割冀州之清河，相州之陽平，齊州之平原，以為南冀州，仍以恩令為左將軍，南冀州刺史，假平東將軍，都督，時葛榮遣其清河太守，據季虎高唐城，以招叛民，恩令乃命麾下，并率鄉曲，潛軍夜往，出其不意，遂大破之，徐乃收衆南還，又詔恩令，并領冀州流民，及葛榮城，還鎮平原，後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天平三年三月卒，時年五十一，贈驃騎將軍，定州刺史，特優從叔景略，起家，中書博士，太和中，尚書郎，本郡中正，出為齊州魏郡平原二郡太守，卒。

景略弟雄，字仲略，容貌偉異，以軍功為給事中，高祖嘗對羣臣云，路仲略好尚書郎才，僕射李冲云，其人宜為武職，遂傳，轉太尉，咸陽王錄事，奉軍，遷伏波將軍，奉車都尉，卒，贈頓丘太守。

景略從祖第法常，幼而修立，為郡功曹，早卒，儼同李神，儼與之有舊，每云諸路前輩中，有路法常，足為名士，謂必遠至，而竟無年，天下事誠難知也。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也，父法延，譙郡太守，亮好學，有節操，太和中，舉秀才，為奉

朝議，拜祕書郎，又兼員外散騎侍郎，副中書侍郎宋弁，使於蕭贖，還除尚書二千石郎中，濟州中正，兼員外常侍，使高麗，高麗王託疾不拜，以亮辱命，坐白衣守郎中，後除濟北太守，轉平原太守，以清嚴稱，時冀州刺史京兆王愉，據州反，平原界在河北，與愉接壤，愉乃遣人說亮，啖以榮利，亮即斬其使人，發兵防捍，愉怒，遣其大將張靈和率衆攻亮，亮督屬兵，喻以逆順，出城拒擊，大破之，尋遭憂解任，服終，除左將軍，汲郡太守，遷前將軍，東荊州刺史，亮留心撫納，夷夏安之，時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啓第子超為奉朝請，議者稱之，轉平東將軍，滄州刺史，入為光祿大夫，加安東將軍，永安二年卒，年七十一，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

子東，字元約，卒於光祿大夫。

亮弟詮，字鳳舉，尚書郎本州中正，卒，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

詮弟悅，字季欣，解褐廣平王懷國常侍，轉青州平東府中兵參軍，加宣威將軍，遷高陽太守，轉廣川太守，加鎮遠將軍，普泰中，濟州刺史，張瑒表所部置南清河郡，仍請悅為太守，朝廷從之，凡歷三郡，民吏安之，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與和二年卒，年七十，贈征東將軍，濟州刺史。

長子超，字伯穎，武定末，司徒錄事參軍，濟州大中正。

超弟昭，淮州驃騎大將軍府長史。

曹世表，字景昇，東魏郡魏人也，魏大司馬休九世孫，祖讓，父慶，並有學名，世表少喪父，舉止有禮度，性雅正，工尺牘，涉獵羣書，太和二十三年，尚書僕射任城王澄，奏世表為國子助教，頗失意，後轉司徒記室，與武威賈思伯，范陽盧同，龐西辛雄等，並相友善，侍中崔光，鄉里貴達，每稱美之，遇患歸鄉，承平中，除兗州左將軍府司馬，非其所願，復以病解，延昌中，除清河太守，治官省約，百姓安之，正光中，拜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大將軍京兆王繼西征，以為從事中郎，攝中水兵事，自當煩劇，論者皆稱其能，遷都，拜司空長史，孝昌中，齊齊頻年反亂，詔世表持節慰諭，還都，轉尚書右丞，後加征虜將軍，出行豫州刺史，值蕭衍將法僧珍陷東豫州，州民劉獲，鄭辯，反於州界，為之內應，朝廷以源子恭代世表為

州以世表爲東南道行臺率元安平元顯伯皇甫林等討之於時賊衆彊斷小殷關驛使不通諸將以士馬單少皆敗散之餘不敢復戰咸欲保城自固世表時患背腫乃與病出外呼統軍是云寶謂之曰湛僧珍所以敢深入爲寇者以獲辯皆州民之望爲之內應向有驛至知劉獲移軍欲迎僧珍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獲破則僧珍自走東南清服卿之功也乃簡選兵馬付寶討之促令發軍日暮出城比曉兵合賊不意官軍卒至一戰破獲諸賊悉平湛僧珍退走唯鄭辯與子恭親舊亡匿于恭所世表召諸將吏衆責子恭收辯斬之傳首京師勅遣中使宣旨慰諭賜馬二匹衣服被褥復以世表行豫州事行臺如故還朝加左將軍兼尚書東道行臺汾河分立鎮戍以備葛榮行達青州遇患卒時年五十四永熙中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

潘永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也父靈虬中書侍郎永基性通率輕財好施爲冀州鎮東府法曹行參軍遷威烈將軍揚州曲陽戍主轉西破石戍主治陳留南梁二郡事頗有威惠轉揚州車騎府主簿累遷虎賁中郎將直隸前將軍出爲持節平北將軍冀州防城都督長樂太守于時葛榮攻信都長圍逼水以灌州城永基與刺史元孚同心戮力晝夜防拒外無軍援內乏糧儲從春至冬力窮乃陷榮欲害孚永基請以身代孚死永安二年除潁川太守遷鎮東將軍東徐州刺史時蕭衍將曹世宗馬洪武等率衆來寇永基出討破之永熙中爲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尋加衛大將軍復除東徐州刺史前後在州爲吏民所樂代還京師元象初卒年五十六贈散騎常侍都督冀瀛洲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徒公冀州刺史

長子子禮州主簿

子禮弟子智武定中太尉士曹參軍
朱元旭字君昇本樂陵人也祖霸真君末南叛投劉義隆遂居青州之樂陵元旭頗涉子史開解几案起家清河王國常侍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頻使高麗除尚書度支郎中神龜末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元旭與隴西辛雄范陽祖盤泰山羊深西平源子恭並以才用見留尋加鎮遠將軍兼尚書右丞仍郎中

本州中正時關西都督蕭寶夤啓云所統十萬食唯一月於是肅宗大怒召問所由錄令以下皆推罪於元旭元旭入見於御座前屈指校計寶夤兵糧乃踰一年事乃得釋除通直散騎常侍永安初加平東將軍尚書左丞光祿大夫後轉司農少卿遷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中復拜尚書左丞既無風操儉仰隨俗性多機數自容而已於時朝廷分汲郡河內二界挾河之地以立義州安置關西歸款之戶除元旭使持節驃騎將軍義州刺史武定三年夏卒於州年六十七贈本將軍幽州刺史

子敬道武定中司徒長流參軍
史臣曰陽尼學義之迹世不乏人固遠氣正情文學兼致賈思伯門有舊業經明行修唯兄及弟並擢儒素李路器尚所及俱可觀者象風采詞涉亦當年之俊民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旭拔萃從宦咸享名器各有由也

魏書卷七十二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六十一

奚康生 楊大眼 崔延伯

奚康生，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也。世為部落大人。祖直，平遠將軍。奚康生將入為鎮北大將軍。內外三都大官。賜爵長進侯。卒贈幽州刺史。諡曰簡。父普憐，不仕而卒。太和十一年，蠕蠕類來寇邊。奚康生鎮都將李兗討擊之。康生性驍勇，有武藝，弓力十石，矢異常，箭為當時所服。從兗為前驅，軍主類戰陷陣，壯氣有聞。由是為宗子。兗主從，為征虜將軍。奚康生時為軍主，謂友人曰：如其津路，高祖勅曰：能破中堵賊者，以為直閣將軍。康生時為軍主，謂友人曰：如其剋也，得暢名績，脫若不捷，命也在天。丈夫今日，何為不決，遂便應募。縛獲積柴，因風放火，燒其船艦，依煙直進，飛刀亂斫，投河溺死者甚衆。乃假康生直閣將軍。後以勳除中堅將軍。太子三校西臺直後，吐京胡反，自號辛支王。康生為軍主，從章武王彬討之。胡遣精騎一千，邀路斷截。康生率五百人拒戰，破之。追至石羊城，斬首三十級。彬甲卒七千，與胡對戰，分為五軍，四軍俱敗。康生軍獨全。還為統軍，率精騎二千，追胡至車突谷。詐為降，胡皆謂死，爭欲取之。康生騰騎奮矛，殺傷數十人。胡遂奔北。辛支輕騎退去。康生百餘步，彎弓射之，應弦而死。因俘其牛羊駝馬，以萬數。蕭寶卷將陽，一招誘邊民。康生復為統軍。從王肅討之。進圍其城。蕭寶卷將張伏護自昇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生射之，以彊弓大箭，望樓射寶卷。即入應箭而斃。彼民見箭，皆云狂弩，以殺伏護。賞帛一千匹。又頻戰，再退其軍。賞三階。帛五百匹。蕭寶卷將裴叔業率眾圍揚陽，欲解。魏陽之患，詔遣高聰等四軍往援之。後遣都督廣陵侯元衍，並皆敗退。時刺史孟表頻告高祖，勸蕭寶卷遣康生往赴援。一戰大破之。賞二階。帛一千匹。及壽春來降也。遣康生領羽林一千人，給龍鞍馬兩匹，馳赴壽春。既入其城，命築城內。蕭老，宣詔撫養。俄而蕭寶卷將桓和領軍築城。陳伯之據硤石，民心駭動。頗有異謀。康生乃防禦內外。音信不通。圍城一月。援軍乃至。康生出擊桓和伯之等。

二軍並破走之。拔梁城，合肥洛口三戍，以功遷征虜將軍，封安武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出為南齊州刺史。後蕭衍都洲，遣軍主徐濟寇邊。康生率將出討，破之。生擒濟，賞帛千匹。時蕭衍聞康生能引彊弓，力至十餘石，故特作大弓兩張，送與康生。康生得弓，便會集文武，乃用平射，猶有餘力。其弓長八尺，把中國尺二寸，箭鏃如今之長箭，觀者以為希世絕倫。即表送置之。武庫又蕭衍遣將宋黑率眾寇彭城。時康生遭母憂，詔起為別將，持節假平南將軍，領南齊州諸軍擊走之。後衍復遣都督臨川王蕭宏，副將張惠紹，勒甲十萬，規寇徐州。又假宋黑徐州刺史，領眾二萬，水陸俱進，徑圍高塚戍。詔授康生武衛將軍，持節假平南將軍，為別將，領羽林三千人，騎步甲士，隨便割配。康生一戰，敗之。還京，召見宴會。賞帛千匹。賜驛驢御馬一匹。出為平西將軍，華州刺史。頗有聲績。轉涇州刺史。仍本將軍，以輒用官，爰瓦為御史所劾，削除官爵。尋復之。蕭衍直閣將軍徐玄明，戍於郁州，殺其刺史，張獲以城內附。詔遣康生迎接。賜細御銀鑪，一張，并棗栗果。面勅曰：果者，果如朕心。貴者，早遂朕意。未發之間，郁州復叛。時揚州別駕裴詢謀反，除康生平東將軍，為別將，領羽林四千討之。會事平不行，遭父憂，起為平西將軍。西中郎將是歲，大舉征蜀。假康生安西將軍，領步騎三萬，邪趣綿竹。至龍右，世宗崩，班師。除衛尉卿，出為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為虎豹之祟。徵拜光祿卿，領右衛將軍，與元義同謀。廢皇太后，遷撫軍大將軍。河南尹，仍右衛領左右。與子難妻左衛將軍侯剛女。即元義妹也。又以其通姻，深相委託。三人率多俱宿禁內。時或逃，出以康生子難為牛牛備身。康生性驍武，言氣高，下義稱憚之。見于顏色，康生亦微懼。不安。正光二年三月，肅宗朝，皇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送舞。次至康生。康生乃為力士舞，及於折旋，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瞋目，顯首，為殺縛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取言。日暮，太后欲攜肅宗，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朝乾，續御在，南何勞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問，誰敢臣莫敢應。皇太后自起，援肅宗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嗚萬歲於後。近侍皆唱萬歲。肅宗

引前入閣左右競相排闥不得開康生奪其子離千牛刀斫直後元恩輔乃得定肅宗既上殿康生時有酒勢將出處分遂為義所執鏃於門下至曉又不出令侍中黃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康生斬刑離處絞刑又與剛並在內燔詔決之康生如委難怨死從流離哭拜辭父康生忻子免死又亦慷慨了不悲泣語其子云我不及死汝何為哭也有司驅逼奔走赴市時已昏闇行刑人注刀數下不死於地刻截咸言果有意旨逼至苦痛嘗食與御羹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內亦就市絞刑康生久為將及臨州尹多所殺戮而乃信向佛道數捨其居宅以立寺塔凡歷四州皆有建置死時五十四

子離年十八以侯剛子婿得俸百日竟徙安州後尚書盧同為行臺又令殺之康生於南山立佛圖三層先死忽夢崩壞沙門有為解云禮越當不吉利無人供養佛圖故崩耳康生稱然竟及禍暈太后反政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又追封壽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子剛襲武定中青州開府主簿齊受理爵例降

剛弟定國襲康生安武縣開國男

楊大眼武郡氏難當之孫也少有膽氣跳走如飛然側出不為其宗親顧待頗有飢寒之切太和中起家奉朝請時高祖自代將南伐令尚書李冲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冲弗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臂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歎冲曰自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為軍主大眼願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終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為統軍從高祖征宛葉穰鄧九江鍾離之間所經戰陳莫不勇冠六軍世宗初裴叔業以壽春內附大眼與裴叔業等率眾先入以功封安成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除直閣將軍尋加輔國將軍游擊將軍出為征虜將軍東荊州刺史時蠻酋樊季安等反詔大眼為別將統都督李崇討平之大眼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於攻陳遊獵之際大眼令妻潘戎裝或齊鏃戰場或並羅林整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言笑自得時指之謂人曰此潘將軍也蕭衍遣其前江州刺史王茂先率眾數萬次于樊雍招

誘虜夏規立宛州又令其所署宛州刺史雷豹領軍主曹仲宗等領眾二萬偷據河南城世宗以大眼為武衛將軍假平南將軍持節都督統軍曹敬郎虬樊魯等諸軍討茂先等大破之斬行輔國將軍王花龍驤將軍申天化俘虜七千有餘衍又遣其舅張惠紹總率眾軍竊據宿豫又假大眼平東將軍為別將與都督邢辯討破之遂乘勝長驅與中山王英同圍鍾離大眼軍城東守淮橋東西二道屬水汎長大眼所統軍劉神符公孫社兩軍夜中爭橋奔退大眼不能禁相尋而走坐徙為營州兵承平中世宗追其前勳起為試守中山內史時高肇征蜀世宗慮蕭衍便軼徐揚乃徵大眼為太尉長史持節假平南將軍東征別將韓都督元透逼禦淮肥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雄勇喜其更用畫省闕巷觀者如市大眼次離南世宗崩時蕭衍遣將康絢於浮山逼淮規渡壽春詔加大眼光祿大夫率諸軍鎮荆山復其封邑使與蕭寶夤俱征淮堰不能剋遂於堰上流鑿渠決水而還加平東將軍大眼善騎乘裝束雄峻擐甲折旋見稱當世撫巡士卒呼為兒子及見傷痍為之流泣自為將帥恆身先兵士衝突堅陣出入不疑當其鋒者莫不摧拉南賊前後所遣督將軍未渡江預皆長饒傳言淮泗荆沔之間有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即止王肅弟子秉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為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果皆以為關張弗之過也然征淮堰之役喜怒無常揮捷過度軍士頗憾焉識者以為性移所致又以本將軍出為荊州刺史常縛為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召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政如此相殺也又北清郡嘗有虎審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於穰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常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為寇盜在州二年而卒大眼雖不學恆遣人讀書坐而聽之悉皆記職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有三子長甄生次領軍次征南皆潘氏所生氣幹咸有父風初大眼徙營州潘在洛陽頗有失行及為中山大眼側生女夫趙延實言之於大眼大眼怒幽潘而殺之後娶繼室元氏大眼之死也甄生等聞印授所在時元始懷孕自指其腹謂甄生等曰開國當我兒

襲之汝等婢子勿有所望。甄生深以為恨。及大眼喪將還京。出城東七里營車而宿。夜二更。甄生等開大眼棺。延寶怪而問之。征南射殺之。元祐走入水。征南又彎弓射之。甄生曰。天下豈有害母之人。乃止。遂取大眼屍。令人馬上抱之。左右扶挾以叛。荆人畏甄生等。馳勇不敢苦追。奔於襄陽。遂歸蕭衍。

崔延伯博陵人也。祖壽於彭城。陷入江南。延伯有氣力。少以勇壯聞。仕蕭蹟為綠淮遊軍。帶濠口戍主。太和中入國。高祖深嘉之。常為統帥。膽氣絕人。兼有謀略。所在征討。咸立功績。除征虜將軍。荊州刺史。賜爵定陵男。荊州土險。蠻左為寇。每有聚結。延伯輒自討之。莫不摧殄。由是獲土怙然。無敢為患。永平中。轉後將軍。幽州刺史。蕭衍遣其左遊擊將軍趙祖悅。率衆偷據峽石。詔延伯為別將。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養生。挾淮為營。延伯遂取車輪。去輜。削銳其輻。兩兩相對。揉竹為紐。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轆轤。出沒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悅等走路。又令舟舸不通。由是衍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咸見虜於軍。拜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延伯與楊大眼等。至自淮陽。靈太后幸西林園。引見延伯等。太后曰。卿等志尚雄猛。皆國之名將。比平峽石。公私慶快。此乃卿等之功也。但淮堰仍在。宜須豫謀。故引卿等親共量算。各出一圖。以為後計。大眼對曰。臣輒謂水陸二道。一時俱下。往無不剋。延伯曰。臣今輒難。大眼既對聖顏。答旨宜實。水南水北。各有溝瀆。陸地之計。如何可前。愚臣短見。願聖心愍水兵之勤苦。給復一年。專習水戰。脫有不虞。召便可用。往無不獲。靈太后曰。卿之所言。深是宜要。當勅如請。二年。除安北將軍。并州刺史。在州貪污。聞於遠近。還為金紫光祿大夫。出為鎮南將軍。行岐州刺史。假征西將軍。賜驛驢馬一匹。正光五年秋。以往在揚州。準淮橋之勳。封當利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尋增邑一百戶。改封新豐。進爵為子。時莫折念生兄天生。下虜東寇。征西將軍元志。為天生所擒。賊衆甚盛。進屯黑水。詔延伯為使。持節征西將軍。西道都督。與行臺蕭寶實討之。寶實與延伯結驛馬。南北相去百餘步。寶實日集督將。論討賊方略。延伯每云。賊新制。難與爭鋒。寶實正色責之曰。君荷國寵。總戎出討。便是安危所繫。每云賊不可討。以示怯懦。損

威挫氣。乃君之罪。延伯明晨詣寶實自謝。仍云。今當仰為明公參賊勇。廷延伯選精兵數千。下渡黑水。列陳西進。以向賊營。寶實率衆於水東。尋原西北。以示後繼。於時賊衆大威。水西一里。營營連接。延伯徑至賊壘。搗成情之。徐而還。賊以延伯衆少。開營競追。衆過十倍。臨水逼。寶實親觀之。懼有虧損。延伯不與其戰。身自殿後。抽衆東渡。轉運如神。須臾濟盡。徐乃自渡。賊徒奔氣。相率還營。寶實大悅。謂官屬曰。崔公古之關張也。今年何患不制賊。延伯馳見寶實曰。此賊非老奴敵。公但坐看後日。延伯勒衆而出。寶實為後拒。天生悉衆來戰。延伯申令將士。身先士卒。陷其前鋒。於是勇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及於小龍。秦賊勁彊。諸將所憚。朝廷初議遣將。咸云非延伯無以定之。果能剋敵。授右衛將軍。於時方俟醜奴。宿勳明達等。寇掠涇州。先是盧祖遷伊養生數將等。皆以元志前行之始。同時發難。從六陌道。將取高平。志敗。仍停涇部。延伯既破秦賊。乃與寶實率衆會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匹。軍威甚威。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暫來挑戰。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負勝。遂唱議先驅。伐木別造大排。內為鐵柱。教習彊兵。實而趨走。號為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衆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薄乞且緩師。寶實延伯謂其事實。遂巡未閱。俄而宿勳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陣。賊勢摧挫。便爾逐北。徑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排城。延伯軍遂大敗。死傷者將有二萬。寶實敗軍。退保涇州。延伯修繕器械。購募驍勇。復從涇州西進。去賊彭阮谷柵七里。結營。延伯恥前挫辱。不報寶實。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間。平其數柵。賊皆逃遁。見兵人探探。散亂不整。還來衝突。遂大奔敗。延伯中流矢。為賊所害。士卒死者萬餘人。延伯善將。撫能得衆心。與康生大眼為諸將之冠。延伯末路功名尤重。時大寇未平。而延伯死。朝野數愴。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諡曰武烈。又有王尼者。驍果多策。略。隸邢。機伐。屬所在剋捷。詔行益州刺史。遂圍涪城。蜀人大震。世宗復以羊社為益州。尼聞而引退。後遂奔蕭衍。次有王神念。尼之流也。後自潁川太守奔江

南又冀州李叔仁叔仁弟龍瓊以勇壯為將統叔仁位至車騎大將軍儼同三
司陳郡開國公俊為梁州刺史歿於關西龍瓊正光中北征戰死白道其平州
刺史王買奴南秦州刺史曹敬南兗州刺史樊魯益州刺史郗虬玄州刺史邢
豹及屈祖嚴思達呂巨崔麟柴慶宗宗正珍孫盧祖遷高智方俱為將帥並有
攻討之名而事迹不存無以編錄然未若康生大眼延伯尤著也
史臣曰人主聞鞀鼓之響則思將帥之臣何則夷難平暴折衝禦侮為國之所
繫也康生等俱以熊虎之姿奮征伐之氣亦一時之驍猛壯士之功名也

魏書卷七十三

魏書卷七十三考證

崔延伯傳賊徒毒氣相率還營○奪監本講作奮今改正

魏書卷七十三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六十二

齊

介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其先居於介朱川因爲氏焉常領部落世爲酋帥
 高祖羽健登國初爲領民酋長率契胡武士千七百人從駕平晉陽定中山輸
 功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劃方三百里封之長爲世業太祖初以南秀容
 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臣家世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剗內差近京
 師豈以沃墉更遷遠地太祖許之所居之處曾有狗舐地因而穿之得甘泉焉
 至今名狗舐泉羽健世祖時卒曾祖鬱德祖代勳繼爲領民酋長代勳世祖敬
 哀皇后之舅以外親兼數征伐有功給復百年除立義將軍曾圍山而獵部民
 射獸誤中其體代勳仍令拔箭竟不推問曰此既過誤何忍加罪部內聞之咸
 感其意高宗末假軍南將軍除肆州刺史高祖賜爵梁郡公以老致仕歲賜帛
 百匹以爲常年九十一卒賜帛五百匹布二百匹贈鎮南將軍并州刺史諡曰
 莊孝莊初榮有異戴之勳追贈太師司徒公錄尚書事父新與太和中繼爲酋
 長家世豪擅財貨豐贏曾行馬羣見一白蛇頭有兩角遊於馬前新與異之謂
 曰爾若有神令我畜牧蕃息自是之後日覺滋盛牛羊駝馬色別爲羣谷量而
 已朝廷每有征討輒獻私馬兼備資糧助禪軍用高祖嘉之除右將軍光祿大
 夫及遷洛後特聽冬朝京師夏歸部落每入朝諸王公朝貴競以珍翫遺之新
 與亦報以名馬轉散騎常侍平北將軍秀容第一領民酋長新與每春秋二時
 恆與妻子閑畜牧於川澤射獵自娛肅宗世以年老啓求傳爵於榮朝廷許之
 正光中卒年七十四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恆州刺史諡曰簡孝莊初贈假黃
 鉞侍中太師相國西河郡王榮潔白美容貌幼而神機明決及長好射獵每設
 圍番衆便爲軍陳之法號令嚴肅衆莫敢犯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之上清
 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魏言天池也父新與曾與榮遊池上忽聞蕭鼓之音新
 與謂榮曰古老相傳凡聞此聲皆至公輔吾今年已衰暮當爲汝耳汝其勉之

榮襲爵後除直隸游擊將軍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合義勇給其衣馬
 蠲蠲主阿那瓌寇掠北鄙詔假榮節冠軍將軍別將練都督李崇北征榮率其
 新部四千人追擊度磧不及而還秀容內附胡民乞扶莫干破郡殺太守南秀
 容牧子萬子乞真反叛殺太僕卿陸延并州牧子素和婆嵩嶮作逆榮並前後
 討平之遷直隸將軍冠軍將軍仍別將內附叛胡乞步落堅胡劉阿如等作亂
 爪肆勅勒北列步若反於沃陽榮並滅之以功封安平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
 尋加通直散騎常侍勅勒斛律洛陽作逆桑乾西與費也頭牧子迭相持角榮
 率騎破洛陽於深井逐牧子於河西進號平北將軍光祿大夫假安北將軍爲
 北道都督尋除武衛將軍俄加使持節安北將軍都督恆朔討虜諸軍假撫軍
 將軍進封博陵郡公增邑五百戶其梁郡前爵聽賜第二子時榮率衆至肆州
 刺史尉慶賓畏惡之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署其從叔羽生爲刺史執慶賓
 於秀容自是榮兵威漸盛朝廷亦不能罪責也尋除鎮北將軍鮮于修禮之反
 也榮表東討復進號征東將軍右衛將軍假車騎將軍都督并肆汾廣恆雲六
 州諸軍事進爲大都督加金紫光祿大夫時杜洛周陷中山於時車駕擊將北
 討以榮爲左軍不行及萬榮吞洛周凶勢轉盛榮恐其南逼鄴城表求遣騎三
 千東援相州肅宗不許又遷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尋進位儀同三司榮以山
 東賊慮其西逸乃遣兵固守隘口以防之復上書曰臣前以二州頻反大軍
 喪敗河北無援實慮南侵故令精騎三千出援相州京師影響斷其南望賊聞
 此衆當亦息圖使還奉勅云念生稟勳寶實受擒醜奴明達並送賊款三輔告
 罄關隴載軍費穆虎旅大霸妖蠻兩絳狂蜀漸已擒頽又承北海王顛率衆二
 萬出鎮相州北海皇孫各位崇重鎮撫鄴城實副羣望惟願廣其配衣及機早
 遣今關西雖平兵未可役山南隴賊理無發召王師雖衆頻被摧北人情危怯
 實謂難用若不更思方略無以萬全如臣愚量蠅蠅主阿那瓌荷國厚恩未應
 忘報求乞一使慰喻那瓌即遣發兵東引直趣下口揚威振武以躡其背北海
 之軍鎮撫相部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命自井陘以北隘口
 以西分防險要攻其肘腋萬榮雖并洛周威恩未著人類差異形勢可分於是

榮遂嚴勒部曲廣召義勇北捍馬邑東塞并陘尋屬肅宗崩事出倉卒榮聞之大怒謂鄭儼徐紇為之與元天穆等密議稱兵入匡朝廷討定之乃抗表曰伏承大行皇帝背棄萬方奉諱號號五內摧刺仰尋詔旨實用驚惋今海內草草異口一言皆云大行皇帝鳩毒致禍臣等外聽詔旨內自追測去月二十五日聖體康愈至於二十六日奄忽昇遐即事觀望實有所惑且天子癯疾侍臣不離左右親貴名醫瞻仰忠狀面奉德音親承顧託豈容不豫初不召醫藥會無親奉欲使天下不為性愕四海不為喪氣豈可得乎復皇后女生稱爲儲兩疑取朝野虛行慶宥宗廟之靈見欺兆民之望已失使七百危於累卵社稷墜於一朝方選君嬰孩之中寄治乳抱之日使姦孽專朝賊臣亂紀惟欲指影以行權假形而弄詔此則掩眼捕雀塞耳盜鍾今秦虜塵飛趙魏霧合實貪醜奴勢逼幽薤葛榮就德憑陵河海楚兵吳卒密邇在郊古人有言邦之不滅降之福也一旦聞此誰不闕關痛惟大行皇帝聖德取字繼體正君猶邊烽迭舉妖寇不滅况今從佞臣之計隨親戚之談舉潘續之女以誑百姓奉未言之兒而臨四海欲使海內安又愚臣所未聞也伏願留聖誓之慈回須臾之慮照臣忠誠錄臣至款聽臣赴闕預參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放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恥謝遠近之怨然後更召宗親推其年德舉副還選改承寶祚則四海更蘇百姓幸甚於是遂勒所統將赴京師置太后甚懼詔以李神軌為大都督將於大行杜防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奚毅及倉頭王相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天光乃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光等還北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高祖及成陽王禧等六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為主惟莊帝獨就師次河內重遣王相密來奉迎帝與兄彭城王劭弟始平王子正於高渚潛渡以赴之榮軍將士咸稱萬歲於時武泰元年四月九日也十一日榮奉帝為主詔以榮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兼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太原王食邑二萬戶十二日百官皆朝於行宮十三日榮或武衛將軍費穆之說乃引迎駕百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朝士既集列騎圍遶實天下喪亂明帝卒崩之由云皆緣此等貪虐不相匡弼所致因縱兵

亂害王公卿士皆斂手就戮死者千三百餘人皇弟皇兄並亦見害靈太后少主其日暴崩榮遂有大志令御史趙元則造禪文遣數十人遷帝於河橋至夜四更中復奉帝南還營幕帝憂憤無計乃令人喻旨於榮曰帝王迭襲或衰無常既屬屯運四方瓦解將軍仗義而起前無橫陳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規存性命帝王重位豈敢妄希直是將軍見逼權順所請耳今靈運已移天命有在宜時即尊號將軍必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任更擇親賢共相輔戴榮既有異圖遂鑄金為己像數四不成時幽州人劉震助善卜占為榮所信言天時人事必不可爾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悟遂便愧悔於是獻武王榮外兵參軍司馬子如等切諫陳不可之理榮曰愆誤若是惟當以死謝朝廷今日安危之機計將何出獻武王等曰未若還奉長樂以安天下於是還奉莊帝十四日輿駕入宮于時或云榮欲還都晉陽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驚恐人情駭震京邑士子不一存幸皆逃竄無敢出者直衛空虛官守廢曠榮聞之上書曰臣世荷舊寄征討累年奉忠王室志存效死直以太后淫亂孝明暴崩遂率義兵扶立社稷陛下登祚之始人情未安大兵交際難可齊一諸王朝貴橫死者衆臣今粉軀不足塞往責以謝亡者然追榮喪德謂之不朽乞降天慈微申私責無上王請還尊帝號諸王刺史乞贈三司其位班三品請贈令僕五品之官各贈方伯六品已下及白民贈以鎮郡諸死者無後聽繼即授封爵均其高下節級別科使恩洽存亡有慰生死詔曰覽表不勝鯁塞朕德行無感致滋醜惡尋譯往事實切於懷可如所表自茲已後贈終叨禮庸人賤品動至大官為識者所不貴武定中齊文襄王始草其失追褒有典焉榮啓帝遣使循城勞問於是人情遂安朝士逃亡者亦稍來歸關榮又奏請番直朔望之日引見三公令備尚書九卿及司州牧河南尹洛陽河陰執事之官參論國治經綸王道以為常式五月榮還晉陽七月詔曰乾坤統物星象贊其功皇王御運股肱匡其業是以周道中缺齊晉立濟世之忠殷祚或虧彭章振救時之節自前朝失御厄運祥臻太原王榮爰戴朕躬推臨萬國勳踰伊霍功格二儀王室不壞伊人是賴可柱國大將軍兼錄尚書事錄如故時萬榮將向京師衆號百萬相

州刺史李神勳閉門自守賊鋒已逼汲郡所在村塢悉被殘略榮啓求討之九月乃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萬榮驚賊既久橫行河北時衆寡非敵賊者謂無制賊之理萬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衆曰此易與耳諸人俱辦長繩至便縛取萬榮自鄴以北列陳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營將已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鑿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神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於戰時不聽新級以棒棒之而已慮廢騰逐也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陳擒萬榮餘衆悉降榮以賊徒既衆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普告勸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悅登即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遣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乃權軍送萬榮赴關詔曰功格天地錫命之位必崇道濟生民褒賞之名宜大是以有莘芟毫不次之號爰歸涓涓翼周殊世之班載集沉導源積石襄構岷山門踵英猷弼成鴻業抗高天之權柱振厚地之絕維德冠五侯勳高九伯者哉太原王榮代荷蕃寵世載忠烈入匡類運出勳元兇使積年之霧條焉赫湯數載之塵一朝清澗燕恆旣泰趙魏還蘇比績况功古今莫二若不式稽舊典增是禮數將何以昭德報功遠明國範可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增邑一萬戶通前三萬餘官悉如故初榮之將討萬榮也軍次襄垣遂令軍士列圍大獵有雙兔起於馬前榮乃躍馬彎弓而誓之曰中之則擒萬榮不中則否既而並應弦而破三軍咸悅及破賊之後即命立碑於其所號雙兔碑榮將戰之夜夢一人從萬榮索千牛刀而萬榮初不肯與此人自稱我是道武帝汝何敢違萬榮乃奉刀此人手持授榮既寤而喜自知必勝又詔曰我皇魏道契神元德光靈範源先二象化穆三才三層與日月惟休金鼎共乾坤俱承而正光之末皇運時屯百揆咸亂九宮失敘朝野撫膺士女嗟怨遂使四海土崩九區瓦解逆賊杜周虔劉燕代妖寇萬榮假噬魏趙常山易水戎鼓夜驚冰井叢臺胡塵晝合朔南久已丘墟河北殆成灰燼宗廟懷匪安之慮社稷急不測之憂

大丞相太原王榮道鏡城中德光區外神昭藏往思實知來義鍾先勳忠實盡烈遂能大建義謀收衆忠勇熊鷹競逐虎豹爭先軒蓋南溟搏風北極氣震林原勢動山岳平民伐罪殲此鯨鯢戮卒多於長平積器高於懸耳秦晉聞聲而喪膽齊魯側聽而警忠中興之業是乎再隆太平之基茲焉更始雖復伊霍宣翼之功桓文樂贊之道何足以勢舞鴻蹤比勳威烈道格普天仁沾率土振古以來未有其比若不廣錫山河大開土宇何以表大義之崇高據威德之廣遠可以冀州之長樂相州之南趙定州之博陵滄州之浮陽平州之遼西燕州之上谷幽州之漁陽等七郡各萬戶通前滿十萬戶爲太原國邑又進位太師餘如故建義初北海王元顥南奔蕭衍衍乃立爲魏主實以兵將時邢果寇亂三齊與顥應接朝廷以顥孤弱不以爲慮永安三年春詔大將軍元穆先平齊地然後回師征顥顥以大軍未還乘虛徑進既陷梁國鼓行而西樂陽虎牢並皆不守五月車駕出幸河北事出不虞天下改望榮聞之即時馳傳朝行宮於上黨之長子行其部分與駕於是南頓榮爲前驅旬日之間兵馬大集黃糧器仗繼踵而至天穆既平邢果亦渡河以會車駕顥都督宗正珍孫河內太守元龜固守不降榮攻而剋之斬珍孫元龜以徇帝幸河內城榮與顥相持於河上顥令都督安豐王延明據河據守榮既未有舟船不得即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高道穆等並謂大軍若還失天下之望固執以爲不可語在侃等傳屬馬諸諸楊云有小船數艘求爲鄉導榮乃令都督介朱兆等率精騎夜濟登岸奮擊顥子領軍將軍冠受率馬步五千拒戰北大破之臨陳擒冠受延明聞冠受見擒遂自逃散顥便率麾下南奔事在其傳車駕渡河入居華林園詔曰周武奉時藉十亂以篡曆漢祖先天資三傑以除暴理民濟治斯道未爽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丞相太原王榮蓋伏風煙抱舍日月總奇正以成術兼文武而爲資普應亂朝輅光載翼秣馬冀北厲兵晉陽佇龍顏而振腕想日角以歎忠忠勇奮發虎士如林義功始立所向風靡故能艾夷羣惡振此綱綱俾朕寡昧獲承鴻緒雖大位克正而衆盜未息萬榮跋扈仍亂中原建旗伐罪授首殲賊元顥凶頑構成巨孽阻弄吳楚虧汗宗社朕從御北徂勦勞鞍甲王聞難

星奔一舉大定。下洽民和。上匡王室。鴻勳巨績。書契所未紀。欽至策勳。事絕於比况。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賞。可天柱太將軍。此官雖訪古無聞。今員未有。太祖已前。增置此號。式遵典故。用錫殊禮。又宜開土宇。可增封十萬。通前二十萬。加前後部羽葆鼓吹。餘如故。榮尋還晉陽。先是葛榮枝黨韓婁。仍據幽平二州。榮遣都督侯淵討斬之。時賊帥万俟醜奴。蕭寶夔。擁眾幽涇。兇勢日盛。榮遣其從子天光為雍州刺史。令率都督賀拔岳。侯莫陳悅等。總眾入關討之。天光既至雍州。以眾少不敵。遂巡未集。榮大怒。遣其騎兵參軍劉貴。馳驛詣軍。加天光杖罰。天光等懼。乃進討。連破之。擒醜奴寶夔。並檻車送關。天光又擒王慶雲。万俟道樂。關西悉平。於是天下大難。便以盡矣。榮性好獵。不食寒暑。至於列圍而進。必須齊一。難遇阻險。不得回避。虎豹逸圍者坐死。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謂榮曰。大王勳濟天下。四方無事。惟宜調政養民。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傷犯和氣。榮便攘肘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妄自署假。譬如奴走擒獲。便休。頃來受國大寵。未能開拓境界。混一海內。何宜今日便言動也。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舊原。令貪汚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靈。北填大鎮。回軍之際。因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如其不降。徑渡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稱勳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榮身雖居外。恆遙制朝廷。廣布親戚。列為左右。伺察動靜。大小必知。或有僥倖求官者。皆詰榮承候。得其啟請。無不遂之。曾關補定州曲陽縣令。吏部尚書李神備以階懸不奉。別更擬人。榮聞大怒。即遣其所補者。往奪其任。榮使入京。雖復徵。朝貴見之。莫不傾靡。及至關下。未得通奏。特榮威勢。至乃忿怒。榮曾啟北人為河南諸州。莊帝未許。天穆入見。面啟曰。天柱既有大功。若請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之。如何。啟數人為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為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此事。復何足論。榮聞所啟不允。大為恚恨。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莊帝外迫於榮。恆怏怏不悅。榮

德榮河陰之事。恐終難保。又城陽王徽。侍中李暹等。欲擅威權。懼榮害之。復相開構。日月滋甚。於是莊帝密有圖榮之意。三年九月。榮啟將入朝。朝士慮其有變。莊帝又畏惡之。榮從弟世隆與榮書。勸其不來。榮妻北鄉郡長公主亦勸不行。榮並不從。帝既圖榮。榮至入見。即欲害之。以天穆在并恐為後患。故隱忍未殺。榮之入洛。有人告榮云。帝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告云。亦言王欲害我。我豈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又皆挺身不持兵仗。及天穆至。帝伏兵於明光殿東廊。引榮及榮長子菩提。天穆等俱入。坐定。光祿少卿魯安典御李侃。晞等抽刀而至。榮窘迫。起投御坐。帝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安等亂斫。榮與天穆菩提。同時俱死。榮時年三十八。於是內外喜叫。聲滿京城。既而大赦。前廢帝初。世隆等得志。乃詔曰。故使持節侍中都督河北諸軍事。天柱大將軍。大丞相。太師。領左右兼錄尚書。北道大行臺。太原王。榮。功濟區夏。誠貫曲明。天不慈遺。奄從物化。追終喪績。列代通謀。紀德銘勳。前王令範。可贈假黃鉞。相國錄尚書事。司州牧。使持節。侍中。將軍。王。如故。又詔曰。故假黃鉞。持節。侍中。相國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天柱大將軍。司州牧。太原王。榮。惟岳降靈。應期作輔。功侔伊霍。德契桓文。方藉棟梁。永康國命。道長運短。震悼兼深。前已褒贈。用彰厥美。然禮數弗窮。文物有關。遠近之望。猶或未盡。宜循舊典。更加殊錫。可追號為晉王。加九錫。給九旒。鑾輅。虎賁。班劍。三百人。輜車。準。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謹曰。武詔曰。武泰之末。乾樞中圯。丕基寶命。有若綴旒。晉王榮。固天所縱。世秉忠誠。一匡邦國。再造區夏。俾我類綱。於斯復振。雖勳銘王府。德被管絃。而從祀之禮。於茲尙闕。非所以酬懋實於當時。騰殊績於不朽。宜遵舊典。配享高祖廟庭。

菩提。肅宗末。拜羽林監。尋轉直閣將軍。孝莊初。以榮異戴之勳。超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中書令。轉太常卿。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特進。死時年十四。前廢帝初。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謚曰惠。

菩提。第義羅。孝莊初。除散騎常侍。武衛將軍。初襲爵。榮郡公。又進爵為王。尋卒。贈侍中。驃騎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

文羅第文殊建義初封平昌郡開國公進爵爲王孝靜初轉襲榮爵太原王薨於晉陽時年九歲

文殊第文暢初封昌樂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以榮破葛賊之勳進爵爲王增邑千戶超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後除肆州刺史仍本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定三年春坐與前東郡太守任曹等謀反伏誅時年十八

文暢第文略襲爵梁郡王武定末撫軍將軍光祿大夫

史臣曰太祖撫運乘時奄開王業世祖以武功一海內高祖以文德革天下世宗之後政道頹廢及明皇幼冲女主南面始則于忠專恣繼以元義權重握實罰之柄擅生殺之威榮悴在親疎貴賤由離合附會者結之以子女進趨者要之以金帛且佞諛用事功勳不賞居官肆其聚斂乘勢極其陵暴於是四海騫

然已有羣飛之漸矣逮於靈后反政宣淫於朝鄭儼手運天機口吐王制李軌徐紇刺促以求先元略元微嗶嘑以競入私利畢舉公道盡亡遐邇愆憤天下

鼎沸傾覆之徵於此至矣余朱榮綠將帥之列藉部衆之用屬肅宗暴崩民怨神怒遂有匡頽拯敵之志援主逐惡之圖蓋天啓之也於是上下離心文武解

體威企忠義之聲俱聽桓文之舉勞不汗馬朝野靡然扶翼懿親宗祏有主祀

魏配天不殞舊物及夫擒葛榮誅元顛戮邢果翦韓襄醜奴寶賁咸棄馬市此

諸魁者或據象魏或僭號令人謂乘皇符身各謀帝業非徒鼠竊狗盜一城一

聚而已苟非榮之致力剋夷大難則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也然則榮之功

烈亦已茂乎而始則希觀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沉流不反河陰之下

衣冠塗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而終於夷戮也向使榮無姦忍之失修德義之

風則彭聳伊霍夫何足數至於末迹見猜地逼貽斃斯則劇通致說於韓王也

魏書卷七十四

魏書卷七十四考證

余朱榮傳三層與日月惟休金鼎共乾坤俱承○三應作玉千寶搜神記處辟耕于歷山得玉歷于河際之巖婦知天命在己體道不倦

魏書卷七十四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六十三

余朱光 余朱彥伯 余朱度律 余朱天光

余朱兆字萬仁，樂從子也。少曉猛善騎射，手格猛獸，馳捷過人。數從樂遊獵，至於窮巖絕澗，人所不能升降者，兆先之。樂以此特加賞愛，任為爪牙。樂嘗送臺使，見二鹿乃命兆前止，授二箭曰：「可取此鹿供今食也。」遂傳馬構火以待之。俄然兆獲其一，樂欲矜夸使人責兆曰：「何不盡取？」杖之五十。後以軍功除平遠將軍，步兵校尉，樂之入洛，兆兼前鋒都督。及孝莊即阼，特除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又假驍騎將軍，建興太守，尋除使持節，車騎將軍，武衛將軍，左光祿大夫，都督潁川郡關國公，食邑千二百戶。後從上黨王天穆討平邢果，及元顥之屯於河橋，樂遣兆與賀拔勝等，自馬渚西夜渡數百騎，襲擊顥于冠受，擒之。又進破安豐王延明，顥於是退走。莊帝還宮，論功，除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八百戶。為汾州刺史，復增邑一千戶。尋加侍中，驍騎大將軍，又增邑五百戶。及余朱樂死也，兆自汾州率騎據晉陽，元暉立授兆大將軍，爵為王。兆與世隆等定謀攻洛，兆遂率衆南出，進達太行。大都督源子恭下都督史忸龍開，疊降兆，子恭退走。兆輕兵倍道，從河梁西涉渡，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己曰：「余朱家欲渡河，用爾作津，波津令為之縮水脈，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插而導道焉，忽失其所在。」兆遂策馬涉渡，是日暴風鼓怒，黃塵漲天，騎叩宮門，宿衛乃覺，彎弓欲射，袍撥弦，矢不得發。一時散走，帝步出雲龍門外，為兆騎所擊，曲於承寧佛寺。兆撲殺皇子，汗辱妃嬪，縱兵虜掠，停洛旬餘。先令衛送莊帝於晉陽，兆後於河梁監閱財貨，遂害帝於五級寺。初，兆將向洛也，遣使招齊獻武王，欲與同舉。王時為晉州刺史，謂長史孫騰曰：「臣而伐君，其逆已甚，我今不往，彼必致恨，卿可往申吾意。但云山蜀未平，今方攻討，不可委之而去，致有後憂。」定蜀之日，當隔河為犄角之勢。如此報之，以觀其趣。騰乃詣兆，及之於并州大谷，具申王言，兆殊不悅。且曰：「還白高兄弟有

吉夢，今段之行，必有剋覆。騰問王夢如何，兆答曰：「吾比夢吾亡父，登一高墳，地旁之地，悉皆耕熟，唯有馬蘭草一株，往往猶在。」吾父問言何故不拔，左右云：「豈不可去。」吾父顧我，令下拔之。吾手所至，無不盡出，以此而言，往必有利。騰還具報。王曰：「兆等猖狂，舉兵犯上，吾今不同，猶忌成矣。勢不可反事余朱，今也南行。」天子列兵河上，兆進不能渡，退不得還。吾乘山東下，出其不意，此徒可以一舉而擒。俄而兆剋京師，幸在曲陽，都督尉景從兆南行，以書報王。王得書大驚，召騰示之曰：「卿可馳驛詣兆，示以謁賀，密觀天子。今在何處，為隨兆軍府，為別送晉陽。」脫其送并，卿宜馳報吾當於路邊迎，唱大義於天下。騰屢夜驅馳，已過帝於中路。王時率騎東轉，聞帝已渡，於是西還，仍與兆書，陳其福禍，不宜害天子。受惡名，兆怒不納。帝遂暴崩，初樂既死，莊帝詔河西人訖豆陵步蕃等，令襲秀容。兆入洛後，步蕃兵勢甚威，南通晉陽，兆所以不暇留洛，回師禦之。兆雖驍果，本無策略，類為步蕃所敗。於是都勒士馬，謀出山東，令人類微獻武王於晉州，乃分三州六鎮之人，令王統領，既分兵別營，乃引兵南出，以避步蕃之銳。步蕃至於樂平郡，王與兆討破之，斬步蕃於秀容之石鼓山。其衆退走，兆將數十騎詣王，通夜宴飲，後還營，招王。王知兆難信，未能顯示，將欲詣之，臨上馬，長史孫騰牽衣而止。兆乃隔水責罵騰等，於是各去。王還自襄垣東出，兆歸晉陽，及前廢帝立，授兆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領軍將軍，領左右，并州刺史，兼錄尚書事。大行臺，又以兆為天柱大將軍，兆謂人曰：「此是叔父終官，我何敢受。」遂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齊獻武王之剋殷州也。兆與仲遠度律約共討之，仲遠度律次於陽平，兆出井陘，屯於廣阿，衆號十萬。王廣縱反間，或云世隆兄弟謀欲害兆，復言兆與王圖國，仲遠等於是兩不相信，各致猜疑，徘徊不進。仲遠等頻使解斯椿實，拔勝往喻之。兆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兆性驕，意色不平，手舞馬鞭，是嚙疑深，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而曉譬，兆遂拘縛，將還，經日放遣。仲遠等於是奔退。王乃進擊兆，兆軍大敗。兆與仲遠度律遂相疑阻，久而不和。世隆請前廢帝納兆女為后，兆乃大喜。世隆厚禮喻兆赴洛，深示卑下，隨其所為，無敢

違者兆與天光度律更自信約然後大會於韓陵山戰敗復奔晉陽遂大掠并州城內獻武王自鄴進討之兆逃走於秀容王又追擊度亦洪潰破之衆並降散兆軍於蔚山殺所乘馬自縊於樹王收而葬之兆果於戰鬪每有征伐常居鋒首當時諸將伏其材力而屬脫少智無將領之能榮雖奇其膽決然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

兆弟智虎前廢帝封爲安定王驃騎大將軍肆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與兆俱走獻武王擒之於梁郡蔚嵐山殺之後死於晉陽

公朱彥伯榮從弟也祖侯真高祖時拜安二州刺史始昌侯父買珍世宗時武衛將軍出爲華州刺史彥伯性和厚釋褐奉朝請累遷奉車都尉爲榮府長史元暉立以爲侍中前廢帝潛歌龍花佛寺彥伯教僧往來尤有勸教廢帝既立公朱兆以己不預謀大爲忿怒將攻世隆詔令華山王鸞兼尙書僕射北道大使慰喻兆兆猶不釋世隆復遣彥伯自往喻之兆乃止及還帝聽彥伯於顯陽殿時侍中源子恭黃門郎賈璠並侍坐彥伯曰源侍中比爲都督與臣相持於河內當爾之時旗鼓相望眇如天隔軍期同事陛下今日之歡也子恭曰嗣通有言犬吠非其主他日之事承安猶今日之事陛下耳帝曰源侍中可謂有射鈎之心也遂令二人極醉而罷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馬場大都督封博陵郡開國公使進爵爲王又遷司徒于時炎旱有勸彥伯解司徒者乃上表遜位詔許之俄除儀同三司侍中彥伯於兄弟之中差無過惠天光等敗於韓陵彥伯欲領兵屯河橋以爲聲勢世隆不從及張勳等持劍世隆彥伯時在禁直從長孫稚等於神虎門啓陳齊獻武王義功既獲將除公朱榮帝令舍人郭榮報彥伯知彥伯復領出走爲人所執尋與世隆同斬於闕門外懸首於解縣橋門樹傳首於齊獻武王先是洛中謠曰三月末四月初揚灰擊土竟其珠又曰頭去項胸橫齊羅上橫不須掩至是並驗

彥伯弟仲遠頗知書計肅宗末年公朱榮兵威稍減時有啓謁率多見從而仲遠奉高書又刻榮印與尙書令史通爲姦詐進榮表請人爲官大得財貨以資酒色尋絕無行及事在節昨除直慶軍遣將軍步兵校尉尋特除平北將軍

軍建興太守領丘縣開國侯邑五百戶後加散騎常侍及改郡立州遷使持節車騎將軍肆州刺史加侍中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尋改封清河郡又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轉使持節本將軍徐州刺史兼尙書左僕射三徐州大行臺尋進督三徐州諸軍事餘如故仲遠上言曰將統參佐人數不足事須在道更僕以充其員竊見比來行臺探募者皆得權立中正在軍定第斟酌授官今求兼置權濟軍要詔從之於是隨情補授肆意聚斂公朱榮死仲遠勸衆來向京師攻陷西兗州將逼東郡莊帝詔諸將絡繹進討並爲仲遠所敗又詔都督鄭先護及右衛將軍賈拔勝共討之勝戰不利仍降仲遠尋公朱兆入洛先護衆散而走前廢帝立除使持節侍中都督三徐二兗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東道大都督大行臺進爵彭城王尋加大將軍又兼尙書令竟不之州遂鎮於大梁仲遠遣使請準朝式在軍鳴鑼帝覽啓笑而許之其肆情如此復進督東道諸軍本將軍兗州刺史餘如故仲遠天性貪暴大宗富族誣之以反殛其家口簿籍財物皆以入己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諸將婦有美色者莫不被其淫亂自榮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兆據并州世隆居京邑各自專恣權重莫比焉所在並以貪虐爲事於是四方解體又加太宰解大行臺仲遠專恣尤劇方之彥伯世隆最爲無禮東南牧守下至民俗比之豺狼特爲患苦後移屯東郡率衆與度律等拒齊獻武王公朱兆領騎數千自晉陽來會軍次陽平王縱以間說仲遠等迭相猜疑復領遁走後與天光等於韓陵戰敗南走東郡仍奔蕭衍死於江南

仲遠弟世隆字榮宗肅宗末爲直齋轉直慶後兼直閣加前將軍公朱榮表請入朝聖太后惡之令世隆詣晉陽慰喻榮榮因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令世隆來今若遠住便有內備非計之善者榮乃遣之榮舉兵南出世隆遂遁走會榮於上黨建義初除給事黃門侍郎莊帝即位乃特除侍中領軍將軍左衛將軍領左右肆州大中正封樂平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二百戶又除直騎將軍兼領軍俄授左光祿大夫兼尙書右僕射尋即真元順通大梁詔假儀同三司

前軍都督鎮虎牢。世隆不關世事，無將帥之略，既而乘陽，擒行臺陽回。世隆懼而遁，莊帝倉卒北逃。世隆之罪也。獨在河內，假驃騎大將軍，行臺右僕射，都督相州諸軍事，相州刺史，冀州都督，及車駕還宮，除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攝選左右出入。又以倂年格取士，頗為獲滯，所稱又請解侍中，詔加散騎常侍。莊帝之將圖介朱榮也，或有勝世隆門以陳其狀者，世隆封以呈榮，勸其不入榮自恃威權，不以為意，遂手殺密書，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及榮死，世隆幸榮妻燒西陽門，乘夜走北，攻河橋，殺武衛將軍，乘車還戰，大夏門外，朝野震懼。曼在不測，莊帝遣前華陽太守段育慰喻，世隆斬之以徇。會李苗燒絕河梁，世隆乃北，通建州刺史，陸希賢閉城拒守，世隆攻剋之，盡殺城人，以肆其忿。及至長子與皮律等共推長廣王暉為主，暉以世隆為開府，偃同三司，尚書令，樂平郡王，加太傅，行司州牧，增邑五千戶。先赴京師，會兆於河陽，兆既平京邑，自以為功，讓世隆曰：叔父在朝多時，耳目應廣，如何不知不聞，令天柱受禍，按劍目擊，色甚厲。世隆避辭拜謝，然後得已。世隆深恨之，時仲遠亦自滑臺入京，世隆與兄弟密謀，以元暉疎遠，欲推立前廢帝，而余朱度律意在寶炬，乃曰：廢帝不肖，何以主天下。世隆兄彥伯密相教諭，乃與度律同往龍花佛寺觀之，後知能誣，遂行廢立初。世隆之為僕射，自曼不了，乃取尚書文簿，在東省閱，性聰解，積十餘日，然後視事。又曼余朱榮威深，自克勉，留心几案，傍接賓客，遂有解了之名。榮死之後，無所顧憚，及為尚書令，常使尚書郎宋遊道邢昕，在其宅聽視事。東西別坐，受納訴訟，稱命施行。其事悉如此。既總朝政，生殺自由，公行淫虐，無復畏避。信任羣小，隨其與奪，又欲收軍人之意，加汎除授，皆以將軍而兼散職，皆將兵，吏無虛號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獲濫，又無員限。天下職之武定中，齊文襄委皆罷罷，於是始草其弊。世隆兄弟爭奪，從各擁強兵，割制四境，據其基，摩承輪，雖多見信用，擢夏名士，罕預腹心。於是天下之人，莫不厭世隆。世隆太傅，改授太保，又圖辭。前廢帝特置偃同三師之官，次上公之下。以世隆為之，屬其父買珍使持節，侍中，相國，錄尚書事，都督定相，齊濟五州諸軍事，大司馬，定州刺史，及齊獻武王起義兵，仲遠度律等悉遣，特置不以

為慮。而世隆得深憂恐，及天光戰敗，世隆請出收兵，前廢帝不許。世隆令其外兵參軍陽叔淵，單騎馳赴北中，閉關敗衆，以次內之，而斛斯椿未得入城，龍說叔淵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其欲掠京邑，遷都長安，宜先內我，以為其備。叔淵信而內之，椿既至橋，盡殺世隆黨附，令行臺長孫稚詣關奏狀，別使都督賈智張勳率騎，掩執世隆與兄彥伯，俱斬之。時年三十三。初，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儔，握槊，忽聞局上，敵然有聲，一局之子，盡皆倒立。世隆甚惡之。世隆又曾畫寢，其妻姜氏忽見有一人，持世隆首去，姜氏驚怖就視，而世隆寢如故也。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去，意殊不適。又此年正月晦日，令僕並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田怙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今且為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濱遊觀。至晚，王還省，將軍出東掖門，始覺車上無稱，請為記識。時世隆封王，故呼為令王，亭長以令僕不上，西門不開，無車入省，兼無車跡。此奴固陳不已，公文列訴，尚書都令史謝遠，疑謂妄有假借。白世隆付曹推檢，時都官郎穆子容窮究之，奴言初來時，至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嫌遲，遣二防閑捉，儀刀僮車，車入到省，西門王嫌牛小繫於闕下槐樹，更將一青牛駕車，令王著白紗高頂帽，短黑色，儻從皆裙襦袴，握板不似常時章服，遂遣一吏將奴送入省中。廳事東閣內東廂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閉，子容以西門不開，忽言從入，此屋常閉，奴言在中，詰其虛罔，奴云：此屋若閉，求得開看，屋中有一板牀，牀上無席，大有塵土，兼有一張米，奴拂牀而坐，兼書地戲弄，覆中之米亦握看之，定其閉者，應無事，子容與謝遠自入看之，戶閉極久，全無開跡，及入拂牀，竟地，蹠踏歷然，米亦符同，方知不謬。具以此對，世隆悵然，意以為惡，未幾見誅。世隆弟世承，莊帝初為軍期將軍，步兵校尉，樂城縣開國伯，又特除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左衛將軍，尋加侍中，領御史中尉。世承人才優劣，備員而已。及元暉內逼，詔世承守樓，世隆乘虎牢，不暇追告，尋為元暉所擒，殺之。莊帝還宮，贈使持節，都督冀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徒，冀州刺史，追封趙郡公。世承弟弼，字輔伯，前廢帝初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朝陽縣開國伯，又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領左右，改封河間郡公，尋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偃同三司。

青州刺史天光等之赴韓陵也。世隆以其府長史房曠兼尚書。為齊州行臺。召募士馬。以趣四境。謂魏東陽之衆。亦赴亂城。揚聲北渡。以為犄角之勢。及天光等敗。乃還州。世隆既擒。劉劭奔蕭衍。數與左右相脅。為約。謂慢下都督。逼劉劭。為劉劭。乃說劉劭曰。今方同契。願更約。盟宜可。當心。誓血。示衆。以信。乃從之。遂大集。都下。劉劭乃歸。胡林。令紹。持刀。被心。紹。因推刃。殺之。傳首東。

朱度。從父弟也。鄒。朴。少。曾。為。統。軍。從。征。伐。莊。帝。初。除。安。西。將。軍。光。祿。大夫。封。樂。鄉。縣。伯。尋。轉。安。北。將。軍。朔。州。刺。史。復。除。軍。州。刺。史。後。復。兼。統。常。侍。右。衛。將。軍。又。除。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兼。京。畿。大。都。督。兼。死。與。世。隆。赴。晉。陽。元。暉。之。立。以。度。為。太。尉。公。四。面。大。都。督。封。常。山。王。與。朱。兆。入。洛。兆。遣。晉。陽。留。度。使。鎮。京。師。前。廢。帝。時。為。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太。尉。兼。尚。書。令。東。北。道。大。行。臺。與。仲。遠。出。拒。魏。旗。齊。獻。武。王。闡。之。與。朱。兆。遠。相。疑。貳。自。敗。而。還。度。律。雖。在。軍。戎。衆。無。厭。所。至。之。處。為。百。姓。患。毒。其。母。山。氏。聞。度。律。敗。遂。毒。憤。而。發。病。及。度。律。至。母。實。之。曰。汝。既。荷。國。恩。無。狀。反。叛。我。何。忍。見。他。屠。戮。汝。也。言。訖。而。卒。時。人。怪。異。之。後。解。大。行。臺。總。兼。長。孫。稚。戰。於。韓。陵。敗。還。斛。斯。椿。先。據。河。梁。度。律。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弓。矢。不。得。施。用。遂。西。走。於。灑。波。津。為。人。擒。執。椿。囚。之。送。於。齊。獻。武。王。王。送。於。洛。新。之。都。市。

朱天光。從祖兄子。少勇決。善弓馬。樂親愛之。每有軍戎。事要常預謀策。孝昌末。樂將擁衆南轉。與天光密議。既據并肆。仍以天光為都將。總統肆州兵馬。蕭崇。勳。樂向京師。以天光攝行肆州。委以從事。建義初。特除撫軍將軍。肆州刺史。長安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樂將討葛榮。留天光在州。鎮其根本。謂之曰。我身不得至。非汝無以釋我心。永安中。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北。秀。容。第。一。會。長。孫。稚。將。軍。大。將。軍。元。天。穆。東。征。邢。果。詔。天。光。以。本。官。為。使。持。節。假。鎮。東。將。軍。都。督。兼。天。穆。討。破。之。元。顥。入。洛。天。光。與。天。穆。會。樂。於。河。內。樂。發。之。後。并。肆。不。安。詔。天。光。以。本。官。兼。尚。書。僕。射。為。并。肆。雲。恒。朔。燕。蔚。顯。汾。九。州。行。臺。仍。行。并。州。安。以。安。靜。之。天。光。至。并。州。都。分。約。勒。所。在。軍。賊。破。尋。還。京。師。遷。驛。騎。將。軍。加。

散騎常侍。改封廣宗郡公。增邑一千戶。仍為左衛將軍。建義元年夏。方侯。魏。奴。帶。大。將。朝。廷。憂。之。乃。除。天。光。使。持。節。都。督。雍。岐。二。州。諸。軍。事。驛。騎。大。將。軍。雍。州。刺。史。率。大。都。督。武。衛。將。軍。實。拔。岳。大。都。督。侯。莫。陳。悅。等。以。討。魏。奴。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詔。發。京。城。已。西。路。次。民。馬。以。給。之。時。東。雍。赤。水。蜀。賊。斷。路。詔。侍。中。楊。侃。先。行。曉。慰。并。徵。其。馬。侃。雖。入。賊。營。而。獨。持。槊。不。下。天。光。遂。入。關。擊。破。之。饋。取。壯。健。以。充。軍。士。悉。收。其。馬。至。雍。又。稅。民。馬。合。得。萬。餘。匹。以。軍。人。寡。少。停。留。未。進。樂。遣。責。之。杖。天。光。一。百。樂。復。遣。軍。士。二。千。人。以。赴。天。光。令。實。拔。岳。率。千。騎。先。驅。至。岐。州。界。長。城。西。與。魏。奴。行。臺。尉。遲。普。羅。相。遇。遂。破。擒。之。獲。騎。士。三。千。步。卒。萬。餘。魏。奴。棄。岐。州。走。還。安。定。置。柵。於。平。亭。天。光。發。雍。至。岐。與。岳。合。勢。於。所。謂。之。間。停。軍。牧。馬。宣。言。遠。近。曰。今。時。將。執。非。可。征。討。待。至。秋。涼。別。量。進。止。魏。奴。每。遣。窺。覷。有。執。邊。者。天。光。寬。而。問。之。仍。便。放。遣。免。者。傳。其。待。秋。之。言。魏。奴。謂。以。為。實。分。遣。諸。軍。數。營。屢。在。岐。州。之。北。百。里。涇。川。使。其。太。尉。侯。伏。侯。元。進。領。兵。五。千。據。險。立。柵。且。耕。且。守。在。其。左。右。千。人。已。下。為。一。柵。者。乃。復。數。處。天。光。知。其。勢。分。遂。密。嚴。備。晡。時。潛。遣。輕。騎。先。行。斷。路。以。防。賊。知。於。後。諸。軍。盡。發。昧。且。攻。圍。元。進。大。柵。拔。之。諸。所。停。執。並。皆。放。散。須。臾。之。間。左。右。諸。柵。悉。來。歸。款。前。去。涇。州。百。八。十。里。通。夜。徑。進。後。日。至。城。賊。涇。州。刺。史。侯。莫。長。貴。無。仍。以。城。降。魏。奴。棄。平。亭。而。走。欲。趨。高。平。天。光。遣。岳。輕。騎。急。追。明。日。及。魏。奴。於。平。涼。長。平。坑。一。戰。擒。之。天。光。明。便。共。逼。高。平。城。內。執。送。蕭。寶。實。而。降。賊。行。臺。方。侯。道。洛。率。衆。六。千。人。入。山。不。下。時。高。平。大。軍。天。光。以。馬。千。餘。乃。退。於。城。東。五。十。許。里。惠。衆。牧。馬。於是。涇。幽。二。夏。北。至。豐。州。賊。黨。結。衆。之。類。並。來。歸。降。天。光。遣。都。督。長。孫。邪。利。率。二。百。人。行。原。州。事。以。鎮。之。道。洛。招。誘。城。人。來。掩。殺。殺。邪。利。并。其。所。部。天。光。與。岳。悅。等。馳。赴。之。道。洛。出。城。拒。戰。曹。文。便。退。逃。殺。千。餘。人。道。洛。還。走。入。山。城。復。降。附。天。光。遣。尉。噲。道。洛。不。從。乃。率。衆。西。依。牽。屯。山。據。險。自。守。樂。責。天。光。失。邪。利。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一。百。詔。降。為。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雍。州。刺。史。削。爵。為。侯。天。光。與。岳。悅。等。復。向。牽。屯。討。之。天。光。身。討。道。洛。道。洛。戰。敗。率。數。千。騎。而。走。追。之。不。及。遂。得。入。關。投。略。陽。賊。帥。王。慶。雲。慶。雲。以。道。洛。賊。果。絕。倫。得。之。甚。喜。便。謂。大。事。可。圖。乃。自。稱。皇。

帝以道洛爲大將軍。天光欲討之。而莊帝頻勅樂。復有書以龍中險遠。兼天威
暑令待冬月。而天光知其可制。乃率諸軍入龍。至慶雲所居永洛城。慶雲道洛
出城拒戰。天光復射中道洛臂。失弓還走。破其東城。賊遂併趨西城。城中無水。
衆聚熱渴。有人走降。言慶雲道洛欲突出死戰。天光恐失賊帥。燔臺未已。乃遣
謂慶雲曰。力屈如此。可以早降。若未敢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譏。明晨早報。而慶
雲等冀得小緩。待夜突出。報天光云。請待明日。天光因謂曰。相知須水。今爲小
退。任取河飲。賊衆安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各長七尺。至黃昏
時。布立人馬。爲防衛之勢。厠匝立槍。要路加厚。又伏人槍中。備其衝突。兼令密
縛長梯於城北。其夜慶雲道洛果突出。馳馬先進。不覺至槍。馬各傷倒。伏兵
便起。同時擒獲。餘衆皆出城南。遇槍而止。城北軍士登梯上城。賊徒路窮乞降。
至明盡收其仗。天光岳悅等議悉坑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
渭瓜涼鄯善。咸來款順。天光頓軍略陽。詔復天光前官爵。尋加侍中。儀同三司。
增邑至三千戶。秦州城民謀殺刺史。略超起。走歸天光。天光復與岳悅等討
平之。南秦滑城人謀害刺史辛琛。琛走赴天光。天光遣帥隨之。往皆剋定。
初。賊帥夏州人宿勤明達降天光。於平涼。後復北走。收聚部類。謀爲逆。攻降人
叱干麒麟。欲并其衆。麒麟請救於天光。天光遣番討之。未至。明達走於東。夏岳
聞樂死。故不達之。仍還涇州。以待天光。天光亦下龍。與岳國入洛之策。進至雍
州。比破叛已。詔遣侍中朱鷄。請天光慰喻。天光與岳謀。欲令帝外奔。別更推
立。乃頻啓云。臣實無異心。惟仰奉天顏。以申宗門之罪。又其下寒屬啓云。天光
樂有異圖。願思厚賞。以防微意。既而莊帝遣天光。許爲廣宗王。元暉又以爲龍
西王。及聞余朱光已入京師。天光乃輕騎向都。見世隆等。尋便還雍。世隆等議
慶元暉更舉親賢。遣使告天光。天光與定策立前廢帝。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尚
書令。關西大行王。天光出夏州。遣將討宿勤明達。擒之。送洛。時費也。頭帥乾豆
陵伊利。乃使受洛于等。據有河西。未有所附。天光以齊獻武王起兵信都。內懷
憂恐。不復北事伊利等。但遣遺備之而已。又除大司馬。於時獻武王義軍。轉威
介朱光。仲遠等既經敗退。世隆果使徵天光。天光不從。後令斛斯椿苦嬰天光。

云。非王無以能定。豈可坐看宗家之滅也。天光不得已而東下。與仲遠等敗於
韓陵。斛斯椿等先還於河梁。拒之。天光既不得渡。西北走。遇雨不可前進。乃執
權之與度。律送於獻武王。王致於洛。斬於都市。年三十七。介朱專恣。分裂天下。
各據一方。天光有定關西之功。差不能暴。比之兆與仲遠。爲不同矣。
史臣曰。介朱光之在晉陽。天光之據龍右。仲遠鎮擇東南。世隆專秉朝政。于時
立君廢主。易於奕棋。慶賞威刑。咸出於己。若使布德行義。憂公忘私。屏齒相依。
同心協力。則磐石之固。未可圖也。然是庸才。志識無遠。所爭唯權勢。所好唯財
色。管諸渠壑。有甚於復天下。失望。人懷怨憤。遂令勅敵得容。覘間。心腹內阻。形
影外合。是以廣阿之役。葉落冰離。韓陵之戰。土崩瓦解。一旦殄滅。豈不哀哉。傳
稱師克在和。詩云。食人敗類。食而不和。難以濟矣。

魏書卷七十五

魏書卷七十五考證

魏書卷七十五考證

余來天光傳天光有定國西之功差不歸罪○臣人論按本傳載天光坑萬七千人又云差不歸罪其罪展如此

魏書卷七十五考證



齊

列傳第六十四

魏

收

撰

盧同

張烈

盧同字叔倫范陽涿人盧玄之族孫父輔字顯元本州別駕同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善於處世太和起東北海王祥國常侍稍遷司空祭酒昌黎太守尋為營州刺史仍帶郡入除河南尹丞運太尉屬會豫州城民白早生反都督中山王英尚書邢禮等討之詔同為軍司事平除冀州鎮東府長史還父憂解任後除司空諮議參軍兼司馬為營構東官都將廷昌中秦州民反詔同兼通直常侍持節慰諭之多所降下還轉尚書右丞運號輔國將軍以父諱不拜改授龍驤熙平初轉左丞加征虜將軍時相州刺史奚康生徵民歲調皆七八十尺以選康生之譽都內患之同於歲祿官給長絹同乃舉按康生度外徵調書奏詔科康生之罪兼覆同在公之績肅宗世朝政稍衰人多竊冒軍功同閱吏部勳書因加檢覆嚴得竊者三百餘人同乃表言竊見吏部勳簿多皆改換乃杖中兵委按並復辛舛臣聊爾揀練已得三百餘人明知隱而未報者動有千數愚謂罪雖厚免猶須刊定請遣一都令史與令僕省事各一人總集吏部中兵二局勳簿對勾委按若名級相應者即於黃素楷書大字具件階級數令本曹尚書以朱印印之明達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與委按對掌進則防指洗之倘遇則無改易之理從前以來勳書上省唯列姓名不載本屬致令竊濫之徒輕為苟且今請征職白民具列本州郡縣三長之所其實官正職者亦列名買別錄歷階仰本軍印記其上然後印縫各上所司統將都督並皆印記然後列上行書行臺關太尉太尉檢練精實乃始關制省重究括然後委申奏出之日黃素朱印關付吏部實來非但備書名改換勳簿而已或一階再取或易名受級凡如此者其人不少更由吏部無障防塞失方何者吏部加階之後簿不注記錄此之故易生僥倖自今敕階之後名簿具注加補日月尚書印記然後付曹郎中別作抄自印記一如尚書郎中自掌遞代相付此制一行準止姦罔

詔從之同又奏曰臣頃奏以黃素為勳具注官名戶屬及吏部換勳之法事目三條已蒙旨許臣伏思黃素勳簿政可廢止姦偽然在軍虛詐猶未可盡請自今在軍圖簿之日行臺軍司監軍都督各明立文按處處記之新首成一階已上即令給券一紙之上當中大書起行臺統軍位號勳人甲乙新三賊及被傷成階已上亦具書於券各盡一行當行暨裂其券前後皆起年號日月破某處陳某官某勳印記為驗一支付勳人一支付行臺記至京即送門下別函守錄又自還都以來戎車屢捷所以征勳轉多做不可盡者更由歲久生姦積年長偽巧吏階簿偷增違甚請自今為始諸有勳簿已經奏實者即廢下遠近云某處勳判咸令知開立格嗣敘以三年為斷其職人及出身限內悉令銓除實官及外號隨才加授庶使勳勳者速申立功者勳事不經久僥倖易息或還窮難州無中正者不在此限又勳簿之法征還之日即應申送噴來行臺督將至京始造或一年二歲方上勳書姦偽之原實自由此於今以後軍還之日便通勳簿不聽隔月詔復依行元義之廢置太后也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熙敗以同為持節兼黃門侍郎慰勞使乃就州刑熙還授平東將軍正黃門營明堂副將尋加撫軍將軍光祿大夫本州大中正同善事在位為義所親戮熙之日深聘黨與以希言論者非之又給同羽林二十人以自防衛同兄秀少多直言常云公使可致至此始為都水使者同啓求回身二階以加秀秀遂除安州刺史論者稱之營州城民就德與謀反除同度支尚書黃門如故持節使營州慰勞難以便宜從事同類遣使人皆為賊害乃遣賊家口三十人并免家奴為夏肅書勳德與德與乃降安輯其民而還德與復反詔同以本將軍為幽州刺史兼尚書行臺勳勞之同德與難信勳來而往為德與所舉大敗而還置太后反政以同又肅除名孝昌三年除左將軍太中大夫兼左丞為齊克二州行臺節度大都督李叔仁固莊帝踐祚詔復本秩除都官尚書復兼七兵以同前勳勞德與之功封章武縣開國伯邑四百戶正除七兵尋轉殿中加征南將軍兼秦州中進號驍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同時久病羸瘠從務乞骸骨初同之為黃門也與前廢帝俱在門下同具其為人素相敬託廢帝以恩書許

之除儀同三司餘官如故永熙初薨年五十六贈侍中都督冀滄瀛三州諸軍
車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開國伯如故賜帛四百匹諡曰孝穆三年復
加贈尚書右僕射有四子

長子斐武定中文襄王大將軍府掾

斐弟錡青州治中

同兄靜太常丞

靜子景裕在儒林傳

張烈字徽仙清河東武城人也高祖賜名曰烈仍以本名為字高祖稱爲基
容備尚書右僕射會祖恂散騎常侍隨慕容德南渡因居齊郡之臨淄烈少孤
貧涉獵經史有氣概時青州有崔徽伯房徽叔與烈並有令譽時人號曰三徽

高祖時入官代都歷侍御主文中散遷洛除尚書儀曹郎彭城王功曹史太子
步兵校尉蕭寶卷將陳顯達治兵漢南謀將入寇時順陽太守王青石世官江
南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慮其有異表請代之高祖詔侍臣各舉所知互有申薦

者高祖曰此郡今當必爭之地須得堪濟之才何容汎舉也太子步兵張烈每
論軍國之事時有會人意朕欲用之何如彭城王綏稱贊之遂勸除陵江將
軍順陽太守烈到郡二日便爲寶卷將崔慧景攻圍七十餘日烈撫厲將士甚

得軍人之和會軍萬兩討慧景遁走高祖親勞烈曰卿定可速能不負所寄烈
拜謝曰若不值聖與親駕臣將不免困於犬羊自是陛下不負臣非臣能不負
陛下高祖善其對世宗即位追錄先勳封清河縣開國子邑二百戶尋以母老

歸養積十餘年頻值凶儉烈爲粥以食飢人蒙濟者甚衆鄉黨以此稱之肅宗
初除龍驤將軍司徒右長史又轉征虜將軍司空長史先是元父江陽王繼
曾爲青州刺史及父當權烈託故義之懷遠相詔附除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

尋加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後靈太后反政以烈義黨出爲鎮東將軍青州刺史
于時饑者以烈家產畜種僅客甚多慮其怨望不宜出爲本州改授安北將軍
瀛州刺史爲政清靜吏民安之夏滿還朝因辭老還鄉里兄弟同居怡然爲

親類所慕元象元年卒於家時年七十七烈先爲家誠千餘言并自敘志行及

所歷之官雖終勅于姪不聽求贈但勒家誠立碣而已其子質奉行焉

質博學多才藝解褐奉朝請員外郎龍驤將軍諫議大夫未幾薨與和中卒於
家

質弟登州主簿

烈弟僧皓字山客歷涉羣書工於談說有名於當世熙平初徵爲諫議大夫正
光五年以國子博士徵之孝昌二年徵爲散騎侍郎並不赴世號爲傲君焉好
營產業孜孜不已藏銀巨萬他資亦稱是兄弟自供儉約車馬瘦敝身服布裳
而婢妾統綺僧皓尤好蒲弈戲不擇人是以獲譏於世前廢帝時崔祖蟠舉兵
攻東陽城僧皓與同事敗死於獄籍沒家產出帝初新復業

于軌州主簿

史臣曰盧同質器洪厚卷舒兼濟張烈早標名聲尚見知趨捨深沉俱至顯
達雅道正路其殆病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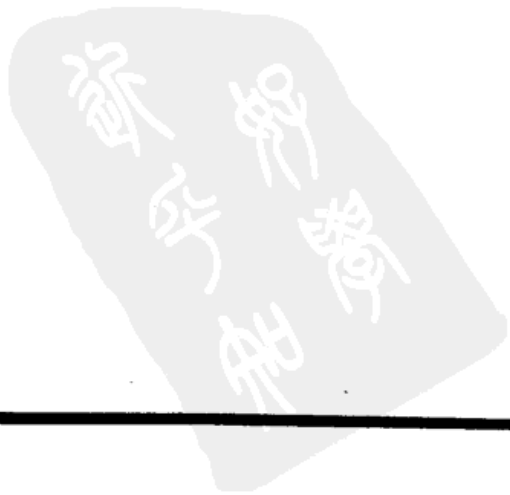
魏書卷七十六

魏書卷七十六考證

盧阿傳父輔字顯元○元北史作光

張烈傳張烈字徽仙○仙北史作之

魏書卷七十六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七十五

宋 魏 辛雄 羊深 楊機 高崇

宋魏字飛鳥，廣平列人也。吏部尚書弁族弟。少有操尚，世人以剛斷許之。世宗初，起家奉朝請，本州治中。廣平王郎中令，尋拜河陰令。魏第道瓌，先為冀州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愉反，逼道瓌為官。魏與弟世景俱囚廷尉。道瓌後棄愉歸，魏京師猶坐身死。魏世景除名久之，拜魏治書侍御史。洛陽令，中散大夫。相州大中正，猶領治書。又遷左將軍，南兗州刺史。時蕭衍遣將先據荆山，規將寇魏。魏名將潘暹、戚運乘勢，徑趨項城。魏遣將成僧建、潘軍討魏，頻戰破之。自是州境帖然。孝莊時，除司徒左長史，撫軍將軍。河南尹，初魏為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為劫，擄而不送。魏將兵圍主宅，執主婿馮穆，步驅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霑地，縣舊有大柳，時人號曰彌尾青。及魏為縣主，吏請焚之，魏曰：且置南牆下，以待東家。未幾，有內監楊小胸詣魏請事，辭色不遜，命取尾青以鎮之。既免，入訴於世宗。世宗大怒，勅河南尹推治其罪。魏具自陳狀，詔曰：卿故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魏對違者非臣，買名者亦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免暴之徒，如小胸者耳。於是威振東師，及為洛陽，迄於為尹，畏懼權勢，更相承接。故當世之名，大致減損。永安三年，卒於位。贈侍中，衛將軍，相州刺史。出帝初，置贈驛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魏州刺史。諡曰貞烈。

子思遠，卒於司空從事中郎。

魏第道和，教為有志行，平西將軍，太中大夫。

子世景，文襄王太將軍府參議。

魏第世景，在夏文帝。

世景第道瓌，亦有學行，征東義行，之討葛榮也。表為員外散騎侍郎，引嗣戎役。及魏敗，同時遇害。

魏第道瓌，少而敏，世宗初，以才學徵召，與秘書丞孫惠蔚、校書郎曹正

同異。自太學博士轉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臨死作詩及挽歌詞，寄之親朋，以見怨痛。道瓌又曾贈著作佐郎張始均詩，其末章云：子深懷璧憂，余有當門病。道瓌既不免難，始均亦過世禍，時咸怪之。無子，兄毓以第三子子叔繼。

辛雄，字世賓，龍西狄道人。父暢，字幼達，大將軍諮議參軍，汝南郡二郡太守。大和中，本郡中正。雄有孝性，頗涉書史，好刑名，廉謹雅素，不妄交友，喜怒不形於色。釋褐奉朝請，父於郡遇患，雄自免歸，晨夜扶抱，及父喪，居憂殆不可識。為世所稱。正始初，除給事中，十年不遷職，乃以病免。清河王懌為司空，辟戶曹參軍，攝田曹事。懌遷司徒，仍隨授戶曹參軍，並當煩劇，諍訟填委。雄用心平直，加以開明，政事經其斷割，莫不悅服。懌重之，每謂人曰：必也無訟乎。辛雄其有漏由是名顯。懌遷太尉，又為記室參軍，神龜中，除尚書駕部郎中，轉三公郎。其年沙汰郎官，唯雄與羊深等八人見留。餘悉罷遣，更授李琰等。先是御史中尉東平王元匡，復欲與權，諱尚書令任城王澄，劫匡大不敬，詔怒死。為民雄奏理，匡曰：竊惟白衣元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過，奏謂之性，閉自帝心，鷹鷂之志，形於在背。故高祖錫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彈糾。至若茹皓升葦，匡斥宜下之言，高聲當匡，陳擅權之表，則敢忠數，蓋臣莫及。骨鯁之跡，朝野共知。當高聲之時，匡造指教，主聖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違，先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況其元列，由緒與罪，按不同也。脫終貶黜，不在朝廷，恐杜忠臣之口，塞諫者之心。乖琴瑟之至和，違鹽梅之相濟。祈委云：叔向之賢，可及十世，而匡不免其身，實可嗟惜。未幾，匡除龍驤將軍，平州刺史。右僕射元欽，謂左僕射蕭寶夤曰：至如辛郎中才用省中，諸人莫出其右。寶夤曰：吾聞游僕射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治省事足矣。今日之實，何其晚哉。初，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經思號訴，枉直難明，遂奏會樂風聞者，不問曲直，推為獄成，悉不斷理。詔令門下尚書廷尉議之。雄議曰：春秋之義，不辜而失，寧惜不濫。濫則失罪人，濫乃害善人。今議者不忍罪惡吏，便出入緩情，令君子小人，兼猶不別。豈所謂實善罰惡，殷勤隨恤者也。仰尋周公不滅流言之怒，俯惟釋之不加驚馬之辟。所以小大用情，實在得所。失之千里，聖在毫釐。雄久執案牘，數見疑訟，職掌三千，願言者六

一曰御史所糾有注其逃走者及其出所或為公使本會給遺所有指如不推檢文案灼然者書之二曰御史赦前注獲見賊不辨行踪主名檢無路以置直之主宜應洗復三曰經持不引傍無三權比以獄案既成因即除刑或有據令奏復者與奪不同未獲為通例又須定何如得為證人若必須三人對見受財然後成證則於理太寬若傳聞即為證則於理太急令請以行跡後三人俱見物及確狀顯者準以為驗四曰赦前斷事或引律乖錯使除復失衷難案成經赦宜追從律五曰經赦除名之後或遺為所枉被旨重究或訴省稱冤為奏更檢事付有司未被研判遂遇恩宥如此之徒謂不得異於常格依前案為定若不合拷究已復之流請不追奪六曰或受辭下檢反覆使鞠獄證占分明理合清雪未及告案忽逢恩赦若從證占而書則違正格如除其名罪體潔士以為罪須案成書以占定若持未畢格及要證一人未集者不得為占定古人雖患察獄之不精未聞知寬而不理今之所陳實士師之深疑朝夕之急務願垂察焉詔從雄議自後每有疑獄雄與公卿駁難事多見從於是公能之名甚盛又為祿養論稱仲尼陳五孝自天子至庶人無不任之文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鄭玄注云復除之然則止復庶民非公卿大夫士之謂以為宜聽祿養不約其年書奏肅宗納之以母憂去任李吳右僕射元欽奏雄起復為郎俄兼司州別駕加前將軍將軍李昌元年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城南叛蕭衍遣蕭綏東據彭城時遣大都督安豐王延明督臨淮王彧討之彧桓不進乃詔雄副太常少卿元暉為使給齊庫刀持節乘驛催軍有違即令斬決肅宗謂雄曰諱朕家諸子深以親慈籌策機計使卿取勝耳到軍勒令並進徐州綏遂降賊冀州刺史侯剛登為長史肅宗以雄長於世務情不許之更除司空長史於時諸公皆慕其名欲屈為佐莫能得也時諸方賊威而南寇侵境山蠻作逆肅宗欲親討以荆州為先詔雄為行臺左丞與前將軍臨淮王彧東趨葉城別將裴衍西通潯陽衍稽留未進或師已次汝濱北潯求救或以處分道別不欲應之雄曰今變衍未至王士業已集營左唐突境亂近畿梁汝之間民不安業若不時撲滅更為深害王業臨關外唯利是從見可而進何必守道苟安社稷理可專

裁所謂臣軍義而行不待命者也或恐後有得失之責要雄符下雄以將親伐蠻夷必懷震動乘彼離心無往不破遂符或軍令速赴擊賊聞之果自走散在軍上疏曰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履實難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早死也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蠻左亂常稍已多戰凡在戎役數十萬人三方師衆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懲征夫之勳悴乃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勳歷發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無所勸基庸人無所畏備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賚遇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進力者矣若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臣聞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實謂陛下之所為倘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必死軍可得也臣既庸弱奉當戎使職司所見輒敢上聞惟陛下審其可否會右丞肅宗詔使射城陽王徽舉人徵邊塞雄仍除輔國將軍尚書右丞尋轉吏部郎中遷平東將軍光祿大夫郎中如故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於安民安民之本莫加於禮律禮律既設擇賢而行之天下雍熙無非任賢之功也故虞舜之威穆穆漢文王受命濟濟以康高祖孝文皇帝天縱大聖開復典讓選三代之異禮採二漢之典法端拱而四方安刑措而兆民治世宗重光繼軌每念率修官人有道萬里清聲陛下勳勞日昃躬親庶政求漢恤民無時暫息而黔首紛然兵革不息以臣愚見可得而言自神龜末來事以傳年為選士無善惡歲久先敝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按之吏以差次日月為功能銜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筭以共治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弊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後復不均發調運籌笑敵盈門凶執滿道二聖明詔廢而不遵畫一之法懸而不用自此夷夏之民相將為亂豈有餘憾哉豈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當今天下黔黎久經寇賊父死兄亡子弟淪陷流離憂危十室而九白

骨不收孤養廢恤財殫力盡無以卒歲宜及此時早加慰撫蓋助陛下治天下者惟在守令最須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備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為第一清中等為第二清下等為第三清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俸年竟無餘草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申疆暴自息刑政日平民俗奉化矣復何憂於不治何恤於逆徒也竊見今之守令清慎奉治則政平訟理有非其才則網維荒穢伏願陛下暫留天心校其利害則臣言可驗不待終朝昔杜畿寬惠河東無警蘇則分糧金城剋復略觀今古風俗遠能罔不任賢以相化革朝任夕治功可立待若違常習故不明選真欲以靜民便恐無日書奏會肅宗崩初蕭寶實任雍州起逆城人侯衆德等討逐之多蒙爵賞武泰中詔雄兼尚書為關西實動大使未行之間會介朱榮入洛及河陰之難人情未安雄懼重不出莊帝欲以雄為尚書門下奏曰幸雄不出存亡未分莊帝曰車夫失用而用之不可失存而不用也遂除度支尚書加安南將軍元穎入洛也北中郎將楊侃從駕北出莊帝以侃為度支尚書及乘輿反洛復召雄上雄面辭曰臣不能死事俛眉從賊乃是朝廷罪人縱陛下不賜誅罰而北來尚書動高義重臣宜避賢路莊帝曰卿且還本司朕當別有處分遂解侃尚書未幾詔雄以本官兼侍中關西慰勞大使將發請事五條一言通懸租綱宜悉不徵二言簡罷非時徭役以紓民命三言課調之際使豐儉有殊令州郡量檢不得均一四言兵起歷年死亡者衆或父或子幸酸未歇見存者老請假板職悅生者之意慰死者之魂五言喪亂既久禮儀罕習如有闕門和穆孝悌卓然者宜表其門閭仍曰臣聞王者愛民之道有六一曰利之二曰成之三曰生之四曰與之五曰樂之六曰喜之使民不失其時則成之也省刑罰則生之也薄賦斂則與之也無多徭役則樂之也吏靜不苛則喜之也伏惟陛下道遠前王功起近代敷春風而敷俗推至德以綢民生之養之正當茲日悅近來遠亦是今時臣既忝將命宣揚聖澤前件六事請所宣行若不除煩收疾惠孤恤寡便是徒乘官職虛號王人往還有益於郵亭里恩無遺

於民俗謹率愚管敢以陳聞乞垂覽許莊帝從之因詔民年七十者授縣八十者授郡九十加四品將軍百歲從三品將軍三年遷鎮南將軍都官尚書行河南尹普泰時為鎮軍將軍殿中尚書又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秦州大中正太昌中又除殿中尚書兼吏部尚書尋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仍尚書承熙二年三月又兼吏部尚書於時近習專恣請託不已雄懼其譴惡不能確然守正論者頗譏之出帝南狩雄兼左僕射留守京師承熙末兼侍中帝入關右齊獻武王至洛於承寧寺集朝士責讓雄及尚書崔孝芬劉欽楊機等曰為臣奉主扶危救亂若處不諫諍出不陪隨緩則耽寵急便竄避臣節安在諸人默然不能對雄對曰當主上信狎近臣雄等不與謀議及乘輿西邁若即奔隨便恐跡同佞黨留待大王便以不從蒙責雄等進退如此不能自委溝壑實為慚負王復責曰卿等備位納言當以身報國不能盡忠依附留侯未聞卿等諫諍一言使國家之事忽至於此罪欲何歸也乃誅之時年五十沒其家口二子士瑛士貞逃入關中

雄從父兄纂字伯將學涉文史溫夏雅正初為兗州安東府主簿與秘書丞同郡李伯尚舊伯尚與咸陽王禧同逆逃竄投纂事覺坐免官積十餘年除奉朝請稍轉太尉騎兵參軍每為府主清河王暉所賞及欲定考擇曰辛騎兵有學有才宜為上第轉越騎校尉尚書令李崇北伐蠅蟻引為錄事參軍臨淮王或北征以纂隨榮有稱譽為長史及廣陽王淵北伐又引為長史尋拜諫議大夫雅為或所稱歎屢在朝廷薦舉之蕭衍遣將曹義宗攻新野詔纂持節兼尚書左丞南道行臺率衆赴接至便破之義宗等以其勁速不敢復進於時海內多虞京師更無繼援惟以二千餘兵捍禦疆場又詔為荊州軍司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纂善撫將士人多用命賊甚憚之會肅宗崩至咸以對敵欲秘凶問纂曰安危在人豈關是也遂發喪號哭三軍縞素遣入州城申以盟約尋為義宗所圍相率固守莊帝即位除通直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兼尚書仍行臺後大都督費穆舉義宗擒之入城因舉酒屬纂曰微辛行臺之在斯吾亦無由建此功也入朝言於莊帝稱纂固節危城宜蒙爵賞以勸將來帝乃下詔慰勉

之尋除持節平東將軍中郎將賜絹五十匹金裝刀一口永安二年元顥乘勝
 本至城下介朱世隆狼狽退還城內空虛遂為顥擒及莊帝還宮顥謝不守之
 罪帝曰於時朕亦北巡東軍不守豈卿之過還鎮虎牢俄轉中軍將軍榮陽太
 守民有婆洛生康乞得者舊是太守鄭仲明左右乘機偷竊境內為患顥伺捕
 擒獲棄於郡市百姓忻然加鎮東將軍太昌中除左光祿大夫兼備高洛陽乃
 為河南邑中正承熙三年除使持節河內太守齊獻武王赴洛兵集城下顥出
 城謁王曰顥受詔於此本有禦防大王忠貞王室扶翼顥危顥敢不匍匐王曰
 吾志去茲佞以康國道河內此言深得王臣之節因命前侍中司馬子如曰吾
 行途疲敝宜代吾執河內手也便入洛九月行西荊州事兼尚書南道行臺尋
 正刺史時營會樂五龍破析陽郡應宇文黑獺謀欲出軍討之顥行臺郎中
 李廣諫曰析陽四面無民唯一城之地耳山路深險表裏羣蠻今若少遣軍則
 力不能制賊多遣則滅徹防衛根本虛弱脫不如意便大挫威名人情一去州
 城難保顥曰豈得縱賊不討令其為患日深廣曰今日之事唯須萬全且慮在
 心腹何暇疥癬聞臺軍已破洪威計不久應至公但約勸屬城使各修完壘壁
 善撫百姓以待救兵雖失析陽如棄雞肋顥曰卿自是一途我意以為不爾
 遂遣兵攻之不剋而敗諸將因亡不返城人又密招西賊黑獺遣都督獨孤如
 願率軍潛至突入州城遂至廳閣顥左右惟五六人短兵接戰為賊所擒遂害
 之贈都督定殷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徒公定州刺史

子子炎武定中博陵太守

雄從祖疊護以謹厚見稱本於并州州都

子熾武定中衛將軍右光祿大夫

雄族祖琛字僧貴父敬宗延興中代郡太守琛少孤曾過友人見其父母兄弟
 悉無恙垂涕久之釋褐奉朝請榮陽郡丞太守元顥性頗使酒琛每諫之屢後
 醉輒令閉閣曰勿使丞入也高祖南征屬從與顥詔琛曰委卿郡事如太守也
 景明中為伏波將軍濟州輔國府長史轉奉車都尉出為揚州征南府長史刺
 史李崇多事產業琛每諍折崇不從遂相糾舉詔並不問後加龍驤將軍帶南

梁太守崇因置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為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人耳琛對曰
 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慚色卒於官琛寬雅有
 度量涉獵經史喜愠不形於色當官奉法在所無稱
 長子悠字元壽早有器業為侍御史監揚州軍賊平錄勳書時崇猶為刺史欲
 寄人名悠不許崇曰我昔值其父今復逢其子早卒
 悠弟俊字叔義有文才東益州征虜府外兵參軍府主魏子建為山南行臺以
 為郎中有軍國機斷還京於榮陽為人劫害贈征虜將軍東秦州刺史

後弟術武定末散騎常侍

術弟休字季令

休弟修字季緒俱有學尚亦早卒時人傷惜之
 琛族子珍之少有氣力太尉鍾曹行參軍稍遷中堅將軍司徒錄事參軍廣州
 大中丁憂去任尋起為汝北太守永安中司空諮議參軍通直常侍承熙中
 襄城太守天平初洛州以南人情駭懼勸為大使持節慰諭廣洛二州三年除
 征東將軍行陽平郡事郡民路黑奴起逆攻郡為黑奴所執諸賊勸殺之黑奴
 曰成敗未可知何為先殺太守也乃將珍之自隨待遇以禮右衛將軍郭瓊討
 平黑奴乃得免與和中為衛將軍司徒司馬武定三年除驃騎將軍北海太守
 還為儀同開府長史兼光祿少卿未幾詔珍之持節為廣洛北荆揚雍襄六州
 慰勞大使北荆鎮城行廣州事招納有稱齊文襄王遣書慰勉賜以衣帛尋勅
 行平州卒於官贈驃騎大將軍洛州刺史諡曰恭

子懿武定末開府鍾曹參軍

羊深字文淵太平陽人梁州刺史社第二子也早有風尚學涉經史好文章
 兼長几案少與龍西李神儁同志相友自司空府記室參軍轉輕車將軍尚書
 騎兵郎轉轉都加右軍將軍于時沙汰郎官務精才實深以才堪見留在公
 明斷尚書僕射崔亮吏部尚書甄琛咸敬重之肅宗行釋奠之禮肅宗經備置
 之中獨蒙引聽時論美之正光末北地人車金雀等帥羌胡反叛高平賊宿勤
 明達寇虜夏諸州北海王顥為都督行臺討之以深為持節通直散騎常侍行

臺左丞軍司仍領郎中顯敗還京頃之還尙書左丞加平東將軍光祿大夫蕭
寶實反攻圍華州王平薛鳳賢等聚衆作逆勅深兼給事黃門侍郎與大行臺
僕射長孫稚共會潼關規模進止事平以功賜爵新泰男暉太后會幸邱山集
僧尼齋會公卿盡在座會事將終太后引見深欣然問之深謝曰臣蒙國厚
恩世荷榮遇寇難未平是臣憂責而隆私怨被犬馬知歸太后顧謂左右曰羊
深真忠臣也舉坐傾心孝昌末徐方多事以深爲東道慰勞使即爲二徐行臺
莊帝踐祚除安東將軍太府卿又爲二兗行臺深慮分軍國損益隨機亦有時
譽初余朱榮殺睿朝士深第七弟侃爲太山太守性嚴武遠軍鄉人外託蕭衍
深在彭城忽得侃書招深同逆深慨然流涕斬侃使人并書表聞莊帝乃下詔
曰羊侃作逆壽起瑕丘擁衆不逞扇擾疆場傾宗之禍侃乃自貽累世之節一
朝毀汗羊深血誠奉國棄操罔貳第獨物自勸請罪此之丹款實載于懷且
叔向復位春秋稱美深之慷慨氣同古人忠烈遠彰赤心已著可令還朝面受
委勅乃歸京師除名久之除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元顥入洛以深兼黃門
郎顥平免官後拜大鴻臚卿普泰初遷散騎常侍衛將軍右光祿大夫監起居
注自天下多事東西二省官員委積前廢帝勅深與常侍盧道虔元星元法壽
選人補定自奉朝請以上各有沙汰尋兼侍中廢帝甚親待之是時廢帝廢替
名教陵遲深乃上疏曰臣聞崇禮建學列代之所修尊經重道百王所不廢是
以均塾洞啓昭明之頌載揚膠序大闢都穆之詠斯顯伏惟大魏乘乾統物欽
若奉時模唐軌虞率由前訓重以高祖繼聖垂衣儒風載蔚得才之感如彼薪
楛固以追隆周而並驅焉炎漢而獨邁宣皇下武式遵舊章用能播揚威烈率
修厥美自茲已降世極道消風猷稍遠澆薄方競退讓寂寥馳競靡節進必吏
能升非學藝是使刀筆小用計日而期榮專經大才甘心於陋巷然治之爲本
所貴得賢苟值其人豈拘常檢三代兩漢異世間出或釋褐中林登卿尹或
投竿釣堵徑升公相事炳丹青義在往策彼哉幾乎不可勝紀竊以今之所用
弗修前矩至如當世通儒冠時感德見徵不過四門登庸不越九品以此取士
求之濟治管楯却行以及前之燕而向楚積習之不可者其所由來漸矣昔魯

與洋宮頌聖爰發鄭履學校國風以禮將以納民軌物其始於經禮實教育才
義光於篇什自兵亂以來垂將十載干戈日陳垣豆斯闕四海荒涼民物凋敝
名教頓虧風流殆盡世之陵夷可爲歎息陛下中興纂曆理運惟新方隅稍康
實惟文德但禮實業讓之科必世未備還淳反樸之化起首斯繆夫先黃老而
退六經史遷終其成畫貴玄虛而賤儒術應氏所以允旨臣雖不敏敢忘前載
且魏武在戎尙修學校宣尼確論造次必備臣愚以爲宜重修國學廣延君子
使函丈之教日聞釋奠之禮不闕并詔天下郡國興立儒教考課之程咸依舊
典苟經明行修宜擢以不次抑斗筭喋喋之才進大雅汪汪之德博收鴻生以
光顧問繁維奇異共精得失使區畫之內競務仁義之風荒散之餘漸知禮樂
之用豈不美哉臣誠聞短教暮前訓用稽古義上慶聽覽伏願陛下垂就日之
監齊非煙之化儻以臣言可採乞特施行廢帝善之出帝初拜中書令頃之轉
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承熙三年六月以深兼御史中尉東道軍司及出帝
入關深與樊子鶴等同逆於兗州子鶴署深爲齊州刺史於太山博縣南王村
結盟招引山齊之民天平二年正月大軍討破之於陳新深
子肅武定末俄同開府東閣祭酒

楊機字顯略天水冀人祖伏恩郡功曹赫連屈丐時將家奔洛陽因以家焉機
少有志節爲士流所稱河南尹李平元暉並召署功曹暉尤委以郡事或謂暉
曰弗躬弗親庶人弗信何得委事於機高臥而已暉曰吾聞君子勞於求士逸
於任賢故前代有坐嘯之人主諾之守吾既委得其才何爲不可由是聲名更
著解褐奉朝請於時皇子國官多非其人詔選清直之士機見舉爲京兆王愉
國中尉愉甚敬憚之遷給事中伏波將軍廷尉評廷昌中行河陰縣事機嘗官
正色不避權勢明達政事斷獄以情甚有聲譽平東將軍荊州刺史楊大眼啓
爲其府長史熙平中爲涇州平西府長史尋授河陰令轉洛陽令京豎伏其威
風希有干犯凡訴訟者一經其前後皆識其姓名并記事理世咸異之遷鎮軍
將軍司州治中轉別駕荊州權叛兼尙書左丞兩道行臺討之遷除中散大夫
復爲別駕州牧高陽王彥事多委機出除清河內史轉左將軍河北太守並有

能名建義初拜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兼廷尉卿又除安南將軍司州別駕未幾行河南尹轉廷尉卿徙衛尉卿出除安西將軍華州刺史承熙中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尋除度支尚書機方直之心久而彌厲奉公正己為時所稱家貧無馬多乘小轎車時論許其清白與辛雄等並誅年五十九

子毗羅解褐開府參軍事卒於鎮遠將軍

機兄順字元信梁郡太守

順子僧靜武定中太中大夫

機兄子虬少有公幹類為司州記室戶曹從事早卒

高崇字積善渤海蓆人四世祖撫晉永嘉中與兄顥避難奔於高麗父潛顯祖初歸國賜爵開陽男居遼東詔以沮渠牧犍女賜潛為妻封武威公主拜駙馬都尉加寧遠將軍卒崇少聰敏以端謹見稱徵為中散稍遷尚書三公郎家資富厚僮僕千餘而崇志尚儉素車馬器服充事而已自修潔與物無競初崇舅

氏坐事誅公主痛本生絕胤遂以崇繼牧犍後改姓沮渠景明中啓復本姓襲爵遷領軍長史伏波將軍洛陽令為政清斷吏民畏其威風每有發擿不避疆

禦縣內蕭然朝廷方有遷授會病卒年三十七贈漁陽太守永安二年復贈征虜將軍滄州刺史諡曰成初崇謂友人曰仲尼四科德行為首人能立身約己

不忘典訓斯亦足矣故吾諸子聞

子謙之字道讓少事後母李以孝聞李亦撫育過於己生人莫能辨其兄弟所出同異論者兩重之及長屏絕人事專意經史天文算曆圖緯之書多所該涉

日誦數千言好文章留意老易襲爵釋褐奉朝請加宣威將軍轉奉車都尉廷尉丞正光中尚書左丞元孚慰勞蠕蠕反被拘留及蠕蠕大掠而還置孚歸國

事下廷尉卿及監以下謂孚無坐惟謙之以孚辱命則以流罪尚書同卿執詔可謙之奏孝昌初行河陰縣令先是有人竊感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

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偽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按問具伏

盜焉徒黨悉獲并出前後盜竊之虛實貨甚多遠年失物之家各來得其本物

具以狀奏尋詔除寧遠將軍正河陰令在縣二年損益治體多為故事第遺種為御史在公亦有能名世美其父子兄弟並著當官之稱舊制二縣令得面陳得失時仗幸之輩惡其所發聞遂共奏罷謙之乃上疏曰臣以無庸謬宰神邑實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賞之恩盡人臣守器之節但蒙家支屬戚里親嬖縲維所及舉目多是皆有盜憎之色咸起想上之心縣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昔發明詔得使面陳所懷臣亡父先臣崇之為洛陽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貴敵手無敢干政近日以來此制遂廢致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今二聖遠遵堯舜憲章高祖愚臣望策其驚蹇少立功名乞新舊典更明往制庶姦豪知禁頗自屏心詔曰此啓深會朕意付外量聞謙之又上疏曰臣聞夏德中微少康成克復之主周道將廢宣王立中興之功則知國無常安世無恆敵唯在明主所以變之有方化之有道耳自正光已來邊城屢擾命將出師相繼於路軍費戎資委輸不絕至如弓格賞募咸有出身梨刺斬首又蒙階級故四方壯士願征者多各為己公私兩利若使軍帥必得其人實勳不失其實則何賊不平何征不捷也諸守帥或非其才多違親者妄稱入奏別倩他人引弓格虛受征官身不赴陣惟遣奴客充數而已對寇臨敵曾不彎弓則是王爵虛加征夫多闕賊虜何可殄除忠貞何以勸誠也且近習侍臣咸屬朝士請託官曹擅作威福如有清貞奉法不為回者咸共譖毀橫受罪罰在朝顯望雖肯申聞蔽上權下虧風壞政使讒諂甘心忠讜息義况且頻年以來多有徵發民不堪命動致流離苟係妻子競逃王役不復顧其桑井憚比刑書正由還有必困之理歸無自安之路若聽歸其本業徭役微頓則還者必眾墾田增闢數年之後大獲課民今不務以理還之但欲嚴符切勒恐數年之後走者更多安業無幾故有國有家者不患民不我歸唯患政之不立不恃敵不我攻唯恃吾不可侮此乃千載共遵百王一致且琴瑟不韻知音改弦更張駢輪未調善御執轡成組諺云迷而知反得道不遠此言雖小可以論大陛下一日萬機事難周覽元凱結舌莫肯明言臣雖庸短世受榮祿竊慕前賢匪躬之義不避斧鉞之誅以希一言之益伏願少垂覽察略加推採使朝章重舉軍威更振海內起惟新

之歌天下見復禹之績則臣妾之後笑入下泉。聖太后得其疏以責左右近侍。諸寵要者由是疾之。乃啓太后云。謙之有學藝宜在國學以訓胄子。詔從之。除國子博士。謙之與袁淑常景鄴道元溫子昇之徒咸申教善。奸於瞻恤。言諾無虧。居家儉樸。對其兒不撻其父母。生三子。便免其一。世無兒。跡奴婢。常稱俱裏人體如何殘害。以父舅氏沮渠蒙遜。曾據涼土。國書漏闕。謙之乃修涼書十卷。行於世。涼國感事佛道。爲論貶之。因稱佛是九流之一家。當世各士競以佛理來難。謙之還以佛義對之。竟不能屈。以時所行曆多未盡善。乃更改元。修撰爲一家之法。雖未行於世。謙者數其多能。於時朝議鑄錢以謙之爲鑄錢都將。長史乃上表求鑄三銖錢。曰。蓋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太公爲周置九府圖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內。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榆莢錢。至文帝五年。復爲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銖。至元狩中。變爲五銖。又造赤仄之錢。以一當五。王莽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錢。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入政爲首。聚財之貴。始訓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鏡。御海內之富。莫不腐紅粟於太倉。藏朽質於東府。儲畜既盈。民無困敝。可以軍隘四極。如身使臂者矣。昔漢之孝武。地廣財豐。外事四戎。遠虛國用。於是草萊之臣出財助國。與利之計。納稅廟堂。市列權酒之官。邑有告緡之令。鹽鐵既興。錢幣屢改。少府運豐。上林燒積。外關百榷。內不增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羣妖未息。四郊多壘。徵稅既煩。千金日費。黃儲漸耗。財用將竭。誠楊氏獻稅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錢猶屢改。並行小大。子母相權。况今寇難未除。州郡偷敗。民物凋零。軍國用少。別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何妨於人也。且政與不以錢大。政妻不以錢小。惟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既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民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民之賈。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臣今此鑄。以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使並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穆公之言。於斯驗矣。臣雖術

愧計然。識非心算。暫充錢官。頗觀其理。苟有所益。不得不言。脫以爲疑。求下公卿博議。如謂爲允。即乞施行。詔將從之。事未就。會卒。初。謙之弟道穆。正光中。爲御史。糾相州刺史李世哲事。大相挫辱。其家恆以爲憾。至是。世哲弟神軌。爲靈太后深所寵任。直謙之家。僮奴。神軌左右之。入。輒尙書。判禁謙之於廷尉。時將赦神軌。乃啓靈太后發詔。於獄賜死。時年四十二。朝士莫不哀之。所著文章百餘篇。別有集錄。永安中。贈征虜將軍。營州刺史。諡曰康。又除一子出身。以明冤屈。謙之妻中山張氏。明識婦人也。教勸諸子。從師受業。常誡之曰。自我爲汝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書。汝等宜各修勳。勿替先業。

謙之長子子儒。字孝禮。元顥入洛。其叔道穆從駕北巡。子儒後踰河。至行宮。莊帝見之。具訪洛中事。意子儒備陳元顥敗在旦夕。帝謂道穆曰。卿初來日。何故不與子儒俱行。對曰。臣家百口。在洛須其經營。且欲其今日之來。知京師後事。帝曰。子儒非直合卿本懷。亦大慰朕意。仍授秘書郎中。轉通直郎。後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司徒中兵參軍。兼祭酒。襲爵。與和初。除兼殿中侍御史。時四方多有流民。子儒爲梁州北豫西兗三州檢戶使。所獲甚多。後以公事去官。武定六年卒。時年四十一。

子儒弟緒。字叔宗。明悟好學。謙之常謂人曰。與吾門者。當是此兒。及長。涉獵書傳。好文賦。司空行參軍。轉長流參軍。除鎮遠將軍。冀州儀同府中兵參軍。爲府主封隆之所賞。隆之行梁州濟州。引自隨。恆令總攝數郡。武定三年卒。年三十二。

二。

緒弟孝貞。武定中。司徒士曹參軍。

孝貞弟孝幹。司空東閣祭酒。

謙之弟恭之。字道穆。行字於世。學涉經史。非名流。儔士不與交結。幼孤。事兄如父母。每謂人曰。人生屬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者。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御史中尉元匡。高選御史。道穆奏記於匡曰。道穆生自蓬蒿。長於陋巷。頗獵羣書。無純碩之德。尙好章句。乏彫梭之工。雖欲廁影。徒班名俊伍。其可得哉。然疑明揚斷之主。雄才不世之君。無藉朽株之實。

求人屠釣之下。不牽蘭投之請。取士商歌之中。是以聞英風而慷慨。望雲路而低徊者。天下皆是也。若得身練繡衣。名充直指。雖謝周生。騎上之教。實有茅氏就饋之心。匡大善曰。吾久知其人。適欲召之。遂引為御史。其所糾擿。不避權豪。臺中事物。多為匡所顧問。道穆曾進說於匡曰。古人有言。罰一人當取千萬人懼。豺狼當道。不問狐狸。明公荷國重寄。宜使天下知法。匡深然之。正光中。出使相州。刺史李世哲。即尚書令崇之子。貴戚一時。多有非法。逼買民宅。廣與屋宇。皆置驢尾。又於馬埒。堆土為木人。執節。道穆繩糾。悉毀去之。并發其贓貨。具以表聞。又朱榮討蠕蠕。道穆監其軍事。榮甚憚之。還除奉朝請。俄除太尉。道穆曾參軍。蕭寶夤西征。以道穆為行臺郎中。軍機之事。多以委之。大都督崔延伯敗後。賊勢轉強。屢請益兵。朝廷不許。寶夤謂道穆曰。非卿一行。兵無益理。遂令乘傳赴洛。寶太后親問賊勢。道穆具以狀對。太后怒曰。比來使人皆言賊弱。卿何獨云其強也。道穆曰。前使不實者。當是冀陛下恩。願望爵賞。臣既悉使人不敢虛妄。願令近臣親檢。足知虛實。事訖當反。遇病不行。後屬兄謙之。被害情不自安。遂託身於莊帝。帝時為侍中。特相欽重。引居第中。深相保護。俄而帝以兄事見出。道穆懼禍。乃攜家趣濟陰。變易姓名。往來於東平。畢氏以避時難。莊帝即位。徵為尚書三公郎中。加軍期將軍。尋兼吏部郎中。與薛曇尚書使晉陽。授介朱榮職。賜爵龍城侯。九月。除太尉。長史領中書舍人。遭母憂去職。帝令中書舍人溫子昇就宅弔慰。詔攝本任。表辭不許。三年。加前軍將軍。及元顥逼虎牢城。或勸帝赴關西者。帝以問道穆。道穆對曰。關中今日殘荒。何由可往。臣謂元顥兵衆不多。乘虛深入者。由國家將帥征提不得其人耳。陛下若親率宿衛。高募重賞。背城一戰。臣等竭其股肱之力。破頸孤軍。必不疑矣。如悉成敗難測。非萬乘所履。便宜軍駕北渡。循河東下。徵大將軍天穆。合於滎陽。向虎牢。別徵介朱王軍。令赴河內。以持角之旬月之間。何往不剋。臣竊謂萬全之計。不過於此。帝曰。高舍人語是。其夜到河內郡北。未有城守可依。帝命道穆乘燭作詔書數十紙。布告遠近。於是四方知乘輿所在。除中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安喜縣開國公。食邑千戶。於時介朱榮欲回師。秋。道穆謂榮曰。元顥以蕭爾輕兵。查據

京洛。使乘輿顯露。人神憤憤。主憂臣辱。實在於今。大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自可分兵河畔。縛筏造船。處處遣渡。徑擒羣賊。復主宮闈。此桓文之舉也。且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今若還師。令顥重完守具。徵兵天下。所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深然之。曰。楊黃門侃已陳此計。當更議決耳。及莊帝反政。因宴次謂介朱榮曰。前若不用高黃門計。則社稷不安。可為朕勸其酒。令醉。榮對曰。臣本北征蠕蠕。高黃門與臣作監軍。臨事能決。實可任用。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兼御史中尉。尋即真。仍兼黃門。道穆外乘直繩。內參機密。凡是益國利民之事。必以奏聞。諫諍極言。無所顧憚。選用御史。皆當世名輩。李希宗。李繪。陽休之。陽斐。封君。義。邢子明。蘇淑。宋世。夏等四十人。於時用錢稍薄。道穆表曰。四民之業。錢貨為本。教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私鑄薄價。官司糾繩。挂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餘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罹罪者雖多。姦鑄者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土質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沉。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之愆。彼復何罪。昔漢文帝以五分錢小。故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為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鉛沙。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以臣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楊侃計。鑄永安五銖錢。僕射介朱世隆當朝權盛。因內見衣冠失儀。道穆便即彈糾。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以為恨。泣以訴帝。帝謂公主曰。高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為愧。道穆免冠謝曰。臣蒙陛下恩守陛下法。不敢揚於公主。虧朝廷典章。以此負陛下。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尋勅監儀注。又詔曰。秘書圖籍所在。內典一書。又加繕寫。絹素委積。蓋有年載。出內繁蕪。多致零落。可令御史中尉兼給事黃門侍郎道穆。總集。檢目。并履儒學之士。編比次第。道穆又上疏曰。臣聞辭命。奉陶。森先是託。禹泣。事人。亮心為念。所以舉重錯枉。事切盡實。明德慎罰。曠存先典。高祖太初。置廷尉

司直輪刑辟是非。雖事非古始。文濟時要。所謂禮樂互與。不相訟議者矣。臣以無庸。忝當今任。所思報效。未忘獲與。但職謝如今。業漸稽古。未能進一言以利國。說一策以興邦。索米長安。豈不知恥。至於職司其憂。猶望偏俛。竊見御史出使。悉受風聞。雖時獲罪人。亦不無枉濫。何者。得免之罰。不能不怨。守令爲政。容有愛憎。姦猾之徒。恆思報惡。多有妄造無名。共相誣謗。御史一經檢究。恥於不成。杖木之下。以虛爲實。無罪不能自雪者。豈可勝道哉。臣雖愚短。守不假器。補衣所指。冀以清肅。若仍踵前失。或傷善人。則尸稜之責。無所逃罪。所以夙夜爲憂。思有峻草。如臣鄙見。請依太和故事。選置司直十人。各隸廷尉。秩以五品。選歷官有稱。心平性正者爲之。御史若出糾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數。廷尉遣司直與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別館。御史檢了。移付司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聞。廷尉科按。一如舊式。庶使獄成罪定。無復稽寬。爲惡取敗。不得稱枉。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斷。獄罪之聽。以所檢送。相糾發。如二使阿曲。有不盡理。聽罪家詣門下。通訴別加按檢。如此則肺石之傍。怨訟可息。叢棘之下。受罪吞聲者矣。詔從之。復置司直。及朱榮之死也。帝召道穆付敕書。令宣於外。因謂之曰。自今日後。常得精選御史矣。先是榮等常欲以其親黨爲御史。故有此詔。及朱世隆等率其部類。戰於大夏門北。道穆受詔督戰。又贊成太府卿李苗斷橋之計。世隆等於是北遁。加衛將軍。假車騎將軍。大都督。兼尚書右僕射。南道大行臺。又除車騎將軍。餘官如故。時雖外託征蠻。而帝恐北軍不利。欲爲南巡之計。未發。會朱兆入洛。道穆慮禍及己。託病去官。世隆以道穆忠於前朝。遂審之。時年四十二。秦昌中。贈使持節。都督雍秦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子士鏡。襲爵。爲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擁入關。

道穆弟。謹之。繼沮渠氏後卒於滄州。平東府主簿。年三十五。贈通直郎。無子。

謹之弟。慎之。字道密。好學。有諸兄風。年二十三卒。無子。以兄謹之第二子。緒繼焉。

史臣曰。宋魏剛毅自立。猛而斷務。辛雄以吏能。歷職任。督效官。羊深以才幹。從

事。聲迹可紀。楊機清斷在公。高崇明濟爲用。謹之兄弟。咸政事之敏。飾學有聞。列于朝廷。豈徒然也。深失之晚節。至于顛覆。惜乎。

魏書卷七十七

齊

列傳第六十六

魏

收

撰

孫紹

張普惠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世仕慕容氏祖志入國卒於濟陽太守父協字文和上黨太守紹少好學通涉經史頗有文才除陽術數多所貫涉初為校書郎稍遷給事中自長兼羽林監為門下錄事朝廷大事好言得失遂為世知曾著釋典論雖不具美時有可存與常景等共修律令廷昌中紹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難寡必威治乖人理難合必難作用失機難成必敗此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伏惟大魏應天命北啓無窮畢世後仁祚隆七百今二號京門了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關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積城上黨腹背所憑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儲粟之要舟車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修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何得而忽居安之辰故應危懼矣且法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實望於下里主案舞筆於上臺真偽混滑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涇渭電珠類應同役而苦樂懸異士人居職不以為榮兵士役苦心不亡亂故有競業本生飄藏他土或詭名託養散在人間或亡命山藪漁獵為命或投仗疆彙寄命衣食又應遷之戶逐樂諸州應留之徒避寒歸暖兼職人子弟隨逐浮遊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關禁不修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為用百工爭棄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關如考課之方實辦無日流浪之徒決須精校今疆敵難時邊黎伺隙內民不平久成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矣必造禍源者北邊鎮戍之人也若夫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離之期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久須文質以換情權不可恆隨滄隆以牧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滄隆獲衷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趣化物之規圓方務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時律令並議律雜施行令揚不出十餘年矣臣以令之為體即帝王之身

也分處百揆之儀安置九服之節經緯三才之倫包羅六卿之職措置風化之門作用賞罰之要乃是有為之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修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體可觀比之前令精麤有在但主議之家太用古制若令依古高祖之法復須昇降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爭故久廢不理然律令相須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於事甚滯若令不班是無典法臣下執事何依而行臣等修律非無動止署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實懷於悵未幾出除濟陰太守遷歷司徒功曹參軍步兵長水校尉正光初兼中書侍郎使高麗還為鎮遠將軍右軍將軍久之為徐兗和羅使還朝大陳軍國利害不報紹又表曰臣聞文質互用治道以之緝熙滄隆得時人物以之通濟故能事恢三靈仁洽九服伏惟陛下應靈踐阼冲明照物宰輔忠純伊霍均美既致昇平之基應成無為之業而漢北叛命隴右構逆中州驚擾民庶竊議其故何哉皆由上法不通下情怨塞故也臣雖愚短具鑒始末往在代都武質而治安中京以來文華而政亂故臣昔於太和極陳得失具論四方華夷心態高祖垂納文應可尋廷昌正光奏疏頻上主者收錄不蒙報問即日事勢乃至於此蓋微臣豫陳之驗今東南有竊號之豎西北有逆命之寇豈得怨天實尤人矣臣今不憂荒外正慮中畿急須改張以寧其意若仍持疑變亂尋作肘腋一乖大事去矣然臣奉國四世欣戚是同但職在冗散不關樞密寧濟之計欲陳無所可謂經緯甚多無機可織夫天下者大器也一正難傾一傾難正當今之危驛足之急臣備肉食痛心無已泣血上陳願垂採察若得言參執事獻可替否寇逆從除社稷稱慶雖死如生犬馬情畢紹性抗直每上封事常至懇切不憚犯忤但天性疎脫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納紹兄世元早卒世元善彈箠紹後聞箠聲便涕泗嗚咽捨之而去世以此尚之除驍騎將軍使吐谷還為太府少卿曾因朝見靈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節乃少太后笑之還右將軍太中大夫紹曾與百寮赴朝東掖未開守門候旦紹於眾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眾外竊謂之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卿猶享富貴雄甚駭愕不測所以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建義初除衛

尉少卿將軍如故轉金紫光祿大夫永安中拜太府卿以前參議正光壬子曆賜爵新昌子太昌初遷左衛將軍右光祿大夫永熙二年卒時年六十九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冀州刺史諡曰宣

子伯元襲齊受禪例降

伯元弟叔利右將軍太中大夫

紹從父弟瑜濟州長史瑜弟彝字鳳倫太和中舉秀才稍遷步兵校尉卒於武邑太守贈征虜將軍營州刺史

子伯融出繼瑜後武定末嗣二太守

伯融嫡弟子寬開府田曹參軍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身長八尺容貌魁偉父暉為齊州中水縣令隨父之縣受業齊土專心墳典魁厲不息及還鄉里就程玄讀習精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多所窺覽諸儒稱之太和十九年為主書帶制局監與劉桃符石榮劉道斌同員共直頗為高祖所知轉尚書都令史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為其舉價僕射李冲曾至澄處見普惠言論亦善之世宗初轉積射將軍澄為安西將軍雍州刺史普惠為府錄事參軍尋行馮翊郡事澄功喪在身欲於七月七日集會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於澄曰竊聞三殺九親別疎昵之敘五服六術等衰麻之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大之痛深於終身之外書策之哀除於喪紀之內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內者不可遽除故教之以日月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即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祭既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注云為其志哀疾愚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既葬過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黨也不食食猶擇人於射為戚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會時非大闋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禱禱南除殿下功衰仍襲釋

而為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志哀感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視子孫者也按射儀射者以禮樂為本志而從事不可謂禮鐘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者何用射為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體庫府空虛宜待新調二三之趣俾之為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後奏狸首之章宣夏相之令擊軒懸建雲鉦神民忻暢於斯時也伏惟慈明遠被萬民是望舉動所書發言唯則願更廣訪賜垂曲採昭其管見之心恕其謹言之責則芻蕘無遺歌與人有獻誦矣澄意納其言託辭自罷乃答曰文武之道自昔成規明恥教戰振古常軌今雖非公制而此州承前已有斯式既不勞民損公任其私射復何失也且纂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於常藝之間要須令制乎比適欲依前州府相率王務之暇肄藝夏辰亦未嘗費用庫物也禮兄弟內除明哀已殺小功客至主不絕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直自事緣須罷先以令俸方獲此請深具來意澄轉揚州普惠以羽林監領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尋加威遠將軍普惠既為澄所知歷佐二藩其有聲譽旋京之日裝束藍纓澄資絹二十匹以充行資還朝仍羽林監又澄遣太妃愛臣寮為立碑頌題碑欲云康王元妃之碑澄訪於普惠答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元妃者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別名位且以氏配姓愚以為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既葬以謚配姓故經書葬我小君文姜氏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謚皆以謚配姓古者婦人從夫謚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澄從之及王師大舉重征鍾離普惠為安樂王諡別將長史班師除揚烈將軍相州安北府司馬遷步兵校尉後以本官領河南尹丞世宗崩坐與甄楷等飲酒遊從免官驍騎將軍刁整家有舊訓將營儉葬普惠以為矯時太甚與整書論之事在刁雅傳故事免官者三載之後降一階而敘若才優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書李韶奏普惠有文學依才優之例宜特顯敘勅除軍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朝議以不降階為榮時任城王澄為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惠廣陵王恭北海王顥疑為所生祖母服恭與三年博士執意不同詔羣

案會議普惠議曰：謹按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爲二國太妃，可謂受命於天子，爲始封之母矣。喪服慈母如母，在三年。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妻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妻子爲母。夫卒則皆得申此大夫命其妻子，以爲母所慈。猶曰：貴父命，爲之三年。況天子命其子爲列國王，命其所生母爲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爲母，練冠之與大功乎？輕重顛倒，不可之甚者也。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衛列國相爲服，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君爲姑姊妹女子嫁於國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爲服，不可還準公子。遠服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厥降，各例不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妻子，以父命慈，已申其三年。太妃既受命先帝，光昭一國。二王胙土茅社，顯錫大邦，舍尊同之高，據附不稱之公子，雖許蔡失位，亦不是過。服問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雖厭，妻尙獲申。況廣陵北海論封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孫承妃，纂重遠別，先皇更以先后之正統，服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遠乎。今既許其申服，而復限之以蕃比之慈母，不亦爽歟。經曰：爲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以蕃。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今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爲太妃，蓋二王三年之證。議者近背正經，以附非類，差之毫毛，所失或遠。且天子尊則配天，莫非臣妾，何爲命之爲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記曰：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爲君母之黨服，則爲其母之黨服。今所從既亡，不以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之服，於何所施。若以諸王入爲公卿，便同大夫者，則當今之議，皆不須以國爲言也。今之諸王，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寮，玉食一方，不得以諸侯言之。敢據周禮，輒同三年。當時議者，亦有同異。國子博士李郁於議罷之後，普惠難普惠，普惠據禮還答，鄭重三返，郁議遂屈。轉諫大夫，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唯喜諫得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乘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詰闕上疏，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爲通。會聞胡家穿墻下墳，有磐石乃密表曰：臣聞優名寶位，王者之所光錫，算君

愛親，臣子所以慎終，必使勳績相侔，號秩相可。然後能顯揚當時，傳萬代者矣。竊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實誕聖后，載育至尊，母儀四海，近樞克惟允之寄，居槐體論道之明，故以功餘九錫，褒假樂靈，深聖上之加隆，極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亦可乎。而太上之號，竊謂未衷，何者，易稱天算地卑，乾坤定矣。故曰大哉乾元，又曰至哉坤元，明乾坤不可並大，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書稱郊社，尊無二上。明君臣不可並上，伏見詔書，以司徒爲太上秦公，夫人爲太上秦君，夫人蒙號於前，司徒繫之於後，尊光之美，感矣。竊惟高祖受禪於獻文皇帝，故仰尊爲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勅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則司徒之爲太上，恐乖繫勅之意。春秋傳曰：葬稱公子，子鮮明不可復加上也。書曰：茲予大變于先王，爾祖其從與。變之心，漢位尊屬重，必當配饗先朝，稱太上以爲臣，以事太上皇，恐非司徒與饗之心。漢祖創有天下，尊父曰太上皇，母曰昭靈后，乃帝者之事，晉有小子侯，尙曰：曾之於天子，司徒三公也，其可同號於帝乎。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易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又曰：困於上者必反於下，故受之以井，比刺吉定北，而以淺改卜，羣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啓聖清，伏願聖后，回日月之明，察微臣之請，俾司徒逼同之號，從卑下不踰之稱，畏困上之鑿，邀謙光之福，則天下幸甚。臣聞見災修德，災變成善，此太戊所以興殷，桑穀以之自滅，況今卜遷方始，當修善之會，愚以爲無上之名，不可假之，脫讓於千載，恐貽不言之咎。且君之於臣，比葬三臨之禮也，司徒職爲后父，實人臣也，雖子尊不加於父，乃天下母，以義斷恩，不可違在室之意。故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況乃應坤之載，承天之重，而期望於司徒之殯，屢昏於郊墓之間，雖聖思蒸蒸，其不虞宜戒，離宸極之嚴居，疲雲躡於道路，此亦德兆蒼生，瞻仰失圖，伏願尋載馳之不歸，存靜方之光，則草木可繁，人靈斯穆。臣職忝諫司，敢獻狂言，謹冒上聞，不敢宣露，乞垂省覽，昭臣微款，脫得奉

謁聖顏曲盡愚衷者死且不朽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王公八座卿尹及五品已上博議其事遣使召普惠與相問答又令侍中元義中常侍賈璠監觀得失任城王澄問普惠曰漢高作帝尊父為太上皇今聖母臨朝贈父太上公求之故實非為無準且君舉作則何必循舊對曰天子稱詔太后稱令故周臣十亂文母預焉仰思所難竊謂非匹澄曰前代太后亦有稱詔聖母自欲存謙光之義故不稱耳何得以詔令之別而廢嚴父之孝對曰后父太上自昔未有前代母后豈不欲尊崇其親王何以不遠讓古義而近順今旨未審太后何故謙於稱詔而不謙於太上竊願聖后終其謙光太傅清河王擇曰昔在晉褚氏臨朝殷浩遺褚衷書曰足下今之太上皇也况太上公而致疑對曰褚衷以女輔政辭不入朝淵源譏其不恭故有太上之刺本稱其非不記其是不謂殿下以此賜難侍中崔光曰張生表中引晉有小子侯出自鄭注非為正經對曰雖非正經之文然述正經之旨公好古習禮復固斯難御史中尉元匡因謂崔光曰張表云晉之小子侯以號同稱備今者太上公名同太上皇比晉小子侯似相類但不學不敢辨其是非普惠對曰中丞既疑其是不正其非豈所望於三獨尚書崔亮曰諫議所見正以太上之號不應施於人臣然周有太公尚父亦兼二名人臣尊重之稱固知非始今日普惠對曰尚父者有德可稱太上者上中之上名同義異此亦非並亮又曰古有文王武王亦有文子武子然則太上皇太上公亦何嫌于同也普惠對曰文武者德行之迹故迹同則諱同太上者尊極之位豈得通施於臣下廷尉少卿賈續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名為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普惠厲聲詞曰禮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與公但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變樂不得非極難小藝儀或相許至於此處豈卿所及曩昔有慚色歟不復言任城王澄曰諫議之體各言所見至於用捨固在應時卿向答賈氏寧何太厲普惠對曰所言若是宜見採用所言若非懼有罪及是非須辨非為苟就澄曰朝廷方開不諱之門以廣忠言之路卿今意在向義何云乃慮罪罰續者咸以太后當朝志相黨順遂奏曰發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漢汗已流請依前詔太后復遣元文賈奏宣令謂普

惠曰朕向召卿與羣臣對議往復既終皆不同卿表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普惠於是拜令辭還初普惠被召傳詔馳驛驅馬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涕泣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職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便是唯曠官尸祿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恨然朝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罷首勞還宅親故賀其幸其時中山莊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淵儒碩學身負大才乘此公方來居諫職譽如也諤諤如也一昨承胡司徒等當面折庭諍雖問難鋒至而應對舉出宋城之帶始榮魯門之析裁警終使羣后逡巡庶寮拱默雖不見用於一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白普惠美其此書每為口實普惠以天下民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復徵綿麻恐其勞民不堪命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尊先皇之軌夙宵惟度忻戰交集何者聞復高祖舊典所以忻惟新俱可復而不復所以戰違法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間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絹上稅綿八兩布上稅麻十五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賦之饒不適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職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於上億兆樂於下故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此之謂也自茲以降漸漸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伏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幸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秤重斗大草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所謂悅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悅者也尚書既知國少綿麻不惟法度之難易民言之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詔追前之非遂後之失奏求還復綿麻以充國用不思庫中大有綿麻而羣官共竊之愚臣以為於理未盡何者今官人請調度造衣物必度付秤量絹布疋有尺丈之盈一猶不計其廣絲綿斤兼百餘之剩未聞依律罪州郡若一疋之盈一斤之盈則鞭戶主連三長此所以教民以食者也今百官請律人樂長闊并欲厚重無復準極得長闊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調絹布精闊且長橫發美譽以亂視聽不聞綿長惡廣求計還官者此百司所以仰負聖明也今若必復綿麻者請宜先令四

海如其所由。明立嚴禁。復本幅度。新編麻之典。依太和之稅。其在庫絹布。并及絲綿。不依典制者。請遣一尚書與太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計其斤兩。廣長折給。請律之人。總常律之數。千律所出。以布綿麻亦應其一歲之用。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民惜法如此。則高祖之軌。中興於神龜。明慈信昭布於無窮。則孰不幸甚。伏願亮臣性慳之至。下慰蒼生之心。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時聽奉見。自此之後。月一陛見。又以蕭宗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曰。臣聞明德即和。成湯光六百之祚。嚴父配天。孔子稱周公其人也。故能馨香上聞。福傳遐世。伏惟陛下。重暉靈統。欽明文思。天地屬心。百神佇望。故宜敦崇祀禮。咸秩無文。而告朔朝廟。不親於明堂。嘗禘郊社。多委於有司。觀射遊苑。踴馬跨中。危而非典。豈清靜之意。禮不思之。冥業捐巨費於生民。滅後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雲殿。遠邀未然之報。味爽之臣。稽首於外。玄寂之衆。遊於內。愆禮忤時。人靈未獲。懇請從朝夕之因。求抵劫之果。未若先萬國之忻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者也。伏願淑慎威儀。萬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禮。禱奠成均。竭心千載。明發不寐。深誠禋禩。孝悌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則一人有喜。兆民賴之。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惠之華。還復百官久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違。權令停息。仍舊亦可。何必改作。庶節用愛人。法俗俱賴。臣學不經遠。言多孟浪。希職其憂。不敢獻爾。尋別勅付外。議釋奠之禮。時史官趙日餘。豫勅罷朝。普惠以違廢非禮。上疏陳之。又表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度。平斗尺。調租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先惠善事。有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善。退不肖。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絕世。勸親之胤。所宜收教。普惠蕭宗。靈太后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難詰。延對移時。令曰。寧有先皇之詔。一一讀改。普惠懼。不。言。令曰。卿似欲致諫。故以左右有人。不肯言。朕為卿屏左右。卿其盡陳之。對曰。聖人之養庶物。愛之如傷。況今二聖。慕承洪緒。妻承夫子。承父夫父之不可。安然仍行。豈先帝傳委之本意。仰惟先帝行事。或有司之謬。或權時所行。在後以為不可者。皆追而正之。聖上

忘先帝之自新。不問理之伸屈。一皆抑之。豈蒼生黎庶。所仰望於聖德。太后曰。小小細務。一一聽動。更成煩擾。普惠曰。聖上之養庶物。若慈母之養赤子。今赤子幾臨危壑。將赴水火。以煩勞而不救。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天下蒼生。寧有如此苦事。普惠曰。天下之親慈。莫重於太師彭城王。然遂不免枉死。微細之苦。何可得無。太后曰。彭城之苦。吾已封其三子。何足復言。普惠曰。聖后封彭城之三子。天下莫不忻至。德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重陳者。凡如此枉乞垂聖察。太后曰。卿云與滅國。繼絕世。滅國絕世。竟復誰是。普惠曰。昔淮南逆終。漢文封其四子。蓋骨肉之不可棄。親親故也。竊見故太尉咸陽王。冀州刺史。京兆王。乃皇子皇孫。一德之虧。自貽悔戾。沉淪幽壤。緬焉弗收。豈是與滅繼絕之意。乞收葬二王。封其子孫。愚臣之願。太后曰。卿言有理。朕深載之。當命公卿博議。此事及任城王澄。普惠以吏民之義。又荷其恩待。朔望奔赴。至於禪除。雖寒暑風雨。無不必至。初澄嘉普惠臨聽。登為尚書右丞。靈太后既深憐澄。覽啓從之。詔行之後。尚書諸郎。以普惠地寒。不應便居管轄。相與為約。並欲不放。上省紛紜。多日。乃惠正光二年。詔遣楊鈞送蠟蠟主阿那瓊。還國。普惠謂遣之。將貽後患。上疏曰。臣聞乾元以利貞為大。非義則不動。皇王以博施為功。非類則不從。故能始萬物而化天下者也。伏惟陛下。敷哲欽明。道光虞舜。八表宅心。九服清晏。蠟蠟相害於朔垂妖。妖師扇亂於江外。此乃封豕長蛇。不識王度。天將悔其罪。所以奉皇魏。故荼毒之。幸苦之。令知至道之可樂也。宜安民以悅其志。恭己以懷其心。而先自勞擾。艱難下民。與師郊甸之內。遠投荒寒之外。救累世之勅。敵可謂無名之師。諺曰。唯亂門之無過。愚情未見其可。當是邊將窺竊。一時之功。不思兵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夫白登之役。漢祖親困之。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李布以為不可。請斬之。千載以為美。况今早酷。異常。聖慈降膳。乃以萬五千人。使楊鈞為將。而欲定蠟蠟。忤時而動。其可濟乎。阿那瓊投命皇朝。撫之可也。豈容困疲我兆民。以資天喪之虜。昔莊公納子糾。以致乾時之敗。魯僖以邾國。而有懸胃之恥。今蠟蠟時亂。使主繼立。雖云散亡。姦虜難抑。脫有井陘之虞。楊鈞之肉。其可食乎。高車蠟蠟。連兵積年。餽糧相仍。須其自斃。小

亡大傷然後一舉而并之此卞氏之高略所以獲兩虎不可不圖之今土山告難閉書相續蓋亦無能為也正與今舉相會天其或者欲以告戒人不欲使南北兩疆並與大眾脫狂狡構閉於其間而復事連中國何以軍之今宰輔專欲好小名不圖安危大計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那瓌之不還負何信義此機之際北師宜停臣言不及義文書所經過不敢不陳兵猶火也不載將自焚二虜自滅之形可以為殷鑒伏願和萬國以靜四疆混一之期坐而自至矣臣愚昧多違必無可採匹夫之智願以呈獻表奏詔答曰夫窮鳥歸人尚或與憫况那瓌學禍流離遠來依庇在情在國何容弗矜且納亡與喪有國大義皇魏堂堂軍廢斯德後主亂亡似當非諍此送彼迎想無拒戰國義宜表朝華已決卿深誠厚慮朕用嘉哉但此段機略不獲相從脫後不違勿憚匡言時蕭衍義州刺史文僧明舉城歸順揚州刺史長孫稚遣別駕封壽入城固守衍將裝運滋僧率眾攻逼詔普惠為持節東道行臺攝軍司赴援之軍始度淮而封壽已棄城單馬而退軍罷還朝蕭衍弟子西豐侯正德詐稱降款朝廷頗事當迎普惠上疏請赴揚州移還蕭氏不從俄而正德果逃還涼州刺史石士基行臺元洪超並賊貨被繩以普惠為右將軍涼州刺史即為西行臺以病辭免除光祿大夫右丞如故先是仇池武興羣氏數反西垂郡戍租運久絕詔普惠以本官為持節西道行臺給秦岐涇華雍秦七州兵武三萬人任其召發送南秦東益二州兵租分付諸戍其所部將統聽於關西牧守之中隨機召遣軍實板印之屬悉以自隨普惠至南秦停岐涇華雍秦六州兵武召秦州兵武四千夫封答慰喻南秦員外常侍楊公熙宜勞東益氏民於時南秦氏豪吳富聚舍兇類所在邀劫公熙既至東益州刺史魏子建密與普惠書言公熙舊是蕃國之胤而諸氏與相見者必有陰私宜加國防普惠乃符檄公熙令赴南秦公熙果已密遣其從兄山虎與吳富同逆又妄自說鄉里紛動羣氏託云與崔南秦有隙拒而不赴租運平糶吳富等果情事實公熙所潛遣也後吳富雖為左右所殺而後黨猶感秦關所總武都武階租運得達東益羣氏先款順故廣

業仇鳩河池三城粟便得入其應入東益十萬石租皆稽留費盡升斗不至鎮戍兵武遂致飢虛咸恨普惠經略不廣事訖普惠拜表按劾公熙還朝賜絹布一百段時詔訪冤屈普惠上疏曰詩稱文王孫子本枝百世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皆所以明德睦親維城作翰漢祖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又申之以丹書之信重之以白馬之盟其以疆大分王罪犯變邑者蓋有之矣未聞父老子構世載忠賢一死一削用為恆典者也故尚書令臣輩未能遺稽古義近究成旨以初封之詔有親王二千戶始蕃一千戶二蕃五百戶三蕃三百戶謂是親疎世減之法又以開國五等有所減之言以為世減之趣遂立格奏稱是高祖本意仍被旨可差謬之來亦已甚矣遂使勳親懷屈曲顯同冤紛訟彌年莫之能息臣輒遠研旨格深窮其事世變減奪今古無據又尋詔書稱昔未可采今始列壁豈得混一內分久近也故樂良樂安同蕃異封廣陽安豐屬別戶等安定之嫡邑齊親王河間戚近更從蕃食是乃太和降旨初封之倫級勳親兼樹非世減之大數者也博陵襲爵亦在太和之年時不世減以父嘗全食足戶充本同之始封減從今式如此則減者減其所足之外足者足其所減之內減足之旨乃為所買所食耳欲使諸王開國弗專其民賦役之差實賤有等蓋準擬周禮公侯伯子男買稅之法王食其半公食三分之一侯伯四分之一子男五分之一是以新興得足充本清淵吏多減戶故始封承襲俱稱所減謂減之以買食謂食之於國斯實高祖肅然之詔減實之理聖明自釋求之史帛猶有未盡時尚書臣秀疑減足之參差旨又判之以開訓所減之旨可以不疑於世減矣而臣輩弗稽往事曰五等有所減之格用為世減之法以王封有親疎之等謂是代削之餘妄解成旨雷同世蕃以此毒天下民其從乎故太傅任城文宣王臣澄樞弼累朝職嗣今古為尚書之日殷勤執諫孜孜於重議被旨不許於此遠傳又律罪例減及先帝之繩麻令給親恤止當世之有服律令相連咸澤異品使七廟曾玄不治未恤嫡封則爵祿無窮枝庶則屬內貶絕儼刑作乎德兆何觀夫一人吁嗟尚曰虧治今諸王五等各稱其寬七廟之孫並訟其切陳訴之案盈於省曹朝言巷議咸云其苦

悉非先王所以建萬國親諸侯睦九族之義也。臣復忝今任於茲五年。推尋旨格。謂無世滅之理。請近遵高祖減食之讓。遠循百代象賢之誥。退由九伐。進從九儀。則刑罰有倫。封不虛黜。斯乃文王所以克慎。不敢侮於鯀。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今旨訪寬滯。愚以此爲大者。求尋光錫之詔。并諸條格。所奪所請。事窮審諸王。開國非犯罪削奪者。並求還復。其昔嘗全食足戶充本。減從令式者。從前則力多於親。全奪則減足之格不行。愚謂祿力並應依所。一之食而食之。若是則力少。蕃王粟帛仍本戶邑。雖盈之減。兩秦既有全食足戶之異。故不得同於新封之力耳。親恤所哀。請依律斷。伏惟親親尊賢。位必功立。尊賢以司民。可不慎乎。親親以牧族。其可棄乎。如脫蒙允。求以旨判爲始。其前來吏秩。悉年久不追。臣又聞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咸有一德。殷湯所以革夏。故能上令下從。風動草偃。畏之如雷。電敬之如明神。是以天子家天下。綏萬國。若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遷都之構。庶方子來。汎澤所沾。降及陪皂。寧有岳牧二千石。縣令丞尉。治中別駕及諸軍幢。受命於朝廷。而可不預乎。此之班駁。雲雨之不平。謂是當時有司出納之未允。何以明之。仰尋世宗詔書。百官普進一級。中有朝臣刺史。登時褻授。則內外貴賤。莫不同澤。又覆奏稱。爰及陪皂。明無不逮。自後人率其心。紛綸盈庭。嫌少。誤惑視聽。限以汎前。更爲年斷。六年三年之考。以意折之。汎前汎後之歲。隔而絕之。遂使如綸之旨。頓於一朝。汎前六年上第者。全不得汎。三年上第者。蒙半階而已。汎前汎後合考者。隔絕而不得。無考者。無折而全。汎前汎後有考無考。並蒙全汎。與否乖違。動舊彌屈。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其此之謂乎。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勳天下。可不慎歟。言之不從。無以抑之。遂奏奪牧守外祿。全不與汎。散官改爲四年之考。汎前者八年一階。政令不一。寃訟惟甚。與而復奪。其本在茲。致使邀駕擊鼓者。無理以加其罪。誹謗公聽者。無辭以抑其言。嗚呼。所由生。慢情所由起。夫琴瑟不調。澆而更張。善人國之本也。其可棄乎。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堯典曰。克明俊德。呂刑曰。何擇非人。周官曰。官弗必備。惟其人。咎繇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又曰。爾我公田。遂及我私。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如此則官必

擇人。汎則宜薄。請遠遵正始元旨。近準聖明二汎。內外百官。悉同一階。不以汎前折考。不以散任增年。則同雲共澍。四海均洽。如謂未可。宜以權理折之。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春秋傳曰。一曰擇人。如此則乃可無汎。不可無考。守宰之汎。既以追奪。則百官之汎。不應獨薄。澤澤既收。復誰敢怨。夫三載之考。與於太和。再周之陟。通於景明。閑劇祿力。自有加減。陪臣以事省降。而考則三年。朝官既祿等平。曹更四周乃陟。考祿參差。各稱其枉。且一日從軍征戍。苦於煩任。終年專使決斷。重於陪臣。恆上若通爲三載之考。無汎隔折。則各盈其分。亦足以近塞羣口。遠綏四方。日映求賢。猶有所失。況不遵擇人之訓。唯以俸久而進乎。自今已後。考黜願以三宅草心。選進願以三備居德。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弗任。斯周道所以佑辟康民。敢不敬守。臣忝官樞副。毗察冤訟。瘠瘵惟省。謂宜追正。愚固所陳。萬無可採。出除左將軍東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猶因蕭衍前弊。別郡異縣之民。錯雜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減郡縣。上表陳狀。詔許之。宰守因此縮攝。有方。姦盜不起。民以爲便。蕭衍遣將胡廣來寇安陽。軍主陳明祖等。情白沙鹿城二戍。衍又遣定州刺史田超。秀田僧達等。竊陷石頭戍。徑據安破城。鄆州新塘之賊。近在州西數十里。普惠前後命將拒戰。並破之。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舉。教於故舊。冀州人侯堅。固少時與其遊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於四時請祿。無不減贖。給其衣食。及爲豫州。啓長瑜解褐。攜其合門。拯給之。孝昌元年三月。在州卒。時年五十八。贈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諡曰宣恭。

長子榮。備武定末。齊王相府屬。

榮備弟龍子。揚州驛騎府長史。

史臣曰。孫紹。關右之士。又能指論世務。亦其志也。張普惠。明達典故。覆直從官。侃然不撓。其有王臣之風矣。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六十七

成淹 范紹 劉桃符 劉道斌 董紹 馮元興 鹿念 張耀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自言晉侍中榮之六世孫祖昇家於北海父洪名犯顯祖廟諱仕劉義隆為撫軍府中兵參軍早卒淹好文學有氣尚劉子業輔國府刑獄參軍事劉或以為員外假龍驤將軍領軍主令授東陽歷城皇與中降慕容白曜赴關授兼著作郎時顯祖於仲冬之月欲巡漢北朝臣以樂甚固諫並不納淹上接輿釋遊論顯祖覽之詔尚書李訢曰卿等諸人不如成淹輪通釋人意乃勅停行太和中文明太后崩蕭蹟遺其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等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執之云弔有常式何得以朱衣入山庭昭明等言本奉朝命不容改易如此者數四執志不移高祖勅尚書李冲令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冲奏遣淹昭明言未解魏朝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言吉凶不同禮有成數玄冠不弔重儒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遺喪之禮千載之下猶共稱之卿遠自江南奉慰不能式遵成事方謂讓出何典行人得失何其異哉昭明言二國交和既久南北皆須準望齊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於時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為疑那得苦見要逼淹言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而彼不遵高宗追遠之慕乃踰月即吉彪行弔之時齊之君臣皆已鳴玉盈庭紹耀曰百寮內外朱服煥然彪行人不被主人之命復何容獨以素服聞衣冠之中來責雖高未敢聞命我皇帝仁孝之性俾於有虞虞諒簡以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搖膝而言三皇不同禮亦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卿以虞舜高宗為非也昭明遂相顧而笑曰非孝者宜尼有成實行人亦弗敢言希主人裁以弔服使人唯齋禱禱比既戎服不可以弔幸借緇衣帽以申國命今為魏朝所逼違負指授還南之日必得罪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將命折中還南之日應有高賞若無君子也但令有光國之譽雖復非理見罪亦復何嫌南史董狐自當直筆既而高祖遣李冲問淹昭明所言淹

以狀對高祖詔冲曰我所用得人仍勅送衣帽給昭明等賜淹果食明日引昭明等入皆令文武盡哀後正侍郎高祖以淹清貧賜絹百匹十六年蕭蹟遣其散騎常侍庾華散騎侍郎何憲主書邢宗慶朝貢值朝廷有事明堂因登靈臺以觀雲物高祖勅淹引華等館南瞻望行禮事畢還外館賜酒食宗慶語淹言南北連和既久而比棄信絕好為利而動豈是大國善隣之義淹言夫為王者不拘小節中原有救工探者復多豈眷眷守尾生之信且齊先主歷事宋朝尚恩積世當應便爾欺奪宗慶慶華及行者皆相顧失色何憲知淹昔從南入而以手掩目曰卿何為不作于禁而作魯蕭淹言我捨危効順欲追蹤陳韓何子禁之有憲亦不對王蕭歸國也高祖以淹曾宦江表詔觀是非乃遣蕭與語還奏言實時議紛紜猶謂未審高祖曰明日引入我與語自當知之及變與行幸蕭多慮從勅淹將引若有古跡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蕭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朝歌城蕭言故應有殷之頑民也淹言昔武王滅紂悉居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渡蕭知淹寓於青州乃笑而謂淹曰青州開何必無其餘種淹以蕭本隸徐州言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開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蕭遂伏馬上掩口而笑顧謂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者聊因戲言遂致辭溺思寧馳馬奏聞高祖大悅謂彭城王勰曰淹此段足為制勝與蕭至洛蕭因侍宴高祖戲蕭曰近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往覆卿試重敘之蕭言臣前朝歌為淹所困不謂此事仰聞聽覽臣爾日失言一之已甚豈宜再說遂皆大笑高祖又謂蕭曰淹能制卿其才亦不困蕭言淹才詞便為難有聖朝宜應敘進高祖言若因此進淹恐辱卿轉甚蕭言臣屈已達人正可顯臣之美高祖曰卿既為人所屈欲求屈己之名復於卿太優蕭言淹既蒙進臣得屈已伸人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遂酣笑而止乃賜淹龍輿上馬一疋并鞍勒短具朝服一襲轉謁者僕射時還都高祖以淹家無行資勅給事力送至洛陽并賜假日與家累相隨行次靈丘屬蕭遣使勸驛馬徵淹車駕濟淮淹於路左請見高祖對駕而進之淹曰蕭駕侍虛幽明同棄陛下俯應人神按劍江漢然敵不可小蜂蟻有毒而況國乎深願聖明保萬全之策詔曰此前車之轍得不慎乎淹曰伏聞發洛已來諸有諫

者解官奪職恐非聖明納下之義高祖曰此是我命耳卿不得為干斧鉞淹曰昔文王詢於芻蕘晉文聽輿人之誦臣雖卑賤敢同匹夫高祖優而容之詔賜絹百匹高祖幸徐州勅淹與閻龍駒等主舟楫將汎泗入河沂流還洛軍次碣石以黃河峻急慮有傾危乃上疏陳諫高祖勅淹曰朕以恆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民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而黃河急峻人皆難涉我因有此行必須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至誠而今者不得相納勅賜驢馬一疋衣冠一襲除羽林監領主客令加威遠將軍于時宮殿初構經始務廣兵民運材日有萬計伊洛流澌苦於厲涉淹遂啓求勅都水造浮航高祖賞納之意欲築淹於衆朝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賜帛百疋知左右二都水事世宗初司徒彭城王綏曰先帝本有成旨淹有歸國之誠兼歷官著稱宜加優陟高祖雖崩詔猶在耳乃相聞選曹加淹右軍領左右都水仍主客令復授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都水主客如故淹小心畏法典容十年四方貢聘皆有私遺淹不納乃至衣食不充遂啓乞外祿景明三年出除平陽太守將軍如故還朝病卒贈本將軍光州刺史諡曰定

子齊字景鸞亦學涉好爲文詠但詞彩不倫率多鄙俗與河東姜質等朋遊相好詩賦閒起知音之士共所嗤笑間巷淺識頌輒成羣乃至大行於世歷治書侍御史而卒

范紹字始孫敦煌龍勒人少而聰敏年十二父命就學師事崔光以父憂廢業母又誡之曰汝父卒日令汝遠就崔生希有成立今已過期宜遵成命紹還赴學太和初充太學生轉算生頗涉經史十六年高祖選爲門下通事令史遷錄事令掌奏文集高祖善之又爲侍中李冲黃門崔光所知出內文奏多以委之高祖曾謂近臣曰崔光從容范紹之力稍遷彊弩將軍積弩將軍公車令加給事中遷羽林監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請征鍾離勅紹詣壽春共畫進止澄曰須兵十萬往還百日滸陽鍾離廣陵廬江欲數道俱進但糧仗軍資須朝廷速遣紹曰計十萬之衆往還百日須糧百日頃秋以向末方徵徵召兵仗可集悉糧難至有兵無糧何以剋敵願王善思爲社稷深慮澄沉思良久曰實如卿言使

還具以狀聞後澄遂征鍾離無功而返尋除長兼奉車都尉轉右都水使者錄事如故丁母憂去職值義陽初復起紹除軍遠將軍鄧州龍驤府長史帶義陽太守其年冬使還都值朝廷有南討之計發河北數州田兵二萬五千人通緣淮戍兵合五萬餘人廣開屯田入奏奏紹爲西道六州營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紹勤於勸課頻歲大獲又詔紹詣鍾離與都督中山王英論攻鍾離形勢英固言必剋紹觀其城隍防守恐不可陷勸令班師英不從紹還具以狀聞俄而英敗詔以徐豫二境民稀土曠令紹量度處所更立一州紹以譙城形要之所置州爲便遂立南兗入爲主衣都統加中堅將軍轉前軍將軍追賞營田之勤拜游擊將軍遷龍驤將軍太府少卿都統如故轉長兼太府卿紹量功節用甄煩就簡凡有賜給千匹以上皆別覆奏然後出之靈太后嘉其用心勅紹每月入見諸有益國利民之事皆令面陳出除安北將軍并州刺史清慎守法頗得民和值山胡來寇不能擊以此損其聲望復入爲太常卿莊帝初遇害河陰劉桃符中山盧奴人生不識父九歲喪母性恭謹好學舉孝廉射策甲科歷碎職景明中羽林監領主書蕭寶夤之降也桃符受詔迎接歷奉車都尉長水校尉游擊將軍正始中除征虜將軍中書舍人以勤明見知久不遷職世宗謂之曰揚子雲爲黃門頗歷三世卿居此任始十年不足辭也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居邊食穢世宗頻詔桃符爲使慰喻之桃符還具稱益宗既老耄而諸子非理處物世宗後欲代之恐其背叛拜桃符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與後軍將軍李世哲領衆襲益宗語在益宗傳桃符善恤轡左爲民吏所懷久之徵還病卒年五十一贈後將軍洛州刺史

子景均殿中侍御史

劉道斌武邑權津人自云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幼而好學有器幹及長腰帶十圍鬚甚美舉孝廉入京拜校書郎轉主書頗爲高祖所知從征南陽還加積射將軍給事中高祖謂黃門侍郎邢巒曰道斌是段之舉便異備流矣世宗即位遷謁者僕射轉步兵校尉廣武將軍領中書舍人出爲武邑太守時冀州新經元愉逆亂之後加以連年災儉道斌頗爲表請蠲其租賦百姓賴之罷郡還

除右將軍太中大夫。又以本將軍出爲恆農太守。遷岐州刺史。所在有清治之稱。正光四年。卒於州。贈平東將軍。滄州刺史。改贈濟州。諡曰康。道城在恆農。修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之役。民故追思之。乃復畫道城形於孔子像之西而拜謁焉。

子士長。武定中。礪郡太守。卒。

董紹。字興遠。新蔡銅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門博士。歷殿中侍御史。國子助教。積射將軍。兼中書舍人。辯於對問。爲世宗所賞。礪州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紹躬親。至上蔡。爲賊所殺。囚送江東。仍被錄禁。蕭衍領軍將軍呂僧珍。變與紹言。便相器重。衍聞之。遣使勞紹云。忠臣孝子。不可無之。今當聽卿還國。紹對曰。老母在洛。無復方寸。既奉恩貸。實若更生。衍又遣主書霍靈超謂紹曰。今放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惠民。豈不善也。對曰。通好惠民。乃兩國之事。既蒙命及。輒當聞奏。本朝。衍賜紹衣物。引入見之。令其舍人周捨慰勞。并稱戰爭多年。民物塗炭。是以不恥先言。與魏朝通好。比亦有書。都無報旨。卿宜備申此意。故遣傳詔。周靈秀送卿至國。還有嘉問。又令謂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不令者。獲卿乃天意也。夫千人之聚。不散則亂。故須立君以治天下。不以天下養一人。凡在民上。胡不思此。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先是詔有司。以所獲衍將。齊荀兒等十人。欲以換紹。事在司馬悅傳。及紹還。世宗愍之。承平中。除給事中。仍兼舍人。紹雖陳說和計。朝廷不許。久之。加輕車將軍。正舍人。又除步兵校尉。蕭宗初。紹上御天馬。帝賞其辭。賜帛八十匹。又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如故。加冠軍將軍。出除右將軍。洛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得民情。蕭衍將軍曹義宗。王玄真等。寇荊州。據順陽。馬圖。裴衍。王暉討之。既復順陽。進圍馬圖城。裴王權少。紹上書言其必敗。未幾。裴衍等果失利。順陽復爲義宗所據。紹有氣病。尋求解州。詔不許。蕭寶夤反於長安也。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賭巴三千。生噉蜀子。蕭宗謂黃門徐紇曰。此巴真瞎也。紇曰。此是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懼。非實瞎也。帝大笑。勅紹速行。又加平西將軍。以拒寶夤之功。賞新蔡縣開國男。食邑二千戶。永安中。代還。於是除安西將

軍。梁州刺史。假攝軍將軍。兼尚書。爲山南行臺。頗有清稱。前廢帝以元平代之。紹至長安時。亦朱天光爲關右大行臺。紹爲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尚書。又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天光赴洛。留紹於後。天光敗。寶拔岳復請紹爲其開府。諸議參軍。承熙中。加車騎將軍。岳後攜紹於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軍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後爲宇文黑獺所殺。

子敏。永安中。爲太尉西閣祭酒。

馮元。字子威。東魏郡肥鄉人也。其世父僧集。官至東清河西平原二郡太守。贈濟州刺史。元與少有操尚。隨僧集在平原。因就中山張吾貴。常山虬。學通禮傳。頗有文才。年二十三。還鄉教授。常數百人。領家。孝廉對策高第。又舉秀才。時御史中尉王顯有權寵。元與奏記於顯。召爲檢校御史。尋轉殿中。除奉朝請。三使高麗。江陽王繼爲司徒。元與爲記室參軍。遂爲元義所知。義朝政引元與爲尚書殿中郎。領中書舍人。仍御史。元與居其腹心。預聞時事。卑身剋己。人無恨焉。家數貧約。食客恆數十人。同其飢飽。曾無吝色。時人歎尚之。及太保崔光臨薨。薦元與爲侍讀。尚書買思伯爲侍讀。授蕭宗杜氏春秋於式乾殿。元與常爲撻句。儒者榮之。及義欲解領軍。以訪元與。元與曰。未知公意如何耳。又曰。卿謂吾欲反也。元與不敢言。因勸之。義既賜死。元與亦被廢。乃爲浮萍詩以自喻。曰。有草生碧池。無根緣水上。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丞相高陽王。雅召爲兼屬。未幾。去任還鄉。僕射元羅爲東道大使。以元與爲本郡太守。尋徵赴闕。以母憂還家。頻值鄉亂。數爲監軍。元與多所賞罰。鄉黨頗以此憾焉。上黨王天穆之討邢杲。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元與入洛。復爲平北將軍。光祿大夫。領中書舍人。莊帝還宮。天穆以爲太宰。諮議參軍。加征虜將軍。普泰初。安東將軍。光祿大夫。領中書舍人。太昌初。卒於家。贈征東將軍。齊州刺史。文集百餘篇。元與世察。因元義之勢。託其交遊。相用爲州主簿。論者以爲非倫。高祖時。有譙郡曹道。頗涉經史。有幹用。舉孝廉。太和中。東宮主書。門下錄事。景明中。尚書都令史。領主書。後轉中書舍人。行使每稱旨。出除東郡太守。卒。贈儀同三司。又有北海曹昇。亦以學識清立。見知。歷治書侍御史。永安中。黃門郎。散騎常侍。出帝世。國子

祭酒不營家產至以餒卒於鄴時人傷敷之又齊郡曹昂有學識舉秀才永安中太學博士兼尚書郎而常徒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大失綾練時人鄙其矯詐

鹿念字承吉濟陰人父生在夏吏傳念好兵書陰陽釋氏之學太師彭城王勰召為館客嘗詣徐州馬疫附船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竊禾四束以飼其馬船行數里念覺問得禾之處從者以告念大忿即停船上岸至取禾處以鐵三丈置禾東下而返初為真定公元子直國中尉恆勸以忠廉之節嘗賦五言詩曰崑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由此材高遠弦響鶴中華又曰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莫使弦響絕子直少有令問念欲其善終故以輿焉母憂去職服闋仍奉任子直出鎮梁州念隨之州州有兵糧和種和種者靡不潤屋念獨不取子直強之終不從命莊帝為御史中尉念兼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或軍時蕭衍遣其豫章王綜據徐州綜密信通或云欲歸款時為蕭衍愛子衆議咸謂不然或募人入報驗其虛實念遂請行曰若綜有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昔惜一人命也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景衡胡龍牙並總疆兵內外嚴固念遂單馬闕出徑趨彭城未至之關為綜軍主程兵潤所止問其來狀念答曰兵交使在自昔通言我為臨淮王所使須有交兵兵潤遂先遣人白龍牙等綜既有誠心聞念被執請景衡等曰我每疑元略規欲叛城將驗其虛實且遣左右為元略使入魏軍中喚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詐作略身在一深室詭為患狀呼使戶外令人傳語時略始被衍追還綜又遣腹心梁話迎念密請意狀令善酬答引念入城龍牙所時日已暮龍牙列仗舉火引念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卿又曰安豐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容可得乎念曰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爭得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復請景衡住所傳念在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久星月甚明有綠軍主姜桃來與念語曰君年已長宿又充今使夏有所違元法備魏之微子拔城歸梁主待物有道乃舉手上指今歲星在斗斗吳之分野君何為不歸梁國我令君富貴念答曰君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法備者言僕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於季孫也今月

建鴉首斗牛受破歲星末也逆而剋之君吳國敗喪不久且衣錦夜遊有讖不許言未及盡引入見景衡景衡曰元中山雖曰相喚不懼而來何也答曰昔楚伐吳吳遣憂由勞師今者此行略同於彼又曰遊歷多年與卿先經相識仍敘由緣景衡便記引念同坐謂念曰卿不為刺客也答曰今者為使欲返命本朝相刺之事更卜後圖為設飯食雜果念強飲多食向敵數人微自夸矜諸人相謂曰壯士哉乃引向元略所一人引入戶內指床令坐一人別在室中出謂念曰中山有教與君相聞念遂起立使人謂念曰君但坐念曰家國王子豈有坐聽教命使人曰頓首君我昔有以向南且遣相喚欲聞卿事晚來忠勳不獲相見念曰且奉音旨冒險祇赴不得瞻見內懷反側遂辭而退須臾天曉綜軍主范陽景衡司馬楊暉等競問北朝士馬多少念云秦隴既平三方靜晏今有高車白服光局五十萬齊王陳留崔延伯李叔仁等分為三道徑趣江西安樂王聖李神領軍相齊濟青光羽林十萬直向瑯邪南出諸人相謂曰詎非華辭也念曰可驗崇朝何華之有日晏令還景衡送念上戲馬臺北望城壘曰何此城之固夏非彼軍士所能圖擬卿可語二王回師改計念曰金墉湯池衝甲彌巧貴守以人何險密運軍於路與梁語誓盟契約既固未旬綜果降詔曰日者法備父子頑固自天長惡不已竊城外叛職此亂階遂使彭宋名藩魏為城有難宗臣名將揮戈於泗濱虎士雄卒棟劍於汴渚然高牆峻堞非可易登廣狹深淺實為難踐是用日昃忘食中宵憤惋者也而衍都督豫章王蕭綜體運知機欲歸有道潛遣密信送款於都督臨淮王于時事同夜光能不按劍殿中侍御史監軍鹿念不憚虎口視險若夷便能占募入職虛實誓盟既固所圖遂果返地復城惠我兵甲亦是念之力焉若不酬以榮祿何以勸厲將來可封定陶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除員外散騎常侍俄出為青州彭城王劼府長兼司馬尋解長兼廣川人劉鈞東清河人房須反劼遣念駐州軍討之戰於商山頗有所獲將統皆劼左右擅增首級妄請賞帛念面執不與劼弗從念勃然作色曰竭志立言為王國豈念家事不辭而出劼追而謝焉竊勳者故言嗚呼欲加私害念聞而笑之不以介意先是蕭衍遣將彭羕王辯率眾七萬圍逼現

邪自春及秋官軍不至而兩青士馬裁可萬餘師次郟城久而未進劾乃遣使
南青州刺史胡平遣長史劉仁之並勸諸將徑赴賊壘大破之斬羣首俘賊
二千餘級肅宗嘉之重書勞問永安中入爲左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又以前賞
念入徐之功未盡增邑二百戶進爵爲侯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迎送親賓加
於曩昔而自無室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莊帝嘉其清素時復賜
以錢帛及東徐城民呂文欣殺刺史元大寶南引賊衆屯柵曲街詔念使持節
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爲大州大使與行臺樊子鶴討破之文欣黨重以購之文
欣同逆人韓端正斬文欣送首魁帥同死者十二人詔書褒慰還拜鎮東將軍
金紫光祿大夫尋詔爲使持節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三徐行臺至東郡值介
朱仲遠陷西兗向滑臺詔與都督賀拔勝等拒仲遠軍敗還京普泰中加征東
將軍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兼度支尚書河北五州和羅大使天平中除梁州
刺史時樂陽民鄭榮業等聚衆反圍邕州城念不能固守遂以城降榮業送念
於關西

張熠字景世自云南陽西鄂人漢侍中衡是其十世祖熠自奉朝請爲揚州車
騎府錄事參軍入除步兵校尉承軍中寺塔大興經營務廣置太后會幸作所
凡有顧問熠數陳指畫無所遺闕太后善之久之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後爲
別將隨長孫稚西征轉平西將軍太中大夫爲關西都督以功封長平縣開國
男食邑二百戶永安初除平西將軍岐州刺史假安西將軍尋加撫軍將軍矜
恤貧弱爲民所愛代還值元顥入洛仍令復州熠遂私還莊帝還宮出除鎮南
將軍東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征蠻大都督轉荊州刺史值介朱兆入洛不
行普泰中衛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天平初遷鄴草創右僕射高隆之吏部尚書
元世儁奏曰南京宮殿毀撤送都運後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賢明一人專委受
納則悉材木耗損有闕經構熠清貞素著有稱一時臣等輒舉爲大將詔從之
熠動於其事尋轉營構左都將與和初衛大將軍官殿成以本將軍除東徐州
刺史三年卒於州時年六十贈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兗州刺史諡曰懿
子孝直武安末司空騎兵參軍

史臣曰成淹等身遭際會俱得効其所能以至於顯達苟曰非才亦何可以致

魏書卷七十九

魏書卷七十九考證

鹿念傳及東徐城民臣文欣殺刺史元大寶南引賊衆屯柘曲術詔念使持節
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兼六州大使與行臺樊子歸討破之文欣黨重以購之
文欣同逆人韓端正斬文欣送首○北史文欣黨重以購之句作念又購新
文欣推尋文純破之二字顛倒應作與行臺樊子歸討之句破文欣黨句重
以購之句

魏書卷七十九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六十八

朱瑞 叱列延慶 斛斯椿 賈顯度 樊子鵠

賀拔勝 侯莫陳悅 侯淵

朱瑞字元龍代郡桑乾人祖統字祖成卒於沛縣令父惠字僧生行太原太守
 奉永安中瑞貴達就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惠贈使持節冠軍將軍恆州刺史
 瑞長厚質直敬愛人士孝昌末余朱榮引為其府戶曹參軍又為大行臺郎中
 甚為榮所親任建義初除黃門侍郎仍中書舍人榮恐朝廷事意有所不知故
 居之門下為腹心之寄錄前後勳封陽邑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未幾又除散
 騎常侍安南將軍黃門如故丁父憂去官詔起復任除青州大中正及元顥內
 逼瑞啓勸北幸乃從駕於河陽除侍中征南將軍兼吏部尚書改封北海郡開
 國公增邑一千戶莊帝還洛加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又改封樂陵郡開國公仍
 侍中瑞雖為余朱榮所委而善處朝廷之間莊帝亦賞遇之曾謂侍臣曰為人
 臣當須忠實至如朱元龍者朕待之亦不異餘人瑞啓乞三從之內並屬滄州
 樂陵郡詔許之仍轉滄州大中正瑞始以青州樂陵有朱氏意欲歸之故求為
 青州中正又以滄州樂陵亦有朱氏而心好河北遂乞移屬焉尋加車騎將軍
 余朱榮死瑞與世隆俱北走既而以莊帝待之素厚且見世隆等並無雄才終
 當敗喪於路乃還帝大悅執其手曰社稷忠臣當須如此余朱天光擁衆關右
 帝欲招納之乃以瑞兼尚書左僕射為西道大行臺以慰勞焉既達長安會余
 朱兆入洛復還京師都督斛斯椿先與瑞有隙數譖之於世隆世隆性多忌且
 以前日罪異忿恨更甚普泰元年七月遂誅之時年四十九太昌初贈使持節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恭穆
 子孟胤襲封齊受禮例降
 瑞弟珍字多寶太尉上黨王天穆錄事參軍卒
 珍弟騰字神龍建義初為龍驤將軍大都督司馬又封涇陽縣開國男食邑二

百戶累遷中軍將軍光祿大夫與瑞同遇害太昌初贈滄州刺史

子清武定末齊王開府中兵參軍

叱列延慶代西部人也世為酋帥曾祖鎔石世祖末從駕至瓜步賜爵臨江伯
 父億彌襲爵高祖時越騎校尉延慶少便弓馬有膽力正光末除直後隸大
 都督李榮北伐後隨余朱榮入洛仍從榮討葛榮於相州延慶世隆姊婿也榮
 親遇之葛榮既擒除使持節撫軍將軍光祿大夫假鎮東將軍都督西部第一
 領民會長封承寧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永安二年以本將軍除恆州刺史普
 泰初世隆得志特見委重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又進驃騎大將軍
 開府餘如故尋除都督恆雲燕朔四州諸軍事大都督兼尚書左僕射山東行
 臺北海郡開國公邑五百戶時幽州刺史劉靈助以莊帝幽廢帝以延慶與大都督
 州豪右咸相結附靈助進屯於定州之安固世隆自前廢帝以延慶與大都督
 侯淵於定州相會以討靈助淵謂延慶曰靈助善於卜占百姓信惑所在響應
 未易可圖若萬一戰有利鈍則大事去矣未若還師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
 延慶曰劉靈助庸人也天道深遠豈其所識大兵一臨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
 厭軍背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如吾計者政欲出營城外斃首西歸靈助聞
 之必信而自寬潛軍往襲可一往而擒淵從之乃出頓城西擊云將還簡精騎
 一千夜發詰朝遣靈助戰於城北遂破擒之仍兼尚書左僕射為恆雲燕朔
 四州行臺又除使持節侍中都督恆雲燕朔定五州諸軍事定州刺史餘如故
 與余朱兆等拒義旗於韓陵戰敗延慶與余朱仲遠走渡石濟仲遠南竄延慶
 北降齊獻武王王與之入洛仍從王於并州後赴洛出帝以為中軍大都督延
 慶既余朱親呢又黨於權佞出帝之西齊獻武王入洛以弄珠之
 廷慶兄子平武定末儀同三司右衛將軍兼南陽縣開國侯
 斛斯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也父敷肅宗時為左牧令時河西賊起牧民不安
 椿乃將家投余朱榮榮以椿兼其都督府錄事參軍從榮征伐有功表授厲威
 將軍稍遷中散大夫署外兵事椿性佞巧甚得榮心軍之密謀頗亦預及肅

宗廟。樛從榮入洛。莊帝初封陽曲縣開國公。食邑千戶。遷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司馬。專除介朱榮。大將軍府司馬。從平葛榮。以功除上黨太守。及元顥入洛。樛隨榮奉迎莊帝。遂從攻顥。顥敗。遷安北將軍。建州刺史。改封深澤縣。轉鎮東將軍。徐州刺史。又轉征東將軍。東徐州刺史。及介朱榮死。樛甚憂懼。時蕭衍以汝南王悅為魏主。實其十馬。次於境上。樛聞大喜。遂率所部。棄州歸北。悅授樛使持節。侍中。大將軍。領軍將軍。領左右。尚書左僕射。司空。封豐丘郡開國公。邑萬戶。又為大行臺前驅都督。會介朱北入洛。樛復率所部。背悅歸北。介朱世隆之立。前廢帝也。樛奉其謀。以定策功。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京畿北面大都督。改封城陽郡開國公。增邑五百戶。并前一千五百戶。尋加開府。時樛父敦先在秀容。忽有傳敦死問。請減己階以贈之。自襄城將軍超贈車騎將軍。恆州刺史。尋知其父猶在。詔復樛官。仍除其父為車騎將軍。揚州刺史。世隆之厚樛也。如此。樛與介朱度律仲遠等北拒齊獻武王。次陽平。會介朱北與度律等相疑。遁還。語在北。樛後復與度律等同拒義旗。敗於韓陵。樛謂都督賈顯智等曰。若不先執介朱。我等死無類矣。遂與顯智等夜於桑下盟約。偕道兼行。樛入北中城。收介朱部曲盡殺之。令長孫稚買顯智等。率數百騎襲介朱世隆。彥伯兄弟。斬於閹闔門外。樛入洛。懸世隆兄弟首於其門樹。樛父出見。謂樛曰。汝與介朱約兄弟。今何忍懸其頭於家門。軍不愧負天地乎。樛乃傳世隆等首。并囚度律。天光送於齊獻武王。出帝拜樛侍中。儀同開府。初。獻武王之入洛。頓於邙山。介朱仲遠帳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而至。獻武王責寧等曰。汝事仲遠。擅其榮利。盟契百重。許同生死。前仲遠自徐為逆。汝為戎首。今仲遠南走。汝復背之。於臣節則不忠。論事人則無信。大馬尚識恩養。汝今大馬之不如。遂斬之。樛自以數為反覆。見寧等之死。意常不安。遂密構間。勸出帝置閹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自直閹已下。員別數百。皆選天下輕剽者以充之。又說帝數出遊幸。號令部曲別為行陳。樛自約勸指麾其間。從此以後。軍謀朝政。一決於樛。又勸帝徵兵。詭稱南討。將以伐齊獻武王。帝從之。遂陳兵城西。北接邙山。南至洛水。帝詰旦戎服。與樛臨閹。獻武王以樛亂政。欲誅之。樛聞說既行。因此

遂相悉動。出帝勒兵河橋。令樛為前軍。營於邙山北。尋遣樛率步騎數千鎮虎牢。樛弟豫州刺史元壽。與都督賈顯智守滑臺。獻武王令相州刺史賈泰擊破之。樛懼己不免。復啓出帝。假說遊擊。以劫情。帝信之。遂入關。樛亦西走。長安。樛狡情多事。好亂樂禍。于時敗國朝野莫不讎疾之。

元壽尋為部下所殺。

賈顯度。中山無極人。父道監。沃野鎮長史。顯度形貌偉壯。有志氣。初為別將。防守薄骨律鎮。正光末。北鎮擾亂。為賊攻圍。顯度拒守多時。以賊勢轉熾。不可久立。乃率鎮民浮河而下。既達秀容。為介朱榮所留。尋表授直閣將軍。左中郎將。建義初。除汲郡太守。假平東將軍。隨介朱榮破葛榮。又除撫軍將軍。光祿大夫。都督。封石艾縣開國公。邑一千戶。從上黨王天穆破邢果。值元顥入洛。仍與天穆渡河。赴行宮於河內。顥平。以本將軍除廣州刺史。假鎮南將軍。轉南兗州刺史。介朱榮之死也。顯度情不自安。南奔蕭衍。衍厚待之。普泰初。還朝。授衛大將軍。儀同三司。左光祿大夫。又行濟州事。復隨介朱度律等北拒義旗。敗於韓陵。與斛斯椿及弟顯智等率眾先據河橋。誅介朱氏。出帝初。除尚書左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大中正。未幾。以本官行徐州刺史。東道大行臺。承熙三年五月。轉雍州刺史。西道大行臺。歿於關中。

第智。字顯智。少有膽決。孝昌中。告毛謚等逆。軍太后嘉之。除伏波將軍。冗從僕射。領直齋。蕭衍將夏侯襲攻鄆州。以智為龍驤將軍。別將討之。至則襲退。智仍入城。及刺史元顯達以城降於蕭衍。智勸城人不欲叛者。與顯達交戰。相率歸闕。後為都督。隸太宰上黨王天穆。征邢果。臨陳流矢中胸。仍戰不已。元顥入洛。仍隨天穆渡河。朝莊帝於河內。與介朱北同先渡河。破顥軍。以勳除持節。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義陽縣開國伯。邑五百戶。假衛將軍。與行臺樊子鶴。討呂文欣於東徐州。平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增邑三百戶。尋行東中郎將。加散騎常侍。及介朱仲遠為徐州刺史。智隸仲遠。赴彭城。介朱榮之死也。仲遠舉兵向洛。智不從之。遂擁部下出清水東。招勒州民。與相拒擊。莊帝聞而善之。除右光祿大夫。武衛將軍。進爵為侯。增邑二百戶。通前一千。因鎮徐州。普泰初。還洛。

仲遠念其非背，雖欲殺之，智兄顯度先為世隆所厚，世隆為解喻得全。時趙倫巡起逆，荆州蕭衍遣兵接援，世隆欲令智以功自効，遣智討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假驃騎大將軍、荆州大都督、進爵為公。將發，會荆州新送修，巡首不行。又從余朱度律北拒義旗，合余朱兆於陽平。兆與度律自相疑阻，還遣除驃騎大將軍，後隨度律等敗於韓陵。智與兄顯度斛斯椿謀誅余朱氏，椿顯度據守北中，令智等入京，擒世隆兄弟。出帝初，除散騎常侍，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滄州刺史在州貪縱，甚為民害，出帝徵還京師，尋加授侍中。以本將軍除濟州刺史，率衆還東郡，仍停不進。於長壽津為相州刺史，曹泰所破，還洛。天平初，赴晉陽，智去就多端，後坐事死。時年四十五。

子顯侯秘書郎

樊子鶴代郡平城人。其先荆州蠻酋，被遷於代，父興平城鎮長史歸義侯。昔秦中，子鶴貴顯，乃贈征虜將軍、荆州刺史。子鶴值北鎮擾亂，南至并州，余朱榮引為都督府會曹參軍。孝昌三年冬，榮使子鶴詣京師，豐太后見之，問榮兵勢，子鶴應對稱旨。太后嘉之，除直齋，封南和縣開國子，邑三百戶。令還赴榮，榮以為行臺郎中。行上黨郡及榮向洛，以為假節，假平南將軍，都督河東正平軍。事行。唐州刺史崔元珍閉門拒守，子鶴攻剋之。建義初，拜平北將軍、晉州刺史，封永安縣開國伯，食邑千戶。又兼尚書行臺，治有威信。山胡率服，元顯入洛，薛脩義及降屬陳雙熾等受顯處分，率衆攻州城。子鶴出與戰，大破之。又破脩義等於土門，以功拜撫軍將軍，尋徵授都官尚書。西荆州大中正，後兼右僕射，為行臺。曹買智等討呂文欣於東徐州，平之。還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進封南陽郡開國公，增戶六百。尚書如故。仍假驃騎大將軍，率所部為都督。時余朱榮在晉陽，京師之事，子鶴頗預委寄。故在臺閣，征官不解，後出除散騎常侍。本將軍。殷州刺史，屬歲旱，餓民流亡，乃勸有粟之家分貸貧者，并遣人牛易力。多種二麥。州內以此獲安。及余朱榮之死，世隆等遣書招子鶴，欲與同趣京師。子鶴不從。以母在晉陽，懇求移鎮河南。莊帝嘉之，除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假驃騎大將軍，都督二豫鄆三州諸軍事，兼尚書右僕射。二豫鄆四州行臺子

鶴到相州，又勸養精五百匹，行邊及郡，開余朱兆入洛，乃渡河見仲遠。仲遠遣鎮汲郡。兆徵子鶴赴洛，既見，實以乖異之意，奪其部衆，將還晉陽。及紇豆陵步藩起，以子鶴為都督，徵發糧仗。元暉以為侍中、御史中尉、中軍大都督，隨暉向洛。晉泰初，仍除舊任。及趙脩延叛於荆州，詔子鶴通三鴛道而還。暉母憂去職，前廢帝聞其在洛無宅，凶費不周，資絹四百疋，粟五百石，以本官起之。太昌初，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總大都督。杜德等追討余朱仲遠，仲遠已奔蕭衍，收其兵馬甲仗。時蕭衍遣元樹入寇，陷據譙城。詔子鶴與德討之。樹屯兵梁國，欲來逆戰。見子鶴軍威，夜退還譙。子鶴引兵追躡，樹又背城為陳。子鶴勒兵直趣城下，縱騎衝突，樹衆大敗，奔入城門。城門隘塞，多自殺。於是斬千餘級，獲馬數百匹。大收饋仗，遂圍城。加儀同三司。樹勒兵出戰，輒被摧破，遂不敢出自守而已。子鶴悉蕭衍遺救，乃分兵擊衍。荊州州州大潤蒙縣等五城，並望風逃散。樹既無外援，計無所出。子鶴又令人說之，樹遂請率衆歸南。以地還國。子鶴等許之，共結盟約。及樹衆半出，子鶴中擊破之。擒樹及衍。譙州刺史朱文開，伴賊甚多，班師出帝，養馬匹，還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典選。初，青州人耿翔聚衆反，亡奔蕭衍，衍實其兵，倫據膠州。除子鶴使持節，侍中，青膠大使，督濟州刺史，兼備討之。師進青州，翔拔城奔走。在軍遇病，詔遣醫給藥，仍除兗州刺史。餘官如故。便道之州。子鶴先遣腹心，緣歷民間探察得失，及入境，太山太守彭穆察候失儀，子鶴責讓穆，并數其罪狀，穆皆引伏。於是州內震悚，及出帝入關，子鶴據城為逆。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徐州人劉粹，各率衆就子鶴。天平初，遣儀同三司婁昭等率衆討之。子鶴先使前膠州刺史嚴思達鎮東平郡，昭攻陷之。仍引兵圍子鶴城，久不拔。昭以水灌城，靜帝欲招慰下之。遣散騎常侍陸琛，兼黃門郎張景微，齎書勞子鶴，而入野拔因與相見。左右斬子鶴以降。

賀拔勝，字破胡，神武尖山人。祖余逗，選充北防，家於武川，以窺覘蠕蠕，兼有戰功。顯祖賜爵龍城男，為本鎮軍主。父度拔，襲爵。正光末，沃野人破落汗拔陵聚衆反，度拔與三子，鄉中豪勇，援懷朔鎮，殺賊王衛，可瓌，度拔尋為賊所害。孝昌

中道贈安遠將軍肆州刺史度拔之死也勝與兄弟俱奔恆州刺史廣陽王淵
 勝便弓馬有武幹淵厚待之表為疆弩將軍充帳內軍主恆州陷勝與朱榮
 積射將軍為別將又兼都督及榮入洛以預義之勳封易陽縣開國伯邑四百
 戶除直閣將軍尋加通直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光祿大夫進號安南將軍尋除
 撫軍將軍為大都督出井陘鎮中山元頴入洛勝從東路率騎三百赴行宮於
 河榮榮命勝與朱兆先渡破擒顯惠冠受及顯大都督陳思保莊帝還宮以
 功增邑六百戶復加通直散騎常侍征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武衛將軍改封
 真定縣開國公尋除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朱榮之死也勝與田怙等奔走榮
 第於時官殿之門未加嚴防怙等議即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當更
 有奇謀吾等衆族不多何可輕爾但得出城更為他計怙乃止及世隆夜走勝
 遂不從莊帝甚嘉之仲遠通東郡詔勝以本官假驃騎大將軍為東征都督率
 衆會鄆先護以討之為先護所疑置之營外人焉未得休息俄而仲遠兵至勝
 與交戰不利乃降之普泰初除右衛將軍進號驃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俄同
 三司共介朱仲遠度律北拒義旗相與奔還事在介朱北傳後俱敗於韓陵勝
 因降齊獻武王太昌初拜領軍將軍餘官如故又除侍中出帝既納斛斯椿等
 讒間之說將謀齊獻武王以勝第岳擁衆關西仍欲廣為勢援除勝使持節侍
 中都督三荆二鄆南襄南雍七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
 史勝將圖襄陽攻蕭衍下走成勉之擒其戍主尹道玩戍副庫峨又使人誘勸
 蠻王問道期道期率種起義併雍州刺史蕭續遣軍擊道期為道期所敗漢南
 大駭勝又遣軍攻均口擒衍將莊思延又攻潯埭安定沔陽鄆陽城並平之續
 遣將柳仲禮於穀城拒守勝攻之不剋乃班師沔北蠻為丘墟矣衍書勸續云
 賀拔勝北開曉將汝宜慎之勿與爭鋒其見憚如此進爵琅琊郡公出帝末詔
 勝統衆北赴京師軍次汝水出帝入關勝率所部欲從武關趣長安行至柝陽
 閉齊獻武王平檀開擒毛鳩賓勝懼復走荆州城人閉門不納時獻武王已遣
 行臺侯景大都督高歡討之勝戰敗為流矢所中乃率左右五百餘騎奔蕭
 衍明年從間道投寶炬勝好行小數志大膽疎周章南北終無所成致殁於城

中

勝兄可泥采熙中太尉公封燕郡王
 勝弟岳字阿斗泥初為太學生長以弓馬為事與父兄赴援懷朔賊王衛可瓌
 在城西二百餘步岳乘城射之箭中瓌臂賊衆大駭後歸恆州廣陽王淵以為
 帳內軍主表為疆弩將軍州陷投介朱榮榮以為別將進為都督永安初除安
 北將軍光祿大夫武衛將軍賜爵樊城鄉男坐事失官爵二年詔並復之尋除
 使持節假衛將軍西道都督兼介朱天光為左廂大都督討万俟醜奴天光先
 知岳善得同行每事論訪尋加衛將軍假車騎將軍餘如故岳居長安榮遣岳
 續至時万俟醜奴遣其大行臺尉遲善隆向武功南渡渭水攻圍極柵天光遣
 岳率騎一千馳往赴救善隆攻柵已剋還向岐州岳以輕騎八百北渡渭水擒
 賊令殺掠其民以挑善隆善隆果率步騎二萬餘人至渭水北岳以輕騎數十
 與善隆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善隆自言覆賊往復數返善隆乃自騎令省事
 傳語岳怒曰我與善隆言卿是何人與我對語省事恃水應答不遵岳舉弓射
 之應弦而倒時已逼暮於此各還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置精騎四十五以為
 一所隨地形便略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並且東行岳漸前
 進先所置驃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里許便至淺可
 濟岳便馳馬東出以示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
 十餘里依橫崗伏兵以待之賊以路險不得前進前後繼至半渡崗東岳乃回
 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
 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渡渭北降步兵萬餘收其輜重其有土
 民皆皆勞遣願奴尋棄岐州北走安定其後破侯伏侯元進降侯機長貴擒魏
 奴蕭寶貴王慶雲万俟道洛走宿勳明達事在介朱天光傳天光雖為元帥而
 岳功效居多加車騎將軍增邑二千戶進封樊城縣開國伯尋詔岳都督河北
 肅二夏四州諸軍事本將軍涇州刺史進爵為公改封清水郡公天光入洛使
 岳行雍州事元暉立除驃騎大將軍增邑五百戶餘如故普泰初都督二岐東
 秦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岐州刺史尋加侍中給後部鼓吹仍詔開府儀兼尚

書左僕射。隴右行臺仍停高平。後以隴中猶有土民不順。岳助侯莫陳悅所在討平。二年。加岳都督三雍二岐二華諸軍事。雍州刺史關西行臺。餘如故。及介朱天光率眾赴洛。將抗齊獻武王。岳與侯莫陳悅下隴赴雍。以應義旗。承熙初。仍開府。兼僕射。大行臺。雍州刺史。增邑千戶。二年。詔岳都督華北華東雍二岐四梁二益巴二夏。蔚南益涇二十州諸軍事。大都督。岳自詣北境。安置邊防。率部趣涇州平涼西界。布營數十里。使諸軍士田殖涇州。身將壯勇。託以牧馬於原州北。招方侯受洛干等。并遠近州鎮聚結者。豐州刺史曹泥。身詣岳軍。請代岳以前洛州刺史元季海為州。彼民不促。擊破季海部下。獨聽季海。五年正月。岳召侯莫陳悅會於高平。將討之。令悅前驅。北趣豐州。關湯波監中河水未解。將往趣之。岳既總大眾。據制關右。憑強驕恣。有不臣之心。齊獻武王惡其專擅。令悅圖之。悅素服威略。既承密旨。便潛為計。時岳遣悅先行。悅乃通夜東進。達明晦日。岳行軍前。與悅相見。悅誘岳入營。坐論兵事。悅詐云。腹痛起而徐行。悅女夫元洪景抽刀斬岳。後岳部下收岳尸。葬於雍州北石安原。六月。贈大將軍。太保。錄尚書事。都督刺史。開國。並如故。

侯莫陳悅代郡人也。父婆羅門。為驍牛都尉。故悅長於河西。好田獵。便騎射。會牧子逆亂。遂歸。余朱榮引為都督。府長流參軍。稍遷大都督。莊帝初。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柏人縣開國侯。邑五百戶。余朱天光之討關西。榮以悅為天光右廂大都督。本官如故。西伐。刺獲皆與天光賀拔岳略同。勞效。以本將軍除鄴州刺史。餘如故。余朱榮死後。亦隨天光下隴。元暉立。除車騎大將軍。渭州刺史。進爵為公。改封白水郡。增邑五百戶。及天光向洛。使悅行華州事。晉秦中。除驍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秦州刺史。天光之東出。將抗義旗。悅與岳下隴。以應齊獻武王。至雍州。會余朱復敗。承熙初。加開府。都督隴右諸軍事。仍秦州刺史。承熙三年正月。岳召悅共討豐州。悅誘岳斬之。岳左右奔散。悅遣人安慰云。我別無意旨。止在一人。諸君勿怖。乘皆長服。無敢拒違。悅心猶豫。不即撫納。乃還入隴。止承洛城。岳之所部。聚於平涼。規還圖悅。遣夏州刺史宇文黑獺。黑獺至。遂縛岳部眾。奔家口。入高平城。以自安固。乃勸乘入隴。征悅。聞之。棄城

南據山水之險。設陳候戰。黑獺至。遙望見悅。欲待明日決鬪。悅先召南秦州刺史李景和。其夜景和遣人詣黑獺。密許翻降。至暮。景和乃勸其所部。使上驪駝。云。儂同有教。欲還秦州。守以拒賊。令軍人嚴備。景和復給悅帳下云。儂同欲還秦州。汝等何不裝辦。乘謂為實。以次相驚。人情惶惑。不可復止。皆散走。而趨秦州。景和先驅至城。據門以慰輯之。悅部眾離散。猶畏傍人不聽左右近已。與其二弟并兒及謀殺岳者八九人。乘軍迸走。數日之中。盤回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向豐州。而悅不決。言下隴之後。恐有人所見。乃於中山。令從者悉步。自乘一驛。欲向豐州。中路追騎將及。望見之。遂絕死野中。第惠部下。悉見擒殺。唯先謀殺岳者悅中兵參軍豆盧光。走至豐州。後奔晉陽。悅自殺岳後。神情恍惚。不復如常。恆言我僅睡。即夢見岳語。我兄欲何處去。隨我不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敗滅。

侯淵神武尖山人也。機警有膽略。肅宗末年。六鎮亂。淵隨杜洛周南寇。後與妻兄念賢。背洛周歸。余朱榮路中遇寇。身披苦褐。榮賜其衣。厚待之。以淵為中軍副都督。常從征伐。屢有戰功。孝莊即位。除領左右。封厭次縣開國子。邑四百戶。後從榮討葛榮於隘口。戰功尤多。榮啓淵為驍騎將軍。燕州刺史。時葛榮別帥韓樓郡長等。有眾數萬。屯據薊城。余朱榮令淵與賀拔勝討之。會元顥入洛。榮徵勝南赴大軍。留淵獨鎮中山。及莊帝還宮。榮令淵進討韓樓。配卒甚少。或以為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眾。未必能用。今舉此賊。故當不足定也。止給騎七百。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率數百騎。深入樓境。欲執行人以問。建實去。刺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淵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賊眾。何為復遣之也。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事須為計。以離陳之。淵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味且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本為淵內應。遂遁走。追擒之。以勸進爵為侯。增邑八百戶。尋詔淵以本將軍為平州刺史。大都督。仍鎮范陽。及余朱榮之死也。范陽太守盧文偉。誘淵出。關門拒之。淵率部由屯於郡南。為榮舉兵。勸兵南向。莊帝使東萊王貴平為大使。慰勞燕州。乃詐降。貴平信之。遂執貴平。自隨。進

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為淵所敗。會元暉立淵欲歸之。常山太守甄
 楷屯據井陘。淵又擊破之。暉乃授淵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左軍大
 都督。漁陽郡開國公。邑一千戶。前廢帝立。仍加開府。餘如故。幽州刺史劉靈助
 舉義兵屯於安國城。淵與叱列延慶等破擒之。後隨介朱兆拒義旗於廣阿。北
 既敗走。淵降齊獻武王。後從王破介朱於韓陵。承熙初。除齊州刺史。餘如故。出
 帝末。淵與兗州刺史樊子鶴。青州刺史東萊王貴平。密信往來。以相連結。又遣
 間使通賊於獻武王。及出帝入關。復懷顧望。汝陽王暹既除齊州刺史。次於城
 西。淵擁部據城。不時迎納。民劉桃符等潛引暹入據西城。淵爭門不刺。率騎出
 奔。妻兒部曲為暹所虜。行達廣里。會承制以淵行青州事。齊獻武王又遣淵書
 曰。卿勿以部曲輕少。難於東邁。齊人澆薄。唯利是從。齊州城民尙能迎汝陽王。
 青州之人。豈不能開門待卿也。但當勉之。淵乃復還。暹始歸其部曲。而貴平自
 以斛斯椿黨。亦不受代。淵進襲高陽郡。剋之。置部曲家累於城中。身率輕騎遊
 掠於外。貴平使其長子率眾攻高陽。南青州刺史茹懷朗遣兵助之。時青州城
 人魏種者。首尾相繼。淵親率騎夜趣青州。詐魏種人曰。臺軍已至。殺魏都盡。我
 是世子下人。今已走還城。汝何為復去也。人信其言。棄種奔走。比曉復謂行人
 曰。臺軍昨夜已至高陽。我是前鋒。今始到此。頗知侯公竟在何處。城人兇懼。遂
 執貴平出降。淵自惟反覆。慮不獲安。遂斬貴平。傳首京師。欲明不同於斛斯椿
 也。及子鶴平。詔以封延之。為青州刺史。淵既不獲州任。情又恐懼。行達廣川。遂
 劫光州庫兵反。遣騎詣平原。執前膠州刺史賈瑛。夜襲青州南郭。劫前廷尉卿
 崔光部以成人情。攻掠郡縣。其部下督神叛拒之。淵率騎奔蕭衍。途中亡散。行
 達南青州南境。為賈瑛者斬之。傳首京師。家口配沒。
 史臣曰。朱瑞以背本向義。實不見原。延慶黨舊違順。常刑所及。斛斯椿姦佞為
 心。讒惑自口。取管蒼蠅。交亂四國。投於豺虎。天實棄之。賈智侯淵。反覆取難。破
 胡器小謀。大終於顛。馭子鶴。迷機算。竟以殲珍。岳負力無謀。制以一劍。悅果
 行慮淺。死不旋足。觀其亡滅。自取之也。

魏書卷八十

魏書卷八十考證

斛斯椿傳野莫不歸疾之。臣人龍按北史斛斯椿傳。椿從孝武帝入關內。
 外戒嚴。惟椿得列威儀。鳴鑼清路。幸嘗給椿店數區。耕牛三十頭。椿以國難
 未平。不可與百姓爭利。辭店受牛。日烹一頭以饗軍士。及死。家無餘資。此獨
 加魏証。蓋以其與齊獻武王為難耳。

賈顯度傳時趙修巡起逆荆州。臣人龍按本卷樊子鶴傳云。趙修叛於荆
 州。又本書李球之傳云。南陽太守趙修延趙瑛之親奔蕭衍。襲州城。仍自行
 州事。城內人斬修廷。則此與下文荆州斬趙修。皆能廷為巡也。

賀拔勝傳勝與田怡等奔走榮第。田怡北史作田怡。又本書介朱世隆傳有
 河內太守田怡。蓋本係一人。輾轉傳譌。未知孰是。

魏書卷八十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六十九

蒯

山偉

劉仁之

宇文忠之

蒯山偉字擢顯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祖辰并州刺史蒯莊帝時仕累遷為滄州刺史甚為吏人畏悅尋除太僕卿及朱世隆等誅齊獻武王赴洛止於邛山上召文武百司下及士庶令之曰亦朱暴虐矯弄天常孤起義信都罪人斯窮今將翼戴親賢以昌魏曆誰主社稷允愜天人申令頻煩莫有應者蒯乃避席曰人主之體必須度量深遠明蒯仁恕廣陵王遇世艱難不言淹載以人謀察之雖為朱扶載當今之聖主也獻武王欣然是之時黃門侍郎崔陵作色而前謂蒯曰廣陵王為主不能紹宣魏綱布德天下為君如此何聖之有若官其聖應待大王時高乾豈魏爾根等固執峻言遂立出帝及出帝失德齊獻武王深恩蒯言常以為恨尋除御史中尉於路與僕射買顯度相逢顯度恃勳貴排蒯騎倒倒蒯忿見於色自入奏之尋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蒯伎巧能候當塗解斯搭實拔勝皆與友善解斯搭之構間也出帝令蒯率詔晉陽齊獻武王集文武與蒯申釋蒯辭屈而返性多詐實拔勝出鎮荆州蒯遇蒯別因辭蒯母蒯故見敗駭敵被勝更遺之錢物後兼吏部尚書復為滄州刺史徵還兼中尉章武縣伯尋除殿州刺史薨於州贈司空公諡曰文貞子洪寔字巨正位尚書左右郎魏郡邑中正嗜酒好色無行檢卒官

山偉字仲才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祖強美容貌身長八尺五寸工騎射擊弓五石為奏事中散從顯祖獵方山有兩狐起於御前詔強射之百步內二狐俱獲位內行長父雅之管陵令偉隨父之縣遂師事縣人王惠涉獵文史雅之位金明太守肅宗初元匡為御史中尉以偉兼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偉司神武門其妻從叔為羽林隊主攝直長於殿門偉即勸妻匡善之俄然奏正帖國子助教選員外郎廷尉尉時天下無事進仕路難代選之人多不預預及大鎮龍西二方起逆領軍元義欲用代來舉人為傳詔以慰悅之而牧守子孫

投狀求者百餘人又欲杜之因奏立勳附隊令各依實出身自是北人悉被收敘偉遂奏記贊美德美義素不識偉訪侍中安豐王延明黃門郎元順順等因是稱薦之元令僕射元欽引偉兼尚書二千石郎後正名士郎修起居注僕射元順領遺表薦為諫議大夫朱榮之審朝士偉時守直故免禍及莊帝入宮仍除偉給事黃門侍郎先是偉與僕曹郎袁昇屯田郎李延孝外兵郎李奐三公郎王延業方駕而行偉少居後路逢一尼望之歎曰此輩綠業同日而死謂偉曰君方近天子當作好官而昇等四人皆於河陰遇害果如其言俄領著作郎前廢帝立除安東將軍秘書監仍著作初朱兆之入洛官守奔散國史典書高法顯密埋史書故不遺落偉自以為功訴求爵賞偉挾附世隆遂封東阿縣伯而法顯止獲男爵偉尋進侍中孝靜初除衛大將軍中書令監起居後以本官復領著作卒官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幽州刺史諡曰文貞公國史自鄧淵崔琛崔浩高允李彪崔光以還諸人相繼撰錄蒯及偉等紹說上黨王天穆及朱世隆以為國書正應代人修編不宜委之餘人是以蒯偉等更主大籍守舊而已初無述著故自崔鴻死後迄終偉身二十許載時事蕩然萬不記一後人執筆無所憑據史之遺闕偉之由也外示沉厚內實矯競與蒯少甚相得晚以各位之間遂若水火與宇文忠之之徒代人為黨時賢畏惡之而愛尚文史老而彌篤偉年少亡偉撫寡訓孤同居二十餘載恩義甚篤不營產業身亡之後賣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士友歎之

長子昂襲爵
劉仁之字山靜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徙于洛父亦頭在外戚傳仁之少有操尚粗涉書史真草書迹頗號工便御史中尉元昭引為御史前廢帝時兼黃門侍郎深為朱世隆所信用出帝初為著作郎兼中書令既非其才在史未嘗執筆出除衛將軍西兗州刺史在州有當時之譽武定二年卒贈衛大將軍吏部尚書青州刺史諡曰敬仁之外示長者內懷矯詐其對賓客破牀敝席麤飯冷菜衣服故敗乃過逼下善候當途能為詭激每於稠人廣眾之中或攝一姦吏或縱一孤貧大言自眩示己高明矜物無知淺識皆稱其美公能之譽動過

其實性又酷虐。在晉陽曾營城雉。仁之統監作役。以小犢緩。遂杖前殿州刺史裴瑗。并州刺史王緯。齊獻武王大加譴責。性好文字。史書失體。便加鞭撻。官韻微訛。亦見捶楚。吏民苦之。而愛好文史。敬重人流。與齊帥馮元興交款。元興死。後積年。仁之嘗視其家。常出隆厚。時人以此尙之。

宇文忠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據東部。後入居代。都租阿生。安南將軍巴西公。父侃卒。於治書侍御史。忠之。穉涉文史。頗有筆札。釋褐太學博士。天平初。除中書侍郎。裴伯茂與之同省。常侮忽之。以忠之色黑。呼為黑字。後勅修國史。元象初。兼通直散騎常侍。副鄭伯猷使蕭衍。武定初。為安南將軍。尚書右丞。仍修史。未幾。以事除名。忠之。好榮利。自為中書郎。六七年矣。遇尙書省選右丞。預選者皆射策。忠之。入試。焉。既獲丞職。大為忻滿。志氣驕然。有驕物之色。識者笑之。既失官爵。快快發病卒。

于君山

史臣曰。裴偽遭逢受職。山偉位行頗爽。仁之。雖內懷矯詐。而交情自篤。忠之。雖文史足用。而雅道蔑聞。謂全德者。其難矣哉。

魏書卷八十一

魏書卷八十一考證

列傳第六十九○魏收書開。後人所補。

宇文忠之傳志氣驕然○露監本誤露。今改從北史。

魏書卷八十一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七十

李琰之 祖登 常景

李琰之字景珍小字默靈隴西狄道人司空紹之族第早有威名時人號曰神童從父司空冲雅所教異每曰與吾宗者其此兒乎恆資給所須愛同己子弱冠舉秀才不行曾遊河內北山便欲有隱適意會彭城王勰辟為行臺參軍苦相教引尋為侍中李彪啓兼著作郎修撰國史稍遷國子博士領尚書儀曹郎中轉中書侍郎司農少卿黃門郎修國史遷國子祭酒轉秘書監兼七兵尚書遷太常卿孝莊初太尉元天穆北討萬榮以琰之兼御史中尉為北道軍司還除征東將軍仍兼太常出為衛將軍荆州刺史頃之兼尚書左僕射三荆二鄆大行臺尋加散騎常侍琰之雖以儒素自業而每語人言吾家世將種自云猶有關西風氣及至州後大好射獵以示威武朱兆入洛南陽太守趙脩廷以琰之莊帝外戚經琰之親奔蕭衍豐州城遂被囚執脩廷仍自行州事城內人新脩廷還推琰之釐州任出帝初徵兼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承熙二年歲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諱曰文簡琰之少機警善讀經史百家無所不覽朝廷疑事多所勸贊每云崔博而不精劉精而不博我既精且博學兼二子謂崔光劉芳也論者許其博未許其精當時物議咸共宗之又自誇文章從續兄常景笑而不許每休閑之際恆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嘗謂人曰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為名者七尺也此乃天性非為力強前後再居史職無所編綴安豐王延明博聞多識每有疑難恆就琰之辨析自以為不及也

二子綱憲世孫出帝入關

程駿字元珍陽州人也曾祖叔仕慕容為平原太守太祖定中山賜爵安國子拜尚書左丞卒贈并州刺史祖駿字元遠以從征平原功進爵為侯位馮朔太守贈幽州刺史父季真多機前言往行位中書侍郎卒於安遠將軍鉅鹿

太守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為中書學生好學耽書以晝繼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羅逐值僕父母寢睡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窗戶恐漏光明為家人所覺由是聲譽甚盛內外親屬呼為聖小兒尤好屬文中書監高允每數曰此子才器非諸生所及終當遠至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請尚書選為都講生徒悉集晝夜讀書勞倦不覺天曉催講既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座博士嚴毅不敢還取乃置禮於前詔尚書三篇不遺一字讀罷孝怡異之向博士說舉學盡驚後高祖聞之召入令誦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帝嗟賞之登出後高祖戲盧昶曰昔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對曰當是才為世生以才名拜太學博士徵署司徒彭城王總法曹行參軍高祖顧謂昶曰蕭曠以王元長為子夏法曹今為汝用祖登豈非倫匹也勅令掌經書記登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人為之語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翻翻祖與袁再遷尚書三公郎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誦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總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誦乃失語云王公吟詠情性聲律殊佳可便為誦悲彭城詩肅因戲認云何意悲平城為悲彭城也總有慚色登在座即云所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肅云可為誦之登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唯水裏肅甚嗟賞之總亦大悅還謂登曰即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為冀州鎮東府長史以貨賄事發除名後侍中崔光舉為國子博士仍領尚書左戶部李崇為都督北討引登為長史坐截沒軍資除名未幾為散騎侍郎李昌中於廣平主第掘得古玉印勅召登與黃門侍郎李琰之令辨何世之物登云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登言時人稱為博物果遷國子祭酒領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大中正監起居事又監議事元順入洛以登為殿中尚書莊帝還宮坐為顯作詔罪狀朱榮免官後除秘書監中正如故以參議律歷賜爵容城縣子坐事棄於廷尉前廢帝還車騎將軍初莊帝末朱兆入洛軍人焚燒樂署鐘石管弦略無存者勅登與錄尚書事長孫稚侍中元季典造金石雅樂三載乃就事在樂志遷車騎大將軍及出帝登陟登以太常

行禮封文安縣子。天平初，將遷都，齊獻武王因召學識之，以功遷儀同三司。進爵為伯，薨，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冀州刺史。瑩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識世人好偷竊他文以為己用，而瑩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兼有製裁之體，減於袁常，蕭性爽俠，有節氣，士有窮厄，以命歸之，必見存拯，時亦以此多之。其文集行於世。

子瑛，字孝微，襲。

常景，字永昌，河內人也。父文通，天水太守。景少聰敏，初讀論語毛詩，一受便覽，及長有才思，雅好文章。廷尉公孫良，舉為律博士，高祖親得其名，既而用之，後為門下錄事。太常博士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勅景參議。世宗季，翼護軍將軍高顯卒，其兄右僕射景，私託景及尚書邢劭，并州刺史高聰，通直郎徐統，各作碑銘，並以呈御。世宗悉付侍中崔光簡之。光以景所造為最，乃奏曰：常景名位，乃處諸人之下，文出諸人之上，遂以景文刊石。肇尚平陽公主，未幾主薨，肇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付學官議正施行。尚書又以訪景，景以婦人無專國之理，家令不得有純臣之義，乃執議曰：喪紀之本，實稱物以立情，輕重所因，亦緣情以制禮。雖理關感衰，事經今古，而制作之本，降殺之宜，其實一焉。是故臣之為君，所以資敬而崇重，為君母妻，所以從服而制義。然而諸侯大夫之為君者，謂其有地土，有吏屬，無服文者，言其非世爵也。今王姬降適，雖加爵命，事非君邑，理異列土，何者？諸王開國，備立臣吏，生有趨奉之勳，死盡哀喪之禮，而公主家令，唯有一人，其丞已下，命之屬官，既無接事之儀，實闕為臣之體。原夫公主之貴，所以立家令者，蓋以主之內事，脫須關外，理無自違，必也因人，然則家令，唯通內外之職，及典主家之事耳，無關君臣之理，名義之分也。由是推之，家令不得為純臣，公主不可為正君明矣。且女人之為君，男子之為臣，古禮所不載，先朝所未議，而四門博士裴道廣、孫榮、又等，以公主為之君，以家令為之臣，制服以斬，華靡彌甚。又張虛景、香、難、難等，不推君臣之分，不尋致服之情，猶同其儀，準母制齊，求之名實，理未為允。竊謂公主之爵，既非食葉之君，家令之官，又無純臣之式，若附如母，則情義同施，若準小君，則從

服無據，案如經禮，事無成文，節之愚見，謂不應服朝廷從之。景淹滯門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揚子雲等四賢，皆有奇才而無重位，乃託意以讚之。其讚司馬相如曰：長卿有艷才，直致不羣性，鬱若春煙舉，皎如秋月映，遊梁雖好仁，任漢常稱病，清貞非我事，窮達委天命。其讚王子淵曰：王子挺秀質，逸氣干霄雲，明珠既絕俗，白鶴信驚羣，才世苟不合，過否途自分。空枉碧鷄命，徒獻金馬文，其讚嚴君平曰：嚴公體沉靜，立志明霜雪，味道綠微旨，端著演妙說，才屈羅仲口，位結李陵舌，素尚遺金貞，清標陵玉徹，其讚揚子雲曰：蜀江導清流，揚子挹餘休，含光絕後彥，覃思絕前修，世輕久不賞，玄談物無求。當途謝權寵，置酒獨閑遊，景在樞密十有餘年，為侍中，崔光、盧昶、游肇、元暉、尤所知賞，累遷積射將軍，給事中，延昌初，東宮建兼太子屯騎校尉，錄事，皆如故。其年受勅撰門下詔書，凡四十卷，尚書元某，出為西安將軍，雍州刺史，請景為司馬，以景階次不及，除錄事參軍，兼威將軍，帶長安令，甚有惠政，民吏稱之。先是，太常劉芳與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別典儀注，多所草創，未成，芳卒，景纂成其事，及世宗崩，召景赴京，遷修儀注，拜謁者僕射，加寧遠將軍，又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後授步兵校尉，仍舍人，又勅撰太和之後朝儀，已施行者，凡五十餘卷。時聖太后詔依漢世陰鄧二后故事，親奉廟祀，與帝交獻，景乃據正以定儀注。朝廷是之。正光初，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如故。時肅宗以講學之禮，於國子寺司徒崔光執經，勅景與董紹、張微、馮元興、王延業、鄭伯猷等，俱為錄義，事畢，又行釋奠之禮，並詔百官作釋奠詩，時以景作為美。是年九月，蠕蠕主阿那瓊歸國，朝廷疑其位次，高陽王雍訪景，景曰：昔威寧中，南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之下，今日為班，宜在蕃王儀同三司之間，雍從之。朝廷典章，疑而不決，則時訪景而行。初，平齊之後，光祿大夫高聰，徙於北京，中書監高允為之轉，妻給其資宅，聰後為允立碑，每云：吾以此文報德足矣。豫州刺史常綽，以未盡其美，景尚允才器，先為遺德頌，司徒崔光聞而觀之，尋味良久，乃云：高光祿平日每稱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頌，高氏不得獨擅其美也。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受詔議定服章，勅景參修其事，尋進封冠軍將軍，阿那瓊之還國

也境上運延仍陳寤乏遣尙書左丞元季奉詔振恤阿那瓌執乎過柔玄奔于
漢北遣尙書令李崇御史中尉兼右僕射元纂追討不及乃令景出塞經荒山
臨瀚海宣勅勸衆而返景經涉山水悽然懷古乃擬劉琨扶風歌十二首進號
征虜將軍李昌初兼給事黃門侍郎尋除左將軍太府少卿仍舍人固辭少卿
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入蕭衍衍遣其豫章王蕭
綜入據彭城時安豐王延明爲大都督大行臺率臨淮王瑛等衆軍討之既而
蕭綜降附徐州清復遣景兼尙書持節馳與行臺都督觀機部分景經洛汭乃
作銘焉是時尙書令蕭寶夤都督崔延伯都督北海王顥都督車騎將軍元恆
芝等並各出討詔景詣軍宣旨勞問還以本將軍授徐州刺史杜洛周反於燕
州仍以景兼尙書爲行臺與幽州都督平北將軍元暉以禦之景表求勒幽州
諸縣悉入古城山路有通賊之處權發兵夫隨宜置戍以爲防邊又以頃來差
兵不盡彊壯今之三長皆是豪門多丁爲之今求權發爲兵肅宗皆從之進號
平北將軍別勅暉西至軍都關北從盧龍塞據此二嶮以杜賊出入之路又詔
景山中嶮路之處悉令擇塞景遣府錄事參軍裴智成發范陽三長之兵以守
白蠟都督元暉據居庸下口俄而安州石離冗城斛鹽三戍兵反結洛周有衆
二萬餘落自松野赴賊暉勅別將崔仲哲等截軍都關以待之仲哲戰沒洛周
又自外應之腹背受敵暉遂大敗諸軍夜散詔以景所部別將李瑋爲都督代
暉征下口降景爲後將軍解州任仍詔景爲幽安玄等四州行臺賊既南出鈔
掠薊城景命統軍梁仲禮率兵士邀擊破之獲賊將裴夷鎮軍主孫念恆都督
李瑋爲賊所攻薊城之北軍敗而死率屬城人禦之賊不敢逼洛周還據上谷
授景平北將軍光祿大夫行臺如故洛周遣其都督王曹紇真馬叱斤等率衆
剽南以掠人穀乃遇連雨賊衆疲勞景與都督于榮刺史王延年置兵果園邀
其走路大敗之斬曹紇真洛周率衆南趨范陽景與延年及榮復破之又遣別
將軍破之於州西虎眼泉擒斬及溺死者甚衆後洛周南圍范陽城人翻降執
刺史延年及景送於洛周洛周尋爲萬榮所吞景又入榮榮破景得還朝永安
初詔復本官兼黃門侍郎又攝著作固辭不就二年除中軍將軍正黃門先是

參議正光王子歷至是賜爵高陽子元顥內逼莊帝北巡景與侍中大司馬安
豐王延明在禁中召諸親賓安慰京師顥入洛景仍居本位莊帝還宮解黃門
普泰初除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秘書監以預詔命之勤封濮陽縣子後以例
追承熙二年監議事景自少及老恆居事任清儉自守不營產業至於衣食取
濟而已耽好經史愛說文詞若遇奇異之書殷勤求訪或復質買不問價之貴
賤必以得爲期友人刁整每謂曰卿清德自居不事家業雖儉約可尚將何以
自濟也吾恐華太常方餒於柏谷耳遂與衛將軍羊深矜其所乏乃率刁雙司
馬彥邕李諧畢祖彥義顯等各出錢千文而爲買馬焉天平初遷都景匹馬
從駕是時詔下三日戶四十萬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尙書丞郎已下非陪從者
盡乘驢齊獻武王以景清貧特給車牛四乘妻孥方得達都後除儀同三司仍
本將軍武定六年以老疾去官詔曰几杖爲禮安車致養敬齒尊賢其來尙矣
景業該通文史淵洽歷事三京年彌五紀朝章言歸祿俸無餘家徒壁立宜
從哀恤以旌元老可特給右光祿事力終其身八年薨景善與人交終始若一
其遊處者皆服其深遠之度未曾見其矜吝之心好飲酒適於榮利自得懷抱
不事權門性和厚恭慎每讀書見章弦之事深薄之危乃圖古昔可以警戒指
事爲象讀而述之曰周雅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踴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有朝隱
大夫監戒斯文乃惕焉而懼曰夫道喪則世傾利重則身輕是故乘和體遠式
銘方冊防微慎獨載象丹青信哉辭人之賦文晦而理明仰瞻高天聽卑視
俯測厚地岳峻川溟誰其載之不私不畏誰其踐之不陷不墮故善惡是徵物
罔同異論元匪久人咸敬忌嗟乎唯地厚矣尙亦兢兢浩浩名位孰識其親掉
之弗得聆之無聞故有戒於顯而急乎微好爵是冒聲奢是基身陷於利利
固於是非或求欲而未厭或知足而不辭是故位高而勢愈迫正立而邪愈欺
安有位極而危不萃邪榮而正不凋故悔多於地厚禍甚於天高夫悔未結誰
肯曲躬夫禍未加誰肯累足固機發而後思圖車覆而後改矚改之無及故校
兔失穴思之在後故逆鱗易觸君子則不然體舒則懷卷視瀾則思濟原夫人
之度遊於無階之天勢位之危深於不測之地餌厚而躬不競爵降而心不係

守善於已成，懼愆於未敗，雖盈而戒，沖而慮，滯以知命，為退齡以樂天，為大惠以載智，而從時以懷愚，而遊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意已決矣，猶夜則思其計，誦之口亦明矣，故心必實其契，故能不同不誘，而弭謗於羣小，無毀無譽，而貽信於上帝，託身與金石俱堅，立名與天壤相敵，慕競無侵，優遊獨逝，夫如是，故綺閣金門，可安其宅，錦衣玉食，可頤其形，柳下三黜，不愠其色，子文三陟，不喜其情，而惑者見居高，可以持勢，欲乘高以據榮，見直道可以修己，欲專道以邀聲，夫去聲然後聲可立，豈料道之所宜，慮危然後安可固，豈假道之所全，是以君子警恃道不可以沈聲，故去聲而懷道，警專道不可以守勢，故去勢以崇道，何者，履道雖高，不得無亢，求聲雖道，不得無悔，然則聲奢繁則實儉凋，功業進則身迹退，如此，則精靈遂越，驕侈自親，情與道絕，事與勢離，方欲役思以持勢，乘勢以求津，故利欲誘其情，禍難嬰其身，利欲交則幽明以之變，禍難構則智術無所陳，若然者，雖廢爵帝局，焉得而寧之，雖結珮皇庭，焉得而榮之，故身道未究，而榮邪之徑已形，成功未立，而修正之術已生，禍福交蹇於人事，屯難頓萃於時情，忠介剖心於白日，耿節沉骨於幽靈，因斯愚智之所機，倚伏之所係，全亡之所依，其在遠順而已哉，嗚呼，鑒之，嗚呼，鑒之，景所著述數百篇，見行於世，副正晉司空張華博物志，及撰儒林列女傳各數十篇云。

長子稜，少學識，有文才，早卒。

稜弟彪之，永安中，司空行參軍。

史臣曰：瑒之好學博聞，譽為邦彥，祖登幹能，奉用實曰時良，常景以文義見宗，著美當代，覽其遺業，可稱尚哉。

魏書卷八十二

魏書卷八十二考證

列傳第七十○魏收書綱後人所補

常景傳仍留景為幽安玄等四州行臺○一本等字上空一字

厚夫人之度適于無階之天○北史人字下旁注云闕

魏書卷八十二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外戚第七十一上

賀 訥 劉羅辰 姚黃眉 杜超 賀迷 閻毗

馮 熙 李 峻 李 惠

夫右賢左戚，尚德算功，有國者所以治天下也。殷鑒王基，不藉華氏為佐，周成
大業，未聞奴姓為輔。及於漢世，外戚尤重，殺身傾族，相繼於兩京。乃至移其鼎
重亂其邦，國魏文深以為誠，明帝尚封頑駘，晉之楊駿，尋至夷宗，居上不以至
公任物，在下徒用私寵，要榮顯，積引大車，弱質任厚棟，所謂愛之所以害之矣。
太祖初，賀訥有部衆之業，翼成皇祚，其餘或以勞動，或緣恩澤，咸序其迹，舉外
親之感，表云爾。

賀訥，代人，太祖之元舅，獻明后之兄也。其先世為君長，四方附國者數十部，祖
乾始有勳於國，尚平文女，父野干，尚昭成女，遂西公主，昭成崩，諸部乖亂，獻明
后與太祖及衛秦二王依訥，會符堅使劉庫仁分攝國事，於是太祖還居獨孤
部，納總攝東部為大人，遷居大甯，行其恩信，衆多歸之，倖於庫仁，符堅假訥為
揚將軍，後劉顯之謀逆，太祖聞之，輕騎北歸，訥見太祖驚喜，拜曰：「官家復國
之後，當念老臣。」太祖笑答曰：「誠如舅言，要不忘也。」訥中第染干，屬暴，忘太祖常
圖為逆，每為皇姑，遂西公主擁護，故染干不得肆其禍心。於是諸部大人請訥
兄弟求奉太祖為主，染干曰：「在我國中，何得爾也？」訥曰：「帝大國之世孫，與復先
業，於我國中之福，常相持，豈立繼統，動汝尚異議，豈是臣節，遂與諸人勸進，太
祖登代王位于牛川，及太祖討吐突隣部，訥兄弟遂懷異圖，率諸部救之，帝擊
之大潰，訥西遁，衛辰遣子直力襲訥，訥告急請降，太祖簡精騎二十萬救之，
遂徙訥部落及諸弟處之東界，訥又通於慕容垂，垂以訥為歸善王，染干謀殺
訥而代立，訥遂與染干相攻，垂遣子麟討之，敗染干於牛都，破訥於赤城，太祖
遣師救訥，麟乃引退，訥從太祖平中原，拜安遠將軍，其後離散諸部，分土定居，
不聽遷徙，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戶，訥以元舅，甚見尊重，然無統領，以壽終於家。

訥弟盧亦從平中原，以功賜爵，遂西公。太祖遣盧會衛王儀伐鄴，而盧自以太
祖之季舅，不肯受儀節度，太祖遣使責之，盧遂忿恨，與儀司馬丁建構，成其嫌
彌加猜忌，會太祖勅儀去鄴，盧亦引歸，太祖以盧為廣川太守，盧性雄豪，恥居
冀州刺史王輔下，襲殺輔，奔慕容德，德以為并州刺史，廣軍王廣固敗，盧亦沒，
訥從父弟悅，初，太祖之居賀蘭部下，人情未甚附，唯悅舉部隨從，又密為太祖
祈禱天神，請成大業，出於誠至，太祖嘉之，甚見寵待，後平中原，以功賜爵，鉅鹿
侯，進爵北新，卒。

子泥襲爵，後降為肥如侯，太祖崩，京師草草，泥出舉烽於安陽城北，賀蘭部人
皆往赴之，太宗即位，乃罷，詔泥與元潭等八人拾遺左右，與北新侯安同持節
行并定二州，勅奏并州刺史元六頭等，皆伏罪，州郡肅然，後從世祖征赫連昌，
以功進爵為瑯邪公，軍國大議，每參預焉，又征蠕蠕為別道將，坐逐賊不進，詐
增虜當斬，贖為庶人，久之，拜光祿勳，為外都大官，復本爵，卒於官。

子魏建襲。
劉羅辰，代人，宣穆皇后之兄也，父譽，為北部大人，帥部落歸國，羅辰有智謀，謂
譽曰：「從兄，願忍人也，願早圖之，譽不以為意，後庫仁子顯殺譽而代立，又謀逆，
及太祖即位，討顯于馬邑，追至彌澤，大破之，後奔慕容麟，麟徙之中山，羅辰率
騎奔太祖，顯恃部衆之彊，每謀為逆，羅辰輒先聞奏，以此特蒙寵念，尋拜南部
大人，從平中原，以前後勳，賜爵永安公，以軍功除征東將軍，定州刺史，卒，諡曰
敬。

子殊，暉襲爵，位并州刺史，卒。
子求引，位武衛將軍，卒，諡曰貞。
子余頭，位魏昌、慶陶二縣令，贈鉅鹿太守，子仁之自有傳。
姚黃眉，姚興之子，太宗昭哀皇后之弟也，姚泓滅，黃眉問來歸，太宗厚禮待之，
賜爵龍西公，尚陽翟公主，拜駙馬都尉，賜隸戶二百，世祖即位，遷內都大官，後
拜太常卿，卒，贈雍州刺史，龍西王，諡曰獻，陪葬金陵，黃眉寬和溫厚，希旨得失，
世祖悼惜之，故贈有加禮。

杜超字祖仁魏郡人密皇后之兄也少有節操泰常中為相州別駕奉使京師時以法禁不得與后通問始光中世祖思念舅氏以超為陽平公尙南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大鴻臚卿車駕數幸其第賞賜巨萬神嘉三年以超行征南大將軍太宰進爵為王鎮鄴追加超父豹鎮東大將軍陽平景王母曰鉅鹿惠君真君五年超為帳下所害世祖臨其喪哀慟者久之謚曰威王

長子道生賜爵城陽侯後為秦州刺史進爵河東公
道生弟鳳皇襲超爵加侍中特進世祖追思超不已欲以鳳皇為定州刺史鳳皇不願遠離闕庭乃止

鳳皇弟道備賜爵發干侯鎮枋頭除兗州刺史
超既薨復授超從弟遺侍中安南將軍開府相州刺史入為內都大官進爵廣平王遺性忠厚類歷州郡所在著稱薨贈太傅謚曰宣王

長子元寶位司空元寶弟胤寶司隸校尉元寶又進爵京兆王及歸而父遺喪明當入謝元寶欲以表聞高宗未知遺薨怪其遲召之元寶將入時人止之曰宜以家憂自辭元寶欲見其寵不從遂冒哀而入未幾以謀反伏誅親從皆斬唯元寶子世衡逃免時朝議欲追削超爵位中書令高允上表理之後兗州故更汲宗等以道備遺愛在人前從坐受誅委骸土壤求得收葬書奏詔義而聽之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南康公謚曰昭

世衡襲遺公爵
賀送代人從兄女世祖敬哀皇后皇后生恭宗初后少孤無父兄近親唯迷以從父故愛賜爵長鄉子卒贈光祿大夫五原公

閻毗代人本蠕蠕人世祖時自其國來降毗即恭皇后之兄也皇后生高宗高宗太安二年以毗為平北將軍賜爵河東公第統為軍北將軍賜爵零陵公其

年並加侍中進爵為王毗征東將軍評尙書事統征西將軍中都大官自餘子弟賜爵為王者二人公五人侯六人子三人同時受拜所以隆崇舅氏當世榮

之和平二年追謚后祖父延襲康公父辰定襲懿王毗薨贈太尉追贈毗妻河東王妃

子惠襲統薨贈司空
子豆後賜名莊太和中初立三長以莊為定戶籍大使甚有時譽十六年例降爵後為七兵尙書卒

統弟梁位外都大官冀州刺史江夏公卒先是高宗以乳母常氏有保護功既即位尊為保太后後尊為皇太后與安二年太后兄英字世華自肥如令超為散騎常侍鎮東大將軍賜爵遼西公第喜鎮東大將軍祠曹尙書帶方公三妹皆封縣君妹夫王睹為平州刺史遼西公追贈英祖父符堅扶風太守亥為鎮

西將軍遼西關公渤海太守澄為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遼西獻王英母許氏博陵郡君遺兼太常盧度世持節改葬獻王於遼西樹碑立廟置守冢百家太

安初英為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進爵為王喜左光祿大夫改封燕郡從兄泰為安東將軍朝鮮侯訢子伯夫散騎常侍選部尙書次子員金部尙書喜子振

太子庶子三年英領太師評尙書事內都大官伏寶泰等州刺史五年詔以太

后母宋氏為遼西王太妃和平元年喜為洛州刺史初英事宋不能謹而嗜奉

宋甚至就食於和龍無車牛宋疲不進賭負宋於笈至是宋於英等薄不如賭

之篤謂太后曰何不王睹而黜英太后曰英為長兄門戶主也家內小小不順

何足追計賭雖盡力故是他姓奈何在英上本州郡公亦足報耳天安中英為平州刺史訢為幽州刺史伯夫進爵范陽公英贖貨徒熾煙賭常自與公及最

至是皆以親疏受爵賜田宅時為隆威後伯夫為洛州刺史以賊汗欺妄徵訢於京師承明元年徵英復官薨謚遠西平王始英之徵也夢曰墜其所居黃山下水中村人以車牛挽致不能出英獨抱載而歸聞者異之後員與伯夫子禽可共為飛書誣謗朝政事發有司執憲刑及五族高祖以昭太后故罪上一門

卒

高祖文明太后以昭太后故悉出其家前後沒入婦女以喜子據試守正平郡

馮熙字晉昌長樂信都人文明太后之兄也祖文通諱在海夷傳世祖平遼海

熙父嗣內徙官至秦雍二州刺史遼西郡公坐事誅文明太后臨朝追贈假黃
鉞太宰燕宣王立廟長安熙生於長安爲姚氏魏母所養以叔父樂陵公避因
戰入蠕蠕魏母攜熙逃避至氐羌中撫育年十二好弓馬有勇幹氐羌皆歸附
之魏母見其如此將遷長安始就博士學問從師受孝經論語好陰陽兵法及
長游華陰河東二郡間性沉愛不拘小節人無士庶來則納之熙姑先入掖庭
爲始祖左昭儀妹爲高宗文成帝后即文明太后也使人外訪知熙所在徵赴
京師拜冠軍將軍賜爵肥如侯尙恭宗女博陵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出爲定州
刺史進爵昌黎王顯祖即位爲太傅累拜內都大官高祖即位文明太后臨朝
王公貴人登進者衆高祖乃承旨皇太后以熙爲侍中太師中書監領祕書事
熙以類履師傅又中宮之寵爲羣情所駭心不自安乞轉外任文明太后亦以
爲然於是除車騎大將軍開府都督洛州刺史侍中太師如故洛陽雖經破亂
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夫相繼爲州廢毀分用大至頽落熙爲
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出家財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寫一十
六部一切經延致名德沙門日與講論精勤不倦所費亦不貲而在諸州營塔
寺多在高山秀阜傷殺人牛有沙門勸止之熙曰成就後人唯見佛圖焉知殺
人牛也其北邙寺碑文中書侍郎賈元壽之詞高祖頻登北邙寺親讀碑文稱
爲佳作熙爲州因事取人子女爲奴婢有容色者幸之爲妾有子女數十人號
爲食縱後求入朝授內都大官太師如故熙事魏母孝謹如事所生魏母卒乃
散髮徒跣水漿不入口三日詔不聽服熙表求依趙氏之孤高祖以熙情難奪
聽服齊衰期後以例降改封京兆郡公高祖納其女爲后曰白虎通云王所不
臣數有三焉妻之父母抑言其一此所謂供承宗廟不欲奪私心然吾季者於
春秋無巨證於往牒既許通體之一用閉至尊之敬比長秋配極陰政既敷未
聞有司陳奏斯式可詔太師親臣從禮又勅樂書造儀付外高祖前後納熙三
女二爲后一爲左昭儀由是馮氏寵益隆賈賜累巨萬高祖每詔熙上書不
臣入朝不拜熙上書如舊熙於後遇疾綿綿四載詔遣醫問道路相望車駕亦
數臨幸焉將遷洛高祖親與熙別見其因篤歎歎流涕密勅宕昌公王遇曰太

師萬一即可監護喪事十九年薨於代車駕在淮南留臺喪聞還至徐州乃舉
哀爲制總服詔有司豫辨凶儀并開魏京之墓令公主之柩俱向伊洛凡所營
送皆公家爲備又勅代給綵帛前後六千匹以供凶用皇后諸代都赴哭太子
恂亦赴代哭弔將葬贈假黃鉞侍中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司馬太尉冀州刺史
加黃屋左纓備九錫前後部羽葆鼓吹皆依舊太宰安平獻王故事有司奏
詔曰可以威疆恢遠曰武奉禮於公柩至洛七里瀾高祖服衰往迎叩靈悲慟
而拜焉葬日送臨墓所親作誌銘主生二子誕修

誕字思政修字寶業皆姿質妍麗年纔十餘歲文明太后俱引入禁中申以教
誠然不能習讀經史故兄弟並無學術徒整飾容儀寬雅恭謹而已誕與高祖
同歲幼侍書學仍蒙親待尙帝妹樂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征西大將軍
南平王修侍中鎮北大將軍尙書東平公又除誕儀曹尙書知殿中事及罷庶
姓王誕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中軍將軍特進改封長樂郡公誕拜官高祖
立於庭適受其拜既訖還室修降爲侯誕與修雖並長官禁而性趣乖別誕性
淳篤修乃浮競誕亦未能諄諄其過然時言於太后高祖嚴責之至於楚捶由
是除懷毒恨遂結左右有憾於誕者求樂欲因食害誕事覺高祖自詰之具得
情狀誕引過謝乞全修命高祖以誕父老又重其意不致於法誕之百餘勳爲
平城百姓脩妻司空穆亮女也求離婚請免官高祖引管蔡事皆不許高祖寵
誕每與誕同輿而載同案而食同席坐臥彭城王勰北海王詳雖直禁中然親
近不及十六年以誕爲司徒高祖既深愛誕除官日親爲制三讓表并登將拜
又爲其章謝尋加車騎大將軍太子太師十八年高祖謂其無師傳誕導風誕
深自誨責從薦南伐十九年至鍾離誕遇疾不能侍從高祖日省問醫藥備加
時高祖銳意臨江乃命六軍發鍾離南轅與誕泣訣左右皆入無不捧涕時誕
已懷然羸坐視高祖悲而淚不能下官夢太后來呼臣高祖嗚咽執手而出遂
行是日去鍾離五十里許昏時告誕寤問高祖哀不自勝時崔慧景裝叔業軍
在中淮去所次不過百里高祖乃輕駕西還從者數千人夜至誕薨所撫屍哀
慟若喪至成遂且聲淚不絕從者亦迭舉音明告蕭鸞鸞離戍主蕭惠休惠休

遣其太子奉慰，詔求棺於城中，及斂，送舉高祖以所服衣帽充禭，親自臨視，撤樂去膳，宜勒六軍，止臨江之駕，高祖親北度，慟哭極哀，詔侍臣一人兼大鴻臚，送柩至京，禮物備儀，徐州備造，陵北葬，下洛侯設喪，至洛陽，車駕猶在鍾離，詔留守賜賻物，布帛五千匹，穀五千斛，以供葬事，贈假黃鉞使持節，大司馬，領司徒，侍中，都督，太師，尉馬公如故，加以殊禮，備錫九命，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有司奏，詔曰：案禮法，善行仁德，曰元，柔克有光，曰赫，昔貞惠兼美，受三禮之榮，忠武雙徽，錫兩號之茂，式準前迹，宜契異禮，既自少綱，緜知之惟朕，案行定名，禮曰元赫，帝又親為作碑文，及挽歌詞，皆聘美盡哀，事過其厚，車駕還京，詔曰：馮大司馬已就墳塋，永潛幽室，宿草之哭，何能忘之，遂親臨塋墓，停車而哭，使彭城王勰，詔羣官脫朱衣，服單衣，介幘陪哭，司徒責者示以朋友，微者示如寮佐，公主貞厚有禮度，產二男，長子穆。

穆字孝和，襲熙爵，避皇子，檢封，改扶風郡公，尚高祖女順陽長公主，拜尉馬都尉，歷員外通直散騎常侍，穆與叔輔，與不和，輔與亡，贈相州刺史，租載在庭，而穆方高車良馬，恭受職命，言宴滿堂，忻笑自若，為御史中尉，東平王匡所劫，後位金紫光祿大夫，遇害河陰，贈司空，雍州刺史。

子阿字景昭，襲爵昌黎王，尋以庶姓罷王，仍襲扶風郡公。
子峻字子漢，齊受禪，例降。
穆弟顛，襲父誕，長樂郡公。

穆弟章，字寶興，廢后同產兄也，位黃門郎，信都伯，後坐妹廢，免為長樂百姓，世宗時卒於河南尹。

章同產弟風，幼養於宮，文明太后特加愛念，數歲賜爵至北平王，拜太子中庶子，出入禁闥，寵伴二兄，高祖親政後，恩寵稍衰，降爵為侯，幽后立，乃復敘用，后死，亦冗散，卒贈青州刺史，崔光之兼黃門也，與章俱直，光每謂之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章云：我家何負四海，乃呪我也，光云：以古推之，不可不慎，時熙為太保，襲司徒太子太傅，倚侍中，尚書，章黃門，廢后在位，禮愛未弛，是後歲餘，倚以屏棄，熙薨喪亡，后廢，章退，時人以為感必衰也。

李峻，字珍之，梁國蒙縣人，元皇后兄也，父方叔，劉義隆濟陰太守，高宗遣間使，諭之峻，與五弟誕，誕雅白承等，前後歸京師，拜峻鎮西將軍，涇州刺史，頓丘公，雅誕等皆封公位，顯，後進峻爵為王，徵為太宰，亮。

李惠，中山人，思皇后之父也，父蓋，少知名，歷位殿中都官，二尚書，左將軍，南郡公，初，世祖妹武威長公主，故涼王沮渠牧犍之妻，世祖平涼州，頗以公主通密，計助之，故龍過差，隆，詔蓋尚焉，蓋妻與氏，以是而出，是後蓋加侍中，尉馬都尉，殿中都官，尚書，左僕射，卒，官，贈征南大將軍，定州刺史，中山王，謚曰莊，惠弱冠，襲父爵，妻襄城王韓顯女，生二女，長，即后也，惠歷位散騎常侍，侍中，征西大將軍，秦益二州刺史，進爵為王，轉雍州刺史，征南大將軍，加長安鎮大將軍，惠長於

思察，雍州廳事，有燕爭巢，謂曰：惠日，惠令人掩獲，試命綱紀斷之，並辭曰：此乃上智所測，非下愚所知，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吏屬曰：此智者自計，為巢功重，彼去者既經楚痛，理無留心，羣下伏其聰察，人有負，鹽負薪者，同釋重擔，惠於樹陰，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遣爭者，出，顧謂州綱紀曰：此羊皮可持知主乎，羣下以為戲言，咸無答者，惠令人置羊

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乃得其實矣，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而就罪，凡所察究，多如此類，由是吏民莫敢欺犯，後為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王如故，歷政有美績，惠素為文明太后所忌，誣惠將南叛，誅之，惠二弟初樂與惠諸子，同戮，後妻梁氏，亦死青州，盡沒其家財，惠本無量，故天下冤惜焉。

惠從弟鳳，為定州刺史，安樂王長樂主簿，後長樂以罪賜死，時卜筮者河間邢瓚，辭引鳳云：長樂不軌，鳳為謀主，伏誅，惟鳳弟道念，與鳳子及兄弟之子皆逃，免，後遇赦，乃出，太和十二年，高祖將爵鳳氏，詔訪存者，而惠諸從，以再獲，卒戮，難於應命，唯道念敢先詣闕，乃申后妹及鳳兄弟子女之存者，於是賜鳳子屯

爵柏人侯，安祖，浮陽侯，與祖安喜侯，道念，真定侯，從弟寄生，高邑子，皆加將軍，十五年，安祖，昆第四人，以外戚蒙見，詔謂曰：卿之先世，內外有犯，得罪於時，然官必用才，以親非與邦之選，外氏之寵，超於末葉，從今已後，自非奇才，不得復

外戚，班抽舉，既無殊能，今且可還，後例降爵，安祖等改侯為伯，並去軍號，高

祖奉馮氏過厚於李氏過薄。舅家了無敘用。朝野人士所以竊議。太常高閭。顯官於禁中。及世宗龍隆外家。並居顯位。乃惟高祖舅氏存己不體恩澤。景明末。特詔與祖爲中山太守。正始初。詔追樂惠爲使持節。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中山公。太常考行上言。案禮法武而不逮。曰壯。禮曰壯公。與祖自中山遷燕州刺史卒。以兄安祖子侃晞爲後。襲先封南郡王。後以庶姓罷。王改爲博陵郡公。侃晞爲莊帝所親幸。拜散騎常侍。嘗食典御。帝之圖。亦朱榮。侃晞與魯安等持刀於禁內殺榮。及莊帝蒙塵。侃晞奔蕭衍。

魏書卷八十三上

魏書卷八十三上考證

列傳第七十一上○魏收書外戚傳上亡後人所補

賀訥傳父野干○干。監本誤于。今改正。

馮熙傳左右皆入○入。監本誤人。今改正。

魏書卷八十三上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外戚第七十一下

高肇 于勁 胡國珍 李延寔

高肇字首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自云本渤海人五世祖顯晉永嘉中避亂入高麗父顯字法修高祖初與弟乘信及其鄉人韓內黨富等入國拜厲威將軍河間子乘信明威將軍僕侍以客禮賜奴婢牛馬綵帛遂納顯女是為文昭皇后生世宗顯本景明初世宗追思舅氏徵肇兄弟等歸尚書事北海王詳等奏賜宜贈左光祿大夫賜爵渤海公諡曰敬其妻蓋氏宜追封清河郡君詔可又詔賜孫猛襲渤海公爵封肇平原郡公肇弟顯澄城郡公三人同日受封始世宗未與舅氏相接將拜爵乃賜衣幘引見肇顯于華林都亭皆甚惶懼肇動失儀數日之間富貴赫奕是年咸陽王禧誅財物珍寶奴婢田宅多入高氏未幾肇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冀州大中正尚世宗姑高平公主還尚書令肇出自夷土時望輕之及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無倦世咸謂之為能世宗初六輔專政後以咸陽王禧無事構逆由是遂委信肇肇既無親族頗結朋黨附之者旬月超昇背之者陷以大罪以北海王詳位居其上構殺之又說世宗防衛諸王殆同囚禁時顯皇后暴崩世議官肇為之皇子昌慶食謂王顯失於醫療承慶意旨及京兆王愉出為冀州刺史長肇恣擅遂至不軌肇又譖殺彭城王勰由是朝野側目咸畏惡之因此專權與奪任己又嘗與清河王暉於雲龍門外廡下忽忿爭大至紛紜太尉高陽王雍和止之高后既立愈見寵信肇既當衝軸每事任己本無學識動違禮度好改先朝舊制出情妄作減削秩抑黜勳人由是怨聲盈路矣延昌初遷司徒雖貴登台鼎猶以去要快快形乎辭色乘威噴笑之父兄封贈雖久竟不改瘞三年乃詔令還葬肇不自臨赴唯遣其兄子猛改服詣代還葬於鄉時人以肇無識而實也其年大舉征蜀以肇為大將軍都督諸軍為之節度與都督甄琛等二十餘人俱面辭世宗於東堂親奉規略是日肇所乘駿馬停於神虎門外無故驚倒轉臥槊中鞍具瓦解

乘成怪異肇出惡焉四年世宗崩教罷征軍肅宗與肇及征南將軍元暉等書稱諫言以告凶問肇承變哀愕非唯仰慕亦私憂身禍朝夕悲泣至于羸悴將至宿瀝潤澤家人夜迎省之皆不相視直至闕下衰服號哭昇太極殿肇喪盡哀太尉高陽王先居西柏堂專決庶事與領軍于忠密欲除之潘備壯士直獲刑約伊舍生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哭梓宮訖於百官前引入西廡清河王擇任城王澄及諸王等皆竊首目之肇入省壯士控而拉殺之下詔暴其罪惡又云刑書未及便至自盡自餘親黨悉無追問削除職爵葬以士禮及昏乃於廂門出其尸歸家初肇西征行至函谷車軸中折從者皆以為不獲吉還也

豐太后臨朝令特贈營州刺史永熙二年出帝贈使持節侍中中外諸軍事太師大丞相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

肇子植自中書侍郎為濟州刺史率州軍討破元愉別將有功當蒙封賞不受云家荷重恩為國致效是其常節何足以膺進陟之報懇惻發於至誠歷青相朔恆四州刺史卒植頗莅五州皆清能著稱當時號為良刺史贈安北將軍冀州刺史

肇長兄現早卒襲賜封渤海郡公贈都督五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冀州刺史詔其子猛嗣

猛字豹兒尚長樂公主即世宗同母妹也拜射馬都尉歷位中書令出為雍州刺史有能名入為殿中尚書卒贈司空冀州刺史出帝時復贈太師大丞相錄尚書事公主無子猛先在外有男不敢令主知臨終方言之年幾三十矣乃召為喪主葬卒無後

現弟偃字仲游太和十年卒正始中贈安東將軍都督青州刺史諡曰莊侯景明四年世宗納其女為貴嬪及于顯皇后崩承平元年立為皇后二年八座奏封后母王氏為武邑郡君

偃弟壽早卒壽弟即肇也肇弟顯侍中高麗國大中早卒

于勁字鍾葵太尉拔之子頗有武略以功臣子又以功績位沃野鎮將賜爵富

昌子拜征虜將軍世宗納其女為后封太原郡公妻劉氏為章武郡君後拜征北將軍定州刺史卒贈司空諡曰恭莊公自粟磳至勁累世貴戚一皇后四贈公三領軍二尚書令三開國公勁雖以後父但以順后早崩竟不居公輔子暉字宣明后母弟也少有氣幹襲爵位汾州刺史暉善事人為公朱榮所親以女妻其子長孺歷侍中河南尹後兼尚書僕射東南道行臺與齊獻武王討平羊侃於兗州元顥入洛害之

勁弟天恩位內行長遠西太守卒贈平東將軍燕州刺史

天恩子仁生位太中大夫

仁生子安定平原郡太守高平郡都將卒

胡國珍字世玉安定臨涇人也祖略魏與渤海公姚暹平北府諮議參軍父淵赫連屈丐給事黃門侍郎世祖克統萬淵以降款之功賜爵武始侯後拜河州刺史國珍少好學雅尚清儉太和十五年襲爵例降為伯女以選入掖庭生肅宗即靈太后也肅宗踐祚以國珍為光祿大夫靈太后臨朝加侍中封安定郡公給田第賜帛布綿數奴婢車馬牛甚厚追崇國珍妻皇甫氏為京北郡君置守冢十戶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安定公屬尊望親實羣屬宜出入禁中參詰

大務詔可乃令入決萬幾群進位中書監儀同三司侍中如故賞賜累萬又賜絹歲八百疋妻梁四百匹男女姊妹兄弟各有差皆極豐贍國珍與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暉太保廣平王懷入居門下同履庶政詔依漢車千秋晉安平王故事給步挽一乘自掖門至于宣光殿得以出入并備几杖後與侍中崔光俱授帝經侍直禁中國珍尋上表陳刑政之宜詔皆施行延和初加國珍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驍騎大將軍開府靈太后以國珍年老不欲令其在外且欲示以方面之榮竟不行遷司徒公侍中如故就宅拜之靈太后肅宗率百寮幸其第宴會極歡又追京北郡君為秦太上君太上君景明三年薨於洛陽於此十六年矣太后以太上君墳塋車局更增廣為起坐城門闕碑表侍中崔光等奏秦漢高祖母始陸曰昭靈夫人後為昭靈后諱太后母曰靈文夫人皆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今秦太上君未有尊號陵寢孤立即奏君名宜上終稱

兼設掃衛以慰情典請上尊諡曰孝穆權置園邑三十戶立長丞奉守太后從之封國珍繼室梁氏為趙平郡君元又妻拜為女侍中封新平郡君又徙封馮翊君國珍子祥妻長安縣公主即清河王暉女也國珍年雖篤老而雅敬佛法時事極深自強禮拜至於出入侍從猶能跨馬據鞍神龜元年四月七日步從所建佛像發第至蘭闔門四五里八日又立觀像晚乃肯坐勞熱增甚因遂寢疾靈太后親侍藥膳十二日薨年八十給東園溫明祕器五時朝服各一具衣一襲贈布五千匹錢一百萬蠟千斤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太后還宮成服於九龍殿遂居九龍寢室肅宗服小功服舉哀於太極東堂又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為設千僧齋令七人出家百日設萬人齋二十七人出家先是巫覡言將有凶勸令為厭勝之法國珍拒而不從云吉凶有定分唯修德以禳之臨死與太后訣云母子善治天下以萬人之心勿視大臣面也殿勤至於再三及其子祥云我唯有一子死後勿如比來威抑之靈太后以其好戲時加威制國珍故以為言始國珍欲就祖父西葬舊鄉後錄前世諸胡多在洛葬有終洛之心崔光嘗對太后前問國珍公萬年後為在此安厝為歸長安國珍言當陪葬天子山陵及病危太后請以後事竟言還安定語遂愾忽太后問清河王暉與崔光等議去留暉等皆以病亂請從先言太后猶記崔光昔與國珍言遂營墓於洛陽太后雖外從眾議而深追臨終之語云我公之遺墓二親亦吾之思父母也追樂假黃鉞使持節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太尉司州牧號太上秦公加九錫葬以殊禮給九旒轎虎黃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車禮文宣公賜物三千段粟一千五百石又詔贈國珍祖父兄父兄下逮從子皆有封職持節就安定監護喪事靈太后迎太上君神柩還第與國珍俱葬贈禭一與國珍同及國珍神主入廟詔太常權給以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初國珍無男養兄真子僧洗為後後納趙平君生子祥

祥字元吉襲封故事世襲例皆減邑唯祥獨得全封趙平君薨給東園祕器肅宗服小功服舉哀於東堂靈太后服齊衰期葬於太上君墓左不得附合祥歷位殿中尚書中書監侍中改封東平郡公薨贈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諡曰

孝景

僧洗字湛輝，封爰德縣公。位中書監侍中，改封濮陽郡公。僧洗自永安後廢棄不預朝政。天平四年薨，詔給東園秘器，贈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雍州刺史。諡曰孝真。

長子寧，字惠歸，襲國珍先爵，改爲臨涇伯。後進爲公。歷岐涇二州刺史。卒。諡曰孝穆。女爲清河王重妃。生孝靜皇帝。武定初，贈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諡曰孝昭。

子虔，字僧敬，元乂之廢靈太后。虔時爲千牛備身，與備身張車渠等謀殺乂，事發，乂殺車渠等。虔坐遠徙。靈太后反政，徵爲吏部郎中。太后好以家人禮與親族宴戲，虔常致諫，由是後宴諱多不預焉。出爲涇州刺史，封安陽縣侯。興和三年，以帝元舅，超遷司空、公。薨，贈太傅、太尉、公。尚書僕射、徐州刺史。諡曰宣。葬日百官會葬，乘輿送於郭外。

子長樂

李延寔，字禧，隴西人。尚書僕射冲之長子。性溫良，少爲太子舍人。世宗初，襲父爵清泉縣侯。累遷左將軍、光州刺史、莊帝即位，以元舅之尊，超授侍中、太保，封濮陽郡王。延寔以太保犯祖諱，又以王爵非庶姓所宜，抗表固辭。徙封濮陽郡公。改授太傅，尋轉司徒。公出爲使持節、侍中、太傅、錄尚書事。青州刺史。公朱兆入洛，乘輿幽繫，以延寔外戚，見害於州館。出帝初，歸葬洛陽，贈使持節、侍中、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都督雍州刺史。諡曰孝懿。

長子或，字子文，尚莊帝姊豐亭公主，封東平郡公。位侍中，左光祿大夫。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或任俠交遊，輕薄無行。公朱榮之死也，武毅之士皆或所進。孝靜初，以罪棄市。

史臣曰：三五哲王，深防遠慮，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後世，顛覆繼軌，蓋由進不以禮，故其變亦速。其間或不聽泯舊基，弗虧先構者，蓋慮之以道，遠權之所致也。

魏書卷八十三下

魏書卷八十三下考證

列傳第七十一下○魏收書外戚傳下亡史臣論全用隋書外戚傳

高華傳高麗國大中○北史作高麗國大中正此脫去正字

魏書卷八十三下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儒林第七十二

梁越 盧醜 張偉 梁祚 平 恆 陳奇 常爽
 劉獻之 張香貴 劉蘭 孫惠蔚 徐道明 董徽 刁冲
 盧景裕 李同軌 李業興

自晉永嘉之後，運鍾喪亂，宇內分崩，羣兇肆禍，生民不見俎豆之容，黔首唯親戎馬之跡，禮樂文章，掃地將盡，而契之所感，斯道猶存，高才有德之流，自疆蓬蒿，補生碩儒之輩，抱器晦已，太祖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為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豈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之，不可以馬上治之，為國之道，文武兼用，毓才成務，意在茲乎？望遠經猷，蓋為遠矣。四年春，命樂師人學習舞，釋菜于先聖先師，太宗世，改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世祖始光三年春，別起太學於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尚，儒林轉興，顯祖天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中，改中書學為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高祖欽明稽古，篤好墳典，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邪鬱之徒，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閉集詞翰，莫不靡以好爵，勳貽賞眷，於是斯文鬱然，比隆周漢。世宗時，復詔管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為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費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成，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眾，神龜中，將立國學，詔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選，未及閉置，仍復停廢，正光三年，乃釋奠於國學，命祭酒崔光、韓孝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暨孝昌之後，海內淆亂，四方校學，所存無幾，承熙中，

復釋奠於國學，又於顯陽殿，詔祭酒劉昶、韓孝經、黃門李郁、說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及遷都於鄴，國子置生三十六人，至於與和武定之世，寇難既平，儒業復光矣。漢世鄭玄，並為衆經注，服虔、何休，各有所說，文易書詩禮論語孝經，度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馬亦開行焉，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劉義隆世，並為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梁越以下，傳受講說者甚衆，今舉其知名者，附列於後云。

梁越，字玄覽，新興人也，少而好學，博綜經傳，無所不通，性純和篤信，行無擇善，國初為禮經博士，太祖以其謹厚，舉動可則，拜上大夫，命授諸皇子經書，太宗即祚，以師傅之恩，賜爵祝阿侯，後出為屬門太守，獲白雀以獻，拜光祿大夫，卒于焉，早卒。

孫子恭，襲降為雲中子，無子爵除。

盧醜，昌黎徒河人，襄城王魯元之族也，世祖之為監國，醜以為學博聞，入授世祖經，後以師傅舊恩，賜爵濟陰公，除鎮軍將軍，拜尚書，加散騎常侍，出為河內太守，延和二年冬卒，開初中，山襲爵，太和中，以老疾自免。

子升，頭襲爵，後例降。

張偉，字仲業，小名嬰，太原中都人也，高祖敕晉秘書監，偉學通諸經，諳授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儒謹汎納，勤於教訓，雖有頑固不曉，問至數十，偉告喻殷勤，曾無愠色，常依附經典，教以孝悌，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性恬平，不以夷險易操，清雅篤慎，非法不言，世祖時，與高允等俱被辟命，拜中書博士，轉侍郎，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馮翊太守，還仍為中書侍郎，本國大中正，使酒泉，慰勞沮渠無諱，還遷散騎侍郎，聘劉義隆，還拜給事中，建威將軍，賜爵成皋子，出為平東將軍，營州刺史，進爵建安公，卒，贈征南將軍，并州刺史，諡曰康，在州郡以仁德為先，不任刑罰，清身率下，宰守不敢為非。

子仲，應太和初，假給事中，高麗副使，尋假散騎常侍，高麗使後，出為章武太守，加軍遠將軍。

仲慮弟仲繼學尚父風善倉雅林說太和中官至侍御長坐事徙西裔道死
梁祚北地泥陽人父劭皇始二年歸國拜吏部郎出為濟陽太守至祚居趙郡
祚篤志好學歷治諸經尤善公羊春秋鄭氏易常以教授有儒者風而無當世
之才與幽州別駕平恆有舊又姊先適范陽李氏遂攜家人僑居於趙積十餘
年雖羈放貧瘠而著述不倦恆時相請屈與論經史詳秘書中散稍遷秘書令
為李訢所排擯退為中書博士後出為統萬鎮司馬徵為散令撰并陳壽三國
志名曰國統又作代都賦頗行於世清貧守素不交勢貴年八十七太和十二
年卒

子元吉有父風

少子重歷辟職後為相州鎮北府參軍事

平恆字繼叔燕國劇人祖視父儒並仕慕容為通官恆耽勸讀誦研綜經籍鉤
深致遠多所博聞自周以降暨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錄
品第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餘篇好事者覽之咸以為善焉安貧樂道不以
屢空改操徵為中書博士久之出為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產衣食至常
不足妻子不免飢寒後拜著作佐郎遷秘書丞時高允為監河開邢昺北平陽
緱河東裴宗廣平程駿金城趙元順等為著作佐郎雖才學互有短長然俱為
稱職並號長者尤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恆也恆即劉武將軍王玄讓舅子恆三
子並不率父業好酒自棄恆常忿其世表植杖巡舍側崗而哭不為營事婚宦
任意官娶故仕聘濁碎不得及其門流恆婦弟鄧宗慶及外生孫玄明等每以
為官恆曰此輩會是表類何煩勞我乃別構精廬并置經籍於其中一奴自給
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時有珍美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噉之家
人無得嘗焉太和十年以恆為秘書令而恆固請為郡未授而卒時年七十六
贈平東將軍幽州刺史都昌侯諡曰康

子壽昌太和初秘書令史稍遷荆州征虜府錄事參軍

陳奇字修奇河北人也自云晉涼州刺史驥之八世孫祖刃仕慕容垂少孤
家貧而母至孝嘗亂聽識有夙成之美性氣剛亮與俗不羣愛讀經典博通

墳籍常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志在著述五經始注孝經論語頗傳於世為播
紳所稱與河間邢昺同召赴京時秘書監游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秘書
欲授以史職後與奇論典語及詩書雅贊扶馬鄭至於易訟卦天與水運行雅
曰自蔥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蔥嶺以東耳奇曰易理綿廣
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蔥嶺以西豈東向望天哉奇執義非雅每如此類終不
苟從雅性謹短因為嫌書眾辱奇或爾汝之或指為小人奇曰公身為君子
奇身且小人耳雅曰君言身且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祖燕東部侯釐雅
質奇曰使釐何官也奇曰三皇不傳禮官名豈同哉故昔有雲師火正鳥師之
名以斯而言世草則官異時易則禮變公為皇魏東宮內侍長侍長竟何職也
由是雅深憾之先是勅以奇付雅令銓補秘書雅既惡之遂不復敘用焉奇冗
散數年高允與奇離溫古籍嘉其遺致稱奇通識非凡學所窺允微勸雅曰君
朝望異瞻何為與野儒辨辨蘭章句雅謂允有私於奇曰君寧黨小人也乃取
奇所注論語孝經焚於坑內奇曰公貴人不乏權辭何乃燃奇論語雅愈怒因
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而奇無降志亦評雅之失雅製昭皇太后碑文論后各
字之美比論前魏之貶后奇刺殺其非遂聞於上詔下司徒檢封碑史事乃郭
后雅有屈焉有人為誇書多怨時之言頗稱奇不得志雅乃飄在事云此書言
奇不違當是奇假人為之如依律文造誇書者皆及笄戮遂抵奇罪時司徒平
原王陸麗知奇見枉惜其才學故得遷延經年冀有寬宥但執以獄成竟致大
戮遂及其家奇於易尤長在獄書自筮卦未及成乃擊破而歎曰吾不度來年
冬季及奇受害如其所占奇初被召夜夢屋壓壓脚明而告人曰屋則好風屋
則好雨夢屋壓脚必無善徵但時命峻切不敢不赴耳奇妹適常氏有子曰嬌
之仕歷郡守神龜中上書陳時政所宜言頗忠至清河王暉稱美之奇所注論
語嬌之傳書未能行於世其義多異鄭玄往往與司徒崔浩同
常爽字仕明河內溫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孫也祖珍符堅南安太守因世亂遂
居涼州父坦乞伏世鎮遠將軍大夏鎮將顯美侯爽少而聰敏嚴正有志操雖
家人僕隸未嘗見其寬誕之容篤志好學博聞強識明習律候五經百家多所

研錄州郡禮命皆不就世祖西征涼土爽與兄仕國歸款軍門世祖嘉之賜仕國爵五品顯美男爽爲六品拜宣威將軍是時戎車屢駕征伐爲事貴遊子弟未達學術爽置館温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爽立訓書有勸罰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焉尙書左僕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真安著作郎程靈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並稱爽之嚴教獎勵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其爲通識敷服如此因教授之暇述六經略注以廣制作甚有條貫其序曰傳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鑄神情啓悟耳目未有不由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業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概甯越庸夫也禮藝以全高尚之節蓋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備焉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莫不導以詩書教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於禮也廣博易見而不著者教深於樂也溫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輕者教深於書也深靜精微而不賊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教深於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遊心寓目習性文身哉頃因暇日屬意藝林略撰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略注以訓門徒焉其略注行於世爽不事王侯獨守閑靜講肄經典二十餘年時人號爲儒林先生年六十三卒於家

子文通歷官至鎮西司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尉文通子景別有傳

劉獻之博陵饒陽人也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曾受業於渤海程玄後遠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爲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嘗謂其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吾常謂濯纓洗耳有異人之迹嚼糟噉醜有同物之志而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哉哉斯言實獲我心時人有從獻之學者獻之輒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君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

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屨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爲士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車魚之數方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東修不易受之亦難敢布心腹于其圖之由是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而希遠其門獻之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蓋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須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後本郡舉孝廉非其好也通遺之乃應命至京稱疾而還高祖幸中山詔徵典內校書獻之喟然歎曰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海內皆曰儒宗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錄數百而已皆經通之士於是有識者辨其優劣魏承喪亂之後五經大義雖有師說而海內諸生多有疑滯咸決於獻之六藝之文雖不悉注然所標宗旨頗異舊義撰三禮大義四卷三傳略例三卷注毛詩序義一卷今行於世并章句疏三卷注經樂經未就而卒有四子放古爰古參古修古

放古幼有人才爲州從事早亡

爰古參古並傳父詩而不能精通也

張吾貴字吳子中山人少聰慧口辯身長八尺容貌奇偉年十八本郡舉爲太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鄭陸受禮牛天祐受易陸祐相爲開發而吾貴覽讀一遍便即別構戶牖世人競歸之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其徒曰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謂劉蘭云君曾讀左氏爲我一說蘭遂爲講三句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爲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乃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而以辯能飾非好爲詭說由是業不久傳而氣陵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終

劉蘭武邑人年三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爲家人覺其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自資且耕且學三年之後便白其兄蘭欲講書其兄笑而聽之爲立券舍聚徒二百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先是張吾貴以聰辨過人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唯蘭推經傳之由本注者之意參以

緯候及先儒舊事甚為精悉自後經義審博皆由於蘭蘭又明陰陽博物多識為儒者所宗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購書於州城南館植為學主故生徒甚盛海內稱焉又特為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館令授其子熙誘略等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衆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讒於世永平中為國子助教廷昌中靜坐讀書有人叩門門人通焉蘭命引入其人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蘭曰君自是學士何為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知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後蘭告家人少時而患卒

孫惠蔚字叔炳武邑武遂人也小字隨羅自言六世祖道恭為晉長秋卿自道恭至惠蔚世以儒學相傳惠蔚年十五粗通詩書及孝經論語十八師董道季購易十九師程玄讀禮經及春秋三傳周流儒肆有名於冀方太和初郡舉孝廉對策於中書省時中書監高閭宿聞惠蔚稱其英辯因相談薦為中書博士轉皇宗博士閭被勅理定雅樂惠蔚參其事及樂成閭上疏請樂朝貴於太樂共研是非秘書令李彪自以才辯立難於其間閭命惠蔚與彪抗論彪不能屈黃門侍郎張彝常與遊處每表疏論事多參訪焉十七年高祖南征上議告類之禮及太師馮熙惠蔚監其喪禮上書令熙未冠之子皆服成人之服惠蔚與李彪以儒學相知及彪位至尚書惠蔚仍太廟令高祖曾從容言曰道固既登龍門而孫蔚猶沉涓滄朕常以為負矣雖久滯小官深體通塞無孜孜之望儒者以是尚焉二十二年侍讀東宮先是七廟以平文為太祖高祖議定祖宗以道武為太祖祖宗雖定然昭穆未改及高祖崩附神主於廟時侍中崔光兼太常卿以太祖既改昭穆以次而易兼御史中尉黃門侍郎邢巒以為太祖雖改昭穆仍不應易乃立彈章欲按奏光謂惠蔚曰此乃禮也而執法欲見彈劾思獲助於碩學惠蔚曰此深得禮變葬為書以與光讀明其事光以惠蔚書呈宰相乃召惠蔚與巒庭議得失尚書令王肅又助巒而巒理終屈彈事遂廢世宗即位之後仍在左右敷訓經典自冗從僕射還秘書丞武邑郡中正惠蔚既入東觀見典籍未周乃上疏曰臣聞聖皇之御世也必幽贊人經參天貳地憲章典故述遺鴻猷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

六經百氏圖書秘籍乃承天之正術治人之貞範是以溫柔疏遠詩書之教恭儉易良禮樂之道爰素以精微為神春秋以屬辭為化故大訓炳於東序藝文光於麟閣斯寔太平之樞宗廢殘之要道有國之靈基帝王之盛業安上靖民敦風美俗其在茲乎及棄棄學術禮經泯絕漢與求訪典文載舉先王遺訓燦然復存暨光武撥亂日不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魏晉之世尤重典墳收士集逸九流咸備觀其鳩閱史篇訪購經論紙竹所載略盡無遺臣學闕通儒思不及遠徒循章句片義無立而慈造曲單厠班祕省忝官承乏唯書是司而觀閣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脫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篇目雖多全定者少臣請依前丞臣盧昶所撰甲乙新錄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為定本次第均寫永為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既多章篇紺縷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祕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羣書大集詔許之又兼黃門侍郎選中散大夫仍兼黃門久之正黃門侍郎代崔光為著作郎才非文史無所撰著唯自披其傳注數行而已遷國子祭酒祕書監仍知史事延昌二年追賞侍講之勞封襄陰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肅宗初出為平東將軍濟州刺史遷京除光祿大夫魏初已來儒生寒官惠蔚最為顯達先單名蔚正始中侍講禁內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惠號惠蔚法師焉神龜元年卒于官時年六十七賜帛五百匹贈大將軍瀛州刺史諡曰戴子伯禮襲封

伯禮善隸書拜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寧朔將軍步兵校尉國子博士卒贈輔國將軍巴州刺史

子產同襲少有才學早亡時人惜之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身長八尺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詣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月乃私謂其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

欲去之。猛略謂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千里負快何去就之甚，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曰：吾今始知真師所在。猛略曰：何在？遵明乃指心曰：正在於此。乃詣平原唐遷，納之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本。遵明乃往讀之，復經數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為三十卷，是後教授門徒。蓋寡，久之乃成。遵明每臨講坐，必持經執疏，然後敷陳。其學徒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頗好聚斂，有損儒者之風。後廣平王懷閔而徵焉，至而尋退，不好京輦。孝昌末，南渡河，客於任城，以兗州有舊，因徙居焉。永安初，東道大使元羅表薦之，竟無禮辟。二年，元顥入洛，任城太守李湛將舉義兵，遵明同其事。夜至民間，為亂兵所害。時年五十五。永熙二年，遵明弟子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與表曰：臣聞行道樹德，非求利於當年，服義履仁，豈邀恩於沒世。但天爵所存，果致式閭之禮。民望攸屬，終有祠墓之榮。伏見故處士兗州徐遵明，生在衛必，弗因世族之基，長於原野，匪乘雕鏤之地，而託心淵曠，置情恬雅，處靜無悶，居約不憂，故能垂簾自精，下帷獨得，鑽經練之微言，研聖賢之妙旨，莫不入其門戶，踐其堂奧，信以稱大儒於海內，擅明師於日下矣。是故眇眇四方，知音之類，延首慕德，跼蹐依風，每精廬暫闢，杖策不遠千里，東修受業，編錄將踰萬人，固已企感烈於西河，擬高蹤於北海。若慕奇好士，愛客尊賢，罷吏遊梁，紛而成列，遵明以碩德重名，首蒙禮命，曳裾雅步，眷同置醴，黃門李郁，具所知明，方申薦奏之恩，處心守壑之志，潛居樂道，遂往不歸。故北海王入洛之初，率上風靡，遵明確然守志，忠潔不渝，遂與太守李湛將誅叛逆，時有邂逅，受驚凶險，至誠高節，埋沒無聞，朝野人士，相與嗟悼，伏惟陛下，遠應龍序，俯執天衷，每端聽而忘屏，常坐思而候曉，雖微功小善，片言一行，莫不衣裳加室，玉帛在門，况遵明冠蓋一時，師表當世，德焉冥沒，旌紀寂寥，逝者長辭，無論榮價文明，教物教屬斯在，臣託跡諸生，親承顧眄，惟伏膺之義，感在三之重，是以越分陳愚，上誼惺座，特乞加以顯諡，追以好爵，仰申朝廷，尚德之風，下示學徒，稽古之利，若宸鑒昭回，曲垂矜採，則荒墳千載，式貴生乎，卒無贈諡。

董徽，字文穆，頓丘衛國人也。祖英，高平太守。父虬，郡功曹。徽身長七尺二寸，好古學，尚雅素。年十七，師清河監伯陽，受論語毛詩春秋周易，就河內高望榮。受周官，後於博陵劉獻之，遍受諸經。數年之中，大義精練，講授生徒。太和末，為四門小學博士。後世宗詔徽入班華宮，令孫惠蔚問以六經，仍詔徽教授京兆清河廣平汝南四王。後特除員外散騎侍郎，清河王暉之為司空，司徒引徽為長流參軍。暉遷太尉，徵為舍曹參軍，出為沛郡太守，加揚烈將軍，入為太尉司馬。俄加輔國將軍，未幾以本將軍除安州刺史。徽因述職，路次過家，置酒高會，大享邑老。乃言曰：腰龜返國，昔人稱榮，仗節還家，云胡不樂。因賦二子第曰：此之富貴，匪自天降，乃勤學所致耳。時人榮之，入為司農少卿，光祿大夫。徵出州入卿，匪唯學業所致，亦由汝南王悅以其師資之義，為之啓請焉。永安初，加平東將軍，尋以老解職。永熙二年卒。出帝以徵昔授父業，故優贈散騎常侍，都督相殷滄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相州刺史。諡曰文烈。子仲禮，武定末，儀同開府屬。

刁冲，字文朗，渤海饒安人也。鎮東將軍雍之曾孫。十三而孤，孝慕過人。其祖母司空高允女，聰明婦人也。及其早孤，撫養尤篤。冲免喪後，便志學他方。高氏泣涕留之，冲終不止。雖家世貴達，及從師於外，自同諸生。於時學制，諸生悉日直監廚，冲雖有僕隸，不令代己。身自炊爨，每師受之際，發志精專，不捨晝夜。殆忘寒暑。學通諸經，備修鄭說，陰陽圖緯，算數天文，風氣之書，莫不關練。當世服其精博。刺史郭祚聞其盛名，訪以疑義，冲應機解辯，無不祛其久惑。後太守范陽盧尚之，刺史河東裴桓，並徵冲為功曹主簿，非所好也。受署而已，不關事務。惟以講學為心。四方學徒就其受業者，歲有數百。冲雖儒生，而執心壯烈，不畏強禦。延昌中，世宗舅司徒高肇，擅恣威權，冲乃抗表，極言其事。辭旨懇直，文義忠憤。太傅清河王暉，覽而歎息。先是，冲曾祖雍，作行孝論，以誠子孫，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使世聖人，易之棺槨，其有生則不能致養，死則厚葬過度，及於末世，至靈柩裹尸，保而葬者，確而為輪，並非折衷。既知二者之失，宜宜同之。當令所存者，棺厚不過三寸，高不過三尺，弗用繒絲，敝以時服，輜車止用白

布爲幔不加畫飾名爲清素車又去挽歌方相并明器雜物及冲祖遵將卒敕其子孫令率雍遺音河南尹丞張普惠謂爲太儉貽書於冲叔整讓其進退整令與通學議之冲乃致書國學諸儒以論其事學官竟不能答冲以嫡傳祖爵東安侯京兆王繼爲司空也並以高選頻辟記室參軍肅宗將親釋奠於是國子助教韓神固與諸儒詣國子祭酒崔光吏部尚書甄琛舉其才學奏而徵焉及卒國子博士高涼及范陽盧道胤盧景裕等復上狀陳冲業行議奏諡曰安憲先生祭以太牢

子欽字志儒早亡

盧景裕字仲孺小字白頭范陽涿人也章武伯同之兄子少聰敏專經爲學居拒馬河將一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從又避地大寧山不營世事居無所業惟在注解其叔父同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貞素自得由是世號居士前廢帝初除國子博士參議正聲甚見親遇待以不臣之禮承熙初以例解天平中還鄉里與邢子才魏季景魏收邢昺等同徵赴鄴景裕寓託僧寺講聽不已未幾歸本郡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逼其同反以應元寶炬齊獻武王命都督賀拔仁討平之聞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既而舍之使教諸子在館十日一歸家隨以鼎食景裕風儀言行雅見嗟賞先是景裕注周易尙書孝經論語禮記老子其毛詩春秋左氏未訖齊文襄王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雋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理義精微吐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調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美之元顥入洛以爲中書郎普泰初復除國子博士進退其間未嘗有得失之色性清靜淡於榮利敝衣麤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與中補齊王開府屬卒於晉陽齊獻武王悼惜之景裕雖不棄徒教授所注易大行於世又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胡沙門道倫每譯諸經論輒託景裕爲之序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是時又有人負辜當死夢沙門教誦經覺時如所夢嘿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於世號曰高王觀世音

李同軌趙郡高邑人陽夏太守義深之弟體貌魁岸腰帶十圍學綜諸經多所治誦兼讀釋氏又好醫術年二十二舉秀才射策除奉朝請領國子助教轉著作郎典儀注修國史遷國子博士加征虜將軍永熙二年出帝幸平等寺僧徒講法勅同軌論難音韻朗朗往復可觀出帝善之三年春釋菜詔延公卿學官於顯陽殿勅祭酒劉焯講孝經黃門李郁講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解大戴禮夏小正篇時廣招儒學引令預聽同軌經義素優辯析兼美而不得執經深爲慨恨天平中轉中書侍郎與中兼通直散騎常侍使蕭衍衍深軌釋學遂集名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涅槃大品經引同軌預席衍兼遣其朝臣並共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爲善盧景裕卒齊獻武王引同軌在館教諸公子甚加禮之每旦入授日暮始歸縉素請業者同軌夜爲說解四時恆爾不以爲倦武定四年夏卒年四十七時人傷惜之齊獻武王亦殊嗟悼贈襚甚厚贈驃騎大將軍瀛州刺史諡曰康

李業與上黨長子人也祖虬父玄紀並以儒學舉孝廉玄紀卒於金鄉令業與少耿介志學精力貧快從師不憚勤苦耽思章句好覽異說晚乃師事徐遵明於趙魏之閒時有漁陽鮮于靈叢亦聚徒教授而遵明聲譽未高著錄尙寡業與乃詣靈叢餐舍類受業者靈叢乃謂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業與默爾不言及靈叢說左傳業與問其大義數條靈叢不能對於是振衣而起曰羌子弟正如此耳遂便徑還自此靈叢生徒傾學而就遵明遵明學徒大盛業與之爲也後乃博涉百家圖隸風角天文占候無不討練尤長算曆雖在貧賤常自矜負若禮待不足縱於權貴不爲之屈後爲王遵業門客舉孝廉爲校書郎以世行趙匪曆節氣後辰下算延昌中業與乃爲戊子元曆上之於時屯騎校尉張洪邊寇將軍張龍祥等九家各獻新曆世宗詔令共爲一曆洪等後遂共推業與爲主成戊子曆正光三年奏行之事在律曆志累遷奉朝請臨淮王或征書引爲騎兵參軍後廣陵王淵北征復爲外兵參軍業與以殷曆甲寅黃帝辛卯徒有積元術數亡缺業與又修之各爲一卷傳於世遵業初勅典儀注未幾除著作佐郎永安三年以前造曆之勳賜爵長子伯遵業解任尋起復本官

雖知妄言。故勝道惡。務進己前。不顧後患。時人以此惡之。至於學術精微。當時莫及。

子崇祖。武定中。太尉外兵參軍。

崇祖第遵祖。太昌中。業與傳其長子伯以授之。齊受禪。例降。

史臣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其惟學乎。信哉斯言也。梁越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己。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咸稽古之力也。

魏書卷八十四

魏書卷八十四考證

列傳第七十二〇魏收書儒林傳亡。用高氏小史補之。刁冲。盧景裕傳。全錄北

史。史氏論。全用隋書儒林傳論。

梁越等傳。敘顯祖天安初。〇天監本誤作太。太安係高宗文成帝年號。今從帝

紀改正。

李業與傳。以世行。趙匪歷。〇趙匪。本書律歷志作趙歐。北史同。

魏書卷八十四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文苑第七十三

袁 曜 裴敬憲 盧 觀 封 肅 邢 滅 裴伯茂
邢 昕 温子昇

夫文之爲用其來日久自昔聖達之作賢詰之書莫不統理成章蘊氣標致其流廣變諸非一貫文質推移與時俱化淳于出齊有雕龍之目靈均逐楚著嘉禍之章漢之西京馬揚爲首稱東都之下班張爲雄伯曹植信魏世之英陸機則晉朝之秀雖同時並列分途爭遠永嘉之後天下分崩夷狄交馳文章殄滅昭成太祖之世南收燕趙網羅俊乂遠高祖馭天銳情文學蓋以頡頏漢魏捷踔曹丕氣韻高豔才藻獨構衣冠仰止咸慕新風肅宗歷位文雅大成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袁曜字景騰陳郡人尚書職第也博學備才性不矯俗篤於交友親每謂人曰曜可謂我家千里駒也釋褐司空行參軍歷位尚書都兵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將立明堂曜乃上議當時稱其博洽蠕蠕主阿那瓌亡破來奔朝廷矜之送復其國既而每使朝貢辭旨頗不盡禮曜爲朝臣書與瓌陳以禍福言辭甚美後遷車騎將軍太傅清河王暉文學雅爲博所愛實暉之文表多出於曜卒贈冠軍將軍吏部郎中所制文集行於世無子兄勳以子車修繼

車修字叔德七歲遭喪居處禮若成人九歲州辟主簿性深沉有鑒識清靖寡欲與物無競嫡夫尚書崔休深所知實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兼尚書度支郎中齊受禪除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守

裴敬憲字孝虞河東聞喜人也益州刺史宣第二子少有志行學博才清撫訓諸第專以讀誦爲業滄於學利風氣俊遠郡徵功曹不就諸府辟命先進其第世人嘆美之司州牧高陽王雍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性和雅未嘗失色於人工隸草解音律五言之作獨擅於時名聲甚重後進共宗慕之中山關將之部朝賢送於河梁賦詩言別皆以敬憲爲最其文不能勝述而有清麗之

美少有氣病年三十三卒人物甚偉之敬憲世有仁義於鄉里孝昌中蜀賊陳雙熾所逼殘暴至敬憲宅輒相約束不得焚燒爲物所伏如此永興三年贈中書侍郎諡曰文

盧觀字伯舉范陽涿人也少好學有備才舉秀才射策甲科除太學博士著作佐郎與太常少卿李神儻光祿大夫王誦等在尚書上省撰定朝儀拜尚書儀曹郎中孝昌元年卒

封肅字元德渤海人尚書回之兄子也早有文思博涉經史太傅崔光見而賞焉位太學博士修起居注兼廷尉監爲還圖賦其辭甚美正光中京兆王西征引爲大行臺郎中委以書記遷除尚書左中兵郎中卒肅性恭儉不妄交遊唯與崔勳勵從兄鴻尤相親善所製文章多亡失存者十餘卷

邢滅字子良河間人光祿少卿虬長孫也幼孤早立孫尚博學有藻思年二十一神龜中舉秀才問策五條考上第爲太學博士正光中議立明堂滅爲裴顛一室之議事雖不行當時稱其理博出爲本州中從事雅爲鄉情所附永安初徵爲金部郎中以疾不赴轉除東牟太守時天下多事在職少能廉白滅獨清慎奉法吏民愛之隴西李延寔莊帝之舅以太傅出除青州啓滅爲屬領樂安內史有惠政後除漢陽太守尋加安東將軍滅和雅信厚有長者之風爲時人所愛敬爲特進甄琛行狀世稱其工與裴敬憲盧觀兄弟並結交分曾共讀回文集滅獨先誦之撰古來文章并敘作者氏族號曰文譜未就病卒時賢悼惜之其文筆凡百餘篇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諡曰文

子恕涉學有識悟
裴伯茂河東人司空中郎叔義第二子少有風望學涉羣書文藻富贍釋褐奉朝請大將軍京兆王繼西討引爲繕曹參軍南討絳蜀陳雙熾爲行臺長孫承業行臺郎中承業還京師留伯茂仍知行臺事以平薛鳳賢等實平陽伯再遷散騎常侍典起居注太昌初爲中書侍郎承熙中出帝兄子廣平王贊成選賓僚以伯茂爲文學後加中軍大將軍伯茂好飲酒頗涉疎傲久不徙官曾爲豁情賦其序略曰余攝養舛和服餌寡術自春徂夏三嬰瘳疾雖桐君上藥有時

致效而草木下性實繁裕抱故復究覽莊生具體齊物物我兩忘是非俱遺斯人之達吾所師焉故作是賦所以托名豁情寄之風謠矣天平初遷都又為遷都賦文多不載二年因內宴伯茂侮慢殿中尚書章武王景哲景哲遂申啓稱伯茂棄其本列與監同行以梨擊案傍汗冠服禁庭之內令人單衣詔付所司後竟無坐伯茂先出後其伯仲規與兄景融別居景融貧窘伯茂了無賑恤始同行路世以此貶薄之卒年三十九知舊數惜焉伯茂承年劇欽不已乃至傷性多有愆失未亡前數日忽云吾得密信將被收掩乃與婦乘車西逃避後因顯指壁中言有官人追逐其妻方知其病卒後殯於家園友人常景李暉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壽等十許人於墓傍置酒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酌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詩一篇李壽以魏收亦與之友寄以示收收時在晉陽乃同其作論敘伯茂其十字云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謂收詩頗得事實贈散騎常侍衛將軍度支尚書雍州刺史重贈吏部尚書諡曰文伯茂曾撰晉書竟未能成無子兄景融以第二子孝才繼邢昕字子明河間人尚書總第偉之子幼孤見愛於祖母李氏好學早有才情蕭寶夤以車騎大將軍開府討關中以子明為東閣祭酒委以文翰在軍解褐邊寇將軍累遷太尉記室參軍吏部尚書李神儁奏昕修起居注太昌初除中書侍郎加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時言冒竊官級為中尉所劾免官乃為述躬賦未幾受詔與秘書監常景典儀注事出帝行釋奠禮昕與校書郎裴伯茂等俱為錄義采熙末昕入為侍讀與溫子昇魏收參掌文詔遷都乃歸河間天平初與侍中從叔子才魏季景魏收同徵赴都尋還鄉里既而復徵時蕭衍使兼散騎常侍劉孝儀等來朝買詔昕兼正員郎迎於境上司徒孫騰引為中郎尋除通直常侍加中軍將軍既有才藻兼長几案自孝昌之後天下多務世人競以吏工取達文學大衰司州中從事宋遵道以公斷見知時與昕嘲諷昕謂之曰世事同知文學外遊道有慚色與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於蕭衍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關於江南齊文惠王攝選擬昕為司徒右長史未幾遇疾卒士友悲之贈車騎將軍都官尚書冀州刺史諡曰文所著文章自有集錄

有集錄
 溫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後也世居江左祖恭之劉義隆彭城王義康戶曹避難歸國家于濟陰宛句因為其郡縣人焉家世寒素父暉充州左將軍府長史行濟陰郡事子昇初受學於崔靈恩劉蘭精勤以夜繼晷晝夜不倦長乃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為廣陽王淵驍客在馬坊教諸奴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故詣淵謝之景曰頃見溫生淵怪問之景曰溫生是大才士淵由是稍知之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季等二十四人為高第於時預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察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逮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文筆皆子昇為之以憂去任服闋還為朝請後李神儁行荊州事引兼錄事參軍被徵赴省神儁表留不遣吏部郎中李獎退表不許曰昔伯瑜之不應留王朗所以發歎宜速遣赴無踵彥雲前失於是還員正光末廣陽王淵為東北道行臺召為郎中軍國文翰皆出其手於是才名轉盛黃門郎徐紇受四方表啓答之敏速於淵獨沉思曰彼有溫郎中才藻可畏高車破走珍寶盈滿子昇取絹四十疋及淵為葛榮所害子昇亦見羈執榮下都督和洛與子昇舊識以數十騎潛送子昇得達冀州還京李楷執其手曰卿今得免足使夷甫慚德自是無復宦情閉門讀書屬情不已建義初為南主客郎中修起居注曾一日不直上黨王天穆時錄尚書事將加捶撻子昇遂逃遁天穆甚怒委人代之莊帝曰當世才子不過數人豈容為此便相放黜乃寢其奏及天穆將討邢杲召子昇同行子昇未敢應天穆謂人曰吾欲收其才用豈懷前忿也今復不來便須南走越北走胡耳子昇不得已而見之加伏波將軍為行臺郎中中穆深加賞之元顥入洛天穆召子昇問曰即欲向京師為隨我北渡對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復復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往討之必有征無戰王若剋復京師奉迎大駕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為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行遣子昇還洛以中書舍人莊帝還宮為顯任使者多被廢黜而子昇復為舍人天穆每謂子昇曰僕不用卿前計除正員郎仍舍人及帝殺余

朱榮也子昇預謀當時救詔于昇詞也榮入內過于昇把詔書問是何文書于昇顏色不變曰勅榮不視之朱榮北入洛子昇懼禍逃匿承熙中爲侍讀兼舍人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後領本州大中正蕭衍使張舉爲子昇文筆傳於江外衍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太守傅標使吐谷潭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釋謝舍任吐沈揚遵彥作文德論以爲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齊文襄王引子昇爲大將軍府諮議參軍子昇前爲中書郎嘗詣蕭衍客館受國書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通峭難爲文襄館客元僅曰諸人當賀推子昇合陳辭子昇久恠怩乃推陸操湯及元僅劉思逸荀濟等作亂文襄疑子昇知其謀方便之作獻武王碑文既成乃餞諸晉陽獄食餼禮而死棄尸路隅沒其家口太尉長史宋遊道收葬之又爲集其文筆爲三十五卷子昇外恬靜與物無競言有準的不妄毀譽而內深險事故之際好預其間所以終致禍敗又撰永安記三卷無子

史臣曰古之人所貴名不朽者蓋重言之尙存又加之以才名其爲貴顯固其宜也自餘或位下人微居常亦何能自建及其靈龜可握天網俱頓並編細素咸賈儒林雖其位可下其身可殺千載之後貴賤一焉非此道也孰云能致凡百士子可不務乎

魏書卷八十五

魏書卷八十五考證

列傳第七十三○魏收書開後人所補

封書傳蕭性恭儉不妄交遊唯與崔勳○勳北史作勳

魏書卷八十五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孝感第七十四

趙瑛 長孫慮 乞伏保 孫益德 董洛生 楊引

闕元明 吳彥達 王續生 李顯達 張昇 倉跋

王榮 郭文恭

經云孝德之本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此蓋生人之大者淳風既遠世情惟薄孔門有以責衣錦詩人所以思素冠且生靈色養之天終極哀思之地若乃誠達泉魚感通鳥獸事匪常論斯重希矣至如溫牀扇席灌樹食土時或加人成爲度俗今書趙瑛等以孝感爲目焉

趙瑛字叔起天水人父溫爲楊難當司馬初符氏亂瑛爲乳母攜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兼之節必親調之晝與中夜師檢埽果羅之瑛遇見切責勸留釋經書送子應冀州博室從者於路過得一羊行三十里而瑛知之令送於本處又過路傍主人殺羊羹瑛訪知盜殺卒辭不食遣人買犒刀得刺六報即令送還刃主刃主高之義而不受瑛命委之而去初爲兗州司馬轉圍城鎮副將還京爲淮南王他府長史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拜於舊兆瑛積三十餘年不得拜二親及暮嘗拜獻未嘗不學其卒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餘耳順而孝思彌篤歲月推移遷延無期乃絕粟果斷諸滋味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遷葬葬焉

應第諱字實育好音律以善歌聞於世位秦州刺史長孫慮代人也母因飲酒其父真呵叱之誤以杖擊便即致死真爲陰凶執慮以重坐慮爲所解會云父母爲事本無餘惡直以謬誤一朝橫禍今母喪未殯父命且父慮兄弟五人並各幼穉慮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始尚四歲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親刑交還潘整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學弱兼孤傳聲存立尚書云慮於父爲孝子於弟爲仁兄尋究情狀特可矜感高祖詔特恕其父死罪以從遺流

乞伏保高車部人也父居顯租時爲散騎常侍領牧曹尚書賜爵軍國侯以忠謹慎密常在左右出內詔命賜官人河南宗氏亡後賜以官人申氏宋太子左率申坦兄女也歲餘居卒申撫養伏保性嚴肅捶罵勿至而伏保奉事孝謹初無恨色襲父侯爵例降爲伯稍遷左中郎將每請祿賜在外公私尺寸所用無不白知出爲無善鎮將申年餘八十伏保手製馬輿親自扶接申欣然隨之申亡伏保解官奉喪還洛復爲長兼南中郎將卒

孫益德樂安人也其母爲人所害益德童幼爲母復仇還家哭於殯以待縣官高祖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又不逃罪特免之董洛生代人也居父喪過禮詔遣祕書中散溫紹伯奉璽書慰之令自抑割以全孝道又詔其宗親使相喻獎勿令有減性之譏

楊引鄉郡襄垣人也三歲喪父爲叔所養母年九十三卒引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新喪食粥羸服誓終身命經十三年哀慕不改爲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樹其純孝詔別勅集書標楊引至行又可假以散員之名

闕元明河東安邑人也少而至孝行著鄉閭太和五年除北隨郡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與言悲慕母亦慈念泣淚喪明元明悲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刺史呂書恩列狀上聞詔下州郡表爲孝門復其租調兵役令終母年母亡服終心喪積載每忌日悲慟傍隣昆弟雍和尊卑皆安貧樂道白首同歸又荷氏縣人令孤任兄弟四人早喪父泣慕十載奉養其母孝著鄉邑而力田積粟博施不已又河東郡人楊風等七百五十人列稱樂戶皇南奴兄弟

雖沉屈兵伍而操尚彌高奉養繼親甚著恭孝之稱又東郡小黃縣人董吐潭兄養事親至孝三世同居閭門有禮景明初畿內大使王凝奏請標異詔從之吳彥達河東聞喜人也弟兄三人年並幼小父母爲人所殺四時號慕悲感鄉隣及長報仇避地永安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閭門和睦讓逸競勞雖於儉年糊口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每守宰殯喪私辦車牛送終葬所隣人孤貧窘困者莫不解衣贖糧以相賑恤鄉閭五百餘人詣州稱頌焉刺史以彥達兄弟行

著鄉里板贈忠達父渤海太守忠達後欲改葬亡失墳墓推尋弗獲號哭之聲晝夜不止叫訴神祇忽於忠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會祖已下三世九喪備盡實業不假於人哀感數悼有過初喪有司奏開標闋復役以彰孝義時有齊州人崔承宗其父於宋世仕漢中母喪因殯彼後齊徐歸國遂為隔絕承宗性至孝萬里投險偷路負喪還京師黃門侍郎孫惠蔚聞之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情矣於是弔贈靈柩如舊相識

王續生樂陽京縣人也遭繼母憂居喪杖而後起及終禮制教養盡善有司奏聞世宗詔標其門闋顯其德

李顯達潁川陽翟人也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髮髮墮落形體枯悴六年廬於墓側哭不絕聲殆於誠性州牧高陽王雍以狀奏顯太后詔表其門闋

張昇樂陽京縣人也喪母水漿不入口五日吐血數升居憂毀瘠見稱州里有舍設樂陽京縣人也喪母水漿不入口五日吐血數升居憂毀瘠見稱州里有

司奏聞出帝詔標其門闋

王榮字乾德陽夏雍丘人也兄弟並以孝稱身勤稼穡以養二親仕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亡杖而後起髮墮墮落未及葬柩殯宅西崇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鷄至有一小鳥素翼豐腴形大如雀栖於崇廬朝夕不去母喪始闋復丁父

憂哀毀過禮是年陽夏風雹所過之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行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

側於其堂前生草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冬中復有鳥巢於崇廬乳養三子毛羽成長馴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以聞奏標其門闋

郭文恭太原平遙人也仕為太平縣令年踰七十父母喪亡文恭孝慕罔極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土培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

哀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闋

史臣曰蓋天地而橫四海者唯孝而已矣然則始教孝教之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焉蓋上智稟自然之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成名其理一也趨榮等或出公卿之請藉禮教以資或出茅簷之下非獎勵所得乃有負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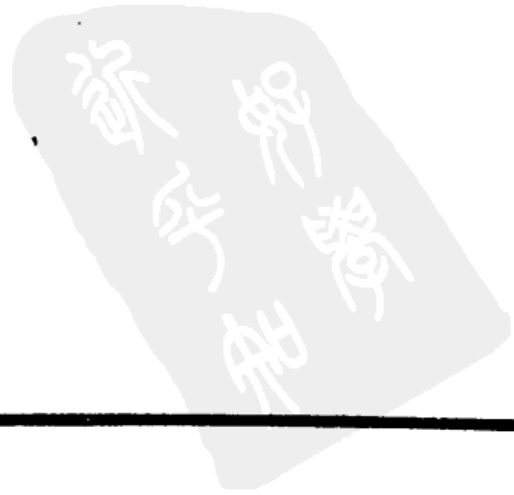
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典制亦稱通而知仁矣

魏書卷八十六

魏書卷八十六考證

列傳第七十四○魏收書孝威傳亡，惟發其事出宋謙史目，與北史小異，高氏小史不載其事，按小史孝威節義更史列女關宮五傳，敘目并傳，與正史及諸書目次序前後不同，惟補九齡經史目錄，與小史同，九齡撰錄，皆在殷仲謙宋謙等後，是時正史已不完，往往取小史爲據，故同之。

魏書卷八十六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七十五

于什門	段進	石文德	汲固	王玄威
婁提	劉渴侯	朱長生	于提	馬八龍
門文愛	晁清	劉侯仁	石祖興	邵洪哲
王榮世	胡小虎	孫道登	李几	張安祖
王閻				

大義重於至聞自日人慕之者蓋希行之者實寡至於輕生蹈節臨難如歸殺身成仁死而無悔自非耿介苦心之人鬱快激氣之士亦何能若斯矣列之傳名節義云

于簡字什門代人也太宗時為謁者使喻馮跋及至和龍住外舍不入使人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主出受然後敢入跋使人牽馮入見跋不拜跋令人按其項什門曰馮主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須苦見逼也與跋往復聲氣厲然初不撓屈既而跋止什門什門於羣衆之中回身背跋被褥後備以辱之既見拘留隨身衣裳敗壞蟲蟻被體跋遣以衣服什門拒而不受和龍人皆歎曰雖古烈士無以過也歷二十四年後馮文通上表稱臣乃送什門歸拜治書侍御史世祖下詔曰什門奉使和龍值狂豎肆虐勇志壯厲不為屈節雖昔蘇武何以加之賜羊千口帛千匹進為上大夫策告宗廟頒示天下咸使聞也

段進不知何許人也世祖初為白道守將蠕蠕大檀入塞圍之力屈被執進抗擊大罵遂為賊殺世祖惡之遣贈安北將軍賜爵顯榮侯曰莊

石文德河中蒲坂人也行義真君初縣令曾宣在任喪亡宣單貧無期親文德祖父苗以家財贖葬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二十餘載及亡又喪姪敘附率禮無闕自苗遠文德刺史守令奉官者制服送之五世同居闔門雍睦又梁州上言天水白石縣人趙令安孟蘭等四世同居行著州里詔並標榜門閭

汲固東郡樂城人也為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民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舉杵曰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遂便潛還不復回顧徑來入城於式婦閭抱憲歸藏之及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產男母以婢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攜憲逃遁遇赦始歸憲即為固長育至十餘歲恆呼固夫婦為郎婆後高祐為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為主簿

王玄威恆農北陵人也顯祖崩玄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哀號號哭哭踴無時刺史荀頹以事表聞詔令問狀玄威稱先帝統御萬國慈澤被於蒼生含氣之類莫不仰賴玄威不勝悲慕中心如此不知禮式詔問玄威欲有所訴頹為表列玄威云聞諱悲號竊謂臣子同創無所求謁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忘日又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襪一具與玄威釋服下州令表異焉

婁提代人也顯祖時為內三郎顯祖暴崩提謂人曰聖主升遐安用活為遂引佩刀自刺幾至於死文明太后詔賜帛二百匹時有勅勅部人姪拔實兄地于坐盜食官馬依制命死拔實自經已殺兄又云實非第殺兄弟爭死辭不能定高祖詔原之

劉渴侯不知何許人也稟性剛烈太和中為徐州使軍以力死戰衆寡不敵遂禽項目大罵終不降屈為賊所殺高祖贈立忠將軍平州刺史上庸侯賜絹千匹穀千斛有嚴季者亦為軍校尉與渴侯同殿勢將被執終不降屈後得逃還除立節將軍賜爵五等男

朱長生及于提並代人也高祖時以長生為員外散騎常侍與提俱使高車至其庭高車主阿伏至羅責長生等拜長生拒之曰我天子使安肯拜下土諸侯阿伏至羅乃不以禮待長生以金銀寶器奉之至羅既受獻長生曰為臣內附宜盡臣禮何得口云再拜而實不拜呼出慢命衆中拜阿伏至羅漸其臣下大怒曰慢中何不教我拜而辱我於大眾事長生等獻物內之囊石之中兵臨之曰汝能為我臣則活如其不降殺汝長生與于提腹目屬羅責之曰豈有天子使人拜汝我軍為魏鬼不為汝臣至羅彌怒絕其飲食從行者三十人皆降

至羅乃給以肉酪惟長生與提不從乃各分徙之積三歲乃得還高祖以長生等守節遠同蘇武甚嘉之拜長生河內太守于提隴西太守並賜爵五等男從者皆為令長

馬八龍武邑武強人也輕財重義友人武遂縣尹豐哲在軍喪亡八龍聞即奔赴其屍而歸以家財殯葬為制緦服撫其孤遺恩如所生州郡表列詔表門閭門文愛汲郡山陽人也早孤供養伯父母以孝謹聞伯父亡服未終伯母又亡文愛居喪持服六年哀毀骨立鄉人魏仲賢等相與標其孝義

晁清遼東人也祖暉濟州刺史穎川公清襲祖爵例降為伯為梁城戍將蕭衍攻圍糧盡城陷清抗節不屈為賊所殺世宗褒美贈樂陵太守諡曰忠子榮寶襲

劉侯仁豫州人也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悅息肱走投侯仁賊雖重加購募又嚴其種捕侯仁終無漏泄肱遂免禍事軍有司委其操行請免府籍敘一小縣詔可

石祖與常山九門人也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真等喪亡祖與自出家絹二百餘匹營護喪事州郡表列高祖嘉之賜爵二級為上造後拜軍陵令卒吏部尚書李韶奏其節義請加贈諡以獎來者豐太后令如所奏有司諡曰恭

邵洪哲上谷沮陽人也縣令范道榮先自殉城歸歎以除縣令道榮鄉人徐孔明妄經公府訟道榮非勳道榮坐除名歸族孤貧不能自理洪哲不勝義憤遂代道榮請京師明申曲直經歷寒暑不憚劬勞道榮卒得復雪又北鎮反亂道榮孤單無所歸附洪哲兄伯川復率鄉人來相迎接送達幽州道榮感其誠節

訴省申聞詔下州郡標其里閭王榮世陽平館陶人也為三城戍主方城縣子蕭衍攻圍力窮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妾及賊陷城與戍副鄧元興等俱以不屈被害蕭宗下詔褒美忠節進榮世爵為伯贈齊州刺史元興開國子贈洛州刺史

胡小虎河南河陰人也少有武氣正光末為統軍於晉壽孝昌中蕭衍將樊文煥等寇邊益州刺史郗糾遣長史和安固守小劍文煥圍之糾命小虎與統軍

崔珍寶同往防拒文煥焚殺小虎珍寶並擒之文煥攻小劍未陷乃將珍寶至城下使謂和安曰南軍殲滅北救不來豈若歸款取其富貴和安命射之乃退復逼小虎與和安交言小虎乃慷慨謂安曰我權不防為賊所虜觀其兵士勢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傳梁州道將已至賊以刀毆擊言不得終遂審之三軍無不歎其壯節哀其死亡賊尋奔敗禽其次將蕭世澄陳文緒等一十一人行臺魏子建壯其氣概啟以世澄購其屍柩乃獲骸骨歸葬

孫道登彭城呂縣人也永安初為蕭衍將章休等所虜面縛臨刃巡遠村場令其招降鄉曲道登厲聲嗚呼但當努力賊無所能賊遂屠戮之又荊州被圍行臺宗靈恩遣使宗女等四人入城曉諭為賊將所獲執女等巡城令其改辭女等大言天軍垂至堅守莫降賊忿各剝其腹然後斬首二州表其節義道登等並賜五品郡五等子爵魏子第承襲遣使詣所在弔祭

李凡博陵安平人也七世同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卑幼競進鄉里嗟美標其門閭

張安祖河陽人也襲世爵山北侯時有元承貴曾為河陽令家貧且赴尚書求選途天寒甚凍死路側一子年幼俸屍門巷棺斂無託安祖悲哭盡禮買木為棺手自營作斂殯周給朝野嘉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王闡北海密人也數世同居有百口又太山劉業與四世同居魯鄒董儁六世同居並共財產家門雍睦鄉里敬異有司申奏皆標其門閭

史臣曰于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惟義所在其大則光國隆家其小則損己利物故其感烈所著與河海而爭流峻節所標共松柏而俱茂並昭履之所致身歿名立豈徒然哉

魏書卷八十七

齊

魏

收

撰

列傳夏吏第七十六

張恂 鹿生

張應

宋世景

路邕

閻慶胤

明亮

杜纂

裴佗

賈瓌

羊敷

蘇淑

罷侯置守歷年永久統以方牧仍世相循所以寬猛爲用庇民調俗但廉平常迹聲聞難高適時應務招響必速是故搏擊爲侯起不旋踵儒弱貽咎錄用無時此則已然於前世矣後之爲吏與世沉浮叔季澆漓姦巧多緒所以蒲密無爲之化難見其人有魏初拓中州兼并疆域河南關右遺孽未純擁節分符多出豐沛政術治風未能咸允雖動貽大戮而食慮未悛亦由網漏吞舟時挂一目高祖肅明綱紀賞罰必行擊革舊軌時多奉法世宗優游而治寬政送往太和之風頗以陵替肅宗馭運天下濟然其於移風革俗之美浮虎遺珠之政九州百郡無所聞焉且書其爲時所稱者以著夏吏云爾

張恂字洪讓上谷沮陽人也隨兄哀歸國參代王軍事恂言於太祖曰金運失御劉石紛紜慕容竊號山東符姚盜器蔡隴遂使三靈乏響九域曠君大王樹基玄朔重明積聖自北而南化被燕趙今中土遺民望雲冀潤宜因斯會以建大業太祖深器異厚加禮焉皇始初拜中書侍郎擘擘密謀頗預參議從將軍奚牧略地晉川拜鎮遠將軍賜爵平臯子出爲廣平太守恂招集離散勸課農桑民歸之者千戶遷常山太守恂開建學校優顯儒士吏民歌詠之於時喪亂之後罕能克厲惟恂當官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之其治爲當時第一太祖聞而嘉歎太宗卽位賜帛三百匹徵拜太中大夫神瑞三年卒年六十九恂性清儉不營產業死之日家無餘財太宗悼惜之贈征虜將軍并州刺史平臯侯諡曰宣

子純字道尙襲爵鎮遠將軍平臯子坐事爵除

純弟代字定燕陳留北平二郡太守卒贈冠軍將軍營州刺史諡曰惠侯代所歷著清稱有父之遺風

代子長年中書博士出爲寧遠將軍汝南太守有郡民劉崇之兄弟分析家資惟有一牛爭之不決訟於郡庭長年見之懷然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各應得一豈有訟理卽以家牛一頭賜之於是郡境之中各相誠約咸敦敬讓太和初卒於家

子琛字寶貴少有孝行歷武騎常侍羽林監太子翊軍校尉卒

子略武定中左光祿大夫

鹿生濟陰乘氏人父壽與沮渠牧健庫部郎生再爲濟南太守有治稱顯祖嘉其能特徵赴季秋馬射賜以駿馬加以青服彰其廉潔前後在任十年時三齊始附人懷苟且蒲博終朝頗廢農業生立制斷之聞者嗟善後歷徐州任城王澄廣陵侯元衍征東安南二府長史帝准陽太守郟城鎮將年七十四正始中卒追贈龍驤將軍兗州刺史

張應不知何許人延興中爲魯郡太守應履行貞素聲績著聞妻子樵采以自供高祖深嘉其能遷京兆太守所在清白得吏民之忻心焉

宋世景廣平人河南尹讓之第三弟也少自修立事親以孝聞與弟道瓊下帷誦讀博覽羣書尤精經義族兄弁甚重之舉秀才對策上第拜國子助教遷彭城王勳開府法曹行參軍讓愛其才學雅相器敬高祖亦嘉之遷司徒法曹行參軍世景明刑理著律令裁決疑獄剖判如流轉尙書祠部郎彭城王勳每稱之曰宋世景精識尙書僕射才也臺中疑事右僕射高肇常以委之世景既才長從政加之夙勳不怠兼領數曹深著稱績類爲左僕射源懷引爲行臺郎巡察州鎮十有餘所黜陟賞罰莫不咸允遷徙十鎮別置諸戍明設亭候以備北虜懷大相委重遷而薦之於世宗曰宋世景文武才略當今寡儔清平忠貞亦少其比陛下若任之以機要終不減李冲也世宗曰朕亦聞之尙書令廣陽王嘉右僕射高肇吏部尙書中山王英共薦世景爲國子博士尋薦爲尙書右丞王顯與宋弁有隙毀之於世宗故事屢不報尋加伏波將軍行樂陽太守鄭氏豪橫號爲難治濟州刺史鄭尙弟遠慶先爲苑陵令多所受納百姓患之世景下車召而謂之曰與卿親宜假借吾未至之前一不相問今日之後終不相捨

刺史元季德慕遠出。又勸榮以水灌城。榮遂以幕爲常山太守。至郡未幾。榮滅。定州刺史薛曇尙以幕老舊。令護博陵鉅鹿二郡。幕以疾辭。少時卒於家。幕所歷任。好行小惠。蔬食散衣。多涉醜婦。而輕財潔己。終無受納。爲百姓所思。號爲夏守。承熙中。贈平北將軍。殷州刺史。天平四年。重贈本將軍。定州刺史。

裴化。字元化。河東聞喜人。其先因晉亂。避地涼州。苻堅平河西。東歸桑梓。因居解縣。父景。惠州別駕。化容貌魁偉。曠然有器望。少治春秋杜氏。毛詩周易。並舉其宗。致舉秀才。以高第除中書博士。轉司徒參軍。司空記室。揚州任城王澄開府。舍曹參軍。入爲尙書舍部郎中。行河東郡事。所在有稱績。還拜尙書考功郎中。河東邑中正。世宗親臨朝堂。拜員外散騎常侍。中正如故。轉司州治中。以

風聞爲御史所彈。尋會赦免。轉征虜將軍。中散大夫。爲趙郡太守。爲治有方。威惠甚著。積吏姦民。莫不改肅。所得俸祿。分恤貧窮。轉前將軍。東荊州刺史。郡民戀仰。傾境餼送。至今追思之。尋加平南將軍。權會田盤石田。敬宗等部落萬餘家。恃衆阻險。不賓王命。前後牧守。雖屢征討。未能降款。化至州。單使宣慰。示以禍福。敬宗等聞化宿德。相率歸附。於是闔境清晏。寇盜廢息。邊民懷之。糧食而至者千餘家。尋加撫軍將軍。又遷中軍將軍。在州數載。以疾乞還。永安二年卒。遺令不聽請贈。不受贈。諸子皆遵行之。化性剛直。不好俗人交游。其投分者必當時名勝。清白任真。不事家產。宅不過三十步。又無田園。暑不覆簾。寒不衣裘。其真儉若此。六子。

讓之。字士禮。武定末。中書侍郎。讓之弟。讓之。字士正。早有才學。司徒記室參軍。天平末。入於關西。

裴瑗。字世珍。遷西遼陽人。自言本扶風平陵人。漢大將軍竇武之曾孫。裴爲遠西太守。子孫遂家焉。曾祖堪。慕容氏漁陽太守。祖表。馮文通。成周太守。入國。父罔。舉秀才。早卒。裴初。瑗啓以爲階級。爲父請贈。詔贈征虜將軍。平州刺史。瑗年十七。便荷挾從師。游學十載。始爲御史。轉奉朝請。兼太常博士。拜大將軍。太原王介朱榮官。因是爲榮所知。遂表留瑗爲北道大行臺左丞。以軍功賜將賜洛男。除員外散騎常侍。瑗以拜榮官。實新昌男。因從榮東討葛榮。事平。封容城

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後除征虜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仍左丞。瑗乞以容城伯讓兄叔珍。詔聽以新昌男轉授之。叔珍由是位至太山太守。介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暉爲主。南赴洛陽。至東郭外。世隆等遣瑗奏廢之。瑗執鞭獨入禁內。奏曰。天人之望。皆在廣陵。願行堯舜之事。暉遂禪焉。由是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敷奏侃然。前廢帝甚重之。出帝時。爲廷尉卿。及釋奠。開講。瑗與散騎常侍溫子昇。給事黃門侍郎魏季景。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並爲搃句。天平中。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尋除廣宗太守。治有清白之稱。廣宗民情凶戾。前後累政。咸見告訟。惟瑗一人。終始全潔。轉中山太守。加征東將軍。聲譽甚美。爲吏民所懷。及齊獻武王班。曹州郡。誠約牧守。令長。稱瑗政績。以爲勸厲。焉。後授使持節。本將軍。平州刺史。在州政如治郡。又爲齊獻武王丞相府右長史。瑗無軍府斷割之才。不堪稱職。又行晉州事。既還京師。上表曰。臣在平州之日。蒙班麟趾。新制。卽依朝命。宣示所部士庶。忻仰有若三章。臣聞法象。魏魏乃大舜之事。政道郁郁。亦隆周之軌。故元首股肱。可否相濟。聲教之聞。於此爲證。伏惟陛下。應圖臨高。握紀承天。克構洪基。會昌寶曆。式張琴瑟。且調宮羽。去甚剛柔。草弊還流。俾高祖之德。不墜於地。畫一既歌。萬國歡躍。臣伏讀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再三返覆之。未得其門。何者。案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云。子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論。蓋謂父母。祖父母。小者。擄羊。甚者。殺害之類。恩須相隱。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若父殺母。乃是夫殺妻。母卑於父。此子不告是也。而母殺父。不聽子告。臣誠下愚。輒以爲惑。昔楚康王欲殺令尹子南。其子棄疾爲王御士。而上告焉。對曰。泄命重刑。臣不爲也。王遂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君父。行將焉入。曰。臣乎。曰。殺父事讎。吾不忍。乃縊而死。注云。棄疾自謂不告父。爲與殺。謂王爲讎。皆非禮。春秋。機彌斯蓋門外之治。以義斷恩。知君殺父。而子不告。是也。母之於父。同在門內。恩無可掩。義無斷割。知母將殺。理應告父。如其已殺。宜聽告官。今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比野人。義近禽獸。且母之於父。作合。後天。既殺己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頓毀。豈容頓默。此母之罪。義不在赦。下

手之日母恩即難仍以母道不告。鄭臣所以致惑。今聖化淳洽。穆如韶夏。食糧懷音。稟穰猶變。況承風稟教。識善知惡之民。哉脫下愚不移。事在言外。如或有之。可臨時讓罪。何用豫制斯條。用為訓誡。誠恐千載之下。談者諠譁。以明明大朝。有尊母卑父之論。以臣管見。實所不取。如在淳風厚俗。必欲行之。且君父一也。父者子之天。被殺事重。宜附父謀。反大逆子得告之條。父一而已。至情可見。竊惟聖主有作。明賢贊成。光國寧民。厥用為大。非下走頑蔽所能上測。但受恩深重。輒獻瞽言。儻蒙收察。乞付評議。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生我勞悴。續莫大焉。子於父母。同氣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忽欲論其尊卑。辨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即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期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讎疾告列之理。且聖人設法。所以防淫禁暴。極言善惡。使知而避之。若臨事議刑。則陷罪多矣。惡之甚者。殺父害君。著之律令。百王罔革。此制何嫌。獨求削去。既於法無違。於事非害。宣布有年。謂不宜改。復難云。尋局判云。子於父母。同氣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欲論其尊卑。辨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瑗以為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曰。乾天也。故稱父。坤地也。故稱母。又曰。乾為天。為父。坤為地。為母。禮喪服經曰。為父斬衰三年。為母齊衰期。尊卑優劣。顯在典章。何言訪古無據。局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何欲之。瑗案典律。未聞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局判又云。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即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於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期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齊。經書三月。夫人遜於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讎疾告列之理。瑗尋注義。隱痛深諱者。以父為齊所殺。而母與之。隱痛父死。深諱母出。故不稱即位。非為諱母與殺也。是以下文以義絕。其罪不為與殺明矣。公羊傳曰。君殺。子不言即位。隱之也。期而中練。

父憂少衰。始念於母。略書夫人。遜於齊。是內諱出奔。猶為罪文。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注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為親。得尊父之義。葬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以大義絕有罪。得禮之衷。明有讎疾告列之理。但春秋桓莊之際。齊為大國。通於文姜。魯公隨之。文姜以告齊襄。使公子彭生殺之。魯既弱小。而懼於齊。是時天子衰微。又無賢霸。故不敢讎之。又不敢告列。惟得告於齊。曰。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公子彭生除之。齊人殺公子彭生。案即此斷。雖有援引。即以情推理。尚未遺惑。事遂停廢。除大宗正卿。尋加衛將軍。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瑗案法推治。無所顧避。甚見讎疾。官雖通顯。貧窘如初。清尚之操。為時所重。領本州大中正。以本官兼廷尉卿。卒。官贈本將軍。太僕卿。濟州刺史。謹曰。明。

羊教字元禮。太山鉅平人。梁州刺史祉弟子也。性尚閑素。學涉書史。以父豐引死王事。除給事中。出為本州別駕。公平正直。見有非法。教終不判署。後為尚書左侍郎。徐州撫軍長史。永安中。轉廷尉司直。不拜。拜洛陽令。後為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太府少卿。轉衛將軍。廣平太守。治有能名。姦吏踴跡。秋毫無犯。雅性清儉。屬歲饑饉。家餼未至。使人外尋陂澤。採藕根而食之。遇有疾苦。家人解衣質米以供之。然其為治。亦尚威嚴。朝廷以其清白。賜穀一千斛。絹一百匹。與和初卒。年五十二。吏民奔哭。莫不悲慟。贈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衛大將軍。吏部尚書。兗州刺史。謹曰。貞武定初。齊獻武王以教及中山太守蘇淑。在官奉法。清約自居。宜見途褒。以厲天下。乃上言。請加旌錄。詔曰。昔五袴與謠。兩岐致詠。皆由仁單千里。化洽一邦。故廣平太守羊教。故中山太守蘇淑。並器業和陳。幹用貞濟。善政聞國。清譽在民。方藉良才。遂登高秩。先後凋亡。朝野傷悼。追旌清德。蓋惟舊章。可各賞帛一百匹。穀五百斛。班下郡國。咸使聞知。

子隲。武定末。開府行參軍。蘇淑字仲和。武邑人也。立性敦謹。頗涉經傳。兄壽與坐事。為閹官。壽與後為河間太守。賜爵晉陽男。及壽與將卒。遂冒養淑為子。熙平中。襲其爵。除司空士曹。參軍。尋轉太學博士。屢成將軍。員外散騎侍郎。轉奉車都尉。領殿中侍御史。因

使於冀州會高乾嘗執刺史元嶷據城起義淑贊成其事乾以淑行武邑郡未幾朱汝歸疑率兵將至淑於郡逃還京師後除左將軍大中大夫行河陰令出除樂陵內史淑在郡綏撫甚有民譽始經二周謝病乞解有詔聽之民吏老幼訴乞淑者甚衆後歷滎陽太守亦有能名加中軍將軍司空從事中郎與和二年拜中山太守三年卒於郡淑清心愛下所歷三郡皆爲吏民所思當時稱爲良二千石武定初贈衛大將軍都官尚書瀛州刺史謚曰懿齊獻武王追笑清操與羊教同見優賞

史臣曰闕武定中齊獻武王廟丞

魏書卷八十八

魏書卷八十八考證

賈瓌傳遼西遼陽人○遼陽北史作陽洛本書地形志遼西郡領縣三有陽樂無遼陽今以下文以軍功賜爵陽洛男證之應從北史但陽樂陽洛未知孰是

魏書卷八十八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七十七

于洛侯 胡泥 洪之 高遵 張叔提 羊祉

崔暹 鄺道元 谷椿

于洛侯，代人也。以勞舊為秦州刺史，而貪酷安忍。州人富熾，奪民呂勝，脛一具，洛侯輒鞭富熾一百，截其右腕。百姓王龍客，刺殺民王羌奴，王愈二人，依律罪死而已。洛侯生拔龍客舌，刺其本，并刺胸腹二十餘處，龍客不堪苦痛，隨刀戰動，乃立四柱，繫其手足，命將絕，始斬其首，支解四體，分懸道路。見之者無不傷楚。關州黨人懷怨，恨百姓王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糾勅高祖，詔使者於州刑人處，宣告兵民，然後斬洛侯，以謝百姓。

胡泥，代人也。歷官至司衛監，賜爵永城侯。泥率勅禁中，不憚豪貴，殿中尚書叔孫侯，頭應內直而關於一時，泥以法繩之，侯頭特寵，遂與口時，高祖聞而嘉焉。賜泥衣服一襲，出為幽州刺史。假范陽公，以北平陽尼，碩學，遂表薦之。遷平東將軍，定州刺史，以暴虐，刑罰酷濫，受納貨賄，徵遺戮之，將就法也。高祖臨太華殿，引見，遣侍臣宣詔責之，遂就家賜自盡。

李洪之，本名文通，恆農人。少為沙門，晚乃還俗。真君中，為狄道護軍，賜爵安陽男。會承昌王仁，隨世祖南征，得元后姊妹二人，洪之以宗人，潛相餉遺，結為兄弟。遂便如親，頗得元后在南兄弟名字，乃改名洪之，及仁坐事，元后入宮，得幸於高宗，生顯祖。元后臨崩，昭太后問其親，因言洪之為兄，與相訣，經日，具條列南方諸兄珍之等，手以付洪之，遂號為顯祖親舅。太安中，珍之等兄弟至都，與洪之相見，敘元后平生故事，計長幼為昆季，以外戚為河內太守，進爵任城侯。威儀一同刺史，河內北連上黨，南接武牢，地險人悍，數為劫害，長吏不能禁。

洪之至郡，嚴設科防，募斬賊者，便加重賞，勸農務本，盜賊止息。誅鋤奸黨，逼為醜虐。後為懷州刺史，封汲郡公。徵拜內都大官，河西羌胡，領部落反叛，顯祖親征，命洪之與侍中東郡王陸定，總統諸軍，與駕至并州，詔洪之為河西都將，討山胡，皆保險拒戰。洪之築壘於石樓，南白鷗原，以對之。諸將悉欲進攻，洪之乃開以大信，聽其復業。胡人遂降，顯祖嘉之，遷拜尚書外都大官，使為使持節，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至治，嚴禁奸之制，有帶刃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饗州中，耆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分部，覆諸要路，有犯禁者，輒捉送州，宣告斬決。其中枉見殺害者百數，赤葩湯郎羌，深居山谷，雖相羈縻，王人罕到。洪之艾山為道，廣十餘步，示以軍行之勢，乃與軍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將數十騎，至其里間，撫其妻子，問其疾苦，因責遺之。乘羌喜悅，求編課，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善御戎夷，頗有威惠，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初，洪之徵時，妻張氏助洪之經營資產，自貧至貴，多所補益。有男女幾十人，洪之使得劉氏，劉芳從妹。洪之飲重，而疎疎張氏，為兩宅別居，偏厚劉室。由是二妻妬競，互相訟，兩宅母子，往來如讎。及莅西州，以劉自隨。洪之素非廉清，每多受納。時高祖始建祿制，法禁嚴峻，司察所聞，無不窮糾。遂錄洪之赴京，高祖臨大華庭，集羣官，有司奏洪之受贓，復籍，又以酷暴，高祖親臨數之，以其大臣，雖在家自裁，洪之志性慷慨，多所堪忍，瘡疾炙療，艾炷圍將二寸，首足十餘處。一時俱下，而言笑自若，接賓不輟。及臨自盡，沐浴浴換衣，防卒扶持，將出，却入，逼遷家庭。如是再三，泣數良久，乃臥而引藥，始洪之託為元后兄，公私自同外戚。至此罪後，高祖乃稍對百官，辨其誣假，而諸李猶善相親，恩紀如親。洪之始見元后，計年為兄，及珍之等至，洪之以元后素定長幼，其呼拜坐皆如家人。暮年數延，搆之宴飲，醉酣之後，搆之時，或言及本末，洪之則起而加敬，笑語自若。富貴赫奕，當舅戚之家，遂棄宗，專附珍之等，後顯存，據本屬，而猶不顯然。劉氏四子，長子神自有傳。

高遵，字世禮，渤海蓨人。父濟，滄水太守。遵雖出，兄矯等常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喪位。遵遂馳赴平城，歸從祖兄中書令允，允乃為遵父舉哀，以遵為喪主。京

六二一

邑無不弔集朝貴咸識之徐歸奔赴免喪尤為營官路得補樂浪王侍郎遵感
 成益之恩事尤如諸父涉歷文史頗有筆札進中書侍郎詣長安刊燕宣王廟
 碑進爵安昌子及新製衣冠高祖恭薦宗廟遵形貌莊潔首氣雄暢常兼太祝
 令跪贊禮事為俯仰之節粗合儀矩由是高祖識待之後與游明根高閻李冲
 入議律令親對御坐時有陳奏以積年之勞賜粟帛牛馬出為立忠將軍齊州
 刺史建節歷本州宗鄉改觀而矯等彌妬毀之遵性不廉清在中書時每假歸
 山東必借備驛馬將從百餘屯逼民家求絲練不滿意則詬罵不去彊相徵求
 旬月之間縲布千數邦邑苦之遵既臨州本意未弭選召家吏多所取納又其
 妻明氏家在齊州母弟舅甥共相憑屬爭求貨利嚴暴非理殺害甚多貪酷之
 響帝頗聞之及車駕幸鄆遵自州來朝會有赦宥遵臨還州請辭帝於行宮引
 見謂讓之遵自陳無負帝屬聲曰若無還都赦必無高遵矣又卿非惟貪欸又
 虐於刑法謂何如濟陰王猶不免於法卿何人而為此行自今宜自謹約還州
 仍不悛革齊州人孟僧振至洛訟遵詔廷尉少卿劉述窮鞠皆如所訴先是沙
 門道登過遵遵以道登荷寵於高祖多奉以貨深託仗之道登屢因言次申啓
 執遵帝不省納遂詔賜遵死時遵子元榮詣洛訟冤猶恃道登不時還赴道
 登知事決方乃遣之遵恨其妻不與訣別庭沐浴引極而死

元榮學尚有才長於几案位兼尚書右丞為西道行臺至高平鎮遇城賊被
 害

遵第次文雖無位宦而賞財巨萬遵每責其財又結憾於遵吉凶不相往反時
 論責之

張敬提中山安喜人也性雄武有規畫初為虎賁中郎時京畿盜魁自稱豹子
 虎子並善弓馬遂領逃連及諸畜牧者各為部帥於靈丘雁門間聚為劫害至
 乃斬人首射其口刺人臍引腸連樹而共射之以為戲笑其為暴酷如此軍騎
 林捕久弗能獲行者患焉敬提設防遏追窮之計宰司善之以敬提為逐賊軍
 將乃求驍勇追之未幾而獲虎子豹子及其黨與盡送京師斬於闕下自是清
 靜其靈丘羅思祖宗門豪溢家處險險多止亡命與之為劫顯祖怒之罕戮其

家而思祖家黨相率寇盜敬提應募求捕逐乃以敬提為游徼軍將前後禽獲
 殺之略盡因而濫有屠害尤為忍酷既實前稱又藉此功除冠軍將軍幽州刺
 史假安喜侯敬提克己厲約遂有清稱後頗縱妻段氏多有受納令僧尼因事
 通請貪虛流聞中散李真香出使幽州探訪牧守政績真香驗案其罪敬提懼
 死欲逃其妻姑為太尉東陽王丕妻恃不親貴自許詣丕申訴求助謂敬提曰
 當為訴理幸得申雪願且寬憂不為異計敬提以此差自解慰段乃陳列真香
 昔嘗因假而過幽州知敬提有好牛從索不果今盡使心協前事故威逼部下
 拷楚過極橫以無辜證成誣罪執事恐有不盡使駕部令趙秦州重往究訊事
 狀如前處敬提大辟高祖詔賜死於第將就盡召妻而責之曰貪濁穢吾者卿
 也又安吾而不得免禍九泉之下當為仇讎矣又有華山太守趙霸酷暴非理
 大使崔光奏霸云不遵憲度威虐任情至乃手擊吏人寮屬奔走不可以君人
 字下納之軌物輒禁止在州詔免所居官

羊祉字靈祐太山鉅平人晉太僕卿秀之六世孫也父規之宋任城令世祖南
 討至鄒山規之與魯郡太守崔邪利及其屬徐通受猛之等俱降賜爵鉅平
 子拜鴈門太守祉性剛愎好刑名為司空輔國長史襲爵鉅平子侵盜公黃
 私營居宅有司案之抵死高祖特恕遣徙後還景明初為將作都將加左軍將
 軍四年持節為梁州軍司討叛氏正始二年王師伐蜀以祉假節龍驤將軍益
 州刺史出劍閣而還又以本將軍為秦梁二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天性酷忍又
 不清潔坐掠人為奴婢為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高肇南征祉復被起為光祿
 大夫假平南將軍持節領步騎三萬先驅趣涪未至世宗崩班師夜中引軍山
 有二徑軍人迷而失路祉便斬隊副楊明達梟首路側為中尉元昭所劾會赦
 免後加平北將軍未拜而卒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太常少卿元端博士劉暹
 龍驤曰祉志存埋輪不避疆禦及贊戎律熊武斯載仗節撫藩邊夷識德化
 沾殊類積負懷仁謹依禮法布德行剛曰景宜謹為景侍中侯剛給事黃門侍
 郎元暹等駁曰臣聞惟名與器弗可妄假定禮準行必當其迹按祉志性急酷
 所在過威布德罕聞暴聲屢發而禮官虛述謹之為景非直失於一人實毀朝

則請還付外準行更量虛實豐太后令曰依較更議元端臺龍上言竊惟證者行之迹狀者迹之稱然尚書銓衡是司釐品庶物若狀與迹乖應抑而不受錄其實狀然後下寺依體法準狀科上豈有捨其行迹外有所求去狀去稱將何亦準檢社以母老辭藩乃降手詔云卿經撫有年聲實兼著安邊寧境實稱朝望及其歿也又加顯贈言社職著累朝效彰內外作牧岷區字萌之續職聞詔冊褒美無替倫望然君子使人器之義無求備德有數德優劣不同剛而能克所為德焉謹依體法布德行剛曰景謂前議為允司徒右長史張烈主簿李瑒刺稱按社歷官累朝當官允稱委捍西南邊隅靖邊準行身名獎誠倣在竊謂無虧體例尚書李韶又述奏以府寺為允豐太后可其奏社自當官不憚殫禦朝廷以為剛斷時有檢覆每令出使好慕名利頗為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下及出將臨州並無恩潤兵民患其嚴虐焉

崔暹字元欽本云清河東武城人也世家于樂陽潁川之間性猛酷少仁恕奸猾奸利能事勢家初以秀才累遷南兗州刺史盜用官瓦賊汚狼藉為御史中尉李平所糾免官後行豫州事尋即真坐遺子析戶分隸三縣廣占田宅藏匿官奴障各破董便盜公私為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官後累遷平北將軍瀛州刺史貪暴安忍民庶患之嘗出獵州北單騎至於民村并有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其暹也答曰百姓何罪得如此顯兒刺史暹默然而去以不稱職被解還京武川鎮反詔暹為都督隸大都督李崇討之暹策節度為賊所敗單騎潛還禁於廷尉以女妓園田貨元義獲免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司徒公冀州刺史追封武津縣公

于瓊字紹珍位兼尚書左丞卒瓊妻莊帝妹也後封襄城長公主故特贈瓊冀州刺史

于茂字祖昂襄祖裔

鄺道元字善長范陽人也青州刺史範之子太和中為尚書主客郎御史中尉李彪以道元秉法清動引為治書侍御史累遷輔國將軍東荊州刺史威猛為治書民請關於其刻峻坐免官久之行河南尹尋即真肅宗以沃野懷朔諸骨

律武川撫冥柔玄懷荒禦夷諸鎮並改為州其郡縣戍名令準古城邑詔道元持節兼黃門侍郎與都督李崇籌宜置立裁減去留諸兵積粟以為邊備未幾除安南將軍御史中尉道元素有嚴猛之稱司牧汝南王悅驍近左右丘念常與臥起及選州官多由於念念匿於悅第時還其家道元收念付獄悅啓靈太后請全之赦赦之道元遂盡其命因以劫悅是時雍州刺史蕭寶實反狀稍露悅等諷朝廷遣為關右大使遂為寶實所害死於陰盤驛亭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為七聘及諸文皆行於世然兄弟不能篤穆又多嫌疑時論薄之

谷楷昌黎人濮陽公渾曾孫稍遷奉車都尉時沙門法慶反於冀州雖大軍討破而妖帥尚未梟除詔楷詣冀州追捕皆擒獲之楷眇一目而性甚嚴忍前後奉使皆以酷暴為名時人號曰瞎虎尋為城門校尉卒

史臣曰士之立名其途不一或以循良進或以嚴酷顯故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君子所先于洛侯等為惡不同同歸於酷肆其毒孽多行殘忍殘人肌膚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患值隕異途皆斃各其宜焉凡百君子以為有天道矣

魏書卷八十九

齊

魏

收

撰

列傳逸士第七十八

駐寺

馮亮

李謐

鄭修

蓋兼濟獨善顯晦之殊其事不同由來久矣昔夷齊獲全於周武華喬不容於太公何哉求其心者許以激食之用實其迹者以為東教之風而肥遁不反代有人矣夷齊得喪忘懷累有比夫遠德弘道匡俗庇民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忽也自叔世流浮淳風殆盡錐刀之末競入成羣而能冥心物表介然難俗望古獨遠求友千齡亦異人矣何必御覆乘雲而追日月窮極天地始為超遠哉今錄駐寺等為逸士傳

駐寺一名昶趙郡高邑人也祖暹晉東海王越軍謀後反石勒為徐州刺史父暹字懷道慕容寶中書令夸少有度不拘小節執志書傳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年三十遭父喪齋毀致白每一悲哭聞者為之流涕高尙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夸拒而不許邦國少長莫不憚之少與崔浩為莫逆之交浩為司徒委徵為其中郎辭疾不赴州郡暹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延留數日惟飲酒談敘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其見敬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於此將別桃簡浩小名也浩慮夸即還時乘一驛更無兼驛浩乃以夸驛內之殿中冀相維繫夸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為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曰駐寺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仗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甚峻夸既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送夸本驛兼遣以所乘馬為書謝之夸更不受其驛馬亦不復書及浩誅為之素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歎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駐寺遂作朋友為辭義為時人所稱婦父鉅鹿魏華當時名達之士未嘗備嘗之禮情同朋好或人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年七十五卒葬日赴會者如市無子

馮亮字豐通南陽人蕭衍平北將軍棄道奉之甥也少博覽諸書又篤好佛理

隨道恭至義陽會中山王英平義陽而獲焉英素聞其名以禮待接亮性清淨

至洛隱居甚高感英之德以時展動及英亡亮奔赴盡其哀憫世宗嘗召以為

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諸經固辭不拜又欲使衣幘入見亮苦求

以幘巾就朝遂不覆通還山數年與僧徒種福為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會

逆人王敏事殺還山中沙門而亮被執赴尚書省十餘日詔特免亮不致還

山遂寓居景明寺勅給衣食及其從者數人後思其舊居復還山室亮既雅愛

山水又兼巧思結架巖林甚得栖游之適頗以此聞世祖給其工力令與沙門

統僧還河南尹甄琛等周視崧高形勝之處遂造閑居佛寺林泉既奇營製又

美曲盡山居之妙亮時出京師廷昌二年冬因遇篤疾世宗勅以馬輿送令還

山居崧高道場寺數日而卒詔贈帛二百匹以供凶事遺誠兄子綜斂以衣帛

左手持板右手執孝經一卷置尸盤石上去人數里外積十餘日乃焚於山以

灰燼處起佛塔經藏初亮以感冬喪時連日驟雪窮山荒澗鳥獸飢瘡僵尸山

野無所防護時壽春道人惠常每旦往看其屍拂去塵雪禽蟲之迹交橫左右

而初無侵毀衣服如本惟風吹幘巾又以亮識舊南方法師信大果十枚言期

之將來十地果報開亮手以置把中經宿乃為蟲為盜食皮殼在地而亦不傷

肌體焚燼之日有素霧蒼雲迴繞其傍自地屬天彌朝不絕山中遺俗營助者

百餘人莫不異焉

李謐字永和涿郡人相州刺史安世之子少好學博通諸經周覽百氏初師事

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讀業同門生為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

常在明經證以公子微拜著作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

並不就惟以聚書為業有絕世之心覽考工記大戴禮感德篇以明堂之制不

同遂著明堂制度論曰余讀論事辨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真文援證定疑必有

驗於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今禮文殘缺聖旨靡存明堂之制誰使

正之是以後人紛糾競與異論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準得失相半故歷

代紛紜靡所取正乃使斐頌云今羣儒紛糾互相持據就令其象可得而圖其

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為設虛器耳。况漢氏所作四維之卜。復不能令各處其辰。愚以為算租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屋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斯豈不以羣儒舛互。並乖其實。據義求衷。莫適可從哉。但恨典文殘滅。求之靡據而已矣。乃復遠去室牖諸制。施之於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於情。未可喻其所以。必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余以為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聖人之於禮。殷勤而重之。斐頌之於禮。任意而忽之。是則頗實於仲尼矣。以斯觀之。斐氏之子。以不逮而失禮之旨也。余竊不自量。頗有鄙意。據理尋義。以求其真。貴合雅衷。不苟偏信。乃藉之以禮傳。考之以訓注。博採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為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禮之篇。以為源。是伯喈之倫所持。此之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為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即廢之房也。但明堂與廢。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略可融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於禮傳。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閭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儻或在斯矣。考功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堂之修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

創制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謂施政及配。二三俱九。求之古義。竊為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宗。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攻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閭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閭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于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斂帶。麻於房中。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展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為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為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管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為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房兩夾窗。若為三尺之戶。二尺之窗。窗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墜牖之室。其門圭竇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為

通矣。驗之乘略。略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展南向而立。鄭玄注曰。設斧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展制曰。縱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展置二尺之間。此之曰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載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驗之。卽虞夏尙朴。殷周稍文。製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載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選自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威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謂威德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輪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修廣。載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爲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爲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爲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之言。載亦有由。然竊以爲載氏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制。計其戶牖之數。卽以爲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於當時。卽識其修廣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爲謬。更修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飾飾。順非而澤。諒可歎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爲苟異。但是古今俗間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恆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誦。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儻或存焉。豈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尚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乃作神士賦。歌曰。周孔重儒教。莊老貴無爲。二途雖如異。一是買聲兒。生平意不慳。死各用何施。可心聊自樂。終不爲人移。脫尋余志者。陶然正若斯。延昌四年卒。年

三十二。遐邇悼惜之。其年。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人上書曰。竊見故處士趙郡李謐。十歲喪父。哀號罷隣人之相。幼事兄瑒。恭順盡友于之誠。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曆數之術。尤盡其長。州閭鄉黨。有神童之號。年十八。詣學受業。時博士卽孔璠也。覽始要終。論端究緒。授者無不欣其言矣。於是鳩集諸經。廣校同異。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十有二卷。爲璠等判析隱伏。垂盈百條。滯無常滯。纖毫必舉。通不長通。有枉斯屈。不苟言以違經。弗飾辭而背理。辭氣磊落。觀者忘疲。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帷。杜門却掃。棄營營。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猶括次專家。搜比讜議。隆冬違囑。感暑通宵。雖仲舒不闕。君伯之閉戶。高氏之遺漂。張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爲喻。謐嘗詣故太常卿劉芳。推問音義。語及中代興廢之由。芳乃歎曰。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僕有也。前河南尹黃門侍郎甄琛。內贊近機。朝野傾目。于時親識求官者。答云。趙郡李謐。耽學守道。不悶于時。常欲致言。但未有次耳。諸君何爲輕自媒。街謂其子曰。昔鄭玄廬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汝明師甚遇。何不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嫌時。但未薦李謐。以此負朝廷耳。又結字依巖。憑崖鑿室。方欲訓彼青衿。宣揚墳典。冀西河之教重。與北海之風不墜。而祐善空聞。暴疾而卒。邦國銜珍悼之哀。儒主結摧梁之慕。璠等或服議下風。或親承音旨。師儒之義。其可歎乎。事奏。詔曰。謐屢辭徵辟。志守沖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矣。可遠傍惠康。近準玄晏。謐曰。貞靜處士。并表其門閭。以旌高節。遺謁者李冊。於是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云。

鄭修。北海人也。少隱於岐南几谷中。依巖結宇。獨處淡然。屏迹人事。不交世俗。耕食水飲。皮冠草服。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修不得已。暫出見蘭根。尋還山舍。蘭根申表薦修。肅宗詔付雍州。刺史蕭寶夤訪實以聞。會寶夤作逆。事不行。

史臣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爲心。不嘖不味。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哇奇靈志。懷纓冕志。丘園或隱。不違親。真不絕俗。或不教而勤。虛往實歸。非有自然純德。其

孰能至於此哉

魏書卷九十

魏書卷九十考證

列傳第七十八○魏收書亡史臣論全用隋書隋書傳論
陸奇傳以時展勸○魏北史作觀

魏書卷九十考證

而帝入關，遂罷元象中，死於晉陽。時有河間信都芳，字王琳，好學，善天文算數，甚為安豐王延明所知。延明家有羣書，欲抄集五經算事為五經宗，及古今樂事為樂書。又聚渾天、欽器、地動、銅鳥、漏刻、候風、諸巧事，并圖書為器準，並令芳算之。會延明南奔，芳乃自撰注，後隱於并州樂平之東山。太守慕容保樂聞而召之，芳不得已而見焉。於是保樂第紹宗，薦之於齊獻武王，以為中外府田曹參軍。芳性清儉質樸，不與物私。紹宗給其驛馬，不肯乘騎，夜遣婢侍以試之。芳忿呼殿擊，不聽。近己，猶介自守，無求於物。後亦注重差勾股，復撰史宗，仍自注之，合數十卷，武定中卒。

殷紹，長樂人也。少聰敏，好陰陽術數，游學諸方。達九章七曜，世祖時為算生博士。給事東宮西曹，以藝術為恭宗所知。太安四年夏，上四序堪輿表曰：臣以姚氏之世，行學伊川，時遇游遁大儒成公與，從求九章要術，與字廣明。自云膠東人也。山居隱跡，希在人聞。與時將臣南到陽翟九崖巖沙門，釋曇影聞，與即北還。臣獨留住，依止影所，求請九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見道人法穆，法穆時共影為臣開述九章數家雜要，披釋章次意，况大旨，又演隱審五藏六府心髓，血脉商功大算端部變化玄象，土圭周髀，練精銳思，蘊習四年，從穆所聞，粗皆粵難。穆等仁科，特垂憂問，復以先師和公所注黃帝四序經文三十六卷，合有三百二十四章，專說天地陰陽之本，其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說陰陽配合之原，第二仲序九卷，八十一章，解四時氣王休殺吉凶，第三叔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月辰宿交會相生為表裏，第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釋六甲刑禍福德，以此等文傳授於臣。山神禁嚴，不得齋出，尋究經年，粗舉綱要，山居險難，無以自供，不堪窘迫，心生懈怠，以甲寅之年，日維鷓鴣火，月呂林鐘，景氣鬱感，物懷歸，毒辭影等，自爾至今，四十五載，歷觀時俗，堪輿八會，運世已久，傳寫謬誤，吉凶禁忌，不能備悉，或考夏日而值惡會，舉吉用凶，多逢殃咎。又史遷鄭振中，吉大儒亦各撰注，流行於世，配會大小，序述陰陽，依如本經，猶有所闕。臣前在東宮，以狀奏聞，奉被景穆皇帝詔，敕臣撰錄，集其要最，仰奉明旨，謹審先所見四序經文抄撮要略，當世所須，吉凶舉動，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及庶人，又

貴殿階級，卑卑差別，吉凶所用，罔不畢備，未及內呈，先帝是驚，臣時狼狽，幾至不測，停廢以來，逕由八載，思欲上聞，莫能自徹，加年夕齒頹，餘齡旦暮，每懼殞填，卜溝壑，先帝遺志，不得宣行，夙夜悲憤，理難違匿，依先撰錄奏，謹以上聞，請付中祕通儒達士，定其得失，事若可施，乞即班用，其四序堪輿，遂大行於世。王早，勃海南皮人也。明陰陽九官及兵法，尤善風角。太宗時，喪亂之後，多相殺害，有人詣早求問勝術，早為設法，令各無咎。由是州里稱之。時有東莞鄭氏，因為同縣，趙氏所殺，其後鄭氏執得讎人趙氏，又剋明晨會宗族，當就墓所刑之。趙氏求救於早，早為占候，并授以一符，曰：君今且還，選壯士七人，令一人為主，者佩此符，於雞鳴時伏在仇家宅東南二里許，平旦當有十人跟隨，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應第七，但捉取第七者，將還，事必無他。趙氏從之，果如其言。乃是鄭氏五男父也。諸子並為其族所宗敬，故和解二家。趙氏竟免，後早與客清晨立於門內，遇有卒風，振樹，早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將有兩匹馬，一白一赤，從西南來，至即取我，適我不聽，與妻子別，語訖便入，召家人隣里辭別，語訖浴帶書囊，日中出門候使，如期果有二馬，一白一赤，從涼州而至，即促早上馬，遂詣行宮。時世祖圍涼州未拔，故許彥厲之。早彥師也，及至，詔問何時當得此城，早對曰：陛下但移據西北角，三日內必剋。世祖從之，如期而剋，與駕還都，時久不雨，世祖問早曰：何時當雨，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雨，比至未時，猶無片雲。世祖召早詰之，早曰：願更少時。至申時，雲氣四合，遂大雨滂沱，世祖甚善之，而早苦以疾辭，乞歸鄉里，詔許之，遂終於家，或言許彥以其術勝，恐終妨己，故誦令歸耳。

耿玄，鉅鹿宋子人也。善卜占，坐於室內，有客扣門，玄已知其姓字，并所齎持及來問之意，其所卜筮，十中八九，別有林占，世或傳之，而性不和俗，時有王公欲求其筮者，玄則拒而不許，每云：今既貴矣，更何所求而復卜也。欲望意外乎。代京法禁嚴切，王公聞之，莫不驚悚而退，故玄多見憎忿，不為貴勝所親。官至鉅鹿太守，顯祖高祖時，有渤海高道挺，清河趙法遠，並有名於世。世宗肅宗時，奉車都尉清河魏道度，奉車都尉周侍，魏郡太守章武高月光，月光弟明月，任玄

智雍州人潘捺，並長於陰陽卜筮。故玄於日者之中，最爲優洽。冠軍將軍樓陽買元紹，重武呂肫，濟北馮道安，河內馮懷，海東郡李文殊，並工於法術，而道虔月光文殊爲優。其餘不及。浮陽孟剛，饒安王領郡，善銓錄風角。章武胡惡，頭善卜筮，亦用耿玄林占。當時最知名。范陽人劉弁，亦有名於世。

劉豐助，燕郡人，師事劉弁，好陰陽占卜，而靈疎無賴，常去來燕恆之界。或時黃販，或復劫盜，賣術於市，後自代，至秀容。因事介朱榮，榮性信卜筮，豐助所占屢中，遂被親待。爲榮府功曹參軍，建義初，榮於河陰，王公卿士，悉見屠害。時奉車都尉盧道虔兄弟，亦相率朝於行宮，豐助以其州里衛護之，由是朝士與諸盧相隨，免害者數十人。榮入京師，超拜光祿大夫，封長子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尋進爵爲公，增邑通前千戶。後從榮討擒葛榮，特除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幽州刺史。又從大將軍上黨王天穆討邢杲，時幽州流民盧城人，最爲兇悍，遂令豐助兼尙書軍前慰勞之事，平而元顥入洛，天穆渡河，豐助先會介朱榮於太行，及將攻河內，令豐助筮之。豐助曰：未時必剋，時已尙中，士衆疲怠。豐助曰：時至矣，樂鼓之，將士騰躍，即便剋陷。及至北中，榮攻城不獲，以時感暑，議欲且還，以待秋涼。莊帝詔豐助筮之。豐助曰：必當破賊。詔曰：何日。豐助曰：十八十九間。果如其言。車駕還宮，領幽州大中，尋加征東將軍，增邑五百戶。進爵爲燕郡公。詔贈其父僧安爲幽州刺史，尋兼尙書左僕射，慰勞幽州流民於濮陽頓丘，因率民北還。與都督侯淵等討葛榮餘黨，韓莫滅之於薊，仍釐州務，加車騎將軍。又爲幽州行臺，及介朱榮死，莊帝幽崩，豐助本寒微，一朝至此，自謂方術堪能動衆，又以介朱有誅滅之功，靈助遂自號燕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行臺爲莊帝舉兵，豐助馴養大鳥，稱爲己瑞，妄說圖讖，言劉氏當王。又云：欲知避世入鳥村，遂刻駝爲人象，畫桃木爲符書，作詭道厭祝之法，民多信之。於時河西人紇豆陵步藩舉兵逼晉陽，介朱兆頻戰不利，故豐助唱言介朱自然當滅，不須我兵，由是幽瀛滄冀之民悉從之。從之者，夜悉舉火爲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以普泰元年三月，率衆至博陵之安國城，與叱列延慶、侯淵、介朱羽生等戰，戰敗被擒，斬於定州。傳首洛陽，支分其體。初，豐助每云三

月末，我必入定州，介朱亦必滅。及將戰，豐助自筮之，卦成不吉，以手折書，棄之於地，云：此何知也。尋見擒，果以三月入定州，而齊獻武王以明年閏三月破西胡於韓陵山，遂滅北等。永熙二年，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幽瀛冀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尙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諡曰恭。

子宗輝，襲與中，開府儀同三司，齊受禪，例降。
江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六世祖璠，字孟珩，晉馮翊太守，善蟲篆，結劄，永嘉大亂，璠棄官西投張軌，子孫因居涼土。世傳家業，祖璠，字文威，太延五年，涼州平，內徙代京，上書三十餘法，各有體例。又獻經史諸子千餘卷，由是擢拜中書博士，卒。贈敦煌太守。父紹興，高允奏爲秘書郎，掌國史二十餘年，以謹厚稱。卒於趙郡太守。式少專家學，數年之中，常夢兩人，時相教授，及寤，每有記載，初拜司徒長史，兼行參軍，檢校御史，尋除珍寇將軍符節令，以書文昭太后尊號，證冊，特除奉朝請，仍符節令。式篆體尤工，洛京宮殿諸門板題，皆式書也。延昌三年三月，式上表曰：臣聞庖羲氏作而八卦列其畫，軒轅氏興而龜策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文，觀鳥獸之跡，別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宣之王庭，則百工以敘，載之方冊，則萬品以明。迄于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悉殊，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畫是史頡之遺法也。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至孔子定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變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議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爲尙書史。吏民上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考其書形，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

讀者獨張敞從之。受涼州刺史杜鄴沛人。爰禮。禮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應運制作。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矯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文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歎儒俗之穿鑿。惋文毀於譽。痛字敗於訾。更詭任情。變亂於世。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包括六藝羣書之語。評釋百氏諸子之訓。天地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珍異。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可謂類聚羣分。離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為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于時諸方獻策。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倉。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為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慎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矣。陳留郡鄆淳。亦與揖同時。博古開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開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宜。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覲。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觀禮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魏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或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第辨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為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韻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履改。故傳曰。以象非非。行正信哉。得之於斯情矣。乃曰。進來為歸。巧

言為辨。小兒為醜。神虫為蠶。如斯甚眾。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籍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關古。莫不惆悵焉。嗟夫。文字者六藝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垂。今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述而不作。書曰。子欲觀古人之象。皆言遵修舊史。而不敢穿鑿也。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應元。俱受學於衛顛。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而祖官至太子洗馬。出為馮翊郡。值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皇威西被。牧健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敘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聞短。識學庸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但逢時來。思出願外。每承澤雲。津廁。潛瀾。潤。驅馳文閣。參預史官。題篆宮禁。很同上哲。既竭愚短。欲罷不能。是以敢藉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輒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為主。爰採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皆以次類編聯。文無復重。糾為一帙。其古籀奇或。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詰訓假借之誼。僉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脫蒙達許。冀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典書祕書所須之書。乞垂教給。并學士五人。書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五人。專令抄寫。侍中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評議疑隱。庶無紕繆。所撰名目。伏聽明旨。詔曰。可如所請。并就太常。兼教八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給之。名目待書成重聞。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為本。上篆下隸。又除宣威將軍符璽郎。尋加輕車將軍。正光中。除驍騎將軍。兼著作佐郎。正史中字。每四年卒。贈右將軍。巴州刺史。其書竟未能成。

式。兄子征虜將軍順和。亦工篆書。先是太和中。兗州人沈法會。能隸書。世宗之在東宮。敕法會侍書。已後。隸迹。見知於閭里者甚眾。未有如崔浩之妙。

周濟。京兆郡人也。為人多方術。尤善醫藥。為太醫令。太宗嘗苦風頭眩。濟治得愈。由此見寵。位至特進。賜爵成德侯。神瑞二年。京師饑。朝議將遷都於鄴。濟與

博士祭酒崔浩進計論不可之意太宗大然之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也詔賜
澹清委各一人御衣一襲絹五十匹綿五十斤秦常四年卒諡曰恭時有河南
人陸真家世爲醫與澹並受封爵清河李暉亦以善鍼見知

子驥嗣襲傳術廷與中位至散令

李修字思祖本陽平館陶人父亮少學醫術未能精究世祖時奔劉義隆於彭
城又就沙門僧坦研習衆方略盡其術針灸授藥莫不有効徐克之間多所救
恤四方疾苦不遠千里竟往從之亮大爲感事以舍病人停車輿於下時有死
者則就而棺殮親往弔視其仁厚若此累遷府參軍督護本郡士兩宿官咸相
交昵車馬金帛酬資無貲修兄元孫隨舉衆赴平城亦違父業而不及以功
賜爵義平子拜奉朝請修略與兄同晚入代京歷位中散令以功賜爵下蔡子
遷給事中太和中常在禁內高祖文明太后時有不豫修侍鍼藥治多有效實
賜累加車服第宅號爲鮮麗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人在東宮撰諸藥方百
餘卷皆行於世先是咸陽公高允雖年且百歲而氣力尙康高祖文明太后時
令修診視之一旦奏言允脈竭氣微大命無遠未幾果亡遷洛爲前軍將軍領
太醫令後數年卒贈威遠將軍青州刺史

子天授護汝陽令醫術又不逮父

徐春字成伯丹陽人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等皆善醫藥春因至青州慕容白曜
平東陽獲之表送京師顯祖欲驗其所能乃置諸病人於幕中使春隔而脈之
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被寵遇爲中散稍遷內侍長文明太后時問治方而不
及李修之見任用也春合和藥劑攻救之驗精妙於修而性甚秘忌承奉不得
其意者雖貴爲王公不爲指療也高祖後知其能及遷洛稍加眷幸體小不平
及所寵賜昭儀有疾皆令處治又除中散大夫轉右軍將軍侍御師春欲爲高
祖合金丹致延年之法乃入居崇高探營其物歷歲無所成遂罷二十二年高
祖幸懸菴其疾大漸乃馳驛召春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數百里至診省
下治果有大驗高祖體少瘳內外稱慶九月車駕發豫州次于汝濱乃大爲春
設太官珍膳因集百官特坐春于上席通陳饋餼于前命左右宣春救攝危篤

振濟之功宜加酬賚乃下詔曰夫神出無方形稟有礙憂喜乖適理必傷生朕
覽萬機長鍾車運思芒芒而無息身忽忽以興勞仲秋動病心容頓竭氣體羸
瘠玉几在虞侍御師右軍將軍徐成伯馳輪大室進療汝著方聘丹英藥盡芝
石誠術兩輸忠妙俱至乃令沉勞勝愈篤察克痊輪動語效實宜褒錄昔晉武
暴疾程和應壇封辛亥數朝錢爵大墜沉疾深於屢辰業難於曉日得不重加
陟賞乎宜順羣望錫以山河且其舊運高秩中暫解退比雖銓用猶未準
舊量今事合顯進可燒臚卿金鄉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賜錢一萬貫又詔曰
錢府未充須以雜物絹二千匹雜物一百匹四匹出御府穀二千斛奴婢十
口馬十匹一匹出驛驢牛十頭所賜雜物奴婢牛馬皆經內呈諸親王咸陽王
禧等各有別費並至千匹從行至鄴高祖猶自發動春日夕左右明年從諸馬
圈高祖疾勢遂甚咸感不怡每加切請又欲加之鞭撻幸而獲免高祖崩春隨
梓宮遷洛春常有藥餌及吞服道符年垂八十鬢髮不白力未多衰正始元年
以老爲光祿大夫加平北將軍卒延昌初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諡曰靖
子踐字景升小名靈寶襲爵歷官兗州平東府長史右中郎將建興太守
踐第知遠給事中

成伯孫之才孝昌初爲蕭衍豫章王蕭綽北府主簿從綽鎮彭城綽降其下僚
屬並奔散之才因入國武定中大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昌安縣開國侯
王顯字世榮陽平樂平人自言本東海鄰人王朗之後也祖父延和中南奔居
千魯郊又居彭城伯父安上劉義隆時板行歸陶縣世祖南討安上棄縣歸命
與父母俱徙平城例徵陽都子除廣軍太守顯父安道少與季亮同師俱學醫
藥相究其術而不及亮也安上還家樂平顯少歷本州從事雖以醫
術自適而明敏有決斷才用初文明昭皇太后之懷世宗也夢爲日所逐化而爲
龍而繞后后懼而驚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勅召徐春及顯等爲后診脈春云
是微風入藏宜進湯加針顯云案三部脈非有心疾將是懷孕生男之象果如
顯言久之召補侍御師尙書儀曹郎號稱幹事世宗自幼有微疾久未差愈顯
攝療有効因是積蒙賜識又罷大輔之初顯爲領軍于列國通規策頗有密功

累遷游擊將軍，拜廷尉少卿，仍在侍御，管進御藥，出入禁內，乞臨本州。世宗嘗許之，積年未授，因是聲問傳于遠近，顯每語人言時旨已決，必為刺史，遂除平北將軍相州刺史，尋詔馳驛還京，復掌藥，又遷還州，元愉作逆，顯討之不利，入除太府卿御史中尉，顯前後歷職，所在著稱，糾折庶獄，究其姦回，出內惜慎，憂國如家，及領憲臺，多所彈劾，百寮肅然，又以中尉屬官，不悉稱職，顯求更換，詔委改選，務盡才能，而顯所舉，或有請屬，未皆得人，於是衆口訕譁，聲望致損，後世宗詔顯撰藥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療諸疾，東宮既建，以為太子詹事，委任甚厚，世宗每幸東宮，顯常近侍，出入禁中，仍奉醫藥，賞賜累加，為立館宇，龍振當時，延昌二年秋，以管療之功，封衛南伯，四年正月，世宗夜崩，肅宗踐阼，顯奉奉重策，隨從臨哭，微為憂懼，顯既蒙任，過兼法官，特勢使威，為時所疾，朝宰託以待療無效，執之禁中，詔削爵位，臨執呼冤，直閣以刀鑽撞其腋下，傷中吐血，至右衛府一宿死，始顯布衣為諸生，有沙門相顯，後當富貴，誠其勿為吏官，吏官必敗，由是世宗時，或欲令其遷攝吏部，每殷勤避之，及世宗崩，肅宗夜即位，受璽冊，於儀須兼太尉，乃吏部倉卒，百官不具，以顯兼吏部行事矣。

崔或，字文若，清河東武城人，父勳之，字軍國，位大司馬外兵郎，贈通直郎，或與兄相如，俱自南入國，相如以才學知名，早卒，或少嘗詣青州，逢陳逸，沙門教以素問九卷，及甲乙，遂善醫術，中山王英子略曾病，王顯等不能療，或針之，抽針即愈，後位冀州別駕，累遷軍遠將軍，性仁恕，見疾苦，好與治之，廣教門生，令多救療，其弟子清河趙約，物海邦文法之徒，咸亦有名。

或子景哲，素率亦以醫術知名，為太中大夫司徒長史。將少游，樂安博昌人也，慕容白曜之平東陽，見俘入於平城，充平齊戶，後配雲中為兵，性機巧，頗能畫刻，有文思，吟詠之際，時有短篇，遂留寄平城，以備寫書為業，而名猶在鎮，後被召為中書寫書生，與高聰俱依高允，允愛其文用，遂並薦之，與聰俱補中書博士，自在中書，恆庇李冲兄弟子姪之門，始北方不悉青州將族，或謂少游本非人士，又少游微因工藝自達，是以公私人，不至相重，唯高允李冲，曲為體練，由少游舅氏崔光，與李冲從叔，對門婚姻也，高祖文

明太后常因密宴，謂百官曰：本謂少游作師耳，高允老公，乃言其人士，譽識如此，然猶驟被引命，屠屠禁錮，以規矩刻績為務，因此大蒙恩錫，超等備位，而亦不遷陟也，及詔尚書李冲與馮誕游明根高闡等，議定衣冠於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訪於顯和，二意相乖，時致諍競，積六載乃成，始班賜百官冠服之，成少游有效焉，後於平城，將營太廟太極殿，遣少游乘傳詣洛，量準魏晉基趾，後為散騎侍郎，副李彪使江南，高祖修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遷前將軍，兼將作大匠，仍領水地湖泛戲舟楫之具，及華林殿，修舊增新，改作金墉門樓，皆所措意，號為妍美，雖有文藻，而不得伸其才用，恆以刑罰繩尺，碎劇忽忽，從倚國湖城殿之側，識者為之歎，而乃坦爾為己任，不告疲，又兼太常少卿，都水如故，景明二年卒，贈龍驤將軍，青州刺史，諡曰質，有文集十卷，餘少游又為太極立模範，與董爾王遇等參建之，皆未成而卒，初高宗時，郭善明甚機巧，北京宮殿，多其製作，高祖時，青州刺史侯文和，亦以巧聞，為要舟水中立射，滑稽多智，辭說無端，尤善淺俗委巷之語，至可詼笑，位樂陵濟南二郡太守。

世宗肅宗時，豫州人柳儉，殿中將軍，關文備，郭安與，並機巧，洛中製承寧寺九層佛圖，安與為匠也。高祖時，有范寧兒者，善圍碁，曾與李彪使蕭曠，曠令江南上品王抗與寧兒制勝而還，又有浮陽高光宗，善博，趙國李幼序，洛陽丘何奴，並工握槊，此畫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第一人，遇罪將殺之，第從獄中為此戲，以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也，世宗以後，大感於時。

史臣曰：陰陽卜祝之事，聖哲之教存焉，雖不可以專，亦不可得而廢也，物於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鮮，故先王重其德，方術伎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輕其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能於俗，習技巧，而必蹈於禮者，幾于大雅君子，故昔之通賢，所以戒乎妄作，晁崇張淵，王早，殷紹，耿玄，劉豐，助皆術藝之士也，竊其占候卜筮，推步盈虛，通幽洞微，近知鬼神之情狀，周禮李修，徐養王顯，崔或，方藥特妙，各一時之美也，將少游以刑罰見知，復其學思，藝

成爲下。其近是乎。

魏書卷九十一

魏書卷九十一考證

列傳第七十九○此卷王顯以前魏收舊書。崔威將少游傳全出北史及小史。史臣論亦取北史藝術傳論。而北史全用周隋書藝術傳論。張淵傳及王夏注王夏九方澤之子○莊子作九方歎。江式傳三曰繪擊○繪。監本訛形各本同。今改正。

魏書卷九十一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列女第八十

崔覽妻封氏

封卓妻劉氏

魏博妻房氏

胡其命妻張氏

平原女子孫氏

房愛親妻崔氏

涇州貞女兗先氏

姚氏婦楊氏

張洪和妻劉氏

董景起妻張氏

陽尼妻高氏

史映周妻耿氏

任城國太妃孟氏

荀金龍妻劉氏

盧元禮妻李氏

河東孝女姚氏

刁思遠妻魯氏

夫婦人之事存於織紉組紃酒漿醴醢而已至如媒訓軒宮娥成舜業塗山三母克昌二邦殆非匹婦之謂也若乃明識列操文辯兼該聲自闕庭號顯列國子政集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隨時錄代不乏人今書魏世可知者為列女傳

中書侍郎清河崔覽妻封氏勃海人敬時常侍性女也有才識聰辯強記多所究知於時婦人莫能及李敦公孫文叔雖已貴重近世故事有所不達皆就而歸焉

勃海封卓妻彭城劉氏女也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知卓已死哀泣不絕隨煙燭之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歎而死時人比之妻妻中書令高允余其義高而名不著為之詩曰兩儀正位人倫肇甄

爰制夫婦統業承先雖曰異族氣猶自然生則同室終契黃泉一封生令遠卓為時彥內為黃中外交三變雖能作配克膺其選寔有華宗挺生淑媛二京野

勢殊山川乖互乃奉王命載馳在路公務既弘私義獲著因謀致警遂止一墓三率我初冠笄彼弱弄形由禮比情以趣情忻願離影跡易乖悠悠言邁成

感其誠四時值險屯橫難應嗣伏饋就刑身分土壤千里雖遐應如影響良積

則感其誠於夢思五仰惟親命俯祈嘉好誰謂會遠義深情到畢志守窮誓不二隨何以贈之殯身是勸人之處世孰不厚生必存於義所重則輕結念離心

甘就幽冥不捐堂宇長辭母兄其性莊中野驛驛孤丘萬籟冥蒙荆棘四周理荷不昧神必俱游異哉貞婦曠世靡儔

鉅鹿魏博妻常山房氏女也父堪慕容垂貴鄉太守房氏婉順高明幼有烈操年十六而博過病且卒願謂之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死不足恨但夙心往志不

聞於後世矣夏痛母老家貧供奉無寄赤子贖眇血祀孤危所以抱憾於黃墟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奉君子義在自畢有志不從命也夫人在

堂稚子襁褓願當以身少相感長佳之恨俄而博卒及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咸皆哀懼姑劉氏較哭

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房對曰新婦少年不幸實慮父母未盡至情親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不感憤於時子生未十旬鞠育於博房之內未曾出門遂終

身不離絲竹不預塵席年十二房父母仍存於是歸寧父兄尙有異議緝竊聞之以啓母房命駕給云他行因而遂歸其家弗知之也行數十里方覺兄弟

來追房良歎而不反其執意如此則等一子有母儀法度經所文游有名勝者則身具酒飯有不及己者輒屏臥不餐須其悔謝乃食善誘嚴訓類皆如是年

六十五而終終事在序傳縉子悅為濟陰太守吏民立碑頌德金紫光祿大夫高蘭為其文序云租母房年在弱笄雖貞守志秉孝妻之操著自毀之誠又頌

白髮及處士避疾風厲抗懷棄志歲茂行高殘形顯操普教久要誕茲令胤幽感乃昭博未仕而卒故云處士焉

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事姑王氏甚謹太年中京師禁酒張以姑老且患私為

醜之為有司所糾王氏請曹自告曰老病須酒在家私釀王所為也張氏曰姑

老抱患張王家事姑不知聽其罪在張主司疑其罪不知所處平原王陸麗以

狀奏高宗義而赦之

平原鄭婦女子孫氏男玉者夫為襄陽民所殺連執婦人男玉欲自殺之其第

止而不聽男玉曰女人出適以夫滿天當親自復雪云何假人之手遂以杖毆殺之有司處死以聞顯祖詔曰男玉重節輕身以義犯法緣情定罪理在可原

其特恕之

清河房愛親妻崔氏者司郡崔元孫之女性嚴明高尚歷覽書傳多所聞知子景伯景光崔氏親授經義學行修明並為當世名士景伯為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請滿員丘民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為之悲傷入白其母母曰吾聞聞不如見山民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為之濯漬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慚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流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其識度屬物如此竟以壽終

涇州貞女兇先氏許媒彭老生為妻婚既畢未及成禮兇先率行貞淑居貧常自晝夜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過之女曰與君禮命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稟父母擅見陵辱若荷行非禮正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死謂老生曰生身何罪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適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為君所殺若魂靈有知自當相報言終而絕老生持女珠璣至其叔宅以告叔叔曰此是汝婦奈何殺之天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勅以死罪詔曰老生不仁侵陵貞淑原其強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節沒身不改雖處草萊行合古跡宜賜美名以顯風操其標墓旌善號曰貞女

姚氏婦楊氏者閩人符承祖姨也家貧無產業及承祖為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楊獨不欲常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每遺其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則使人不安與之奴婢則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常著破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密埋之較有著者汚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慙深恨其母謂不供給之乃啓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乏少而使姨如是母具以語之承祖乃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屬志不起遣人強昇於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也由是符家內外皆號為癡癡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一姨致法以姚氏婦衣囊散隨特免其罪其織機雖呂頰亦不過也

樂陽京縣人張洪和妻劉氏年十七夫亡遺腹生子三歲又後其舅姑年老朝夕奉養率禮無違兄矜其少寡欲奪而嫁之劉氏自誓弗許以終其身陳留董景起妻張氏景起早亡張時年十六痛夫少喪哀傷過禮形容毀頽不沐浴疏食長齋又無兒息獨守貞操期以闔棺鄉曲高之終見標異

樂陽太守陽尼妻高氏渤海人學識有文才高祖勅令入侍後宮曲后表啟悉其辭也

樂陽史映周妻同郡耿氏女年十七適於映周太和二十三年映周卒耿氏悉父母奪其志因葬映周哀哭而殞見者莫不悲歎屬大使觀風以狀具上詔標勝門閭

任城國太妃孟氏鉅鹿人尚書令任城王澄之母澄為揚州之日率眾出討於後賊帥姜慶真陰結逆黨襲陷羅城長史韋續舍卒失圖計無所出孟乃勸兵登陴先守要便激厲文武安慰新舊勸以賞罰情之逆順於是咸有奮志親自巡守不避矢石賊不能剋卒以全城澄以狀表聞屬世祖崩事廢豐太后令曰鳩功成美實宜垂之永年乃勅有司樹碑旌美

荀金龍妻劉氏平原人也廷尉少卿劉叔宗之妹世宗時金龍為梓潼太守郡帶關城戍主蕭衍遣眾攻圍值金龍疾病不堪部分眾甚危懼劉遂率屬城民修理戰具一夜悉成拒戰百有餘日兵士死傷過半成副高景陰圖叛逆劉斬之及其黨與數十人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并在外城尋為賊陷城中絕水渴死者多劉乃集諸長幼喻以忠節遂相率告於天俱時號叫俄而澍雨劉命出公私布絹及至衣服懸之城中絞而取水所有雜器悉備之於是人心益固會益州刺史傅豎眼將至賊乃退散豎眼歎異具狀奏聞世宗嘉之正光中實平昌縣開國子邑二百戶授子慶珍又得二子出身慶珍卒子純德襲爵受禮爵例降

慶珍弟季武定末儻同開府司馬

貞孝女宗者趙郡柏人人趙郡太守李叔胤之女范陽盧元禮之妻性至孝聞於州里父卒號慟幾絕者數四賴母崔氏慰勉之得全三年之中形骸銷瘠非

齊 魏 收 撰

列傳原傳第八十一

王敏 王仲興 寇猛 趙修 茹皓 趙邕
侯剛 鄭徽 徐紇

夫令色巧言，矯情飾貌，邀賄賂之利，射咳唾之私，此蓋苟進之常也。故甚者刑身淪子，其次疵疢膏肓，況乃散金棄貨，輸饋漢爵，又何怪哉！若夫地窮尊貴，嗜欲所攻，聖鑒其猶病諸，中庸固不能免，男女性態，其操斯一二代之亡，皆是物也。據天下之圖，持海內之命，顧指如意，高下在心，此乃夏桀殷紂，喪二邦棄母，呂雉穢兩國也。魏世王敏，幸太和之初，鄭徽寵幸昌之季，主幼於前，君稚於後，乘間宣淫，殆無忌畏，樹列朋黨，蔽塞天聰。高祖明聖，外彰人神，繫仰仰之有術，宗社弗墜，肅宗不言，垂拱濟濟，平方六合，清然。至於履履，且承顏色，竊光寵，勢等秋風，氣同夏日，亦何世而不有哉！此周且所以誠其朋，詩人是為疾羣小也。太宗時，王敏之徒，雖云幸念，皆重力夷險，誠效兼存，未如趙修等出於近習，趨走之地，坐擅威刑，勢傾都鄙，得之非道，君子所以賤之，書其變態，備稱福之由焉。

王敏字洛誠，自云太原晉陽人也。六世祖橫，張軌參軍，晉亂，子孫因居於武威姑臧。父橋，字法生，解天文卜筮。涼州平，入京，家貧，以術自給，歷仕於侍御中。敏，天安初卒。贈平遠將軍、涼州刺史、顯美侯。敏曰：敏少傳父業，而委親傳，履恭榮之在東宮，見而奇之。與安初，權為太卜中散，稍遷為令，領太史。承明元年，文明太后臨朝，敏因緣見幸，起遷給事中，俄而為散騎常侍，侍中。吏部尚書，賜爵太原公。於是內參機密，外豫政事，愛寵日隆。朝士備懼焉。太和二年，高祖及文明太后率百僚與諸方客，臨虎園，有逸虎登門，閣道，幾至御座。左右侍御皆驚，敏執戟救之，虎乃退去。敏任轉重。三年春，詔敏與東陽王丕、同入入議，承愛復隆。四年，遷尚書令，進爵中山王，加鎮東大將軍，置王官二十二。中人，晉侍郎鄭徽為傳，即中令以下，皆當時名士。又拜敏妻丁氏為妃，及沙門法秀。

謀逆事發，多所牽引，敏曰：與其殺不辜，寧教有罪，宜暴斬首惡，餘從輕赦，不亦善乎。高祖從之，得免者千餘人。敏出入帷幄，太后密賜珍玩，繡練，人莫能知。率常以夜帷車載往，隨官防，前後巨萬，不可勝數。加以田園奴婢，牛馬雜畜，並盡夏美，大臣及左右，因是以受寶錫，外示不私所愛，又以萬計。及疾病，高祖太后每親視疾，侍官省問，相望於道，及疾篤，上疏曰：臣聞忠於事君者，節義著於臨終，孝於親者，津誠表於垂沒。故孔明卒，軍不忘全蜀之計，曾參疾甚，情存善言之益，雖則庸昧，敢忘景行。臣荷天地覆載之恩，蒙大造生成之德，漸風訓於華年，服道教於羈冠，濯纓清朝，垂周三紀，受先帝非分之眷，叨陛下殊常之寵，遂乃齊跡功舊，內侍帷幄，爵列諸王，位班上等。從容閑道，與知國政，誠思竭盡力命，以報所受，不謂事與心違，忽嬰重疾，每屈輿駕，親臨問之，榮洽生平，惠流身後。犬馬之誠，銜佩固極，今所病篤，慮必不起，延首闕庭，鯁戀終日。仰恃皇造宿眷之隆，敢陳愚昧管窺之見，臣聞為治之要，其略有五：一者慎刑罰，二者任賢能，三者親忠信，四者遠讒佞，五者行黜陟。夫刑罰明則姦宄息，賢能用則功績著，親忠信則禮義興，遠讒佞則疑闇絕，黜陟行則貪叨改，是以敏惟刑載在唐典，知人則哲，唯帝所難，周書垂好德之文，漢史列防姦之論，考諸幽明，先王大典，又八表既廣，遠近事殊，撫荒裔宜待之以寬信，經華甸宜惠之以明簡。哀恤孤獨，賑施困窮，錄功舊，赦小罪，輕徭役，薄賦斂，修福業，禁淫祀，顯職，致餘暇，賜垂覽，使子囊之誠，重申於當世，將墜之志，復用於明時。尋時年四十八。高祖文明太后親臨哀賜，賜溫明秘器，宅昌公王，遇置護喪事，贈衛大將軍，太宰，并州牧，曰：宣王，內侍長，董魏奴，管墳墓，將葬於城東，高祖登城樓，以望之，京師文士為作哀詩及諫者百餘人，乃詔為敏立祀於都南二十里，大遠右起，廟以時祭，樂并立碑銘，置守祀五家。又詔喪敏，其擇虎狀於諸殿，命高允為之讀，京師士女，緇稱敏美，造新聲而鼓歌之，名曰中山王樂，詔並樂府，合樂奏之初，敏女妻李冲，兄子廷實，次女又適趙國李恢，子華，女之將行也，先入宮中，其禮略如公主，王女之儀。太后親御太華殿，饗其女於朔，敏與廷實侍坐，敏所親及兩李家丈夫婦人，列於東西廊下，及車引太后，送過中殿，時人

竊謂天子太后嫁女教之葬也假親姻義舊衰經冠送喪者千餘人皆舉聲
慟泣以要榮利時謂之義孝數既貴乃言家本太原晉陽遠移屬焉故其兄弟
封爵多以并州郡縣薨後重贈教父橋侍中征西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
武威王諡曰定道策教母賈氏為妃立碑於墓左父子並葬城東相去里餘遷
洛後更徙葬太原晉陽

子襲字元孫年十四以父任擢為中散仍總中部數歲高祖詔襲代領都曹為
尚書令領吏部曹中部如其品職依典承襲文明太后令曰都曹尚書曹百寮
之首民所具瞻襲年少智思未周其都曹尚書令可權記使閉習政事使用不
晚終太后世寵念如初襲王爵例降為公太后崩後襲仍在高祖左右然禮遇
稍薄不復關與時事久之出為鎮西將軍秦州刺史又轉并州刺史十七年與
鄒詣洛路幸其治供帳粗辦境內清靜高祖頗嘉之而庶民多為立銘置于大
路虛相稱美或曰襲所教也高祖聞而問之對不以實因是面被責讓尚書奏
免其官詔唯降號二等二十年以事為中尉所糾會赦免諱在常景傳景明二
年卒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諡曰質

子忻襲為太尉汝南王悅記室參軍建義初河陰遇害贈散騎常侍安北將
軍肆州刺史諡曰穉

子子喧襲武定末齊州驛騎府功曹參軍齊受禪例降

忻弟誕字永安龍驤將軍正平太守亦於河陰遇害贈撫軍將軍并州刺史
子希靈舉秀才早亡

誕弟殖字承與司空城局參軍

子祖幹司徒行參軍并州刺史

殖弟承業司空參軍事

襲弟椿字元壽少以父任拜秘書中散尋以父憂去職後除羽林監謁者僕射
母喪解任正始初拜中散出為太原太守加鎮遠將軍坐事免椿僮僕千餘園
宅華廣聲妓自適無乏於時或有勸椿仕者椿笑而不答雅有巧思凡所管製
可為後法由是正光中元義將營明堂辟雍欲徵椿為將作大匠椿聞而以疾

固辭孝昌中余朱榮既據并肆以汾州胡逆表加椿征虜將軍都督尉勞汾胡
汾胡與椿比州服其聲望所在降下事軍授右將軍太原太守以預立莊帝之
勞封遼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尋轉封真定縣開國侯食邑七百戶除持節
本將軍華州刺史尋轉使持節散騎常侍殷州刺史元壽立除都官尚書固辭
不拜承熙中行冀州事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瀛州刺史時有風電
之變詔書廣訪諸官椿乃上疏曰伏奉詔書以風電屬威上動天譴訪諸辭於
百辟詔與椿於四海宸衷懇切備在絲綸極承兢感心焉庸庸伏惟陛下聖鑒
應期取育萬物承綴流之艱運纂繼絲之危緒忘餐日昃求衣未明俾上帝下
臨感茲荼毒采濟溝壑而滄浪降戾作審中秋上帝照臨義不虛變竊惟風為
號令皇天所以示威電者氣激陰陽有所交詳殆行令殊節舒息失中之所致
也昔澗雨千里寒練教祀之誠災積三舍寧非善言之九隴不空發微豈謬應
離謂蓋高實符人事伏願陛下留心曲覽垂神遠察禮賢登士博舉憲官權中
滯怨振窮省役使夫滋水沒川之疹畢居朝右儀表丹青之位未或虛加園土
絕五毒之民揆日息千門之費嚴嚴廊署無不遇之士忭悃憐荷酒席之恩
則物見昭蘇人知休泰徐奏薰風之曲無輪鴻屬之歌豈不天人幸甚鬼神咸
抃椿性嚴察下不容森所在吏民畏之重足天平末更滿還鄉初椿於宅構起
廳事極為高壯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為本郡世皆呼
為王太原未幾余朱榮居椿之宅榮封太原王焉至於齊獻武王之居晉陽霸
朝所在人士輻輳椿禮敬親知多所採接後以老病遂辭疾客居趙郡之西經
魚祠山興和二年春卒時年六十二贈使持節都督冀瀛二州軍事驃騎大將
軍尚書左僕射太尉公冀州刺史諡曰文恭及葬齊獻武王親自弔送椿妻鉅
鹿魏悅之次女明達有遺操多識往行前首隨夫在華州兄子建在洛遇患聞
而星夜馳赴肅容虧損親類歎尚之余朱榮妻北鄉郡長公主深所禮敬承安
中詔以為南和縣君內足於財不以華飾為意撫兄子牧情同己子存拯親類
所在周洽椿名位終始魏有力焉元象中卒贈鉅鹿郡君椿無子以兄孫叔明
為後

叔明太尉參軍事儀同開府祭酒死於晉陽無子以第子暄子為後

魏第緒字庫誠為給事中安南將軍祠部尚書賜爵上黨公加散騎常侍領太史事例降為侯遷太常卿出為持節安東將軍兗州刺史遷除光祿大夫卒於官贈帛五十匹

子翔字元鳳少以聰敏循良詔充內侍自太和初與李冲等奏決庶事迄于十六年實賜前後累千萬是時政事多決於文明太后后好細察而翔恭謹慎密甚被知任遷洛兼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左丞襲爵遷輔國將軍太府少卿出為濟州刺史卒贈大將軍肆州刺史子超襲

超字和善孝朝請并州治中超愛好人物輕財重義性豪華能自奉養每食必聘水陸之味年三十四卒

子景覽襲武定中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齊受禪例降

景覽第景招開府集曹參軍

超第緒字思恭元象中上黨太守卒

魏第緒字思恭員外散騎侍郎上黨王天穆以為北道行臺郎中余朱榮代天穆為大行臺仍為吏部郎以預奉莊帝之勳封騎氏縣開國侯邑五百戶永安末除征西將軍幽州刺史不之任元暉立轉除驃騎大將軍并州刺史與和中卒

魏第爽司徒中兵參軍

魏第魏誠為東宮學生拜給事中賜爵中都侯加龍驤將軍卒贈安南將軍冀州刺史魏曰恭

子靜字元安少有公幹拜中散魏誠例降為伯除員外郎羽林監兼尚書郎以明法除廷尉評轉華將軍加冠軍將軍岐州刺史魏郡王融虐害城民怨叛詔靜以驍騎將軍即降下以奉使稱旨賜帛五百匹除魏郡太守以母老固辭不拜又授征虜將軍廷尉少卿有當官之稱坐公事左遷中散大夫以母憂去職尋卒初魏第廷尉卿尋行定州事並固辭不起二年夏除其兼廷尉卿尋行定州事至冬病卒年五十七贈撫軍將軍并州刺史魏曰爽無子以從子伯豫為後

伯豫襲爵武定中冀州開府錄事參軍齊受禪例降

魏第亮字平誠承明初擢為中散告沙門法秀反遷冠軍將軍賜爵承車侯加給事中出為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後轉陝州刺史坐事免卒於家

亮子洪壽早卒

子元景正光中許復先爵降為伯卒無子

洪壽第疑字安壽除奉朝請稍遷中散大夫以疾歸鄉里遂移居上黨年七十卒

子夷字景預有文才少工詩詠知名於世未官卒

魏叔隆保冠軍將軍姑臧侯卒連贈安東將軍并州刺史鉅鹿公魏曰境

王仲興趙郡南樂人也父天德起自細微至殿中尚書仲興幼而端謹以父任早給事左右太和中殿內侍衛中散武騎侍郎給事中出入禁內十餘年轉冗從僕射稍遷密近為齊帥從駕征新野有功除折衝將軍屯騎校尉又命率千餘騎破賊於鄆城除援威將軍趙騎校尉賜帛千匹高祖於馬圍自不豫大漸危於崩仲興預侍護連魯陽世宗即位轉左中郎將仍齊帥及帝親政與趙

修並見寵任遷光祿大夫領武衛將軍仲興雖與修並而長慎自退不若修之倨傲無禮咸陽王禧之出奔也當時上下微為駭震世宗於崑崙山追仲興馳入金墉城安慰後與領軍于勁共奉機要因自理馬圍侍疾及入金墉之功乞

同元賞遂封上黨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自拜武衛及受封之日車駕每臨其宅世宗游幸仲興常侍從不離左右外事得徑以聞百寮亦皆體而承望焉

兄可久以仲興故自散爵為徐州征虜府長史帶彭城太守仲興世居趙郡自以寒微云舊出東北霸城故為雍州大中正尚書後以仲興開國公賞報過優

北海王詳嘗面奏請降滅事久不決可久在徐州特仲興與魏勢輕傳司馬梁

郡太守李長壽遂至魯陽彭城諸沙門共相和解未幾復有所競可久乃令債

債還毀長壽遂折其骨州以表聞北海王詳因百寮朝集厲色大言曰徐州名

藩先帝所重朝廷云何備用上任連令致此將紘以儆荒外豈不為國醜辱也

魏

亦莫有應者。仲與是後漸疎，不得徑入左右。世宗乃下詔，奪其封邑，出除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卒贈安東將軍、青州刺史。

寇猛，上谷人也。祖父平城，猛少以交幹充虎賁，稍遷羽林中郎。從高祖征南陽，以擊賊不進，免官。世宗踐位，復敘用，愛其膂力，置之左右。為千牛備身，歷轉遂至武衛將軍，出入禁中，無所拘忌。自以上谷寇氏，得補燕州大中正，而不能顯別士庶也。家漸富侈，宅宇高華，幸練充盜，微榮勢，然不及茹皓。仲與也，卒贈平北將軍、燕州刺史。

趙修，字景業，趙郡房子人。父惠安，後名趙，都曹史，積勞補武令。修黃，追贈威烈將軍、本郡太守。及葬，復贈龍驤將軍、定州刺史。修本給事東宮，為白衣左右，頗有膂力。世宗踐阼，仍充禁侍。愛過日隆，然天性剛塞，不閉書疏，是故不參文墨。世宗親政旬月之間，頗有轉授，歷員外通直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光祿卿。每受除設宴，世宗親幸其宅，趙王公卿士百寮悉從。世宗親見其母，修能劇飲，至於通動筋骸。雖北齊王、齊、廣陽王、壽等，皆亦不免。必致困亂，每適郊廟，修常辟陪，出入華林，恆乘馬至于禁內，咸賜王禮，其家財貨多賜高華及修。修之葬，父也。百寮自王公以下，無不甲祭，酒饋祭具，具填塞門街。於京師為制碑銘，石獸石柱，皆發民車牛，傳致本縣，財用之費，悉自公家。凶吉車乘將百兩，道路供給，亦皆出官。時將馬射，世宗嘗修過之，帝如射宮，修又乘輅車旋竿，觸東門而折，修恐不達，辭曰：「驛赴空期，左右求從，及特遣者數十人，修道路嬉戲，殆無感容，或與賓客，森探婦女，僕觀從者，嗚呼喧譁，詬詈無節，莫不畏而惡之。是年，又為修廣增宅舍，多所并兼，洞門高堂，房廡周博，崇麗擬於諸王。其四面辟居，路入其地者，候天威，兄弟，越次出補長史、大都，修起自賤伍，暴致富貴，奢傲無禮，物情所疾，因其在外，左右或輒糾其罪，自其葬父，遷也，舊龍少，初，王顯抵附於修，後因忿，密伺其過，規陷戮之，而修過短，都不懼防，顯積其前後愆咎，列修葬父時路中淫亂不軌，又云與長安人趙僧擲，玉印事，高華、甄琛等構成其罪，乃密以聞，始琛及李鴻等，曲事於修，無所不至，懼相連及，爭共糾譴，助攻治之，遂乃詔曰：「小人難育，朽棘不彫，長惡不悛，豈容撫養，散騎常侍，鎮

東將軍，領左右，趙修，皆在東朝，運充臺車，所經見，畏難遺之，故集業之初，仍引西熱，離地微器，匪所宜採，然繼早念生，遂離名級，自蒙洗濯，兇昏日甚，驟仗鷹鷂，思加輕慢，不識人倫之體，不悟深淺之方，陵轍王侯，輕換卿相，門賓巷士，拜叩不接，尊象素心，仍懷鄙塞，比聽葬父，修暴繼聞，居京遺宅，殘虐徒放，又廣張形勢，妄生矯託，與雍州人趙僧擲等，陰相傳納，許受玉印，不軌不物，日月滋甚，朕猶恐其宿孽，無加覆護，而擅威弄勢，條張不已，法索耳目，並求憲網，雖欲捨之，群實難爽，然若履既墜，江河併傾，雖牛一羣，東向改轍，修雖小人，不侍在昔，極辭之奏，欲加未忍，可鞭之一百，從教燒燬，為兵，其家宅作徒，即仰停罷，所親在內者，悉令出禁，朕味於處物，當茲豺虎，顧尋往，有愧臣民，便可時勃申沒，以謝朝野。是日，修詣領軍于勤，第與之搏，籌未及畢，而羽林數人相繼而至，稱詔呼之，修驚起，隨出路中，執引修馬詣領軍府，突與顯監決其罰，先具問事有力者五人，更迭鞭之，占令必死，旨決百鞭，其實三百，修素肥壯，腰背博碩，堪忍楚毒，了不轉動，鞭訖，即召驛馬，促之令發，出城西門，不自勝，縛置鞵中，患驅馳之，其母追隨，不得與，行入十里，乃死。初，子后之入，修之力也。修死後，領軍于勤，猶追感舊恩，經恤其家，自給朝士，昔相宗承者，悉棄絕之，示己之疎遠焉。

茹皓，字禽奇，晉吳人也。父讓之，本名讓，隨劉駿，巴陵王休若，為將，至彭城，是時南土飢亂，遂寓居淮陽。上黨，皓年十五，六為縣金曹史，有姿貌，謹廉。兩徐州刺史沈陵，見而善之，自隨入洛陽，舉充高祖白衣左右。世宗踐阼，皓侍直禁中，稍被寵接。世宗嘗拜山陵，路中欲引與同車，皓書衣將昇，黃門侍郎元匡切諫，乃止。及世宗親政，皓嘗晝日，又以馬圈之弊，當擬補員外將軍，時趙修亦被幸，皓嘗之，求出皓為外守，皓亦慮見危，不樂內官，遂起授懷陽太守，加厲威，將軍，其父因皓，懇懇勸，先除兖州，陽平太守，賜以子爵，父子割符名邦，郡境相接，皓忻然於去內，不以疎外為憾，及趙修等敗，竟獲全免，雖起微細，為守乃清簡，寡事，世宗幸鄴，禮武，皓聲求朝，趙修等在中，將領直閣，寵待如前，皓既直，連自云本出屬門，屬門人詔附者，乃因屬皓於司徒，請為并州大中正府省。

以聞昭特依許，遷統騎將軍，領華林諸作，皓性微工巧，多所與立，爲山於天淵池西，探掘北邱及南山佳石，從竹汝類，羅其間，經構樓館，列於上下，樹草栽木，頗有野致，世宗心悅之，以時臨幸，遷冠軍將軍，仍統騎將軍，皓貴寵日升，關與政事，太傅北海王詳以下，咸極憚附之，皓第年尚二十，擢補員外郎，皓妻僕射高華從妹，於世宗爲從母，迎納之日，詳親詣之，禮以馬物，皓又爲弟聘安豐王廷明妹，廷明恥非舊流，不許，詳勸之，云：欲免官職，如何不與？若婚姻也，廷明乃從焉，皓頗敏慧，折節下人，而潛自經營，陰有納受，貨產盈積，起宅宮西，朝貴弗之及也，是時世宗雖親萬務，皓率常居內，留宿不還，傳可門下奏事，未幾，轉光祿少卿，意殊不已，方欲陳馬圍從先帝之勞，更希進舉，初，修皓之寵，北海王詳皆附納之，又直閣將軍劉育，本爲詳所屬，常感詳恩，密相承望，並共來往，高華素疾諸王，常規陷害，既知詳與皓等交關相昵，乃構之，世宗云：皓等將有異謀，世宗乃召中尉崔亮，令奏皓育常率軍實陳，播磨四人，擅勢納賄，及私亂諸事，即日執皓等皆詣南臺，翌日，奏成罪其曉就家殺之，皓妻被髮出堂，哭而迎皓，皓徑入哭，刑食械而死，皓子懷明，仕至南青州刺史，與和初，以罪賜死，子姪從違。

育字元孫，河間人，始爲北齊王詳所舉，六輔時，出守本郡，與皓俱赴鄴，官職武，亦自乞留，至洛，久不敘用，詳又爲尋，晚乃拜將軍直閣。

季實起於主馬，世宗初，好騎乘，因是獲寵，位至殿中將軍，司藥丞，仍主厩閑，與茹皓通，知庶事，勢益漸隆，引其兄爲朝請直廳，娶武昌王靈妹，季實又將娶洛州刺史元叔女，並結託帝戚，以爲榮援云。

播磨，徐義恭並彭城舊營人，播磨能爲世宗典拂梳，義恭善執衣服，並以巧便，且及居中，愛幸相侔，官敘不異，播磨妻，義恭姊也，情相遺，室家不諧，義恭恆忿恨之，親經世宗，訴其欺侮，世宗以其左右兩體之，二人皆承奉茹皓，亦並加接養，而播磨偏爲親密，與皓常在左右，皓不歸休，皓敗，播磨亦死於家，義恭小心謹慎，謙退少語，皓每死後，彌見幸信，其侍左右，典掌秘密，世宗不豫，義恭晝夜扶持，房于懷中，曹太后臨政，義恭紹附元義，又有淫事，多在其它，爲書藥次。

御，出爲東萊州刺史，建義後，歷內外顯職，武定初，卒於驛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

趙邕字令，和自云，南陽人，潔白明脫，眉曉了恭敏，司空李冲之貴寵也，邕以少年端謹，出入其家，頗給接應，奔走之役，冲亦深加接念，令與諸子游處，人有東帶謁於冲者，時託之以自通，高祖太和，給事左右，至殿中監，世宗即位，及親政，猶居本任，價與趙修結爲宗援，然亦不甚相附也，邕稍遷至殿中將軍，猶帶監職，邕父怡，太和中，歷郢州刺史，傳家久之，以邕寵召，拜太常少卿，尋爲荊州大中正，出除征虜將軍，荊州刺史，怡乃致其母喪，葬於宛城之南，趙氏舊墟，以老乞解州任，遷拜光祿大夫，轉金紫，光祿，卒贈鎮東將軍，相州刺史，世宗每出入郊廟，修恆以常侍侍中陪乘，而邕兼奉車都尉，執轡同載，時人竊論，號爲二趙，以趙出南陽，從屬荊州，邕轉給事中，南陽中正，以父爲荊州大中正，乃罷，轉長兼散騎侍郎，領左右直長，出入禁中，復爲荊州大中正，邕第尚中書舍人，出除南陽太守，怡辭荊州也，尙求解郡，與父俱還，未至京師，遂除步兵校尉，邕祖徽，舊葬代京，喪自平城還葬南陽，贈平遠將軍，青州刺史，世宗崩，邕兼給事黃門，俄轉太府卿，出除平北將軍，幽州刺史，在州貪縱，與范陽盧氏爲婚，女父早亡，其叔許之，而母不從，母北平陽氏，攜女至家，藏避規免，邕乃擄掠陽叔，遂至於死，陽氏訴冤，臺遣中散大夫孫景安，研檢事狀，邕坐處死，會赦得免，猶當除名，自理經年，臨淮王彧時爲廷尉，久不斷決，李昌初卒。

侯剛字乾之，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也，本出來微，少以善於鼎俎，進館出入，久之，拜中散，累遷冗從僕射，嘗食典御，世宗以其質直，賜名剛焉，稍遷奉車都尉，右中郎將，領刀劍左右，加游擊將軍，城門校尉，運武衛將軍，仍領典御，又加通直散騎常侍，詔曰：太和之季，熾寇侵疆，先皇於不豫之中，命師出討，撫戎暴，購御乖和，朕屬當監國，弗復隨侍，而左右服事，唯藉忠勳，剛於連和之中，辛勤行旌，遠達錄，宜先推敘，其以剛爲右衛大將軍，後領太子中庶子，世宗崩，剛與侍中崔光，迎肅宗於東宮，尋除衛尉卿，封武陽縣開國侯，邑千二百戶，俄爲侍中，撫軍將軍，恆州大中正，遷衛將軍，表讓侍中，詔不許，遂拜爲公，以給侍之。

等加賞散伯。熙平初，除左衛將軍。餘官如故。侍中游擊出為相州，剛言於靈太后曰：昔高氏擅權，游擊抗衛不屈，先帝所知。四海同見，而出牧一藩，未盡其美。宜還引入，以輔聖主。太后善之，剛龍任既隆。江陽王繼，尚書長孫稚，皆以女妻其子。司空任城王澄，以其起由牒等，頗竊侮之。云此近為我舉食，然公坐對策，敬遇不虧。後剛坐掠殺試射羽林，為御史中尉元匡所彈，廷尉處剛大辟。尚書令任城王澄，為之言於靈太后，侯剛歷任前朝，事有可取，藏芥之概，未宜便致於法。靈太后乃引見廷尉，謝裴延儻，少卿袁翻於宣光殿，問曰：剛因公事掠人，邂逅致死，律文不坐，卿處其大辟，竟何所依？翻對曰：案律邂逅不坐者，謂情理已盡，而隱避不引，必須筆捷，取其欺言，謂搆捷以理之類。至於此人，問則具首，正宜依犯結案，不應橫加筆扑。兼剛口唱打殺，搆筆非理，本有殺心，事非邂逅處之大辟，未非憲典。太后曰：卿等且還，當別有判。於是令曰：廷尉執處侯剛，於法如猛，剛既意在為公，未宜便依所執，但輕動民命，理無全捨，可削封三百戶，解尚衣典御。剛於是頗為失意，剛自太和進食，遂為典御。歷兩都三帝二太后，將三十年。至此始解未幾，加散騎常侍，御史中尉元匡之廢也。太后勅代匡者，剛為太傅清河王暉所舉，遂除車騎將軍，領御史中尉，常侍衛尉如故，及領軍元義執政，擅權樹結親黨，剛長子，義之妹夫，乃引剛為侍中，左衛將軍，還領尚食典御，以為枝援。俄加車騎大將軍，領左右復前制之封，尋加儀同，復領御史中尉。剛舉軍旅稍興，國用不足，求以封邑餼粟，賑給征人。肅宗許之，孝昌元年，除領軍，餘官如故。初，元義之解領軍也，靈太后以義腹心尚多，恐難卒制，故權以剛代之，示安其意。尋出為散騎常侍，冀州刺史，將軍，儀同三司。剛行在道，詔曰：剛因緣時會，恩隆自久，權於凡品，越昇顯爵，往以微勳，賞同利建，寵靈之極，超絕夷等。會無犬馬識主之誠，方懷棄獲，返望之志，與權臣元義，婚姻朋黨，虧違典制，更置禁中，一出一入，迷為森防，又與劉騰共為心膂，間隔二宮，逼脅內外，且位居繩憲，糾察是司，宜立格官，勢同鷹隼，方嚴楚繩，枉服貞夏，專任凶威，以直為曲，不忠不道，深暴民職，附下罔上，事彰曲顯，莫大之罪，難從宥原，封爵之科，理宜貶奪。可征虜將軍，餘悉削，剛終于家，永安中，贈司徒公。

剛其子詳，自奉朝請，稍遷通直散騎侍郎，冠軍將軍，主衣都統，剛以上谷先有侯氏，於是始家焉。正光中，又請以詳為燕州刺史，將軍如故，欲為東世之基，尋進後將軍，五年，拜司徒左長史，領書葉典御，燕州太中正，與和中，驍騎將軍，殷州刺史，還朝久而卒。

鄭儼字季然，滎陽人，容貌壯麗，初為司徒胡國珍行參軍，因緣為靈太后所幸，時人未之知也。遷員外散騎侍郎，直後靈太后廢蕭寶夤西征，以儼為開府屬，孝昌初，太后反政，儼請使還朝，復見寵待，拜驍騎大夫，中書舍人，領書食典御，晝夜禁中，寵愛尤甚，儼每休沐，太后常遣問，重隨侍，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與徐紇俱為舍人，儼以紇有智數，故為謀主，紇以儼寵幸，既感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動內外，城陽王徽，儼與之合，嘗時政令，歸於儼，尋遷通直散騎常侍，平東將軍，武衛將軍，華林都督，右衛將軍，散騎常侍，中軍將軍，中書令，車騎將軍，舍人，常侍如故。肅宗崩，事出倉卒，天下咸言儼計也。亦朱榮舉兵向洛，以儼為辭，榮逼京師，儼走歸鄉里，儼從兄仲明，先為儼陽太守，至是，儼與仲明欲據郡起來，尋為其部下所殺，與仲明俱傳首洛陽。

子文寬，從出帝殞關西。

徐紇字武伯，樂安博昌人也，家世寒微，紇少好學，有名理，頗以文詞見稱，察孝廉，對策上第，高祖拔為主書，世宗初，除中書舍人，詔附遺修，遷通直散騎侍郎，及修錄，坐黨從權，尋在徒役，志氣不撓，故事捉逃徒流兵五人，流者聽免，紇以此得還，久之，復除中書舍人，太傅清河王暉，又以文翰待之，及領軍元義之害，懼也，出為屬門太守，紇稱母老，解郡還鄉，至家未幾，尋入洛，飾說事，又大得義意，及父父繼西鎮潼關，以紇為從事，中郎，尋以母憂歸鄉里，靈太后反政，以紇為憐所顧待，復起為中書舍人，紇又由事鄭儼，是以特被信任，俄遷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之事，軍國詔命，莫不由之，時有急遽，令最史執筆，或行或臥，人別占之，逢次俱成，不失事理，雖無雅才，亦可通情，時黃門侍郎太原王遵業，現邪王福，並稱文學，亦不免為紇兼筆，承其指授，尋加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黃門舍人如故，紇機辯有智數，嘗公斷決，終日不以為勞。

長直禁中。略無休息。時復與沙門講論。或分宵達曙。而心力無怠。道俗歎服之。然性浮動。慕權利。外似審正。內實詭譎。時豪勝已。必相陵駕。書生貧士。矯意禮之。其詭態若此。有識鄙薄焉。紇既處腹心。參斷機密。勢傾一時。遠近填湊。與鄭儼李神軌龍任相亞。時稱徐鄭焉。然無經國大體。好行小數。說靈太后以鐵券。聞介朱榮左右。榮知深以爲憾。啓求誅之。榮將入洛。既剋河梁。紇矯詔夜開殿門。取驂驅御馬十匹。東走兗州。紇弟獻伯爲北海太守。獻伯弟季彥。先爲青州長史。紇使人告之。亦將家南走。羊侃時爲太山太守。紇往投之。說侃令舉兵。侃從之。遂聚兵反。共紇圍兗州。孝莊初遣侍中于暉爲行臺。與齊獻武王督諸軍討之。紇慮不免。說侃請乞師於蕭衍。侃信之。遂奔衍。文筆駁論數十卷。多有遺落。時或存於世焉。

史臣曰闕

魏書卷九十三

魏書卷九十三考證

王敏傳都督尉勞汾胡○尉北史作慰

徐紇傳獻伯弟季彥○季豎本訛季今改正

魏書卷九十三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閹官第八十二

宗愛	仇洛齊	段霸	王瑀	趙黑	孫小
張宗之	劇鵬	張祐	抱疑	王遇	符承祖
王質	李堅	秦松	白整	劉騰	賈榮
楊範	成軌	王温	孟鸞	平季	封津

劉思逸

夫宮腐之族置於閹寺取則天象事歷百王身乖全品任事宮掖親由褻狎恩生趨走便僻俯仰當寵擅權斯則伊戾豎刁因而禍兩國石顯張讓所以藉二京也豈非形質既虧生命易忽譬之胥靡不懼登高此亦苟且之事由變不已也王者殷鑒宜改往轍而後庭婉嬾遊宴之地椒蠶留連終見任使巧佞由之而自達權幸俄然而復歸斯蓋其由來遠矣非一朝一世也魏氏則宗愛殺帝害王劉騰廢后戮相其間竊官爵盜財賄乘勢使氣為朝野之患者何可勝舉今謹錄其尤顯焉

宗愛不知其所由來以罪為閹人歷碎職至中常侍正平元年正月世祖大會於江上班賞羣臣以愛為秦郡公恭宗之監國也每事精察愛天性險暴行多非法恭宗每銜之給事仇尼道威侍郎任平城等任事東宮微為權勢世祖頗聞之二人與愛並不睦為懼道威等案其事遂構告其罪詔斬道威等於都街時世祖震怒恭宗遂以憂薨是後世祖追悼恭宗愛懼誅遂謀逆二年春世祖暴崩愛所為也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吳興公和疋侍中太原公薛提等秘不發喪延疋二人議以高宗冲幼欲立長子微秦王翰置之秘室提以高宗有世嫡之重不可廢所宜立而更求君延等猶豫未決愛知其謀始愛負罪於東宮而與吳王余素協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矯皇后令微延等延等以愛素賤弗之疑皆隨之入愛先使閹豎三十人持仗於宮內及延等入以次收縛斬於殿堂執秦王翰殺之於承巷而立余余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

諸軍事領中秘書封馮翊王愛既立余位居元輔錄三省兼總戎禁坐召公卿權恣日甚內外憚之羣情咸以為愛必有趙高閹樂之禍余疑之遂謀奪其權愛憤怒使小黃門賈周等夜殺余事在余傳高宗立誅愛周等皆具五刑夷三族

仇洛齊中山人本姓侯氏外祖父仇款始出馮翊重泉款石虎末徙鄴南枋頭仕慕容暉為烏丸護軍長水校尉生二子長曰嵩小曰騰嵩仕慕容垂遷居中山位殿中侍御史嵩有二子長曰廣小曰盆嵩妹于洛齊生而非男嵩養為子因為之姓仇初嵩長女有姿色充再閹宮闈破入慕容備又轉賜盧豚生子魯元有寵於世祖而知外祖嵩已死唯有三舅每言於世祖世祖為訪其舅是時東方罕有仕者廣益皆不樂入平城洛齊獨請行曰我養子兼人道不全當為兄弟試禍福也乃乘驢赴京魯元候知將至結從者百餘騎迎于桑乾河見而下拜從者亦同致敬入言于世祖世祖問其才用所宜將授之以官魯元曰臣舅不幸生為閹人唯合與陛下守宮闈耳而不言其養子世祖矜焉賜以奴馬引見拜武衛將軍俄而賜爵文安子稍遷給事黃門侍郎魏初禁網疏闊民戶隱匿漏脫者多東州既平綾羅戶民樂莫因是請採漏戶供為綸綿自後逃戶占為細繭羅殺者非一於是雜管戶帥遍於天下不屬守宰發賦輕易民多私附戶口錯亂不可檢括洛齊奏議罷之一屬郡縣從平涼州以功超遷散騎常侍又加中書令軍南將軍進爵零陵公拜侍中平遠將軍冀州刺史為內都大官興安二年卒諡曰康

養子儼儼柔和敦敏有長者風太和中為虎牢鎮將初洛齊貴戚之後廣益坐他事誅世祖以其非仇氏子不與焉遷取侯家近屬以儼為子後欲還本而廣有女孫配南安王植生章武王彬即中山王英弟也仇妃聞而請儼曰由我仇家貴至此奈何一旦孤背恩養也積時在內都主司品臣儼錄於植長憚之遂不敢九年卒諡曰靜

子振襲稍遷至中堅將軍長水校尉廣益並善營產業家于中山號為巨富子孫仕進至州主簿

勝曾孫備位至龍驤將軍驍騎將軍樂平男

段霸屬門原平人父乾慕容垂廣武令太祖初遣騎略地至屬門霸年幼見執因被官刑乾尋奉知部歸化雲中霸少以謹敏見知稍遷至中常侍中護軍將軍殿中尚書領壽安少府賜爵武陵公出為安東將軍定州刺史世祖親考內外大明黜陟前定州治中張潭屯告霸前在定州濁貨貪穢便道致財歸之鄉里召霸定對霸不首引世祖以霸近臣而不盡實由此益怒欲斬之恭宗進請遂免霸為庶人

霸從弟榮雍州別駕兄弟諸從遂世居廣武城修飾有土風

王琚高平人自云本太原人高祖始晉豫州刺史琚以秦常中被刑入宮禁小心守節久乃見敘用稍遷為禮部尚書賜爵廣平公加南將軍高祖以琚歷奉先朝志在公正授散騎常侍後為侍中征南將軍冀州刺史假廣平王徵還進為征南將軍進爵高平王侍中如故遣還冀州高祖文明太后東巡冀州親幸其家存問周至還京以其年老拜散騎常侍養老於家前後賜以車馬衣服雜物不可稱計後降爵為公扶老自平城從還洛邑高祖以其朝舊遣左右勞問之琚附表自陳初至家多乏爰賜帛二百疋常飲牛乳色如處子太和二十一年冬卒時年九十贈征南將軍冀州刺史諡曰靖

養子寄生未襲而亡

子蓋海襲祖琚初琚年七十餘賜得世祖時宮人郭氏本鍾離人明嚴有母德內外婦孫百口奉之肅若嚴君家內以治蓋海官至青州樂陵太守

趙黑字文靜初名海本涼州隸戶自云其先河內溫人也五世祖術晉末為平遠將軍西夷校尉因居酒泉安彌縣海生而涼州平沒入為隴人因改名為黑有容貌恭謹小心世祖使進御膳出入承奉初無過行遷侍御典監藏拜安遠將軍賜爵唯陽侯轉選部尚書能自謹厲當官任舉頗得其人加侍中進爵河內公顯祖將傳位京兆王子推訪諸羣臣百官唯唯莫敢先言者唯源賀等詞義正直不肯奉詔顯祖怒變色復以問黑黑曰臣愚無識信情率意伏惟陛下春秋始富如日方中天下說其威明萬物懷其光景元元之心願終萬歲若聖

性淵遠欲顯神味道者臣黑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他顯祖默然良久遂傳祚于高祖黑得幸兩宮祿賜優厚是時尚書李訢亦有寵於顯祖與黑對結選部訢奏中書侍郎崔鑒為東徐州北部主書郎公孫處顯為荊州選部監公孫遷為幽州皆曰有能也實有私焉黑疾其虧亂選體遂爭於殿庭曰以功授官因爵與祿國之常典中書侍郎尚書主書郎諸曹監動能俱立不過到郡今訢皆用為方州臣實為惑顯祖疑之曰公孫遷且止遷最為訢厚於是黑與訢遂為深隙訢竟列黑為監藏時多所截沒先是法禁寬緩百司所典與官並食故多所損折遂黜為門士黑自以為訢所陷數恨終日廢寢忘食規報前怨踰年遷入為侍御散騎常侍侍中尚書左僕射復兼選部如昔黑告訢專恣訢遂出為徐州及其將獲罪也黑構成以誅之然後食甘寢安志在於職事出為假節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進爵為王克己清儉憂濟公私時有人欲行私賂黑曰高官祿厚足以自給賣公營私本非情願終無所納高祖文明太后幸中山聞之賜帛五百匹穀一千五百石轉冀州刺史太和六年秋薨於官詔賜絹四百五十匹穀一千斛車牛二十乘致柩至都追贈司空公諡曰康黑養族弟趙奴第四子熾為後

熾字寶樂初為中散襲黑爵後降為公官至揚州安南府長史加平遠將軍元熾之死壽春也熾處分安輯微有聲稱神龜中卒贈光州刺史黑為定州與熾納鉅鹿魏幹女有二子

長子揆字景則襲父侯爵官至樂陵太守卒贈左將軍滄州刺史

揆弟備之字仲彥輕薄無行為給事中轉謁者僕射為劉騰養息猶以閣官餘資賂遺權門頻歷顯官而卒

孫小字茂翹咸陽石安人父瓊姚泓安定護軍為赫連屈丐所侵人懷危懼亡奔者相屬瓊獨率眾拒守見殺小沒入官刑會魏平統萬遂徙平城內侍東宮以聰識有智略稱未幾轉西臺中散每從征伐屢有戰功多獲賞賜世祖幸瓜步慮有北寇之虞乃加小左衛將軍賜爵泥陽子除留臺將軍車駕還都還給事中縮太僕曹小請父瓊贈諡求更改葬詔贈振威將軍秦州刺史石安縣子

諡曰敬。轉小領駕部。謀理有方。畜牧蕃息。出爲冠軍將軍。并州刺史。進爵中郡侯。州內四郡百餘人。詣闕頌其政化。後遷冀州刺史。聲稱微少於前。然所在清約。當時牧伯。無能及也。性頗忍酷。所養子息。驅逐鞭撻。視如仇讎。小之爲并州。以郭祚爲主簿。重祚門才。兼任之以書記。時人多之。

張宗之字益宗。河南鞏人。家世寒微。父孟舒。劉裕西征。假洛陽令。及宗之貴。幸高宗。贈孟舒平南將軍。洛州刺史。鞏縣侯。諡曰貞。初。族氏宗文。豈。聚黨於伊闕。謀反。逼情孟舒等。文豈。敗。孟舒走免。宗之被執入京。充腐刑。以忠厚謹慎。擢爲侍御中散。賜爵鞏縣侯。遂^嗣常侍。儀曹庫部二曹尚書。領中祕書。進爵彭城公。出爲散騎常侍。寧西將軍。東雍州刺史。以在官有稱。入爲內都大官。出除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冀州刺史。又例降爲侯。太和二十年卒。年六十九。贈建節將軍。懷州刺史。諡曰敬。

宗之兄鸞。旗中書侍郎。東宮中庶子。兼宿衛給事。加軍。遠將軍。賜爵洛陽男。轉殿中給事。出爲散騎常侍。冠軍將軍。涇州刺史。進爵爲侯。復爲殿中給事。中常侍。卒。贈洛州刺史。諡曰靖。始宗之納南來殷孝祖妻蕭氏。劉義隆儻同三司。思話弟思度女也。多悉婦人儀飾故事。太和中。初制六官服章。蕭被命在內。預見訪採。數蒙賜養。蕭兄子超業。後名彥。幼隨姑入國。娶李洪之女。賴其給贖。以自濟。歷位太尉長史。武衛將軍。齊州刺史。散騎常侍。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彥時來往。蕭實責致敬稱名。呼之爲尊彥。於河陰遇害。贈車騎將軍。儻同三司。徐州刺史。

子百年。西河太守。宗之養兄子。襲紹爵。襲字子業。高祖初。除主文中散。稍遷員外郎。京兆王大農。久之。除襄陽太守。爲司空。劉騰諸議參軍。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光祿大夫。太昌初卒。年七十七。贈驃騎大將軍。儻同三司。冀州刺史。

子顯。邵郡太守。卒。贈荊州刺史。顯弟環。中散大夫。

環弟璋。武定中。豫州征西府長史。諸中官皆世衰。唯趙黑及宗之後。家僅數百。

通於士流。

劇驕。高陽人。粗覽經史。閑曉吏事。與王質等俱充宦官。性通率。不以闇闇爲恥。文明太后時。亦見眷遇。爲給事中。高祖遷洛。常爲宦官事。幽后。后之惑薛菩薩也。驕密諫止之。不從。遂發憤而卒。

兄買奴。亦爲宦官。歷位幽州刺史。才志遠不及驕。是時有李豐之徒。數人皆被眷寵。出入禁闈。並致各位。積賞巨萬。第宅華壯。文明太后崩後。乃漸衰矣。張祐。字安福。安定石唐人。父成扶。風太守。世祖末。坐事誅。祐充腐刑。積勞至曹監中。給事。賜爵黎陽男。稍遷散騎常侍。都館內藏曹。時文明太后臨朝。中官用事。祐以左右供奉。合旨。寵幸冠諸閣官。特遷爲尚書。加安南將軍。進爵龍東公。仍館內藏曹。未幾。監都曹。加侍中。與王敷等俱入入議。太后嘉其忠。誠。爲造甲宅。宅成。高祖太后親率文武往燕會焉。拜散騎常侍。鎮南將軍。尚書左僕射。進爵新平王。受職于太華庭。備威儀於宮城之南。觀者以爲榮。高祖太后親幸其宅。饗會百官。祐性恭密。出入機禁。二十餘年。未曾有過。由是特被恩寵。歲月賞賜家累巨萬。與王質等十七人俱賜金券。許以不死。太和十年薨。時年四十九。

高祖親臨之。詔鴻臚典讀喪事。賜帛千匹。贈征南大將軍。司空公。諡曰恭。葬日。車駕親送出郊。

祐養子顯明。後名慶。少歷內職。有姿貌。江陽王繼以女妻之。襲爵。降爲龍東公。又降爲侯。遷洛。廢替二十餘年。虛爵而已。熙平初。爲員外常侍。兼衛尉少卿。以元义姊壻。故越次而授焉。神龜二年冬。靈太后爲蕭宗采名家女。慶女入充世婦。未幾爲嬪。即义甥也。正光三年。正少卿。尋出爲將軍。高平鎮將。卒。

子適洛。襲字道德。安定石唐人。居於直谷。自言其先姓杞。漢靈帝時。杞匡爲安定太守。董卓時。懼誅。由是易氏。卽家焉。無得而知也。幼時。隴東人張乾王反。叛家染其逆。及乾王敗。父瞎生逃。得免。疑獨與母沒入京都。遂爲宦人。小心慎密。恭以奉上。沉跡冗散。經十九年。後以忠謹被擢。累遷爲中常侍。安西將軍。中曹侍御。尚書。賜爵安定公。自總納言。職當機近。諸所奏議。必致抗直。高祖文明太后

嘉之以為殿中侍御尚書領中曹如故以統宿衛俄加散騎常侍高祖太后每出遊幸疑多驂乘入則後宮導引太后既寵之乃徵其父賸生拜太中大夫賞賜次馬賸生將還見於皇信堂高祖執手謂之曰老人歸途幾日可達好慎行路太和十二年遷都曹加侍中祭酒尚書領中曹侍御後降爵為侯賸生卒贈秦州刺史諡曰靖賜黃金八十斤繒綵及絹八百疋以供費用并別使勞慰加疑大長秋卿疑老疾請乞外祿乃以為鎮西將軍涇州刺史特加右光祿大夫將之州高祖錢於西郊樂陽殿以御白羽扇賜之十九年被詔赴洛以刺史從駕南征常參侍左右以疑耆舊每見勞問數追稱疑之正直命乘馬出入行禁之間與司徒馮誕同例軍回還州自以故老前官為政多守往法不能遵用新制侮慢舊族簡於接禮天性酷薄雖弟姪甥壻略無存潤後數年卒於州先以從弟老壽為後又養太師馮熙子次與疑死後二人爭立疑妻張氏致訟經年得以熙子為後老壽亦仍陳訴終獲紹爵次與還於本族給奴婢三十口疑前後賜賞奴婢牛馬蓋數百千他物稱是老壽凡薄酒色肆情御史中尉王顯奏言風聞前洛州刺史陰平子石榮積射將軍抱老壽恣蕩非軌易室而姦騰聲布於朝野醜音被於行路即攝鞠問皆與風聞無差犯禮傷化老壽等即主謹案石榮籍貫兵伍地隔官流處世無入朝之期在生絕冠冕之望遭時之運遂非次之擢以犬馬延慈營履恩念自微至貴位階方岳不能懷感恩德上酬天施迺谷彰遐邇櫛櫛京城老壽種類無聞氏姓莫紀巧乞刑餘之家覆養聞人之室蒙國殊澤預班爵序正宜治家假內疑教誠闡庭方恣其淫恣換妻易妾榮前在洛州遠迎老壽妻常氏兵人千里疲於道路老壽同敵苟之在梁若其原疑之無別男女三人莫知誰子人理所未聞為獸之不若請以見事免官付廷尉理罪鳩臚削爵詔可老壽妻常氏萬敵弟女也老壽死後收紀家業稍復其舊奴婢尚六七百人三女並嬪貴室為老壽祖父皆造碑銘自洛就鄉而建之西方云直谷出二貴人

石榮者從主書稍進為州自被劫後遂便廢頓子其宣武定中南兗州刺史與侯景反伏法

王邁字慶時本名他惡馮翊李潤鎮羌也與雷党不蒙俱為羌中種族自云其先姓王後改氏鉗耳世宗時復改為王焉自晉世已來恆為渠長父守貴為郡功曹卒邁既貴追贈安西將軍秦州刺史澄城公過坐事腐刑為中散還內行令中曹給事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右將軍賜爵富平子遷散騎常侍安西將軍進爵宕昌公拜尚書轉吏部尚書仍常侍例降為侯出為安西將軍華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幽之前廢也邁頗言其過及後進幸高祖對李冲等申后無咎而稱邁謗議之罪冲言果爾遇合死也高祖曰邁舊人未忍盡之當止黜廢耳邁遣御史馳驛免邁官奪其爵收衣冠以民還私第世宗初兼將作大匠未幾拜光祿大夫復奪爵廢后馮氏之為尼也公私罕相供恤邁自以常更奉接往來祇謁不替舊敬衣食雜物每有薦奉后皆受而不讓又至其館邁夫妻迎送謁伏侍立執臣妾之禮邁性巧彊於部分北都方山靈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廟洛京東郊馬射壇殿修廣文昭太后基園太極殿及東西兩堂內外諸門制度皆邁監作雖年在耆老朝夕不倦跨鞍驅馳與少壯者均其勞逸又長於人事留意酒食之間每逢宴舊具設饌果膳膳精豐然競於榮利趨求勢門趨修之寵也邁往還宗承受勅為之監作第宅增於本旨皆擊作人莫不嗟怒卒于官初邁之疾也太傅北海王與太妃俱往臨問視其危懼為之泣下其善奉諸貴致相悲悼如此贈使持節鎮西將軍雍州刺史侯如故始邁與抱疑並為文明太后所寵前後賜以奴婢數百人馬牛羊他物稱是二人俱號富室邁養弟子厲本郡太守稍遷至右軍將軍襲爵宕昌侯產業有過于邁時符承祖略陽氏人也因事為聞人為文明太后所寵自御殿令遷中書給事中散騎常侍輔國將軍賜爵略陽侯兼典選部事中部如故轉吏部尚書仍領中部高祖為造甲第數臨幸之進爵略陽公安南將軍加侍中知都曹事初太后以承祖居腹心之任許以不死之詔後承祖坐賊應死高祖原之削職禁錮在家授侍養將軍佞濁子月餘遂死

王質字紹奴高陽陽人也其家坐事幼下蠶室頗解書學為中曹吏內典監稍遷秘書中散加軍期將軍賜爵永昌子領監御遷為侍御給事又領選部監御

二曹事。復特加前將軍進爵魏昌侯。轉選部尚書。加員外散騎常侍。出爲鎮遠將軍瀛州刺史。質在州十年。風化粗行。察姦糾隱。究其情狀。民庶畏服之。而刑政刻峻。多所笞戮。號爲威酷。高祖頗念其忠。勤舊。每行留大故。馮司徒亡。廢馮后。陸敬穆等事。皆賜質以璽書手筆。莫不委至。同之戚貴。質皆寶掌。以爲榮。入爲大長秋卿。未幾而卒。

李堅。字次壽。高陽易人也。高宗初。因事爲閹人。文明太后臨朝。稍遷至中給事中。賜爵魏昌伯。小心謹慎。常在左右。雖不及王遇。王質等。而亦見任用。高祖遷洛。轉被委授。爲太僕卿。檢課牧產。多有滋息。世宗初。出爲安東將軍。瀛州刺史。本州之榮。同於王質。所在受納。家產巨萬。值京兆王愉反於冀州。堅勸衆征愉。爲愉所破。代還。遇風疾。拜光祿大夫。數年卒。贈撫軍將軍。相州刺史。賜帛五百匹。以弟子曇景爲後。襲爵魏昌伯。爲羽林監直後。

秦松。不知其所由。太和末。爲中尹。遷長秋卿。賜爵高都子。有罪免。世宗復其爲。起爲光祿大夫。領中常侍。遷平北將軍。領長秋卿。出爲散騎常侍。安北將軍。并州刺史。卒。贈大將軍。肆州刺史。諡曰定。

白整者。亦因事腐刑。少掌宮掖。碎職。以恭敏著稱。稍遷至中常侍。太和末。爲長秋卿。賜爵雲陽男。世宗封其妻王氏爲雲陽縣君。卒。贈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劉騰。字青龍。本平原城民。徙屬南兗州之離郡。幼時坐事受刑。補小黃門。轉中黃門。高祖之在懸瓠。騰使詣行所。高祖問其中事。騰具言。幽后私隱。與陳留公主所告符協。由是進。冗從僕射。仍中黃門。後與茹皓使徐克。采召民女。及還。選中給事。稍遷中尹。中常侍。特加龍驤將軍。後爲大長秋卿。金紫光祿大夫。太府卿。肅宗踐極之始。以騰預在宮衛。封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是年。豐太后臨朝。以與于忠保護之勳。除崇訓太僕。加中侍中。改封長樂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拜其妻魏氏爲鉅鹿郡君。每引入內。受賞資。亞於諸主。外戚所養。二子。爲郡守。尚書郎。騰曾疾篤。豐太后屢或不救。遷將軍。儀同三司。餘官仍舊。後疾瘳。騰之拜命。肅宗當爲臨軒。會其日大風。寒甚。而罷。乃遣使持節。授之騰。幼充宮役。手不解書。裁知署名而已。姦謀有餘。善射人意。豐太后臨朝。特蒙進寵。多所

千託。內外碎密。栖栖不倦。洛北采橋。太上公太上君及城東三寺。皆主僑營。吏部嘗望騰意。奏其弟爲郡帶戍。人資乖越。清河王暉。抑而不與。騰以爲恨。遂與領軍元叉害。廢豐太后於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鑰。肅宗亦不得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飢寒。又使中常侍賈榮。假言持肅宗書。密令防察。又以騰爲司空。公表裏擅權。共相樹置。義爲外假。騰爲內防。遂直禁闈。共裁刑賞。騰遂與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入殿門。四年之中。生殺之威。決於騰之手。入座九卿。且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方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唯在財貨。舟車之利。水陸無遺。山澤之饒。所在固護。剝削六鎮。交通互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計。又頗役嬪御。時有徵求。婦女器物。公然受納。逼奪隣居。廣開室宇。天下咸患苦之。正光四年三月。薨于位。年六十。賜帛七百匹。錢四十萬。蠟二百斤。鴻臚少卿護喪事。中官爲義。惠衰經者四十餘人。騰之初治宅也。奉車都尉周特。爲之筮。不吉。深諫止之。騰怒而不用。特告人曰。必困於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死。應事甫成。陳屍其下。追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太尉公。冀州刺史。騰之葬日。閹官爲義。服杖經衰。縵者以百數。朝貴皆從。軒蓋填塞。相屬郊野。魏初以來。權閹存亡之威。莫及焉。豐太后反政。追奪爵位。發其冢。散其骸骨。沒入財產。後騰所養一子。叛入蕭衍。太后大怒。因徙騰餘養於北裔。尋遣密使。追殺之於汲郡。

賈榮。字季宜。酒泉人也。太和中。坐事腐刑。頗涉書記。世宗末。漸被知識。得充內侍。自崇訓丞。爲長兼中給事中。中書藥典御。轉長兼中常。遷光祿少卿。光祿大夫。豐太后之廢。榮與元叉劉騰等。伺帝動靜。右衛奚康生之謀殺元叉也。豐太后肅宗同升於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既被囚。執榮給太后曰。侍臣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榮便扶肅宗於東序。前御顯陽。還閉太后於宣光殿。榮既又黨。威福亦震於京邑。自云本出武威。魏太尉文和之後。遂移家屬焉。時武威太守韋景。承榮意。以其兄緒爲功曹。緒時年向七十。未幾。又以緒爲西平太守。比景代下。已轉武威太守。豐太后反政。欲誅榮。以義勝黨與不一。恐驚動內外。乃止。出榮爲濟州刺史。未幾。遣武衛將軍刁宣馳驛殺

之資財沒於縣官。

楊範字法僧長樂廣宗人也高宗時坐宗人劫賊被誅範官刑為王瑀所養恩若父子往來出入其家範為中謁者轉黃門中謁者僕射中給事中射擊校尉加車遠將軍為中尹世宗崩高陽王雍總政出為白水太守加龍驤將軍靈太后臨朝徵為常侍崇訓太僕卿領中書藥典御賜爵華陰子為平西將軍華州刺史中官侍貴者靈太后皆許其方岳以範年長拜跪為難所司非要故得早遂其請父子納貨勞役兵民為御史所糾子遂逃竄範事得散赴京師遂廢於家後靈太后念範勤舊乃以範為中侍中安南將軍拜進鎮南將軍崇訓太僕華州大中正卒贈征西將軍秦州刺史

成軌字洪義上谷居庸人少以罪刑入事官掖以謹厚稱除中謁者僕射高祖意有所欲軌瞻候容色時有奏發輒合帝心從駕南征專進御食于時高祖不豫常居禁中晝夜無懈車駕還賜帛百匹景明中書食典御承僕射如故轉中給事中步兵校尉勅侍東宮延昌末遷中常侍中書食典御光祿大夫賜始平伯統京染都將轉崇訓太僕少卿遺母憂詔遣主書常顯景弔慰又起為本官進安東將軍崇訓衛尉卿久之超遷中侍中撫軍將軍典御崇訓如故尋除中軍將軍燕州大中正孝昌二年以勤舊封始平縣開國伯食邑三百戶肅宗所幸潘縹以軌為假父頗為中官之所敬懼建義初軌迎於河陰詔令安慰宮內進爵為侯增戶三百拜前六百戶遷衛將軍其年八月卒贈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諡曰孝惠

養弟子仲慶襲歷位鎮軍將軍光祿大夫卒

于肅襲齊受禪例降
王溫字桃湯趙郡樂城人父冀高邑令坐事被誅溫與兄繼叔俱充宦者高祖以其謹慎補中謁者小黃門轉中黃門鈞盾令稍遷中書食典御中給事中給事東宮加左中郎將世宗之崩羣官迎肅宗於東宮溫於臥中起肅宗與保母扶抱肅宗入踐帝位高陽王雍既居冢宰慮中人朋黨出為鉅鹿太守加龍驤將軍靈太后臨朝徵還為中常侍光祿大夫賜爵樂城伯安東將軍領崇訓太

僕少卿特除使持節散騎常侍撫軍將軍瀛州刺史遷除中侍中進號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運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光祿勳卿侍中如故孝昌二年封樂城縣開國侯邑六百戶溫後自陳本陽平武陽人於是改封武陽縣開國侯食邑如故建義初於河陰遇害年六十六永安初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養子罔哲襲齊受禪例降
孟鸞字龍兒不知何許人坐事充聞人文明太后時王遇有寵鸞以謹敏為遇左右往來方山營諸寺舍由是漸見眷識靈太后臨朝為左中郎將中給事中素被病面常黧黑於九龍殿下暴疾半身不攝扶載歸家其夜亡鸞初出靈太后聞之曰鸞必不濟我為之憂及奏其死為之下淚曰其事我如此不見我一日忻樂時也遂賜帛三百匹黃十匹以供費用七日靈太后為設二百僧齋賜助施五十匹同類樂焉

平季字稚穆燕國劇人祖濟武威太守父雅州秀才與沙門法秀謀反伏誅季坐腐刑入事官掖久之除小黃門以忤旨出為潞縣令不拜仍除奉朝請靈太后反政授軍期將軍長水校尉領黃門令轉前軍將軍中給事中時四方多事太后每令季出使於外後慰勞西軍還至潼關華州羌人拜明等據險作逆都督姜道明不能進討會薛明遣十餘人詐降入道明軍明遂散出為新興太守肅宗崩與余朱榮等議立莊帝莊帝即位起拜平北將軍肆州刺史尋除撫軍將軍中侍中以參謀之勳封元城縣開國侯食邑七百戶仍加金紫光祿大夫幽州大中正尋攝燕安平營中正前廢帝以為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中侍中如故承熙中加驃騎將軍季遇疾詔遣使存問三年九月卒天平初贈使持節都督幽燕安平四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幽州刺史中侍中將軍侯如故初季以

兄
叔良為襲季爵卒
于世曾襲齊受禪例降
封津字曉漢勃海蓀人也祖羽真君中為庫督律鎮副將以食汗賜死父令德

妻党寶女寶伏誅。令德以連坐伏法。津受刑給事官被積官久之。除中謁者僕射。遷奉車都尉。肅宗初。冀州大乘賊起。詔津慰勞。津世不居桑梓。故不爲州鄉所歸。靈太后令津侍肅宗書。遷常山太守。孝昌初。除中侍中。加征虜將軍。仍除樂訓太僕。領宮室都將。冀州大中正。超拜金紫光祿大夫。二年。封東光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鎮南將軍。兼中關右尉。勞太傅。出爲散騎常侍。征東將軍。濟州刺史。永安初。中侍中衛將軍。尋轉大長秋。左光祿大夫。太昌初。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津少長宮闈。給事左右。善候時情。號爲機悟。天平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本將軍懷州刺史。元象初。復爲中侍中。大長秋卿。仍開府儀同。夏。年六十二。贈都督冀瀛幽安四州諸軍事。本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謚曰孝惠。

養兄子長業襲爵。齊受禪。例降。

津兄憑。字元寄。嘗時逃竄。後會赦免。太和中。奉朝請。冀州趙郡王幹田曹參軍。定州彭城王勰水曹參軍。給事中。越騎校尉。以討大乘功。除左中郎將。遷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孝昌中。歷恆農武邑二郡太守。尋除征虜將軍。光州刺史。還爲平東將軍。光祿大夫。轉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初。津被敕營出帝父廣平王陵。承熙中。以營陵功。封津城陽縣開國子。邑三百戶。津自有封。乃啓轉於憑。後除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與和三年。夏。年六十七。憑無他才伎。始終資歷。皆由於津。津卒之後。憑亦無贈。

子靈素襲齊受禪。例降。

津從兄答。光祿大夫。

子宗顯。司徒掾。

劉思逸。平原人。父直。武邑太守。與元愉反於信都。伏誅。思逸少充腐刑。初爲中。小史。轉寺人。久之。除小黃門。拜奉朝請。坐事免。後除東莞太守。思逸雖身在閤寺。而性頗豪華。輕薄無行。好結朋遊。又除左將軍。大長秋卿。遷中侍中。平東將軍。武定中。與元瑾等謀反伏誅。又有張景嵩。毛暢者。咸以闕寺。在肅宗左右。而並結了。甚見知遇。俱爲小黃門。每承問陳元義之惡於肅宗。元義之出。景嵩暢頗有力焉。靈太后反政。未卽戮。時內外喧嘩。云。義還入知政事。暢等恐禍及。

己。乃啓肅宗。欲詔右衛將軍楊津。密往殺義。詔書已成。未及出。義妻知之。告太后。云。景嵩暢與清河王惠邵。欲廢太后。太后信之。責暢。暢出詔書草。以呈太后。太后讀之。知無廢己。狀意爲小解。然義妻構之不已。遂致疑感。未幾。出暢爲頓丘太守。後復出景嵩爲魯郡太守。乃密令御史持暢。暢走免。尋捕殺之。景嵩因入都。太后數其與暢同計之事。大致嫌責。後爲陽城。滎陽二郡太守。孝靜時。位至中侍中。坐事死。

史臣曰。爾

魏書卷九十四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八十三

匈奴劉聰

錫胡石勒

鐵弗劉虎

徒何慕容廆

臨渭氏苻健

羌姚萇

略陽氏呂光

夫帝皇者配德兩儀家有四海所謂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者也三代以往守在
 海外秦吞列國漢并天下遠桓靈失政九州瓦裂曹武削平寇難魏文奄有中
 原於是僞孫假命於江吳僞劉盜名於岷蜀何則戎方椎髻之帥夷俗斷髮之
 魁世崇凶德罕聞王道窮以跋扈忻從放命加以中州避地華士違讎思託號
 令之聲念邀風塵之際因虞候隙仍相君長偷名竊位脅惠一隅至乃指言井
 絡假上帝之社妄說黃旗云人君之氣論土不出江漢語地僅接寒斜而謂握
 皇符乘帝籍三分鼎立比蹤王者漸人必笑其在茲乎若是驚靈可擬於周王
 夫差容比於漢祖尉他定黃屋之尊子陽成館置之貴豈其然哉及鍾會一將
 之威士治偏師之勢而使驃車西至侯蓋北首天人弗許斷可知焉晉年不永
 時逢喪亂異類羣飛姦凶角逐內難興於戚屬外禍結於藩維劉淵一唱石勒
 繼響二帝沉淪兩都傾覆徒何仍景氏羌襲梗夷楚喧聒於江淮胡虜叛換於
 瓜涼兼有張赫山河之間顧特遼海之曲各言應曆數人謂遷圖鼎或更相吞
 噬迭為驅除或復戾未馴俟我斧鉞太祖奮風雷於參合鼓雷電於中山黃河
 以北靡然歸順矣世祖數略潛舉靈武獨斷以夫僭偽未夷九域尙阻慨然有
 混一之志既而戎車歲駕神兵四出全國克敵伐罪弔民遂使專制令擅威福
 者西自流沙東極滄海莫不授館於東門懸首於北關矣唯夫窮髮遺虜未拔
 根株微垂殘狡尙餘裁獲而北踰翰漠折其肩髀南極江湖抽其腸胃雖骸骨
 僅存脂膏咸盡視惠纒舉魂魄久遊高祖聖敬時乘遷居改作日轉雲移風行
 電掃辨髮之渠非逃則附奔服之長琛雲繼入猶以待子不至取亂乘機五牛
 一指六師駢路誠其武臣驍帥傾其湯池石城尙使時無數據之禍民無鼎湖
 之恩北可焚穹廬收服匱削引弓之左袒苑龍荒以牧馬南則異靈龜暴鯨鯢

變水處之文身化爲言於人俗矣尋以壽春內款華陽稱服最彼江陰憂於繁
 頭肅宗以冲年踐祚俄則母后當陽務崇寬政取和朝野置荒涼於度外營營
 夷於難肋而黠狄偷胥種落離貳虜帥風然窮而歸我矜其眼目愆厥順亡反
 之於故庭復之以保塞魏遣將虜禍出權幸事僻於中民驚於外疆場崩騰藩
 籬傾駭陰朔委命之倫雲蒸霧合上失其道下極其難政亂如風草師亡猶彈
 丸十數年間中區殄悴而江湄巨狡魏觀上國地虺肆毒竊我邊鄙既裝相率
 馬首南向白山灑水孤風羣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援壁扶危齊武電發屈身
 宰世大膺橫流和戎略遠用謀急病轄軒四指喻以德音爾乃舟車接次駝驢
 銜尾烽柝不警尉候空設而水鄉大獍好利忘信納我遺叛共爲舉斧遂有寒
 山之戰滿陽_中亂合倫楚覆其巢穴衍以驍卒網實燭死獯虜那瓊尋亦殲
 殲自二百許年僭盜多矣天道人事卒有歸焉猶衆星環於斗極百川之赴溟
 海今總其僭偽列於國籍俾後之好事知僭盜之終始焉

匈奴劉聰字玄明一名載冒頓之後也漢高祖以宗女妻冒頓故其子孫以母
 姓爲氏祖約爲左賢王及魏分匈奴之衆爲五部以約爲左部帥約雖分屬五
 部然皆家于晉陽汾澗之濱父淵形容偉壯膂力過人晉初爲任子在洛陽約
 卒淵代之後改帥爲都尉以淵爲北部都尉楊駿輔政以淵爲建威將軍五部
 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後坐部民叛出塞免官承寧初成都王穎表淵行寧朔將
 軍監五部軍事及齊王冏長沙王又與穎等自相誅滅北部都督劉宜等竊議
 反叛謀推淵爲大單于時淵在鄴乃使呼延攸以此謀告之淵請歸會葬穎不
 許穎爲皇太弟以淵爲太弟屯騎校尉晉惠帝之伐穎也以淵爲輔國將軍都
 督北城守事及惠帝敗以淵爲冠軍將軍封盧奴伯既而并州刺史司馬騰幽
 州刺史王浚起兵伐穎穎師戰敗淵謂穎曰今二鎮跋扈衆踰十萬恐非宿衛
 及近郡士民所能禦之淵當爲殿下還說五部鳩合義衆以赴國難穎悅拜淵
 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宜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便五
 萬都於離石淵謂宜等曰帝王豈有常哉當上爲漢高下爲魏武然晉人未必
 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民心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

可乎。今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民望。乃遷於左國城。自稱漢王。置百官。年號元熙。追尊劉禪為孝懷皇帝。攻擊郡縣。桓帝十一年。晉并州刺史司馬騰來乞師。桓帝親率萬騎救騰。斬劉將基母豚。湘南走蒲子。語在序傳。晉光熙元年。淵進據河東。剋平陽蒲坂。遂都平陽。晉永嘉二年。淵稱帝。年號永鳳。後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之璽也。得者因增淵海光三字而獻之。淵以為己瑞。號年為河瑞。以聰為大司馬。大單于。錄尚書事。置單于臺於平陽西。淵死。子和僭立。聰即和第四弟也。殺和而自立。聰授晉射弩弓三百斤。晉新興太守郭頤。辟為主簿。任以郡事。舉其將為驍騎別部。司馬齊王罔以為國中尉。出為左部司馬。尋遷右都尉。太宰河間王頤表為赤沙中郎將。以淵在郡懼為成都王穎所害。亡奔穎。穎甚悅。拜右積弩將軍。參前錄軍事。隨遷左國。淵稱大號。拜大司馬。封楚王。及僭位。年號光興。聰遣王彌劉曜攻陷洛陽。執晉懷帝。改年為嘉平。聰於是驕奢淫暴。殺戮無已。誅翦公卿。旬日相繼。納其太保劉殷二女為左右貴嬪。又納殷孫女四人為貴人。六劉之寵。傾於後宮。聰希復出外事。皆中黃門納奏。左貴嬪決之。其都水使者襄陵王據。以魚蟹不供。將作大匠望都公靳陵。以營作遲晚。並斬於東市。聰遊獵無度。晨出暮歸。觀魚於汾。以燭繼晷。其弟又及子榮。與楓切諫。聰怒曰。吾豈桀紂曲厲乎。而汝等生來哭人也。先是劉琨來告。勸穆帝親率大衆。令長子六修擊榮等大破之。語在序紀。聰與羣臣飲。讎通晉帝行酒。晉光祿大夫庾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於是睿晉帝。誅珉等。改嘉平為建元。平陽地震。聰崇明觀。陷為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于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長二十步。廣二十七步。吳達於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惡之。劉后產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懷肉之旁。聰遣劉曜攻陷長安。執晉愍帝。改建元為麟嘉。其武庫陷入地一丈五尺。聰自去冬至是。遂不受朝賀。立市於後庭。與宮人戲。積日不罷。立上皇后樊氏。樊氏是聰後之侍婢也。時稱后者四人。佩皇后璽。殺者七人。阿諛日進。貨賄公行。後宮賞賜。動至千萬。有豕者進寶冠。犬冠。武弁帶。殺。並昇聰座。俄而闕死。宿衛之人無見入者。平文二

年聰死。

子榮襲位。號年漢昌。榮荒耽酒色。遊蕩後庭。軍國之事。決於大將軍靳準。準勒兵誅榮。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殺之。準自號漢王。置百官。尋為靳明所殺。榮降淵族子曜。

曜字永明。少孤。見養於淵。頗知書計。志性不恆。奉勇有膂力。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坐事當誅。亡匿朝辭家。為縣卒。會赦得還。聰之末年。位至相國。鎮長安。靳準之誅榮也。曜來赴之。次於赤壁。遂解軍號。改年光初。靳明既降於曜。曜還都長安。自稱大趙。曜西通張駿。南服仇池。窮兵極武。無復軍容。又發六百萬功。營其父及妻二塚。下洞三泉。上崇百尺。積石為基。周回二里。發掘古塚。以千百數。追督役徒。繼以脂燭。百姓嗷哭。盈於道路。又更增九十尺。塚前石人有聲。言慎。封其子胤為南陽王。以漢陽十三郡為國。立單于臺於渭城。置左右賢王。已下。皆以雜種為之。曜得黑兔。改年為太和。石虎伐曜。曜擊破之。遂攻石生於洛陽。曜不撫士衆。專與嬖臣飲博。左右或諫。曜怒斬之。石勒進據石門。曜甫知之。解金墉之圍。陳于洛西。將與勒戰。至西陽門。應軍就平。師遂大潰。曜墜于冰。為石勒將石堪所擒。勒囚之襄國。尋殺之。烈帝元年。曜子毗率百官棄長安。西走秦州。尋為石勒所滅。

羯胡石勒。字世龍。小字匄勒。其先匈奴別部。分散居於上黨武鄉。羯室。因號羯胡。祖邪奕于父周島朱。一字乞翼加。並為部落小帥。周島朱性凶。不為羣胡所附。勒壯健。有膽略。好騎射。周島朱每使代己督攝部胡。部胡愛信之。并州刺史司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兩胡一枷。勒亦在中。至平原。賣與師氏為奴。師家降於馬。勒與牧師汲桑。往來相託。遂招集王陽。安支。雄。黨。保。吳。掠。劉。廣。姚。約。遠。明。郭。放。劉。徹。劉。寶。張。禮。僕。呼。延。莫。郭。黑。略。張。越。孔。厥。趙。鹿。支。屈。六。等。東如赤龍。賊。諸。諸。苑。乘。苑。馬。遺。掠。增。寶。以。賂。汲。桑。成。都。王。穎。之。廢。也。穎。故。將。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勒。與。汲。桑。率。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於是桑始命勒以石為姓。以勒為名。藩拜為前隊督。藩戰敗身死。勒與汲桑入澤苑中。積之將如河北也。汲桑以勒為伏夜牙門。率牧人劫掠郡

縣繁囚合軍以應之屯于平石桑自號大將軍進軍攻鄴以勅爲前鋒都尉攻
鄴刺之尋爲晉將荀晞所敗勅往從劉淵拜爲輔漢將軍平晉王劉聰立以勅
爲征東大將軍拜州刺史汲郡公劉粲攻洛陽勅留長史刁膺統步卒九萬從
輜重千重門率輕騎二萬會粲於太陽大敗晉監軍裴遼于澠池遂至洛川勅
出成皋圍晉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爲諛所敗屯文石津將北攻晉幽州刺史
王浚會浚將王甲始率遼西鮮卑萬餘騎對劉聰安北大將軍趙固于津北勅
乃燒船棄營引軍向柏門迎重門輜重合于石門而濟南攻晉豫州刺史馮嵩
于陳郡不剋進攻襄城太守崔廣於繁昌斬之先是雍州流民王如侯脫嚴疑
等起兵江淮間受劉淵官位聞勅之來也懼遣衆一萬拒於襄城勅擊敗之盡
俘其衆勅至南陽屯于宛之北山王如遣使通好勅進攻宛刺之斬侯脫降嚴
疑盡并其衆南至襄陽攻刺江西三十餘壘有據江漢之志勅右長史張賓以
爲不可引軍而北晉太傅東海王越率洛陽之衆二十餘萬討勅越薨於軍軍
人推太尉王衍爲主率衆而東勅追擊破之於苦縣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如
山殺王衍及晉襄陽王範等十餘萬人越世子毗聞越薨出自洛陽從者傾城
勑逆毗於消倉破之執毗及晉宗室二十六王并諸卿士皆殺之與王彌劉曜
攻陷洛陽歸功彌曜遂出轅轅執晉大將軍荀晞於蒙城以爲左司馬劉聰授
勑鎮軍大將軍幽州牧領并州刺史用張賓之計自汝南葛陂北都襄國襲幽
州擒王浚殺之劉聰加勑陝東伯得專征伐封拜刺史將軍守宰列侯歲盡集
上及劉粲爲新準所殺勑率衆赴平陽曜稱算號授勑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
增封十郡并前十三郡進爲趙公勑至平陽新明出與勑戰勑大破之遣兼左
長史王修主簿劉茂獻捷於曜明率平陽之衆奔曜曜西如果邑勑焚平陽宮
室置戍而歸徙漢儀樂器於襄國曜遣使授勑大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增封
七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寬十有二流乘金根車駕六馬如魏武輔漢故事
王修舍人曹平樂留任曜朝官於曜曰大同馬道修等來外表至虔內規彊弱
曜實殘敵懼修宣之大怒追還策命而斬王修劉茂逃歸官修死狀勑大怒誅
曹平樂父兄夷其三族又知追停太宰趙王之授怒曰帝王之起復何常也趙

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爾所節乎勑乃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趙
王以二十四郡爲趙國號爲趙王元年平文三年也勑遣使求和請爲兄弟新
其使以絕之自是朝會常備天子禮樂以饗羣臣烈帝元年勑又遣使求和帝
許之二年勑僭稱皇帝置百官年號建平雖都襄國又營鄴宮作者數十萬人
兼以晝夜五年勑死子大雅僭立

大雅名犯顯祖廟諱大雅立號年延熙石虎廢大雅爲海陽王而僭立尋殺之
虎字季龍勑之從子也祖曰蜀郡父曰寇寬寇寬有七子虎第四勑父幼而子
之故或謂之爲勑弟也晉承與中與勑相失永嘉五年劉琨送勑母王氏及虎
於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游獵無度能左右射好以強彈人軍中甚患之勑
白母曰此兒凶暴無賴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宜自除也王曰快牛爲犢子時
多能破車爲復小忍勿却之至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弓馬迅捷勇冠當時將
佐親戚莫不敬憚勑深慕之而酷害過差軍中有壯健與己齊者因獵戲諱輒
殺之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多有遺類御衆嚴整莫敢犯者
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勑寵信彌隆仗以專征之任劉聰以虎爲魏郡太守鎮
鄴三臺又封繁陽侯食邑三千戶勑爲趙王以虎爲車騎將軍加侍中開府進
封中山公勑稱尊號爲太尉守尚書令封中山王食邑萬戶勑死虎擅誅右光
祿大夫程遐中書令徐光遣子遵率兵入大雅宮直衝文武皆奔散大雅大懼
自陳弱劣讓位于虎虎曰若其不堪天下自當有大義何足豫論遂逼立之虎
自爲丞相魏王虎以勑文武舊臣皆補丞相閑任其府寮舊昵悉居臺省禁要
改勑太子宮曰崇訓宮徙勑妻劉氏已下居之飭其美淑及車馬服御皆歸虎
第劉氏謂其彭城王石堪曰丞相便相凌蹈恐國祚之滅不復久矣真可謂養
虎自殘者也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以斥外衆旅不復由人宮殿之
中亡所厝計臣請出奔兗州據廩丘扶南陽王恢爲盟主宣太后詔於諸牧守
征鎮令各率義兵同討惡逆庶不濟也劉氏然之既而堪計不果虎表而殺之
又殺劉氏石生先鎮長安石朗鎮洛陽並起兵討虎爲虎所滅虎遂自立爲大
趙王號年建武自襄國徙居於鄴乃殺大雅及其母程氏并大雅諸弟初虎衣

哀寬將祀南郊照鏡無首大恐怖不敢稱皇帝乃自貶為王使其太子遵省可
 尚書奏事唯選牧守祀郊廟征伐刑斷乃新覽之虎又改稱大趙天王遵以事
 呈之憲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問復怒曰何以不呈請責杖捶月至再三
 遂甚愠恨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
 伏不敢對虎聞而大怒殺遵及其男女二十六人一棺埋之誅其宮臣支黨二
 百餘人立次子宜為太子虎於鄴起臺觀四十餘所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
 十餘萬人又欲自鄴起關道至于襄國勅河南四州具南師之備并朔秦雍嚴
 西討之資青冀幽州三五發卒諸州造甲者五十萬人擾役黎元民庶失業得
 農桑者十室而三船夫十七萬人為水所沒為虎所害三分而一課責征士五
 人車一乘牛二頭米各十五斛絹十匹諸役調有不辦者皆以斬論窮民率多
 驚子以充軍制而猶不足者乃自經于道路死者相望猶求發無已太武殿成
 圖畫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為胡狀頭縮入肩虎大惡之遣司虞中郎將賈
 霸率工匠四千於東平岡山造獵車千乘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
 尺格虎車四十乘立行樓二層於其上南至樂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司其中
 禽獸民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擅作威福民有美女好牛馬求之不得便
 誣以犯獸論民死者相繼海岱河濟之間民無寧志矣又發民牛二萬餘頭配
 朔州牧官增內官二十四等東官十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為置女官九等
 先是大發民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有
 希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民妻有美色家勢因而貴之率多自殺太
 子諸公私令採發者亦垂一萬建國九年虎遣使朝貢虎使其太子宣及宣弟
 柔公船還日省可尚書奏事宣惡船伴已謂嬖人楊柯牟成等曰汝等殺船吾
 入西宮當以船之國邑分封汝等船既死上必親臨因行大事亡濟矣柯等
 許諾乃夜入船第而殺之虎將出臨船喪其司空李廣諫乃止翌日有人告之
 虎大怒以鐵鑊穿宣領而鑊之作數斗木槽和以鐵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船
 刀仗紙其上血號叫之聲震動宮殿積柴城北樹標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
 繩送宣於標所使船所親宦者郝雅割髮拔其髮抽其舌以繩貫其領鹿盧絞

上之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船之傷四面縱火煙焰際天虎從昭儀已下
 數千人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友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二十九人誅其
 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滄其東宮以養牯牛十
 二年虎自稱皇帝號年太寧虎死
 少子世儻立虎養孫閔殺世以世兄遵為主
 遵以閔為大將軍輔政遵立七日大風雷震晝昏火水俱下災其太武殿延及
 宮內府庫至于闔闔門火月餘乃滅
 遵兄鑿又殺遵而自立號年青龍鑿弟苞與胡張才孫伏都等謀殺閔不剋而
 死自鳳陽門至現華殿積屍如丘流血成池閔知胡人不為己用乃閉鄴城四
 門盡殺諸胡晉人貌似胡者多亦濫死閔乃殺鑿而自立盡滅石氏
 閔本姓冉乃復其姓自稱大魏號年永興尋為慕容儼所擒
 鐵弗劉虎南單于之苗裔左賢王去卑之孫北部帥劉猛之從子居於新興虜
 虜之北北人謂胡父鮮卑母為鐵弗因以為號猛死子副崙來奔虎父誥升爰
 代領部落誥升爰一名訓兇誥升爰死虎代焉虎一名烏路孤始臣附於國自
 以乘落稍多舉兵外叛平文與晉并州刺史劉琨共討之虎走據朔方歸附劉
 聰聰以虎宗室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復渡河使西部平文
 逆擊大破之虎退走出塞昭成初虎又寇西部帝遣軍逆討又大破之虎死
 子務桓代領部落遣使歸順務桓一名豹子招集種落為諸部雄潛通石虎虎
 拜為平北將軍左賢王務桓死弟閔陌頭代立密謀反叛轉在序紀後務桓子
 悉勿斤逐閔陌頭而自立悉勿斤死
 弟衛辰代立衛辰務桓之第三子也既立之後遣子朝獻昭成以女妻衛辰衛
 辰潛通苻堅堅以為左賢王遣使請堅求田內地春來秋去堅許之後掠堅邊
 民五十餘口為奴婢以獻於堅堅歸之乃背堅專心歸國舉兵伐堅堅遣其
 建節將軍鄧光討擒之堅自至朔方以衛辰為夏陽公統其部落衛辰以堅遣
 復其國復附於堅雖於國貢使不絕而誠敬有乖帝討衛辰大破之收其部落
 十六七焉衛辰奔苻堅堅送還朔方遣兵戍之昭成末衛辰導苻堅來寇南境

王師敗績，堅遂分國民爲二部，自河以西屬之衛辰，自河以東屬之劉庫仁，語在燕鳳傳。堅後以衛辰爲西單于，督攝河西雜類屯代來城，慕容永之據長子拜衛辰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朔州牧居朔方，姚萇亦遣使結好，拜衛辰使持節都督北朔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河西王，幽州牧，累爲寇害，登國中，衛辰遣子直力鞬寇南部，其衆八九萬，太祖軍五六千人，爲其所圍，太祖乃以車爲方營，並戰並前，大破之於鐵岐山南，直力鞬單騎而走，獲牛羊二十餘萬，乘勝追之，自五原金津南渡，運入其國，居民駭亂，部落奔潰，遂至衛辰所居悅跋城，衛辰父子驚遁，乃分遣諸將輕騎追之，陳留公元虔南至白鹽池，虜衛辰家屬，將軍伊謂，至木根山，禽直力鞬，盡并其衆，衛辰單騎遁走，爲其部下所殺，傳首行宮，獲馬牛羊四百餘，其頭先是河水赤如血，衛辰惡之，及衛辰之亡，誅其族類，並投之於河，衛辰第三子屈子，亡奔薛于部帥太悉伏。

屈子，本名勃勃，太宗改其名曰屈子，屈子者卑下也，太悉伏送之姚萇，萇高平公破多羅沒弈干，妻之以女，屈子身長八尺五寸，頭見而奇之，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龍過踰於勳舊，與弟濟南公，言於萇曰：「屈子天性不仁，難以親育，寵之太甚，臣竊惑之。」萇曰：「屈子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屈子爲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弈干鎮高平，議以義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以候邊隙，萇固諫以爲不可，萇曰：「卿何以知其氣性？」萇曰：「屈子奉上慢，御衆殘，貪暴無親，輕爲去就，龍之踰分終爲邊害，與乃止。」以屈子爲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二萬餘，落鎮朔方，太祖末，屈子襲殺沒弈干而并其衆，僭稱大夏天王，號年龍昇，置百官，與乃悔之，屈子恥姓鐵弗，遂改爲赫連氏，自云徵赫與天連，又號其支庶爲鐵伐氏，云其宗族剛銳如鐵，皆堪伐人，劉裕攻長安，屈子聞而喜曰：「姚泓肯能拒裕，裕必滅之，待裕去後，吾取之如拾遺耳。」於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及裕擒泓，留子義真守長安，屈子伐之，大破義真，積人頭爲京觀，號曰髑髏臺，遂僭稱皇帝於灊上，號年爲昌武，都統萬，勒銘城南，頌其功德，以長安爲南都，性懦，虐民如草芥，蒸土以築都城，鐵錐刺入一寸，卽殺作人而并築之，所造兵器

匠星必死，射甲不入，卽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鐵匠，凡殺工匠數千人，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擊其目，笑者決其唇，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讓廣其長子瓊，瓊自長安起兵攻屈子，屈子中子太原公昌，破瓊殺之，屈子以昌爲太子，始光二年，屈子死，昌僭立。

昌字還國，一名折，屈子之第三子也，既僭位，改年永光，世祖聞屈子死，諸子相攻，關中大亂，於是西伐，乃以輕騎一萬八千濟河襲昌，時冬至之日，昌方宴饗，王師奄到，上下驚擾，車駕次於黑水，去城三十餘里，昌乃出戰，世祖馳往擊之，昌退走入城，未及閉門，軍士乘勝入其西宮，焚其西門，夜宿城北，明日，分軍四出，略居民，殺獲數萬，生口牛馬十數萬，徙萬餘家而還，後昌遣弟定，與司空奚斤相持於長安，世祖乘虛西伐，濟君子津，輕騎三萬，倍道兼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十日可拔，今輕軍計之，進不可克，退無所實，不若步軍攻具，一時俱往。」世祖曰：「夫用兵之術，攻城最下，不得已而用之，如其攻具，一時俱往，賊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則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非上策也，朕以輕騎至其城下，彼先聞有步軍，而徒見騎至，必當心閑，朕且羸師以誘之，若得一戰，擒之必矣，所以然者，軍士去家二千里，復有黃河之難，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以是決戰，則有餘，攻城則不足，遂行次于黑水，分軍伏於深谷，而以少衆至其城下，昌將狄子玉來降，說昌使人追其弟定，定曰：「城既堅峻，未可攻拔，待擒斤等，然後徐往。」內外擊之，何有不濟，昌以爲然，世祖惡之，遣軍城北，示昌以弱，遣承昌王健及娥清等，分騎五千，西掠居民，會軍士賈罪亡入昌城，言官軍糧盡，士卒食菜，糧重，在後，步兵未至，擊之爲便，昌信其言，引衆出城，步騎三萬，司徒長孫翰等，言昌步陳難陷，宜避其鋒，且縱步兵，一時奮擊，世祖曰：「不然，遠來求賊，恐其不出，今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軍，僞北引而疲之，昌以爲退，鼓譟而前，舒陳爲翼，行五六里，世祖衝之，賊陳不動，稍復前行，會有風起，方術宦者趙倪勸世祖更待後日，崔浩叱之，世祖乃分騎爲左右以掩之，世祖墜馬，賊已逼接，世祖騰馬刺殺其尙書斛黎，又殺騎賊十餘人，流矢中掌，奮擊不輟，昌軍大潰，不及入城，奔於上邽，遠克其城，初，屈子性奢，好治宮室，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

上廣十步宮牆五仞其堅可以礪刀斧臺樹高大飛閣相連皆影鏤圖畫被以
飾繡飾以丹青窮極文采世祖顧謂左右曰曩爾小國而用民如此雖欲不亡
其可得乎後侍御史安顏擒昌世祖使侍中古弼迎昌至京師舍之西宮門內
給以乘輿之副又詔昌尚始平公主假常忠將軍會稽公封為秦王坐謀反伏
誅

昌弟定小字直積屈子之第五子凶暴無賴昌敗定奔於平涼自稱尊號改年
勝光定登陸榮山望其本國泣曰先帝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使天
假朕年當與諸卿建季興之業俄而有羣狐百數鳴於其側定命射之無所獲
定惡之曰此亦大不滅咄咄天道復何言哉與劉義隆連和遠分河北自恆山
以東屬義隆恆山以西屬定遣其將寇麟城始平公隗歸討破之定又將數萬
人東擊歸世祖親率輕騎襲平涼定救平涼方陳自固世祖四面圍之斷其水
草定不得水引衆下原詔武衛將軍丘眷擊之衆潰定被創騎遁走收其餘
衆乃西保上郡神龜四年為吐谷渾慕璿所襲擒定送京師伏誅

徒何慕容廆字弈落瑯其本出於昌黎曾祖莫護跋魏初率諸部落入居遠西
徙司馬宣王討平公孫淵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租木廷從母丘儉征
高麗有功加號左賢王父涉歸以勳進拜鮮卑單于遷邑遠東涉歸死廆代領
部落以遠東僻遠徙於徒何之青山穆帝之世頗為東部之患左賢王普根擊
走之乃修和親晉愍帝拜廆鎮軍將軍昌黎遠東二國公平文之末廆復侵東
部擊破之王浚稱制以廆為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錄大都督大單于廆以非
王命所授拒之廆死子元真代立

元真小字萬年名犯恭宗廟諱元真既襲弟仁叛於遠東之平郭與元真相攻
元真討斬之乃號年為元年自稱燕王置官如魏武輔漢故事石虎軍東伐元
真元真擊走之建國二年帝納元真女為后元真襲石虎至於高陽掠徙幽冀
二州三萬戶而還四年元真遣使朝貢城和龍城而都焉元真征高麗大破之
遂入丸都擄高麗王劍父利基載其屍并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
宮室毀丸都而歸劍單馬遁走後稱臣於元真乃歸其父屍又大破宇文闡地

千里徙其部民五萬餘家於昌黎元真死子儁統任

儁字宣英既襲位號年為元年聞石氏亂乃礪甲嚴兵將為進取之計擊山除
道入自盧龍剋薊城而都之進剋中山常山大破冉閔於魏昌廉臺擒之閔太
子歡固守薊城進師攻薊剋之建國十五年儁僭稱皇帝置百官號年元璽國
稱大燕郊祀天地十六年遣使朝貢儁目刺遷都於薊號年為光壽儁死子暉
統任

暉字景茂儁之第三子也既僭立號年建熙暉政無綱紀時人知其將滅有神
降於薊自稱湘女有警與人相接數日而去僭晉將桓溫率衆伐暉至於枋頭
暉叔父垂擊走之垂有大功暉不能賞方欲殺之垂怒奔苻堅堅遣將王猛伐
暉擒暉封新與侯後拜尚書太祖之七年苻堅敗於淮南垂叛攻苻丕於薊暉
弟濟北王泓先為北地長史聞垂攻薊亡奔關東收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還
屯華陰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於外堅遣將軍張永步騎五千擊之為泓
所敗泓衆遂散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垂
為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堅遣子鉅鹿公敷伐泓泓弟
中山王沖先為平陽太守亦起兵河東有衆二萬泓大破敷軍斬敷沖為堅將
寶衝所破棄其步衆率鮮卑騎八千奔於泓軍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堅曰秦
為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秦師傾敗將欲與復大燕吳王已定關東可速
實備大駕秦送乘輿并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皇帝還返都都
與秦以虎牢為界分王天下永為鄰好不復為秦之患也堅怒責暉曰卿雖曰
破滅其實若歸奈何因王師小敗猖悖若是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責暉
叩頭流血涕泣陳謝堅久之曰此自三賢之罪非卿之過復其位待之如初命
暉以書招喻垂及泓沖使惠兵還長安怒其反叛之咎而暉密遣使謂泓曰今
秦數已終社稷不輕勉建大業可以吳王為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
問汝便即單位泓於是進向長安年號燕興泓謀臣高蓋宿勤崇等以泓德望
後沖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沖為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沖去長安二百里
堅遣子平原公暉拒之沖大破暉軍進據阿房初堅之滅燕沖請清河公主年

十四有殊色。納之龍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及其母卒。葬之以燕后之禮。長安又謠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轉梧竹數十萬株于阿房城，以待鳳皇之至。冲小字鳳皇，至是終爲堅賊。入止阿城，驛入見堅，稽首謝曰：弟冲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萬死。陛下垂天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恩。臣二子昨婚，明當三日，愚欲暫屈，變駕幸臣私第，堅許之。驛出，術士王嘉曰：推置作籙，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言驛將殺堅而不果也。堅與羣臣莫之能解。是夜大雨，屢不果出。初，驛之遣諸弟起兵於外也，謀欲伏兵請堅殺之。時鮮卑在城者，猶有千餘人。驛令其帥悉羅騰屈突鐵侯等潛告之曰：官今使吾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集某處。鮮卑信之。北部人突賈之妹，爲堅左將軍賈衝小妻，賈與妹別，妹請衝留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騰具首服，乃誅驛父子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虜第運孫承。

承字叔明，驛既爲苻堅所拜，承徙於長安。家貧，夫妻常賣糶於市，及驛爲堅所殺也。冲乃自稱尊號，以承爲小將。冲與左將軍苟池大戰於驪山，承力戰有功。新池等數千級，堅大怒，復遣領軍將軍楊定，率左右精騎二千五百擊冲，大敗之。伴掠鮮卑萬餘而還，堅悉坑之。又敗冲右僕射慕容憲於灤澗之間，定果勇善戰，冲深憚之。納承計，穿馬埒以自固，遷承黃門郎。冲毒暴關中，人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及堅出如五將山，冲入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堅之未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煙氣大起，方數十里，月餘不滅。堅每臨聽訟，令民有怨者，舉煙於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爲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煙。關中謠曰：長輪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國。西人呼徒何爲白虜。冲果據長安，樂之忘歸。且以慕容垂威名夙著，跨據山東，憚不敢進，謀築室爲久安之計。衆咸怨之。登國元年，冲左將軍韓延，因民之怨，殺冲。立冲將段隨爲燕王。改年昌平。冲之入長安，王嘉謂之曰：鳳皇鳳皇，何不高飛還故鄉，無故在此取滅亡。冲敗，其左僕射慕容恆與承潛謀殺段隨，立宜都王子觀爲燕王。號年建明。率鮮卑

男女三十餘萬口，乘輿服御，禮樂器物，去長安而東，以承爲武衛將軍，恆弟護軍將軍，輪陰有貳志，誘觀殺之。于臨晉，恆怒去之。承與武衛將軍刁雲，率衆攻輪，輪遣司馬宿勳禦逆戰，承執而戮之。輪懼，出奔恆營。恆立慕容冲子望爲帝，號年建平。衆悉去望奔承。承執望殺之。立慕容泓之子忠爲帝，改年建武。忠以承爲太尉，守尚書令，封河東公。至開嘉，知慕容垂稱尊號，託以農要弗集，築燕熙城以自固。刁雲等又殺忠，推承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河東王稱藩於承，承以苻丕至平陽，恐不能自固，乃遣使求丕，假道還東。丕不許。率衆討承，承擊走之。進據長子。承僭稱帝，號年中興。垂攻丁零翟釗於滑臺，釗請救於承，承謀於衆，尙書郎渤海鮑遵曰：徐觀其敵，卞莊之舉也。中書侍郎太原張騰曰：彊弱勢殊，何敵之有。不如救之。成鼎峙之勢，可引兵趣中山。叢多疑，兵夜倍其火，彼必懼而還師。我衝其前，釗躡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承不從。釗敗降承，承以釗爲車騎大將軍，東郡王。歲餘，謀殺承，承誅之。垂遣其龍驤將軍張崇，攻承弟武鄉公友於晉陽，承遣其尙書令刁雲，率衆五萬屯潞川。垂停郵月餘不進，承乘詭道伐之，乃攝諸軍，還於太行，驅關，垂進師入自木井。關攻承從子征東將軍小逸，豆歸，鎮東將軍王次多於臺壁，承遣其從兄太尉大逸，豆歸救次多等。垂將平規擊破之。承率衆五萬，與垂戰於臺壁南，爲垂所敗。奔還長子。嬰城固守。大逸，豆歸部將潛爲內應，垂勒兵密進，承奔北門，爲前驅所獲。垂數而戮之，并斬承公卿已下。刁雲，大逸，豆歸等三十餘人。承所統新舊民戶，及服御圖書，器樂珍寶，垂盡獲之。

垂字道明，元真第五子也。甚見寵愛，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華。思過踰於備，故備不能平之。及卽王位，以垂擊馬傷齒，改名爲執，外以慕容垂爲名，內實惡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夫，以垂爲名焉。年十三爲偏將，所在征伐，勇冠三軍。備平中原，垂爲前鋒，累戰有大功。及僭尊號，拜黃門郎，出爲安東冀州牧，封吳王。以待中右禁將軍錄留臺事。鎮龍城。大收東北之和，歷位鎮東平州征南大將軍，荆兗二州牧，司隸校尉。以車騎大將軍敗桓溫於枋頭，威名大震。不容於暉。西奔苻堅，甚重之。拜冠軍將軍。

軍封寶都侯。堅敗於淮南。入於垂軍。子寶勸垂殺之。垂以堅遇之厚也。不聽。行至洛陽。請求拜墓。許之。遂起兵攻符丕於鄴。乃引漳水以灌之。不沒者尺餘。丁零翟斌怨垂。使人夜往決堰。水灌。故鄴不拔。垂稱燕王。置百官。年號燕元。引師去鄴。開符丕西歸之路。丕固守鄴城。請援於司馬昌明。垂怒曰。符丕吾繼之。不能去。方引南賊。規固鄴都。不可置也。乃復進師。丕乃棄鄴奔并州。垂以兄子魯陽王和為南中郎將。鎮鄴。垂定鄴中山。登國元年。垂僭稱大位。號年為建興。建宗廟社稷於中山。盡有幽冀平州之地。垂遣使朝貢。三年。太祖遣九原公儀使於垂。垂又遣使朝貢。四年。太祖遣陳留公虔使於垂。又遣使朝貢。五年。又遣乘王。王使於垂。垂留不遣。遂絕行人。垂議討慕容承。太史令新安言於垂曰。彗星經尾國之分。燕當有野死之王。不出五年。其國必亡。歲在鶉火。必克長子。垂乃止。安出而謂人曰。此彗既并。終不能久安。意蓋知太祖之興也。而不敢言。先是。丁零翟斌叛垂。後遣使謝罪。垂不許。遂怒。自號大魏天王。有衆數萬。屯於滑臺。與垂相擊。遂死。子劍代之。及垂征剡滑臺。劍奔長子。垂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承國未有聲。連歲征役。士卒疲意。請待他年。垂將從之。垂弟司徒范陽王德固勸垂征。垂曰。司徒與吾同。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計決矣。且吾投老。叩盡底智。足以克之。不復留連。賊以累子孫。垂率步騎七萬伐承。刺之。十年。垂遣其太子寶來寇。時太祖幸河南宮。乃進師臨河。築臺告津。齊揚威武。連旋於河東西。千有餘里。是時陳留公虔五萬騎在河東。要山截谷。六百餘里。以絕其左。太原公儀十萬騎在河北。以承其後。略陽公遵七萬騎塞其南路。太祖遣捕寶中山行人。一二盡擒。馬步無脫。寶乃引船列兵。亦欲南渡。中流大風卒起。漂寶船數十艘泊南岸。擒其將士三百餘人。太祖悉賜衣服。遣還。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五原。太祖斷其行路。父子間絕。太祖乃跪其行人之辭。令臨河告之曰。汝父已死。何不遽還。兄弟聞之。憂怖。以為信然。於是士卒駭動。往往聞言。皆欲為變。初。寶至幽州。其所乘車軸。無故自折。占工新安。以為大凶。固勸令還。寶怒。不從。至是。問新安對曰。今天變人事。咎徵已集。速去可免。寶逾大恐。安還而告人曰。今皆將死於他鄉。尸骸委於草野。為鳥為蟻所食。不復見家矣。冬十月。

寶燒船夜遁。是時河冰未成。寶謂太祖不能度。故不設斥候。十一月。天暴風寒。冰合。太祖進軍濟河。留輜重。閉精銳。二萬餘騎。急追之。晨夜兼行。甚至參合陂。西寶在陂東。營於蟠羊山南水上。新安言於寶曰。今日西北風勁。是追軍將至之應。宜設警備。兼行速去。不然必危。寶乃使人防後。先不撫循。軍無節度。將士莫為盡心。行十餘里。便皆解鞍。寢臥不覺。大軍在近。前驅斥候。見寶軍營遺告。其夜。太祖部分衆軍相援。諸將羅落東西。為犄角之勢。約勒士卒。東馬口銜枚。無聲。味爽。衆軍齊進。日出登山。下臨其營。寶衆展將東引。顯見軍至。遂驚擾奔走。太祖縱騎騰躡。大破之。有馬者皆蹶倒冰上。自相踐壓。死傷者萬數。寶及諸父兄弟。單馬迸散。僅以身免。於是寶軍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羈矣。其遺迸去者。不過千餘人。生擒其王公文武將吏數千。獲寶寵妻及宮人。器甲輜重。軍資雜財。十餘萬計。垂復欲來寇。太史曰。太白夕沒西方。數日後見東方。此為驟兵先舉者。亡垂不從。鑿山開道。至寶前敗所。見積骸如丘。設祭弔之。死者父兄弟弟。皆嗥哭。震震山川。垂慚忿。嘔血發病。而還。死於山谷。寶僭立。寶字道祐。小字庫勾。垂之第四子也。少而輕果。無志操。好人佞己。及為太子。砥礪自修。朝士翕然稱之。垂亦以為克保家業。垂妻段氏。謂垂曰。寶資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為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今託之以大業。未見克昌之矣。遂西高陽。兒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姦詐。負氣。常有輕寶之心。恐必難作。此自家事。宜深圖之。垂弗納。寶聞之。深以為恨。寶既僭立。年號永康。遣麟逼其母段氏曰。后常謂主上不能繼守大統。今竟能不宜早自裁。以全段氏。段氏怒曰。汝兄弟尚逼殺母。安能保社稷。吾豈惜死。念國祚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後。諫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羣臣咸以為然。寶中書令陸遠。執意抗言。寶從而止。皇始元年。太祖南伐。及克信都。寶大懼。太祖軍於柏肆。寶夜來犯營。太祖擊破之。寶走還中山。率萬餘騎奔薊。寶子清河王會先守龍城。聞寶被圍。率衆赴難。達寶於路。寶分奪其軍。以授弟遠。西王農等。會怒。殺農。殺之。農弟高陽王隆。勸寶收會不獲。會勸兵攻寶。寶走龍城。會追圍之。侍御郎高雲。襲敗會。會奔中山。寶命雲為子。封夕陽公。會至中山。為慕容暉所殺。寶率來自龍。

城而南將攻中山。衆憚征逃潰。寶還龍城。垂勇蘭汗拒之。寶南走奔刺。汗遣使誘迎寶。寶殺之。將南奔叔父范陽王德。德稱制。還潛辟陽。汗復遣迎寶。寶以汗垂之季舅。子感又汗之婿也。必謂無二。乃還龍城。汗殺之。及子第等百餘人。汗自稱大都督。大單于。昌黎王。號年青龍。以感子塔。畏而宥之。

感字道寶。寶之長子也。垂封爲長樂公。歷位散騎常侍。左將軍。寶既僭立。進爵爲王。拜征北大將軍。司隸校尉。尙書左僕射。蘭汗之殺寶也。以感爲侍中。左光祿大夫。感乃問汗兄弟。使相疑害。李早衛雙劉志張真等。皆感之舊昵。汗太子穆並引爲腹心。感要結早等。因汗穆等酒醉。夜襲殺之。備尊號。改年爲建平。又號年爲長樂。感改稱庶民大王。感以寶蘭而不斷。遂峻極威刑。繼介嫌忌。莫不載之。於未萌。防之於未兆。於是上下震局。人不自安。雖忠誠親戚。亦食懷離貳。前將軍段龜等。夜潛禁中。鼓譟攻感。感聞變起。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有一賊。聞中擊感。傷之。遂登昇殿。申約禁衛。召叔父河間公熙。屬之。未至而感死。

熙字道文。小字長生。垂之少子也。羣臣與感伯母丁氏。以其家多難。宜立長君。遂廢感。子定迎熙而立之。熙立。殺定。年號光始。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萬人。起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高十七丈。又起逍遙宮。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爲華符氏。鑿曲光海。清涼池。季夏感暑。不得休息。賜死者大半。熙遊于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下有蛇長丈餘。熙盡殺寶諸子。改年爲建始。又爲其妻起承華殿。實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關。上書極諫。熙大怒。斬之。熙妻當季夏思凍魚鮓。仲冬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之以大辟。其虐也如此。及符氏死。熙擁其屍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於是僮仆絕息。久而乃蘇。悲號辨勝。新喪食粥。大赦之後。復啓而交接。制百官哭臨。沙門素服。令有司案檢。有淚者爲忠孝。無淚者罪之。於是羣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爲淚滿。及葬。熙被髮徒跣。步從。輜車高大。毀城門而出。長老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入矣。中衛將軍馮跋兄弟。門拒熙。執而殺之。立夕陽公雲爲主。雲寶之養子。復姓高氏。年號正始。跋又殺雲自立。雲之立也。熙幽州刺史上庸。

公慕容懿。以遠西歸降。太祖以懿爲征東將軍。平州牧。昌黎王。後坐反伏誅。元真少子德。

德字玄明。雅爲兄垂所重。相溫之至枋頭也。德與垂舉走之。符堅滅。以德爲張掖太守。垂稱號。封爲范陽王。拜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尋遷司徒。寶既即位。以德鎮鄴。後拜丞相。寶既東走。羣衆勸德稱號。德不從。皇始二年。既拔中山。太祖遣衛王儀攻鄴。德率戶四萬。南走滑臺。自稱燕王。號年爲燕元。置百官。德冠軍將軍。存廣。叛於乞活。德留兄子和守滑臺。率衆攻廣。斬之。而和長史李辯。殺和以城來降。德無所據。乃謀於衆。其給事黃門侍郎張華。勸德取彭城。而據之。其尙書潘聰曰。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里。戶餘十萬。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宜攻取據之。以爲關中河內也。德從之。引師克薛城。徐克之民盡附之。以其南海王法爲兗州刺史。鎮梁父。進克莒城。以潘聰爲徐州刺史。鎮莒城。北伐廣固。司馬德宗。幽州刺史。辟閭。閭德將至。徙民八千餘戶入廣固。遣司馬崔暹。率千餘人戍薄荷固。平原太守張裕。屯柳泉。暹皆承檄。遣子降德。暹懼。攜妻子北走。德追騎斬之。潭少子道秀。自歸。請與父俱死。德曰。潭雖不忠。而子能孝。其特赦之。德入都廣固。僭稱號。號年建平。女水竭。德聞而惡之。因而廢疾。兄子超。請祈女水。德曰。人君之命。豈女水所知。超固請終不許。立超爲太子。德死。超僭立。

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也。既僭位。號年太上。超青州刺史。北地王鍾。兗州刺史。南海王法等。起兵叛超。超悉平之。超南郊柴燎。燭起而煙不出。豐臺令張光告人曰。今火感而煙滅。國其亡乎。天賜五年。司馬德宗將劉裕伐超。超將公孫五樓。勸超拒之於大峴。超曰。但令度峴。我以鐵騎踐之。此成擒也。太尉桂林王鏡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還守。不宜縱敵自貽。超遣使臣以爲天時不利。地利拒之。大峴。策之上也。超不從。出而告人曰。主上雖似劉璋。今年國誠。吾必死之。超收鎮下。鐵裕入大峴。超拒之於臨朐。乃救鎮而謝之。超戰於臨朐。爲裕所敗。退還廣固。裕遂圍之。廣固鬼夜哭。有流星長十餘丈。墮于廣固。城潰。裕執超。送建康市斬之。

臨渭氏符健字建業本出略陽臨渭祖懷歸為部落小帥父洪字廣世洪之生也龍右霖兩百姓苦之時有謠曰兩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名之曰洪年十二而父死為部帥羣氏推以為盟主劉曜拜洪為軍西將軍率義侯從之高陸進為氏王石虎平秦隴表石勒拜冠軍將軍經陽伯又徙之枋頭遷光烈將軍進爵為侯稍遷冠軍大將軍進封西平公討平梁續進位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略陽公再閉之亂秦雍徙民西歸遷洪為主眾至十餘萬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既而為其將麻秋所燒臨死謂健曰關中周漢舊都形勝之國進可以一同天下退不失保全秦雍吾死之後便可鼓行而西健從之健初名龍字世建又避石虎外祖張翼之名故改焉健便弓馬善於事人石虎深愛之歷位翼軍校尉鎮軍將軍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關中雄傑皆應之健密圖關中懼洪之知也乃繕宮室於枋頭課民種麥示無西意既而自稱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盡眾西行至盟津起浮橋以濟遣弟輔國將軍雄率步騎五千人入潼關兄子揚武將軍菁率眾七千自軹關入河東執菁手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濟乾焚橋自統大眾繼雄而進杜洪遣將軍張光逆健于潼關雄擊破之洪盡召關中之眾以拒健聞而怒之遇秦之臨健曰小往大來言昔往東而小今還西而大言執大焉諸君知不此則漢祖屠秦之機也健長驅至長安杜洪奔司竹健遂入都建國十四年乃僭稱天王號年皇始國號大秦置百官健尋自稱皇帝桓溫率眾伐長安次于灊上健弟雄擊溫破之溫乃引眾東走健遣其太子莫追溫比至潼關克敗之莫亦為流矢所中死關中大饑蝗蟲生於華澤西至隴山百草皆盡牛馬至相噉毛虎狼食人行路斷絕十八年健死子生繼立

生字長生健之第三子也幼而應暴昏酒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年七歲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驚鞭之生曰性耐刀稍不堪鞭推洪曰汝為爾不已吾將以汝為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跪而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其大必破人家健欲殺之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至便如此健乃止及長

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初健之長子死生母羣氏意在少子柳健以藏有三羊五眼之旨故立之生既繼立號年壽光雖在諒闇遊飲自若嘗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備置左右在位未幾后妃公卿下至僕隸殺五百餘人朝饗羣臣酣飲奏樂生親歌以和之命其尚書令辛牢行酒既而生怒曰何不殭酒猶有坐者引弓射牢而殺之於是百餘大懼無不引滿汗服失冠生以為樂長安大風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者刺出心胃生勇彊平切諫生鑿其頂而殺之虎狼大暴從潼關至于長安晝則斷道夜則發屋不食六畜專以害人自其元年秋至于二年夏虎殺七百餘人民廢農桑內外惶懼其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終不累年為患也天將助吾行誅以施刑教但勿犯罪何為怨天生如阿房遇人共妹行者逼令為淫固執弗從生怒殺之其尚書僕射賈玄石形貌美偉生與妻樓上望見玄石在庭中妻曰此何人也生曰汝欲得也乃誅玄石生嘗夜食棗過多至旦病使太醫程延診脈延曰陛下食棗多無他疾也生曰嘻汝非聖人焉知吾食棗乃殺之常從與上便覺者謂之天雨生既眇其目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雙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太白犯東井其臣奏曰東井秦也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怪乎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便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是月生以謠夢之故誅太師魚遵父子十八人東海符堅封也時為龍驤將軍宅在洛門之東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人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禳之法是符法也生耽酒於酒無復晝夜其臣朝謁請盡請見生曰日知盡乎須待飲飽因醉問左右曰吾統天下已來汝等何所聞乎或對曰聖明幸世子育百姓罰必有罪實必有功天下唯歌太平未聞有怨生曰汝媚吾也引而斬之他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生曰汝謗吾也亦殺之使官人與男女僕交於殿前引羣臣臨而觀之或生刺牛羊驢馬活解雞豚鵝鴨數十為羣放之殿下刺人面皮令其歌舞動者親戚殺害略盡王公在者以疾告歸得度一日如過十年至於截脛剝胎拉骨

儲頭者動有千數，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孰亦不可信，明當除之。」巨而侍婢以告法與弟，堅率壯士數百人入雲龍門，宿衛者皆槍仗歸堅，嚴生為越王，俄而殺之。

堅字承嗣，一字文玉，雄第二子也。既殺符生，以位讓其兄清河王法。法固以推堅，於是去皇帝之號，稱天王。魏年承嗣以法為丞相，東海公尋以疑忌殺之。改年為甘露，時建國二十二年也。堅從弟晉公柳反於蒲坂，魏公庚反於陝，燕公武反於安定，堅弟趙公雙反於上邽，皆討平之。慕容垂奔於堅，王猛勸堅殺之，堅不從。三十八年，改為建元。堅遣使牛恬朝貢，使尚書令王猛伐鄴，堅親率大眾以繼之。克鄴，擒慕容暉，堅使其右將軍楊安攻克襄陽，堅觀其史書，見衛將軍荀羨西伐涼州，降魏天錫，遣其子長樂公丕攻克襄陽，堅觀其史書，見母荀氏通李威之事，慚怒，乃焚其書。堅南伐司馬昌明，戎卒六十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旗鼓相望，堅至項城，涼州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于汝穎，堅弟陽平公融攻壽春，克之，融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併，但懼遠，宜速進軍。」堅大悅，捨大眾于項城，輕騎八千兼道赴之。堅與融登城望，昌明將謝石軍又望入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勸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謝石欲戰，符融陳逼肥水，石遣使謂融曰：「君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步而觀之，不亦美也。」融於是應軍却陣，欲因其機，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馬倒，見殺。軍遂大敗，謝石乘勝追擊，至于青岡，死者相枕。堅單騎還，淮北初歸，言曰：「堅不出項，羣臣勸堅得項，為大軍，堅不從，諸軍悉潰，唯其冠軍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收集雜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行未及關，垂有貳志，欲擊堅，遂擁代兵，水拜慕容垂之，垂遂殺堅，脫騎將軍石越，領軍將軍毛當，引丁零之衆，攻堅，公丕於鄴，慕容泓起兵華陰，堅遣子象暉前使，擊泓，為泓所敗，其安鬼夜與三旬，仲又擊殺慕容暉，於上邽也。阿房，建通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房何從而出，其覆若斯。」大言責仲曰：「爾輩羣奴，正可殺，牛車何為過此？」仲曰：「奴類奴矣，既服奴者，取爾兒代，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遣

仲，使者稱有詔，古人兵交，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為此變，沖命層層，答之亦稱皇太弟，有令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符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既往之事，獨美於前，堅大怒曰：「朕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最至於此，長安大饑，人民相食，姚萇叛於北地，與沖連和，合攻長安，有羣鳥數萬鳴於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為不終年，有甲兵入城之象，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楊定健兒，應屬我宮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且遣尋求，不見人跡，先是又謠曰：『堅入五將山，長得堅大信之，告其太子承道曰：『天或導余，脫如謠言，留汝兼總戎政，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關，收兵運糧，以給汝。』天其或者正訓于也，遣其衛將軍楊定，擊沖於城西，為沖所擒，堅彌懼，付承道以後事，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宣告州郡，期救長安，月餘，承道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武都，遂假道入司馬昌明，慕容沖入據長安，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其將吳忠圍之，堅棄奔散，獨左右十數人，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兵至，執堅及其夫人張氏與少女寶錦，送詣姚萇，萇囚之，將害之，堅自以平生遇萇厚，忿之，厲聲大罵，謂張氏曰：「豈令羌奴辱吾兒，於是殺寶錦，姚萇乃縱堅於新平佛寺，承道既奔昌明，慮之江州，桓玄以為梁州刺史，後為劉裕所誅，承道名犯高祖廟諱。

堅字丕，字承教，堅以為征東將軍冀州牧，封長樂公，鎮鄴，為慕容垂圍逼，丕乃去鄴，率男女六萬餘口，進如譙川，堅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丕入據晉陽，堅既為姚萇所殺，太祖九年，丕乃僭稱尊號，改年太安，先是王猛于幽州刺史承亦率衆赴之，丕以為司徒，錄尚書事，張蚝為司空，王騰為司農，傳檄遠近，率多應之，丕留王騰守晉陽，楊輔守並州，率衆四萬進據平陽，將討姚萇，而慕容承前假道東歸，丕弗許，怒曰：「承乃我之馬將，首亂京畿，獨傾社稷，承凶繼逆，方請逃歸，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使其丞相王承討之，戰于襄陵，承大敗死，之，不乘難散，率騎數千，南奔東垣，為司馬昌明將馮該所殺，丕族子登，字文高，顯險不修，細行，故堅弗之奇也，長而折節，頗覺書傳，堅以為

長安令坐事黜為狄道長及關中起兵奔於枹罕羣氏殺河州牧毛與推衛平為安西將軍河州刺史平以登為長史既而枹罕諸氏以衛平年老欲廢之而憚其宗彊連日不決氏有啖青者謂諸將曰大事宜定東討姚萇不可猶豫一旦事發返為人害諸君但請衛公會集眾將齊為諸君決之眾咸以為然因大變青抽劍而前曰衛公朽老不足以成大事狄道長符登雖王室疎屬請共立之於是推登為使持節都督隴右征羌諸軍事撫軍大將軍雍州二州牧略陽公率眾五萬東下隴據南安馳使請命平以登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餘因其所稱而授之後與姚萇戰于胡奴阜大破之平死登國元年登僭稱尊號於隴東號年太初置百官立堅神主於軍中載以輜輶羽葆青蓋建黃旗虎賁之士三百人以衛之每戰必告繕甲治兵引師而東皆刻鋒鏑為死休字示以戰死為志每戰以長矛鈎刀為方圓大陳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為戰所向無前登每圍萇營四面大哭哀聲動人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吾與爾決何為枉害無辜萇憚而不應登進攻安定萇襲其輜重獲登妻毛氏將妻之毛氏哭罵萇殺之登聞姚萇死喜曰姚與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乃盡眾而東以趣廢橋與將尹緯據橋待之爭水不得為緯所敗奔於平涼入馬

毛山姚興攻之登戰死

子崇奔於湟中僭稱尊號改年延初尋為乞伏乾歸所殺
 羌姚萇字景茂出於南安赤亭燒當之後也祖柯回助魏將絳姜維於香中以功假綏戎校尉西羌都督父弋仲晉永嘉之亂東徙榆眉劉曜以弋仲為平西將軍平襄公烈帝之五年弋仲率部眾隨石虎遷于清河之源頭勅以弋仲為奮武將軍封襄平公昭成時弋仲死子襄代屯於譙城慕容儼以襄為豫州刺史丹陽公進屯淮南自稱大將軍大單于為司馬聘將桓温所敗奔於河東後為苻眉所殺弋仲有子四十二人襄第二十四隨兄襄征伐襄善奇之襄之敗也襄率子弟降於苻堅從堅征伐頻有戰功歷車幽兗三州刺史封益都侯邑五百戶苻堅伐司馬昌明以襄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襄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初未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賈

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滅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及慕容泓起兵華澤堅遣子衛大將軍敷討之戰敗為泓所殺時襄為敷司馬懼罪奔馬牧聚眾萬餘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號年白雀數月之間眾至十餘萬與慕容冲連和進屯北地苻堅出至五將山襄執而殺之登國元年僭稱皇帝置百官國號大秦年曰建初改長安曰常安以其太子與鎮長安自擊苻登安定敗之其病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襄懼走後宮宮人迎襄刺鬼誤中襄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襄乃狂言或稱臣或稱襄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襄死子與競位秘不發喪

與字子略萇長子也既滅苻登乃發喪行服僭稱皇帝於槐里號年皇初天興元年與去皇帝之號降稱天王號年洪始與克洛陽以其弟東平公紹鎮之三年與遣使朝貢太祖遣謁者僕射張濟使於興興又大破乞伏乾歸遂入枹罕獲鐵馬六萬匹乾歸降於興太祖遣軍襲興高平公沒奔于干棄部眾率數千騎與赫連屈于奔於秦州追至於瓦亭長安震懼與大議為寇其臣咸以為不可興不從天興五年夏興遣其弟義陽公平率眾四萬侵平陽攻乾壁六十餘日壁中眾少失井乃陷之六月太祖將討平遣毗陵王順等三軍六萬騎為先鋒七月車駕親征八月次於永安平募遣勇將率精騎二百圍軍為太祖前鋒將長孫肥所擒匹馬不返平遂退走太祖急追及於柴壁平因守固太祖圍之又截汾曲為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太祖以步騎三萬餘人渡蒙坑南四十里逆擊興興行北引未及安營太祖軍卒至興眾怖擾太祖詔毗陵王順以精騎衝擊獲興甲騎數百斬首千餘級興退南走四十餘里太祖引還平竟不敢出但使人燒圍數百步而已太祖知興氣挫乃南絕蒙坑之口東杜坂之新隘守天度屯賈山令平水陸路絕將坐甲而擒之太祖又緣汾帶岡樹柵數十里以衛獨牧者九月興從汾西北下湯壘為壘以自固興又將數千騎乘西岸闕視太祖營東柏材從汾上流下之欲以毀橋官軍鈎取以為薪蒸興遣皇太祖

度其必攻西園。乃命修整塹城之。至夜，與果來攻梯短不及棄之塹中而還。又分其衆，臨汾爲壘，叩邊水門，與平相望。太祖因截水中，與內外隔絕。士衆喪氣。於是平糧盡，窘急。夜，衆將突西南而出，與列兵汾西，舉烽鼓譟，爲平接援。太祖聞，諸軍精銳屯汾西，固守南橋，絕塞水口，與夜聞聲，望平力戰，突免。平聞外鼓，望與攻圍，引接，故但叫呼，虛相應和，莫敢逼圍。平引不得出，窮迫，乃將二妾赴水而死。與安遠將軍不蒙世，揚武將軍雷重等，將士四千餘人，隨平投水。太祖令泗水鈎捕，無得免者。平衆三萬餘人，皆斃。手受執，擒與尚書右僕射狄伯友，越騎校尉唐小方，積弩將軍姚梁國，建忠將軍雷星，康官，北中郎將康猷，與從子伯禽已下，四品將軍已上，四十餘人，與遠來赴救，自觀其窮，力不能免。舉軍悲號，震動山谷，數日不止。類遣使請和。太祖不許。乃班師。與還長安，有雀數萬頭，關於與廟。毛羽折落，多有死者。月餘乃止。識者曰：今雀關廟上，子孫常有爭亂者乎？又與殿有聲如牛吼，有二狐入長安，一登與殿屋走入宮，一入于市。求之不得。先是，謙縱略，有益軍之地，僭稱單號，遣使稱蕃於與，與以繼爲蜀王。加九錫，永興三年，與遣周寶朝貢。五年，與遣使朝貢，拜請進女。太宗許之。與中子廣平公弼有寵，委之朝政。與疾篤，長子泓侍疾於中，弼集黨數千人，候與死，欲殺泓自立。與諸子姪外鎮者聞之，皆起兵討弼。與疾瘳，不忍誅弼，免官而已。神瑞元年，與遣兼散騎常侍尚書吏部郎嚴康朝貢。二年，與遣散騎常侍東武侯姚敝，尚書姚泰，奉其西平公主於太宗。帝以後禮納之。與復以弼爲中軍大將軍，配兵三萬，屯於渭北。與又疾甚，弼遣其黨姚武伯等，率衆攻端門。泓時侍疾，遣兵拒之，與力疾臨前殿殺弼。弼黨乃散。泰常元年，與死，泓僭立。

泓字元子，與之長子也。既僭位，號年永和，赫連屈子攻泓秦州，又剋安定，遂據雍城。司馬德宗，劉裕伐泓，裕遣將檀道濟至洛陽，泓弟陳留公洸以城降。泓第太原公懿，反於蒲坂，泓從弟齊公恢，反於橫北，皆舉兵伐長安。泓既有內難，裕遂長驅入關，泓戰敗，請降，送於建康市斬之。

略陽氏呂光，字世明，本出略陽，父婆樓，符堅太尉。光年十歲，遊戲好戰陳之法，爲諸兒所推，身長八尺四寸，肘有肉印，從王猛征討，精選破虜將軍，堅以光爲

驍騎將軍，率衆七千討西域，所經諸國莫不降附。光至龜茲，王弗純拒之，西域諸胡救弗純者七十餘萬人，光乃結陳爲勾鐮之法，戰於城西，大破之，斬級萬餘，弗純逃走，降者三十餘國。光以駝二千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而還。符堅涼州刺史梁熙，遣兵拒之，光擊破熙軍，遂入姑臧，斬熙，自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登國初，又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主簿尉祐，奸佞淺薄，光寵任之，譖誅姚皓，尹景等名士十餘人，於是遠近失望。人懷離貳，四年，光私稱三河王，遣使朝貢，置官自丞郎已下，猶攝州事。號麟嘉元年，皇始初，光僭稱天王，置百官，改號龍飛，立子紹爲太子。遣使朝貢，光疾甚，立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光死，長子纂殺紹僭立。

纂字承緒，既自立，號咸寧元年。纂第大司馬洪，名犯顯祖諱，以猜忌不容，起兵攻纂，纂殺之。縱兵大掠，纂笑謂左右曰：今日之戰，何如纂侍中房曷對曰：先帝始崩，太子以幽逼致殂，山陵甫訖，大司馬疑懼，肆逆京邑，交兵，友于接刃，雖洪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且洪妻陛下弟婦也，洪女陛下之姪女也，奈何使小人行辱爲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因歎歎流涕，纂謝之。乃收洪妻子，纂昏虐任情，遊田無度，耽荒酒色，與左右因醉馳獵於坑澗之間，或有諫者，纂昏不納，又性多猜忌，忍於殺戮，纂從弟超殺纂，纂弟肆單馬入城，超殺之而立其兄隆。

隆字承基，光弟寶之子也。初，超讓位於隆，隆難之，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得中下，乃僭位，改神鼎元年。超使纂妻楊氏及侍婢數人，殯纂於城西，超慮楊持珍寶出，使人搜之，楊氏責超曰：郎君兄弟，手刃相圖，新婦旦夕死人，用金寶何爲？超慚而退。楊氏國色，超將妻焉，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之。楊氏曰：大人本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以甚，復可使女辱於二氏乎？乃自殺。沮渠蒙遜，禿髮得種，頻來攻擊，河西之民，不得農植，穀價湧貴，斗直錢五千金，人相食，餓死者千餘口。姑臧城門重閉，權探路斷，民請出城乞食，夷虜奴婢者，日有數百，隆恐沮動人情，盡坑之。於是積屍盈于衢路，戶絕者十有九焉。屢爲蒙遜攻逼，乃請迎於姚興，遣齊難率衆迎之。隆遂降焉，至長安，尋復爲興所誅。

史臣曰。夷狄不恭。作害中國。帝王之世。未嘗無也。劉淵等。假稱名目。復反為梗。汗辱神禁。毒螫黎元。喪亂編多。一至於此。然積禍盈。死傷累穴。天意其俟大人乎。

魏書卷九十五

魏書卷九十五考證

劉聰傳至西陽門。○門。原本說作明。今改正。

慕容廆傳又大破宇文囂地千里。○各本同。晉書載記。見魏伐宇文囂。述道於北。開路千餘里。此殆脫去歸字。并說開為闕也。

魏書卷九十五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八十四

僭晉司馬教 竇李雄

僭晉司馬教字景文晉將牛金子也初晉宣帝生大將軍琅邪武王佑佑生冗從僕射琅邪恭王覲覲妃陳國夏侯氏字銅環與金泰通遂生教因冒姓司馬仍爲覲子由是自官河內温人初爲王世子又覲爵拜散騎常侍頻遷射聲越騎校尉左右軍將軍從晉惠帝幸臨漳其叔蘇爲成都王穎所殺教懼禍遂走至洛迎其母俱歸陳國東海王越收兵下邳假教輔國將軍越謀迎惠帝於長安復假教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使鎮下邳尋加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假節當鎮壽陽且留下邳及越西迎惠帝留教鎮後平東府事當遷鎮江東屬陳教作亂教以兵少因留下邳永嘉元年春教死秋教始到建業五年進鎮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以會稽戶二萬增封加督揚江湘交廣五州諸軍事六月王彌劉曜寇洛陽懷帝幸平陽晉司空荀蕃司隸校尉荀組推教爲盟主於是輒改易郡縣假置名號江州刺史華軼北中郎將裴憲並不從之憲自稱鎮東將軍都督江北五郡軍事與軼連和教遣左將軍王敦將軍甘卓周訪等擊軼斬之憲奔于石勒六年教檄四方稱與穆帝俱討劉淵大會平陽建興元年晉愍帝以教爲侍中左丞相大都督陝東諸軍事持節王如故教改建業爲建康七月教以晉室將滅潛有他志乃自大赦爲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又爲丞相教號令不行政刑淫虐殺督運令史淳于伯行刑者以刀拭柱血流上柱二丈三尺徑頭流下四尺五寸其直如弦時人怨之平文帝初教自稱晉王改元建武立宗廟社稷置百官立子紹爲太子教以晉王而祀南郊其年教僭卽大位改爲大興元年其朝廷之儀都邑之制皆準漢王者擬議中國建都於丹陽因孫權之舊所卽馮異揚州之地去洛二千七百里地多山水陽爲攸居厥土爲塗泥厥田惟下下所謂爲夷卉服者也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數六畜之數要

周知其利害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數澤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爲獸其穀宜稻春秋時爲吳越之地吳越僭號稱王僻遠一隅不聞華土楚申公巫臣竊妻以奔教其軍陳然後乃知戰伐由是曉與中國交通俗氣輕急不識禮教威飾子女以招遊客此其土風也戰國時則并於楚故地遠恃險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秦末項羽起江南故衡山王吳芮從百越之兵越王無諸身率閩中之衆以從滅秦漢初封芮爲吳沙王無諸爲閩越王又封吳王濞於朱方逆亂相尋亟見夷滅漢末大亂孫權遂與劉備分據吳蜀權阻長江殆天地所以限內外也教因擾亂跨而有之中原冠帶呼江東之人皆爲貉子若狐貉類云巴蜀權據路徑楚越爲聲禽呼官語不同猴地魚鼈嗜慾皆異江山遠闊將數千里教屬廢而已未能制服其民有水田少陸種以罾網爲業機巧適利恩義寡薄家無藏蓄常守飢寒地既曠多膏腴泄之病障氣毒霧射工沙蝨地虐之害無所不有教創有揚荆梁三州之土因其故地分置十數州及諸郡縣郡縣戶口至有不滿百者遣使韓暢洋海來請通和平文皇帝以其僭立江表拒不納之是時教大將軍王敦宗族擅勢權重於教迭爲上下了無君臣之分教侍中劉隗言於教曰王氏彊大宜漸抑損教聞而惡之惠帝時教改年曰永昌王敦先鎮武昌乃表於教曰劉隗前在門下逮棄權龍今趣進軍指討姦孽宜速斬隗首以謝遠近朝集隗首諸軍夕退昔太甲不能遠明湯典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訓殷道復昌賢智故有先失後得者矣教又移告州郡以沈充爲大都督讓東吳諸軍教乃下書曰王敦恃寵敢肆狂逆方朕於太甲欲見囚于桐宮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當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教光祿勳王含率其子瑜以輕舟乘教歸于武昌教以其司空王導爲前鋒大都督尙書陸暉爲軍司以廣州刺史陶侃爲江州梁州刺史甘卓爲荊州使其率衆擁護教後以太子右軍周旋軍中軍三千人討沈充教至涪州表尙書令刁協還附宜加誅戮教遣右將軍周札戍于石頭札懼與教書許軍至爲應教使司馬楊朗等入于石頭札見教朗等既據石頭教征西將軍戴淵鎮北將軍劉隗率衆攻之戴淵親率士鼓衆城而鼓止息朗等

梁之數軍敗績，隗協入見，數遣其避禍。二人泣而出，隗還淮陰，後奔石勒，協奔江乘。為救進兵所害，數師敗，教自為丞相武昌郡公。邑萬戶，朝事大小皆關。諸之教收戴淵及教尚書左僕射周顛，並斬于石頭。皆數朝之望也。於是改易百官，及諸州鎮其餘轉徙，勸免者過百數。或朝行幕改，或百日半年，教所寵沈充、錢鳳等，所言必用，所請必死。教將還武昌，其長史謝錕曰：「公不朝，懼天下私議，教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錕近入覲主上，側席待公，遲得相見，官省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錕請侍從，教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何損朝廷？』遂不朝而去。教召安南將軍甘卓，轉譙王承為軍司，並不從。教遣從母弟南樓校尉魏乂、率江夏太守李恆攻承於臨湘，旬日城陷，執承送于武昌。教從弟王真使賊迎之，誓于車中，先是王教表疏，旨不違，教以示承曰：『教言如此，豈有厭哉？』對曰：『陛下不早裁之，難將作矣。』教惡之，襄陽太守周慮殺甘卓，教畏迫於教，居常憂感發病而死。

子紹僭立，改年曰太寧。王教將篡，紹微已，乃為書曰：『孤子紹頓首，天下事大，紹以眇身，弗克負荷，哀憂孔疚，如臨于谷。實賴家宰以濟艱難，公邁德樹勳，還還歸懷，任社稷之託，居總己之統，然道里長遠，江川阻深，動有介石之機，而回旋之間，固以有所喪矣。謂公宜入輔朝政，得旦夕酬諮，朝士亦食以為然。以公高亮忠肅，至心憂國，苟其宜然，便當以至公處之。期於靜國寧民，要之括囊無咎，伏想閣同此志，願便速剋近期，以副翹企之懷。紹恭憚於教，若此，復便兼太常，應拜教丞相武昌郡公，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教於是屯於蕪湖。教乃轉王導為司徒，自領揚州刺史，以兄舍子應為武衛將軍，以自副貳，教無子，養應為後，教疾年，故召舍遺，欲屬以後事。是時教令紹宿衛之兵，三番休，二紹密欲襲教，徵行察教營壘，及教疾，紹屢遣大臣，詔問起居，遂舍驛騎大將軍，僕同三司，教疾甚，紹召其司徒王導，中書監庾亮，丹陽尹溫，尚書下書密謀討之，導場及右將軍大教共據石頭，光祿勳應詹，都督朱雀，南諸軍事，尚書令鄒整，都督從駕諸軍事，紹出次于中堂，教聞兵起，怒欲自將，困不能坐，召其黨錢鳳，鄧岳，周撫等，率眾三萬，指建業，舍謂教曰：『此事吾便當行，於是。』

舍為元帥，鳳等問教曰：『事剋之日，天子云何？』教曰：『尚未南郊，何為天子？』便盡卿兵勢，唯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初，紹謂教已死，故敢發兵，及下詔數日，教猶能與王導書，後自手筆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太真，溫嶠字也。紹朝見之，咸共駭懼，舍等兵至，溫嶠輒燒朱雀，以挫其鋒。紹使中軍司馬曹澤，左衛將軍陳萬，段匹，禪，第，亮，率壯士千人，逆舍等戰于江寧，斬其前鋒將何康，殺數百人。教聞康死，軍不獲濟，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微，羣從中才兼文武者皆早死，今年事去矣。』語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因乏乃復臥，使術士郭璞，慈之，卦成，對曰：『不能佳，教既疑璞，勸亮嶠等舉事，又聞卦惡，於是殺璞，教疾轉困，語其舅羊鑿及子應曰：『我亡後，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初，教敗數之後，夢白犬自天而下，噬之，及疾甚，見刁協，甘卓為祟，遂死。王應祕不發喪，裹屍以席埋於齋中，與其將諸葛璠等縱酒淫逸，沈充將萬餘人來會舍等，充臨行，顧謂其妻曰：『男兒不建豹尾，不能歸也。』紹平西軍租約，率眾至于淮南，逐教所置淮南太守任台，紹將劉暹，蘇峻，濟自滿洲，舍相率渡兵，應曾逆擊，大破之，周撫斬錢鳳，沈充將吳儒斬充，紹遣御史劉彝發教瘞斬屍，梟首朱雀，斬紹死。

子衍僭立，號年曰咸和。衍歷陽太守蘇峻，不順於衍，衍護軍庾亮曰：『蘇峻豺狼，終為禍亂，罪錯所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速而禍小，不削反遲而禍大，乃以大司農徵之，令峻弟逸領峻部曲，徵書至，峻怒曰：『庾亮專擅，欲誘殺我也。』阜陵令匡術，樂安人任讓，並為峻謀，主勸峻誅亮，乃使使推崇祖約共討亮，約大喜，於是約命兄滋子沛國內史煥，女婿淮南太守許柳，將兵會峻，峻使其黨韓光，光名犯恭宗廟諱，入姑熟，殺于湖，令陶範，殘掠而還，衍假庾亮節，為征討都督，使其右衛將軍趙胤，左將軍司馬流，率眾次于慈湖，韓光，亮，流，統吏士次于蕪湖，韓光敗之，大掠宣城，諸縣，而還，江州刺史溫嶠，使督護王愷，期，西陽太守鄧岱，鄧陽太守紀陸等，以舟軍赴于建業，愷，期，岱，次直瀆，峻督眾二萬，濟自橫江，登牛渚山，愷，期等邀擊，不制，峻至于蔣山，衍假領軍，下書節，率諸將陳兵。

衍之將怯兵弱爲峻所敗下壘及其二子丹陽尹羊曼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散騎侍郎任台等皆死死者三千餘人庾亮兵敗與三弟奔于柴桑峻遂焚衍宮置賊突掠百寮奔散唯有米數石而已無以自供峻遣衍大赦庾亮兄弟不在赦限峻以租約爲太尉尙書令加侍中自爲驃騎將軍領軍將軍錄尙書事於是建業荒毀奔投吳會者十八九温嶠聞之移告征鎮州郡庾亮至益口嶠分兵配給又招衍荆州刺史陶侃欲共討峻侃不從曰吾疆場外將本非顧命大臣今日之事所不敢當時侃子爲峻所害嶠復喻侃曰蘇峻遠得志四海雖廣公寧有容足地乎賢子越騎酷沒天下爲公痛心况慈父之情哉侃乃許之蘇峻屯於南湖衍母庾氏憂怖而死蘇峻聞兵起自姑熟還建業屯于石頭使其黨張瑾管商率衆拒諸軍逼遷衍於石頭衍哀泣升車宮人盡哭隨從衍者莫不流涕峻以倉屋爲宮使鄉人許方爲司馬督將兵守衛陶侃庾亮温嶠率舟軍二萬至于石頭俄引還次于蔡州沙門浦庾亮守白石壘詰朝峻將萬餘人攻之亮等逆擊峻退吳國內史庾冰率三吳之衆驟戰不勝瑾商等破庾冰前軍於無錫焚掠肆意韓光攻宣城內史桓彝率吏民力戰不勝爲光所殺租約爲潁川人陳光率其屬攻之約乃奔於歷陽長樂人賈寧勸峻殺王導盡誅諸大臣峻不從乃改計叛峻王導使袁耽潛誘納之謀率衍出奔温嶠嶠食盡貸于陶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士衆及糧食也唯欲得老民爲主耳今比戰皆北良將安在若無食民便欲西歸先是嶠慮侃不赴故以甘言招侃嶠乃卑辭謝之且曰今者騎虎之勢可得下乎賊垂滅願公留思侃怒少止其將李陽說曰今事若不捷雖有粟焉得而食之公宜割見儲以卒大事乃以米五萬石供軍祖溪穀隘口欲以沮温嶠之兵漢過皖攻臨國內史桓雲不剋乃還蘇峻并兵攻大業大業水竭皆飲糞汁諸將謀救之慮不能當且欲水陸攻峻陶侃以舟師攻石頭温嶠庾亮陳于白石峻子碩以數十騎出戰峻見碩騎乃捨其衆自以四馬北下突陳陳堅乃遣軍士彭世李干投之以矛峻墜馬遂棄首獨割之焚其骸骨任讓及諸賊帥復立峻弟逸求峻屍弗獲乃殺衍父母家剖棺焚屍匡術率其徒據苑城以降韓光蘇碩等率衆攻苑苑中飢

穀石四萬諸將攻石頭蘇碩及童武王世子休率勁賊孔盧張偏等數十人舉李陽於祖浦退走碩等追之庾冰司馬騰舍以銳卒自後擊之碩逸等震潰奔于曲阿舍入抱衍始得出奔温嶠之舟是時兵破之後宮室灰燼欲遷移王導不從乃止衍改年咸康建國中衍死中書監庾冰廢衍子千齡立其弟岳改年曰建元初岳之立當改元庾冰立號而晉初已有改作又如之乃爲建元頃之或告冰曰子作年號乃不視職也冰云建元之末丘山崩丘岳岳也冰懼然久而數日如有吉凶豈改易所能救乎遂不復改岳死庾冰欲立司馬昱驃騎將軍何充立岳子聃號年曰永和聃安西將軍桓温率所統七千餘人伐蜀拜表輒行聃威力微弱不能控制也及石虎死聃征北將軍褚衷以舟軍至下邳西中郎將陳遠進據淮南石遵聞衷至下邳使其司空李農領萬餘騎逆圍督護王龔於薛執龔送于鄴又殺李邁龔衷之驍將三軍喪氣乃引還陳遠聞之震懼焚淮南而走桓温表廢聃揚州刺史殷浩聘温温乃除其名温遂率所統諸軍步騎四萬自鄴越關中至灊上苻健與五千餘人守長安小城是歲大儉温軍人懸聲健深溝堅壁清野待温温軍食盡乃退苻健遣子其頰擊敗之初温次灊上其部將振武將軍順陽太守薛珍勸温徑進逼城温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温退珍乃還放言於衆且矜其銳而咎温之持重温慚忿殺之聃又改年曰升平聃死無子立衍子丕號年隆和時詔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改爲興寧又詔曰雖復改興寧亦自無聊生不死弟奕立號年曰太和桓温率衆北討慕容暉至金鄉擊鉅野三百餘里以通舟軍自清水入河慕容垂逆擊破之獲其寶仗温之北引也先命西中郎將衷真及趙悅開石門而衷真等停於梁宋石門不通糧竭温自枋頭回軍垂以步騎數萬追及襄邑大敗温軍温遂歸罪衷真除名削爵收節傳真子雙之等殺梁國內史朱憲真據壽陽以叛真諸子兄弟阻兵自守招誘陸城戍將陳郡太守朱輔數千人遣參軍裴亮通慕容暉又遣使西降苻堅真病死輔立其嫡子璜爲使持節建威將軍豫州刺史璜第四五人皆領兵璜令陳文寶裴亮且以觀

變桓溫遣曹護竺瑤以軍沂淮伐瑤瑤次于肥口屢戰慕容暉復征南將軍揚州刺史宣城公璠弟胤等皆郡守四品將軍朱輔亦如之溫乃伐瑤瑤每拒戰於是築長圍守之城中震潰遂平瑤初溫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于言氣曾以對親筆撫枕而起曰為爾寂寂將為文景所笑乘其敵對後悉棄北討冀成陵奪之勢及枋頭奔敗知民望之去已既平瑤問中書郎都超曰足以留枋頭之恥乎超曰此未厭有讎之情也公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勳不足以鎮撫民望因說溫以廢立之事溫既宿有此謀深納超言溫自廣陵將旋鎮姑孰至于白石乃言其主奕少同閹人之疾初在東海環邪國親近嬖人相龍朱靈寶等並侍臥內而美人田氏孟氏遂生三男乘致疑惑然其能審其虛實至是將建儲立王溫因之以定廢立之計遂率百寮並還朝堂溫率衆入屯兵宮門進坐殿庭使曹護竺瑤散騎侍郎劉亨取奕靈寶交著白袷單衣步下西堂登樓車羣臣拜辭皆頌涕侍御史將百餘人送出神虎門入東海第於是迎司馬昱而立之

昱數子也昱東向流涕拜受重綬昱既備立改年曰咸安以溫依諸葛亮故事甲仗入殿進丞相其大司馬等皆如故留鎮建業以奕為海西縣公溫常有大志昱心不自安謂中書郎都超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邪超父情為會稽太守超復還東昱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思慮豫防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又顧慶蘭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因泣下昱疾與溫書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不謂疾患遂至於此今者慨然勢不復久且雖有詔豈復相及慨恨兼深如何可言天下艱難而昌明幼冲眇然非阿衡輔導之訓當何以寧濟也國事家計一託於公昱死子昌明備立徐州小吏盧悚與其妖乘男女二百向晨攻廣莫門詐言海西公還由葛春雲龍門入殿略取三廂及武庫甲仗時門下軍校並復兼在直吏士駭愕不知所為游擊將軍毛安之先入雲龍門討悚中領軍桓秘將軍殷康止車門入會兵攻之斬五十六級捕獲餘黨死者數百人前殿中監許龍與悚皆遣人至吳詐迎奕奕不從昌明改年曰咸康徵溫入朝又詔溫無拜尚書謝安

等於新亭見溫皆敬溫拜昱墓得病還姑孰溫自歸廢疾風求備物九錫謝安已令吏部郎曹彥伯撰策文成安輒勾點令更治既畢引日乃謀於尚書僕射王彪之彪之云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小還回其事安從之溫死符堅遣符雅率將王統朱彤楊安姚萇步騎五萬向略谷伐昌明秦州刺史楊萇請救於梁州刺史楊亮亮遣參軍卜靖赴之敗走朱彤至梁州亮望風奔散於是堅遂有梁益二州昌明上下莫不憂怖建國三十九年昌明改年曰太元元年太祖七年符堅大舉討昌明令其國曰東南平定指日當以司馬昌明為尚書僕射可速為起第堅前後擒張天錫等皆豫築甲宅至而居之堅至淮南大敗奔還時昌明年長嗜酒好內而昌明第會稽王道子任居宰相嘗警尤甚狎昵詔邪于時尼媚構扇內外風俗頹靡人無廉恥左僕射王珣兒婦門客車數百乘會聞王雅為太子少傅回以詰雅者半滿雅素有龍人情去就若此皇始元年昌明死子德宗備立初昌明耽於酒色末年殆為長夜之飲睡治既少外人罕得接見故多居內殿流連於博俎之間以嬖姬張氏為貴人寵冠後宮威行關內於時年幾三十昌明妙列技樂侍嬪少乃笑而戲之云汝以年當廢吾已屬諸妹少矣張氏潛怒昌明不覺而戲逾甚向夕昌明稍醉張氏乃多潛飲宦者內侍而分遣焉至暮昌明沉醉臥張氏遂令其婢蒙之以被既絕而懼貨左右云以麗死時道子昏廢子元顯專政遂不窮張氏之罪

德宗既立改年為隆安以道子為太傅揚州牧中書監加殊禮黃鉞羽葆鼓吹又增甲仗百人入殿既而內外眾事必先關於道子尚書僕射王國寶輕薄無行為道子所親權震建業擅取東宮兵以配己府道子以王緒為輔國將軍現邪內史又輒拜石頭之兵屯于建業緒猶領其從事中郎居中用事國寶當政德宗克州刺史王恭惡國寶王緒之亂政也乃要荊州刺史殷仲堪期同舉王恭表德宗曰國寶身負莫大之罪確陳其狀前荊州刺史王悅國寶同產弟也受任西藩不幸致喪國寶求假奔彼遂不即路慮臺糾察懼於馳免乃毀冠改服變為婦人與婢同載入請相王又先帝暴崩莫不驚號而國寶現然了無哀容方犯關叩扉求行姦計欲詐為遺詔矯弄神機影暴于外莫不聞知讎疾

二昆過於讎敵樹立私黨。過於府朝。兵食資儲。敏為私積。販官鬻爵。威恣百城。收聚不逞。招集亡命。輔國將軍王緒。頑凶狂狡。人理不齒。同惡相成。共竊名器。自知禍惡已盈。怨集人鬼。規為大逆。蕩覆天下。昔趙鞅與晉陽之甲。夷君側之惡。臣雖驍劣。敢忘斯義。恭表至。道子密欲討恭。以元顯為征虜將軍。內外諸軍。潛加嚴備。而國寶懼。不知所為。乃遣數百人戍竹里。夜遇風雨。各散而歸。緒勸國寶殺王珣。然後南征北伐。弗聽。反問計於珣。既而懼。遂上表解職。尋復悔懼。詐稱德宗復其本官。道子既不能拒恭等之兵。亦欲因以委罪。乃收國寶。付廷尉殺之。斬王緒於市。以悅恭等。司徒左長史王廙。遭母喪居吳。恭板行吳國內史。廙乃徵發吳興諸郡兵。國寶既死。王恭使廙反於吳。廙謂因緣事際。可大得志。乃據吳郡。遣子弟率眾擊恭。以女為真烈將軍。亦置官屬。領兵自衛。恭遣司馬劉牢之討平之。德宗謙王尚之兄弟。復說道子以為藩伯。彊威。宰相權柄。宜密樹置。以自藩衛。道子然之。分遣腹心。跨據形要。由是內外騷動。王恭深慮禍難復密。要殷仲堪西中郎將庾楷。廣州刺史桓玄。同會建業。玄等響應。恭抗表傳檄。以江州刺史王愉。司馬尚之為事端。仲堪遣龍驤將軍南郡相楊佺期。舟師五千發江陵。桓玄借兵於仲堪。亦給五千人。於是德宗戒嚴。加道子黃鉞。遣右將軍謝琰拒恭等。元顯為征討都督。眾軍繼進。前軍王珣。領中軍府。乘次于北郊。以尚之為豫州刺史。率弟恢之。允之。西討楷等。皆執白虎幡。居前王恭。遣劉牢之為前鋒。次于竹里。初。道子之謀恭也。哈牢之以重賞。牢之斬恭別帥顏延之。弟彊。送二級於謝琰。琰與牢之俱進。彊恭。恭奔于曲阿。為湖浦尉。所執。送建業。尚之與庾楷于湖。戰于牛渚。新虜前鋒將殷萬。矯道。還歷陽。尚之猶不敢濟。桓玄。佞期。奄至橫江。尚之等退。恢之所領外軍。皆沒。玄等徑進石頭。仲堪繼在蕪湖。建業。實駭。道子殺恭於倪塘。桓玄等於是走還尋陽。是年冬。德宗遣使朝貢。拜乞師討姚興。二年夏。德宗又遣使朝貢。以元顯為揚州刺史。道子有疾。元顯懼己弗得。設位。故矯以自授。而道子弗知。既。乃大怒。以元顯已拜。故弗復改。於是內外政事。一決元顯。道子少而耽酒。拾日甚。希至。是無事。俾畫作夜。時謂道子為東。元顯為西。西府千兩。輻。東第門。數。元顯

年少。頗居權重。僞奢淫暴。於是遠近譏之。初。德宗新安太守孫泰。以左道。聚眾被戮。其兄子恩。宜于海嶼。妖黨從之。至是轉眾。攻上虞。殺縣令。眾百許人。徑向山陰。會稽內史王凝之。事五斗米。道恩之來也。弗先遣軍。乃稽顙于道室。跪而呪說。指麾空中。若有處分者。官屬勸其討恩。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出兵。凡諸津要。各有數萬人矣。恩漸近。乃聽遣軍。比兵出。恩已至矣。戰敗。凝之奔走。再宿執之。旬日。恩眾數萬。自號平東將軍。逼人士為官屬。於是諸郡妖惑。並殺守令。而應之眾。皆雲集。吳國內史桓謙。出奔吳興太守謝靈運。被害。自德宗以來。內外乖貳。石頭之外。皆專之。於荆江。自江以西。則受命於豫州。京口暨于江北。皆兗州刺史劉牢之等所制。德宗政令所行。唯三吳而已。恩既作亂。入郡。盡為賊場。及丹陽諸縣。處處蜂起。建業轉成。弱且妖惑之徒。多潛都邑。人情危懼。恆慮大兵。竊發。於是眾軍戒嚴。對牢之共衛將軍謝琰討之。賊等禁令不行。肆意殺戮。士庶死者不可勝計。或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者。輒支解之。其虐如此。驃騎長史王平之。死。未葬。恩割棺焚屍。以其頭為穢器。牢之率軍討破之。琰將至吳興。賊徒遁走。驅逼士庶。奔于山陰。諸妖亂之家。婦女尤甚。未得去者。皆威飾嬰兒。投之于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復就汝也。賊既走散。邑屋焚毀。郭郭之中。時見人跡。經月。乃漸有歸者。謝琰留屯烏程。遣其將高素。助牢之。牢之率眾軍。濟江。初。孫恩聞入郡。響應也。告諸官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業。既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劉據浙江。不失作勾踐也。尋知牢之已濟。乃曰。孤不恥走。於是乃走。練道多遺珍寶。牢之將士爭取之。不得。窮追。恩復入於海。初二吳。困於虛亂。皆企望牢之。高素等既至。放肆抄暴。百姓咸怨。尋失望焉。孫恩在海。妖黨轉從之。既破。乘嘉臨海。復入山陰。謝琰戰。於是建業大震。遣冠軍將軍東海太守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廣陵相高雅之。等東討。恩與太守庾恆。應妖黨。復大行。殺男女數千人。孫恩復破高雅之於餘姚。雅之走還山陰。元顯自為後將軍。開府。同三司。都督十六州。本官。悉如故。對子彥。重為東海王。食吳興四萬餘戶。清選文學。臣寮吏兵。一同宗國。孫恩浮海。奄至東口。戰士十萬。對牢之。隔在山陰。眾軍懼不敢。恩遂徑向建業。德

宗懷賊，遣召豫州刺史司馬尚之，于時中外驚擾，而元顯置酒高會，遣子唯日祈于鍾山，恩來漸近，百姓惶懼，尚之率精銳馳至，徑屯積弩堂，恩時所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恩本以諸軍分散，欲掩不備，知尚之尚在，建業復閉，牢之不還，不敢上，乃走向郁洲，恩別帥盧循攻沒廣陵，盧掠而去，桓玄聞孫恩之逼也，乃建牙戒嚴，表求征討，時恩去未遠，玄表復至，元顯等大懼，急遣止玄，庚楷密使自結於元顯，說玄大失人情，棄不為用，若朝廷遣軍，已當內應，元顯得書大喜，遣張法順謀于劉牢之，牢之同許焉，於是徵兵裝糧，將謀西討，德宗改年曰元興，以元顯為大都督討玄，玄軍至，元顯不戰而敗，父子並為玄所殺，後改年為大亨，天興六年十月，德宗遣使朝京師，德宗封桓玄為楚王，玄尋逼德宗，手詔禪位，德宗出居永安宮，玄既受禪，封德宗為南康平固縣王，居之尋陽，天賜元年，德宗在姑熟，二月至尋陽，其彭城內史劉裕殺玄徐州刺史桓修，與劉毅等舉兵討玄，玄敗走尋陽，桓德宗兄弟至於江陵，又走荊州，荊州別駕王康產南郡相王騰之，迎德宗入南郡府，桓玄死，玄將桓振復襲江陵，斬王康產及騰之，將殺德宗，玄揚州刺史新安王桓謙苦禁之，乃止，時盧循執德宗，廣州刺史吳隱之自號平南將軍廣州刺史，令其黨徐道覆據始興，餘郡皆以觀，黨居之，德宗復僭立於江陵，改年義熙，尚書陶鑒迎德宗還于板橋，大風暴起，龍舟沉沒，死者十餘人，德宗發江陵，至尋陽，其益州刺史毛璩舉軍譚縱反攻涪城，剋之，遂以益州叛德宗，德宗發姑熟，還建業，六月，太祖遣軍攻德宗，鉅鹿太守賀申舉城降，承興二年，盧循復起於嶺南，殺德宗江州刺史何無忌於石城，咸欲以德宗北走，知循未下，乃止，裕令撫軍劉毅討循，敗於桑落洲，步走而還，裕黨孟昶諸葛長民等勸裕擁德宗過江，裕不從，神瑞二年，德宗遣廣武將軍玄文石齊朝賈太宗初，劉裕征姚泓，三年，太宗遣長孫道生城潰，破其將朱超石於石河，擒將楊豐，斬首千七百餘級，三年，德宗死。

氏共止一室，慮有鳩毒，自煮食於前，六年，劉裕將殺之，不欲遣人入內，令使之，兄弟視褚氏，褚氏出別宮，於是兵乃踰垣而入，進藥於德文，德文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人身，乃以被掩殺之，自歎之，晉江南，至於德文之死，君朝臣覆，不相羈制，實罰號令，皆出權寵，危亡廢奪，豈故相尋，所謂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也。

竇李雄，字仲儻，蓋虞君之苗裔也，其先居於巴西宕渠，秦并天下，為黔中郡，薄賦其民，口出錢三十，巴人謂賦為資，因為名焉，後徙樂陽，祖慕，魏東羌獵將，慕有五子，輔特庠流，晉惠時，關西擾亂，頻歲大饑，特兄弟率流民數萬家就穀漢中，遂入巴蜀，時晉益州刺史趙廞反叛，特兄弟起兵誅之，晉拜特宣威將軍，長樂鄉侯，流奮威將軍，武陽侯，流民閭式等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流行鎮東將軍，後與晉益州刺史羅尚相攻，昭帝七年，特自稱大都督，大都督，號年建初，戰敗，為尚所殺，流代統兵事，流字玄通，自號大都督，大將軍，流病將死，以後事屬雄，雄特少子也，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十年，僭稱成都王，號年建興，置百官，時涪陵人范長生，頗有術數，雄篤信之，勸雄即真，十二年，僭稱皇帝，號大成，改年為晏平，拜長生為天地太師，領丞相，西山王，又改年為玉衡，雄以中原喪亂，乃頻遣使朝貢，與穆帝請分天下，雄捨其子而立兄禮第四子班為太子，烈帝六年，雄死。

班代統任，雄子期，殺班而自立。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改年為玉恆，讓子壽，自涪城襲剋成都，廢期為功都公，期自殺。

壽字武考，初為雄大將軍，封建寧王，以南中十二郡為建寧國，至期徙封漢王，既廢期自立，改年為漢興，又改號曰漢，時建國元年也，壽廣漢太守李乾，與大臣謀欲廢壽，壽懼，令子廣與大臣盟於殿前，壽聞，中殿實，宮觀美麗，石虎以殺罰御下，控制邦城，城鎮深用，欣慕，吏民有小過，輒殺之，以立威名，又以郊甸未實，城邑空虛，工匠器械，事用不足，乃徙民三丁已上於成都，與尚方御府，發州郡工巧以充之，廣修宮室，引水入城，務於奢侈，百姓疲於使役，民多嗟怨，思

亂者十室而九其尙書左僕射蔡興直言切諫壽以爲勝黜之其臣龔壯作詩七首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語言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勳慕漢武魏明政法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化自以勝之也及壽疾病見李期蔡興爲異遂死子勢統任

勢字子仁既立改年爲太和遣使朝貢又改爲嘉寧勢弟漢王廣以勢無子請爲太弟勢不許廣欲襲勢勢使其太保李奕擊廣於涪城剋之貶爲臨邛侯廣尋自殺勢既驕吝荒於酒色至殺人而取其妻又納李奕女爲后耽於淫樂不恤國事夷獠叛亂境土滅削累年荒儉性多忌害誅殘大臣刑罰酷濫斥外父租舊臣親任近習左右小人因行威福修飾室宇羣臣諫諍一無所納又常居內少凡公卿史官屢陳災譴乃加相國蓋較大都督以名位優之實望與分災齊建國十年司馬將桓溫伐之勢降於溫先是頻有怪異成都北鄉有人望見女子避入草中往視見物如人有身形頭目無手足能動搖不能言廣漢馬生角各長寸半有馬駒一頭二身六耳無目二陰一牝一牡又有驢無皮毛飲食數日而死江南兩血地生毛江源又生草高七八尺華葉皆赤子青如牛角涪陵民藥氏婦頭上生角長三寸凡三截之李漢家春米米自臼中跳出散舉笑中又跳出萬置軍中童謡曰江橋頭闕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子又曰有客有客來便門陌其氣欲索譙周云我死後三十年當有異人入蜀由之而亡蜀亡之歲去周亡三十二年周又著讖曰廣漢城北有大賊曰流特攻難得歲在玄宮自相剋卒如其言

史臣曰司馬數之宣江表竊魁帥之名無君長之實踰天躋地畏首畏尾對之李雄各一方小盜其孫皓之不若矣

魏書卷九十六

魏書卷九十六考證

司馬數傳昌明改年曰寧康○寧康各本訛康寧晉書孝武帝紀寧康元年春正月乙丑朔改元今改正

魏書卷九十六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八十五

高夷桓玄 海夷馮跋 高夷劉裕

高夷桓玄字敬道本譙國龍亢楚也嘗督大司馬溫之子溫愛之臨終命以為後年七歲襲封南郡公登國五年為司馬昌明太子洗馬玄志氣不倫欲以雄豪自許朝議以溫有陵虐之跡故抑玄兄弟出為義興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皇始初司馬德宗立其會稽王道子擅權信任尚書僕射王國寶為時所疾玄說荆州刺史殷仲堪令推德宗克州刺史王恭為盟主以討國寶仲堪從之會恭使亦上相達於中路約同大舉並抗表起兵尋平王國寶等天興初德宗以玄為使持節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後王恭復與德宗豫州刺史庾楷共起兵以討其江州刺史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玄及龍驤將軍楊佺期荆州刺史殷仲堪等率軍應恭玄等造於石頭於時德宗征虜將軍司馬元顯一軍仍守石頭列舟艦斷淮口道子出軍將屯中堂忽有馬驚軍中擾亂人馬赴江者甚眾良久乃定玄等不知建業危弱且王恭尋敗玄甚懼懼乃回軍于蔡洲王恭司馬劉牢之率北府軍來次新亭於是德宗以桓脩為荆州仲堪為廣州玄為江州佺期為雍州刺史都恢為尚書仲堪回師南旋乃使人徇于玄等軍曰若不各散歸大軍至江陵當悉戮餘口仲堪傷將劉系先領兵二千隸于佺期輒率眾而歸玄等大懼乃復俱而走庾楷亦棄眾奔于南軍玄並趁輕舟追仲堪至尋陽而推玄為盟主鎮於夏口德宗加玄都督荆州四郡以玄兄西昌公偉為輔國將軍南樓枝射龍玄兄弟欲以優劑荆雍先是荆州大水仲堪倉庫空竭玄乘其虛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梁州刺史郭銓當之鎮路達玄遣銓為前驅玄發夏口與仲堪書云今當入河討除佺期頻兵江口若相與無貳可殺楊廣若其不爾便當率軍入江別與桓脩書令剋期為內應俟捷速以書示仲堪仲堪慰喻遣歸夜乃執之仲堪遣龍驤將軍殷道據威將軍劉山民等統眾七千至西江口玄聞遣至復與其黨符承道領帳下

擊之適等敗走玄頓巴陵收其兵而館其數復破楊廣於夏口仲堪既失巴陵之積又諸將皆敗江陵駭震城內大飢皆以胡麻為糜初仲堪之得玄書也急召佺期佺期曰江陵無食何以待敵可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藉以全軍無緣棄城逃走甚憂佺期弗來乃給之曰北來收集已有儲矣可有數萬人百日程佺期信之乃率步騎八千既至仲堪惟以飯餉其軍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過見仲堪使人於疆上橫射玄玄軍亦射之佺期乃退玄乃渡軍於馬頭命其諸軍進破殺仲堪殺楊廣佺期殷道護及仲堪參軍羅企生等德宗以玄為持節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寧江八州及揚豫并八郡諸軍事使將軍荆江二州刺史玄大論功賞以長史卞範之領南郡相委以心膂之任乃斷上流禁商放德宗下書曰賢子桓玄故大司馬不廉之患少懷狡惡長而不悛遂與王恭協同奸謀阻兵內侮三方雲集志在問鼎擬神器賴祖宗威靈宰傳神略忠義奮發罪人斯殞玄等猖狂失圖回舟為逆便宜乘會殲除奸源于時同異之論用惑廟策遂使王憲廢境寵授非所猶冀玄當洗濯胸膈小懲大戒而復心弗革恃慢愈甚割據江湘擅威荆鄴矯命稱制與奪在手又對待中王齡放肆瞞旨欲縱凶毒陵陷上京無君之心形於音翰不臣之迹日月彌著是可忍也孰不可懷宜明九伐以寧西夏尚書令使將軍元顯可為征討大都督督十八州諸軍事驛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劉牢之為前鋒行征西將軍權領江州命司馬尚之入沔水玄聞元顯處分甚駭懼欲保江陵長史卞範之說玄東下玄甚狐疑範之苦勸玄乃留桓脩守江陵率軍東下至夏口乃建牙傳檄曰案揚州刺史元顯凶暴之性自幼加長犯禮毀教發蒙如備居喪無一日之哀喪姪為寶征之服絃傷於殷憂之時窮色於罔極之日劫略王國寶妓妾一朝空房此甚惡之始駭愕視聽者矣相王有疾情無悚懼幸災擅舍揚州篡授遂乃父子同錄比肩連案既專權重多行險暴恐相王知之杜絕視聽惡聲無聞使魯日至萬機之重委之斯舉國典朝政紛紜淆亂又輒旨尚書使督教錄公錄公之位非盡敬之所苟自尊貴遂悖朝禮又妖賊陵縱破軍殄民之後己為都督視則刺史於宜降之日輒加崇進冠冕之年古今莫比率相懲惡已獨解錄推禍委

劉歸之有在自古備述未有若斯之甚者取妻之備殆同六禮乃使尙書僕射
 爲媒人長史爲迎客嬖屢餐餐實同長秋所謂無君之心觸事而發八日觀佛
 略人子女至人家宿唐突婦妾慶封迄今前見易室之飲晉靈以來忽有支解
 之刑喜怒輕戮人士割裂治城之暴一睡而斬又以四歲童子與東海之封吳
 與殘暴之後橫復若斯之調妖賊之興寔由此暨居喪極殊殊乘供其膳在夜
 思遊亦殊乘延其駕乘承其勢得行威福雖加誅戮所染既多加之以苦發樂
 屬任置者乘驅運徒殺死叛殆盡改號元興以爲己瑞莽之符命於斯尤著否
 極必亨天盈其毒不義不戰勢必崩取亂傳亡寔在斯會三軍文武憤踊即
 路玄亦失荆楚人情而師出不顧其兵雖強慮弗爲用恆有回師之計既過尋
 陽不見東軍玄意乃定於是遂鼓行而進徑至姑熟又克歷陽劉牢之遣子敬
 宣詣玄請降玄大喜與敬宣置酒宴集玄至新亭元顯棄船退入國子堂列陳
 宣陽門前元顯欲挾德宗出戰而軍中相驚言玄已及南桁乃回軍赴宮既至
 中堂一時崩散元顯奔東府惟張法順一騎隨之玄乃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
 丞相錄尙書事揚州牧領徐州刺史持節荆江二州公如故假黃鉞羽葆鼓吹
 班劍二十人置左右長史從事中郎四人甲仗二百人入殿於是收遺子付廷
 尉免爲庶人徙于安城郡殺元顯并其子及豫州刺史司馬尙之吏部郎袁遵
 張法順等又滅庚楷於豫章徙尙之弟楊尹恢之輔國將軍允之及國寶王
 緒諸子于交廣州以劉牢之爲會稽內史將欲解其兵也初敬宣既降隨入東
 府至是求歸玄奪牢之受命乃遣之敬宣既至牢之知將不免欲殺玄衆皆離
 散乃於班瀆北走縊於新洲傳首建業敬宣奔於江北玄白德宗大赦改年爲
 大亨玄驥丞相荆江徐三州及錄尙書事乃改授太尉都督中外揚州牧領平
 西將軍豫州刺史錄錄綬加褒寬之服劍履之禮入朝不趨禮拜不名增班劍
 六十人甲仗二百人入殿玄乃鎮姑熟既而大築府第田遊無度政令屢改橋
 俸肆欲朋黨會阻亂內外朝政皆結焉小事則決於左僕射桓謙及丹陽尹
 卞範之玄大賦三吳富室以賑飢民猶不能濟也東郡既由兵掠因以飢餓死
 者甚衆三吳戶口減半會稽則十三四臨海永嘉死散殆盡諸富室皆衣羅

數佩金玉相守閉門而死玄自封豫章郡公食安成七千五百戶後封桂陽郡
 公邑二千五百戶本封南郡如故既而燭殺遺子玄削奪德宗供奉之具務盡
 約陋殆至飢寒雖殺逆未至君臣之體盡矣進位大將軍加前後部羽葆鼓吹
 奏事不名又表請自率諸軍命諸蕃方兵掃平關洛德宗不許之玄本無實力
 但好爲大言既不辦行乃云奉詔故止玄既無他慮分先作征行服玩并制裝
 書畫之具或諫曰今日之行必有征無戰輜重自足相運不煩更有制造玄曰
 書畫服玩宜恆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脫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衆咸笑之玄所
 親仗惟桓謙而已先欲徵還以自副貳偉既死玄甚懼初玄常以其父王業
 垂成以己弱年不昌前機常懷恨憤及昌明死便有四方之計既克建業無復
 居下之心及偉死慮一己單危益欲速成大業卞範之之徒既慮事變且幸其
 利咸共催促於是殷仲文等並已撰集策命矣德宗加玄相國總百揆封南郡
 南平宜都天門零陵桂陽陽衡陽義陽建平十郡爲楚王備九錫之禮揚州
 牧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如故遣司徒王謐授相國印綬光祿大夫武陵王司
 馬遵授楚王璽策德宗先遣百寮固請又云當親幸教喻十二月德宗禪位於
 玄大赦所部稱永始元年初欲改年爲建始左丞王納之曰建始者晉趙王倫
 之號也於是易爲永始復同王莽始貴之年玄入建康宮逆風迅激旌旗服章
 儀飾一皆傾偃是月酷寒此日尤甚多行苛政而時施小惠迎溫神主進于太
 廟玄遊行無度至此不出殿上施金纒流蘇絳帳頗類轎車王莽仙童太廟郊
 齋皆二日而已又其廟祭不及於祖以玄曾祖已上名位不顯故不列序且以
 王莽立九廟見讖前史遂以一廟禱之又毀晉小廟以崇臺榭其庶母蒸嘗
 未有定所慢祖忘親時人知其不承是月玄出遊水南颿風飛其儀蓋又欲造
 大畫使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與之玄備遠荒繼不恤時事奏案停積了不省
 覽或親細事手注直官自用令史制度亂出主司奉答不暇晨夜遊獵文武困
 乏直侍之官皆繫馬省中休下之吏留供土木之役朝士勞瘁百姓力盡民之
 思亂十室而八德宗彭城內史劉裕因是斬徐州刺史桓修於京口與沛國劉
 毅東海何無忌收衆濟江玄加桓謙征討都督召侍官皆入止省中玄移還上

宮百餘步從。救揚豫徐兗青冀六州。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拒劉裕於江乘。裕斬甫之。進至羅落橋。又舉數首。玄外屬猛。內恒怯。及聞二將已沒。志慮荒窘。計無所出。日與巫術道士為厭勝之法。乃謂眾曰。朕其敗乎。黃門郎曹靖對曰。神怒民怨。臣實憂懼。玄曰。民怨可然。神何為怒。對曰。移晉宗廟。驅泊無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輩上諸君子。皆以為堯舜之世。臣何敢諫。玄使桓謙何澹之。屯于東掖門。下範之屯。覆舟山西。兼合二萬。又遣武衛庚曠之。配以精卒利器。援助謙等。謙等大敗。玄聲云。赴戰。將子姪出南掖門。西至石頭。先使殷仲文具船於津。遂相與南走。經日不得食。左右進以麪粥。咽不能下。玄子昇五六歲。抱玄胸而撫之。玄悲不自勝。玄挾德宗發尋陽。至江陵。西中郎將桓石康納之。張幔屋。止城南。置百官。以下範之為尚書僕射。殷仲文為徐州。其餘各顯用。玄謂諸侍臣曰。卿等並升清塗。翼從朕躬。都下竊位者。方應謝罪。軍門。其見卿等入石頭。無異雲霄中人也。玄以奔敗之後。懼法令不肅。遂輕怒妄殺。逾甚暴虐。殷仲文諫之。玄大怒曰。漢高魏武幾遇敗。但諸將失利耳。以天文惡。故還都。若楚而羣小。愚惑妄生。是非方當糾之以猛。未宜施之以恩也。荆江郡守以玄播越。咸遣使通表。有匪軍之辭。玄悉不受。乃更令所在表賀。還都。玄在道自作起居注。敘其拒劉裕事。自謂算略無失。諸將違節度。以至於敗。不暇謀議軍事。惟誦述高傳之劉裕。遣其冠軍將軍劉毅發建鄴。遣之。玄軍屢敗。玄常裝輕舸於舫側。故其兵人莫有鬪志。玄乃棄衆而走。餘軍以次崩散。遂與德宗還江陵。初。玄留德宗妻子。巴陵。殷仲文與玄同舟。乃說玄求別舸。收集散軍。遂以德宗妻歸于建鄴。玄入江陵城。南平太守馮駿勸玄更戰。玄欲出漢中。投梁州刺史桓希。夜中處分將發。城內已亂。禁令不行。將親近腹心百許人出城北。至城門。左右即於關中斬玄面。前後相殺。交橫盈路。玄僅得至船。德宗入南郡府。玄既下船。懼欲走漢中。玄屯騎校尉毛脩之。誘以入蜀。遂與石康等折江而上。建枚回洲。為益州參軍費恬等迎射之。箭如雨下。玄中流矢。子昇輒拔之。益州督護馮暹抽刃而登玄艦。玄曰。是何人也。最殺天子。暹曰。我自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玄首。并石康等。斬昇于江陵。

市。傳送玄首。梟于朱雀門。玄既敗。桓謙匿於沮中。桓振逃于華容之浦。陰聚黨數千人。屢襲江陵。克之。桓謙亦聚眾而出。振既至。問玄子昇所在。知昇已死。欲殺德宗。謙苦禁之。於是為玄舉哀。謚為武悼皇帝。謙率羣官復立德宗。振自為都督。入州鎮軍。將軍荆州刺史。謙復本職。又加江陵二州刺史。後德宗益州刺史毛瑛殺桓希於漢中。桓振寇江陵。為唐與所斬。其餘親從。或當時擒獲。或奔散外境。數年之間。並敗滅之。

海夷馮跋字文起。小名乞直。伐本出長樂信都。慕容承儒號長子。以跋父安為將。承為垂所滅。安東徙昌黎。家于長谷。跋飲酒至一石不亂。母弟妻弗次。次洪。皆任俠放逸。不修行業。跋恭慎勤稼。務家昌黎。遂同夷俗。後慕容熙僭號。以跋為殿中左監。稍遷衛中郎將。後坐事逃亡。既而熙政殘虐。民不堪命。跋乃與從兄萬泥等二十三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於孫護之室。以誅熙。乃立夕陽公高雲為主。以跋為侍中。征北大將軍。開府。儼同三司。封武邑公。事皆決跋。兄弟太宗初。雲為左右所殺。跋乃自立為燕王。置百官。號年太平。于時承與元年也。跋撫納契丹等諸落。頗來附之。太宗遣謁者于什門。喻之。為跋所留。靜在什門。傳奉常三年。和龍城有赤氣蔽日。自實至申。跋太史令張穆以為兵氣。言於跋曰。大魏威制六合。而聘使隔絕。自古鄰國。未有不通之理。遠義致忿。取敗之道。恐大軍卒至。必致吞滅。宜遣魏使。奉修職貢。跋不從。太宗詔征東大將軍長孫道生率眾二萬討之。跋嬰城固守。不克。而還。神龜二年。跋有疾。其長子承先死。立次子翼為世子。攝國事。勒兵以備非常。跋妻宋氏。親立其子受居。深忌翼。謂之曰。主上疾將瘳。奈何代父臨國乎。翼遂還。宋氏矯絕內外。遣人傳問翼及跋諸子大臣。並不得省疾。惟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跋疾甚。福慮宋氏將成其計。乃言於跋弟文通。勒兵而入。跋驚怖而死。文通殺位。翼勒兵出戰。不利。遂死。跋有男百餘人。悉為文通所殺。文通。跋之少弟也。本名犯顯。祖康。高雲僭號。以為征東大將軍。領中領軍。封汲郡公。跋立為尚書左僕射。改封中山。仍為領軍。內掌禁衛。外總朝政。歷位司徒。及自立。乃與劉義隆交通。延和元年。世祖親討之。文通嬰城固守。文通管丘。

遼東成周樂夏方玄菟六郡皆降世祖徙其三萬餘戶于幽州文通尚書郭
 湘勸其歸誠進女乞為附庸保守宗廟文通曰貧賤在前念形已露降附取死
 不如守志更圖所適也先是文通廢其元妻王氏黜世子崇令鎮肥如以後妻
 慕容氏子王仁為世子崇母弟廣平公明樂陵公遜相謂曰大運有在東國已
 亡又慕容之譖禍將至矣於是遠出奔遠西勸崇來降崇納之會世祖使給事
 中王德陳示成敗崇遣使入朝世祖遣兼鴻臚李繼持節拜崇假節侍中都督
 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幽平二州牧封遠西王錄
 其國尚書事食遠西十郡承制假授文官尚書刺史武官征虜已下文通遣其
 將封羽率眾圍崇世祖詔承昌王健督諸軍救之封羽又以九城降徙其三
 千餘家而還文通遣其尚書高順請罪乞以季女充掖庭世祖許之徵其子王仁
 入朝文通不遣其散騎常侍劉訓言於文通曰雖結婚和通而未遣侍子魏若
 大舉將有危亡之慮夫以重山之險劉碑街壁長江之難孫皓歸命况魏疆於
 晉氏燕羈于吳蜀顧時遣世子以恭大國之命然後收離集散厚布恩澤分賑
 倉廩以濟民乏勸督農桑以遠秋稔庶大業危而更安社稷可以永保文通大
 怒殺之世祖又詔樂平王丕等討之曰就鑿劑上下危懼文通太常陽燁復勸
 文通請罪乞降速令王仁入侍文通曰吾未忍為此若事不幸且欲東次高麗
 以圖後舉燁曰魏以天下之衆擊一隅之地以臣愚見勢必土崩且高麗夷狄
 難以信期始雖相親終恐為變若不早裁悔無及也文通不聽乃密求迎於高
 麗太延二年高麗遣將軍葛慮等率眾迎之入和龍城脫其散禍取文通精仗以
 賦其衆文通乃攜其城內士女入于高麗先是其國有狼夜繞城羣嗥如是終
 歲又有鼠集於城西聞滿數里西行至水則在前者銜馬矢送相齧尾而渡宿
 軍地然一旬而滅觸地生蛆月餘乃止和龍城生白毛長一尺二寸文通至遠
 東高麗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愛遠野次士馬勞乎文通慚怒稱制答讓之
 高麗乃處之於平郡尋徙北豐文通素傳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
 其侍人質任王仁文通忿怒之謀將南奔世祖又徵文通於高麗高麗乃殺之
 於北豐子孫同時死者十餘人文通子明慶明子熙在外感傳

高夷劉裕字德興晉陵丹徒人也其先不知所出自云本彭城彭城人或云本
 姓項改爲劉氏然亦莫可尋也故其與襄事安上諸劉了無宗次裕本寒微
 住在京口恆以賣履爲業意氣楚刺備識文字博精備產爲時職廉嘗負驛騎
 諸議刁達社錢三萬經時不遺遂以其無行錄而徵責驛騎長史王澄以錢代
 還事方得了落魄不修廉隅天興二年僧晉司馬德宗遣其輔國將軍劉牢之
 東討孫恩裕應募始爲牢之參軍恩北寇海鹽裕追勝之以功稍遷建武將軍
 下邳太守劉牢之討桓玄裕參其軍事牢之降裕爲玄從兄桓脩中兵參軍孫
 恩死餘衆推恩妹夫盧循爲主玄遣裕征之裕破循于東陽永嘉循奔海奔逸
 加裕彭城內史及桓玄廢德宗而自立裕與弟道規劉毅何無忌潘謀舉兵桓
 脩弟思祖鎮廣陵道規劉毅先爲之佐天賜初裕與何無忌等且侯城門閉率
 衆斬玄徐州刺史桓脩於京口其日劉毅道規等亦斬思祖因收衆濟江河內
 太守辛夷與桓廣太守王元德據威將軍童厚之亦與裕則是日取玄殺兄邁
 時在建業毅遣周安要之邁懼而告玄玄遣領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
 敷北拒裕乘宿于竹里邁南之於江乘裕執長刀直入其陳斬甫之進至羅
 落橋又斬敷首玄使桓謙屯東陵下範之屯覆舟山西裕又破之玄大懼乃攜
 子姪浮江南走裕入鎮石頭以德宗司徒王謐爲錄尚書領揚州刺史立留臺
 總百官裕爲使持節都督揚徐豫青冀幽并八州鎮軍將軍徐州刺史令道
 規等率衆追玄裕因是相署各名位道尚書王徽等迎德宗潘桓溫神主于宣陽
 門外尋殺尚書左僕射王愉及其子姪納等裕以司馬遵爲大將軍承制入居
 東宮公卿以下莫不畢拜乃大赦惟玄等不在例是夜司徒王謐逃走劉毅以
 其手解德宗重綬宜誅之裕以其償錢之惠回請免之乃遣丹陽尹孟昶迎焉
 無忌道規至于桑落州破桓玄諸將進據尋陽加裕都督江州劉毅復敗桓玄
 於峽州玄乃棄衆單舸奔走挾德宗奔于江陵裕領青州刺史甲仗百人入
 殿殺等平巴陵德宗復位於江陵改年曰義熙及還建業裕進侍中車騎將軍
 都督中外諸軍事飾讓不受加錄尚書事又詐不受乃出鎮丹徒改授都督十
 六州錄如故又領兗州乃解青州盧循破廣州裕仍以循爲廣州刺史其黨項

邪人徐道覆爲始與相裕又都督交廣二州又封裕豫章郡公邑萬戶絹三萬匹加侍中進號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又進裕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居於東府裕遣劉敬宣伐蜀爲譙道福所敗乃免敬宣官裕自降爲中軍將軍開府如故永興初慕容超大掠淮北執德宗陽平太守劉子載濟南太守趙元驥掠千餘家而歸裕乃伐超遂屠廣固執超斬其王公以下三千人納口萬餘馬二千匹夷其城墜送超于建業斬之裕是行也徐道覆勸盧循令乘虛而出循從之於是南康廬陵豫章諸郡皆奔走江州刺史何無忌率軍至豫章戰殲于時羣賊欲令德宗北徙渡江循遂窺湘中破劉道規於長沙敗劉毅於桑落洲席卷而下裕將孟昶諸葛長民勸裕擁德宗過江裕不從昶謂事必不濟乃自殺裕發居人治石頭城道覆等至即欲於新亭白石渚焚舟而上盧循曰大軍未至孟昶便逆自殺以此而推建業尋應有變但按甲守之不憂不濟也乃屯軍於蔡洲循乃率衆數萬上南岸至于丹陽郡遂遣焚京口金城姑熟寇掠塗中及江寧蕪湖循以阮賜爲豫州刺史裕中軍參軍向靖宣城內史毛修之破賜於姑熟獲其輜重賜乃退又加裕太尉中書監黃鉞裕受黃鉞盧循既不戰乃告道覆曰師老矣可還據尋陽并力取荊州徐以三分有二之勢與下流爭衡猶可以濟也乃自蔡洲南還裕遣輔國將軍王仲德等追之裕又遣建威將軍孫季高率衆自海陵襲番禺裕自以舟師南伐季高乘海兼行奄至番禺循不以海道爲防既至而覺衆乃大驚季高悉力而上四面攻之仍屠其城盧循父嘏及長史孫建之並以輕舟奔始興循與道覆率衆而下裕衆軍擊之循等還尋陽循欲遁於豫章乃悉力欄斷左里裕諸軍乘勝而擊之循單舸徑還廣州道覆還始興裕遣爲大將軍揚州牧班劍二十人本官如故徐道覆至始興猶據山澗劉善等攻之道覆先燒妻子然後自殺盧循至番禺收衆攻季高劉善遣沈田子討之循奔走餘衆從嶺道襲合浦克之進攻交趾交州刺史杜惠度屢戰克捷循投水而死裕自爲太尉中書監裕殺尚書左僕射謝混兗州刺史劉善裕既擢重便懷異志以荊州刺史劉毅頗有勇略又據上流之所心畏惡之遂自討毅遣參軍王鎮惡等襲江陵鎮惡至豫章口焚毅舟楫毅兵逆戰不能抗

鎮惡馳入外城于時毅病乃阻內城鎮惡焚諸門攻之其徒乃潰毅自北門出走縊于道側斬屍於市誅其子姪裕至江陵誅南蠻校尉鄒僧施衝軍諮議謝邵等裕本寒微不參士伍及擅時政便肆意殺戮以威懼下初以刁遠縛之之怨誅其兄弟又以王愉謝混鄒僧施之徒並皆時望遂悉害之分荊州爲湘州裕自總督裕還於東府召諸葛長民屏人閉語密令壯士丁旡等出自幔後於座拉之長民墜地死於牀側亦以才雄見忌也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頗得衆心裕內懷忌憚神籙二年率衆討之遣龍驤將軍嗣恩等爲前軍裕進領荊州刺史加黃鉞雍州刺史魯宗之率其子軌會休之于江陵軌等軍敗乃與休之俱奔襄陽裕自領南蠻校尉休之等奔姚興裕爲太傅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餘如故裕又領平北將軍徐克二州刺史增督南秦州尋督中外諸軍事裕志傾僭晉若不外立功名恐人望不許乃西伐姚泓自領征西將軍司豫二州刺史尋領北雍州刺史加前後部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四十人子義符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給鼓吹一部左僕射劉穆之爲左僕射領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穆之謂龍驤將軍王鎮惡曰公今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今不克咸陽誓不濟江而公九錫不至者亦卿之責矣裕率衆軍至彭城加鎮北將軍徐州刺史遣中兵參軍沈林子自汴入河冠軍檀道濟與王鎮惡步出淮肥裕將王仲德汎濟入河德宗封裕十郡爲宋公加相國九錫僭擬魏晉故事王鎮惡進至宜陽獨取潼關沈林子自襄邑屯于陝城姚泓諸將不能抗始裕入河西上太宗遣將軍姚暉長孫嵩等屯於河畔裕遣朱超石劉榮祖等渡河長孫道生破之擒斬其將楊豐等裕遣將軍王仲德趙倫之率沈田子等入武關屯軍青泥沈林子由秦嶺會田子於堯柳城姚泓率衆數萬不戰而還裕至關頭鎮惡至渭橋破泓軍於橫門裕至長安執姚泓以歸斬于建業市裕以其子義真爲雍州刺史鎮咸陽進裕爲宋王增十郡置百官一擬舊制裕還彭城赫連屈丐掠渭陽義真遣沈田子率軍討之田子退軍陜上鎮惡往就田子議之田子斬鎮惡於幕下又殺其兄弟輩從七人田子馳還云鎮惡有異志義真長史王儵執而斬

之義真與左右多為不法。王倚每裁割之。左右咸怨。白義真曰。王倚以關中阻險。兵食又足。欲謀反叛。宜早圖之。義真遂遣左右殺倚。裕聞之。以朱齡石為雍州刺史。義真發自長安。將走江東。諸將競收財貨。次於灊上。赫連昌率眾追之。既至青泥。義真大敗。劇恩與安西司馬毛脩之。並被擒獲。參軍段橫。名犯高祖廟諱。單馬負義真走歸。朱齡石亦棄長安。奔就龍驤將軍王徽。先于曹公故壘。既而城陷。被執見殺。德宗死。裕立德宗弟德文。裕又自增十郡。裕遣司馬傅亮赴建業。令徽己入輔德文。禮其位。遂自號為宋。改年為承初。時泰常五年也。裕既僭立。類請和通。太宗許之。六年。裕遣其中軍將軍沈範。索季孫等朝貢。七年五月。裕死。子義符僭立。太宗以其禮敬不足。遣山陽公奚斤等率步騎二萬。於滑臺渡河。南討義符。司州刺史毛德祖。司馬羅廣。領步騎三千來拒。司空奚斤以千餘騎。恂陳留太守。嚴後率眾降。仍攻滑臺。其東郡太守王景度。奔走斬其司馬陽瓚。德祖又遣其將賈應明。攻輜重于石濟。奚斤於土樓大破廣等。乘勝徑至虎牢。義符遣其將杜垣等。與徐州刺史王仲德。次湖陸。太宗詔安平公叔孫建等軍於泗濱口。義符兗州刺史徐琰。委尹卯城奔退。於是泰山諸郡悉棄。戊而走。太宗詔蒼梧子公孫表等復攻虎牢。義符遣將檀道濟率師赴救。八年。義符改年為景平。奚斤進攻金墉。義符河南太守王涓之。出奔。太宗南巡至鄆。奚斤自金墉還。圍虎牢。太宗又詔安平公叔孫建等東擊青州。其刺史竺夔守東陽城。濟南太守垣苗。自梁鄆奔襲。奚斤分軍攻潁川。太守李元德奔還。項城。斤又遣騎破高平郡。所統五縣。略居人二千餘家。叔孫建以時暑。班師。檀道濟王仲德向青州。遂不敢進。太宗至虎牢。因幸洛陽。乃北渡河。斤克虎牢。擒德祖。及其樂陽太守羅廣。廣武將軍賈勳等。義符豫州刺史劉粹。屯項城。不敢進。斤遣步騎至許昌。潁川太守索元德奔項城。遂圍汝陽。太守王公度突圍而出。仍破邵陵。掠萬餘口而還。始光初。義符司空徐羨之。尙書令傅亮。領軍謝晦等。專其朝政。收其驢陵王義真。徙于新安郡。殺之。義符驛暴失德。羨之等勸兵入殿。時義符在華林舟中。兵士競進。殺其侍者。扶義符出東閣。廢為營陽王。遂徙于吳郡。於金昌寺殺之。

亮等立義符弟荊州刺史義隆。號年元嘉。遣使趙道生朝貢。二年。徐羨之傅亮等。歸政於義隆。不許。三年。義隆信其侍中王華之言。誅羨之傅亮。遣其將檀道濟等討荊州刺史謝晦。晦率眾東下。謀廢義隆。以討王華為辭。破義隆將到。彥之及聞。道濟將至。晦棄船散。晦走江陵。乃攜其弟通等北走。至安陸。延頭。為戊主光順之所執。斬于建業。八月。義隆使其殿中將軍吉恆朝貢。神龜二年。又遣殿中將軍孫橫之朝貢。三年。又遣殿中將軍田奇朝貢。尋遣其右將軍到彥之。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馳騎將軍段橫。寇虎牢。又遣其豫州刺史劉德武。後將軍長沙王義欣。至彭城。為後繼。到彥之寇碭。分軍向虎牢。及洛陽。世祖詔河南諸軍收眾北渡。以驕之。尋詔冠軍將軍安頤等。率眾自盟津渡。攻金墉。義隆遣武將軍杜驥出奔。遂乘勝進攻虎牢。陷之。斬其司州刺史尹沖。叔孫建大破竺靈秀。追至湖陸。四年。顏攻滑臺。彥之與王仲德等焚舟。棄甲走歸彭城。義隆又遣檀道濟救滑臺。叔孫建長孫道生擊之。道濟至高梁山。顏等攻刺滑臺。擒其司徒從事中郎朱脩之等。道濟走奔歷城。夜乃還。義隆青州刺史蕭思話。亦棄鎮奔于平昌。其東陽積粟為百姓所焚。延和元年五月。義隆又遣趙道生朝貢。二年二月。詔兼散騎常侍宋宣使於義隆。且為皇太子結親。九月。義隆遣趙道生貢馴象一。太延二年二月。義隆遣使會元紹朝貢。義隆忘其司空檀道濟。遂誅之。道濟臨死。脫幘投地曰。乃復壞汝萬里長城。三年三月。義隆遣其散騎常侍劉熙伯朝貢。且論納幣。六月。義隆女死。不果為婚。五年十一月。義隆遣黃延年獻馴象。真君初。義隆徙其弟大將軍義康於豫章。二年。其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義隆理義康。義隆大怒。收育殺之。四月。義隆遣使黃延年朝貢。十二月。義隆又遣黃延年朝貢。是歲。義隆梁州刺史劉真道。將數方明。攻擊揚難。當當拾仇池。將妻子來奔。三年。世祖詔琅邪王司馬楚之等討之。西安將軍古弼。平西將軍元濟等。遣義隆秦州刺史胡崇之。於濁水。破擒之。餘眾奔漢中。義隆立難當兄子文德為秦州刺史。武都王。成。茹。盧。弼等討平之。義隆遂殺真道方明。五年。義隆復遣使朝貢。六年。其員外散騎侍郎孔熙先。以才學而不見用。太子詹事范曄。以家門淫汙。為世所譏。與熙先及外

生謝錄，謀殺義隆，立其弟前大將軍義康，丹陽尹徐湛之告之，乃誅等，徙義康於安成郡，御史監守。七年，詔諸軍掠濟陰金鄉等七縣，并驅其青冀二州民戶而還北地。人盡吳衆，反義隆以吳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封北地公。規亂雍州，詔諸軍討平之。義隆好行小計，扇動邊民，內起山苑，窮後極，使役百姓，江南苦之。九年正月，義隆遣使獻孔雀，十一月，世祖欲獵於雲夢，發使告義隆，勿相猜阻。義隆請奉詔，世祖南巡，義隆邊城閉門拒守。世祖忿之，乃攻懸瓠，分遣使者安慰降民，其不服者誅戮之。義隆汝南頓汝陽潁川太守，並棄城奔走。義隆安北將軍武陵王駿，遣參軍劉泰之、臧肇之，殿中將軍尹懷義、程天祚等，以千餘騎至汝陽，永昌王位擊破之，斬泰之、肇之、執天祚等。義隆又遣寧朔將軍王玄謨，率其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鎮軍諮議參軍申坦等入河青冀二州，刺史蕭斌及駿、水陸並進。太子左衛率臧質、統驍騎將軍王方回、安蠻司馬劉康祖、右軍參軍梁坦、達許洛、右將軍豫州刺史南平王鐸、太尉江夏王義恭爲諸軍節度。梁南秦二州刺史劉秀之、統輔國將軍楊文德、宣威將軍劉洪宗、向所龍護軍將軍蕭思話、都龍驤將軍杜坦、竟陵太守劉德願、向武關義隆令王公妃主及其朝士牧守，下達富人，通出私財以助軍費。士庶怨之。南充及青冀充豫三吳，簡發以配戎行。揚南徐兗江州富民，並四分之一，建威司馬申元吉、泗水蕭斌至碭，王玄謨遣軍主王寶惠攻滑臺，右軍蕭鐸遣中兵參軍梁坦等進軍小索。世祖詔諸軍援滑臺，大敗王寶惠等。王玄謨走碭，蕭斌遣申坦與梁坦垣護之，據兩當城，城退還歷下，及車駕渡河，梁坦退走，棄甲山積，車駕發滑臺，過碭，義隆又遣雍州刺史竟陵王誕，率其將薛安都、柳元景等入盧氏，進攻弘農，詔洛州刺史張提、率度嶺，蒲城鎮將何難於風陵堆濟河，秦州刺史杜道生至關鄉，元景退走。十一月，車駕從東安山出下邳，義隆鄒山戍主魯陽陽平二郡太守崔邪利降。楚王建、南康侯杜道備、進軍清西至留城，義隆鎮軍劉駿、參軍馬文恭至蕭城，軍主胡玄敬至留城，並爲規候。見官軍，俱時退走。永昌王仁攻懸瓠，拔之，獲義隆守將趙淮，過定項城，破尉武成，執其戍主，進攻壽陽，屯兵於孫叔敖冢，掠馬頭，鍾離二郡。義隆遣左軍將軍劉

康祖赴壽陽，與仁相遇，仁大破之，盡坑其衆。斬康祖，傳首壽春。復其將胡威之王羅漢等，以所斬首，使軍士曳之，遷城三匝，積之城西，高與城齊。劉鑠乃焚四郭，盡會，嬰城固守。車駕至盱眙，淮泗義隆遣輔國將軍臧質，率師至盱眙，頓軍城北。六軍於上流濟淮，質遣司馬胡崇之等，率所領於山上立營。建威將軍毛熙祚據城前大浦，詔攻二軍，斬崇之、熙祚等，及佗首數千級。衆悉赴水死。淮南之民皆詣軍降。高梁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於壽陽出橫江，凡所經過，莫不風靡。車駕登於瓜步，伐葦結筏，示欲渡江。義隆大懼，欲走吳會，建業士女咸荷擔而立。義隆遣黃延年朝於行宮，獻百牢，貢其方物，并請和。求進女於皇孫，世祖以師婚非禮，許而不許。婚初，義隆欲遣軍侵境，其臣江湛徐湛之贊成其事，而義隆太子劼與蕭思話沈慶之謂義隆曰：昔檀道濟到彥之無利而反，今將帥士衆不及於前，不可輕動兵甲。時湛等在坐，義隆使與慶之謀議，慶之曰：治國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義隆大笑，遂不納慶之言。至是，登石頭城樓而望，甚有憂色。劼曰：若檀道濟在，豈應至此。劼乃委罪於江徐，義隆曰：此自吾意，不關二人也。正平元年正月，世祖饗會於瓜步，既許和好，詔班師。其江北之民歸降者數十萬計。凡克南兗徐兗青冀六州，其軍鋒殺掠不可勝算。時義隆江北蕭條，境內播擾。義隆慮義康爲亂，遣使殺之，葬以侯禮。義隆慚恚，歸罪於下降義恭爲儀同三司。蕭斌王玄謨並免所居職。十月，義隆遣其將軍孫蓋等朝貢。與安九年，義隆遣撫軍將軍蕭思話，率其將張永等攻碭，詔諸軍擊破之。永等退走，思話遣建武將軍垣護之至梁山逆軍，尙書韓茂率騎逆擊之。思話退還廣濟，義隆又遣雍州刺史臧質向嶺，梁州刺史劉秀之、輔國將軍楊文德出子午，豫州刺史長孫蘭遣騎破之。秀之等僅以身免。臧質柳元景薛安都等至關城，並相繼敗走。是年義隆太子劼及始興王休明、令女巫嚴道實、呪詛義隆事發，義隆憤愧自失，廢於政事。乃議勳劼殺休明，屢召尙書僕射徐湛之，吏部尙書江湛，侍中王僧綽等謀，僧綽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惟願以義劼恩，略小不忍，不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義隆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不可

不殷勤三思，義廉始死人，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備綽又云：臣恐千載之後，首陞下易於裁第，難於廢子，義隆默然，休明母潘有寵於義隆，義隆以廢立之謀告之，潘請教弗許，遂告休明，休明馳報劾劾，知己當廢，遂夜召左右陳叔兒、詹肅、張超之任建之等，總二千餘人，被甲自衛，又召左衛軍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又呼左軍長史蕭斌，劾曰：朝廷信讒，當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當入殿，卿等必不得異，乃遍拜告哀，衆皆驚，不得答，袁淑夏久曰：自古無此類，願加善思，劾怒變色，於是左右咸云：伏聽令旨，明展斬淑，劾守萬春門，乃告門者曰：我受敕入，有所收，可助我督後隊，令速劾，又詐義隆敕云：魯秀謀反，汝明可守關，將兵入討也，故士卒信之，超之等率十餘人走入雲龍門，拔刃徑登含章殿，義隆夜與徐湛之屏人閉門，時猶未訖，門戶並無侍衛，義隆迫急，以几自障，兵刃交下，五指俱落，超之斬義隆，徐湛之爲亂兵所害，劾分遣掩江港之斬之，休明時在西州來屯中堂，劾又使兵殺休明母，是日，劾登殿受重綬，下書曰：徐湛之、江湛殺逆無狀，吾勅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切，心肝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卜世靈祚，永享無窮，思與億兆，寧茲更始，可大赦天下，改元嘉三十年爲太初元年，劾第駸，時爲江州刺史，先以西陽蠻反，義隆令東宮步兵校尉沈慶之、襄陽太守柳元景、司空中兵參軍宗慆，並討之，駸出次五洲，斬劾使於軍門，司徒義宣、雍州刺史臧質、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駸以沈慶之、柳元景、宗慆爲前軍，駸駸駸參軍顏竣、專主軍謀，劬葬義隆，既疾不出，滅質子數逃，走劬乃悉衆詣王及大臣，徙入城內，移南岸，百姓渡淮，貴賤皆被驅逼，建業清亂，駸等發尋陽，檢至，劬乃移駸數子於侍中省，義宣諸男於大倉屋，以兵守之，使其將魯秀、王羅漢等爲水陸之備，休明及蕭斌爲之謀，主焚除淮中船舫，駸至南州，頓溧洲，令柳元景等擊劬，劬衆崩潰，奔走還宮，義恭單馬奔駸，即位，劬大怒，遣休明就西省殺義恭，子南豐王朗等十二人。

駸乃僭即大位於新亭，於是擒劬、休明，並梟首大桁，暴屍於市，經日壞爛，投之水中，男女妃妾，一皆從戮，時人爲之語曰：遙望建康城，小江逆流，前見子殺父，後見弟殺兄，與光元年，駸改年曰孝建，其中軍府錄事參軍周敷，駸曰：今

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產，八家而五，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恤，又疾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易其風，俗弊如此，駸不能革，臧質遣使說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曰：有大才負大功，拔震主威，自古鈔有全者，宜在人前，早有處分，義宣使要豫州刺史魯爽、兗州刺史徐遺寶、司州刺史魯秀等，剋秋起兵，爽時昏醉，即日便戴黃標，稱建平元年，板義宣爲天子，遣信至建業迎第瑜，由是駸知爽反，懼欲遣迎義宣，其竟陵王誕執議不許，乃遣左衛將軍王玄謨、率衆討爽，領軍將軍柳元景、鎮軍將軍沈慶之討義宣，臧質下戍大雷，馳報義宣，抗表以誅元景爲名，遣軍就質，使爽與質會于江上，玄謨屯兵梁山，義宣率衆至尋陽，與質俱下，雍州刺史朱修之，不從義宣，臧質進計曰：今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守梁山，玄謨必不敢動，下官浮舟外江，直向石頭，此上策也，義宣將從之，其諮議劉湛之曰：質不求前驅，凶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克然後長驅，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義宣遣劉湛之就質，步攻東壘，義宣進自蕪湖，赴梁山，屯兵西岸，玄謨拒質，駸將軍護之，薛安都又摧破之，義宣衆潰，因風放火，焚其舟楫，義宣閉船，大泣，因而迸走，走至江陵，荊州司馬竺超，民具儀服迎之，左右相率潰叛，超民送付刺森朱修之，於獄殺之，太安二年，駸改年爲大明，駸於新亭造中興佛寺，設齋，忽有一僧，形貌有異，衆皆愕然，問其名，答云：名惠明，從天安寺來，言竟候然而滅，乃改爲天安寺，至天安初，而彭城歸國，四年，駸遣其將殷孝祖寇濟州，高宗遣清水公封敕文等擊走之，又詔征西將軍皮豹子擊孝祖於清東，五年，豹子還，遠掠地至高平，大獲而還，駸以其南兗州刺史竟陵王誕，得士庶之心，內畏忌之，誕不自安，乃治城多聚糧，仗駸大怒，貶誕爵爲侯，遣兗州刺史垣闓，給事中戴明寶討之，誕遣衆出戰，斬垣闓，誕表駸曰：往年元凶禍逆，陛下入討，臣背凶赴順，可謂常節，及丞相構難，臧魯協從，朝野怙怒，咸懷憂懼，陛下欲建百官，羽儀屢推奉，臣前後固執，末方賜從，社稷獲全，是誰之力，陛下接遇殷勤，屢加榮寵，驛騎揚州，旬月移受，恩秩頻煩，復賜徐兗，仰屈皇輿，遠相饋送，臣一遇之感，此何以忘，庶希僧老，永相娛樂，豈謂陛下信用讒言，遂令小人來相掩護，不任枉聽，即加

殊捕雀鼠食生，仰違詔教，令親勅部曲，鎮行徐克，昔綠何福，同生皇家，今有何罪，便成胡越，陵鋒奮戈，萬沒豈顧定蕩之期，冀在旦夕，右軍宣簡，爰及武昌，皆以無罪，並遇枉酷，臣有何過，復致於此，陛下官闈之職，豈可一一臨紙，悲塞不止，所言，駿以沈慶之前軍討之，親勞軍人，賜以金帛，慶之軍敗，還傷者十四五，駿大怒，將自往，久乃拔之，斬其首，誣母殷妻徐，徐自殺，城內誅者數千人，或先鞭殺而行戮，並移首於石頭南岸，以為京觀，至於風晨雨夜，輒聞哀號之聲，駿淫亂無度，蒸其母路氏，穢汙之聲，布於歐越，東揚州刺史顏竣，恃舊每戲弄之，駿漸怒，殺竣和平元年七月，駿使其散騎常侍明僧勳朝貢，二年三月，又使其散騎常侍尹顯朝貢，駿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謀將除駿，參軍尹玄慶，斬休茂，是歲，凡諸郡士族，婚宦點雜者，悉黜為將吏，而人情驚怨，並不服役，逃竄山湖，聚為寇盜，侍中沈懷文苦諫不納，三年三月，駿使其散騎常侍嚴靈護朝貢，以沈懷文數直諫，付廷尉殺之，駿寵姬殷氏，贈黃妃，諡曰宣，及葬龍山，給鑿路九流，黃屋左纓，羽葆鼓吹，班劍虎黃龍幡之屬，功妙萬端，山池雲鳳之屬，皆變以象寶，繡帷珠帶，重鈿疊毼，儀服之盛，古今豈有，駿自殷氏死，常懷悲惻，神情罔固，廢棄政事，或親至殷靈林酌奠酒飲之，既而慟哭，流連不能自反，其狀惻若此，四年，獵于烏江之傍，口又游湖縣之滿山，並與母同行，宣淫肆意，五年，三吳大飢，人食草木皮葉，親屬互相販賣，劫掠蜂起，死者不可勝數，是年駿死，子子業立，性尤凶悍，其母疾篤，遣呼子業，子業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其母怒，語侍者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如馨兒，六年，改為承光，以奄人華願兒為散騎常侍，遊止必同，越騎校尉戴法興，屢相裁割，願兒深以為隙，或謂法興為真天子，子業為廢天子，願兒具以聞，子業乃殺法興，驃騎將軍柳元景，尚書左僕射顏師伯，欲廢子業，立太宰義恭，以告沈慶之，慶之告子業，子業出兵誅義恭，並刺支體，抽裂心臟，挑其眼睛，投之壘中，謂之鬼目粽，又殺柳元景，顏師伯，并諸子及弟姪，乃改年為景和，子業除去喪禮，服錦綉之衣，以石頭城為長樂宮，東城為未央宮，北邸為建章宮，南宅為長楊宮，子業自以昔在東宮，不為廢所愛，及即位，常欲毀其墓，乃遣發駿所寵殷氏冢，殷氏死，駿為之造新安寺，於是

獲之，復欲誅諸遠近尼僧，遣使殺其新安王子鸞，臨死，鸞曰：惟願後身不復生，天王家，義恭既誅，徐州刺史義陽王和，大懼，遣典籤鍾法生，啓求還建業，子業謂法生曰：曷陽謀反，我正欲誅之，法生懼，獨走還彭城，子業遣沈慶之率師伐和，法生至彭城，和便縊甲，諸郡不從，和知事不捷，遂來奔，子業淫其姑，稱爲謝氏，爲貴嬪，夫人加以殊禮，虎賁劍戟，出警入蹕，鸞龍旂，在貴妃之上，即義隆第十女，其新蔡長公主也，子業矯云：主喪，空設喪事而實納之，時其姊山陰主大見愛狎，淫恣過度，謂子業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百數，而幸惟一耐馬，事不均平，乃可如此，子業爲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進爵會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食湯沐邑二千戶，給鼓吹一部，加班劍二十人，每出遊與羣臣陪乘，吏部補淵以有風貌，子業使淵侍主，子業皆令廟別畫其祖父形像，曾入裕廟，指裕像曰：此梁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次入義隆廟，指義隆像曰：此梁亦不惡，但暮年中不免兒，所去頭次入其父駿廟，指駿像曰：此梁大好色，不擇尊卑，願謂左右曰：梁大難鼻，如何不難之，即令畫工難駿像鼻，其父子淫悖，書契所無也，子業又殺沈慶之，撫軍諮議參軍何遜，即其新蔡主婿，其湘東王彧，及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常被猜忌，並欲誅之，休仁每以調睦悅之，故得推遷不死，或休祐形體肥大，遂以龍威稱之，或尤肥，號曰豬王，廷尉劉慶妻懷孕，子業迎入宮，冀其生男，立爲太子，及其生子，遂爲大赦，子業召其南平王鑠，妃江氏，偶諸左右，江不從，子業曰：若不從，當殺汝三子，江猶不從，乃鞭一百，殺其子，敬猷等，巫覡云：湘州有天子氣，子業將南行，以厭之，未行前，欲悉誅諸叔，時或叔秘書省，與子業左右阮佃夫等謀廢子業，子業出華林園，共巫竹林堂前射鬼，佃夫時爲內監，乃以告外監典事朱幼，主衣壽寂之，細鐘主業虛之，等寂之，抽刃而前，產之繼進，子業引弓射寂之不中，寂之乃斬其首，或既誅子業，憂遽不知所爲，休仁推立彧，或時失履，徒跣登西堂，備天子儀服，呼諸大臣入見，事無巨細，稱令施行，或以豫章王子尚，及山陰主，爲子業所狎，殺之，十二月，僧即帝位，改年爲泰始，先是子業赦其弟于勛曰：聞汝與何遜謀共廢我，汝自量體氣，何如孝武，尋遣使送藥與汝，子勳長史鄧琬，與鍾事參

軍陶亮等起兵遣其黨俞伯奇出頓大電巴東太守孫仲之至于平石與陶亮並統前軍始或未知子勳起兵加子勳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符至尋陽鄧琬乃投於地攘袂而起曰殿下當開端門何黃閣之有與陶亮等徵兵馳檄建牙於桑厄時雍州刺史袁顛便勳子勳即位琬乃立宗廟設壇場遣乘輿法服立子勳為天子即位江州號義嘉元年子勳以袁顛為尚書左僕射鄧琬為尚書右僕射左司馬張悅為領軍將軍吏部尚書州郡並加爵號或乃遣領軍將軍王玄謨討之復遣其將沈攸之劉豐出據虎檻初或聞四方反亂憂遽不知所為休仁請前鋒決勝於是始有防禦之軍攸之軍至江州斬子勳或慮子勳弟松滋侯子房等年大終不相服休仁遂勸除之因誅駿勇子路休之等以陷子房兄弟於是殺駿子安陸王子綏及子房臨海王子瓊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邵陵王子元淮南王子孟臨賀王子產晉熙王子興及子起子期子悅子顛初駿二十八男其餘先早夭及子業殺子鸞等至是盡殲之矣其骨肉相殘若此之甚或南新蔡太守常珍奇奉啓請降顯祖詔遣西河公元石京兆侯張翽奇率軍援之聖興元年正月或遣其散騎常侍員恩散騎侍郎崔小白朝貢初或遣其鎮軍張承領軍沈攸之以大衆迎其徐州刺史薛安都安都聞承將發乃遣信請降顯祖詔博陵公尉元城陽公孔伯恭率騎二萬救之承等前發奮擊斬首凍沒死者不可勝數又其兗州刺史畢衆敬亦來降數至是徐兗及淮西諸郡齊齊二州相尋歸附或又遣其中領軍沈攸之太子左衛率劉劼寇彭城兗州刺史申纂守無鹽時薛安都略有廣平順陽義成扶風諸郡沈攸之至下邳與元等戰敗而走初或責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請歸順詔遣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率衆援之文秀等復叛歸或白曜進軍圍城二年克歷城獲道固或遣其員外散騎常侍李豐朝貢或遣沈文秀弟文靜海澤救青州文靜至東萊之不期城白曜遣軍克之尋獲東陽城或遣其員外散騎常侍王希清朝貢四年六月或又遣員外散騎常侍劉航朝貢延興元年或於嚴山射雉休祐從在後與其左右相失或遣壽寂之率諸壯士追躡休祐躡令墜馬拉而殺之乃揚聲曰驛騎墮馬死召司徒休仁備書下省燭而殺之自或立之

後民庶凋敝而宮殿器服多更與造初其即位軍人多被超越或有不與戎勳寄名受賞阮佃夫等並被信委凡所談笑言無不行抽進阿黨咸受不次之位故佃夫左右乃有四軍五校羽林給事等官皆市井傭販之人詔附而獲至綱紀不立風政頹敝境內多難民庶嗷然遠廣募義勇置為部曲於是官品淪黷士人渾亂民衆顛覆咸願來奔矣或遣其司州刺史垣叔通為益州刺史叔通極為聚斂蜀運之貨過數千金知或好財先送家資之半或猶嫌少及叔通至建業遣詣廷尉或先令獄官留之於訊堂彌旬不得出叔通於是悉送其財然後原還凡獲夷不受鞭撻輸財贖罪謂之賧時人謂叔通被賧刺史或嘗宮內大集而裸婦人觀之以為忻笑其妻王氏以扇鄣面獨無所言或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為笑樂何獨不視王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裸婦人形體以此為樂外舍之為忻適與此不同或大怒遣王起去或末年好事鬼神多所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應回避者數百千品有犯必加罪戮改騎馬字為馬邊瓜以騎似禍字故也嘗以南苑借張承官且給三百年期訖更申其事皆如此又以宣陽門之名不善甚諱之其太后停屍漆牀移出東宮見之怒甚免中庶子官職局以下坐死者數十人內外常慮犯憚人不自保移牀治壁必祭土神文士為辭祝事如大祭又更忍虐好殺左右失旨忤意往往有剝斷斷截者時遣親視淮泗軍旅不惠荒弊積久府藏空虛內外百官皆斷祿俸而或奢費過度務為彫侈每所造制必為正御三十副御三十次副三十須一物輒造九十枚境內騷然人不堪命或又以壽寂之有膽決乃殺之又遣降休仁休祐為庶人絕其屬籍諸子徙遠郡休祐母邢妻江付廷尉殺之遣員外散騎侍郎田慶員外散騎侍郎祖德朝貢又殺其巴陵王休若改年為泰豫又遣田慶及員外散騎侍郎劉惠秀朝貢或又殺太子太傅王景又殺其族戚故也或死

子昱備立改為元徽昱遣員外散騎常侍田惠紹員外散騎侍郎劉惠秀朝貢其司空桂陽王休範奔壽陽舉兵右衛將軍蕭道成率衆軍出頓新亭越騎校尉張劭見休範首其左右皆散道成遣送其首塗中遇賊遂棄於水中休範

之徒乃詐曰殿下猶在薪亭於是士庶奔馳候迎是夜休範將杜墨驛等又攻薪亭東廂休範參軍江珉等破二縣六署竊掠金帛放諸徒隸由是徒衆復盛燒東宮津陽門乃領軍右府昱將陳顯達率所領至杜燒宅破墨驛軍主全景淵進平白壁宣陽津陽二門斬墨驛等昱遣其員外散騎常侍明疊徵員外散騎侍郎江山圖朝貢五年又遣員外散騎常侍李祖員外散騎侍郎魚長耀朝貢承明初昱遣平王景素據京口叛昱遣蕭道成前軍將軍周盤龍殿中將軍張倪奴討之攻陷京口斬景素太和初昱以其母數諫責之遂使太醫煮藥欲燻之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豈復得出入狡獪昱曰汝語大有理乃止初昱母陳氏本李道兒妾或納之生昱故世中皆呼昱爲李氏子昱每自稱李將軍或自名爲李統昱直閣將軍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司徒左長史沈勃等欲廢昱昱親率羽林兵掩之乃躬運矛鋌手殺勃等闔門嬰柵莫不齧截昱狂走逸避不捨晝夜腹心所寄數十許人並執兵刃爲人之牙爪路行遠人便加斫刺或入人家劫略財賄往來倏忽狀若鬼魅建業惶振並重關自守又擬拍賊鑿錐鋸之屬常以自隨或有忤意輒加酷暴捶陰刺心剖腹之誅日有十數常見臥屍流血然後爲樂無所誅害則憂思草草於耀靈殿上養驢數十頭造露車以銀爲校具或乘以出入著小袴衫帶披刀劍與管署女子通奸自齎私服贈之常入擅肆飲酒輒與左右歌唱略民鷄犬躬自屠割內外畏惡人不自保昱往新安寺夕乃還殿寢於氈帳昱左右楊玉夫楊萬年等見其醉眠乃於帳斬之左右陳季伯稱救開承明門出送首於直閣王敬則夜送昱首與中領軍蕭道成道成率左右數十人稱昱行還開承明門入殿云其皇太后令廢昱爲蒼梧王

丹陽丞王遵告道成並斬之進遣員外散騎常侍何儻員外散騎侍郎孔暹朝貢三年正月進遣其員外散騎常侍殷豐員外散騎侍郎荀昭先朝貢準尋禪位於道成居于東邸道成僭立封準汝陰郡王尋死於丹陽史臣曰桓玄保張馮劉乃廢長窮凶極迷爲天下笑其夷楚之常性乎

魏書卷九十七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八十六

為夷蕭道成

為夷蕭衍

為夷蕭道成字紹伯晉陵武進人也。晉時以武進之東城為蘭陵郡縣遂為蘭陵人父承之常隨宗人蕭思話征伐久乃得為其橫野司馬以軍功仕劉義隆位至右軍將軍道成少好武事初從散冗每充征役前後為討蠻小帥以堪勳劇見知思話之鎮襄陽啓之自隨任以統戎精選左軍中兵參軍每在疆場擾動邊民曾至談堤大敗而走劉駿時開關為職至建業令駿死子業以為後軍將軍直閣子業死劉或除右軍將軍時子業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勳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等並舉兵或加道成輔國將軍東討平定諸縣晉陵太守袁探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雲生皆棄郡奔走時徐州刺史薛安都遣從子宗兒率銳乘渡淮微道成拒焉以功封西陽縣開國侯食邑六百戶子勳遣臨川內史張淹自東嶠入規欲擾動三吳劉或遣道成率三千人統軍主沈思仁拒淹淹便奔走張豸沈攸之敗於彭城劉或以道成為冠軍將軍督諸軍事假節戍淮陰或死子豸以道成為右衛將軍領衛尉加兵五百人與尚書令袁粲護軍褚淵領軍劉劭參軍朝事尋解衛尉加侍中戍石頭城劉休範舉兵以討王道隆等為名治嚴數日便率大眾席卷而下道成等率眾拒戰事平以道成為散騎常侍中領軍都督南兗徐青冀五州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持節侯如故後進爵為公增邑二千戶劉豸凶虐日甚道成與直閣王敬則豸左右楊玉夫同謀殺豸迎弟準立之改年為昇明時太和元年也道成移鎮東城以甲仗五十人入殿進位侍中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如故封竟陵郡公五千戶給班劍三十人又進督豫司二州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討道成道成率眾入鎮朝堂司徒袁粲先鎮石頭據城與尚書令劉劭前湘州刺史王彥謀討道成密信要攸之速下將為內應不克粲與子最俱死粲父子踰城走於鍾離湖王彥走向關場並見擒攸之至于夏口敗走與第三子中書郎

太和單騎南奔華容縣俱自盡死道成又為太尉增封三千戶班劍四十人甲仗百人入殿道成將有大志準侍中王儉請開勸之道成曰卿言何我今當依事相啓言辭雖厲而意色甚悅儉願勸在位乃加道成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據屢各四人使持節侍中太尉驃騎大將軍錄尚書南徐州刺史如故道成詐辭殊禮重申前命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齊公備九錫之禮加重絳遠避冠位至諸王上加相國總攝設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於是建齊置百官以東府為齊宮又增封十郡進公為王尋僭大號封其主劉準為汝陰王未幾而死於是高祖詔梁郡王嘉督二將出淮陰龐西公元操三將出廣陵河東公薛虎子三將出壽春以討之元操等攻其馬頭戍剋之道成遣其徐州刺史崔文仲攻陷若眉戍詔遣尚書游明根討之又遣平南將軍郎大禮三將出胸城將軍白吐頭二將出海西將軍元泰二將出漣口將軍封延三將出角城鎮南將軍賀羅出下蔡道成梁州刺史崔慧景遣長史裴叔保率眾寇武興關城氏帥楊鳳擊破之叔保還南鄭梁郡王嘉破道成將盧紹之玄元度於胸山下蔡戍主棄城遁走又詔昌黎王馮熙為西道都督與征南將軍桓誕出義陽鎮南將軍賀羅自下蔡東出鍾離道成游擊將軍桓康於淮陽破之道成豫州刺史垣崇祖寇下蔡昌黎王馮熙擊破之梁郡王嘉大破道成將俘獲二萬餘口送京師道成遣後軍參軍車僧朗朝貢先是劉準遣使殷靈誕荀昭先未反而道成僭立及僧朗至朝廷處之靈誕之下僧朗與靈誕競前後降人解奉君遂於朝會刃僧朗詔加殞敘送喪令還道成死

子曠僭立改年為承明曠遣其驃騎將軍劉續前將軍張謨朝貢八年又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司馬憲兼員外散騎侍郎廣留朝獻九年遣輔國將軍劉續通直郎裴昭明朝貢十年又遣昭明與冠軍參軍司馬迪之朝貢曠初為太子時特奢後道成每欲廢之賴王敬則和諧曠性貪吝常謂人曰唯崔慧景知我貧曠嘗至其益州刺史劉俊宅置臥覺俊自捧金澡盤面廣三尺愛姬執金澡盤

受四升以充沃盥因以奉獻贖納之其好利若此贖遊獵無度其殿中將軍郗
郗起上表諫贖殺之十三年遣平南將軍顏幼明冗從僕射劉恩效朝貢十四
年贖巴東王子鑾殺長史劉寅司馬席恭穆謀殺贖贖遣丹陽尹蕭順之討殺
之十五年二月遣員外散騎常侍裴昭明員外散騎侍郎謝竣朝貢九月又遣
司徒參軍蕭琛范縝朝貢十六年復遣琛與司徒參軍范雲朝貢又遣車騎功
曹庾華南豫州別駕何憲朝貢十七年贖雍州刺史王奐與南蠻長史劉興祖
論衆罪贖以與租付獄令送還建業奐輒於獄殺之而云自死贖怒遣其直閣
將軍曹道剛梁州刺史曹虎等收奐奐閉門拒戰司馬黃瑤起於城內起兵攻
奐殺之奐子秘書丞蕭蕭弟乘來降贖子長懋死立其孫南郡王昭業為太孫
贖遇疾暫絕其子竟陵王子良在殿內昭業未入中書郎王融戎服於中書省
閣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立子良贖既蘇昭業入殿融知子良不得立乃釋服
還省贖死

昭業立十數日收融付廷尉殺之昭業生而為其叔子良所養而矯情飾詐除
懷鄙惡與左右無賴羣小二十許人共衣食同臥起妻何氏擇其中美貌者與
交通密就富商大賈取錢無數既與子良同居未得肆意子良移西邸昭業獨
住西州每至昏夜輒開後閣與諸小人共至諸營署恣淫宴凡諸不逞皆送加
爵位許以南面之日便即施行皆疏官位名號於黃牋紙與之各各帶之
時後昭業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聞之相與謀曰若官之二宮則其事未易若
於營署為異人所毆打及為犬物所傷殘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
已七十餘生軍足各也數日仁祖天翼皆自殺昭業父長懋自患及死昭業侍
奉憂哀號毀過禮及還私室與所親愛欣欣飲備諸甘滋葬畢立為皇太子孫
繼璧為閣於母房內往何氏閉每入輒彌時不出贖至東宮昭業迎拜號慟絕
而後蘇贖自下輿抱持之體愛隆重初昭業在西州令女巫楊氏禱祝遠求天
位及其父死謂由楊氏之力加倍敬信楊氏子珉亦有美貌何氏尤愛悅之昭
業呼楊氏為婆劉氏以來民間亦作楊婆兒歌蓋為此也及在東宮贖有疾令
楊氏日夕祈禱令贖早死與何氏書於紙中作一大喜字作小喜三十六字遠

之贖謂其必能負荷大業謂曰五年已來一委宰相汝多層意五年已後勿復
委人臨死執昭業手曰阿奴若憶翁當好作如此者再而死子良時在中書省
昭業疑畏使虎賁中郎將潘淑領百人屯太極殿西階以防之大敵之始呼贖
伎人備樂樂諸伎雖畏威從事莫不哽咽流涕及成服悉遣諸王還第子良
固乞留過贖葬不許昭業素好狗馬立未十日便毀贖所起招婉殿以殿材乞
閹人徐龍駒造宇於其處為馬埽馳走墜馬面額並傷稱疾不出者數日多聚
名鷹快犬以梁肉奉之贖將葬喪車未出端門昭業便稱疾還內載入閣便於
內奏胡伎鞞鐸之聲震響內外時司空王敬則問射聲校尉蕭坦之曰便如此
不當忽忽邪坦之曰此政當是內人哭聲響徹耳自贖葬後昭業微服而出遊
走里市又多往其父母陵隧中與羣小共作鄙褻擲塗賭跳放鷹走狗諸雜技
偷日輒往以此為常朝事大小皆斷於尚書令蕭鸞初蕭鸞聚錢上庫至五
億萬齋庫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絲綿不可稱計至此歲末所用過半皆賜與
左右斯卒之徒及至廢黜府庫空盡昭業在內常著紫綿紅繡雜衣或錦帽改
年為隆昌以黃門郎周季叔為冠軍將軍青州刺史季叔諂諛為事昭業甚悅
之而專恣跋扈無所忌憚常從單刀二十口出入禁闥門衛莫敢呵止每語人
云周郎刀不識君徐龍駒自東宮齋師以便佞見龍駒造姦邪以取容媚凡諸
鄙黷雜事皆龍駒所勸誘也昭業為龍駒置妾女伎樂常住含章殿著黃綸帽
被貂裘南面向案代昭業畫勅左右侍直與昭業不異蕭鸞固請誅之楊珉及
母亦並下獄死珉及母為昭業所寵恩情特隆賞賜傾府藏珉為何氏所幸常
居中內侍蕭鸞初令衛尉蕭詵征北詒議蕭坦之請誅珉何氏與昭業同席坐
流涕覆面謂坦之曰楊郎好年少無罪何可枉殺坦之乃耳語於昭業曰此事
別有一意不可令人聞昭業呼何氏曰阿奴暫起去坦之乃曰外間並云楊珉
與皇后有情聞彭退還此事自古所無恐必誤官事昭業不得已乃許之俄勅
原之已行刑矣益州刺史劉俊罷任還昭業以其饋奉不費收付廷尉將加大
辟俊弟中書郎蕭乞以身代得不死禁錮終身昭業與其父龍姬霍氏淫通納
之後宮蕭鸞謀廢之率衆而入時昭業裸身與霍氏相對聞兵至拔劍起拒鸞

自自殺之。左右死者十餘人。

立其第昭文。自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驃騎大將軍。開府。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加班劍三十人。封宣城郡公。二千戶。以兵五千人出鎮東城。殺其都陽王。隨王子。陸道中。護軍王玄。逃。殺昭文。南兖州刺史。安陸王子。敬。豫州刺史。王廣之。殺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又殺湘州刺史。南平王。銳。鄖州刺史。晉熙王。錄南豫州刺史。宣都王。鑑。加黃鉞。進授都督中外諸軍。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增班劍四十人。前後羽葆。鼓吹。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封宣城郡王。食邑五千戶。使持節中書監。錄尚書。並如故。又殺昭文。桂陽王。鐸。衡陽王。鈞。江夏王。鋒。廬陵王。子。卿。建安王子。真。巴陵王子。倫。乃廢昭文。爲海陵王。壽。死。鸞。僭立焉。

鸞字景栖。其叔父道成寵愛之。過於諸子。蕭贖末爲尚書左僕射。甚親委之。贖死。遂乘朝政。既殺昭業。專權。離暴。屠滅。贖等子孫。既而自立。時太和十八年也。號年建武。其宣德太僕劉昉之游擊將軍劉璩之坐不贖給兄子。致使贖母他嫁。免官禁錮。時論者謂薄義之由。實自鸞始。鸞豫州刺史曹虎。據襄陽。請降。高祖詔行征南將軍薛真度督四將出襄陽。大將軍劉昶出義陽。徐州刺史元衍出鍾離。平南將軍劉藻出南鄭。車駕南伐。十九年。鸞龍陽縣開國侯王朗。自渦陽來降。左將軍元慶。大破鸞將。擒其寧州刺史董豐。車駕濟淮。幸八公山。巡淮而東。發鍾離。將臨江水。司徒馮誕。薨。乃詔班師。遣使臨江。數鸞罪惡。鸞殺其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真。二十一年。車駕討鸞。鸞前將軍韓李萬。弋陽太守王嗣之後。將軍趙祖悅等十五將來降。大破鸞軍於江北。獲其將軍王伏保等。車駕遂巡沔東。而還。鸞將王曇首等萬餘人寇南青州。黃郭。郭。主。崔。僧。淵。擊破之。悉虜其衆。又剽新野。城。斬鸞輔國將軍新野太守劉忌。鸞湖陽。戍。主。蔡道福。輔陽。戍。主。成。公。期。及。軍。主。胡。松。舞。陰。戍。主。輔。國。將。軍。西。汝。南。北。義。陽。二。郡。太守。黃。瑤。起。及。直。閣。將。軍。軍。主。鮑。舉。南。鄉。太守。席。謙。並。委。戍。走。擒。瑤。起。鮑。舉。鸞。又。殺。其。河。東。王。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衡。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巴。陵。王。昭。秀。桂。陽。王。昭。榮。車。駕。幸。南。陽。進。攻。宛。北。城。拔。之。冠。軍。將。軍。南。

陽太守房伯玉以城降。又大敗鸞。平北將軍崔慧景。黃門郎蕭衍於鄧城。斬復首虜二萬有餘。鸞憂怖。遂疾甚。乃大赦改年爲永泰。其大司馬王敬則。於會稽舉兵。將以誅鸞。鎮北諮議謝朓。敬則女夫也。告之。敬則敗而死。鸞死。

子寶卷僭立。二十三年春。寶卷改元爲永元。遣其太尉陳顯達。率崔慧景攻馬圍城。詔前將軍元英討之。寶卷遣將寇順陽。詔振威將軍慕容平城率騎討之。顯達攻陷馬圍城。車駕南伐。詔鎮南大將軍廣陽王嘉斷均口。顯達戰敗。潰圍夜走。斬其左將軍張子順。賊將蔡道福。成公期等數萬人棄順陽。遁走。寶卷昏狂。政出羣輩。其始安王遙光據東府。反。不克。見殺。并殺其右僕射蕭坦之。左衛將軍曹虎。領軍將軍劉暄。尋殺司空徐孝嗣。左僕射沈文季。前撫軍長史沈昭略。其太尉江州刺史陳顯達。舉兵襲建業。不果而死。景明初。寶卷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陽降。寶卷遣其衛尉蕭懿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步道茂。壽陽。頭軍小峴。詔遣軍司李煥及統軍奚康生。楊大眼等。率衆入壽陽。驃騎大將軍彭城王勰。車騎將軍王肅。率步騎十萬。赴之。寶卷遣將胡松。李居士。率衆萬餘屯死虎。陳伯之水軍。沂淮而上。以逼壽春。壽春大破之。斬首萬數。陳伯之又寇淮南。認破之。肥口。豫州刺史田益宗。破寶卷將吳子陽。劉元起於長風。寶卷遣侍中崔慧景。率諸軍自廣陵水路。欲赴壽陽。慧景見寶卷。狂虐不復自保。及得專征。欣然即路。慧景子覺。時爲直閣。與之密期。慧景至廣陵。覺遂出奔。慧景過廣陵。數十里。便回軍還。時廣陵關鎮司馬崔恭納之。因率衆濟江。遂攻建業。寶卷嬰城自守。寶卷豫州刺史蕭懿。擊破慧景。擒殺之。慧景既死。寶卷便自得志。無所忌憚。日日出遊。愛幸。茹法珍。梅虫兒等。及左右。應勅。捉御刀之徒。並專國命。民間謂之刀勅。寶卷每常輕騎戎服。往此諸家。與之饌飲。此等每有吉凶。寶卷輒往。甲慶。不欲令人見之。驅斥百姓。惟置空宅而已。所往之處。既無定所。官司常慮得罪。東行。驅西面人。南出。驅北面人。旦或應出。夜便驅遣。吏司奔馳。叫呼盈路。老少震驚。啼號塞路。處處禁斷。不知所適。疾患困篤者。悉與去之。其有無人與者。匍匐道側。主司又加捶打。絕命者。相繼。還宮之時。常至半夜。左右輒入富室。取物。竭盡。前魏與太守王敬賓。新死未斂。家人被驅。不得守視。及家人還。

鼠食敬寶兩眼都盡如此者非一寶卷賄亂逾甚其尙書令蕭懿雖有大勳忌而殺之并殺其弟衛尉蕭暢世宗詔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席法友三萬人圍寶卷輔國將軍北新安豐二郡太守胡景略於建安城剋之擒景略寶卷雍州刺史蕭衍據襄陽舉兵伐之荊州行事蕭穎川應衍三月穎川叛寶卷以南康王寶融為天子於是寶融僭即帝位穎川為侍中尙書令衍為左僕射都督征討諸軍征東大將軍使持節如故穎川請封寶卷為襄陽侯寶融不許又封涪陵王穎川監八州諸軍事行荊州刺史假衍黃鉞蕭衍軍至沔口鄧州嬰城自守寶卷又殺巴陵王昭實承新侯昭秀黃門郎蕭實寶卷昏暴日甚內外不堪其前南豫太守王靈秀等於石頭迎寶卷第寶卷城內文武向其臺城百姓空手隨從者萬數會日暮城門閉不剋衍兵至建業所在棄寶卷降之衍兵入宮寶卷在舍德殿吹笙歌作女兒子臥未及睡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清曜閣已閉閣人禁防寶卷平刀傷其膝仆地顛曰奴反也直使張齊斬首送衍衍追封東昏侯廢其皇后太子為庶人行殺寶卷弟湘東王寶暉衍又殺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松桂陽王寶真其建安王寶賁來奔尋遣寶融禪位於己封為巴陵王宮子姑熟寶融尋暴死

為夷蕭衍字叔達亦晉陵武進人也父順之蕭曠光祿大夫衍少輕薄有口辯歷王儉衛軍府戶曹屬景暉為蕭寶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太和二十二年高祖南伐詔諸軍圍襄陽衍時率衆來援為武衛將軍宇文福所破單騎走免蕭寶末出為輔國將軍雍州刺史寶死子寶卷立殺衍兄懿遣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西上聲云之郡寶令襲衍山陽至荊州為蕭穎川所殺景明二年衍乃與穎川推寶卷弟荊州刺史寶融為主號年中興舉兵伐寶卷其年十二月剋建業殺寶卷及其妻子衍為大司馬錄尙書事揚州刺史建安郡公邑萬戶三年又自為相國揚州牧封十郡為梁王衍尋僭自立自稱曰梁號年天監五月揚州小覲戍主范法宗殺衍大覲戍破之擒其龍驤將軍郭善隆送京師衍又遣將軍寇揚州州軍擊破之斬二千餘級四年三月揚州刺史任城王澄遣長風戍主奇道顯攻衍陰山戍破之斬其龍驤將軍都事侯梅與祖仍攻白雲

戍又破之斬其軍期將軍吳道爽等獲數千級衍又遣其徐州長史潘伯謙屯軍淮陰徐州刺史司馬明素又據九山登遣軍並擊破之斬伯謙擒明素衍將吳子陽寇白沙中山王英大破之擒斬千數衍梁州刺史平陽縣侯侯景遣徐州刺史承昌縣侯侯景來降正始元年正月衍將趙祖悅屯據東關江州刺史陳伯之擊破之二月衍將姜慶真襲陷壽春外郭州軍擊走之中山王英圍衍鍾離衍遣冠軍張惠紹率衆軍送糧於鍾離任城王澄遣統軍王足劉思祖還擊於邵陽大破之生擒惠紹并其驍騎將軍郭陽縣侯郭景悅等十將斬獲數千級惠紹衍舅子也衍乃移書求之朝議欲示威懷遠聽惠紹等還三月元英破衍將王僧炳於樊城八月英又攻衍義陽克之破衍將馬仙琕擒其冠軍將軍蔡靈恩等十餘將九月衍霍州刺史田道龍義州刺史張宗之遣使內附十二月衍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遷據漢中內附詔尙書邢辯率衆赴之二年四月鬱頻破衍軍遂入劍閣執其輔國將軍范始男送京師鬱又遣統軍王足破衍諸將斬其輔國將軍馮文豪等六月衍遣將王超宗寇邊揚州刺史薛真度大破之俘斬三千級七月王足又大破衍衆斬其秦梁二州刺史魯方達王明達等三十餘將俘虜二千五百人九月衍湘州刺史楊公則率衆寇壽春揚州刺史元善舉破之斬獲數千級三年正月衍徐州刺史昌義之寇梁城江州刺史王茂先寇荊州屯河南城平南將軍陳伯之擊義之平南將軍楊大眼擊茂先並大破之斬其輔國將軍王花俘斬二千茂先逃潰追奔至於漢水拔其五城將軍宇文福略衍司州俘獲千餘口而還五月衍將蕭嗣寇淮陽張惠紹寇宿豫蕭密寇梁城章敷寇合肥平南將軍奚康生破惠紹斬其徐州刺史宋黑七月衍徐州刺史王伯敷入寇陰陵中山王英大破之斬將二十五人首虜五千衍又遣將桓和屯孤山冠軍將軍桓方慶屯固城龍驤將軍矯道偉屯蒙山八月安東將軍邢辯擊桓和破之將軍元常攻克固城統軍畢祖朽攻克蒙山斬獲及赴沂水死者四千有餘衍又遣張惠紹屯宿豫蕭明屯淮陽九月都督邢辯大破之斬其大將藍懷恭等三十餘人惠紹蕭明並棄戍南去遣新數萬級衍中軍大將軍臨川王蕭密右僕射柳惔徐州刺史昌義之

等屯據樂城。中山王英大破之。密等棄城。逃淮東走。追奔至於馬頭。衍冠軍將軍馬頭戍主朱思遠棄城走。擒衍將三十餘人。斬獲五萬有餘。十月。衍征虜將軍馬仙琕。率衆三萬寇義陽。郢州刺史婁悅。以州軍擊走之。承平元年十月。懸瓠城民白早生。據州反叛。衍遣將齊荀仁等四將以助之。詔尚書邢巒率騎討之。巒攻克懸瓠。斬早生。擒荀仁。俘衍衆三千餘人。初。早生之反也。世宗遣主書董紹。街詔宣慰。紹爲早生所執。送之於衍。衍乃厚資遣紹。令奉書朝廷。請割宿豫內屬。以求和好。時朝議或有異同。世宗以衍辭難款順。而不稱藩。詔有司不許。十二月。衍寧朔將軍張凝等率衆寇楚城。中山王英破擒之。衍將馬仙琕。據金山。郢州刺史婁悅擊走之。二年正月。中山王英攻克衍長薄戍。殺傷數萬。仍攻拔武陽關。擒衍雲騎將軍松滋縣開國侯馬廣。冠軍將軍遷陵縣開國子彭登。驍騎將軍當陽縣開國伯徐元秀等二十六將。俘獲七千餘人。又進攻黃峴。西關。衍將軍馬仙琕。棄西關。李元履棄黃峴遁走。四年春三月。衍現邪郡民王萬壽等。斬衍輔國將軍現邪東莞二郡太守帶胸山戍主劉斯。并將士四十餘人。以城內屬。徐州刺史盧昶。遣兼郟城戍副張天惠。率衆赴之。而衍郁洲已遣二軍以拒天惠。天惠與萬壽等內外齊擊。俘斬數百。昶乃遣現邪戍主傅文驥入城據守。衍又遣將張獲馬仙琕等攻圍文驥。詔昶率衆赴之。而文驥以糧盡。降。衍。昶遂失利而還。延昌二年二月。郁洲徐玄明。斬送衍鎮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張獲首。以州內附。三年六月。衍遣衆寇九山。荊州刺史桓叔與大破之。斬其虎旅將軍蔡令孫。冠軍將軍席世興。貞義將軍藍次孫。四年二月。衍寧州刺史任太洪。率衆寇關城。益州長史成興孫擊破之。熙平元年正月。衍遣其桓農太守王定世等寇邊都督元志破之。斬定世。悉俘其衆。衍豫州刺史趙祖悅。率衆數萬。偷據硤石。詔鎮南將軍崔亮。鎮軍將軍李平。討克之。斬祖悅。傳首京師。衍衡州刺史張齊寇益州。刺史傅豎眼討之。斬其將任太洪。齊遁走。初。衍每欲稱兵境上。嗣伺邊隙。常爲諸將權破。雖懷進趣之計。而勢力不從。遂於浮山堰。淮規爲壽春之害。肅宗詔征南蕭寶夤率諸將討之。大破衍衆於淮北。秋九月。寶夤自潰。決。漂其緣淮城戍居民村落十餘萬口。流入於海。正光元年。衍改稱普

通。至三年。其弟子西豐侯正德。棄衍來奔。尋復亡歸。衍初忿之。改其姓爲背氏。既而復焉。封爲臨賀王。五年九月。衍將裴邃。虞緡。裴壽春。外郟。刺史長孫稚。擊走之。孝昌元年正月。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南叛。衍遣豫章王綜。鎮彭城。綜蕭寶卷之遺腹子也。初。衍平建業。因納其母吳氏。吳氏先有孕。後生綜。衍謂爲己子。甚寵愛之。綜既長。母密告綜。綜遂潛圖叛。衍既鎮彭城。及大軍往討。綜乃拔身來奔。餘將退走。國軍追躡。所獲萬計。衍初聞之。慟哭氣絕。甚爲慚惋。猶云。其子言其病風所致。時人咸笑之。三月。衍遣其北梁州長史錫休。備司馬魚和。上庸太守姜平洛等。入寇直城。梁州刺史傅豎眼。遣惠徽。紹。率衆大敗之。擒斬三千人。休儒等遁走。四月。衍益州刺史蕭潤。猷。遣將樊文熾等。率衆圍小劍戍。益州刺史郗虬。遣子子建。行臺魏子建。遣別將淳于誕。拒擊之。五月。誕等大破文熾。俘斬二萬。擒其次將蕭世隆等十二人。文熾走免。是歲。衍又改年爲大通。二年七月。衍將元樹。湛。僧珍等。寇壽春。又攻逼新野。詔都督魏承祖討破之。三年二月。衍將成景。備。寇彭城。行臺崔孝芬。率諸將擊走之。建義元年。衍遣其將曹義宗。寇荊州。大都督費穆。大破之。生擒義宗。檻送京師。初。朱榮入洛。北海王顛奔於衍。衍以顛爲魏主。黃顯士馬。令其大將陳慶之。部率送顯。永安二年夏。遂入洛陽。車駕還討破走之。唯慶之一身走免。自餘部衆。皆見俘執。閏月。巴州刺史嚴始欣。據州入衍。衍遣將蕭玩。張鴻等。率衆赴援。都督元景。率益梁二州討之。三年正月。斬始欣。衍衆敗走。又斬蕭玩等首。俘獲萬餘人。普泰元年春。南青州刺史茹懷朗。遣部將何寶。率步騎三千。擊衍守將於現邪。擒其雲麾將軍徐克。二州刺史沈預。斬其宣猛將軍齊州刺史劉相如。承熙元年夏。衍遣其鄴王元樹。及譙州刺史朱文開。入據譙城。東南道行臺樊子鶴。率諸軍攻克之。擒元樹。文開等。送於京師。天平元年十月。衍遣信將軍紀耕。率衆入寇。噶。噶都督曹仲尼。破走之。斬其軍主沈建。閉莊等。二年正月。衍將湛。僧珍。寇南兗州。州軍擊破之。行臺元晏。又被湛。僧珍等於項城。虜其。刺史楊暉。二月。衍司州刺史陳慶之。鄆州刺史田朴。特等寇邊。豫州刺史竟雄。擊走之。五月。衍仁州刺史黃道始。寇北濟陰。徐州刺史任祥。討破之。十月。衍將梁。備。寇單父。祥

又大敗之，俘斬萬餘人。十一月，衍雍州刺史蕭恭遣將柳仲禮寇荊州，刺史王元軌破之於牛飲，斬其將張殖。王世興是年，衍又改號為中大通三年五月，豫州刺史堯雄攻衍白苟堆鎮，克之，擒其北平太守苟元曠。十月，行臺侯景攻陷衍楚城，獲其楚州刺史桓和兄弟。四年九月，衍青冀二州刺史徐子彥寇圍城南青州，刺史陸景元擊走之。先是，益州刺史傅和以城降衍，衍資送和令申意於齊獻武王，求通交好。王志經邊遠，乃請許之。四年冬，衍遣其散騎常侍張舉、通直常侍劉孝儀、通直常侍崔曉朝貢。二年夏，又遣散騎常侍沈山卿、通直常侍劉研朝貢。興和二年春，又遣散騎常侍柳豹、通直常侍劉景彥朝貢。其年冬，又遣散騎常侍陸晏子、通直常侍沈景徽朝貢。是年，衍改號大同。三年夏，又遣散騎常侍明少遐、通直常侍謝藻朝貢。四年春，又遣散騎常侍袁狎、通直常侍賀文發朝貢。其年冬，又遣散騎常侍劉孝勝、通直常侍謝景朝貢。武定元年夏，又遣散騎常侍沈衆、通直常侍殷德卿朝貢。其年冬，又遣散騎常侍蕭確、通直常侍陸緬朝貢。三年秋，又遣散騎常侍徐君房、通直常侍庾信朝貢。四年夏，又遣散騎常侍蕭瑒、通直常侍賀德瑒朝貢。五年春，又遣散騎常侍謝蘭、通直常侍鮑至朝貢。朝廷亦遣使報之。十餘年間，南境寧息。六年，衍又改號為中大通。其年又改為太清。是歲，司徒侯景反，遣使通衍，請其拯援。衍感景遊說，遂絕實使。衍子綱及朝臣並切諫，以為不可。衍不從，乃遣其兄子豫州刺史貞陽侯淵明、北兗州刺史胡貴孫等寇逼徐州。與侯景為聲援，仍堰泗水以灌彭城。齊文襄王遣行臺慕容紹宗、儀同三司高岳、潘相樂等率眾討之。紹宗檄衍境內曰：夫乾坤交泰，明聖興作，有冥運之力，俱盡變化之途。抱誠含靈，融然並至。呈形賦命，混而同往。所以玄功潛運，至德旁通。百姓日用而不知，萬國受賜而無述。豈徒鑿其耳目，易其心慮，以風雲一其文軌，使夫日月之照不私，雨露之施均洽。運諸仁壽之域，納於福祿之林。自晉政多僻，金行淪蕩，中原作戰鬪之場，生民為鳥獸之餌。則我皇魏，握文帝之圖，納水靈之祉，駕雲車而自北，策龍御以圖南。致符上帝，接綱下土。怪物殛死，淫水不作。運神器於顧眄，定寶命於踟躕。恢之以武功，據之以文德。宇內反可封之俗，員首戴堯舜之心。沙漠荒忽之

外，瀚漠羈縻之表。方志所不傳，荒經所不綴。莫不繩谷釣山，依風託水，共仰中國之聖。同欣大道之行，唯夫三吳百越，獨阻聲教。匪民之咎，實有由焉。自僞晉之後，劉蕭作惡，擅僭一隅，號令自己。惟我祖宗，馭宇愛民，重戰未極，謀臣之畫不窮。節將之兵，聊遣行人，降以尺一。圓臺已築，黃屋輒去。賜其几杖，置之度外。蕭衍輕險有素，士操蔑聞，睥睨君親，自少而長。好亂樂禍，惡直醜正。巧用其短，以少為多，惑感愚淺。大言以驚俗，驅扇邪僻。口兵以作威，曲體脅肩，搖唇鼓舌。候當朝之顧指，遂在位之餘論。遂汗辱冠帶，偷竊藩維。及寶卷昏狂，下不堪命。曾無北面有犯之節，遽滅人倫在三之禮。遷妖假怪，鬼語神言。稱兵指闕，傾朝燭主。陵虐孤寡，黷亂士民。天不悔禍，姦醜得志。內恣彫靡，外逞殘賊。羅羸國之兵，迫糊口之衆。南出五嶺，北防九江。屯戍不解，役無寧歲。死亡矢刃之下，天折霧露之中。哭泣者無已，傷痍者不絕。託身上人，忽下如草。遂使頑黠子弟，肆行淫虐。狡猾羣小，縱極貪婪。剝割蒼生，肌肉略盡。剝削首骨，髓俱罄。猛虎未方，其害俄復。詎伴其禍，慄慄周餘。救死無地，至於矯情飾詐。事非一緒，毒孽滿懷。妄敷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靜，至乃大興寺塔，廣造臺堂。昭陽到景，垂珠銜壁。崢嶸刻削，千門萬戶。鞭撻疲民，盡其筋骨。延燒運石，悲歌接途。死而可祈，甘同仙化。智淺謀疎，曾不自揆。過桐柏之流，翻為己害。子亡齊之胤，忽為戎首。書契迄茲，罕聞其事。至於慶捐家嫡，崇樹愚子。朋黨路開，彼我側目。疾視扼腕，十室而九翹足。有待，夏亦多人。二紀於茲，王家多故。始則車馳之警，終有驚墜之哀。神祇痛憤，禽獸崩震。於是故相國齊獻武高王，感天壤之慘，激雲雷以慨然。仗高義而率民，奮大節以成務。爰有匡國定霸之圖，非直討賊雪恥之舉。於是數路紛紜，靈武冠世。邊絲璫擊，尊主康邦。皇上乘歷受圖，天臨日鏡。道隨玄運，德與神行。既而元首懷舞戚之風，上空薄兵車之會。遂解繁南冠，喻以好睦。舟車運朔川，陸光華。事微相望，欣然自泰。反肉還童，不待羊陸。雖嘉謀長算，爰自我始。罷戰息民，兩獲其泰。王者之信，明如四時。豈或為人君父，二三其德。書而不法，不可惜哉。侯景一介役夫，出自凡賤。身名淪沒，無或可紀。直以轉馳便習，見愛亦朱。小人叨竊，遂忝名位。及中興之際，義旗四指。元惡不救，實在羣胡。景

荷人成拔籍其股肱主人有丹頸之期所天昭族滅之靈雖不能敵捍左右以命酬恩猶當慘顏後至義形於色而趨利改圖速如覆手投身麾下甘爲僕隸獻武王棄其瓊纒錄其小賊得則五命之末預在一隊之後參跡驅馳庶其來効長鞭利銳術以制之既關龍遺誅每事經略以河南空虛之地非兵戰之衝薄存摘角聊示旗鼓豈實實效寄以遊擊軍機催勸蓋惟景任總兵統放別有司存而愚福有積憤懷遠甚犯違軍紀仍自猜貳禍心潛構翻爲亂階負恩棄德罔恤天討不義不昵厚而必顯委慈母如脫屣棄少弟如遺土羣子陸陸妻姪成行慕妾兒之爽言慈伯春之宛轉跳梁猖獗夫欲誰欺比之梟獍異類同醜欲擬地鼠類匪其倫及遠託關右委命寇逆實炬定君臣之分黑類結兄弟之親授以名器之尊救其重圍之死憑人繫援假人鼻息俄而忘恩背惠親尋干戈豐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通逃之藪江南流禦之地甘辭卑體進熟圖身詭言浮說抑可知矣叛警救命豈將擇音偽朝大夫幸災忘義主塗於上臣蔽於下逐雀去草曾不是圖竊寶叛邑板蘭比好人而無禮其能國乎夫安危有大勢成敗有恆兆不假離朱之目不藉子野之聽聊陳刺心之說且吐伐謀之言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四民樂業百靈效祉雖上相云亡而伊陟繼事秉文經武虎視龍驤日下之俊雄收一世之英銳擊刺猶雷電合戰如風雨控弦躍馬固敵是求蠅蠅昔遭離亂幅分瓦裂匹馬孤征告困於我國家深教隣附懲其入懷盡憂人之禮極繼絕之義保衛出於故地實給唯其多少存其已亡之業成其莫大之基深仁厚德鎮其骨髓引領恩報義如手足吐谷渾深執忠孝膠漆不渝萬里仰德委教屬路並申以婚好行李如歸蠅蠅境斜界黃河望通函夏飛雪千里層冰洞積北風轉勁實筋角之時亟寒方猛正旣委之利吐谷渾疾彼凶逆殲兵歲舉傾河及鄯慶通龍峽驅龍池之種藉常勝之氣二方候隙企其移踵加以獨孤如願擁衆乘中治兵劫情黑類北備西擬內營腹心救首救尾疲於奔命豈暇稱兵東指出師函谷且秋風揚塵國有恆防關河形勝之際山川襟帶之所猛將精兵基峙岳立又實炬河陰之北黑類亡山之走衆無一旅僅以身歸就其不顧根本輕懷進趨斯則一勞永逸天贊我也言

之且旦日月經天舉世所知義非徒爾持此量之理有可見則侯景遊辭莫非虛誕夫景繩樞席牖之子阡陌鄙俚之夫遭風塵之會逢馳驚之日遠位在三吏邑啓千社搗身量分久當止足而乃周章去就離散不已夫豈徒爾事可推揚度其衆叛親離守死不暇乃聞將棄懸瓠遠赴彭城老賊姦謀復將作矣面揚聲赴助計在圖變吞朔明之衆招厭虛之民舉長淮以爲斷仍藉張歲月南面假名死而後已此蓋蜂蟻之禍我承其弊且僞主昏悖不惟善善賊忍之心老而彌篤納遺叛之醜語竟信義以猖狂天喪其神人重其德將踐瓜圃之蹤且追兇侯之轍今徵發犬羊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觀觀小利此而可忍孰不可懷兵凶戰危出不得已謬奉朝規蕭茲九伐扛鼎拔樹之衆起乘投石之放練甲爭途波聚霧合虎班龍文之逸蘭池蒲梢之翹噓天陸野躡影追風振旅南轅長驅討燧非直三吳鼠面一麾魚駭乘此而往青蓋將歸且衍虛網盡兵權在外持險躁之風俗兼輕薄之子孫蕭綸兇狡之魁豈無商臣之恨蕭譽失志之憤當召專諸之客外崩中潰今也其時幕府師行以禮兵動以義弔民伐罪理有存焉其有知機善變翻然鶴起立功立事去危就安實與夫忘事必加等若軍威所至敢有拒違尺兒已土咸從衆戮今三種四義之將豹虎熊羆之士深街通僞倍納叛亡遺卜懷諫實與伐役莫不舍怒作色如赴赴虜茹肝涉血義不旋踵攻戰之日事若有神莽積麻亂匪旦伊夕以彼曲師危卒望我軍鋒何異結蟻被甲螂蛆舉尾正恐旗鼓一接芝蓋俱摧先事喻懷備知翰墨王侯無種禍福由人斯蓋丈夫肉食之秋壯士封侯之會冬冰可折時不再來凡百君子勉求多福檢之所到咸共申省知我國行師之意冬十二月紹宗高岳等大破衍衆寒山擒淵明貴孫等俘斬五萬其凍溺燒之而死不可勝數衍既慚悔六年復遣使羊珍孫敷關乞和并修甲書於齊文襄王文襄王欲以威德懷之許其通而不復其書衍於是遣其散騎常侍謝班通直常侍徐陵詣關朝貢班等未及還而侯景舉兵襲衍密與衍弟子臨賀王正德交通許推爲主景至橫江衍令正德率軍拒景正德因而迎之景濟江立以爲主以趣建業衍好人佞己末年尤甚或有云國家疆域者即便忿怒有云朝廷衰弱者因致喜悅是

以其朝臣左右皆承其風旨莫敢正言初景之將渡江也衍沿道軍戍皆有啓列而中領軍朱昇恐忤衍意且謂景不能渡遂不為開景至磯湖方大驚駭乃令其太子綱守中書省軍事悉以委之又逼居民入城百姓因相剽掠不可禁止衍令直從監俞景茂殺二冶向方錢署罪人及建康廷尉諸囚欲押令入城以充防捍諸徒囚放火燒冶一時散走衍憂慮無計唯令其王公已下分屯諸門橋諸寺藏錢皆入聚德陽堂以充軍實景既至便圍其城縱火燒燕掘長圍築土山以攻衍衍亦於城內起山以應之衍令文武運土人賣二十石於是其王侯朝貴皆自負擔蕭綱亦欲自負食議以為太迫屈乃止衍每募人出戰素無號令初或擊勝後必奔背景宣言曰城中非無菜但無醬耳以戲侮之衍太官及軍人無菜乃發取尚書省武庫左右藏以充用衍州鎮外援雖有至者而景圍柵深固內外斷絕衍數募人出戰常為景所執獲有一小兒請以飛鴿傳致消息綱乃作數千丈繩綴紙鴿於繩端縛書其背又題鴿口若有得鴿送援軍者賞銀百兩綱出太極殿因西北風而颺之類放數鴿景令走馬射取之竟不能達也衍城內大飢人相食米一斗八十萬皆以人肉雜牛馬而賣之軍人共於德陽堂前立市屠一牛得絹三千匹賣一狗得錢二十萬皆燻鼠捕雀而食之至是雀鼠皆盡死者相枕初有盜取其池魚者衍猶大怒勅付廷尉既而宿昔都盡其不識事宜如此景久攻未拔而衍外援雖多各各乖張無有統制更相妬忌不肯奮擊唯衍子邵陵王綸再於鍾山決戰戰敗而走景糧既少遂請衍求和衍信之乃割江西四州授景封為壽陽王遣其朝貢與部下飲血盟訖景詐引軍還石頭衍乃勅援軍令下諸軍初不受詔後重勅乃從衍又令援軍以船三百艘給景景猶嫌其少又勅付二百衍承安使蕭確直闕將軍趙威力頗有勇略為景所懼景乃謂衍曰確與威力類隔岸見罵云天子自與汝和我終不置汝我今便不敢去若召此二人入城者吾當解圍衍復遣使徵確等確等不從衍又為手書與諸軍云確若不入者宜以軍法送之確等不得已乃赴衍景復謂衍曰始有西信至北軍已克壽春鍾離我今便無委足慮求權僧廣贖贖州特征復贖城還以此州相歸衍又許之景外云欲和伺其懈意衍

君臣上下信景欺詐所有戰具悉皆收去後知非實更復須設備有甚於初城轉危急衍等計窮乃復遣使詣景景又詭云今時既熱便不能得去正當乞留京師為朝廷立效耳而悉力大攻七年三月遂拔之景自至建業縱軍士前後虜掠倉庫所有皆掃地盡矣景乃從數百騎見衍獻教流涕因請香火為作護兒運以衍為主令正德通啓云前為景所擒使攝四海辭不復免權權萬機今景既入輔乞解備置以王還邸自景圍建業城中多有腫病死者相繼無復板木乃刺柱為棺自雲龍神虎門外橫屍重沓血汗漂流無復行路及景入城悉聚尸焚之煙氣漲天臭聞數十里初城中男女十餘萬人及陷存者纔二三千人又皆帶疾病盡天亡之也衍尋為景所殺自衍為景攻圍歷百餘日衍子荊州刺史湘東王繹益州刺史武陵王紀各擁兵自守坐看衍之懸危竟不奔赴始景渡江至陷城之後江南之民及衍王侯妃主世胄子弟為景軍人所掠或自相賣鬻漂流入國者盡以數十萬口加以饑饉死亡所在塗地江左遂為丘墟矣初衍崇信佛道於建業起同泰寺又於故宅立光宅寺於鍾山立大愛敬寺兼營長干二寺皆窮工極巧殫竭財力百姓苦之曾設齋會自以身施同泰寺為奴其朝臣三表不許於是內外百官共斂珍寶而贖之衍每禮佛捨其法服者乾施袈裟令其王侯子弟皆受佛誠有事佛精苦者輒加以菩薩之號其臣下奏表上書亦稱衍為皇帝菩薩衍所部刺史郡守初至官者皆責其上禮獻物多者便云稱職所貢微少言為弱情故其牧守在官皆競事聚斂劫剝細民以自封殖多妓妾梁肉金綺百姓怨苦咸不聊生又發召兵士皆須餼械不爾便即逃散其王侯貴人奢婚無度弟兄子姪侍妾或及千數至乃回相贈遺其風俗頹喪綱雖不舉若此衍自以持戒乃至祭其祖廟不設牢牲時人皆竊云雖備司王者然其宗廟實不血食矣衍未敗前災其同泰寺衍祖父墓前石麟一旦亡失識者咸知其將滅也景又立衍子綱尋復殺之觀屬並見屠害矣

史臣曰二蕭競塗泥之中同竭角之戰或年纔三紀或身不獲終而偷名江微自擬王者考之遠古所未聞聞昔句踐致貢而延世夫差爭長而後死兩寇方

之吳越不乃劣乎。

魏書卷九十八

魏書卷九十八考證

蕭衍傳是歲衍又改年為大通○歷代甲子圖梁大通元年即魏孝昌三年此書于孝昌元年之下謂是歲改年大通互異

是年衍又改號為中大通○歷代甲子圖歲在丁未梁改普通為大通己酉又改中大通乙卯又改為大同即東魏孝靜帝之天平二年也此書則于天平二年之下謂為中大通

二年夏○二月上脫年號 臣人龍 按本書孝靜帝紀號天平者凡四年至次年

正月即改元為元象又次年十一月即改元為和今上文云四年冬下文云興和二年春則此年當稱興和元年

是年衍改號大同○歷代甲子圖東魏興和二年為梁大同六年與書互異

六年衍又改號為中大同其年又改為太清○歷代甲子圖梁中大同元年即東魏武定四年又梁太清元年即東魏武定五年與此互異

魏書卷九十八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八十七

私署涼州牧張寔

鮮卑乞伏國仁

鮮卑秃髮烏孤

私署涼王李暠

盧水胡沮渠蒙遜

張寔字安遠安定烏氏人父軌字士彥散騎常侍以晉室多難陰圖保據河西求爲涼州乃除持節護羌校尉涼州刺史桓帝西略也軌遣使賈其方物晉加號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一千戶永嘉五年晉以軌爲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封霸城侯尋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愍帝即位進拜司空封西平公邑三千戶後拜侍中太尉涼州牧軌年老多疾拜寔撫軍大將軍副涼州刺史未幾軌風病積年三千代行州事閉絕音問莫能知者軌頗識天文每州內有賊與疾仰觀曰無能爲者終如其言寔代軌任愍帝拜爲使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劉曜陷長安寔自稱侍中司空大都督涼州牧承制行事于時天下喪亂秦雍之民死者十八九唯涼州獨全寔自恃衆彊稱爲驕恣平文皇帝四年寔爲左右閻步等所殺先是諸曰蛇利砲蛇利砲公頭墜地而不覺寔所住室梁間有人象而無頭久之乃滅寔惡之未幾見殺寔弟茂統任

茂字成遠私署使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步暠沙等百餘人遣使朝貢茂妻弟買模兄弟謀害茂茂殺之劉曜上龍茂懼而歸曜以爲太師涼王茂卒無子寔子駿統任

駿字公庭自稱使持節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遣使朝貢煬帝時隴西人李英以袍罕降之駿遂有河南之地至於狄道與石勒分境駿築南城起維光殿於其中窮珍極巧又四面各起一殿東曰宣陽青殿南曰朱陽赤殿西曰正德白殿北曰玄武黑殿殿屋器物皆依色隨四時居之其旁有直省寺署一依方色其書簿如此民以爲神駿治石田麥粟黍稷曰凡爲治者動不逆天機作不破地德晉后魏之播百穀不墾磐石禹決江河不逆流勢今欲徒

石爲田運土殖穀計所損用或盈百石所收不過三石而已竊所未安駭怒出平爲伊吾都尉有石隕於破胡燠而碎聲如擊鼓聞七百里其處氣上黑如煙煙首如赤麟駭少而淫佚常夜出微行森亂邑里少年皆化之性又貪悭有圖秦隴意以穀帛付民歲收倍利利不克者簿賣田宅分武威與西平張掖酒泉建康西海西郡漣河晉興廣武十一郡爲涼州以長子重華爲刺史金興晉城武始南安永晉大夏武城漢中八郡爲河州以其軍戎校尉張璠爲刺史張璠晉昌高昌西域都護戊己校尉玉門大護軍三郡三營爲沙州以西胡校尉楊宜爲刺史駭私署大都督大將軍假涼王督攝三州始置諸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謁者之官官號皆擬天朝而微辨其名舞六佞建豹尾車服旌旗一如王者軌保涼州陰澹之力駭以陰氏門宗彊感忌之乃逼澹第鑿令自殺由是大失人情駭既病見鑿爲祟遂死時建國九年也子重華統任

重華字太林私署使持節大都督太尉公護羌校尉涼州牧平西公假涼王石虎遣麻秋率衆渡河城於長最涼州震動司馬張耽薦主簿謝艾於重華重華任之艾擊斬秋將秦母安等俘斬萬五千人重華遣使朝貢自署丞相涼王領秦雍涼三州牧重華死子曜靈統任

曜靈年十歲自稱大司馬涼州牧以重華兄祚爲撫軍將軍輔政祚先蒸重華母馬氏密說馬氏以曜靈幼弱須立長君馬從之遂廢曜靈而立祚曜靈尋爲祚所殺

祚字太伯既統任自稱大將軍涼州牧涼公專爲秦雍駭及重華子女未嫁者皆淫之涼州人士咸賦繡茨初重華末年有彘斯彘集安昌門外練壁逆行都尉常據諫曰彘斯是祚小字今乃逆行災之大者願出之重華曰子孫繁昌之徵何爲災也吾昨夢祚攝位方案以周公之事輔翼世子而祚終殺曜靈焉自署涼王立案廟置百官號和平元年遣使朝貢又追加軌以下王號愼殺謝艾於酒泉中丁琪讓祚僭稱祚斬琪於關下廢諸神祀山川枯竭置五都尉司人森過禁四品以下不得衣繡帛庶人不得畜奴婢乘車馬百姓怨憤有光狀如車蓋聲如雷震動城邑仲夏降霜有神降自稱玄冥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

神書與其福利神僧焉衆知祚必敗而祚暴虐彌甚明年祚河州刺史張瓊起兵討祚... 云師出必敗并陳祚三不道祚以妖言惑衆斬之... 外王死於內祚族之宋混至姑臧領軍趙長等開宮門應之入殿稱萬歲祚以長等破混也出勞之長以製刺祚中額祚奔入爲尉士徐黑所殺暴尸道左城內成稱萬歲瓊等立重華少子玄瓊統任

玄瓊字元安自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王以瓊爲尙書令涼州牧兼政宋混爲尙書僕射瓊性猜惡實罰皆以愛憎無復綱紀... 曰虎生三日能食肉不須人教由是莫有言者瓊與玄瓊參乘出城城北大橋三乘俱折瓊惡之乃日日散錢帛樹私惠而都街殺人朝朝不絕思爲亂者十室而九東苑大家上忽有池水城東大澤地忽火然廣數里乃殺宿嫌牛旋等以應水火之變瓊謀誅宋廢玄瓊自立先是太白守與鬼占者以爲州分當有暴兵故瓊欲厭之於是宋混率衆誅瓊先殺妻子三十口乃自殺玄瓊以混爲驍騎大將軍尙書令混病死第玄安代輔政以畢祈帶石山玄安欲登之第名犯世宗諱曰世人云登此山者破家身亡玄安曰安有此也策馬登之馬倒傷足御史房屋柱自燃燦折或曰柱之爲字也左木右主宋字舍木木燃宋破而注存災之大也宜防之又所乘馬五匹一夜中斃尾禿人曰尾之爲字也尸下毛毛去尸絕滅之徵玄安曰吉凶在天知可如何未幾玄安司馬張邕起兵殺玄安蓋誅宋氏先是詔曰滅宋者田土子邕一名野邕刑殺過差內外復思爲亂殺少子天錫因民心起兵殺邕以冠軍大將軍輔政玄瓊庶母郭氏以天錫擅權與張氏疎宗謀誅之事發天錫殺玄瓊而自立

天錫字純嘏一名公純私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涼王有火然於泥中天錫驕恣淫昏不恤民務元日與嬖人宴飲既... 不省其母從事中郎張應與觀切諫且求大觀天錫不納昭成未符堅遣將苟莫伐涼州破之天錫降於莫初駿時謠曰劉新婦簸米石新婦炊粳粳蕩滌簸

張兒張兒食之口正披是時姑臧及諸郡國童兒皆歌之謂劉曜石虎並伐涼

州不克至堅而降之也天錫至長安堅拜爲尙書堅敗於壽春天錫奔建康鮮卑乞伏國仁出於隴西其先如弗自漢北南出五代祖祐降并兼諸部部衆漸盛父司繁擁部落降於苻堅以爲南單于又拜鎮西將軍鎮勇士川司繁死國仁代統任苻堅之伐司馬昌明以國仁爲前將軍領騎先鋒及堅之敗國仁叔步願叛於隴右堅令國仁討之步願大悅迎而推之招集部落衆十餘萬太祖時私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秦州河州牧號年建義署置官屬分部內爲十一郡築勇士城以都之國仁死

弟乾歸統事自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改年爲太初置百官登國中遷於金城南門自壞乾歸惡之遷於苑川尋爲姚興所破又奔枹罕遂降姚興與拜爲河州刺史封歸義侯尋遷苑川乾歸乃背姚興私稱秦王置百官年號更始遣使請援太宗許之後乾歸田於五畧集其手尋爲兄子公府所殺子熾磐殺公府代統位熾磐自稱大將軍河南王改年爲承康後熾磐髮傳檀於樂都滅之乃私署秦王置百官改年爲建洪後遣其尙書郎莫胡積射將軍乞伏又寅等實黃金二百斤請伐赫連昌世祖許之及世祖平統萬熾磐乃遣其叔平遠將軍泥頭弟安遠將軍度質於京師又使其中書侍郎王愷丞相從事中郎高訥闕奉表貢其方物熾磐死子暮末統任

暮末字安石跋既立改年爲承洪其尙書隴西辛進會隨熾磐遊於後園進彈鳥丸誤傷暮末母面至是殺進五族二十七人暮末弟殊羅蒸熾磐左夫人禿髮氏暮末未知而禁之殊羅懼與叔父什寅謀殺暮末禿髮氏盜門鑰於內鑰鑰門者告暮末收其黨與盡殺之欲鞭什寅什寅曰我負汝死不負汝鞭暮末怒刺其腹投屍於河什寅母弟白養及去列頗有怨言又殺之政刑酷濫內外崩離部民多叛人思亂矣後爲赫連定所逼遣王愷爲訥闕請迎於世祖世祖許以安定以西平涼以東封之暮末乃焚城邑毀寶器率戶萬五千至高田谷爲赫連定所拒遂保南安世祖遣使迎之暮末衛將軍吉毗固諫以爲不宜內徙暮末從之赫連定遣其北平公章代率衆一萬攻南安城內大飢人相食神靡

赫連定所拒遂保南安世祖遣使迎之暮末衛將軍吉毗固諫以爲不宜內徙暮末從之赫連定遣其北平公章代率衆一萬攻南安城內大飢人相食神靡

四年暮末及宗族五百餘人出降送於上邦。

鮮卑秃髮烏孤八世祖匹孤自塞北遷于河西其地東至麥田牽屯西至編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死子壽圖統任初母孕壽圖因產產於被中乃名秃髮其俗為被覆之義五世祖樹機能壯果多謀略晉泰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於高解堆敗涼州刺史蘇愉于金山威軍中又斬涼州刺史楊欣於丹橫蓋有涼州之地後為部民反骨所殺從弟務丸統任務丸曾孫思復健部衆稍盛即為孤父也思復健死烏孤統任皇始初呂光拜烏孤益州牧左賢王烏孤私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年號太初天興初烏孤又稱武威王徙治樂都置車騎將軍已下分立郡縣烏孤因酒走馬馬倒傷脊笑曰幾為呂光父子所喜既而遂死。

第涼州牧西平公利鹿孤統任徙治西平改年建和使使朝貢遣第車騎將軍傳檀拒呂纂篡士馬精銳軍人大懼傳檀下馬據胡林以安衆情乃重甲交戰破纂軍二千餘級利鹿孤私署百官自丞相以下利鹿孤死。

傳檀統任私署涼王遷居樂都年號洪昌遣使朝貢天賜中傳檀詐降姚興與以傳檀為涼州刺史遂據姑臧與沮渠蒙遜戰於均石為蒙遜所敗傳檀又為赫連屈所破於陽武以數千騎奔南山幾為追騎所得懼東西寇至乃徙三百里內民於姑臧姚興乘機遣將姚弋仲等至於城下傳檀驅牛羊於野獨乘探掠傳檀因分擊大破之弋仲乃退還傳檀又自署涼王署百官改號嘉平承與中盡眾伐沮渠蒙遜為蒙遜所敗於窮泉單馬歸姑臧懼蒙遜所滅乃遷于樂都蒙遜以兵圍之築室反耕為持久之計傳檀以子保周為質於蒙遜蒙遜乃還神瑞初傳檀率騎擊乙弗虜大有擒獲而乞伏熾營乘虛襲樂都克之執傳檀于虎臺以下傳檀聞之曰若歸熾營便為奴僕豈忍見妻子在他懷中也引眾而西眾皆離散傳檀曰蒙遜熾營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哉因悔之廣無所容身何其痛乎既乃歎曰吾老矣寧見妻子而死遂降熾營熾營待以上賓之禮用為驃騎大將軍封左南公歲餘熾殺之傳檀少子質後來奔自有傳。

李暹字玄威小字長生隴西狄道人也漢前將軍廣之後曾祖柔曾相國從事中郎北地太守祖太張祚武衛將軍父祖早暹遺腹子也皇始中呂光建康太守段業自稱涼州牧以敦煌太守孟敏為沙州刺史暹為效穀令敏死敦煌護軍郭謙等推暹為寧朔將軍敦煌太守業私稱涼王暹昨臣於業業以暹為鎮西將軍天興中暹私署大都督大將軍護羌校尉秦涼二州牧涼公年號庚子居敦煌遣使朝貢天賜中改年建初遷於酒泉歲修職貢暹死子歆統任歆字士業自稱大都督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涼公號年壽興元年大破沮渠蒙遜於解支澗獲七千餘級遣使朝貢歆聞蒙遜南伐乞伏乃起兵攻張掖其母尹氏謂歆曰汝新造之國地狹民希蒙遜驍武汝非其敵吾觀其數年以來經謀規略有兼并之志且天時人事似欲歸之度德量力春秋之義先王遺令深慎兵戰保境寧民俟時而動言猶在耳奈何忘之汝必行也非唯師敗國亦亡矣歆不從遂率步騎三萬東伐次于都灑澗蒙遜自浩疊拒歆戰于懷城為蒙遜所敗左右勸歆還酒泉歆曰吾違太后明教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見吾母也勸衆復戰敗于擊東為蒙遜所殺蒙遜遂克酒泉歆之未敗有一大蛇從南門而入至歆恭德殿前有雙雉飛出宮內通街大樹上有烏鴉爭巢鴉為烏所殺敦煌父老令孤熾夢一白頭公恰衣而謂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權不中斲言訖忽然不見歆小字桐權至是而亡。

故第敦煌太守恂復自立于敦煌稱冠軍將軍涼州刺史蒙遜攻恂于敦煌三面起堤以水灌城恂請降不許城陷恂自殺蒙遜克敦煌恂兄顯子質後入國自有傳。

胡沮渠蒙遜本出臨松盧水其先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為氏蒙遜滑稽有權變顯曉天文為諸胡所歸呂光殺其伯父西平太守羅仇蒙遜乘眾萬餘屯於金山與從兄晉昌太守男威共推建康太守段業為使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稱神璽元年業以蒙遜為張掖太守封臨池使男威為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業自稱涼王以蒙遜為尚書左丞忌蒙遜威名微疎遠之天興四年蒙遜內不自安請為安西太守蒙遜欲激怒其眾乃密誣告男威叛

逆業殺之蒙避泣告衆陳欲復讎之意男成素有恩信衆情愬憤泣而從之蒙
 遂因舉兵攻殺業私署使持節大都督涼州牧張掖公號年永安居張
 掖承與中蒙遂克姑臧遷居之改號玄始元年自稱河西王置百官丞郎以下
 類遣使朝貢蒙遂廢於新臺關人王懷祖研蒙遂傷足蒙遂妻孟氏擒懷祖斬
 之蒙遂聞劉裕滅姚泓怒甚有校書郎言事於蒙遂蒙遂曰汝聞劉裕入關敢
 奸然也遂殺之其校書如此蒙遂常中蒙遂克李歆尋滅燉煌後改年承玄神
 廟中遣尙書郎宗舒左常侍高猛朝貢上表曰伏惟陛下天縱聖德超百王
 陶育齊於二儀洪基隆於三代然鍾運多難九服紛擾神旗暫擁車書未同上
 靈降祐祚歸有道純風一鼓殊方草面靈生幸甚率土齊欣臣賦弱才效無可
 錄幸遇重光恩竭力命自欣投老得親威化冀終餘年憑倚皇極前後奉表貢
 使相望去者杳然寂無旋返未審津塗寇險竟不仰達爲天朝高遠未蒙齒錄
 屏營戰灼無地自措往年侍郢郡祗等還奉被詔書三接之恩始隆萬里之心
 有賴今極難之餘開秦唯始誘勸既加引納彌篤老臣見存退外無業仰荷惟
 憐之仁俯蹈廣哉之詠然商胡後至奉公卿書援引歷數安危之機厲以寶融
 如命之美願惟情願實深悚惕何者臣不自揆遠託大陸庶微誠上宣天鑒下
 降若萬國來庭百辟陞實高蹈先至之端獨步知機之首但世難尙殷情願未
 遂章表類備滯懷不暢許身於國誠莫表致感羣后貽慮公卿辭旨紛紜抑
 引重者不在同獎之例未遑披展之心延首一隅低回四極臣歷觀符瑞候察
 天時未有過於聖魏踰於陛下加以靈啓聖姿幼登天位美詠伴於成康道化
 踰於文景方將攝神綱以掩六合灑玄澤以潤八荒况在秦隴茶炭之餘直是
 老臣盡效之會後蒙遣遣子安周內侍世祖遣兼太常李順持節拜蒙遂爲假
 節加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冊曰
 昔我皇祖自黃軒總御羣才攝服戎夏靈囿重光不殞其舊逮于太祖應期
 協運大業唯新奄有區宇受命作魏降及太宗廣開榮基政和民阜朕承天緒
 思廓宇縣然時運或否霧霧四張赫連跋扈於關西大檀陸梁於漢北戎真負
 阻江淮未賓是用自東徂西戎軒屢駕賴宋廟靈長將士宣力克萬兇渠震服

疆嶺四方漸泰表裏無虞王先職機運經略深遠與朕協同厥功洪茂當今運
 鍾時季僭逆憑陵有土者莫不跨時一隅有民者莫不榮其私號不遵衆星拱
 極之道不慕細流歸海之義而王深悟大體率由典章任土貢珍愛子入侍勤
 義著焉道業存焉惟王乃祖乃父有土有民論功德則無二於當時言氏族則
 始因於世爵古先帝王褒賢賞德莫不胙土分民建爲藩輔是以周成命太公
 以表東海襄王錫晉文大啓南陽是用割涼州之武威張掖敦煌酒泉西海金
 城西平七郡封王爲涼王受茲素土直以白茅用建冢社爲魏室藩輔咸表存
 亡與魏升降夫功高則爵尊德厚則任重又加命王入贊百揆謀謀帷幄出征
 不懷登攝侯伯其以太傅行征西大將軍仗鉞秉旄鷹揚河右遠祛王略懷柔
 荒隅北盡于窮髮南極於庸岷西被于崑嶺東至于河曲王實征之以夾輔皇
 室又命王建國署將相羣卿百官承制假授除文官刺史以還武官撫軍以下
 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初諸侯王故事欽哉惟時往踐乃職祗服朕命協
 亮天工俾九德咸事無忝庶官用終爾顯德對揚我皇祖之休烈崔浩之辭也
 蒙遂又改稱義和元年延和二年四月蒙遂死遣使監護喪事諡曰武宣王蒙
 遂性恠忌忍於刑戮閭庭之中略無風禮
 第三子牧健統任自稱河西王遣使請朝命先是世祖遣李順迎蒙遂女爲夫
 人會蒙遂死牧健受蒙遂遺意送妹於京師拜右昭儀改稱承和元年世祖又
 遣李順拜牧健使持節侍中都督涼州刺史河西王牧健以無功授賞乃留順上表
 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牧健以無功授賞乃留順上表
 乞安平一號優詔不許牧健尙世祖妹武成公主遣其相宋繇表謝獻馬五百
 匹黃金五百斤繇又表請公主及牧健母妃后定號朝議謂禮母以子貴妻從
 夫爵牧健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其國內可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詔
 從之牧健遣其將軍沮渠梁勞周朝京師世祖遣侍中古弼尙書李順賜其侍臣
 衣服有差并徵世子封埋入侍牧健乃遣封埋朝於京師太延五年世祖遣尙
 書賀多羅使涼州且觀虛實以牧健雖稱蕃致貢而內多乖悖於是親征之詔
 公卿爲書讓之曰王外從正朔內不捨僭罪一也民籍地圖不登公府任土作

實不入司農罪二也既荷王爵又授僞官取兩端之樂不三之體罪三也知朝廷志在懷遠固違聖略切稅商胡以斷行旅罪四也揚言西戎高自驕大罪五也坐自封殖不欲入朝罪六也北託叛虜南引仇池憑援谷軍提軍為森罪七也承勅過限輒假征鎮罪八也欣敵之全幸我之敗侮慢王人供不以禮罪九也既婦帝室寵賄功舊方恣怒情蒸煙其嫂罪十也既違伉儷之體不篤婦姻之義公行軌毒規害公主罪十一也備防王人候守關要有如寇讎罪十二也為臣如是其可恕乎先令後誅王者之典也若親率羣臣委費郊迎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既隨面縛與纒又其次也如其守迷窮城不時悔悟身死族滅為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也官軍濟河牧健曰何故爾也用其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救於蠕蠕又遣第董來率兵萬餘人拒官軍於城南戰退車駕至姑臧遣使喻牧健令出牧健聞蠕蠕內侵於善無幸車駕返旆遂嬰城自守牧健兄子祖頤城出降具知其情世祖乃引諸軍進攻牧健兄子萬年率麾下又來降城拔牧健與左右文武面縛請罪詔釋其縛徙涼州民三萬餘家于京師初太延中有一父老投書於敦煌城東門忽然不見其書一紙八字文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又於震電之所得石丹書曰河西河西三十年破帶石樂七年帶石山名在姑臧南山祀傍泥陷不通牧健征南大將軍董來曰祀宜有知乎遂毀祀伐木通道而行牧健立果七年而滅如其言牧健姪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李與牧健姪共毒公主上遣解毒醫乘傳救公主得愈上徵李氏牧健不遣厚送居於酒泉上大怒既克猶以妹婿待之其母死以王太妃禮葬焉又為蒙遜置守墓三十家改授牧健征西大將軍王如故初官軍未入之間牧健使人所開府庫取金銀珠玉及珍奇器物不更封閉小民因之入盜巨細蕩盡有司求賊不得其君八年其所親人及守藏者告之上乃窮竟其事搜其家中悉得所藏器物又告牧健父子多蓄毒藥前後隱竊殺人乃有百數姊妹皆為左道朋行姪孫曹無愧類始則賣沙門曰曹無識東入鄭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令婦人多子與鄭善王妹曹頭臨林私通曹覺亡奔涼州蒙遜寵之號曰聖人曹無識以男女交接之術教授婦人蒙遜請女子婦皆往受法世祖聞諸

行人曹無識之術乃召曹無識蒙遜不遣遂發其事持訊殺之至此帝知之於是賜昭儀沮渠氏死誅其宗族唯萬年及祖以前先降得免是年人又告牧健猶與故臣民交通謀反詔司徒崔浩就公主第賜牧健死牧健與主訣賈久乃自裁葬以王禮諡曰哀王及公主薨詔與牧健合葬公主無男有女以國甥親寵得養母壽為武威公主

蒙遜子秉字季義世祖以其父故拜東雍州刺史險峻多端真君中遂與河東

蜀薛安都謀逆至京師付其兄弟扼而殺之

萬年祖並以先降萬年拜安西將軍張掖王祖為廣武公萬年後為黨定二州

刺史復坐謀逆與祖俱死初牧健之敗也第樂都太守安周南奔吐谷渾世祖遣鎮南將軍奚眷討之牧健弟酒泉太守無諱奔晉昌乃使弋陽公元黎守酒

東真君初無諱圍酒泉黎輕之出城與語為無諱所執黎所部相率固守無諱仍圍之糧盡為無諱所陷無諱又圍張掖不能克退保臨松遂還世祖下詔喻

之時采昌王健鎮涼州無諱使其弟中尉梁偉詣健求奉酒泉又送黎及統帥兵士于健軍二年春世祖遣兼鴻臚持節策拜無諱為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

王尋以無諱復規叛逆復遣鎮南將軍南陽公奚眷討酒泉克之無諱遂謀渡

流沙遣安周西擊鄭善鄭善王恐懼欲降會魏使者勸令拒守安周遂與連戰

不能克退保東城三年春鄭善王比龍西奔且末其世子乃從安周鄭善大亂

無諱遂渡流沙士卒渴死者大半仍據鄭善先是高昌太守闕爽為李寶男唐

契所攻聞無諱至鄭善遣使詐降欲令無諱與唐契相擊無諱留安周住鄭善

從焉耆東北趣高昌會蠕蠕殺唐契爽拒無諱無諱將衛與奴詐誘爽遂屠其

城爽奔蠕蠕無諱因留高昌五年夏無諱病死安周代立後為蠕蠕國所并

史臣曰周德之衰七雄競時咸分割神州睥睨算極至是張寔等介在入外地實戎墟大爭強澁懷不遜其不知量固為甚矣蛇虺相噬終為擒滅宜哉

魏書卷九十九考證

段延傳茂妻弟買模○臣人魏按晉書段茂傳云涼州大維買事延之妻弟也

此以爲茂之妻弟與晉書異又按茂傳有手莫願圖涼州之語則字當從手

上莫

魏保涼州險濶之力○臣人魏按本傳不載險濶事晉書段茂傳云治中增濶

魏時長安所載被誣此云險濶又云駭以陰氏門衆強威忌之未知孰誤

充蒙爲孤傳殺秦州刺史胡烈於高郿城○高郿城晉書載記作高郿城

李暹傳祖大張神武衛將軍○晉書載記李暹祖奔仕張軌爲武衛將軍後遂

尊爲涼景公義熙元年事表稱亡祖武衛守將軍天水太守安世事侯奔則

此大字乃奔字之訛也

魏書卷九十九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八十八

高句麗

百濟

勿吉

失韋

豆莫婁

地豆干

厘莫婁

契丹

烏洛侯

高句麗者出於夫餘。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為夫餘王閉於室中。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棄之與豕。豕又不食。棄之於路。牛馬避之。後棄之野。棄為以毛茹之。夫餘王割割之。不能破。遂遺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於暖處。有一男破殼而出。及其長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將有異志。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每私試。知有善惡。駭者減食。令瘦。善者善養。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使狩于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雖矢少。獲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朱蒙母陰知。告朱蒙曰。國將害汝。以汝才略。宜遠適四方。朱蒙乃與烏引鳥連等二人。棄夫餘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渡。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龍並浮。為之成橋。朱蒙得渡。魚龍乃解。追騎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見三人。其一著麻衣。一人著衲衣。一人著水藻衣。與朱蒙至。純升背城。遠居焉。號曰高句麗。因為氏焉。初朱蒙在夫餘時。妻懷孕。朱蒙逃。後生一子。字始聞。及長。知朱蒙為國主。即與母亡而歸之。名之曰聞。委之國事。朱蒙死。聞遂代立。聞死。子如粟代立。如粟死。子莫來代立。乃征夫餘。夫餘大敗。遂統屬焉。莫來子孫相傳。至高孫官。生而閉目。能視國人惡之。及長。凶虐。圖以殘破官。孫位官。亦生而視人。以其似曾祖官。故名。為位官。高句麗呼相似。為位官。有勇力。使弓馬。魏正始中。入寇遼西。安平。為幽州刺史。毋丘儉所破。其支孫乙弗利。利子劍。劍子特。與慕容氏相攻。建國四年。慕容元真率眾伐之。入自南陔。戰於木底。大破劍軍。乘勝長驅。遂入丸都。劍單馬奔。元真真掘劍父墓。載其屍。并掠其母。妻珍寶。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殺丸都城而還。自後劍遣使來朝。阻隔寇讐。不能自達。劍後為百濟所殺。世祖時。劍曾孫。始遣使者安東。奉表貢方物。并請國諱。世祖嘉其誠款。詔下帝系名諱於其國。遣員外散騎侍郎李敖。拜理為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東夷中郎將。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敖至其所。居平壤城。訪其方事。云遼東南一千餘里。東至柵城。南至小海。北至舊夫。餘民戶參倍於前。魏時。其地東西二千里。南北一千餘里。民皆土著。隨山谷而居。衣布帛及皮。土田薄墾。蠶屨不足以自供。故其人節飲食。其俗燿好歌舞。夜則男女羣聚而戲。無貴賤之節。然潔淨自喜。其王好治宮室。其官各有謁。奢太奢。大兄小兄之號。頭著折風。其形如弁。旁插鳥羽。貴賤有差。立則反拱。跪拜曳一脚。行步如走。常以十月祭天。國中大會。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為飾。好蹲踞。食用俎凡出三尺馬。云本朱蒙所乘馬。種即果下也。後貢使相尋。歲致黃金二百斤。白銀四百斤。時馮文通率乘奔之。世祖遣散騎常侍封敕。詔理令送文通。理上書稱當與文通俱奉王化。竟不送。世祖怒。欲往討之。樂平王丕等議待後舉。世祖乃止。而文通亦尋為理所殺。後文明太后以顯祖六宮未備。勅理令薦其女。理奉表云。女已出嫁。求以第女應官。朝廷許焉。乃遣安樂王真。尚書李敷等。至境送幣。理感其左右之說。云朝廷昔與馮氏婚姻。未幾而滅其國。殷鑒不遠。宜以方便辭之。理遂上書。妄稱女死。朝廷疑其矯詐。又遣假散騎常侍程駿。切責之。若女善死者。聽更選宗淑。理云。若天子恕其前愆。謹當奉詔。會顯祖崩。乃止。至高祖時。理貢獻倍前。其報賜亦稍加焉。時光州於海中得理所遺諸蕭道成。使餘奴等送關。高祖詔責理曰。道成親殺其君。竊號江左。朕方欲與滅國於舊邦。繼絕世於劉氏。而卿越境外交。遠通羣賊。豈是藩臣守節之義。今不以一過掩卿善。數即送還。其感怨思愆。祇承明憲。輯寧所部。動靜以聞。太和十五年。理死。年百餘歲。高祖哀其於東郊。遣謁者僕射李安。上策贈車騎大將軍。太傅。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諡曰康。又遣大鴻臚拜理孫雲。使持節。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東夷中郎將。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賜衣冠。服物。車旗之飾。又詔雲遣世子入朝。令及郊丘之禮。雲上書辭疾。惟遣其從叔升于。隨使詣關。嚴責之。自此歲常貢獻。正始中。

世祖於東堂引見其使高麗使曰高麗保誠天極果純誠地產土毛無怨王實但黃金出自夫餘則涉羅所產今夫餘為勿吉所逐涉羅為百濟所并國王臣雲惟繼絕之義遂于境內二品所以不登王府實兩誠是為世宗曰高麗世荷上蔭事制海外九夷歸順實得征之類善善取誰之咎也昔方貢之愆意在遠舉卿宜實朕首於卿主務盡威懷之略備披書卷轉車東裔使二邑遠復舊土毛無失當實也神龜中雲死豐太后為舉哀於東堂遣使策贈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又拜其世子安為安東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正光初光州又於海中執得蕭衍所授安東將軍軍衣冠劍佩及使人江法盛等送於京師安死于廷立出帝初詔加廷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賜衣冠服物車旗之飾天平中詔加廷使中驛騎大將軍餘悉如故廷死子成立訖於武定末其實使無歲不至

百濟國其先出自夫餘其國北去高句麗千餘里處小海之南其民土著地多下濕率皆山居有五穀其衣服飲食與高句麗同延興二年其王餘慶始遣使上表曰臣建國東極對狼隔路雖世承靈化其由委藩瞻蓋雲騰馳情罔極涼風微應伏惟皇帝陛下協和天休不勝仰之情謹遣私署冠軍將軍尉馬都尉弗斯侯長史餘慶謹將軍帶方太守司馬張茂等投舫波阻搜徑玄津託命自然之運遠進萬一之誠冀神祕垂感聖靈洪覆克達天庭宜暢臣志雖且聞夕沒永無餘恨又云臣與高句麗源出夫餘先世之時篤崇舊教其租創輕廉好親率士乘陵踐臣境臣租須整放實遠應機馳擊矢石暫交鼻新創首自爾已來莫敢南顧自馮氏數世餘燼奔竄醜類漸滅遂見陵通構想運轡三十餘載財力竭轉自昇殿若天慈曲矜遠及無外速遣一將來救臣國當奉送鄰女執掃後官并遣子弟牧園外慶尺壤匹夫不敢自有又云今雖有罪國自魚肉大臣覆族戮殺無已罪盈惡積民庶崩離是滅亡之期假手之秋也且馮族士馬有為當之機樂讓諸郡懷首丘之心天威一舉有征無戰臣雖不敏志效畢力當率所統承風響應且高麗不義逆詐非一外蕃隨羣藩車之辭內

獲兒編不突之行或南逼劉氏或北約蠕蠕共相脅脅謀陵王略昔唐亮至聖致對丹水孟嘗稱仁不捨塗膏涓流之水宜早獲塞今若不取將貽後悔去庚辰年後臣西界小石山北國海中見屍十餘并得衣鞋鞍勒視之非高麗之物後聞乃是王人來降臣國具蛇隔路以沉于海雖未委書深懷憤恚昔宋踐申舟楚莊徒既擄揚放鳩信使不食克敵建名美譽無已夫以區區偏鄙猶慕萬代之信況陛下合氣天地勢傾山海豈令小輩跨蹇天遠今上所得報一以為實驗願租以其僻遠冒險朝獻禮過優厚遣使者邵安與其使俱還詔曰得表聞之無恙甚喜卿在東隅感五服之外不遠山海歸誠魏闕欣嘉至意用載于懷朕承萬世之業君臨四海統御羣生今宇內清一八表歸義覆負而至者不可勝數風俗之和士馬之威皆餘禮等親所聞見卿與高麗不穆屢致陵犯苟能順義守之以仁亦何憂於寇讎也前所遣使浮海以撫荒外之國從來積年往而不返存亡遺否未能審悉卿所送鞍比校舊乘非中國之物不可以疑似之事以生必然之過經略權要已具別旨又詔曰知高麗阻疆侵軼卿土修先君之舊德棄惠民之大德兵交累載結荒邊使兼申胥之誠國有楚越之患乃應展義扶微乘機電舉但以高麗稱藩先朝供職日久於彼雖有自昔之譽於國未有犯令之愆卿使命始通便求致伐尋討事會理亦未周故往年遣禮等至平壤欲驗其由狀然高麗奏請類煩辭理俱隨行人不能抑其請司法無以成其實故聽其所啟詔禮等還若今復違言則過咎益歸後雖自陳無所逃罪然後與師討之於義為得九夷之國世居海外道暢則奉藩惠戰則保境故焉慶著於前典楷實曠於歲時卿備陳疆弱之形具列往代之迹俗殊事異擬賜車衣供規大略其致禮在令中夏平一字內無虞每欲陵威東極懸旌城表探荒黎於偏方舒皇風於遠服身由高麗即敘未及小征今若不從詔旨則卿之來謀實協朕意元戎啓行將不遠便可豫率同與具以待事時遣報使速究彼情師舉之日卿為鄉導之首大捷之後又受元功之賞不亦善乎所獻錦布障物雖不悉達明卿至心今賜雜物如別又詔禮等送安等安等至高句麗禮稱昔與餘慶有讎不令東還安等於是皆還乃下詔切責之五年使安等從

東萊浮海，賜餘慶重書，褒其誠節，安等至海濱，遇風飄蕩，竟不達而還。

勿吉國在高句麗北，舊肅慎國也。邑落各自有長，不相總一。其人勁悍，於東夷最強。官稱獨異，常輕豆莫等國。諸國亦患之。去洛五千里。自和龍北二百餘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邪黎山。又北行七日，至如洛瓊水。水廣里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魯水。又東北行十八日，到其國。國有大水，闊三里餘。各速末水。其地下，瀟灑城穴居，屋形似塚，開口於上。以梯出入。其國無牛，有車馬。佃則偶耕。車則步推。有粟及麥。粟則有莢。水氣鹹凝，鹽生樹上。亦有鹽池。多脂無羊。嚼米醞酒，飲能至醉。婦人則布裙。男子脂犬皮裘。初婚之夕，男就女家，執女乳而罷。便以爲定。仍爲夫婦。俗以人溺洗手面。頭插虎豹尾。善射。獵弓長三尺。箭長尺二寸。以石爲鏃。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家上作屋，不令兩通。若秋冬以其屍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常七八月造藥，藥傳箭鏃，射禽獸中者便死。藥毒氣亦能殺人。國南有徒太山。魏言太皇有虎豹，獸不害人人，不得山上。洩汗行運山者，皆以物感去。廷與中遣使乙力支朝獻。太和初，又買馬五百匹。乙力支稱初發其國，乘船沿離河西上，至太洽河，沉船於水。南出陸行，渡洛孤水。從契丹西界，連和龍。自云其國先破高句麗，十落密共百濟，謀從水道，并力取高句麗。遣乙力支奉使大國，請其可否。詔勅三國同是藩附，宜共和順，勿相侵擾。乙力支乃還。從其來道，取得本船，汎達其國。九年，復遣使侯尼支朝獻。明年復入貢。其僂有大莫盧國、覆鍾國。其多回國、庫婁國、素和國、具弗伏國、匹黎介國、拔大何國、都羽陵國、庫伏真國、魯婁國。羽真侯國。前後各遣使朝獻。太和十二年，勿吉復遣使賈括，矢物於京師。十七年，又遣使人婆非等五百餘人朝獻。景明四年，復遣使侯力歸等朝貢。自此迄于正光，貢使相尋。爾後中國紛擾，頗或不與。和二年六月，遣使石久云等貢方物。至武定不絕。

粟麥及榛，唯食猪魚。養牛馬，俗又無羊。夏則城居，冬逐水草。亦多貂皮。丈夫紫髮用角弓。其箭尤長。女婦束髮，作义手。其國少竊盜。盜一微，殺人者責馬三百匹。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有麴釀酒。俗愛赤珠，爲婦人飾。穿挂於頸，以多爲貴。女不得此，乃至不嫁。父母死，男女聚哭三年。屍則置於林樹之上。武定二年四月，始遣使張濬、豆伐等獻其方物。迄武定末，貢使相尋。

豆莫婁國在勿吉國北千里，去洛六千里。善北扶餘也。在失章之東。東至於海，方二千里。其人土著，有宮室倉庫。多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域。最爲平敞。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長大，性強勇。謹厚，不寇抄。其君長皆以六畜多官。邑落有豪帥。飲食亦用俎豆。有麻布衣，制類高麗，而幅大。其國大人以金銀飾之。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爲奴婢。俗極尤惡妬婦。妬者殺之。尸其國南山上。至腐。女家欲得輪牛馬，乃與之。或言本穢貊之地也。

地豆于國在失章西千餘里。多牛羊。出名馬。皮爲衣服。無五穀。惟食肉酪。廷與二年八月，遣使朝貢。至于太和六年，貢使不絕。十四年，頻來犯塞。高祖詔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頭擊走之。自後時朝京師。迄武定末，貢使不絕。

厚莫奚國之先，東部宇文之別種也。初爲慕容元真所破。遺落者置麗松嶺之間。其民不潔淨，而善射獵。好爲寇鈔。登國三年，太祖親自出討。至弱洛水南大破之。獲其四部落。馬牛羊豕十餘萬。帝曰：此輩狄諸種，不識德義，互相侵盜。有犯王略，故往征之。且鼠竊狗盜，何足爲患。今中州大亂，吾先平之。然後發其威懷。則無所不服矣。既而車駕南還，雲中懷服燕趙，十數年間，諸種與厚莫奚亦皆蒞成。乃開遼海，置戍和龍。諸夷震懼，各獻方物。高宗顯祖世，厚莫奚歲致名馬文皮。高祖初遣使朝貢。太和四年，輒入塞內，辭以長地。豆于鈔掠，詔書勿責之。二十二年，入寇安州。營燕幽三州兵數千人擊走之。後復獻附。每求入塞與交易。詔曰：厚莫奚去太和二十一年以前，與安營二州邊民參居。交易往來，並無疑貳。至二十二年叛逆以來，遂爾遠軍。今雖獻附，猶在塞表。每請入塞與民交易，若抑而不許，乖其歸向之心。聽而不處，或有萬一之警，不容使先任其交易。事宜嚴節。交市之日，州遣上佐監之。自是已後，歲常朝獻。至於武定末，不絕。

契丹國在庫莫奚東異種同類俱宜於松漠之間登國中國軍大破之遠地堪與庫莫奚分背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於和龍之北數百里多為寇盜真君以來求朝獻歲貢名馬顯祖時使莫弗訖何辰奉獻得班饗於諸國之末歸而相謂言國家之美心皆忻慕於是東北羣狄聞之莫不願服悉為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都部羽陵部日連部匹黎部黎部吐六于部等各以其名馬文皮入獻天府遂求為常皆得交市於和龍密雲之間貢獻不絕太和三年高句麗竊與蠕蠕謀欲取地豆于以分之契丹懼其侵軼其莫弗質勿于率其部落車三千乘乘萬餘口驅徙離畜求入內附止於白狼水東自此歲常朝貢使告饑高祖矜之聽其入關市糧及世宗肅宗時恆遣使買方物熙平中契丹使人祖真等三十人還靈太后以其俗嫁娶之際以青氈為上服人給青氈兩匹實其誠款之心餘依舊式朝貢至齊受禮常不絕

烏洛侯國在地豆于之北去代郡四千五百餘里其上下瀟多霧氣而寒民冬則穿地為室夏則隨原阜畜牧多豕有穀麥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世為之其俗編髮衣服以珠為飾民尚勇不為姦竊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好獵射樂有篋篋木槽革面而施九弦其國西北有完水東北流合于離水其地小水皆注於離東入于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已尼大水所謂北海也世祖真君四年來朝稱其國西北有國家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民多祈請世祖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於室之壁而還史臣曰夷狄之於中國稱慶而已高麗歲修貢職東藩之冠榮哀之禮致自天朝亦為優矣其他碌碌咸知教貢豈牛馬肉內向東風入律者也

魏書卷一百

魏書卷一百考證

地豆于傳二十二年入寇安州○寇靈本誤作靈今改正又二十二年北史作二十年
烏洛侯傳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世為之○臣人龍按北史室韋國傳云南室韋分為二十五部每部有餘莫弗謂咄咄酋長也北室韋分為九部每部有餘莫弗謂咄咄酋長也北室韋分為九部每部有餘莫弗謂咄咄酋長也
也

魏書卷一百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八十九

吐谷渾 宕昌 高昌 鄧至 蠻 獠

氏者西夷之別種號曰白馬三代之際蓋自有君長而世一朝見故詩稱自彼
 氏羌莫敢不來王也秦漢以來世居岐隴以南漢川以西自立豪帥漢武帝遣
 中郎將郭昌衛廣滅之以其地為武都郡自汧渭抵於巴蜀種類實繁或謂之
 白氏或謂之故氏各有侯王受中國封拜漢建安中有楊騰者為部落大帥騰
 勇健多計略始徙居仇池仇池方百頃因為號四面斗絕高七里餘羊腸蟠
 道三十六回其上有豐水泉袁土成鹽騰後有各千餘者魏拜為百頃氏王千
 萬餘名飛龍漸疆威晉武帝假平西將軍無子養外甥令狐茂搜為子惠帝元
 康中茂搜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羣氏推以為主關中人士流移者多依之惠
 帝以為驃騎將軍左賢王茂搜死子難敵統位與弟堅頭分部曲難敵自號左
 賢王屯下辨堅頭號右賢王屯河池難敵死子毅立自號使持節龍驤將軍左
 賢王下辨公以堅頭子盤為使持節冠軍將軍右賢王河池公臣晉晉以毅為
 征南將軍三年毅族兄初襲殺毅并有其眾自立為仇池公臣於石虎後稱藩
 於晉永和十年改初為天水公十一年毅小弟宋奴使姑子梁三王因侍直手
 刃殺初初子國率左右誅三王及宋奴復自立為仇池公桓溫表國為秦州刺
 史國子安為武都太守十二年國從叔復殺國自立國子安叛待生殺後復
 稱藩於晉安死子世自立為仇池公晉太和三年以世為秦州刺史弟統為武
 都太守世死統廢世子纂自立統一名德纂襲殺統自立為仇池公遣使
 詣簡文帝以纂為秦州刺史晉咸安元年待堅遣楊安伐纂剋之徙其民於關
 中空百頃之地宋奴之死二子佛奴佛狗逃奔待堅堅以妻佛奴子定拜為尙
 書領軍待堅之敗關右擾亂定盡力於堅堅死乃率眾奔隴右徙治歷城去仇
 池百二十里置倉儲於百頃招夷夏得千餘家自稱龍驤將軍仇池公稱藩於
 晉孝武即以其自號假之後以為秦州刺史登國四年遂有秦州之地自號龍

西王後為乞伏乾歸所殺無子佛狗子威先為監國守仇池乃統事自號征西
 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謹定為武王分諸氏羌為二十部護軍各為鎮戍不置
 郡縣遠有漢中之地仍稱藩于晉天興初遣使朝貢詔以為征南大將軍仇
 池王隔礙姚興不得歲通貢使威以兄子撫為平南將軍秦州刺史守漢中劉
 裕承初中封威為武都王威死私諡曰惠文王子玄統位玄子黃眉號征西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雖稱藩於劉義隆仍奉晉承熙之號後
 始用義隆元嘉正朔初威謂玄曰吾年已老當終為晉臣汝善事宋帝故玄奉
 馮玄善於待士為流舊所懷始光四年世祖遣大鴻臚公孫軌拜玄為征南大
 將軍都督梁州刺史南秦王玄上表請比內藩許之玄死私諡孝昭王子保宗
 統位初玄臨終謂弟難當曰今境候未寧方須撫慰保宗冲昧吾授卿國事其
 無壁先勳難當固辭請立保宗以輔之保宗既立難當妻姚氏謂難當曰國險
 宜立長君反事孺子非久計難當從之廢保宗而自立稱藩于劉義隆難當拜
 保宗為鎮南將軍鎮石昌以次子順為鎮東將軍秦州刺史守上邽保宗謀殺
 難當事泄被繫先是四方流人以仇池豐實多往依附流人有許穆之郝恢之
 二人投難當並改姓為司馬穆之自云名飛龍恢之自云名康之云是晉室近
 戚康之尋為人所殺時劉義隆梁州刺史甄法護刑政不理義隆遣刺史蕭思
 話代任難當以思話未至遣將軍兵襲梁州破白馬遂有漢中之地尋而思話
 使其司馬蕭承之先驅進討所向剋捷遂平梁州因又附義隆難當後釋保宗
 遣鎮南將軍保宗與兄保顯歸京師世祖拜保宗征南大將軍秦州牧武都王尙
 公主保顯為鎮西將軍晉壽公後遣大鴻臚崔頊拜難當為征南大將軍儀同
 三司領護西羌校尉秦梁二州牧南秦王難當後自立為大秦王號年曰建義
 立妻為王后世子為太子置百官具擬天朝然猶貢獻于劉義隆不絕尋而其
 國大旱多災異降大秦王復為武都王太延初難當立鎮上邽世祖遣車騎大
 將軍樂平王丕等督河西高平諸軍取上邽又詔難當難當奉詔據守尋而
 傾國南叛規有蜀土襲義隆益州攻涪城又伐巴西獲維州流人七千餘家還
 于仇池義隆怒遣將軍方明等伐之難當為方明所敗秦仇池與千餘騎奔上

郗世祖遣中山王辰迎之赴行宮方明既刺仇池以保宗第保熾守之河間公
 齊擊走之先是詔保宗鎮上邽又詔鎮略谷復其本國保宗弟文德先逃氏中
 乃說保宗令叛事泄齊執保宗送京師詔難當殺之氏先立文德屯于濁水文
 德自號征西將軍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求援於義隆義隆封文德為武郡王
 遣偏將軍亮之等助之齊逆擊禽亮之文德奔守葭蘆武郡陰平氏多歸之詔
 淮陽公皮豹子等率諸軍討之文德走漢中收其妻子僚屬資糧及保宗妻公
 主送京師賜死初公主勸保宗反人問曰背父母之邦若何公主曰禮婦人外
 成因夫而榮事立據守一方我亦一國之母豈比小縣之主以此得罪高宗時
 拜難當營州刺史還為外都大官卒諡曰忠子和隨父歸國別賜爵仇池公子
 德襲難當爵早卒子小眼襲例降為公拜天水太守卒子大眼別有傳小眼子
 公熙襲爵正光中尙書右丞張普惠為行臺遷租於南秦東益普惠啓公熙俱
 行至南秦以氏反不得進遣公熙先慰氏東益州刺史魏子建以公熙險薄密
 令訪察公熙果有潛謀將為叛亂子建仍報普惠令其攝錄普惠急追公熙竟
 不肯赴東出漢中普惠表列其事公熙大行賄賂終得免罪後為假節別將與
 都督元志同守岐州為秦賊莫折天生所虜死於秦州文德後自漢中入統汧
 隴遂有陰平武興之地後為劉義隆荆州刺史劉義宣所殺保宗之執也子元
 和奔義隆以為武郡白水太守元和據城歸順高宗嘉之拜征南大將軍武郡
 王內徙京師元和從叔僧嗣復自稱武郡王於葭蘆僧嗣死從弟文度自立為
 武興王遣使歸順顯祖授文度武興鎮將既而復叛高祖初征西將軍皮款喜
 攻葭蘆破之斬文度首文度弟弘小名鼠犯顯祖廟諱以小名稱鼠自為武興
 王遣使奉表謝罪買其方物高祖納之鼠遣子苟奴入侍拜鼠都督南秦州刺
 史征西將軍西戎校尉武郡王鼠死從子後起統任高祖復以鼠爵授之鼠子
 樂始為白水太守後起死以樂始為征西將軍武郡王樂始後朝于京師拜都
 督南秦州刺史安南大將軍領護南蠻校尉漢中郡侯武興王賜以車旗戎馬
 錦綵繒綺等尋遣武興進號鎮南將軍加督軍湘等五州諸軍事後仇池鎮將
 楊豐珍殺破武興樂始遂入蕭關景明初樂始來降遣授爵位歸守武興死子

紹先立拜都督南秦州刺史征虜將軍漢中郡公武興王贈樂始車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諡安王紹先年幼委事二叔樂起樂義夏侯道遠以漢中歸順
 也蕭衍白馬戍主尹天保率眾圍之道遠求援於樂起樂義二人會保邊藩不
 欲救之唯樂始弟樂朗心願立功率眾破天保全漢川樂朗之力也樂義見梁
 益既定恐武興不得久為外藩遂扇動諸氏推紹先僭稱大號樂起樂義並稱
 王外引蕭衍為援安西將軍邢辯遣建武將軍傅堅攻武興剋之執紹先送
 于京師遂滅其國以為武興鎮復改鎮為東益州前後鎮將唐法樂刺史杜纂
 邢豹以威惠失衆氏豪仇石柱等相率反叛朝廷以西南為憂正光中詔魏子
 建為刺史以恩信招撫風化大行遠近款附如內地焉後唐承代子建為州未
 幾氏人悉反承棄城東走自此復為氏地其後紹先奔還武興復自立為王
 吐谷渾本還東鮮卑徙河涉歸子也涉歸一名奕洛韓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
 少曰若洛麻涉歸死若洛麻代統部落別為慕容氏涉歸之存也分戶七百以
 給吐谷渾吐谷渾與若洛麻二部馬關相傳若洛麻怒遣人謂吐谷渾曰先公
 處分與兄異部何不相遠而馬關相傳吐谷渾曰馬是畜耳食草飲水香氣發
 動所以關關在馬而怒及人乖別甚易今當去汝萬里之外若洛麻悔遣舊老
 及長史七那樓追謝留之吐谷渾曰我乃祖以來樹德遠右先公之世卜筮之
 言云有二子當享福祚並流于孫我是卑庶理無並大今以馬致乖殆天所啓
 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隨去即令從騎擁馬令回數百步歎然悲鳴
 突走而西聲若頽山如是者十餘輩一回一迷樓力屈乃跪曰可汗此非復人
 事渾謂其部落曰我兄弟子孫並應昌感感當傳子及曾玄孫其間可百餘年
 我及玄孫間始當顯耳於是遂西附陰山後假道上隴若洛麻追思吐谷渾作
 阿于歌徒河以兄為阿于也子孫僭號以此歌為聲後鼓吹大曲吐谷渾遂徙
 上隴止於枹罕登甘松南界昂城龍洞從洮水西南極白蘭數千里中逐水草
 廬帳而居以肉酪為糧西北諸種謂之阿柴虜吐谷渾死有子六十人長子吐
 延身長七尺八寸勇力過人性刻暴為昂城羌酋妻聽所刺劍指在體呼子葉
 延稱其大將乾拔塗曰吾氣絕棺斂斂便速去保白蘭地既險遠又土俗備稱

易控御葉延小兒欲授餘人恐倉卒終不能相制今以葉延付汝竭股肱之力以輔之孺子得立吾無恨也抽劍而死有子十二人葉延少而勇果年十歲縛草爲人號曰葉聰每旦輒射之射中則嗚叫泣涕其母曰讎賊諸將已屠膾之汝年小何煩朝朝自苦葉延嗚咽若不自勝答母曰誠知無益然罔極之心不勝其痛性至孝母病三日不食葉延亦不食頗視書傳自謂曾祖奕洛韓始封昌黎公吾爲公孫之子葉禮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遂以吐谷潭爲氏焉葉延死子碎奚立性淳謹三弟專權碎奚不能制諸大將共誅之奚憂哀不復攝事遂立子視連爲世子季之事號曰莫賢郎華言父也碎奚遂以憂死視連立以父憂思不遑娛酣宴十五年死弟視顯立死子樹洛干等並幼弟烏紇提立而妻樹洛干母生二子慕瓚利延烏紇提一名大孩死樹洛干自立自號車騎將軍是歲晉義熙初也樹洛干死弟阿豺自立自號驃騎將軍沙州刺史部內有黃沙周回數百里不生草木因號沙州阿豺兼并羌氏地方數千里號爲疆國田于西疆山觀墊江源問於羣臣曰此水東流有何名由何郡國入何水也其長史曾和曰此水經仇池過晉壽出宕渠號墊江至巴郡入江度廣陵會於海阿豺曰水尙知有歸吾雖塞表小國而獨無所歸乎遣使通對義符獻其方物義符封爲澆河公未及拜受劉義隆元嘉三年又加除命又將遣使朝貢會暴病臨死召諸子弟告之曰先公車騎捨其子度以大業屬吾吾豈敢忘先公之舉而私於緯代其以慕瓚繼事阿豺有子二十人緯代長子也阿豺又謂曰汝等各奉吾一雙箭折之地下俄而命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雙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雙箭折之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曾知否單者易折衆則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死兄子慕瓚立先是阿豺時劉義隆命竟未至而死慕瓚又奉表通義隆義隆又授龍西公慕瓚招集秦涼亡業之人及羌戎雜夷衆至五六百落南通蜀漢北交涼州赫連部衆咸感世祖時慕瓚始遣其侍郎謝大軍奉表歸國尋討禽赫連定送之京師世祖嘉之遣使齎策拜慕瓚爲大將軍西秦王慕瓚表曰臣誠庸弱敢竭情款仰禽僭逆獻捷王府辭秩雖榮而土不增廓車旗旣飾而財不周賞願垂鑒亮其單款臣頃接使還

疆境之人爲賊所抄流轉東下今聖化混一求還鄉土乞拂曰連窟略秦張華等三人家駢在此分乖可愍願并勅遣使恩洽退荒存亡感戴世祖詔公卿朝會議答施行太尉長孫嵩及驢郎博士二百七十九人議曰前者有司慮以爲秦王荒外之君本非政教所及來則受之去則不禁皇威遠被西秦王慕義長威稱臣納貢求受爵號議者以爲古者要荒之君雖人土衆廣而爵不擬華夏陛下加寵王官乃越常分容飾車旗班同上國至於禮祭多少舊典所無皆當臨時以制豐寡自漢魏以來撫接荒遐頗有故事呂后遣單于御車二乘馬二駟單于答馬千匹其後匈奴和親敵國遺繒絮不過數百呼韓邪稱臣身自入朝始至萬匹今西秦王若以土無桑蠶便當上請不得官財不周賞昔周室衰微齊侯小白一匡天下有賜胙之命無益土之賞晉侯重耳破楚城濮唯受南陽之田爲朝宿之邑西秦所致唯定而已塞外之人因時乘便侵入秦涼未有經略拓境之勳爵登上國統秦涼河沙四州之地而云土不增廓比聖朝於弱周而自同於五霸無厭之情其可極乎西秦王忠敬於朝廷原其本情必不至此或左右不敏因致斯累檢西秦流人賊時所抄悉在蒲坂今旣稱藩四海咸秦天下一家可勅秦州送詣京師隨後遣還所請乞佛三人昔爲賓國之使來在王庭國破家遷卽爲臣妾可勿聽許制曰公卿之議未爲失體西秦王所收金城枹罕隴西之地彼自取之朕卽與之便是裂土何須復廓西秦款至綿緄隨使驟數增益之非一匹而已自是慕瓚貢獻頗饒又通于劉義隆義隆封爲龍西王太延二年慕瓚死弟慕利延立詔遣使者策諭慕瓚曰惠王後拜慕利延鎮西大將軍俄同三司改封西平王以慕瓚子元緒爲撫軍將軍時慕利延又通劉義隆義隆封爲河南王世祖征涼州慕利延懼遂率其部人西遁沙漠世祖以慕利延兄有禽赫連定之功遣使宣喻之乃還後慕利延遣使表謝書奏乃下詔褒獎之慕利延兄子緯代權慕利延嘗已與使者謀欲歸國慕利延覺而殺之緯代弟叱力延等八人逃歸京師請兵討慕利延世祖拜叱力延歸義王詔晉王伏羅率諸將討之軍至大母橋慕利延兄子拾實走河西伏羅遣將追擊之斬首五千餘級慕利延走白蘭慕利延從弟伏念長史鞠鳩黎都大

崇峻等率衆一萬三千落歸降後復遣征西將軍高涼王那等討之於白蘭墓利延遂入于闐國殺其王死者數萬人南征窟賓遣使通劉義隆求援獻烏丸帽女國金酒器胡王金劍等物義隆賜以車馬七年遂還舊土墓利延死樹洛于子拾實立始邑於伏羅川其居止出入竊擬王者拾實奉修實職受朝廷正朔又受劉義隆封爵號河南王世祖遣使拜爲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平王後拾實自恃險遠頗不恭命通使于劉或獻善馬四角羊或加之官號高宗時定陽侯曹安表拾實今保白蘭多有金銀牛馬若擊之可以大獲議者咸以先帝念拾實兄弟不穆使晉王伏羅高涼王那再征之竟不能剋拾實雖復遠遁軍亦疲勞今在白蘭不犯王塞不爲人患非國家之所急也若遣使招慰必求爲臣妾可不勞而定也王者之於四荒羈縻而已何必屠其國有其地安曰臣昔爲澆河戍將與之相近明其意勢若分軍出其左右拾實必走保南山不過十日牛馬草盡人無所食必潰叛可一舉而定也從之詔陽平王肅城建安主穆大頭等出南道南郡公李惠給事中公孫拔及安出北道以討之拾實走南山諸軍濟河追之時軍多病諸將議賊已遠遁軍容已振今羸疲病之卒要難擊之功不亦過乎衆以爲然乃引還復駝馬二十餘萬顯祖復詔上黨王長孫觀等率州郡兵討拾實軍至曼頭山拾實來逆戰觀等縱兵擊敗之拾實宵遁於是思悔復修藩職遣別駕康盤龍奉表朝貢顯祖幽之不報其使拾實部落大饑屢寇澆河詔平西將軍廣川公皮歡喜率救恤抱罕高平諸軍爲前鋒司空上黨王長孫觀爲大都督以討之觀等軍入拾實境芻其秋稼拾實窘怖遣子詣軍表求改過觀等以聞顯祖以重勞將士乃下詔切責之徵其任子拾實遣子斤入侍顯祖尋遣斤還拾實後復掠邊人遣其將夏利守洮陽抱罕所統抱罕鎮將西郡公楊鍾葵貽拾實書以責之拾實表曰奉詔聽臣還舊土故遣夏利守洮陽若不違前愿求令洮陽買其土物辭旨懇切顯祖許之自是歲稍贖買太和五年拾實死子度易侯立遣其侍郎時真買方物提上表稱嗣事後度易侯侯宕昌詔讓之賜錫練一百二十匹喻令使改所掠宕昌口累部邊時遣易侯並奉詔死子伏連籌立高祖欲令人朝表稱疾病輒修洮陽泥和

城而置戍焉文明太后崩使人告凶伏連籌拜命不恭有司請伐之高祖不許羣臣以其受詔不敬不宜納所獻高祖曰拜受失禮乃可加以告責所獻土毛乃是臣之業雖杜棄所獻便是絕之繼欲改悔其路無由矣詔曰朕在哀疚之中未有征討而去春抱罕表取其洮陽泥和二戌時以此既邊將之常即便聽許及偏師致討二戌望風請降執訊二千餘人又得婦女九百口子婦可悉還之伏連籌乃遣世子賀魯頭朝于京師禮錫有煇拜伏連籌使使持節都督西垂諸軍事征西將軍領護西戎中郎將西海郡開國公吐谷渾王麴嘉章授之飾皆備給之後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張禮使於伏連籌伏連籌謂禮曰昔與宕昌通和恆見稱大王己則自名今忽名僕而拘執此使將命偏師往問其意禮曰君與宕昌並爲魏藩而比輒有與動殊違臣節當殺之日幸輔以爲君若反迷知罪則克保藩業脫守愚不改則禍難將至伏連籌遂嘿然及高祖崩遣使赴哀盡其誠敬伏連籌內修職貢外并戎狄塞表之中號爲覆瓿準擬天朝樹置官司稱制諸國以自誇大世宗初詔責之曰梁州表送卿報宕昌書梁彌邕與卿並爲邊附語其國則降藩論其位則同列而稱書爲表名報爲旨有司以國有常刑殷勤請討朕慮險遠多虞輕相擯惑故先宣此意善自三思伏連籌上表自申辭誠懇至終世宗世至于正光犂牛蜀馬及西南之珍無歲不至後秦州城人莫折念生反河西路絕涼州城人葛于菩提等東應念生囚刺史宋穎穎密遣求援於伏連籌伏連籌親率大衆救之遂獲保全自爾以後關徼不通賈獻路絕伏連籌死子考呂立始自號爲可汗居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雖有城廓而不居恆處窟窟隨水草畜牧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官有王公僕射尙書及即將將軍之號考呂推髻耗珠以皂爲帽坐金師子牀號其妻爲格算衣織成裙披錦大袍辦髮於後首戴金花冠其俗丈夫衣服略同於華夏多以羅縠爲冠亦以縐爲帽婦人皆貫珠貝束髮以多爲貴兵器有弓刀甲稍國無常賦須則稅富室商人以充用焉其刑罰殺人及盜馬者死餘則微物以贖罪亦量事決杖刑人必以麁蒙頭持石從高擊之父兄死妻後母及嫂等與突厥俗同至于婚嫁不能備財者輒盜女去死者亦皆埋殯其服制葬訖則

除之性貪婪，忍於殺害，好射獵，以肉酪爲糧，亦知種田，有大麥、粟、豆，然其北界氣候多寒，唯得燕菁大麥，故其俗貧多畜，青海周回千餘里，海內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夏牝馬置此山，至來春收之，馬皆有孕，所生得駒，號爲龍種，必多駿異。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驃駒，能日行千里。世傳青海驃者是也。土出犂牛、馬、多鸚鵡、鸞、銅鐵、朱砂、地兼鄴善，且末與中、齊、獻武王作相，招懷荒遠，蠲蠲既附於國，夸呂遣使致敬，獻武王喻以大義，徵其朝貢，夸呂乃遣使人趙吐骨真，假道蠲蠲，頻來，又薦其從妹，靜帝納以爲嬪，遣員外散騎常侍傅靈樹使於其國，夸呂又請婚，乃以濟南王匡孫女爲廣樂公主，以妻之。此後朝貢不絕。吐谷渾北有乙弗，勿敵國，風俗與吐谷渾同，不識五穀，唯食魚及蘇子。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北又有阿蘭國，與鳥獸同，不知鬪戰，忽見異人舉國便走，土無所出，大養羣畜，體輕工走，逐之不可得。北又有女王國，以女爲主人，所不知，其傳云然。

宕昌羌者，其先蓋三苗之胤，周時與庸、蜀、微、盧等八國從武王滅商，漢有先零、燒當等，世爲邊患。其地東接中華，西通西域，南北數千里，姓別自爲部落，酋帥皆有地分，不相統攝。宕昌即其一也。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織犂牛尾及羖羊毛覆之，國無法令，又無徭賦，惟戰伐之時，乃相屯聚，不然則各事生業，不相往來。皆衣裘褐，收養犂牛、羊、豕，以供其食。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繼母叔母及嫂弟婦等爲妻，俗無文字，但候草木榮落，記其歲時。三年一相聚，殺牛羊以祭天。有梁敷者，世爲酋帥，得羌豪心，乃自稱王焉。敷孫彌忽，世祖初，遣子彌黃率表求內附，世祖嘉之，遣使拜彌忽爲宕昌王，賜彌黃爵甘松侯，彌忽死，孫虎子立，其地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摩水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人二萬餘，落世備職，實頗爲吐谷渾所斷絕。虎子死，彌治立，虎子弟羊子先奔吐谷渾，吐谷渾遣兵送羊子，欲奪彌治位，彌治遣使請救，顯祖詔武都鎮將宇文生救之。羊子退走，彌治死，子彌機立，遣其司馬利住率表貢方物，楊文度之叛，國武都彌機遣其二兄率衆救武都，破走文度。高祖時，遣使子橋表貢朱砂、雌黃、白石，膽各一百斤，自此後歲以爲常。朝貢相繼，後高祖遣鴻臚劉歸，謁者張察，拜彌

機征南大將軍，西戎校尉，梁益二州牧，河南公。宕昌王後朝于京師，殊無風禮，朝罷，高祖顧謂左右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宕昌王雖爲邊方之主，乃不如中國一吏。於是改授鎮護西戎校尉，靈州刺史。王如故，賜以車騎戎馬，錦綵等，遣還國。

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漢之前部地也。東西二千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或云昔漢武遣兵西討，師旅頓散，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云高昌。亦云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故以爲國號。東去長安四千九百里，漢西城長史戊己校尉並居於此，晉以其地爲高昌郡。張軌呂光沮渠蒙遜據河西，皆置太守以統之。去敦煌十三日行，國有八城，皆有華人，地多石積，氣候溫暖，厥土良沃，穀麥一歲再熟，宜蠶多五果，又饒漆，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引水溉田，出赤鹽，其味甚美，復有白鹽，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爲枕，貢之中國，多葡萄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在隱僻處，以避寇，非貴人不知其處。北有赤石山，七十里有食汗山，夏有積雪，此山北鐵勒界也。世祖時有闕爽者，自爲高昌太守，太延中，遣散騎侍郎王恩生等使高昌，爲蠲蠲所執，真君中，爽爲沮渠無諱所襲，奪據之，無諱死，弟安周代立，和平元年，爲蠲蠲所并，蠲蠲以闕伯周爲高昌王，其稱王自此始也。太和初，伯周死，子義成立，歲餘，爲其兄首歸所殺，自立爲高昌王。五年，高車王可至羅殺首歸兄弟，以敦煌人張孟明爲王，後爲國人所殺，立馬儒爲王，以鞏顯禮麴嘉爲左右長史。二十一年，遣司馬王體玄率表朝貢，請師迎接，求舉國內徙，高祖納之，遣明威將軍韓安保率騎千餘赴之，割伊吾五百里，以儒居之。至羊捺水，儒遣禮嘉率步騎一千五百迎安保，去高昌四百里，而安保不至，禮等還高昌，安保亦遣伊吾，安保遣使韓興安等十二人使高昌，儒復遣顯禮將其世子義舒迎安保，至白棘城，去高昌百六十里，而高昌舊人憐戀本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而立麴嘉爲王，嘉字靈鳳，金城榆中人，既立，又臣于蠲蠲，那蓋顯禮與義舒，隨安保至洛陽，及蠲蠲主伏圖爲高車所殺，嘉又臣高車，初前部胡人悉爲高車所徙入於焉耆，焉耆又爲厥健所破滅，國人分散，衆不自立，請王於嘉，嘉遣第二子爲焉耆王，以主

之熙平元年嘉遣兄子私署左衛將軍田地太守孝亮朝京師仍求內徙乞軍
迎接於是遣龍驤將軍孟威發涼州兵三千人迎之至伊吾失期而反於後十
餘遣使獻珠像白黑貂裘名馬鹽枕等款誠備至惟賜優旨卒不重迎二年嘉
遣使朝貢世宗又遣孟威使詔勞之延昌中以嘉為持節平西將軍瓜州刺史
泰臨縣開國伯私署王如故熙平初遣使朝獻詔曰卿地隔關山境接荒漢頻
請朝援從國內遷雖來誠可嘉即於理未怙何者彼之吐庶是漢魏遺黎自晉
氏不綱因難播越成家立國世積已久惡徙重遷人懷戀舊今若動之恐異同
之變爰在肘腋不得便如來表神龜元年冬孝亮復表求援內徙朝廷不許正
光元年肅宗遣假員外將軍趙義等使於嘉嘉朝貢不絕又遣使奉表自以邊
退不習典誥求借五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燾以為博士肅宗許之嘉死贈
鎮西將軍涼州刺史子堅立於後關中賊亂使命遂絕普泰初堅遣使朝貢除
平西將軍瓜州刺史秦臨縣伯王如故又加衛將軍至承熙中特除儀同三司
進為郡公後遂隔絕

鄯至者白水羌也世為羌豪因地名號自稱鄯至其地自亭街以東平武以西
汶嶺以北宕昌以南土風習俗亦與宕昌同其王像舒治遣使內附高祖拜龍
驤將軍鄯至王遣貢不絕鄯至之西有赫羊等二十國時遣使朝貢朝廷皆授
以雜號將軍子男渠帥之名

蠻之種類蓋盤瓠之後其來自久習俗叛服前史具之在江淮之間依託險阻
部落滋蔓布於數州東連壽春西通上洛北接汝穎往往有焉其於魏氏之時
不甚為患至晉之末稍以繁昌漸為寇暴矣自劉石亂後諸蠻無所忌憚故其
族類漸得北遷陸渾以南滿於山谷宛洛蕭條略為丘墟矣太祖既定中山聲
教被於河表秦常八年蠻王梅安率渠帥數千朝京師求留質子以表忠款始
光中拜安侍子豹為安遠將軍江州刺史順陽公與光中蠻王文武龍請降詔
褒慰之拜南雍州刺史魯陽侯延與中大陽蠻酋桓誕擁沔水以北橫葉以南
八萬餘落遣使內屬高祖嘉之拜誕征南將軍東荊州刺史襄陽王聽自還郡
縣誕字天生桓玄之子也初玄西奔至枚回洲被殺誕時年數歲流竄大陽蠻

中遂習其俗及長多智謀為羣蠻所歸誕既內屬治於朗陵太和四年王師南
伐誕請為前驅乃授使持節南征西道大都督討襄陽不果而還十年移居穎
陽十六年依例降王為公十七年加征南將軍中道大都督征竟陵遷還洛師
停是時蕭贖征虜將軍直閣將軍蠻酋田谷宗率部曲四千餘戶內屬襄陽
雷婆思等十一人率戶千餘內徙求居大和川詔給廩食後開南陽令有沔北
之地蠻人安堵不為寇賊十八年誕入朝賞遇隆厚卒諡曰剛子暉字道進位
龍驤將軍東荊州刺史襲爵景明初太陽蠻酋田育丘等二萬八千戶內附詔
置四郡十八縣暉卒贈冠軍將軍三年魯陽蠻魯北蠻等聚眾攻逼潁川詔左
衛將軍李崇討平之徙萬餘家於河北諸州及六鎮尋叛南走所在追討比及
河殺之皆盡四年東荊州蠻樊素安反僭帝號正始元年素安弟秀安復反李
崇楊大眼悉討平之二年蕭衍沔東太守田清喜擁七郡三十一縣戶萬九千
遣使內附乞師討衍其雍州以東石城以西五百餘里水陸援路請率部曲斷
之四年蕭衍承寧太守文雲生六部自漢東遣使歸附承平初東荊州表
太守桓叔與前後招慰大陽蠻歸附者一萬七百戶請置郡十六縣五十詔前
鎮東府長史鄒道元檢行置之叔與即暉弟也延昌元年拜南荊州刺史居安
昌隸於東荊三年蕭衍遣兵討江沔破掠諸蠻百姓擾動蠻自相督率二萬餘
人頻請統帥為聲勢叔與給一統并威儀為之節度蠻人遂安其年蕭衍雍州
刺史蕭藻遣其將蔡令孫等三將寇南荊之西南沿襄沔上下破掠諸蠻蠻酋
衍龍驤將軍楚石廉叛衍來請援叔與與石廉督集蠻夏二萬餘人擊走之斬
令孫等三將藻又遣其新陽太守邵道林於沔水之南石城東北立清水戍為
抄掠之基叔與遣諸蠻擊破之四年叔與上表請不隸東荊許之蕭衍每有寇
抄叔與必摧破之正光中叔與擁所部南叛蠻酋成龍強率戶數千內附拜為
刺史蠻師田午生率戶二千內徙揚州拜為郡守蕭衍義州刺史邊城王文僧
明鐵騎將軍邊城太守田官德等率戶萬餘舉州內屬拜僧明平南將軍西豫
州刺史封開封侯官德龍驤將軍義州刺史自餘封授各有差僧明官德並入
朝蠻出山至邊城建安者八九千戶義州尋為蕭衍將裴邃所陷衍定州刺史

田超秀亦遣使求附請援歷年朝廷恐輕致邊役未之許會超秀死其部曲相率內附徙之六鎮秦隴所在反叛二荆西鄧蠻大擾動斷三頭路殺都督寇盜至於襄城汝水百姓多被其害蕭衍遣將圍廣陵樊城諸蠻並爲前驅自汝水以南處處鈔劫恣其暴掠連年攻討散而復合其暴滋甚又有冉氏向氏者隲落尤威餘則大者萬家小者千戶更相崇信稱王侯屯據二峽斷過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

豫者蓋南蠻之別種自漢中達于中筆川洞之間所在皆有種類甚多散居山谷略無氏族之別又無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蕃阿段婦人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千蘭千蘭大小隨其家口之數往往推一長者爲王亦不能遠相統攝父死則子繼若中國之貴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其子弟自吹擊之好相殺害多不敢遠行能臥水底持刀刺魚其口嚼食並真飲死者豎棺而埋之性同禽獸至於忿怒父子不相避惟手有兵刃者先殺之若殺其父走避求得一狗以謝其母母得狗謝不復嫌恨若報怨相攻擊必殺而食之平常劫掠取猪狗而已親戚比隣指授相賣被賣者號哭不服逃竄避之乃將買人捕逐指若亡叛獲便縛之但經被縛者即服爲賤隸不敢稱良矣亡失兒女一哭便止不復追思惟執楯持矛不識弓矢用竹爲箭彙聚鼓之以爲音節能爲細布色至鮮淨大狗一頭買一生口其俗畏鬼神尤尙淫祀所殺之人焚燒者必刺其面皮龍之於竹及燥號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至有賣其昆季妻奴者乃自賣以供祭焉鑄銅爲器大口寬腹名曰銅鑿既薄且輕易於熟食建國中李勢在蜀諸獠始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攻破郡縣爲益州大患勢內外受敵所以亡也自桓溫破蜀之後力不能制又蜀人東流山險之地多空窟遂挾山傍谷與夏人參居者頗輸租賦在深山者仍不爲編戶蕭衍梁益二州歲歲伐獠以自祥潤公私頗藉爲利正始中夏侯道遷漢中內附世宗遣尙書邢巒爲梁益二州刺史以鎮之近夏人者安堵樂業在山谷者不敢爲寇後以羊祉爲梁州傳覽眼爲益州社性酷虐不得物情蕭衍輔國將軍范季旭與獠王趙清荆率

衆屯孝子谷社連統軍魏胡擊走之後蕭衍軍期將軍姜白復擁衆入屯南城梁州人王法慶與之通謀衆屯於固門川社遣征虜將軍嗣二討破之覽眼施恩布信大得獠和後以元法僧代傳覽眼爲益州法僧在任貪殘獠遂反叛勾引蕭衍軍圍逼晉壽朝廷憂之以覽眼先得物情復令衆傳往撫獠覽眼至莫不欣然拜迎道路於是而定及元恆元子真相繼爲梁州並無德績諸獠苦之其後朝廷以梁益二州控攝險遠乃立巴州以統諸獠後以巴酋嚴始欣爲刺史又立隆城鎮所轄獠二十萬戶彼謂北據歲輸租布又與外人交通買易巴州生獠並皆不順其諸頭王每於時節謁見刺史而已孝昌初諸獠以始欣貪暴相率反叛攻圍巴州山南行臺勉論即時散罷自是獠諸頭王相率詣行臺者相繼子建厚勞賚之始欣見中國多事又失彼心慮獲罪譴時蕭衍南梁州刺史陸子春扇惑邊陲始欣謀將南叛始欣族子愷時爲隆城鎮將密知之嚴設邏候遂禽蕭衍使人并封始欣詔書鐵券刀劍衣冠之屬表送行臺子建乃啓以鎮爲南梁州愷爲刺史發使執始欣囚於南鄭遇子建見代梁州刺史傳覽眼仍爲行臺覽眼久病其子敬紹納始欣重賂使得還州始欣乃起衆攻愷屠滅之據城南叛蕭衍將蕭玩率衆援接時梁益二州並遣將討之攻陷巴州執始欣遂大破玩軍及斬玩以傳衆表爲刺史後元羅在梁州爲使陷自此遂絕

史臣曰氏羌蠻獠風俗各異嗜欲不同言語不通聖人因時設教所以達其志而通其俗也然而外寧必有內憂覽之者不可不誠慎也

魏書卷一百一

列傳第九十

西域

夏書稱西戎即序班固云就而序之非威威武致其賈物也漢氏初開西域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五十五王置校尉都護以撫納之王莽篡位西域遂絕至於後漢班超所通者五十餘國西至西海東西萬里皆來朝貢後置都護校尉以相統攝其後或絕或通漢朝以為勞敵中國其官時置時廢暨魏晉之後互相吞滅不可復詳記焉太祖初經營中原未暇及於四夷既而西戎之賈不至有司奏依漢氏故事請通西域可以振威德於荒外又可致奇貨於天府太祖曰漢氏不保境安人乃遠開西域使海內虛耗何利之有今若通之前弊復加百姓矣遂不從歷太宗世竟不招納太延中魏德益以遠聞西域龜茲疏勒焉孫悅般渴槃陁鄯善焉耆車師果特諸國王始遣使來獻世祖以西域漢世雖通有求則車駝而來無欲則驕慢王命此其自知絕遠大兵不可至故也若報使往來終無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奏九國不憚遐嶮遠賈方物當與其進安可豫抑後來乃從之於是始遣行人王愿生許綱等西使愿生出流沙焉蠡蠡所執竟不果遣又遣散騎侍郎董璠高明等多齎錦帛出鄯善招撫九國厚賜之初璠等受詔便道之國可往赴之璠過九國北行至焉耆國其王得朝廷所賜拜受甚悅謂璠曰傳聞破洛那者皆思魏德欲稱臣致貢但患其路無由耳今使君等既到此可往二國副其慕仰之誠璠於是自向破洛那遣明使者舌焉孫王為發導譯連二國璠等宣詔慰賜之已而璠明東還焉孫破洛那之屬遣使與璠俱來貢獻者十有六國自後相繼而來不闕于歲國使亦數十輩矣初世祖每遣使西域常詔河西王沮渠牧健令護送至姑臧牧健恆發使導路出於流沙後使者自西域還至武威牧健左右謂使者曰我君承蠡蠡吳提妾說云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我禽其長弟樂平王丕我君大喜宣言國中又聞吳提遣使告西域諸國稱魏已削平今天下唯我為強若

更有魏使勿復恭奉西域諸國亦有貳者牧健事主稍以慢情使還具以狀聞世祖遂議討牧健涼州既平鄯善國以為骨亡齒寒自然之道也今武威為魏所滅次及我也若通其使人知我國事取亡必近不如絕之可以支久乃斷塞行路西域貢獻歷年不入後平鄯善行人復通始璠等使還京師具言凡所經見及傳聞傍國云西域自漢武時五十餘國後稍相并至太延中為十六國分其地為四域自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為一域葱嶺以西海曲以東為一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為一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為一域內諸小渠長蓋以百數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為四出自玉門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為一道自玉門渡流沙北行一千二百里至車師為一道從莎車西行百里至葱嶺葱嶺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為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葱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為一道焉自璠所不傳而更有朝貢者紀其名不能具國俗也其與前使所異者錄之

鄯善國都扞泥城古樓蘭國也去代七千六百里所都城方一里地多沙鹵少水草北即白龍堆路至太延初始遣使來獻四年遣其弟素延著入侍及世祖平涼州沮渠牧健弟無謹走保敦煌無謹後謀渡流沙遣其弟安周擊鄯善王比龍恐懼欲降會魏使者自天竺爾賓還俱會鄯善勸比龍拒之遂與連戰安周不能剋退保東城後比龍懼率眾西奔且末其世子乃應安周鄯善人頗剛劫之令不得通世祖詔散騎常侍成周公萬度歸乘傳發涼州兵討之度歸到敦煌留輜重以輕騎五千渡流沙至其境時鄯善人乘布野度歸勸吏卒不得有所侵掠邊守感之皆望旗稽顙其王真達面縛出降度歸釋其縛留軍屯守與真達詣京師世祖大悅厚待之是歲拜交趾公韓牧為假節征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鄯善王以饋之賦役其人比之郡縣

且末國都且末城在鄯善西去代八千三百二十里真君三年鄯善王比龍避沮渠安周之難率國人之半奔且末後役屬鄯善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為行旅之患風之所至唯老駝豫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為候亦即將斃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難

于闐國在且末西北葱嶺之北二百餘里東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國二千

里去朱俱波千里北去龜茲千四百里去代九千八百里其地方亘千里連山

相次所都城方八九里部內有大城五小城數十于闐城東三十里有首拔河

中出玉石土宜五穀并桑麻山多美玉有好馬駝驢其刑法殺人者死餘罪各

隨輕重懲罰之自外風俗物產與龜茲略同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王尤信

尚每設齋日必親自灑掃饋食焉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即昔羅漢比丘盧旃

爲其王造覆盆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佛旒雙趺猶存于闐西五里有比摩

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俗無禮義多盜賊淫縱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深

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即

黃河也一名計式水城西五十五里亦有大水名達利水與樹枝水會俱北流

真君中世祖詔高涼王那擊吐谷渾慕利延慕利延懼驅其部落渡流沙那進

軍急追之慕利延遂西入于闐殺其王死者甚衆顯祖末蠕蠕寇于闐于闐患

之遣使素目伽上表曰西方諸國今皆已屬蠕蠕奴世奉大國至今無異今蠕

蠕軍馬到城下奴聚兵自固故遣使奉獻延望救授顯祖詔公卿議之公卿奏

曰于闐去京師幾萬里蠕蠕之性惟習野掠不能攻城若爲所拒當已旋矣雖

欲遣師勢無所及顯祖以公卿議示其使者亦以爲然於是詔之曰朕承天理

物欲令萬方各安其所應勸諸軍以拯汝難但去汝退阻雖復遣援不救當時

之舉已停師不行汝宜知之朕今練甲養卒一二歲間當躬率猛將爲汝除患

汝其謹書侯以待大舉先是朝廷遣使者韓羊皮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獻馴象

及珍物經于闐于闐中于王秋仁輒留之假言慮有寇不達羊皮言狀顯祖怒

又遣羊皮率詔責讓之自後每使朝獻

蒲山國故皮山國也居皮城在于闐南去代一萬二千里其國西南三里有凍

凌山後役屬于闐

悉居半國故西夜國也一名子合其王號子治呼健在于闐西去代萬二千九

百七十里太延初遣使來獻自後貢使不絕

權於摩國故烏秬國也其王居烏秬城在悉居半西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七

十里

渠莎國居故莎車城在于合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八十里

車師國一名前部其王居交河城去代萬五十里其地北接蠕蠕本通使交易

世祖初始遣使朝獻詔行人王恩生許綱等出使恩生等始渡流沙爲蠕蠕所

執恩生見蠕蠕吳提持魏節不爲之屈後世祖切讓吳提吳提懼乃遣恩生等

歸許綱到敦煌病死朝廷壯其節賜諡曰貞初沮渠無諱兄弟之渡流沙也鳩

集遣人破車師國真君十一年車師王車夷落遣使孫進薛直上書曰臣亡父

僻處塞外仰慕天子威德遣使表獻不空於歲天子降念賜遺甚厚及臣繼立

亦不闕常貢天子垂矜亦不異前世敢緣至恩輒陳私艱臣國自無諱所攻擊

經今八歲人民饑荒無以存活賊今攻臣甚急臣不能自全遂捨國東奔三分

免一卽日已到焉耆東界思歸天關幸垂賑救於是下詔撫慰之閉焉耆倉給

之正平初遣子入侍自後每使朝貢

且彌國都天山東于大谷在車師北去代一萬五百七十里本後屬車師

焉耆國在車師南都員渠城白山南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去代一萬二百里其

王姓龍名鳩尸卑那卽前涼張軌所討龍熙之胤所都城方二里國內凡有九

城國小人貧無網紀法令兵有弓刀甲稍婚姻略同華夏死亡者皆焚而後葬

其服制滿七日則除之丈夫並剪髮以爲首飾文字與婆羅門同俗事天神並

崇信佛法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國威儀釋教齋戒行道焉氣候

寒土田良沃穀有稻粟菽麥畜有駝馬養蠶不以爲絲唯充綿線俗尚菴菊酒

兼愛音樂南去海十餘里有魚鹽蒲葦之饒東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

里皆沙磧東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特地多險顯刺劫中國使世祖怒之詔成

周公高度歸討之約齊輕糧取食路次度歸入焉耆東界擊其邊守左回尉犂

二城拔之進軍向員渠鳩尸卑那以四五萬人出城守險以拒度歸募壯勇短

兵直往衝鳩尸卑那衆大潰盡虜之單騎走入山中度歸進屠其城四圍諸戎

皆降服焉耆爲國斗絕一隅不亂日久獲其珍奇異獸殊方醜醜不識之物乘

駝馬牛雜畜巨萬時世祖幸陰山北宮度歸破焉耆羣板至世祖省訖賜司徒

崔浩書曰萬度歸以五千騎經萬餘里拔焉耆三城獲其珍奇異物及諸委積不可勝數自古帝王雖云即序西戎有如指注不能控引也朕今手把而有之如何浩上書稱美遂命度歸鎮撫其人初鳩尸車那走山中猶觀城不拔得還其國既見盡爲度歸所剋乃奔龜茲龜茲以其婿厚待之

龜茲國在尉犁西北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都延城漢時舊國也去代一萬二
百八十里其王姓白即後涼呂光所立白震之後其王頭繫綵帶垂之於後坐
金師子牀所居城方五六里其刑法殺人者死劫賊則斷其一臂并削一足稅
賦準地徵租無田者則稅銀錢風俗婚姻喪葬物產與焉耆略同唯氣候少溫
爲異又出細氈燒銅鐵鉛摩皮氈氈沙鹽綠雌黃胡粉安息香良馬犂牛等東
有輪臺即漢貳師將軍李廣利所屠者其南三百里有大河東流號計式水即
黃河也東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闐一千四百里西去疏勒一千五百里北去
突厥牙帳六百餘里東南去瓜州三百里其東關城戍寇竊非一世祖詔萬度
歸率騎一千以擊之龜茲遣烏揭目提等領兵三千距戰度歸擊走之斬二百
餘級大獲駝馬而還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錢入官土多孔雀羣飛山谷間
人取養而食之羣乳如鷄鶩其王家恆有千餘雙云其國西北大山中有如膏
者流出成川行數里入地如錦綉甚美服之髮齒已落者能令更生病人服之
皆愈自後每使朝貢

姑默國居南城在龜茲西去代一萬五百里役屬龜茲

温宿國居温宿城在姑默西北去代一萬五百五十里役屬龜茲

尉頭國居尉頭城在温宿北去代一萬六百五十里役屬龜茲

焉孫國居赤谷城在龜茲西北去代一萬八百里其國數爲蠕蠕所侵西徙葱
嶺山中無城郭隨畜牧逐水草太延三年遣使者董琬等使其國後每使朝貢
疏勒國在姑默西白山南百餘里漢時舊國也去代一萬一千二百五十里高
宗末其王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裝一長二丈餘高宗以審是佛衣應有雙翼
遂燒之以驗虛實置於猛火之上經日不然觀者莫不悚駭心形俱肅其王戴
金師子冠上多稻粟麻麥銅鐵錫雌黃錦繡每歲常供送於突厥其都城方五

里國內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人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即不育勝兵二
千人南有黃河西帶葱嶺東去龜茲千五百里西去鐵汗國千里南去朱俱波
八九百里東北至突厥牙帳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

悅般國在焉孫西北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爲漢
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北
地方數千里衆可二十餘萬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其風俗言語與高車同而
其人清潔於胡俗剪髮齊眉以醍醐塗之豈豈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
國南界有火山山傍石皆燦鏘流地數十里乃疑堅人取爲藥即石流黃也與
蠕蠕結好其王嘗將數千人入蠕蠕國欲與大檀相見入其界百餘里見其部
人不浣衣不綰髮不洗手婦人舌舐器物王謂其從臣曰汝曹誑我入此狗國
中乃馳還大檀遣騎追之不及自是相仇讎數相征討真君九年遣使朝獻并
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脈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內
其口中令嚙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癢世祖疑其虛乃取死罪
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又言其國有
大術者蠕蠕來抄掠術人能作霖雨狂風大雪及行潦蠕蠕凍死漂亡者十二
三是歲再遣使朝貢求與官軍東西齊契討蠕蠕世祖嘉其意命中外諸軍戒
嚴以淮南王他爲前鋒發蠕蠕仍詔有司以其鼓舞之節施於樂府自後每使
貢獻

者至拔國都者至拔城在疏勒西去代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其國東有潘賀

那山出美鐵及師子

迷密國都迷密城在者至拔西去代一萬二千六百里正平元年遣使獻一峯

黑葉駝其國東有山名郁悉滿山出金玉亦多鐵

悉萬斤國都悉萬斤城在悉密西去代一萬二千七百二十里其國南有山名

伽色那山出師子每使朝貢

忸密國都忸密城在悉萬斤西去代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八里

洛那國故大宛國也都貴山城在疏勒西北去代萬四千四百五十里太和三

年遣使獻汗血馬自此每使朝貢

粟特國在葱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於大澤在康居西北去代一萬六千里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國商人先多詣涼土販貨及克姑臧悉見虜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請贖之詔聽焉自後每使朝獻波斯國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條支國也去代二萬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戶十餘萬河經其城中南流土地平正出金銀鑄石珊瑚琥珀車渠馬腦多大真珠頗梨瑠璃水精瑟瑟金剛火齊鑽鐵銅錫朱砂水銀綾錦疊氍毹氍毹氍毹赤犂皮及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薑椒石蜜千年麝香附子訶梨勒無食子鹽綠雌黃等物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地多沙磧引水溉灌其五穀及鳥獸等與中夏略同唯無稻及黍稷土出名馬大驢及駝往往有日行七百里者富室至有數千頭又出白象師子大鳥卵有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火其王姓波氏名斯坐金羊牀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被飾以真珠寶物其俗丈夫剪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廂近下開之亦有巾被緣以織成婦女服大衫披大被其髮前為髻後披之飾以金銀花仍置五色珠落之於膊王於其國內別有小牙十餘所猶中國之離宮也每年四月出遊處之十月乃還王即位以後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衆乃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即立以為王餘子出各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號王曰醫噉妃曰防步率王之諸子曰殺野大官有摸胡壇掌國內獄訟泥忽汗掌庫藏開禁地早掌文書及衆務次有遏羅訶地掌王之內事薛波勃掌四方兵馬其下皆有屬官分統其事兵有甲稍圓排劍弩弓箭戰乘象百人隨之其刑法重罪懸諸竿上射殺之次則繫獄斬王立乃釋之輕罪則削削若髡或剪半髮及繫牌於項以為恥辱犯強盜者繫之終身森貴人妻者男子洗婦人割其耳鼻賦稅則準地輸銀錢俗事火神天神文字與胡書異多以姊妹為妻妾自餘婚合亦不擇尊卑諸夷之中最為醜穢矣百姓女年十歲以上有姿貌者王收養之有功勳人即以分賜死者多棄屍於山一月著服城外有人別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為不淨人若入城市搖鈴自別以六

月為歲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人庶以上各相命召設會作樂以極權娛又每年正月二十日各祭其先死者神龜中其國遣使上書貢物云太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為漢中天子波斯國王居和多千萬敬拜朝廷嘉納之自此每使朝獻

伏盧尼國都伏盧尼城在波斯國北去代二萬七千三百二十里累石為城東有大河南流中有鳥其形似人亦有如橐駝馬者皆有翼常居水中出水便死城北有云尼山出銀瑠璃琥珀多師子

色知顯國都色知顯城在悉萬斤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四十里土平多五果
伽色尼國都伽色尼城在悉萬斤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里出赤鹽多五果
薄知國都薄知城在伽色尼南去代一萬三千三百二十里多五果

半知國都半知城在忸密西南去代二萬二千九百二十里土平禽獸草木類中國
阿弗太汗國都阿弗太汗城在忸密西去代二萬三千七百二十里土平多五果

呼似密國都呼似密城在阿弗太汗西去代二萬四千七百里土平出銀琥珀有師子多五果
諾色波羅國都波羅城在忸密南去代二萬三千四百二十八里土平宜稻麥多五果

早伽至國都早伽至城在忸密西去代二萬三千七百二十八里土平少田植取稻麥於隣國有五果

伽不單國都伽不單城在悉萬斤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七百八十里土平宜稻麥有五果

者舌國故康居國在破洛那西北去代一萬五千四百五十里太延三年遣使朝貢自是不絕
伽倍國故休密禽使都和墨城在莎車西去代一萬三千里人居山谷間

折薛其孫國故雙磨會侯都雙磨城在伽倍西去代一萬三千五百里人居山谷間

鉗教國故責霜會侯都護澡城在折薛其孫西去代一萬三千五百六十里人居山谷間

弗敵沙國故胖頓會侯都薄茅城在鉗教西去代一萬三千六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閩浮謁國故高附會侯都高附城在弗敵沙南去代一萬三千七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大月氏國都盧監氏城在弗敵沙西去代一萬四千五百里北與蠕蠕接數為所侵遂西徙都薄羅城去弗敵沙二千一百里其王寄多羅勇武遂與師越大

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陀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世祖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瑠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自此中國瑠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安惠國在葱嶺西都尉搜城北與康居西與波斯相接在大月氏西北去代二萬一千五百里

大秦國一名黎軒都安都城從條支西渡海由一萬里去代三萬九千四百里其海傍出猶渤海也而東西與渤海相望蓋自然之理地方六千里居兩海之間其地平正人居星布其王都城分為五城各方五里周六十里王居中城城置八臣以主四方而王城亦置八臣分主四城若謀國事及四方有不決者則四城之臣集議王所王自聽之然後施行王三年一出觀風化人有冤枉詣王

訴訟者當方之臣小則讓責大則黜退令其舉賢人以代之其人端正長大衣服車旗擬儀中國故外城謂之大秦其土宜五穀桑麻人務蠶田多璆璠環玕神龜白馬朱鬣明珠夜光璧東南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異物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河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玉山

西有西王母山玉為堂云從安惠西界循海由亦至大秦四萬餘里於彼國觀

日月星辰無異中國而前史云條支西行百里日入處失之還矣阿鈎羌國在莎車西南去代一萬三千里國西有懸度山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淵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因以名之土有五穀諸果市用錢為貨居止立宮室有兵器土出金珠

波路國在阿鈎羌西北去代一萬三千九百里其地燥熱有蜀馬土平物產國俗與阿鈎羌同

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為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焉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六千六百里先居西平張掖之間被服頗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為貨隨畜牧移徙亦類匈奴其城東十里有一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八丈自佛塔初建計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百丈佛圖也

罽賓國都善見城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四千二百里居在四山中其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三百里地平溫和有苜蓿雜草奇木檀槐梓竹種五穀糞園田地下濕生稻冬食生菜其人工巧雕文刻鏤織罽有金銀銅錫以為器物市用錢他畜與諸國同每使朝獻

吐呼羅國去代一萬二千里東至范陽國西至悉萬斤國中相去二千里南至連山不知名北至波斯國中間相去一萬里國中有障提城周六十里城南有西流大水名漢樓河土宜五穀有好馬駝驢其王曾遣使朝貢

副貨國去代一萬七千里東至阿副使且國西至沒離國中相去一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國相去一千五百里國中有副貨城周七十里有五穀葡萄唯有馬駝驢國王有黃金殿殿下金駝七頭各高三尺其王遣使朝貢

南天竺國去代三萬一千五百里有伏醜城周四十里城中出摩尼珠珊瑚城東三百里有拔賴城城中出黃金白真檀石蜜蒲萄土宜五穀世宗時其國王摩羅化遣使獻駿馬金銀自此每使朝貢

阿末黎木皮中織作布土宜五穀世宗時其國王伏陁末多遣使獻方物自是每使朝貢

拔豆國去代五萬一千里東至多勿當國西至旃那國中開相去七百五十里南至罽陵伽國北至弗那伏且國中開相去九百里國中出金銀雜寶白象水牛羣牛蒲萄五果土宜五穀

噠噠國大月氏之種類也亦曰高車之別種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在干闥之西都馬許水南二百餘里去長安一萬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里餘多寺塔皆飾以金風俗與突厥略同其俗兄弟共一妻夫無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角焉衣服類加以纒絡頭皆剪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衆可十萬無城邑依隨水草以鮮爲屋夏遷涼土冬逐暖處分其諸妻各在別所相去或二百三百里其王巡

歷而行每月一處冬寒之時三月不徙王位不必傳子子弟堪任死便授之其國無車有輿多駝馬用刑嚴急偷盜無多少皆腰斬盜一責十死者富者累石爲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家內其人凶悍能鬪戰西域康居于闐沙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許皆役屬之號爲大國與蠕蠕婚姻自太安以後每遣使朝貢正光末遣使貢師于一至高平遇方侯醜奴反因留之醜奴平送京師

承熙以後朝獻遂絕初熙平中肅宗遣王伏子統宋雲沙門法力等使西域訪求佛經時有沙門慧生者亦與俱行正光中還慧生所經諸國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數蓋舉異略云其國去漕國千五百里去瓜州六千五百里

朱居國在干闥西其人山居多林果咸事佛語與于闐相類役屬噠噠渴槃陀國在葱嶺東朱駒波西河經其國東北流有高山夏積霜雪亦事佛道附於噠噠

鉢和國在渴槃陀西其土尤寒人畜同居穴地而處又有大雪山望若銀峯其人唯食餅麩飲麥酒服氈裘有二道一道西行向噠噠一道西南趨烏焉亦爲噠噠所統

跋知國在鉢和西南土狹人貧依託山谷其王不能總攝有三池傳云大地有

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遇風雪之困除彌國在波知之南山居不信佛法專事諸神亦附噠噠東有鉢盧勒國路峻緣鐵鎖而度下不見底熙平中宋雲等竟不能達

烏菴國在除彌南北有葱嶺南至天竺婆羅門胡爲其上族婆羅門多解天文吉凶之數其王勅則訪決焉土多林果引水灌田豐稻麥事佛多諸寺塔事極華麗人有爭訴服之以藥曲者發狂直者無恙爲法不殺犯死罪唯徙於隰山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驢數頭運食山下無人控御自知往來也

乾陀國在烏菴西本名業波爲噠噠所破因改焉其王本是勅勒臨國民二世矣好征戰與罽賓鬪三年不罷人怨苦之有鬪象七百頭十人乘一象皆執兵仗象鼻縛刀以戰所都城東南七里佛塔高七丈周三百步即所謂雀離佛圖也

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恆故地自漢以來相承不絕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其國枝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並以昭武爲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世夫畢爲人寬厚甚得衆心其妻突厥達度可汗女也都於薩寶水上阿祿迪城多人居大臣三人共掌國事其王索髮冠七寶金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髻樣以皂巾丈夫剪髮錦袍名爲疆國西域諸國多歸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爲那曷國穆國皆歸附之有胡律置於祇祠將決罰則取而斷之重者族次

罪者死賊盜截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髯善商賈諸夷交易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箏篳婚喪與突厥同國立祖廟以六月祭之諸國皆助祭奉佛爲胡書氣候溫宜五穀勤修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驢犂牛黃金珊瑚香阿薛那香瑟瑟摩皮氈氍錦疊多蒲萄酒富家或致千石連年不敗太延中始遣使貢方物後遂絕焉

史臣曰西域雖通魏氏而中原始平天子方以混一爲心未遑征伐其信使往來深傳羈縻勿絕之道耳

魏書卷一百二

魏書卷一百二考證

西域○魏收書亡此卷全寫北史西域傳而不錄安國以後又隋書西域云康

國大業中始遣使貢方物後遂絕焉此改大業字為太延蓋後人妄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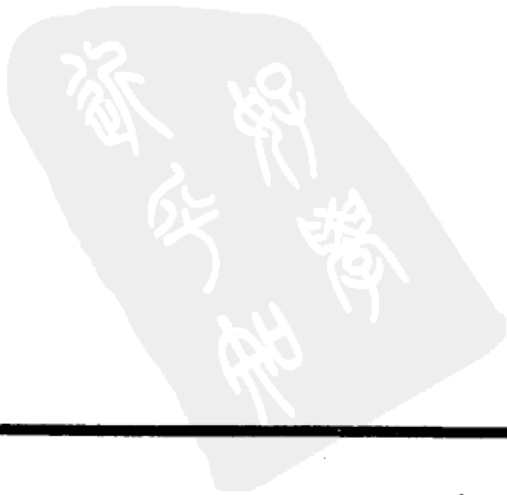
嗣寶國傳都善見城○本書孝靜帝紀帝名善見固應諱之而此不避者以文

固北史也

乾陁國傳臨國民二世矣○民北史作已

唐國傳太延中○太延北史作大業

魏書卷一百二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九十一

蠕蠕

匈奴宇文莫槐

徒何段就六眷

高車

蠕蠕東胡之苗裔也。姓郁久闐氏。始神元之末。掠騎有得一奴。妻始齊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闐。木骨闐者。首秃也。木骨闐與郁久闐聲相近。故後子孫因以爲氏。木骨闐既壯。免奴爲騎卒。穆帝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豁谷間。收合遺逃得百餘人。依純突隣部。木骨闐死。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而役屬於國。後世祖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爲蠕蠕。車鹿會既爲部帥。歲買馬畜貂狍皮。冬則徙度漠南。夏則遷居漠北。車鹿會死。子吐奴傀立。吐奴傀死。子跋提立。跋提死。子地栗袁立。地栗袁死。其部分爲二。地栗袁長子匹候跋。繼父居東邊。次子纒乾提。別居西邊。及昭成崩。纒乾提附衛辰而貳於我。登國中討之。蠕蠕移部。連走之。及於大磧南。牀山下。大破之。虜其半部。匹候跋及部帥屋擊。各收餘落。連走。遣長孫嵩及長孫肥追之。渡磧。嵩至平望川。大破屋擊之。斬以徇。肥至涿邪山。及匹候跋。擊落諸降。獲纒乾提子易多汗。及易多汗兄詰歸之。社崙斛律等。并宗黨數百人。分配諸部。纒乾提西遁。將歸衛辰。太祖追之。至跋那山。纒乾提復降。太祖撫慰如舊。九年。易多汗與社崙率部衆棄其父西走。長孫肥輕騎追之。至上郡跋那山。斬易多汗。盡殲其衆。社崙與數百人奔匹候跋。匹候跋處之南鄙。去其庭五百里。令其子四人監之。既而社崙率其私屬執匹候跋四子而叛。變匹候跋。請子收餘衆。亡依高車斛律部。社崙兇狡有權變。月餘。乃釋匹候跋歸其諸子。欲聚而殲之。密舉兵襲匹候跋。殺匹候跋。子啓拔吳頡等十五人歸于太祖。社崙既殺匹候跋。懼王師討之。乃掠五原以西諸部。北度大漠。太祖以拔頡爲安遠將軍。平棘侯。社崙與姚興和親。太祖遣材官將軍和突。襲黜弗素古延諸部。社崙遣騎救素古延。突逆擊破之。社崙遺通漠北。使高車深入其地。遂并諸部。以勢益振。北徙弱洛水。始立軍法。千人爲軍。軍置將一人。百人爲幢。幢置帥一人。先登者賜以虜獲。退懼者以

石擊首殺之。或臨時推捷。無文記。將帥以羊屎粗計兵數。後頗知刻木爲記。其西北有匈奴餘種。國尤富彊。部帥曰拔也稽。舉兵擊社崙。社崙逆戰於頡根河。大破之。後盡爲社崙所并。號爲彊威。隨水草畜牧。其西則焉耆之地。東則朝鮮之地。北則渡沙漢。窮瀚海。南則臨大磧。其常所會庭。則敦煌張掖之北。小國皆苦其寇抄。羈縻附之。於是自號丘豆伐可汗。丘豆伐。猶魏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魏言皇帝也。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卽爲稱號。若中國立柱。既死之後。不復追稱。太祖謂尙書崔玄伯曰。蠕蠕之人。昔來號爲頡麗。每來抄掠。駕馭牛奔遁。驅健牛隨之。特牛伏不能前。異部人有教其以健牛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尙不能行。而況其子。終於不易。遂爲敵所虜。今社崙學中國立法置戰陣。卒成邊害。道家言聖人生。大盜起。信矣。天興五年。社崙聞太祖征姚興。遂犯塞入參合陂。南至對山。及善無北澤。時遣常山王遵以萬騎追之。不及。天賜中。社崙從弟悅代大那等。謀殺社崙而立大那。發覺。大那等來奔。以大那爲冠軍將軍。西平侯。悅代爲越騎校尉。易陽子。三年夏。社崙寇邊。永興元年冬。又犯塞。二年。太宗討之。社崙遁走。道死。其子度拔。年少未能御衆。部落立社崙弟斛律。號葛苦蓋。可汗。魏言委質美好也。斛律北并質術也。骨國東破。骨曆辰部落。三年。斛律宗人悅侯咄咄千等數百人來降。斛律畏威自守。不敢南侵。北邊安靜。神瑞元年。與馮跋和親。跋聘斛律女爲妻。將爲交婚。斛律長兄子步鹿真。謂斛律曰。女小遠適。憂思生疾。可遣大臣樹黎勿地延等女爲媵。斛律不許。步鹿真出謂樹黎等曰。斛律欲令汝女爲媵。遠至他國。黎等共結謀。令勇士夜就斛律穹廬。候其出執之。與女俱。擯于和龍。乃立步鹿真。步鹿真立委政樹黎。初。高車叱洛侯者。叛其渠帥。等社崙破諸部落。社崙德之。以爲大人。步鹿真與社崙子社拔共至叱洛侯家。婦其少妻。少妻告步鹿真。叱洛侯欲舉大禮爲主。遣大禮金馬。勸爲信。步鹿真聞之。歸發八千騎往圍叱洛侯。叱洛侯焚其珍寶。自刎而死。步鹿真遂掩大禮。大禮發軍執步鹿真。及社拔。絞殺之。乃自立。大禮者。社崙季父僕渾之子。先統別部。鎮於西界。能得衆心。國人推戴之。號牟汗。紇升蓋可汗。魏言制勝也。斛律父子既至和龍。馮跋封爲上谷侯。大禮率衆南徙犯塞。太宗親

討之。大檀懼而遁走。山陽侯奚斤等追之。遇寒雪。士凍死墮指者十二三。及太宗崩。世祖即位。大檀聞而大喜。始光元年秋。乃寇雲中。世祖親討之。三日二夜至雲中。大檀騎圍世祖五十餘重。騎馬首相次如堵焉。士卒大懼。世祖顏色自若。衆情乃安。先是大檀第大那。與社崙爭國。敗而來奔。大檀以大那子於陟斤爲部帥。軍士射於陟斤殺之。大檀恐。乃遁。二年。世祖大舉征之。東西五道並進。平陽王長孫輪等從黑漢。汝陰公長孫道生從白黑兩漢間。車駕從中道。東平公娥濟次西。從栗園。宜城王奚斤將軍安原等。西道從爾寒山。諸軍至漢南。舍輜重。輕騎十五日。禮。絕漢討之。大檀部落駭驚北走。神龜元年八月。大檀遣子將騎萬餘人入塞。殺掠邊人而走。附國高車追擊破之。自廣寧還。追之不及。二年四月。世祖練兵于南郊。將襲大檀。公卿大臣皆不願行。術士張淵徐辨以天文說止。世祖從崔浩計而行。會江南使還。稱劉義隆欲犯河南。謂行人曰。汝疾還告魏主。歸我河南地。即當罷兵。不然。盡我將士之力。世祖聞而大笑。告公卿曰。龜鼈小豎。自救不暇。何能爲也。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便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敵。非上策也。吾行決矣。於是車駕出東道。向黑山。平陽王長孫輪從西道。向大城山。同會賊庭。五月。次于沙漢南。舍輜重。輕襲之。至粟水。大檀乘西奔。第匹黎先與東落。將赴大檀。遇輪軍。輪縱騎擊之。殺其大人數百。大檀聞之。震怖。將其族黨焚燒。離舍。絕跡西走。莫知所至。於是國落四散。窟伏山谷。畜產布野。無人收視。世祖緣粟水西行。遇漢將賈惠故。六月。車駕次於兔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里。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渡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餘里。高車諸部殺大檀種類。前後降三十餘萬。俘獲首虜。及戎馬百餘萬匹。八月。世祖聞東部高車屯已尼阪。人畜甚衆。去官軍千餘里。遣左僕射安原等往討之。暨已尼阪。高車諸部望軍降者數十萬。大檀部雜糞。因發疾而死。子吳提立。號勃連可汗。魏言神聖也。四年。遣使朝獻。先是北都侯。獲吳提南偏運者二十餘人。世祖賜之衣服。遣歸吳提。上下感德。故朝貢焉。世祖厚賞其使而遣之。延和三年二月。以吳提尙西海公主。又遣使人納吳提妹爲夫人。又遣爲左昭儀。吳提遣其兄禿鹿傀。及左右數百人來朝。獻

馬二千匹。世祖大悅。班賜甚厚。至太延二年。乃絕和犯塞。四年。車駕幸五原。遂征之。樂平王丕河東公賀多羅。督十五將出東道。永昌王健。宜都王穆壽。督十五將出西道。車駕出中道。至凌轡山。分中道復爲二道。陳留王崇從大澤。向涿邪山。車駕從凌轡山。向天山。西登白阜。刻石記行。不見蠕蠕而還。時漢北大旱。無水草。軍馬多死。五年。車駕西伐沮渠牧健。宜都王穆壽。輔景穆居守。長樂王密敬。建軍王崇。二萬人鎮漢南。以備蠕蠕。吳提果犯塞。壽素不設備。賊至七介山。京邑大駭。爭奔中城。司空長孫道生拒之於吐頰山。吳提之寇也。留其兄乞列歸與北鎮諸軍相守。敬崇等破乞列歸於陰山之北。獲之。乞列歸數曰。沮渠陷我也。獲其伯父他吾無鹿胡。及其將帥五百人。斬首萬餘級。吳提聞而遁走。道生追之。至于漢南而還。真君四年。車駕幸漢南。分四道。樂安王範建軍王崇各統十五將出東道。樂平王督十五將出西道。車駕出中道。中山王辰領十五將爲中軍。後繼車駕。至鹿潭谷。與賊相遇。吳提遁走。追至頰根河擊破之。車駕至石水而還。五年。復幸漢南。欲襲吳提。吳提遁走。乃還。吳提死。子吐賀真立。號處可汗。魏言唯也。十年正月。車駕北伐。高昌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西道。車駕與景穆。自中道出涿邪山。吐賀真別部帥余綿他拔等。率千餘家來降。是時軍行數千里。吐賀真新立。恐懼遠遁。九月。車駕北伐。高昌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與諸軍期會於地弗池。吐賀真悉國精銳。軍資甚盛。圍那數十重。那擲長圍堅守。相持數日。吐賀真數挑戰。輒不利。以那衆少。而固疑大軍將至。解圍夜遁。那引軍追之。九日九夜。吐賀真益懼。棄輜重。踰宮。陸續遠遁。那收其輜重。引軍還。與車駕會於廣澤。略陽王羯兒盡收其人。戶畜產百餘萬。自是吐賀真遠單弱。遠還。邊疆思警矣。太安四年。車駕北征。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旌旗千里。遂渡大漠。吐賀真遠遁。其莫弗烏朱駕額。率衆數千落來降。乃刊石記功而還。世祖征伐之後。意存休息。蠕蠕亦怖威北竄。不敢復南。和平五年。吐賀真死。子子成立。號受羅部真可汗。魏言惠也。自稱承康元年。率部侵塞。北鎮遊軍大破其衆。盡與四年。子成犯塞。車駕北討。京兆王子推。東陽公元丕。督諸軍出西道。任城王雲等。督軍出東道。汝陰王賜。濟南公羅烏拔。督軍爲前鋒。龍西

王澤實曾請軍為後繼，請將會車駕于水之濱，顯祖親書詔，請將曰：用兵在奇，不在衆也。卿等爲朕力戰，方略已在朕心。乃選精兵五千人挑戰，多設奇兵以惑之。虜衆奔潰，逐北三十餘里，斬首五萬級，降者萬餘人。戎馬器械不可殫計。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改水曰武川，遂作北征頌，刊石紀功。延興五年，子成求通婚，有司以子成數犯邊塞，請絕其使。發兵討之。顯祖曰：蠲蠲管若禽獸，食而亡義，朕要當以信誠待物，不可抑絕也。子成知悔前非，遣使請和，求結姻媿，安可孤其款意。乃詔報曰：所論婚事，今始一反，尋覓事理，未允厥中。夫男而下女，父象所明，初婚之吉，教樂禮聘，君子所以重人倫之本，不敬其初，令終難矣。子成每懷贖詐，終顯祖世，更不求婚。太和元年四月，遣其河去汾比拔等，來獻夏馬貂裘，比拔等稱伏承天朝，珍寶華麗，甚積求一觀之。乃勅有司出御府珍玩金玉文繡器物，御殿文馬奇禽異獸，及人間所宜用者，列之京肆，令其歷觀焉。比拔見之，自相謂曰：大國富麗，一生所未見也。二年二月，又遣比拔等朝賀，尋復請婚焉。高祖志存招納，許之。子成雖歲買不絕，而款約不著，婚事亦停。九年，子成死，子豆嵩立，號伏古敦可汗。魏言恆也，自稱太平元年，豆嵩性殘暴，好殺其臣。侯景望石洛侯，數以忠言諫之，又勸與國通和，勿侵中國。豆嵩怒，誣石洛侯謀反，殺之，夷其三族。十六年八月，高祖遣陽平王頤、左僕射陸歡，並爲都督，領軍解律，糧每十二將，七萬騎，討豆嵩。都內高車阿伏至羅，率衆十餘萬，落西走，自立爲主。豆嵩與叔父那蓋爲二道追之。豆嵩出自浚稽山北而西，那蓋出自金山。豆嵩類爲阿伏至羅所敗，那蓋累有勝捷，國人咸以那蓋爲天所助，欲推那蓋爲主。那蓋不從，衆彊之。那蓋曰：我爲臣不可，焉能爲主。衆乃殺豆嵩母子，以屍示那蓋。那蓋乃襲位，那蓋號候其伏代庫者可汗。魏言悅樂也。自稱太安元年，那蓋死，子伏圖立，號他汗可汗。魏言緒也，自稱始平元年。正始三年，伏圖遣使於柔勿六賊，朝獻請求通和。世宗不報其使。詔有司勅勿六賊曰：蠲蠲遠祖社嘗，是大魏叛臣。往者包容，暫時通使。今蠲蠲表微，有損曠日。大魏之德，方隆周漢，轉據中原，指清八表。正以江南未平，權寬北掠，通和之事，未容相許。若修藩禮，款誠昭著者，當不孤爾也。承平元年，伏圖又遣勿六賊

奉函書一封，拜獻貂裘。世宗不納，依前遣使。伏圖西征高車，高車王彌俄突所殺。子魏奴立，號豆羅伏。魏奴可汗，魏言彰制也。自稱建昌元年。承平四年九月，魏奴遣沙門洪宣、奉獻珠像。延昌三年冬，世宗遣驍騎將軍馬義舒使於魏奴。未發而虜事遽停，魏奴壯健善用兵。四年，遣使侯斤尉比建朝貢。熙平元年，西征高車，大破之。禽其王彌俄突，殺之。盡并叛者，國遂殫成。二年，又遣侯斤尉比建，紇奚勿六賊，率驍騎等朝貢。神龜元年二月，肅宗臨顯陽殿，引驍騎等二十人於殿下。遣中書舍人徐紇宣詔，讓以蠲蠲藩禮不備之意。初，豆嵩之死也，那蓋爲主，伏圖納豆嵩之妻侯呂陵氏，生魏奴。阿那瓊等六人，魏奴立後，忽亡一子，字祖惠，求募不能得。有尼引副升半妻是豆潭地，萬年二十許，爲書巫假託神鬼，先常爲魏奴所信，出入去來，乃言此兒今在天上，我能呼得。魏奴母子欣悅，後歲仲秋，在大澤中施幔屋，齋潔七日，祈請天神。經一宿，祖惠忽在帳中，自云恆在天上。魏奴母子抱之悲喜，大會國人，號地萬爲聖女，納爲可賀。教授夫副升半爵位，賜牛馬羊三千頭。地萬既挾左道，亦有姿色，魏奴甚加重愛，信用其言，亂其國政。如是積歲，祖惠年長，其母問之，祖惠言我恆在地萬家，不嘗上天。上天者地萬教也，其母具以狀告魏奴。魏奴言地萬懸遠事，不可不信，勿用讒言也。既而地萬恐懼，語祖惠於魏奴。魏奴陰殺之，正光初，魏奴母遣其何去汾、李具列等，絞殺地萬。魏奴怒，欲誅具列等。又阿至羅，使魏奴擊之，軍敗。還爲母與其大臣所殺。立魏奴弟阿那瓊，立經十日，其族兄侯力發示發，率衆數萬，以伐阿那瓊。阿那瓊戰敗，將弟乙居伐，輕騎南走歸國。阿那瓊母侯呂陵氏及其二弟，尋爲示發所殺。而阿那瓊未之知也。九月，阿那瓊將至肅宗，遣兼侍中陸希道爲使主，兼散騎常侍孟威爲使副，迎勞近畿。使司空公京兆王繼至北中，侍中崔光、黃門郎元纂在近郊，並申宴勞。引至門闕下，十月肅宗臨顯陽殿，引從五品以上清官，皇宗藩國使客等列於殿庭。王公以下，及阿那瓊等入，就庭中北面位定。謁者引王公以下升殿，阿那瓊位於藩王之下。又引將命之官，及阿那瓊弟并二叔，位於羣官之下。遣中書舍人曹道宣詔勞問。阿那瓊啓云：陛下優隆，命臣弟叔等升殿預會，但臣有從兄在北之日，官高

於二叔乞命升殿詔聽之乃位於阿那瓌弟之下二叔之上宴將罷阿那瓌執
 啓立於座後詔遣舍人常景問所欲言阿那瓌求詣殿前詔引之阿那瓌再拜
 曰臣先世深由出於大魏詔曰朕已具知阿那瓌起而言曰臣之先逐草放
 牧遂居漢北詔曰卿言未盡可具陳之阿那瓌又言曰臣先祖以來世居北土
 雖復隔越山津而乃恭心慕化未能時宜者正以高車悍逆臣國擾攘不暇遣
 使以宣遠誠自頃年以前漸定高車及臣兄爲主故遣羣類禮等使來大魏實
 欲虔修藩禮是以曹道芝北使之日臣與主兄即遣大臣五人拜受詔命臣兄
 弟本心未及上徹但高車從而侵暴中有姦臣因亂作逆殺臣兄立臣爲主裁
 過旬日臣以陛下恩慈如天是故倉卒輕身投國歸命陛下詔曰具卿所陳理
 猶未盡可更言之阿那瓌再拜受詔起而言曰臣以家難輕來投關老母在彼
 萬里分張本國臣民皆已迸散陛下隆恩有過天地求乞兵馬還向本國誅藉
 叛逆收集亡散陛下慈念賜借兵馬老母若在得生相見以申母子之恩如其
 死也即得報讎以雪大恥臣當統臨餘人奉事陛下四時之貢不敢闕絕陛下
 聖顏難親敢有披陳但所欲言者口不能盡言別有辭登謹以仰呈願垂詔寬
 仍以啓付舍人常景具以奏聞尋封阿那瓌朔方郡公蠡蠡主賜以衣冠加之
 貂裘祿從儀衛同于威藩十二月肅宗以阿那瓌無定主思還綏集啓請切
 至詔議之時朝臣意有同異或言聽還或言不可領軍元義爲宰相阿那瓌私
 以金百斤貨之遂歸北二年正月阿那瓌等五十四人請辭肅宗臨西堂引見
 阿那瓌及其伯叔兄弟五人升階賜坐遣中書舍人穆弼宣勞阿那瓌等拜辭
 詔賜阿那瓌細明光人馬鎧二具鐵人馬鎧六具露絲銀鑲槊二張并白氍毹
 漆槊十張并白氍毹漆槊十張并幡纛絲弓二張并箭朱漆柘弓六張并箭黑
 漆弓十張并箭赤漆槊六幡并刀黑漆槊六幡并刀赤漆鼓角二十具五色錦
 被二領黃紬被褥三十具私府繡袍一領并帽內者繡納襪一領繡袍二十領
 并帽內者繡紵千段繡納小口袴褶一具內中冠具紫納大口袴褶一具內中
 冠具百子慢十八具黃布幕六張新乾飯一百石麥麩八石棗麩五石銅馬鑄
 四枚柔鐵馬鑄二枚各受二斛黑漆竹植四枚各受五升棹二口父草馬五百

匹駝百二十頭牀牛一百頭羊五千口朱畫盤器十合粟二十萬石至鎮給之
 詔侍中崔光黃門元纂郭外勞遣阿那瓌來奔之後其從父兄俟力發婆羅門
 率數萬人入討示發破之示發走奔地豆于爲其所殺推婆羅門爲主號彌偶
 可社句可汗魏言安靜也時安北將軍懷朔鎮將楊鈞表傳聞彼人已立主是
 阿那瓌同堂兄弟夷人獸心已相君長恐未肯以殺兄之人郊迎其弟輕往虛
 反徒損國威自非廣加兵衆無以送其入北二月肅宗詔書經蠡蠡使者屢云
 具仁往喻婆羅門迎阿那瓌復藩之意婆羅門殊自驕慢無遜避之心責具仁
 禮敬具仁執節不屈婆羅門遣大官莫何去汾侯斤丘升頭六人將兵一千隨
 具仁迎阿那瓌五月具仁還鎮論彼事勢阿那瓌慮不敢入表求還京會婆羅
 門爲高車所逐率十部落詣涼州歸降於是蠡蠡數萬相率迎阿那瓌七月阿
 那瓌啓云投化蠡蠡元退社渾河旃等二人以今月二十六日到鎮云國土大
 亂姓姓別住迭相抄掠當今北人鶴望待拯今乞依前恩賜給精兵一萬遣令
 督率送臣積北撫定荒人脫蒙所請事必克濟詔付尙書門下博議八月詔兼
 散騎常侍王遵業馳驛宣旨慰阿那瓌并申賜資九月蠡蠡後主俟匿伐來奔
 懷朔鎮阿那瓌兄也列稱規望乞軍并請阿那瓌十月錄尙書事高陽王雍尙
 書令李崇侍中侯剛尙書左僕射元欽侍中元義侍中安豐王延明吏部尙書
 元修義尙書李彥給事黃門侍郎元纂給事黃門侍郎張烈給事黃門侍郎盧
 同等奏曰竊聞漢立南北單于曾有東西之稱皆所以相維禦難爲國藩籬今
 臣等參議以爲懷朔鎮北土名無結山吐若奚泉敦煌北西海郡即漢晉舊障
 二處寬平原野彌沃阿那瓌宜置西吐若奚泉婆羅門宜置西海郡各令總率
 部落收離聚散其爵號及資給所須唯恩裁處彼臣下之官任其舊俗阿那瓌
 所居既是境外宜少優遣以示威刑請沃野懷朔武川鎮各差二百人令當鎮
 軍主監率給其糧仗送至前所仍於彼爲其造構功就聽遣諸於北來在婆羅
 門前投化者令州鎮上佐準程給糧送詣懷朔阿那瓌鎮與使人量給食裏在
 京館者任其去留阿那瓌草創先無儲積請給朔州麻子乾飯二千斛官駝運
 送婆羅門居於西海既是境內黃衛不得同之阿那瓌等漸遣藩屏宜各遣使

持節馳驅先詣慰喻并委經略肅宗從之十二月詔安西將軍廷尉元洪超兼
尙書行臺諸教煌安置婆羅門婆羅門尋與部衆謀叛投噉噉噉三妻皆婆
羅門姊妹也仍爲州軍所討禽之三年十二月阿那瓌上表乞粟以爲田種詔
給萬石四年阿那瓌衆大饑入塞寇抄肅宗詔尙書左丞元平兼行臺尙書持
節諭之平見阿那瓌爲其所執以平自隨驅掠良口二千公私驛馬牛羊數十
萬北通謝平放還詔驃騎大將軍尙書令李榮等率騎十萬討之出塞三千餘
里至瀚海不及而還俟陞伐至洛陽肅宗臨西堂引見之五年婆羅門死於洛
南之館詔贈使持節鎮西將軍秦州刺史廣牧公是歲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
反諸鎮相應孝昌元年春阿那瓌率衆討之詔遣驃云具仁肅雜物勞賜阿那
瓌阿那瓌拜受詔命勸衆十萬從武川鎮西向沃野頻戰克捷四月肅宗又遣
兼通直散騎常侍中書舍人馮儔使阿那瓌宣勞班賜有差阿那瓌部落既和
士馬稍成乃號勅遣頭兵豆伐可汗魏言把覆也十月阿那瓌復遣郁久闊彌
娥等朝貢三年四月阿那瓌遣使人鞏鳳景等朝貢及還肅宗詔之曰北鎮羣
狄爲逆不惠蠕蠕主爲國立忠助加誅討言念誠心無忘養食今知俸在朔垂
與介朱榮隣接其嚴勒部曲勿相暴掠又近得蠕蠕主登更欲爲國東討但蠕
蠕主世居北漠不宜炎夏今可且俸聽待後勅置朝廷慮其反覆也此後頻使
朝貢建義初孝莊詔曰夫勳高者賞重德厚者名隆蠕蠕主阿那瓌鎮衛北藩
禦侮朔表遂使陰山惠警轉水無塵刊跡復山銘功瀚海至誠旣篤勳緒莫酬
故宜擇以殊禮何容格以常式自今以後禮拜不言名上書不稱臣太昌元年
六月阿那瓌遣馬旬蘭樹什伐等朝貢并爲長子請尙公主承熙二年四月出
帝詔以范陽王諱之長女理那公主許之未及婚帝入關齊獻武王遣使說之
阿那瓌遣使朝貢求婚獻武王方招四遠以常山王妹樂安公主許之改爲蘭
陵公主瓌遣奉馬千匹爲聘禮迎公主詔索正元壽送公主往北自是朝貢相
尋以齊獻武王威德日盛請殺愛女於王帝詔王納之自此塞外無憂矣
匈奴宇文莫槐出於遼東塞外其先南單于遠屬也世爲東部大人其語與鮮
卑頗異人皆稱髮而覆其頂上以爲首飾其邊數千則截短之婦女披長襦及

足而無裳焉秋收烏頭爲毒藥以射禽獸其槐虛用其民爲部人所殺更立其
弟普撥爲大人普撥死子丘不動立尙平文女丘不動死子莫慮立本名犯太
祖諱莫慮遣弟屈雲攻慕容廆廆擊破之又遣別部素延伐慕容廆於棘城復
爲慕容廆所破時莫慮部衆彊盛自稱單于塞外諸部咸畏憚之莫慮死子遜
呢延立率衆攻慕容廆於棘城廆子翰先戍於外遜呢延謂其衆曰翰果勇
必爲人患宜先取之城不足憂也乃分騎數千襲翰聞之使人詐爲段末波使
者遺謂遜呢延曰翰數爲吾患久思除之今聞來討其善戒嚴相待宜兼路早
赴翰設伏待之遜呢延以爲信然長驅不備至於伏所爲翰所虜翰馳使告廆
乘勝遂進及展而至廆亦盡銳應之遜呢延見而方嚴率衆逆戰前鋒始交而
翰已入其營縱火燎之衆乃大潰遜呢延單馬奔還悉俘其衆遜呢延父子世
雄漢北又先得玉璽三紐自言爲天所相每自誇大及此敗也乃卑辭厚幣遣
使朝獻于昭帝帝嘉之以女妻焉遜呢延死子乞得龜立復伐慕容廆廆拒之
惠帝三年乞得龜屯保澆水固壘不戰遣其兄悉跋堆襲廆子仁于柏林仁逆
擊斬悉跋堆廆又攻乞得龜克之乞得龜單騎夜奔悉屠其衆乘勝長驅入其
國城收資財億計徙部民數萬戶以歸先是海出大龜枯死於平郭至是而乞
得龜敗別部人逸豆歸殺乞得龜而自立與慕容廆相攻擊遣其國相其渾伐
見而其渾荒酒繼獵爲見所破死者萬餘人建國八年見伐逸豆歸拒
之爲見所敗殺其將將涉亦干逸豆歸遠遁漢北遂奔高麗見徙其部衆五千
餘落於昌黎自此散滅矣

徒何段就六眷本出於遼西其伯祖日陸眷因亂被賣爲漁陽烏丸太庫辱官
家奴諸大人集會幽州皆唾唾唾唯庫辱官獨無乃唾日陸眷口中日陸眷因
咽之西向拜天曰願使主君之智慧祿相盡移入我腹中其後漁陽大饑庫辱
官以日陸眷爲健使將之詣遼西逐食招誘亡叛遂至疆威日陸眷死乞珍
代立乞珍死子務目塵代立即就六眷父也據有遼西之地而臣於晉其所統
三萬餘家控弦上馬四五萬騎穆帝時幽州刺史王浚以段氏數爲己用深德
之乃表封務目塵爲遼西公假大單于印綬浚使務目塵率萬餘騎伐石勒於

常山封龍山下大破之務目盛死就陸魯立就陸魯與第匹彈從第末波等率
 五萬餘騎圍石勒於襄國勒登城望之見將士皆擐仗腰佩無備之意勒因
 其懈意遣勇健穿城突出直衝末波生禽之置之座上與飲其盡歡約為父
 子盟誓而遣之末波既得免就陸魯等遂擐軍而還不復報波歸于遠西自此
 以後末波常不敢南向渡滹人問其故末波曰吾父在兩其感動不審己也如
 此就陸魯死其子幼弱匹彈與劉琨世子羣奔喪匹彈除卷甲而往欲殺其從
 叔羽麟及末波而奪其國末波等知之遣軍逆擊匹彈劉羣為末波所獲匹彈
 走還劉琨現禽己請現宴會因執而害之匹彈既殺劉琨與羽麟末波自相攻
 擊都乘率難欲擁其衆徒保上谷阻軍都之險以拒末波等平文帝聞之陸
 精騎將軍之匹彈恐懼南奔樂陵使石勒遣石虎擊段文鴛于樂陵破之生擒
 文鴛匹彈遠率其屬及諸塲壁降于石勒末波自稱幽州刺史屯遠西末波死
 國人立日陸魯弟護遠為主烈帝時假護遠驃騎大將軍幽州刺史大單于北
 平公第鬱蘭撫軍將軍冀州刺史渤海公建國元年石虎征護遠於遠西護遠
 奔平岡山遂投慕容晃晃殺之鬱蘭奔石虎以所從鮮卑五千人配之使屯令
 支鬱蘭死子龜代之及冉閔之亂龜率衆南移遂據齊地慕容使弟玄恭帥
 衆伐龜於廣國執龜送之劉備毒其目而殺之坑其徒三千餘人

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為狄歷北方以為勅勒諸夏以為高車丁零其
 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其種有狄氏表紇氏解律
 氏解批氏護骨氏具奇斤氏俗云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國人皆以為神
 單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其
 上曰請天自迎之經三年其母欲迎之單于曰不可未徹之聞耳復一年乃有
 一老叢晝夜守臺嗚呼因穿臺下為空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處我於此
 欲以與天而今復來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將下就之其姊大驚曰此是畜生無
 乃辱父母也妹不從下為復妻而產子後遂成國故其人好引聲長歌又
 似復嗚無都統大帥當種各有君長為性極猛黨類同心至於寇難會然相仗
 關無行陳頭刺衝突乍出入不能擊戰其俗隨俗要購無所忌避婚姻用牛

馬納聘以為榮結言既定男黨營車圍馬令女黨悉取上馬袒乘出圍馬主立
 於圍外援手驚馬不墜者即取之墜則更取數滿乃止俗無數不作酒迎婦之
 日男女相持持馬酪熟肉節解主人延賓亦無行位穹廬前盡坐飲宴終日復
 留共宿明日將婦歸既而將夫黨還入其家馬羣極取夏馬父母兄弟雖惜終
 無言者頗諷取妻婦而優憐之其畜產自有記識雖圍縱在野終無妄取俗不
 清潔善致震震每震則叫呼射天而棄之移去至來歲秋馬肥復相率候於夏
 所埋殺羊然火拔刀女巫祝祝似如中國被除而羣隊馳馬旋繞百而乃止人
 持一束柳橫回擊之以乳酪灌滿婦人則以皮裹羊鞍載之首上祭屈裝費而
 級之有似軒輦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屍於中發臂引弓佩刀扶稍無異於
 生而葬坎不掩時有震死及疫癘則為之祈禱若安全無他則為報賽多殺雜
 畜燒骨以燎走馬逸獲多者數百而男女無小大皆集會平吉之人則歌舞作
 樂死喪之家則悲吟哭泣其運徒隨水草衣食肉牛羊畜產盡與蠶蠶同唯
 車輪高大幅數至多後徙於鹿澤海西北百餘里部落強大多與蠶蠶為敵亦
 每侵盜于國家太祖親親之太破其諸部後太祖復度弱洛水西行至鹿澤海
 停駕簡輕騎西北行百餘里襲破之虜獲生口馬牛羊二十餘萬復討其餘種
 於狼山大破之車駕巡幸分命諸將為東西二道太祖親勒六軍從中道自較
 其水西北徇略其部諸軍同時雲合破其雜種三十餘落衛王儀別督將從西
 北絕漢千餘里復破其遺孑七部於是高車大懼諸部震駭太祖自牛川南引
 大校獵以高車為圍騎徒遮列周七百餘里乘雜獸於其中因羅至平城即以
 高車乘起鹿苑南因臺陰北距長城東包白登屬之西山尋而高車姪利易其
 弗勒力健率其九百餘落內附拜勅力健為攝威將軍置司馬參軍賜穀二萬
 斛使高車解批其弗弗播豆建復率其部三十餘落內附亦拜為威遠將軍置司
 馬參軍賜衣服歲給廩食蠶蠶社畜破敗之後收拾部落轉徙廣漠之北使人
 高車之地解律部部帥倍侯利惠之曰社畜新集兵資馬少易與耳乃舉衆掩
 擊入其國略高車味利不顧後患分其廩室妻其婦女安惠獲臥不起社畜登
 高蓋見乃招集亡散得千人晨掩殺之走而脫者十二三倍侯利遠奔奔賜將

孟都公倍侯利實直勇健過人奮戈陷陳有異於衆北方之人畏其兇嗜者語曰倍侯利來便止處女歌謠云求夏夫當如倍侯其服衆如此善用五十著筮吉凶每中故得親幸賞賜豐厚命其少子易堂內侍及倍侯利卒太祖悼惜葬以國禮諡曰忠壯王後詔將軍伊謂帥二萬騎北襲高車餘糧盡食馬頻破之太祖時分徵諸部唯高車以類難獲不任使役故得別爲部落後世祖征蠕蠕破之而遷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在已尼賊人畜甚衆去官軍千餘里將遣左僕射安原等討之司徒長孫鞠尙書令劉深等諫世祖不聽乃遣原等并發新附高車合萬騎至于已尼賊高車諸部望軍而降者數十萬獲馬牛羊亦百餘萬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乘高車逐水草畜牧蕃息數年之後漸知粒食歲致獻貢由是國家馬及牛羊遂至于賤賤皮裘積高宗時五部高車合衆祭天衆至數萬大會走馬殺牲遊逸歌吟忻忻其俗稱自前世以來無感於此會車駕臨幸莫不忻悅後高祖召高車之衆隨車駕南討高車不願南行遂推表乾樹者爲主相率北叛遊踐金陵都督宇文福追討大敗而還又詔平北將軍江陽王繼爲都督討之繼先遣人慰勞樹者樹者入蠕蠕尋悔相率而降高車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盧氏三曰乙赫氏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氏六曰達簿干氏七曰阿耨氏八曰其九氏九曰侯分氏十曰副伏羅氏十一曰乞婁氏十二曰右叔仲氏先是副伏羅部爲蠕蠕所役屬豆嵩之世蠕蠕亂繼國部分散副伏羅阿伏至羅與從弟窮奇俱統領高車之衆十餘萬落太和十一年豆嵩犯塞阿伏至羅等固諫不從怒率所部之衆西叛至前部西北自立爲王國人號之曰候婁勳勳魏言大天子也窮奇號候倍猶魏言儲主也二人和穆分部而立阿伏至羅居北窮奇在南豆嵩追討之類爲阿伏至羅所敗乃引衆東徙十四年阿伏至羅遣商胡越者至京師以二箭奉貢云蠕蠕爲天子之賊臣諫之不從遂叛來至此而自誓立當爲天子討除蠕蠕高祖未之信也遣使者于提往觀虛實阿伏至羅與窮奇遣使者禮饋于提來朝貢其方物詔員外散騎侍郎可足渾長生復與于提使高車各賜繡綺一具雜綵百疋窮奇後爲噶婁所殺其子彌俄突等其衆分散或來奔附或投蠕蠕詔

遣宣威將軍羽林監孟威撫納降人置之高平鎮阿伏至羅長子慕阿伏至羅餘妻謀害阿伏至羅阿伏至羅殺之阿伏至羅又殘暴大失衆心衆共殺之立其宗人跋利延爲主歲餘噶婁伐高車將納彌俄突國人殺跋利延迎彌俄突而立之彌俄突既立復遣朝貢又奉表獻金方一銀方一金杖二馬七匹駝十頭詔使者慕容坦賜彌俄突雜綵六十匹世祖詔之曰卿遠據沙外頻申誠款覽揖忠志特所欽嘉蠕蠕嚙吐谷渾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倚角相接今高昌內附遣使迎引蠕蠕往來路絕姦勢不得妄令羣小敢有陵犯擁塞王人罪在不赦彌俄突尋與蠕蠕主伏圖戰於蒲類海北爲伏圖所敗西走三百餘里伏圖次於伊吾北山先是高昌王麴嘉表求內徙世宗遣孟威迎之至伊吾蠕蠕見威軍怖而遁走彌俄突聞其難駭追擊大破之殺伏圖於蒲類海北割其髮送於孟威又遣使獻龍馬五匹金銀貂皮及諸方物詔東城子于亮報之賜樂器一部樂工八十人赤紬十四雜綵六十匹彌俄突遣其某何去汾屋引叱質真貢其方物肅宗初彌俄突與蠕蠕主醜奴戰敗被禽醜奴繫其兩脚於驚馬之上頭曳殺之漆其頭爲飲器其部衆悉入噶婁經數年噶婁驍彌俄突弟伊圖還國伊圖既復國遣使奉表於是詔遣使者谷楷等拜爲鎮西將軍西海郡開國公高車王伊圖復大破蠕蠕蠕蠕王婆羅門走投涼州正光中伊圖遣使朝貢因乞朱畫步挽一乘并幘幘鞍一副繳扇各一枚青曲蓋五枚赤漆扇五枚鼓角十枚詔給之伊圖後與蠕蠕戰敗歸其弟越居自立天平中越居復爲蠕蠕所破伊圖子比適復殺越居而自立與和中比適又爲蠕蠕所破越居于去賓自蠕蠕來奔齊獻武王欲招納遣人上言封去賓爲高車王拜安北將軍肆州刺史既而病死初太祖時有吐突隣部在女水上常與解如部相爲唇齒不供職事登國三年太祖親西征度弱洛水復西行趣其國至女水上討解如部落破之明年春盡略徙其部落畜產而還又有紇突隣與紇奚世同部落而各有大人長帥擁衆種類常爲寇於意辛山登國五年太祖勅衆親討焉慕容驍率師來會大破之紇突隣大人屋地韓紇奚大人庫來等皆舉部歸降皇始二年車駕伐中山軍於柏肆慕容寶夜來攻營軍人驚走還於

國路由并州遂反將攻晉陽并州刺史元延討平之統突薛部帥匿物尼乾奚部帥叱奴根等復聚黨反於陰館南安公元順討之不克死者數千人太祖聞之遣安遠將軍庚岳還討匿物尼等皆殄之又有侯呂薛部聚萬餘口常依險畜牧登國中其大人叱伐爲寇於苦水河八年夏太祖大破之并禽其別帥潘古延等

薛千部常屯聚於三城之間及滅衛辰後其部帥太悉伏望軍歸順太祖撫安之車駕還衛辰子屈丐奔其部太祖聞之使使詔太悉伏執送之太悉伏出屈丐以示使者曰今窮而見投軍與俱亡何忍送之遂不遣太祖大怒車駕親討之會太悉伏先出擊曹覆實官軍乘虛遂屠其城獲太悉伏妻子珍寶從其人而還太悉伏來赴不及遂奔姚興未幾亡歸嶺北上郡以西諸鮮卑雜胡聞而皆應之天賜五年屈丐盡劫掠總服之及平統萬薛千種類皆得爲編戶矣而率屯山鮮卑別種破多蘭部世傳主部落至木易干有武力壯勇劫掠左右西及金城東侵安定數年間諸種悉之天興四年遣常山王還討之於高平木易干將數千騎塞國遁走盡徙其人於京師餘種分徙其後爲赫連屈丐所滅又融弗素古延等諸部富而不卷天興五年材官將軍和突率六千騎襲而獲之又越勒倍泥部永興五年轉牧駁那山西七月遣奚斤討破之徙其人而還史臣曰周之偷狃漢之匈奴其作害中國固亦久矣魏晉之世種族瓜分去來沙漠之陸窺擾郭塞之際猶皆東胡之餘緒曹顛之枝葉至如蠕蠕者匈奴之裔根本莫尋逃形集醜自小爲大風馳鳥赴候來忽往代京由之屢駭戎車所以不寧是故魏氏祖宗揚威曜武驅其畜產收其部落窮之窮髮之野逐之無人之鄉豈好肆兵極銳凶器不戢蓋亦急病除惡事不得已而然也

魏書卷一百三

魏書卷一百三考證

魏書卷一百三〇魏收書亡後人所補

魏書傳及昭成崩〇昭成下應有帝字此蓋用北史補亡而未及改正者

樂平王嘗十五終出西道〇臣人龍按上云樂安王範建軍王嶽下云中山王

展則樂平王亦應書名本書樂平王丕傳云丕薨於真君五年二月則此樂

平王嘗是丕也

孝莊曰〇孝莊下亦應加帝字

匈奴字文莫棟傳與慕容晃相攻擊〇本書以晃字係慕容廟諱故改稱其字此與魏六書傳仍稱慕容晃亦以其文係北史也

魏書卷一百三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九十二

自序

漢初魏無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彥。彥子敬。字子胡。幼孤有志操。博洽經史。成帝世。位終鉅鹿太守。仍家焉。敬子悅。字處德。性沉厚。有度量。直城公趙國李孝伯。見而重之。以女妻焉。位濟陰太守。以善政稱。悅子子建。字敬忠。釋褐奉朝請。累遷太尉從事中郎。初。世祖時。平氏。遂於武興立鎮。尋改爲東益州。其後。鎮將刺史。率失人和。羣氏作梗。遂爲邊患。乃除子建爲東益州刺史。子建布以恩信。風化大行。遠近清靜。正光五年。南北二秦城人。莫折念生。韓祖。香。張。長命。相繼構逆。僉以州城之人。莫不動勇。同類悉反。宜先收其器械。子建以爲城人數當行陳。盡皆曉果。安之足以爲用。急之腹背爲憂。乃悉召居城老壯。曉示之。并上旨。諸城人本非罪坐。而來者。悉求聽免。肅宗優詔從之。子建漸分其父兄子弟。外居郡戍。內外相顧。終獲保全。及秦賊乘勝屯營黑水。子建乃潛使掩襲。前後斬獲甚衆。威名赫然。先反者及此。悉降。乃聞使上聞。肅宗甚嘉之。詔子建兼尙書。爲行臺。刺史如故。於是威震蜀土。其梁巴二益兩秦之事。皆所節度。梁州刺史。傳覽。眼子敬。和中心以爲愧。在洛大行貨賄。以圖行臺。先是。子建亦屢求歸京師。至此。乃遣刺史唐永代焉。覽眼因爲行臺。子建將還。羣氏慕德。相率斷道。主簿楊僧覆。先行曉諭。諸氏忿曰。我留刺史。爾送出也。斫之數創。幾死。子建徐加慰譬。旬日方得前行。吏人贈遺。一無所受。而東益氏蜀尋反。攻逼唐承。承棄城而走。乃喪一藩矣。初。承之走。子建客有沙門曇彥。及鉅鹿人耿顯。皆沒落氏手。及知子建之客。垂泣追衣物。還之。送出白馬。遺愛所被如此。自國家開華陽等郡。梁州邢巒。益州傳覽。眼及子建。爲最初。子建爲前軍將軍。十年不徙。在洛閉關。與吏部尙書李韶。紹從弟延寔。頗爲奔萃。時人謂爲耽好。子建每曰。基於機權。廉勇之際。得之深矣。且吾未爲時用。博弈可也。及一臨邊事。凡經五年。未曾對局。還洛後。俄拜常侍衛尉卿。初。元顥內逼。莊帝北幸。子建謂所親

盧義僖曰。北海自絕社稷。稱藩蕭衍。吾老矣。豈能爲陪臣。遂攜家口居洛南。顯平乃歸。先苦風痹。及此。遂甚。以卿任有務。屢上書乞身。特除右光祿大夫。邢果之平。太傅李延寔。子侍中。或爲大使。撫慰東土。時外戚貴戚。送客填門。子建亦往候別。延寔曰。小兒今行。何以相助。子建曰。益以盈滿爲誠。延寔悵然久之。及莊帝殺朱榮。遇禍於河陰者。其家率相弔。實太尉李度第二子仁暉。子建之女婿。往亦見害。子建謂煥弟盧道度曰。朝廷誅翦權彊。凶徒尙梗。未聞有奇謀異略。恐不可濟。此乃李門禍始。弔實無乃忽忽。及永安之後。李氏宗族流離。或遇誅夷。如其所慮。後歷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子建自出爲藩牧。董司山南。居脂膏之中。遇天下多事。正身潔己。不以財利經懷。及歸京師。家人衣食。常不周贖。清素之迹。著於終始。性存重慎。不離交遊。唯與尙書盧義僖。煥弟涇州刺史盧道裕。雅相親昵。及疾篤。顯勅二子曰。死生大分。含氣所同。世有厚葬。吾平生不取。遵條裸身。又非吾意。氣絕之後。敕以時服。吾生年契闊。前後三娶。合葬之事。抑又非古。且汝二母。先在舊塋。墳地久固。已有定別。唯汝次母。墓在外耳。可遷入兆域。依班而定。行於吾墓之後。如此足矣。不須附合。當順吾心。勿令吾有遺恨。永熙二年春。卒于洛陽孝義里舍。時年六十三。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諡曰文靜。二子收。收字伯起。小字佛助。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值四方多難。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樂陽鄭伯綱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讀積年牀板爲之銳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初以父功。除太學博士。及朱榮於河陰。盡害朝士。收亦在圍中。以日晏獲免。吏部尙書李神儀。重收才學。授司徒記室參軍。永安三年。除北主客郎中。前廢帝立。妙簡近侍。詔收爲封禪書。收下筆便就。不立草藁。文將千言。所改無幾。時黃門郎賈思同侍立。深奇之。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遂散騎侍郎。尋勅典起居注。并修國史。俄兼中書侍郎。年二十六。出帝初。又詔收攝本職。文語填積。事成稱旨。黃門郎崔陵。從齊獻武王入朝。熏灼於世。收初不請門。後爲帝登祚。敕云。朕託體孝文。收嗤其來直。正員郎李慎以告之。陵深忿忌。時前廢帝殂。令收爲詔。陵乃宣言。收昔秦世出入帷幄。一日違詔。優爲調旨。

然則義旗之士盡為逆人。又收父老合解官歸侍南臺將加彈劾賴尚書辛雄為首於中尉兼備乃解收有賤生弟仲同先未齒錄因此怖懼上籍遣還鄉扶侍出帝嘗大發士卒狩於嵩少之南旬有六日時既寒苦朝野嗟怨帝與從官皆胡服而騎宮人及諸妃主雜其間奇伎異飾多非禮度收欲言則畏懼欲默不能已乃上南狩賦以諷焉年二十七雖富言淫麗而終歸雅正帝手詔報焉甚見褒美鄭伯謂曰卿不過老夫猶應逐免初齊獻武王固讓天柱大將軍帝勅收為詔令遠所請欲加相國問收相國品秩收以實對帝遂止收既未測主相之意以前事不安求解詔許焉久之除帝兄子廣平王贊開府從事中郎收不敢辭乃為庭竹賦以致己意尋兼中書舍人與濟陰温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時出帝猜忌獻武內有間隙收遂以疾固辭而免其舅崔孝芬怪而問之收曰懼有晉陽之甲尋而獻武南上帝西入關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聘蕭衍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衍及其羣臣咸加敬異先是南北初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並為隣國所重至此衍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文襄啓收兼散騎常侍修國史武定二年除正常侍領兼中書侍郎仍修史帝宴百寮問何故名入曰皆莫能知收對曰晉議郎董勳答問稱俗云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猪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時邢邵亦在側甚惡焉自南北和好書下紙每云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蕭衍後使其書乃去彼字自稱猶著此欲示無外之意收定報書云想境內清晏今萬國安和南人復書依以為體後獻武入朝靜帝授相國固讓令收為啓啓成呈上文襄時侍側獻武指收曰此人當復為崔光四年獻武於西門豹祠宴集謂司馬子如曰魏收為史官書吾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餉史官飲食司馬僕射頗會餉不因共大笑仍謂收曰卿勿見元康等在吾目下趨走謂吾以為勸勞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尋加兼著作郎靜帝會季秋大射普令賦詩收詩末云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謂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縱橫我亦使才子子昇時有所作至於詞氣並不及之吾或意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未及及收

呈其皆以周悉此亦難有又勅兼主客郎接蕭衍使謝琰徐陵侯景既陷臺城衍都陽王範時為合州刺史文襄勅收以書喻之範得書乃率部伍西上關州刺史崔聖念入據其城文襄謂收曰今定一州卿有其力猶恨尺書徵建鄴未效耳文襄崩文宣如晉陽令與黃門郎崔季舒高德正吏部郎中尉瑒於北第參掌機密轉秘書監兼著作郎又除定州大中正時齊將受禪楊愔奏收置之別館令撰禪代詔冊諸文道徐之才守門不聽出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封富平縣子二年授詔撰魏史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初帝令羣臣各言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出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隆之署名而已帝勅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始魏初鄧淵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游雅高允程駿李彪崔光李瑒之世修其業浩為編年體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書猶未出世宗時命邢縡追撰高祖起居注書至太和十四年又命崔暹王遵業補續焉下訖肅宗事甚委悉齊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辨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聞勅成一代大典凡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請終業許之十一月復奏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曆二卷禮樂四卷食貨一卷刑罰一卷靈徵二卷官氏二卷釋老一卷凡二十卷續於紀傳合一百三十卷分為十二帙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啓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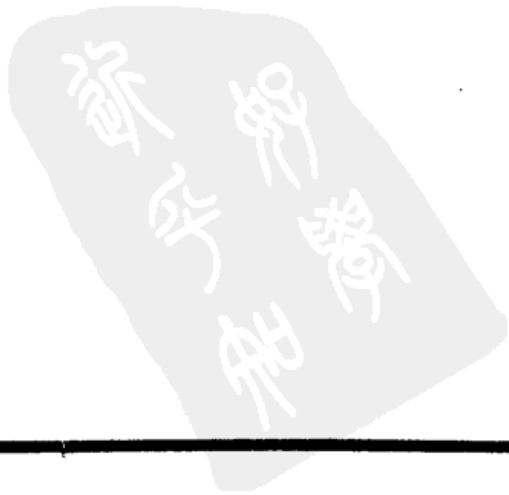
魏書卷一百四

魏書卷一百四考證

自序專編斟酌○專監本誤傳今改從北史

魏書卷一百四考證

魏書卷一百四考證



七三九

齊

魏

收

撰

志第一

天象一之一

夫在天成象，聖人是觀日月五星之著者，變常斜度，微谷隨滿，然則明晦盈缺，兼犯守，飛流欽起，慧孛不恆，或星彗降臨，示譴以戒下，或王化有虧，感違於天路，易稱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書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是故有國有家者之所極畏也。百王興廢之驗，萬國禍福之來，兆動雖微，罔不必至。若於前載，不可得而備舉也。班史以日彗五星之屬，列天文志，靡餘慧孛之比，入五行說，七曜一也，而分為二志，故陸機云：學者所疑也。今以在天諸異，咸入天象，其應徵符合，隨而條載，無所遺闕，則闕之云。

太祖天興五年八月，天曠。
六年九月，天曠。

皇始二年十月壬辰，日彗有彗，占曰：兵起。天興元年九月，烏丸張超收合亡命，聚黨三千餘家，據勃海之南皮，自號征東大將軍烏丸王，鈔掠諸郡，詔將軍庚岳討之。

天興三年六月庚辰朔，日有蝕之，占曰：外國侵土地。分五年五月，姚興遣其弟義陽公平，率眾四萬，來侵平陽乾壁，為平所陷。
六年四月癸巳朔，日有蝕之，占曰：兵稍出。十月，太祖詔將軍伊謂率騎二萬北襲高車，大破之。

天賜五年七月戊戌朔，日有蝕之，占曰：后死。六年七月，夫人劉氏薨，後廢為宣穆皇后。

太康神瑞二年八月庚辰晦，日有蝕之。
世祖始光四年六月癸卯朔，日有蝕之，占曰：輔佐非其人。神龜元年二月，司空兼戶部尚書傅安，討赫連昌，擒之於安定，其餘眾立昌弟定為王，走還平涼，升建之為定所擒，將軍丘堆舉甲與守將高涼王璠，東走蒲坂，世祖怒斬堆。

神龜元年十一月乙未朔，日有蝕之。

太延元年正月己未朔，日有蝕之。

四年十一月丁卯朔，日有蝕之。

太平真君元年四月戊午朔，日有蝕之。

三年八月甲戌晦，日有蝕之。

六年六月戊子朔，日有蝕之，占曰：有九族夷滅。七年正月戊辰，世祖車駕次東雍州，庚午，圖薛承宗營壘，承宗出戰大敗，大軍乘之，承宗棄潰，斬承宗，男女無少長，皆赴汾水而死。

七年六月癸未朔，日有蝕之，占曰：不臣欲殺。八年三月，河西王沮渠牧犍謀反，伏誅。

十年夏四月丙申朔，日有蝕之。

六月庚寅朔，日有蝕之，占曰：將相誅。十一年六月己亥，錄司徒崔浩。

十一年十二月辛未，日南北有珥。

高宗興安元年十一月己卯，日出赤如血。

二年三月，日暈。

興光元年七月丙申朔，日有蝕之。

和平元年九月庚申朔，日有蝕之。

三年二月壬子朔，日有蝕之，占曰：有白衣之會。六年五月癸卯，高宗崩。

顯祖皇興元年十月己卯朔，日有蝕之。

二年四月丙子朔，日有蝕之，占曰：將誅。四年十月，誅濟南王慕容白曜。

十月癸酉朔，日有蝕之，占曰：皇后有憂。三年，夫人李氏薨，後廢為宣穆皇后。

三年十月丁酉朔，日有蝕之。

高祖延興元年十二月癸卯，日有蝕之，占曰：有兵。二年正月乙卯，統萬鎮胡民相率北叛，遣軍南將軍交趾公韓拔等滅之。

三年十二月癸卯朔，日有蝕之。

四年正月癸酉朔，日有蝕之，占曰：有虜主。天下改服，有大臣死。五年十二月己

丑征北大將軍城陽王壽薨六年六月辛未顯祖崩。

七月丙寅日有背珥。

五年正月丁酉白虹貫日直珥一。

承明元年三月辛卯日暈五重有二珥。

太和元年冬十月辛亥朔日有蝕之。

二年正月辛亥日暈東西有珥。

二月乙酉晦日有蝕之占曰有欲反者近三月遠三年四年正月癸卯兆陽羌叛枹罕鎮將討平之。

九月乙巳朔日有蝕之占曰東邦發兵四年十月丁未蘭陵民桓富殺其縣令與昌慮桓和北連太山羣盜張和顏等聚黨保五固推司馬朗之為主詔淮陽王尉元等討之。

三年春正月癸丑日暈東西有珥有佩載一重北有偃戟四重後有白氣貫日珥狀如車輪京師不見雍州以聞。

三月癸卯朔日有蝕之占曰大臣誅四月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有罪賜死。

四年正月辛酉日東西有珥北有佩日暈貫兩珥。

五年正月庚辰日暈東西有珥南北並白氣長一丈廣二尺許北有連環暈又貫珥內復有直氣長三丈許內黃中青外白暈乍成散乃滅。

七月庚申朔日有蝕之。

七年十二月乙巳朔日有蝕之。

八年正月戊寅有白氣貫日占曰近臣亂十年三月丁亥中散梁柔保等謀反伏誅。

十一年十一月丁亥日失色。

十二年三月戊戌白虹貫日。

十三年二月乙亥朔日十五分蝕八占曰有白衣之會十一月己未安豐王猛薨。

十四年二月己巳朔未時雲氣斑駁日十五分蝕一占曰有白衣之會九月癸

丑文明太皇太后馮氏崩。

十五年正月癸亥晦日有蝕之占曰王者將兵天下擾動十七年六月丙戌高祖南伐。

十七年六月庚辰朔日有蝕之。

十八年五月甲戌朔日有蝕之。

二十年九月庚寅晦日有蝕之。

二十三年六月己卯日中有黑氣占曰內有逆謀八月癸亥南徐州刺史沈陵南叛。

十二月甲申日中有黑氣大如桃。

世宗景明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

七月己亥朔日有蝕之。

二年四月癸酉日自午及未再暈內黃外白。

七月癸巳朔日有蝕之。

八月戊辰日赤無光中有黑子一。

三年正月乙巳日中有黑氣如鷄子申酉復見又有二黑氣橫貫日。

二月辛卯日中有黑氣大如鷄子。

七月丁巳朔日有蝕之。

正始元年十二月丙戌黑氣貫日。

壬子日有冠珥內黃外青占曰天下喜三年正月丁卯皇子生大赦天下。

三年二月甲辰日左右有珥內赤外黃。

辛亥日暈外白內黃。

十月乙巳日赤無光。

十二月乙卯日暈內黃外青東西有珥北有背巳時白虹貫日。

承平元年三月己酉日南北有珥外青內黃暈不匝西北有直氣長尺餘北有白虹貫日。

八月壬子朔日有蝕之。

二年八月丙午朔日有蝕之。

丁卯且日旁有黑氣形如月從東南來衝日。如此者一辰乃滅。

三年二月甲子日中有黑氣二。

十二月乙未日交暈中赤外黃東西有珥南北白暈貫日皆匿。

四年十一月癸卯日中有黑氣二大如桃占曰天子崩。延昌四年正月丁巳世案昇遷。

十二月壬戌朔日有蝕之在牛四度占曰其國叛兵發。延昌二年正月庚辰蕭衍都洲民徐玄明等斬送衍鎮北將軍曹雲二州刺史張穆首以州內附。

延昌元年二月甲戌至于辛巳日初出及將沒赤白無光明。

五月己未晦日十五分蝕九占曰大旱民流千里二年春京師民飢死者數萬口。

二年閏月辛亥日中有黑氣占曰內有逆謀。三年十一月丁巳幽州沙門劉僧紹乘乘反自號淨居國明法王州郡捕斬之。

五月甲寅朔日有蝕之京師不見恒州以聞。

三年三月庚申日交暈其色內赤黃外青白南北有珥可長二丈許內赤黃外青白西有白暈貫日又日東有一抱長二丈許內赤黃外青。

肅宗熙平元年三月戊辰朔日有蝕之。

丁丑日出無光至于酉時占曰兵起神龜元年正月秦州羌反二月己酉東益州民反七月河州民却鐵怒乘乘反自稱水池王。

四月甲辰朔時日暈市西有一背內赤外黃南北有珥內赤外黃漸滅。

十二月己酉日暈北有一抱內赤外白兩傍有珥北有白虹貫日。

神龜元年三月丁丑白虹貫日占曰天下有來臣之象不三年十一月乙酉蠅蟻莫緣葉實使豆率男女七百日來降。

二年正月辛巳朔日有蝕之。

正光元年正月乙亥朔日有蝕之占曰有大臣亡七月丙子殺太傅領太尉清阿王暉。

二年五月丁酉日有蝕之夏州以聞。

三年正月甲寅日交暈內赤外青有白虹貫暈外有直氣長二丈許內赤外青。

五月壬辰朔日有蝕之占曰秦邦不臣五年六月秦州城人莫折大提據城反自稱秦王。

十月己巳太史奏自八月已來黃埃掩日日出三丈色赤如赭無光曜。

十一月己丑朔日有蝕之占曰有小兵在西北四年二月己卯蠅蟻主阿那瓊率眾犯塞。

四年十一月癸未朔日有蝕之。

五年閏月乙酉日暈內赤外青南有珥上有一抱兩背內赤外青。

三月丁卯日暈三重外青內赤占曰有謀其主孝昌元年正月庚申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反自稱宋王。

十二月丙申日暈南北有珥上有兩抱一背。

孝昌元年十二月丙戌白虹刺日不過虹中有一背占曰有臣背其主一曰有反城二年九月己卯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據城南叛。

三年十一月戊寅辰時日暈東面不合其色內赤外黃東西有珥內赤外黃西北去暈一尺餘有一背長二丈餘廣三尺許內赤外黃。

莊帝永安二年三月甲戌未時日暈三重內黃赤外青白暈東西兩處不合其狀如抱。

五月辛酉日暈東西兩處不合。

辛未申時日南有珥去一尺餘有一背長三丈許廣五尺餘內赤外青。

七月丙寅直東去日三尺許有一背長二丈餘內赤外青半食頃從北頭漸滅至半須臾還如初見內赤外青其色分炳。

十月己酉朔日從地下蝕出十五分蝕七虧從西南角起占曰西夷欲殺後有大兵必西行三年四月丁卯雍州刺史尔朱天光討擒万俟醜奴蕭寶實於安定送京師斬之。

三年五月戊辰辰時日暈市內赤外白暈內有兩珥西有白虹貫日東北有一

背內赤外青，南有一背，內赤外青，東有一抱，內青外赤，京師不見，青州表聞。

六月辛丑日暈，白虹貫日。

前廢帝普泰元年三月丁亥，日月並赤，赭色，天地溷濁。

六月己亥朔，日蝕從西南角起，雲陰不見，定相二州表聞，占曰：主弱，小人持政。

時余朱世隆兄弟專擅威福。

後廢帝中興二年二月辛丑辰時，日暈東西不合，其色內赤外青，南北有珥，西北去暈一尺餘，有一背，長二丈許，可廣三尺，內赤外青。

十一月日暈再重，上有背，長三丈餘，內青外赤。

出帝太昌元年五月日暈再重，上有兩背，一尺許。

癸丑午時，日南有珥，去日一尺餘，有一背，長三丈許，廣五尺，內赤外青。

十月辛酉朔，日從地下蝕，出虧從西南角起，占曰：有兵大行，承熙二年正月甲

午，齊獻武王自晉陽出討余朱兆，丁酉，大破之於赤洪嶺，兆遁走自殺。

承熙二年四月己未朔，日有蝕之，在丙，虧從正南起，占曰：君陰謀，三年五月辛

卯，出帝為斛斯椿等諸佞開機，猜於齊獻武王，託討蕭衍，威暑徵發河南諸州

之兵，天下怪惡之，語在斛斯椿傳。

三年四月癸丑，日有蝕之，占曰：有亂殺天子者，七月丁未，出帝為斛斯椿等追

脅，遂出於長安。

孝靜元象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占曰：大臣死，八月辛卯，司徒公高敖

曹戰歿於河陰。

六月己丑日暈一重，有兩珥，上有背，長二丈餘。

十一月己巳辰時，日暈南面不合，東西有珥，背有白虹至珥，不徹。

二年二月己丑巳時，日暈巾，白虹貫日，不徹。

興和二年閏月丁丑朔，日有蝕之，占曰：有小兵，七月癸巳，元寶炬廣豫二州行

臺趙繼宗，南青州刺史崔暹，寇陽翟，鎮將擊走之。

武定三年冬十一月壬申，日暈兩重，東南角不合，西南東北有珥，西北有兩重

背，東北西北有白氣，并有兩珥，中間有一白氣，東西橫至珥。

十二月乙酉，竟天微有白雲，日暈東南角不合，西南東北有珥，西北有一背，去日一尺。

五年正月己亥朔，日有蝕之，從西南角起，占曰：不有勝喪，必有臣亡，天下改服。

丙午，齊獻武王薨。

二月辛丑日暈巾，西北交暈貫日，并有珥一抱。

六年七月庚寅朔，日有蝕之，虧從西北角起。

魏書卷一百五之一

魏書卷一百五之一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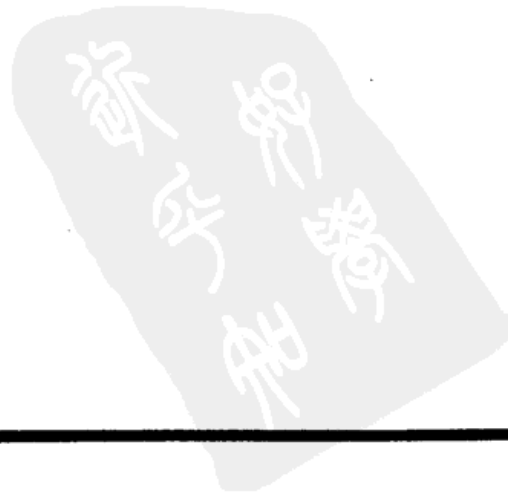
天象志敘萬國稱福之來○來。監本誤未。今改正。

北勳雖微○勳。係勳字之訛。

世祖始光四年諸佐非其人○佐。南監本作侯。

莊帝永安二年外青白○白。監本誤日。今改正。

魏書卷一百五之一考證



齊

魏

收

撰

志第二

天象一之二

太祖聖始二年六月庚戌月掩太白在端門外占曰國受兵九月慕容賀麟率三萬餘人出寇新市十月太祖破之於獲嘉塢斬首九千餘級

天興元年十一月丁丑月犯東上相

二年五月辛酉月掩東上相

八月壬辰月犯牽牛占曰國有憂三年二月丁亥皇子聰薨

三年三月乙丑月犯鎮星在牽牛

七月己未月犯鎮星在牽牛

辛酉月犯哭星

四年三月甲子月生齒占曰有賊臣五年十一月秀容胡帥前平原太守劉曜聚眾為盜遣騎誅之

七月丁卯月犯天關

十月甲子月犯東次相

五年四月辛丑月掩辰星在東井

五月丙申月犯太微

七月己亥月犯歲星在左角

十月戊申月暈左角時帝討姚襄第平於乾壁克之太史令晁崇奏角蟲將死上廩牛疫乃命諸軍併置焚車丙戌車駕北引牛大疫死者十八九官軍所取巨犢數百同日斃於路側首尾相屬麋鹿亦多死

乙卯月犯太微占曰貴人憂六年七月鎮西大將軍司隸校尉毗陵王順有罪以王還第

十二月庚申月與太白同入羽林

六年正月月掩氐西南星

六月甲辰月掩北斗魁第四星

十月乙巳月犯軒轅第四星

十一月辛巳月犯哭星

天賜元年二月甲辰月掩歲星在角占曰天下兵起三年四月蠕蠕寇邊夜召兵將且賊走乃罷

四月甲午月掩軒轅第四星占曰女主惡之六年七月夫人劉氏薨後降宣穆皇后

五月壬申月掩斗魁第二星

二年三月壬辰月掩左執法

丁酉月掩心前星

四月己卯月犯鎮星在東壁占曰貴人死四年五月常山王遵有罪賜死

七月己未月掩鎮星

八月丁巳月犯斗第一星占曰大臣憂三年七月太尉穆崇薨

十月丁巳月掩鎮星在營室

三年二月己丑月犯心後星

四月癸丑月犯太微西上將

己未月犯房南第二星占曰將相有憂四年五月隸定陵公和薨

五月癸未月犯左角占曰左將軍死六年三月左將軍曲陽侯元素薨死

十二月丙午月掩太白在危

四年二月庚申月掩心後星

五年五月丁未月掩斗第二星占曰大人憂六年十月戊辰太祖崩

太宗承興元年二月甲子月犯昴占曰胡不安天子破匈奴二年五月太宗討蠕蠕社蕃社蕃遁走

九月壬寅月犯昴

閏月丁酉月犯昴

二年三月丁卯月掩房南第二星又掩斗第五星

五月甲子月掩斗第五星。

己亥月掩昴。

六月己丑月犯房南第二星。

七月乙亥月犯與鬼。

八月甲申月犯心前星。

三年六月庚子月犯歲星在畢占曰有邊兵五年四月上黨民等聽士彙彙聚為盜殺太守令長相率外奔。

八月乙未月犯歲星在參。

四年春正月壬戌月行畢歲星。

癸亥月掩房北第二星。

閏月庚申月行昴犯變威。

七月月蝕變威。

八月戊申月犯泣星。

十月辛亥月掩天關占曰有兵五年六月豫澤民劉逸自號征東將軍三巴王署置官屬攻逼建興郡元城侯元屈等討平之。

五年三月戊辰月行參犯太白。

四月癸卯月暈翼軫角。

七月庚午月掩鉤鈴占曰喉舌臣憂五年三月散騎常侍王洛兒卒。

八月庚申月犯太白占曰憂兵神瑞元年二月赫連屈丐入寇河東殺掠吏民三城護軍張昌等要擊走之。

九月己丑月犯左角占曰天下有兵神瑞元年十二月蠕蠕犯塞。

十月乙巳月犯畢占曰貴人有死者泰常元年三月長樂王處文薨。

十一月丙戌月蝕房第一星。

十二月甲辰三暈東井。

神瑞元年正月丁卯月犯畢占曰貴人有死者泰常元年四月庚申河間王修薨。

二月戊申月蝕房第一星。

三月壬申月蝕左角。

五月壬寅月犯牽牛南星。

六月丙申月掩氐。

七月庚辰月犯天關。

八月丁酉月蝕牽牛中大星。

己酉月犯西咸占曰有陰謀神瑞二年三月河西鐵胡屯聚上黨推白亞栗斯為盟主號大單于稱建平元年四月詔將軍公孫表等五將討之。

二年三月丁巳月入畢占曰天下兵起泰常元年三月常山民靈季自言名鐵圖織持一黑石以為天賜玉印誑惑聚黨入山為盜州郡捕斬之。

四月己卯月犯畢陽星。

七月辛丑月犯畢占曰貴人有死者泰常元年十二月南陽王夏薨。

八月壬子月犯氐。

十月甲子月暈畢。

十一月月暈軒轅。

戊午月犯畢陽星。

泰常元年五月甲申月犯歲星在角。

六月己巳月犯畢占曰貴人死二年十月豫章王襲薨。

七月月犯牛。

十月丙戌月入畢占曰有邊兵二年二月司馬德宗繼王司馬文思自汧東遣使詣關上書請軍討劉裕太宗詔司徒長孫嵩率諸將邀擊之。

二年五月丙子月犯軒轅。

八月己酉月犯牽牛占曰其地有憂三年司馬德宗死。

丁卯月犯太微。

十一月癸未月犯東井南轅西頭第一星占曰諸侯貴人死一曰有水三年八月雁門河內大雨水復其租稅五年三月南陽王意文薨。

十一月癸未月犯東井南轅西頭第一星占曰諸侯貴人死一曰有水三年八月雁門河內大雨水復其租稅五年三月南陽王意文薨。

二年正月戊申月犯與鬼積尸己酉月犯軒轅熒星占曰女主有憂五年六月丁卯黃壤杜氏薨後陰密皇后

四月壬申月犯鎮星在張

五月癸亥月犯太白於東井

七月丁巳月犯東井

九月丙寅月犯熒惑在張翼

十一月庚申月犯太白在斗

十二月庚辰月犯熒惑於太微

四年正月丙午月犯太微

三月壬寅月犯太微

五月丙申月犯太微占曰人君憂八年十一月太宗崩

十二月丁巳月犯太白入羽林

五年十一月辛亥月蝕熒惑在亢占曰韓鄭地大敗八年九月劉義符賴川太守李元德竊入許昌太宗詔交趾侯周幾擊之元德遁走

六年二月己亥月蝕南斗杓星

五月丙辰月暈在角亢

七年正月丁卯月犯南斗占曰大臣憂三月河南王曜薨

三月壬戌月犯南斗

五月丙午月犯軒轅

六月辛巳月犯房占曰將相有憂八年六月己亥太尉宜都公穆觀薨

世祖始光元年正月壬午月犯心中中央大星

二年三月丙子月犯熒惑在虛

十二月丁酉月犯軒轅

神龜三年夏四月壬戌月犯軒轅

六月月犯熒星

四年十月丙辰月掩天關占曰有兵延和元年七月世祖討馮文通於和龍

十二月月犯房鈞鈴

延和元年三月月犯軒轅

四月月犯左角占曰天下有兵二年二月征西將軍金崖與安定鎮將延普及涇州刺史狄子玉為權舉兵攻普不克退保胡空谷驅掠平民據險自固世祖詔平西將軍安定鎮將陸侯討獲之

五月月犯軒轅掩南斗第六星

七月丙午月蝕左角

三年二月庚午月犯畢口而出月暈昂五車及參占曰貴人死五月甲子陰平王求薨

閏月己丑月入東井犯太白占曰憂兵七月辛巳世祖行幸隰城命諸軍討山胡白龍于西河克之

太延元年五月壬子月犯右執法占曰執法有憂十月尚書左僕射安原謀反伏誅

十月丙午月犯右執法

二年正月庚午月犯熒惑占曰貴人死三年正月癸未征東大將軍中山王纂薨

二月月犯太微東藩第一星

三月癸亥月犯太微右執法又犯上相占曰將相有免者真君二年三月庚戌新興王俊略陽王錫兒有罪並黜為公

三年正月月犯東井占曰將相死戊子太尉北平王長孫嵩薨乙巳鎮南大將軍丹陽王叔孫建薨

九月丙申月暈太微

十一月戊戌月掩太白

四年四月己卯月犯氏

十一月丁未月犯東井占曰將軍死真君二年九月戊戌撫軍大將軍承昌王健薨

五年六月甲午朔月見西方
七月月掩鎮星

真君元年十二月月犯太微

二年六月壬子朔月見西方

三年三月癸未月犯太白占曰憂兵四年正月征西將軍皮豹子等大破劉義隆將於樂鄉擒其將王與之王長卿等

五年五月甲辰月犯心後星

六年四月月犯心占曰有亡國是月征西大將軍高涼王那討吐谷潭慕利延於陰平軍到曼頭城慕利延驅其部落西渡流沙那急追之故西秦王慕瓚世子被盡逆軍距戰那擊破之慕利延遂西入于闐

七年八月癸卯月犯熒惑又犯軒轅

十一月月犯軒轅

八年正月庚午月犯心大星

九年正月月犯歲星

十一年正月甲子月入羽林

正平元年正月月入羽林

高宗太安四年正月己未月入太微犯西蕃

三月月犯五諸侯

六月癸酉朔月生西方

八月月入南斗

九月月犯軒轅

十二月月犯氐

五年正月月掩軒轅又掩氐東南星

六月月犯心前星

十二月月犯左執法占曰大臣有憂和平二年四月侍中征東大將軍河東王

閼毗薶

和平元年正月丁未月入南斗

三月月掩軒轅占曰女主惡之四月保皇太后常氏崩

六月戊子月犯心前星

十一月壬辰月犯右執法

二年正月月犯心後星

九月月犯心大星

三年三月壬寅月犯心後星

八月月犯哭星

四年四月月掩軒轅御女星

五年二月甲申月入南斗魁中犯第三星

三月庚子月入與鬼積尸

六年七月月犯心前星

九月月犯軒轅右角

顯祖天安元年六月甲辰月犯東井

十月癸巳月掩東井

皇興元年正月丙辰月犯東井北轅東頭第三星

八月辛酉月蝕東井南轅第二星占曰有將死三年正月司空平昌公和其奴薶

十月癸巳月在參蝕

二年四月丙辰月犯牽牛中星

三年十二月乙酉月犯氐

五年七月辛巳月犯東井

高祖延興元年十月庚子月入畢口占曰有敎二年正月乙卯曲救京師及河西南至秦涇西至柁罕北至涼州及歸鎮

二年正月壬戌月犯畢占曰天子用法九月辛巳統萬鎮將河間王閼虎皮坐

食殘賜死

閏月丙子月犯東井占曰有水是年以州鎮十一水旱免民田租開倉賑恤
庚子月犯東井北轅

三年八月己未月犯太微占曰將相有免者期不出三年承明元年二月司空
東郡王陸定國坐事免官爵

十二月戊午月蝕在七星京師不見統萬鎮以聞

四年正月己卯月犯畢占曰貴人死五年十二月城陽王長壽薨
二月癸丑月犯軒轅

甲寅月犯歲星占曰饑太和元年正月雲中饑詔開倉賑恤

九月乙卯月犯右執法占曰大臣有憂承明元年六月大司馬大將軍安成王
萬安圖坐矯詔殺都長奚買奴於苑中賜死

五年三月甲戌月掩鎮星

八月乙亥月掩畢占曰有邊兵太和元年正月秦州略陽民王元壽聚眾五千
餘家自號為衝天王二月詔秦益二州刺史武都公尉洛侯討破元壽獲其妻
子送京師

十一月癸卯月入軒轅中蝕第三星

承明元年四月甲戌月蝕尾

太和元年二月壬戌月在井彗參南北河五車二星三柱彗或

三月甲午月犯太微

戊辰月蝕尾下入瀾氣不見

五月丁亥月犯軒轅大星

丙午月入太微

八月庚申月入南斗犯第三星

戊寅月入太微犯屏兩星

十月乙丑月蝕昂京師不見雍州以聞占曰貴臣誅是月誅徐州刺史李忻

十二月癸卯月犯南斗

二年六月庚辰月犯太微東蕃南頭第一星京師不見定州以聞

甲申月犯房又犯太微

八月壬午月入南斗占曰大臣誅十二月誅南郡王李惠

九月庚申陰雲閉合月在昂蝕

十月戊戌月入南斗口中占曰大臣誅三年四月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有罪
賜死

十一月甲子月犯鎮星

十二月戊戌月入南斗口中

三年正月壬子月彗參兩肩五車五星畢東井占曰有赦十月大赦天下

十月庚寅月犯心

三月庚戌月入南斗口中占曰大臣誅九月定州刺史安樂王長樂有罪徵詰
京師賜死

乙卯月入南斗口中

七月癸未月犯心

十月月犯心

十二月丙戌月犯太微左執法占曰大臣有憂四年正月襄城王韓頹有罪削
爵徙邊

四年正月丁未月在畢彗參兩肩五車東井丁巳月犯心占曰人伐其主五年

二月沙門法秀謀反伏誅

關犯心

二月己卯月犯軒轅北第二星

辛巳月犯太微左執法占曰大臣有憂閏月頓丘王李鍾葵有罪賜死

壬午月蝕

乙酉月掩彗或

五年二月癸卯月犯太微西蕃南頭第一星

二月甲辰月在翼彗東南不弔須臾西北有偏白彗優五車二星東井北河北
河與鬼柳北斗紫微宮攝提真星

戊戌月犯心京師不見濟州以聞。

七月戊寅月犯昴占曰有白衣之會六年正月任城王雲薨。

六年正月癸亥月在畢彗參兩肩五車三星胃昴畢京師不見營州以聞。

己巳月在張犯軒轅大星。

辛未月鉞。

五月戊申月入南斗口中。

戊寅月犯昴。

七月丁卯月鉞。

十一月辛亥朔月寅見東方京師不見平州以聞。

七年五月辛卯月犯南斗。

八年正月辛巳月在畢彗東井歲星彗參兩肩五車。

三月己丑月犯心。

四月丁亥月鉞斗。

癸亥月犯昴相州以聞占曰有白衣之會十一年五月南平王渾薨。

五月丁亥月在斗鉞盡占曰饑十二月詔以州鎮十五水旱民飢遣使者循行。

開所疾苦開倉賑恤。

九年正月丁丑月在參彗參兩肩東井北河五車三星占曰水是年冀定數。

州水民有賣男女者。

戊申月犯東井占曰貴人死一曰有水十月侍中司徒魏郡王陳建薨是年京師及州鎮十二水旱傷稼。

四月丁未月犯心。

十一月戊寅月鉞。

十年十一月辛亥月犯房。

十一年正月丙午月犯房鉤鈞。

二月癸亥月犯東井。

三月丙申月三彗太微。

庚子月鉞氏占曰糧貴是年年穀不登聽民出關稅食開倉賑恤。

六月乙丑月犯斗。

丙寅月犯建星。

七月丁未月入東井。

八月己巳月鉞胃占曰有兵是月蠕蠕犯塞遣平原王陸擊討之。

九月戊戌陰雲離合月在胃鉞。

十一月乙巳月入氏。

十二月戊午月及熒惑合於東壁。

甲子月入東井犯天關。

十二年正月戊戌月犯左角。

二月壬戌月彗太微。

丁卯月犯氏。

四月癸丑月犯東井占曰將死九月司徒淮南王他薨。

壬戌月犯氏與歲星同在氏。

癸亥月犯房。

六月丁巳月入氏犯歲星。

七月乙酉月犯房。

庚寅月犯牽牛。

庚子月犯畢。

九月月鉞盡。

十一月己未月犯東井。

丙寅月犯左角占曰天下有兵十二年正月蕭贖遣衆寇邊淮陽太守王僧佛舉走之。

十二月甲申月犯畢。

乙未月犯氏。

丙申月犯房。

十三年正月甲寅月入東井。

壬戌月掩牽牛。

二月己丑月在角十五分餘七。

三月庚申月犯歲星。

四月丙戌月犯房。

六月乙酉月掩牽牛。

乙未月犯畢。占曰：貴人死。十二月司空河東王苟頤薨。

七月丁未月入氐。

戊申月犯建星。

八月丙戌天有微雲。月在未蝕。占曰：有兵。十四年四月地豆于類犯寒。詔征西

大將軍賜平王頤舉走之。

九月丁巳月掩畢。

庚申月入東井。

十月己卯月掩熒惑。又掩畢。

丁酉月犯建星。

十二月壬午月入東井。

十四年二月甲戌月犯畢。

六月甲戌月犯亢。

八月乙亥月犯牽牛。

辛卯月犯軒轅。占曰：女主當之。九月文明皇太后馮氏崩。

十月壬午月入東井。

戊子月犯太微。

十一月戊戌月犯鎮星。

乙卯月犯太微右執法。

十二月庚辰月犯軒轅。

癸未月掩太微左執法。

十五年正月己酉月在張蝕。

三月丙申月掩畢。占曰：有邊兵。十六年八月詔賜平王頤右僕射陸贄。督十二

將七萬騎北討虜虜。

四月庚午月犯軒轅。

癸酉月犯太微東蕃上將。占曰：貴人憂。六月濟陰王壽以貪殘賜死。

癸未月犯歲星。

五月庚子月掩太微左執法。占曰：大臣憂。十七年二月南平王壽薨。

丁未月掩建星。

七月乙未月犯太微東蕃。

辛丑月掩建星。

癸卯月犯牽牛。

九月乙丑月犯牽牛。占曰：大臣有憂。十七年蕭瑄死。大臣。瑄嘗作吳越。癸未月入太微。犯右執法。占曰：大臣憂。十七年八月三老山陽郡開國公尉元

薨。

十月甲午月犯鎮星。

戊申月犯軒轅。

十一月乙巳月犯畢。

辛未月入東井。

十二月辛卯月蝕彗。

十六年二月甲辰月入氐。

三月己卯月入羽林。

四月壬辰月入太微。

丙午月入羽林。

五月壬子月掩南斗第六星。

甲戌月入羽林。

六月戊子月犯熒惑。占曰：貴人死。十九年五月廣川王諧薨。

己丑月入太微

丁酉月掩建星

丁未月入畢占曰有邊兵十九年正月平南將軍王憲頻破蕭寶雲軍於魏陽降者萬餘

七月甲戌月入畢

丁丑月犯軒轅

八月壬辰月犯建星

壬寅月犯畢

甲辰月入東井

戊申月犯軒轅占曰女主當之二十年十月廢皇后馮氏

辛亥月入太微犯右執法

九月癸亥月掩鎮星

十月辛卯月入羽林

癸亥月入東井

十一月甲子月犯畢

壬申月入太微

丁丑月入氐

十二月丁酉月在柳蝕占曰國有大事兵起十七年八月己丑車駕發京師南伐步騎三十餘萬

十七年正月己丑月犯軒轅

壬申月犯氐

三月甲午月入太微

壬寅月掩南斗第六星

四月癸丑月入太微占曰大臣死十九年二月辛酉司徒馮誕薨

壬寅月入羽林

五月甲子月犯南斗第六星

乙丑月掩建星

六月甲午月在女蝕占曰旱二十年以南北州郡旱遣侍臣循察開倉賑恤

七月壬子月入太微占曰有反臣二十年二月恆州刺史穆泰謀反伏誅多所連及

連及

丙辰月入氐

癸未月犯南斗第六星

庚申月犯建星

八月庚寅月犯哭星

辛卯月入羽林

丁酉月入畢占曰兵起十九年二月車駕南伐鍾離

辛丑月犯輿鬼

乙巳月入太微犯屏星

十月壬午月犯建星

甲午月入東井

十一月壬子月犯哭星

辛酉月犯東井前星

丁卯月入太微占曰大臣死有反臣二十七年四月大將軍宋王劉昶薨廣州刺史薛法護南叛

壬申月入氐

十二月辛巳月入羽林

乙未月入太微

己亥月入氐

十八年二月甲午月入氐

四月庚申月在斗蝕

六月丁卯月入東井

十九年三月己卯月犯軒轅占曰女主當之二十一年十月建廢貞皇后林氏

為庶人。

二十年七月辛巳月掩鎮星。

十月丙午月在畢蝕。

二十一年三月丁酉月犯屏星。

四月庚午月掩房星。

六月丁卯月掩斗魁。

十二月乙亥月掩心。

二十二年正月丙申月掩軒轅占曰女主當之二十三年詔賜皇后馮氏死。

二月乙丑月與歲星變成合於右掖門內。

丁丑月在角蝕占曰天子憂二十三年四月高祖崩。

七月乙酉月掩心。

九月庚申月蝕昴。

二十三年二月壬戌月在軫蝕。

六月癸未月掩房南頭第二星。

甲申月掩箕北頭第一星。

八月月在壁蝕于已上。

十一月癸丑月在畢彗昴參五車。

十二月己卯月掩昴。

辛巳月掩五車。

世宗景明元年正月丙辰月在翼蝕十五分蝕三。

十二月癸未月彗太微既而有白氣長一匹廣二尺許南至七星俄而月復暈北斗大角。

丁亥月暈角亢房。

二年正月甲辰月彗并鬚參兩肩昴五車占曰貴人死大赦二月甲戌大赦天下五月壬子廣陵王羽薨。

二月丙子月掩軒轅大星占曰女主憂正始四年十月皇后于氏崩。

癸未月掩房南頭第二星丙戌月入南斗距星南三尺占曰吳越有憂十二月蕭寶卷直後張齊玉殺寶卷。

五月丙午月掩心第三星。

戊申月掩斗魁第三星。

七月辛亥月彗裏內青外黃彗昴畢天船大陵卷舌彗。

三年正月甲寅月入斗去魁第二星四寸許占曰吳越有憂四月蕭衍又廢其主寶融。

四月癸酉月乘房南頭第二星。

己亥月暈在角亢房心。

六月戊戌月掩南斗第二星。

八月壬寅月暈外青內黃彗昴畢彗五車占曰貴人死乙卯三老元不薨。

己酉月犯軒轅。

十一月己巳月蝕井蓋。

十一月壬辰月掩昴占曰有白衣之會正始二年四月城陽王鸞薨。

乙未月彗參井鎮星占曰兵起四年氏反行梁州事楊椿左將軍羊社大破之。

丙申月掩鎮星又暈。

四年正月庚申月彗昴參五車。

二月辛亥月掩太白。

三月辛酉月暈軒轅太微西垣帝座。

四月丙申月掩心大星。

五月丁卯月在斗從地下蝕出十五分蝕十二占曰饑正始四年八月救煌民飢開倉賑恤。

六月癸卯月犯昴占曰有白衣之會永平元年三月皇子昌薨。

丁未月掩太白。

七月戊午月犯房大星。

壬申月犯畢彗參東井五車五星占曰旱有大赦正始元年正月丙寅大赦。

改年六月詔以畢傲樂減膳。

十二月丁亥月暈畢畢星。

己未月暈太微帝座軒轅。

庚子月暈房心亢氏占曰有軍大戰正始元年荊州刺史楊大眼大破羣蠻樊秀安等。

正始元年正月乙卯月暈胃畢畢星五車二星。

丁巳月暈胃畢畢星。

戊戌月暈五車三星東井南河北河與鬼鎮星。

二月甲申月暈畢畢星左肩五車。

二年九月癸未月在畢十五分餘十占曰饑四年九月司州民飢閉倉賑恤。

十一月丙子月暈東西兩珥內赤外青東有白虹長二丈許西有白虹長一匹北有虹長一丈餘外赤內青黃虹北有背外赤內青黃。

三年正月辛巳月暈太微帝坐軒轅左角黃星。

三月癸辰月在氏鎮星。

十月甲寅月犯太白。

承平元年五月丁未月犯畢占曰貴人有死者九月殺太師彭城王勰。

六月己巳月掩畢。

十一月癸酉月犯左執法占曰大臣有憂四年三月壬戌廣陽王嘉薨。

二年正月甲午月在翼十五分餘十二。

十一月丙戌月掩畢大星。

三年正月戊子月在張鎮星。

閏月乙酉月在危鎮星。

十一月壬寅月犯太白。

十二月壬午月在張鎮星。

四年四月癸酉月暈太微軒轅占曰小教延昌二年八月諸犯罪者悉死從流已下減降。

辛卯月犯太白於胃。

八月癸丑月掩與鬼。

丁巳月入太微占曰大臣死延昌元年三月己未尚書左僕射安樂王陸叡。

辛酉月犯太白。

十月壬午月失行黃道北犯軒轅大星。

甲申月入太微。

十一月乙巳月犯畢占曰為邊兵十一月戊申詔李崇柔康生治兵壽春以討胸山之寇。

延昌元年二月庚午月暈東井與鬼軒轅大星。

三月辛丑月在翼暈須臾之間再成再散。

壬寅月犯太微。

乙巳月暈角亢房心鎮星。

九月丁卯月及熒惑俱在七星。

十月癸酉月暈東井五車畢參占曰大旱一曰為水二年四月庚子出胡十五萬疋賑恤河南飢民五月壽春水。

十二月戊戌月犯熒惑於太微占曰君死不出三年四年正月世宗崩。

二年正月庚子月暈東井有連環樓亢房鎮星女天栢紫宮北斗。

二月己巳月暈熒惑軒轅太微帝座占曰旱六月乙酉青州民飢詔閉倉賑恤。

四月丙申月掩鎮星。

己亥月在箕從地下鉞出運生三分漸漸而滿占曰饑三年四月青州民飢閉倉賑恤。

六月乙巳月犯畢左股占曰為邊兵二年六月南荊州刺史柏叔與破蕭衍軍於九江。

七月戊午月掩鎮星。

十月丙申月在參鎮星占曰軍起三年十一月詔司徒高肇為大將軍率步騎十五萬伐蜀。

三年二月乙酉月彗畢太白東井五車

四月癸巳月在尾從地下蝕出十五分蝕十四占曰旱饑熙平元年四月瀛州民飢開倉賑恤

九月丁卯月犯太微屏星

十月壬寅月犯房第二星

十二月丙午月掩參

四年五月庚戌月犯太微占曰貴人憂九月安定王燮薨

九月乙丑月犯太微

十月癸巳月入太微占曰大臣死熙平二年二月太保領司徒廣平王懷薨

閏月戊午月犯軒轅占曰女主憂之神龜元年九月皇太后高尼崩于瑤光寺

肅宗熙平元年八月己酉月在奎十五分蝕八占曰有兵神龜元年三月南秦州氏反遣龍驤將軍崔毅持節喻之

十二月戊戌月犯歲星

甲辰月彗東井參五車占曰大旱一曰水二年十月庚寅幽冀滄瀛四州大饑開倉賑恤

二年二月丁未月在軫

四月癸卯月犯房

八月癸卯月在婁蝕

九月癸酉月犯畢占曰貴人有死者神龜元年四月丁酉司徒胡國珍薨

十月癸卯月彗畢參五車四星

甲辰月彗畢右股參五車三星東井占曰天下饑大赦神龜元年正月幽州大饑死者甚衆開倉賑恤又大赦天下

十一月戊戌月彗參東井

壬子月犯心小星

神龜二年二月丙辰月在參彗并參右肩歲星五車四星占曰有相死十二月司徒尙書令任城王澄薨

八月辛未月犯軒轅

十二月庚申月在柳十五分蝕十

正光元年正月戊子月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有憂七月丙子元義幽靈太后於北宮

十二月甲寅月蝕占曰兵外起二年正月南秦州氏反二月詔光祿大夫邢毗討之

二年五月丁未月蝕占曰旱饑三年六月帝以炎旱減膳撤懸

七月乙卯月在昴北三寸

九月庚戌月彗畢參五車二星

辛亥月彗畢參兩肩五車五星占曰有赦三年十一月丙午大赦天下

十月辛卯月掩心大星

十一月己酉月在井蝕

乙卯月犯昴

三年正月甲寅月掩心距星

二月丁卯月掩太白京師不見涼州以聞

甲戌月在張彗軒轅太微右執法歲星

四月丁丑月掩心距星

九月丙午月在畢彗畢參兩肩五車四星

四年正月戊戌月在井彗東井南河轅參右肩一星五車一星

七月乙巳月在胃彗畢參兩肩五車四星占曰貴人死四年十一月丁酉太保崔光薨

八月乙亥月在畢掩參

五年二月庚寅月在參彗畢參兩肩東井參五車一星占曰兵起六月秦州城人莫折大提據城反自稱秦王詔雍州刺史元志討之

閏月壬辰月在張彗軒轅太微西蕃占曰天子發軍自衛孝昌三年正月己丑

詔內外戒嚴將親出討

癸巳月在翼彗太微張異占曰士卒多逃走一曰士卒大聚十月營州城人劉

安定就德與反執刺史李仲遵其部下王惡兒斬安定以降德與東走自號燕王。

八月丙申月在畢彗胃昂五車二星畢觜參一肩。

十二月癸未月在婁彗奎胃昂。

孝昌元年九月丁巳月蝕。

十月丙戌月在畢彗昂畢觜兩肩五車二星。

二年八月甲申月在胃掩鎮星。

閏月癸酉月掩鎮星。

三年正月戊辰月犯鎮星於婁相去七寸許光芒相及占曰國破期不出三年。

一曰天下有大喪武泰元年二月癸丑肅宗崩四月庚子尔朱榮害廢太后及幼王又害王公已下。

癸酉月在井彗觜參兩肩南北河五車兩星占曰有赦七月己丑大赦天下。

武泰元年三月庚申月掩畢大星。

庚午月在軫彗太微角。

莊帝建義元年七月丙子月在畢掩大星。

永安元年十一月丙寅月在畢大星東北五寸許光芒相掩。

十二月辛卯月在婁彗奎歲星胃昂。

癸巳月掩畢大星。

二年三月乙卯月入畢口占曰大兵起壬戌詔大將軍上黨王天穆與齊獻武王討邢果。

四月己丑月在翼入太微在屏星西南相去一尺五寸須臾下沒。

辛卯月在軫彗太微軫角。

乙丑月在危。

八月乙丑月在畢左股第二星北相去二寸許光芒相掩須臾入畢占曰兵起。

三年正月辛丑東徐州城民呂文欣等反殺刺史行臺樊子鶴討之。

十月辛亥月在畢彗昂鎮星觜參井五車四星占曰兵起大赦三年三月万

侯魏奴遣其大行臺尉遲普薩寇岐州大都督賀拔岳可朱渾道元大破之四月大赦天下。

甲子月在參蝕。

十二月丙辰月掩畢右股大星。

乙丑月蝕惑同在軫。

丁巳月在畢彗昂畢及鎮星觜參伐五車四星占曰大赦三年九月大赦天下。

癸亥月在翼彗軒轅太微占曰有赦三年十月戊申皇子生大赦天下。

乙丑月在軫掩發惑。

三年正月己丑月入太微發發惑。

辛卯月行太微中彗太微發發惑。

壬辰月在軫掩發惑。

四月戊午月彗太微。

五月甲申望前月蝕於午洪範傳曰天子微弱大法失中不能立功成事則月蝕望前時尔朱榮等擅朝也。

六月乙巳月在畢大星北三寸許光芒相掩。

八月庚申月入畢口犯左股大星。

辛丑月入軒轅后星北夫人南直東過太白犯次妃占曰人君死又為兵起十二月尔朱兆入洛執帝殺皇子亂兵行辱後宮殺司徒公臨淮王瓌。

九月庚寅月在參彗昂觜參井歲鎮二星五車三星。

十月辛亥月彗東壁。

十一月辛丑月在太白北中不容掩。

前廢帝普泰元年正月己丑月在角彗軫角亢亦連環彗接北斗柄三星大角織女。

五月甲申月蝕。

己未月犯畢右股第一星相去三寸許光芒相及又入畢口。

十月癸丑月彗昂觜參東井五車三星占曰有赦是月齊獻武王推立後廢帝。

大赦天下。

後廢帝中興元年十一月甲申月。

二年四月戊寅月在箕。

出帝太昌元年六月癸未月戴珥。

九月甲寅月入太微犯屏星。

十月丙子月在參。

承熙二年十一月乙丑月在畢彗彗參兩肩五車五星。

三年三月戊戌月在亢。

八月庚午月在畢彗彗參五車四星占曰大赦。是月戊辰大赦天下。

孝靜天平元年十二月庚申月在畢彗彗參兩肩五車五星。

閏月庚子月掩心中央星。

三年三月月彗北斗第二星占曰。糧貴兵聚。是月齊獻武王討山胡劉蠡升斬之。三年并肆汾建諸州霜儉。

壬申月在箕太白在月南一寸許。至明漸漸相離。

八月己卯月在心。去心中央大星西廂七寸許。

十一月戊辰月在心。掩前小星。

三年春正月丁卯月掩軒轅大星。

二月丁亥月。

八月癸未月。

十月丁丑月在熒惑北相去五寸許。

四年二月壬申月掩五車東南星。

庚辰月連環彗北斗。

八月癸未月掩五車東南星。

元象元年三月丁卯月掩軒轅大星。

六月癸卯月。

十月己亥陰雲班駁月在畢彗彗參占曰。大赦。與和元年五月大赦天下。

丁未月在翼彗太微軒轅左角軫二星。

十一月庚午月在井彗五車一星。及東井南北河。占曰。有赦。與和元年十一月大赦改年。

與和元年八月辛丑月在畢彗彗參兩肩五車。

九月丁巳月在斗犯魁第二星相去三寸許。光芒相及。丁卯月掩畢。

十二月甲午月。

二年八月己酉月犯心中央大星。

三年春正月辛巳月在畢彗彗參兩肩畢西轅五車五星占曰。大赦。武定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月壬辰月。

八月丁巳月在胃彗歲星彗翼五車一星。須臾彗缺復成。

四年十一月壬午月在七星彗熒惑軒轅太微帝座。

十二月壬寅月在畢彗彗參五車兩星占曰。有赦。武定二年三月齊獻武王歷冀定二州因入朝。以今春亢旱。請蠲懸租賑窮乏。死罪已下。一皆原宥。

武定元年三月丙午月。

四年正月己未月。

十月癸巳月入畢中。

九月癸亥月在翼彗軒轅太微帝座熒惑占曰。兵起。是月北徐州山賊鄧士定自號鄧中偷陷州城。俄同斛律平討平之。

五年正月乙巳月犯畢大星。東井彗參五車二星占曰。大赦。五月丁酉朔大赦天下。

庚辰月在張彗軒轅大星太微天庭。

七年九月戊午月在斗掩歲星占曰。吳越有憂。是歲侯景破建業。吳人餓死。及流亡者不可勝數。

十一月丁卯月。

魏書卷一百五之二

魏書卷一百五之二考證

太宗永興五年三疊東井○三兩監本作月。臣人龍按本卷第十七頁有云三

月丙申月三疊太微。此當是三字上脫去月字。

世祖延和元年及涇州刺史狄于玉滿權○本書世祖紀在四將軍金崖與安

定鎮將廷普及涇州刺史狄于玉等權據。此為字乃等字之訛也。

高祖太和四年闕犯心○所闕之字。兩監本作戊午月。當亦誤也。係何月戊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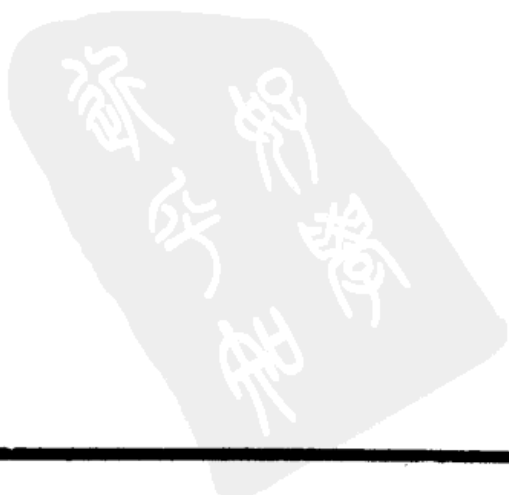
耶。或此犯心二字重出。

高祖太和五年北河○兩北河字。其一必南河之訛也。或重出。

世宗景明三年左將軍羊社○本書世宗紀景明四年契州氏揚會反。詔行樂

州事楊揚。左將軍羊社討之。此社字乃社字之訛也。

魏書卷一百五之二考證



齊

魏

收

撰

志第三

天象一之三

太祖聖始元年夏六月有星孛于魁頭彗所以去穢布新也。皇天以勳無道建
 有德故或禍之以昌或絲之以亡自五胡蹂躪生人力正諸夏百有餘年莫能
 建經始之謀而底定其命是秋太祖啓冀方之地塞始艾夷除之有德教之
 齊人倫之象滿終以錫類異代修復中朝之舊物故將建元立號而天街彗之
 蓋其祥也先是有大黃星出於昂畢之分五十餘日慕容氏太史丞王先曰嘗
 有真人起於燕代之間大兵將備其鋒不可當冬十一月黃星又見天下莫敢
 言其祥也六月木犯吳星木人壽也百有矣
 天象一之三

慕容寶已定和龍秋九月其弟寶庫復糾合三萬眾寇新市上自擊之大敗燕
 師于德臺悉定河北而晉桓玄等連街內侮其朝廷日夕戒嚴夏五月火犯
 吳山事秋八月又守并鎮占曰大臣十月事城王
 天象元年八月戊辰木星見胃趙代權也天之事歲為有國之君畫見者
 並明而干陽也天象者曰且有黃海君寶能自濟其德而行帝王事是月始正
 封畿定禮量拜禮樂頒官秩十二月羣臣上尊號正元日遂禪上帝于南郊由
 是魏為北帝而晉氏為南帝

元年十月至二年五月月再掩東藩上相相所以著輔王室而定君臣位天象
 若曰今下凌上者而莫之或援將焉用之哉且曰中坐成刑貴人奪勢是歲桓
 玄專殺殷仲堪等制上流之象晉室由是遂卑是歲五月辰星犯軒轅大星占
 女專殺殷仲堪等制上流之象晉室由是遂卑是歲五月辰星犯軒轅大星占
 月再犯魁星于牛牛又犯吳星婦兵變女壽城曰月再犯大之臣所以正綱
 紀也是歲八月丁巳又犯斗第一星斗為吳分大人晉將相對宮中有白
 三年三月有星孛于奎歷閉道至紫微西蕃入北斗魁犯太陽守循下台嶺南
 宮履帝坐遂由墻門以出查是封禪刺氣所由生也又殿徐州之次桓玄國焉

劉裕與焉天象若曰君德之不遠人之無援且有權其利蓋益其名器之守而
 祥食之者矣又將由其天步席其帝庭而出號施令焉至四年二月甲寅有大
 流星衆多西行歷牛虛危越漢津貫太微紫微虛危主靜人牽牛主農政皆貨
 海之陽國也天象若曰黎元喪其所食失其所保命率至流亡矣上不能恤又
 將播遷以從之其後晉人有豫恩之難而桓玄種之三吳運兵奔魏西奔死亡
 者萬計竟篡晉主而流之尋陽既又劫之以奔江陵是歲三月甲子月生占
 天象所以制衡封國也月犯之是將兵起于郊旬十月甲子月又犯東蕃上
 相占同二年既而桓玄觀金殿殺司馬元顯太傅道子是歲三月甲子月生占
 反伏

五年四月辛丑月掩辰星在東井月為除國之兵辰象戰鬪占曰所直野軍大
 起戰不勝亡地家臣死冬十月帝伐秦師于蒙坑大敗之遂舉乾壁關中大震
 其上將姚平赴水死是月戊申月星在角太史令吳崇壽占
 九官車所御巨輪數百日是歲三月甲子月生占
 五年三月戊子太白犯五諸侯畫見經天九月己未又犯進賢太白為彊侯之
 賊犯五諸侯所以與霸形也是時桓玄擅征伐之柄專殺諸侯以弱其本朝卒
 以干君之明而代奪之故皇天著誠焉若曰夫進賢與功大司馬之官守也而
 今自殘之君於何有焉是冬十月客星白若粉絮出自南宮之西十二月入太
 微亂氣所由也以距乏之氣而乘粹陽之天庭適足以驅除焉爾明年竟篡晉
 室得諸侯而不終是歲五月丙申月犯太微十月乙卯又知之月者太陰臣象
 桓立之誠也又占曰貴人有坐之者明年七
 月鎮西大將軍范曄王順以罪還第亦是也

五年七月己亥月犯歲星在鶉火為格南國之墟也至天賜元年二月甲辰又
 掩之在角為外朝而歲星君也天象若曰有強大之臣干君之庭以挾其主
 而播遷于外是歲桓玄之師敗績于劉裕玄劫晉帝以奔江陵至五月玄死桓
 氏之黨復攻江陵陷之凡再劫天子云是歲六月甲辰月掩斗魁第三
 星二年八月丁巳又犯斗第一星斗為吳分大人晉將相對宮中有白
 賊者及桓玄伏誅晉臣盡殺死者江南兵革十餘歲乃定故號見于斗
 天賜二年四月己卯月犯鎮星在東壁七月己未又知之十月丁巳又掩之在
 室夫室星所以違宮廟而鎮司空也占曰土功之事與明年六月發八部人自

神瑞元年二月，填入東井，犯天算，早祥也。天象若曰：土失其性，水源將竭焉。施于天算，所以福壽之萌也。先是去年九月至于五月，歲再犯軒轅大星，八月庚寅，至二年三月，填再犯鬼積尸。歲星主農事，軒轅主雪霜風雨之神，反覆由之，所以告黃祇也。土爰稼穡，鬼為物之精氣，是謂稼穡潛耗，人將以饑而死焉。一曰大星，是後京師比歲霜旱，五穀不登，詔人就食山東，以粟帛賑之。語在崔浩傳。先是月犯歲星，占曰：歲在晉代亦其微，又鬼主農事，在秦邦，至二年，太旱，是歲四月癸丑，流星晝見，中天西行，占曰：管頭所首，野有覆軍，流血西行，隨在秦邦，而魏人觀之，亦王師之戒也。天若戒魏師曰：是擁衆而西，固欲干君之明，而代奪之爾。姑息人以觀變，無庸驚焉。先是五年三月，月犯太白于參八月庚申，又犯之，參魏分野，占曰：疆侯作難，國戰不勝。九月己丑，月犯左角，是歲三月壬申，又犯之，是謂以剛晉之兵合戰，而偏將戮徵在兗州。二年四月，太白入畢，月犯畢而再入之，占曰：大戰不勝，邊將受魏邦受之。六月己巳，有星孛于昂南，天象若曰：且有驅除之雄，勿用距之于朔方矣。明年七月，劉裕以舟師沂河，九月，裕陷我滑臺，兗州刺史尉建，以畏懦斬，時崔浩欲勿戰，上難違衆議，詔司徒萬率師逐之，及晉人戰于辟城，魏師敗績，語在崔浩傳。裕既定關中，遠歸受禮，既而赫連氏奔之，遂竊算號云。自元年正月，至秦元年十月，月犯三犯，人有死者，元年十二月，月犯畢，自將大破之，二年，上黨胡反，胡五將討平之，秦元年，長樂河間南陽王皆薨，二年，豫章王又薨，常山璽季聚眾反，伏誅。二年四月辛巳，有星孛于天市，五月甲申，彗星出天市，掃帝座，在房心北市，所以建國均人心，宋分也。國且殊號，人將更主，其革而為宋乎。先是往歲七月，月犯鉤鈴，十一月，月食房上相，至元年二月，又如之。天象若曰：尚尸鈴鈇之位，君遷而尊之者，又將及矣。是歲八月，金木合于翼，占曰：且有內兵楚邦受之。至秦常二年正月，晉荆州刺史司馬休之，雍州刺史魯宗之，為劉裕所殺，皆出奔走。是歲十月，鎮星守太微，七十餘日，占曰：易代立王，其三年三月癸丑，太白犯五諸侯，如桓氏之占。七月，有流星孛于少微，以入太微，自劉氏之霸，三變少微，以加南宮矣。始以方伯專之中，則霸形干之，又今季政除之，則而三積，堅冰至滿，是月辰星見東方，在翼，甚明大異，楚邦也是為冢臣干明，賊人其昌。先是五年十一月壬

子辰星出而明，或非常，至秦常二年十二月，庚戌，辰星過時而見，光色明，或星之，九月，長彗星孛于北斗，彗星微，辛酉入南宮，凡八十餘日。十二月，彗星出自天津，入太微，運北斗，干紫宮，犯天樞，八十餘日。及天潢，乃滅語在崔浩傳。是歲晉安帝殂，後年而宋篡之，夫晉室雖微，秦始之遺俗也。蓋皇天有以原始篇終，以哀王道之淪喪，故猶著二微之戒焉。神瑞二年四月，木入南宮，加右執法。法秦常元年六月，又由被門，大太微，五月，火犯執法，是冬土守天樞，而月掩之。三年八月，土又入太微，執法，因留二百餘日。九月，金又犯右執法，十月，火犯上將，因留左被門，內出，皆晉氏之禍也。自晉滅之後，太微有變，多應魏國也。秦常三年十月辛巳，有大流星出昂，歷天津，乃分為三，須臾有聲，占曰：車騎滿野，非喪即會。明年四月，帝有事于東廟，蕃服之君，以其職來祭者，蓋數百國也。是歲正月己酉，月犯軒轅，四月壬申，又犯填星，在張，四年五月辰星，又犯軒轅，占曰：國有喪，女君受之。明年五月，貴人姚氏薨，是為昭哀皇后，六月，貴嬪杜氏薨，是為密后。先是二年九月，火犯軒轅，三四年，自正月至秋七月，月行四犯太微，天象若曰：太微粹陽之天庭，月者臣也，今橫行轅之不已，甚乎。先是元年五月，月犯歲星在角，是歲七月，月又犯歲星，明年宋始建國，後年而晉主殂，裕鳩之也。昔桓氏之難，月再干歲星，再劫其主，至是亦再犯之，而再勸其君，極其幽逼之患，而彌以篡殺之禍，斯謂之甚矣。先是三年九月，月犯火于井，十二月，又犯火于太微，是歲五月，月犯太白在井，十月，又犯之，在斗，且再犯井，星皆有兵水大喪，諸侯有死者。七月，月犯河內大水，五年三月，南陽王壽文死，十一月，西涼李歆將沮渠所滅，晉君亦殂，秦興亡之應。五年十一月乙卯，彗星犯填星，在角，外朝也。土為紀綱，火主內亂，會于天門，王綱將紊焉。占曰：有死君逐主，后妃憂之。十二月，月蝕彗星，在亢，亢內庭也。占曰：君壽而亂作于內，貴臣以兵死，是月客星見于翼，翼楚邦也。占曰：國更服，邊有急，將軍或謀反者。六年二月，月食南斗杓星，十月乙酉，金土闕于亢，占曰：內兵且喪，更立王公，又兗州陳鄭之據也。有攻城野戰之象焉。至十年正月，犯南斗，三月壬戌，又犯之，斗為人君，受命又吳分，是歲五月，宋武祖秋，九月，魏師侵宋北鄙，十一月，攻滑臺，克之。明年，拔虎牢，陷金墉，屠許昌，遠啓河南之地。八年，宋太后蕭氏死，既大臣專權，遂殺其主，卒皆伏誅。自五年八月至七年十二月，

起房屋一犯軒轅及房皆女君大臣之戒是時陽平河南王大尉相次高而宋氏延臣乘機以侮其主竟以殺死云或曰火犯土尤為熾疾時官軍臨武

六年六月壬午有大流星出紫宮占曰上且行幸若有大君之使明年駕幸橋山稱黃帝東通幽州命使者觀省風俗十月上南征八年春步自鄴宮遂絕靈

七年二月辛巳有星孛于虛危向河津占曰玄枵所以飾衰紀也宗廟並起司人深更謀有易政之象十一月甲寅彗星出室掃北斗及于門占曰內宮幾

十二月帝命壽光侯叔孫建御定齊地八年春築長城距五原二千餘里置守卒以備邊冬十月大饑十一月己巳上崩于西宮明年宋廢其主由是南邦

日感齊衛之地靈為兵衝及世祖即政遼荒淮沂以東東海云八年二月丙寅之禍也十一月彗星孛于土司空司空主疆理邦城且曰有土功矣泣事

世祖始光元年正月壬午月犯心大星心為宋分中星者君也月為大臣主刑帝是歲五月宋權臣徐羨之謝晦傳亮放殺其主而立其弟宜都王是為宋文

食月在張張南國之分歲之於月少君之象今反食之且殊彗大之臣是月幾之等戮死謝晦與江陵之甲以伐其君宋將檀道濟帥師禦之晦又奔潰伏誅

二年五月太白晝見經天占曰時謂亂紀草人更王六月己丑火入羽林守六十餘日占曰禁兵大起且有反臣之戒

三年十月有流星出西南而東北行光明燭地有聲如雷為歌盡賦占曰所發之野有破國運君西南直夏而首于代都焉著而有聲感怒也

四年五月辛酉金水合于西方占曰兵起大戰先是三年正月宋人有謝氏之魏王奉靈出冬十一月上伐赫連昌入其邦徙萬餘家以歸是歲復攻之六月

大敗昌于城下昌奔上邽遂拔統萬盡收夏器用虜其母弟妻子由是威加四隣北夷震焉

神廟元年五月癸未太白犯天街占曰六夷斃頭滅二年五月太白晝見占曰大兵且興疆國有弱者是月上北征蠕蠕大破之虜獲以鉅萬計遂降高車以

三年六月火犯井鬼入軒轅占曰秦憂兵亂有死君又旱饑之應丙子有大流星出危南入羽林占曰兵起黃海國與王師合戰是歲自三月至十月太白再

犯歲星月又犯之占曰有國之君或罹兵刑之難者且歲星十二月丙戌流星首如瓊長二十餘丈大如數十斛船色正赤光燭人面自天船及河抵奎大星

及于壁占曰天船以濟兵車奎為徐方東壁衝也是為宋師之祥昭感者事大也是歲六月宋將到彥之等侵魏自南鄭清水入河沂流而西列屯二千餘里

九月帝用崔浩策行幸統萬遂擊赫連定於平涼十二月克之悉定三秦地明年大師涉河攻滑臺屠之宋人宵遁是時赫連定轉攻西秦戮其君乞伏暮末

吐谷渾慕容瓊又襲擊定虜之以殲死者再焉是歲二月定州大饑詔閉倉賑乏或曰奎星羽獵理兵象也流星抵之而著大是為大人之事冬十月上大

閔于漢南甲騎五十萬旌旗二千餘里又明威之徵四年金火入東井火又犯

四年三月有大流星東南行光燭地長六七丈食頃乃滅後有聲占曰大兵從之是時諸將方逐宋師至歷城不及有聲駭奔之象也四月辛未太白晝見于

胃胃為趙分五月太白犯天關十月丙辰又掩之天關外主勃碣山河之險窮焉占曰兵草起九月丙寅有流星大如斗赤色發太微至北斗而滅太微禮樂

之庭且有昭德之象而述宣王命是以帝車受之是月壬申有詔徵范陽盧玄等三十六人郡國舉孝數百人且命以禮宣喻申其出處之節明年六月上

十年十月辛巳彗星見于太微占曰兵喪並與國亂易政臣賊主至十一年正月甲子太白晝見經天四月又知之占曰中歲而再干明兵事尤大且草人更王之應也是歲十月甲辰彗星入太微十二月辛未又犯之癸卯又知之占曰

臣將戮主君將惡之仍犯事祥也先是八年正月庚午月犯心大星九年正月犯歲星是歲九月太白又犯歲星至正平元年五月彗星見卷舌入太微卷舌

讒言之戒六月辛酉彗星進逼帝座七月乙酉犯上相拂屏出端門滅于翼軫辛酉直陰國翼軫為楚邦于屏者蕭牆之亂也天象若曰夫膚受之譴實為

亂階卒至芟夷主相而專其大號雖南國之君由遷及焉先是去年十月上南征絕河十二月六師涉淮登瓜步山觀兵騎士六十萬列屯三千餘里宋人兇

懼饋百牢焉是年正月盡舉淮南地俘之以歸所夷滅甚衆六月帝納宗室之言奉太子以彊死明年二月愛殺帝于永安宮左僕射蘭延等以建議不同見

殺愛立吳王余為主尋又賊之祥災之驗也開歲宋太子劭坐蠱事泄亦殺其君而僑立劭弟武陵王駿以上流之師討平之滅於翼軫之徵也先是七年八

八月至十一月又犯軒轅是歲正月太白經天九月火犯太微十月宗愛等伏誅高宗踐阼至十一月魏尚書元壽尚書令長孫渴侯以爭權賜死太尉黎司

徒爾又仲首左運李于屏相之禮又明年五月太后崩高宗與安二年二月有星孛于西方占曰凡孛者非常惡氣所生也內不有大

亂外且有兵至與光元年二月有流星大如月西行占曰奔星所墜其野有兵光感者事大先是京兆王杜元寶建康王榮濟南王麗澤陽王闡文若永昌

王仁相次謀反伏誅是歲宋南郡王義宣及魯爽賊質以荆豫之師構逆大將王文讓等西討盡夷之或曰彗加太微翼軫之餘禍也春秋星之大變或災連

三國之君其流災之所及二十餘年而後弭至是彗干天庭二太子首亂三君為戮侯王辜死者幾數十人由此言之皇天疾威之誠不可不惕也

太安元年六月辛酉有星起河鼓東流有尾跡光明燭地河鼓為履險之兵寅海之象也昭威為人君之事星之所往君且從之閉二歲帝幸遠西登碣石以

臨滄海復所過郡國一年又尾迹之徵是歲五月火入斗主形命之二年夏四月彗感犯太白占曰是謂相鏖不可舉專用兵成師以出而禍其雄

之象也明年宋將殷孝祖侵魏南鄭詔征南將軍皮豹子擊之宋軍大敗或曰合主喪事明年十月金又犯哭星十二月征東將軍中山王託真薨

三年十一月彗感犯房鈞星是謂彊臣不御王者憂之至四年正月月入太微犯西蕃三月又犯五諸侯占曰諸侯大臣有謀反伏誅者是月太白犯房月

入南斗皆宋分占曰國有變臣為亂十一月長星出於奎色白地行有尾跡既滅變為白雲奎為徐方又魯分也占曰下有流血積骨明年宋兗州刺史竟陵

王誕據廣陵作亂宋主親戎自夏涉秋無日不戰及城陷悉屠之四年八月彗感守畢直微垣之南占曰歲饑至五年二月又入東井占曰軍兵

饑疫大臣當之六月太白犯鉞占曰兵起更正期是歲二月司空伊藪薨十二月六鎮雲中高平雍秦饑旱明年改年為和平至六月諸將討吐谷渾什寅遂

絕河窮躡之會軍大疫乃還行者瘡人運之輿既而吐谷渾軍西遁大軍又之

四年九月月犯軒轅十二月犯氏至五年正月月掩軒轅又掩氏東南星皆后妃之府也和乎元年正月丁未歲犯鬼鬼為死喪歲星人君也是為君有喪事

三月月掩軒轅四月戊戌皇太后崩於壽安宮宋志云人間言古人主惟指不月犯左執法明年十一月又犯之占曰大臣有憂和平二年征東將軍河東王閻昆薨十月廣平王洛侯薨

和平元年十月有長星出於天倉長丈餘燿祥也二年三月彗感入鬼是謂稼穡不成且曰萬人相食其後定相阻饑宥其田租時三吳亦仍歲凶旱死者十

二三先是元年四月太白犯東井井鬼皆妻分雍州有兵亂自元年六月月犯心大星三犯前後于房心宋分時宋君虐其諸弟後宮多喪子女繼天哭泣之

聲相再是歲詔諸將討雍州叛氏大破之宋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亦稱兵作亂聞歲而宋主珣嗣子淫昏政刑濇焉先是元年十月太白入氏占曰兵起後

日上帝憂之三年八月月犯哭星宋祥也星無異王高壽及在東大將軍常山王燕並薨

二年三月辛巳有長星出天津色赤長匹餘滅而復出大小百數天津帝之都船所以渡神通四方光大且衆為人君之事天象若曰是將有千乘萬騎之衆而絕逾大川矣是月發卒五千餘通河西獵道後年八月帝校獵于河西宋主

辭行不制而棄其紀綱矣且占曰貴人殞死天下亂三月癸未金火皆入羽林占曰臣欲賊主諸侯之兵盡發八月乙亥月掩畢十一月月入軒轅食第二星至承明元年四月月食尾五月己亥金火皆入軒轅庚子相逼同光皆后妃之請也天若言曰母后之釁幾實盈矣人君志祖考之業慕匹夫之孝其如宗祀何是時厭文不悟至六月暴崩實有耽毒之禍焉由是言之皇天有以觀履霜之萌而為之成象久矣其後文明皇太后崩孝文皇帝方修諒陰之儀為孺子之暴竟未能述宜春秋之義而懲供人之黨是以胡氏循之卒傾魏室豈不哀哉或曰太白犯歲於天門以臣伐君之象金火同光又兵亂之徵時宋主昏狂公侯近戚冤死相繼既而桂陽建平王並稱兵內侮矢及宮闈僅乃戢之尋為左右楊玉夫等所殺或曰月犯軒轅金火入軒轅皆難也月掩畢主連兵四左右楊玉夫等所殺年州十三歲又比歲連畢太和元年中又開會販之先是四年四月丙午有大星西流散有第十一月辛未又如之是歲五月宋桂陽王反于江州開流沈攸之反于江陵皆為大兵西伐時以江兩內權又伐齊

太和元年五月庚子太白犯歲或在張兩國之次也占曰其國兵喪並與有軍大戰人主死壬申水土合于翼皆入太微主令不行之象也占曰如主持政大夫執綱且內亂羣臣相殺九月丁亥太白晝見經天光色尤感更姓之祥也二年九月火犯鬼占曰主以淫泆失政相死之三年三月月犯心心為天王又宋分三月填星逆行入太微留左掖門內占曰土守南宮必有破國易代逆行者事逆也自元年三月至二年六月月行五犯太微與劉氏篡晉同占又自元年八月至三年五月月行六犯南斗入魁中斗為大人壽命且吳分是時馮太后專政而宋將蕭道成亦擅攝攝之權方圖劉氏宋司徒袁粲起兵石頭沈攸之起兵江陵將誅之不剋皆為所殺三年四月竟篡其君而自立是為齊帝是年五月又齊宋君于丹陽宮占曰齊人有月犯魁事二年六月月犯其後齊侯伏誅齊王並賜死又元年二月壬戌月在井宿參兩河五東占曰大赦至八月大赦天下三年正月壬子又齊齊參兩河五東并至十月天下

三年自五月至十二月月三入斗魁中四年五月庚戌七月己巳又如之六年二月又犯斗魁第二星占曰其國大人憂不出三年七月丁未十月丙申月再

犯心大星自四年正月至六年二月又五千之斗為爵祿之柄心為布政之官月行干而輔之亦以祥矣其占曰月犯心亂臣在側有亡君之戒人主以善事除殃是時馮太后將危少主者數矣帝春秋方富而承事孝敬勤無違禮故竟得无咎至六年三月而齊主殂焉或曰月犯斗其國兵憂心又豫州也時比歲連兵南討五年二月大破齊師于淮陽又擊齊下蔡軍大敗之先是三年八月二月又犯軒轅第一星六年正月又犯軒轅大星八月又犯軒轅左角左角后家也是時太后淫亂而後之怪神又將傳德天若言曰是無周南之風不足制也故月太

三年九月庚子太白犯左執法十一月丙戌月犯之四年二年辛巳月又犯之九月壬戌太白又犯之五年二月癸卯月犯太微西蕃上將至六年十月乙酉熒惑又犯之夫南宮執法所以糾淫忒成肅雍而上將朝廷之輔也天象若曰王化將弛淫風幾興固不足以令天下矣而廷臣莫之糾弼安用之文明太后雖獨厚幸臣而公卿坐受榮賜者費亦巨億蓋近乎素餐焉其三年九月安樂王長樂下獄死龍西王源賀壽四年正月廣川王略薨襄城王韓顯徙邊七月頓丘王李鍾葵賜死其後任城王雲中山王歡又薨比年死黜相繼蓋天譴存焉四年春月又掩火亦大臣死黜之祥也又比年春月再犯亦為事與白衣之會也

五年九月辛巳填犯辰星于軫占曰為饑為內亂且有理川溢水之變是歲京師大霖雨州鎮十二饑至六年七月丙申又大流星起東壁光明燭地尾長二丈餘東壁土功之政也是月發卒五萬通靈丘道十月己酉有流星入翼尾長五丈餘七星中州之羽儀翼南國也天象若曰將擇文明之士使于楚邦焉明年員外散騎常侍李彪使齊始通二國之好焉四年正月丁未月在參井四使明年二月大赦是月月在翼有德日彗雙五車東并軒轅北河東至北斗

七年六月庚午辰時東北有流星一大如太白北流破為三段十月己亥星隕如虹是時太后專朝且多外嬖雖天子由俯附之故有干明之請焉破而為三席勢者衆也昔春秋星隕如雨而羣陰起霸其後漢成帝時日暈冥衆星行隕耀耀如雨而王氏之禍萌至是天妖復見又與元后同符矣

魏書卷一百五之三考證

志第三〇魏收書天象志第一卷載天及日變第二卷載月變第三第四卷

載星變今此二卷天日月星變編年總繫魏及南朝稱符蓋魏收志第三第

四卷亡後人取他人所撰志補足之魏澹書世已無本據目錄作西魏帝記

而元善見司馬昌明劉裕蕭道成皆入列傳此志主東魏而晉宋齊梁君皆

稱帝號亦非魏澹書明矣唐書經籍志有魏大業魏書一百卷故世人疑此

二卷為大業書志宋文總目有魏大業魏書天文志二卷今亦亡矣唯昭文

館有史館舊本魏書志第三卷前題朝議即行著作郎修國史張大業撰太

業唐人故諱世民等字

大業神瑞四年月犯歲星在角〇月字下北監本脫犯字今從南監本增入

世祖始光元年大統星出天將軍〇天當作大

世祖神龜三年又明威之徵〇注泰有兵喪而至泰夏出夷威此十一字不可

讀疑有脫訛

世祖真君三年遠至頻模河〇頻模河本書補編傳作頻模河

高祖太和十年占曰元陽以備人不安〇元應作九

魏書卷一百五之三考證



齊

魏

收

撰

志第四

天象一之四

太和十二年十一月戊午太白犯歲又犯火喪疾之祥占曰國無兵憂則君有白衣之會景實火又犯木占曰內無亂政則主有喪戚之故十二月壬寅太白犯填占曰金為喪祥后妃受之十三年二月癸亥犯填占曰火主凶亂女君應之皆文明太后之請也先是十一年六月甲子歲星畫見十二月甲戌又畫見是歲六月又如之歲而麗于大明少君象也是時孝文有仁聖之表而太后分權以干冒之及帝春秋方壯始將經緯禮俗財成國風故比年女君之謫屢見而歲星臨歲至于不可掩奪矣且占曰木畫見主有白衣之會是歲九月丙午有大流星自五車北入紫宮抵天極有聲如雷占曰天下大凶國有喪宮且空夫五車君之車府也天象若曰是將以喪事有千乘萬騎而舉者大有聲其事昭感至十四年三月填星守哭泣占曰將以女君有哭泣之事四月丙申火犯鬼喪祥也六月有大流星從紫宮出西行天象又曰人主將以喪事而出其宮八月太白皆犯軒轅九月癸丑而太皇太后崩帝哭三日不絕聲勺飲不入口者七日納管履徒行至陵其反亦如之哀毀骨立杖而後起雖殊俗之萌矯然知感焉自九月至于歲終凡四謁陵又葬出紫宮之驗也十四年十一月月犯軒轅十五年十月月犯填又犯軒轅八月又犯之九月月掩填星十七年正月月又犯軒轅皆女君之象也是時林貴人以故事獲及湯貴人后后而其婦死後至二十年竟坐殿黜以憂死後立又以淫亂不終

十三年十二月戊戌填星辰星合于須女女齊吳分占曰是為雍沮主令不行且有陰親者至十四年三月庚申歲星守牛占曰其君不愛親戚貴人多喪又儲祥也是歲太白三犯變惑十月太白入氏十一月有大流星從南行入氏甲申齊邦之物也金火相鑠為兵喪為大人之禍天象若曰宿宮有兵喪之故成大者循而殘之處其幾廟之中矣至十五年三月壬子歲犯填在虛三月癸巳木火土三星合宿于虛甲午火土相犯虛齊也占曰其國亂專政內外兵喪故

立侯王九月乙丑太白犯斗第四星戊子有大流星起少微入南宮至帝坐主有威大之臣乘實以侮其君者且占曰大人易政至十七年正月戊辰金木合于危危亦齊也是為人君且懼兵喪之變四月戊子太白犯五諸侯占曰有擅刑以殘賊諸侯者至七月齊武帝殂西昌侯以從子干政竟殺二君而自立是為齊明帝於是高武諸子王侯數十人相次誅夷殆無遺育矣雖繼體相循實有準命之禍故天譴仍見云自十五年至十七年月行七犯建星建星為忠臣六年至十七年又四犯南斗是謂臣干天機且曰大人多死者又十五年七月金入太微十七年火入太微高反臣之戒是歲月行四入太微十七年六入太微比歲凡十千之而齊君喪其宗室亦積忍酷甚也

十五年四月癸亥發賊入羽林十六年二月壬子太白入羽林占曰天下兵起三月己卯四月丙午五月甲戌十月辛卯月行皆入羽林十七年四月壬寅八月辛卯十二月辛巳又如之先是陽平王頤統十二將軍騎士七萬北討蠕蠕

是歲八月上勅兵三十餘萬自將擊齊由是比歲皆有事于南方十五年三月月又犯之十六年五月及七月月再入星八月十一月又再犯之十七年八月又入星畢壽邊兵占曰貴人喪死十五年六月濟陰王勰賜死十七年南平王寶三老尉元皆死十八年安定王休死十九年司徒馮異太師馮熙廣川王讚皆死十七年二月庚戌火土合于室室星先王所以制宮廟也癸亥天視填為司空

聚而謀之其相宅之兆也且緯曰人君不失善政則火土相扶卜洛之業庶幾興矣是歲九月上罷擊齊始大議遷都冬十月詔司空穆亮將作董道繕洛陽宮室明年而徙都之於是更服色殊徽號文物大備得南宮之應焉凡五星分并州之分是謂步自并州而經始洛邑之祥也

十七年二月丁丑太白犯井辛丑又犯鬼五月戊午畫見九月又如之是謂兵祥雍州也是月火木合于婁婁為徐州占曰其地有亂萬人不平八月辛巳癸

咸入井占曰兵革起明年二月詔征南將軍薛真度督四將出襄陽大將軍劉

飛出襄陽徐州刺史元衍出鍾離平南將軍劉諱出南鄭皆兩雍徐之分後

年正月平南王勳大敗齊師于襄陽降者萬餘己亥上絕淮登八公山並淮而

東及鍾離乃還至十九年六月庚申金木合于井七月火犯共三十一

河漢諸郡時江南諸郡立雍州於襄陽

以總牧西土處業故與東井同候

十八年四月甲寅熒惑入軒轅后妃之戒也... 熒惑之戒天若言曰夫庸受之微不可不察... 熒惑入軒轅后妃之戒也... 熒惑入軒轅后妃之戒也... 熒惑入軒轅后妃之戒也...

世宗景明元年四月壬辰有大流星起軒轅左角... 如連珠相連至翼左角后案也... 庭之羽儀王室之善術彭城國焉... 忠實且以懿輔政借使世宗諒陰恭己而修成王之業...

二年正月己未金火俱在奎光芒相輝為兵喪為逆謀... 將奎徐方也三月丁巳有流星起五諸侯入五車... 五車所以輔養替之君也流星自五諸侯干之... 為二距之疑之君幾將並立焉... 井犯鉞相去二寸占曰人君有戮死者時蕭衍起兵襄陽...

西又公卿外朝之理也。占曰：以臣犯主，天下大凶。明年高舉欲其家擅寵，乃燒

殺于后及皇子昌，而立高嬪為后。先是景明四年七月，太白犯軒轅大星，至二年六月，太白犯房，占曰：人君有白衣之會，同上。

三年六月丙辰，太白晝見。占曰：陰國之兵彊。八月，梁師寇邊，攻陷城邑。秋九月，

安東將軍邢鬱大破之，宿豫斬將三十餘人，捕虜數萬。十月甲寅，月犯太白。又

大戰之象。明年，中山王英敗績于淮南，士卒死者十八九。又元年正月，月犯

五車東井，兩河鬼填星，二月甲申，又擊臨，擊三年正月，月犯太白，軒轅，皆兵伐是月，龜子生，大放天下。

四年七月己卯，有星孛于東北。占曰：是謂天譴大臣，貴人有戮死者。凡孛出東

方，必以晨乘日而見，亂氣蔽君明之象也。昔魯哀公十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

東方，明年春秋之事終，是謂諸夏微弱，蠻夷遼霸。田氏專齊，三族擅晉，卒以干

戒若曰：是居太陽之側而干其明者，固多穢德，可替除矣。而君不悟，衰替之萌，

將繇此始乎。是歲高舉燭后及皇子，明年又屠殺諸王，天下冤之。孽故東夷之

俘，而驟更先帝之法，累構不測之禍。于明執甚焉，魏氏之悖亂，自此始也。

永平元年三月戊申，彗或在東壁，月行抵之，相距七寸，光芒相及，室壁四輔，君

之內宮，人主所以庇衛其身也。天象若曰：且有重大之臣屏藩王室者，將以讒

賊之亂，死於內宮。又曰：諸侯相謀，五月癸未，填星逆行，太微在左，執法西，是為

后黨持政，大夫執綱，而逆行侮法，以登蕭牆之內。是月，月犯畢，六月，又掩之，占

曰：貴人有死者。庚辰，太白歲星合于柳，柳為周分，且占曰：有內兵以賊諸侯。八

月，京兆王愉出為冀州刺史，恐不見容，遂舉兵反，以誅尚書令高舉為名。與安

樂王桢相攻于定州。九月，太師彭城王勳于禁中，愉亦死之。或曰：柳豫州分所

野披惡事，至十一月丙子，流星起，起於林，如大如碗，色赤，有黑雲東南，引如一匹，

有橫北，轉星占曰：樂兵起，所首召之，是歲豫州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

降，遂向新，新早生。

二年三月丁未，流星徑數寸，起自天紀，孛于市垣，光芒燭地，有尾跡，長丈餘，

擬著天。天象若曰：政失其紀，而亂加乎人，漫以萌矣。是將以地震為徵，地震者，

下土不安之應也。是日火入鬼，距積尸五寸，積尸，人之精爽，而炎氣加之，疫祥

主驕亢之戒，故金火祥災，其人以警而懼之。五月，太白犯歲，光芒相觸。占曰：兵

大亂，歲饑，不出三年。七月，庚辰，有流星起，騰地，入紫宮，抵北極而滅。天戒若曰：

彼光後王遺者，以取陰陽之變矣。將有水旱之沴，地震之祥，而後災加皇極。

焉。明年夏四月，平陽郡大疫，死者幾三千人。平陽，鬼星之分也。秋，州郡二十大

水，冀定旱饑。四年，胸山之役，喪師殆盡，其後繁時，桑乾豐丘秀容，騰門地震，陷

裂，山崩泉涌，殺八千餘人。延昌三年，詔曰：比歲山鳴地震，于今不已，朕甚懼焉。

至正月，宮車晏駕。七年十一月丙戌，月掩畢火星，至三年八月火犯積尸，占曰：貴人死，又饑疫祥也。比年水旱災疫，是月中山王略，明年

陽王嘉，陽王嘉，陽王嘉。

二年九月甲申，歲星入太微，距右執法五寸，光明相及。十二月乙酉，逆行入太

微，掩左執法。三年閏月壬申，又順行犯之，相去一寸，保乾圖曰：臣擅命，歲星犯

執法，是時高舉方為尚書令，故歲星反復由之，所以示人主也。天若言曰：政刑

之命亂矣。彼居重華之位者，盡將反復而觀省焉。今雖厚而席之，適所以為禍

資耳。且占曰：中坐成刑，遠期五年，閏五歲而肇，大星至五月，大微距右執

法三寸，光芒相接，感天視也。始由軒轅而省執法之位，其象若曰：是居后黨而擅南宮之命，君其降監焉。其應歲星同也。

四年正月戊戌，有流星起，張西南行，殷殷有聲，入參而滅。張河南之分，參為兵

事，占曰：流星自東方來，至代而止，有來兵大敗吾軍，有聲者怒也。先是去年十

一月，月犯太白，是歲又犯之。在胃八月辛酉，又犯之，胃為徐方，大戰之象也。十

月戊寅，有大流星孛于羽林，南流色赤，珠落下，燭氣孛然而流。王師潰亂之

兆，先是梁胸山鎮殺其將來降，詔徐州刺史盧昶援之。十二月，昶軍大敗於淮

南，淪覆十有餘萬，是歲七月乙巳，有流星起，北斗魁前，西北流，入紫宮，至北極

而帝。

四年十二月己巳，歲星犯房上相，相距一寸，光芒相及。至延昌元年三月丙申，

歲星在鉤餘東五寸，距鉤閉三寸，丙午，又掩房上相。天象若曰：夫鈐鍵之機，君

上所宜獨操，非群臣所當共也。先是高舉為尚書令，而歲星三省執法，是歲至

升為司徒，猶快快不悅，而歲星又再掩之，所以示人主審矣。閉二歲而上崩，肇

作大業而從后妃之事矣以所首名之是歲九月太后幸嵩高或曰市垣所以均國屬也幽州也明年詔尚書長孫稚撫巡北蕃觀省風俗二月丙辰月在

二年八月己亥太白犯軒轅是月月又犯之至正光元年正月月又犯軒轅大星四月庚戌金火合于井相去一尺占曰王業易君失政大臣首亂將相戮死

以用師大敗五月丙午太白犯月相距三寸占曰將相相攻秦國有戰七月太白犯角角天門也是為兵及朝廷占曰有謀不成破軍斬將是月侍中元義矯詔幽太后于北宮殺太傅清河王暉八月中山王熙起兵誅元義不克適害明

春衛將軍柔康生謀討元于禁中事泄又死是冬諸將伐氏官軍敗績正光元年九月辛巳有彗星光耀如火出于東方陰動爭明之異也感精符曰天下以兵相威以勢相乘至威亂起布衣從衛禍未庸患帝宮其空昔正始

中天機字于東北是歲而攝提復周故天象若曰夫機之亂萌有自來矣彗除之象今則著矣戰國之禍將由此作乎聞三年而北鎮肇亂關中迹之自是姦雄鼎沸覆軍相踵其災之所及且二十餘年而猶未弭焉魏志曰九月乙亥有

占曰國亂見有內難兵明年魏州反乙亥去辛巳凡六日而北方魏之其氣蓋同矣始干其明以妖術既又替而布之以除魏邦

二年四月甲辰火土相犯於危十一月辛亥金土又相犯于危危存亡之機太

白司兵變感司亂而玄特司人土下之所保命也三精游聚羣臣叶謀以濟屯復之運焉占曰天下方亂甲兵大起王后專制有虛國徒王至四年四月己未

火土又相犯于室是謂後宮內亂且占曰欲殺主天子不以壽終或曰魏氏軒轅之裔墳墓之物也赤靈為母白靈為子經綸建國之命所以傳撥亂之君也其受之者將在并州與有齊之國乎其後太后淫昏天下大壞上春秋方壯誅

匈奴且胡王之亂也先是蠕蠕阿那瓌失國詔北鎮師納之是歲八月蠕蠕後主來奔懷朔鎮開歲阿那瓌背約犯塞詔尚書令李崇率騎十萬討之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而還三年九月庚戌月

三年二月丁卯月掩太白京師不見涼州以聞占曰天下大兵起涼州獨見災在秦也三月癸卯有大流星起西北角流入紫宮破為三段光明照地角星主

外朝兵政流星由之將大出師之象若曰將以兵革之故王室分崩入抵紫宮天下大凶有虛國之象四月癸酉有大彗星歷紫微入北斗東北首光明燭地

殷然如雷感怒之象也皆以所直名之至四年八月乙亥月在畢掩熒惑又邊城兵亂之戒也十月乙卯太白入斗口距第四星三寸光芒相掩占曰大兵起

將戮辱又吳分也五年正月沃野鎮人破落汗拔陵反臨淮王或征之敗績于五原六月莫折大提反於秦雍州刺史元志討之又大敗於隴東明年南方諸將頻破梁師至八月杜洛周起上谷其後鮮于修禮反定州王師比歲北征冀

方大震既而葛榮承之竟陷河北五年二月月在畢掩熒惑五車東井熒惑八曰兵起士卒多遁走一曰士卒大聚又皆散神也是時微調起兵相陷魏又

先二年九月歲星犯左執法至三年正月癸丑又逆行犯之相去四寸光芒相及五月丙辰歲星又掩左執法是時宦者劉騰與元義叶謀遂總百揆之任

故歲星反復由之與高肇同占至四年二月騰死又由是失援其年十一月庚戌歲星犯房上相相距二寸光芒相掩五年四月己丑歲星又逆行犯之明年

再循之至是三犯執法而騰死再于上相而又敗曠官之禮異代同符矣孝昌元年五月太白犯軒轅八月在張角惑大占曰有暴酷之兵張河南也十月火入鬼又犯之占曰大賊在大人之側后以淫泆失政又秦分也二年正月癸卯金木相犯於牛十一月戊申又相犯于女歲所以建國均人女為蠶妾牛為農夫天象若曰是將懼以寇戎而喪其耕織之務矣且曰有亂兵大戰而

波及齊吳是歲八月甲申月在胃掩孛四月癸酉又掩之三年正月戊辰又掩之是為女君有權兵刑之禍者清干之事甚而乘也又占曰天下大喪无主貴人兵死國以滅亡又二年三月奔星大如斗出紫微東北流光照地占曰王師大出邦去其君六月有奔星如斗起大角入紫宮而滅棟屋以肆觀羣后而數威令于四方也今大號由之以詔天極不以逆乎且有空國徙王之戒焉十月有星入月中而滅占曰入而無光其國卒滅星反出者亡國復立是歲四月至三年九月癸亥再犯軒轅大星武泰元年正月又逆行復犯之占曰主命將失女君之象亂逆之災三月庚申月掩畢大星占曰邊兵起貴人多死者是時淫風滋甚王政盡亂自大河而北極關而西覆軍屠邑不可勝計既而蕭寶夤叛于雍州梁師伐淮泗連兵青土萬姓嗷嗷喪其樂生之志矣是歲二月帝竟以暴崩四月余朱榮以大兵濟河執太后及幼主沉諸中流害王公以下二千遂專權晉陽以令天下焉三年正月癸酉月在井蓋參兩河五車七月大赦明年少主立又大赦

莊帝永安元年七月癸亥太白犯左角相距四寸光芒相掩兵及朝廷之象占曰大戰不勝貴人有來者其謀不成至二年閏月癸亥入鬼犯積尸占曰兵起西北有缺缺之味是歲北海王顓以梁師陷考城執濟陽王暉業乘虛逐勝遂入洛陽至七月王師大敗之顓竟斃死有謀不成之驗明年余朱光擊反虜万俟醜奴及蕭寶夤于安定克之咸伏誅

二年十一月癸亥自鬼入太微西掖門犯上將出東掖門犯上相東行累日句已去來復逆行而西十二月乙丑月又掩之至三年正月癸亥逆行入東掖門己丑月入太微襲癸亥辛卯月行太微中又暈之三月己卯在右執法北一尺五寸留十四日至壬辰月又掩之復順行而東四月戊午月又于太微而暈己未變或出端門在左執法南尺餘而東自魏興以來未有循理反復若此之祥也是時孝莊將誅權臣有與復魏室之志是以鹹發於中而變或吞謀於上焉其占曰有權臣之戮有大兵之亂貴人以殞死而天下滅亡至五月己亥太白在參星參為晉陽之墟天意若曰干明之量於是乎在矣七月甲午有彗星屢見東北方在中台東一丈長六尺色正白東北行西南指丁酉距下台上星

西北一尺而屢伏庚子夕見西北方長尺東南指漸移入氏至八月己未漸見癸亥滅占曰彗出太階有陰謀察先與凡天事為之徵形以戒告人主始緣公輔之職而替除之權臣將滅之象再于太陽之明而後變奪之逆亂復與之象也三月而見者變近亟也究于內宮者反仇其上也近期在衝遠期一年先是二月壬申有大流星相隨西北尾迹不絕以千計西北直晉陽之墟而微星照人所以載星極也人從而君從之是月戊戌有大奔星自極東實紫宮而出影迹隨之運君之應至九月上誅太原王榮上黨王天穆于明光殿是夕余朱氏黨攻西陽門不克還屯河陰十二月洛陽失守帝崩于晉陽自是南宮板蕩劫殺之禍相隨先是永安元年七月丙子十一月丙寅十二月癸巳月皆掩畢大星至二年三月乙卯月入畢口八月乙丑又距畢左股二寸光芒相掩須臾入畢口十二月丙辰掩畢右股大星三年六月乙巳又犯畢大星八月庚申入畢口犯左股大星是月辛丑太白犯軒轅明年五月月又犯畢右股遂入之畢星所以建魏國之命也占曰天下有變其君大憂邊兵起上將戮月清干之事甚而衆及余朱兆作亂奉長廣王為主號年建明明年二月又廢之而立節閔六月高歡又推安定王為帝於信都復黜之後更立武帝於是三少王相次崩殂又洛陽再陷六宮汗辱有兵及軒轅之效焉永安二年十月辛亥十二月丁巳

齊齊元年正月己丑月在角蓋參兩河五車九連環畢北斗大角
魏女十月又重那畢蓋參井五車是時神赦之令歲月相隨

節閔普泰元年五月辛未太白出西方與月並間容一指戰祥也先是去年十一月辛丑月在太白北不容一指占曰有破軍殺將主人不勝既而余朱氏南侵王師敗績至是又與月合幾將復之乎十月甲寅金火歲土聚于觜參甚明大晉魏之墟也且曰兵喪並起霸君與焉是時渤海王歡起兵信都改元中興至十一月己卯奔星如斗起太微東北流光明燭地有聲如雷占曰大臣有外事以所首事命之或曰中國失君有立王遷主者而有聲者威怒也是時余朱氏成師北伐明年三月癸巳火逆行犯氐占曰天子失其宮閏月庚申歲星入鬼犯天尸占曰有斃死之君既而余朱兆等大敗于韓陵覆師十餘萬四月武帝即位比及歲終凡殺三廢帝

孝武承熙元年九月太白經天十一月辛丑有大流星出昂北東南流樸畢貫
參光明照地有聲如雷天象若曰將有魁頭之兵灑陵塞垣與大司馬合戰明
年正月丁酉渤海王歡遣擊兆等于赤洪橫大破之介朱氏獲焉

二年四月太白晝見九月丁酉火木合于巽相去一寸光芒相掩占曰是謂內
亂姦臣謀人主憂甲寅金火合于軫相去七寸光芒相及占曰是謂相鏢不可
舉事用兵巽軫南宮之蕃又荆州也至三年三月癸巳有奔星如三斛瓊起靴
瓜西流入市垣有光燭地迸流如珠尾跡數丈廣且三尺凝著天狀如蒼白雲
須臾屈曲蛇行靴瓜為陰謀星大如瓊為發謀舉事光感且大人貴而衆也以
所首名之且為天飾王者更均封疆是時斛斯椿等方說上伐高歡荆州刺史
賀拔岳預謀焉高歡知之亦以晉陽之甲來赴七月上自將十餘萬次河橋望
歡軍憚之不敵戰遂西幸長安至十月渤海王更奉孝靜為主改元天平由是
分為二國更均封疆之應也是月歡命侯景攻荆州拔之勝南奔是年三月庚
左執法北一寸光芒相掩五月甲申又在執法西半寸有見不見占曰強臣
擅命改政更元十二月上崩由是高歡數字文兼擅權兩國又二年十一月乙丑
三年八月庚午十二月庚申月皆在學學畢參
五年自三年二月至明年正月東西魏凡四大敵

三年五月己亥發感逆行掩南斗魁第二星遂入斗口先是元年十一月癸亥
入斗十餘日出而逆行復入之六十日乃去斗大人之事也占曰中國大亂道
路不通天下皆更元易政吳越之君絕嗣是歲東西帝割據山河遂為戰國比
十月至正月梁魏三帝皆大赦改元或曰斗為壽命之養而火以亂氣干之寒
荒之戒也是時梁武帝年已七十矣怠於聽政專以講學為業故皇天殷勤著
戒又若言曰經遠之謀替矣將以逆亂終之而勸其天祿焉夫天懸而示之且
猶不悟其後攝提復周卒有侯景之亂云三年十二月梁人立元慶和魏王
破之六月豫州刺史魏雄又大破梁師於南頓十月梁攻軍父徐州刺史任祥
又大破之斬高歡餘級十一月朔仲禮寇州州將又大敗之時梁軍攻益隋
故原有象

東魏孝靜天平二年有星孛于太微歷下台及室壁而滅南宮成周之墟孝文
之餘烈也孛星由之易政徙王之戒天象若曰王城為墟夏聲幾變而台階持
政有代奉之漸孛且抵于管室更都之象也是後兩霸真權皆以北俗從事河

南新邑遂為戰爭之郊間三歲至興和元年九月發司州卒十萬營鄴都十月
新宮成天平元年閏月月掩心大星二年八月又犯之相去七寸十一月又掩
心小星相臣通主之象且占曰人臣伐主應以善事除時兩雄王業
已定特以人臣取容而已至興和二年
八月月又犯心大星後數年而禪代

元象二年七月壬戌金土合于七星癸亥遂犯七星七星河南之分金而犯土
將有封畿之戰且占曰其分亡地先是去年十二月癸丑太白食月是歲三月
壬申太白又與月合相距一寸大戰之祥也月象疆大之國而金合之秦師將
勝焉十二月有流星從天市垣西流長且一丈有尾迹三年正月渤海王歡攻
夏州克之十月丁丑月犯火占曰大將有闕死者十二月大都督賈泰入潼關
明年宇文泰距擊斬之十月遂及渤海王歡戰于沙苑歡軍敗績捕虜萬餘是
月獨孤信拔洛陽

三年十一月癸亥感犯歲星占曰有內亂臣謀王至四年正月客星出于紫宮占
曰國有大變二月壬申八月癸未月再掩五車東南星占曰兵起道不通十一
月太白晝見占曰軍與為不臣五年二月庚戌三月甲子填星逆行順行再犯上
相上相司徒也六月太白入東井占曰秦有兵大臣當之至元象元年七月太
白在柳畫見柳河南也八月辛卯有大流星出房心北東南行長且三尺尾迹
分為三段軍破為三之象也先是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圍金墉西帝及宇文泰
自將救之是月陳于河陰泰以中軍合戰大克司徒高昂死之既而左右軍不
利西師由是敗績斬將二十餘人降卒六萬是月西帝太傅梁景數據長安反
關中大震尋皆伏誅天平三年正月元象元年三月月再掩軒轅大星是年西
既而乙氏逼害其後帝廢皇后乙氏立嫡女為后明年五月火犯軒轅大星
丙丁未在其星大星軒轅左角十一月在井臺五車兩年東西主凡三大敵
興和元年二月壬子火犯井占曰秦有兵亂貴人當之四月又入鬼亦兵喪之
祥也又土地之分也至二年十一月甲戌太白在氏與填星相犯氏鄭地也至
四年七月壬午火木合于井相去一尺占同天平明年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據

武牢西叛宇文泰帥衆援之戊申及渤海王戰于邙山西軍大敗虜王侯將校
四百餘人獲六萬餘級元年八月月在學畢學畢五年正月大敵三年
正月至八月又再覆之歲星在壽四年十一月月擊軒
轅大星壬申又擊西畢五年擊兵滿散也明年東西王皆大
敵後年三月高歡入朝以齊冬九早請願朝死罪已下皆宥之

魏書卷一百五之四 天象志

月辛丑有彗星出于南斗長丈餘至十一月丙戌距太白三尺長丈餘東南指
二月乙卯至襄始滅占曰彗出南斗之土皆誅其上又吳分始自微末終成
著大而與兵星合焉天戒若曰夫劫殺之萌其事由來漸矣而人君辨之不早
終以兵亂橫流不可撲滅焉又徐方之次亂之所自招也至二年四月己丑
金木相犯于奎丙午火木又相犯于奎奎為徐方所以虞嚴防之寇也歲主建
國之令而省人君之差敗火主亂金主兵三精濟而聚謀所以哀矜下土而示
驅除之戒也是時梁主衰老太子賢明而不能授之以政焉由是領軍朱异等
浸侵明福之權至武定五年侯景竊河南六州而叛又與連衡而附益之是歲
十二月梁師敗績于彭城捕虜五萬餘級江淮之間始蕭然愁歎矣明年師大
敗陷溺以十萬數景遂舉而濟江三吳大荒遺殍流離者大半淮表二十六州
咸內屬焉昔三精聚謀於危九年而高氏霸至是聚謀於奎而蕭氏亡亦天之
大數云爾

武定二年四月丁巳癸惑犯南宮上將戊寅又犯右執法占曰中坐成刑金火
尤甚四年四月庚午金晝見六月癸巳月入畢九月壬寅太白在左執法東南
三寸許是為執法事五年正月月犯畢大星貴人之謫也先是九月大丞相歡
圍玉壁不克是月歡薨于晉陽辛亥侯景反僕射慕容紹宗擊之八月淮南三
王謀反誅明年紹宗攻王思政于潁川竟溺四年九月月在顯慶軒轅太衛帝
月張又覆軒轅太衛時兵
筆屢勸東西帝皆比載大赦坐五年二月在顯慶軒轅太衛帝
筆屢勸東西帝皆比載大赦
七年九月戊午月掩歲星在斗斗為天廟帝王壽命之期月由之以于歲星是
為大人有篡殺死亡之禍是歲梁武帝以憂逼殂明年而齊帝後年西主文帝
及梁簡文又終天下皆有大故而江表尤甚八年三月甲午歲鎮太白在虛虛
齊分是為驚立絕行改立王公夢惑又從而入之四星聚焉五月丙寅帝禪位
于齊是歲西主大統十六年也是時兩主立而東帝得全魏之墟為天官為正
昔宋武北伐四星聚奎及西伐秦四星聚井四星聚參而渤海始霸四星聚危
而文宣受終由是言之帝王之業其有徵矣其後六年西帝禪于周室天文史
失其傳也

魏書卷一百五之四

魏書卷一百五之四考證

志第四○此卷亦闕，後人所補。

高祖太和十二年景實○唐人諱丙，故南北史俱作景，此亦作景者，志為唐人所著故也。若卷內或有仍作丙者，則又後人間有改易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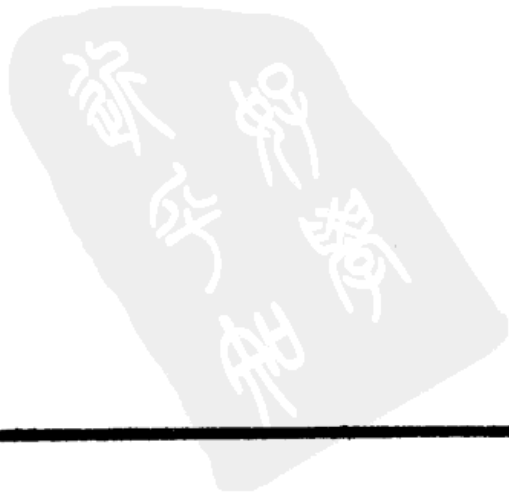
高祖太和十五年注十五年三月月掩畢○三月下，北監本脫月字，今從南監

本增入。

又注司徒馮誕○馮監本誤作馮，今改正。

肅宗正光二年注開三歲○三，監本訛作五，今以上文推之，則以三為是。

魏書卷一百五之四考證



魏書卷一百六上

齊

魏

收

撰

志第五

地形二上

夏書禹貢周氏職方中畫九州外薄四海析其物土制其疆域此蓋王者之規
 摹也戰國分并秦吞海內割裂郡邑混一華夷漢興即其郡縣因而增廣班固
 考地理馬彪志郡國魏世三分晉又一統地道所載又其次也自劉淵石勒傾
 覆神州晉逆相仍五方淆亂隨所跨擄長更相侵食彼此不恆犬牙未足論
 鑄錯莫能比魏定燕趙遂荒九服夷霸通僞一國一家遺之度外吳蜀而已正
 光已前時惟全盛戶口之數比夫晉之太康倍而已矣孝昌之際亂離尤甚恆
 代而北盡爲丘墟靖遠已西煙火斷絕齊方全藉死於亂麻於是生民耗滅且
 將大半永安末年胡賊入洛官司文簿散棄者多往時編戶全無追訪今錄武
 定之世以爲志焉州郡勘改隨而注之不知則關內史及相仍代相訟魏自明
 莊寇難紛糾攻伐既廣啓土逾衆王公錫社一地累封不可備舉故總以爲郡
 其淪陷諸州戶據承熙縮籍無者不錄焉

司州治郡魏武帝國於此太祖天興四年置相州天平元年遷都改

領郡十二 縣六十五

戶三十七萬一千六百七十五

口一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三十五

魏尹故魏郡漢高祖置二漢屬冀州晉屬司州天興中屬相州天平初改爲尹

領縣十三

戶一十二萬二千六百一十三

口四十三萬八千二十四

郡二漢屬冀州天平初併洛陽安陽屬之洛陽太和初中置關今魏西門對魏
 郡城屬洛陽石實屬有南郡屬之洛陽太和初中置關今魏西門對魏
 天平臨漳天平初分屬併洛陽石實屬有南郡屬之洛陽太和初中置關今魏
 丘真君六年併領丘太和十九列人前漢屬廣平天平初屬昌樂分魏置永安
 年復天平二年屬治繁陽城

年置郡天平中武安二漢屬廣臨水屬廣平真君六年併魏二漢平邑
 龍郡復有昌城武安二漢屬廣臨水屬廣平真君六年併魏二漢平邑
 天平二年易陽二漢屬廣臨水屬廣平真君六年併魏二漢平邑
 分元城屬易陽二漢屬廣臨水屬廣平真君六年併魏二漢平邑
 漢郡屬廣平真君六年併魏二漢平邑
 列人太和二十年復天平初屬廣平真君六年併魏二漢平邑
 陽平郡分魏置治洛陽城

領縣八

戶四萬七千四百四十四

口十六萬二千七十五

館陶二漢屬魏郡晉清淵二漢屬魏郡晉武陽二漢屬魏郡晉武陽二漢屬魏郡
 二漢屬魏郡晉清淵二漢屬魏郡晉武陽二漢屬魏郡晉武陽二漢屬魏郡
 屬有發干城臨清二漢屬魏郡晉武陽二漢屬魏郡晉武陽二漢屬魏郡
 屬陽平二漢屬魏郡晉武陽二漢屬魏郡晉武陽二漢屬魏郡
 廣平郡漢武帝爲平千國置帝改爲廣平國後漢建武
 中省屬魏郡魏文帝黃初二年復改治由漢城

領縣六

戶二萬三千七百五十

口十萬三千四百三

平恩二漢屬魏郡晉治曲安東明中分平恩郡郡二漢屬魏郡晉治曲安東明中分平恩郡
 平前漢屬後漢屬魏郡晉治曲安東明中分平恩郡郡二漢屬魏郡晉治曲安東明中分平恩郡
 年復治
 汲郡晉武帝置

領縣六

戶二萬九千八百八十三

口十萬二千九百九十七

北修武二漢屬魏郡晉治曲安東明中分平恩郡郡二漢屬魏郡晉治曲安東明中分平恩郡
 二漢屬魏郡晉治曲安東明中分平恩郡郡二漢屬魏郡晉治曲安東明中分平恩郡
 中城朝歌二漢屬魏郡晉治曲安東明中分平恩郡郡二漢屬魏郡晉治曲安東明中分平恩郡
 共城後魏治山陽城魏初治獲嘉十三年復治新洛城有修武城
 廣宗郡太和十一年立

領縣三

戶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二

口五萬五千八百九十七

廣宗後漢屬鉅鹿晉屬安平中興中立南北廣武強真君二十一年併信都太和經後漢晉屬安平真君二年併南宮後復屬

領縣七

戶三萬五百二十一

口十萬七千七百一十七

東燕二漢屬晉屬後漢後屬平昌孝昌二年分白馬有朝溝白馬樊城凡委城涼城有源城南中酸棗二漢晉屬陳留後屬有酸棗城長垣二漢晉屬陳留併外黃景明三年復有平丘城區城長樂武寧初分涼州子路柯長垣城衛靈公祠龍城長樂武寧初分涼州北廣平郡永安中分

領縣三

戶一萬六千六百九十一

口九萬一千一百四十八

南和南漢屬廣平後漢屬鉅鹿晉屬後併任太和二十年任鉅鹿晉屬廣平後漢屬城宛相柯城襄國屬後併任太和二十年復有襄國城林慮郡永安元

領縣四

戶一萬三千八百二十一

口五萬二千三百七十二

林慮二漢屬河內晉屬汲郡前漢名臨慮後漢避帝名改潁臨漢天平初分共縣置有王莽繼河東漢流共一年復有潁河內晉屬汲郡天平中屬有星城凡城山白魏德天平二年分朝歌處山魏德天平二年分朝歌

領縣五

領縣四

戶一萬七千一百一十二

口八萬七千六十三

頓丘太和中併汲郡始民在魏外者景明衛國二漢屬東郡晉屬漢曰魏後漢路家衛國孔聖家衛臨黃真君三年併衛國太和十九年陰安二漢屬魏郡年併衛國太和十九年復有陰安城密食其家

領縣四

戶一萬八千六百六十四

口五萬五千五百一十二

濮陽郡晉置天興中屬兗州太和十一年屬濟陽郡晉置天興中屬兗州

領縣三

戶一萬一千九百八十

口五萬四百五十七

黎陽二漢晉屬魏郡後魏孝東黎永安元年屬頓丘十八年屬東郡晉屬頓丘太和分入內黃

領縣四

戶二萬六千三十三

口十二萬三千六百七十

清河二漢晉屬前漢曰廣後漢安貝丘二漢屬侯城太和十三年武城二漢晉曰清河後漢改爲甘陵晉改有河城

領縣五

縣二十四

戶七萬一千八百三

口二十五萬一千八百七十九

浮陽郡太和十一年分渤海章武置屬漢州東明初併章武熙平二年復

領縣四

戶二萬六千八百八十

口九萬八千四百五十八

饒安二漢晉屬渤海前漢曰千童置浮陽郡治二漢晉屬渤海西接津水高城二漢晉屬渤海西鄉茅家浮陽郡水入焉今謂之合口有浮水高城二漢晉屬渤海高城有平津鄉與中章武二漢屬渤海晉屬章武後屬治有沽水大家姑祠俗云海神或云麻姑神

樂陵郡晉屬國後改

領縣四

戶二萬四千九百九十八

口八萬五千二百八十四

樂陵郡治二漢屬平原後屬魏初置魏郡晉陽信二漢屬渤海晉屬治厭次二漢屬平原後漢曰富平孝明改晉屬治馬領城有蒲攝沃前漢屬千乘國後晉屬有富城郡鎮居之號郡城中有鐵柱神羊廟城有故開闢延鄉城後父城

安德郡初魏天平初復治般界

領縣四

戶一萬九千九百二十五

口六萬八千一百三十七

般二漢晉屬平原後屬渤海熙平中重合二漢晉屬渤海正平元年併安陵太康後屬治般城有故般河重平前漢屬渤海後魏孝昌平昌二漢屬平原中屬魏後屬治般城有重平中復屬有歐陽敬家

肆州治九原天賜二年為

領縣三 縣十一

戶四萬五百八十二

口一十八萬一千六百三十三

永安郡後漢建安中置新與郡永安中改

領縣五

戶二萬二千七百四十八

口一十萬四千一百八十五

定襄前漢屬定襄後漢屬中晉屬新興真君七年併雲中九原晉昌屬焉承安中屬有趙武靈王祠介君神五石神關門山聖人祠秦天神定襄城城陽曲二漢晉屬太原永安中平寇真君七年併三堆朔方定陽屬焉蒲子三年置真君七年併平河驪夷二漢屬太原曰慮晉屬太和十年復改承安中屬有思陽城慮夷城倉城代王神祠

秀容郡承安二年置真君七年併肆州

領縣四

戶一萬一千五百六

口四萬七千二十四

秀容承安二年置有秀容城原平城肆州城石城承安二年置肆州新會城併三會屬焉有清天神金城始光初置郡真君七年改治數大羅山屬焉有武建武十五年罷二十七年屬雁門郡復天興中屬司州太和十八年屬

領縣二

戶六千三百二十八

口三萬四百三十四

原平前漢屬太原後漢晉屬有陰館城廣武前漢屬太原後漢晉有東西二平廣

領縣三 縣十八

戶三萬九千五百八十

口一十四萬五百三十六

燕郡故燕漢高帝為燕國昭帝改為廣陽郡宣帝更為國後漢光武併上谷和帝承元六年復為廣陽郡晉改為國後改

領縣五

戶五千七百四十八

戶九十

口三百五十九

敷城天平四年置

河西郡天平四年置

領縣一

戶二百五十六

口一千一百四十四

夏陽天平四年置

五城郡天平四年置

領縣三

戶四百一十一

口一千六百一十八

北襄天平二年置

西河郡天平二年置

領縣三

戶一千七百六十一

口四千九百九十七

永安孝昌中置

冀氏郡建統元年置

領縣二

戶一千三百二

口五千三百一十六

冀氏建統元年置

南絳郡建統初置

領縣二

戶八百三十六

口二千九百九十一

南絳太和十八年置

義寧郡建統元年置

領縣四

戶二千四百七十八

口八千四百六十六

圍城建統元年置

懷州天安二年置

領郡二

戶二萬一千七百四十

口九萬八千三百一十五

河內郡漢高帝置

領縣四

戶九千九百五

口四萬二千六百一

野王漢晉屬州郡

武德郡天平初分

領縣四

戶一萬一千八百三十五

口五萬五千七百一十四

平皋漢晉屬河內

建州建統初置

領郡四

戶一萬八千九百四

口七萬五千三百

高都郡 永安中置

領縣二

戶六千四百九十九

口二萬七千六百三十五

高都 漢晉屬陽阿 後漢屬上黨 晉屬襄陽 後復屬有武新屬

長平郡 永安中置 治玄氏城

領縣二

戶五千四百一十二

口二萬二千七百七十八

高平 永安中置 治高平城 玄氏 郡治有羊頭山

安平郡

領縣二

戶五千六百五十八

口一萬九千五百五十七

端氏 漢屬河東 晉屬平陽 後屬濩澤 漢屬河東 晉屬平陽 後屬

秦寧郡 孝昌中置及縣

領縣四

戶一千三百三十五

口五千三百三十

東永安 西河 西濩澤 高延

汾州 延和三年置 太和十二年置 治疇子城 孝昌中移治西河

領郡四

戶六千八百二十六

口三萬一千二百一十

西河郡 漢武帝置 晉屬太 和八年復治玄氏城

領縣三

戶五千三百八十八

口二萬五千三百八十八

隔城 漢晉屬大延 中改屬什星 介休 漢屬太原 晉屬晉陽 魏太和八年復 有城 隔城 介休 有木瓜山 郭城 有郭林 崇憲 介休 城 太

岳山 永安太和十七年 分屬城置

吐京郡 真君九年置 孝昌 中隔寄治西河

領縣二

戶三百八十四

口一千五百一十三

新城 世祖名 東太和二十一年改 吐京 世祖名 西太和二十一年改

五城郡 正平二年置 孝昌 中隔寄治西河

領縣三

戶二百五十七

口一千一百一

五城 世祖名 東太和二十一年改 有 平昌 世祖名 刑軍 太和二十一年改 有 白馬 谷 石城 世祖名 定陽 太

定陽郡 晉屬東雍州 延興四年分 隔寄治西河

領縣二

戶七百九十七

口三千二百八

定陽 延興四年置 昌寧 延興四年置 有 陰陽 二城

東雍州 世祖名 太和初復

領郡三

戶六千二百四十一

口三萬四百

邵郡 世祖名 太和四年置 郡 太和 中併河內 孝昌中改復

領縣四

戶五十二

口一百五十八

白水頭山清廉白馬山甚平屋山西太平

高涼郡

領縣二

戶四千四百四十五

口二萬一千八百五十三

高涼太和十一年分龍門屬高涼郡開龍門屬高涼郡七年改屬有臨汾城

正平郡屬任平太和十八年復

領縣二

戶一千七百四十四

口八千三百八十九

開喜二漢晉屬河東曲沃太和十一年置

安州屬元象二年置治方城天中

領郡三

戶五千四百五

口二萬三千一百四十九

密雲郡始二年置

領縣三

戶二千二百三十一

口九千一十一

密雲方城屬焉併要陽前漢屬滎陽後漢屬白檀郡

廣陽郡真君二年改屬郡

領縣三

戶二千八

口八千九百一十九

廣興九年併恒山屬燕樂州郡治延和九年置方城晉泰元

安樂郡延和元年置交州

領縣二

戶一千一百六十六

口五千二百一十九

土垠真君九年置安市二漢晉屬遼東真君九年併當平屬焉

義州治汲郡陳城

領郡七

戶三千四百二十八

口一萬六千七百二十四

五城郡永安中置屬司州天中

領縣三

戶二千一百

口一萬七千六十九

隰城永安中置有鳳皇介休永安中置五城永安

秦寧郡真和

領縣三

戶二百二十八

口一千一百二十七

秦寧中置義興中置郟陽中置

新安郡真和

領縣三

戶三百九十四

口一千五百九十五

西垣中置新安中置東垣中置

澠池郡真和

領縣三

戶一百六十六

口八百二十八

北魏池中置 俱利中置 西新安中置

恆農郡中置

領縣三

戶九十三

口五百四十三

恆農中置 北邙中置 北邙中置 靖中置

宜陽郡中置

領縣三

戶一百六十九

口六百八十六

宜陽中置 南瀛池中置 金門中置

金門郡中置

領縣一

戶二百七十八

口一千二百一十七

北陸中置

南汾州

領郡九

戶一千九百二十二

口七千六百四十八

北吐京郡

領縣四

戶八十八

口三百五十一

平昌 北平昌 石城 吐京

西五城郡

領縣三

戶二百四十七

口一千一百一十八

西五城 昌寧 平昌

南吐京郡

領縣一

戶三十二

口七十三

新城

西定陽郡

領縣一

戶四十二

口一百四十

洛陵

定陽郡

領縣一

戶五十四

口一百九十

承寧

北鄉郡

領縣二

戶二百九

口七百五十九

龍門 汾陰

五城郡

領縣二

戶二百一十四

口八百八十四

五城 平昌

中陽郡

領縣二

戶四百六十八

口一千六百三十七

洛陵 昌寧

龍門郡

領縣二

戶五百七十八

口二千四百九十六

西太平 汾陽

南營州 孝昌中營州陷承熙二年置寄治英雄城

領郡五 縣十一

戶一千八百一十三

口九千三十六

昌黎郡 承熙中置

領縣三

戶五百九

口二千六百五十八

龍城 承熙中置 廣興 承熙中置 定荒 承熙中置 和

遼東郡 承熙中置

領縣二

戶五百六十五

口二千六百三十四

太平 承熙中置 新昌 承熙中置

建德郡 承熙中置

領縣二

戶一百七十八

口八百一十四

石城 承熙中置 廣都 承熙中置 和

營丘郡 承熙中置

領縣三

戶五百一十二

口二千七百二十七

富平 承熙中置 永安 承熙中置 帶方 承熙中置

樂夏郡 承熙中置

領縣一

戶四十九

口二百三

承樂 承熙中置 和

東燕州 太平中領流民置寄治燕州承熙中置

領郡三 縣六

戶一千七百六十六

口六千三百一十七

平昌郡 承熙中置 承熙

領縣二

戶四百五十

口一千七百一十三

萬善 天平 昌平 天平 中置

上谷郡 天平 中置

領縣二

戶九百四十二

口三千九十三

平舒 太平 中置 居庸 太平 中置

獨城郡 武定 元

領縣二

戶三百七十四

口一千五百一十三

廣武 武定 元 沃野 武定 元

營州 治和龍城 大延二年 廢 武定 五年 改置 永安 末 廢 夫平 初復

領郡六

縣十四

戶一千二十一

口四千六百六十四

昌黎郡 晉分遼東置 武定 八年 併冀陽屬焉

領縣三

戶二百一

口九百一十八

龍城 真君八年 併柳城 昌黎 轉城 廣興 真君八年 併徒何 永安 燕 定荒 正光 山松山 有鹿 建德 郡 治白狼城 八年 置

領縣三

戶二百

口七百九十三

石城 遼 漢 屬 右 北 平 後 屬 真 君 八 年 併 廣 都 益 平 屬 焉 有 白 鹿 山 得 廣 都 益 平 屬 焉 有 金 紫 城 陽 武 末 置

有合三 遼東郡 中復 治回郡城 正光

領縣二

戶一百三十一

口八百五十五

襄平 二漢 晉 屬 後 魏 正 光 中 復 有 青 山 新 昌 二 漢 晉 屬 後 樂 賈 郡 後 改 魏 正 光 末 復 治 遼 城

領縣二

戶二百一十九

口一千八

采洛 正光 末 置 帶 方 二 漢 屬 晉 屬 帶 方 有 烏 山 後 魏 正 光 末 復 屬 襄 陽 郡 武 定 五 年 復

領縣二

戶八十九

口二百九十六

平剛 柳城

營丘郡 正光

領縣二

戶一百八十二

口七百九十四

富平 正光 末 置 永安 正光 末 置

平州 晉 置 治 肥 如 城

領郡二

縣五

戶九百七十三

口三千七百四十一

遼西郡 置

領縣三

戶五百三十七

口一千九百五

肥如二漢晉屬有孤竹山柯磧石陽樂二漢晉屬其君七年併令更令安屬海陽山新婦山清水

北平郡

領縣二

戶四百三十

口一千八百三十六

朝鮮二漢晉屬無漢後魏延和元年新昌前漢屬漢後漢晉屬從朝鮮民於肥如復置屬焉

領縣八

代郡 秦置 孝昌中陷 天平二年置

領縣四

平城二漢晉屬太平

領縣二

善無前漢屬屬門後漢屬定襄後屬沃陽

領縣二

梁城郡 天平二年置

領縣二

參合前漢屬代後漢屬復屬 桓矯一本作

領縣二

繁峙郡 天平二年置

領縣二

崞山二漢晉曰崞屬繁峙二漢晉屬屬

領縣二

高柳郡 秦置

安陽二漢曰東安屬屬高柳二漢屬代郡

領縣二

豐丘前漢屬代後漢屬晉屬後復屬 莎泉

內附郡 天平二年置

豐丘郡 天平二年置

朔州本漢五原郡延和二年置屬後改屬朔州

領縣五

大安郡

領縣二

狄那 捍殊

廣寧郡

領縣二

石門 中川

神武郡

領縣二

尖山 殊類

太平郡

領縣三

太平 太清 承寧

附化郡

領縣四

附化 惠澤 五原 廣收

雲州舊置朔州後陷承寧

領縣四

威樂郡 承寧 縣九

領縣二	歸順州 <small>永安中置</small> 遷安 <small>永安中置</small>	雲中郡	領縣二	延民 <small>永安中置</small> 雲陽 <small>永安中置</small>	建安郡 <small>永安中置</small>	領縣二	禾定 <small>永安中置</small> 禾樂 <small>永安中置</small>	真興郡 <small>永安中置</small>	領縣三	真興 <small>永安中置</small> 建義 <small>永安中置</small> 南恩 <small>永安中置</small>	蔚州 <small>永安中置</small> 蔚州 <small>永安中置</small> 蔚州 <small>永安中置</small>	領郡三	縣七	始昌郡 <small>永安中置</small>	領縣二	于門 <small>永安中置</small> 蘭泉 <small>永安中置</small>	忠義郡 <small>永安中置</small>	領縣二	葦池 <small>永安中置</small> 楊柳 <small>永安中置</small>	附恩郡 <small>永安中置</small>	領縣三	西涼 <small>永安中置</small> 利石 <small>永安中置</small> 化政 <small>永安中置</small>	靈州 <small>永安中置</small> 靈州 <small>永安中置</small>	領郡四	縣四	定戎郡 <small>永安中置</small>	領縣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雲山 <small>永安中置</small> 陽林 <small>永安中置</small>	建平郡 <small>永安中置</small>	領縣二	昇原 <small>永安中置</small> 赤谷 <small>永安中置</small>	真君郡 <small>永安中置</small>	武昌郡 <small>永安中置</small>	鄆州 <small>永安中置</small>	領郡三	廣安郡 <small>永安中置</small>	禾定郡 <small>永安中置</small>	建安郡 <small>永安中置</small>	武州 <small>永安中置</small>	領郡三	縣四	吐京郡 <small>永安中置</small>	領縣二	吐京 <small>永安中置</small> 新城 <small>永安中置</small>	齊郡 <small>永安中置</small>	領縣二	昌國 <small>永安中置</small> 安平 <small>永安中置</small>	新安郡 <small>永安中置</small>	西夏州 <small>永安中置</small>	領郡二	太安郡	神武郡	寧州 <small>永安中置</small>	領郡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武康郡武定四年置

豐武郡武定元年置

初平郡武定元年置

武定郡武定元年置

豐州大延二年置郡晉懷始中改後隔關西天平中豐州治汾州臨城縣界郡縣關

前自恆州已下十州永安已後禁核所出戶口之數並不傳知。

魏書卷一百六上

魏書卷一百六上考證

魏尹郡注有南部右部西部○臣召南按此句下當有尉字下文臨津縣注有

左部東部北部尉即其難也。

陽平郡清淵注二漢屬郡○臣召南按郡字上當有魏字係從來刊本之脫。

林慮郡林慮注有陵陽河東統歸垣○臣召南按垣應作垣後漢郡國志河內

郡林慮注餘廣曰恒水所出蘇秦合諸侯盟處是也。

常山郡注孝章建初中屬淮陽永元二年復○後漢書章帝建初四年四月使

常山王嗣子嗣為常山王嗣傳云從淮陽王以汝南之新安西華益淮陽國

斬自常山使封淮陽非改常山為淮陽蓋魏收之誤。

長樂郡注晉改○晉志仍曰安平國似長樂郡名不始於晉也。

武邑郡權津○臣召南按二漢及晉志俱作觀津此志作權不知魏時改之耶

抑使人轉寫因聲音相近而誤也。

太原郡受陽○晉志作壽陽。

樂平郡遼陽○晉志作棘陽。

趙郡注後漢建武中復○臣召南按漢景帝三年改趙國為邯鄲郡至五年即

復為趙國是以前志列趙國豈遲至光武復置乎。

永安郡建夷○漢前後志俱作慮脫。

范陽郡注後漢章帝改○臣召南按二漢俱名涿郡晉志曰范陽郡漢置涿郡

魏文更名是改稱范陽非後漢章帝也。

永安郡注建魏元年○年下當有置字。

密雲郡密雲注桃花山○桃字上當有育字。

魏書卷一百六上考證

魏書卷一百六中

齊

魏

收

撰

志第六

地形二中

兗州後漢治山陽邑魏晉治

領郡六

縣三十一

戶八萬八千三十二

口二十六萬六千七百九十一

泰山郡漢高

領縣六

戶二萬六千八百

口九萬一千八百七十三

鉅平二漢屬鉅平城魏有泰山郡
鉅平二漢屬鉅平城魏有泰山郡
鉅平二漢屬鉅平城魏有泰山郡
鉅平二漢屬鉅平城魏有泰山郡
鉅平二漢屬鉅平城魏有泰山郡
鉅平二漢屬鉅平城魏有泰山郡
鉅平二漢屬鉅平城魏有泰山郡
鉅平二漢屬鉅平城魏有泰山郡
鉅平二漢屬鉅平城魏有泰山郡
鉅平二漢屬鉅平城魏有泰山郡

領縣六

戶一萬五千一百六十九

口四萬七千三百二十九

魯二漢屬魯有牛首亭五父
魯二漢屬魯有牛首亭五父
魯二漢屬魯有牛首亭五父
魯二漢屬魯有牛首亭五父
魯二漢屬魯有牛首亭五父
魯二漢屬魯有牛首亭五父
魯二漢屬魯有牛首亭五父
魯二漢屬魯有牛首亭五父
魯二漢屬魯有牛首亭五父
魯二漢屬魯有牛首亭五父

領縣四

戶一萬一千一百二十四

口二萬五千八百九十六

高平二漢屬山陽郡魏晉屬前漢
高平二漢屬山陽郡魏晉屬前漢
高平二漢屬山陽郡魏晉屬前漢
高平二漢屬山陽郡魏晉屬前漢
高平二漢屬山陽郡魏晉屬前漢
高平二漢屬山陽郡魏晉屬前漢
高平二漢屬山陽郡魏晉屬前漢
高平二漢屬山陽郡魏晉屬前漢
高平二漢屬山陽郡魏晉屬前漢
高平二漢屬山陽郡魏晉屬前漢

領縣三

戶八千五十

口三萬一千七百八十九

任城前漢屬東平後漢屬東平
任城前漢屬東平後漢屬東平
任城前漢屬東平後漢屬東平
任城前漢屬東平後漢屬東平
任城前漢屬東平後漢屬東平
任城前漢屬東平後漢屬東平
任城前漢屬東平後漢屬東平
任城前漢屬東平後漢屬東平
任城前漢屬東平後漢屬東平
任城前漢屬東平後漢屬東平

領縣七

戶二萬七百五十二

口六萬一千八百一十

無鹽二漢屬東平有龍山無
無鹽二漢屬東平有龍山無
無鹽二漢屬東平有龍山無
無鹽二漢屬東平有龍山無
無鹽二漢屬東平有龍山無
無鹽二漢屬東平有龍山無
無鹽二漢屬東平有龍山無
無鹽二漢屬東平有龍山無
無鹽二漢屬東平有龍山無
無鹽二漢屬東平有龍山無

領縣五

戶六千一百四十六

口一萬八千九百四十四

元城二漢屬東平有樂平
元城二漢屬東平有樂平
元城二漢屬東平有樂平
元城二漢屬東平有樂平
元城二漢屬東平有樂平
元城二漢屬東平有樂平
元城二漢屬東平有樂平
元城二漢屬東平有樂平
元城二漢屬東平有樂平
元城二漢屬東平有樂平

領縣九

戶七萬九千七百五十三

口三十萬六千五百八十五

襄城郡治襄城

領縣三

戶一千四百四十六

口四千六十三

義綏 遂寧 武陽

城陽郡太和三年置後

領縣五

戶五百四十六

口一千三百八十八

安定 淮陰 真陽 建興 建寧

廣陵郡東豫州置

領縣五

戶一千九百六

口三千二百二十四

宋安 中置和光城 中置安樂 中置新蔡 中置汝南 中置

北豫州 後漢治魏 魏治汝南安城 晉治項司馬德宗置司州 齊常

領郡三 縣十二

戶四萬七百二十八

口一十八萬二千五百五十一

廣武郡 天平初分樂陽 置治中左城

領縣五

戶一萬五千五百九十六

口七萬四千五百一十九

曲梁 孝昌中分置 置有原武 漢屬河南 晉屬 原武 中復 後陽武 漢屬河南

平初屬有陽中牟 漢屬河南 晉屬 陽武 漢屬河南 天

武城 漢屬中牟 漢屬河南 晉屬 陽武 漢屬河南 天

陽天 平初屬有新鄉 漢屬河南 晉屬 陽武 漢屬河南 天

莊公 平初屬有新鄉 漢屬河南 晉屬 陽武 漢屬河南 天

樂陽郡

領縣五

戶二萬一千四百七十二

口九萬二千三百一十

樂陽 漢屬河南 晉屬 有樂陽山 樂陽城 故倉 成皋 漢屬京 二漢屬河南

山水 京水 樂陽 密 漢屬河南 晉屬 密 漢屬河南 晉屬 密 漢屬河南 晉屬 密

太和十一年 復有卷城

成皋郡 天平元年 分樂陽置

領縣二

戶三千六百六十

口一萬五千七百四十

西成 漢屬河南 晉屬 有西成 漢屬河南 晉屬 西成 漢屬河南 晉屬 西成

徐州 後漢治彭城 魏置治彭城

領郡七 縣二十四

戶三萬七千八百一十二

口一十萬八千七百八十七

彭城郡 漢高帝置 魏置 漢置 魏置 漢置 魏置 漢置 魏置 漢置 魏置

領縣六

戶六千三百三十九

口二萬三千八百四十一

彭城 漢屬 魏屬 漢屬 魏屬 漢屬 魏屬 漢屬 魏屬 漢屬 魏屬 漢屬 魏屬

山 漢屬 魏屬 漢屬 魏屬 漢屬 魏屬 漢屬 魏屬 漢屬 魏屬 漢屬 魏屬

城 漢屬 魏屬 漢屬 魏屬 漢屬 魏屬 漢屬 魏屬 漢屬 魏屬 漢屬 魏屬

南陽 漢屬 魏屬 漢屬 魏屬 漢屬 魏屬 漢屬 魏屬 漢屬 魏屬 漢屬 魏屬

領縣三

戶三千七十一

口六千三百五十八

襄邑 陽平 濮陽

蕃郡 孝昌三年置元象二年併彭城武定五年復

領縣二

戶四千三百九十二

口一萬八千八百四十二

蕃二漢晉屬魯國 永興 皇興初置屬建昌郡太和十五年屬 永福郡太和十九年屬

定五年屬

沛郡 故秦泗水郡漢高帝更名後漢屬國後改

領縣三

戶四千四百一十九

口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八

蕭二漢晉屬有蕭城漢 沛二漢晉屬有漢高相二漢晉屬有厥城

關陵郡 晉置後魏武定五年復治永城

領縣四

戶十千四百二十四

口一萬五千七百七十六

昌慮二漢晉屬東海後 承二漢晉屬東海後屬合鄉二漢晉屬東海後屬

東海後屬有蘭陵

山石孤山 荀家

領縣三

戶八千五百四十六

口二萬一千九百八十八

豐二漢晉屬沛後屬有豐 離孤子 魏郡 治有單襄公祠 城武前漢屬山陽

台後屬

碭郡 孝昌二年置 治下邑城

領縣二

戶三千六百二十一

口八千七百五十四

安陽 孝昌二年置 治麻城 後復屬治魯城

西兗州 孝昌三年置 治左城

領縣二

戶三萬七千四百七

口一十萬三千八百九十四

沛郡 興和二年置 治孝昌城

領縣三

戶七千五百七十一

口二萬三百一十四

考 己氏 前漢屬梁國後漢屬濟南新安 中置

濟陰郡

領縣四

戶二萬九千八百三十六

口八萬三千五百八十

定陶二漢晉屬 離孤 前漢屬東郡後漢晉 寬句二漢晉屬治寬 乘氏二漢晉屬

南兗州 正光中置 治臨城

領郡七

戶三萬七千一百三十

口一十一萬五千五百三十九

陳留郡

領縣五

戶六千二百三十

口一萬六千七百四十九

小黃劉裕置魏因之有曹凌儀父城谷陽有苦城陽郡故東燕有燕水武平始

中置有武平城魏郡天

平二年置鎮武定七年置

領縣二

戶一萬三百五十九

口二萬五千九百九十五

襄邑二漢晉屬陳留魏陽二漢晉

下蔡郡太和十九年置

領縣四

戶三千三百六十二

口七千九百七十三

樓煩孝昌中陷下蔡前漢屬沛後屬孝臨淮承平二年置孝昌龍亢二漢屬沛

後魏承安三年復屬

孝昌中陷與和中復

領縣三

戶五千二百三十二

口一萬二千九百九十一

蒙二漢晉屬新二漢屬寧陵魏後漢屬陳留後漢屬梁

領縣二

戶八千二百三十一

口四萬一千七百三十八

城安孝昌中置郡李陽孝昌中置

沛郡延昌中置正光中

領縣二

戶一千八百四十八

口四千五百六十五

蕭延昌中置相延昌

馬頭郡司馬德宗置魏因之正光

領縣三

戶一千九百六十八

口五千五百二十八

新正光中陷己吾後漢屬陳留正光中陷下邑前漢屬晉屬梁國孝昌元年

廣州承安中置治魯陽武

領縣七 縣十五

戶二萬八千六百九十六

口九萬六千七百八十

南陽郡

領縣二

戶七千四百八十九

口二萬六千七百二十八

南陽有大劉城有城

順陽郡太和置

領縣二

戶二千四十五

口七千二百五十二

龍陽太和十龍山太和十七年

定陵郡永安

領縣三

戶三千六百九十

口八千七百五十六

北舞陽 漢元年置 雲陽 太和十年置 西舞陽 天安元年置 正光
書陽郡 太和十一年置 魏十八年
魯陽郡 改爲州 二十二年置

領縣二

戶二百四十五

口七百七十五

山北 太和十一年置 河山 太和二十
有山 太和十一年置

汝南郡 太和元年置

領縣二

戶七百八十三

口二千三百四十四

汝南 太和十符 豐 太和 中置
汝南 太和十符 豐 太和 中置

漢廣郡 永安
中置

領縣二

戶六千二百

口八千一十七

昆陽 漢屬 魏屬 晉屬 襄城 後
襄城 漢屬 魏屬 晉屬 襄城 後
高陽 太和元年置 有塗水 南襄城 東
襄城 漢屬 魏屬 晉屬 襄城 後

領縣二

戶八千二百四十四

口四萬二千八百七十八

紫昌 晉屬 有紫昌城 襄城 二漢屬 魏屬 晉屬
襄城 漢屬 魏屬 晉屬 襄城 後
襄城 漢屬 魏屬 晉屬 襄城 後

膠州 永安二年置

領郡二

縣十四

戶二萬六千五百六十二

口六萬三千八百八十二

東武郡 永安二年置

領縣三

戶八千六百一十七

口一萬八千七百五十七

姑幕 二漢屬 魏屬 晉屬 襄城 後
襄城 漢屬 魏屬 晉屬 襄城 後
襄城 漢屬 魏屬 晉屬 襄城 後

鄉城 五等山 膠水 出 紀丘 山 項 郡 襄
襄城 漢屬 魏屬 晉屬 襄城 後

高密 郡 魏屬 晉屬 襄城 後
襄城 漢屬 魏屬 晉屬 襄城 後

領縣五

戶七千五百五

口一萬六千一百五十三

高密 前漢屬 後漢屬 北海 晉屬 襄城 後
襄城 漢屬 魏屬 晉屬 襄城 後

屬 魏屬 晉屬 襄城 後
襄城 漢屬 魏屬 晉屬 襄城 後

井 云 東武 二漢屬 魏屬 晉屬 襄城 後
襄城 漢屬 魏屬 晉屬 襄城 後

平昌郡 魏文帝置 後

領縣六

戶一萬四百四十

口二萬五千四百七十二

昌安 前漢屬 後漢屬 北海 晉屬 襄城 後
襄城 漢屬 魏屬 晉屬 襄城 後

屬 魏屬 晉屬 襄城 後
襄城 漢屬 魏屬 晉屬 襄城 後

現邪 二漢屬 魏屬 晉屬 襄城 後
襄城 漢屬 魏屬 晉屬 襄城 後

洛州 太和元年置 太和十七年
改爲司州 天初復

領郡六

縣十二

戶一萬五千六百七十九

口六萬六千五百二十一

洛陽郡 天初置

領縣二

戶三千六百五十九

領縣二

戶五千七

口一萬六千三百八十一

南城前漢屬東海後漢屬新蔡後漢置晉屬泰山武陽泰山後改有領史城

山

現邪郡後漢建武中省城屬國以其縣屬

領縣二

戶九千七百七十四

口二萬三千七百四十四

即丘前漢屬東海後漢屬有城城屬費前漢屬東海後漢屬

北揚州天平二年置治項城

領郡五 縣十九

戶九千八百四十五

口三萬二千一百三十九

陳郡漢高帝置後漢屬國後漢更名陳國晉初併梁國後復改

領縣四

戶三千二十四

口七千六百六十九

項二漢屬汝南晉屬長平前漢屬汝南後漢屬陳國晉屬元平年復西華二漢

南頓郡晉屬汝南後漢屬汝南西華縣屬

領縣四

戶二千五百二十

口七千二百六十五

南頓二漢屬汝南後漢屬汝南晉屬汝南後漢屬汝南

汝陰郡晉屬汝南後漢屬汝南

領縣三

戶一千七百九十四

口八千四百九十八

汝陰二漢屬汝南前漢曰新蔡屬汝南後漢改許昌

丹陽郡

領縣四

戶二千一百四十四

口七千九百三十一

秣陵水有大邵陵 南陽 白水

陳留郡武定六年置及縣

領縣四

戶三百六十七

口七百七十五

小黃 宋 雍丘 新蔡

東楚州司馬德宗置宿豫郡高祖初立東徐州後陷世宗初改爲後陷武定七年復改爲宿豫郡

領郡六 縣二十

戶六千五百三十一

口二萬七千一百三十二

宿豫郡

領縣四

戶一千六百五十五

口七千三百七

宿豫武定七年改置 臨泗武定七年改置 衍平原漢屬

高平郡治大

領縣四

戶九百二十

領郡六 縣十九

戶四千八百七十八

口二萬三千二百一十

東彭城郡 魏因之

領縣三

戶八百

口三千四百六十九

龍沮 蕭衍置 魏因之 安樂 蕭衍置 彭城 魏武定七年 渤海 蕭衍置 清河 魏武定七年 改有東海 明王

東海郡 蕭衍改置 北海 魏武定七年 復

領縣四

戶一千二百四十二

口五千九百四

續榆 前漢屬 琅邪 安流 蕭衍置 都昌 魏武定七年 改 廣饒 魏因之 下密 蕭衍置 魏因之 有地廟

海西郡 蕭衍置 東海郡 魏武定七年 改置

領縣三

戶八百六十

口三千九百五十

襄賈 二漢屬 海西 魏武定七年 臨海 蕭衍置 魏因之

沐陽郡 蕭衍置 備陽郡 魏武定七年 改

領縣四

戶一千三百九十七

口七千五百八十三

下城 武定七年 置 臨潼 武定七年 懷文 武定七年 服武 武定七年 置 有武都山

琅邪郡 魏因之

領縣三

戶三百五十六

口一千三百七十一

海安 蕭衍置 魏因之 有胸 二漢屬 東海 晉曰臨胸 屬蕭衍改 為山寧郡 武定七年 改 有胸城 胸山 郡治 山寧郡 武定七年 改

武陵郡

領縣二

戶二百二十三

口七百三十三

上鮮 蕭衍置 齊郡 武洛 蕭衍置 高密 魏武定七年 改置 洛要 蕭衍置 武定七年 改 有武陵城

東豫州 太和十九年 置 治廣陵城 魏武定七年 復

領郡六 縣十六

戶三千九十九

口一萬一千二十一

汝南郡 孝昌三年 置 魏武定七年 復

領縣五

戶一千六百二十九

口六千四百八十二

南新蔡郡 孝昌三年 置 北新蔡 安陽 汝陽 長平

東新蔡郡

領縣四

戶二百四十七

口六百七十七

固始 太和二年 置 孝昌 銅陽 太和二十三年 置 苞信 孝昌 中隔武 汝陽 三年 置 中隔武 定七年 復

新蔡郡 孝昌 中隔武 定七年 復

領縣二

戶四百六十五

口一千五百一十三

苞信孝昌三年陷長陵

弋陽郡武定七年復

領縣一

戶一百三十七

口五百三十三

弋陽孝昌三年陷武定七年復

長陵郡魏因之

領縣三

戶三百八十七

口一千三百六十三

長陵魏因之苞信魏因之安寧魏因之

陽安郡

領縣二

戶二十二

口一百三十一

承陽

義州魏因之

戶二百一十五

口三百二十二

潁州孝昌四年置武泰元年陷武定七年復

領郡二十

戶三千六百一

口一萬三千三百四十三

汝陰弋陽二郡魏因之

領縣七

戶一千六百六十五

口六千七十八

汝陰陳留郡魏因之樓煩魏因之宋魏因之

新息太和十九年置弋陽後陷武定七年復

北陳留魏因之潁川二郡魏因之

領縣五

戶三百五十一

口一千二百七十二

許昌魏因之

財丘梁輿二郡魏因之

領縣四

戶二百八十三

口一千六十九

梁輿魏因之財丘魏因之梁城魏因之

西恆農陳南二郡魏因之

領縣三

戶二百三十一

口八百六十四

恆農魏因之胡城魏因之南頓魏因之

東郡汝南二郡魏因之

領縣二

戶一百四十七

口六百二十一

白馬魏因之濟陽魏因之

清河南陽二郡魏因之

領縣三

戶一百三十二

口五百五十五

清河蕭衍置南陽汝南魏因之

東恆農郡蕭衍置

領縣三

戶一百一十九

口四百四十

滎陽陽武蕭衍置淮陽武定七年

新蔡南陳留二郡蕭衍置

領縣一

戶二百五十七

口一千二百四十二

銅陽蕭衍置

滎陽北通二郡蕭衍置

領縣四

戶一百七十七

口四百七十二

北通臨淮蕭衍置臨沂汝陰魏因之

汝南太原二郡蕭衍置

領縣四

戶八十七

口四百六

平豫安城蕭衍置太原新息魏因之

新興郡蕭衍置

領縣四

戶一百一十二

口三百二十四

安城郡治蕭衍都立蕭衍置新興魏因之義興蕭衍置

譙州景明中置潁陽郡治潁陽城

領郡七 縣十七

戶二千六百一十七

口七千八百二十一

南譙郡司馬昌明

領縣四

戶四百七十六

口一千七百三十四

湯陽武定六年置有茅岡武定六年置柏橋武定六年置蜀坡武定六年置

汴郡蕭衍置

領縣二

戶二百五十三

口八百二十九

蕭有平潁川

龍亢郡蕭衍置

領縣二

戶三百三十三

口一千六十六

葛山武定六年置龍亢武定六年置

新城郡蕭衍置

領縣二

戶三百二十四

口七百六

廣平武定六年置有新城武定六年
艾平城黃丘 新武定六年
下蔡郡置衍川郡武
定六年改置

領縣二

戶三百四十

口八百七十八

黃城置衍黃城武
定六年改置 肥陽置衍事
武定六年改置 大浮城石
子關

臨漢郡置衍置

領縣三

戶七百九

口二千六十二

白禪治白丹城治費
漢北城有石

蒙郡置衍置

領縣二

戶一百八十一

口五百四十六

勇山勇丹城蒙
勇山勇丹城蒙

北荆州武定二
年置

領郡三

縣八

戶九百三十三

口四千五十六

伊陽郡武定二年置治伏
後隔青州城

領縣一

戶四十八

南陸渾

新城郡天平中置治孔
後隔使治州城

領縣二

戶三百三十一

口一千四百八十四

新城二漢晉北陸武定五
年置

汝北郡孝昌二年置治
梁城五年置治揚志城

領縣五

戶五百五十四

口二千二百八十九

石臺州城南汝原石
澗水治城 東汝南
黃城梁城有廣

陽州天平初置
武定初復

領郡二

縣七

宜陽郡孝昌初置
州天平初置

領縣三

宜陽 西新安孝昌三
年置 東寧

金門郡天平
初置

領縣四

金門 南瀛池 南陝 盧氏

南司州劉威置州正始元
年改置州武定七年復改置

領郡二

縣七

齊安郡正始元
年置

保城之有石城山
齊安正始元

獲陽郡魏文帝置
武定復

領縣二

平陽水 獲陽

宋安郡劉威置
武定因之

領縣二	樂寧 <small>有成陽關 東隨 長平山</small>
楚州 <small>七年改治 鍾離城</small>	領縣十二
彭沛二郡	縣二十九
領縣三	南陽 <small>有山 陽城</small> 中陽 洛陽
馬頭郡	領縣二
新平預	領縣三
神郡	蕭相 <small>已吾 有雷塗 山荆山</small>
安定郡	領縣四
襄陽	臨運 新豐 南陽
廣樂郡	領縣一
相邑	魯郡 <small>有街 因之</small>
領縣三	鄒 碭 魯
北隴郡 <small>治城</small>	領縣二
南秦 <small>北隴 有南</small>	濟陽郡

領縣四	樂平 睢陽 頓丘 齊丘
北陽平郡	領縣二
陽平 濮陽	鍾離陳留二郡
領縣五	燕 <small>有孤山 朝歌 有九山 城 零</small> 浚儀 濶丘 <small>有郡 城</small>
合州 <small>有街 肥城 因</small>	汝陰郡 <small>治州</small> 領縣二
汝陰郡	汝陰 天水
南頓郡	領縣二
南頓 和城	南梁郡
領縣二	慎 南高
北梁郡	領縣二
北蒙 北陳	南隴郡
領縣二	新 邵陵
廬江郡	

領縣三	潛父山北始新	南始新
領縣二	西汝南郡	
領縣二	安城有金山新野	
北陳郡		
領縣二	西華有野王	
霍州	有野王陽夏	
魏因之		
領縣十七		縣三十六
安豐郡	治路	
領縣一		
安豐郡	治	
平原郡		
領縣一		
清化		
北潁川郡		
領縣三		
潁川	邵陵	天水
梁輿郡		
領縣一		
陽夏郡	治	
陳郡		
領縣三		
開陽		銅陽
北陳郡	治	
山城		

領縣一	陽夏	
扶風郡	治	
漢城		
北沛郡		
領縣五		
沛	曲陽	相順
南陳郡	治	
州		
領縣二		
南陳郡	治	
康城		
邊水		
新蔡郡		
領縣三		
汝陽	新蔡	固始
岳安郡		
領縣二		
安成	義興	
邊城郡	治	
山		
領縣一		
史水		
西邊城郡		
領縣三		
史水	宇樓	開化
西沛郡		
領縣三		
蕭沛	平陽	
淮南郡		
領縣三		

淮南 新興 清河

樂安郡

領縣三

新蔡 樂安 潁川

南潁川郡

領縣一

謙

睢州 蕭衍置 淮州 武定元年 改置 治取城

領郡五

淮陽郡 武定六年 置

領縣二

淮陽 武定六年 置 睢陵 武定六年 置 有馬牙城

穀陽郡 治穀陽城 太和中置 鎮世宗開 平陽郡 孝昌中陷 武定六年 復改

領縣二

連城 武定六年 置 高昌 武定六年 置 有項羽祠

睢南郡 蕭衍置 武定六年 改

領縣二

斛城 武定中改蕭衍淮陽 新豐 武定六年 置 有五丈坡 扶離城

南濟陰郡 治竹邑城 孝昌中陷 蕭衍 雒州 武定五年 復

領縣二

頓丘 定陶 有 臨潼郡 治臨潼城 孝昌中 陷 武定六年 置

領縣四

晉陵郡 治武定 取廬州 軍陵 武定六年 夏丘 武定六年 置 有夏丘城

南定州 蕭衍置 魏因 治 魏因 城

領郡五

宋七

弋陽郡 治

領縣二

汝南 期思

汝陰郡 治汝 除城

領縣一

汝陰

安定郡

領縣一

安定

新蔡郡 治新 蔡城

領縣一

新蔡

北建寧郡

領縣二

建寧 陽武

西楚州 蕭衍置 魏因 治 魏因 城

領郡三

汝陽郡 蕭衍置 魏因之

領縣一

義陽 蕭衍置 魏因之

領縣二

城陽郡 蕭衍置 魏因之 淮陰 蕭衍置 魏因之

城陽郡 蕭衍置 魏因之

領縣四

淮陰郡 蕭衍置 魏因之 平春 蕭衍置 魏因之 義興 蕭衍置 魏因之 蛟城 蕭衍置 魏因之

蔡州治豫州新蔡城

領郡二 縣四

新蔡郡治城

領縣三

南趙 新蔡

汝南郡治白馬

領縣二

新息 南頓

西淮州蕭衍置魏因之治豫州界白荀堆

領郡一 縣二

淮川郡治

領縣二

真陽 梁輿

譙州蕭衍置魏因之治新昌城

領郡四 縣十五

高塘郡治高塘城

領縣四 盤塘 石城 蘭陵

平阿 盤塘

臨徐郡治葛城

領縣三

懷德 烏江 鄭

南梁郡

領縣四

慎 梁 蒙 譙

新昌郡治

領縣四

赤湖 荻港 薄陽 頓丘

揚州後漢治歷陽魏治壽春後治建業晉亂置豫州劉裕蕭道成並同之景明中改孝昌中陷武定中復

領郡十 縣二十一

梁郡治

領縣二

崇義有楚城蒙頭城

淮南郡

領縣三

壽春故楚有汝陰有揚東城西宋

北陳郡承平元年置

領縣二

安陽 北隰

陳留郡

領縣二

浚儀有竹雍丘有曹城

北陳郡

領縣一

長平有沙城

邊城郡

領縣二

斯思郡治有九口山豐城

新蔡郡

領縣二

新蔡郡治有大蘇山固始城

安豐郡

領縣二

安豐郡 松滋有城

下寨郡

領縣二

下寨 樓煩

潁州郡

領縣三

相 西華 有澤 許昌 有山

淮州 有許昌 有山

領縣四

潁陽郡 治潁

領縣三

潁陽城 直瀆

山陽郡 治山

領縣二

山陽 左鄉

淮陰郡

領縣三

高陵 懷恩 州郡

陽平郡 治平

領縣一

太清 治

仁州 有許昌 有山

領縣一

臨淮郡

領縣二

已吾 治 義城

光州 有許昌 有山

領縣五

北光城郡

領縣二

光城 治樂安

弋陽郡

領縣二

北弋陽 治南弋陽

梁安郡

領縣二

濟陽 治陽城

南光城郡

領縣二

光城 治南樂安

宋安郡 治大

領縣二

樂寧 治宋安

南朔州 有許昌 有山

領縣六

梁郡

領縣一

新息

新蔡郡

領縣一

鄒陽 治石

領縣一

邊城

義陽郡

領縣一

義陽

新城郡治新城

領縣一

新城

黃川郡

領縣一

安定

南鄭州治南鄭

領縣七 縣十七

高平郡

領縣四

高平

新蔡郡

領縣二

新蔡 安定

陳留郡

領縣三

陳留治陳留 東北 潁川

魯郡

領縣二

魯 義興

南陳郡

領縣二

南陳 環城

光城郡

領縣三

光城 邊城 婆水

清河郡

領縣一

清河

南鄭州治南鄭

領縣三 縣七

定城郡

領縣二

字婁 邊城

邊城郡

領縣一

茹由

光城郡治赤石城

領縣一

光城

沙州治沙州

領縣二 縣二

建寧郡

領縣一

建寧

齊安郡

領縣一

梁豐

北江州置新置因之治處城關

領郡六 縣六

義陽郡

領縣一

義陽州治州郡

齊昌郡

領縣一

齊昌

新昌郡

領縣一

興義

梁安郡治建昌郡

領縣一

梁興

光城郡

領縣一

光城

齊興郡

領縣一

西平

湘州置新置因之治大治屬城

領郡三 縣三

安豐郡

領縣一

新化州治州郡

梁寧郡

領縣一

潯陽

永安郡

領縣一

新城

汴州置新置因之治汴城

領郡二 縣四

沛郡

領縣三

蕭 潁川 相

臨淮郡

領縣一

臨淮

財州武定八年置治豫州州屬縣固始城

前件自揚州已下二十二州並緣邊新附地居險遠故郡縣戶口有時而闕

魏書卷一百六中

魏書卷一百六中考證

兗州注魏晉治昌丘○昌字以宋志證之則魏晉治康丘當作康

齊州注治東陽○東陽城在益都縣通典曰即齊州治東城是也

樂安郡注漢高帝為千乘國○漢書高帝置千乘郡未嘗建國此國字係郡字之訛

濟南郡著○臣召南按著字乃著字之誤兩漢有著縣屬濟南晉省劉宋復置

後魏因之此注謂晉屬誤也

蘭陵郡戶十千四百二十四○十必係訛字

濟陰郡離孤○孤當作孤又注有離孤城亦誤漢志可證

魏郡注晉以為郡○臣召南按魏郡始置於曹魏不始於晉也志誤

漢廣郡尾陽注新安○新安下當有城字各本俱脫

海郡注後漢屬國晉復○臣召南按後漢之初雖嘗封東海王後復為東海郡

晉因之非至晉始復也

東豫州注太和十九年晉治廣陵城○臣召南按年字下當有置字各本並脫

邊城郡豐城○臣召南按此與期思並屬邊城郡置本誤刊豐城二小字於期

思注下則邊城郡少一縣矣今改正

前件自揚州已下二十二州○當云自揚州已下二十二州指揚州淮州仁州

光州南朔州南建州南鄆州沙州北江州湘州汴州許州也各本俱誤作二

十二州又揚州置本誤陽州今改正

魏書卷一百六中考證



領縣三

黃瓜真君八年置 陽康有郡 階陵

南秦州真君七年置 仇池太和十二年置 始陽太和十二年置 洛谷城

領郡六 縣十八

天水郡真君七年置

領縣三

水南真君二年置 平泉真君三年置 平原

漢陽郡真君五年置

領縣二

敷泉蘭倉郡治真君三年置 武都郡漢武帝置

石門郡治真君九年置 白水真君九年置 東平真君九年置 孔提

領縣四

武階郡有先道城 北郡太和四年置 赤葛太和四年置 修武郡

南五部太和四年置 後改

領縣三

平洛太和四年置 和樹太和八年置 下辨漢晉屬武都郡 廣長郡治太和四年置

領縣四

仇池郡

領縣二

階陵真君四年置 倉泉太和四年置

南岐州

領郡三

固道郡延興四年置

廣化郡

廣化郡

廣業郡

東益州治武

領郡七 縣十六

武興郡

領縣四

景昌武興州郡 石門 武安

仇池郡

領縣二

西鄉 西石門

榮頭郡

領縣二

武世 葦華

廣慶郡

領縣二

葦華 新巴

廣業郡

領縣二

廣業 廣化

梓潼郡

領縣二

華陽 興宋

洛蒙郡

領縣二

武都 明水

益州正地

領郡五 縣十

東晉郡 司馬德宗
置魏因之

領縣四

黃石亭 晉安司馬德宗
置魏因之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西晉郡

領縣一

陸平

新巴郡 司馬德宗
置魏因之

領縣一

新巴郡 司馬德宗
置魏因之

南白水郡

領縣二

始平 京兆

宋熙郡

領縣二

興樂 元壽

巴州 縣

梁州 正始初改置

領縣五 縣十四

晉昌郡

領縣三

龍亭 有安國城 鎮興勢 延昌三年置 南城

襄中郡

領縣三

襄中郡 漢中後 武鄉 延昌元年置 廉水

安康郡 魏因之

領縣二

安康 二漢曰安陽 屬漢中 漢末省 魏復 軍都
武帝更名 屬魏 魏郡後 屬有直水 軍都

領縣三

南鄭 二漢 漢除 有胡城 固二漢

華陽郡

領縣三

華陽 有黃牛山 康沔 陽二漢 晉屬 漢中後 屬有白塔 家 漢水出焉

南梁州 縣

東梁州

領縣三 縣四

金城郡 戶一千二百二十二

領縣一

直城 戶二百八十六

安康郡

領縣一

安康 戶六百一十八

魏明郡

領縣二

漢陽 軍都 戶三百一十八

涇州 治臨

領縣六 縣十七

安定郡 漢武帝置 太和十一年 魏石堂郡 以其縣屬

領縣五

安定 前漢屬後漢屬 臨涇 二漢屬 朝那 二漢屬 有城 高氏 二漢屬 有城 山 城石堂 度山

龍東郡

領縣三

涇陽 前漢屬安定後漢屬 祖居 前漢屬 後復屬 撫夷 前漢屬 後復屬 石門山 祖居 武成 晉屬 後復屬 撫夷 安定後

新平郡 後漢獻帝 建安中置

領縣四

白土 二漢屬 上郡 晉屬 金 爰得 前漢屬 安定後漢屬 三水 二漢屬 安定 晉屬 後復屬 有石門山 三水 後復屬 有石門山

隨平郡

領縣二

鵠 前漢屬 山 城 後漢屬 晉屬 東 樂 安定後 有孤原 平 山 東 樂

平涼郡

領縣二

隴 前漢屬 安定後漢屬 武 成 晉屬 陰 密 前漢屬 安定後 復屬 有凡 平 涼 城 陰 密 晉屬 後復屬

平原郡

領縣一

陰 樂 二漢屬 安定 晉屬 京 兆 後屬 有 安 城 武 城 河 州 有 伏 乾 二 年 真 君 六 年 置 鎮 後 改 治 抱 至

金城郡 後漢昭帝 置 後漢建武 十 三年 置 西 平 明 復

領縣二

榆 中 二 漢 大 夏 二 漢 屬 西 晉 屬 三 年 改 為 郡 後 復 屬 有 白 水 金 柳 城 武 始 郡 西 置

領縣三

勇 田 真 君 八 年 狄 道 二 漢 屬 隴 陽 素 置 郡 後 改 西 晉 屬

洪和郡

領縣三

水 池 真 君 四 年 藍 川 真 君 八 年 置 州 延 興 四 年 置 郡 後 改 藍 川 郡 後 改 置 州 年 置 臨 洮 郡 二 漢 屬 隴 西 真 君 六 年 改 置

龍城郡 太和 十 年 置 太和 九 年 置 赤 水

渭州

領縣三

隴 西 郡 置 縣 六 襄 武 首 陽 南 安 陽 郡

領縣二

恒 道 中 陶 廣 寧 郡

領縣二

彭 新 興 真 君 八 年 置 中 陶 後 改 襄 武 郡 原 州 大 延 二 年 置 鎮 正 光 五 年 改 置 并 置 郡 治 高 平 城

領縣二

高 平 郡 縣 四

領縣二

高 平 三 亭 長 城 郡

領縣二

澄城郡 真君七年置

領縣五

澄城 真君七年置 五泉 真君七年置 五二門 真君七年置 宮城 真君七年置 南五

泉 太和十年置

白水郡 太和二年置

領縣三

姚谷 太和二年置 白水 太和二年置 南白水 太和十一年分

北華州 太和十五年置 秦州 後改治杏城

領郡二 縣七

戶一萬二千五百九十七

中部郡

領縣四

戶八千九百二十四

中部 姚興置 石保 有回狄道 淺石山 長城 有五

數城郡

領縣三

戶五千六百七十二

數城 有女洛川 真君定陽

臨州 真君二年置 華州 延興二年置 三縣 太和十

西北地郡 王昭

領縣三

彭陽 二縣 屬安定 富平 二縣 屬北地 後屬 安武 前漢屬安定 後

趙興郡 真君二年置

領縣五

陽周 前漢屬上郡 後漢屬高平 城水 獨樂 前漢屬上郡 後漢屬安定 真君二趙安

襄樂郡 太和十年置 高望 真君二年置

領縣二

襄樂 前漢屬上郡 後漢屬高平 城水 獨樂 前漢屬上郡 後漢屬安定 真君二趙安

夏州 真君二年置 始光四年 平夏 統

領郡四 縣九

化政郡 太和十年置

領縣二

草駝 嚴錄一本作

開熙郡 太和十年置

領縣二

山鹿 商因

金明郡 真君十年置

領縣三

承豐 真君十年置 啓軍 廣洛 真君十年置

代名郡 太和二年置

領縣二

呼會 太和二年置 渠搜 太和二年置

東夏州 延興二年置

領郡四 縣九

福城郡 太和元年置

領縣二

廣武 前漢屬太原 後漢屬晉陽 城水 獨樂 前漢屬上郡 後漢屬安定 真君二趙安

朔方郡 真君二年置

領縣三

魏平 政和 朔方二漢屬晉置後

定陽郡 二漢屬上郡 大安中改置

領縣二

臨戎 二漢屬朔方 臨真山白泉

上郡 置

領縣二

石城 因城

秦州 神龜元年置雍州延和元年改大和中天平初復後廢

領縣二

河東郡 置

領縣五

安定 大和元年置蒲坂二漢屬有華南解二漢晉曰解屬北解大和十一年齊氏復屬有介山

北鄉郡

領縣二

北鄉氏 太和十一年置汾陰二漢屬河東後屬

陝州 大和十一年置始城

領縣五

恆農郡 前漢置以顯祖後改曰恆

領縣三

陝中 北陝二漢晉曰陝屬有嶺三嶺山台橋谷

西恆農郡

領縣一

恆農 二漢屬恆農 後屬有桃林

通池郡

領縣二

俱利 北魏池 太和十一年置有馬頭山俱利城生耳山

石城郡 正始二年置後改

領縣一

同堤

河北郡

領縣四

北安邑 二漢晉曰安邑屬河東後改大南安邑 大和中十一年河北二漢屬有萬

山伯夷 秦置 大陽 二漢屬河東後

洛州 大延五年置 洛州 太和十一年改治上洛城

領縣五

上洛郡 晉置

領縣二

上洛 前漢屬恆農後漢屬京兆 晉屬有丹拒陽

上庸郡 治承平四年改

領縣二

南前漢屬恆農後漢屬京兆 晉屬有國地

魏興郡 大延五年置

領縣一

陽亭 大和五年置

始平郡 景明元年置

領縣一

上洛 景明元年置

冀和郡 景明元年置

領縣一

南商 荆州 後漢治上洛 魏晉治江陵 大和中治上洛 太和治江陵 魏晉治江陵 大和中治上洛

領郡八 縣四十八

南陽郡

領縣十

宛二漢晉屬有新城太和二十二年冠軍漢武帝置二漢晉舞陰二漢晉屬有滎水華魚有滎山

鄧二漢晉屬有大云陽二漢晉曰有陽山西平有滎山滎陽有滎上陌

西鄂二漢晉屬有滎山滎陽有滎

順陽郡魏分南陽置曰南鄉

領縣五

南鄉後漢屬南陽丹水前漢屬恒農後漢臨洮有洮

槐里

新野郡

領縣三

穰二漢屬南陽新野二漢屬南陽後漢池陽

東恒農郡

領縣六

西城二漢屬中北鄭有長南鄉 左南鄉有凡上憶 東石

漢廣郡

領縣二

南棘陽二漢屬南陽西棘陽

襄城郡

領縣九

方城有石山有伏城有廣陰有唐有襄陽有鄆 北平

北清郡

領縣二

武川有城北雒二漢晉曰雒南

恒農郡

領縣四

國 恒農 南鄭 郟鄏

襄州

領郡六 縣二十

襄城郡有道成襄城因

領縣六

方城 郟城 伏城 舞陰 襄陽 滎城

舞陰

領縣二

南安郡

南安郡太和十三年置郟州十八年改

領縣四

安南 南舞 葉 南定

期城郡

領縣四

西舞陽 東舞陽 南陽 新安

北南陽郡

領縣二

北平 白水

建城郡太和十八年置景明末

領縣二

南襄州 北方城

領郡三 縣五

西淮郡

領縣二	襄城	襄城郡
領縣二	上馬	陳陽
領縣一		北南陽郡
領縣一		南陽
領縣五	縣七	南廣州
領縣一		襄城郡
領縣一		襄城
領縣二		魯陽郡
領縣二	繁昌	冠軍
領縣一		高昌郡
領縣一		高陽
領縣一		南陽郡
領縣一		南陽
領縣二		襄城郡
領縣二		扶城 南陽
		鄆州

領郡三	縣八	安陽郡
領縣四		真陽 安陽 淮陰 <small>一本作青丘</small>
領縣三		城陽郡
領縣一		平春 義陽 義興
領縣一		汝南郡
領縣一		上蔡
領郡十二	縣二十九	南鄆州
領縣一		北遂安郡
領縣一		新安
領縣四		馮坤郡
領縣一		山陽 彭城 城 建安
領縣二		江夏郡
領縣二		屈陽 鄆陽
領縣四		剛子郡
領縣二		南新陽 西新 北新陽 新與
領縣二		香山郡

北新安 鄜陽

永安郡

領縣二

永安 南新興

新平郡

領縣二

剛城 安城

永安郡

領縣二

劉剛 上城

宕都郡

領縣三

西新化 東平陽 安城

宜民郡

領縣三

西新安 新安 平陽

南遂安郡

領縣一

安興

關二郡

領縣三

東新市 西新市 長安

析州

領郡五 縣十一

修陽郡

領縣二

畫陽 修陽

固郡

領縣三

懷襄 南陽 固

朱陽郡

領縣二

黃水 朱陽

南上洛郡

領縣二

單水 南上洛

析陽郡

領縣二

西析陽 東析陽

魏書卷一百六下

魏書卷一百六下考證

京兆郡注漢高帝為渭南郡武帝為京兆尹○臣召南按高帝九年即復為內史不稱渭南郡矣志似疎

扶風郡槐里注周曰大丘○臣召南按漢志槐里周曰犬丘懿王都之非大丘也此當係傳寫之誤

安定郡烏丘○臣召南按漢志晉志作烏氏後漢郡國志作為枝此作為丘當是氏字誤多一點耳

隴東郡祖居注前漢屬罷後復屬武威○臣召南按祖居即二漢之祖厲縣也前屬安定後屬武威此注前漢屬下似脫安定二字衍罷字又訛後漢漢字為復字

鹽平郡鞠犢注前漢屬山城○鞠犢前漢志作鞠孤後漢及晉志作鞠犢傳休奕封鞠犢男即此縣也此志作犢蓋誤又此縣前漢屬北地此誤作屬山城

前漢並無郡名山城也

循城郡沃野○沃野當作沃野前漢志作沃塹後漢志作沃野

南陽郡冠軍注羊角○羊角下疑有脫字

涇陽注有涇○以縣在涇水之陽故名有涇之下當有水字

魏書卷一百六下考證



志第八

律曆三上

大聖通天地之至理，極生民之能事，體妙繫於神機，作範留於器象，然則制物成法，故冥曠可尋，推變有因而化生以驗，昔黃帝採竹昆崙之陰，聽鳳岐陽之下，斷自然之物，寓自然之音，音既協矣，黃鍾以立，數既生矣，氣亦微之，於是乎備數和聲，審度量權衡之用，皆出於茲矣。三古所共行，百王不能易，漢孝武置協律之官，元帝時京房明六十律，事為密矣，王莽世徵天下通鍾律之士，劉歆總而修奏之，最為該博，故班固取以為志。後漢待詔嚴崇，頗為知律，至其子宣不傳遂罷，魏世杜襲亦以通樂制律，晉中書監荀勗持襲律校練八音，以謂後漢至魏，尺長古尺四分有餘，又得古玉律，勗以新律命之，謂其應合，遂改晉調，而散騎侍郎阮咸識其聲高，永嘉以後中原喪亂，考正鍾律，所未聞焉，其存於夷裔，聲器而已，魏氏平諸僭偽，頗復古樂，高祖慮其承襲，太和、中，詔中書監高闡修正音律，久未能定，闡出為相州刺史，十八年，闡表曰：書稱同律度量衡，論語：謹權量，審法度，此四者，乃是王者之要務，生民之所由，四者何先，以律為首，豈不以取法之始，求天地之氣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尚於樂，然則樂之所感，其致遠矣。今調音制樂，非律無以克和，然則律者，樂之本也。臣前被敕理樂，與皇宗博士孫惠蔚、大樂祭酒公孫崇等，考周官國語，及後漢律曆志，案京房法，作律以定律，吹律以綱絲，案律寸以孔竹，八音之別，事以粗舉，書既三奏，備在前文，臣年垂七十，日就衰頹，恐一朝先犬馬，竟無絲髮之益，使律法長絕，遺恨及世，是以懷懼慙慙，不敢忘息，近在邠見樂，臣先以其聽教，勸助有章，瓶之智，雖非經國之才，頗長推考之術，故臣舉以教樂，令依臣先共所論樂事，自作鍾曆志，二卷，器數為備，可謂世不乏賢，今樂徒教樂，重書學而已，不恭樂事，臣恐音律一壞，精實實難，習業差忘，轉乖本意，今請使樂參知律呂鍾曆之事，觸類而長之，成益必深，求持臣先所奏三表，勸後漢律曆志，陛下親覽，以求

厥夏，俱然易了，又著作郎韓顯宗，博聞強識，頗有史才，粗解音律，亦求令時往，參知，臣雖在外官，竊慕古人舉善之義，愚意所及，不能自己，雖則越分，志在補益，願不以言廢人，詔許之。景明四年，并州獲古銅權，詔付崇以為鍾律之準，承平中樂更造新尺，以一黍之長，累為寸法，尋太常卿劉芳，受詔修樂，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為一分，而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粒，以取一分，三家紛競，久不能決，太和十九年，高祖詔以一黍之廣，用成分體九十黍之長，以定銅尺，有司奏從前詔，而考尺同高祖所制，故遂典修金石，迄武定末，未有諸律者，曆者數之用，探靈測化，窮微極幽之術也，所以上齊七政，下授萬方，自軒轅以還，迄於三代，推元草統，屢事不一也，秦世漢興，曆同顛覆，百有餘年，始行三統，後漢孝章世改從四分，光和中，易以乾象，魏文時用韓瑗所定，至明帝行楊偉景初，終於晉朝，無所改作，司天測象，今古共情，啓端歸餘，為法不尋，協日正時，俱有得失，太祖天興初，命太史令晁崇，修渾儀，以觀星象，仍用景初曆，歲年積久，頗以為疎，世祖平涼土，得趙歇所修玄始曆，後謂為密，以代景初，真君中，司徒崔浩，為五寅元曆，未及施行，浩誅遂廢，高祖太和、中，詔秘書鍾律郎上谷張明，豫為太史令，修綜曆事，未成，明豫物故，遷洛仍歲南討，而宮車其駕，世宗景明中，詔太樂令公孫崇，太樂令趙樂生等，同共考較，正始四年冬，樂表曰：臣頃自太樂詳理金石，及在秘書，考步三光，稽覽古今，詳其得失，然四序運流，五行變易，帝王相繼，必奉初元，改正朔，殊徽號，服色，觀于時變，以應天道，故易湯武革命，治曆明時，是以三五迭隆，曆數各異，伏惟皇魏，紹天明命，家有率土，戎軒仍勳，未遑曆事，因前魏景初曆，術數差違，不協晷度，世祖應期，輯寧，結夏，仍命故司徒東郡公崔浩，繕其數，浩博涉淵通，更修曆術，兼著五行論，是時故司空咸陽公高允，駭覽羣籍，贊明五緯，并述洪範，然浩等考察，未及周密，高宗踐阼，乃用敦煌趙歐甲寅之曆，然其晷度，稍為差違，臣輒鳩集異同，研其損益，更造新曆，以甲寅為元，考其晷度，晷象周密，又從約省，起自景明，因名景明曆，然天道盈虛，豈曰必協，要須參候是非，乃可施用，太史令辛寶貴，職司玄象，頗聞秘數，秘書監鄭道昭，才學優贍，識覽該密，長兼國子博士高僧裕，乃故司空允

之孫世緯文業尚書祠部郎中宗景博涉經史前兼尚書郎中崔彬微曉法術請此數人在祕省參候而伺察暑度要在冬夏二至前後各五日然後乃可取驗臣區區之誠冀效萬分之一詔曰測度暑象考步宜審可令太常卿芳率太學四門博士等依所啓者悉集詳察延昌四年冬侍中國子祭酒領著作郎崔光表曰易稱君子以治曆明時書云曆象日月星辰乃同德度量衡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春秋舉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又言天子有日官是以昔在軒轅容成作曆逮乎帝唐義和察影皆所以審農時而重民事也太和十一年臣自博士遷著作忝司載述時舊鍾律郎張明推步曆法治己丑元草勅未備及遷中京轉爲太史令未幾喪亡所造致廢臣中修史景明初委求率車都尉領太史令趙蕤生著作佐郎張洪給事中領太樂令公孫崇等造曆功未及訖而蕤生又喪洪出除涇州長史唯崇獨專其任暨永平初亦已略舉時洪府解傳京又奏令重修前事更取太史令趙勝太廟令龐豐扶明豫子龍祥共集秘書與崇等詳驗推建密曆然天道幽遠測步理深候觀遷延歲月滋久而崇及勝前後並喪洪所造曆爲甲午甲戌二元又除豫州司馬豐扶亦除蒲陰令洪至豫州續造甲子己亥二元唯龍祥在京獨修前事以皇魏運水德爲甲子元兼校書郎李業與本雖不預亦和造曆爲戊子元三家之術並未申用故貞觀處士李諡私立曆法言合紀次求就其兄瑒追取與洪等所造遞相參考以知精麤臣以仰測暑度實難審正又求更取諸能算術兼解經義者前司徒司馬高緯附馬都尉盧道虔前冀州鎮東長史祖曼前并州秀才王延業諸者僕射常景等日集秘書與史官同檢疏密并朝貴十五日一臨推驗得失擇其善者奏聞施用限至歲終但世代推移軌憲時改上元今古考準或異故三代課步始卒各別臣職預其事而朽墮已甚既謝運籌之能彌愧意算之藝由是多歷年世茲業弗成公私負責俯仰慚觀靈太后令曰可如所請延昌四年冬太傅清河王暉司空尚書令任城王澄散騎常侍尚書僕射元暉侍中領軍江陽王繼奏天道至遠非人情可量曆數幽微豈以意輒度而議者紛紜競起端緒爭指虛遠難可求衷自非建標準影無以驗其真偽頃永平中雖有

考察之利而不累歲窮究遠不知影之至否差失少多臣等參詳請宜今年至日更立表木明伺暑度三載之中足知當否令是非有歸爭者息競然後採其長者更議所從神龜初光復表曰春秋載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又曰履端于始歸歸于終皆所以推二氣考五運成六位定七曜審八卦立三才正四序以授百官于朝萬民于野陰陽剛柔仁義之道罔不畢備是先天重之垂於典籍及史遷班固司馬彪著立書志所論備矣謹案曆之作也始自黃帝辛卯爲元迄于大魏甲寅曆數千有餘代歷祀數千軌憲不等遠近殊術其消息盈虛規步疏密莫得而讎焉去延昌四年冬中堅將軍屯騎校尉張洪故太史令張明豫惠遺寇將軍龍祥校書郎李業與等三家並上新曆各求申用臣學缺章程謹謝籌運而竊職觀閣部忝厥司奏請廣訪諸儒更取通數兼通經義者及太史並集秘書與史官同驗疏密并請率輔羣官臨檢得失至於歲終密者施用詔聽可時太傅太尉清河王臣暉等以天道至遠非卒可置請立表候影期之三載乃探其長者更議所從又蒙敕許於是洪等與前鎮東府長史祖曼等研窮其事爾來三年再歷寒暑積勳構思大功獲成謹案洪等三人前上之曆并附馬都尉盧道虔前太極採材軍主衛洪顯珍寇將軍太史令胡榮及雍州沙門統道融司州河南人樊仲遵定州鉅鹿人張僧豫所上總合九家共成一曆元起壬子律始黃鍾考古合今謂爲最密昔漢武帝元封中治曆改年爲太初即名太初曆魏文帝景初中治曆即名景初曆伏惟陛下道唯先天功垂稽古休符告徵靈蔡炳瑞壬子北方水之正位龜爲水畜實符魏德修母子應義當麟趾請定名爲神龜曆今封以上呈乞付有司重加考議事可施用并藏祕府附於典志肅宗以曆就大赦改元因名正光曆班於天下其九家共修以龍祥業與爲主

壬子元以來至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積十六萬六千五百七算外入甲申紀來至隱公元年己未積四萬五千三百七算外

壬子元以來至今大魏正光三年歲在壬寅積十六萬七千七百五十算外壬子歲入甲申紀以來至今孝昌二年歲在丙午積四萬六千五百五十四算外

從壬子元以來至今大魏孝昌三年歲次丁未積十六萬七千七百五十六算上壬子歲入甲寅紀以來至今大魏孝昌三年歲次丁未積四萬六千五百五十六算上

章歲五百五古十九年七閏餘盡篇章積至多年月盡之日月見東方日始失故先備及緯文皆言二月斗層改憲候天減閏五百五年減閏餘九千五百九十五年減一閏月則從傳公五年至今日餘不失晦與二日合朔者度

章閏一百八十六五百五年閏月之數其
章月六千二百四十六五百五年所有月之數并閏月

斗分一千四百七十七四分度法得一千五百一十五篇古法今減三十八者
紀法六萬六千六百十餘成紀

元法三十六萬三千六百三統成元
日法七萬四千九百五十二二乘章月篇日法

周天分二百二十一萬三千三百七十七以度法通三百六
氣法二十四歲中十三年一十二次

經月大餘二十九小餘三萬九千七百六十九日法除周天分得之日法者一
會數百七十三餘二萬三千二百八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篇一會以二十

會通一千二百九十八萬九千九百四以日法乘會
周日二十七餘四萬一千五百六十二以月一七行除周天

通周二百六萬五千二百六十六日法乘周日二
小周六千七百五十一月一十三度
月周八萬一千一十二即得度同

推月朔術第一

推積月 術曰置入紀年算外以章月乘之如章歲為積月不盡為閏餘閏餘滿三百一十九以上其歲有閏

推朔積日 術曰以通數乘積月為朔積分分滿日法為積日不盡為小餘六旬去積日不盡為大餘命以紀算外則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初日

推上下弦望 術曰加朔大餘七小餘二萬八千六百八十八小分一小分滿四從小餘小餘滿日法從大餘一大餘滿六十去之即上弦日又加得望又加得下弦又加得後月朔

推二十四氣術第二
推二十四氣 術曰置入紀年以來算外以餘數乘之為實以節法除之所得為積沒不盡為小餘以六旬去積沒不盡為大餘命以紀算外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冬至日求次氣加大餘十五小餘一千三百二十四小分一小分滿氣法

二十四從小餘一小餘滿節法從大餘一大餘滿六十去之命如上即次氣日推閏 術曰以閏餘減章歲五百五餘以歲中十二乘之滿章閏一百八十六得一月餘半法已上亦得一月數從天正十一月起算外閏月月也閏有正退以無中氣為正

冬至十一月中 小寒十二月中 大寒十二月中 立春正月節
雨水正月節 驚蟄二月節 春分二月中 清明三月節
穀雨三月中 立夏四月節 小滿四月中 芒種五月節
夏至五月中 小暑六月節 大暑六月中 立秋七月節
處暑七月中 白露八月節 秋分八月中 寒露九月節
霜降九月中 立冬十月節 小雪十月中 大雪十一月節

推合又交會月餘去交度 術曰置入紀朔積分朔以交會差分并之今用甲
分七百四十一萬八以會通去之所得為積交餘不盡者以日法除之所得為
千七百八十四也度餘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初却去交度及餘

求次月去交度 術曰加度二十九日度餘三萬九千七百六十九除如上則

求盈入曆。術曰。加十四日日餘五萬七千三百六十半。又加得後月曆日。月行遲疾度及分

盈縮并	盈縮積分	益六百八十
一日十四度 ^{二百六十分}		
盈初		
二日十四度 ^{三百}	益六百一十九	盈積分七千五百五十
盈六百八十		
三日十四度 ^{二百四十分}	益五百五十五	盈積分一萬四千四百二十二
盈一千二百九十九		
四日十四度 ^{一百七十分}	益四百九十九	盈積分二萬五千五百八十四
盈一千八百五十四		
五日十四度 ^{九十分}	益四百一十八	盈積分三萬六千二百四
盈二千三百四十四		
六日十三度 ^{四十分}	益二百八十五	盈積分三萬六千六百六十五
盈一千七百六十二		
七日十三度 ^{二十六分}	益八十	盈積分二萬三千八百二十九
盈三千四十七		
八日十三度 ^{六分}	損一百二十五	盈積分三萬四千七百一十七
盈三千一百二十七		
九日十三度 ^{四分}	損二百五十二	盈積分三萬三千三百二十九
盈三千二		
十日十二度 ^{三十分}	損三百五十三	盈積分三萬五百三十一
盈二千七百五十一		
十一日十二度 ^{二十七分}	損五百五十四	盈積分二萬六千六百一十二
盈二千三百九十七		
十二日十二度 ^{十六分}	損五百五十五	

盈一千九百四十二	盈積分二萬一千五百七十二
十三日十二度 ^{五十分}	損六百五十六
盈一千三百八十八	盈積分一萬五千四百一十
十四日十一度 ^{四十分}	損七百三十一
盈七百三十二	盈積分八千一百二十七
十五日十二度 ^{三十分}	益六百五十五
盈初	
十六日十二度	益五百八十二
縮六百五十五	縮積分七千一百七十二
十七日十二度 ^{九十分}	益五百二
縮一千二百三十七	縮積分一萬三千七百三十四
十八日十二度 ^{八十分}	益四百一
縮一千七百三十七	縮積分一萬九千三百七
十九日十二度 ^{七十分}	益二百九十九
縮二千一百四十四	縮積分二萬三千七百五十九
二十日十二度 ^{六十分}	益一百九十五
縮二千四百三十九	縮積分二萬七千七十九
二十一日十三度 ^{五十分}	益六十八
縮二千六百三十四	縮積分二萬九千一百四十四
二十二日十三度 ^{四十分}	損五十七
縮二千七百二	縮積分二萬九千九百九十九
二十三日十三度 ^{三十分}	損二百二
縮二千六百四十五	縮積分二萬九千三百六十六
二十四日十四度 ^{二十分}	損三百四十八
縮二千四百四十三	縮積分二萬七千一百二十三
二十五日十四度 ^{十分}	損四百九十三

二千九十五 縮積分二萬三千二百五十九

二十六日十四度三百八十七分

積六百六

一千六百二 縮積分一萬七千七百八十六

二十七日十四度三百一十一分

積六百三十一

九百九十六 縮積分一萬五千五百八十八

周日十四度三百三十九分小分九千六百八十四

積六百五十五八十四分

三百六十五 縮積分四百五十二

推合朔交會月餘定大小餘 術曰以入曆日餘乘所入曆下損益率以小周六千七百五十一除之所得以損益盈縮積分加之為定積分值盈者以減本朔盈小餘值縮者加之滿日法者交會加時在後日減之不足減者減上一日加下日法乃減之交會加時在前日月餘者隨定大小餘為定日加時

推加時 術曰以時法六千二百四十六除定小餘所得命以子起算外朔望加時有餘不盡者四之加法得一為少二為半三為大半又有餘者三之如法得一為強半法以上排成之不滿半法棄之以強并少為少強并半為半強并太為太強得二強者為少弱以定并少為半強以之并半為太弱以之并太為一弱隨所在辰命之則其強弱日之衝為破月常在破下餘

入曆值周日者 術曰以周日月餘乘損率以周日度小分并又以入曆日餘乘之為實以小周乘周日日餘為法實如法得一以減縮積分有餘者以加本朔盈小餘小餘滿日法從大餘一是為餘後日推加時如上法

推日月合朔弦望度術第五 推日度 術曰置入紀朔積日以日度法乘之滿周天去之餘滿日度法為度不盡為餘命度起午前十二度年前十二度在斗十五度也宿次除之不滿宿者算外即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日所在度

推日度又法 術曰置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斗分二千四百七十七以冬至去朔日數減一餘以減周天度冬至小餘減斗分不足減者減度一加日度法乃減之命起如上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日夜半日所在度

求次月日所在度 術曰月大加三十度月小加二十九度求次日加一度宿次除之運斗去其分一千四百七十七

推合朔日月共度 術曰以章歲乘朔小餘以章月除之所得為大分不盡小分以加夜半日度分分滿日度法從度命起如前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合朔日月共度

求次月合朔共度 術曰加度二十九大分三千二百一十五小分二千四百五十五小分滿章月從太分大分滿日度法從度宿次除之經斗除其分則次月合朔日月共度

推月度 術曰置入紀朔積日以月周八萬一千一百一十二乘之滿周天去之餘以日度法約之為度不盡為度分命度起午前十二度宿次除之不滿宿者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月所在度及分

推月度又一法 術曰以小周乘朔小餘為實以章歲來日法為法實如法得一為度不滿法者以章月除之為大分不盡為小分所得以減合朔度及分餘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月所在度及分

求次月度 術曰小月加度二十二分二千六百五十一大月加度三十五分四千八百八十三分滿日度法從度宿次除之不滿宿者算次月所在度

求次日月行度 術曰加度十三分二千二百三十二分滿日度法從度宿次除之經斗去其分

求弦望日所在度 術曰加合朔度七大分二千三百一十八小分五千二百九十八微分微分滿四從小分小分滿章月從大分大分滿日度法從度命如上則上弦日所在度又加得望下弦月合朔

斗二十六度 牛八度 女十二度 虛十度 危十七度 室十六度 壁九度 北方玄武七宿九十八度七十四分 奎十二度 胃十四度 昂十一度 畢十六度 觜二度 參九度

西方白虎七宿八十度

井三十三度 鬼四度 柳十五度 星七度 張十八度 翼十八度

轉十七度

南方朱鳥七宿一百一十二度

角十二度 九九度 氐十五度 房五度 心五度 尾十八度

箕十一度

東方蒼龍七宿七十五度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六十分度之一千四百七十七

通分得二百二十一萬三千七百七十七名曰周天分。

五行授氣易卦氣條上朔術第六

推五行用事日。水火木金土各王七十二日。小餘二百九十五。小分九。微分三。

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四立。即其用事始。求土者。置立春大小餘及分。以木王七

十三日。小餘二百九十五。小分九。微分三。加之。微分滿五。從小分一。小分滿氣

法二十四。從小餘一。小餘滿。滿法從大餘一。大餘滿六十去之。命以紀。得季春

上主日。又加上至十八日。小餘一千五百八十八。小分二十。微分二。滿從命如

上。即得立夏日。求次如法。又一法。求土王用事日。各置四立大小餘及分。各減

大餘十八。小餘一千五百八十八。小分二十。微分二。命以紀算外。即四立土王

日。若大餘不足減者。加大十而後減之。小餘不足減者。減取大餘一。加滿法乃

減之。

推授氣。術曰。因冬至後。授有小餘者。加積一。以授分乘之。如授法而一。為積

日。不盡者。授餘。以六旬去積日。餘為授日。命以紀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

冬至後授日。

求次授。術曰。加授日六十九。授餘二萬七百六十四。授餘滿。授法三萬一千

七百七。授日一。授日滿六十去之。命以紀算外。即次授月。一歲常有五授或

六授。小餘盡者。為授日。又以冬至去朔日。加授日。冬至小餘滿。滿法從授日。命

日。是天正十一月。如曆月大小除之。不足除者。入月算。命以朔算外。即冬至後

授日。求次授。加授日六十九。授餘三千九百五十九。授分二萬四千六百九十七。分滿。授法從授餘。滿。滿法從授日。命起前授。凡曆日大小除之。即後授日及餘。

為四正卦。術曰。因冬至大小餘。即坎卦用事日。春分即震卦用事日。夏至即離卦用事日。秋分即兌卦用事日。

求中季卦。加冬至小餘五千五百三十。小分九。微分一。微分滿五。從小分。小分

滿。氣法從小餘。小餘滿。滿法從大餘。命以紀算外。即中季卦用事日。其解加震

成。加離。實加兌。亦如中季加坎。

求次卦。加坎大餘六。小餘五百二十九。小分十四。微分四。微分滿五。從小分。小

分滿。氣法從小餘。小餘滿。滿法從大餘。命以紀算外。即復卦用事日。大壯加震

姤。加離。觀加兌。如中季加坎。

十一月。未濟。震。中。季。復。十二月。屯。離。巽。升。臨。正月。小過。蒙。益。漸。泰。二月。需。隨

晉。解。大壯。三月。訟。謙。豫。夬。四月。旅。師。比。小畜。乾。五月。大有。家人。井。咸。姤。六月。

鼎。豐。渙。履。七月。恆。節。同人。損。否。八月。巽。萃。大畜。賁。九月。歸。妹。无妄。明。夷。困

剝。十月。賁。既濟。噬嗑。大過。坤。

四正為方伯。中季為三公。復為天子。屯為諸侯。震為大夫。巽為九卿。升。選。從三

公。周而復始。

九三應上九。清。坤。微。溫。陽。風。九三應上六。絳。赤。決。溫。陰。雨。六三應上六。白。濁。微

寒。陰。雨。六三應上九。麤。塵。決。寒。陽。風。諸卦上有陽爻者。陽風。上有陰爻者。陰雨。

推七十二候。術曰。因冬至大小餘。即虎始交日。加大餘五。小餘四百四十一。

小分八。微分一。微分滿三。從小分。小分滿。氣法從小餘。小餘滿。滿法從大餘。命以

紀算外。所候日。

冬至 虎始交 蒼始生 荔挺出

小寒 蚯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大寒 雁北向 鶡始鳴 雉始雊

立春 雞始乳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雨水	魚上冰	獺祭魚	鴻雁來
驚蟄	始雨水	桃始華	倉庚鳴
春分	鷹化鳩	玄鳥至	雷始發聲
清明	電始見	蟄蟲咸動	蟄蟲啓戶
穀雨	桐始花	田鼠爲驚	虹始見
立夏	萍始生	戴勝降於桑	蟪蛄鳴
小滿	蚯蚓出	王瓜生	苦菜秀
芒種	靡草死	小暑至	蟋蟀生
夏至	鶡始鳴	反舌無聲	鹿角解
小暑	蟬始鳴	半夏生	木槿榮
大暑	溫風至	蟋蟀居壁	鷹乃學習
立秋	腐草化螢	土潤溽暑	涼風至
處暑	白露降	寒蟬鳴	鷹祭鳥
白露	天地始肅	暴風至	鴻雁來
秋分	玄鳥歸	羣鳥養羞	雷始收聲
寒露	蟄蟲附戶	殺氣浸盛	陽氣始衰
霜降	水始涸	鴻雁來賓	雀入大水化爲蛤
立冬	菊有黃華	豺祭獸	水始冰
小雪	地始凍	雉入大水化爲蜃	虹藏不見
大雪	冰始壯	地始坼	鶡旦不鳴

大精曰歲星其數二百四十一萬六千六百六十。
 火精曰熒惑星其數四百七十二萬五千八百四十八。
 土精曰鎮星其數三百二十九萬一千二十一。
 金精曰太白其數三百五十三萬八千一百三十一。
 水精曰辰星其數七十萬二千一百八十二。
 推五星置上元以來盡所求年減一以周天二百二十一萬三千三百七十七乘之各爲六通之實以部法除之所得爲冬至積日不盡爲小餘以旬六去積日不盡爲大餘命以甲子算外即冬至日以章歲五百五除冬至小餘所得命子算外即律氣加時。
 五星各以其數爲法除六通實所得爲積合不盡爲合餘以合餘減法餘爲入歲度分以日度約之所得即所求天正十一月冬至後晨夕合度算及餘其金水以一合日數及合餘減合度算及餘得一者爲夕見無所得爲晨見若度餘不足減減合度算一加日度法乃減之命起午前十二度宿次除之不滿宿者算外即天正十一月冬至後晨夕合度及餘。
 求星合月及日置冬至朔日數減一以加合度算以冬至小餘加度餘度餘滿日度法去之加度一合度算變成合日算餘爲日餘命起天正十一月如曆月大小除之不滿月者算外星合月及日有閏計之。
 求後合月及日以合終日數及餘加前入月算及餘餘滿日度從日曆月大小除之起前合月算外即後合月及日其金水以一合日數及餘加晨得夕加夕得晨。
 求後合度以行星度及餘加前合度算及餘餘滿日度從度命起前合度宿次除之不滿宿者算外即後合度及餘運斗去其分一千四百七十七。
 歲星合終日數三百九十八合終日餘四千七百八十行星三十三度度餘三千三百三周虛一千二百八十。
 歲星晨與日合在日後伏十六日餘二千三百九十行星二度餘四千六百八十一半去日十三度半晨見東方順疾日行五十七分之十一五十七日行十

四度順遲日行七分之五。七日行五度而留四日。在日前。夕伏西。五逆十一日

退六度。而展與日合。凡再見。五十八日。行星四十六度。在日前。後伏五十七日

餘五千二百八十二。行星六十九度。餘五千二百八十二。復終於展見。

斗一至牛五。星紀丑。牛五至危五。玄枵子。

危五至壁三。陬曾亥。壁三至婁八。降婁戌。

婁八至畢二。大梁酉。畢二至井五。實沈申。

井五至鬼三。輔首未。鬼三至張七。轸火午。

張七至軫一。輔尾巳。軫一至亢三。壽星辰。

亢三至心四。大火卯。心四至斗一。析木寅。

魏書卷一百七上

魏書卷一百七上考證

律曆志敘後漢特留嚴崇。崇。監本作崇。今從後漢書改正。

推二十四氣術第二。雨水正月中。北監本脫水字。今從南監本增入。

推日月合朔強盜度術第五。夜半月所在度及分。監本作乘。誤也。今改正。

以章歲來日法篇法。來字疑乘字之訛。

五行覆減易卦氣候上朔術第六。所候日。南監本作即所候日。此處脫一即

字。又下卷作彼次候日。

推上朔法。以上文例之。則此四字下應空一格。加術日二字。今脫去。乃傳書

之訛也。各本俱同。姑存其舊。

以六千去之。○千字疑十字之訛。又下卷作以六旬去之。

推五星大通術第七。順疾日行一疾十三分之二。○下疾字當作度。

周虛七百七十八。○又次行展星與日合。在日後伏十一日。退六度。去日十七

度。展共二十八字。監本闕。今補。

魏書卷一百七上考證

齊

魏

收

撰

志第九

律曆三下

孝靜世壬子曆氣朔稍違，感或失次，四星出伏，曆亦乖舛。興和元年十月，齊獻武王入鄴，復命李業與令其改正，立甲子元曆。事訖，尚書左僕射司馬子如、右僕射陸之等表曰：自天地剖判，日月運行，剛柔相摩，寒暑交謝，分之以氣序，紀之以星辰，弦望有盈缺，晦明有修短。古先哲王，則之成化，迎日推策，各有司存。以天下之至王，盡生民之能事，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及卯金受命，年曆屢改，當塗啓運，日官變業，分路揚鑿，異門馳騫，回互靡定，交錯不等。豈是人情淺深，苟相違異，蓋亦天道盈縮，欲止不能，正光之曆，既行於世，發元壬子，置符大橫協北，乘機虎變，撫運龍飛，苞括九隅，牢籠萬萬，四海來王，百靈受職。大丞相渤海王降神奕生，固天縱德，負圖作宰，知機成務，撥亂反正，決江疏河，效顯勤王，勳彰濟世，功成治定，禮樂惟新，以履端歸餘，術數未盡，乃命兼散騎常侍執讀臣李業與、大丞相府東閣祭酒齊安縣開國公臣王春、大丞相府戶曹參軍臣和貴與等，委其刊正。但回含有疾徐，推步有疎密，不可以一方知，難得以一途授。大丞相主簿臣孫奉、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臣暉、前給事黃門侍郎臣季景、渤海王世子開府諮議參軍事定州大中正臣崔暹、業與、國子學生屯留縣開國子臣子述等，並令參預定其是非。臣等職司其憂，猶恐未盡，竊以蒙戎爲飾，必藉衆腋之華，輪奐成宇，寧止一枝之用，必集名勝，更共修理。左光祿大夫臣盧道約、大司農卿彭城侯臣季幹、左光祿大夫東雍州大中正臣裴獻伯、散騎常侍西兗州大中正臣溫子昇、太尉府長史臣陸操、尚書右丞城陽縣開國子臣盧元明、中書侍郎臣李同軌、前中書侍郎臣邢子明、中書侍郎臣宇文忠之、前司空府長史建康伯臣元仲懷、大丞相法曹參軍臣杜弼、尚書左中兵郎中定陽伯臣李遵濟、尚書起部郎中臣辛術、尚書祠部郎中臣元長和

前青州驃騎府司馬安定子臣胡世榮、太史令盧鄉縣開國男臣趙洪慶、太史令臣胡法通、應詔左右臣張詰、員外司馬督臣曹魏祖、太史丞郭慶、太史博士臣胡仲和等，或器擢民譽，或術兼世業，並能顯微闡幽，表同錄異，詳考古今，共成此曆。甲爲日始，子實天正，命曆置元，宜從此起。運屬興和，以年號爲目，豈獨太初表於漢代，景初冠於魏曆而已。謹以封呈，乞付有司，依術施用，詔以新曆示齊獻武王田曹參軍信都芳、芳關通曆術，較業與曰：今年十二月二十日，新曆在管室十二度，順疾，天上歲星在管室十一度，今月二十日，新曆鎮星在角十一度，留，天上鎮星在亢四度，留，今月二十日，新曆太白在斗二十五度，晨見，逆行，天上太白在斗二十一度，逆行，便爲差殊。業與對曰：歲星行天，伺候以來，八九餘年，恆不及二度，今新曆加二度，至於夕伏晨見，纖毫無爽。今日仰看如覺二度，及其出沒，還應如術。鎮星自造壬子元以來，歲常不及，故加壬子，度亦知猶不及五度，適欲并加，恐出沒頓校十度，十日將來，不合處多。太白之行，頓疾頓遲，取其會歸而已。近十二月二十日，晨見東方，新曆二曆推之，分寸不異，行星三日，頓校四度，如此之專，無年不有。至其伏見，還依術法，又芳唯嫌十二月二十日，星有前却，業與推步已來，三十餘載，上算千載之日，月星辰有見經史者，與涼州趙歐劉義隆、廷尉卿何承天、劉駿、南徐州從事史祖沖之、參校業與甲子元曆，長於三曆一倍。考洛京已來，四十餘歲，五星出沒，歲星鎮星太白，業與曆首尾恆中，及有差處，不過一日二日，一度兩度，三曆之失，動校十日十度，或感一星，伏見體自無常，或不應度，祖沖之曆，多甲子曆十日六度，何承天曆，不及三十日二十九度，今曆還與壬子同，不有加增，辰星一星，沒多見少，及其見時，與曆無舛。今此亦依壬子元不改，太白辰星，唯起夕合爲異，業與以天道高遠，測步難精，五行伏留，推考不易，入目仰闕，未能盡密，但取其見伏大歸，略其中間小謬，如此曆便可行。若專據所見之驗，不取出沒之效，則曆數之道，其幾廢矣。夫造曆者，節之與朔，貫穿於千年之間，閏餘斗分，推之於毫釐之內，必使盈縮得衷，閏限數合，周日小分，不殊錙銖，陽曆陰曆，纖芥無爽，損益之數，驗之文會，日所居度，考之月蝕，上推下減，先定衆條，然後曆元可求。猶

甲子難值，又難值甲子，復有差分，如此躡較參錯不等，今曆發元甲子，七率同
 遵，合璧連珠，其言不失，法理分明，情謂為可，如芳所言，信亦不謬，但一合之裏
 星度不驗者，至若合終，必還依術，鎮星前年十二月二十日見差五度，今日差
 三度，太白前差四度，今全無差，以此準之，見伏之驗，尋效可知，將來采用，大體
 無失，芳又云，以去年十二月中算新曆，其鎮星以十二月二十日在角十一度
 留，天上在亢四度留，是新曆差天五度，太白歲星，並各有差，校於壬子舊曆，鎮
 星差天五度，太白歲星，亦各有差，是舊曆差天為多，新曆差天為少，凡造曆者，
 皆須積年累日，依法候天，知其疎密，然後審其近者，用作曆術，不可一月兩月
 之間，能正是非，若如變惑行天，七百七十九日，一遲一疾，一留一逆，一順一伏
 一見之法，七頭一終，太白行天，五百八十三日，晨夕之法，七頭一終，歲星行天，
 三百九十八日，七頭一終，鎮星行天，三百七十八日，七頭一終，晨星行天，一百
 一十五日，晨夕之法，七頭一終，造曆者，必須測知七頭，然後作術，得七頭者，造
 曆為近，不得頭者，其曆甚疎，皆非一二日能知是非，自五帝三代以來，及秦漢
 魏晉，造曆者，皆積年久測，術乃可觀，其倉卒造者，當時或近，不可久行，若三四
 年作者，初雖近天，多載恐失，今甲子新曆，業與曆構積年，雖有少差，校於壬子
 元曆，近天者多，若久而驗天，十年二十年間，比壬子元曆，三星行天，其差為密，
 獻武王上言之，詔付外施行。

上元甲子以來，至春秋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積二十九萬二千七百三十六
 算上。
 甲子之歲，入甲戌紀已來，積十二萬四千一百三十六算上。
 上元甲子以來，至大魏興和二年，歲在庚申，積二十九萬三千九百九十七算
 上。
 甲子之歲，入甲戌紀，至今庚申，積十二萬五千三百九十七算上。
 元法，一百一萬一千六百，二統之數
 統法，三十三萬七千二百，二統之數
 紀法，十六萬八千六百，千統成紀，日數至十

郭法，一萬六千八百六十，三十乘車，得日
 度法，一萬六千八百六十，三十乘車，得日
 日法，二十萬八千五百三十，三十乘車，得日
 氣時法，一千四百，小二分度法，得一時之數
 章歲，五百六十二，一百七十九年，減閏餘二萬
 章閏，二百七，年之閏月數
 章月，六千九百五十一，五百六十二年，之月數并閏
 章中，六千七百四十四，月除閏月數
 周天，六百一十五萬八千一十七，度法，通度內
 通數，六百一十五萬八千一十七，內經月餘之數，九日
 度分，六百一十五萬八千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八十四，得此數
 餘數，八萬八千四百一十七，五內斗分之年下
 度法，八萬八千四百一十七，甲之外分數
 斗分，四千一百一十七，此不成度之分
 虛分，九萬七千八百八十三，此不滿三十日
 小分法，二十四，二十四氣，除周
 歲中，十二，之中氣
 會數，一百七十三，月一出，入黃道之日數，周
 會餘，六萬七千一百一十七，百七十二日外
 會通，三千六百一十四萬二千八百七，以日法通百七十
 會虛，十四萬一千四百一十三，成度之外不
 周日，二十七，周天用日
 周餘，十一萬五千六百三十一，周天用日外及
 通周，五百七十四萬五千九百四十一，日法通二
 周虛，九萬二千八百九十九，用餘外不
 小周，七千五百一十三，月之數

月周二十二萬五千三百九十通小周

期望合數十四日數

度餘十五萬九千五百八十八半日數

入交限數一百五十八度月出入數

度餘十一萬六千五十八半減半月之數

推月期弦望術第一

推積月。術曰。置入紀以來盡所求年減一。以章月乘之。章歲如一。所得為積月。不盡為閏餘。閏餘三百五十五以上。其年有閏。餘五百一十五以上。進退在天正十一月。前後以冬至定之。

推積日。術曰。以通數乘積月為期積分。日法如一為積日。不盡為小餘。以六旬去積日。不盡為大餘。命大餘以紀今命以甲戌紀。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初日。

求次月朔。術曰。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十一萬六千四百四十七。滿除如上。命以紀算外。即次月朔日。其小餘滿虛分九萬七千八百八十三者。其月大。減者其月小。

求上下弦望。術曰。加朔大餘七。小餘七萬九千七百九十四。小分一。小分滿四從小餘。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大餘滿六十去之。命以紀算。即上弦日。又加得望下弦後月朔。

推二十四氣閏術第二

推二十四氣。術曰。置入紀以來盡所求年減一。以餘數乘之。都法如一為積日。不盡為小餘。以六旬去積日。不盡為大餘。命以紀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冬至日。

求次氣術。術曰。加大餘十五。小餘三千六百八十四。小分一。小分滿小分法二十四從小餘。小餘滿都法從大餘。一命如止算外。即次氣日。

推閏。術曰。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十二乘之。滿章閏二百七得一月。餘半法以上亦得一月。數起天正十一月算外。即閏月。閏月有進。即以無中氣定之。

推閏又法。術曰。以歲中乘閏餘。加章閏得一盈。章中六千七百四十四。數起

冬至算外。中氣終閏月也。盈中氣在朔若二日。即前月閏。

冬至十一月中 小寒十二月節 大寒十二月中 立春正月節

雨水正月中 驚蟄二月節 春分二月中 清明三月節

穀雨三月中 立夏四月節 小滿四月中 芒種五月節

夏至五月中 小暑六月節 大暑六月中 立秋七月節

處暑七月中 白露八月節 秋分八月中 寒露九月節

霜降九月中 立冬十月節 小雪十月中 大雪十一月節

推合朔去度表裏術第三

推合朔去交度。術曰。置入紀以來朔積分。又以所入紀交會差分并之。甲紀交會差分二千六百五十二萬二千六百四十九。以會通去之。所得為積交。不盡者以日法約之。為度。

甲子紀首合朔日 交會差一百二十七度

甲戌紀首合朔月 交會差八十一度

甲申紀首合朔月 交會差三十四度

甲午紀首合朔月 交會差三十四度

甲辰紀首合朔月 交會差一百六十二度

甲寅紀首合朔月 交會差一百一十五度

甲子紀首合朔月 交會差一百一十五度

甲戌紀首合朔月 交會差一百一十五度

甲申紀首合朔月 交會差一百一十五度

甲午紀首合朔月 交會差一百一十五度

甲辰紀首合朔月 交會差一百一十五度

甲寅紀首合朔月 交會差一百一十五度

甲子紀首合朔月 交會差一百一十五度

甲戌紀首合朔月 交會差一百一十五度

甲申紀首合朔月 交會差一百一十五度

甲午紀首合朔月 交會差一百一十五度

推月在日道表裏。術曰：置入紀以來朔積分，又以紀交會差分并之，倍會通去之，餘以會通減之，得一減者為月在日道裏，無所得者為月在日道表。

求次月表裏。術曰：加次月度及度餘，加表滿會數及會數餘，則在裏，加裏滿會數及會餘，則在表。

推交道所在日。術曰：以十一月朔却去交度及餘，減會數及會餘，會餘若不

足減者減一度，加日法乃減之，又以十一月朔小餘加之，滿日法從度餘為度餘，即是天正十一月朔前去交度及餘，如曆月大小除之，起天正月十一月，不

滿月者，為入月算外交道所在日，又以歲中乘入月小餘，日法除之，所得命以子算，即交道所在辰，其交在望前者，其月朔則交道，望則月餘，交在望後者，其

月月餘，後朔交會，交正在望者，其月月餘既前，後朔交會，交正朔者，日餘既前，後月月餘皆月餘。

求後交月及日。術曰：以會數及會餘，加前入月算及餘，餘滿日法從日日如曆月大小除之，起前交月算外，即後交月及日，以次放之。

推交會起角。術曰：其月在外道先會後交者，虧從東南角起，先交後會者，虧從西南角起，其月在內道先會後交者，虧從西北角起，合交中者，起之既，其月餘在日之衝，起角亦如之。

推餘分多少。術曰：其朔望去交度及度餘，如入交限數一百五十八度度餘十一萬六千五十八半以上者，以減會數及會數餘，餘為不餘度，若朔望去交

度，如朔望合數十四度度餘十五萬九千五百八十八半以下者，即是不餘度，皆以減十五餘為餘餘分，朔望去交度盡者，餘之既。

推合朔月餘入遲疾曆盈縮術第四

推合朔入遲疾曆。術曰：置入紀以來朔積分，又以所入紀遲疾差分并之，甲紀遲差分二日三十五萬三千一百九十一，以通周去之，所得日餘周不盡者，以日法約之，為日，不

盡者為日餘，命日算外，即所求年天正月十一月合朔入曆日。

求次月入曆日。術曰：加一日日餘二十萬三千五百四十六，日餘滿日從日法，日滿周日及周餘去之，命如上算外，即次月入曆日。

求望入曆。術曰：加日十四日餘十五萬九千五百八十八半，滿除如上算外，即望入曆。

日月行遲疾度及盈縮并率

盈初

一日十四度四分

二日十四度四分

三日十四度四分

四日十四度四分

五日十四度四分

六日十三度五分

七日十三度五分

八日十三度五分

九日十二度四分

十日十二度四分

十一日十二度四分

盈二千六百六十五

盈三千三百三十八

盈三千四百七十七

盈三千三百三十八

盈三千五百五十五

盈二千六百六十五

盈二千六百六十五

盈二千六百六十五

盈二千六百六十五

盈二千六百六十五

十二日十二度 <small>一百五十一分</small>	損六百一十八
盈二千一百六十三	盈積分六萬三十三六
十三日十二度 <small>四十分</small>	損七百二十九
盈一千五百四十五	盈積分四萬二千八百八十三
十四日十一度 <small>五十五分</small>	損八百一十六
盈八百一十六	盈積分二萬二千六百四十九
十五日十二度 <small>三十分</small>	益七百三十一
縮初	益六百三十六
十六日十二度 <small>一百三十三分</small>	縮積分二萬二百九十
縮七百三十一	益五百五十八
十七日十二度 <small>一百一十分</small>	縮積分三萬八千二百二十
縮一千三百七十七	益四百四十五
十八日十二度 <small>一百四十分</small>	縮積分五萬三千七百
縮一千九百三十五	益三百三十四
十九日十二度 <small>一百三十五分</small>	縮積分六萬六千五十九
縮二千三百八十	益二百一十四
二十日十二度 <small>一百五十五分</small>	縮積分七萬五千三百二十九
縮二千七百一十四	益七十九
二十一日十三度 <small>一百三十八分</small>	縮積分八萬一千二百六十九
縮二千九百二十八	損六十三
二十二日十二度 <small>一百二十七分</small>	縮積分八萬三千四百六十二
縮三千七	損二百二十五
二十三日十三度 <small>一百四十二分</small>	縮積分八萬一千七百一十三
縮二千九百四十四	損三百八十八
二十四日十四度 <small>三十分</small>	縮積分七萬五千四百六十八
縮二千七百一十九	

二十五日十四度一百九十四分 損五百四十九
 縮二千三百三十一 縮積分六萬四千六百九十九
 二十六日十四度三百一十九分 損六百七十四
 縮一千七百八十二 縮積分四萬九千四百六十一
 二十七日十四度三百三十六分 損七百一
 縮一千一百八 縮積分三萬七百五十四
 朔日十四度三百七十九分 損七百三十四
 縮四百七 縮積分一萬一千二百九十七

推合朔交會月蝕定大小蝕。術曰：以入曆日餘乘所入曆下損益率，以小周七千五百一十三除之，所得損益盈縮積分爲定積分，積分盈者以減本朔望小蝕，縮者加之，加之滿日法者，交會加時在後日，減之不足減者，減一日，加日法乃減之，交會加時在前日，月蝕者，隨定大小蝕餘爲定日加時。

推加時。術曰：以歲中乘定小蝕日法除之，所得命以子算外，朔望加時，有餘不盡者四之，如法得一爲少，二爲半，三爲太半，又有餘者三之，如法得一爲彊，半法以上併成一，不滿半法棄之，以彊并少爲少彊，并半爲半彊，并太爲太彊，得二彊者爲少弱，以之并少爲半弱，以之并半爲太弱，以之并太爲一辰弱，隨所在辰而命之，即其彊弱日之衝爲破月，常在破下蝕。

推日月合朔弦望度第五

推日度。術曰：置入紀以來朔積日，以日度法一萬六千八百六十乘之，滿周天去之，餘以日度法約之爲度餘，命起午前十二度，宿次除之，不滿宿者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日所在度及分。

推日度又法。術曰：置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斗分四千一百一十七，以冬至去朔日數減一，以減周天度，冬至小餘減斗分，斗分不足減者減一度，加日度法乃減之，命起如上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日所在度及分。

求日次月次日所在度。術曰：月大者加度三十，月小者加度二十九，次日者加度一，宿次除之，經斗除其分。

推合朔日月共度。術曰。以章歲五百六十二乘朔小餘。以章月六千九百五十一除之。所得為大分。不盡為小分。以加夜半日度分。分滿日度法從度。命如上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合朔日月共度。

推月度。術曰。置入紀以來朔積日。以周二十二萬五千三百九十乘之。滿周天去之。餘以日度法約之。為度。餘為度分。命起午前十二度。宿次除之。不滿宿者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月所在度及分。

推月度又法。術曰。以小周乘朔小餘。章歲乘日法。為法。實如法得一為度。不滿法者。以章月除之。為大分。餘為小分。所得以減合朔度。及度分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月所在度及分。

求月次月度。術曰。月小加度二十二分七千三百七十三。月大加度三十五分一萬三千五百八十三。分滿日度法從度。宿次除之。不滿宿者算外。即月次月所在度。

求月次日度。術曰。加度十三分六千二百一十。分滿日度法從度。除如上算外。即月次日所在度。

求弦望日所在度。術曰。加合朔度七。大分六千四百五十一。小分三千四百六十一。微分二。微分滿四從小分。小分滿章月從大分。大分滿日度法從度。命如上算外。即上弦日所在度。又加得望下弦後。月合朔。

求弦望月所在度。術曰。加合朔度九十八。大分一萬一千六百九十五。小分五千二百二十五。微分一。滿除如上算外。即上弦日月所在度。又加得望下弦後。月合朔。

斗二十六度 牛八度 女十二度 虛十度 危十七度 室十六度 壁九度
北方玄武七宿九十八度分四千一百一十七

奎十六度 箕十二度 胃十四度 昂十一度 畢十六度 觜二度 參九度

西方白虎七宿八十度
井三十三度 鬼四度 柳十五度 星七度 張十八度 翼十八度 軫十七度

南方朱鳥七宿一百一十二度
角十二度 亢九度 氏十五度 房五度 心五度 尾十八度 箕十一度

東方蒼龍七宿七十五度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一萬六千八百六十分度之四千一百一十七通之得六百一十五萬八千一十七。名曰周天。

推土王減沒卦候上朔術第六
推土王日。術曰。置四立大小餘。各減其大餘十八。小餘四千四百二十。小分十八。微分二。大餘不足減者。加六十乃減之。小餘不足減者。減一。加法乃減之。小分不足減者。減小餘一。加小分法二十四乃減之。微分不足減者。減小分一。加五然後皆減之。命以紀算外。即四立前土王日。

推土王又法。術曰。加冬至大餘二十七。小餘六千六百三十一。小分六。微分三。微分滿五從小分。小分滿小分法從小餘。小餘滿法從大餘一。命以紀算外。即季冬土王日。

求次季土王日。術曰。加大餘九十一。小餘五千二百四十四。小分六。小分滿小分法從小餘。小餘滿法從大餘。大餘滿六十去之。命以紀算外。即次季土王日。

推減沒。術曰。因冬至積沒有小餘者。加積沒一。以沒分乘之。以沒法八萬八千四百一十七除之。所得為積日。不盡為沒餘。六旬去積日。不盡為沒日。命以紀算外。即所求天正十一月冬至後沒日。

求次沒。術曰。加沒日六十九。沒餘五萬七千二百四十四。沒餘滿沒法從沒

日沒日滿六十去之命以紀算外即次沒日餘盡者為減

求次沒術曰加沒日六十九沒餘一萬九百一十五沒分六萬二千二百八

十五沒分滿沒法從沒餘沒餘滿法從沒日命起前沒月曆月大小除之不

滿月者即後沒日及沒餘沒分命曰如上算外即次沒日

推四正卦術曰因冬至大小餘即坎卦用事日春分即震卦用事日夏至即

離卦用事日秋分即兌卦用事日中孚因坎卦

求次卦術曰加坎卦大餘六小餘一千四百七十三小分十四微分四微分

滿五從小分小分滿小分法從小餘小餘滿法從大餘大餘滿六十去之命

以紀算外即復卦用事日

十一月未濟變中孚復

十二月屯變升臨

正月小過變益漸泰

二月需變晉解大壯

三月豫變夬

四月旅師比小畜乾

五月大有家人井咸姤

六月鼎豐漢履運

七月恆節同人損否

八月巽萃大畜賁觀

九月歸妹无妄明夷困剝

十月艮既濟噬嗑大過坤

四正為方伯中孚為三公復為天子屯為諸侯謙為大夫睽為九卿升遷從三

公周而復始

九三應上九清淨微溫陽風九三應上六降赤決溫陰雨六三應上六日澤寒

陰雨六三應上九麴塵決寒陽風諸卦上有陽爻者陽風上有陰爻者陰雨

推七十二候術曰因冬至大小餘即虎始交日加大餘五小餘一千二百二

十八微分一微分滿三從小分小分滿小分法從小餘小餘滿法從大餘大

餘滿六十去之命以紀算外依次候日

冬至 虎始交 蒼始生 蕩旋生

小寒 蚯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大寒 鶡始鳴 雉始雊 蟄始蟄

立春 雞始乳 東風解凍 蟄始發

雨水 魚上黃冰 獺祭魚 蟄始來

驚蟄 始雨水 桃始華 倉庚鳴

春分 蟄化為鳩 玄鳥至 雷始發聲

清明 電始見 蟄蟲咸動 蟄始啟戶

穀雨 桐始華 田鼠化為鴽 虹始見

立夏 萍始生 戴勝降桑 蟪蛄鳴

小滿 蚯蚓出 王瓜生 苦菜秀

芒種 靡草死 小暑至 蟪蛄生

夏至 蟪蛄鳴 反舌無聲 鹿角解

小暑 蟪蛄鳴 半夏生 木槿榮

大暑 溫風至 蟋蟀居壁 鷹乃學習

立秋 腐草化為螢 土潤溽暑 涼風至

處暑 白露降 寒蟬鳴 鷹祭鳥

白露 天地始肅 暴風至 蟄始來

秋分 玄鳥歸 羣鳥養羞 蟄始收聲

寒露 蟄蟲附戶 殺氣浸風 陽氣日衰

霜降 水始涸 蟄蟲來賓 雀入大水化為雉

立冬 菊有黃華 豺祭獸 水始冰

小雪 地始凍 雉入大水為蜃 虹藏不見

大雪 冰始壯 地始坼 鶡旦鳴

推上朔。術曰置入紀以來盡所求年減一。以六律乘之。以六旬去之。不盡者命以甲子算上朔日。

推五星見伏術第七

上元甲子以來至春秋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積二十九萬二千七百三十六算。

上元甲子以來至今大魏興和二年。歲在庚申。積二十九萬三千九百九十七算。

木精曰歲星。其數六百七十二萬二千八百八十八。

火精曰熒惑。其數一千三百一十四萬九千八百八十三。

土精曰鎮星。其數六百三十七萬四千六十一。

金精曰太白。其數九百八十四萬三千八百八十二。

水精曰辰星。其數一百九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七。

推五星。術曰置上元以來盡所求年減一。以周天乘之。為五星之實。各以其數為法。除之。所得為積。合。不盡者合。以合餘減法。餘為入歲度分。以日度法約之。所得。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冬至後。晨夕合度算及度餘。其金水以一合日數及合餘。減合度算及度餘。得一者為晨。無所得者為夕。若度餘不足減者。減合度算一。加日度法。乃減之。命起午前十二度。惜次除之。不滿者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冬至後。晨夕合度及度餘。

徑推五星。術曰置上元以來盡所求年減一。如法算之。合度餘滿日度法。加合度算一。合度算滿合終日數去之。亦以合終日餘減合度。若不足減者。減合度算一。加周度積年。盡所得。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冬至後。晨夕合度算及度餘。其求水及合度。皆如上法。

求星合月及日。術曰置冬至去朔日數減一。加合度算冬至小餘。以加合度餘。合度餘滿日度法去之。加合度算一。合度算滿合日算。合度餘滿日餘。命日起天正十一月。如曆月大小除之。不滿月者算外。即星合月及日。有閏以閏計之。

求後合月及日。術曰以合終日數及合終日餘。加前入月算及餘。餘滿日度法從日。一日如曆月大小除之。起前合月算外。即後合月及日。其金水以合日數及一合日餘加之。加夕得晨。加晨得夕也。

求後合度。術曰以行星度餘。加前合度及度餘。度餘滿日度法從度。命起前合度。惜次除之。不滿者算外。即後合度餘。運斗除其分。其分四千一百一十七。

歲星合終日數三百九十八。合終日餘一萬二千六百八。周虛三千二百五十二。行星三十三度。度餘九千四百九十一。

歲星晨與日合。在日後。伏十六日日餘六千八百四。行星二度。度餘一萬三千一百七十五。晨見東方。順疾日行五十八分之十一。五十八日。行十一度。順遲日行九分。五十八日。行九度。而留不行二十五日。而旋逆日行七分之一。八十四日。還十二度。復留二十五日。復順遲日行九分。五十八日。行九度。復順疾日行十一分。五十八日。行十一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順十六日日餘六千八百四。行星二度。度餘一萬三千一百七十六。而與日合。

變減合終日數七百七十九。合終日餘一萬五千一百四十三。周虛一千七百一十七。行星四十九度。度餘六千九百九。

變減晨與日合。在日後。伏七十一日日餘一萬六千一。行星五十五度。度餘一萬三千九百四十三。晨見東方。順疾日行二十三分之十四。一百八十四日。行一百一十二度。順遲日行十二分。九十一日。行四十八度。而留不行十一日。而旋逆日行六十二分之十七。六十二日。還十七度。復留十一日。復順遲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復順疾日行十四分。一百八十四日。行一百一十二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順七十一日日餘一萬六千二。行星五十度。度餘一萬三千九百四十三。而與日合。

鎮星合終日數三百七十八。合終日餘九百八十一。周虛一萬五千八百七十九。行星十二度。度餘一萬三千七百二十四。

鎮星晨與日合。在日後。伏十八日日餘四百九十。行星二度。度餘六千八百六

計之。

十二、星見東方，順日行十二分之一，八十四日，行七度，而留不行三十六日，而
轉逆日行十七分之一，一百二日，退六度，復留三十六日，復順日行十二分之
一，八十四日，行七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順日行八日，日餘四百九十一，行星二度
度餘六千八百六十二，而與日合。

太白合終日數五百八十三，合終日餘一萬四千五百二，周虛二千三百五十
八，行星二百九十一，度餘一萬五千六百八十一，亦曰一

太白夕與日合，在日前，伏四十一日，日餘一萬五千六百八十一，行星五十一
度，度餘一萬五千六百八十一，夕見西方，順疾日行一度十三分之三，九十一
日，行一百一十二度，順遲日行一度十三分之二，九十一日，行五度，順大疾日
行十五分之十一，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而留不行八日，而轉逆日行三分之

二，九日，退六度，在日前，夕伏西方，伏六日，退四度，而與日晨合。

太白晨與日合，在日後，伏六日，退四度，晨見東方，逆日行三分之一，九日，退六
度，而留不行八日，順日行十五分之十一，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順疾日行一
度十三分之二，九十一日，行一百五度，順大疾日行一度十三分之二，九十一
日，行一百一十二度，在日後，晨伏東方，順四十一日，日餘一萬五千六百八十

一，行星五十一度，度餘一萬五千六百八十一，而與日夕合。

辰星合終日數一百一十五，合終日餘一萬四千八百一十八，周虛二千四十
四，行星五十七度，亦曰一，度餘一萬五千八百四十八，亦曰一

辰星夕與日合，在日前，伏十七日，日餘一萬五千八百四十八，夕見西方，順疾
日行一度三分之一，十八日，行二十四度，順遲日行七分之五，七日，行五度，而
留不行四日，在日前，夕伏西方，逆十一日，退六度，而與日晨合。

辰星晨與日合，在日後，伏十一日，退六度，晨見東方，而留不行四日，順遲日行
七分之五，七日，行五度，順疾日行一度三分之一，十八日，行二十四度，在日後，
晨伏東方，順十七日，日餘一萬五千八百三十八，行星三十四度，度餘一萬五

千八百四十八，而與日夕合。

五星星步。術曰，以術法伏日度及餘，加星合日度及餘，餘滿日度法一萬六

千八百四十八，而與日夕合。

千八百六十，得一從令，命之如前，得星見日度及餘，以星行分母乘見度分，日
度法如一得一，分不盡半法以上亦得一，以加所行分，分滿其母得一，逆順
母不同，以當行之母乘故分故母，如一為當行分，留者承前，逆則減之，伏不盡
度除斗分，以行母為率，分有損益，前後相御十四。

求五星行所在度。術曰，以行分子乘行日數分母除之，所得即星行所在度。

魏書卷一百七下

魏書卷一百七下考證

律歷志敘亦知猶不及五度○五，蓋本訛作王，今改正。

甲子之歲入甲戌紀法十六萬八千六百廿千壽成紀○臣人龍接詩大雅

疏，二十輯篇一紀，則千字誤也。

度餘十一萬六千五百八十八半○半，蓋本訛作度，今改正。

推合朔却去度表裏術第三甲寅紀註月在日道表○蓋本月在日道下脫表

字，今增正。

推日月合朔推蓋度第五又如得蓋下弦後月合朔○如字當作加。

推五星見伏術第七歲在己未○己，蓋本作乙，今據歷代甲子圖改正。

魏書卷一百七下考證



齊

魏

收

撰

志第十

禮四之一

夫在天莫明於日月，在人莫明於禮儀。先王以安上治民，用成風化，苟或失之，斯亡云及。聖者因人有尊敬哀思，嗜慾喜怒之情，而制以上下，隆殺長幼，象寡之節，本於人心，會於神道，故使三才惟穆，百姓允諧，而淳澆世殊，質文異設，損益相仍，隨時作範，秦滅儒經，漢承其弊，三代之禮，蓋如燧焉。劉氏中興，頗率周典，魏晉之世，抑有可知。自永嘉擾攘，神州蕪穢，禮樂廢，人神殲，太祖南定燕趙，日不暇給，仍世征伐，務恢疆宇，雖馬上治之，未遑制作。至於經國軌儀，互舉其大，但事多粗略，且兼闕遺，高祖稽古，率由舊則，斟酌前王，擇其令典，朝章國範，煥乎復振，早年儼世，數慮未從，不謂劉馬之迹，夫何足數。世宗優遊在上，致意玄門，儒業文風，頗有未洽，暨禮論，因之而往，肅宗已降，魏道衰，太和之風，仍世凋落，以至於海內傾圮，綱紀泯然，嗚呼，魯秉周禮，國以克固，齊臣撤器，降人折謀，治身不得以造次忘，治國庸可而須臾忽也。初自皇始迄於武定，朝廷典禮之迹，故總而錄之。

太祖登國元年，即代王位於牛川，西向設祭，告天成禮。
 天興元年，定都平城，即皇帝位，立壇兆，告祭天地，祝曰：皇帝臣珪，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土之靈，上天降命，乃眷我祖宗，世王幽都，珪以不德，纂戎前緒，思寧黎元，肆行天罰，禮斷斷，曆術辰，平暴容，定中夏，羣下勸進，謂宜正位居尊，以副天人之望，珪以天時人謀，不可久替，謹命禮官，擇吉日，受皇帝璽綬，惟神祇其丕祚於魏室，永綏四方，事畢，詔有司定行次，正服色，羣臣奏以國家繼黃帝之後，宜為土德，故神獸如牛，牛土畜，又黃星屬曜，其符也，於是始從土德，數用五服，尚黃，犧牲用白，祀天之禮，用周典，以夏四月，親祀于西郊，徽轍有加焉。
 二年正月，帝親祀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為壇通四陛，為壇埽三重，天位在其上，南面神元，西面五精帝，在壇內壇內，四帝各於其方，一帝在未，日

月五星二十八宿，天一，太一，北斗，司中，司命，司祿，司民，在中壇內，各因其方，其餘從食者，合一千餘神，饗在外壇內，藉用糞，玉用四珪，幣用束帛，杜用黝，器用陶匏，上帝神元，用饋各一，五方帝，共用饋一，日月等，共用牛一，祭畢，燎牲體，左於壇南，已地，從陽之義，其瘞地壇北，制同南郊，明年正月，辛酉，郊天，癸亥，瘞地於北郊，以神元，黃皇后配，五岳名山，在中壇內，四瀆大川，於外壇內，后土神元，后牲，共用牲一，玉用兩珪，幣用束帛，五岳等，用牛一，祭畢，瘞牲體，右於壇之北，亥地，從陰也，乙丑，赦京師畿內五歲刑以下，其後冬至，祭上帝于園丘，夏至，祭地于方澤，用牲幣之屬，與二郊同。

冬十月，平文昭成獻明廟成，歲五祭，用二至，二分，臘，牲用太牢，常遣宗正兼太尉率祀官侍祀，置太社太稷，帝社於宗廟之右，為方壇四陛，祀以二月八月，用戊，皆太牢，句龍配社，周棄配稷，皆有司侍祀，立祖神，常以正月上未，設藉於端門內，祭牲用羊豕犬各一，又立神元，思帝平文昭成獻明五帝廟於宮中，歲四祭，用正，冬臘，九月，牲用馬牛各一，太祖親祀宮中，立星神，一歲一祭，常以十二月，用馬薦各一，牛豕各二，雞一，太祖初，有兩彗星，見對后，使占者占之，曰：祈之則當掃定天下，后從之，故立其祀，又立二神，十二歲一祭，常以十一月，各用牛一，雞三，又立王神，四歲二祭，常以八月十月，各用羊一，又置獻明以上所立天神四十所，歲二祭，亦以八月十月，神尊者以馬，次以牛，小以羊，皆女巫行事，又於雲中，及感樂神，元舊都，祀神元以下七帝，歲三祭，正，冬臘，用馬牛各一，祀官侍祀，明年春，帝始躬耕藉田，祭先農，用羊一，祀日於東郊，用騂牛一，秋分祭月於西郊，用白羊一。

康賜二年夏四月，復祀天于西郊，為方壇一，置木主七於上，東為二陛，無等，周垣四門，門各依其方，色為名，牲用白犢黃駒白羊各一，祭之日，帝御大駕，百官及賓國諸部大人畢從，至郊所，帝立青門內，近南壇西，內朝臣皆位於帝北，外朝臣及大人咸位於青門之外，后率六宮從，黑門入，列於青門內，近北，並西面，天幟令掌牲陳於壇前，女巫執鼓，立於陛之東西面，選帝之十族子第七人執酒，在巫南西面北上，女巫升壇，搖鼓，帝拜若肅拜，百官內外盡拜，祀訖，復拜，拜

訖乃殺牲執酒七人西向以酒灑天神主復拜如此者七禮畢而返自是之後歲一祭

太宗永興三年三月帝禱于武周車輪二山初清河王紹有寵於太祖性凶悍帝每以義責之弗從帝懼其變乃於山上祈福於天地神祇及即位壇兆後因以為常祀歲一祭牲用牛帝皆親之無常日

明年立太祖廟于白登山歲一祭具太牢帝親之亦無常月兼祀皇天上帝以山神配畢則禱之多有效是歲詔郡國於太祖巡幸行宮之所各立壇祭以太牢歲一祭皆牧守侍祀又立太祖別廟於宮中歲四祭用牛馬羊各一又加置天日月之神及諸小神二十八所於宮內歲二祭各用羊一後二年於白登西

太祖舊遊之處立昭成獻明太祖廟常以九月十月之交帝親祭牲用馬牛羊及親行驅劉之禮別置天神等二十三於廟左右其神大者以馬小者以羊華陰公主帝姊也元紹之為逆有保護功故別立其廟於太祖廟垣後因祭薦焉又於雲中感樂金陵三所各立太廟四時祀官侍祀

泰常三年為五精帝兆於四郊遠近依五行數各為方壇四陞塔壇三重通四門以太皞等及諸佐隨配備祭黃帝常以立秋前十八日餘四帝各以四立之日牲各用牛一有司主之又大宗靈星風伯雨師司民司祿先農之壇皆有別兆祭有常日牲用少牢立春之日遣有司迎春於東郊祭用酒脯棗栗無牲幣又立五岳四瀆廟於桑乾水之陰春秋遣有司祭有牲及幣四瀆唯以牲牢準

古望秩云其餘山川及海若諸神在州郡者合三百二十四所每歲十月遣祀官詣州鎮通祀有水旱災厲則牧守各隨其界內祈謁其祭皆用牲王畿內諸山川皆列祀次祭各有水旱則禱之

明年八月帝嘗於白登廟將薦熟有神異焉太廟博士許鍾上言曰臣聞聖人能饗帝孝子能饗親伏惟陛下孝誠之至通於神明近嘗於太祖廟有車騎聲從北門入殿殿震動震動門闕執事者無不驚慄斯乃國祚永隆之兆宜告天下使知聖德之深遠

辛未幸代至屬門關望祀恆岳後二年九月幸橋山遣有司祀黃帝唐堯廟明

年正月南巡恆岳祀以太牢幸洛陽遣使以太牢祀嵩高華岳還登太行五月至自洛陽諸所過山川羣祀之後三年二月祀孔子於國學以顏淵配神廟二年帝將征蠕蠕省郊祀儀四月以小駕祭天神畢帝遂親戎大捷而還歸格於祖禰備告羣神

九月立密皇太后廟於鄴后之舊鄉也置祀官太常博士齋郎三十餘人侍祀歲五祭

太延元年立廟於恆岳華嵩岳上各置侍祀九十人歲時祈禱水旱其春秋泮涸遣官率刺史祭以牲牢有玉幣

魏先之居幽都也靈石為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北自後南遷其地隔遠真君中烏洛侯國遣使朝獻云石廟如故民常祈請有神驗焉其歲遣中書侍郎李敞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祝曰天子兼謹遣敕等用駿足一元大武敢昭告于皇天之靈自啓闢之初祐我皇祖于彼土田歷載億年華來南遷

惟祖惟光宅中原克剪凶醜拓定四邊冲人業德聲弗彰豈謂幽遐稽首來王具知舊廟弗毀弗亡悠悠之懷希仰餘光王業之興起自皇祖綿綿瓜瓞時惟多祚敢以丕功配饗于天子子孫孫福祿永延敕等既祭斬榑木立之以置牲體而還後所立榑木生長成林其民益神奉之感謂魏國感靈祇之應也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餘里

明年六月司徒崔浩奏議神祀多不經案祀典所宜祀凡五十七所餘復重及小神請皆罷之奏可

十一年十一月世祖南征運恆山祀以太牢浮河濟祀以少牢過岱宗祀以太牢至魯以太牢祭孔子遂臨江登瓜步而還

文成皇帝即位三年正月遣有司詣華岳修廟立碑數十人在山上閣虛中若音聲聲中稱萬歲云

和平元年正月帝東巡歷橋山祀黃帝幸遼西望祀醫無闕山遂緣海西南幸冀州北至中山過恆岳種其神而返明年帝南巡過石門遣使者用玉璧牲牢禮恆岳

四月畢，下詔州郡於其界內，神無大小，悉洒掃薦以酒脯，年登之後，各隨本秩，祭以牲牢。至是羣祀先廢者皆復之。

顯祖皇興二年，以青徐既平，遣中書令兼太常高允奉玉幣祀於東岳，以太牢祀孔子。

高祖延興二年，有司奏天地五郊社稷已下及諸神，合一千七十五所，歲用牲七萬五千五百。顯祖深愍生命，乃詔曰：朕承天事，神以育羣品，而咸秩庶廣，用牲甚衆，夫神聰明正直，享德與信，何必在牲？易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禱祭，實受其福。苟誠感有著，雖行潦菜羹，可以致大嘏，何必多殺？然後獲祉福哉！其命有司，非郊天地宗廟社稷之祀，皆無用牲。於是羣祀悉用酒脯。

先是長安牧守常有事於周文武廟，四年坎地埋牲，廟玉發見。四月，詔東陽王丕祭文武二廟，以廟玉露見，若即而埋之，或恐愚民將爲盜竊，勅近司收之，府藏。

六月，顯祖以西郊舊事，歲增木主七，易世則更北，其事無益於神明，初草前儀，定置主七，立碑於郊所。

太和二年，帝親祈皇天日月五星於苑中，祭之夕大雨，遂赦京師。三年，上祈於北苑，又禱星於苑中。

六年十一月，將親祀七廟，詔有司依禮具儀。於是羣臣議曰：昔有虞親度，祖考來格，殷宗躬謁，介福遠降。大魏七廟之祭，依先朝舊事，多不親謁。今陛下孝誠發中，思親祀事，稽合古王禮之常典，臣等謹案舊章，并探漢魏故事，撰祭服冠屨牲牢之具，盪洗盥盪俎豆之器，百官助祭位次，樂官節奏之引，并降進退之法，別集爲親拜之儀，制可。於是上乃親祭，其後四時常祀皆親之。

十年四月，帝初以法服御，登祀於西郊。十二年十月，帝親築園丘於南郊。

十三年正月，帝以大駕有事於園丘。五月，庚戌，車駕有事於方澤。壬戌，高祖臨皇信堂，引見羣臣，詔曰：禮記祭法，稱有虞氏禘黃帝，大傳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又稱不王不禘。論曰：禘自既灌，詩頌長發大禘，爾雅曰：禘，大祭也。夏殷四時祭，

禘禘蒸嘗，周改禘爲禘，祭義稱春祭秋嘗，亦夏殷祭也。王制稱禘禘禘禘禘禘，其禮傳之文如此。鄭玄解禘，天子祭園丘曰禘，祭宗廟大祭亦曰禘。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則合羣毀廟之主於太廟，合而祭之，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

禘而祭之，天子先禘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禘。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明年而禘，園丘宗廟大祭，俱禘禘。祭有兩禘明也。王肅解禘禘，稱天子諸侯皆禘於宗廟，非祭天之祭。郊祀後稷不稱禘，宗廟稱禘，禘禘一名也。合而祭之，故稱禘。禘禘之故稱禘，非兩祭之名。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總而互舉之，故稱五年再殷祭，不言一禘一禘，斷可知矣。禮文大略，諸儒之說，盡具於此。卿等便可議其是非，尚書游明根、左丞郭祚、中書侍郎封琳、著作郎崔光等對曰：鄭氏之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園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園丘常合不言禘，宗廟時合故言禘。斯則宗廟禘禘並行，園丘一禘而已。宜於宗廟俱行禘禘之禮，二禮異，故名殊。依禮春農禘禘，於嘗於蒸則禘，不於三時皆行禘禘之禮。中書監高閭、儀曹令李韶、中書侍郎高遵等十三人對稱禘祭園丘之禘與鄭義同。其宗廟禘禘之祭與王義同。與鄭義同者，以爲有虞禘黃帝，黃帝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非園丘而何？又大傳稱祖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論稱禘自既灌事，似據爾雅稱禘，大祭也。頌長發大禘也。殷王之祭，斯皆非諸侯之禮，諸侯無禘禮。唯夏殷夏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園丘之禘，改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禘，遂生兩名。據王氏之義，禘而禘祭之，故言禘禘。總謂再殷祭，明不異也。禘禘一名也。其禘禘止於一時，止於一時者，祭不欲數，數則躐一歲而三禘，愚以爲過數。帝曰：尚書中書等據二家之義，論禘禘詳矣。然於行事取衷，猶有未允。監等以禘禘爲名，義同王氏。禘祭園丘，事與鄭同，無所間然。尚書等與鄭氏同，兩名兩祭，並存並用，理有未稱。俱據二義，一時禘禘，而闕二時之禘，事有難從。夫先王制禮，內緣人子之情，外協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數盡則毀。藏主於太祖之廟，三年而禘祭之，世盡則毀，以示有終之義。三年而禘，以申追遠之情。禘禘既是一祭，分而兩之，事無所據。毀廟三年一禘，又有不盡四時。

於禮為闕七廟四時常祭則三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時於情為闕王以禘祫為一祭王義為長鄭以國丘為禘與宗廟大祭同名義亦為當今互取鄭王二義禘祫并為一名從王禘是祭國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從鄭若以數則禮五年一禘改禘從禘五年一禘則四時盡禘以稱今情禘則依禮文先禘而後時祭便即施行著之於令永為世法

高閭曰書稱肆類於上帝禋于六宗六宗之祀禮無明文名位壇兆歷代所疑漢魏及晉諸儒異說或稱天地四時或稱六者之間或稱易之六子或稱風雷之類或稱星辰之屬或曰世代所宗或云宗廟所尚或曰社稷五祀凡有十一家自晉已來逮于聖世以為論者雖多皆有所闕莫能評究遂相因承別立六宗之兆總為一位而祭之比勅臣等評議取夏附之祀典臣等承旨披究往說各有其理較而論之長短互有若備用一家事或差舛衆疑則從多今感則仍古請依先別處六宗之兆總為一祀而祭之帝曰詳定朝令祀為事首以疑從疑何所取正昔石渠虎閣之議皆準類以引義原事以證情故能通百家之要定累世之疑况今有文可據有本可推而不評而定之其致安在朕躬覽尚書之文稱肆類上帝禋於六宗文相連屬理似一事上帝稱肆而無禋六宗言禋而不別其名以此推之上帝六宗當是一時之祀非別祭之名肆類非獨祭之目焚煙非他祀之用六宗者必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明矣禋是祭帝之事故稱禋以關其他故稱六以證之然則肆類上帝禋于六宗一祭也互舉以成之今祭國丘五帝在焉其牲幣俱禋故稱肆類上帝禋于六宗一祭而六祀備焉六祭既備無煩復別立六宗之位便可依此附令永為定法

十四年八月詔曰丘澤初志配尚宜定五德相襲分敘有常然異同之論著於往漢未詳之說疑在今史羣官百辟可議其所應必令合衷以成萬代之式中書監高閭議以為帝王之作百代可知運代相承書傳可驗雖祚命有長短德政有優劣至於受終嚴祖殷薦上帝其致一也故敢述其前載舉其大略臣聞居尊據極尤應明命者莫不以中原為正統神州為帝宅苟位當名全化迹流洽則不專以世數為與奪善惡為是非故堯舜禪揖一身異尚魏晉相代少紀

運殊桀約至虛不廢承歷之敘屬惠至昏不闕周晉之錄計五德之驗始自漢劉一時之議三家致別故張蒼以漢為水德賈誼公孫臣以漢為土德劉向以漢為火德以為水德者正以書有水溢之應則不推運代相承之數矣以土德者則以土乘繼曆相即為次不推逆順之異也以火德者繼繼赤帝斬蛇之符棄秦之暴越惡承善不以世次為正也故以承周為火德自茲厥後乃以為常魏承漢火生土故魏為土德晉承魏土生金故晉為金德趙承晉金生水故趙為水德燕承趙水生木故燕為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為火德秦之未滅皇魏未克神州秦氏既亡大魏稱制玄朔故平文之廟始稱太祖以明受命之證如周在岐之陽若繼晉晉亡已久若棄秦則中原有寄推此而言承秦之理事為明驗故以魏承秦魏為土德又五緯表驗黃星曜彩考氏定實合德軒轅承土祖未事為著矣又秦趙及燕雖非明聖各正統赤縣統有中土郊天祭地肆類咸秩明刑制禮不失舊章帝位踰河境被淮漢非若魏繼邊方僭擬之屬遠如孫權劉備近若劉裕道成事繫蠻夷非關中夏伏唯聖朝德配天地道被四海承乾統曆功侔百王光格同於唐虞享祚流於周漢正位中境奄有萬方今若并棄三家遠承晉氏則葦中原正次之實存之無損於此而有成於彼廢之無益於今而有傷於事臣愚以為宜從尚書定為土德又前代之君明實之史皆因其可褒褒之可貶貶之今議者偏據可絕之義而不錄可全之禮所論事大垂之萬葉宜並集中祕羣儒人人別議擇其所長於理為悉祕書丞臣李彪著作郎崔光等議以為尚書閭議繼近秦氏臣職掌國籍頗覽前書惜此正次既彼非緒輒仰推帝始遠尋百王魏雖建國君民兆朕振古租黃朝制錄述有因然此帝業神元為首案神元晉武往來和好至于桓穆洛京破亡二帝志權勳勳思存晉氏每助劉琨申威并冀是以晉室銜扶救之仁越石深代王之請平文太祖抗衡符石終平燕氏大造中區則是司馬祚終於郝鄆而元氏受命於雲代蓋自周之滅及漢正統幾六十年著符尚赤後雖張賈殊議聖疑而卒從火德以繼周氏排慮贏以比共工慈暴項而同吳廣近獨謬偽遠即神正若此之明也軍使白蛇徒斬離雲空結哉自有晉傾淪暨登國肇統亦幾六十

餘載物色旗幟率多從黑是又自然合應玄同漢始且秦并天下草創法度漢仍其制少所變易猶仰推五運竟踵隆姬而況劉石符燕世業促福綱紀弗立魏接其弊自有彝典豈可異漢之承木捨晉而爲土邪夫皇統崇極承運至重必當推協天緒考審正次不可雜以僭竊參之覆校神元既晉武同世桓穆與懷愍接時晉室之淪平文始大廟號太祖抑亦有由紹晉定德孰曰不可而欲次茲僞僭豈非惑乎臣所以懷懼惜之唯垂察納詔命羣官議之

十五年正月侍中司空長樂王穆亮侍中尙書左僕射平原王陸叡侍中吏部尙書中山王元孫侍中尙書駙馬都尉南平王馮誕散騎常侍都督尙書新秦侯游明根散騎常侍南都令鄧侍祖祕書中散李愷尙書左丞郭祚右丞霸城子衡慶中書侍郎封琳中書郎秦昌子崔挺中書侍郎賈元壽等官臣等受勅共議中書監高閭祕書丞李彪等二人所議皇魏行次尙書高閭以石承晉爲水德以燕承石爲木德以秦承燕爲火德大魏次秦爲土德皆以地據中夏以爲得統之徵皇魏建號事接秦末晉既滅亡天命在我故因中原有寄卽而承之彪等據神元皇帝與晉武並時桓穆二帝仍修舊好始自平文遠于太祖抗衡秦趙終平慕容晉祚終於秦方大魏興於雲朔據漢棄秦承周之義以皇魏承晉爲水德二家之論大略如此臣等謹共參論伏惟皇魏世王玄朔下迄魏晉趙秦二燕雖地據中華德祚微淺並獲推敘於理未愆又國家積德修長道光萬載彪等職主東觀詳究圖史所據之理其致難奪今欲從彪等所議宜承晉爲水德詔曰越近承遠情所未安然考次推時頗亦難繼朝賢所議豈朕能有違奪便可依爲水德祖申臘辰

四年經始明堂改營太廟詔曰祖有功宗有德自非功德厚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廟仰惟先朝舊事舛駁不同難以取準今將述遵先志具詳禮典宣制祖宗之號定將來之法烈祖有勛著之功世祖有開拓之德宜爲祖宗百世不遷而遠祖平文功未多於昭成然廟號爲太祖道武建業之勳高於平文廟號爲烈祖比功校德以爲未允朕今奉尊道武爲太祖與顯祖爲二祧餘者以次而遷平文既遷廟唯有六始今七廟一則無主唯當朕躬此事亦臣子所

難言夫生必有終人之常理朕以不德忝承洪緒若宗廟之靈覆全首領以沒于地爲昭穆之次心願畢矣必不可豫設可垂之文示後必令遷之司空公長樂王穆亮等奏言升平之會事在於今推功考德實如明旨但七廟之祀備行日久無宜闕一虛有所待臣等愚謂依先尊祀可垂文示後理衷如此不敢不言詔曰理或如此比有間隙當爲文相示

八月壬辰詔郡國有時果可薦者並送京師以供廟饗又詔曰禮云自外至者無主不立先朝以來以正月吉日於朝廷設幕中置松柏樹設五帝坐此既無可祖配接之古典實無所取可去此祀又探策之祭既非禮典可悉罷之

戊午詔曰國家自先朝以來饗祀諸神凡有一千二百餘處今欲減省羣祀務從簡約昔漢高之初所祀衆神及禮廟不少今日至于元成之際匡衡執論乃得減省後至光武之世禮儀始備饗祀有序凡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神聰明正直不待煩祀也又詔曰明堂太廟並祀祖宗配祭配享於斯備矣白登崑山雞鳴山廟唯遺有司行事馮宣王誕生先后復因在官長安立廟宜異常等可勅雍州以時供祭又詔曰先恆有水火之神四十餘名及城北星神今園丘之下既祭風伯雨師司中司命明堂祭門戶井竈中醫每神皆有此四十神計不須立悉可罷之

甲寅集羣官詔曰近論朝日夕月皆欲以二分之一日於東西郊行禮然月有餘闕行無常準若一依分日或值月出於東而行禮於西尋情卽理不可施行昔祕書監薛暉等嘗論此事以爲朝日以朔夕月以臘卿等意謂朔臘二分何者爲是尙書游明根對曰考案舊式推校衆議宜從臘月

十一月己未朔帝釋禪祭於太和廟帝衰冕與祭者朝服既而帝冠黑介幘素紗深衣拜山陵而還宮庚申帝親省齊宮冠服及郊祀俎豆祭亥冬至將祭園丘帝衰冕劍駕侍臣朝服辭太和廟之園丘升祭柴燎遂祀明堂大合既而還之太和廟乃入甲子帝衰冕辭太和廟臨太華殿朝羣官既而帝冠通天絳紗裏臨禮帝感慕樂而不作丁卯遷廟陳列冕服帝躬省之既而帝衰冕辭

太和廟之太廟百官陪從奉神主於齋專至新廟有司升神主於太廟諸王侯牧守四海蕃附各以其職來祭

十六年正月戊午詔曰夫四時享祀人子常道然祭薦之禮貴賤不同故有邑之君祭以首時無田之士薦以仲月況七廟之重而用中節者哉自頃蒸嘗之禮遠遺舊義今將仰遵遠式以此孟月植禘於太廟但朝典初改衆務殷濩無逮齊潔遂及於今又接神饗祖必須擇日今禮律未宣有司或不知此可勅太常令刻日以聞

二月丁酉詔曰夫崇聖祀德遠代之通典秩廟三字中古之近規故三五至仁唯德配享夏殷私己稍用其姓且法施於民祀有明典立功垂惠祭有恆式斯乃異代同途奕世共軌今遠遵明令憲章舊則比於祀令已爲決之其孟春應祀者頃以事殷逮及今日可令仍以仲月而饗祀焉凡在祀令者其數有五帝堯樹則天之功興魏魏之治可祀於平陽虞舜播太平之風致無爲之化可祀於廣寧夏禹禦洪水之災建天下之利可祀於安邑周文公制禮作樂垂範萬葉可祀於洛陽其宣尼之廟已於中省當別勅有司饗薦之禮自文公已上可令當界牧守各隨所近攝行祀事皆用清酌尹祭也

丙午詔有司刻吉亥備小駕躬臨千畝官別有勅
癸丑帝臨宣文堂引儀曹尚書劉昶鴻臚卿游明根行儀曹事李勣授策孔子樂文聖之禮於是昶等就廟行事既而帝齋中書省親拜祭於廟
九月甲寅朔大享於明堂祀文明太后於玄室帝親爲之詞

十月己亥詔曰夫先王制禮所以經綸萬代貽法後昆至乃郊天享祖莫不配祭然而有節白登廟者有爲而興昭穆不次故太祖有三層之宇巴陵無方丈之室又常用季秋躬駕展皮祀禮或有褻慢之失嘉樂頗涉野合之譏今授衣之且享祭明堂玄冬之始奉蒸太廟若復致齋白登便爲一月再薦事成襄瀆回詳二理請宜省一白登之高未若九室之美樽次之華未如清廟之威將欲廣彼東山之祀成此二享之敬可具勅有司但令內典神者攝行祭事獻明道武各有廟稱可具依舊式自太宗諸帝皆無殿宇因傳之

十八年南巡正月次殷比干墓祭以太牢
三月詔罷西郊祭天

十九年帝南征正月車駕濟淮命太常致祭又詔祀岱岳
三月癸亥詔曰知太和廟已就神儀豐主宜時奉寧可刻三月三日己巳丙奉遷於正廟其出金甌之儀一準出代都太和之式入新廟之典可依近至金甌之軌其威儀園簿如出代廟百官奉選宜可省之但令朝官四品已上侍官五品已上及宗室奉迎六月相州刺史高閭表言伏惟太武皇帝發孝思之深誠同渭陽之遠感以鄰土勇氏之故鄉有歸魂之舊宅故爲密皇后立廟於城內歲時祭祀置廟戶十家齋宮三十人春秋蒸嘗冠服從事刺史具威儀親行薦酌升降揖讓與七廟同儀禮畢撤會而罷今廟殿虧漏門牆傾毀靈輿故敗行禮有闕臣備職司目所親觀若以七廟惟新明堂初制配饗之儀備於京邑者便應罷壞較其常祭如以功高特立宜應新其豐宇敢陳所見伏請恩裁詔罷之

十一月庚午帝幸栗山議定園丘己卯帝在合溫室引咸陽王禧司空公穆亮吏部尚書任城王澄及饗禮之官詔曰朝集公卿欲論園丘之禮今短晷斯極長日方至案周官祀昊天上帝於園丘禮之大者兩漢禮有參差魏晉猶亦未一我魏氏雖上參三皇下考叔世近代都祭園丘之禮復未考周官爲不刊之法令以此祭園丘之禮示卿等欲與諸賢考之厥衷帝曰夕牲之禮無可依準近在代都已立其議殺牲裸神誠是一日之事終無夕而殺牲待明而祭員外散騎常侍劉芳對曰臣謹案周官牧人職正有夕展牲之禮實無殺牲之事秘書令李彪曰夕不殺牲誠如聖旨未審告廟以不臣聞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泮宮注曰先人以此推之應有告廟帝曰卿言有理但朕先以郊配意欲展告而卿引證有據當從卿議

帝又曰園丘之性色無常準覽推古事乖互不一周家用辟解言是尙晉代辟知所據舜之命禹悉用堯辭復言玄牡告于后帝今我國家時用夏正至於牲色未知何準秘書令李彪曰觀古用玄似取天玄之義臣謂宜用玄至於五帝

各象其方色，亦有其義。帝曰：天何時不玄，地何時不黃，意欲從玄。

又曰：我國家常擊鼓以集衆，易稱二至之日，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以助微陽，微陰。今若依舊鳴鼓，得無闕禮鼓之義。員外郎崔逸曰：臣案周禮，當祭之日，鼙鼓

鼙鼓，八面而作，猶不妨陽。臣竊謂以鼓集衆，無妨古義。

癸未，詔三公袞冕八章，太常鸞冕六章，用以陪薦。

甲申，長至，祀昊天於委粟山，大夫祭。

二十年，立方澤於河陰，仍遣使者以太牢祭漢光武及明章三帝陵。

魏書卷一百八之一

魏書卷一百八之一考證

高祖太和十五年十一月奉神主於齋車。○神，監本誤作臣，今改正。

魏書卷一百八之一考證



齊

魏

收

撰

志第十一

禮四之二

世宗景明二年夏六月，秘書丞孫惠蔚上言：臣聞國之大禮，莫崇明祀。祀之大者，莫過禘祫。所以嚴祖敬宗，追養繼孝，合享聖靈，審諦昭穆，遷毀有恆，制尊卑有定體。載察著於中，百順應於外。是以惟王稱制，為建邦之典，仲尼述定，為不刊之式。暨秦燔詩書，燭籍泯滅，漢氏興求，拾綴遺策，淹中之經，孔安所得。唯有卿大夫士饋食之篇，而天子諸侯享廟之祭，禘祫之禮盡亡。曲臺之記，戴氏所述。然多載尸饋之義，牲獻之數，而行事之法，備物之體，及有具焉。今之取證，唯有王制一簡，公羊一冊。考此二書，以求厥旨，自餘經傳，雖時有片記，至於取正無可依擬。是以兩漢淵儒，魏晉碩學，咸據斯文，以為朝典。然持論有深淺，及義有精浮，故令傳記雖一，而探意乖舛。伏惟孝文皇帝合德乾元，應靈誕載，玄思洞徹，神心暢古，禮括商周，樂宣韶濩，六籍幽而重昭，五典淪而復顯。舉二經於和中，一姬公於洛邑，陛下敷哲淵凝，欽明道極，應必世之期，屬功成之會。繼文垂則，實惟下武，而禘祫二殷國之大事，燕嘗合享，朝之盛禮。此先皇之所留心，聖懷以之永慕。臣聞司經宗初開，致禮清廟，敢竭愚管，輒陳所懷。謹案王制曰：天子牲禘祫禘祫禘，鄭玄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禘。後因以為常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春秋公羊魯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曰：陳者，就陳列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又曰殷，成也。謂三年禘，五年禘，所以異於禘者，功臣皆祭也。禘，猶合也。禘，猶禘也。審諦無所遺失，察記傳之文，何鄭禘祫之義，略可得聞。然則三年喪畢，禘於太祖，明年春禘，遍禘羣廟，此禮之正也。古之道也。又案魏氏故事，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正月，積二十五歲。

為大祥，太常孔英、博士趙怡等，以為禘在二十七月，到其年四月，依禮應禘。敬騎常侍王肅、博士樂詳等，以為禘在祥月，至其年二月，宜應禘祭。雖孔王異議，六八殊制，至於喪畢之禘，明年之禘，其議一焉。陛下永惟孝思，因心即禮，取鄭捨王，禘終此晦，來月中旬，禮應大禘。六室神祫，外食太祖，明年春享，咸禘羣廟。自茲以後，五年為常。又古之祭法，時禘並行，天子先禘後時，諸侯先時後禘。此於古為當。在今則煩，且禮有升降，事有文節，通時之制，聖人弗違。當禘之月，宜減時祭，以從要省。然大禮久廢，羣議或殊，以臣觀之，理在無怪。何者，心制既終，二殷惟始，禘祫之正，寔在於斯。若停而闕之，唯行時祭，七聖不聞，合享百辟，不親感事，何以宣昭令問，垂式後昆乎。皇朝同等三代，治遠終古，而令徽典缺於昔人，燭美慚於往志。此禮所不行，情所未許，臣學不鈞深，思無經遠，徒閱章句，蔑爾無立，但欲澤聖時，銘恩天造，是以妄盡區區，冀有塵露，所陳蒙允，請付禮官。集定儀注，詔曰：禮貴循古，何必改作。且先聖久遠，綿代恆典，豈朕沖聞，所宜革之。且禮祭之議，國之至重，先代碩儒，論或不一，可付八座五省。太常國子，參定以聞。七月，侍中錄尚書事北海王詳等言：率官集議，食以為禘祫之說。前代彝典，惠蔚所陳，有允舊義，請依前制，敬享清宮。其求省時祭，理實宜爾。但求之解注，下通列國，兼時奠之敬，事難輒省。請移仲月，擇吉重聞制可。

十一月，壬寅，改築園丘於伊水之陽。乙卯，仍有事焉。

延昌四年正月，世宗崩，肅宗即位。三月，甲子，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太常卿崔亮上言：秋七月，應禘祭于太祖。今世宗宣武皇帝主雖入廟，然悉嘗時祭，猶別寢室。至於殷禘，宜存古典。案禮：三年喪畢，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又案杜預亦云：卒哭而除，三年喪畢而禘。魏武宣后以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既葬，除服即吉，四時行事而猶未禘。王肅章疑，並以爲今除即吉，故特時祭。至於禘祫，宜存古禮。高堂隆亦如肅議。於是傳不殷祭，仰尋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一日，高祖孝文皇帝崩，其年十月祭廟。景明二年秋七月，禘於太祖。三年春，禘於羣廟。亦三年乃禘。謹準古禮及晉魏之議，并景明故事，懇請來秋七月，禘祭羣廟，宜待年終。乃後禘祫，詔曰：太常援引古今，並有證據，可依讀。

熙平二年三月癸未太常少卿元端上言謹案禮記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
 響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響而郊冥
 祖契而宗湯周人禘響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大禘郊祖宗謂祭祀
 以配食也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之
 是故周人以后稷為始祖文武為二祧配於周世配祭不毀案禮雖無廟配
 食禘祭謹詳聖朝以太祖道武帝配園丘道穆皇后劉氏配方澤太宗明元
 皇帝配上帝明密皇后杜氏配地祇又以顯祖獻文皇帝配尊祀太宗明元皇
 帝之廟既毀上帝地祇配祭有式國之大事唯祀與戎廟配事重不敢專決請
 召羣官集議以聞豐太后令曰依請於是太師高陽王雍太傅領太尉公清河
 王暉太保領司徒公廣平王懷司空公領尚書令任城王澄侍中中書監胡國
 珍侍中領著作郎崔光等議竊以尚德尊功其來自昔郊稷宗文周之茂典仰
 惟世祖太武皇帝以神武纂業剋清禍亂德濟生民功加四海宜配南郊高祖
 孝文皇帝大聖膺期惟漸魏道刑措勝殘功同天地宜配明堂令曰依議施行
 七月戊辰侍中領軍將軍江陽王繼表百官臣功總之內太祖道武帝之後於
 臣始是曾孫然道武帝傳業無窮四祖三宗功德最重配天郊祀百世不遷
 而曾玄之孫蒸嘗之薦不預拜於廟庭霜露之感闕陪莫於階席今七廟之後
 非直隔歸胙之靈五服之孫亦不露出身之敘杖之墳史則不然驗之人情則
 未允何者禮云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臣曾祖是帝世數未遷便疎同庶族而孫
 不預祭斯之為屈今古罕有昔堯敷九族周隆本枝故能磐石維城繫侮於外
 今臣之所親生見隔業豈所以積幹根本隆建公族者也伏見高祖孝文皇帝
 著令銓衡取曾祖之服以為實隆至今行之相傳不絕而况曾祖為帝而不見
 錄伏願天鑒有以昭臨令皇恩洽穆宗人咸敘請付外博議采為定準豐太后
 令曰付八座集禮官議定以聞四門小學博士王僧奇等議案孝經曰郊祀后
 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太祖不遷者尊王業之初基二祧
 不毀者旌不朽之洪烈其旁枝遠胄豈得同四廟之親哉故禮記婚義曰古者
 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室祖廟既毀教於宗室又文王世子曰五廟

之孫祖廟未毀雖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職無
 能也鄭注云赴告於君也實四廟言五者容顯考為始封君子故也鄭君別其
 四廟理協二祭而四廟者在當世服屬之內可以與於子孫之位若廟毀服盡
 豈得同於此例乎敢竭愚昧請以四廟為斷國子博士李琰之議案祭統曰有
 事於太廟羣昭羣穆咸在鄭氏注昭穆咸在謂同宗父子皆來古禮之制如是
 其廣而當今儀注唯限親廟四愚竊疑矣何以明之設使世祖之子男於今存
 者既身是戚蕃號為重子可得賓於門外不預碑鼎之事哉又因宜變法禮有
 其說記言五廟之孫祖廟未毀為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注曰實四廟而言五
 者容顯考始封之君子今因太祖之廟在仍通其曾玄侍祠與彼古記甚相符
 會且國家議親之律指取天子之玄孫乃不旁準於時后至於助祭必謂與世
 主相倫將難均一壽有短長世有延促終當何時可得齊同謂宜入廟之制率
 從議親之條祖祧之裔各盡其玄孫使得駁奔堂壇肅承禘祫則情理差通
 不宜復各為例令事無殊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任城王澄侍中尚書左僕
 射元暉奏臣等參議琰之等議雖為始封君子又祭統曰有事於太廟羣昭羣
 穆咸在而不失其倫鄭注云昭穆謂同宗父子皆來也言未毀及同宗則共四
 廟之辭云未絕與父子明崇五廟之稱天子諸侯繼立無殊吉凶之赴同止四
 廟祖祧雖存親級彌遠告赴拜薦典記無文斯由祖遷於上見仁親之義疎宗
 易於下著五服之恩斷江陽之於今帝也計親而枝宗三易數世則廟應四遷
 吉凶尚不告聞拜薦容輒預高祖孝文皇帝聖德玄覽師古立政陪拜止於
 四廟哀恤斷自總宗即之人情冥然符一推之禮典事在難違此所謂明王相
 公今古不章者也太常少卿元端謹禮記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
 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為祧有二祧而祖考以功重不遷二祧以
 威德不毀遠遷之義其在四廟也祭統云祭有十倫之義六曰見親疎之殺焉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倫注
 云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來指謂當廟父子為羣不繫於昭穆也若一公十子
 便為羣公子豈待數公而立稱乎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有所

援引然與朝議不同如依其議直太祖曾玄諸廟子孫悉應預列既無正據
竊謂太廣臣等愚見請同僧奇等議置太后令曰議親律注云非唯當世之屬
籍歷謂先帝之五世此乃明親親之義篤骨肉之恩重尚書以遠及諸孫太廣
致疑百僚助祭可得言狹也祖廟未毀曾玄不預壇堂之數便是宗人之呢反
外於附庸王族之近更疎於羣辟先朝舊儀章初未定刊制律憲垂之不朽瑛
之援據甚允情理可依所執

十二月丁未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任城王澄度支尚書崔亮奏議案禮記曾
子問曰諸侯放見天子不得成禮者幾孔子曰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兩沾服
失容則廢臣等謂元日萬國賀應是諸侯放見之義若希廢朝會孔子應云五
而獨言四明不廢朝賀也鄭玄禮注云魯禮三年喪畢於太祖明年春希羣
廟又鄭志檢魯禮春秋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
月釋禫公會劉子及諸侯于平丘八月歸不及於禫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
禫明十五年春乃禫經曰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傳曰禫於武公謹案明堂位
曰魯王禮也喪畢禫禫似有退理詳考古禮未有以祭事廢元會者禮云吉事
先近日脫不吉容改筮三旬尋攝太史令趙異等列稱正月二十六日祭亦吉
請移禫祀在中旬十四日時祭移二十六日猶曰春禫又非退義祭則無疏忘
之議三元有順軌之美既被成吉宜即宣行臣等伏度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君
舉必書恐貽後誦輒訪引古禮竊有未安臣等學缺通經識不稽古備位樞納
可否必陳冒陳所見伏聽裁衷置太后令曰可如所執

初世宗承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議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類屬年歲遂廢至
是復議之詔從五室及元議執政遂改營九室值世亂不成宗配之禮迄無所
設

神龜初置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太上皇公時疑其廟制太學博士王延業
議曰案王制云諸侯祭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又小記云王者立四廟鄭
玄云高祖已下與始祖而五明立廟之正以親為限不過於四其外有大功者
然後為祖宗然則無太祖者止於四世有太祖乃得為五禮之正文也又王世

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妻妻必告鄭玄云實四廟而言五廟者
容高祖為始封君之子明始封之君在四世之外正位太祖乃得稱五廟之孫
若未有太祖已祀五世則鄭無為稱高祖為始封君之子也此先儒精義當今
顯證也又喪服傳曰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
子鄭玄云謂後世為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已下
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爾明始封猶在親限故祀止高祖又云如親
而遷尤知高祖之父不立廟矣此又立廟明法與今事相當者也又禮緯云夏
四廟至于孫五股五廟至于孫六注云言至于孫則初時未備也此又顯在緯
籍區別若斯者也又晉初以宣帝是始封之君應為太祖而以猶在祖位故唯
祀征西已下六世待世世相推宣帝出居太祖之位然後七廟乃備此又依準
前軌若重規疊矩者也竊謂太祖者功高業大百世不遷故親廟之外特更樂
立苟無其功不可獨居正位而遽見遷毀且三世已前廟及於五玄孫已後祀
止於四一與一奪名位莫定求之典禮所未前聞今太上皇公疏爵列土大啓
河山傳祚無窮采同帶纓實有始封之功方成不遷之廟但親在四世之內名
班昭穆之序雖應為太祖而尚在禫位不可遽探高祖之父以合五者之數太
祖之室當須世世相推親盡之後乃出居正位以備五廟之典夫循文實理
貴允當考辨宗枋得禮為美不可苟屬虛名取榮多數求之經記竊謂為九又
武始侯本無采地於皇朝制令各準大夫案如禮意諸侯奉宗武始四時蒸嘗
宜於奉公之廟博士盧欽議案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
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士一自上已下降殺以兩庶人無
廟死為鬼焉故曰尊者統遠卑者統近是以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
出祭法曰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廟考
廟祖考廟事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至於禫禫方合食太祖之
宮大傳曰別子為祖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禫先君公孫不得禫諸侯鄭說不得
祖禫者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世世祖是人者謂世世祖受封之君不得祖公
子者後世為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

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耳然以為遷者遷於太祖廟毀者從太祖而毀之若不遷於祖不須廢祖是人之文明非始封故復見乃毀之節何以知之案諸侯有祖考之廟祭五世之禮五禮正祖為輕一朝頓立而祖考之廟要待六世之君六世已前虛而薦主求之聖旨未為通論曾子問曰廟無虛主虛主唯四祖考不與焉明太祖之廟必不空置禮緯曰夏四廟至子孫五股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見夏無始祖待禹而五殷人郊契得湯而六周有后稷及文王至武王而七言夏即大禹之身言子謂啓稱之世言孫是迭遷之時禹為受命不毀親湯為始君不遷五主文武為二祖亦不去三昭三穆三昭三穆謂通文武若無文武親不過四親遠祖漢侍中植所說云然鄭玄馬昭亦皆爾爾且天子逆加二祖得并為七諸侯預立太祖何為不得為五乎今始封君子之立廟廟頗似成王之於二祖孫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假使八世天子乃得事七六世諸侯方通祭五推情準理不其謬乎雖王侯用禮文節不同三隅反之自然昭灼且文宣公方為太祖世居子孫今立五廟竊謂為是禮緯又云諸侯五廟親四始封之君或上或下雖未居正室無廢四祀之親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此實殷湯時制不為難也聊復標榜略引章條愚意不足以待大問侍中太傅清河王暉議太學博士王延業及盧觀等各率異見案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並是後世追論備廟之文皆非當時據立神位之事也賈由去聖久遠經禮殘缺諸儒注記典制無因難稽考異聞引證古禮然用捨從世通塞有時折衷取正固難詳矣今相國奉公初構國廟追立神位唯當仰祀二昭二穆上極高曾四世而已何者奉公身是始封之君將為不遷之祖若以功業隆重越居正室恐以卑臨尊亂昭穆也如其權立始祖以備五廟恐數滿便毀非禮意也昔司馬懿立功於魏為晉太祖及至子晉公昭乃立五廟亦祀四世止於高曾太祖之位虛侯宣文待其後裔數滿乃止此亦前代之成事方今所殷鑒也又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明知當時太祖之神仍依昭穆之序要待子孫世世相推然

後太祖出居正位耳遠稽禮緯諸儒所說近循晉公之廟故事宜依博士王延業議定立四主親止高曾且虛太祖之位以待子孫而備五廟焉又延業盧觀前經詳議並據許慎鄭玄之解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意謂此議雖出前儒之事實未允情禮何以言之原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依今銘旌紀柩設重遷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象平存上自天子下逮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禮何至於主惟謂王侯禮云重主道也此為理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惺反拓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於逸禮大夫及士既得有廟題祀祖考何可無主公羊傳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為攝主者攝神數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尚為之不憚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又相國立廟設主依神主無貴賤紀座而已若位擬諸侯者則有主位為大夫者則無主便是三神有主一位獨闕求諸禮實所未安宜通為主以銘神位俾又議曰古者七廟廟堂皆別光武已來異室同堂故先朝祀堂令云廟皆四楹五架北廂設座東昭西穆是以相國構廟唯制一室同祭祖考比來諸王立廟者自任私造不依公令或五或一參差無準要須議行新令然後定其法制相國之廟已造一室寔合朝令宜即依此展其享祀詔依禮議

天平四年四月七帝神主既遷於太廟太社石主將遷於社宮禮官云應用幣中書侍郎裴伯茂時為祖祀文伯茂據故事太和中遷社宮高祖用牲不用幣遂以委閣于時議者或引大戴禮遷廟用幣今遷社宜不殊伯茂據尚書召藉應用牲詔遂從之

武定六年二月將營齊獻武王廟議定室數形制兼度支尚書崔昂司農卿盧元明秘書監王元景散騎常侍裴獻伯國子祭酒李渾御史中尉陸操黃門侍郎李善中書侍郎陽休之前南青州刺史鄭伯猷秘書丞崔劭國子博士邢時國子博士宗惠振太學博士張統太學博士高元壽國子助教王顯季等議案禮諸侯五廟太祖及親廟四今獻武王始封之君便是太祖既通親廟不容立

五室且帝王親廟亦不過四今宜四室二間兩頭各一頰室夏頭徘徊鷓尾又案禮圖諸侯止開南門而二王後祔祭儀法執事列於廟東門之外既有東門明非一門獻武禮數既隆備物殊等準據今廟宜開四門內院南面開三門餘面及外院四面皆一門其內院牆四面皆架為步廊南出來門各置一屋以置禮器及祭服內外門牆並用精堊廟東門道南置齋坊道北置二坊西為典祠庫并廚宰東為廟長庫并置車輅其北為養犧牲之所詔從之

魏書卷一百八之二

魏書卷一百八之二考證

初世末承平廷昌中欲建明堂及元議執政○元議應係元义之訛孝靜帝武定六年內外門牆並用精堊○堊本訛作聖今改正

魏書卷一百八之二考證

齊

魏

收

撰

禮四之三

魏自太祖至於武帝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崩悉依漢魏既葬公除唯高祖太和十四年文明太后崩將營山陵九月安定王休齊郡王儗咸陽王禧河南王幹廣陵王羽穎川王彥始平王勰北海王詳侍中太尉錄尚書事東陽王不侍中司徒淮陽王尉元侍中司空長樂王穆亮侍中尚書左僕射平原王陸叡等率百寮詣闕表曰上靈不弔大行太皇太后崩背溥天率土痛慕斷絕伏惟陛下孝思蒸蒸舉號罔極臣等聞先王制禮必有隨世之變前賢勸法亦務適時之宜夏以世代不同古今異致故也三年之喪雖則自古然中代已後未之能行先朝成式事在可準聖后終制刊之金冊伏惟陛下至孝發哀哀毀過禮欲依上古喪終三年誠協大舜孝慕之德實非俯遵濟世之道今雖中夏穆清庶邦康靜然萬機事殷不可暫曠春秋烝嘗事難廢闕伏願天鑒抑至孝之深誠副億兆之企望喪期禮數一從終制則天下幸甚日月有期山陵將就請展安兆域以備奉終之禮詔曰凶禍甫爾未忍所請伏等又表曰臣等聞五帝已前喪期無數三代相因禮制始立各難虛置行之者寡高宗徒有諒闇之言而無可遵之式康王既廢初喪之儀先行即位之禮於是無改之道或虧三年之喪有缺夫豈無至孝之君賢明之子皆以理責隨時義存百姓是以君薨而即位不暇改年踰月而即葬豈待同軌葬而即吉不必終喪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政術伏惟陛下以至孝之性遭國極之艱承慕崩誠哀過虞葬誠是萬古之高德曠世之絕軌然天下至廣萬機至殷曠之一朝庶政必滯又聖后終制已有成典宗社履禮其事尤大伏願天鑒抑哀毀之至誠思在子之深責仰遵先志典冊之文俯哀百辟元元之請詔曰自遭禍亂恍惚如昨奉侍梓宮猶憐髣髴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十月休等又表曰臣等頻煩上聞仰申誠款聖慕惟遠未垂昭亮伏讀哀灼憂心如焚臣等聞承乾統極者宜以

濟世為務經綸天下者特以百姓為心故萬機在躬周康弗復申其慕漢文作戒孝景不得終其禮此乃先代之成軌近世所不易伏惟太皇太后敷聖淵識慮及始終明詔垂於典策遺訓備於末命幸修厥德聖人所重遵承先式臣子攸尚陛下雖欲終上違之禮其如黎元何臣等不勝憂懼之誠敢冒重陳乞垂聽訪以副億兆之望詔曰仰尋遺旨俯聞所奏信增號絕山陵可依典冊如公卿所議喪服之宜情所未忍別當備敘在心既葬休又表曰奉被癸酉詔書述遺誠之旨昭達從之義遵儉葬之重式稱孝思之深誠伏讀未周悲感交切日月有期山陵即就伏惟陛下永慕崩誠倍增摧絕臣等具位在官與國休戚此心之至不敢不陳咸以為天下之至尊莫尊於王業皇極之至重莫重於萬幾至尊故不得以常禮任己至重亦弗獲以世典申情是以二漢已降逮于魏晉葬不過踰月服不淹三旬夏以叔世事廣禮隨時變不可以無為之法行之於有為之辰文質不同古今異制其來久矣自聖代革命多歷年祀四祖三宗相繼纂業上承數代之故實俯副兆民之企望豈伊不懷理宜然也文明太皇太后欽明稽古聖思淵深所造終制事合世典送終之禮既明遺詔之文載備奉而行之足以垂風百王軌儀萬葉陛下以至孝之誠哀毀過禮三御不充半塗晝夜不釋經帶永思纏綿滅性幾及百姓所以憂懼失守臣等所以肝腦塗地王者之尊躬行一日固可以感徹上靈實被曲顯況今山陵告終二感畢日已淹月仍不卜練比之前世理為過矣願陛下思大孝終始之義感億兆悲慳之心抑思劉哀遵奉終制以時即吉一日萬機則天下蒙恩率土仰賴謹依前式求定練日以備祔禫之禮詔曰比當別敘在心既而帝引見太尉丞及羣臣等於太和殿前哭拜盡哀出幸思賢門右詔尚書李冲宣旨於王等仰惟先后平日近集羣官共論政治平秩民務何圖一旦禍酷奄鱉獨見公卿言及喪事追惟荼毒五內崩摧不對曰伏奉明詔羣情圯絕臣與元等不識古義以老朽之年歷奉累聖國家舊事頗所知聞伏惟遠祖重光世襲至有大諫之日唯侍送梓宮者凶服左右盡皆從吉四祖三宗因而無改世祖高宗臣所目見唯先帝升遐臣受任長安不在侍送之列竊聞所傳無異前式伏惟陛下以至孝之

性哀毀過禮。伏聞所御三食。不滿半溢。臣等叩心絕氣。坐不安席。願暫抑至慕之情。遵先朝成事。思金冊遺令。奉行前式。無失舊典。詔曰。追惟慈恩。昊天罔極。哀毀常事。豈足關言。既不能待。而朝夕食粥。粗亦支任。二公何足以至。憂怖所奏。先朝成事。亦所具聞。祖宗情專武略。未修文教。朕今仰慕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比事。又與先世不同。太尉等國老。政之所寄。於典記舊式。或所未悉。且可知朕大意。其餘喪禮之儀。古今異同。漢魏成事。及先儒所論。朕雖在衰服之中。以喪禮事重。情在必行。故暫抑哀慕。躬自尋覽。今且以所懷。別問尚書游明根。高閭等。公且可聽之。高祖謂明根曰。朕丁罹酷罰。日月推移。山陵已過。公卿又依金冊。據案魏晉。請除衰服。重聞所奏。倍增號哽。前者事過山陵。哀疚頓斂。未得論敘。今故相引。欲具通所懷。卿前所表。除釋衰麻。聞之實用悲恨。于時親侍梓宮。匍匐筵几。哀號痛慕。情未暫闕。而公卿何忍。便有此言。何於人情之不足。夫聖人制卒哭之禮。授練之變。皆奪情以漸。又聞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今則旬日之間。言及即吉。特成傷理。明根對曰。臣等伏尋金冊遺旨。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故於卜葬之初。因奏練除之事。仰傷聖心。伏增悲慄。高祖曰。卿等咸稱三年之喪。雖則自古。然中代以後。未之能行。朕謂中代。所以不遵三年之喪。蓋由君上違世。繼主初立。故身襲衰冕。以行即位之禮。又從儲宮而登極者。君德未沈。臣義不洽。天下願願。未知所倣。故頒備朝儀。示皇極之尊。及后之喪也。因父在不遂。即生情易之情。踵以為法。諒知敦厚之化。不易違也。朕少蒙鞠育。慈嚴兼至。臣子之情。君父之道。無不備誨。雖自蒙昧。粗解告旨。庶望量行。以免忝戾。朕誠不德。在位過紀。雖未能恩洽四方。化行萬國。仰慕聖訓。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日。而不遵哀慕之心。使情禮俱損。喪紀圯壞者。深可痛恨。高閭對曰。太古既遠。事難襲用。漢魏以來。據有成事。漢文繼高惠之蹤。斷獄四百。幾致刑措。猶垂三旬之禮。孝景承平。遵而不變。以此言之。不為即位之際。有所逼懼也。夏是君臣之道。理自宜然。又漢稱文景。雖非聖君。亦中代明主。今遺冊之旨。同於前式。伏願陛下。下遵遺令。以副羣庶之情。杜預晉之碩學。論自古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為漢文之制。闡與古合。雖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

臣等懷懼干謁。高祖曰。漢魏之事。與今不同。備如向說。孝景雖承昇平之基。然由嫡子即位。君德未顯。無異前古。又父子之親。誠是天屬之重。然聖母之德。昊天莫報。思自殞滅。豈從衰服而已。竊尋金冊之旨。所以告奪臣子之心。令早即吉者。慮遺絕萬機。荒廢政事。羣臣所以懷懼。亦懼機務之不理矣。今仰奉冊令。俯順羣心。不敢闕默不言。以荒庶政。唯欲存衰麻。廢吉禮。朔望盡哀。寫泄悲慕。上無失導誨之志。下不乖眾官所請。情在可許。故專欲行之。公卿宜審思朕懷。不當固執。至如杜預之論。雖暫適時事。於孺慕之君。諒闡之主。蓋亦誣矣。孔聖稱喪與其易也。寧戚而預於孝道。簡略。朕無取焉。秘書丞李彪對曰。漢明德馬后。保養皇帝。母子之道。無可間然。及后之崩。葬不淹旬。尋以從吉。然漢章不受。讎於前代。明德不損名於往史。雖論功比德。事有殊絕。然母子之親。抑亦可擬。願陛下覽前世之成規。遵金冊之遺令。割哀從議。以親萬機。斯誠臣下至心。兆庶所願。高祖曰。既言事殊。固不宜仰匹至德。復稱孝章從吉。不受讎前代。朕所以眷戀衰絰。不從所議者。仰感慈恩。情不能忍。故也。蓋聞孝子之居喪。見美麗則感親。故釋錦而服麤。衰內外相稱。非虛加也。今者豈徒顧禮遺議。苟免嗤嫌而已。抑亦情發於衷。而欲肆之於外。金冊之意。已具前答。故不復重論。又卒日奉旨。不忍片言後事。遂非嚙嚙在念。不顯所懷。今奉終之事。一以仰遵遺冊。於令不敢有乖。但痛慕之心。事繫於子。雖無丁蘭之感。庶聖靈不奪至願。是以謂無違旨嫌。諸公所表。稱先朝成式。事在可準。朕仰惟太祖。龍飛九五。初定中原。及太宗承基。世祖纂曆。皆以四方未一。羣雄競起。故銳意武功。未修文德。高宗顯祖。亦心存武烈。因循無改。朕承累世之責。仰聖善之訓。撫和內外。上下輯諧。稽參古式。憲章舊典。四海移風。要荒草俗。仰遵明軌。庶無愆違。而方於禍酷之辰。引末朝因循之則。以為前準。非是所喻。高閭對曰。臣等以先朝所行。頗同魏晉。又適於時。故敢仍請。高祖曰。卿等又稱。今雖中夏穆清。庶邦康靜。然萬機事廣。不可暫曠。朕以卿苦見逼。奪情不自勝。尋覽喪儀。見前賢論者。稱卒哭之後。王者得理庶事。依據此文。又從遺冊之旨。雖存衰服。不廢萬機。無闕庶政。得展罔極之恩。於情差申。高閭對曰。君不除服於上。臣則釋衰於下。從服之義。有違

爲臣之道不足，又親御喪麻，復聽朝政，吉凶事體，臣竊爲疑。高祖曰：卿等猶以朕之未除於上，不忍專釋於下，奈何！朕獨忍於親，若論云：王者不違三年之服者，屈己以寬羣下也。先后之撫羣下也，念之若子，視之猶傷，卿等哀慕之恩，既不求寬，朕欲盡罔極之慕，何爲不可！但違遺冊，不違乃心，將欲居廬服喪，寫朝夕之慕，升堂設素，理日及之勤，使大政不荒，哀情獲遂，吉不害於凶，凶無妨於吉，以心處之，謂爲可爾。遺旨之文，公卿所議，皆服終三旬，釋喪設吉，從此而行。情實未忍，遂服三年，重違遺旨，今處二理之際，唯望至期，使四氣一周，寒暑代易，雖不盡三年之心，得一終忌日，情結差申，案禮卒哭之後，將受變服，於朕受日，庶民及小官，皆命卽吉。內職羽林中郎已下，虎賁郎已上，及外職五品已上，無變服者，素服以終三月。內職及外臣變服者，變從練禮。外臣三月而除，諸王三都尉及內職，至來年三月晦，朕之練也。除卽吉。侍臣比服斯服，隨朕所降，此雖非舊式，推情卽理，有貴賤之差，遠近之別，明根對曰：聖慕深遠，孝情彌至，臣等所奏，已不蒙許，願得踰年卽吉。既歷冬正，歲序改易，且足申至慕之情。又近遺詔之意，何待期年？高祖曰：冊書速除之意，慮廣及百官，久曠衆務，豈於朕一人獨有違奪？今既依次降除，各不廢王政，復何妨於事？而猶奪期年之心，高閭對曰：昔王孫保葬，士安去棺，其子皆從而違，不爲不孝。此雖貴賤非倫，事類相似，臣敢借以爲論。今親奉遺令，而有所不從，臣等所以頻煩于奏。李彪亦曰：三年不改其父之道，可謂大孝。今不遵冊令，恐涉改道之嫌。高祖曰：王孫士安皆歸子以儉送終之事，及其遺也，豈異今日改父之道者？蓋謂慢孝志，禮肆情違度，今梓宮之儉，玄房之約，明器博帳，一無所陳，如斯之事，卿等所悉，喪服之告，乃至聖心，早已申下之意，寧可苟順沖約之旨，而顛絕創巨之痛，縱有所涉，甘受後代之譏，未忍今日之請。又喪稱春秋蒸嘗，事難廢闕，朕聞諸夫子，吾不與祭如不祭，自先朝以來，有司行事，不必躬親，比之聖旨，於事殆闕，賴蒙慈訓之恩，自行致敬之禮。今昊天降罰，殃禍上延，人神喪恃，幽顯同切，想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脫行饗薦，恐乖冥旨，仰思成訓，倍增痛絕，豈忍身襲衰冕，親行吉事？高閭對曰：古者郊天，越飾行事，宗廟之重，次於郊祀。今山陵已畢，不可

久廢廟饗。高祖曰：祭祀之典，事由聖經，未忍之心，具如前告，脫至廟庭，號慕自纏，終恐廢禮。公卿如能獨行，事在言外。李彪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廢。今欲廢禮闕樂，臣等未敢。高祖曰：此乃宰子不仁之說，已受責於孔子，不足復言。羣官前表稱高宗徒有諒闇之言，而無可遵之式，朕惟信闇默之難，周公禮制，自茲以降，莫能景行，言無可遵之式，良可怪矣。復云：康王既廢初喪之儀，先行卽位之禮，於是無改之道，式虧三年之喪，有缺，朕謂服美不安，先賢有論，禮畢居喪者，在前典，或虧之言，有缺之義，深乖理衷。高閭對曰：臣等據案成事，依附杜預，多有未允，至乃推校古今，量考衆議，實如明旨。臣等切惟曾參匹夫，七日不食，夫子以爲非禮，及錄其事，唯書七日，不稱三年，蓋重其初慕之心，伏惟陛下以萬乘之尊，不食竟於五日，既御則三食，不充半溢，臣等伏用悲惶，肝腦塗地，躬行一日，足以責被幽顯，豈宜衰服三年，以曠機務？夫聖人制禮，不及者企而及之，過之者俯而就之，伏願陛下抑至慕之情，俯就典禮之重，誠是臣等懷懼之願。高祖曰：恩隆德厚，則思戀自深，雖非至情，由所感發，然曾參之孝，曠代而有，豈朕今日所足論也？又前表稱古者葬而卽吉，不必終禮，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庶政，朕以爲既葬卽吉，蓋其季俗多亂，權宜救世耳，諒非光治興邦之化。二漢之威，魏晉之興，豈由簡略喪禮，遺志仁孝哉？公卿偏執一隅，便謂經治之要，皆在於斯，殆非義也。昔平日之時，公卿每奏稱當今四海晏安，諸夏清泰，禮樂日新，政和民悅，蹤伴軒唐，事等虞禹，漢魏已下，固不足仰止聖治。及至今日，便欲苦奪朕志，使不踰於魏晉，如此之意，未解所由。昔文母上承聖主之資，下有賢子之化，唯助德宣政，因風致移而已。當今衆事草創，萬務惟始，朕以不德，沖年踐祚，而聖母匡訓，以義方，詔誨以政事，經綸內外，憂勤備光，使君臣協和，天下輯穆，上代以來，何后之功，得以仰比？如有可擬，則從衆議，竟離棄子禪讓，而舜自有聖德，不假堯成，及其祖也，猶四海過密，終於三年，今慈育之恩，詔教之德，尋之曠代，未有匹擬，既受非常之恩，寧忍從其常式，況未殊一時，而公卿欲令卽吉，冠冕黼黻，行禮廟庭，臨軒設饗，饗會萬國，尋事求心，實所未忍。高閭對曰：臣等遵承冊令，因循前典，惟願除衰卽

吉親理萬機。至德所在。陛下欽明稽古。周覽墳籍。孝性發於聖質。至情出於自然。斟酌古今。事非臣等所及。李彪曰。當今雖治風緝穰。民庶晏然。江南有未賓之吳。朔北有不臣之虜。東西二蕃。雖文表稱順。情尚難測。是以臣等猶懷不虞之慮。高祖曰。魯公帶經從師。晉侯墨衰敗寇。往聖無幾。前典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綿無嫌。而況衰麻乎。豈可於晏安之辰。豫念戎旅之事。以廢喪紀哉。李彪對曰。昔太伯父死。適越。不失至德之名。夫豈不懷。有由然也。伏願抑至慕之心。從遺告之重。臣聞知子莫若父母。聖后知陛下至孝之性也。難奪。故豫造金冊。明著遺禮。今陛下孝慕深遠。果不可奪。臣等常辭。知何所啓。高祖曰。太伯之言。有乖今事。諸情備如前論。更不重敘。古義亦有稱王者除衰而諒闇終喪者。若不許朕衰。朕則當除衰。閣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惟公卿所擇。明根對曰。陛下孝作高宗。慕同大舜。服衰麻以申至痛。理萬機以從遺旨。與曠世之廢禮。制一代之高。則臣等伏尋淵默不言。則代政將曠。仰順聖慕之心。請從衰服之旨。東陽王丕曰。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雖衰老無識。敢委所聞。自聖世以來。大諱之後。三月必須迎神於西。攘惡於北。具行吉禮。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易。高祖曰。太尉國老。言先朝舊事。誠如所陳。但聰明正直。唯德是依。若能以道。不召自至。苟失仁義。雖請弗來。大禍三月。而備行吉禮。深在難忍。縱即吉之後。猶所不行。況數旬之中。而有此理。恐是先朝萬得之一失。未可以為常式。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但公卿執奪。朕情未忍從。遂成往復。追用悲絕。上遂號慟。羣官亦哭。而辭出。壬午。詔曰。公卿屢上啓事。依據金冊遺旨。中代成式。求過葬即吉。朕仰惟恩重。不勝罔極之痛。思遵遠古。終三年之禮。比見羣官。具論所懷。今依禮既虞。卒哭。剋此月二十日受服。以葛易麻。既衰服在上。公卿不得獨釋於下。故於朕之授。變從練。已下復為節降。斷度今古。以情制衷。但取遺旨。速除之一節。粗申臣子哀慕之深情。欲令百官。同知此意。故用宣示。便及變禮。感痛彌深。

其義。茲曰。承吉。既乖敬事之志。又違永慕之心。今將屈禮。屬衆不訪。龜光。已企及此。晦。軍敢重違冊旨。以異羣議。尋惟永往。官增崩裂。丁亥。高祖宿於廟。至夜。一刻。引諸王三都大官。尉馬三公。令僕已下。奏事中散已上。及刺史鎮將。立哭於廟庭。三公令僕升廟。既出。監御令陳服。節於廟。陸南。近侍者奉而升。列於聖室前。席侍中南平王馮誕。跪奏。請易服。進縞冠。皂朝服。草帶。黑履。侍臣各易以黑介幘。白絹單衣。草帶。烏履。連哀哭。至乙夜。盡戊子。質明。薦蓬。奏事中散已上。冠服如侍臣。刺史已下。無變。高祖薦酌。神部尚書王湛。讀祝訖。哭拜。遂出。有司。陽祥服。如前侍中。跪奏。請易祭服。進縞冠。素紕。白布深衣。麻繩履。侍臣去幘。易幘。羣官易服。如侍臣。又引入如前。儀曹尚書游明根。升廟。跪慰。復位。哭。遂出。引太守外臣及諸部。梁帥入哭。次引蕭曠。使并雜客入。至甲夜四刻。侍御散騎常侍。司衛監以上。升廟。哭。既而出。帝出廟。俾立哀哭。久而乃還。十月。太尉丕奏曰。竊聞太廟已就。明堂功畢。然享祀之禮。不可久曠。至於移廟之日。須得國之大姓。遷主安廟。神部尚書王湛。既庶。姓不宜參。豫臣昔以皇室宗屬。遷世祖之主。先朝舊式。不敢不聞。詔曰。具聞所奏。尋惟平日。倍增痛絕。今遵述先旨。營建。廢廟。既而粗就。先王制禮。職司有分。移廟之日。遷奉神主。皆太尉之事。朕亦親自行事。不得越局。專委大姓。王湛所司。惟贊板而已。時運流速。奄及縞制。復不得哀哭於明堂。後當親拜山陵。寫泄哀慕。

是年。高麗王死。十二月。詔曰。高麗王。建守著東隅。累朝貢職。年踰期頤。勳德彌著。今既不幸。其赴使垂至。將為之舉哀。而古者同姓哭廟。異姓隨其方。皆有服制。今既久廢。不可卒為之衰。且欲素委貌。白布深衣。於城東為盡一哀。以見其使也。朕雖不審識此人。甚悼惜之。有司可申敷備。辦事如別儀。

十六年。九月。辛未。高祖哭於文明太后陵左。終日不絕聲。慕越席為次。侍臣侍哭。壬申。高祖以忌日。哭於陵左。哀至則哭。侍哭如昨。帝二日不御膳。癸酉。朝中夕三時。哭拜於陵前。夜宿靈玄殿。是夜徹次。甲戌。帝拜哭辭陵。還永樂宮。

十九年。太師馮熙。薨。有數子。尚幼。議者以為重子之節。事降成人。謂為衰而不衰。免而不絰。又無腰麻。縵垂。唯有絞帶。時博士孫惠蔚上書言。臣雖識謝古人。

然微步傳記近取諸身遠取諸禮驗情以求理尋理以推制竊謂童子自幼之儀居喪之節冠杖之制有降成人衰麻之服略爲不異以玉藻二簡微足明之曰童子之節錦紳并紐錦即大帶既有佩觸之章又有錦紐之紳此明童子雖幼已備二帶以凶類吉則腰經存焉又曰童子無總服鄭注曰雖不服總猶免深衣是許其有裳但不殊上下又深衣之制長幼俱服童子爲服之總猶免深衣況居有服之斬而反無裳乎臣又聞先師舊說童子常服類深衣衰裳所施理或取象但典無成言故未敢孤斷又曰聽事則不麻則知不聽事麻矣故注曰無麻往給事此明族人之喪童子有事責經帶麻執事不易故暫聽去之以便其使往則不麻不住則經如使童子本自無麻禮腰首聽與不聽俱關兩經唯舉無麻足明不備豈得言聽事則不麻乎以此論之有經明矣且童子不杖不履之節理儉於責疑不裳不經之制未親其說又臣竊解童子不衣裳之記是有聞之言將謂童子時甫稚齡未就外傳出則不交族人內則事殊長者餒旨父母之前往來慈乳之手故許其無裳以便易之若在志學之後將冠之初年居二九質並成人受道成均之學釋菜上庠之內將命孔氏之門執燭曾參之室而唯有掩身之衣無蔽下之裳臣愚未之安矣又女子未許嫁二十則笄觀祭祀納酒漿助奠廟堂之中視禮至敬之處其於婉容之服寧無其備以此推之則男女雖幼理應有裳但男女未冠禮謝三加女子未出衣殊狄祿無名之服禮文罕見童子雖不當室苟以成人之心則許其人服總之經輕猶有經新重無麻是爲與輕而奪重非禮之意此臣之所以深疑也又衰傍有衽以掩裳際如使無裳衽便徒設若復去衽衰又不備設有齊斬之故而便成童男女唯服無衽之衰去其裳經此必識禮之所不行亦以明矣若不行於己而立制於人是爲違制以爲法從制以誤人怨禮而行理將異此詔從其議

魏書卷一百八之三

魏書卷一百八之三考證

禮志敘日已淹月仍不卜練○日監本訛作自今改正

臨軒設懸鑾會萬國○軒監本訛作宜今改正

魏書卷一百八之三考證

齊

魏

收

撰

志第十三

禮四之四

世宗永平四年冬十二月，員外將軍兼尚書都令史陳終德有祖母之喪，欲服齊衰三年，以無世爵之重，不可踐諸父。若下同衆孫，恐違後祖之義，請求詳正。國子博士孫景胤、劉懷義、封軌、高緯、太學博士袁昇、四門博士陽寧居、孫後祖、持重三年，不爲品庶生。終德宜先諸父，太常卿劉芳議：案喪服乃士之正禮，含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事，其中時復下同庶人者，皆別標顯。至如傳重，自士以上，古者卿士咸多世位，又士以上乃有宗廟，世備多云嫡孫傳重，下通庶人，以爲差謬。何以明之？禮稱命徵曰：天子之元士，二廟諸侯之上士，亦二廟中下士，一廟者，祖禰共廟，祭法又云：庶人無廟，既如此分明，豈得通於庶人也？傳重者，主宗廟，非謂庶人祭於廢也。兼累世承嫡，方得爲嫡子嫡孫耳，不爾者，不得繼祖也。又鄭玄別變除云：爲五世長子服斬也。魏晉以來，不復行此禮矣。案喪服，經無嫡孫爲祖持重三年正文，唯有爲長子三年嫡孫者，傳及注，因說嫡孫傳重之義。今世既不復爲嫡子服斬，卑位之嫡孫，不踐諸叔而持重，則可知也。且準終德貴階，方之於古，未登下士。庶人在官，復無斯禮，考之舊典，驗之今世，則茲範罕行。且諸叔見存，喪主有寄，宜依諸孫服者爲允。景胤等又議云：喪服雖以士爲主，而必下包庶人，何以論之？自大夫以下，每條標列，逮於庶人，舍而不述，比同士制，起後疑也。唯有庶人爲國君，此則明義服之輕重，不涉於孫祖，且受國於曾祖，廢疾之祖父，亦無重可傳，而猶三年，不必由世重也。夫霜感露濡，具識威感，承重主嗣，寧顯廢廟，嫡孫之制，固不同殊，又古自卿以下，皆不殊承襲，末代備妄，不可以語通典。是以春秋譏於世卿，王制稱大夫不世，此明訓也。喪服經雖無嫡孫爲祖三年正文，而有祖爲嫡孫者，豈祖以嫡服已，已與庶孫同爲祖服者，於義可乎？服祖三年，此則近世未嘗變也。準古士官不過二百石已上，終德，即古之廟士也，假令終德未班朝次，苟曰志仁，必也。

斯遂，況乃官歷士流，當訓章之運，而以庶叔之嫌，替其嫡重之位，未是成人之善也。考又議：國子所云喪服雖以士爲主，而必下包庶人，本亦不謂一篇之內，全不下同庶人，正言嫡孫傳重，專士以上，此經傳之正文，不及庶人明矣。載德喪服變除云：父爲長子斬，自天子達於士，此皆士以上，乃有嫡子之明據也。且承重者，以其將代己爲宗廟主，廟主了不云廢，又其證也。所引大夫不世者，此公羊穀梁近儒小道之書，至如左氏詩易尚書論語，皆有典禮，或是未釋，許叔重五經異義云：今春秋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位，則權弁一姓，謂周尹氏齊崔氏也。而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皆得世祿，傳曰：官族，易曰：食舊德，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詩云：惟周之士，不顯奕世，論語曰：與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也。斯皆正經及論語，士以上世位之明證也。士皆世祿也，八品者一命，斯乃信然，但觀此據，可謂親其綱，未照其目也。案晉官品令，所制九品，皆正無從，故以第八品準古下士。今皇朝官令，皆有正從，若以其員外之資，爲第十六品也，豈得爲正八品之士哉？推考古今，謹如前議，景胤等又議：喪服正文，大夫以上，每事顯列，唯有庶人舍而不言，此通下之義了，然無感且官族者，謂世爲其功，食舊德者，謂德侯者世位，與滅國繼絕世，主謂諸侯卿大夫無罪誅絕者耳。且金貂七耗，楊氏四公，雖以位相承，豈得言世祿乎？晉太康中，令史殷遂，以父祥不及所繼，求還爲祖母三年，時政以禮無代父追服之文，亦無不許三年之制，此即晉世之成規也。尚書邢昺妻依考議，詔曰：嫡孫爲祖母禮，令者處士人通行，何勞方致疑請也。可如國子所議。

延昌二年春，偏將軍乙龍虎喪父，給假二十七日，而虎并數閏月，請府求上領軍元珍上言：案違制律，居三年之喪，而冒哀求仕，五歲刑，龍虎未盡二十七月，而請指衝，依律結刑五歲，三公郎中崔暹駁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日大祥，諸儒或言祥月下旬而禫，或言二十七月，各有其義，未知何者會聖人之旨。龍虎居喪已二十六月，若依王杜之義，便是過禫即吉之月，如其依鄭玄二十七月，禫中復可以從御職事，禮云：祥之日，鼓素琴，然則大祥之後，喪事終矣，既可以從御職事，求上何爲不可。若如府判，禫中鼓琴，復有罪乎。求之經律，理實未允。下

更詳辨珍又上言案士虞禮三年之喪養而小祥又養而大祥中月而禫鄭玄云中禫閉也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又禮言祥之日鼓琴瑟鄭云鼓琴者存樂也孔子祥後五日彈琴而不成十日而成笙歌鄭注與鄭志及踰月可以歌皆身自逾月可為此謂存樂也非所謂樂樂者使工為之晉博士許猛解三駮曰案案雅琴秀之歌小雅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魏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若斯之類豈可謂之金石之樂哉是以徒歌謂之謠徒吹謂之和記曰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毛謂之樂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者此乃所謂樂也至於素琴以示終笙歌以省哀者則非樂矣開傳云大祥除衰杖而素縞麻衣大祥之服也雜記注云衣黃裳則是禫祭黃者未大吉也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鄭志趙商問鄭玄答云祥謂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也徙月而樂許猛釋六駮曰樂者自謂八音克諧之樂也謂在二十八月工奏金石之樂耳而駁云大祥之後喪事終矣脫如此駁復焉施又駁云禫中鼓琴復有罪乎然禫則黃裳未大吉也鼓琴存樂在禮所許若使工奏八音融然成韻既未徙月不罪伊何又駁云禫中既得從御職事求上何為不可檢龍虎居喪二十六月始是素縞麻衣大祥之中何謂禫乎三年沒閔理無可疑麻衣在體冒仕求樂寔為大尤罪其焉捨又省依王杜禫祥同月全乖鄭義喪凶尙遠而欲速除何忽忽者哉下府愚量鄭為得之何者禮記云吉事尙近日凶事尙遠日又論語云喪與其易寧戚而服限三年痛盡終身中月之解雖容二義尙遠寧戚又檢王杜之義起於魏末晉初及越騎校尉程璜贊成王肅駁鄭釋二十七月之失為六微三駮上言於晉武帝曰夫禮國之大典兆民所日用豈可二哉今服禫者各各不同非聖世一統之謂鄭玄說二十七月禫甚乖大義臣每難鄭失大有微三有微初未能破臣難而通玄說者如猶之意謂鄭義廢矣太康中許猛上言扶鄭釋六禫解三駮以鄭釋二十七月為得猗及王肅為失而博士宋昌等議猛扶鄭為衷晉武從之王杜之義於是敗矣王杜之義見敗者晉武知其不可行故也而上省同倚而贊王欲虧鄭之成軌竊所未寧更無異義遠從前處端又駁曰案三年之喪沒閔之義儒生學士猶或

病諸龍虎生自戎馬之鄉不蒙稽古之訓數月成年便懼遽緩原其本非食樂求位而欲資以義方未可便爾也且三年之喪再養而大祥中月而禫鄭玄以中為間王杜以為是月之中鄭亦未為必會經旨王杜豈於必乖聖意既諸儒探賾先聖後賢見有不同晉武後雖從宋昌許猛之駁同鄭禫義然初亦從程璜贊成王杜之言二論得否未可知也聖人大祥之後鼓琴成笙歌者以喪事既終餘哀之中可以存樂故也而樂府必以于戚羽毛施之金石然後為樂樂必使工為之庶民凡品於祥前鼓琴可無罪乎律之所防豈必為貴士亦及凡庶府之此義彌不通矣晉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以為踰月則可矣爾則大祥之後喪事已終鼓琴笙歌經禮所許龍虎欲宿衛皇宮豈欲合刑五歲就如鄭義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六月十五升布深衣素冠縞紕及黃裳綵縷以居者此則三年之餘哀不在服數之內也喪經則埋之於地杖則棄之隱處此非喪事終乎府以大祥之後不為喪事之終何得復言素琴以示終也喪事尙遠日誌如鄭義龍虎未盡二十七月而請宿衛實為忽忽於戚之理合在情實便以深衣素縞之時而罪同杖經吉出之日於禮意未允詳之律意冒喪求仕謂在新番草土之中不謂除衰杖之後也又龍虎具列居喪日月無所隱冒府應告之以禮遺還終月便幸彼昧識欲加之罪豈是遺禮教風愛民之致乎正如鄭義龍虎罪亦不合刑忽忽之失宜科禮五十

三年七月司空清河王懌第七叔母北海王妃劉氏薨司徒平原郡開國公高攀兄子太子洗馬員外亡並上言未知出入猶作鼓吹不請下禮官議決太學博士封租曹議喪大記云葬九月之喪既葬飲酒食肉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比葬飲酒食肉不與人樂之世叔母故主宗子直云飲酒食肉不與不與人樂之鄭玄云義服恩輕以此推之明義服葬容有樂理又禮大功言而不議小功議而不及樂言論之間尙自不及其於聲作明不得也雖復功德樂在宜止四門博士蔣雅哲議凡三司之尊開國之重其於王服皆有厭絕若尊同體敵雖疏尙宜微樂如或不同子姓之喪非嫡者既殯之後義不關樂國子助教韓神圖議可以展耳目之適絲竹可以肆遊宴之娛故於樂貴縣有哀則廢

至若德儉如禮升降有數文物昭旂旗之明勳爲行動之響列明貴賤非措
哀樂於其間矣謂威儀鼓吹依舊爲允兼儀曹郎中房景先駁曰案祖實議以
功德有喪鼓吹不作雅哲讓齊衰卒哭蕭管必陳準之輕重理用未安聖人推
情以制服據服以副心何容拜虞生之奠於神宮製衰麻而奏樂大疑一移哀
情頓盡反心以求豈制禮之意也就如所言義服恩輕既虞而樂正服一著何
以爲斷或義服算正服卑如此之比復何品節雅哲所議公子之喪非嫡者既
殯之後義不開樂案古雖有尊降不見作樂之文未詳此據竟在何典然君之
於臣本無服體但恩誠相感致存惻隱是以仲遂卒垂筮奮不入智悼在殯杜
實明官豈大倫之痛既殯而樂乎又神固等所議以爲筮鼓不在樂限鳴鏡以
警衆聲筮而清路者所以辨等列明貴賤耳雖居哀恤施而不廢粗而言之似
如可通考諸正典未爲符合案詩云鐘鼓既設鼓鐘伐鼗又云於論鼓鐘於樂
辟雍官則相連豈非樂乎八音之數本無筮名推而類之蕭管之比豈可以各
稱小殊而不爲樂若以王公位重威飾宜樂鼓吹公給不可私辭者魏絳和戎
受金石之賞鍾公勳茂蒙五熟之賜若審功庸賞君命必行豈可陳嘉牢於齊
殯之時擊鐘磐於無柩之後尋究二三未有依據國子職兼文學令問所歸宜
明據典議曲盡斟酌率由必衷以辨深惑何容總議並申無所析剖更詳得失
據典正議秘書監國子祭酒孫惠蔚太學博士封租曹等重議司空體服衰麻
心懷慘切其於聲樂本無作理但以鼓吹公儀致有疑論耳案鼓吹之制蓋古
之軍聲獻捷之樂不常用也有重位茂勳乃得備作方之金石準之管絃其爲
音奏雖曰小殊然其大體與樂無異是以禮云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和不
竊惟今者加台司之儀蓋欲兼廣威華若有哀用之無變於吉便是一人之年
悲樂並用求之禮情於理未盡二公雖受之於公用之非私出入聲作亦以煇
己今既有喪心不在樂知鼓之事明非欲聞其從軍威之義廢而勿作但禮案
公卿出入之儀至有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和鑾之聲佩玉之飾者所以顯槐鼎
之至貴彰宰輔之爲重今二公地處尊親儀殊百辟鼓吹之用無容全去禮有
懸而不樂今陳之以備威儀不作以示哀痛述理節情懇請爲允詔曰可從國

子後議

清河王暉所生母羅太妃薨表求申齊衰三年詔禮官博議侍中中書監太子
少傅崔光議喪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母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
大功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練絰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中也君之
厭不得申其罔極依禮大功據喪服厭降之例並無從厭之文今太妃既捨六
宮之稱如太妃之號爲封君之母尊崇一國臣下固宜服葬不得以王服厭屈
而更有降禮有從輕而重義包於此太學博士封律伯等十人議案臣從君服
降君一等君爲母三年臣則若今司空以仰厭先帝俯就大功臣之從服不容
有過但禮文殘缺制無正條竊附情理謂宜小功庶君臣之服不失其序升降
之差頗會禮意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議謹案喪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
其母妻傳曰何以大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敢過大功也夫以一國之貴子猶
見厭沉四海之尊固無申理頃國王遣太妃憂議者援引斯條降王之服尋究
義例頗有一途但公之庶昆弟或爲士或爲大夫士之卑賤不得仰匹親王正
以餘厭共同可以奪情相擬然士非列土無臣從服今王有臣復不得一準諸
士矣議者仍令國臣從服以養屬味所見未曉高趣案不杖章云爲君之父母
妻長子祖父母傳曰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傳
所以深釋父卒爲祖服斬者蓋恐君爲祖養臣亦同養也明臣之後養由君服
斬若由君服斬然後養則君服大功安得亦養也若依公之庶昆弟不云有臣
從養若依爲君之父母則出應申三年此之二章殊不相干引彼則須去此引
此則須去彼終不得兩服功養渾雜一圖也議者見餘尊之厭不得過大功則
令王依庶昆弟見不杖章有爲君之父母便令臣從服以養此乃據殘文守一
隅恐非先聖之情達禮之喪矣且從服之體自有倫實雖秩微闈寺位卑室老
未有君服細絰載踰三時臣著疏衰獨涉兩歲案禮天子諸侯之大臣唯服君
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其餘不服也唯近臣闈寺隨君而服耳若大夫之室老
君之所服無所不從而降一等此三條是從服之通者較然之明例雖近臣之
賤不過隨君之服未有君輕而臣服重者也議者云禮有從輕而重臣之從君

義包於此。愚謂服問所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直是禮記之異。獨此一節耳。何以知其然。案服問經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而大傳云。公子之妻者。則鄭君宜更見流輩。廣論所及。不應選用服問之文。以釋大傳之義。明從輕而重。唯公子之妻。臣之從君。不得包於此矣。若復有君為母大功。臣從服。當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為母大功。臣從服。何為不備。書兩條。以杜將來之惑。而偏著一事。彌結今日之疑。且臣為君母。乃是徒從。徒從之體。君亡則已。妻為皇姑。既非徒從。離公子早沒。可得不得。不制服乎。為君之父。母。妻子。君已除喪。而後聞喪。則不稅。蓋以恩輕。不能追服。假令妻在遠方。姑沒。遠城。過者。而後聞喪。復可不稅。服乎。若姑亡。必不關公子。有否。聞喪。則稅。不許日月遠近者。則與臣之從君。聊自不同矣。又案臣服君。不過五人。悉是三年。其餘不服。妻服夫。黨。可直五人乎。若功以隆。可得無服乎。臣妻事殊。雖然。胡越苟欲引之。恐非通例也。愚謂臣有合離。三諫。待決。妻無去就。一聽終身。親親既。有參差。妻服固宜不等。故見服之婦。可得申其本服。君屈大功。不可過從。以君所以從麻而齊。專屬公子之妻。隨輕而重。何關從服之臣。尋理求途。儻或在此。必以臣妻相準。未觀其津也。子熙誠不能遠探墳籍。曲論長智。請以情理校其得失。君遺母憂。巨創之痛。臣之為服。從君之義。如何。君至九月。便蕭然而即吉。臣猶養年。仍哀哭於君第。創巨而反輕。從義而反重。緣之人情。豈曰是哉。侍中崔光學。洞今古。達禮之宗。頃探幽立義。申三年之服。雖經典無文。前儒未辨。然推例求古。理亦難奪。若臣服從君。宜依侍中之論。脫君仍九月。不得如議者之談耳。戴氏焚坑。禮經殘缺。故今追訪靡據。臨事多惑。愚謂律無正條。須準傍以定罪。禮闕舊文。定準類以作意。禮有兼同。繩功而服。如齊疏者。蓋以在心實輕。於義乃重。故也。今欲一依喪服。不可從君九月。而服周年。如欲降一等。兄弟之服。不可以服君母。詳請二途。以取折衷。謂宜麻布。可如齊喪。除限則同小功。所以然者。重其喪。麻尊君母。變其日月。隨君降。如此。喪麻猶重。不奪君母之嚴。日月隨降。可塞從輕之責矣。尚書李平妻。以謂禮臣謂君黨。妻為夫黨。俱為從服。

各降君夫一等。故君服三年。臣服一朞。今司空臣。擇自以尊嚴之禮。奪其罔極之心。國臣服所不及。當無隨降之理。禮記大傳云。從輕而重。鄭玄注云。公子之妻為其皇姑。既舅不厭婦。明不服者。還應服其本服。此則是其例。詔曰。禮有從無服而有服。何但從輕而重乎。擇今自以厭故。不得申其過際。眾臣古無疑厭之論。而有從輕之據。曷為不得申其本制也。可從尚書及景林等議。尋詔曰。比決清河國臣為君母服。以禮事至重。故追而審之。今更無正據。不可背章生條。但君服既促。而臣服仍遠。禮緣人情。過厭須變服。可還從前判。既葬除之。四年春正月。丁巳夜。世宗崩于式乾殿。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與詹事王顯。中庶子侯剛。率迎肅宗於東宮。入自萬歲門。至顯陽殿。哭踊久之。乃復。王顯欲須明乃行即位之禮。崔光謂顯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而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光與于忠。使小黃門曲集。妻置兼官行事。於是光兼太尉。黃門郎元昭兼侍中。顯兼吏部。尚書中庶子裴儁兼吏部郎。中書舍人穆弼兼謁者僕射。光等請肅宗止哭。立于東序。于忠元昭扶肅宗西向。哭十數聲。止。服太子之服。太尉光率眾進置殿。肅宗既受。服皇帝用。哀寬服。御太極前殿。太尉光等降自西階。夜直羣官於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

熙平二年十一月乙丑。太尉清河王暉表曰。臣聞百王所尚。莫尚於禮。於禮之重。喪紀斯極。世代沿革。損益不同。遺風餘烈。景行終在。至如前賢。往古。商。禮。有異。或並禮經文。而論情別緒。或各言所見。而討事共端。雖憲章祖述。人自名家。而論議紛紜。理歸羣正。莫不隨時所宗。各為一代之典。自上逮下。罔不遵用。是使叔孫之儀。專擅於漢朝。王肅之禮。獨行於晉世。所謂共同軌文。四海畫一者也。至乃折旋俯仰之儀。哭泣升降之節。去來闔巷之容。出入闔門之度。尚須曠。諸禮官。博訪儒士。載之翰紙。著在通法。辯答乖殊。證據不明。即詆訶疵謬。糾劾成罪。此乃簡牘成文。可具閱而知者也。未聞有聖王垂範。國無一定之章。其賢贊治。家制異同之式。而欲流風作則。采貽來世。比學官難建。庠序未修。稽考古今。莫專其任。暨乎宗室喪禮。百寮凶事。冠服制載。日月輕重。率令博士一人。輕

爾議之廣陵王恭北海王頴同爲庶母服恭則治重居處頴則齊期聖室論親則恭頴俱是帝孫語貴則二人並爲蕃國不知兩服之證據何經典俄爲舛較其有義正懿王呢威尙或如斯自茲已降何可紀極屢觀漢魏喪禮諸儀卷盈數百或當時名士往復成規或一代詞宗較然爲則况堂堂四海萬萬如林而令喪禮參差始於帝族非所以儆刑萬國縱橫四海臣忝官台備位喉唇不能棄國之鈞致斯爽缺具瞻所請無所逃罪謹略舉恭頴二國不同之狀以明喪紀乖異之失乞集公卿樞納內外儒學博議定制班行天下使禮無異準得失有歸并因事而廣永爲條例庶庶岳岳沾沾河微酬萬一聖太后令曰禮者爲政之本何得不同如此可依表定議事在張普惠傳

神龜元年九月尼高皇太后崩於瑤光寺肅宗詔曰崇憲皇太后德協坤儀徵符月晷方融畫化奄至崩殂朕幼集荼孽夙憑德訓及會禮定難是賴謀謀夫禮沿情制義循事立可特爲齊喪三月以申追仰之心有司奏案舊事皇太后崩儀自復魄數葬百官哭臨其禮甚多今尼太后既存委俗尊居道法凶事簡速不依配極之典庭局狹隘非容百官之位但昔經奉接義成君臣終始情禮理無廢絕輒準故式立儀如別內外羣官權改常服單衣邪巾奉送至墓列位哭拜事訖而除止在京師更不宣下詔可

十一月侍中國子祭酒儀同三司崔光上言被臺祠部曹符文昭皇太后改葬議至尊皇太后羣臣服制輕重四門博士劉季明議云案喪服記雖云改葬緇文無指據至於注解乖異不同馬融王肅云本有三年之服者鄭及三禮然而後來諸儒符融者多與玄者少今請依馬王諸儒之議至尊宜服緇案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鄭注云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親服至尊也今皇太后雖上奉宗廟下臨朝臣至於爲姑不得場者計應無服其清河汝南二王母服三年亦宜有緇自餘王公百官爲君之母妻唯養而已並應不服又太常博士鄭六議云謹檢喪服并中代雜論記云改葬緇鄭注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親見屍柩不可以無服故服緇三年者緇則養已下無服竊謂鄭氏得服緇之旨膠三月之旨如臣所見請依康成之服緇既葬而除愚以爲允詔可

二年正月二日元會高陽王雍以皇太后臨朝太上皇公喪制未畢欲罷百戲絲竹之樂清河王憚以爲萬國慶集天子臨享宜應備設太后訪之於侍中崔光光從雍所執憚謂光曰宜以經典爲證光據禮記緇冠玄武子姓之冠父母有重喪子不純吉安定公親爲外祖又有師恩太后不許公除喪麻在體正月朔日還家哭臨至尊輿駕奉慰記云朋友之墓有宿草焉而不哭是則朋友有養年之哀于買云夫子喪類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類淵之喪饋練肉夫子受之彈琴而後食之若子之哀則容一養不舉樂也孔子既大練五日彈琴父母之喪也由是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心喪三年由此而制雖古義難追比來發詔每言師祖之尊是則一養之內猶有餘哀且禮母有喪服喪之所聞子不舉樂今太后更無別宮所居嘉福去太極不爲大遠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况在內密邇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智悼子喪未葬杜黃所以諫晉平公也今相國雖已安厝載三月爾陵墳未乾憚以理證爲然乃從

禮議
孝靜武定五年正月齊獻武王薨時秘凶問六日孝靜皇帝舉哀於太極東堂服齊衰三月及將窆中練齊文襄王請自發喪之月帝使侍中陸子彰舉詔三往教喻王固執詔不許乃從薨月

太祖天賜三年十月占授著作郎王宜第造兵法
高宗和平三年十二月因歲除大難之禮遂燿兵示威更爲制令步兵陳於南騎士陳於北各擊鍾鼓以爲節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黃黑別爲部隊楯稍矛戟相次周回轉易以相赴就有飛龍騰蛇之變爲函箱魚鱗四門之陳凡十餘法踞起前却莫不應節陳畢南北二軍皆鳴鼓角衆盡大譟各令騎將六人去來挑戰步兵更進退以相拒擊南敗北捷以爲威觀自後踵以爲常
高祖太和十九年五月甲午冠皇太子恂於廟丙申高祖臨光極堂太子入見帝親詔之事在恂傳六月高祖臨光極堂引見羣官詔曰比冠子恂禮有所闕當思往失更順將來禮古今殊制三代異章近冠恂之禮有三失一朕與諸儒同誤二諸儒違朕故令有三誤今中原北建百禮惟新而有此三失殊以愧歎

春秋襄公將至衛以同姓之國問其季幾而行冠禮古者皆灌地降神或有作樂以迎神昨失作樂至廟庭朕以意而行拜禮雖不得降神於理猶差完司馬彪云漢帝有四冠一緇布二進賢三武弁四通天冠朕見家語冠頌篇四加冠公也家語雖非正經孔子之言與經何異諸儒忽司馬彪志致使天子之子而行士冠禮此朝廷之失冠禮朕以為有賓諸儒皆以為無賓朕既從之復令有失孔所云斐然成章其斯之謂太子太傅穆亮等拜謝高祖曰昔裴頠作冠儀不知有四裴頠尚不知卿等復何愧

正光元年秋肅宗加元服時年十一既冠拜太廟大赦改元官有其注

輿服之制秦漢已降損益可知矣魏氏居百王之末接分崩之後典禮之用故有闕焉太祖世所制車輦雖參采古式多違舊章今案而書之以存一代之迹

乘輿輦輅龍輅十六四衡轂朱班繡輪有雕虬文虎盤螭之飾龍首銜扼鸞爵立衡圓蓋華蟲金雞樹羽蛟龍游蕤建太常十有二旂畫日月升龍郊天祭廟則乘之

乾象輦羽葆圓蓋華蟲金雞樹羽二十八宿天階雲罕山林雲氣仙聖賢明忠孝節義遊龍飛鳳朱雀玄武白虎青龍奇禽異獸可以為飾者皆亦圖焉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助祭郊廟則乘之

大樓輦輅十二加以玉飾銜輪雕犀與輦輅同駕牛十二

小樓輦輅八銜輪色數與大樓輦同駕牛十二天子太皇太后皇太后郊廟亦乘之

象輦左右鳳凰白馬仙人前却飛行駕二象羽葆旒旒旛旛旛其飾與乾象同太皇太后皇太后助祭郊廟之副乘也

馬輦重級其飾皆如之續漆直輅六左右駢駕天子籍田小祀時則乘之

臥輦其飾皆如之丹漆駕六馬

遊觀輦其飾亦如之駕馬十五匹皆白馬朱鬣尾天子法駕行幸巡狩小祀時則乘之

七寶旛檀刻鐘輦金薄隱起

馬輦天子三駕所乘或為副乘

緇漆屬馬車金薄華蟲隱起

輅輦輅輅金銀隱起出挽解合

步挽天子小駕遊宴所乘亦為副乘

金輅車羽葆旒畫輪輦華首綵軒文落左右駢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助祭郊廟籍田先駕則乘之長公主大貴公主封君諸王妃皆得乘但右駢而已太祖初皇太子皇子皆輦輅立乘畫輅輅輅朱輪繡轂綵蓋朱裏龍旂九旒畫雲樓

皇子封則賜之皆駕輅又有輅車緇漆紫幟朱裏駕一馬為副乘

公安車緇漆紫蓋朱裏畫輅朱雀青龍白虎龍旂八旒駕三馬輅車與王同

侯車與公同七旒紫蓋青裏駕二馬副車亦如之

子車緇漆草蟲文六旒紫蓋青裏駕一馬副車亦如之嗣及公侯子陪列郊天則乘之宗廟小祀乘輅輅而已至高祖太和中詔儀曹令李詔監造車輅一遵古式焉

太祖天興二年命禮官摺探古事制三駕輅一曰大輅設五輅建太常屬車八十一乘平城令代尹司隸校尉丞相奉引太尉陪乘太僕御從輕車介士千

乘萬騎魚麗屬行前驅皮軒闐戟芝蓋雲罕指南後殿豹尾鳴鶴唱上下作鼓吹軍戎大祠則設之二曰法駕屬車三十六乘平城令代尹太尉奉引侍中陪

乘奉車都尉御巡狩小祠則設之三曰小駕屬車十二乘平城令太僕奉引常侍陪乘奉車都尉御遊宴離宮則設之四至郊天地四節祠五帝或公卿行事唯

四月郊天帝常親行樂加鐘懸以為迎送之節焉

天賜二年初改大駕魚麗屬行更為方陳園簿列步騎內外為四重列擲建旌

通門四達五色車旗各處其方諸王導從在御騎內公在轎內侯在步騎內子

在刀楯內五品朝臣使列乘輿前兩廂官卑者先引王公侯子車旒旛畫信幡

及散官構服一皆純黑

肅宗熙平元年六月侍中劉騰等奏中宮僕刺列車輿朽敗自昔舊都禮物

頗異遷京已來未復更造請集禮官以裁其制置太后令曰付尚書量議太常

卿禮紹少卿元端博士鄭六劉臺龍等議案周禮王后之五轂重翟錫面朱纁
厭翟勒面纁纁安車彫面鷹纁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纁有握鞶車組鞶有鞶
羽蓋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后朝見於王所
乘翟車后出桑則乘鞶車后宮中所乘謹以周禮聖制不刊之典其禮文尤備
孔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以其法不可踰以此言之後王與服典章
多放周式雖文質時變各宜存彫飾雖異理無全捨當今聖后臨朝親覽庶
政輿駕之式宜備典禮臣等學缺通經叨參議末輒率短見宜準周禮備造五
轂彫飾之制隨時增減太學博士王延業議案周禮王后有五轂重翟以從王
祠厭翟以從王饗賓客安車以朝見于王翟車以親桑鞶車宮中所乘又漢興
服志云秦并天下闕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殷人以爲大轂於是
始聖作金根之車漢承秦制御爲乘輿太皇太后皇太后皆御金根車加交絡
帷裳非法駕則乘紫扇駟車雲漢文書駟黃金塗五末畫爪在右駟駕三馬阮
謹禮圖并載秦漢已來輿服亦云金根轂皇后法駕乘之以禮婚見廟乘轂后
法駕乘之以親桑安車后小駕乘之以助祭山駟車后行則乘之紺駟駟車后
小行則乘之以哭公主邑君王妃公侯夫人入闕與后出入闕宮中小遊則乘
之晉先靈儀注皇后乘雲母安車駕六龍案周禮漢晉車輿儀式互見圖書雖
名號小異其大較略相依擬金根車雖起自秦造即殷之遺制今之乘輿五轂
是其象也華飾典麗容觀莊美司馬彪以爲孔子所謂乘殷之轂即此之謂也
案阮氏圖桑車亦飾以雲母晉之雲母車即是一與周之翟車其用正同安車
既名同周制又用同重翟山駟車案圖飾之以紫紺駟駟車雖制用異於厭翟
而實同用於今入闕與輿輦其用又同案圖今之黑漆畫扇輦與周之鞶車其
形相似竊以爲秦滅周制百事革官名軌式莫不殊異漢魏因循雖踵仍舊
雖時有損益而莫能反古夏由去聖久遠典儀殊缺時移俗易物隨事變雖經
賢哲祖襲無改伏惟皇太后敷聖淵凝照臨萬物勳循典故貽則後王今輒竭
管見稽之周禮考之漢晉採諸圖史驗之時事以爲宜依漢晉法駕則御金根
車駕四馬加交絡帷裳御雲母車駕四馬以親桑其非法駕則御紫扇駟車駕

三馬小駕則御安車駕三馬以助祭小行則御紺駟駟車駕三馬以哭公主王
妃公侯夫人宮中出入則御畫扇輦車案舊事比之周禮唯闕從王饗賓客及
朝見於王之乘輿以爲古者諸侯有朝會之禮故有從饗之儀今無其事宜從
省略又今之皇居宮掖相逼就有朝見理無結駟即事考實亦宜闕廢又哭公
主及王妃周禮所無施之於今寔合事要損益不同用捨隨時三代異制其遺
然也又金根及雲母駕馬或三或六訪之經禮無駕六之文今之乘輿又皆駕
四義符古典宜仍駕四其餘小駕宜從駕三其制用形飾備見圖志司空領尚
書令任城王澄尚書左僕射元暉尚書右僕射李平尚書齊王蕭寶夤尚書元
欽尚書元昭尚書左丞盧同右丞元洪起考功郎中劉懋北主客郎中源子恭
南主客郎中游思進三公郎中崔鴻長兼駕部郎中薛悅起部郎中杜邁左主
客郎中元韓騎兵郎中房景先外兵郎中石士基長兼右外兵郎中鄭幼儒都
官郎中李秀之兼尚書左士郎中朱元旭度支郎中谷頴左民郎中張均金部
郎中李仲東庫部郎中賈思同國子博士薛積邢晏高諒奚延太學博士邢湛
崔瓊韋肅鄭季期國子助教韓神固四門博士楊那羅唐荆寶王令備吳珍之
宋婆羅劉燮高顯崑杜靈備張文和陳智顯楊渴侯趙安慶買天度文僧稠呂
太保王當百槐實等五十人議以爲皇太后稱制臨朝躬親庶政郊天祭地宗
廟之禮所乘之車宜同至尊不應更有製造周禮魏晉雖有文辭不辨形制假
令欲作恐未合古制而不可以爲一代典臣以太常國子二議爲疑重集羣官
並從今議唯恩裁決靈太后令曰羣官以後議折中者便可如奏
大祖天興元年冬詔儀曹郎董謐撰朝親饗宴郊廟社稷之儀六年又詔有司
制冠服隨品秩各有差時事未暇多失古禮世祖經營四方未能留意仍世以
武力爲事取於便習而已至高祖太和中始考舊典以制冠服百家六宮各有
差次早世升遐猶未周洽肅宗時又詔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及在朝名學更
議之條章相備焉
熙平元年九月侍中儀同三司崔光表奉詔定五時朝服案北京及遷都以來
未有斯制輒勸禮官詳據太學博士崔瓊議云周禮及禮記三冠六冕承用區

志第十四

樂五

氣質初分，聲形立矣。聖者因天然之有，為入用之物，緣喜怒之心，較哀樂之器。實得華籥，其來自久，伏羲絃琴，農皇制瑟，垂鐘和磬，女媧之簧，隨感而作。其用稍廣，軒轅梓阮，瑜之管，定小一之律，以成咸池之美。次以六莖五莖，大章韶夏，讓武之屬。聖人所以移風易俗也。故在易之豫，義明樂德，書云：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神人以和。周禮：圓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為宮，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奏之六變，天神可得而降矣。西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鼗鼓為宮，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奏之八變，地祇可得而禮矣。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路鼓為宮，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聲之舞，奏之九變，人鬼可得而禮矣。此所以協三才，寧萬國也。凡音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煩懣之音。宮亂則荒，其君曠；商亂則敗，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動；羽亂則危，其財匱。姦聲感人，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氣感人，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先王取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諭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莫不和順；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又有秣味任禁之樂，以娛四夷之民，斯蓋立樂之方也。三代之衰，邪音間起，則有爛漫靡靡之樂，與焉。周之衰也，輔侯力爭，澆偽萌生，淫惡滋甚，競其邪，忘其正，廣其器，蕩其禮，或奏之而心疾，或撞之不令，晉平公聞清角而顛隕，魏文侯聽古雅而眠睡，鄭宋齊衛，流宕不反，於是正樂虧矣。大樂感於風化，虞世推移，治國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隨時廢替，不常嚴聲，延陵歷聽諸國，咸表必舉，蓋所感者，所識者深也。樂之虧矣，秦始滅學，經亡義絕，莫

探其真，人重協俗，世貴順耳，則雅聲古器，幾將淪絕。漢與制氏，但識其鏗，傳鼓舞，不傳其義。而於郊廟朝廷，皆協律新變，雜以趙代秦楚之曲，故王禹宋，上書切諫，丙險景武，顯著當時，通儒達士，所共歎息矣。後漢東平王蒼，總攝樂事，頗有增加，大抵循前而已。及黃巾董卓以後，天下喪亂，諸樂亡缺，魏武既復，杜夔令其考會古樂，而樂玉左延年，終以新聲寵愛，晉世荀勗典樂，與郭夏宋，識之徒，共加研集，謂為合古，而阮咸識之，金行不永，以至亡敗，哀思之來，便為融矣。夫大樂與天地同和，苟非達識，至精，何以體其妙極。自漢以後，舞稱歌名，代相改易，服章之用，亦有不同，斯則不襲之義也。永嘉已下，海內分崩，伶官樂器，皆為劉聰石勒所獲，慕容儁平冉閔，遂克之，王猛平鄴，入於關右，符堅既敗，長安紛擾，慕容承之東也，禮樂器用，多歸長子，及垂平承，並入中山，自始祖內和魏晉二代，更致音伎，穆帝為代王，愍帝又進以樂物，金石之器，雖有未周，而絃管具矣。逮太祖定中山，獲其樂器，既初撥亂，未遑勸改，因時所行而用之，世歷分崩，頗有遺失。

天興元年冬，詔尚書吏部郎鄧淵定律呂協音樂，及追尊皇曾祖皇祖皇考諸帝樂用八佾舞，皇始之舞，皇始舞，太祖所作也。以明開大始祖之業，後更制宗廟，皇帝入廟門，奏王夏，太祝迎神于廟門，奏迎神曲，猶古降神之樂，乾豆上奏登歌，猶古清廟之樂，曲終下奏神祚，嘉神明之饗也。皇帝行禮七廟，奏陸步以為行止之節，皇帝出門，奏總章，次奏八佾舞，次奏送神曲，又舊禮孟秋祀天西郊，北內壇西，備列金石樂具，皇帝入北內行禮，咸奏舞八佾之舞，孟夏有事于東廟，用樂略與西郊同。太祖初冬，至祭天，于南郊圓丘，樂用皇矣，奏雲和之舞，事訖，奏維星，將燎，夏至祭地，祇於北郊方澤，樂用天祚，奏大武之舞，正月上日，饗羣臣，宣布政教，備列宮懸正樂，兼奏燕趙秦吳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時變會亦用焉。凡樂者，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敘祖宗開基所由，下及君臣履與之跡，凡一百五十章，晉晨歌之，時與絲竹合奏，郊廟其樂亦用之。

六年冬，詔太樂總章鼓吹，增修雜伎，造五兵角觥，獻鳳皇，仙人，長蛇，白象，白

虎及諸長獸魚龍辟邪鹿馬仙車高短百尺長繩練橫跳丸五案以備百戲大樂設之於殿庭如漢晉之舊也太宗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為鐘鼓之節世祖破赫連昌獲古雅樂及平涼州得其伶人器服並擇而存之後通西域又以悅般國鼓舞較於樂署

高宗顯祖無所改作諸帝意在經營不以聲律為務古樂音制罕復傳習舊工更盡聲曲多亡太和初高祖垂心雅古務正音聲時司樂上書典章有闕求集中秘羣官議定其事并訪吏民有能體解古樂者與之修廣器數甄立名品以贈八音詔可雖經衆議於時卒無洞曉聲律者樂部不能立其事彌缺然方樂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增列于太樂金石羽旄之飾為壯麗於往時矣五年文明太后高祖並為歌章戒勸上下皆宣之管絃

七年秋中書監高允奏樂府歌詞陳國家王業符瑞及祖宗德美又隨時歌謠不準古舊辨雅鄭也十一年春文明太后令曰先王作樂所以和風改俗非雅曲正聲不宜庭奏可樂新舊樂章參探音律除去新聲不典之曲禪增鐘磬鏗鏘之韻十五年冬高祖詔曰樂者所以動天地感神祇調陰陽通人鬼故能關山川之風以播德於無外由此言之治用大矣逮乎末俗陵遲正聲頹廢多好鄭衛之音以悅耳目故使樂章散缺伶官失守今方釐革時弊稽古復禮庶令樂正雅頌各得其宜今置樂官實須任職不得仍令噤吹也遂飭置焉

十六年春又詔曰禮樂之道自古所先故聖王作樂以和中制禮以防外然音聲之用其致遠矣所以通感人神移風易俗至乃蕭韶九奏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有周之季斯道崩缺故夫子志味於聞韶正樂於返魯逮漢魏之間樂章復闕然博採音韻粗有篇條自魏室之興太祖之世尊樂古式舊典無墜但干戈仍用文教未淳故令司樂失治定之雅音習不典之繁曲比太樂奏其職司求與中書參攬其所讀愧感兼懷然心喪在躬未忍闕此但禮樂事大乃為化之本自非通博之才莫能措意中書監高闡器識詳富志量明允每闡陳奏樂典頗體音律可令與太樂詳探古今以備茲典其內外有堪此用者

任其參議也閱歷年考度粗以成立遇遷洛不及精盡未得施行尋屬高祖崩未幾闡卒

先是闡引給事中公孫崇共考音律景明中崇乃上言樂事正始元年秋詔曰太樂令公孫崇更調金石變理音準其書二卷并表悉付尚書夫禮樂之事有國所重可依其請八座已下四門博士以上此月下旬集太樂署考論同異博探古今以成一代之典也十月尚書李崇奏前被旨勅以兼太樂令公孫崇更調金石并其書表付外考試登依旨勅以去八月初詣集議但六樂該深五聲妙遠至如仲尼淵識故將志味吳札善聽方可輪辨自斯已降莫有詳之今既草初悉不窮解雖微有詰論略無究悉方欲商榷淫濫作範將來寧容聊爾一試便垂竹帛今請依前所召之官并博聞通學之士更申一集考其中否研窮音律辨括權衡若可施用別以聞請制可時亦未能考定也

四年春公孫崇復表言伏惟皇魏龍躍鳳舉配天光宅世祖太武皇帝草創荒嶠廓宇內兇醜尙繁戎軒仍勅制禮作樂致有闕如高祖孝文皇帝德鍾後仁之期道協先天之日顧雲門以興言感蕭韶而忘味以故中書監高闡博識明教文思優洽紹躋成均實允所寄乃命闡廣程儒林究論古樂依據六經參諸國志錯綜陰陽以制聲律鐘石管絃略以完具八音聲韻事別粗舉值遷邑崧嶽未獲周密五權五量竟不就果自爾迄今率多訛落金石虛懸宮商未會伏惟陛下至聖承天纂戎鳩烈以金石未協詔臣緝理謹即廣搜耆耆選其中形又採梁山之竹更裁律呂制磬造鐘依律並就但權量差謬其來久矣頃蒙付并州民王獻進所獻古銅權稱之古範考以今制鐘律準度與權參合昔造猶新始稱若舊異世同符如合規矩樂府先正聲有王夏肆夏登歌鹿鳴之屬六十餘韻又有皇始五行舞太祖初興置皇始之舞復有吳夷東夷西戎之舞樂府之內有此七舞太和初郊廟但用文始五行皇始三舞而已竊惟周之文武頌聲不同漢之祖宗廟樂又別伏惟皇魏四祖三宗道邁隆周功超鴻漢須聲廟樂宜有表章或文或武以旌功德自非懿望茂親雅量淵遠博識洽聞者其孰能識其得失衛將軍尚書右僕射臣高肇器度儼雅神實入微淹讀

大猷聲光海內宜委之監統以成皇代典讓之美昔晉中書監荀勗前代名賢受命成均委以樂務樂述舊章儀刑古典事光前載豈遠乎哉又先帝明詔內外儒林亦任高閣申讀今之所須求依前比世宗知樂非才詔曰王者功成治定制禮作樂以宣風化以通明神理萬品贊陰陽光功德治之大本所宜詳之可令太常卿劉芳亦與主之永平二年秋尙書令高肇尙書僕射清河王暉等奏言案太樂令公孫崇所造八音之器并五度五量太常卿劉芳及朝之儒學執諸經傳考辨合否尺寸度數悉與周禮不同問其所以稱必依經文聲則不協以情增減殊無準據竊惟樂者皇朝治定之盛事光贊祖宗之茂功垂之後王不刊之制宜憲章先聖詳依經史且二漢魏晉歷諸儒哲未聞器度依經而聲調差謬臣等參議請使臣芳準依周禮更造樂器事訖之後集議並呈從其善者詔可芳上尙書言詞樂諧音本非所曉且國之大事亦不可決於數人今請更集朝彥衆辨是非明取典據實決元凱然後管制聲及尙書刑禮等奏許詔可於是芳主修管時揚州民張陽子義陽民兒鳳鳴陳孝孫戴當干吳殿陳文顯陳成等七人頗解雅樂正聲八佾文武二舞鐘聲管絃登歌擊磬芳皆請令教習參取是非

永平三年冬芳上言觀古帝王罔不據功象德而制舞名及諸樂章今欲教文武二舞施之郊廟請參制二舞之名竊觀漢魏已來鼓吹之曲亦不相緣今亦須制新曲以揚皇家之德美詔芳與侍中崔光郭祚黃門游擊孫惠蔚等四人參定舞名并鼓吹諸曲其年冬芳又上言臣聞樂者感物移風輒氓變俗先王所以教化黎元湯武所以一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神龜二年夏有司問狀仲儒言前被符問京房準定六十之律後雖有存曉之者鈔至熹平末張光等猶不能定絃之息緩聲之清濁仲儒授自何師出何典籍而云能曉但仲儒在江左之日頗授琴文嘗覽司馬彪所撰續漢書見京房準術成數明然而張光等不能定仲儒不量庸昧竊有意焉遂竭愚思鑽研甚久雖未能測其機妙至於聲韻頗有所得度量權歷出自黃鐘雖造管察氣經史備有但氣有盈虛乘有巨細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自非管應時候聲驗吉凶則是非之原諒亦難

定此則非仲儒淺識所敢聞之至於準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則官商易辨若尺寸小長則六十宮商相與微濁若分數加短則六十徵羽類皆小清語其大本居然微異至於清濁相宜諧會歌管皆得應合雖積黍驗氣取聲之本清濁諧會亦須有方若閉準意則辨五聲清濁之韻若善琴術則知五調調音之體參此二途以均樂器則自然應和不相奪倫如不練此必有乖謬案後漢順帝陽嘉二年冬十月行禮辟雍奏應鐘始復黃鐘作樂器隨月律是爲十二之律必須次第爲宮而商角徵羽以類從之尋調聲之體官商宜濁徵羽用清若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爲宮清濁悉足非唯未練五調調器之法至於五聲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黃鐘爲聲氣之元其管最長故以黃鐘爲宮太簇爲商林鐘爲徵則宮徵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採衆聲配成其美若以應鐘爲宮大呂爲商蕤賓爲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夷則爲宮則十二律中唯得取中呂爲徵其商角羽並無其韻若以中呂爲宮則十二律內全無所取何者中呂爲十二之數變律之首依京房書中呂爲宮乃以去減爲商執始爲徵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呂猶用林鐘爲商黃鐘爲徵何由可諧仲儒以調和樂器文飾五聲非準不妙若如嚴嵩父子心賞清濁是則爲難若依案見尺作準調絃緩急清濁可以意推耳但音聲精微史傳闕略舊志唯云準形如瑟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鐘九寸調中一絃令與黃鐘相得案盡以求其聲遂不辨準須柱以不柱有高低絃有粗細餘十二絃復應若爲致令攬者望風拱手又案房準九尺之內爲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內爲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復十之是爲於準一寸之內亦爲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則於準一分之內乘爲二十分又爲小分以辨強弱中間至促雖復離朱之明猶不能窮而分之雖然仲儒私曾考驗但前却中柱使入準常尺分之內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分數既微器宜精妙其準面平直須如俾水其中絃一柱高下須與二頭臨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時不使離絃不得舉絃又中絃粗細須與琴宮相類中絃須施軫如琴以軫調聲令與黃鐘一管相合中絃下依數盡出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琴又凡絃皆須

豫後使臨時不動即於中絃案盡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其瑟編以宮為主清編以商為主平編以宮為主五調各以一聲為主然後錯採衆聲以文飾之方如錦繡上來消息調準之方並史文所略出仲儒所思若事有乖此聲則不和仲儒尋準之分數精微如彼定絃緩急艱難若此而張光等親掌其事尚不知藏中有準既未識其器又焉能施絃也且疑人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脩以變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遠者體知而無師苟有一毫所得皆關心抱豈必要經師授然後為奇哉但仲儒自省膚淺才非一足正可相識音韻纔言其理致耳時尚書蕭寶夤奏言金石律呂制度調均中古已來紛或通曉仲儒雖粗述書文頗有所說而學不師授云出己心又言舊器不任必須更造然後克諧上達成勅用舊之旨輒持己心輕欲制作臣竊思量不合依許詔曰禮樂之事豈非常人所明可如所奏

正光中侍中安豐王延明受詔監修金石博探古今樂事令其門生河間信都芳考算之屬天下多難終無制造芳後乃撰延明所集樂說并諸器物準圖二十餘事而注之不得在樂署考正聲律也

晉書中前廢帝詔錄尚書長孫稚太常卿祖瑩管理金石永熙二年春稚瑩表曰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書曰憂樂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詩言志律和聲教教九族平章百姓天神於焉降歆地祇可得而禮故樂以象德舞以象功干戚所以比其形容金石所以發其歌頌篇之宗廟則豐祗饗其和用之朝廷則君臣協其志樂之時義大矣哉雖復沿革異時雖明殊位固因殷禮百世可知也太祖道武皇帝應圖受命光宅四海統合天經德符地緯九戎稱舉五禮未詳太案世祖重輝景耀奉宗廟祀誕隆丕基而禮經管四方匪遠制作高祖孝文皇帝承太平之緒無為之運帝圖既遠王度惟新太和中命故中書監高闕草創古樂闕尋去世未就其功闕亡之後故太案令公孫樂續修遺事十有餘載樂教衰其功時太常卿劉芳以樂所作體制異舛不合古義請更修管教昔

聽許芳又釐綜久而申呈時故東平王元匡共相輪駁各樹朋黨爭競紛紜竟無底定及孝昌已後世屬艱虞內難孔殷外敵滋甚永安之季胡賊入京燔燒樂庫所有之鐘悉舉賊手其餘磬石咸為灰燼普泰元年臣等奉勅營造樂器實問太案前來郊丘懸設之方宗廟施安之分太案令張乾龜答稱芳所造六格北廂黃鐘之均實是夷則之調其餘三廂宮商不和共用一笛施之前殿樂人尚存又有姑洗太簇二格用之後宮檢其聲韻復是夷則於今尚在而芳一代碩儒斯文攸屬討論之日必應考古深有明證乾龜之辨恐是歷歲稍遠伶官失職芳久殂沒遺文銷毀無可遵訪臣等謹詳周禮分樂而序之凡樂圖鐘為宮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若樂六變天神可得而禮函鐘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若樂八變地祇可得而禮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鐘為羽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至於布置不得相生之次兩均異宮並無商聲而同一徵書曰於子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八音克諧神人以和計五音不具則聲豈成文七律不備則理無和韻八音克諧莫曉其旨聖道幽玄微言已絕漢魏以來未能作者案春秋魯昭公二十年晏子言於齊侯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服子慎注云黃鐘之均黃鐘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一懸十九鐘十二懸二百二十八鐘八十四律即如此義乃可尋究今案周禮小胥之職樂懸之法鄭注云鐘磬編懸之二八十六枚漢成帝時健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獻呈漢以為瑞復依禮圖編懸十六去正始中徐州薛成送玉磬十六枚亦是一懸之器檢太案所用鐘磬各一懸十四不知何據魏侍中繆襲云周禮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今之樂官徒知古有此制莫有明者又云樂制既亡漢成謂韶武武德武始大鈞可以備四代之樂奏黃鐘舞文始以祀天地奏太簇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蕤賓舞武始大鈞以祀宗廟祀園丘方澤羣廟禘祭之時則可兼舞四代之樂漢亦有雲翹青命之舞罔識其源漢以祭天魏時又以雲翹兼祀園丘天郊青命

兼祀方澤地郊。今二舞久亡。無復知者。臣等謹依高祖所制尺。周官考工記。為氏為鐘鼓之分。磬氏為磬。倨之法。禮運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之義。以律呂為之。劑量。奏請制度。經紀營造。依魏晉所用四廟宮懸。鐘磬各十六懸。塤箎箏筑。聲韻區別。蓋理三稔。於茲始就。五聲有節。八音無爽。笙簧和合。不相奪倫。元日備設。百僚允囑。雖未極萬古之微。實是一時之盛事。竊惟古先哲王。制禮作樂。各有所稱。帝有咸池之樂。顓頊作承雲之舞。大章大韶。堯舜之異名。大夏大濩。禹湯之殊稱。周言大武。秦曰壽人。及焚書絕學之後。舊章淪滅。無可準據。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迎神廟門奏嘉至。皇帝入廟門奏永至。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通所作也。高祖六年。有昭容樂。禮容樂。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蕭管。更名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威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者。高祖四年作也。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舜韶舞。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天下之安和也。孝景以武德舞為昭德。孝宣以昭德舞為威德。光武廟奏大武。諸帝廟並奏文始五行四時之舞。及卯金不祀。當塗勃興。魏武廟樂。改云昭武。用虞之大韶。周之大武。總號大鈞也。曹失其鹿。典午乘時。晉氏之樂。更名正德。自昔帝王。莫不損益相緣。徵號殊別者也。而皇魏統天百三十載。至於樂舞。迄未立名。非所以幸宜皇風。章明德。贊揚機軌。垂範無窮者矣。案今后宮饗會。及五郊之祭。皆用兩懸之樂。詳攬先誥。大為紕繆。古禮。天子宮懸。諸侯軒懸。大夫判懸。士特懸。皇后禮數。德合王者。名器所資。豈同於大夫哉。孝經言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即五精之帝也。禮記王制。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論語。禹卑宮室。盡力於溝洫。惡衣服。致美於黻冕。何有殿庭之樂。過於天地乎。失禮之差。遠於千里。昔漢孝武帝東巡狩。封禪。禮祀。奏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皆盡用明。其無減。普泰元年。前侍中臣季及臣等。奏求造十二懸。六懸。裁訖。續復營造。尋蒙旨判。今六懸既成。臣等思鐘磬各四。匏籥相從十六格。宮懸

已足。今請更營二懸。通前為八宮懸。兩具矣。一具備於太極。一具列於顯陽。若園丘方澤。上幸四時。五郊社稷諸祀。雖時日相礙。用之無闕。孔子曰。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傳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然則天地宗廟同樂之明證也。其升斗權量。當時未定。請即刊校。以為長準。周存六代之樂。雲門咸池。韶夏濩武。用於郊廟。各有所施。但世運遙緬。隨時亡缺。漢世唯有虞韶周武。魏為武始成。咸。錯。錯。風聲。為一代之禮。晉無改造。易名正德。今聖朝樂舞未名。舞人冠服無準。稱之文武舞而已。依魏景初三年以來衣服制。其祭天地宗廟。武舞執干戚。著平冕。黑介幘。玄衣裳。白領袖。絳領袖。中衣。絳合幅袴。黑章鞬。文舞執羽籥。冠委貌。其服同上。其奏於廟庭。武舞。武弁。赤介幘。生絳袍。單衣。練領袖。皂領袖。中衣。虎文畫合幅袴。白布袂。黑章鞬。文舞者。進賢冠。黑介幘。生黃袍。單衣。白合幅袴。服同上。其魏晉相因。承用不改。古之神室。方各別所。故聲歌各異。今之太廟。連基接棟。樂舞同奏。於義得通。自中煩喪亂。晉室播蕩。永嘉已後。舊章湮沒。大武。皇帝破平統萬。得古雅樂一部。正聲歌五十曲。工伎相傳。間有施用。自高祖遷居世宗。晏駕內外多事。禮物未周。今日所有。王夏。肆夏之屬。二十三曲。猶得擊奏。足以闡累聖之休風。宣重光之威美。伏惟陛下。仁格上皇。義光下武。道契玄機。業隆寶祚。思服典章。留心軌物。反堯舜之淳風。復文武之境土。飾宇宙之儀刑。納生人於福地。遵德熙泰。樂載新聲。天成地平。於是乎在。樂舞之名。乞垂旨判。臣等以愚昧。參廁問道。呈御之日。伏增惶懼。詔其樂名。付尚書博議。以聞。其年夏。集羣官議之。營復議曰。夫樂所以乘靈通化。舞所以象物昭功。金石播其風聲。絲竹申其歌詠。郊天祠地之道。雖百世而可知。奉神育民之理。經千載而不味。是以黃帝作咸池之樂。顓頊有承雲之舞。堯為大章。舜則大韶。禹為大夏。湯為大濩。周曰大武。秦曰壽人。漢為大子。魏名大鈞。晉曰正德。雖三統五變。五運代降。莫不述作相因。徵號殊別者也。皇魏道格三才。化清四字。奕世載德。累葉重光。或以文教興邦。或以武功平亂。功成治定。於是乎在。及主上龍飛。載造景命。惟新。書軌自同。典刑罔二。覆載均於兩儀。仁澤被於四海。五聲有序。八音克諧。樂舞之名。宜以詳定。案周兼六代之樂。聲律所施。咸有次第。滅學以後。經禮

散亡漢來所存二舞而已。請以韶武為崇德。武舞為章烈。總名曰嘉成。漢樂章云。高張四縣。神來燕饗。宗廟所設宮懸。明矣。計五郊天神。算於人鬼。六宮陰極。體同至尊。理無減降。宜皆用宮懸。其舞人冠服制裁。咸同舊式。庶得以光贊鴻功。敷揚大業。錄尚書事長孫稚。已下六十人同議。申奏。詔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以成爲號。夏無間然。又六代之舞者。以大爲名。今可準古爲大成也。凡音樂以舞爲主。故干戈羽籥。禮亦無別。但依舊爲文舞武舞而已。餘如議。

初侍中崔光臨淮王瑒。並爲郊廟歌詞。而迄不施用。樂人傳習舊曲。加以訛失。了無章句。後太樂令崔九龍。言於太常卿祖瑩曰。聲有七聲。調有七調。以今七調合之。七律起於黃鐘。終於中呂。今古雜曲。隨調舉之。將五百曲。恐諸曲名。後致亡失。今輒條記存之。於樂府。聲依而上之。九龍所錄。或雅或鄭。至於淫俗。四夷雜歌。但記其聲折而已。不能知其本意。又多多謬舛。莫識所由。隨其淫正。而取之樂署。今見傳習。其中復有所遺。至於古雅。尤多亡矣。

初高祖討淮漢。世宗定壽春。收其聲役。江左所傳中原舊曲。明君聖主。公莫白鳩之屬。及江南吳歌。荆楚四聲。總謂清商。至於殿庭饗宴兼奏之。其圜丘方澤上辛地祇五郊四時拜廟三元冬至社稷馬射籍田樂人之數。各有差等焉。

魏書卷一百九

魏書卷一百九考證

樂志敘軒轅梓阮瑤之管定小一之律。○呂氏春秋。伶倫目大夏之西。乃之阮瑤之陰。是瑤當作陰。小一當作十二。

帶氏篇聲偶。關之法。○考工記。聲有偶句。則此所關。當是一句字也。

魏書卷一百九考證

齊

魏

收

撰

志第十五

食貨六

夫為國為家者莫不以穀貨為本故洪範八政以食為首其在易曰聚人曰財周禮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財賄是以古先哲王莫不敬授民時務農重穀躬親千畝貢賦九州且一夫不耕一女不織或受其飢寒者飢寒迫身不能保其赤子攘竊而犯法以至於殺身迹其所由王政所陷也夫百畝之內勿奪其時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既飽且富而仁義禮節生焉亦所謂衣食足識榮辱也晉末天下大亂生民道盡或死於干戈或斃於饑饉其幸而自存者蓋十五焉

太祖定中原接喪亂之敝兵革並起民廢農業方事難殷然經略之先以食為本使東平公儀璽開河北自五原至于朔陽塞外為屯田初登國六年破衛辰收其珍寶畜產名馬三十餘萬牛羊四百餘萬漸增國用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何種人工伎巧十萬餘家以充京都各給耕牛計口授田天興初制定京邑東至代郡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為畿內之田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勸課農耕量校收入以為殿最又躬耕藉田率先百姓自後比歲大熟匹中八十餘斛是時戎車不患雖頻有年猶未足以久贖矣

太宗承興中頻有水旱詔簡宮人非所當御及非執作伎巧自餘出賜餼民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內路有行饑帝以飢將遷都於鄴用博士崔浩計乃止於是分闢尤貧者就食山東敕有司勸課留農者曰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凡庶民之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穀不樹者死無槨不蠶者衣無帛不績者喪無裘教行三農生殖九穀教行園圃就長草木教行虞衡山澤作材教行藝牧養蕃鳥獸教行百工飭成器用教行商賈阜通貨賄教行蠶婦化治絲枲教行臣妾事勸力役自是民皆力勸故歲數豐穰畜牧滋息

泰常六年詔六部民羊滿百口調戎馬一匹

世祖即位開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納其方貢以充倉廩收其貨物以實庫藏又於歲時取鳥獸之登於俎用者以物膳府

先是禁網疏闊民多逃隱天興中詔採諸漏戶令輸綸綿自後諸逃戶占為細繭羅數者甚眾於是雜營戶帥遍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周戶口錯亂始光三年詔一切罷之以屬郡縣

神瑞二年帝親御六軍略地廣漠分命諸將窮追蠕蠕東至瀚海西接張掖北度燕然山大破之虜其種落及馬牛雜畜方物萬計其後復遣成周公高度歸西伐焉耆其王鳩尸卑那單騎奔龜茲舉國臣民負錢懷貨一時降款獲其奇寶異玩以巨萬駝馬雜畜不可勝數度歸送入龜茲復獲其殊方瓊琥之物億萬已上是時方隅未剋帝屢親戎駕而委政於恭宗真君中恭宗下令修農職之教事在帝紀此後數年之中軍國用足矣

高宗時牧守之官頗為貨利太安初遣使者二十餘輩循行天下觀風俗視民所疾苦詔使者察諸州郡墾殖田畝飲食衣服閭里虛實盜賊劫掠貧富強劣而罰之自此牧守頗改前弊民以安業

自太祖定中原世祖平方難收獲珍寶府藏盈積和平二年秋詔中尚方作黃金合盤十二具徑二尺二寸鑲以白銀鈿以玫瑰其銘曰九州致貢殊域來賓乃作茲器錯用具珍鍛以紫令鑲以白銀範圍擬載吐燻含真織文麗質若化若神皇王御之百福惟新其年冬詔出內庫綾綿布帛二十萬匹令內外百官分曹賭射四年春詔賜京師之民年七十已上大官廚食以終其身

顯祖即位親行儉素率先公卿思所以賑益黎庶至天安聖興間歲頻大旱絹匹千錢劉或淮北青冀徐兗司五州告亂請降命將軍乘以援之既臨其境青冀懷貳進軍圍之數年乃拔山東之民咸動於征戎轉運帝深以為念遂因民貧富為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

先是太安中高宗以常賦之外雜調十五頗為煩重將與除之尚書毛法仁曰

此是軍國費用今頓罷之臣愚以為不可帝曰使地利無窮民力不竭百姓有餘吾孰與不足遂免之未幾復調如前至是乃終罷焉於是賦斂稍輕民復贍矣

舊制民間所織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為一匹六十尺為一端令任服用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高祖延興三年秋七月更立嚴制令一準前式違者罪各有差有司不檢察與同罪

太和八年始準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戶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為官司之祿後增調外帛滿二匹所調各隨其土所出其司冀雍華定相秦洛豫懷兗陝徐青濟南豫東兗東徐十九州貢綿絹及絲曲平并肆岐涇荆涼梁汾秦營幽夏光鄆東秦司州萬年鴈門上谷豐丘廣寧平涼郡懷州郡郡上郡之長平白水縣青州北海郡之膠東縣

平昌郡之東武平昌縣高密郡之昌安高密夷安黔陝縣秦州河東之蒲坂汾陰縣東徐州東莞郡之莒諸東莞縣雍州馮翊郡之連芝縣咸陽郡之車夷縣北地郡之三原雲陽銅官宜君縣華州華山郡之夏陽縣徐州北濟郡之離狐

豐縣東海郡之贛榆襄黃縣皆以麻布充稅九年下詔均給天下民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諸民年及課

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雖盈沒則還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粟五株榆三根非桑之

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桑奴各依良限三年種畢不畢奪其不畢之地於桑榆地分雖蒔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果種者以

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為世業身終不還恆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

所足諸麻布之士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

法諸有舉戶老小癯殘無授田者年十一已上及癯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還受民田恆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買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民稀之處隨力

所及官借民種蒔役有土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樂還者則以其家桑田為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處準此為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

不得無故而移諸民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為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恆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倍之田放此為

法諸遺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民之官各隨地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魏初不立三長故民多墜附陸附者皆無官役豪彊徵斂倍於公賦十年給事中李冲上言宜準古五家立一隣長五隣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

彊謹者隣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復復征戍餘者民三載亡愆則陟用陟之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

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二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匹為內外百官俸此外雜調民年八十以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癯老篤疾貧

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迭養食之書奏諸官通議稱善者乘高祖從之於是遣使者行其事乃詔曰夫任土錯買所以通有無并乘定賦所以均勞逸有無通

則民財不匱勞逸均則人樂其業此自古之常道也又隣里鄉黨之制所由來久欲使風教易周家至日見以大督小從近及遠如身之使手幹之總條然後口算平均義與訟息是以三典所同隨世滄隆貳監之行從時損益故鄭僑復丘賦之術鄒人獻盡徹之規雖輕重不同而當時俱適自昔以來諸州戶口籍實不實包藏隱漏廢公國私富彊者并兼有餘貧弱者餬口不足賦稅齊等無

輕重之殊力役同科無棄寡之別雖建九品之格而豐瑋之士未融雖立均輸之權而蠶績之鄉無異致使淳化未樹民情偷薄朕每思之良懷深慨今改舊從新爲里黨之法在所牧守宜以喻民使知去煩即簡之要初百姓咸以爲不若循常豪富并兼者尤弗願也事施行後計省昔十有餘倍於是海內安之十一年大旱京都民飢加以牛疫公私闕乏時有以馬驢及橐駝供糶耕載詔聽民就豐行者十五六道路給糧粟至所在三長贖養之遣使者時省察焉留業者皆令主司審覈開倉賑貸其有特不自存者悉檢集爲粥於街衢以救其困然主者不明牧察郊甸閒甚多餒死者時承平日久府藏盈積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刀鋒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繒布絲織諸所供國用者以其大半班贖百司下至工商阜隸逮于六鎮邊戍畿內縣寨孤獨貧瘡者皆有差十二年詔羣臣求安民之術有司上言請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豐年糶貯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一糶之於民如此民必力田以買糶積財以取粟官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爲屯民相水陸之宜斷頃畝之數以贖糶物市牛料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實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民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贖雖時有水旱不爲災也

世祖之平統萬定秦隴以河西水草善乃以爲牧地畜產滋息馬至二百餘萬匹橐駝將半之牛羊則無數高祖即位之後復以河陽爲牧場恆置戎馬十萬匹以擬京師軍蓄之備每歲自河西徙牧於并州以漸南轉欲其習水土而無死傷也而河西之牧彌滋矣正光以後天下喪亂遂爲羣寇所盜掠焉世宗延昌三年春有司奏長安驪山有銀鑛二石得銀七兩其年秋恒州又上言白登山有銀鑛八石得銀七兩錫三百餘斤其色潔白有鑠上品詔並置銀官常令採鑛又漢中舊有金戶千餘家常於漢水沙淘金年終總輸後臨淮王或爲梁州刺史妻罷之其鑛鐵爲農器兵刃在所有之然以相州牽口冶爲工故常鍊鍛爲刀送於武庫

自魏德既廣西域東夷貢其珍物充於王府又於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貨羽毛齒革之屬無遠不至神龜正光之際府藏盈溢靈太后曾令公卿已下任力貨物而取之又數資禁內左右所費無貲而不能一巧百姓也自徐揚內附之後仍世經略江淮於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乃令番戍之兵營起屯田又收內郡兵資與民和糶積爲邊備有司又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右門白馬津漳滏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自此費役微省三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恆農河北河東正平平陽五郡年常綿絹及質麻皆折公物雇車牛送京道險人散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匹三丈九尺別有私民雇價布六十四匹河東一車官酬絹五匹二丈別有私民雇價布五十四匹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雇絹三匹市材造船不勞採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雇作手并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剩絹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八匹又租車一乘官格四十斛成載私民雇價遠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準其私費一車布遠者八十四匹近者四十四匹船一艘計舉七百石準其雇價應有一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覆治雜事計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又其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唯連雷鼓其陸路從雷鼓至倉庫調一車雇絹一匹租一車布五匹則於公私爲便尙書度支郎中朱元旭計稱效立於公濟民爲本政列於朝潤國是先故大禹疏決以通四載之宜有漢穿引受納百川之用厥績顯於當時嘉聲播於圖史今校薛欽之說雖跡驗未彰而指況甚善所云以船代車是其策之長者若以門兵遣舟便爲關彼防禦無容全依宜令取雇車之物市材執作及倉庫所須悉以營辦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綱典各租調於將所然後付之十車之中留車士四人佐其守護果昂上船之日隨運至京將共監慎如有耗損其陪徵河中關失事歸運司輸京之時聽其即納不得離合違失常體必使量上數下謹其受

入自餘一如其列計底柱之難。號為天險。地驚千里。未易其功。然既陳便利。無容輒抑。若效充其說。則附例酬庸。如其不驗。徵填所損。今始開。初不可懸生。減折且依請。營立一年之後。須知贏費。歲遣御史校其虛實。脫有乖越。別更裁量。尚書崔休。以為劉木為舟。用與上代。鑿渠通運。利盡中古。是以漕轉河渭。留侯以為偉談。方舟蜀漢。鄧生稱為口實。豈直張純之奏。見美東都。陳纓之功。事高晉世。其為利益。所從來久矣。案欽所列。實九事宜。即中之計。備盡公理。但舟楫所通。遠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昔人乃遠通襄斜。以利關中之漕。南達交廣。以增京洛之饒。況乃漳洹夷路。河濟平流。而不均彼省煩。同茲巨益。且鴻溝之引。宋衛史。牒具存。討虜之通。幽冀古迹。備在。舟車省益。理實相懸。水陸難易。力用不等。昔忝東州。親運關。驗斯損益。不可同年而語。請諸通水運之處。皆宜率同此式。縱復五百三千里。車運水次。校計利饒。猶為不少。其欽所列州郡。如請與造。東路諸州。皆先通水運。今年租調。悉用舟楫。若船數有闕。且賃假充事。比之餽車。交成息耗。其先未通流。宜遣檢行。閉月修治。使理有可通。必無雍滯。如此則發召匪多。為益實廣。一爾整勞。久安永逸。錄尚書高陽王雍。尚書僕射李崇等奏曰。運漕之利。今古攸同。舟車息耗。實相殊絕。欽之所列。關西而已。若域內同行。足為公私巨益。謹輒參量。備如前計。庶徵召有減。勞止小康。若此請蒙遂。必須溝洫通流。即求開與修築。或先以開治。或古跡仍在。舊事可因。用功差易。此冬閉月。令疎通成訖。比春水之時。使運漕無滯。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

正光後。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國用不足。預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徵之。百姓怨苦。民不堪命。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合米五萬三千五百四斛九升。擊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麴三十萬五千九百九十九斤。其四時郊廟。百神羣祀。儀式供饗。遣著使客。不在斷限。爾後寇賊轉聚。將出征相繼。奔敗所亡器械資糧。不可勝數。而關西喪失尤甚。格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著客。粟食及肉。悉二分減一。計終歲省肉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

孝昌二年。終稅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貸公田者。畝一斗。又稅市入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為五等。收稅有差。

莊帝初。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罄。遂班入粟之制。輸粟八千石。賞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男。職人。輸七百石。賞一大階。授以實官。自民輸五百石。聽依第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階。無第者。輸五百石。聽正九品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階。諸沙門。有輸粟四千石入京倉者。授本州統。若無本州者。授大州都督。不入京倉。入外州郡倉者。三千石。聽郡都統。依州格。若輸五百石入京倉者。授本郡都督。其無本郡者。授以外郡。粟入外州郡倉。七百石者。京倉三百石者。授縣維那。

孝靜天平初。以遷民草創。資產未立。詔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賑之。三年夏。又賑遷民。粟各四十石。其年秋。并肆汾建。晉秦陝東。雍南。汾九州霜旱。民飢流散。四年春。詔所在開倉賑恤之。而死者甚眾。時諸州調絹。不依舊式。齊獻武王以其害民。與和三年冬。請班海內。悉以四十尺為度。天下利焉。

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是時罷之。而民有富強者。專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延興末。復立監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於是公私兼利。世宗即位。政存寬簡。復罷其禁。與百姓共之。其國用所須。別為條制。取足而已。自後豪貴之家。復乘勢占奪。近池之民。又輒障各。疆弱相陵。聞於遠近。神龜初。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暉等。奏鹽池天藏。實育羣生。仰惟先朝。限者。亦不苟與。細民競茲贏利。但利起天地。取用無法。或豪貴封護。或近者各守。卑賤遠來。超然絕望。是以因置主司。令其裁察。疆弱相兼。務令得所。且十一之稅。自古及今。取輒以次。所濟為廣。自爾露洽。遠近齊平。公私兩宜。儲益不少。及鼓吹主簿王俊。與等詞稱。請供百官食鹽二萬斛之外。歲求輸馬千匹。牛五百頭。以此而推。非可稍計。後中尉甄琛。啓求罷禁。被敕付議。尚書執奏。稱琛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請依常禁。為允。詔依琛計。乃為繞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護。語其障禁。倍於官司。取與自由。責賤任口。若無大宥。罪合推斷。詳度二三。深乖王法。臣等商量。請依先朝之詔。禁之為便。防姦息暴。斷道輕重。亦準前旨。所置監司。一同

往式於是復置監官以監檢焉其後更罷更立以至於承熙自遷都後於滄瀛
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鹽滄州置鹽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鹽四百五十二
幽州置鹽一百八十青州置鹽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置鹽四計終歲合收鹽
二十萬九千七百二斛四升軍國所資得以周贖矣

魏初至於太和錢貨無所周流高祖始詔天下用錢焉十九年冶鑄粗備文曰
太和五銖詔京師及諸州鎮皆通行之內外百官祿皆準絹給錢絹匹爲錢二
百在所遺錢工備爐冶民有欲鑄聽就鑄之銅必精練無所和雜世宗承平三
年冬又鑄五銖錢肅宗初京師及諸州鎮或鑄或否或有止用古錢不行新鑄
致商貨不通賈逵頗隔熙平初尙書令任城王澄上言臣聞洪範八政貨居二
焉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
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成養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夏殷之政九州
貢金以定五品周仍其舊太公立九府之法於是國貨始行定錢兩之權齊桓
循用以霸諸侯降及秦始皇漢文遂有輕重之異吳漢鄧通之錢收利遍於天下
河南之地猶甚多焉逮于孝武乃更造五銖其中毀鑄隨利改易故使錢有大
小之品竊尋太和之錢高祖留心勸制後與五銖並行此乃不刊之式但臣竊
聞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因其所宜順而致用太和五銖雖利於京邑之肆而
不入徐揚之市土貨既殊貨幣亦異便於荆鄆之邦者則礙於兗豫之域致使
貧民有重困之切王道貽隔化之跡去承平三年都座奏斷天下用錢不依準
式者時被赦云不行之錢雖有常禁其先用之禮權可聽行至年末悉令斷之
延昌二年徐州民儉刺史啓奏求行土錢旨聽權依舊用謹尋不行之錢律有
明式指謂難眼鑿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來繩禁悉
竊惑焉又河北州鎮既無漸造五銖設有舊者而復禁斷並不得行專以單絲
之線疎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爲尺以濟有無至今徒成杆軸之勞
不免飢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錢貨實非救恤凍餒于膏黎元謹惟自古
以來錢品不一前後累代易變無常且錢之爲名欲泉流不已愚意謂今之太
和與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便用者雖有大小之異並得通行貴賤之差

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內公私無壅其不行之錢及盜鑄毀大爲小巧僞不如法
者據律罪之詔曰錢行已久今東尚有事且依舊用澄又奏臣猥屬樞密庶幾
心力常願貨物均通書軌一範謹詳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出入布猶泉也其藏
曰泉其流曰布然則錢之興也始於一品欲令世匠均同團流無極豈暫周景
降逮亡新易鑄相尋參差百品遂令接壤乖商連邦隔質臣比奏求重下海內
依式行錢登被旨數錢行已久且可依舊謹重參量以爲太和五銖乃大魏之
通貨不朽之恆模寧可專買於京師不行於天下但今戎馬在郊江疆未一東
南之州依舊爲便至於京西京北城內州鎮未有錢處行之則不足爲難鑿之
則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穀則有負擔之難錢之爲用買糴相
屬不假斗斛之器不勞秤尺之平濟世之宜謂爲深允請並下諸方州鎮其太
和及新鑄五銖并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難眼鑿鑿依律而禁
河南州鎮先用錢者既聽依舊不在斷限唯太和五銖二錢得用公道新者其
餘雜種一用古錢生新之類普同禁約諸方之錢通用京師其聽依舊之處與
太和錢及新造五銖並行若盜鑄者罪重常憲既欲均齊物品廢并斯和若不
繩以嚴法無以肅茲違犯符旨一宜仍不遵用者刺史守令依律治罪詔從之
而河北諸州舊少錢貨猶以他物交易錢略不入市也二年冬尙書崔亮奏恆
農郡銅青谷有銅鑛計一斗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鑛計一斗得銅五兩鑛帳
山鑛計一斗得銅四兩河內郡王屋山鑛計一斗得銅八兩南青州苑燭山齊
州商山並是往昔銅官舊迹見在謹按鑄錢方與用銅處廣既有冶利並宜開
鑄詔從之自後所行之錢民多私鑄稍就小薄價用彌賤建義初重盜鑄之禁
開糾賞之格至永安二年秋詔更改鑄文曰永安五銖官自立爐起自九月至
三年正月而止官欲貴錢乃出藏絹分遣使人於二市賞之絹匹止錢二百而
私市者猶三百利之所在盜鑄彌衆巧僞既多輕重非一四方州鎮用各不同
遷都之後輕僞尤多武定初齊文襄王奏草其弊於是詔遣使人詣諸州鎮收
銅及錢悉更改鑄其文仍舊然秦僞之徒越法趨利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六年
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各須稱實宜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百錢重一

斤四兩二十銖。自餘皆準此為數。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私民所用之稱。皆準市稱以定輕重。凡有私鑄。悉不禁斷。但重五銖。然後聽用。若入市之錢。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多雜鉛鐵。並不聽用。若有輒以小薄雜錢入市。有人糾獲。其錢悉入告者。其小薄之錢。若即禁斷。恐人交乏。絕。畿內五十日。外州百日為限。羣官參議。咸以時穀頗貴。請待有年。上從之。而止。

魏書卷一百一十

魏書卷一百一十考證

十年給事中李冲上言。○十年上脫年號。今考本書李冲傳。當是高祖太和十年。

魏書卷一百一十考證

齊

魏

收

撰

志第十六

刑罰七

二儀既判，業品生焉。五才兼用，廢一不可。金木水火土，咸相愛惡。陰陽所育，稟象呈形。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雲雨。春夏以生長之，秋冬以殺藏之。斯則德刑之設，著自神道。聖人處天地之間，率神祇之意。生民有喜怒之性，哀樂之心。應感而動，動而逾變。淳化所陶，下以博朴。故異章服，畫衣冠，示取申禁而不敢犯。其流既銳，森結萌生。是以明法令，立刑賞。故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轉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怙終賊刑，曾災肆赦，舜命咎繇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夏刑則大辟二百，贖辟三百，官辟五百，刺墨各千。殷因於夏，蓋有損益。周禮建三典刑，邦國以五聽求民情，入讞以申之。三刺以審之。左嘉石平罷民，右肺石達窮民。宥不讞，宥遺失，宥遺忘。赦幼弱，赦耄耋，赦寒慙。周道既衰，穆王荒蕪，命呂侯度作祥刑，以詰四方。五刑之屬增矣。夫疑獄，凡問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先王之愛民如此，刑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逮於戰國，競任威刑，以相吞噉。商君以法經六篇，入說於秦。議參夷之誅，連相坐之法。風俗凋薄，號爲虎狼。及於始皇，遂兼天下。毀先王之典，制挾書之禁。法繁於秋荼，網密於凝脂。秦僞並生，精衣塞路。獄行淹積，困圍成市。於是天下怨叛，十室而九。漢祖入關，獨削煩苛，致三章之約。文帝以仁厚斷獄，四百幾致刑措。孝武世以森克滋甚，增律五十餘篇。宣帝時，路溫舒上書曰：夫獄者，天下之命書也。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治獄吏非不慈仁也，上下相賊，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人。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畏長劾，則鍛鍊而周內之。雖谷絲聽之，猶以爲死有餘罪。何則？文致之罪故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宣帝善之，痛乎獄吏之害也。久矣。故曰：古之立獄，所以求生。今之立獄，所以求殺人。不

可不慎也。于定國爲廷尉，集諸法律凡九百六十卷。大辟四百九十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比，凡三千四百七十二條。諸斷罪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後漢二百年間，律章無大增減。魏武帝造甲子科條，犯欽左右趾者，易以十械。明帝改士民罰金之坐，除婦人加笞之制。晉武帝以魏制峻密，又詔車騎賈充集諸儒學，刪定名例爲二十卷，并合二千九百餘條。晉室衰亂，中原蕩然。魏氏承百王之末，屬勝散之後，典刑泯棄，禮俗澆薄。自太祖撥亂，蕩滌華夏，至于太和，然後吏清政平，斷獄省簡。所謂百年而後勝殘去殺，故權舉行事以著于篇。

魏初禮俗純朴，刑禁疎簡。宣帝南遷，復置四部大人，坐王庭決辭訟，以言語約束。刻契記事，無困圍考訊之法。諸犯罪者皆臨時決遣。神元因循，上所草易。穆帝時劉聰石勒傾覆晉室，帝將平其亂，乃峻刑法，每以軍令從事。民乘寬政，多以違命得罪。死者以萬計。於是國落廢駭，平文承業，綏集離散。昭成建國二年，嘗死者聽其家獻金馬以贖。犯大逆者，親族男女無少長皆斬。男女不以禮交，皆死。民相殺者，聽與死家馬牛四十九頭，及送葬器物以平之。無繫訊連逮之坐，盜官物一備五，私則備十。法令明白，百姓晏然。

太祖幼遭艱難，備嘗險阻。具知民之情僞，及在位躬行仁厚，協和民庶。既定中原，思前代刑網峻密，乃命三公郎王德除其法之酷切於民者，約定科令。大業簡易。是時天下民久苦兵亂，畏法樂安。帝知其若此，乃鎮之以玄默，罰必從輕。兆庶欣戴，焉然於大臣持法不捨。季年災異屢見，太祖不豫，綱紀斃頽，刑罰頗爲輕簡。

太宗即位，修廢官，恤民隱。命南平公長孫嵩、北新侯安同對理民訟。庶政復有敘焉。帝既練精庶事，爲吏者浸以深文避罪。世祖即位，以刑禁重，神鼎中詔司徒崔浩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分大辟爲二科，死斬入絞。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年十四已下，腐刑。女子沒

縣官，審其親者，贖之。爲蠱毒者，男女皆斬而焚其家。巫蠱者，負殺羊抱大沉諸淵。當刑者，贖資則加鞭二百。畿內民富者，燒炭於山。貧者役於園澗。女子入春

漢其固疾不逮于人守苑園王官階九品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年十四已下降刑之半八十及九歲非殺人不坐拷訊不踰四十九論刑者部主具狀公車鞠辭而三都決之當死者部案奏聞以死不可復生懼監官不能平獄成皆呈帝親臨問無異辭怨言乃絕之諸州國之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關左懸登聞鼓人有窮冤則搗鼓公車上奏其表是後民官瀆貨帝思有以肅之太延三年詔天下吏民得舉告牧守之不法於是凡庶之凶悍者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在位取棄於閭閻而長吏咸降心以待之苟免而不恥貪暴猶自若也時輿駕數親征討及行幸四方真君五年命恭宗總百揆監國少傅游雅上疏曰殿下親覽百揆經營內外味且而與諸國老臣職忝擬承司是獻贊漢武時始登河右四郡讞諸疑罪而隨從之十數年後邊郡充實並修農戍孝宣因之以服北方此近世之事也帝王之於罪人非怒而誅之欲其從善而懲惡隨從之苦其懲亦深自非大逆正刑皆可從從雖舉家投遠忻喜赴路力役終身不敢言苦且遺流分離心或思善如此姦邪可息邊垂足備恭宗善其言然未之行

六年春以有司斷法不平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依古經義論決之初盜律賊四匹致大辟民多慢政峻其法賊三匹皆死正平元年詔曰刑網太密犯者更衆朕甚惡之其詳案律令務求厥中不便於民者增損之於是游雅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盜律復舊加故縱通情止舍之法及他罪凡三百九十一條門誅四大辟一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條有司雖增損條章猶未能闡明刑典

高宗初仍遵舊式太安四年始設酒禁是時年穀屢登士民多因酒致醜訟或讞王政帝惡其若此故一切禁之釀沽飲皆斬之吉凶賓親則開禁有日程增置內外候官伺察諸曹外州州鎮至有微服雜亂於府寺間以求百官疵失其所窮治有司苦加訊側而多相誣連輒劫以不敬諸司官賊二丈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門房之誅十有三太辟三十五刑六十二和平末冀州刺史源賀上言自非大逆手殺人者請原其命隨守邊戍詔從之

顯祖即位除口誤開酒禁帝勤於治功百寮內外莫不震肅及傳位高祖猶躬覽萬機刑政嚴明顯拔清節沙汰貪鄙牧守之廉潔者往往有聞焉

延興四年詔自非大逆干紀者皆止其身罷門房之誅自獄付中書覆案後頗上下法遂罷之獄有大疑乃平議焉先是諸曹奏事多有疑請又口傳詔赦或致矯擅於是事無大小皆令據律正名不得疑奏合則制可失衷則彈詰之盡從中墨詔自是事咸精詳下莫敢相罔

顯祖末年尤重刑罰言及常用惻愴每於獄案必令覆鞠諸有囚繫或積年不斷羣臣頗以為言帝曰獄滯雖非治體不猶愈乎倉卒而濫也夫人幽苦則思善故囹圄與福堂同居朕欲其改悔而加以輕恕耳由是囚繫雖淹滯而刑罰多得其所以赦令屢下則狂愚多僥幸故自延興終於季年不復下赦理官鞠囚杖限五十而有司欲免之則以細捶欲陷之則先大杖民多不勝而誣引或絕命於杖下顯祖知其若此乃為之制其捶用荆平其節訊囚者其本大三分杖背者二分撻脛者一分拷悉依令皆從於輕簡也

高祖取字留心刑法故事斬者皆裸形伏質入死者絞雖有律未之行也太和元年詔曰刑法所以禁暴息姦絕其命不在裸形其參詳舊典務從寬仁司徒元丕等奏言聖心垂仁恕之惠使受戮者免裸體之恥普天感德莫不幸甚臣等謹議大逆及賊各棄市袒斬盜及吏受賂各絞刑踏諸甸師又詔曰民由化穆非嚴刑所制防之難峻陷者深甚今犯法至死同入斬刑去衣裸體男女媾見豈齊之以法示之以禮者也今具為之制

三年下詔曰治因政寬弊由網密今候職千數姦巧弄威重罪受賂不列細過吹毛而舉其一切罷之於是更置謹直者數百人以防誼關於街術吏民安其職業先是以律令不具姦吏用法致有輕重詔中書令高閭集中祕官等修改舊文隨例增減又勅羣官參議服吏經御刊定五年冬詔凡八百三十二章門房之誅十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羣行剽劫首謀門誅律重者止鼻首時法官及州郡縣不能以情折獄乃為重枷大幾圍復以絀石懸於囚頸傷內至骨更使壯卒迭搏之囚率不堪因以輕服吏持此以為能帝

聞而傷之。乃制非大逆有明證而不數辟者。不得大枷。律枉法十匹。獲贓二百匹大辟。至八年始班祿制。更定獲贓一匹。枉法無多少皆死。是秋遣使者巡行天下。糾守宰之不法。坐贓死者四十餘人。食祿者踴躍。賂謁之路殆絕。帝哀矜庶獄。至於奏讞。率從降恕。全命從邊歲以千計。京師決死獄。歲竟不過五十州。鎮亦閒。

十一年春。詔曰。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而律不遜父母。罪止髡刑。於理未夏。可更詳改。又詔曰。前命公卿論定刑典。而門房之誅。猶在律策。違失周書父子異罪。推古求情。意甚無取。可更議之。刪除繁酷。秋八月。詔曰。律文刑限三年。便入極獄。坐無大半之杖。罪有死生之殊。可詳案律條。諸有此類。更一刊定。冬十月。復詔公卿。令參議之。

十二年。詔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人子孫。又無期親者。仰案後列。妻以待報。著之令格。
世宗即位。意在寬政。正始元年冬。詔曰。議獄定律。有國攸慎。輕重損益。世或不。同。先朝垂心典憲。刊單令軌。但時屬征役。未之詳究。施於時用。猶致疑舛。尚書門下。可於中書外省。論律令。諸有疑事。斟酌新舊。更加思理。增減上下。必令周備。隨有所立。別以申聞。庶於循變協時。永作通制。

承平元年秋七月。詔尚書檢校杖大小。違制之由。科其罪失。尚書令高肇。尚書僕射清河王暉。尚書刑禮尚書李平。尚書江陽王繼。等奏曰。臣等聞王者繼天子物。為民父母。導之以德化。齊之以刑法。小大必以情。良矜而勿喜。務於三訊。五聽。不以木石定獄。伏惟陛下。子愛蒼生。恩伴天地。疏網改祝。仁過商后。以枷杖之非度。惑民命之或傷。爰降慈旨。廣垂昭恤。雖有虞慎。獄之深。漢文憫陳之至。亦未可共日而言矣。謹案獄官令。諸察獄。先備五聽之理。盡求情之意。又驗諸信。事多疑似。雖不實者。然後加以拷掠。諸犯年刑已上。枷鎖流徙已上。增以桎械。送用不俱。非大逆外叛之罪。皆不大枷高杻重械。又無用石之文。而法官州郡。因緣增加。遂為恒法。進乖五聽。違違令文。誠宜案劾。依旨科處。但踵行已久。計不推坐。桎杖之大小。鞭之長短。令有定式。但枷之輕重。先無成制。臣

等參量造大枷長一丈三尺。喉下長一丈。通頰木各方五寸。以擬大逆外叛。桎械以掌流刑。已上諸臺寺州郡大枷。請悉焚之。枷本掌囚。非拷訊所用。從今斷獄。皆依令盡聽訊之理。置人羸弱。加之拷掠。不聽非法。拷人兼以拷石。自是枷杖之制。頗有定準。未幾獄官肆虐。稍復重大。法例律五等列爵。及在官品。令從第五。以階當刑。二歲免官者。三載之後。聽任。降先階一等。延昌二年春。尚書刑禮奏。竊詳王公已下。或析體廢極。或著勳當時。咸昨土授民。惟城王室。至於五等之爵。亦以功錫。雖爵秩有異。而號擬河山。得之至難。失之永墜。刑典既同。各復殊絕。請議所宜。附為承制。詔議律之制。與八座門下參論。皆以為官人若罪。本除名。以職當刑。猶有餘責。復降階而敘。至於五等封爵。除刑若盡。承即甄削。便同之除名。於例實爽。愚謂自王公以下。有封邑。罪除名。三年之後。宜各降本爵一等。王及郡公。降為縣公。公為侯。侯為伯。伯為子。子為男。至于縣男。則降為鄉男。五等爵者。亦依此而降。至於散男。其鄉男無可降授者。三年之後。聽使。其本品之責。出身。詔從之。其年秋。符置郎中高實。第員外散騎侍郎仲賢。叔司徒府主簿六珍等。坐第季實同元。情逆除名。為民會救之後。被旨勿論。尚書刑禮奏。案季實既受逆官。為其傳檢。規扇幽遠。茲禍亂。據律準犯。罪當季戮。兄叔坐法。法有明典。顧蒙大宥。身命獲全。除名還民。於其為幸。然反逆坐重。故支屬相及。體既相及。事同一科。豈有赦前皆從。沈斯之罪。救後獨除。反者之身。又緣坐之罪。不得以職除流。且貨賂小愆。冠盜微戾。贖狀難驗者。會救猶除。其名何有。罪極裂冠。量均毀冕。父子齊刑。兄弟共罰。赦前同斬。從流。救後有復官之理。依律則罪合季戮。準赦則例皆除名。古人議無將之罪者。毀其室。海其宮。絕其蹊。滅其類。其宅猶棄。而況人乎。請依律處除名。為民詔曰。死者既在赦前。又員外非在正侍之限。便可悉聽復任。

三年。尚書李平。冀州阜城民。賣羊皮。母亡。家貧。無以葬。賣七歲子。與同城人張回為婢。回轉賣於鄆縣民。梁定之。而不言其狀。案盜律。掠人掠賣人。和賣人。為奴婢者。死。回故賣羊皮。女。謀以轉賣。依律處絞刑。詔曰。律稱和賣人者。謂兩人詐取他財。今羊皮賣女。告回轉賣。張回利賤。知夏公買。賊於律俱乖。而兩各

非詐此女雖父賣為婢。體本是買。回轉賣之日。應有遲疑。而賣者既以有罪。買者不得不坐。但買者以天性難奪。支屬易遺。算卑不同。故罪有異。買者知買。故買。又於彼無親。若買同賣者。即理不可。何者。賣五服內親屬。在尊長者死。此亦非掠。從其真買。暨於致罪。刑死大殊。明知買者之坐。自應一例。不得全如鈞議云。買者之罪。不過賣者之咎也。且買者於彼。無天性支屬之義。何故得有差等之理。又案別條。知人掠盜之物。而故買者。以隨從論。依此律文。知人掠買。從其宜買。罪止於流。然其親屬相賣。坐殊凡掠。至於買者。亦宜不等。若處同流。坐於法為深。律淵降。合刑五歲。至如買者。知是買人。決便真賣。不語前人得之由。諸前人謂真奴婢。更或轉賣。因此流漂。罔知所在。家人追贖。求訪無處。永沉賤隸。無復夏期。案其罪狀。與掠無異。且法嚴而姦易息。政寬而民多犯。水火之喻。先典明文。今謂買人親屬。而復決賣。不告前人買狀。由緒。處同掠罪。太保高陽王雍。議曰。州處張回。專引盜律。檢回所犯。本非和掠。保證明然。去盜遺矣。今引以盜律之條。處以和掠之罪。原情究律。實為乖當。如臣鈞之議。知買掠買人者。本無罪文。何以言之。羣盜。羣盜無首。從皆同和掠之罪。故應不異。明此自無正條。引類以結罪。臣鴻以轉賣流漂。罪與掠等。可謂罪人斯得。案賊律云。謀殺人而發覺者。流。從者五歲。刑已傷及殺而還。蘇者死。從者流。已殺者斬。從而加功者死。不加者流。詳沉賤之與身死。流漂之與腐骨。一存一亡。為害孰甚。然賊律殺人。有首從之科。盜人賣買。無唱和差等。謀殺之與和掠。同是買人。應為準例。所以不引殺人。滅之降。從強盜之一科。縱令謀殺之與強盜。俱得為例。而似從輕。其義安在。又云。知人掠盜之物。而故買者。以隨從論。此明禁暴掠之原。遏姦盜之本。非謂市之於親尊之手。而同之於盜掠之刑。竊謂五服相賣。俱是買人。所以容有差等之罪者。明去掠盜理遠。故從親疏為差級。算卑為輕重。依律諸共犯罪。皆以發意為首。明賣買之元。有由魁末之坐。宜定。若羊皮不云賣。則回無買心。則羊皮為元首。強回為從坐。首有沾刑之科。從有極獸之戾。推之憲律。法刑無據。買者之罪。宜各從賣者之坐。又詳臣鴻之議。有從他親屬。買得買人。而復真賣。不語後人由狀者。處同掠罪。既一為婢。賣與不賣。俱非買人。何必以

不買為可原。轉賣為難恕。張回之愆。宜鞭一百。賣子群親。孝誠可美。而表賣之議。未聞刑罰之科。已降。恐非教風。屬俗。以德導民之謂。請免羊皮之罪。公罰買直。詔曰。羊皮賣女。群母。孝誠可嘉。便可特原。張回雖買之於父。不應轉賣。可刑五歲。先是皇族有禮。皆不持訊時。有宗士元顯。嘗犯罪。須鞠宗正。約以舊制。尚書李平奏。以帝宗磐固。周布於天下。其屬籍疎遠。陸官卑末。無良犯憲。理須推究。請立限斷。以為定式。詔曰。雲來。綿遠。繁衍。世滋。植籍宗氏。而為不善。量亦多矣。先朝既無不訊之格。而空相矯特。以長違暴。請在議請之外。可悉依常法。其年六月。兼廷尉卿元志。監王靖等。上言。檢除名之例。依律文。獄成。謂處罪案成者。寺謂犯罪。逕彈。後使覆檢。鞠證。定刑。罪狀彰露。案署分兩。獄理是成。若使案雖成。雖已申省。事下廷尉。或寺。以情狀未盡。或邀駕搗鼓。或門下立疑。更付別使者。可從未成之條。其家人陳訴。信其專辭。而阻成斷。便是曲違於私。有乖公體。何者。五詐既窮。六備已立。僥倖之輩。更起異端。進求延罪。於漏刻。退希不測之恩。宥。辨以惑正。曲以亂直。長民森於下。靡國法於上。竊所未安。大理正崔暹。評楊機。丞甲休。律博士劉安元。以為律文。獄已成。及決。竟經所縮。而疑有姦欺。不直於法。及斷。冤枉者。得攝訊覆治之。檢使處罪者。雖已案成。御史風彈。以痛輕伏。或拷不承。引依證。而科。或有私嫌。強逼成罪。家人訴枉。辭案相背。刑憲不輕。理須訊鞠。既為公正。豈疑於私。如謂規不測之澤。押絕訟端。則枉濤之徒。終無申理。若從其案成。便乖覆治之律。然未判。經赦。及覆治。理狀真偽。未分。承前以來。如此例。皆得復職。愚謂經委過。赦。及已覆治。得為獄成。尚書李韶奏。使雖結案。處上廷尉。解送至省。及家人訴枉。尚書納辭。連解下鞠。未檢過。宥者。不得為案成之獄。推之情理。謂崔暹等議。為允。詔從之。

熙平中。有冀州妖賊。延陵王買。負罪逃亡。赦書斷限之後。不自歸首。廷尉卿裴延簡。上言。法例律。諸逃亡。赦書斷限之後。不自歸首者。復罪如初。依賊律。謀反大逆。處置梟首。其延陵法權等。所謂月光童子。劉景暉者。妖言惑眾。事在赦後。關合死坐。正崔暹。以為景暉。云能變為蛇。雉。此乃傍人之言。雖殺暉。為無理。恐救暉復惑眾。是以依違。不敢專執。當今不諱之朝。不應行無罪之戮。景暉九歲

小兒口尙乳。舉動云爲並不關己。月光之稱不出其口。皆姦吏無端橫生粉墨。所謂爲之者巧。殺之者能。若以妖言惑衆。據律應死。然更不破關。惑衆赦令之後。方顯其律令之外。更求其罪。赦律何以取信於天下。天下焉得不疑於赦律乎。書曰。與殺無辜。寧失有罪。又案法例律。八十已上。八歲已下。殺傷論坐者。上請議者。謂悼老之罪。不用此律。愚以老智如尙父。少愚如甘羅。此非常之士。可如其議。景暉愚小。自依凡律。豐太后令曰。景暉既經恩宥。何得議加橫罪。可請略陽民餘如奏。

時司州表河東郡民李憐。生行毒藥案。以死坐。其母訴稱。一身年老。更無期親。例合上請。檢籍不謬。未及判申。憐母身喪。州斷三年服終。後乃行決。司徒曹參軍許琰。謂州判爲允。主簿李瑒駁曰。案法例律。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已上。無成人子孫。旁無期親者。具狀上請。流者鞭笞。留養其親。終則從流。不在原赦之例。檢上請之言。非應府州所決。毒殺人者。斬。妻子流。計其所犯。實重餘。準之情律。所虧不淺。且憐既懷醜毒之心。謂不可參。隣人任。計其母在。猶宜闔門投畀。况今死也。引以三年之禮乎。且給假殯葬。足示仁寬。今已卒。哭不合更延。可依法處斬。流其妻子。實足誠彼氓庶。肅是刑章。尙書蕭寶夤奏。從焉。執詔從之。

舊制直閣。直後直齋。武官隊主。隊副等。以比視官。至於犯譴。不得除罪。尙書令任城王澄奏。案諸州中正。亦非品令所載。又無祿恤。先朝已來。皆得當刑。直閣等禁直上下。有宿衛之勤。理不應異。豐太后令準中正。

神龜中。蘭陵公主駙馬都尉劉輝。坐與河陰縣民張智壽妹容妃。陳慶和妹慧猛。姦亂耽惑。毆主傷胎。輝懼罪逃亡。門下處奏。奪入死刑。智壽慶和。並以知情不加防限。處以流坐。詔曰。容妃慧猛。怨死光輝。付官。餘如奏。尙書三公郎中崔纂。執曰。伏見古者。若獲劉輝者。職人賞二階。白民聽出身。進一階。廝役免役。奴婢爲夏。案輝無叛逆之罪。實同反人。劉宣明之格。又尋門下處奏。以容妃慧猛。與輝私姦。兩情耽惑。令輝俠忿。毆主傷胎。雖律無正條。罪合極法。並處入死。其智壽等二家。配教煙爲兵。天慈廣被。不卽施行。雖恕其命。竊謂未可。夫律令高。

皇帝所以治天下。不爲喜怒增減。不由親疎改易。案律。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殺子孫者。五歲刑。毆殺者。四歲刑。若心有愛憎。而故殺者。各加一等。雖王姬下降。貴族常妻。然人婦之孕。不得非一夕生。永平四年。先朝舊格。諸刑流及死。皆首罪判官。後決從者。事必因本以求支。獄若以輝逃避。便應懸處。未有捨其首罪。而成其未愆。流死參差。或時末允。門下中禁大臣。職在敷奏。昔郗吉爲相。不存斷難。而問牛喘。豈不以司別故也。案容妃等罪。止於姦私。若擒之穢席。衆證分明。卽律科處。不越刑坐。何得同官掖之罪。齊奚官之闕。案智壽口訴。妹適司士曹參軍羅顯貴。已生二女。於其夫則他家之母。禮云。婦人不二夫。猶曰不二天。若私門失度。罪在於夫。豈非兄弟。昔魏晉未除五族之刑。有免子殺母之坐。何會諱之。謂在室之女。從父母之刑。已醮之婦。從夫家之刑。斯乃不刊之令軌。古今之通議。律期親相隱之謂。凡罪。况姦私之醜。豈得以同氣相證。論刑過其所犯。語情又乖律意。案律。姦罪無相緣之坐。不可借輝之忿。加兄弟之刑。夫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不私於天下。無欺於耳目。何得以非正刑。書施行四海。刑各一失。駟馬不追。既有詔旨。依卽行下。非律之案。理宜更請。尙書元脩議。以爲昔哀姜悖禮於魯。齊侯取而殺之。春秋所譏。又夏姬罪溢於陳國。但責徵舒。而不非父母。明婦人外成。犯禮之愆。無關本屬。況出適之妹。及兄弟乎。右僕射游肇奏。言臣等謬參樞轄。獻替是司。門下出納。謨明常則。至於無良犯法。職有司存。劾罪結案。本非其事。容犯等姦狀。罪止於刑。並處極法。律未當。出適之女。坐及其兄。推據典憲。理實爲猛。又輝雖逃刑。罪非孛戮。募同大逆。亦謂加重。乖律之案。理宜陳請。乞付有司。更詳議。詔曰。輝悖法者之罪。不可縱。厚賞懸募。必望擒獲。容妃慧猛。與輝私亂。因此耽惑。主致非常。此而不誅。將何懲肅。且已醮之女。不應坐及昆弟。但智壽慶和。知姦姦情。初不防禦。招引劉輝。共成淫醜。敗風穢化。理深其罰。特赦門下結獄。不拘恆司。豈得一同常例。以爲通準。且古有詔獄。軍復一歸大理。而尙書治本。納言所屬。弗究悖理之淺深。不詳損化之多少。遠彼義途。苟存執憲。殊乖任寄。深合罪責。崔纂可免。卽都坐尙書。悉奪祿一時。

孝昌已後天下滑亂法令不恆或寬或猛及介朱擅權輕重肆意在官者多以深酷為能至遷鄴京畿羣盜頗起有司奏立嚴制諸強盜殺人者首從皆斬妻子同籍配為樂戶其不殺人及賊不滿五匹魁首斬從者死妻子亦為樂戶小盜賊滿十匹已上魁首死妻子配驛從者流侍中孫騰上言謹詳法若畫一理尚不二不可喜怒由情而致輕重案律公私劫盜罪止流刑而比執事苦違好為穿鑿律令之外更立餘條通相亂之路班捉獲之賞斯乃刑書徒設獄訟更煩法令滋彰盜賊多有非所謂不嚴而治違守典故者矣臣以為升平之矣義在省刑陵遲之弊必由峻法是以漢約三章天下歸德秦酷五刑率土瓦解禮訓君子律禁小人舉罪定名國有常辟至如曹災肆赦怙終賊刑經典垂言國朝成範隨時所用各有司存不宜巨細滋煩令民豫備恐防之彌堅攻之彌甚請諸犯盜之人悉准律令以明恆憲庶使刑殺折衷不得棄本從末詔從之天平後遷移草制百司多不奉法貨賄公行與和初齊文襄王入輔朝政以公平肅物大改其風至武定中法令嚴明四海知治矣

魏書卷一百一十一

魏書卷一百一十一考證

熙平中事在赦後開合死坐開一本作亦

神龜中齊奚官之開○開一本作律

魏書卷一百一十一考證

齊 魏 收 撰

志第十七

靈徵八上

帝王者配德天地協契陰陽發號施令動關幽顯是以克躬脩政畏天敬神雖
休勿休而不敢怠也化之所感其徵必至善惡之來報應如響斯蓋神祇眷顧
告示禍福人主所以仰瞻俯察戒德慎行強謹咎致休積國首之類成納於仁
壽然則治世之符亂邦之孽隨方而作厥迹不同眇自百王不可得而勝數矣
今錄皇始之後災祥小大總為靈徵志

地震

洪範論曰地陰類大臣之象陰靜而不當動動者臣下彊威將動而為害之應
也

太宗泰常四年二月甲子司州地震屋室盡搖動

世祖太延二年十一月丁卯并州地震

四年三月乙未京師地震

十一月丁亥幽克二州地震

真君元年五月丙午河東地震

高祖延興四年五月屬門崎城有聲如雷自上西引十餘聲聲止地震

十月己亥京師地震

太和元年四月辛酉京師地震

五月統萬鎮地震有聲如雷

閏月秦州地震殷殷有聲四年正月雍州氏民齊男王反

二年二月丙子兗州地震四年十月關陵民桓富反殺其縣令

七月丁卯并州地震有聲

三年二月戊辰平州地震有聲如雷野雉皆雊

十月丁卯京師地震五年二月沙門法秀謀反

四年五月己酉并州地震

五年二月戊戌秦州地震

六年五月癸未秦州地震有聲

八月甲午秦州地震有聲如雷乙未又震

七年三月甲子秦州地震有聲

四月丁卯肆州地震有聲

六月甲子東雍州地震有聲

八年十一月丙申并州地震

十年正月辛未并州地震殷殷有聲

閏月丙午秦州地震

二月甲子京師地震丙寅又震

丙午秦州地震有聲

三月壬子京師及營州地震十二年三月中散梁衆保謀反

十九年二月己未光州地震東萊之牟平虞丘山陷五所一處有水

二十年正月辛未并州地震

四月乙未營州地震十二月桓州刺史穆泰等在州謀反誅

二十二年三月癸未營州地震

八月戊子兗州地震

九月辛卯并州地震

二十三年六月乙未京師地震

世宗景明元年六月庚午秦州地震

四年正月辛酉涼州地震

壬申并州地震

六月丁亥秦州地震

十二月辛巳秦州地震正始三年正月秦州民王智等聚衆二千自號王公尋
推秦州主簿呂苟兒爲主

正始元年四月庚辰京師地震

六月乙巳京師地震

二年九月己丑恆州地震

三年七月己丑涼州地震殷殷有聲城門崩

八月庚申秦州地震九月夏州長史曹明謀反

承平元年春正月庚寅秦州地震三年二月秦州沙門劉光秀謀反

九月壬辰青州地震殷殷有聲

二年正月壬寅青州地震

四年五月庚戌恆定二州地震殷殷有聲

十月己巳恆州地震有聲如雷

延昌元年四月庚辰京師及并朔相冀定瀛六州地震恆州之繁時桑乾靈丘

肆州之秀容屬門地震陷裂山崩泉湧殺五千三百一十人傷者二千七百二

十二人牛馬雜畜死傷者三千餘後介朱榮彈擢之徵也

十月壬申秦州地震有聲

十一月己酉定肆二州地震

十二月辛未京師地震東北有聲

二年三月己未濟州地震有聲

閏月丙戌京師地震

三年正月辛亥有司奏肆州上言秀容郡數城縣自延昌二年四月地震於今

不止介朱榮徵也

四年正月癸丑華州地震

十一月甲午地震從西北來殷殷有聲丁酉又地震從東北來

肅宗熙平二年十二月乙巳秦州地震有聲

正光二年六月秦州地震有聲東北引五年莫折念生反

三年六月庚辰徐州地震孝昌元年元法僧反

孝靜武定三年冬并州地震

七年夏并州鄉郡地震

山崩

鴻範論曰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百姓將失其所也

太祖天賜六年春三月恆山崩

世祖太延四年四月己酉華山崩其占曰山嶽配天猶諸侯之係天子山嶽崩

諸侯有亡者沮渠牧健將滅之應

世宗景明元年五月乙丑齊州山莊縣太陰山崩飛泉湧出殺一百五十九人

四年十一月丁巳恆山崩

正始元年十一月癸亥恆山崩

延昌三年八月辛巳兗州上言泰山崩頽石湧泉十七處泰山帝王告成封禪

之所也而山崩泉湧陽融而陰感岱又齊地也天意若曰當有繼齊而興受禪

讓者齊代魏之徵也

大風

京房易傳曰衆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

太宗承興三年二月甲午京師大風五月己巳昌黎王慕容伯兒謀反伏誅

十一月丙午又大風五年河西叛胡曹龍張大頭等各領部衆二萬入蒲子

四年正月癸卯元會而大風晦冥乃罷

五年十一月庚寅京師大風起自西方

神瑞元年四月京師大風

二年正月京師大風三月河西飢胡反屯聚上黨推白亞粟斯爲盟主

世祖太延二年四月甲申京師暴風宮牆倒殺數十人

三年十二月京師大風揚沙折樹

真君元年二月京師有黑風竟天廣五丈餘四月庚辰沮渠無諱寇張掖禿髮

保周屯于剛丹嶺

高宗和平二年三月壬午京師大風晦暝

高祖延興五年五月京師赤風

太和二年七月庚申武川鎮大風吹失六家羊角而上不知所在
壬戌雍州赤風

三年六月壬辰相州大風從西上來發屋折樹

七年四月相豫二州大風

八年三月冀定相三州暴風

四月濟光幽肆雍齊六州暴風

九年六月庚戌濟洛肆相四州及靈丘廣昌鎮暴風折木

十二年五月壬寅京師連日大風甲辰尤甚發屋拔樹

六月壬申京師大風

十四年七月丁酉朔京師大風拔樹發屋

二十三年八月徐州自甲寅至己未大風拔樹

閏月庚申河州暴風大雨雹

世宗景明元年二月癸巳幽州暴風殺一百六十一人

三年閏月甲午京師大風拔樹發屋吹折閭闔門關

九月丙辰幽岐梁東秦州暴風昏霧拔樹發屋

四年三月己未司州之河北河東正平陽大風拔樹

正始元年七月戊辰東秦州暴風拔樹發屋

二年二月癸卯有黑風羊角而上起於柔玄鎮蓋地一頃所過拔樹甲辰至於
冀州東入於海

四年五月甲子京師大風

承平元年四月壬申京師大風拔樹八月癸亥冀州刺史京兆王愉據州反

三年五月己亥南秦州廣業仇池郡大風發屋拔樹

延昌四年三月癸亥京師暴風從西北來發屋折樹

肅宗熙平二年九月瀛州暴風大雨自辛酉至於乙丑

正光三年四月癸酉京師暴風大雨發屋拔樹

四年四月辛巳京師大風

孝昌二年五月丙寅京師暴風拔樹發屋吹平昌門扉壞承寧九層塔折於時
天下所在兵亂

前廢帝普泰元年夏大風雨吹普光寺門屋於地

孝靜武定七年三月潁川大風

大水

鴻範論曰大水者皆君臣治失而陰氣積成彊生水雨之災也

太祖天賜三年八月霖雨大震山谷水溢

太宗泰常三年八月河內大水

世祖延和元年六月甲戌京師水溢壞民廬舍數百家

真君八年七月平州大水

高祖太和二年夏四月南豫徐兗州大霖雨

六年七月青雍二州大水

八月徐東兗濟平豫光七州平原枋頭廣阿臨濟四鎮大水

九年九月南豫朔二州各大水殺千餘人

二十二年戊午兗豫二州大霖雨

二十三年六月青齊光南青徐豫兗東豫八州大水

世宗景明元年七月青齊南青光徐兗豫東豫司州之潁川汲郡大水平隰一
丈五尺民居全者十四五

正始二年三月青徐州大雨霖海水溢出於青州樂陵之隰沃縣流漂一百五
十二人

承平三年七月州郡二十大水

延昌元年夏京師及四方大水

二年五月壽春大水

肅宗熙平元年六月徐州大水

二年九月冀瀛滄三州大水

正光二年夏定冀瀛相四州大水

孝昌三年秋京師大水

出帝太昌元年六月庚午京師大水穀水汎溢壞三百餘家

孝靜元象元年定冀瀛滄四州大水

興和四年滄州大水

滎泉

太宗泰常五年十二月壬辰滎泉出于平城

高宗和平五年十一月厲門泉水穿石湧出

前廢帝普泰元年秋司徒府太倉前井並溢占曰民遷流之象承熙三年十月

都遷於鄴

孝靜天平四年七月秦州井溢

元象元年二月鄴城西南有枯井溢

雨雹

鳩範論曰陽之專氣為電陰之專氣為霰此言陽專而陰骨之陰專而陽薄之不能相入則專而為電猶臣意不合於君心也

高祖延興四年四月庚午涇州大雹傷稼

承明元年四月辛酉齊齊徐兗大風雹

八月庚申并州鄉郡大雹平地尺草木禾稼皆盡

癸未定州大雹殺人死者方圓二尺

世宗景明元年六月雍青二州大雹殺驢鹿

四年五月癸酉汾州大兩雹

六月乙巳汾州大兩雹草木禾稼雉兔皆死

七月甲戌暴風大兩雹起自汾州經并相司兗至徐州而止廣十里所過草木

無遺

正始二年三月丁丑齊濟二州大雹兩雪

承平三年五月庚子南秦廣業郡大兩雹殺鳥獸禾稼

雪

鳩範論曰春秋之大兩雪猶庶徵之恆雨也然尤甚焉夫兩陰也雪又陰也大

霽者陰之積積感甚也一曰與大水同冬故為雪耳

世祖始光二年十月大雪數尺

真君八年五月北鎮寒雪人畜凍死是時為政嚴急

高祖太和四年九月甲子朔京師大風兩雪三尺

世宗正始元年五月壬戌武川鎮大雨雪

四年二月乙卯司相二州暴風大雨雪

九月壬申大雪

肅宗正光二年四月壬亥鎮大雪

霜

京房易傳曰與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冬殺麥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夏先大霜

太祖天賜五年七月冀州實霜

世祖太延元年七月庚辰大實霜殺草木

高宗和平六年四月乙丑實霜

高祖太和三年七月雍朔二州及枹罕吐京薄骨律敦煌仇池鎮並大霜禾豆

盡死

六年四月潁州郡實霜

七年三月肆州風霜殺稼

九年四月雍青二州實霜

六月洛肆相三州及司州靈丘廣昌鎮實霜

十四年八月乙未汾州實霜

世宗景明元年四月丙子夏州實霜殺草

六月丁亥建興郡實霜殺草

八月乙亥雍并朔夏汾五州司州之正平平陽頻暴風實霜

二年三月辛亥齊州實霜殺桑麥

四年三月壬戌，雍州實霜，殺桑麥。

辛巳，青州實霜，殺桑麥。

正始元年五月壬戌，武川鎮實霜。

六月辛卯，懷朔鎮實霜。

七月戊辰，東秦州實霜。

八月庚子，河州實霜，殺稼。

二年四月，齊州實霜。

五月壬申，恆汾二州實霜，殺稼。

七月辛巳，幽岐二州實霜。

乙未，敦煌實霜。

戊戌，恆州實霜。

三年六月丙申，安州實霜。

四年三月乙丑，幽州頻實霜。

四月乙卯，敦煌頻實霜。

八月，河州實霜。

承平元年三月乙酉，岐幽二州實霜。

己丑，并州實霜。

四月戊午，敦煌實霜。

二年四月辛亥，武州鎮實霜。

延昌四年三月癸亥，河南八州實霜。

肅宗熙平元年七月，河南北十一州霜。

無雲而雷。

鴻範論曰：雷陽也，雲陰也。有雲然後有雷，有臣然後有君也。雷託於雲，君託於臣。陰陽之合也，故無雲而雷，示君獨處，無臣民也。

顯祖皇興元年七月，東北無雲而雷。

二年七月，東北有聲如雷。

世宗延昌元年二月己酉，有聲起東北，南引，殷殷如雷，二聲而止，鼓妖。

世祖太延四年十月辛酉，北有聲如大鼓，西北行。

雷

鴻範論曰：陽用事百八十三日而終，陰用事亦百八十三日而終。雷出地百八十三日而入地，入地百八十三日而復出地，是其常經也。故雷安萬物，安雷害萬物，害猶國也。君安國亦安，君害國亦害，不當雷而雷，皆失節也。

世祖神龜元年十月己酉，雨雷。

太延三年十月癸丑，雷。

四年十一月丁亥，雷。

高祖太和三年十一月庚戌，豫州雷雨。

戊申，豫州大雷雨，平地水三寸。

四年十月戊戌，雷。

七年十一月辛巳，幽州雷，城內盡赤。

世宗景明二年十一月辛卯，涼州雷，七發聲。

三年十二月己巳，夜雷，九發聲。

正始元年十一月甲寅，秦齊荆朔四州雷。

肅宗正光元年正月壬寅，雷。

震

春秋：震夷伯之廟。左丘明謂展氏有隱惡焉，劉向以為夷伯世大夫，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專事也。

太祖天賜六年四月，震天安殿東序，帝惡之，令左校以衝車攻殿東西兩序屋。

毀之，帝竟暴崩。

顯祖皇興二年十一月，夜震電。

高祖太和三年五月戊午，震東廟東中門，屋南鴟尾。

釋

顯祖皇興二年十一月，夜震電。

高祖太和三年五月戊午，震東廟東中門，屋南鴟尾。

班固說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視聽以心為主四者皆失則區替無識故其咎霧

世祖太延四年正月庚子雨土如霧于洛陽

高祖太和十二年十一月丙戌土霧竟天六日不開到甲夜仍復瀟密勃勃如火烟辛慘人異

世宗景明三年二月己丑秦州黃霧雨土覆地

八月己酉濁氣四塞

四年八月辛巳涼州雨土覆地亦如霧

正始二年正月己丑夜陰霧四塞初黑後赤

三年正月辛丑土霧四塞

九月壬申黑霧四塞

延昌元年二月甲戌黃霧蔽塞時高聲以外戚見龍兄弟受封同漢之五侯也

桃李花

庶徵之恆煥劉向班固以冬亡冰及霜不殺草之應京房易傳曰夏暑殺人冬

則物華實

世祖真君五年八月華林園諸果盡花

高祖延興五年八月中山桃李花

承明元年九月幽州民齊淵家杜樹結實既成一朝盡落花葉復生七日之中

蔚如春狀

世宗景明四年十一月齊州東清河郡桃李花

延昌四年閏十月辛亥京師桑樹花

火不炎上

鳩範傳曰襄法律運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謂火失其性而為災

高宗太安五年春三月肥如城內大火官私廬舍焚燒略盡唯有東西二寺佛

圖像舍火獨不及

高祖太和八年五月戊寅河內沁縣澤自然稍增至百餘步五日乃滅

世宗景明元年三月乙巳恆岳祠災

肅宗正光元年五月鈞盾禁災

孝昌二年夏幽州道縣地然

三年春瀛州城內大火燒三千餘家

出帝永熙三年二月永寧寺九層佛圖災既而時人咸言有人見佛圖飛入東

海中永寧佛圖靈像所在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渤海齊獻武王之本

封也神靈歸海則齊室將興之驗也

三月并州三級寺南門災

孝靜天平四年秋鄴閭闔門東闕火

武定三年冬汾州西河北山有火潛行地下熱氣上出

黑書黑祥

世祖始光二年正月甲寅夜天東南有黑氣廣一丈長十丈占有兵二月慕容

渴悉隣反於北平

顯祖皇興三年正月河濟起黑雲廣數里掩東陽城上昏暗如夜既而東陽城

潰

世宗景明三年九月己卯黑氣四塞甲辰揚州破蕭衍將張暮之斬級二千

赤書

高祖太和二年十一月丁未夜有三白氣從地出須臾變為黃赤光明照地

十六年九月丁巳昏時赤氣見於西北長二十丈廣八九尺食頃乃滅

世宗延昌元年三月丙申有赤氣見於天自卯至戌

肅宗正光元年十一月辛未西北赤氣竟天畔似火氣京師不見涼州以聞

三年九月甲辰夜西北有赤氣似火燭東西一匹餘北鎮反亂之徵

五年五月癸酉申時北有赤氣東西竟天如火燭

莊帝永安三年十一月己丑有赤氣如霧從顯陽殿階西南角斜屬步廊高一

丈許連地如絳紗幔自未至戌不滅帝見而惡之終有幽勝之禍

孝靜天平三年正月己亥戌時東方有赤氣可三丈餘三食頃而滅

青雀

莊帝永安三年六月甲子申時辰地有青氣廣四尺東頭綠山西北引至天半止西北戌地有黑赤黃雲如山舉頭有青氣廣四尺許東南引至天半二氣相接東南氣前散西北氣後滅亦帝執勝之徵也。

夜妖

班固說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查冥故與常風同象也溫而風則生螟螣之孽。

世宗正始元年六月乙巳時

八月甲辰晝晦

人病

劉歆說貌之不恭是謂不肅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水傷百穀衣食不足姦宄並作故其極惡也。一曰民多被刑貌醜惡也。班固以為六畜謂之禍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病病病貌言深也。

太宗永興三年民烏蘭喉下生骨狀如羊角長一尺餘

高祖太和十六年五月尚書李冲奏定州中山郡毋極縣民李班虎女獻容以

去年九月二十日右手大姆指甲下生毛九莖至十月二十日長一尺二寸

肅宗熙平二年十一月己未并州表送祁縣民韓僧真女令姬從母右脇而生

靈太后令付掖庭

正光元年五月戊戌南兗州下蔡郡有大人跡見行七步跡長一尺八寸廣七

寸五分

高祖延興三年秋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

莊帝永安三年十一月丁卯京師民家妻產男一頭二身四手四脚三耳

太和十六年十一月乙亥高祖與沙門道登幸侍中省日入六鼓見一鬼衣黃

襪當戶欲入帝以為人叱之而退問諸左右咸言不見唯帝與道登見之

顯祖皇興二年十月豫州疫民死十四五萬

世宗永平三年四月平陽之禽鳥暴斃二縣大疫自正月至是月死者二千七

百三十人

金珍

太和十九年六月徐州表言丈八銅像汗流於地

永安普泰永熙中京師平等寺定光金像每流汗國有事變時咸畏異之

永安三年二月京師民家有二銅像各長尺餘一頭下生白毫四一頰傍生黑

毛一

龍蛇之孽

鴻範論曰龍鱗蟲也生於水雲亦水之象陰氣感故其象至也人君下悖人倫

上亂天道必有篡殺之禍

世祖神龜三年三月有白龍二見于京師家人井中

真君六年二月丙辰有白龍見于京師家人井中龍神物也而屈於井中皆世

祖暴崩之徵也

肅宗正光元年八月有黑龍如狗南走至宣陽門躍而上穿門樓下而出魏衰

之徵也

莊帝永安二年晉陽龍見於井中久不去莊帝暴崩晉陽之徵也

前廢帝普泰元年四月甲寅有龍跡自宣陽門西出復入城乙卯羣臣入賀帝

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但當君臣上下克己為治未足恃此為慶

馬禍

鴻範論曰馬者兵象也將有寇戎之事故馬為怪也

肅宗熙平二年十一月辛未恆州送馬駒肉尾長一尺腰處不生毛

正光元年九月沃野鎮官馬為蟲入耳死者十四五蟲似蠅長五寸已下大如

楮

牛禍

鴻範論曰坤為牛坤土也土氣亂則牛為怪一曰牛禍其象宗廟將滅一曰

轉轉煩則牛生禍

世宗景明二年五月冀州上言長樂郡牛生犢一頭二面二口三目三耳

羊禍

羊禍

鴻範論曰君不明失政之所致

高祖太和二十三年三月肆州上言陽曲縣羊生羔一頭二身一牝一牡三耳八足尋高祖崩六輔專事

世宗正始元年七月鄠善鎮送羊羔一頭兩身八脚

二年正月鄠善鎮送入脚羊

延昌四年五月薄骨律鎮上言羊羔一頭六足兩尾

豕禍

京房傳曰凡妖象其類足多者所任邪也京房易妖曰豕生人頭豕身者邑且亂亡

高祖延興元年九月有司奏豫州刺史臨淮公王讓表有猪生子一頭二身八足

世宗景明四年九月梁州上言大豕交

正始四年八月京師猪生子一頭四耳兩身八足

延昌四年七月徐州上言陽平戍猪生子頭面似人頂有肉髻體無毛覆太后幼主傾覆之徵也

鷄禍

鴻範論曰京房傳曰鷄小畜猶小臣也角者兵之象在上君之威也此小臣執事者將秉君之威以生亂不治之害

高祖太和元年夏五月有司奏京師有雌鷄二頭上生冠如角與衆鷄異是時

文明太后臨朝信用羣小之徵

世宗正始元年四月河南有鷄雛四足四翼語在崔光傳

八月司州上言河內民席家鷄雛近尾上復有一頭口目具二頭皆從頸後各有二翼二足旁行是時世宗頗任羣小更有朋黨邪佞干政之驗

延昌四年十二月洛州上言魏興太守常燭家黃雌鷄頭上肉角大如棗長寸三分角上生聚毛長寸半

肅宗正光元年正月虎賁中郎將蘭兜家鷄雄雌二各頭上生兩角其毛雜色

上登過冠時靈太后臨朝專政

羽蟲之孽

鴻範論曰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

太宗泰常三年十一月京師獲白鳥

肅宗正光二年八月己卯獲禿鶯鳥於殿內

孝昌二年四月民有送死鴨雛一頭兩身四足四翅兩尾

孝靜天平二年三月雄雉飛入尚書省殿中獲之

蝗蟲孽

鴻範論曰刑罰暴虐取利於下貪饕無厭以與師動衆取邑治城而失衆心則蟲爲害矣

高祖太和五年七月敦煌鎮蝗秋稼略盡

六年七月青雍二州好妨害稼

八月徐東徐兗濟平豫光七州平原枋頭廣阿臨濟四鎮蝗害稼

七年四月相豫二州蝗害稼

八年三月冀州相三州好妨害稼

四月濟光幽肆雍齊平七州蝗

六月乙巳相齊光青四州好妨害稼

十六年十月癸巳抱罕鎮蝗害稼

世宗景明元年五月青齊徐兗光南青六州好妨害稼

四年三月壬午河州大蝗二麥無遺

五月光州好妨害稼

六月河州大蝗

七月東萊郡好妨害稼

正始元年六月夏司二州蝗害稼

四年四月青州步屈縣害粟花

八月涇州黃鼠蝗蝻班蝻河州好妨害稼涼州司州恆農郡蝗蝻並爲災

永平元年六月己巳涼州蝗害稼。

五年五月青州步屈蟲害粟花。

七月蝗蟲京師好妨。

八月青齊光三州好妨害稼三分食二。

肅宗熙平元年六月青齊光南青四州好妨害稼。

顯祖天安元年六月兗州有黑蟻與赤蟻交鬪長六十步廣四寸赤蟻斷頭而死黑主北赤主南十一月劉瓛兗州刺史舉衆敬遣使內屬詔鎮南大將軍尉

元納之大破賊將周凱等。

高祖太和十年七月并州治中張萬壽表建興獲澤縣民買日成以去四月中

養蠶有絲網成幕中有卷物似絹帶長四尺廣三寸薄上復得黃黧二狀如履

形。

世宗正始二年三月徐州蠶蛾突入厝殘者一百一十餘人死者二十二入

毛蟲之孽

謂變常而為異也。

太祖登國中河南有虎七臥於河側三月乃去後一年蛇蟬白鹿盡渡河北後

一年河水赤如血此術辰滅亡之應及誅其族類悉投之河中其地遂空。

孝靜元象元年正月有狼入城至硤石曹疑獲之。

武定五年十二月北城銅爵臺上獲豹一。

高祖太和元年五月辛亥有狐魅截人髮時文明太后臨朝行多不正之微也。

肅宗熙平二年自春京師有狐魅截人髮人相驚恐六月壬辰靈太后召諸截

髮者使崇訓衛尉劉騰鞭之於千秋門外事同太和也。

瑞圖外鎮王公刺史二千石令長酷暴百姓人民怨嗟則白鼠至。

太宗永興三年二月京師民趙温家有白鼠以獻。

三年春於北苑獲白鼠一尋死剖之腹中有三子盡白。

四年三月上幸西宮獲白鼠一。

八月御府民張安獲白鼠一。

神瑞二年五月帝獵于權崙山獲白鼠一平城獲白鼠三。

六月平城獲白鼠二。

八月豫章王襲獲白鼠一。

泰常元年十一月京師民獲白鼠一以獻。

二年六月中山獲白鼠二。

三年三月京師獲白鼠一。

十一月京師獲白鼠一。

世祖始光三年八月相州魏郡獲白鼠。

太延元年八月雁門獻白鼠。

高祖太和二十三年八月京師獲白鼠。

世宗景明四年五月京師獲白鼠。

正始元年六月京師獲白鼠。

肅宗熙平元年四月肆州表送白鼠。

魏書卷一百一十二上

魏書卷一百一十二上

魏書卷一百一十二上考證

世宗延昌二年閏月丙戌京師地震○本書世宗紀延昌二年有閏二月或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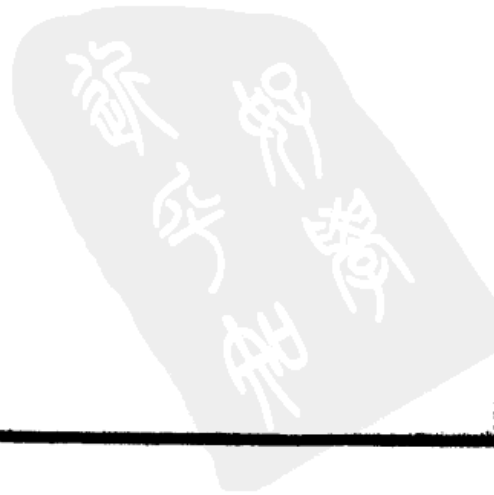
為閏字應為閏字又下文云自延昌二年四月地震則此閏字應為四字也

世宗承平五年七月蟪蟲京師好妨○蟪蟲不載地名當有脫字

孝靜元象元年曹疑獲之○曹下舊注一疑字詩大雅乃造其曹傳曹舉也史

記平準書分曹循行郡國注曹舉也則此曹字作舉字舉字解似無可疑者

魏書卷一百一十二上考證



齊

魏

收

撰

志第十八

靈徵八下

魏氏世居幽朔。至獻帝世，有神人言應南遷。於是傳位於子聖武，帝命令南徙山谷阻絕，仍欲止焉。復有神獸，其形似馬，其聲類牛，先行導引，積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

高祖延興元年十一月，肆州秀容民獲麟以獻。王者不割胎剖卵則至。

世祖神龜三年七月，冀州獻白龜。王者不私人以官，算者任舊，無偏黨之應。

高宗興安二年六月，營州進大龜。

高祖延興元年十二月，徐州竹邑戍士邢德於彭城南一百二十里，得著一株四十九枝，下擲得大龜。獻之，詔曰：龜者與經文相合，所謂靈物也。德可賜爵五等。

三年六月，京師獲大龜。

肅宗神龜元年二月，獲龜於九龍殿豐芝池。大赦改元。

孝靜武定三年十月，有司奏南兗州陳留郡民賈興達於家庭得毛龜一。

天平四年八月，有巨象至於南兗州。瑯郡民陳天愛以告，送京師。大赦改元。王者自養有節則至。

高祖太和二年十一月，徐州獻黑狐。周成王時，治致太平而黑狐見。

三年五月，獲白狐。王者仁智則至。

六月，撫冥獲白狐以獻。

八年六月，徐州獲黑狐以獻。

十年三月，冀州獲九尾狐以獻。王者六合一統則見。周文王時，東夷歸之，曰王者不傾於色則至。德至，鳥獸亦至。

十一年十一月，冀州獲九尾狐以獻。

二十三年正月，司州河州各獻白狐狸。

十九年六月，司州平陽郡獲白狐以獻。

世宗景明三年二月，河州獻白狐。

永平三年十月，白狐見于汲郡。

延昌四年四月，兗州獻白狐。

九月，相州獻白狐。

閏月，汾州獻白狐二。

肅宗正光二年三月，南青州獻白狐二。

三年六月，平陽郡獻白狐。

八月，光州獻九尾狐。

五年五月，平陽郡獻白狐。

孝靜天平四年四月，西兗州獻白狐。

六月，光州獻九尾狐。

元象元年四月，光州獻九尾狐。

二年二月，光州獻九尾狐。

興和三年五月，司州獻九尾狐。

十二月，魏郡獻白狐。

四年四月，瀛州獻白狐二。

武定元年七月，幽州獲白狐以獻上。

三年七月，瀛州獻白狐二，牡一，牝一。

九月，西兗州獻白狐。

太和二年十一月辛未，秦州獻五色狗。

三年三月，齊州獻五色狗。其五色如畫。

太祖天興四年五月，魏郡斥丘縣獲白鹿。王者惠及下則至。

太宗永興四年九月，建興郡獻白鹿。

世祖神龜元年二月，定州獲白鹿。白鹿又見于樂陵，因以改元。

三年二月，白鹿見于代郡倒刺山。

太延四年十二月相州獻白鹿。

真君八年五月洛州送白鹿。

高宗太安二年十月白鹿見於京師西苑。

高祖承明元年六月秦州獻白鹿。

太和元年正月白鹿見於秦州。

三月白鹿見於青州。

四年正月南豫州獻白鹿。

十九年七月司州獲白鹿覺以獻。

二十年六月司州獻白鹿。

世宗景明元年四月荊州獻白鹿。

承平四年八月平州獻白鹿。

延昌二年五月齊州獻白鹿。

四年六月司州獻白鹿。

肅宗熙平元年五月濟州獻白鹿。

二年五月司州獻白鹿。

神龜二年六月徐州獻白鹿。

孝靜元象元年六月齊獻武王獲白鹿以獻。

武定元年六月兗州獻白鹿。

太祖登國六年十二月上獵親獲鹿一角召問羣臣皆曰鹿當二角今一。是諸國將并之應也。

高祖太和三年三月肆州獻一角鹿。

神龜元年七月徐州獻一角鹿。

世宗正始二年九月後軍將軍余朱新與獻一角獸天下平一則至。

肅宗熙平元年十一月肆州獻一角獸。

神龜二年九月徐州獻一角獸。

高宗太安三年三月有白狼一見於太平郡。續者曰古今瑞應多矣然白狼見

於成湯之世故殷道用與太平嘉名也。又先帝本封之國而白狼見焉無窮之徵也。周宣王得之而犬戎服。

太宗承興四年十二月章安子封懿獻白驢王者刑罰理則至。

高祖太和二年十二月懷州獻白驢。

三年五月白驢見於豫州。

二十三年正月華州獻白驢。

肅宗熙平二年三月徐州獻白驢。

神龜二年七月徐州獻白驢。

孝靜武定七年七月瀛州獻白驢。

高祖太和七年六月青州獻三足鳥王者慈孝天地則至。

十三年十一月滎陽獻三足鳥。

十四年六月懷州獻三足鳥。

十五年閏月濟州獻三足鳥。

十七年五月冀州獻三足鳥。

二十年六月豫州獻三足鳥。

二十三年六月冀州獻三足鳥。

世宗景明元年五月徐州獻三足鳥。

三年二月豫州獻三足鳥。

四年六月幽州獻四足鳥。

正始元年二月冀州獻三足鳥。

五月幽州獻三足鳥。

是月相州獻三足鳥。

六月定州獻三足鳥。

二年五月肆州獻三足鳥。

三年三月豫州獻三足鳥。

是月豫州又獻三足鳥。

承平元年四月。豫州獻三足烏。
 延昌三年二月。冀州獻三足烏。
 肅宗熙平元年四月。汲郡獻三足烏。
 二年四月。東郡獻三足烏。
 是月。豫州獻三足烏。
 南兗州又獻三足烏。
 神龜元年八月。雍州獻三足烏。
 二年五月。潁州郡獻三足烏。
 正光元年四月。濟州獻三足烏。
 是月。濟州又獻三足烏。
 二年閏月。東郡獻三足烏。
 三年五月。東郡獻三足烏。
 潁川郡許昌縣獻三足烏。
 肆州獻三足烏。
 六月。冀州獻三足烏。
 四年六月。瀛州獻三足烏。
 出帝太昌元年五月。齊獻武王獲三足烏以獻。
 孝靜元象二年四月。京師獲三足烏。
 武定三年五月。瀛州獻三足烏。
 四年四月。潁州獻三足烏。
 五月。潁州又獻三足烏。
 高祖太和二年七月。白鳥見於涼州。王者宗廟肅敬則至。
 九月。白鳥見於京師。
 三年五月。白鳥見於豫州。
 九月。白鳥見於秦州。
 十七年六月。兗州獻白鳥。

二十三年十二月。司州獻白鳥。
 世宗正始二年五月。司州獻白鳥。
 三年九月。潁川郡獻白鳥。
 四年七月。潁川又獻白鳥。
 承平元年四月。潁川獻白鳥。
 延昌二年八月。平陽郡獻白鳥。
 三年六月。冀州獻白鳥。
 肅宗正光元年十月。幽州獻白鳥。
 孝靜天平二年七月。齊獻武王獲白鳥以獻。
 元象元年五月。冀州獲白鳥。
 二年八月。徐州表濟陰郡廳事前槐樹。鳥巢於上。鳥母死。有鶴銜食餽鳥兒。不
 失其時。並皆長大。實太守帛十匹。
 興和四年四月。魏郡貴鄉縣獲白鳥。鶴。
 五月。京師獲白鳥。是月。陽夏郡獻白鳥。
 七月。北豫州獻白鳥。
 十月。瀛州獻白鳥。
 武定元年六月。東郡民獻白鳥。
 三年五月。北豫州獻白鳥。
 是月。廣宗郡獻白鳥。
 潁州又獻白鳥。
 六月。滄州獻白鳥。
 四年四月。梁州獻白鳥。
 五月。濟州獻白鳥。
 八月。陽夏郡獻白鳥。
 高祖太和二年二月。涼州獻赤鳥。周武王時。銜麥至而克殷。
 肅宗熙平元年二月。赤鳥見肆州秀容郡。

神龜元年四月赤鳥見并州之晉陽縣

世宗景明二年十二月南青州獻蒼鳥君修行孝慈萬姓不好殺生則至

正始二年五月雍州獻蒼鳥

六月雍州又獻蒼鳥

永平二年四月河內獻蒼鳥

肅宗熙平元年六月冀州獻蒼鳥

前廢帝普泰元年五月河內獻蒼鳥

孝靜興和四年五月濟州獻蒼鳥

七月瀛州又獻蒼鳥

武定元年四月兗州獻蒼鳥

五月濟州又獻蒼鳥

二年五月京師獲蒼鳥

三年六月京師獲蒼鳥

十月光州獻蒼鳥

高祖延興二年四月幽州獻白鶴

四年九月白鶴見於中山

承明元年八月定襄二州俱獻白鶴

十一月定州又獻白鶴

太和二年十一月洛州獻白鶴

肅宗熙平元年正月定州獻白鶴

正光四年正月京師獲白鶴

孝靜興平二年五月京師獲白鶴

武定二年七月林慮獻白鶴

三年六月京師獲白鶴

世祖太平真君二年七月天有黃光洞照蟻者食謂榮光也

高宗興光元年二月有雲五色所謂景雲太平之應也

景明二年六月有雲五色見於申酉之間

出帝太昌元年六月初出有大黃氣成抱

世祖始光四年六月甘露降于太學王者德至天和氣感則降又王者敬老則

柏受甘露王者尊賢愛老不失細微則竹葦受

神龜元年二月甘露降于范陽郡

二年四月甘露降于鄴

六月甘露降于平城宮

三年三月甘露降于鄴

四年五月甘露降于河西

太平真君元年四月甘露降于平原郡

高宗太安二年七月甘露降于常山郡

和平二年七月甘露降于京師

世宗景明三年八月甘露降于青州新成縣

承平元年十月甘露降于青州益都縣

延昌二年九月甘露降于齊州清河郡

三年十月齊州上言甘露降

四年七月甘露降于京師

肅宗正光三年十月甘露降華林園栢樹

四年八月甘露降顯美縣

孝靜元象二年三月甘露降于京師

武定五年十月甘露降齊文襄王第門柳樹

六年三月甘露降于京師

四月太山郡上言甘露降

太祖天興二年七月獲嘉禾於平城縣異莖同穎

八月廣甯獲嘉禾一莖十一穗平城南十里郊嘉禾一莖九穗告于宗廟

太宗承興二年十月嘉禾生于清河郡

泰常三年八月嘉禾生于渤海郡東光縣。
 世祖神龜二年七月嘉禾生于魏郡安陽縣，三本同穎。
 高祖承明元年八月齊州獻嘉禾。
 太和三年九月齊州獻嘉禾。
 五年八月常山獻嘉禾。
 七年八月定州獻嘉禾。
 世宗景明元年七月齊州獻嘉禾。
 二年七月齊州獻嘉禾。
 四年八月冀州獻嘉禾。
 正始元年八月濟州獻嘉禾。
 二年六月齊州獻嘉禾，七月魯陽郡獻嘉禾，八月司州獻嘉禾。
 三年七月冀州獻嘉禾。
 采平三年八月樂陽獻嘉禾。
 肅宗熙平二年八月幽州獻嘉禾，三本同穗。
 正光二年七月朔州獻嘉禾。
 三年八月肆州獻嘉禾，一根生六穗。
 孝靜天平三年七月魏郡獻嘉禾。
 四年八月并州獻嘉禾。
 是月京師又獲嘉禾。
 虞曹郎中司馬仲瑒又獻嘉禾，一莖五穗。
 元象元年八月東雍州獻嘉禾。
 興和二年八月南青州獻嘉禾。
 四年八月京師再獲嘉禾。
 武定二年八月京師獲嘉禾。
 三年八月并州獻嘉禾。
 高祖太和三年十月徐州獻嘉禾，一蒂兩實。

太祖天興二年七月并州獻白兔，王者敬耆老則見。
 三年五月東瀋東遼幸廣實，有白兔見於乘輿前，獲之。
 四年正月并州獻白兔。
 太宗永興三年，上獵於西山，獲白兔。
 八月京師獲白兔。
 泰常元年十一月定州安平縣獻白兔。
 二年六月京師獲白兔。
 三年六月頓丘郡獲白兔。
 世祖始光三年五月洛州獻黑兔。
 神龜元年九月章武郡獻白兔。
 四年二月渤海郡獻白兔。
 真君七年二月青州獻白兔二。
 高宗和平三年十月雲中獲白兔。
 四年閏月鄆縣獲白兔。
 高祖延興五年四月白兔見于代郡。
 承明元年八月白兔見于雲中。
 太和元年六月雍州周城縣獻白兔。
 三年三月吐京鎮獻白兔。
 八年六月徐州獻白兔。
 十八年十月瀛州獻白兔。
 二十年七月汲郡獻黑兔。
 七月京師獲白兔。
 二十三年獲黑兔。
 世宗景明元年十一月河州獻白兔。
 三年四月潁川郡獻白兔。
 八月河內郡獻白兔。

四年六月河內郡獻白兔。

七月夏州獻黑兔。

正始元年三月河南郡獻黑兔。

四月魯陽郡獻白兔。

二年八月東郡獻白兔。

九月河內郡獻黑兔。

是月肆州獻白兔東郡又獻白兔。

三年七月薄骨律鎮獻白兔。

九月肆州獻白兔。

四年四月河內郡獻白兔。

承平元年四月濟州獻白兔。

五月河內獻黑兔。

十月樂安郡獲白兔。

二年二月相州獻白兔。

延昌三年七月豫州獻白兔。

四年三月河南獻白兔。

八月河南又獻白兔。

九月河內又獻白兔。

肅宗熙平二年四月豫州獻白兔。

五月東郡獻白兔。

六月京師獲白兔。

十一月鄆善鎮獻白兔。

神龜元年六月京師獲黑兔。

二年八月正平郡獻白兔。

九月正平郡又獻白兔。

十月京師獲黑兔。

正光元年正月徐州獻白兔。

五月冀州獻白兔。

三年五月徐州獻白兔二。

是月冀州獻白兔。

孝靜天平二年八月光州獻白兔。

四年十月光州獻白兔。

元象元年五月徐州獲白兔。

六月齊獻武王獲白兔以獻。

是月濮陽郡獻白兔。

興和二年四月徐州獻白兔。

六月京師獲白兔。

四年正月光州獻白兔。

武定元年三月瀛州獻白兔。

是月汲郡獻白兔。

六年十一月武平鎮獻白兔。

太上天興五年八月上壘軍覓谷見白鸞一。

太宗承興三年六月京師獲白鸞。

四年閏月京師又獲白鸞。

泰常二年六月京師獲白鸞。

高祖太和二年三月白鸞見于并州。

八年四月白鸞集于京師。

是月代郡獻白鸞。

二十三年八月荊州獻白鸞。

閏月正平郡獻白鸞。

世宗景明三年六月涇州獻白鸞。

肅宗熙平元年七月京師獲白鸞。

孝靜元象元年八月，西中府獻白鶩。
 興和二年三月，京師獲白鶩。
 武定三年六月，北豫州獻白鶩。
 太宗泰常八年五月，鴈門獻白雀，王者爵祿關則白雀至。
 世祖神龜元年九月，滄水郡獻白雀。
 十月，魏郡獻白雀。
 真君八年五月，鴈門郡獻白雀。
 高祖延興二年二月，白雀見于扶風郡。
 三年五月，白雀見于代郡。
 四年正月，青州獻白雀。
 太和三年五月，白雀見於豫州。
 十三年正月，清河武城縣獻白雀。
 世宗景明三年六月，滎陽郡獻白雀。
 十月，薄骨律鎮獻白雀。
 四年三月，敦煌鎮獻白雀。
 五月，京師獲白雀。
 六月，恆農郡獻白雀。
 七月，京師獲白雀。
 正始二年七月，薄骨律鎮獻白雀。
 三年四月，獲白雀於京師。
 十月，河州獻白雀。
 十二月，雍州獻白雀。
 四年二月，豫州獻白雀。
 永平三年七月，京師獲白雀。
 延昌三年七月，河南郡獲白雀。
 十一月，秦州獻白雀。

四年五月，滎陽獻白雀。
 八月，秦州獻白雀。
 是月，青州獻白雀。
 是月，恆州獻白雀。
 是月，洛陽獲白雀。
 十一月，荊州獻白雀。
 肅宗熙平元年四月，京師再獲白雀。
 七月，宮中獲白雀。
 二年四月，華州獻白雀。
 六月，相州獻白雀。
 是月，薄骨律鎮獻白雀。
 七月，京師獲白雀。
 八月，薄骨律鎮又獻白雀。
 是月，京師獲白雀。
 十一月，京師獲白雀。
 神龜元年五月，京師獲白雀。
 六月，京師獲白雀二。
 八月，薄骨律鎮獻白雀。
 二年五月，徐州獻白雀。
 是月，京師獲白雀。
 三年七月，京師又獲白雀。
 正光元年六月，京師獲白雀。
 二年六月，光州獻白雀。
 三年四月，京師獲白雀。
 六月，滎陽郡獻白雀。
 八月，齊州獻白雀。

是月光州獻白雀。
 九月白雀見舍人省。
 四年六月京師獲白雀。
 七月京師獲白雀。
 出帝太昌元年四月京師獲白雀。
 孝靜天平二年五月北豫州獻白雀。
 三年七月京師獲白雀。
 四年七月兗州獻白雀。
 元象元年五月京師獲白雀。
 六月京師獲白雀。
 七月肆州獻白雀。
 是月齊獻武王獲白雀。
 二年五月京師獲白雀。
 六月齊文襄王獲白雀以獻。
 是月南兗州獲白雀。
 七月京師獲白雀。
 興和二年四月京師獲白雀。
 閏月京師獲白雀。
 六月光州獻白雀。
 七月京師獲白雀。
 三年五月京師獲白雀。
 四年正月京師獲白雀。
 六月京師獲白雀。
 七月京師獲白雀。
 武定元年六月京師獲白雀。
 七月京師獲白雀。

三年五月梁州獲白雀。
 七月京師獲白雀。
 十月兗州獲白雀。
 四年六月京師獲白雀。
 六年六月京師獲白雀。
 世宗景明三年三月濟州獻赤雀周文王時銜書至。
 四年五月獲赤雀於京師。
 永平元年四月京師獲赤雀。
 肅宗孝昌三年四月河南獲赤雀以獻。
 高宗和平四年三月冀州獻白鳩殷湯時至王者養耆老遵道德不以新失舊則至。
 高祖承明元年十一月冀州獻白鳩。
 太和二十三年七月瀛州獻白鳩。
 八月滎陽郡獻白鳩。
 世宗景明三年七月涇州獻白鳩。
 正始元年十月京師獲白鳩。
 是月建興郡獻白鳩。
 二年四月并州獻白鳩。
 七月冀州獻白鳩二。
 三年七月夏州獻白鳩。
 永平元年六月洛州獻白鳩。
 肅宗熙平二年九月汲郡獻白鳩。
 太祖天興四年春新興太守上官晉昌民賈相嘗年二十二為屬門郡吏入句注西陲見一考父謂相曰自今以後四十二年當有聖人出於北方時當大樂子孫永長吾不及見之言終而過相顧視之父老化為石人相今七十下檢石人見存至帝破慕容寶之歲四十二年真君五年二月張掖郡上官往曹氏之

世丘池縣大柳谷山石表龍馬之形石馬脊文曰大討曹而晉氏代魏今石文
記國家祖宗諱著受命之符乃遣使圖寫其文大石有五皆青質白章間成文
字其二石記魏呂之前已然之効其三石記國家祖宗以至於今其文記昭成
皇帝諱繼世四六天法平天下大安凡十四字次記太祖道武皇帝諱應王載
記千歲凡七字次記太宗明元皇帝諱長子二百二十年凡八字次記太平天
王繼世主治凡八字次記皇太子諱昌封太山凡五字初上封太平王天文圖
錄又授太平真君之號與石文相應太宗各諱之後有一人象擗一小兒見者
皆曰上愛皇孫提攜臥起不離左右此即上象靈契真天授也於是衛大將軍
安樂王範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征西大將軍常山王素征南大將軍恆農王
奚斤上奏曰臣聞帝王之興必有受命之符故能經緯三才維建皇極三五之
威莫不同之伏羲有河圖八卦夏禹有洛書九疇至乃神功播于往古聖跡顯
于來世伏惟陛下德合乾坤明並日月固天縱聖應運挺生上靈垂顧徵善備
集是以始光元年經天師奉天文圖錄授太平真君之號陛下深執虛冲歷年
乃受精誠感于靈物信惠協于天人用能威加四海澤流宇內溥天率土無思
不服今獲掖郡刻首丘池縣大柳谷山大石有青質白章間成文字記國家祖
宗之諱著受命曆數之符王公已下羣司百辟觀此圖文莫不感動僉曰自古
以來禋禘之驗未有今日之煥炳也斯乃上靈降命國家無窮之徵也臣等幸
遭感化沐浴光靈無以對揚天休增廣天地謹與羣臣參議宜以石文之徵宣
告四海令方外備知天命有歸制曰此天地况施乃先祖父之遺徵豈朕一
人所能獨致可如所奏

太和元年冬十月南郡尚書安定侯鄧宗慶奏鄉郡民李飛太原民王顯前列
稱詣京南山採藥到遊越谷南嶺下見清碧石柱數百枚被詔案檢稱所見青
碧柱長者一丈相接而上或方一尺二寸或方一尺方榜悉就其數既多不可
具數請付作曹採用奏可時人神異之

顯祖聖興三年六月尉元表臣於彭城道別將以八月至睢口邀賊將陳顯達
有戰士於營外五里每牧見一白頭翁乘白馬將軍呼之語稱至十八日辰必

來到此請汝將軍領衆從東北臨入我當驅賊令走申時賊必大破宿豫淮揚
皆剋無疑我當與汝國家淮畔爲斷下邳城我當驅出不勞兵力後十日此人
復於彭城南戲馬臺東二里見白頭翁亦乘白馬從東北來呼此人謂曰我與
東海四瀆太山北嶽神共行淮北助汝二將蕩除已定汝上下喜不因忽然不
見詔元於老人前後見所爲壇表記之

肅宗孝昌二年十月揚州刺史李惠表云門下督周伏與以去七月惠假還家
至十一日夜夢度肥水行至草堂寺南遙見七人一人乘馬著朱衣龍冠六人
從後與路左而立至便再拜問與何人與對曰李公門下督暫使破石其人靜
與君可回我是孝文皇帝中書舍人遺語李惠勿憂賊堰此月破矣與行兩步
錄與姓字令與速白與寤曉遠還城具言夢狀七月二十七日堰破

世祖延和三年三月樂安王範獲玉璽一文曰皇帝璽以獻
太延元年自三月不雨至六月使有司遍請羣神數日大雨是日有婦人持一
玉印至臨縣侯孫家賣之孫家得印奇之求訪婦人莫知所在其文曰旱疫平
寇天師曰龍文紐書云此神中三字印也

高宗和平三年四月河內人張超於壞樓所城北故佛園處獲玉印以獻印方
二寸其文曰富樂日昌永保無疆福祿日臻長壽萬年玉色光潤模制精巧百
寮咸曰神明所授非人爲也詔天下大脯三日

高祖承明元年八月上谷郡民獻玉印上有蛟龍文
太和元年三月武川鎮獻玉印青質素文其文曰太昌
六月雍州獻玉印

是月長安鎮獻玉印一上有龜紐下有文字色甚鮮白有殊常玉
三年七月定州鉅鹿民獻玉印一方七分上有文字
世宗承平元年四月瀛州民獲玉璽玉印各一以獻

肅宗熙平二年十一月京師仍獲玉璽二
孝靜興和三年二月東郡白馬縣民獻玉印一
太宗承興三年十二月北塞候人獲玉板二以獻王者慈仁則見

孝靜天平二年二月，賈外散騎常侍穆得玉板一，廣三寸，長尺五寸，頭有兩孔，以獻。

高祖承明元年九月，京兆民獻青玉璧一雙，文色炳煥，王者賢良美德則至。

肅宗正光三年六月，并州靜林寺僧，在陽邑城西檢谷掘藥，得玉璧五，珪十，印一，玉柱一，玉蓋一，並以獻。

高祖太和五年六月，上邽鎮將上言，於鎮城西二百五十里射獵，於營南千水中得玉車劍三枚，二青一赤，制狀甚精。

孝靜興和四年七月，鄆縣民獻白玉一璞。

肅宗熙平二年正月，金出岐州橫水縣赤果谷。

太祖天興三年四月，有木連理，生于代郡天門關之路左，王者德澤純洽，八方為一則生。

八月，渤海上言，修縣、東光縣，木連理各一。

十二月，豫州上言，木連理生于河內之沁縣。

四年春，河內郡木連理二。

八月，魏郡上言，內黃縣木連理。

太宗泰常元年十月，范陽郡上言，木連理。

十一月，常山郡上言，木連理。

三年正月，渤海上言，東光縣木連理。

八月，廣甯郡上言，木連理。

世祖神龜四年九月，樂陽郡上言，木連理。

延和二年三月，樓煩南山木連理。

三年九月，上谷郡上言，木連理。

太延元年二月，魏郡上言，木連理。

五年二月，遼西上言，木連理。

高祖延興元年十一月，秘書令楊榮、奏鍾律郎李生，於京師見長生連理樹。

承明元年九月，并州上言，木連理，相去一丈二尺，中有五枝相連。

太和元年三月，冀州上言，木連理。

十七年六月，京師木連理。

十八年十月，河南上言，鞏縣木連理。

二十三年十月，并州上言，百節連理，生縣、嶺山、廣州上言，木連理。

十二月，瀛州上言，木連理。

世宗景明二年正月，瀛州上言，平舒縣木連理。

三年正月，潁川郡上言，木連理。

二月，平陽郡上言，襄陵縣木連理。

四月，荊州上言，南陽宛縣木連理。

六月，徐州上言，東海木連理。

十月，秦州上言，南裕新與二縣，木連理各一。

四年二月，趙平郡上言，魏縣木連理。

二月，齊郡上言，臨淄縣木連理。

四月，汾州上言，五城郡木連理。

五月，青州上言，莒縣木連理。

六月，恆農盧氏縣木連理。

是月，徐州上言，梁郡下邑縣木連理。

九月，秦州上言，當亭四縣界，各木連理。

正始元年五月，司州上言，樂陽京縣木連理。

六月，京師西苑木連理。

七月，河東郡上言，聞喜縣木連理。

八月，河南郡上言，慈水濱木連理。

十月，恆農郡上言，晴縣木連理。

十二月，涼州上言，石城縣木連理。

二年正月，汾州上言，平昌縣木連理。

二月，司州上言，晴縣木連理。

九月司州上言，潁川陽翟縣木連理。
 三年六月，汾州上言，永安縣木連理。
 是月，京師木連理。
 七月，潁川陽翟縣上言，木連理。
 是月，建德郡上言，石城縣木連理。
 承平元年四月，司州上言，潁川郡木連理。
 二年四月，司州上言，恆農北陝縣木連理。
 三年十一月，夏州上言，橫風山木連理。
 延昌二年正月，徐州上言，建陵戍木連理。
 三年正月，司州上言，馱縣木連理。
 四年三月，冀州上言，信都縣木連理。
 六月，京師木連理。
 九月，雍州上言，鄠縣木連理。
 肅宗熙平元年正月，光州上言，曲城縣木連理。
 二年十一月，京師木連理。
 十二月，敦煌鎮上言，晉昌戍木連理。
 神龜元年正月，汾州上言，永安縣木連理。
 三月，滄州上言，饒安縣木連理。
 八月，燕州上言，上谷郡木連理。
 九月，秦州上言，隴西之武陽山木連理。
 二年六月，夏州上言，山鹿縣木連理。
 正光元年五月，并州上言，上黨東山谷中木連理。
 十一月，齊州上言，濟南郡靈壽山木連理。
 二年六月，齊州上言，魏郡遼陵縣木連理。
 二年二月，涼州上言，榆中縣木連理。
 三月，青州上言，平昌郡木連理。

八月，徐州上言，龍亢戍東木連理二。
 四年二月，揚州上言，汝陰縣木連理。
 八月，涼州上言，顯美縣木連理。
 孝昌元年十月，魏郡元城縣木連理。
 孝靜天平二年四月，臨水郡木連理。
 七月，魏郡木連理。
 三年五月，司州上言，清河郡木連理。
 四年六月，廣平郡上言，木連理。
 八月，并州上言，木連理。
 元象元年二月，洛州上言，木連理。
 五月，林慮縣上言，木連理。
 八月，上黨郡上言，木連理。
 興和元年九月，有司奏山西採材司馬張神和上言，司空谷木連理。
 二年四月，光州上言，盧鄉縣木連理。
 武定元年閏月，西兗州上言，濟陰郡木連理。
 九月，齊獻武王上言，并州木連理。
 三年九月，瀛州上言，河間郡木連理。
 五年十一月，汾州上言，木連理。
 六年五月，晉州上言，木連理。
 八年四月，青州上言，齊郡木連理。
 世宗景明三年七月，魯陽獻烏芝，王者慈仁則生，食之令人度世。
 太上天興二年七月，并州獻白雉，周成王時，越裳氏來獻。
 四年正月，上黨郡獻白雉。
 二月，并州獻白雉。
 五月，河內郡獻白雉。
 太宗神瑞二年十一月，右民尙書周幾，獲白雉一於博陵安平，以獻。

泰常三年正月，渤海郡高城縣獻白雉。

三月，渤海郡南皮縣獻白雉二。

十一月，中山行唐縣獻白雉。

四年正月，新興郡獻白雉，十二月又獻白雉二。

五年二月，白雉見于河內郡。

世祖神䴥元年二月，相州獻白雉。

二年二月，上黨郡獻白雉。

高祖延興二年正月，青州獻白雉。

五年正月，白雉見於上谷郡。

太和元年二月，秦州獻白雉。

三月，白雉見於秦州。

十一月，白雉見於安定郡。

二年十一月，徐州獻白雉。

三年正月，統萬鎮獻白雉。

四年正月，南豫州獻白雉。

六年三月，豫州獻白雉。

八年六月，齊州清河郡獻白雉。

十七年正月，幽州獻白雉。

四月，瀛州獻白雉。

二十年三月，兗州獻白雉。

世宗景明三年正月，徐州獻白雉。

二月，冀州獻白雉。

正始三年三月，齊州獻白雉。

十月，青州獻白雉。

四年十一月，秦州獻白雉。

承平二年四月，河內郡獻白雉。

六月，河南獻白雉。

十二月，豫州獻白雉。

延昌四年二月，冀州獻白雉。

是月，京師獲白雉。

閏月，岐州獻白雉。

十二月，幽州獻白雉。

肅宗熙平元年二月，相州獻白雉。

三月，肆州獻白雉。

二年三月，徐州獻白雉。

神龜元年三月，潁川郡獻白雉。

二年正月，豫州獻白雉。

正光三年二月，夏州獻白雉。

四年三月，光州獻白雉。

孝靜天平三年正月，青州獻白雉。

四年二月，青州獻白雉。

十二月，梁州獻白雉。

元象二年正月，魏郡繁陽縣獻白雉。

武定元年正月，廣宗郡獻白雉。

是月，兗州獻白雉。

四年三月，青州獻白雉。

太宗泰常七年九月，溫泉出于涿鹿，人有風寒之疾，入者多愈。

高祖太和八年正月，上谷郡惠化寺，醴泉涌，醴泉水之精也，味甘美，王者修治則出。

興和元年冬，西兗州濟陰郡宛句縣澗水兩岸，有泉涌出，色清味甘，飲者愈疾。

四遠奔騰，齊獻武王令於東所營立廟舍，尙書奏實刺史粟千石，太守粟五百石，縣令粟二百石，以旌善政所感，先列言者，依第出身，詔可。

高祖太和二年九月鼎出於洛州瀘水送于京師王者不極滋味則神鼎出也

魏書卷一百一十二下

魏書卷一百一十二下考證

高祖太和二十三年獲黑兔○獲字上不省地名。殆承上二十年七月京師獲白兔而書之也。

宣統元年六月相州獻白雀○月。監本誤年。今改正。

世祖真君五年紀昭成皇帝諱繼世四六天法平天下大安凡十四字○帶。各

本說作后。今改正。臣人龍。按昭成帝諱什翼健。今以什翼健三字。并下繼世

四六天法平天下大安十一字合之。恰與十四字之數相符。

次紀太孫明元皇帝諱長子二百二十年凡八字○八。監本說六。今改正。臣人

龍。按明元帝諱嗣。今以嗣字并下長子二百二十年七字合之。則八字必係

八字之說矣。

高祖太和五年得玉車劍三枚○劍。監本說劍。今改正。

魏書卷一百一十二下考證

齊

魏

收

撰

志第十九

官氏九

百姓不能以自治，故立君以司牧，元首不可以獨斷，乃命臣以佐之，然則安海內，正國家，非一人之力也。書契以外，其事屢聞。至於羲軒昊頊之間，龍火為人之職，頗可知矣。唐虞六十，夏商倍之，周過三百，是為大備。而秦漢魏晉，代有加減，罷置咸衰，隨時適務。且國異政，家殊俗，設官命職，何常之有。帝王為治，禮樂不相沿，海內作家，物色非一用。其由來尚矣。魏氏世君玄朔，遠統開臣，掌事立司，各有號秩，及交好南夏，頗亦改制。昭成之即王位，已命燕鳳為右長史，許謙為郎中令矣。餘官雜號，多同於晉朝。建國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職，無常員，或至百數。侍直禁中，傳宣詔命，皆取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儀貌端嚴，機辯才幹者，應選。又置內侍長四人，主顧問，拾遺應對。若今之侍中散騎常侍也。其諸方雜人來附者，總謂之烏丸，各以多少稱會庶長，分為南北部。復置二部大人，以統攝之。時帝弟軋監北部，子寔君監南部，分民而治。若古之二伯焉。太祖登國元年，因而不改。南北猶置大人，對治二部，是年置都統長，又置幢將及外朝大人官。其都統長領殿內之兵，直王宮，幢將員六人，主三郎衛士，直宿禁中者，自侍中已下，中散已上，皆統之。外朝大人無常員，主受詔命外使，出入禁中，國有大喪大禮，皆與參知，隨所典焉。

皇始元年，始建曹省，備置百官，封拜五等。外職則刺史太守令長已下，有未備者，隨而置之。

天興元年十一月，詔吏部郎鄧淵典官制，立爵品。

十二月，置八部大夫，散騎常侍，侍詔管官。其八部大夫，於皇城四方四維，面置一人，以擬八座，謂之八國。常侍，侍詔，侍直左右，出入王命。

二年三月，分尚書三十六曹，及諸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大夫主之，大夫各有屬官。其有文簿，當曹數奏，欲以省彈駁之煩，初令五經諸曹各置博士，國子

學生員三十人。

三年十月，置受恩蒙養長德訓士四官，受恩職比特進，無常員。有人則置，親貴器望者為之。蒙養職比光祿大夫，無常員。取勤舊休閑者，長德職比中散大夫，無常員。訓士職比諫議大夫，規諷時政，匡刺非違。又置仙人博士官，典養鍊百藥。

四年七月，罷匈奴中郎將官，令諸部護軍皆屬大將軍府。

九月，罷外關臺御史，總屬內省。

十二月，復尚書三十六曹，曹置代人令史一人，譯令史一人，書令史二人。

天賜元年八月，初置六謁官，準古六卿。其秩五品，屬官有大夫，秩六品，大夫屬官有元士，秩七品，元士屬官有署令長，秩八品，令長屬官有署丞，秩九品。

九月，減五等之爵，始分為四，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二號。皇子及異姓元功上勳者，封王。宗室及始蕃王皆降為公。諸公降為侯，侯子亦以此為差。於是封王者十人，公者二十二人，侯者七十九人，子者一百三人，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縣子，封小縣王。第一品，公第二品，侯第三品，子第四品，又制散官五等，五品散官比三都尉，六品散官比議郎，七品散官比太中，中散，議議三大夫，八品散官比郎中，九品散官比舍人。文官五品已下，才能秀異者，總比之造士，亦有五等。武官五品已下，堪任將帥者，亦有五等。若百官有闕者，則於中擢以補之。

初，帝欲法古純質，每於制定官號，多不依周漢舊名，或取諸身，或取諸物，或以民事皆擬遠古雲鳥之義。諸曹走使，謂之鳧鴨，取飛之迅疾，以伺察者為候官，謂之白鷺，取其延頸遠望，自餘之官，義皆類此。咸有比況，又制諸州各置都尉以領兵。

十一月，以八國姓族雜分，故國立大師小師，令辨其宗黨，品舉人才。自八國以外，郡各自立師，職分如八國。比今之中正也。宗室立宗師，亦如州郡八國之儀。

十二月，詔始賜王公侯子國臣吏。大郡王二百人，次郡王，上郡公，百人，次郡公，五十人，侯，二十五人，子，十二人，皆立典師。職比冢丞，總統羣隸。

二年二月，復罷尚書三十六曹，別置武騎修勳二職。武騎比郎中，修勳比令史。

分主省務。

二年正月置內官員二十人比侍中常侍送直左右。

又制諸州置三刺史刺史用品第六者宗室一人異姓二人比古之上中下三大夫也郡置三太守用七品者縣置三令長八品者刺史令長各之州縣以太守上有刺史下有令長雖置而未臨民自前功臣為州者徵還京師以爵歸第置散騎郎獵郎諸省令史省事典籤等。

四年五月增置侍官侍直左右出內詔命取八國良家代郡上谷廣寧鴈門四郡民中年長有器望者充之。

承興元年十一月置驛驛官四十人宿直殿省比常侍侍郎。

神瑞元年春置八大人官大人下置三屬官總理萬機故世號八公云。

泰常二年夏置六部大人官有天部地部東西南北都皆以諸公為之大人置三屬官。

始光元年正月置右民尚書。

神勝元年三月置左右僕射左右丞諸曹尚書十餘人各居別寺。

七月詔諸征鎮大將依品開府以置佐吏。

延和元年三月改代尹為萬年尹代令為萬年令後復。

真君五年正月侍中中書監宜都王穆壽司徒東郡公崔浩侍中廣平公張黎輔政置通事四人又選諸曹夏吏給事東宮。

正平元年七月以諸曹吏多減其員。

興安二年正月置駕部尚書右士尚書。

太安三年五月以諸部護軍各為太守。

延興二年五月詔曰非功無以受爵非能無以受祿凡出外遷者皆引此奏聞求乞假品在職有效聽下附正若無殊稱隨而削之。

舊制諸鎮將刺史假五等爵及有所貢獻而得假爵者皆不得世襲。

四年二月置外牧官。

五年九月置監御曹。

太和二年五月減置侯職四百人司察非違。

四年省二部內都幢將。

十一年八月置散官員一百人朝請員二百人。

十五年七月置司儀官。

十二月置侍中黃門各四人又置散騎常侍侍郎員各四人通直散騎常侍侍郎員外散騎常侍侍郎各六人又置司空主客太倉庫部都牧太樂虞曹官與覆育少卿官又置光祿驍游五校中大夫散員士官又置侍官一百二十人改立諸局監羽林虎賁。

舊制諸以勳賜官爵者子孫世襲軍號十六年改降五等始革之止襲爵而已。舊制緣邊皆置鎮都大將統兵備禦與刺史同城墜倉庫皆鎮將主之但不治故為重於刺史矣。

自太祖至高祖初其內外百官屢有減置或事出當時不為常目如萬騎飛鴻常忠直意將軍之徒是也舊令亡失無所依據太和中高祖詔羣寮議定百官著於令今列於左勳品流外位卑而不載矣。

太師 太尉 太傅 太保 右三師 大司馬 大將軍

太尉 太傅 太保 右三公 諸開府 驛騎將軍

太尉 太傅 太保 右三公 諸開府 驛騎將軍

太尉 太傅 太保 右三公 諸開府 驛騎將軍

太尉 太傅 太保 右三公 諸開府 驛騎將軍

太尉 太傅 太保 右三公 諸開府 驛騎將軍

太尉 太傅 太保 右三公 諸開府 驛騎將軍

太尉 太傅 太保 右三公 諸開府 驛騎將軍

太尉 太傅 太保 右三公 諸開府 驛騎將軍

太尉 太傅 太保 右三公 諸開府 驛騎將軍

太尉 太傅 太保 右三公 諸開府 驛騎將軍

太尉 太傅 太保 右三公 諸開府 驛騎將軍

太尉 太傅 太保 右三公 諸開府 驛騎將軍

太尉 太傅 太保 右三公 諸開府 驛騎將軍

太尉 太傅 太保 右三公 諸開府 驛騎將軍

太尉 太傅 太保 右三公 諸開府 驛騎將軍

太子太保 尙書左僕射 太常

右東宮三師 尙書右僕射 光祿勳

尙書令 中書監 衛尉

都督府州諸軍事 右三卿 中軍將軍

鎮軍將軍

撫軍將軍

右三將軍加大者秩次四征下 金紫光祿大夫

右從第一品上 右從第一品中 右從第一品下

太子少師 列曹尙書 四安加大者秩次三少下

太子少傅 中書令 凡將軍三品已下五品已上加大者

太子少保 領軍 太子左右詹事 散騎常侍

右東宮三少 護軍二職若侍臣帶者加中 司州刺史

中侍中 都督三州諸軍事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右大卿 領軍將軍

護軍將軍二將軍與領軍不並置

右第二品上 右第二品中 右第二品下

前後左右將軍 秘書監 武衛將軍

四平加大者秩次護軍下 光祿大夫銀青者 都督一州諸軍事

大長秋卿 將作大匠

左衛將軍 右衛將軍

右從第二品上 右從第二品中 右從第二品下

附馬 給事黃門侍郎 通直散騎常侍

諸王師 太子中庶子 城門校尉

太子左右衛率 南北東西中郎將 羽林中郎將

御史中尉 護匈奴羌戎夷蠻越中郎將 太中大夫

中常侍 征虜將軍 護羌戎夷蠻越校尉

輔國將軍 龍驤將軍

司衛監 中尹

少卿 光祿

代尹 右第三品上 右第三品中 右第三品下

員外散騎常侍 中給事 鎮遠將軍

驍騎將軍 射聲校尉 安遠將軍

太子家令 越騎校尉 建遠將軍

太子率更令 屯騎校尉 建中將軍

太子僕 步兵校尉 建節將軍

太子庶子 長水校尉 立義將軍

給事中 監軍 立忠將軍

前後左右軍將軍	立節將軍
中大夫	恢武將軍
秘書令	勇武將軍
給事	曜武將軍
	昭武將軍
	顯武將軍
	直閣將軍
右從第三品上	右從第三品下
國子祭酒	諫議大夫
下大夫	秘書丞
公府長史	司馬別駕
尚書左丞	太子中舍人
太子三校	中黃門令
散騎侍郎	令
中書侍郎	內署令
中謁者大夫	都水使者
中散大夫	符節令
中堅將軍	通直散騎常侍
中壘將軍	建威將軍
寧朔將軍	振威將軍
揚威將軍	奮威將軍
右第四品上	右第四品下
元士	諸開府司馬
公府諮議參軍	司州功曹都官
諸開府長史	五局司直
尚書吏部郎中	司取
	太子門大夫
	協律中郎

太子洗馬	諸局校尉	戰楯虎賁將軍
武騎侍郎	符璽郎中	募員虎賁將軍
奉車都尉		高車虎賁將軍
駙馬都尉		左右積弩射將軍
騎都尉		強弩將軍
羽林中郎		
中散庶長		
謁者僕射		
羽林郎將		
高車羽林郎將		
冗從僕射		
右從第四品上	右從第四品中	右從第四品下
中軍鎮軍撫軍長史	中書議郎	皇宗博士
鷹揚將軍	諸開府從事中郎	歸義侯
折衝將軍	公府正參軍	率義侯
軍遠將軍	公府主簿	順義侯
揚烈將軍	廷尉正監評	朝服侯
諸開府諮議參軍	太子舍人	太常丞
秘書著作郎	司州主簿	
治書侍御史	中黃門	
中謁者僕射	輕車將軍	
中黃門冗從僕射	威遠將軍	
侍御中散	虎威將軍	
中軍鎮軍撫軍司馬	中散	
公府從事中郎	殿中將軍	
尚書郎中	散臣監	

伏波將軍	太子倉令
陵江將軍	
平漢將軍	
太子食官令	
太子中盾	
右第五品上	右第五品中
秘書郎	太子廡長
國子博士	諸局監
太學祭酒	尙書郎
秘書著作佐郎	侍御史
武士將軍	殿中御史
虎賁司馬	京邑市令
虎賁郎將	典牧都尉
方舞郎庶長	水衡都尉
宿衛軍將	司鹽都尉
掖庭監	司竹都尉
典客監	崇虛都尉
典儀監	列卿丞
協律郎	詹事丞
太祝令	代尹丞
	小黃門
	謁者
	員外將軍
	散員大夫
	太樂祭酒
	門下錄事
	殿中監
	右第五品下
	附義中郎將
	歸義中郎將
	率義中郎將
	順義中郎將
	戟楯虎賁司馬
	募員虎賁司馬
	高車虎賁司馬
	戟楯虎賁將
	募員虎賁將
	高車虎賁將
	嘗藥監
	中謁者
	宮門司馬
	宗聖士
	諸開府正參軍
	諸門府主簿
	辨章郎
	太宰令
	鷹儀令

	奉乘郎
	羽林郎
	高車羽林郎
	驛人郎
	方者郎
	右從第五品中
	太史博士
	律博士
	禮官博士
	公府記室督
	威烈將軍
	威寇將軍
	威虜將軍
	威戎將軍
	威武將軍
	門下主書舍人
	門下通事舍人
	司州司事
	司州從事
	代郡功曹主簿
	右第六品上
	諸開府行參軍
	散員士
	中書舍人
	領護二衛主簿
	主事郎
	詹事主簿
	右第六品中
	監淮海津都尉
	諸局中校尉
	方舞郎
	諸宮門僕
	諸開府記室督
	司馬督
	右第六品下
	戟楯虎賁
	募員虎賁
	高車虎賁
	治禮郎
	獄丞

魏 書 卷一百十三 官氏志

集書舍人	千人督
中軍鎮撫行參軍	校尉
頗護功曹掾	
領護五官	
散臣中校	
宿衛統	
太子常從虎賁督	
侍幹	
寺人	
闈人	
掌重郎	
太子守舍人	
掌服郎	
掌筵郎	
虎賁郎	
諸開府掾屬	
集書校書郎	
秘書校書郎	
秘書鍾律郎	
右從第六品上	右從第六品中
公府舍人	國子學生
太子主書舍人	討寇將軍
太子主衣舍人	討虜將軍
都令史	討難將軍
主書令史	討夷將軍
門下令史	盪逆將軍
	盪逆將軍

太子左右衛率主簿	太廟門僕
司事郎	
司州錄事	
代郡通事	
御屬	
綏遠將軍	
綏虜將軍	
綏邊將軍	
右第七品上	右第七品中
諸門府舍人	祝史
秘書令史	太常齋郎
主書令史	王家尉
集書令史	公主家令
起居注令史	太史博士
直事郎	太卜博士
司州本曹	太醫博士
散臣督事	太常日者
宿衛幢將	扶令
右從第七品上	太樂典錄
公府令史	右從第七品中
太子典書令史	太學助教
太子典衣令史	掃寇將軍
司事令史	掃虜將軍
諸局通事	掃難將軍
珍寇將軍	掃逆將軍
珍虜將軍	虎牙將軍
	虎奮將軍

珍難將軍
珍夷將軍

右第八品上

右第八品中

右第八品下

直事令史

尙書葬生

諸寺葬生

宿衛軍司馬

典客舍人

諸局書令史

諸局省事

符券吏

虎賁軍書令史

尙書記室令史

公府閣下令史

乘傳使者

右從第八品上

右從第八品中

右從第八品下

諸開府令史

祀官齋郎

白衣臣

宿衛軍吏

典客參軍

諸局書吏

太醫太史助教

書幹

主書幹

典書幹

廣野將軍

橫野將軍

偏將軍

裨將軍

右第九品上

右第九品中

右第九品下

統史

方驛博士

八書吏

中校尉

右從第九品中

王家吏

右從第九品上

太和十八年十二月降車懸將軍侍中黃門秩依魏晉舊事

十九年八月初置直齋御仗左右武官

二十三年高祖復次職令及帝崩世宗初班行之以爲永制

太師

太傅

太保

右三師上公

王

大將軍

大司馬

右二天

太尉

司徒

司空

開國郡公

右第一品

儀同三司

開國縣公

都督中外諸軍事

諸開府

散公

右從第一品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特進

尙書令

驛騎將軍

車騎將軍

二將軍加大者位
在都督中外之下

衛將軍

四征將軍

加大者位次
衛大將軍

諸將軍

左右光祿大夫

開國縣侯

右第二品

尙書僕射

若並置左右則左
居其上右居其下

中書監

司州牧

鎮軍將軍

四鎮將軍

中軍將軍

鎮軍將軍

撫軍將軍

右三將軍

金紫光祿大夫

散侯

右從第二品

吏部尙書

四安將軍

中領軍

中護軍

二軍加將軍則
去中位次撫軍

光祿

衛尉

太常

右三卿

光祿

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中書令 太子詹事 侍中

列曹尚書 四平將軍 大鴻臚

太僕 廷尉 大府

宗正 大司農 太府

右六卿 上州刺史 秘書監

河南尹 左右衛將軍 前左右後將軍

諸王師 開國縣伯

光祿大夫銀青 開國縣伯

右第三品 四方郎將 國子祭酒

散騎常侍 護匈奴羌夷轡越中郎將 將作大匠

御史中尉 大長秋卿

征虜將軍 二大、二公、長史若司徒置二長史左在散騎常侍下右在中庶子下 冠軍將軍

太子左右衛率 武衛將軍 太中大夫

護羌戎夷轡越校尉 中州刺史 龍驤將軍

輔國將軍 散伯

右從第三品 衛尉

二大、二公、司馬 光祿 衛尉

太常 右三少卿 給事黃門侍郎 太子中庶子

尚書吏部侍郎 司空皇子長史 大鴻臚

太僕 廷尉 太府

宗正 大司農

右六少卿 中尹 城門校尉

中常侍 司空皇子司馬 從第一品將軍 開府長史

驍騎將軍 游擊將軍

以前上階 安遠將軍 平遠將軍

鎮遠將軍 建忠將軍 建節將軍

建義將軍 立忠將軍 立節將軍

立義將軍 勇武將軍 曜武將軍

恢武將軍 顯武將軍 通直散騎常侍

昭武將軍 從第一品將軍 開府司馬 下州刺史

司徒諮議參軍事 中散大夫

上郡太守內史相 開國縣子

右第四品 中壘將軍 尚書左丞

中堅將軍 二大、二公、諮議參軍事 司州別駕從事史

太子率更令 太子僕 太子家令

太子庶子 中書侍郎

第二品將軍、始蕃王、司馬 前左右後軍將軍

以前上階 建威將軍 振威將軍

寧朔將軍 揚威將軍 廣威將軍

奮威將軍 尚書右丞 司州治中從事史

諫議大夫 司空、皇子、諮議參軍事 振武將軍

左右中郎將 建武將軍

奮武將軍	楊武將軍	廣武將軍
從第一品將軍	開府諮議參軍事	
散子		
右從第四品		
寧遠將軍	鷹揚將軍	折衝將軍
揚烈將軍	從第二品將軍, 二蕃王, 長史	
二大, 二公, 從事中郎		秘書丞
皇子友	國子博士	散騎侍郎
太子中舍人	員外散騎常侍	
從第二品將軍, 二蕃王, 司馬		
以上階		
射聲校尉	越騎校尉	屯騎校尉
步軍校尉	長水校尉	
司空, 皇子之開府從事中郎		
第二品將軍, 始蕃王, 諮議參軍事		
開府從事中郎	中郡太守內史相	
開國縣男		
右第五品		
伏波將軍	陵江將軍	平漢將軍
第三品將軍, 三蕃王, 長史		二大, 二公, 掾屬
著作郎	通直散騎常侍	太子洗馬
從第二品將軍, 二蕃王, 諮議參軍事		奉車都尉
第三品將軍, 三蕃王, 司馬		
以上階		
太子屯騎校尉	太子步兵校尉	太子翊軍校尉
都水使者	司空皇子之開府掾屬	

領護長史司馬	歸義侯	率義侯
順義侯	朝服侯	輕車將軍
威遠將軍	開府掾屬	虎威將軍
洛陽令	中給事中	散男
右從第五品		
宣威將軍	明威將軍	從第三品將軍長史
二大, 二公, 主簿	二大, 二公, 錢事	皇子郎中令
司空主簿	司空, 皇子, 錢事參軍事	從第三品將軍司馬
第三品將軍, 三蕃王, 諮議參軍事		
二大, 二公, 功曹, 記室, 戶曹, 倉曹, 中兵, 參軍事		
皇子文學	治書侍御史	謁者僕射
從第一品將軍, 開府, 錄事參軍		
司空, 皇子, 功曹, 記室, 戶曹, 倉曹, 中兵, 參軍事		皇子功曹史
以上階		
河南郡丞	虎賁中郎將	羽林監
冗從僕射	駙馬都尉	廷尉正監評
尙書郎中	中書舍人	
從第一品將軍	開府功曹, 記室, 倉曹, 戶曹, 中兵, 參軍事, 功曹史	
下郡太守內史相	上縣令相	
右第六品		
襄威將軍	屢威將軍	
第二品將軍, 始蕃王, 錢事參軍		
二大, 二公, 列曹參軍事		
太子門大夫	皇子大農	給事中
符璽郎	騎都尉	
以上階		

魏書 卷一百十三 官氏志

從第二品將軍，二蕃王，錄事參軍。

皇子主簿 司空，皇子，列曹參軍事。

第二品將軍，始蕃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參軍事，功曹史。

從第一品將軍，開府，主簿，列曹參軍事。

從第二品將軍，二蕃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參軍事，功曹史。

太子舍人 三卿丞

右從第六品

威烈將軍 威寇將軍

威戎將軍 威武將軍

四品正從將軍，長史，司馬

二大，二公，祭酒

第三品將軍，三蕃王，錄事參軍。

司空，皇子，之開府祭酒。

武毅將軍

積弩將軍

皇子中尉

二大，二公，列曹行參軍。

以前上階

司空，皇子，參軍事。

司空，皇子，列曹行參軍。

從第二品將軍，錄事參軍

第二品將軍，始蕃王，主簿，列曹參軍事。

從第一品將軍，開府，列曹行參軍。

從第三品將軍，三蕃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參軍事，功曹史。

從第二品將軍，二蕃王，主簿，列曹參軍事。

二衛司馬

討寇將軍

討虜將軍 討難將軍

從第三品將軍，功曹，戶曹，倉曹，中兵，參軍事。

僧事丞 列卿丞

著作佐郎 中縣令相

右第七品

蠻寇將軍 蠻虜將軍

蠻逆將軍 五品正從將軍，長史，司馬

強弩將軍 二大，二公，行參軍。

司空，皇子，行參軍。

第二品將軍，始蕃王，列曹行參軍。

第三品將軍，三蕃王，主簿，列曹參軍事。

第一品將軍，開府，行參軍。

王公國大農

以前上階

太學博士 皇子常侍

從第二品將軍，二蕃王，參軍事。

從第一品將軍，二蕃王，列曹行參軍。

從第三品將軍，主簿，列曹參軍事。

四品正從將軍，錄事，功曹，戶曹，倉曹，中兵，參軍事。

司州主簿

右從第七品

珍瘞將軍 珍虜將軍

珍夷將軍 第二品將軍，始蕃王，行參軍。

第三品將軍，三蕃王，參軍事。

第三品將軍，三蕃王，列曹行參軍。

四品正從將軍，主簿，列曹參軍事。

討夷將軍

秘書郎中

蠻難將軍

太常博士

國子助教

侯伯國郎中令 司州西曹書佐
殿中將軍 皇子侍郎 大長秋丞

侍御史 以前上階 協律郎 辦章郎

從第二品將軍，二蕃王，行參軍。

從第三品將軍，參軍事。
從第三品將軍，列曹行參軍。

五品正從將軍，錄事，功曹，戶曹，倉曹，中兵，參軍事。
王公國中尉 司州祭酒從事
下縣令相

右第八品 掃虜將軍 掃難將軍

掃逆將軍 司州議曹從事史 公車令

符節令 諸署令千石已上者 中黃門令
門下錄事 尚書都令史 主書令史
殿中侍御史，中謁者僕射， 中黃門冗從僕射

以前上階 宮門僕射 侯伯國大農

司空，皇子，長兼行參軍， 二大，二公，長兼行參軍。

皇子上中下將軍 二率丞

四品正從將軍，列曹行參軍

王公國常侍 屬錄將軍 虎牙將軍
鷹武將軍 五品正從將軍，主簿，列曹行參軍。

司州文學 從第一品將軍，開府，長兼行參軍。

員外將軍 右從第八品

曠野將軍 橫野將軍 子男國郎中令
太祝令 諸署令六百石已上者 中黃門

公主家令 皇子典書令 四門小學博士
律博士 校書郎

二大，二公，參軍督護。 檢授御史
以前上階

王公國侍郎 侯伯國中尉 謁者
太子三卿丞 五品正從將軍，列曹行參軍

司空，皇子，參軍督護。
從第一品將軍，始蕃王，長兼行參軍。

殿中司馬督 從第一品將軍，開府，參軍督護。

右第九品 偏將軍 裨將軍 太子廡長

監淮海津都尉 諸局都尉 皇子學官令

皇子典祠令 王公國中大夫 諸署令不滿六百石者

以前上階 第二品將軍，始蕃王，參軍督護。

從第二品將軍，二蕃王，長兼行參軍。
太常，光祿，衛尉，領護。

詹事功曹五官 治禮郎

子男國大農 小黃門

員外司馬督

右從第九品

前世職次皆無從品魏氏始置之亦一代之別制也

正始元年十一月罷郡中正

四年九月詔曰五校昔統管位次於列卿奉車都尉禁侍笑官顯加通貴世移時變遂為冗職既典名猶昔宜有定員并殿中二司馬亦須有常數今五校可各二十人奉車都尉二十人騎都尉六十人殿中司馬二百人員外司馬三百人

人 承平元年十二月尚書令高肇尚書僕射清河王懌等奏置小學博士員三千人

二年正月尚書令高肇奏都水臺請依舊二使者參軍專謁者并錄事令史亦隨事史立詔曰使者置二可如所奏其下屬司唯須充事耳亦何勞多也參軍錄事並更置一謁者加二令史依舊肇又奏諸州諮議記室戶曹刑獄田曹水曹樂曹士曹參軍悉併省之

四年七月詔改宗子羽林為宗士其本秩付尚書計其資集敘從七已下從八已上官

正光元年七月置左右衛將軍各二人

十二月罷諸州中正郡縣定姓族後復

孝昌二年十月詔宗士庶子二官各增二百人置望士隊四百人取肺腑之族有武藝者

孝莊初以介朱榮有扶翼之功拜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又拜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增佐吏又以太尉上黨王天穆為太宰增佐吏

永安二年各詔復置司直十人視五品隸廷尉覆治御史檢勅事

普泰初以介朱世隆為儀同三司位次上公又侍中黃門武衛將軍並增置六

人

永安已後遠近多事置京畿大都督復立州都督俱總軍人

天平四年夏罷六州都督悉隸京畿其京畿大都督仍不改焉立府置佐舊制有大將軍不置太尉有丞相不置司徒自正光已後天下多事勳賢並軌乃俱置之

武定二年十一月有司奏齊獻武王勳高德重禮絕羣辟昔霍光陵邑亦置長丞主陵今請置長一人丞一人錄事一人戶曹史一人禁備史一人侍一人皆降帝陵官品一等其侍依舊詔可

七年三月詔左右光祿大夫各置二人金紫光祿大夫置四人光祿大夫置四人太中中散各置六人五月又詔以四中郎將世宗承平中權隸領軍今還屬護軍

自古天子立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則以家與諡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姓則表其所由生氏則記族所由出其大略然也至於或自所居或以國號或用官爵或用事物雖錄時不同俱其義矣魏氏本居朔壤地遠俗殊賜姓命氏其事不一亦如長勺尾氏終葵之屬也初安帝統國諸部有九十九姓至獻帝時七分國人使諸兄弟各攝領之乃分其氏自後兼并他國各有本部部中別族為內姓焉年世稍久互以改易興衰存滅間有之矣今舉其可知者

獻帝以兄為紇骨氏後改為胡氏

次兄為普氏後改為周氏

次兄為拓拔氏後改為長孫氏

弟為達奚氏後改為奚氏

次弟為伊婁氏後改為伊氏

次弟為丘敦氏後改為丘氏

次弟為侯氏後改為亥氏

七族之興自此始也

又命叔父之胤曰乙旃氏後改爲叔孫氏
又命疏屬曰車焜氏後改爲車氏

凡與帝室爲十姓百世不通婚太和以前國之喪葬祠禮非十族不得與也高
祖章之各以職司從事

神元皇帝時餘部諸姓內入者

丘穆陵氏後改爲穆氏

步六孤氏後改爲陸氏

賀賴氏後改爲賀氏

獨孤氏後改爲劉氏

賀樓氏後改爲樓氏

勿忸于氏後改爲于氏

是連氏後改爲連氏

僕蘭氏後改爲僕氏

若干氏後改爲荀氏

拔列氏後改爲梁氏

撥略氏後改爲略氏

若口引氏後改爲寇氏

叱羅氏後改爲羅氏

普晒茹氏後改爲茹氏

賀葛氏後改爲葛氏

是黃氏後改爲封氏

阿伏于氏後改爲阿氏

可地延氏後改爲延氏

阿鹿桓氏後改爲鹿氏

他略拔氏後改爲略氏

薄奚氏後改爲薄氏

烏丸氏後改爲桓氏

素和氏後改爲和氏

吐谷渾氏依舊吐谷渾氏

胡古口引氏後改爲侯氏

賀若氏依舊賀若氏

谷渾氏後改爲渾氏

匹婁氏後改爲婁氏

俟力伐氏後改爲鮑氏

吐伏盧氏後改爲盧氏

驪云氏後改爲云氏

是云氏後改爲是氏

叱利氏後改爲利氏

副呂氏後改爲副氏

那氏依舊那氏

如羅氏後改爲如氏

乞扶氏後改爲扶氏

阿單氏後改爲單氏

侯幾氏後改爲幾氏

賀兒氏後改爲兒氏

吐奚氏後改爲古氏

出連氏後改爲畢氏

庚氏依舊庚氏

賀拔氏後改爲何氏

叱呂氏後改爲呂氏

莫那婁氏後改爲莫氏

奚斗盧氏後改爲索盧氏

莫廉氏後改爲廉氏

出大汗氏後改爲韓氏

沒路真氏後改爲路氏

扈地干氏後改爲扈氏

莫輿氏後改爲輿氏

紇干氏後改爲干氏

侯伏斤氏後改爲伏氏

是樓氏後改爲高氏

尸突氏後改爲屈氏

杏摩氏後改爲杏氏

噓石蘭氏後改爲石氏

解批氏後改爲解氏

奇斤氏後改爲奇氏

頰卜氏後改爲卜氏

丘林氏後改爲林氏

大莫干氏後改爲邵氏

介綿氏後改爲綿氏

董樓氏後改爲董氏

素黎氏後改爲黎氏

渴單氏後改爲單氏

壹斗魯氏後改爲明氏

叱門氏後改爲門氏

宿六斤氏後改爲宿氏

秘邗氏後改爲邗氏

土難氏後改爲山氏

屋引氏後改爲房氏

樹洛干氏後改爲樹氏

乙弗氏後改爲乙氏

東方宇文慕容氏即宣帝時東部此二部最爲彊盛別有自傳

南方有茂魯氏後改爲茂氏

宿連氏後改爲雲氏

次南有紇豆陵氏後改爲寶氏

侯莫陳氏後改爲陳氏

庫狄氏後改爲狄氏

太洛稽氏後改爲稽氏

柯拔氏後改爲柯氏

西方尉遲氏後改爲尉氏

步鹿根氏後改爲步氏

破多羅氏後改爲潘氏

叱干氏後改爲薛氏

侯奴氏後改爲侯氏

饒遲氏後改爲展氏

費連氏後改爲費氏

其連氏後改爲蕃氏

去斤氏後改爲艾氏

渴侯氏後改爲纒氏

叱盧氏後改爲祝氏

和稽氏後改爲縵氏

寬賴氏後改爲執氏

噓盆氏後改爲溫氏

達勃氏後改爲婁氏

獨孤渾氏後改爲杜氏

凡此諸部其渠長皆自統衆而尉遲已下不及賈蘭諸部氏。

北方賈蘭氏後改爲賈氏。

郁都甄氏後改爲甄氏。

紇奚氏後改爲赫氏。

越勤氏後改爲越氏。

叱奴氏後改爲獵氏。

渴燭渾氏後改爲味氏。

庫禱官氏後改爲庫氏。

烏洛蘭氏後改爲蘭氏。

一那婁氏後改爲婁氏。

羽弗氏後改爲羽氏。

凡此四方諸部歲時朝貢登國初太祖散諸部落始同爲編民。

太和十九年詔曰代人諸曹先無姓族雖功賢之胤混然未分故官達者位極

公卿其功衰之親任居狃任比欲制定姓族事多未就且宜甄擢隨時漸銓其

穆陸賀劉樓于稽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勳著當世位盡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

司州吏部勿充狃官一同四姓自此以外應班士流者尋續別敕原出朔土舊

爲部落大人而自皇始已來有三世官在給事已上及州刺史鎮大將及品登

王公者爲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來職官三世尙書已上及品登王公而中

間不降官緒亦爲姓諸部落大人之後而皇始已來官不及前列而有三世爲

中散監已上外爲太守子都品登子男者爲族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來三世

有令已上外爲副將子都太守品登侯已上者亦爲族凡此姓族之支親與其

身有總麻服已內微有一二世官者雖不全充美例亦入姓族五世已外則各

自計之不蒙宗人之蔭也雖總麻而三世官不至姓班有族官則入族官無族

官則不入姓族之例也凡此定姓族者皆具列由來直擬姓族以呈聞朕當決

姓族之首末其此諸狀皆須問宗族列疑明同然後勾其舊籍審其官宦有實

則奏不得輕信其言虛長僥倖不實者訴人皆加傳言問而詐不以實之坐選

官依職事答問不以實之條令司空公穆亮領軍將軍元儼中護軍廣陽王嘉
尙書陸琇等詳定北人姓務令平均隨所了者三月一列簿帳送門下以聞於
是升降區別矣。
世宗代人猶以姓族辭訟又使尙書于忠尙書元匡侍中穆詔尙書元長等
量定之。

魏書卷一百一十三

齊 魏 收 撰

志第二十

釋老十

大人有作司牧生民結繩以往書契所絕故靡得而知焉自羲軒已遷至於三代其神言秘箴蘊圖緯之文範世率民垂墳典之迹秦肆其毒滅於灰燼漢採遺籍復若丘山司馬遷區別異同有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義劉歆著七略班固志藝文釋氏之學所未曾紀案漢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討匈奴至卑蘭過居延斬首大獲昆邪王殺休屠王將其衆五萬來降獲其金人帝以爲大神列於甘泉宮金人率長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也後孝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傳載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範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明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緘於蘭臺石室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關西摩騰法蘭咸卒於此寺浮屠正號曰佛陀佛陀與浮圖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爲二音華言譯之則謂淨覺言滅穢成明道爲聖悟凡其經旨大抵言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三世識神常不滅凡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羣鄙經無數形鍊練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其階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爲著率在於積仁順獨嗜慾習虛靜而成通照也故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殺盜淫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名爲異耳云奉持之則生天人勝處虧犯則墜鬼畜諸苦又善惡生處凡有六道焉諸服其道者則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總謂之僧皆胡

言也僧譯爲和命衆桑門爲息心比丘爲行乞俗人之信憑道法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其爲沙門者初修十誠曰沙彌而終於二百五十則具足成大僧婦入道者曰比丘尼其誠至於五百皆以剛爲本隨事增數在於防心攝身正口心去貪忿癡身除殺淫盜口斷妄雜諸非正言總謂之十善道能具此謂之三業清淨凡人修行粗爲極云可以達惡善報漸階聖迹初階聖者有三種人其根業太差謂之三乘聲聞乘緣覺乘大乘取其可乘運以至道爲名此三人惡迹已盡但修心盪累濟物進德初根人爲小乘行四諦法中根人爲中乘受十二因緣上根人爲大乘則修六度雖階三乘而要由修進萬行極度億流彌長遠乃可登佛境矣所謂佛者本號釋迦文者譯言能仁謂德充道備堪濟萬物也釋迦前有六佛釋迦繼六佛而成道處今賢劫文官將來有彌勒佛方繼釋迦而降世釋迦即天竺迦維衛國王之子天竺其總稱迦維別名也初釋迦於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脅而生既生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以應之亦三十二其本起經說之備矣釋迦生時當周莊王九年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恆星不見夜明是也至魏武定八年凡一千二百三十七年云釋迦年三十成佛導化羣生四十九載乃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以二月十五日而入般涅槃涅槃譯云滅度或言常樂我淨明無遷謝及諸苦累也諸佛法身有二種義一者真實二者權應真實身謂至極之體妙絕拘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感斯應體常湛然權應身者謂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時修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難謝真體不遷但時無妙感故莫得常見耳明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佛既謝世香木焚尸靈骨分碎大小如粒擊之不壞焚亦不燬或有光明神驗胡言謂之舍利弟子收奉置之寶瓶罽香花致敬募建宮宇謂爲塔塔亦胡言猶宗廟也故世稱塔廟於後百年有王阿育以神力分佛舍利於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布於世界皆同日而就今洛陽彭城姑臧臨渭皆有阿育王寺蓋承其遺迹焉釋迦雖般涅槃而留影迹爪齒於天竺於今猶在中土來往並稱見之初釋迦所說教法既涅槃後有聲聞弟子大迦葉阿難等五百人撰集著錄阿難親承囑授多聞總持蓋能綜叢深致無所

漏失乃綴文字撰載三藏十二部經如九流之異統其大歸終以三乘為本後數百年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經義以破外道摩訶衍大小阿毗曇中論十二門論百法論成實論等是也皆傍諸藏部大義假立外問而以內法釋之漢章帝時楚王英喜為浮屠齋戒遣郎中令奉黃練白紵三十匹詣國相以贖愆詔報曰楚王尚浮屠之仁祠深察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感錄因以班示諸國桓帝時襄楷言佛施黃老道以諫欲令好生惡殺少嗜慾去奢泰尚無為魏明帝曾欲壞宮西佛圖外國沙門乃金盤盛水置於殿前以佛舍利投之於水乃有五色光起於是帝數曰自非靈異安得爾乎遂徙於道閣為作周閣百間佛圖故處靈為濼汜池種芙蓉於中後有天竺沙門曇柯迦羅入洛宣譯誠律中國誠律之始也自洛中構白馬寺威飾佛圖畫迹甚妙為四方式凡宮塔制度猶依天竺舊狀而重構之從一級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謂之浮圖或云佛圖晉世洛中佛圖有四十二所矣漢世沙門皆衣赤布後乃易以雜色晉元康中有胡沙門支恭明譯佛經維摩法華三本起等微言隱義末之能究後有沙門常山衛道安性聰敏日誦經萬餘言研求幽旨慨無師匠獨坐靜室十二年軍思構精神悟妙曠以前所出經多有舛駁乃正其乖謬石勒時有天竺沙門浮圖澄少於烏菴國就羅漢入道劉曜時到襄國後為石勒所宗信號為大和尚軍國規諷頗訪之所言多驗道安曾至鄭侯澄澄見而異之澄卒後中國紛亂道安乃率門徒南遊新野欲令玄宗在所流布分遣弟子各趣諸方法汰詣揚州法和入蜀道安與慧遠之襄陽道安後入符堅堅素欽德問既見宗以師禮時西域有胡沙門鳩摩羅什思通法門道安思與講釋每勸堅致羅什什亦承安令問謂之東方聖人或時遙拜致敬道安卒後二十餘載而羅什至長安恨不及安以為深慨道安所正經義與羅什譯出符會如一初無乖舛於是法旨大著中原魏先建國於玄朔風俗淳一無為以自守與西域殊絕莫能往來故浮圖之教未之得聞或聞而未信也及神元與魏晉通聘文帝又在洛陽昭成又至襄國乃備究南夏佛法之事太祖平中山經略燕趙所理郡國佛寺見諸沙門道士皆致精敬禁軍校無有

所犯帝好黃老頗覽佛經但天下初定戎車屢動庶事草創未建圖宇招延僧眾也然時時旁求先是有沙門僧朗與其徒隱于泰山之瑯琊谷帝遣使致書以繕素旃罽鉢錫為禮今猶號曰朗公谷焉天興元年下詔曰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軌信可依憑其勅有司於京城建飾容範修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始作五級佛圖書蘭嶺山及須彌山殿加以續飾別構講堂禪堂及沙門座莫不嚴具焉太宗踐位遵太祖之業亦好黃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圖像仍令沙門教導民俗初皇始中趙郡有沙門法果誠行精至開演法籍太祖聞其名詔以禮徵赴京師後以為道人統緒攝僧徒每與帝言多所愆尤供施甚厚至太宗彌加崇敬采與中前後授以輔國宣城子忠信侯安成公之號皆固辭帝常親幸其居以門小狹不容輿蓋更廣大之年八十餘秦常中卒未殯帝三臨其喪追贈老壽將軍趙胡豐公初法果每言太祖明教好道即是當今如來沙門宜應盡禮遂常致拜謂人曰能攝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禮佛耳法果四十始為沙門有子曰猛詔令襲果所加爵帝後幸廣宗有沙門曇羅年且百歲邀見於路帝致果物帝敬其年老志力不衰亦加以老壽將軍號是時鳩摩羅什為姚興所敬於長安草堂寺集義學八百人重譯經本羅什聰辯有淵思達東西方言時沙門道形僧略道恆道續僧曇曇影等與羅什共相提挈發明幽致諸深大經論十有餘部更定章句辭義通明至今沙門共所祖習道形等皆識學洽通僧輩尤為其最羅什之撰譯僧輩常執筆定諸辭義注維摩經又著數論皆有妙旨學者宗之又沙門法顯慨律藏不具自長安遊天竺歷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十年乃於南海師子國隨商人汎舟東下晝夜昏迷將二百日乃至青州長廣郡不其勞山南下乃出海焉是歲神瑞二年也法顯所理諸國傳記之今行於世其所得律通譯未能盡正至江南更與天竺禪師跋陀羅辯定之謂之僧祇律大備于前為今沙門所持受先是有沙門法領從揚州入西域得華嚴經本定律後數年跋陀羅共沙門法業重加譯撰宣行於時世祖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每引高德沙門與共談論於四月八日與諸佛像行於廣衛

帝親御門樓臨觀散花以致禮敬先是沮渠蒙遜在涼州亦好佛法有廟與沙門曇摩讖習諸經論於姑臧與沙門智嵩等譯涅槃經十餘部又曉術數禁呪歷言他國安危多所中驗蒙遜每以國事諮之神廟中帝命蒙遜送禮詣京師惜而不遣既而懼魏威重遂使人殺讖讖死之日謂門徒曰今時將有客來可早食以待之食訖而走使至時人謂之知命智嵩亦爽悟萬志經籍後乃以新出經論於涼土教授辯論幽旨著涅槃義記戒行變經門人齊肅知涼州將有兵役與門徒數人欲往胡地道路艱難絕糧積日弟子求得禽獸肉請嵩強食嵩以戒自誓遂餓死於酒泉之西山弟子積薪焚其屍骸骨灰燼唯舌獨全色狀不變時人以爲誦說功報涼州自後世信佛教教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場相屬多有塔寺太延中涼州平徙其國人於京邑沙門佛事皆俱東教彌增矣壽以沙門衆多詔罷年五十已下者世祖初平赫連昌得沙門惠始姓張家本清河開羅什出新經遂詣長安見之觀習經典坐禪於白渠北畫則入城聽講夕則還處靜坐三輔有識多宗之劉裕滅姚泓留子義真鎮長安義真及寮佐皆敬重焉義真之去長安也赫連屈丐追敗之道俗少長咸見坑戮惠始身被白刃而體不傷衆大怪異言於屈丐屈丐大怒召惠始於前以所持寶劍擊之又不能害乃懼而謝罪統萬平惠始到京都多所訓導時人莫測其迹世祖甚重之每加禮敬始自習禪至於反世稱五十餘年未嘗廢臥或時既行雖履泥塵初不汗足色愈鮮白世號之曰白脚師太延中臨終於八角寺齊潔端坐僧徒滿側凝泊而絕停屍十餘日坐既不改容色如一舉世神異之遂瘞寺內至真君六年制城內不得留瘞乃葬於南郊之外始死十年矣開禧儼然初不傾壞送葬者六千餘人莫不感憤中書監高允爲其傳頌其德述惠始冢上立石精舍圖其形像經設法時猶自全立世祖即位嘗於春秋既而銳志武功每以平定禍亂爲先雖歸宗佛法敬重沙門而未存覽經教深求練報之意及得寇讖之道帝以清淨無爲有仙化之語遂信行其術時司徒崔浩博學多聞帝每訪以大事浩奉謙之道尤不信佛與帝言教加非毀常謂虛誕爲世費害帝以其辯博頗信之會蓋吳反杏城關中騷動帝乃西伐至於

長安先是長安沙門種麥寺內御騎牧馬於麥中帝入觀馬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便室見大有弓矢矛楯出以奏聞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當與蓋吳通謀規害人耳命有司案誅一寺聞其財產大得釀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萬計又爲屈室與貴室女私行淫亂帝既忿沙門非法浩時從行因進其說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勅留臺下四方令一依長安行事又詔曰彼沙門者假西戎虛誕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澤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養沙門者皆送官曹不得隱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逾期不出沙門身死容止者誅一門時恭宗爲太子監國素敬佛道頻上表陳刑殺沙門之愆又非圖像之罪今罷其遺杜諸寺門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毀滅如是再三許乃下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妄假睡夢事胡妖鬼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無此也夸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聞君亂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鬼道熾成視王者之法莫如也自此以來代經亂禍天罰亟行生民死盡五服之內鞠爲丘墟千里蕭條不見人迹皆由於此朕承天緒屬當窮運之敵欲除僞定真復義農之治其一切遺除胡神滅其蹤迹庶無謝於風氏矣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雖言胡神問今胡人共云無有皆是前世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真呂伯彊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實至使王法廢而不行盡大惑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僞物有司宣告征鎮諸軍刺史諸有佛圖形像及胡經盡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是歲真君七年三月也恭宗言雖不用然猶緩宣詔書遠近皆豫聞知得各爲計四方沙門多亡隱獲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濟金銀寶像及諸經論大得祕藏而土木宮塔聲教所及莫不畢毀矣始讖之與浩同從車駕苦與浩諍浩不肯謂浩曰卿今從年愛戮滅門戶矣後四年浩誅備五刑時年七十浩既誅死帝頗悔之業已行難中修復恭宗潛欲與之未敢言也佛淪廢終帝世積七八年然禁稍寬弛篤信之家得密奉事沙門專至者猶竊法服誦習焉唯不得顯行於京都矣先是沙門曇曜有操尚又爲恭宗所知禮佛法之滅沙門多以餘能自效還俗求見曜嘗欲

守死恭宗親加勳。至於再三不得已乃止。密持法服器物不暫離身。聞者咸重之。高宗踐極。下詔曰。夫為帝王者。必祇奉明靈。顯彰仁道。其能惠者生民。濟益羣品者。雖在古昔。猶序其風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禮。祭典載功施之族。況釋迦如來。功濟大千。惠流塵境。等生死者。數其達觀。覽文義者。貴其妙明。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羣邪。開廣邊荒。德澤遐及。沙門道士。善行純誠。惠始家常。所算事也。世祖太武皇帝。開廣邊荒。德澤遐及。沙門道士。善行純誠。惠始之倫。無遠不至。風義相感。往往如林。夫山海之深。怪物多有。姦淫之徒。得容假託。禪寺之中。致有兇黨。是以先朝因其瑕。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斷。景穆皇帝每為慨然。值軍國多事。未遑修復。朕承洪緒。君臨萬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諸州郡縣。於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任其財用。不制會限。其好樂道法。欲為沙門。不問長幼。出於夏家。性行素篤。無諸嫌穢。鄉里所明者。聽其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遠。遠者十人。各當局分。皆足以化惡就善。播揚道教也。天下承風。朝不及夕。任時所毀。圖寺仍還修矣。佛像經論。皆復得顯。京師沙門師賢。本屬賓國王種人。少入道。東遊涼城。涼平赴京。罷佛法。時師賢假為醫術。還俗而守道不改。於修復日。即反沙門。其同輩五人。帝乃親為下髮。師賢仍為道人。統是年。詔有司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顯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體。上下黑子。輪者以為純誠所感。與光元年秋。勅有司於五級大寺內。為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萬五千斤。太安初。有師子國胡沙門邪奢。遺多浮陀難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備歷西域諸國。見佛影迹及肉髻。外國諸王相承。成遣工匠摹寫其容。其能及難提所造者。去十餘步視之。炳然。轉近轉微。又沙勒湖沙門赴京師。致佛鉢并畫像迹。和平初。師賢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初。曇曜以復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見于路。御馬前銜繡衣。時以為馬識善人。帝後奉以師禮。曇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雲山石壁。開窟五所。鑄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彫飾奇偉。冠於一世。曇曜委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為僧祇戶。粟為僧祇粟。至於儉歲。賑給飢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

為佛圖戶。以供諸寺掃洒。歲兼管田輸粟。高宗並許之。於是僧祇戶。粟及寺戶。徧於州鎮矣。曇曜又與天竺沙門常那邪舍等。譯出新經十四部。又有沙門道進。僧超法存等。並有名於時。演唱諸異。顯祖即位。教信尤深。覽諸經論。好老莊。每引諸沙門。及能談玄之士。與論理要。初。高宗太安末。劉駿於丹陽中興寺設齋。有一沙門。容止獨秀。舉衆往目。皆莫識焉。沙門惠遠起問之。答名惠明。又問所住。答云。從天安寺來。語訖。忽然不見。駿君臣以為靈感。改中興為天安寺。是後七年。而帝踐祚。號天安元年。是年。劉或徐州刺史薛安都。始以城地來降。明年。盡有淮北之地。其歲。高祖誕載。於時起承寧寺。構七級佛圖。高三百餘尺。基架博敞。為天下第一。又於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皇興中。又構三級石佛圖。棟椽楹柱。上下重結。大小皆石。高十丈。鎮固巧密。為京華壯觀。高祖踐位。顯祖移御北苑。崇光宮。覽習玄籍。建鹿野佛圖於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巖房禪堂。禪僧居其中焉。延興二年夏四月。詔曰。比丘不在寺舍。遊涉村落。交通姦猾。經歷年歲。令民間五五相保。不得容止無籍之僧。精加隱括。有者送付州鎮。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為三寶。巡民教化者。在外。齊州鎮維那文移。在臺者。齊郡維那等。印牒然後聽行。違者加罪。又詔曰。內外之人。興建福業。造立圖寺。高敞顯博。亦足以輝隆至教矣。然無知之徒。各相高尙。貧富相競。費竭財產。務存高廣。傷殺昆蟲。含生之類。苟能精致。累土聚沙。福鍾不朽。欲建為福之因。未知傷生之業。朕為民父母。慈養是務。自今一切斷之。又詔曰。夫信誠則應遠。行篤則感深。歷觀先世靈瑞。乃有禽獸易色。草木移性。濟州東平郡靈像。發輝。變成金銅之色。殊常之事。絕於往古。照隆妙法。理在當今。有司與沙門統曇曜。令州送像。使道俗咸親。實相之容。普告天下。皆使聞知。三年十二月。顯祖因田鷹獲鴛鴦一。其偶悲鳴。上下不去。帝乃惕然問左右曰。此飛鳴者。為雌為雄。左右對曰。臣以為雌。帝曰。何以知對曰。陽性剛。陰性柔。以剛柔推之。必是雌矣。帝乃慨然而歎曰。雖人為事。別至於實。識性情。竟何異哉。於是下詔。禁斷鴛鴦。不得畜焉。承明元年八月。高祖於承寧寺設太法供。度夏家男女為僧尼者百有餘人。帝為剃髮。施以僧服。令修道戒。實福

於顯祖是月又詔起建明寺太和元年二月幸永寧寺設齋赦死罪囚三月又幸永寧寺設會行道聽講命中心二省與僧徒討論佛義施僧衣服寶器有差又於方山太祖營壘之處建思遠寺自正光至此京城內寺新舊且百所僧尼二千餘人四方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萬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四年春詔以鷹師爲報德寺九年秋有司奏上谷郡比丘尼惠香在北山松樹下死屍形不壞爾來三年士女觀者有千百於時人皆異之十年冬有司又奏前被勅以勒籍之初愚民僥倖假稱入道以避輪賦其無籍僧尼罷遣還俗重被旨所檢僧尼寺主維那當寺隱審其有道行精勤者聽仍在道爲行凡羸者有籍無籍悉罷歸齊民今依旨簡遺其諸州還俗者僧尼合一千三百二十七人奏可十六年詔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聽大州度一百人爲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爲常準著於令十七年詔立僧制四十七條十九年四月帝幸徐州白塔寺顧謂諸王及侍官曰此寺近有各僧講法師受成實論於羅什在此流通後授淵法師淵法師授登紀二法師朕每觀成實論可以釋人深情故至此寺焉時沙門道登雅有義業爲高祖眷賞恆侍講論曾於禁內與帝夜談同見一鬼二十年卒高祖甚悼惜之詔施帛一千匹又設一切僧齋并命京城七日行道又詔朕師登法師奄至徂背痛恆摧慟不能已已比藥治懷喪未嘗即赴便準師義哭諸門外續素之又有西域沙門名跋陀有遺業深爲高祖所敬信詔於少室山陰立少林寺而居之公給衣供二十一年五月詔曰羅什法師可謂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也今常住寺猶有遺地欽悅修蹤情深遐邇可於舊堂所爲建三級浮圖又見逼昏虐爲道珍軀既暫同俗禮應有子胤可推訪以聞當加教接先是立監福曹又改爲昭玄備有官屬以斷僧務高祖時沙門道順惠覺僧意惠紀僧範道弁惠度智誕僧顯僧義僧利並以義行知重世宗即位承平元年秋詔曰緇素既殊法律亦異故道教彰於互顯禁勸各有所宜自今已後衆僧犯殺人已上罪者仍依俗斷餘犯悉付昭玄以內律僧制之二年冬沙門統惠深上言僧尼浩曠清濁混流不遵禁典精麤莫別輒與經律法師羣議立制諸州鎮郡維那上坐寺主各令戒律自修咸依內禁若不解律者還

其本又出家之人不應犯法積入不淨物然經律所制通塞有方依律車牛淫人不淨之物不得爲己私畜唯有老病年六十以上者限聽一乘又比來僧尼或因三寶出貸私財錄州外又出家捨著本無凶儀不應廢道從俗其父母三師遠聞凶問聽哭三日若在見前限以七日或有不安寺舍遊止民間亂道生過皆由此等若有犯者脫服還民其有造寺者限僧五十以上登聞聽道若有輒置者處以違勅之罪其僧寺僧衆擯出外州僧尼之法不得爲俗人所若無德行遣還本國若其不去依此僧制治罪詔從之先是於恆農荆山造珉五丈六像一三年冬迎置於洛濱之報德寺世宗躬親致教四年夏詔曰僧祇之粟本期濟施儉年出貸豐則收入山林僧尼隨以給施民有窘敝亦即賑之但主司冒利規取贏息及其徵責不計水旱或價利過本或翻改券契侵蠲貧下莫知紀極細民嗟毒歲月滋深非所以矜此窮乏宗尙慈拯之本意也自今已後不得傳委維那都尉可令刺史共加監括尙書檢諸有僧祇數之處州別列其元數出入贏息賑給多少并貸價歲月見在未收上盡錄記若收利過本及翻改初券依律免之勿復徵責或有私債轉施僧僧即以丐民不聽收檢後有出貸先盡貧窮徵債之科一準舊格富有之家不聽輒貸脫仍冒濫依法治罪又尙書令高肇奏言謹案故沙門統曇曜昔於承明元年奏涼州軍戶趙苻子等二百家爲僧祇戶立課積粟擬濟饑年不限遺俗皆以拯施又依內律僧祇戶不得別屬一寺而都維那僧還僧頻等進違成旨退乖內法肆意任情奏求逼召致使吁嗟之怨盈於行道棄子傷生自縊溺死五十餘人豈是仰贊聖明慈育之意深失陛下歸依之心遂令此等行號巷哭叫訴無所至乃白羽貫耳列訟宮闈悠悠之人尙爲哀痛況慈悲之士而可安之請聽苻子等還鄉課輸儉乏之年周給貧寡若有不虞以擬邊捍其違等違旨背律謬奏之愆請付昭玄依律推處詔曰違等特可原之餘如奏世宗篤好佛理每年常於禁中親講經論廣集名僧標明義旨沙門條錄爲內起居焉上既崇之下彌企尙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等積有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侶逾衆熙平元年

詔遣沙門惠生使西域探諸經傳正光三年冬還京師所得經論一百七十部行於世二年春聖太后令曰年常度僧依限大州應百人者州郡於前十日解送三百人其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州統維那與官及精練領取充數若無精行不得擅探若取非人刺史為首以違旨論太守縣令綱察節級連坐統及維那移五百里外異州為僧自今奴婢悉不聽出家諸王及親貴亦不得私啓請有犯者以違旨論其僧尼輒度他人奴婢者亦移五百里外為僧僧尼多養親識及他人奴婢子年大私度為弟子自今斷之有犯違俗被養者歸本等寺主聽容一人出寺五百里二人千里私度之僧皆由三長罪不及己容多隱匿自今有一人私度皆以違旨論長為首里黨各相降一等縣滿十五人郡滿三十人州鎮滿三十人免官吏節級連坐私度之身配當州下役時法禁寬說不能改肅也景明初世宗詔大長秋卿白登準代京靈巖寺石窟於洛南伊闕山為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頂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新山二十三丈至大長秋卿王質謂新山太高費功難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承平中中尹劉騰奏為世宗復造石窟一凡為三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功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窟宗熙平中於城內太社西起承寧寺聖太后親率百寮表基立刹佛圖九層高四十餘丈其諸費用不可勝計景明寺佛圖亦其亞也至於官私寺塔其數甚衆神龜元年冬司空公尙書令任城王澄奏曰仰惟高祖定鼎嵩嶽下世悠遠履括終始創治天人造物開符垂之萬葉故都城制云城內唯擬一承寧寺地郭內唯擬尼寺一所餘悉城郭之外欲令承遺此制無敢踰矩違景明之初微有犯禁故世宗仰修先志爰發明旨城內不造浮圖僧尼寺舍亦欲絕其希觀文武二帝豈不愛尚佛法蓋以道俗殊歸理無相亂故也但俗眩虛聲僧貪厚潤雖有顯禁猶自冒營至正始三年沙門統惠深有違景明之禁便云管稅之寺不忍移毀求自今已後更不聽立先旨舍寬抑真從前班之詔仍卷不行後來私謁彌以奔競承平二年深等復立條制啟云自今已後欲造寺者限僧五十已上開徵聽造若有輒營置者依俗違勅之罪其寺僧乘擯出

外州運來十年私營轉感罪損之事寂爾無聞豈非朝格雖明特福共毀僧制徒立顯利其從者也不俗不道務為損法人而無厭其可極乎夫學迹冲妙非浮識所辨玄門曠寂豈短辭能究然淨居塵外道家所先功緣冥深匪尚華通苟能誠信童子聚沙可造於道場純施儉設足薦於樹何必縱其益竊實營寺觀此乃民之多幸非國之福也然比日私造動盈百數或乘請公地輒樹私福或啓得造寺限外廣制如此欺罔非可稍計臣以才劣誠忝工務率遵成規裁量是總所以披尋舊旨研究圖格輒遣府司馬陸昶屬崔孝芬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內檢括寺舍數乘五百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數民不畏法乃至於斯自運都已來年踰二紀寺奪民居三分且一高祖立制非徒欲使緇素殊途抑亦防微深慮世宗述之亦不網禁營福當在杜塞未萌今之僧寺無處不有或比滿城邑之中或連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為一寺梵唱層音連層接響像塔壘於腥腥性靈沒於暗昧真偽混居往來紛雜下司因習而莫非僧曹對制而不問其於汙染真行屢穢練僧兼藉同器不亦甚歟往在北代有法秀之謀近日冀州運大乘之變皆初假神教以惑衆心終較森嚴用違私悖太和之制因法秀而杜遠景明之禁慮大乘之將亂始知祖宗聖防逼處深履霜堅冰不可不慎昔如來闡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纏著城邑豈湫隘是經行所宜浮腫必栖禪之宅當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慮者既失其真違者或損其福乃釋氏之糟糠法中之社鼠內戒所不容王典所屢棄矣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鎮僧寺亦然侵奪細民廣占田宅有傷慈科用長嗟苦且人心不同善惡亦異或有栖心真趣道業清遠者或外假法服內懷悖德者如此之徒宜辨涇渭若雷同一貫何以勸善然親法贊善凡人所知矯俗避嫌物情同趣臣獨何為孤議獨發誠以國典一嚴道理至難法網暫失條綱將亂是以冒陳愚見兩願其益臣聞設令在於必行立罰貴能肅物令而不行不如無令罰不能肅孰與亡罰頃明詔屢下而造者更滋嚴限屢施而違犯不惠者豈不以假福託善幸罪不加人徇其私吏難苟勸前制無追往之事後旨開自今之怒怒世情違忽成法今宜加以嚴科特設重禁糾其來違懲其往失脫不峻檢方垂容借

恐今旨雖明復如往日又旨令所斷標榜禮拜之處悉聽不禁意以爲樹標無常禮處難廢欲云有違立榜證公須管之辭指官書禮如此則徒有禁名實通造路且徙御已後斷詔四行而私造之徒不懼制旨豈是百官有司怠於奉法將由網漏禁寬容託有他故耳如臣愚意郡城之中雖有標榜營造之功事可改立者請依先制在於郭外任擇所便其地若買得券據分明者聽其轉之若官地盜作即令還官若豐儉既成不可移撤請依今制如舊不禁悉令坊內行止不聽毀坊開門以妨里內通巷若被旨者不在斷限郭內準此商量其廟像嚴立而逼近屠沽請斷旁屠殺以潔豐居雖有僧數而事在可移者令就閑僻以避隘陋如今年正月敕後造者求依僧制案法科治若僧不滿五十者共相通容小就大寺必令充限其地賣還一如上式自今外州若欲造寺僧滿五十已上先令本州表列昭玄量審奏聽乃立若有違犯悉依前科州郡已下容而不禁罪同違旨庶仰遵先皇不朽之業俯奉今旨慈悲之令則繩墨可全聖道不墜矣妻可未幾天下喪亂加以河陰之醜朝士死者其家多捨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爲寺矣前日禁令不復行焉元象元年秋詔曰梵境幽玄義歸清曠仰藍淨土理絕羣塵前朝城內先有禁斷自章來遷都率由舊章而百辟士民居都之始城外新城並皆給宅舊城中暫時借更擬後須非爲永久如閑諸人多以二處得地或捨舊城所借之宅擅立爲寺知非已有假此一名終恐因習滋甚有虧恆式宜付有司精加隱括且城中舊寺及宅並有定帳其新立之徒悉從毀廢冬又詔天下牧守令長悉不聽造寺若有違者不問財之所出并計所營功庸悉以枉法論與和二年春詔以鄴城舊宮爲天平寺世宗以來至武定末沙門知名者有惠猛惠辨惠深僧道欽僧獻道暉僧深惠光惠顯法榮道長並見重於當世自魏有天下至於禪讓佛經流通大集中國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後天下多虞工役尤甚於是所在編民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獲愷之極自中國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計之僧尼大衆二百萬矣其寺三萬有餘流弊不歸一至於此識者所以歎息也道家之原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資萬類上處玉京爲神王

之宗下在紫微爲飛仙之主千變萬化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厥迹無常授軒轅於蟻壤教帝嚳於牧德大禹開長生之訣尹喜受道德之旨至於丹書紫字昇玄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如此之人不可勝紀其爲教也感觸去邪累深靈心神積行樹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昇天長生世上所以秦皇漢武甘心不惠豐帝置華蓋於龍壇設壇場而爲禮及張陵受道於鶴鳴因傳天官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齋祠跪拜各成法道有三元九府百二十官一切諸神咸所統攝又稱劫數類佛經其延康龍漢赤明開皇之屬皆其名也及其劫終稱天地俱壞其書多有禁秘非其徒也不得輒觀至於化金銷玉行符勒水奇方妙術萬等千條上云羽化飛天次稱消災滅禍故好異者往往而尊奉之初文帝入賓於晉從者務勿塵妾神奇偉登仙於伊闕之山寺識者咸云魏祚之將大太祖好老子之言誦詠不倦天與中儀曹郎董靈因厭服食仙經數十篇於是置仙人博士立仙坊黃練百藥封西山以供其薪蒸令死罪者試服之非其本心多死無驗太祖猶將修焉太醫周濟苦其煎探之役欲廢其事乃陰令妻貨仙人博士張曜妻得曜隱罪曜懼死因請辟數太祖許之給曜資用爲造淨堂於苑中給洒掃民二家而鍊藥之官仍爲不惠久之太祖意少懈乃止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字輔真南雍州刺史謙之弟自云寇恂之三世孫早好仙道有絕俗之心少修張魯之術服食餌藥歷年無效幽誠上達有仙人成公與不知何許人至謙之從母家備貨謙之常親其燒見與形貌甚類力作不倦請回貨與代己使役乃將還令其閉舍南棘田謙之樹下坐算與懇一發致動時來看算謙之謂曰汝但力作何爲看此二三日後復來看之如此不已後謙之算七曜有所不了惘然自失與謂謙之曰先生何爲不憚謙之曰我學算累年而近算周牌不合以此自愧且非汝所知何勞問也與曰先生試隨與語布之俄然便決謙之數伏不測與之淺深請師事之與固辭不肯但求爲謙之弟子未幾謂謙之曰先生有意學道豈能與與謙之欣然從之與乃令謙之齋三日共入華山令謙之居一石室自出採藥還與謙之食藥不復飢乃將謙之入嵩山有三重石室今謙之住第二重歷年與謂謙之曰與

出後當有人將藥來得但食之莫為疑怪尋有人將藥而至皆是毒蟲臭惡之物謙之大懼出走與還問狀謙之具對與歎息曰先生未便得仙政可為帝王師耳與事謙之七年而謂之曰與不得久留明日中應去與亡後先生幸為沐浴自當有人見迎與乃入第三重石室而卒謙之躬自沐浴明日中有叩石室者謙之出視見兩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鉢及錫杖謙之引入至與尸所與歎然而起著衣持鉢執杖而去先是有京兆鵠城人王胡兒其叔父亡頗有靈異曾將胡兒至嵩高別嶺同行觀望見金室玉堂有一館尤珍麗空而無人題曰成公與之館胡兒怪而問之其叔父曰此是仙人成公與館坐失火燒七間屋被譴為寇謙之作弟子七年始知謙之精誠遠通與乃仙者隨滿而去謙之守志嵩岳精專不懈以神瑞二年十月乙卯忽遇大神乘雲駕龍導從百靈仙人玉女左右侍衛集止山頂稱太上老君謂謙之曰往辛亥年嵩岳鎮靈集仙宮主表天曹稱自天師張陵去世已來地上曠誠修善之人無所師授嵩岳道士上谷寇謙之立身直理行合自然才任軌範首處師位吾故來觀汝授汝天師之位賜汝雲中音誦新科之誠二十卷號曰並進言吾此經誠自天地開闢以來不傳於世今運數應出汝宜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張偽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大道清虛豈有斯事專以禮度為首而加之以服食閉練使王九疑人長客之等十二人授謙之服氣導引口訣之法遂得辟穀氣感體輕顏色殊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泰常八年十月戊戌有牧土上師李諱文來臨嵩岳云老君之玄孫昔居代郡桑乾以漢武之世得道為牧土宮主領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萬里有奇蓋歷術一章之數也其中為方萬里者有三百六十萬道弟子宣教云嵩岳所統廣漢平土方萬里以授謙之作語曰吾處天宮敷演真法處汝道年二十二歲除十年為竟其後十二年教化雖無大功且有百授之勞今賜汝遷入內宮太真太寶九州真師治鬼師治民師繼天師四錄修勤不懈依勞復遷賜汝天中三真太文錄勅召百神以授弟子文錄有五等一曰陰陽太官二曰正府真官三曰正房真官四曰宿宮教官五曰並進錄主壇位禮拜衣冠儀式各有差品凡六十餘卷號曰錄圖真經付汝奉持

轉佐北方泰平真君出天宮靜論之法能與造克就則起真仙矣又地上生民末劫垂及其中行教甚難但令男女立壇宇朝夕禮拜若家有嚴君功及上世其中能修身練藥學長生之術即為真君種民藥別授方銷鍊金丹雲英八石玉漿之法皆有決要上師李君手筆有數篇其餘皆正真書曹趙道履所書古文鳥迹篆隸雜體辭義約辨婉而成章大自與世禮相準擇賢推德信者為先勳者次之又言二儀之間有三十六天中有三十宮宮有一主最高者無極至尊次曰大至真尊次天覆地載陰陽真尊次洪正真尊姓趙名道隱以殷時得道牧土之師也牧土之來赤松王喬之倫及韓終張安世劉根張陵近世仙者並為真從牧土命謙之為子與羣仙結為徒友幽冥之事世所不了謙之具問一一告焉經云佛者昔於西胡得道在四十二天為延真宮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斷絕人道諸天衣服悉然始光初奉其書而獻之世祖乃令謙之止於張曜之所供其食物時朝野聞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崔浩獨異其言因師事之受其法術於是上疏讚明其事曰臣聞聖王受命則有天應而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燦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普漢高雖復英聖四皓猶或恥之不為屈節今清德隱仙不召自至斯誠陛下俾蹤軒黃應天之符也豈可以世俗常談而忽上靈之命臣竊懼之世祖欣然乃使謁者李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其餘弟子在山中者於是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道業大行浩事天師禮拜甚謹人或譏之浩聞之曰昔張釋之為王生結襪吾雖才非賢哲今奉天師足以不愧於古人矣及嵩高道士四十餘人至遂起天師道場於京城之東南重壇五層遵其新經之制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齋肅祈禱六時禮拜月設廚會數千人世祖將討赫連昌太尉長孫嵩難之世祖乃問曲徵於謙之謙之對曰必竟陛下神武應期天經下治當以兵定九州後文先武以成太平真君三年謙之奏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法開古以來未有也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世祖從之於是親至道壇受符錄備法駕旗幟盡青以從道家之色也自後諸帝每即位皆如之恭宗見謙之奏建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雞鳴狗吠之聲欲上與天神交

接功後萬計。經年不成。乃言於世祖曰。人天遺殊。卓高定分。今謙之欲。要以無成之期。說以不然之事。財力費損。百姓疲勞。無乃不可乎。必如其言。未若因東山萬仞之上。爲功差焉。世祖深然。恭宗之言。但以崔浩贊成。難違其意。沉吟者久之。乃曰。吾亦知其無成。事既爾。何惜五三百功。九年。謙之卒。葬以道士之禮。先於未亡。謂諸弟子曰。及謙之在。汝曹可求還錄。吾去之後。天宮真難就。復遇殷會之日。更布二席於上。師坐前。弟子問其故。謙之曰。仙官來。是夜卒。前一日。忽言吾氣息不接。腹中大痛。而行止如常。至明旦便終。須臾口中氣狀若煙雲。上出窗中。至天半乃消。屍體引長。弟子量之。八尺三寸。三日已後稍縮。至斂量之。長六寸。於是諸弟子以爲尸解變化而去。不死也。時有京兆人韋文秀。隱於嵩高。徵詣京師。世祖曾問方士金丹事。多曰可成。文秀對曰。神道幽昧。變化難測。可以闡通。難以豫期。臣昔者受教於先師。曾聞其事。未之爲也。世祖以文秀關右豪族。風操溫雅。言對有方。遣與尚書崔頤。詣王屋山合丹。竟不能就。時方士至者。前後數人。河東祁鐵。好相人。世祖賢之。拜鐵上大夫。賴陽緯略。聞喜吳劭。道引養氣。積年百餘歲。神氣不衰。恆農閭平仙。博覽百家之言。然不能達其意。辭占應對。義旨可聽。世祖欲授之官。終辭不受。扶風魯祈。遺赫連屈子。暴虐避地寒山。教授弟子數百人。好方術。少嗜慾。河東羅崇之。常餌松脂。不食五穀。自稱受道於中條山。世祖令崇還鄉里。立壇祈請。崇云。條山有穴。與崑崙蓬萊相屬。入穴中。得見仙人。與之往來。詔令河東郡給所須。崇入穴行百餘步。遂窮。後召至。有司以崇經罔不道。奏治之。世祖曰。崇修道之人。豈至欺妄。以詐於世。或傳聞不審。而至於此。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治之。是傷朕待賢之意。遂赦之。又有東萊人王道翼。少有絕俗之志。隱韓信山四十餘年。斷粟食麥。通達經章符錄。常隱居深山。不交世務。年六十餘。顯祖聞而召焉。齊州刺史韓顯。遣使就山徵之。翼乃赴都。顯祖以其仍守本操。遂令僧曹給衣食。以終其身。太和十五年秋。詔曰。夫至道無形。虛寂爲主。自有漢以後。置立壇祠。先朝以其至順可歸。用立寺宇。昔京城之內。居舍尙希。今者里宅櫛比。人神猥濫。非所以祇崇至法。清敬神道。可移於都南桑乾之陰。岳山之陽。永置其所。給戶五十。

以供齊祀之用。仍名爲崇虛寺。可召諸州博士。員滿九十人。遷洛移都。理如故事。其道壇在兩郊。方二百步。以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十五日。壇主道士高。人一百六人。以行拜祠之禮。諸道士罕能精至。又無才術可高。武定六年。有司執奏罷之。其有道術如河東張遠遊。河間趙靜通等。齊文襄王別置館京師。而禮接焉。

魏書卷一百一十四

前上十志啓

臣收等啓。昔子長命世偉才。孟堅冠時特秀。憲章前誥。載勳墳史。紀傳之間。申以書志。緒言餘述。可得而聞。叔峻剛緝後。劉紹統削。撰季漢十志。實範運固。表蓋闕焉。曹氏一代之籍。了無具體。典午終世之筆。罕云周洽。假復事播四夷。盜聽聞有小道俗言。要奇好異。考之雅舊。咸乖實錄。自永嘉喪祀。中原淪然。偏僞小書。殆無可取。魏有天下。跨躡前載。順末克讓。善始令終。陛下極聖。躬神奉天。屈己顧眄。百王指掌。萬世深存。有魏撫運之業。永念神州人倫之緒。臣等肅奉明詔。刊著魏籍。編紀次傳。備聞天旨。竊謂志之爲用。網羅遺逸。載紀不可。附傳非宜。理切必在甄明。事重尤應擇著。搜獵上下。總括代終。置之衆篇之後。一統天人之迹。福心末識。輒在於此。是以晚始撰錄。彌歷炎涼。採舊增新。今乃斷筆。時移世易。理不刻船。發閣含毫。論敘殊致。河溝往時之切。釋老當今之重。藝文前志可尋。官氏魏代之急。去彼取此。敢率愚心。謹成十志二十卷。請續於傳末。并前例目。合一百三十一卷。臣等妨官棄筆。迄無可採。塵蹟旋覽。墮深冰谷。謹啓。

十一月持節都督梁州諸軍事驃騎將軍梁州刺史前著作郎富平縣開國

子臣魏收啓

平南將軍司空馬修史臣辛元植

冠軍將軍國子博士修史臣刁柔

陵江將軍尚書左主客郎中修史臣高孝幹

前西河太守修史臣蕭母懷文

